by燎秋莲

东大妖怪民俗课

DONGDAYAOGUAIMINSUKE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by炼狱莲

东大妖怪民俗课

DONGDAYAOGUAIMINSUKE

东大妖怪民俗课

作者：炼狱莲

内容简介

简介版文案：

东青大历史系民俗专业开了一场奇异的民俗体验课外教学，看美人教授带着学生们前往一次又一次光怪陆离却又危机四伏的鬼怪探索之旅……

存在于传说的鬼怪出现在现实里，并不那么美好。

桑宁版文案：

她究竟是谁？是人还是妖怪？

在一场场深入鬼怪民俗的课程中，桑宁渐渐发现自己跟普通人的不同……

或许终有一天，她会发现她的一生不过是一场试炼。

本文是一篇鬼怪灵异，非恐怖，口味不会太重。

会给女主开金手指，觉醒异能，空间，踏上统治鬼怪之路走上人生巅峰！

（以上我自己都不信！）

相关系列文：《恋骨记》（已完结）

内容标签：灵异神怪 前世今生 灵魂转换 随身空间

搜索关键字：主角：华玉盏，桑宁 ┃ 配角：曲小路，牧文心，华玉龙 ┃ 其它：恋骨记，鱼骨娃娃，鱼骨

目录

东大妖怪民俗课
内容简介
第一课 饿鬼村

- 课前时
- 第一课时
- 第二课时
- 第三课时
- 第四课时
- 第五课时
- 第六课时
- 第七课时
- 第八课时
- 第九课时
- 第十课时
- 第11课时
- 第12课时
- 第13课时
- 第14课时
- 第15课时
- 第16课时
- 第17课时
- 第18课时
- 第19课时
- 课后时1
- 课后时2
- 课后时3
- 课后时4
- 课后时5

第二课 水神婆

- 课前时1
- 课前时2
- 第一课时
- 第二课时
- 第三课时

第四课时
第五课时
第六课时
第七课时
第八课时
第九课时
第十课时
第11课时
第12课时
第13课时
第14课时
第15课时
第16课时
第17课时
第18课时
第19课时
第20课
第21课时
第22课时
第23课时
第24课时
课后时1
课后时2
课时后3
课后时4
课后时5
课外时6
课后时7
课后时8
课后时9

第三课 人形偃

课前时1
课前时2
课前时3
课前时4
第一课时
第二课时
第三课时

第四课时
第五课时
第六课时
第七课时
第八课时
第九课时
第十课时
第11课时
第12课时
第13课时
课后时

第四课 除秽祭

课前时1
课前时2
课前时3
第一课时
第二课时
第三课时
第四课时
第五课时
第六课时
第七课时
第八课时
第九课时
第十课时
第11课时
第12课时
第13课时

课外篇 返魂香

课外时1
课外时2
课外时3
课外时4
课外时5
课外时6
课外时7
课外时8

课外时9
课外时10
课外时11
课外时12
课外时13
课外时14

第五课 桑园村

课前时1
课前时2
第一课时
第二课时
第三课时
第四课时
第五课时
第六课时
第七课时
第八课时
第九课时
第十课时
第11课时
第12课时
第13课时
第14课时
第15课时
第16课时
第17课时
第18课时
课后时

番外 民国宣文鬼事

课前时
第一课时
第二课时
第三课时
第四课时

番后 妖怪大宅里的少女

上半课时
中课时
下半课时

第一课 饿鬼村

课前时

有没有人会有这样一种感觉，每天早晨醒来时都会有种不知道自己是谁，在哪里，为什么会在这里的恍惚感。

桑宁在闹钟响过之后穿着一身白底小碎花的棉布睡衣，意识涣散，几乎是梦游似地飘荡进洗手间。

用透凉的水洗过脸，抬起头目光呆滞地盯着镜子里的自己——刚刚及肩的黑发打湿着，滑顺的贴着白皙的小圆脸，尖巧的下巴滴着水，一双眼睛黑漆漆的，像是一个黑洞照不进半点光。

这是她的脸，她是桑宁。这里是她的家。

涣散的意识这才开始慢慢回聚，成形，想起她不是在什么陌生的地方，就在自己的家里。

今天是星期一，返回学校的日子。

桑宁慢吞吞地刷完牙，换了一身白色荷叶边小衬衣和米色短裤，来到客厅时桌上已经放好了早饭。简单的豆浆油条鸡蛋和小咸菜。

母亲围着围裙拿着一把筷子从厨房里走出来分好，催促着慢性子的桑宁——“小宁快点吃饭，一会儿小路该来接你了！别让人家等着！”

说着又看看卧室的方向，“小豪怎么还没起来？小宁你赶紧去看看，都快迟到了……”

当母亲的似乎总是有操不完的心，才刚坐下的桑宁正要听从吩咐起身去小豪的房间，就见穿着高中制服的桑小豪已经从自己房间里出来。

十七八岁眉目端正的一个少年，却脸色微臭没好气的说：“我已经起来了！谁要她叫！”

“起来了就赶紧吃饭！磨磨蹭蹭的，也不怕迟到！”

“不吃！”桑小豪狠狠瞪一眼桌旁的桑宁就往外走——“谁要跟怪物一张桌子吃饭！”

“你个臭小子！怎么说你姐姐呢！”

母亲正要发火，桑小豪却已经跑出了家门。

父亲上班出门比较早，此时只剩下母女二人，母亲气呼呼地在桌前坐下，给桑宁夹了一根油条絮絮叨叨地说——“这个臭孩子！越来越不听话！小宁你赶紧吃，回来我非好好教训他！”

桑宁默默啃着油条，当然也不指望父母真的去教训他们那个宝贝疙瘩小儿子，反正只是叛逆期而已吧……

尽管她很不确定别人家叛逆期的弟弟会不会喊自己的姐姐怪物……自认应该没有惹到过小豪，他们的关系到底是怎么变得这么恶劣的呢？

楼下响起几声车喇叭嘀嘀声，母亲站起来，忙去厨房拿了替她收拾好的一些零食点心催促着，“小路来接你了，快下楼吧，别让人等久了。”

“嗯嗯——”桑宁忙把剩下的油条塞进嘴里，一口气喝完豆浆就拿了东西开门跑下楼——

楼道大门外停着一辆白色的车，表哥曲小路穿一身米色西装从车窗里对她笑，“又起晚了吧？”

“才没！闹钟一响我就起来了！”桑宁抗议着坐上车，曲小路笑着发动——“那一定是闹钟也定晚了～”

桑宁是东青大历史系的学生，大一。或者说是第二次念大一。

东青大历史系曾经拥有国内顶尖的考古专业，而桑宁貌似一度糊里糊涂的进了这个顶尖考古专业大学顶尖考古教授领导的考古组。

——只不过这些都是别人告诉她的，在桑宁的记忆力找不到一点痕迹。

因为大半年之前，东青大发生了一场骇人听闻的精神毒品风波。

那场精神毒品风波以历史系为中心，牵连了整个学校——

历史系系主任贩毒，学校充斥大量精神毒品，学生吸食毒品过量导致暴力失控事件，集体幻觉事件频发。学生受伤，死亡，失踪，甚至至今还有许多人下落不明。

学校也因此被封了半年之久，居然没有就此关闭还能够复课那简直就已经是个奇迹——或者说后台关系强硬罢了。

桑宁据说就是这场风波里的受害者之一，也许是受精神毒品蚕食或是被卷进暴力事件，那场可怕的经历让她的记忆完全断了片儿。她根本不记得上了大学之后都发生过什么，只残留下一些零星的印象来告诉她自己真的已经是个大学生了。

因为这场风波学校不得不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尤其对于历史系——复课后历史系学生全部重念上一学期，并给大一大二考古专业的学生机会重新选择专业。

其实这也从侧面说明东青大的历史系和考古专业在种种影响下已经一蹶不振了。

为接受心理治疗和休养而错过重新选择专业的桑宁又一次被稀里糊涂的塞进了民俗专业——一个据说一直很冷门从未被超越，全系四个学年的学生加起来也不足五十人的专业。

现在她已经返回学校又一次成为大一的学生，只是发生过那么大的事，家里一直对她各种放心不下要求她周末一定要回父母的家里——远亲家一表人才的表哥曲小路因为工作地点就在东青大附近，每周都会顺路来接送她。

桑宁坐在飞驰的车上晃晃悠悠泛着困就打了个盹儿，耳边是从打开的车窗呼啸进来的风，隐约还在半梦半醒间想着风声这么大曲小路是不是超速了。

不知从几时起风声里开始夹杂着像是某种信号干扰似的杂音，滋滋啦啦时有时无像是要直接钻进脑子里。

——曲小路把收音机打开了吗？

桑宁想跟曲小路说收音机里都是杂音，什么都听不到不如赶紧关掉。可是她睁不开眼也动弹不了，隐约开始觉得不太对劲——声音并不是从车里传出来，而是跟着车窗外的风吹进来的……

在飞驰的公路上怎么会有信号的声音断断续续传来？是临近并行车上的收音机吗？

可是虽然闭着眼睛，她却莫名就是知道附近并没有其他车辆，公路上只有他们这一辆车，在笔直而又漫长的公路上像是要无止尽的飞驰下去。

滋滋啦啦……滋滋啦啦……

夹杂在其中，隐隐约约一个苍老而嘶哑的声音像老旧的木轮艰难转动似的喊着，桑……宁……

桑宁一个激灵，像一桶冷水浇下来从头到脚的冰凉，蓦地一下就睁开眼。

早上八点钟的太阳顿时晃了眼，桑宁微微眯起眼睛用手挡了挡，等适应了光线才发现她身|下的车根本是停住的。

曲小路将胳膊搭在自己一侧的车窗上转头笑着看她，他二十七八

岁年纪但一张脸长得过于清秀让他看起来比真实年龄年轻许多，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样子，一头微棕的发色和浅色西装让他看起来极具亲和力。

此时耀眼的晨光正从他一侧的车窗投进来，一瞬间看起来曲小路的身体就像是透明的一样。

“睡醒了？我们已经到了哦。”

“啊？”

桑宁坐直身子看清楚车窗外，竟然已经到大学门口了——刚刚他们不是还在公路上吗？

“怎么了，睡迷糊了？”曲小路随口问着，桑宁怔然片刻，也只能回答：“大概吧……”

——应该也没有别的解释了吧？

桑宁于是打开车门边下车边说，“那我回宿舍了。”

曲小路从车窗里探出头对她说：“——有事就给我打电话，周末见。”

“好~”桑宁应一声，挥挥手就拎着东西往宿舍去了。

桑宁住的是建校初期盖起来的两人间老宿舍楼，有些陈旧，但好在宽敞。

她的室友是考古专业的女神学霸，跟桑宁这样坐等混毕业的学生不同，人家自然是不会轻易换专业的。不管考古专业的人事和环境怎么变动，无非是让自己加倍努力争取逆境中出人头地。所以回宿舍见不到她也是寻常事，桑宁放下东西看看时间也该去上课了。

民俗专业位于历史系教学楼二楼走廊尽头的一间普通教室，大一全学年18人，时不时的跟大二拼个课也坐不满半间课堂。

早饭没来得及吃饱的桑宁啃着半个从家里带来的酥油饼颠颠跑上二楼，刚过拐角就跟迎面来的人撞了个正着，酥油饼渣渣在对面的人胸口上抹了一片。

黑色滚着银边的修身衬衣上一片黄白的酥饼渣渣格外显眼，桑宁看着这件被弄脏的熟悉的衬衣就窘窘地抬头——“华华华老师……”

民俗导师华玉盏不咸不淡的“嗯”一声，低头看看自己身上那一片酥饼渣渣……貌似还挺油。

桑宁直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忙掏遍口袋掏出一包纸巾想要替他擦

干净，“对不起啊华老师，我跑太急没看路……”

路过的一位穿着紧身一字裙的女老师已经快步走过来，涂着殷红指甲的芊芊玉手直接从桑宁手里拿下纸巾，动手替华玉盏擦起来——

“这学生怎么这么毛毛躁躁的，教学楼里是乱跑的地方吗？”

这位被抹了一片酥油饼渣的华老师可是东青大的男神，别说是女学生为他着迷，就连女教师也倾倒一片，明里暗里追他的不在少数——往男神身上抹酥油饼渣这种行为简直罪孽深重。

桑宁被那位不知名的女老师挤在一边，只能偷偷抬眼去看华老师——他的身材看起来玉骨纤姿却不是单纯的瘦，从修身的黑衬衣下仿佛透出一种柔韧的力度。惯常就穿一件烫着银纹边的黑衬衣，剪裁贴合，随意的解开两颗领扣，露出线条优美的颈窝和隐约一点锁骨。

他偏刘海下的一双眼睛是比丹凤眼更细长优美的弧度，仿佛天生就会放电似的，正半隐在刘海之间微微低垂，像是带了几分笑意地看着正在帮他擦酥油饼渣的女老师。

“不用忙了齐老师，不碍事。”

他微笑而客气，那双细长的眼睛微微弯起的弧度，好看得让人心都醉了。

既然人家都这么说了那位姓齐的女老师也只能收回手，一迎上他的笑容脸颊上的红晕直透粉底。

她赶忙说点什么来掩饰自己的失态，于是转向桑宁：“在走廊上边跑还边吃东西，有没有点大学生的样子？华老师的衣服都被你弄脏了——”

酥饼渣虽然都清理掉了，但油渍似乎还留在上面，偏偏这衣服穿在华玉盏身上看起来给人一种贵得要死的样子……

“都说没事了，”华玉盏语气清淡，那双细长眉眼也淡淡转过来投向桑宁，“——桑宁，快上课了，你先进教室。”

“是……”

桑宁如蒙大赦一溜烟的跑进教室，身后传来那位姓齐的女老师一改在学生面前的严厉，含羞带怯的声音——

“华助教，还没机会恭喜你晋升教授呢……”

桑宁一进教室就看到好几个同学都趴在门口看，见她进来都幸灾乐祸起来——

“喂桑宁，跟华老师近距离接触感觉如何啊？这种事也就你这个

吃货干得出来！”

“能不埋汰我吗？”桑宁看看还捏在手里的酥油饼，犹豫着丢掉好像有点浪费是不是把它吃完，顿时就接收到好几道鄙视的视线。

——干嘛都这么看她，扔掉真的很浪费啊……

“桑宁！这个给我这个给我！”没想到同班的倪倩竟然直接蹦过来从桑宁手上拿走了那半个惹祸的酥饼——“嗷～～跟华助教亲密接触过的酥饼～～！”

她那花痴的狂热让桑宁忍不住打了个哆嗦，可是更可怕的是她对这种花痴竟然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好像她自己也曾经对着华玉盏无限花痴过，直到她见到真正的花痴才知道花痴的后期形态是多么可怕，为了最终不发展成那个样子她不得不幡然悔悟坚决收敛。

这里觉得恶寒的可不止桑宁一个，屋里七八个人齐齐转头无视掉倪倩，把注意力再次集中到走廊上还在揪着华助教找话题闲聊的女老师身上——

“真是风情万种啊……那个齐老师不是冷艳系的吗，对着华老师可真是使出浑身解数了……”

“华老师那长相就是祸水啊～～又刚刚升了教授，应该是我们学校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教授了吧？”

“听说他家里还很有钱呢，一个哥哥是搞地产的，国外还有个当收藏家的兄弟……哎那人是不是还来我们学校办什么古董展览来着？长什么样子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这一问屋里七八个人面面相觑，竟然没有一个想的起来那个人的样貌——照说这种事情她们不可能不关注啊。

“管他的，回头翻翻报纸不就好了——哎，桑宁，你还有没有华老师其他什么八卦消息啊？”

桑宁茫然地指了指自己，“——我？”

“对啊，你不是考古专业转过来的吗？华老师以前是考古组的助教啊！”

华玉盏以前是考古专业的助教，跟的是一位有名的考古教授，他本人在考古界也算小有名气。而且他作为东大男神的影响力也使得“华助教”这个称呼至今还有很多人改口不过来。

但实际上如今他已经是“华教授”了——作为东青大最年轻的教授，令人意外的却是他没有留在考古专业继续发挥所长而是摇身一变跨越专业成了民俗学教授。

——民俗学教授难道不都是头发花白戴着眼镜的老头子吗？？

但此时桑宁被几个人一脸期望的瞅着，却依旧茫然。

她当然也知道华老师和自己一样都是从考古专业转过来的，可是她真的没什么印象，甚至第一次在民俗看到他的时候还惊为天人，不能相信现实里真有这种小说描写的媚骨天生却一点都不娘的男人。

看着她的一脸“蠢”相其他人也只能失望了——没办法，桑宁的脑子坏掉了这谁都知道的。

“哎哎华老师要过来了！快都回座位去！”

七八个人一哄而散在座位上坐好，并且坐得尽量分散让人数看起来显得多一点——可是七八个人就是七八个人，再显多也不会变成十七八个人。

华玉盏就那么闲闲走上讲台，细眉长目冷清清的一扫，连点名都干脆省了——

一个班十八个人，来八个，来的还大部分都只是为了多看他两眼的女生，男生就那么孤零零的坐了一个。

“——看来民俗专业很容易让人觉得没有上课的必要，书上的东西只要考试前划个重点背一背就可以混及格了是吧。”他随手把点名册扔在讲桌上，微微勾唇走下来，也看不出有生气的样子——“班长。”

“我在这。”被他点到的班长白乐枝忙站起来，华玉盏大概得庆幸班长是个女生，不然他现在还真是要连找个班长都找不到了。

“去转告没来的同学，以后民俗学也要开始算日常成绩。期末考试的分数只占总成绩的一半，如果不想来上课还想及格，恐怕要使点劲儿考上120分了。”

在座的同学偷偷咋舌，考试满分只有100分，哪儿来的120分啊，这下摆明逃课不给及格了……

民俗学在东青大历史系完全是个冷门，一向管得也松散，根本没想到“华教授”居然还是个严格型的——跟他的形象一点都不符啊~！

可是也不得不说大一的课程实在枯燥，什么《民俗学概论》《民俗学发展史》那种东西谁会有兴趣来听得昏昏欲睡呢？

华玉盏话锋一转继续说，“不过就这么坐在教室里对着书本上的内容上课的确没什么意思，所谓民俗还是要实地亲身体验才会有感触。”

听他的话锋松动学生们顿时来了兴趣，纷纷问起来：“华老师，

不是说考古和风俗民俗是一家吗，丧葬也是风俗的一部分啊！你跟考古队的人那么熟，能不能也带我们去古墓看看啊？”

“华老师，你不是发掘过很多古墓，有没有遇到过鬼啊？”

“僵尸呢？粽子呢？？”

果然民俗学最神秘最有吸引力的部分还是在这里啊～～婚丧祭祀，宗教传说，鬼怪巫术——这才是风俗民俗的魅力精髓所在！

在女生们的兴致勃勃之中那唯一的一个没有缺席的男生却十分突兀的说了一句：“世上哪有什么鬼怪，那只是古人的愚昧思想。”

女生们顿时投去无语的目光——你丫会不会看气氛啊？这种时候说这么扫兴的话！

——可是他本来也就是个非常不合时宜的人吧！

这男生名叫高学夫，不止名字起得像个老古董，衣着打扮也弄得老气横秋跟六十年代穿越过来的知识分子似的，厚厚的镜片堪比酒瓶底，让人感叹如今还能配到这样的眼镜也真不容易！

华玉盏似乎心情不坏，还微微勾着嘴角跟他应一句：“鬼怪文化本来就是民俗里重要的一部分，你要否认自己的专业吗？”

高学夫推了推厚重的眼镜回答，“我不否认自己的专业，我研究文化生成的原因和存在方式。但是说到底鬼怪文化只是前人无知的迷信和妄想的产物，所以掌握了正确科学知识的我只需要研究，不许需要相信。”

教室里莫名安静下来——虽然两个人只是普通的对话，连争论都谈不上，但这种气氛就是让人觉得不知道该怎么插口。

这算不算公然顶撞不给老师面子啊？

华玉盏微微眯起双眼，那应该也是个笑的弧度，只是让人感觉不到多少笑意。

“——说的也是，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没有几个相信鬼怪了，就算是半信半疑也只是当做八卦怪谈来聊，实在有些缺乏对鬼神的敬畏之心。作为你们的民俗导师，看来我得好好给你们上一课，教教你们信仰虽然自由，你可以选择爱信不信，但却要学会尊重文化和信仰——存在即有道理，鬼怪文化能在几千年里占据了民俗的重要地位不是没有原因的。”

高学夫没有说话，虽然心里依然颇不以为然，只是不想太得罪导师罢了。

女生们却是默默面面相觑偷偷咋舌——那句半信半疑当做八卦怪

谈，貌似是在说她们吧……

“——那么班长就通知下去吧，从下周起我们开始风俗民俗学的课外教学，体验一下民间遗留下来的鬼怪文化。我会一个月开一次课，每次需要外宿四到五天，自愿报名。只要来参加并且不违反我定下的规矩，不犯错误平安回来的，就算日常成绩及格。”

这个决定无疑让女生们窃窃的兴奋起来，虽然考勤这一点对她们来说不是大问题，但可以外宿的民俗体验教学在她们眼里大约就跟旅游观光一样，通常来说他们是要到大三才会有这样的机会的！

华玉盏无视她们的兴奋继续说：“学校那边我去申请，但是你们自己掂量这四五天外出对其他课程的影响。确认没有耽误其他课程的去找班长报名——我一个人带队所以只限十个人，五男五女。决定要去之前必须确认第一自己的胆子够大，第二百分之百听从我的指示。不然出了任何问题，我是不会负责的。”

——最后这句话显然没有人当真，他可是老师呢，老师怎么可能不对学生负责呢？

她们只是不满：“老师为什么还要限男女啊～～！”

“就是啊，那些整天逃课的男生带他们去干吗啊！他们要是日常成绩及格了，那不就更不来上课了！”

——限额十人也就罢了，还要留一半给男生，那光是她们在场的七个女生就不够啊！

华玉盏闲闲的笑，方才那种略显压抑的气氛一扫而空，顿时就透出一股子玉骨妖娆的味道——“你们的意思是出门在外，还是那种乡下地方，你们女生打算有粗活也自己来干喽？”

听到这话女生们顿时就没有意见了，都是城市里长大的女孩，虽然不知道那种简陋落后的地方到底都有些什么活需要干，但是不管是什么显然都是做不来的吧！

那就带着他们就当劳动力好了。

等女生们都没有异议了，华玉盏才抬起头看向依然坐在坐位上的高学夫说，“那位——高同学，是吧？对你的规则是，所有的课外教学你必须参加次数达到一半以上才可以及格。”

高学夫面无表情地看过来，不过他大概也知道，在教授面前抗议是没有用的。

华玉盏倒是自认自己已经很体谅了，考虑到各种可能的现实情况，都没有叫他必须每一期都参加。

女生们在偷笑，看来高学夫是真的说错了话得罪了华教授啊~~

结果这时候华玉盏头一转，继续点名：“还有桑宁，你每期都要参加，不可以缺席。”

——诶？

莫名中枪的桑宁一头雾水，为什么是她？半个酥油饼的仇恨没这么大吧？？

作者有话要说：

——因为一些同学对助教晋升到教授的步骤表示有意义，容我提醒一下本文不是都市文是一篇玄幻灵异，这里不能详细解释以免剧透，不过只能说华玉盏真的可以直接从助教升到教授的，这是设定问题，不是bug。

第一课时

参加课外教学体验，日常成绩就可以直接及格。

这对于那些逃课惯犯来说显然是个福音，全班十八人难得竟然齐齐的全报了名，最后为了公平起见只能抽签决定。

华玉盏当天给这十人每人发了一本《中国民间百鬼录》，然后为了协调课程把自己上课的时间都让给其他老师，自己潇洒走人——于是再见面时已经是一周以后。

这个早晨十名学生带着自己的旅行包在教室集合，不管他们的目的是因为好奇还是单纯混学分，毕竟是一群年轻人离开学校“游山玩水”，兴奋的心情还是显而易见的。

华玉盏让他们在座位上坐好，他一身干练的出行装站在讲台上对着所有人做出发前的最后一次声明——

“——你们都是学民俗的学生，虽然这是第一次进行课外民俗体验，但一些基本的东西你们应该都了解——我们这堂课外体验去的都是一些风俗比较守旧的地方，所处环境也就很可能会比较敏感。

你们以学生旅行路过暂住的身份停留，不需要你们搞深入采访研究只需要观察。多听多看注意不要触及敏感话题。

必须记住要听从指示，让你们做什么就做，只要老实遵守我就会保证你们的安全。

但是任何多余的事都可能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如果不听从指示私自行动遇到危险，不要指望我会帮你们擦屁股。”

这一番话本应该是完全不符合学生们的认知的——身为带队老师无论任何情况之下他怎么可能不管学生的安全。

可是这番话从今天的华老师嘴里说出来却莫名的有种压迫感。

华玉盏站在讲台上，全然不见平日里那种天生魅骨的风情，而是一身黑T恤迷彩裤，宽皮带高底靴——这一身似乎是他参加考古时的惯常打扮，不过他们这些非考古专业的学生可没什么机会见到。

此时看着一身硬气打扮几乎完全颠覆了形象的他，这里的学生才真真切切的意识到眼前这个人真的是连埋葬死人的墓穴那种地方都习惯出入的“华助教”。

而且听说在他还辅助当时考古界闻名的卢教授时，每一次发掘都是他带队下墓穴探查的。

这种事以前都只是听说，跟华玉盏平时的形象根本联系不到一起。

现在看着眼前这个跟平时截然不同的他，那些传言就都在脑子里冒了出来，一一对应像是在华玉盏身上打了标签似的，他这个人在在场学生眼里顿时就高大起来，连一向不屑他这个“小白脸”的男生看他的眼神也不禁正了正。

他就像是见过了大风大浪的老鹰，而他们则都是些养在鸽子房里的小白鸽，气场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一时之间大家倒也挺把他说的话当回事，只不过在出发的兴奋之下，这种感觉实在难以持久。尤其当他们坐上了华玉盏跟学校借来的小型长途车，兴奋的心情只能变成充斥着车内的叽叽喳喳聊天讨论。

——三个女人等于一群鸭子，华玉盏倒是一副不在意的样子，顾自气定神闲的坐在最前排看都不回头看一眼。男生则是一面嫌女生吵一面比她们更吵，只有桑宁闷闷的坐着一语不发。

“哎桑宁你自己坐那边干嘛呢，过来说话啊！”

十个学生坐一辆小型长途车还是很宽敞的，孟思敏对独自坐在后排窗边吹风的桑宁招招手，桑宁继续忧伤地趴在车窗上——“别理我，我忧伤……”

“艾玛犯什么病呢，别忧伤了，我带了零食，吃上就好，来来——”

孟思敏是个性格开朗大大咧咧的姑娘，身上穿着女生们出发前一起去买的运动衫——五个人特地为这次出行选了相似的款式不一样的颜色，她一身翠绿活力十足，一甩马尾辫大方地掏出自己的薯片。

可是她这么一说桑宁更忧伤了——就算她是个吃货也不能这样啊，还给不给留点面子了。

穿着鹅黄色运动衫性格稳重也比较体谅人的班长白乐枝拉了孟思敏一下，“别理她，一准儿今天早晨又跟她弟弟吵架呢。”

坐在前面的蔡媛美也转过来，一行女生里她是最爱美的，只有她烫了蓬蓬卷发戴了美瞳，糖果色的唇彩显得嘴嘟嘟的，配上一身洋红像个大洋娃娃，趴在椅座上问桑宁：“桑宁你还有弟弟呢？多大啊，帅不帅啊？”

蔡媛美旁边穿粉色运动衫的倪倩倒是鄙视起来，“桑宁你多大

啊，还跟弟弟吵架！”

嗷嗷～～桑宁纠结——“那不是吵架！明明就是我单方面被讨厌了！”

“诶～～？你弟弟为什么讨厌你啊？你性格那么软从来不跟人起冲突，再怎么样也谈不上讨厌啊——”

“还用问吗，一定是因为她笨！”

“不对，是因为她二！”

“而且还是个吃货！”

“是没用的吃货！”

男生们都不知不觉停下了自己的讨论看着她们，听得只能撇嘴——“你们女生的嘴巴还真损……”

可怜的桑宁同学啊～～

最前排看似气定神闲闭目养神的华玉盏听着他们聊天微微勾起嘴角，被大家埋汰的对象桑宁可就笑不出来了。

——每个周末回家都是一次冲突，她已经开始觉得自己以后周末还是不要回家好了。

小豪为什么对她就像对敌人似的呢？

尤其今天早晨，母亲嘱咐她出门在外要小心，跟紧带队老师别乱跑，小豪说了一句“干脆别回来就好了”——这句话终于触及了母亲的底线，狠狠教训了他几句，结果小豪也终于爆发了——

是的是爆发，像是忍了很久，终于不能再多忍一刻——

“你这种不知道哪里来的怪物根本就不是我姐姐！滚出我家别再出现！！”

那一瞬间，与其说是愤怒是厌恶，倒不如说是一种再也无法继续忍耐和隐藏的恐惧。

——被自己的弟弟那样看着，桑宁真的很郁闷。

小豪他到底怎么了？

明明母亲也说过，小豪虽然是被娇惯了点，但以前一直都是个挺懂事的好孩子。

难道高中学习压力太大，他脑子里开始出现幻觉了？是不是应该带他看看心理医生什么的？

车子渐渐驶离市区，车上的同学已经放弃继续埋汰桑宁开始了新的话题。她趴在敞开的车窗上晃晃悠悠的吹着风，看着车窗外的景色渐渐开阔，风里却开始有一种滋滋啦啦的信号声隐约夹杂在其中。

桑宁心里一跳，瞪大了眼睛确认车窗外的确除了山野什么也没有，而且这一次她没有睡着，她是瞪大了眼睛坐在这里的。

桑宁不知为何有些紧张，莫名想起那个苍老嘶哑的声音——这一次那个声音还会出现吗？那像是生锈的金属直接穿过耳膜在心脏上摩擦似的声音——

……桑……宁……

声音传来的一瞬间，坐在前排闭目养神的华玉盏突然睁开眼睛。

他蓦地站起身向后排走去，车里的学生都安静下来愕然不解地看着他大步走向坐在最后的桑宁，在她面前站定喊了一声："桑宁。"

大家都看到桑宁睁着眼睛，可是却只是瞪大了眼一动不动，简直就像个雕像。

华玉盏二话不说伸手就往她脸上拍过去，看起来他应该没太下重手，可是却也拍得啪啪响。

这样桑宁都没有反应，车上的同学突然就觉得有点瘆得慌。

蔡媛美忍不住小声问："桑宁她……怎么了？"

白乐枝虽然也觉得有点瘆，但还是宽慰地说："只是睁着眼睛睡着了吧……"

——睡着了会这么打都不醒的？

大家怀疑的目光显而易见，但谁都没有拆穿她……因为让人觉得诡异的不止桑宁一个啊，还有华老师明明是坐在最前面的，怎么会知道最后排的桑宁有状况？

下一刻打断他们思维的是一声响亮的巴掌，大家都忍不住在心里"卧槽"了一句——尼玛这是下重手了啊！你一个老师对学生下手这么狠真的好吗？？

但是这一下倒真让桑宁回过神来了，她捂着脸整个人都干脆被打懵了，茫然的问："怎，怎么了？"

一车同学都默然了，这要怎么说？貌似有点尴尬了啊，华老师要怎么说明自己无缘无故甩了人家一巴掌？

结果他们根本就是咸吃萝卜淡操心，打人的华玉盏却一脸坦然大言不惭——"你魔怔了。跑长途的时候不要总盯着车窗外面，多跟同

学说说话。”

“诶？哦……”

桑宁虽然依然懵懵懂懂不过还是应了，揉着自己的脸颊只觉得火辣辣的疼。

同学们更默然了，真不愧是桑宁啊，这种解释都可以的？

可是到底为什么华老师连桑宁魔怔了都知道啊？啊？？

真是细思恐极！

华玉盏这回也没有再回前面去，干脆直接在桑宁旁边坐下，若无其事的跟其他同学搭话：“发你们的书都看了吗？”

“诶？”默默相觑ing～～

——发书的时候他也没要求什么时候看，所以有兴趣的也就先瞅那么一两眼，大多数人根本还没有看。

结果倒是高学夫认认真真的抬头回答：“看了。”

——谁都知道你看了！现在书都还在你手上捧着呢！

华玉盏也没端老师的架子，似乎只是随口聊聊，“什么感想？”

高学夫沉默片刻，“都是杜撰的，需要有什么感想？”

——老师发了书他就认认真真读完，既然跟这次课外教学有关他就随身携带，就只是这样而已。

怕这个话题继续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号称班上最可爱的男生的柯正亮赶忙把话题扯开——“我们现在出门在外又不是在学校里，喊华老师好像太一本正经了，要不要给华老师想个别的称呼啊？”

其他人也配合着一起用力歪楼，“对啊对啊，喊华老师怪拘束的！喊华教授就更别扭了，好像把华老师都叫老了……”

“其实我觉得华助教这个称呼好亲切哦～～”

“你傻啊？管个教授叫助教，那才是埋汰人呢！”

“就随口说说嘛，又不是真要喊……”

“——叫华总！”“华导！”“华哥！”“华兄！”“我还华仔咧！”

歪着歪着学生们跟华玉盏倒也相谈甚欢，渐渐就无视了刚才那个让人不解的小插曲。

桑宁也被孟思敏塞了一包薯片，吃得咔滋咔滋的，早就忘记了脸上的火辣。

满车和谐里，没有人注意到车窗外的风景在飞快的向后流动中渐渐连成了直线……

“到了。”

戴着鸭舌帽看不到脸的司机用那平板的没有语调的声音说着，车上的学生都是一愣——“诶？这么快？？”

“我们不是要去很偏僻的地方吗？”

大家都做好了心理准备长途跋涉坐上一整天车的说——

华玉盏已经起身往车门走去下车，应着：“偏僻不一定就遥远，只要是封闭的地方就容易守旧。下车吧，那里可没有公路，我们接下来要徒步进村。”

学生们心里隐隐都有些失望，本来以为要去什么很远很神秘的地方，结果开车离开市区貌似两个小时都不到，感觉上根本就还在家门口嘛。

——就好像一场旅行变成了远足踏青，新奇的感觉顿时已经消去大半。

学生们陆续拎上旅行包下车，站在公路旁略显荒凉的田野边。

男生们都是运动衫或者运动夹克打扮，背着双肩背的旅行包。虽然高学夫的那一身总让人疑心他是不是把初中的旧运动服穿出来了。

而女生们却是发挥女生特色，出发前特地结伴一起去买了同款异色的运动套衫——白乐枝鹅黄，孟思敏翠绿，蔡媛美洋红，倪倩粉红，桑宁则是天蓝——明亮的各色糖果色衬着一张张青春洋溢的脸，看得男生愣是没好意思说她们让人联想到葫芦娃。

班里一向活跃打扮也最“新潮帅气”的徐舰问：“哎华老师这是哪儿啊？没听说附近有什么有名的风俗村子啊，你不是逗我们玩吧？”

他们自认也都是民俗专业的学生，如果附近有这样的村子学校肯定会知道，那就算他们没来过，学校也肯定早就安排大二大三的学长们来体验过的。

其他的人虽然没有明说，心里其实多少也都是这个想法。对这个距离市区不到两小时车程的村子，实在抱不上什么期待……

华玉盏也不多说什么，背上自己的背包戴上墨镜微微一挑眉梢，“——跟着来就是了。”

——来都来了，不跟着还能怎么样呢？

同学们面面相觑一眼也只能陆续跟上，连高学夫都没有发表什么意见闷头赶路。只有徐舰因为自己刚刚的话没有受到重视而不爽地嘁了一声。

从下了车原本晴朗的天气就有些想要变天的倾向，阴云挡住了阳光，天空一片灰扑扑的，像是起了浓浓的雾霾浮在上空。

他们走在一条连板儿车也跑不开的羊肠小道上，两边荒凉的田野渐渐变成了农田，只是庄稼都长得一副烂蔫蔫营养不良的样子，微微枯黄着在阴云下蔫头耷脑，竟然给人一种一片尸体竖在那里的感觉，实在让人感到很不舒服。

“华老师，还要走多久啊？好累啊～～”

倪倩一向是女生里最娇气的，走了这半天雪白的运动鞋上一层浮灰让她各种不满，也不知到底是真累还是讨厌这里的环境，第一个忍不住喊了起来。

其他人虽然还没说话，可是这么连续不停的走，不知道要走到哪里走到什么时候，自然也都有些没精打采动力不足。

白乐枝快走几步赶上华玉盏，试着跟他商量：“老师，大家都累了，能不能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吃点东西再走？”

看看时间也快中午了，下车之后连续走了一个多小时，体能的消耗让他们早早就感觉到了饥饿。

华玉盏脚下却没有停，只是从墨镜一侧侧目一眼说：“这里不能停，走过这条路就到村口了。”

提议被老师拒绝了，身为班长的白乐枝也不好再说什么，倒是倪倩嘟囔了一句：“啊～～不能停？为什么啊～～？这还有多远才能到村口啊？”

她顺便还向前张望了一下，依稀倒是好像能够看到地头，可是好远的样子。

女生倒还好了，虽然嘟囔几句好歹也是不会正面反抗男神的，男生里可就不是人人都这么忍气吞声。

尤其徐舰一直自诩本专业人气最高的帅哥，对于这个突然从考古专业蹦到民俗专业来的男神本来就很不爽了——当然其实班里的女生们都没忍心告诉他，他虽然长相在班里算不错的，但人气就真不怎么高。

他当即把身上的背包卸下来往田埂上一放——“我还就不走了，累了不让歇饿了不让吃，有这样的老师吗？这算体罚还是虐待啊？”

华玉盏终于停下脚步，目光从细长的眼角扫过来，眉梢微微一挑却只是轻巧的说：“好啊，这里反正就这一条路，你这么大个人也不会迷路。歇够了自己回车上去，其他人继续走。”说完他已经继续迈步走人了。

其他人在心里默默“卧槽”一声，居然真的这么说一不二……

对华玉盏雷厉作风有了初步认知的同时，他们心里的不满就只能压下去。顺便默默给徐舰点个蜡，这次他的成绩肯定是没有了……

为了不步上徐舰的后尘，其他人赶忙跟上，连女生都不敢再喊累了。

对于桑宁来说累一点是没什么关系，她偶尔还是可以吃苦耐劳一下的，只是饥饿的感觉就真的太难受了。

而且说来也怪，明明就吃过了早饭，在车上也吃了零食，可是这么快就饿得心肝儿肺都跟着难受。看看别人似乎也都摸着胃部似乎想要缓解饥饿带来的不适，一队人弯着腰低着头走路的模样，竟然像极了两边田地里蔫头耷脑的庄稼。

桑宁因为走得慢，基本是走在队伍最后的，抬头看着这阴云之下两边青黄农田蔫头耷脑，中间一行行人弯腰低头的诡异画面说不出是什么感觉，忍不住又回头看了一眼已经被落下的徐舰。

徐舰身上穿着宝蓝色和荧光黄相间的运动夹克倒是显眼，显然是跟华玉盏杠上了，就赌气坐在田边。他身后是一片玉米地，徒长了一人多高的玉米根本没有结穗叶子就已经发黄，细干干的秆子有点东倒西歪，被风一吹就都向徐舰一侧倒来，看起来竟然像是要扑过去把他吞掉似的。

这一瞬间的错觉让桑宁打了个哆嗦，可是错觉当然就只是错觉，徐舰还是好好的坐在那里，只是被干黄的玉米叶子撩得脖子发痒用力搓了搓脖子，开始从包里找东西吃。

“桑宁。”

华玉盏的声音从队伍的最前面传来，似乎是察觉到她没有跟上似的，提醒了一声。

桑宁于是在大家一起回头的注视里赶忙跟上，队伍这才继续前行。

其实从进入田地之后这条小路已经没有那么狭窄了，并排走两个人还是没有问题的，倪倩干脆走到桑宁旁边，说着：“哎桑宁，我发现华老师对你特别在意哎！”

孟思敏也低声附和，“对啊，还特地要求你每次体验都必须参加

呢……”

洋娃娃蔡媛美却根本已经无心关心这个问题，有气无力的说：“我说我们先别谈这个了吧，实在是好饿，既然不让休息我们就随便找点什么边走边吃吧……”

她们一想这倒是个好主意，正纷纷解下包拿出面包和饼干，华玉盏就已经发现了她们的小动作——“不要在这里吃东西。”

“啊～～？为什么啊～～？”

女生们一片哀嚎，倪倩依依不舍就是不想把面包放回去，反正她们走在最后，还想干脆趁着华玉盏不注意的时候塞两口。

然而这时突然一阵风声大作，桑宁突然感觉到一种异样的视线，灼灼得让人胳膊上竖起一片寒毛——她蓦地转头看向一边的麦地，麦子不像玉米那么高，却也是一片疯长。高高的麦秆没有结穗就开始发黄，依稀有一些黑影正两眼发亮地从稀疏摇动的麦秆间盯着她们——

——她们。

不对，是她们手上的食物！

桑宁一瞬间脑子里冒出这个念头，自己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抓着身边倪倩拿面包的手塞回她包里去。等一转眼再去看，风声乍停地里根本什么也没有，好像刚刚只是她的错觉。

“桑宁干嘛呀，你也不用这么听话吧……”倪倩把桑宁的行为理解为对华老师命令的绝对执行，但她也不敢闹出太大动静，万一被发现了自己也被零分遣回怎么办？于是也就乖乖松手，把面包放回包里拉好拉链重新背上背包。

桑宁根本没有心思回她的话，只是边走边盯着两边的田地——阴沉沉的天空下枯黄麦田不时被风吹动，看起来影影绰绰，似乎的确很容易看错。

可是桑宁却清晰的记得那一瞬间被一双双眼睛盯着的感觉，到现在身上都还有点寒毛直竖。

她的视线开始往走在最前面的华玉盏高挑的背影上瞄——他不让他们在这里停留，不让他们在这里吃东西，是不是知道这里有什么东西？

——他们是来干什么的？

——体验民间鬼怪文化？

嗷嗷嗷桑宁顿时心里更毛了，该不会这地方真的有鬼？？

她不是无神论者也算不上有神论者，就只是不怎么去考虑这个问题而已。但是习惯了这个物质世界安稳的生活的人，突然意识到这里可能有鬼怎么可能不心慌啊！

然而这里似乎就只有她一个人发现到了情况的不妙，其他同学都还一无所觉的在赶路。

桑宁突然想起什么回头，却没有看到徐舰的身影。

这里就这么一条路，他那么一身显眼的宝蓝＋荧光的对比色，就算没有留在原地开始往回走也该能看见背影啊，总不会钻玉米地里去解决问题了吧？？

桑宁越想越心惊肉跳，可是又担心这一切都只是自己吓自己。

她只能悄悄往班长白乐枝身边凑过去，提醒说：“班长……我们就这么把徐舰丢下不好吧？万一出什么意外怎么办？”

“出什么意外？”白乐枝转头看着她反问，“他这么大人了，就这么一条路，要么往回走返回车上，要么就跟上来进村找我们，又不是荒山野岭里，能有什么意外？”

——出生在新社会成长在治安良好的城市里的这些学生们显然是不会有什么危机意识的。

桑宁纠结了一下就觉得自己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反正她既没胆回去看徐舰的情况，也不能没头没脑的跟同学说她觉得这里可能有鬼。估计非但不会有人信她，反而又要被嘲笑一顿。

——想到华老师说过只要坚决听从他的指示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不私自行动就会保证他们的安全，桑宁立刻紧跟队伍。

——十个学生，现在“遣返”一人。大概。

第二课时

终于到了村口，结束了漫长的徒步前行，剩下的九个同学都觉得精神一振身上轻快了许多，连饥饿的感觉都好像消减不少。

华玉盏没有急着带他们进村，他停下脚步转回身来随意闲闲一站就给人一种既优雅又威严似的感觉，似笑非笑着目光在墨镜后面扫过面前的九个学生，微微扬起下巴——

“——都好好想想我出发前说过的话，我不会再说第二遍。不过这是你们第一次课外体验，我选择的也是对外人相对比较平和的村子，只要入乡随俗遵守规矩不冒犯村人就不用害怕。有什么疑惑进村以后自己去探寻，凡事别太大惊小怪。特别嘱咐你们的一点是——在这里的一切经历你们可以用眼睛看用脑子记也可以回去之后整理成文字，但是不可以带走任何图片和视频，违纪零分。”

伴随着嘴角微微一勾话音落下，华玉盏转身迈开两条修长的腿走向村口，学生们却暗暗吐槽——就一个小破村子到底有什么值得这么煞有介事的啊～～！

他们只能陆续跟上，看到村口破旧石碑上有些斑驳掉漆的名字——荒田村。

这名字莫名带给人一种心慌的压力——他们好歹也是学民俗的学生，正常来说庄稼人怎么可能起这么不吉利的村名？

柯正亮直接就开口问，“华老师，这村名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啊……”

他是那种人长得可爱人缘又好的男生，说话时态度又好，今天穿一身苹果绿括弧还带荧光的运动衫，跟个青涩小苹果似的，谁看着他怕也板不下脸来。

华玉盏于是也微笑提醒：“有问题等住下了自己去找答案。”

柯正亮悻悻归队，白乐枝孟思敏都笑嘻嘻地去拍拍他的头以示安慰。

只是一进村她们就笑不出来了——不知是天气的影响还是受村名的暗示，一进村顿时就感觉到一股暗沉荒凉的气息将他们笼罩起来，放眼所见视线里仿佛全是一片暗冷的灰黄。

阴沉沉的天空，黄泥夯土的路面，黄褐色夯土的矮房，连空气里都像是漂浮着若有若无的灰色烟尘——整个村子都是阴灰的，只有他们一团花花绿绿站在这里格格不入。

可是这村子实在是太破旧了！让人觉得好像一下子倒退穿越了二三十年。

他们一路从农田过来都没有看到人，进了村才稀疏的见到一两个人影，个个也跟村外农田里的庄稼似的，干瘦枯黄，又脏又旧的衣服穿在身上就像套在竹竿上一般摇荡。

他们的皮肤如同风干的腊肉，灰黄凹陷的脸颊上一双眼睛显得格外突出，走过身边时就像看什么稀奇的东西似的看着这几个外来者，盯得人直发毛。

这样的环境就算他们是城市里的孩子也能感觉出不对劲吧。

“那个，我不知道该不该说……我去乡下爷爷家的时候，真的不是这样的……”

柯正亮不禁往走在一起的几个人中间缩缩，好像这样就能借着其他男生的个头把自己挡住似的。

穿一身银灰运动夹克，一头精神的板儿寸个性认真的李泽俊也猜测说：“这里的人该不会有什么疾病吧？不知道传不传染……”

“别说这么可怕的事啊！”白乐枝边说边瞄向华玉盏的背影，“如果真有传染病，老师是不会带我们来这里的！也许只是遗传病或者水土的原因呢！”

听到她的话华玉盏竟然摘下墨镜回过头来，漂亮的脸上表情高深莫测，嘴角勾着一个没有温度的弧度，“——那可不一定。”

“诶？”

“啊？？”

“我说过，要入乡随俗听从指示才能保证安全吧？用你们的话说这叫不作死就不会死——死不死就看你们自己了。现在都等在这里，我去跟村长请求民宿。”

“……”

“……”

——这有点奇怪吧！可以这么当老师的吗！？

一种奇怪的感觉开始在他们心里滋生弥漫，隐隐有种上了贼船似的感觉。

可是贼船是上了，却根本不知道该怎么下去——在这种陌生的地方，能够依靠的明明也只有带队老师了吧！

可是为什么华老师的行为这么让人难以理解，他们到底应该怎么办？

从未离开过父母和学校的他们在这个古怪的村子里，心里已经开始涌上不安。

华玉盏以带学生出来旅游，半路上车坏了只能在附近暂做停留为由，跟村长请求了三间民宿。

两间是村子里的两户人家腾出来的屋子，男生住一家女生住一家。华玉盏自己住在村长家放杂物的一间小土房里。

学生们虽然被招待了午饭，可是五个女生坐在据说是村里房子相对宽敞住着也“舒服点”的人家家里，面对着破旧不堪的木桌上端上来的似乎飘着霉菌味儿的地瓜干和一小碟腌咸菜，实在没有半点胃口。

房主一家一个老爹，夫妻二人还有两个孩子就那么跟五条风干腊肉似的杵在那里盯着他们，眼睛里仿佛透着热情，可是却更让人一口也吃不下去了。

女生们借口路上吃过了还不饿就赶忙钻进了屋里，打量一眼这夯土的屋子，斑驳发霉甚至还有裂纹的黄泥墙壁，实在简陋得毕生所见之最。

没一会儿四个男生也找过来，他们那边的情况也跟女生遇到的差不多，搞不好还能更差一点。

关好门，一屋九个学生终于忍不住开始吐槽——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怎么会穷成这样的？那样的饭菜谁吃得下去啊！接下来几天不会都那样吧！”倪倩说着已经从包里拿出面包和矿泉水，正大口吃着，李泽俊却看了看她说：“省着点吃吧，这里的饭菜我们最好还是不要碰了。”

蔡媛美当即瞪圆了眼睛诧异的脱口而出——“你怕他们给我们下毒？？”

李泽俊翻翻白眼，跟他在同一个运动社团所以穿着同款银灰运动夹克，但是更大哥哥型一点的杨丰旭替他说：“他是怕你们生病！”

一样是眼镜男，戴无框眼镜的杨丰旭就比高学夫养眼多了。

白乐枝想了想也点点头，“我也觉得他们不像是坏人，虽然被他们那么直勾勾的盯着人看是挺瘆人的，可是好像就只是不太常见外人

来有点稀奇，接触一下感觉还是很客气的。”

孟思敏也跟着说：“看他们跟宝贝似的捧着那地瓜干还拿给我们吃，是不太像坏人……说实话我一开始还在想华老师是不是把我们给卖了呢……”

男生们真是被女生的“奇思妙想”给囧了一下，又是下毒又是贩卖人口的，这可是法治社会啊！姑娘们看小说看多了吧！

他们的思维就理性许多了，杨丰旭代表男生总结了一下：“刚刚我们在我们那屋也讨论了一下，这里的村民那么不寻常的样子，如果先不考虑传染病，就很可能是寄生虫。所以我们尽量不要碰这里的食物，水也先喝自己带来的。”

倪倩听到这话已经不敢继续大口吃了，看看自己包里的食物，顿时就嚷起来：“那怎么可能够吃！本来就只带了预备路上吃的，就算再怎么省也扛不过明天啊！”

“先别紧张，华老师自己也留在村子里呢，所以问题应该不是太大。可能只是这里的村民饮食不卫生，水没烧开或者食物煮的不够熟，如果只是这样我们自己动手就可以解决了。回去再吃点打虫药去医院看看——学民俗迟早都要经历这种事的，去年还有大三的学长去深山里的民族村寨被毒虫咬了呢。”

——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大家的心总算定了定，只要事情还在理解范围内，内心的恐慌也就不会爆发开来。

白乐枝作为班长自觉自己应该成为大家的定心丸，却还是忍不住迟疑的说：“不过我们是不是还是尽早离开这里比较好……？”

高学夫显然不怎么赞同，他穿着那种中学运动服似的墨蓝色与白色相间的宽大运动服，推了推自己那堪比酒瓶底一般厚的眼镜，严肃的应着：“如果只是害怕艰苦环境就退缩，那以后还怎么去更艰苦的地方研究民俗？这里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适应和试炼。”

大哥你真的可以不用这么一本正经，我们理解了……就算不为了什么试炼，为了学分他们也只能留下啊。

这时倪倩看着手机抱怨一句，“哎这里到底是什么鬼地方呀，连个信号也没有！我还想上网查查这个荒田村呢，没有信号根本连不上网络啊！”

听她一说其他人也纷纷拿出手机，果然全部都没有信号。不能打电话不能查资料，华老师还不让拍照，这下子手机完全就变成个只能看时间的工具了。

“大概这里只是刚好离基站比较远吧。”杨丰旭试着给大家吃最后

一颗定心丸："横竖这里不是什么偏远的地方，实在有什么不对劲我们也可以自己离开，步行到公路也就一两个小时的事儿。不是说长途车会一直在公路那边等着我们吗，就算不在，到了公路再打电话找人来接我们就是了。"

考虑好退路，他们也就更安心了，终于开始了这堂课外体验正题的讨论——

"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探索这个村子的特殊之处了？"

"对，华老师选择带我们来这里，一定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我觉得应该从村名开始下手，庄稼人取这种名字太古怪了！"

心情平定之后他们对华玉盏那种强硬却又冷漠的态度也渐渐放下了戒备和抗议，既然已经为这个村子的古怪之处找到了"合理解释"，那么华玉盏的态度现在看来也无非就是有恃无恐下的理所当然，不过是他们先前不了解情况自己吓自己罢了。

只有桑宁啃着饼干默默想起来的路上在田地里看到的那些影子，那些拿出食物后灼灼盯着她们的贪婪目光……

一想到就忍不住反射性的打个哆嗦，像是要驱赶那时感觉到的寒意。

什么传染病，寄生虫的那些东西她不懂，她又不是真正的民俗专业的学生，只是被加塞进来的，比其他人少上了半年的课，自然也没有什么常识。

所以就算其他人因为这些常见的"合理解释"而安心下来，她心里也始终是偏向另外一种可能的。

"——好！就这么定了，桑宁你任务艰巨，赶紧去！"

"啊？"

桑宁刚刚想得走了神儿，被点了名字这才回神，根本没听到其他人说了什么。

大家一脸对桑宁的无奈，可是对她这个传闻中脑子被损坏过的人又不能太苛责，只能再对她说明一遍："我们下午就去找村民闲聊，打听下这个村子的故事。你——负责去找华老师套话，探探他选择这里的理由是什么，还有什么其他打算没有！"

"又是我？"

桑宁觉得自己最近躺枪中大奖的几率略多啊！可是对于华老师……虽然她也曾经很贪恋他的美色，可是这一趟出门面对冷酷尽显还一身高深莫测的华老师，她也有点怕啊……

显然大家也跟她一样发觉了华老师并不是像在学校里时表面上看上去的那么好相处，于是他们找到了眼下最适合的突破口——“你跟华老师认识的时间久嘛！熟人好办事！”

“我根本就不记得他……”

“他记得你就行了！你脑子坏了，华老师脑子又没坏，对他来说你还是他考古组的学生啊！”

想想好像也是这么个道理，桑宁找不到什么话来反驳，也就只能接受这个安排。

“桑宁不想自己一个人去的话，不然我陪她啊～～”

这里最迷华玉盏的就属倪倩了，当即“尽释前嫌”放下面包就要跟桑宁一起去，却被白乐枝揪了回来——“让她自己去！你跟着就什么也打听不出来了！”

于是大家纷纷开始行动，男生回自己寄宿那边的屋子附近打听，女生们因为出门在外尽量不要落单的常识聚在一起装作在院子里散心，边看屋主家的女人干活边状似不经意的问：“大姐啊，你们这地方叫荒田村？为什么起这么个名字啊？”

——的确就如他们所接触到的，这里的人外貌虽然看起来形容枯槁很吓人，但性情也就如一般的乡下人，只不过格外穷苦些。

枯瘦如柴正在用石碾子艰难的磨一些什么东西的女人抬起头，“——荒田村？你们是说村口石碑上的名字吧，名儿也是这么个名儿，不过那也就是摆那好看点的，口头上是不这么叫的。”

女生们暗暗吐槽，“荒田村”还叫摆着好看点？哪里好看了？

她们当然不会说出心里想的，继续问：“那你们都管这儿叫什么啊？”

女人叹口气，“这里，叫饿*。”

“……”

“……”

这么一比果然荒田村好得太多了！

什么鬼地方啊取这种名字！

——不，她们心底里还有另一个声音在说，看一眼这里的村民吧，这名字取得太特么贴切了！！

她们心里几乎已经笃定了这个名字的来历必然跟村民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有关，看来这村子里的“疾病”由来已久，按照民俗的一般常识多半是村人代代患病形容枯槁像饿鬼一样，所以久而久之被取了这个名字。

只要用科学的眼光去看，大多正常的或者不正常的风俗都是有缘由的。

不过她们还是听着女屋主继续说下去——

“很久以前，这个村子爆发过一场饥荒，农田颗粒无收饿死了很多人。那些人的魂魄一直徘徊不去不停寻找所有能吃的东西，慢慢就变成了饿鬼——一直到现在农田里的粮食刚结出来就会被它们吃掉，永远不会有收成，我们都叫那里饿鬼田。可是即使明知道没有收成也还是得继续种田，不种它们就会到村子里来找吃的。老鼠啊，虫子啊，垃圾啊，找到什么吃什么。”叹息声混合在石碾子碾碎树枝树皮的声音，听的人隐约头皮发麻——

——饿鬼田，种给鬼吃的田地。

女人说得理所当然，仿佛这就是她所认知的“现实”。

其实换一个角度来看也许只是这里的土质有问题，根本不适合种田。没有农田的收成，村子里一直粮食不足，人人营养不良却还要下地劳作自然面黄肌瘦。

合理的解释立刻就可以找到许多，但是身在这个阴沉的村子，面对这个形容枯槁的女人，听着她那暗哑的嗓音和幽幽的叹息，内心却还是像被这里的气氛感染了一样，颤巍巍得叫人心慌。

“那，你们为什么，不离开这儿到别处去生活啊……？”

回应她们的是一声跟绵长沉重的叹息，“唉……我们走不掉啊……走不掉的……”

——此时的桑宁已经走在去村长家的路上。这村子实在不大，结构也简单，倒也没有迷路的忧虑。她一路小跑想快点赶到华玉盏那里，就算这个老师再怎么不好相处也好过独自在这种陌生的地方呆着。

可是她穿过小半个村子，却总觉得什么地方有些奇怪。

那些感觉很纷杂，没有办法单一的描述，不知不觉中她也就越走越慢，试图体会出那些掺杂在一起的异样感觉究竟是什么——

她停下脚步环顾四周，阴沉灰黄的村子，因为人烟稀少而有些过

于寂静——可是似乎不只是如此，这里还缺少了什么……

桑宁觉得自己似乎应该有过类似的经历，而且应该知道这里到底缺少的是什么——

——对了，这里是村子，可是村子里怎么会没有鸡鸭猫狗，连只鸟也看不到？

黄土的地面上有些过于“干净”，没有杂草，更不见垃圾和污水。明明天气还很热，这里却没有活物的“臭味”，例如生物的粪便味儿，水果和垃圾的腐烂味儿——即便在城市里也很难这么“干净”吧？

桑宁甚至蹲下来观察了半天，地上连只蚂蚁也没有。

这里就像是什么人画了一半的乡村图，构图都有了，却忘记添加一些细节。

她站在村路中央，一身明亮天蓝色运动套衫在这个阴沉灰黄的村子，像黑白电影里一个突兀的彩色亮点格格不入。

偶尔路过或者院子里干活的村民都奇怪地看着这个外来的学生，从他们的眼神里桑宁就能感觉到不只是她觉得他们异常，他们同样觉得她是个异类。

这种隔阂感绝不是城市和农村的差别，而像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只是彼此短暂接错的平行空间。

桑宁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冒出这么多念头，好像她对农村很熟悉，好像她经常见到大片大片的农田和山林，甚至隐约记得收获季节里风里带着的各种果实香气。

可是自己又分明是在城市里长大的，熟悉什么的纯属无稽之谈。

难道她也跟小豪一样要得什么妄想症了吗？这病该不会是遗传来的吧？？

桑宁赶紧屏蔽掉所有念头快步走人，刚远远看见村长家，也就看见了站在村长家篱笆院子外面的华玉盏。

他双手环胸微微眯着眼睛盯着从远处走近的桑宁，就好像知道她来在等着她一样。

桑宁顿时囧囧的低头，心想自己这该不会也算是“违纪”了吧，可是“为了安全起见尽量不要落单”这一点也不是强制要求啊……都说是“尽量”了……

她硬着头皮走过去，叫了一声：“华老师。”

还正在琢磨着应该用什么借口赖一会儿，先留下才能找机会套话

——虽然套话这么高端的智力游戏以她的智商根本毫无头绪。

结果华玉盏只是看了她两眼就微微一扬下巴，转身说："进来吧。"人已经迈开修长的腿先一步走回屋里。

桑宁愣了下——就这么什么也不问的让她进屋了？

……管他的，怎么都好了！桑宁随即一溜小步跟上去，一进屋眼前顿时一片阴暗。

虽说这种夯土的房子墙壁颜色深窗户又小本来就很阴暗，可是村长家里似乎却阴暗得过分了。桑宁进了门见到华玉盏在门厅里的一张简陋木桌前坐下，眼睛刚一适应光线却差点被坐在他对面的人吓了一跳——

那真的还能算是个人吗？简直就是一具干尸了！

即使已经见过其他村人那副枯黄如腊肉的模样，桑宁也无法相信眼前所见到的——这人失去了水分似的薄而皱的皮肤下隐隐透着干枯的肌肉和血液干涸的颜色，让人很难想象这具身体里真的还有血液在流动吗？他是靠着什么活着的？

桑宁在看他，他也在转头看桑宁，只是那张仿佛骷髅上套了一层皮似的脸完全看不出年龄和表情，连嘴唇也已经干缩，露出残缺的牙齿和牙床，只有一对眼球像其他人一样突兀着。

如果不是这双眼球还在转动，桑宁真心觉得他只是摆在华玉盏对面的一具干尸。

华玉盏倒是一脸若无其事，对桑宁说："这是这里的村长，快过来打声招呼。"

顺便还拍了拍自己旁边破旧的凳子示意桑宁也坐下。

桑宁感到自己的头皮稍稍麻了一下，因为华玉盏和那个干尸村长是面对面坐在这张破旧四方桌两旁的，那她也就只能坐在一侧的凳子上，离那具干尸距离好近……

可是迎上华玉盏凉淡的目光，她瞬间就想起进村之前他嘱咐的——凡事别太大惊小怪。

所以她必须要用平常一点的态度去应对是吧……

即使头皮发麻，桑宁也只能硬着头皮乖驯地喊了一声："村长好。"

那具干尸竟然真的动了，虽然只是极其细微的点了一下头，从喉咙里发出仿佛暗哑的噪音一般难以辨别的："好……"

真的是活的……

是活的……

活的……

桑宁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坐下的，直到看到华玉盏微微勾起的嘴角像是对她的镇定表示赞许，脑子里才稍稍回神。

而华玉盏已经挪开目光，跟村长继续进行被打断的谈话——桑宁看着华玉盏面前剩下一半水的水碗，模模糊糊的意识到他刚刚真的是去门口接她的？

可是他怎么知道她来了？

第三课时

“这位老师，虽然现在让你们留下来，不过还是尽快走吧……过几天村子里要办丧事，沾上晦气就不好了……”

干尸村长虽然外貌吓人，声音也嘶哑干枯，那张艰难开合的嘴仿佛都能够听到颌骨摩擦的声音。但他说起话来却还是很有一村之长的风范，也像一般偏远乡村的人一样，对老师和大学生这种“知识分子”保持着某种程度的客气。

华玉盏也淡然而客气地应着：“只要一联系到来接应的人我们就会离开的。只是如果耽误几天，还希望村民不要觉得被我们打扰到了。”

听华玉盏这么说桑宁就觉得他才不会让他们在丧礼之前走呢，作为学民俗的怎么会错过丧葬这种事情呢。

她正襟危坐不敢动弹，听到村长那像是从声带里硬挤出来的声音再次响起：“能走就早点走吧，走不掉遇上了也是命……”

桑宁已经尽量不去看村长了，不去看也似乎也就没那么可怕，可是听着他这一句心里还是有点毛毛的，怪瘆人。

这时候从外面走进来人说：“村长，该休息了。”

桑宁转头看了一眼，又是一个像干尸似的人，虽然没有村长那么夸张得可怕但比起其他人也伛偻着身子枯槁很多。

他身后还带着两个村民，进来之后先跟华玉盏解释了一下村长现在体力不济需要多休息，然后就指挥着两个村民小心翼翼地把村长抬进里屋去了。

——要用抬的，因为干尸村长身上的关节显然已经僵硬得不能活动了。

华玉盏也没有多留，示意桑宁跟自己去了柴火房旁边的一间小土屋。

小而狭窄的一间屋子，看起来像是临时拾掇出来的杂物间，屋里透着一股子霉尘味儿，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堆在了一个角落。

屋里在空出来的地方搭了一张木板床，铺了床薄得不能再薄的旧褥子，连里面的棉絮都已经漏出来了。

这样相比起来借住在村民家的学生们环境还要好多了，像女生们住的那一家甚至是主人家把自己住的那一间腾出来，全家去挤在老人和小孩的屋子里睡。

华玉盏看起来似乎全然不在意这样的条件，进了屋顾自点上一根烟对桑宁说：“自己随便坐吧。”

桑宁左右看看……说是随便坐，可是只有这一张木板床啊……

她于是就乖乖坐下，抬眼偷瞧了他一眼，见华玉盏没有生气的意思，这才开口试着完成同学们赋予她的使命——

“华老师，我们是不是要在这里待到丧礼结束之后啊……？”

“嗯，”华玉盏也没藏着掖着，“机会难得，这里恐怕得一百多年才能有一次丧礼，不看看就走可就白来一趟了。”

——她是不是听到了什么奇怪的事情？一百多年一次丧礼？？这地方平时都不会死人的吗？还是死了人也不办丧礼？

桑宁只能认为是后者，如果是前者那不是太诡异了吗？是要多长寿才能一个村子一百多年办一次丧礼？这里的人显然不应该跟长寿沾上什么边儿吧。

可是这样说来，华玉盏难道事先知道这里有丧礼才特意带他们来的？

弥漫开的香烟味儿渐渐掩盖了屋子里的霉味儿，桑宁还想再多问点，但华玉盏看来早就知道她是来干嘛的了，他从烟雾里看着她露出个轻笑，“——打听太多可就没什么意思了，何况有些事我就算直接说出来你的那班同学也不会信的，还是让他们自己去摸索吧。倒是你……”

桑宁听到他有话要说立刻端正坐姿竖起耳朵，见华玉盏微微眯起眼睛，隔着薄薄的一层烟雾那双眼中透出的笑意直击心脏——

“是你我才特别再嘱咐一次的，别作死。好好听听村民的话，什么事不能做的别去犯忌讳。”

明明是警告的话，却被他这样轻轻带笑地说出来，尤其“别作死”那三个字带着悠悠笑意，竟然让人有种宠溺般飘然的错觉。

——这哪儿叫别作死，被他这悠然带笑的语调一说，就让人觉得好像作作死也不错呢～～！

桑宁就这么飘乎乎地被请出了小屋，直到华玉盏要关门的一瞬间才回过神来，意识到自己才只打听到这么一点儿消息就回去，同学怎么可能就这么放过她？

哪怕就这么一个消息，至少要详细点儿啊~~！

桑宁一把顶住即将关闭的木门，死皮赖脸地一笑，“华老师，那你是不是也刚好知道哪一家要办丧礼啊？”

“知道。”华玉盏也回她一笑，“就是这里。”

“诶？”

“刚刚那个村长的丧礼。”

“诶？？”

——人不是还没死吗？这么快就准备上了？

桑宁还没反应过来面前的小木门就已经无情的关闭，不会再给她多一点信息。

她又往村长的房间看了一眼，一想到刚刚跟她说话的那个干尸村长马上就要变成真正的干尸，顿时只觉一股凉气儿从脚底往上钻，好像刚刚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已经死了的人，忍不住嗷嗷快步跑回自己寄宿的人家。

院子里的四个女生一见桑宁回来了，立马“收工”，拉上她一起前往男生所在的农户家。

男生那边的待遇比她们稍差一些，住的是主人家两个半大孩子的屋子。屋子比较小，四个人也只能挤挤将就，一下子钻进九个人还真搞得跟老鼠开大会一样。

倪倩当即已经开始抱怨，“干嘛不去我们那边的屋子嘛，这里好挤！”

白乐枝宽慰说：“来都来了凑合吧，以后都去我们屋那边集合好了。”

大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纠结，对这个古怪的村子进行了初步探索之后他们心里也隐隐透着兴奋，忙互相交流了打听到的消息。

“——照我看这个村子根本就没有什么古怪，这就是华老师给我们的一个民俗分析题！而我们已经完全解密了！”

——村外颗粒无收的农田，村民形容枯槁的鬼样，不合情理的村名还有听起来骇人的饿鬼传闻，归根结底——高学夫推推眼镜，吐出两个字：“愚昧。”

他翻着自己的小记事本一项项总结，“土地贫瘠不知道迁移，传染了寄生虫病不去医院，还编出那样的鬼故事来为自己的愚昧和固步

自封找借口。”

“可是……”白乐枝迟疑地开口，女屋主那时凄凉叹息的表情不禁浮现在脑海中，“她说的是他们走不掉……”

“这很常见，像这样的地方很多老人恋家环境再艰难也不愿离开家乡，也会拖着儿女不走。甚至有可能是当权者为了不让人离开而故意编出故事，这种情况之下必然少不了背后做点手脚，以讹传讹的结果就是所有的人都笃定真的有饿鬼存在，成为他们的精神枷锁。”

高学夫有条不紊的分析着，他说的好像都对，女生们也没法反驳。就只是觉得终究他们不是亲耳听到，没办法体会她们当时的感觉。

男生们倒是很赞同高学夫的分析，杨丰旭拍拍他的肩笑着说：“行啊，不愧是我们班的学霸，我们这才来了半天就已经把村子的谜给解开了，这下子华老师也该没话说了！”

李泽俊也附和地说：“看来华老师果然只是想吓吓我们而已，难怪他态度那么奇怪呢，根本就是故作神秘。”

高学夫虽然依然板着一本正经的脸，却难得微微露出了一点羞赧。

平时他跟男生之间的关系真算不得好，谁会愿意搭理一个整天一本正经的小学究呢。此时被他们一夸奖自然有点无措，只是掩饰性的又推推眼镜。

然而孟思敏却对男生一团和乐的气氛有意见了，当即拍桌指责——“怪谁啊！还不是高学夫乱说话不尊重民间文化把华老师得罪了他才会来吓唬我们嘛！还夸他！”

女生里有人松了口，白乐枝也不再坚持，接受了大家的分析跟着应了句：“我们也是太不把鬼神文化当回事儿了，华老师说的也没错，以后还是多存点敬畏之心吧。”

基本上除了高学夫默默嗤之以鼻，其他人对白乐枝这话都还挺赞同的。

——好像这一切，真的就只是华老师为了教育一下他们这些不敬鬼神的学生而故意带他们来这个吓人的村子吓吓他们而已。现在他们解开了谜题也受到了教育，于是一切都可以皆大欢喜。

“那个……”桑宁却在这时开口说：“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村子里一只猫狗鸡鸭都没有，也没有鸟，没有老鼠，我连蚂蚁都没找到一只……”

女生们投过来的目光像是在说——你还真去找蚂蚁了？

这种事真像桑宁干出来的！

可是她们其实心里也毛毛的，桑宁说的这句话似乎正应了女屋主告诉他们的故事。

高学夫又反驳说："连人都吃不上饭的地方，也许就只是没有食物来养鸡鸭猫狗，鸟雀老鼠不爱来而已。别再自己吓自己。"

这一回他说的话却没有那么有效了，鸡鸭猫狗可能没有，但连虫子鸟雀和老鼠都没有就说不过去了。

"看来这个谜题也不算是完全解开了，我们还得继续探究呢。等找到了所有答案，我们再一起去让华老师吃一惊！"李泽俊说着，看来男生已经完全把这当做华玉盏给他们的一个教训，一个考验，一个谜题了。

当然，也不是全部男生——

等大家发觉有一个男生一直没有发言过的时候，才发现已经二十岁还跟可爱小苹果一样的柯正亮早已经抱着背包靠在墙上睡着了。

尼玛，简直跟桑宁有的一拼。

他们现在虽然看起来是有四个男生，其实也只能当三个半用——柯正亮可以直接划归女生，而另外那半个是女汉子孟思敏。

白乐枝叹口气，"今天也都累了，桑宁先赶紧说说从华老师那里听到什么没有，说完也好早点各自休息。"

桑宁听着这话，怎么就觉得他们根本从一开始就没指望她能打听到什么有用的，不但把她放在最后还就只是顺带一听。说好的委以重任呢？

桑宁于是闷闷的说："这两天村子里会有丧礼。"

说完以后成功地发现七双眼睛齐齐盯着她，她直了直身子——看吧，人家也是很能干的吧？

桑宁得意了一下，孟思敏当即拉住她问："村里死人了？丧礼什么时候办？哪一家？"

七双眼睛迸发出来的灼灼目光冲分说明了民俗学生对丧葬习俗的热情和好奇。

只是桑宁想到这个问题，又忍不住寒了一下。

"——村长家……不过，人还没死……"她把刚刚在村长家的见闻简单说了说，大家面面相觑一眼，孟思敏催促着："还愣着干嘛，快去打听啊！"

“等等，”杨丰旭拦下急吼吼想要冲出屋外的孟思敏，“别胡乱就出去问啊！”

“为什么啊？”

“丧葬在一些地方应该很可能会是敏感话题，尤其这里的村民还深信饿鬼的存在，应该不会就只是出殡下葬这么简单的。如果就这么贸然去打听可能会引起反感或是戒备的。”

其他人也很赞同，李泽俊更是从来都跟好哥们杨丰旭一个鼻孔出气的——“别忘了华老师可是为了给我们长教训才带我们来的，这趟课外体验的关键肯定就在这个丧礼上！搞不好能看见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毕竟都是学民俗的学生，脑子里已经开始浮现听说过的各种特殊丧葬习俗——什么天葬喂鹰水葬喂鱼，受这里的气氛影响联想到的净是跟吞食尸体有关的。

最胆小的蔡嫒美甚至战战兢兢的说：“不是说非洲密林里还有进行食葬的部落……你们说这里会不会也……”

一想到这里村民的样子，她就忍不住开始联想，越想越怕。

白乐枝也被她这个念头寒了一下，但立刻说：“不会的，我国的传统思想死者为大，不可能接受这种……”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却被高学夫打断，“那也未必。”

他像是感受不到其他人期望他不要继续说下去的目光，一本正经的说：“如果他们真的有分食尸体的习俗，那倒能很好的解释了出现在他们身上的疾病。不管是病菌还是寄生虫这显然都是一种极好的传播方式。从死人那里传播到的疾病在体内繁衍，到自己死时再传播给后人，不断形成恶性循环不断加重——”

——嗷嗷嗷拜托你不要再说了！！

可是如果懂得看气氛就不是高学夫了，他还在继续说——“同时这也能说明饿鬼传说正是现实的映射。也许最初是因为饥荒或是其他什么原因这里的人开始分食死人尸体，然后这里的环境一直没有改善，食葬习俗也就保留了下来。可是后人对吃人这种事开始产生罪恶感，就在潜意识里造出了饿鬼的传说来转移这种罪恶感——在他们心里也许认为吃人的并不是自己而是饿鬼，但其实人就是饿鬼……”

“先等一下！”白乐枝终于不能不开口打断他了，“我们根本还没有确认这里真的有食葬习俗吧！才只是猜测而已不用说的好像这里真的有分食尸体的行为一样啊！”

——看看蔡嫒美和倪倩的脸色都已经发白了啊！

高学夫似乎终于有那么一点点注意到大家并不想让他继续分析下去，于是闷闷的沉默下来，像在学校里一样——

虽然对他感到很抱歉，但是此时此刻大家真的更喜欢那个在学校里整天捧着书不说话的高学夫啊！

“那今天还是先这样吧，赶了那么久的路都累了，大家先各自休息。明天我们再继续讨论该怎么打听丧礼的事，没讨论出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好方法之前都不要擅自行动惹出什么麻烦。”

杨丰旭说着，虽然白乐枝是班长，但出门在外她这班长的地位不比在学校里。男生之中的领袖也是不可少的，所以无形之中杨丰旭似乎就成为白乐枝之外的另一个主心骨。

他说完这话，女生们几乎是立刻落荒而逃了——

好像从高学夫嘴里说出来的话变成一种弥漫在屋子里的阴森，吃人的事件马上就要发生在这间屋子里似的。

村子里白天就已经是阴暗一片，下午天黑得也特别早，约莫不过三四点钟就黑得像是傍晚来临，暗沉沉得叫人越发心慌。

五个女生快步走回寄宿的农户家，这里天黑的早晚饭吃得自然也早，女屋主好心地叫她们一起吃饭，可是想到中午那带着霉味儿的地瓜干和腌菜，她们自然还是拒绝了。

进了屋关好房门，各自拿出背包里的食物却不禁发愁——吃完之后要怎么办呢？

“不然……我们去找一下华老师吧？就说这里的东西我们吃不下，他总不能不管伙食吧？”——听着蔡媛美的提议白乐枝也想了一下，说真的不管话说得再怎么冠冕堂皇，什么要适应环境什么吃苦耐劳，不想吃就是不想吃，一口也不想！

她点点头，“这里离公路也就是步行两个小时的事儿，到了公路就能找到小卖店，我们一会儿去跟华老师说说，能不能明天一早让男生出去买点吃的回来，早点出发来回四小时的话午饭也就有着落了。”

有了主意吃的也就格外舒心，五个人带的面包饼干火腿肠这一顿差不多也就都见了底。

吃完白乐枝就准备带着桑宁趁天还没黑透去找华玉盏，然而还没出篱笆院门就被正在院子里收拾东西的男主人家拦了下来——“小姑娘你们去哪里？天要黑了，不能出门。”

“我们就去村长家找一下老师，很快就回来。”

白乐枝回答着，也没怎么在意，只当是主人家好心担心她们的安全。

她边说着就去推开篱笆门，那只推门的手却一下子被男主人抓住手腕，干枯粗糙的大手握得人手腕一痛——不只是因为疼痛，更出于突然被尚算是陌生的男人抓住的恐惧，白乐枝差点惊叫起来。

这时候听见响动的女主人也出来了，见到这种情景快走两步过来，两手分别拉住白乐枝和桑宁。男主人这才松了手，却牢牢把住院门，显然不打算让她们开门。

“小姑娘，天马上就要黑了，天黑之后是不能在外面走动的。你们现在去村长家万一赶不及天黑前回来就糟了，有什么事还是明天天亮再去——”

她们这一下午跟女屋主还算是比较熟悉一点的，对她的印象只是个困苦又有些善良的女人，本来对她是不该感到害怕的。

可是此时女屋主一双瞪大的眼睛透着惊惶看起来格外骇人，刚刚又被男主人吓了那么一下，白乐枝在这强烈的不安中只想快点见到带队老师来找到一点安全感。

然而她执意要去推门的手却又被桑宁拉住——“班长，我们还是别去了！”

“桑宁你干嘛啊！”

“明天早晨再去也来得及的！”

桑宁想起华玉盏对她说的话——好好听听村民说的话，不要犯了避讳。不作不死。

——她当然是不想死的，于是硬拉着白乐枝返回屋里。

第四课时

天黑的很快，短短五分钟里天色就从傍晚过渡到夜晚，像被一张大口吞噬似的，黑暗迅速来临。

孟思敏的一双眼睛出现在窗户缝里，骨碌碌地向外看了看，见屋主夫妻二人迅速收拾了院子里的东西也进了屋关好屋门。

她把头转回来低声说，“看来没什么不对劲的，应该只是普通的夜禁什么的，班长你是不是太敏感了。”

白乐枝叹口气，“是吧……”

她刚刚只是突然被男主人抓住手腕吓到了，一瞬间脑子里什么奇怪的念头都冒了出来，差点以为这夫妻俩是想软禁她们故意不让她们去找老师呢。

可是想想夜禁门禁什么的在一些封建守旧的地方的确不是太少见，何况还是这么个对鬼怪深信不疑的村子。

“——既然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就早点睡吧，都累了一天了。”蔡媛美拿下蓬蓬卷发上的糖果色发夹梳着头，随手把掉落的头发扔在地上。

的确是累了一天，可是看看时间现在居然才五点不到，而且直到天黑之后她们才发现——村里没、有、电！

这是什么地方啊居然会没有电没有电！

屋里只有一盏老油灯，灯身上斑驳地粘着一层厚厚的污垢，几乎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黑乎乎的灯油里挑着一个灯芯子，发出一圈昏黄的光。

房门被敲了敲，房主家的女儿探头进来，拎进来一个带盖的旧木桶——“晚上不能出去用外面的茅房，娘叫我拿这个来给你们用。”

五个人看着那个颜色诡异浸染着不明污渍的木桶顿时就要哀嚎了！

她们不要用这种东西啊啊啊～～！

可是当着小女孩的面她们也不能真的哀嚎出来，只能硬憋着，倪倩这个没憋住的也被其他人给瞪了回去。

小女孩放下桶就准备出去，白乐枝叫住她，“小妹妹，你几岁了？”

一些不容易向大人打听的话，说不定能从小孩嘴里听到点什么——白乐枝是这样想的，但是这里的人都一样的干枯蜡黄，从那一张张沟壑纵横的脸上实在看不出年龄。

眼前的小女孩身上穿着一身勉强能看出蓝灰色底子，上面的碎花因为已经洗得太旧和缝缝补补而看不出形状的不合身的衣裳。脸上也如成人一样蜡黄，两颊凹陷，只能身高身量上大概判断她应该不足十岁。

但是这地方人人营养不良，想当然小孩子也会发育迟缓，这种判断实在做不得数。

果然小女孩停下来转过头，用那略嫌干涩暗哑的声音回答“二十”的时候，大家都傻眼了——

二十？？

跟她们差不多大？？

怎么可能？再怎么发育迟缓也太扯了吧！

可是愕然归愕然，不管怎么说白乐枝都只能打消从她嘴里探听消息的打算了——人家又不是小孩，还是别想着糊弄了。

小女孩，不，小姑娘见她没有别的话要说了，正要再出去却注意到了地上掉落的头发，像是有些慌张似的忙走过去蹲下收拾了，一根根捻起来攥在手里对她们说：“头发不可以乱扔，一定要收拾好！这个我去帮你们烧掉！”

五个人目瞪口呆地看着小姑娘走出去，蔡媛美更是囧的不得了，拿着梳子的手都梳不下去了——在她看来，这根本是在提醒她太不讲卫生了——不过就是往地上扔几根头发，也不用干净成这样吧！

她看看梳子上缠绕的头发，左右瞅瞅也没个地方丢，索性一伸手扔到窗外去了。

大家很快也都躺下了，反正天黑了对着一盏油灯也没事可干，而且这里连个可以充电的地方也没有，手机的电只能能省就省。

油灯一熄，屋里顿时陷入一片黑暗，虽然不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影影绰绰里反而叫人害怕。

五个人挤在一个炕上，即使横着睡也只能紧挨着——睡在两边的是白乐枝和孟思敏，桑宁紧挨着白乐枝，她的另一边是胆子最小睡在中间的蔡媛美。

她们紧挨在一起靠着彼此确认对方的存在才能稍稍安心一点。可是只要一闭上眼睛，墙壁的泥土味儿，霉味儿，还有这个村子里说不清道不明的荒凉死气，都让人觉得像是被埋在了泥土里一般。

屋里的呼吸声渐渐平缓，即使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终究抵不过一天的疲惫和紧张。她们在一无所觉之中睡去，尚不知这个村子的夜晚，属于另一个世界。

那是不属于活人的世界。

黑暗里影影重重，有无数细小的声音窸窸窣窣，夹杂着啮齿类啃噬般的声音，潮水一样从四周涌来。

——那是什么声音？老鼠吗？

疑惑在半梦半醒间浮现，可是不对啊，这村子里不是没有老鼠吗……

桑宁想要睁开眼睛看看清楚，却觉得身体很沉，眼皮也很沉。她好像不是躺在床上而是漂浮在黑暗里，没有上下，也没有方向。

她想要试着动动手指，却发现自己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意识像是离开了躯体沉浸在黑暗里，只觉得有两股吸引力在将她拉向两边，一个想要向左，一个想要向右。

也许是半梦半醒的关系，她并没有感到害怕，只是不知打哪儿来了一股坚持，狠狠一用力睁开了“眼睛”。

她终于看清了四周，但四周也只有一片黑暗，睁眼闭眼都是黑暗。

终于她从黑暗里发现了什么，远处像是有一个人影——她说“像是”，是因为看不完整，但那一身洋红色的运动衫，洋娃娃似的蓬蓬卷发，桑宁还是一眼就能认出那是蔡媛美。

桑宁喊了一声“媛美”追上去，一迈步就发现脚下踏上了实地，像是夜里田间的一条小路笔直伸远。桑宁来不及想这是不是梦，只是下意识地追上去，可是这一追却惊出了一身冷汗——

她终于看清为什么会觉得蔡媛美的背影“不完整”了，因为她身上爬着大大小小十几只怪物一样的东西，黑黢黢皱巴巴的，头上长着鬼角，咧开的嘴里露出参差细密的尖牙，四肢都枯瘦如柴，只有一个肚子圆滚得突兀。

它们爬在蔡媛美的肩上背上，扯着她的头发，拉着她的胳膊缠着她的腿，拉扯着，推搡着——而最前方有一个比它们都大的身影拉着

蔡媛美，似乎要把她越带越远。

桑宁急急的叫了她几声，可是蔡媛美没有回头也没有反应，她只能加快步子继续追，可是不管怎么追都总是隔着一段距离，丝毫也没有拉近反而越来越远。

这里的农田像是没有边际，除了中间这一条长而狭窄的路，两边全都是已经枯死的麦子，稀稀疏疏横七竖八地倒在黑夜的田地里。

她才一走神的功夫就已经不见了蔡媛美的踪影，虽然又坚持往前跑了半天，可是不管怎么跑四周的景色都没有改变，前方更没有蔡媛美的影子。

桑宁停下了脚步，茫然地看着这个好像布景一般的世界——为什么明明是深夜，明明天空连月亮也没有，她的视线却丝毫也不受阻挡，连远处的麦子都看的这么清晰。

所以她还在做梦？

想起自己刚刚都还应该躺在炕上睡觉，桑宁终于释然了。

原来是梦啊。

只不过……呃……现在她应该怎么回去？还是在这里等着醒过来就好？

桑宁无措地站了一会儿，却觉得呆在这里等着醒来实在是一件很不现实的事情，因为她这么清醒地站在这里完全没有在做梦的感觉，难道就这么站一晚上不成？

突然有什么白白的东西从身后的天空飘下来落在她脚下，桑宁低头，看到一张圆形方孔的纸钱。

还没等她抬起头，更多的纸钱纷纷扬扬的飞落下来，桑宁转头，看到不知道什么时候一行送葬队竟然出现在自己身后。

一行死寂无声的队伍，没有唢呐，没有哭丧声，就只是一行人穿着白衣弯腰低头默默抬着一个残破简陋的棺木前行。

这完全是不合理的。

这里只有一条路，她一路跑过来，这行送葬队却出现在她身后，难道是凭空冒出来的不成？

桑宁愕然一会儿，然后告诉自己这是梦。

梦里哪有什么合理不合理，发生什么都不奇怪。

她正犹豫要不要跟上去看看，突然看到有一个人已经越过她，悄悄的跟在送葬队后面。

她定睛一看，黄色运动衫，披肩发上别着简单而眼熟的发卡——于是问了一句："班长，你怎么也在这里？你有没有看见……"

不等她问完有没有看到蔡媛美，白乐枝已经回过头来，手指放在唇上嘘一声，拉着她一起猫腰跟在送葬队后面。

——这是个什么梦啊……一点都不合她的性格。

而且，桑宁看看身边一脸紧张盯着送葬队伍的白乐枝，奇怪怎么梦里的人比她还认真，她自己却一点也没有融入的感觉。

桑宁打量着这个送葬队，发现人人身穿白衣头绑白带，只有腰间绑着黑色的腰带，长长的垂下来。棺材用木架架在他们的肩膀上，好像十分沉重似的压得腰背格外伛偻，就这样没有一个人说话或者发出一丝声音，跟着最前面撒着之前的人沉默行走，行走……他们的步子竟然同起同落分毫不差，看起来就像经过精密计算的假人一样。

之前桑宁在田地里跑了那么久，这回却只一晃眼一行人就已经走进村里，稀稀疏疏的村民或站在房前门口或站在路口，都面无表情沉默地目送队伍。

白乐枝拉着桑宁的手拉得很紧，好像她的紧张和恐惧也都从那只手上传递过来。

她们起初还只是悄悄跟在送葬队后面，等发现有什么不对劲回过头来，才猛地心口一跳看到身后不知什么时候无声无息的跟了一群村民——

他们面无表情目光呆滞越聚越多，明明有这么多人在却一片死寂连脚步声和呼吸声都没有。

桑宁能够感觉到白乐枝把她的手攥得更紧了，她的心口也渐渐揪紧，好像白乐枝砰砰的心跳也从相握的手上传递过来，让她的胸口也跟着忐忑起伏越来越紧。

村民一步步靠近她们一步步后退，身后脚下一绊，那具棺材竟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横放在地上。

她们两人险些直接摔进棺材里，桑宁慌张地一歪摔在一边，而白乐枝堪堪撑扶着残旧棺材的边沿，只是下一刻她手下的棺材板不堪重负腐朽碎裂，她还是跌坐进了敞开的棺材里。

白乐枝惊叫了一声，听得出那声音里透出跟尸体亲密接触的惊恐。

棺材里黑黢黢的起伏着一个人形的轮廓但桑宁看不清里面尸体的样子，她还没来得及爬起来去扶白乐枝，四周就已经都围满了村民，一张张同样干枯蜡黄的脸越逼越近，突然同时一拥而上的扑过来，在

白乐枝的惊慌尖叫里却无视了她，纷纷伸手在棺材里的人形尸体上撕扯，皮，肉，骨头，扯得七零八碎疯狂的往嘴里塞——

白乐枝整个人惊呆了一下，随即爆发出一声用尽了全身力气的尖叫——

“啊啊啊啊啊啊啊————————”

深夜里的惊叫猛地惊醒了桑宁，不只是她，屋里其他人也被惊醒——

“怎么了！？”

“班长出什么事了！？”

大家惊慌地爬起来，孟思敏试图点燃油灯可是几次都点不着火柴，大家只能七手八脚的打开手机照明。

桑宁借着手机的光看到白乐枝满头冷汗地坐着，似乎终于意识到自己身在何处已经停下了惊叫，按着依然跳个不停的胸口努力停下喘息——

“我，我做了个恶梦……”

大家这才松一口气，在这样的环境里从睡梦里被尖叫惊醒，真不是什么好受的事儿啊……

“班长～～快被你吓死了，做个梦你至于的吗……”

倪倩直接就又倒回铺上，白乐枝急忙解释说：“真的很可怕！我看到村民给那个村长送葬，却一窝蜂的把他的尸体撕烂吃了……”

孟思敏和倪倩都听得打了个寒颤，可是谁能比桑宁更觉得毛骨悚然呢？？

她听着，全身都觉得僵硬了——是不是那么巧，她们两个做的梦那么像，或者说不定根本是一样的？

像是印证着她的猜测似的，白乐枝在继续说：“我还梦见桑宁……”

孟思敏随口开了一句玩笑：“桑宁怎么了？也被村民吃了？”——她是想轻松一下气氛，可是好像气氛一点都没有被轻松起来。

白乐枝依然神经紧张着，边回想边认认真真回答：“没有……她跟我一起调查送葬的队伍……”

孟思敏再接再厉继续玩笑说：“那你还真是找了一个猪队友，难

怪被吓成这样。好了赶紧睡吧，别自己吓自己了。你这是下午被高学夫的话给吓着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不去想就好了。”

白乐枝当然知道做梦只是做梦而已，被孟思敏又催了一声：“快睡吧，一会儿别把屋主家给吵醒了。”

她于是也赶忙躺回去，却发现桑宁还坐着没动，小声说了一句：“桑宁，你也赶快睡吧。”

桑宁僵硬地转头看一眼白乐枝，脸上挤出个笑容。

——真的是一样的梦！两个人做一样的恶梦什么的好可怕啊！

这时孟思敏和倪倩都已经关了手机的亮屏，只剩桑宁的手机还幽幽的亮着，在黑暗里照出微弱的一点光亮。

她只觉得脑子里一团乱也没个主意，看看就剩她一个还坐在这里了，赶忙也要躺下——这时她却注意到身边的蔡媛美好像一直都没有醒。

屋里这么黑其他人可能没太注意到，但是闹这么大动静都不醒，也有些奇怪吧？

桑宁脑子里浮现出刚刚她被那些鬼怪带走的梦，只是立刻就甩开那些念头，那不过是做了一个梦而已。她现在更应该担心会不会长途跋涉又精神紧张，加上环境变动如果蔡媛美生病可就不好了。

于是她躺下的时候摸了摸蔡媛美的额头，触手凉凉的，完全没有发烧的迹象。

这才感到稍稍放下心来，想她大概只是太累了。其实五个女生里看起来最娇贵的应该就是洋娃娃一样的蔡媛美了吧，虽然平时倪倩比她看起来还娇气一点，也只不过是比她能喊能嚷嚷罢了。

桑宁也躺好，屋里重归安静，只是四个人其实谁都没睡着。

——之前睡了一觉又被吓醒之后人就已经精神了，再不能简单借着疲惫入睡，只能切身体会着黑夜里的死寂，却又在死寂中听到一种奇怪的窸窸窣窣从窗外传来。

桑宁心里毛了一下，这种窸窸窣窣的声音跟刚开始做梦时听到的一样。

而在大家刻意的安静里这种声音像是直接挠在耳膜上，越是保持着安静越觉得恐惧的气氛在窗外滋生却慢慢蔓延进屋里，让人不能再忍——

本来已经躺下的孟思敏终于第一个忍不住又撑起身子，压着极低的声音说：“窗外有东西！”

其他三人也就都陆续爬了起来，听着窗外窸窸窣窣的声音丝毫也没有散去，就在窗户底下跟她们隔着一道墙。

她们都没了主意也不敢随便开手机，在黑暗里面面相觑——“怎么办啊？”

孟思敏咬了咬牙，她们不知道这声音什么时候才会散去，如果声音一直都在那里，这么听一晚上自己都会被自己的想象力和恐惧心逼疯的！

她爬起来，压低声音对其他人说：“一会儿我一开窗，你们就打开手机照亮！”

倪倩用力摇头，坚决表示这种事情她做不来！

白乐枝心里也是恐惧未消，她下意识拉紧了桑宁的手，低声对桑宁说：“我们两个一起！”

桑宁也不知是不是吓傻了，就只是机械地点头——孟思敏奇怪地往白乐枝的方向看一眼，只觉得这丫太奇怪了吧，竟然指望桑宁？还真打算跟这个猪队友绑上了？

她已经轻轻爬到窗边，这里的房子窗户都很小，用的不是推窗而是一根横轴支撑，向外翻开的木框纸窗户。她把手搭在掀窗户用的小把手上，提醒她们：“我要开了，你们准备，一，二——”

孟思敏的手上用力一推，但窗户掀开缝隙的瞬间却只觉得一股拉力从外面传递过来让窗户脱出了她的手大大的掀开，此时白乐枝和桑宁手机屏上的亮光也向外照射过去——

第五课时

“我要开了，你们准备，一，二——”

白乐枝和桑宁手机屏上的亮光同时向外照射过去，窗外黑洞洞的黑暗中一个物体折射着手机的光——

那是一颗头，黑黢黢皱巴巴的皮像是一层硬壳覆盖在整个头脸上，一双鸡蛋大的眼睛像车灯一样反射着手机的光。隐约似乎能够看到头顶有角，咧开的嘴里伸出一条长而尖的舌头，一排细密的尖锐牙齿上长着不明的黄褐污渍……

桑宁的头皮一下子就麻了，麻凉麻凉的，后勃颈嗖嗖的发寒——这不是梦里见到的鬼吗，难道她现在还在做梦吗？？

其他三个人也是吓懵了，眼前切切实实出现了她们常识里绝不应该出现的东西，抗拒的心理让她们一瞬间傻在那里做不得反应。

直到那个东西紧贴在窗户外咧开嘴露出一个仿佛是笑的表情，细碎的尖牙仿佛都在冒着森森的凉气儿。那森凉的寒意漫布在屋里，倪倩终于第一个揪着被子尖叫起来——

她这一声尖叫像是惊动了屋外那些窸窸窣窣的东西，声音一停，随即一个又一个黑黢黢的头不断往窗口挤。那些鬼头虽然没有进来却在窗口攒动着，孟思敏和白乐枝也终于反应过来，顾不得上前关上窗就连滚带爬的下炕远离窗户——

桑宁几乎是被白乐枝拽下来的，所以落地的时候屁股着地，从高高的炕上直接撞到地上，只觉得剧痛和麻木从尾椎骨一路直窜向上，疼得连脑子都木了。

倪倩已经惊恐地裹着被子缩在离窗户最远的角落发抖，孟思敏和白乐枝也都尽量贴在墙边，剩下桑宁因为疼得动弹不得而坐在炕沿下边。

不，不只是桑宁——

那些鬼头在窗户外攒动着挤来挤去却都没有往里进，失去了手机的映照只看见一双双仿佛发光的眼睛在动。

白乐枝责任心尚在，抖抖索索地伸手摸着想要把桑宁也从炕底下拽过来，桑宁疼得咝咝的提醒她：“蔡媛美还在床上……”

这一句话让白乐枝的手顿住了，孟思敏也微微愣住——都已经这么大的动静了，蔡媛美竟然还是没有醒来？

可是现在她们要怎么办？丢下她不管？这个总觉得良心上做不到啊！可是现在她们哪儿有胆子回炕上去？

倪倩扯着孟思敏带着惊恐的哭腔嚷着：“怎么办啊怎么办啊！”——也不知她是问蔡媛美怎么办还是拿窗外那些怪物怎么办。

孟思敏在心里默默，这种情况她哪儿知道怎么办！

她心里也在后悔为什么刚刚没有在第一时间把窗户关上，现在已经不可能再回去关窗了啊——

只是发觉那些怪物都没有进来，她也就壮着胆子拿手机照过去，看到它们依然只是在窗外攒动，简直就像是小孩子看西洋镜儿似的争先恐后的从窗户围观。

——它们是不是进不来？她脑子里开始冒出这个念头，然后思维就像是拉开了闸门，只是有些不自觉地往好处想——

对，它们一定是进不来！所以屋主才不让她们夜里出去！

手机照射之处也能看到蔡媛美所在之处被子的起伏，这时那些东西已经从窗户外面开始往里伸出爪子探寻的乱摸，而蔡媛美所躺的位置头部离窗户很近——

可是即使清楚应该怎么做，身体也在抗拒着靠近无法上前，她把光再次照向蔡媛美的位置，嗓音里微微透着颤抖，“桑宁，你能不能摸到媛美的脚？把她从炕上拉下来……”

她们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克服心理上的恐惧上前，也只能指望还在炕边的桑宁了。

桑宁于是伸手在炕边开始摸，好在她们是打横睡的，虽然蔡媛美个子小但脚也就在炕边。抓住了她的脚就开始吭哧吭哧往下拖，突然她感受到了一股阻力，紧接着倪倩就开始低低惊叫——借着手机的光她看到几个小鬼似的怪物已经抓住了蔡媛美的头发。黑炭木棍似的胳膊爪子，可是就这么一抓桑宁就扯不动了。

白乐枝抖抖索索的说：“我，我去帮她……”

她手脚并用地在地上挪过去帮桑宁一起扯，两个人一起用力还真把蔡媛美给扯过来了，虽然让她的后脑勺重重在炕沿上磕了一下。

蔡媛美一落地，两人却看到她脸上正爬着一只小个头的小鬼，四脚匍匐像只蜘蛛似的被一起拖了进来，两人惊叫松手，差点把蔡媛美给扔了出去。

只是下一刻那小鬼一蹦而起跳上炕，又跳出窗外。

这一下四个人略略傻眼，脑子在微微空白之后似乎都意识过来这东西真的不进屋的。

她们赶忙七手八脚地把蔡媛美拖过来，一起缩在墙边。孟思敏念念的宽慰大家，又像是说给自己壮胆，“不用怕，它们不会进来……”

不怕是不可能的，但这句话的确也稍稍壮了胆子，“它们不会进来”的这个认知就像恐惧之中唯一的一根稻草，只要死死抓住，只要熬到天亮——

所以她们就得这么被一群小鬼似的怪物围观一晚上吗？？

孟思敏的脑子转的快，先反应过来——“都把手机关了，别说话……”

然后她伸出手去似乎想要在地上摸索什么，摸了两下没摸着，只能低声说：“被……”

桑宁想起刚刚拖蔡媛美下来时掉在地上的被子，知道她是要找被，隐约倒还记得掉在什么位置，蹭蹭两下摸黑爬过去拽住，又蹭蹭两下爬回来。

一片黑暗之中窗口那几双十几双发亮的眼睛就格外吓人，即使关了手机，似乎也不影响它们在黑暗里的视线。

她们用被子把自己挡起来，即使只是掩耳盗铃也好，也好过就这么被外面那些东西盯着。

倪倩滚下炕的时候本来就拽了一床被子下来的，现在她和孟思敏用一床，桑宁和白乐枝抱着蔡媛美用一床，凑成一团紧紧的把自己裹起来大气不敢出。

黑暗，静默，捂在被子里呼出的二氧化碳的气味，还有被子本身散发出的古怪气味儿……

有那么一段时间，她们真的觉得自己要生生的被逼疯了。甚至羡慕起也许一睡不醒的蔡媛美都比她们这种状况要好。

时间就那么一点一点的过去，外面窸窸窣窣的声音似乎变少了，而后渐渐平静，孟思敏壮着胆子去看，见窗外的那些东西竟然真的散去了。

顿时整个人如瘫软了一般，才发现撑着被子的那只手根本已经酸得抬不起来了。

这一晚她们到底是经历了些什么啊……

放下被子，倪倩是早已经吓得没了主心骨，连平时的抱怨都顾不上，只抓着孟思敏的胳膊不肯放手，像是寻找一点支撑。

可是孟思敏又能好到哪里去，她就是平日胆子再大再女汉子，遇上这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怪物也已经无措了。

——那东西究竟是什么，她现在想都不敢想，一想，一承认，唯物主义教育下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就整个儿颠覆了。

白乐枝和桑宁那边也露出了头来，一见情况没有什么异样，顿时也都松下了憋着的一口气，胳膊怎么也抬不起来了。

白乐枝也许不像孟思敏胆子那么大，但她性子一向都挺沉稳的，“沉稳”这两个字就像老师打在她身上的标签，从小学到大学都是班长。

她都没想到刚刚自己吓到半死，完全惊慌失措了，居然还没忘自己是班长，总想着拉桑宁一把或者蔡媛美一下。

想到这儿她却下意识转头想要看看自己身边的桑宁，只是太黑了，看不清。可是依然看着，隐约若有所思的有点出神儿。

窗外平静得久了，她们也终于渐渐找回点理智，倪倩还是第一个忍不住出声：“那，是不是，鬼啊……？”

鬼这个字一旦说出口，许多东西就真的颠覆了，再也回不去。

但那如果不是鬼又是什么呢？

那样貌，那身形，活脱脱就是各种书画故事里小鬼的样子。

退一步讲不管那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鬼，都一定是村民口中的“饿鬼”了。

——高学夫错了啊……饿鬼不是指村民，这个村子里是真的有东西存在。

只是谁都没有回答倪倩，因为不知道怎么回答，心慌意乱之下也根本顾不上。

孟思敏看看窗户，一直这么开着，谁的心都放不下来。她鼓了鼓勇气，三两步爬上炕去把窗关了，生怕自己到窗边时突然冒出什么来。

但终于什么也没有出现，她慌忙的把窗关了，又跑回墙边儿去，反正谁也不敢再上炕。

“明天一早……”白乐枝低声说着，“一早我们就去找华老师，要求回学校，学分什么的就别管了……”

——这种时候你都能想到学分？？

大家一致表示学分什么的她们真的不在意！只要能离开这个鬼地方！！

她们就这么在墙边坐到天亮，后半夜因为毫无动静警惕放松，也互相依靠着搭着被子坐着迷糊了一会儿。

天亮之后她们的房门就被推开了，还是屋主家的小姑娘，伸头看了看，见她们都缩在墙根下也没惊奇，只是用干枯沙哑的嗓音喊她们起床吃饭。

四个人像在阴间走了一圈重回阳间，一个个沉默地从地上起来，一晚上坐得全身僵硬。

她们面对屋主家的姑娘一句话也没说——昨晚那么大的动静，屋主家虽然一点反应都没有，但其实很清楚发生了什么吧。

可是即使一晚上吓成那样，她们也根本没打算叫醒屋主求救，一半是不信任，一半大约看他们的反应也知道他们不会来救。但这样都还能一大早的若无其事来叫她们吃早饭，这村里的人也真是沉住气的高手。

她们自然又没心思吃饭，收拾好行李包合计了一下就兵分两路，一路去男生那边告诉他们昨晚发生了什么通知他们准备走人，一路去找华玉盏。

说到找华玉盏，那自然是少不了桑宁的，另一个人选就是身为班长的白乐枝了。

于是另一边就让孟思敏背了蔡媛美，倪倩一脸不情愿地提着三个人的行李背包往男生们寄宿的人家去了。

天才刚亮不久，虽然从来到这里就一直都是满天的阴云从来没有见过太阳，但还是能够感觉得到天色的变化。

现在的亮度，应该就只是像平时的早晨五六点钟吧。

村子里的人都刚刚醒来还没有离开家门，也有人在院子里拿着水瓢漱口，从嗓子眼儿里发出呼噜噜的声音。

这副生活的景象似乎终于让村子里显得有了点人气儿，让人觉得这里的确还是阳间。

白乐枝低头走路一路上都在想见了华老师该怎么说——这里的事情，恐怕华老师是知道的吧？所以他才带他们这些不敬鬼神的学生们来长长见识也长长记性。

在她看来这里面恐怕多少还有点惩罚的意味。

可到底是师生，他们现在也都长教训了，他应该会同意带他们走吧？

什么丧礼的，她是无论如何也不想看了。

她吓了一晚上脸色微白，一路上因为沉思也沉默不语不自觉地步伐加快。

桑宁两只手抄在运动衫上衣口袋里只能一溜小跑跟在她旁边，不时偷偷侧目瞧她，愣是没敢说话。

像是终于察觉到桑宁的举动，白乐枝这才慢下脚步，转头看到桑宁小心地对她笑了一下，关心地问："班长你还好吧……"

——怎么可能会好？

遇上这种事情有人能够立刻接受并且适应，就这么坦然的承认世上真的有鬼怪存在吗？

一早起来，不管她还是孟思敏倪倩都是一副惨白憔悴的模样，就只除了桑宁。

白乐枝看着桑宁那副关心的模样有点想笑又有点无奈，想不到居然有一天轮到桑宁来关心她。

她调整了步子跟桑宁并肩慢慢走着，只是依然低头盯着地面若有所思，突然开口问："桑宁你都不怕的吗？"

"诶？"

"我觉得你有点可怕。"

桑宁愣愣看着白乐枝，为什么第一个问题她还能听得懂，虽然很不理解为什么这么问，而后一句就直接蹦到她无法理解的话上了？

她长得就算不算人见人爱，也不至于可怕吧？

白乐枝似乎意识到自己刚刚脱口而出的话有点过分了，忙弥补似的抬头对她笑一下，换了语气闲聊似的圆着话题，"我以前还觉得你挺傻挺愣挺二的……"

"……"

——喂喂!

意识到自己怎么又把真话说出来了，果然是昨晚被吓到，脑子还没有恢复过来。白乐枝忙补充一句："大家都这么觉得的……"

——喂喂喂！你还不如不补充啊！

“不过我真没想到，发生这样的事最冷静的人竟然是你。”

白乐枝尴尬地笑笑，感觉到自己身为班长的能力得到了质疑——可是桑宁根本已经傻眼了，冷静这种词是怎么跟她沾上边儿的？？

白乐枝继续说着，“昨天晚上那样的情况，我们都吓得只会尖叫，只有你不会。最后还是要靠你救回嫒美……”

桑宁跟着她的话脑子里开始回放昨晚的情景……昨晚……她没尖叫那是吓傻了吧……而且后来也不是她不想逃，是被白乐枝拖到地上撞到尾椎骨疼得动不了啊……

囧，可是这种事不能说啊，说出来好丢人啊～～

白乐枝却又对她笑了一下，“现在才感觉到你果然是考古组转过来的学生呢，虽然你自己不记得，但内心里到底跟我们这些没见过风浪的学生不一样。也难怪华老师点名要带你来了。”

——诶？是不是有好大一顶帽子被扣到了她头上？？

桑宁又不能反驳，从口袋里伸出一只手来在后勃颈上摸摸，笑得尴尬。

白乐枝说完长出了一口气，倒像是放下了什么似得——也许放下的是她那小小的不甘心吧。长久以来自觉作为班长就要成为大家的主心骨，结果发生了事情才发觉自己什么也做不了，还连桑宁也不如。

她又快走几步，“走吧，赶紧去找华老师申请回学校吧。”

——回了学校就好了，一切就都回到正轨了。

她们来到村长家，象征性的敲了敲篱笆院门。院子里一个来帮忙照顾村长的仆妇迎过来，她们说明了来意，却被告知她们的老师不在。

——什么叫不在？学生都在这里，带队老师怎么会不在呢？

白乐枝愕然着，急忙追问：“他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

来帮忙的仆妇根本说不出个寅卯子丑来，白乐枝无奈之下又不能不弄清楚，只能要求见见村长。

这时一个伛偻着身子形容仿佛干尸一样的人从屋里走出来，那风干的皮肤，褐色的干枯肌肉和血管，还有像是骷髅头上直接套了一层皱巴巴的皮的脸都看得白乐枝忍不住惊恐地后退了一步。

她是想起了桑宁前一天对大家的描述，才硬生生止住了做出什么失礼的举动。

但是虽然在桑宁看起来干尸都是一样模样，却还是认出这个人不

是村长——因为村长几乎已经干枯得不会动了呀，这个人应该是昨天后来进门让村长去休息的人吧。

桑宁于是客气地低头打了招呼，白乐枝这才慌忙跟着说声“你好”。

干尸老人看看她们，让她们进了院子，这才用嘶哑的声音开口说：“村长现在下不了床，已经不能见客了。我是下一任的村长，有什么事就找我说吧……”

桑宁不知道该不该吐槽这下一任村长也太老太干了啊，难道这里的村长依照风干程度来选的吗？这样的村长就算当上了，又能当几天啊？

白乐枝又没见过村长，自然不知道桑宁想什么，也顾不得吐槽这个下一任村长，只是急着问：“请问华老师去哪儿了？他有说吗？”

“他一早就不在了——昨晚倒是有跟我说让学生在这里留几天，他去看看联系的车怎么样了。你们就先安心等着吧，他会回来接你们的……”

——骗人！

白乐枝几乎要在心里尖叫了——他们的车根本就没有坏啊！那只是对村民的说辞，为了留下而找的借口罢了！

华玉盏身为带队老师，怎么可能丢下他们自己一个人离开啊！

他是自己走的？他丢下他们不管了？？

还是他根本已经遇上了什么事遇害了！？

另一边孟思敏背着蔡媛美正往男生寄宿的人家走去，身边倪倩已经在喋喋的抱怨，“哎呀背包好重啊，不能叫男生出来接我们嘛……”

孟思敏瞥她一眼，“谁去叫？你还是我？你想落单？”

倪倩只能悻悻闭嘴，孟思敏正要再加快了脚步，却听到背上微弱的声音——

“这是哪儿啊……？”

“媛美！”

“媛美你醒了！？”

蔡媛美揉着眼睛抬起头，满脸都是刚醒的懵懂和身处异地的困惑，“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怎么出来了……天亮了吗？”

孟思敏把她放下，仔细地打量她似乎看不出什么异样，“媛美你身体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昨晚那么大动静你都没听见？”

虽然她现在一副初醒的样子，但昨晚睡死成那样根本就不对劲吧！

蔡媛美全身酸痛，揉着肩膀和胳膊一脸的疲惫困顿的问：“昨晚怎么了？我昨晚做了一晚上的梦，一直被个黑影拉着在田里走啊走啊走的，怎么走都走不到尽头……白天累了一天也就算了，晚上睡觉还这么累……哎我后脑勺怎么这么痛……怎么好像有个包？”

倪倩都要翻白眼了，“不是吧，你一晚上真的只是在睡觉？”

蔡媛美这才发觉两人看她的眼神好奇怪，“到底……呃……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第六课时

白乐枝几乎是六神无主地从村长家出来，她们已经确认过华玉盏的的确确不在村长家，哪里也找不见他的人影。他的床铺看起来昨晚根本就没有睡过。

茫然不安之中她甚至只能抓住桑宁问，“你觉得华老师会不会故意把我们丢在这里不管我们了？”

桑宁也被她问得茫然了一下，想了想才愣头愣脑的说：“不会吧……他不是说会来接我们的……”

“——那也是那个代理村长说的呀！华老师甚至都没有亲自来打个招呼……你昨天见他的时候他就什么都没说过？”

桑宁果断摇头以示自己绝不是什么同谋——

白乐枝突然抱着脑袋蹲在村路上——她问桑宁有什么用啊？一个又二又呆的吃货人家说什么她就信什么……

天呐～～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她根本处理不来啊～～

的确对比突然失去了本应该照顾和领导他们的导师而六神无主的白乐枝，又二又呆的吃货桑宁却感觉不到她那种慌张——说她思想比较简单也好，老师让她跟这儿等着，那她就等着呗。

白乐枝已经在悲观地开始往最坏的方向胡思乱想——“万一是村民把华老师抓了好困住我们不让我们离开怎么办啊……？”

桑宁弯下腰囧笑着安慰：“不会的不会的，华老师身手很好的，几个干干瘦瘦的村民才不会把他怎么样的……”

白乐枝抬头狐疑地瞄了她一眼，“你怎么知道啊？”

诶……呃……她怎么会知道啊……桑宁挠挠脸颊，虽然不太记得，但好像就是知道啊……

白乐枝就算相信她的话吧，可是她依然悲观地又把头埋回去，“那万一华老师是被鬼拖走了，村长只是为了安抚我们不告诉我们实情呢……”

桑宁更囧了，“怎么会，华老师对这里比我们了解得多吧，他一定是知道忌讳的，怎么会自己跑去作死呢？”

她坚决相信就算他们全都被鬼拖走了，华老师也不会。

他那句让人荡漾的“别作死～”可还犹在耳边呐～～

白乐枝这回干脆蹲在地上绝望掩面，“——就是说我们果然是被华老师故意丢在这里的……老娘回学校之后一定会去教务处投诉他！”

“呃……”桑宁伸出去安慰的手都不知道该怎么落下去，白乐枝就突然又站起来，惊得她往后一仰差点摔过去。

“走，叫上其他人，我们自己出村！”

“哎？？”

她们赶到男生的寄宿人家时听到里面已经吵得热火朝天，还没进门就听到孟思敏高八度的声音——“都告诉你们这里有鬼了吧！？”

幸亏这户人家的主人出门干活早，此时只剩一个小不点的男孩子缩在门边，不过有之前的经验就还是不要随便推断他的年纪了。

走进屋就看到高学夫正一如既往地一本正经着，“世界上是没有鬼的，那只是你们在做梦而已——证据就是蔡媛美不是什么都没有听到睡得很安稳吗？”

“做梦你妹啊！！有四个人一起做同一个梦的吗！？”

眼见孟思敏气得都想掀桌了，高学夫是毫不动摇，一旁的李泽俊和杨丰旭也面面相觑不知道该听谁的没个主意，只能暂时不发表意见。

一见白乐枝进来，倪倩立刻从凳子上起来，“班长，华老师同意回学校了没？我们可以走了吗？”

孟思敏则一把拉住白乐枝指着高学夫说：“你快跟这个呆子说昨晚发生的事不是做梦！我算是跟他说不通！”

白乐枝的脸色有些凝重，站到屋里等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她身上，决定抛开争论直奔主题——

“华老师好像离开村子了，他留话说会回来接我们。但是我已经决定今天就走，按照最初的应急打算走到公路去打电话求救。信不信有鬼都随便你们，现在只要决定要不要跟我们一起走。”

一屋子人顿时惊愕——

“老师离开村子是什么意思？他不是带队老师吗怎么自己一个人走了？”

“他为什么走了？什么时候回来？”

“我怎么会知道！”白乐枝用强硬的态度坚决打断各种问题，“我和桑宁到村长家的时候华老师就已经不在那里了！他只是留下话来让我们等着，但是我是不会等的——刚刚孟思敏也已经跟你们说清楚昨晚发生的事了吧？那就是我们亲眼见到的事，你们不信我也没办法，反正我要走了！要来的就一起来！”

一起经历了一晚上心惊胆颤的孟思敏和倪倩已经二话不说背上背包，随时准备开路。

蔡媛美虽然完全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但她显然不想脱离女生队伍，也立刻拿上自己的背包。

“我我！我也一起！”柯正亮也已经毫不犹豫地加入女生队伍中了。

白乐枝看向李泽俊和杨丰旭，这两个人多少有些犹豫——没有亲眼见到昨晚发生的事他们自然半信半疑。也不是就不相信女生说的话，但也许她们看到的并不是真实的，只是慌张恐惧之下的错觉或是其他什么呢？

杨丰旭比较不确定的开口问：“——这样擅自离开真的好吗？”

“现在是带队老师自己先丢下我们离开的，回学校以后我一定会向学校反映！这样你们还有问题？”

杨丰旭和李泽俊这对好盆友面面相觑一眼，耸肩说：“虽然不是完全没有问，但也不能看着你们几个女生没人跟着到处乱跑吧？这里怎么说也是郊外。”

柯正亮立刻举起手来以示存在，“我！我跟着呢！”

“……”

大家还是就当没听见好了。

“那么现在就走吧，”杨丰旭站起来拎起自己的背包，“不管怎么说先按你们的打算，送你们出去再说。等你们找到回学校的车我们可以再考虑要不要回来。”

他说完回头看看高学夫，肯定他是不会在丧礼之前离开这里的了——“那我们就先去送女生离开了。”

高学夫推推厚酒瓶底眼镜，“请随意。”

一行人正陆续出门，蔡媛美刚一走出屋子身形就晃了晃，脸色一

片惨白险些摔倒。

走在她身边的倪倩咋呼了一声，其他人这才注意到，七手八脚地扶住她。

“媛美，没事吧？哪里不舒服？”

“脸色这么不好该不会生病了吧？”

蔡媛美被扶着站稳，缓了一会儿才抬头说：“没事的，只是有点头晕。”

白乐枝暗暗有点愕然——蔡媛美醒了？她刚刚进屋的时候竟然完全都没有发现？

看来她是太一心想着离开的问题了——

可是不只是白乐枝一个人，连桑宁也是。

她和白乐枝是一路，两个人都不知道蔡媛美是什么时候醒来的。而进了农户家之后她们却都没有注意到蔡媛美过——好像她这个人完全没有存在感。

这完全不可思议好吗，那个大洋娃娃一样的蔡媛美几时会没有存在感？

桑宁忍不住盯着蔡媛美看——她的脸色真的有些难看，称得上面色如纸还带着满头的虚汗。皮肤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平时那么水灵灵的，几乎都能看得到干燥的角质。

而且她那一头蓬蓬卷发是这么干枯的吗？看起来一点活力也没有，一向精心打理的明亮栗子棕看起来像是有些枯黄。

大家都已经认定蔡媛美生病了，这当然也成为他们不得不现在就离开这里的一个新理由。

只是桑宁暗暗犯着嘀咕，什么样的病会让一个前一天还好端端的人一夜之间就憔悴成这样的？

此时李泽俊已经解下自己的背包蹲下来背起蔡媛美，他和蔡媛美的背包则由杨丰旭来负担。

他们两个都是参加运动社团的，桑宁不清楚他们两个的社团是打网球还是长跑还是山地车什么的，学校里的运动社团太五花八门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的体力都比这里其他人强太多。

李泽俊轻轻松松地背着娇小的蔡媛美，当即也不再犹豫，“我们快点走吧，得回城送她去医院，别真的是什么急病耽误了。”

桑宁赶紧收起自己的心思跟上其他人，一行人以最快的速度出

村。

他们路上也遇到不少的农户出门干活，但奇怪的是村人跟他们都是反方向——他们不去农田，反而都进了山。

看到这些学生他们并没有太大反应和干涉，怎么说也不过是些外人。

一出了村子眼前就顿时一片空旷，依旧还是那片仿佛望不到边际的荒凉农田，田里半个人影也见不到。

来时心中尚有疑惑，但此时却已经了然——一片颗粒无收的农田，谁会愿意多花心思在上面呢。难怪无人照料荒凉至此。

八个人又排成一队踏上田间那条悠长的小路，桑宁看着被李泽俊背着进入田间的蔡媛美的背影，眼前浮现出昨晚梦见的画面——

无数小鬼攀爬在蔡媛美身上，被前方一个看不清的庞大阴影拉着，不断走向田间深处……

有那么一瞬间桑宁觉得这个情景仿佛即将就要重现，在这个光天化日的现实里。

就在这个念头闪现的刹那，荒凉死寂的田地里突然风声四起，四周一片麦秆摩擦的沙沙声，被刮起的沙土迷得人几乎睁不开眼睛。像是要阻止他们继续前行。

桑宁试图在风沙中半眯着睁开眼睛，只觉得好像有无数的小黑影在麦田里不断穿梭，并且在向他们接近过来。

这个认知让她全身的寒毛都直竖起来，忘记眼前的处境下意识睁大了眼睛想要看个清楚，然后只看见满眼的尘土，瞬间迷得眼泪直流。

他们只能暂时停下来，甚至不得不蹲下来用胳膊或者衣服遮住头脸，只要一张嘴就满口沙土连话都没办法说。对于他们来说，这简直就像沙尘暴了。

他们最后干脆蹲着围成一圈，用男生的外套围着来挡住风沙，躲在里面才能互相交流——

“这里怎么会起这么大风沙的？我们这里一向没有沙尘暴的吧？”

“我觉得好可怕，好像故意不让我们离开似的……”

“别想太多了不过是沙尘暴而已，这里是郊区又不是城市里没什么稀奇的……”

柯正亮突然往前一个趔趄，“啊！有什么东西踹了我一脚！”

顿时除了蔡媛美之外的女生都用古怪的眼神看着他，李泽俊却显然不以为然："别说那么奇怪的话，这么大的风里会有什么踹你，不过是树枝之类的罢了。"

杨丰旭微微沉默片刻之后迟疑的说："我也觉得刚刚好像有什么东西从我背上踩着跑过去了……"

一阵沉默过后倪倩对男生们嚷着："是饿鬼！它们在田里！看吧！我们早就说这里有鬼了！为什么你们就是不信！！"

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听一个高分贝的女生嚷嚷显然不是一件让人感到舒服的事，至少他们的耳膜是这么觉得的。

李泽俊试着让她安静下来，"别太大惊小怪，也许只是田鼠什么的被风给刮起来了……"

孟思敏提醒他："这颗粒无收的田里哪有田鼠啊！？"

李泽俊也想起了这个问题，别说田鼠，这地方不是连猫狗鸟雀都没有吗……

他沉默下来，不只是因为想起这个问题，还因为他很确定此时有什么东西正趴在自己背上……像一只猴子或者其他什么的，四脚并用趴在他背上。

他努力的用冷静的口吻说出这件事，然后大家一起往死里沉默。

他们周围到底是有什么？

而且好像不止一两只？？

长久的沉默过后李泽俊终于忍受不住背上这种清晰的感觉，下决心说："我们应该弄清楚这是什么！我要出去看看！"

孟思敏再次提醒他："你就算出去也什么都看不到吧！"

这的确是个问题，一旦离开遮挡在外面根本连眼睛都睁不开。

李泽俊的视线落在杨丰旭脸上，干脆一把扯下他的眼镜自己戴上，从包里扯出毛巾包在眼镜四周做成护目镜的形状——他一定要亲眼看看才行！

他突然钻出衣服罩子转头向自己背后看过去，黑影一闪而过，趴在他后背的东西用力在他背上一蹬跳走，那东西动作比蚱蜢还快，风沙加上眼镜的作用让他没有办法看清那到底是什么。

只是这时他发现风沙正在渐渐减小，就像来时的突兀一般，迅速平息了下来。

李泽俊对于这样的天气无常有些愕然，只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他除了愕然一下还能怎么样吗？

他于是弯下腰拍拍杨丰旭，对大家说：“风停了，都出来吧。”

说着扯掉脸上的毛巾和眼镜，架回从衣服下面出来的杨丰旭脸上。动作娴熟自然，一看两个人就是默契十足。

孟思敏随口嘟囔一句：“你们两个还真是好基友一辈子……”

李泽俊立刻抗议，“说话注意点嘿！”

现在根本就不是斗嘴的时候，孟思敏也没那个心思回他。几个人从衣服底下钻出来看到沙尘的确过去了，可是原本就一片阴云的天空此时也变得更沉了。浓云暗沉沉的压在头顶，竟然有种傍晚提前到来的错觉。

就在大家抬头看天的时候，倪倩的惊叫声透着无比的惊恐传来——

“又怎么了？”李泽俊对这位动不动就咋呼的娇气大小姐实在很无奈，大家的目光都落到倪倩身上，看到她脸色煞白地指着来时的方向——

“路，路……”

——路？

大家跟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于是他们的脸色也像传染一样一个接一个的白了——他们明白倪倩话都说不清楚的原因了，那不是结巴，而是不知道该怎么说。

路没了？

不，路还在。

是的来时的路还在，就只是出口没了。

本该在十几步之外的村口不见了，只有一条田间的路，无限向远处延伸。

第七课时

身前是路，身后也是路，在这片看不到尽头的农田里无限向两边延伸。

“我们……是不是，走不出去了……？”

倪倩颤抖的声音里透着惊恐，拼命想要找到点什么来否认——就算是骗她也好，谁来给她一个否定的回答。

可是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回答她。

唯一打破寂静的只有腿软的柯正亮跌坐在地上的声音。

杨丰旭和李泽俊看着眼前这完全不合常理的现象脑子也已经懵了，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理解这究竟是什么情况。

比起他们，经历了一场惊魂夜的女生们倒更快的明白了处境——尽管这种明白只是更让人感到惊惶而已。

“我们……这是遇上了鬼打墙吗？”

孟思敏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一点，她试着在脑子里回想看过的各种民间鬼故事，哪怕能够找到一点点可以参考的信息。

只是越急就越觉得脑子有些不好使，一时之间竟然什么也想不起来。

桑宁不经大脑地开口问：“那是不让我们离开这里的意思吗？”

顿时她就收到好几道让她“闭嘴”的目光，也只能悻悻地把嘴巴闭紧不再火上浇油了。

几人警惕地张望四周，他们穿过这片农田前往荒田村的时候明明什么也没有发生，要离开的时候却像是被卷进了异空间——这不是不让他们离开又是什么？

这里没有风，一丝风也没有。

在那阵飞沙走石之后天空变得阴云密布，厚重的云团像是每一分钟都在向下压沉几分，让天色显得更暗，空气也更加压抑窒闷。如同这里的时间永久的停滞在了暴风雨来临之前的某一时刻就再也不会前行。

没有风，农田里静默伫立的庄稼却不时沙沙作响，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其中快速穿梭一闪而过。

倪倩没有办法再忍受下去了，这种环境和气氛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培养皿，紧张，恐惧，惊惶那些情绪在内心里迅速被培养堆积，像是充斥在整颗心脏里随时都会爆满出来破体而出。

她嚷着："我们快离开这里吧！我不要呆在这里！！"

——离开？往哪边走？

是转身返往回去的路试试看能不能回到村子，还是不顾这种不知来自什么力量的阻拦继续前行？

桑宁只觉身上一重，转头看到蔡媛美虚弱地靠在自己身上看起来摇摇晃晃随时都会倒下似的，她赶紧扶着她，"媛美？"

这一声终于提醒了其他人，现在哪儿有那么多闲工夫给他们犹豫如何选择，要带蔡媛美去医院就只能往前走！

白乐枝努力稳了稳心神，现在好歹还是大白天呢，现在如果不走，难道又等到晚上再经历一次惊魂夜吗？

"往前走吧，总不能一直停在这里。"

默认了白乐枝的意见，李泽俊重新背起蔡媛美，大家开始一声不吭地往前走。

谁也不知道这个选择是不是正确的，他们也只能走下去。

沉默让气氛更闲得压抑，一队人一声不吭地走在荒田里的画面让倪倩忍受不了，于是只有她底气不足的声音时不时地打破沉默——"你们倒是说说话啊，别都不说话好不好……"

没有人回应她，因为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

大家都能够感觉得到仿佛每走一步就暗沉一点的天色，也没有忽视田里不时穿梭而过的黑影，那些东西在沙尘之后就只是远远的环绕窥伺着没有再靠近过来。

只是谁都不去提，因为怕一旦说出口，仿佛就会真的惊动了它们一拥而上的扑过来。

每个人都很紧张，除了不停的走，期待也许下一刻能够看到远远的尽头之外，似乎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

可是没有尽头的。

桑宁心里开始有这样一种感觉，像是有人就在她耳边对她说着：走不出去的。

她只是被动的跟在大家身后，机械地迈动两条腿，内心和意识却像分成了两半——一半跟着大家，被这里的环境和气氛感染着，忐忑着，茫然而又无措。

却还有另一个自己如同以上帝视角看着这一切，像看着一个虚假的布景，没有半点真实感，丝毫也不能融入进来。

“你们，有没有觉得……天越来越黑了啊……？”

倪倩的声音已经越来越小了，也不知是怕的还是累的，可是她说的却是事实，如果之前还像是平日大家印象中五六点的傍晚，那现在的天色已经完全是夜晚来临前最后的一点光明了。

——如果天色完全黑下来会怎么样？

这个大家真的不敢想，隐约间只感觉到田里的那些黑影已经蠢蠢欲动像是等不及的样子。

李泽俊突然停下来，放下了蔡媛美把她交给杨丰旭，“你照顾她们，我还非就要去看看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了！”

——等到天黑也许就来不及了，要主动也只能趁现在。

李泽俊左右看看也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当武器的东西，最后干脆从包里拿出手电筒拎在手里，不顾大家的阻拦直奔向田里一个簌簌摇动的方向。

“李泽俊！别一个人去！”杨丰旭喊了他一声，无奈这里只有三个男生，柯正亮又指望不上，他怎么能把女生们自己丢在这里？

只是有李泽俊挑了这个头，孟思敏也咬咬牙破罐子破摔发挥女汉子本色，抬腿追了上去——“我跟他一起去！”

两个人奔进田里才不过跑了几步就听到身后的人拼命在喊：“孟思敏！李泽俊！快回来！！”

——奇怪他们的声音怎么那么远？

两人一回头顿时一身冷汗，几步之间的距离怎么会像几百米一样遥远？？

他们对视一眼二话不说转身开始往回跑，可是不管怎么跑都没有办法拉近距离，简直就像跑在一条传送带上，即使拼命奔跑也依然越来越远。

而且他们的脚怎么会这么沉？好像灌了铅似的一步比一步迈得更艰难。

孟思敏低下头去看，这一眼看得顿时头皮发麻——半遮半掩在麦

田里的小腿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攀附着好几只黑黢黢的饿鬼，每一只的个头也不过巴掌大，一只叠着一只爬在上面也正抬头看她——

视线对上的一瞬间它们开始飞快地沿着她的腿向上蹿过来，她叫着拍打着，被惊动的李泽俊也想要来帮她拍掉不断往上爬的小鬼，可是那些东西的速度蹿得太快，躲过他的手反而跳上他的胳膊。

眼见着孟思敏已经被饿鬼密密麻麻包了个严实，李泽俊根本一点办法也没有，突然只觉脊背一凉，转头惊见麦田之中几双眼睛幽幽发亮地盯着他，那些大块头的黑影突然一拥而上向他扑来——

田间小路上的几个人此时已经是从头到脚的凉，他们亲眼看着两个人不过刚跑进田里几步就已经遥不可及，然后眼睁睁看着他们被黑黢黢的东西包围吞没，消失在远处的黑暗里不见了踪影。

白乐枝彻底的慌了神，“怎怎么办，我们现在怎么办……？”

是跑还是去找他们？？

唯一能依靠的男生只有杨丰旭了，此时他也只能从混乱的思维里找到一点理智，“不能下去！不能进田里，刚刚你也看到了——不管怎么说我们剩下的人绝对不能分开！”

他们这一行现在还有六个人，只是蔡媛美此时虽然还没有完全失去意识，却已在苍白的脸色之中显出蜡黄，甚至让人觉得她仿佛瘦了一大圈，圆圆的苹果脸都变得尖削起来，整个人有气无力连睁开眼睛的力气都没有。

杨丰旭看看眼前的人员，先别说自己不能行动的蔡媛美，就连柯正亮和倪倩也已经吓软了腿坐在地上起不来。剩下桑宁和白乐枝两个小女生，只怕遇上什么事情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

——不，别说桑宁和白乐枝了，就是李泽俊那种块头十足的运动系男生，不也是一瞬间连抵抗都没有就被拖进黑暗里了吗。

他咬咬牙，“我们继续往前走！天完全黑下来之前能走多远走多远！”

往前走就总还有希望，停留在原地跟等死有什么两样？

杨丰旭的想法很简单，不管是什么力量在阻止着他们往前走，但既然阻止，反而说明这个方向是没有错的！

在这里他们如同手无缚鸡之力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应付，那只能能走一个是一个，抓住一线生机闯闯看了！

在他态度坚决之下柯正亮和倪倩也只能爬起来，白乐枝一边去扶倪倩一边偷偷看向桑宁——曾经的违和感不自觉地又冒出来，桑宁在

他们这一群六神无主的学生之中，显得太格格不入了。

跟她，跟杨丰旭都不一样，她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脱口而出问，“桑宁，你觉得呢？”

白乐枝的问题让所有人都感到奇怪，这种时候，成为大家主心骨的可以是她这个班长，可以是性格沉稳的杨丰旭，或者如果李泽俊和孟思敏在也可以询问一下他们的意见。

只是干嘛去问又二又呆的桑宁？

连桑宁自己都显得很愕然，完全不知道怎么突然就来问她了？她一直都只是无脑跟从大部队的啊……

桑宁还在愣着，杨丰旭提醒白乐枝：“天越来越黑了，我们得尽快……”

可是白乐枝就只是盯着桑宁，好像不问出个意见不肯罢休。

被她这么盯着，桑宁也不能说自己不知道，反正就只是提个意见……

她的手像是不经大脑自己抬了起来，却是指着目的地的反方向，“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去……”

几乎是同一时间，杨丰旭皱眉说着：“不行”，柯正亮和倪倩却齐齐喊着：“不要！！”

桑宁的手往回缩了缩，呃……好吧……反正她本来也没指望有人听她的……

——回去？开什么玩笑啊！

他们的恐惧都已经快到崩溃边缘了，不抓着最后一丝死亡往前走，还让他们再回那个鬼地方去？？

杨丰旭不能赞同，柯正亮和倪倩也是坚决不干的！

只有白乐枝盯着桑宁，像是很认真地在思考她的意见——“你真的觉得我们应该回去？”

“班长你别开玩笑啊！打死我也不回去的！！”

“班长你干嘛听这个小二呆的话啊！”

柯正亮和倪倩嚷嚷着，白乐枝打断他们的抗议，“——她是考古组的，说不定对这些东西比我们懂得多呢！？”

这个事实的确让他们迟疑了一下，当然桑宁自己也迟疑了一下……

杨丰旭的目光投向桑宁，不得不承认这也是事实。

但倪倩立刻找到了反驳，“先不说桑宁脑子坏了，但是她在考古组才呆了一个学期吧？下没下过墓地都不好说呢，能懂什么啊？”

——这句话桑宁自己也很想赞同一个怎么办……？

可是白乐枝的声音却又响起来，“她下过！去年我们学校考古组去发掘过青山古墓，当时还传言遇上闹鬼有几个学生都住院了你们不记得吗？”

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有这么一回事……只有桑宁完全不记得就是了。

虽然有迟疑，但这个理由终究还是不能说服杨丰旭，他说：“也不是下过墓地就知道怎么对付这种诡异情况的，她只是个普通跟队的学生，何况……”

杨丰旭没好意思往下说太明白，倪倩倒是毫不客气地接下去：“何况还是个二呆吃货！我可不要把命交到她手上！”

桑宁一颗心简直碎成渣渣好吗，虽然已经习惯了她们这样无情的打击。

白乐枝说不清，但这种时候她选择相信自己的直觉——她只看着桑宁问：“别管其他的事情，你只告诉我你觉得回去比较好吗？只要你确定，我们两个就回去！”

索性也说服不了其他人了，她至少决定替自己选一条路。

可是这么郑重反而让桑宁迟疑了，“我不确定啊……”

杨丰旭赶紧阻止白乐枝犯傻，“你看她自己都不确定了，何况你是班长，真的要丢着他们三个不管吗？”

他不得不把班长的头衔都拿出来说服她了，果然白乐枝看看蔡媛美倪倩柯正亮这三只……真的不能不管吧……

“好吧……”

她终于只能放弃了，杨丰旭忙趁机催促不再给她犹豫的机会：“快点走吧，不能再耽误了！”

眼见天都快黑透了，杨丰旭看一眼之前李泽俊和孟思敏消失的方向，终于还是背着蔡媛美迈开步子快步逃离。

三人也不知跑了多久，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天空漆黑一片根本连浓云都看不见。

桑宁惊觉即使天已经这么黑，他们的视线却丝毫也没有受到阻

挡，能清晰的看到彼此，看到脚下伸向远处的路，看到道路两旁的庄稼——除此之外只有黑暗，就像昨晚最初看到的梦境一样。

其他几个人似乎还没有发现这种异常，他们精神紧绷地注意着四周，生怕从两旁的田地里冒出什么来。

天已经黑透了啊，那些饿鬼是不是都要出来了？？

不知不觉已经跑到了麦田和玉米地的交界处，他们精神一震像是看到了希望的同时，前面小路两边一人多高的玉米地也给了他们十足的压力。

密集而干黄的玉米秆子向中间的小路倾斜着，总觉得走进去就像被掩埋了一般。

几人的脚步慢了慢，最终杨丰旭还是迈开大步带头准备走进去——此时一边的玉米地里却突然一阵强烈的窸窣飞快的靠近，他甚至来不及后退，一个黑影就猛地从玉米丛里向他扑来——

第八课时

“鬼！鬼啊！！快跑啊！！”

慌乱的叫声简直划破黑暗直穿耳膜——大家都惊傻了，因为惊傻了所以没有一个人出声，正在惊慌大喊的那个从玉米地里扑出来的黑影——是徐舰。

他满身泥泞沾着枯黄碎裂的玉米叶子，帅气的发型已经因为穿梭在玉米地里而被刮得乱七八糟，脸上更是狼狈不堪。正张牙舞爪两手乱挥脚下不停。

他一头撞在杨丰旭身上险些连杨丰旭带他背上的蔡媛美一起撞倒，不等人站稳他就已经迈开两腿撒丫子继续往前跑，边跑边头也不回地对他们喊：“跑啊！跑啊！！鬼追来了！！”

——他怎么也在这里？

——这家伙已经被吓疯了吗？

大家冒出这个念头也就只是一瞬间的事，而下一瞬间，玉米地里一大片玉米杆子疯狂摇动，伴随着大量窸窣的声音飞快靠近。

桑宁蓦然从那些玉米秆子的间隙里看到无数双贪婪发亮的眼睛晃动着，似乎是追着徐舰而来正在向他们涌来。她打了个寒颤，全身的肌肉一瞬绷紧，仿佛自动的调动起来迈开两腿转身喊了一声：“跑啊！”

其他人终于意识到此时此刻正在发生什么，立刻掉头跟随着徐舰和桑宁的脚步狂奔，回头一眼，只见一群大大小小的饿鬼从玉米地里蜂拥蹿出。

倪倩的尖叫声立刻就跟徐舰那一路不停的：“鬼啊！！有鬼！！救命！！”的喊声应和在一起，刺穿耳膜的同时也狠狠的划过胸腔，带起恐惧的战栗。

他们疯狂的奔跑着，用尽全身力气，顾不得之前已经走了这么远的疲劳。

曾经他们之中最娇气，每次都在抱怨都在喊累的倪倩却以让人无比愕然的速度冲在前面，几乎已经快要赶超了落下他们好远的徐舰。

两个人一起奔跑，尖叫，桑宁从来都不知道那个粉红色的身影是

这么的矫健，肺活量是这么大。

事情发生的很突然，他们除了逃并没有其他选择，在这唯一的一条路上向着目的地的相反方向拼命的跑不停的跑，跑得心如擂鼓两眼发黑。

在他们精疲力尽到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多跑一步，哪怕再多一口喘息肺都会爆炸开的时候，眼前突然一亮，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在这即使并不刺眼的光线中也有些不适应地眯起来，在失去视觉的瞬间下意识地停住了脚步。

——有那么一瞬间他们以为自己马上就会被身后的饿鬼扑上来，像李泽俊和孟思敏一样被拖进黑暗之中。

但那并没有发生。

睁开眼睛，他们愕然地看到自己站在村口——时间还是白天，就在他们踏进农田的一两个小时之后。

他们面面相觑再看看背后阴云之下荒凉依旧也寂静依旧的农田——他们出来了。

离开了那个漆黑的，满是饿鬼匍匐的黑夜里的田地。

尽管还没有离开这个村子，但至少他们应该已经回到了正常的世界。

杨丰旭看一眼桑宁，微微带了几分赧然——也许他当时的确应该听一听桑宁的意见，不管这是不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反方向往回走的他们也的确暂时逃出来了。

虽然只是不得已，虽然这同时也等于他们远离了逃出这个鬼地方的一线希望。

但不管怎么说，就刚刚的情况来说如果他们继续往前走，似乎情况并不乐观。

可是让杨丰旭就这么承认，也让他挺不能接受的。

他是社团健将，容貌端正性格沉稳，架着无框眼镜更给他增添了一点领袖魅力。他就是那种大学里受女生追捧仰慕的风云人物——好吧风云或许算不上，但不大不小在社团里也是个人物。

——而桑宁呢？

才进民俗专业两个月就已经是公认的小二呆兼吃货，可爱是可爱，但也就是那种可爱无脑的小女生。

让他承认自己的判断力不如她，那的确是有点艰难。

大家此时都疲惫喘息着，一路狂奔肺都要炸了，并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想其他事情。

杨丰旭体力比其他人好，但身上还背着个人也已经精疲力尽，只是偷偷看一两眼桑宁，庆幸她并没有提起这件事。

——现在最能让他尴尬的，大概就是桑宁如果突然说“我早说过该往回走”或者“为什么你们不听我的”之类的。

他自我安慰似的想，至少他的选择也是有收获的，这让他们找到了徐舰不是吗——

可是目光一转他却微微愕然，搜寻一圈问：“徐舰呢？”

其他人一边奇怪他的问题一边精疲力尽弯腰喘息地扫视一眼，却也都发现徐舰竟然不在他们之中。

——人呢？

他跑在最前面明明应该是第一个跑出来的啊。

几人之中只有倪倩脸色煞白，抖抖索索着嘴唇说：“他，他不见了……就那么一下子就不见了！”

——她是刚刚距离徐舰最近的人，只有她看得清楚，似乎就是在光明来临的前一刻，徐舰就那么凭空的不见了。

他们默默的思索“不见了”是什么意思……

徐舰并没有被鬼拖走，他是跟他们一起在跑的，也是一起奔向村子的……他们都在这里，徐舰却消失了。

就那么，消失了。

因为不是亲眼看到，大家不是太有切身体会也不知道该往哪个思路去想，只有倪倩惊恐地说：“徐舰他，他是不是……死了啊……？他是不是变成鬼……”

她在颤抖，声音里带着哭腔，但那并不是因为悲伤，而是一想到自己刚刚可能跟一个鬼魂距离那么近……

这个问题虽然谁也回答不了，但是徐舰消失不见了这是事实。

——他竟然没有离开？难道他真的已经死在了田里，死后变成鬼还放心不下，来带领大家逃脱？

每个人都陷入沉默，因为这个设定太特么难以接受——怎么都不像是徐舰的为人能做出来的事啊！

——不不，现在不是考虑为人的时候，难道徐舰真的死了？真的

变成了鬼？？

他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直到刚刚为止，即使经历了怎样的恐怖，即使再怎么紧张恐惧，“死亡”这个意识并没有真正存在于他们的脑海。

——“死亡”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太遥远的事了，他们从来都没有想过。

——可是现在，难道他们的同学，真的，死了？

倪倩在这一刻崩溃，胸腔里那些堆积的，膨胀的情绪终于再也绷不住爆发出来，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

一个小时之后，他们终于还是只能进村，聚集在村长家的院子里寻求一个真相。

那一个小时之中他们或坐或站在村口茫然无措，沉默而压抑地听着倪倩嚎啕大哭到再也收不住，再到没有力气渐渐抽泣，他们终于明白自己只剩一条路可以走——

进村，等待。

再没有其他选择。

这一趟逃亡的结果只是让他们死心，还损失了两个人。

他们现在不能不正视一直以来被他们否认的这个村子的“真相”，并且找人问个清楚被饿鬼拖走的孟思敏李泽俊会怎么样？他们今后又会怎么样？

他们必须要搞清楚一切才能保住命，然后期待华老师真的会依约回来接他们。

——是的他们已经死心了，甚至消极得不愿再去想对策，只能无力的等待。

村长家的院子比别家大些，摆着两张旧木桌和许多凳子。

蔡媛美已经被抬进了村长家的侧屋，下任村长带人进去看了看。出来的时候就看到其他学生一个个没精打采蔫头耷脑地坐着，全省上下都透着一股子绝望的气息。

这是真给吓着了，大凡有外人来这里总会被吓着的，他也不觉得有什么稀奇。

他伛偻着找了个凳子坐下，拿出根旱烟开始抽。大家此时连开口问的力气和勇气都没有，只等着他抽完，才用苍老干哑的声音

说："——那女娃娃是结了鬼缘了，你们带着她，当然走不出去了。"

杨丰旭微微愣了愣，敏锐的抓到话里的转机打起精神，"老伯，那是什么意思？"

他没问得太直白——为什么说带着她走不出去？那如果不带她呢？

下任村长很老，又老又干，所以动作也很缓慢，用同样缓慢的语调说给他们："这村子，不是活人的村子，是饿鬼的地盘。从很久以前的一场大饥荒之后，这里渐渐就被饿鬼占据了，我们生活在饿鬼的地盘上，就得守饿鬼的规矩……"

大家的心都听得提了起来，生怕这老人说一句村子里的人都不是活人。听到后面提着的心才稍稍放下来——还以为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真相能够吓到他们了，原来他们还是太高估自己了。

他们的见识不过才只是皮毛。

下任村长抽了两口烟继续说："我们给饿鬼种田，饿鬼不进屋子不吃活人，这是最基本的'规矩'。但是饿鬼是永远也吃不够的，它们吃所有能吃的东西，包括人身上遗弃的东西——头发，指甲，女人的月水，这些东西必须要好好处理，一旦被鬼吃了就会结下鬼缘。吃得越多，鬼缘也结得越深，但只要结下了，它们就认定那个人是它们的东西，会一点一点从你身上吸走生气，最后变成干尸一样形容枯槁，等彻底干枯之后就会成为它们的食物——所以一旦结下鬼缘它们是绝对不会放那女娃走的。"

下任村长说到这里，抬头看他们一眼，"那女娃，一定是昨天被吃了什么东西。"

女生们一下子都想到昨晚蔡媛美梳头时掉落的头发，掉在地上的已经被屋主家的小女孩捡走了，但是她随手把剩下的扔在了窗外……

只是几根头发，那时大家谁都没在意，现在想来难道昨晚那些饿鬼都聚集在她们窗外就是为了那些头发……

干哑的声音继续幽幽响起，"——生在这个村子里的人，再怎么小心也不可能滴水不漏，所以迟早都会结上鬼缘无法离开这里。这是我们的命，而你们从现在开始事事小心谨慎遵守规矩，那就还能走得了。"

这些话从这近乎干尸一样的老人嘴里说出来，听得桑宁一阵阵头皮发麻。

她也越来越讨厌留在这种地方了啊～～！

"老伯，你刚刚说，我们是带着蔡媛美，就是屋里那个女孩所以

才走不出去的？”

杨丰旭的声音突然插进来，桑宁转头看到他已经理清了思绪冷静下来，盯着下任村长想要确认——

“没错，因为你们带着她，所以才会被困住的。”

“那我们如果不带她就可以走出去了？”

他冷静的问着，冷静而理性得近乎无情了，但这个问题却又是最实际的——

下任村长看了他一眼，“也许走得了也许走不了。看它们刚刚有没有盯上你们了。”

这一线希望把大家从绝望崩溃的边缘又拉了回来，白乐枝强打起精神接着问：“那我们刚刚在农田里被拖走的同学呢？您刚刚说饿鬼不吃活人，那他们还活着吗？”

下任村长掐灭了烟头，起身说：“——应该是活着的，我一会儿就让有空的人去田里找找看。只不过他们多半也已经结了鬼缘了。你们也折腾了大半天了，先回去休息会儿吧，有事可以先问问黑子家媳妇，其他事我会慢慢告诉你们的。”

下任村长的话语间隐约带着一股来日方长的意味，看着他们的目光让他们从头到脚都麻麻的冒着凉气儿，就好像已经认定他们也都将成为这村子里的一员了。

他们也许脑子里还很乱，还有很多问题，但此时如果上赶着再问更多只怕也消化不了。

等下任村长进了屋去，白乐枝才发愁地说：“怎么办？我们不能真的不管媛美啊，还有思敏和李泽俊，万一他们也走不了了，总不能把他们丢在这里不管吧！”

他们剩下这几个人本来都已经吓得绝望，听到还有一线生机才刚刚缓过劲儿来，这点劲儿让他们光顾着自己还不够呢，哪儿有心思去想别人。

但这也就是心里想想，也就倪倩能嚷嚷得出口——“他们既然已经走不了了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啊！？还是赶紧想想自己该怎么走吧！要不我们再试一次，这次不带媛美我们走走试试，只要能出去了，以后再想办法回来找他们也来得及啊！”

白乐枝很迟疑，倪倩的话理智上她明白，但心理上不能接受。

她转头看向杨丰旭，这种时候杨丰旭的意见比她的可能还重要得多了。

杨丰旭自然也知道白乐枝在等自己的意见，但此时他极快地扫一眼桑宁——她一身天蓝的运动衫，乌黑整齐的及肩发，透净的皮肤点漆似的眼睛。

平日里在学校她是个可爱但也不怎么太显眼的女生，可是此时此刻她站在这里却让人感觉到有种不同——

在他们都一团狼狈的时候，她虽然脸上显着疲惫，却还是给人一种干干净净清清透透的感觉。

他开始觉得白乐枝可能说得对，桑宁跟他们这些第一次走出校园的人不同，她才是经历过什么的人。即使脑子坏了记忆没了，一些东西还在。

可是难道真的要他去问桑宁吗？可是那是桑宁啊，是那个又二又缺脑子还坏了的小女生——杨丰旭飘飘地又移开视线，这事儿到底还是拉不下脸……

他这一犹豫白乐枝却都看在眼里呢，她可没有什么拉不拉得下脸的，反而杨丰旭也相信了桑宁跟他们不同这一点给了她十足的底气。

她立刻转过头去，“桑宁，你怎么看？”

“诶？”

桑宁一愣，那表情活脱在说——又是我吗？我又不是元芳！

“我……我觉得……是不是先等华老师回来？他们能不能离开这里，最应该操心的是华老师吧？”

白乐枝这才被她点醒——没错，带他们回去应该是华老师的责任！

——只要这人真的还会回来接他们的话。

可是现在也只能这样相信了。

“那我们就留下来，等着华老师回来。”

白乐枝刚做了这个决定倪倩就大声抗议，“我才不要留在这里！谁知道华老师什么时候回来？万一哪天一不小心结了鬼缘，不是连我们也走不掉了吗！？”

她转向杨丰旭，他那么理智的人一定是站在她这边的，而且之前在农田时他也是一力主张能走一个是一个的。

“杨丰旭，她们不走我们走好不好？”

杨丰旭此时却迟疑了，他承认理智上他比较倾向于倪倩的想法，这种时候应该能走一个是一个，没必要所有的人一起冒险。

华老师有办法自然更好，万一他没有办法，岂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搭进去。

可是他前一次没有听桑宁的意见而差点吃了大亏之后，要再跟她做出不同的选择是有压力的。

他最终还是说：“再去一次农田太冒险了，如果留下来只需要格外小心谨慎就能等到华老师来带我们出去的话，比起硬闯万一再发生什么根本无力应付还是要安全一些。”

倪倩愕然地看着杨丰旭，为什么这货突然就倒戈了！？

“我才不要整天在这里提心吊胆！比起那样等着根本不知道会不会回来的华老师，我情愿赌一把！——柯正亮我们走！”

“诶？”

柯正亮愣愣地被倪倩拎起来，他其实想说如果大家都不走的话那他也不要走了……

“诶什么诶啊！你到底走不走！？”

面对倪倩拎着脖领子的追问，柯正亮反问她：“你还真要走啊……？”

“当然要走！一定要走！”

柯正亮的个头说不定比倪倩还矮上那么一两分呢，气势上更是完全被压制了个彻底，嚅嚅说：“那……就……走呗……”

倪倩这才放开他的衣领子，一甩黑直的长发，牵着他莹光绿色运动衫上的帽带就走——柯正亮只能挤出个无奈的笑看看杨丰旭和白乐枝，跟他们小小地挥挥手。

桑宁指着倪倩和被渐渐拖远的柯正亮，“真的……让他们走啊……？”

白乐枝也很无奈，“不然呢？”

杨丰旭的回答就理性多了，“在这种地方应该没有哪种选择就是绝对安全的，谁也没办法对别人的安全负责，那就不能干涉别人的选择了。”

……是这样吗？

桑宁真的很想提醒他，好像在田里的时候他就挟持过一次白乐枝的选择啊……

不过应该正是那一次的错误，让杨丰旭迅速明白了这一点吧。

——强行捆绑和各寻出路哪一种比较好，谁都没有正确答案啊。

第九课时

杨丰旭一路把蔡媛美背回女生寄宿的人家，白乐枝和桑宁走在他后面，沉默了半路白乐枝暗暗出一口气抬头对桑宁说，“其实这里有饿鬼这件事……说不定真的让我松了一口气。”

桑宁瞪大了眼睛愕然不解地看她——“这里有鬼，你还……？”

白乐枝微微低头，用手指把头发别到耳后，略略尴尬的说：“说这话很奇怪是不是，可是我昨晚做了恶梦……我梦见高学夫那些关于食葬的话都成真了，如果这里没有饿鬼的话，那些话真的会成真的不是吗……”

是的，桑宁知道那个梦……

而且不只是白乐枝醒来后那三言两语的描述，她是清清楚楚的知道每一个细节，那支送葬队，那些目光呆滞脚步无声的村民，那具被疯狂撕裂分食的尸体——

那只是白乐枝做的梦，她没有见过村长，所以梦里也看不清村长的样子。

如果桑宁昨天晚上还觉得两个人做同一个梦是很可怕的一件事，那么她现在应该是不是应该思考那段梦最初蔡媛美被饿鬼拉走的情形又是怎么回事？

细想一下难道不是更可怕吗？因为梦里那黑漆漆的农田，真的出现了啊……

不过现在只能先把这事放到一边，此时她倒是挺能理解白乐枝的意思——饿鬼吃人，总比人吃人心理上来得好接受一点不是吗。

说着话他们已经到了寄宿人家，杨丰旭把蔡媛美背进屋里，让她在床上躺好。

他们看着憔悴不堪的蔡媛美，想象她也会变得跟这里的村民一样干枯蜡黄，这让人怎么可能接受得了？

——尤其这很可能也是他们最后的结果。

杨丰旭对两人说：“我也得回我那边去了，高学夫还不知道这里发生的事情，总得告诉他一下。”

是啊……不管他信不信，总得告诉他的。

白乐枝转身说："我跟你一起！我正好也要找高学夫借东西！"

两人留下桑宁照看蔡媛美，一起往男生寄宿的人家去了。

一进院门就看到高学夫正拿着笔记本在向户主家的小男孩询问他手里石磨碾着的内容物，看到两人推门进来，他直起身扶了扶眼镜，随口招呼了一声，"回来了？"

他说的还真是轻松啊，好像他们只是出去溜了一圈，改变主意决定好好学习继续体验生活所以转个弯又回来了似的。

白乐枝现在实在没有精力去跟高学夫说什么，反正说了他也不会信。就连杨丰旭亲眼见到之前不也是不信的么。

她走过去跟他说："高学夫，我想跟你借那本民间百鬼录用一下。"

"好，你等一下。"

高学夫转身回屋里拿了那本《中国民间百鬼录》递给白乐枝，嘱咐她："别折角别弄脏别撕破，别吃东西的时候翻书更不许上厕所看书。"

上厕……白乐枝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那个污迹斑驳的木桶……

在这里上厕所看书真的很有难度！

不过借别人的东西本来也该好好保存，白乐枝都应了，接过书盯着他看了看，突然问："高学夫，如果说现在杨丰旭也作证我们刚刚所有人都亲眼见到饿鬼了，你有什么看法？"

"亲眼？"高学夫回视她问："近距离仔细看过了吗？"

白乐枝默，近距离？还仔细？你丫是嫌我们死的不够快吗？？

白乐枝的沉默已经让高学夫得到了答案，又扶了扶酒瓶底眼镜说："你知道山魈吧，在旧社会时因为人的无知也把山魈当做鬼怪，盲目的恐惧，甚至有献上女性做人祭的种种例子。可那说到底也不过是长相丑陋怪异并且身形巨大的猴子罢了，如今在动物园里就能见到。你们并没有仔细观察解剖过你们所谓的饿鬼不是吗，也许那也只是猴子，或者什么稀有少见的动物而已。"

高学夫如同一个严谨的学者，一板一眼的说完等着白乐枝回答。

白乐枝嘴角抽抽——观察，还要解剖？

现在她真的没有多余的力气再跟高学夫辩论什么了……点一下头算是感谢他的宝贵意见，转身对杨丰旭说一句"剩下的交给你了"，就

拿着书走了。

杨丰旭的表情一下子就变得很无奈，已经令人头大的预见到，如果跟高学夫说完今天上午他们经历了什么，那就等着接受他深深鄙视的目光了。

此时的桑宁守着蔡媛美，拧了毛巾给她擦了擦汗，见蔡媛美又开始半梦半醒地开始迷糊想睡，意识渐渐不清。

桑宁轻轻喊她“媛美”的时候她倒也能半睁开眼睛看她一眼，可是很快就又迷糊过去。

她不生病，不发烧，就只是这样虚弱下去，像是体力也渐渐随着汗被蒸发掉，只让人看得无奈又无力。

桑宁正想帮她盖上被子，一只手却突然被蔡媛美紧紧握住，握得那么用力——她忙凑近想问问她是不是需要什么东西，却看到蔡媛美的眼珠子在眼皮底下快速转动着。

桑宁好像在哪里看过，这应该是人类睡眠开始做梦的阶段。她也就没有抽出手，任由蔡媛美握着，轻轻拍拍她的手背，“没事我在这，你睡吧……”

可是蔡媛美突然眼珠一停，手上的力气大得让桑宁一痛，却连抽都抽不出来。就见她嘴唇动了动，突然说出一句：“别让它们带我走。”

桑宁微微愕然，她这是在说梦话吗？

随即手已经被松开，蔡媛美的手上再没有用半分力气，整个人也沉沉的死寂下来，仿佛连呼吸都变得微弱。

——别让它们带我走。

桑宁看着沉寂无声的蔡媛美，脑子里不停浮现的都是梦里的画面。

她要被带走了，要被饿鬼带走了——

开门的声音把桑宁的思绪猛地拉了回来，听到外面传来杂乱的脚步声，白乐枝急急跑进来——“桑宁，找到思敏和李泽俊了！”

下任村长在跟她们说完话之后就派了几个人去田里，饿鬼田除了播种季节，村人一般都不会去。

田地的面积虽然很广但作物稀稀疏疏却也不难找到两个大活人，找了不久就看到两个学生昏迷在麦田里。把两个人抬回村里来掐了会

儿人中泼了点凉水人就醒了，虽然受了惊吓有些失魂落魄并且昏昏沉沉有气无力的，但似乎暂时还看不出什么大问题。

屋主夫妇帮忙把两个人扶回来，蔫着脑袋坐在炕边。

白乐枝急忙问屋主，“请问在田里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另外一个同学？是个男生，穿宝蓝和荧光黄色的运动衫——”

屋主只是摇头，白乐枝对这个干黄黝黑，因为脸上的肌肉干枯而显得面无表情的男人还有些心存恐惧，想继续追问又不知道该怎么问下去。

于是桑宁猜测着补充：“他也许在玉米地里？”

屋主继续摇头，“在玉米地里找人不太容易，地方太大，而且不容易发现。没个一两天找不完的。”

说完他们就转身退出去，杨丰旭也正带着高学夫也赶过来，进屋问：“他们怎么样了？”

白乐枝耸肩，看看一身枯草干泥，蔫头耷脑扶着额头连话都说不出来的两只，“村里人说还看不出来，有问题的话会慢慢显出来的……”

没错，如果像蔡媛美一样，那果然是很容易能看出来。

他们一边帮有气无力一身软趴趴的两个人换下沾满干泥的衣服，一边看向高学夫——“就算现在这种情况，除了你之外我们所有人都已经相信这里有饿鬼存在了，你也还是不信吗？”

高学夫默默看了会儿脱下外套就直接往炕上一倒依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的孟思敏和李泽俊，只问：“你们是不是没吃早饭？”

“啊？”

“你们带的食物应该在昨天就已经吃完了吧，所以你们早晨没吃饭也没喝水就这么上路。那么广的农田，天气又比较闷热，你们也许只是出现幻觉然后脱水晕倒了。”

——拜托他们只是一上午没有喝水而已，离脱水还早呢！

短暂的沉默之后白乐枝就只是放弃了，反正留在这里他迟早会遇到什么的。

这时门外响起下任村长的声音：“学生娃，你们出来一下。”

于是除了倒在床上的三条，剩下的四个人赶忙从屋子里走出来，愕然地看着下任村长带着几个村民拿着一堆工具站在院子里。

下任村长伛偻的身子拄着一把锄头说：“本来你们只是在这里借

住两天，这当然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匀点口粮出来给你们。但是现在并不确定你们要在这里住多久，所以我需要你们一起来帮忙干活。”

说着就把手里的锄头往离他最近的桑宁手里一递，桑宁茫然地拿着锄头跟另外三人面面相觑——呃，所以他们也要，干农活？

荒田村这么贫瘠的地方，其实根本吃不上一天三顿饭的，平日里能保证每天吃一顿都是很难得的。

之前村里把他们当做外来的客人招待，村长让村里各户一起匀出口粮才能给他们备着一天三顿饭。

不过现在，显然荒田村的人已经在用半个村民的目光看待他们了……

这里的村民都觉得他们这几个学生多半是走不了了是吗？

四个人沉默地坐在桌边面对着昨天和今天早晨动都没动过的地瓜干和小腌菜——正因为他们没动过，所以这一碗地瓜干和一碟小腌菜从昨天中午就给他们留到了现在。

默默泪流……早知道昨天就吃掉了，好歹还能省下点面包。

现在……他们真的觉得那上面飘着的霉味儿更重了……orz

桑宁心里还在做着挣扎，不想吃，可是一上午用尽力气的奔跑体力消耗这么大实在很饿。

结果一抬头发现其他三个人都在盯着她——那目光就像在说：你不是吃货吗，你先尝！

桑宁哭，吃货也是有标准有品格的好不好！不是什么东西都吃啊！

她挣扎着，女屋主在旁边幽幽劝了一句：“快点吃吧，吃完才有力气干活。”

他们的头皮顿时都发硬了，当然知道这是村民一家一点省出来的口粮，也知道这里没有寄生虫，这东西也吃不死人。

但是他们真的很担心自己在城市里精粮细面养出来的娇嫩胃肠享受不了这个啊～～！

纠结之中突然就见高学夫伸出手去拿了一块地瓜干放进嘴里，咬一口，嚼嚼，咽下去，再咬第二口……

桑宁和另外两个人的目光盯着他，几乎都充满崇敬了。

高学夫吃完一块地瓜干，严肃地说：“身为一个民俗学者，将来再艰苦的环境都可能会遇到，所以吃苦耐劳是必须的。”

——哎等等，他们只不过是学民俗的学生，离民俗学者真的还很远！

可是真不愧是高学夫啊……跟他一比大家自叹不如，陆续伸手去拿了地瓜干。

桑宁牙一咬心一狠，用力咬下一大口——顿时除了充斥在嘴里的发霉的味道，还有一股酸稠在蔓延……蔓延……延……

呕——

白乐枝第一个捂着嘴跑了出去，杨丰旭那口地瓜干也含在嘴里不知该吐还是该咽，至于桑宁——不要嚼就好了，就这么生生的咽下去，反正胃里又没有味觉！

艰难地吃完一顿饭，桑宁和白乐枝按照村民的嘱咐扎好头发，包上头巾，挽起袖子，再系上一条抹布颜色还打着补丁的粗布围裙。

他们其实一直也很奇怪，既然不能下田，那村民都在哪里干农活？

他们跟着屋主一家往村子后山去，男人寡言，女屋主边走边跟他们说：“饿鬼一般只在田里和村里出入，很少上后山。我们在后山种了点地瓜，还能挖点野菜。男人有时候也能抓到点跑来的蛇和山鼠之类的，会不太够吃，但也能将就果腹。”

杨丰旭问：“不能在山上开田吗？”

女屋主干哑叹息地回答：“不能开，开了田饿鬼就会过去，我们只能偷偷的种——一开始山上还会有些野果，也能打到野兔子，可是这么多年靠山吃饭，山早就贫了……”

上了山他们才知道“种一点”的意思——这里的山也荒凉贫瘠，偶尔长着一丛丛不能吃的杂草。村民在杂草丛里零星种一点地瓜，像是努力在把它们掩藏起来。

树上的树皮树枝也都被扒得差不多了，据高学夫今天一上午的调查，那些吃不死人的树枝树皮都会被碾碎，和点其他东西跟地瓜一起做成地瓜饼。

像地瓜干那么高端的东西，能吃到都是很难得了。昨天还不屑于吃的他们是多么可耻啊！

而这就是他们接下来的生活……

他们黯然地刨着地瓜挖着野菜扒着树皮……麻麻我们好想回家！

下午干完了山上的“农活”还要回村去继续干活，男生打水砍柴干粗活，女生洗衣服碾树枝，跟女屋主一起捏饼子准备食物。

因为食物没有多余的储藏，只能备一顿吃一顿，经常是还没有来得及长大的地瓜就已经被挖了出来。于是食物变得更少，人变得更饿，无限恶性循环。

今天或许运气还算不错，在村里的陷阱里抓到了一只山鼠。

如女屋主所说这附近的山已经穷了，本来可能存在的猎物也都纷纷散尽，只能期望偶尔一两只从外面闯进来的。

村里人好心把这只半尺长的山鼠让给了屋主家来做给学生吃，因为他们必须学习怎么处理食物，此时不得不站成一排看着黑黄寡言的屋主把山鼠屠杀剥皮掏内脏……

白乐枝紧紧拉着桑宁的手，一转身，又呕一声弯腰吐了起来。

屋主的手下顿了顿，抬起头看她一眼，低沉暗哑的声音说：“呕吐物要收拾好……”

——尼玛不要告诉他们这种东西饿鬼也要吃！！听了更想吐！！

他们真的再也受不了了了了了了……

第十课时

到了快吃晚饭的时候孟思敏和李泽俊也终于缓了过来，虽然还是有点有气无力，但至少能下得了炕也能开口说话了。

询问之下两人却表示自从被饿鬼群群包围之后他们就没了意识——每当想起那个情景两个人都忍不住全身发毛的。但是再醒过来就是被村民发现之后了，中间发生了什么，他们完全没有记忆，所以根本无法参考。

白乐枝忍不住替他们担心，“你们倒是再想想啊，有没有被饿鬼吃掉什么，头发指甲都没少吗？没受伤没流血？快想想啊，这很重要的！”

孟思敏无语地看着她，谁还能扒拉数数有多少根头发吗？少个十几二十根的谁能知道啊？

白乐枝没等跟他们解释发生在蔡媛美身上的事情，高学夫已经一本正经的打断她，“——班长，你就别再吓他们了，他们不过是在田里晕倒昏迷了一会儿根本什么也没发生。你像这样不停的追问，会给他们形成一种暗示真的觉得自己发生了什么，慢慢就会出现臆想。”

——都被高学夫说成这样，也实在没办法当着他的面继续问下去了。

白乐枝只能暂时放弃追问，祈祷他们两个不要出现和蔡媛美一样的状况……

正想着，就见原本双目紧闭气息微弱躺在床上的蔡媛美突然睁开眼睛，身子直挺挺地坐起来。

“媛美你醒了！”

“媛美？”

白乐枝和桑宁迅速围到床边，孟思敏也顾不得自己身上的不适想去扶着她，但蔡媛美瞪圆着眼睛目光直愣愣的，像是谁也看不到，只是嘴里突然说——

“它们要带我走。”

突然冒出来的话，还有她呆滞的目光憔悴的脸色都让屋里的人隐隐觉得发瘆。

好像只是一觉醒来，蔡媛美整个人又瘦下去一大圈，皮肤渐渐显出干枯和蜡黄，连脸颊也有了凹陷。

她已经开始变得像这里的村民一样了。

大家看着她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只有依然不知情也大概不会去知情的高学夫皱眉说：“她怎么这么快就染上病了？这病看来一旦染上起病挺急，的确得想好退路才行。只是我们中午也都吃了饭喝了水，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异样——她这是怎么染上的？”

怎么染上……他们大概是没有办法对高学夫说明这个问题了！

蔡媛美醒来好一会儿才慢慢清醒回神，不再呆滞木楞总算像是个活人了，却也慢慢显出惊恐，细微地颤抖起来——

孟思敏安慰似的拍拍她，“是不是又做恶梦了？只是梦而已，别太紧张了……”

“不是梦……”蔡媛美喃喃着，“它们是真的要把我带走，我只要一睡着就会被它们拖进那条田间的路，拖着我一直走，一直走——那条路那么长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头，可就是知道一旦走到了尽头就再也回不来了！但是梦里我反抗不了，只能跟着它们走——谁能救救我，我不想跟它们走——”

她的嗓音因为恐惧几乎都变了音，带着微微的颤抖划在人的心头。

白乐枝他们都不怀疑蔡媛美所说的，也许那条路走到尽头，她真的就再也“回不来”——从此完全变成这里的村民一辈子也不能离开。

桑宁听着她的话心都凉了半截——蔡媛美所说的梦境，怎么就这么似曾相识？

她，在同一个晚上，看到了白乐枝和蔡媛美的梦？

那些蛛丝马迹的细节似乎都说明她们并不是“做同一个梦”，而是她作为一个旁观者在窥探着她们两人的梦。

可如果她是一个旁观者，白乐枝又为什么能在梦里看到她？

桑宁的脑子里有点乱糟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理解也根本理不清。

白乐枝轻轻碰了碰她，“桑宁你没事吧？你的脸色看起来也不怎么好……”

孟思敏也跟着她的话看过去，果然见桑宁小脸儿煞白。她倒是没多想，只当桑宁是被吓到了，直言说：“别说桑宁了，这我听了也瘆的慌啊……”

白乐枝突然感觉到一道视线，转头就迎上高学夫谴责的目光——看，就是因为你们不停的说那些事，才会吓得蔡媛美胡思乱想还做恶梦。

屋主家的女儿这时来敲门喊他们吃饭，一屋子人也已经是饥肠辘辘，尤其孟思敏和李泽俊两个人从早晨就什么也没有吃过。

对于这里的饭菜他们只是见过还没有吃过，抵不住饥饿上了桌，看到每人一个半个巴掌大的地瓜饼之外居然还有一小碗肉汤，尽管是清汤里沉着那么一两星小碎肉也算是惊喜了。

毕竟肉是新鲜的，没有地瓜饼上那一股子说不上来的木渣土腥味儿。

他们当即开动，高学夫也是吃得慢条斯理像是没什么心理负担。

杨丰旭和桑宁就小小的纠结了一把，心想横竖是吃不死人，可是不吃却会死人。于是牙一咬心一横，横竖也不是第一顿了。

倒是孟思敏吃了一半才发现——“哎班长你怎么不上桌啊？”

拿着半个地瓜饼躲在角落里的白乐枝拼命摇头，无论如何也不肯靠近那一碗碗碎肉汤。

桑宁吃完自己的那份就端着一碗肉汤准备拿去喂蔡媛美，进屋却发现她已经又昏睡过去。她每次醒来的时间都很短，一天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昏睡，用来走在那条不知何时走到尽头的田间小路上。

桑宁转头看看外面的天色已经又黑了，他们在荒田村的第二个夜晚到来了。

与一无所知的第一晚不同，当第二个夜晚来临，黑暗的气息和夯土房的泥土味儿霉味儿再次将她们包裹起来。一屋四个女生，除了蔡媛美之外的三人是怎么也睡不着了。

她们坚持点着油灯不肯熄灭，守着昏睡中的蔡媛美贴墙坐在炕上。

纵然还是不敢太靠近紧闭的窗户，但隔着一层窗户纸之外的世界似乎并没有昨夜那么窸窣吵闹。

似乎没有了昨夜窗根下那些头发的吸引，饿鬼们或是在村里零散无声地游荡寻觅，或是依然在田里等候着猎物。

灯芯子在寂静中小小地爆了个灯花，火光也随之摇曳，让整个屋子里的影子都变得颤巍巍的。

白乐枝靠在土墙上抱着自己的膝盖，像怕惊动了什么似的小声说："也不知道倪倩和柯正亮两个人怎么样了……"

孟思敏透着股劫后余生的感慨，仿佛已经看淡世事无常似——说白了也就是把她的大大咧咧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宽慰她说："在这种地方谁管得了谁啊，她自己选择要走的，说不定运气比咱们好已经走出去了呢。就算没走的出去最多也不过就像我和李泽俊这样吧，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就别替他们操心了，操心也没用。"

白乐枝叹口气，知道以孟思敏的性格，在得知是因为蔡媛美的关系他们才会走不出去。而此时平日跟蔡媛美最要好的倪倩却二话不说丢下她走人，多少是会有点瞧不上她的做法的吧。

现在这种时候各自保命，大概没消息就算是最好的消息了。

她看向躺在中间的蔡媛美，昏黄的灯光下她脸上的阴影起伏显得她更加憔悴。看了就忍不住叹息蔡媛美一向是最爱美爱打扮的了，每天一定要打扮得美美的像个小公主洋娃娃，那么爱漂亮的她如今却憔悴成这个模样……

她转头想跟身旁的桑宁说话，刚顺手用胳膊碰了碰她，喊："桑宁……"

就发觉过分安静的桑宁身子往旁边一歪，竟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睡了过去，磕在墙角都没有醒过来。

靠在对面墙边的孟思敏噗嗤一下就笑了，"这个二货还真睡得着！"

白乐枝也无奈的笑，是啊，是桑宁嘛。

虽然桑宁是半路插班进民俗专业的，跟班上的同学少相处了大半年，但她这个人很简单，根本不用刻意去了解就很快让每个人都熟悉了。简直就是像在脸上随时贴了二呆吃货的标签一样。

平时只觉得桑宁这样心思简单也挺可爱的，现在倒是越来越感触，说不定她这样反而比她们这些思前顾后心思一堆的人更好。

她顺势扶着桑宁躺下，桑宁跟蔡媛美几乎头挨着头躺成一个夹角。白乐枝在她脑袋下面垫上枕头时还听到蔡媛美喃喃的梦话："不要让它们带我走……"

不要让它们带我走……

桑宁一直听到这句话，就好像蔡媛美的声音是在说着：不管是谁都好，救救我……

这声音让她睡得很不安稳，意识在黑暗中飘荡浮沉，最后还是受不了地睁开眼睛——一睁眼她却又傻眼了，昨晚的情况似乎再次发生，却又有哪里不太一样。

她没有睡在屋主家的炕上而是站在村口的夯土路上。

抬起头天空又是墨一样的漆黑，但四周的夯土房和连一片叶子也没有长只有干枯树丫蜿蜒伸展的老树却像是放在幕布下的布景一样丝毫不受光线限制看得清清楚楚。

四周似乎是寂静的，但寂静里偶尔又有一种窸窣乍现，吓得桑宁一动也不敢动，静静倾听。

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远处快速穿梭窸窣过后，桑宁决定不管这里是梦还是现实，她都果断应该先回屋主家里去！

刚一转身，蔡媛美宛若飘荡的声音像是穿越虚空而来，说着：救救我……

桑宁迟疑了，停住脚转身看向村口的方向。

她想起躺在床上形容憔悴的蔡媛美，想起她那恐惧颤抖的眼泪，想起一旦被鬼带走她就再也不能回家……

嗷~~怎么办~~她又不是英雄又不会救美，可是为什么她的脚就是没办法往屋主家的方向迈啊~~

——如果就这么跑掉了她回去也会良心不安吃不下睡不着的吧。

桑宁深呼吸，告诉自己这是梦，这是梦……上一次不是也什么都没有发生吗，如果是梦，那做梦的人醒了她就会回到现实了。或者等到天亮班长就会叫她起床了，班长这个人一看就很按时起床的——

所以，就算不能救她，至少能拖慢一点她的脚步也好！

桑宁的脚转向村口的方向，快步的跑出村，跑过村口的一棵老枯树——她没有抬头，看不到高高的树上站着一个人影。

高底靴迷彩裤，斜靠着站在树枝上目送她跑向田间。

桑宁在田间小路上奔跑，她的脚步飞快，身体轻得像不是自己的。

两旁的麦田里不时有小饿鬼穿梭，甚至有的在发现了她之后就在麦田上与她并行奔跑——

桑宁这一回真的看了个清楚，它们黢黑瘦小，全身包裹着一层黑褐皴皱的皮，四肢像柴火似的干枯，只有头和肚子显得格外的大。它

们像浮在草上飞一般在麦田上奔跑，头一直转向桑宁微微发光的眼睛盯着她，细密的利齿间不断流出口水似的粘液。

一开始只有一两只，然后越来越多，像一群饥肠辘辘的人守在锅台旁等着菜肴出锅。

桑宁两眼一闭闷头往前冲，不管怎么样它们还没有扑向这条田间小路，像白天大家一起时一样，好像它们只是等着她自己走进田里。桑宁没有办法确定它们是不能扑过来或者只是在耍着她玩，转头看一眼两旁跟来的越来越多的饿鬼，她却根本已经不能停下来了。

不敢停，更不敢犹豫，好像只要一犹豫它们就会一起扑过来似的。

蔡媛美好像真的已经跟着饿鬼走了很远，桑宁跑了这么久都没有见到她的身影。

她开始奇怪这里难道不是蔡媛美的梦吗？

这里如果是蔡媛美的梦，她不是应该马上就可以见到她的吗？有谁做梦会梦里没有自己？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这岂不只能是她自己的梦了？

桑宁迟疑了，如果这真的只是她自己做的一个梦，那她追下去还有意义吗？

只这一走神，脚下被一个土坷垃一绊，桑宁的身子顿时向前倾倒过去——她此时的身子很轻，像里面填了气球似的，跑起来虽然脚不沾地，但突然一绊也格外难以保持平衡。

她虽然没有重重扑在地上摔个狗啃泥，但身子已经倒向一边农田，那些饿鬼也像终于看到菜肴出锅，一窝蜂地向她涌过来——

啊啊这绝对不是她的梦！她没有这种恶趣味！！

桑宁慌忙就要抱头缩成球，一心想着这是梦！这是梦！只要咬牙坚持到醒了就好了——她已经抱着必死的觉悟等着那群饿鬼扑到她身上，也许像孟思敏和李泽俊那样全身上下被裹个密密严实。

那种画面只要想一下就一身鸡皮寒毛直竖了。

所以她只能尽量把自己缩成一球，尽量减少可能会跟那成群的饿鬼接触的面积。

然而那让人毛骨悚然的情景并没有出现，那窸窸窣窣中突然一道风声破空，桑宁感觉到有什么东西从自己上方一跃而下，顿时饿鬼们一片凄厉的吱吱乱叫。

她瞬间感应到什么似的睁开眼睛，看到不知从何处飞跃而来的华玉盏落到地上，穿着那身黑T恤迷彩裤就地一滚，手里一把闪着寒光的匕首划过，干脆利落地将眼前的饿鬼或是削头或是腰斩，连带附近一片麦叶也被削得四散横飞。

受惊的饿鬼们一时四散，飞快地窜进麦田深处不见踪影，四周也恢复了寂静，只剩漫天削碎的麦叶静静飘落。

桑宁保持着缩成球的姿势，连手都忘记从脑袋上拿下来，就这么愣愣看着华玉盏起身站直，修长身姿透出来的优雅丝毫没有因为这一身的硬气打扮而折损，连那些飘散的麦叶也像自动避开他似的一片也没有沾到他身上。

他收起匕首，转过头细目一扫看向桑宁，微微勾起一边嘴角迈步向她走来。

桑宁依然愣愣地看着他走近，脑子里短暂空白，只是嘴唇动了动，轻轻叫了声："华老师……"

华玉盏在距离她两步之处站定，目光似笑非笑地打量着她那缩成一球的姿势，仿佛是带着一声轻嘲的笑，"——你以为你长刺还是带壳？"

桑宁呆归呆可是这句她听懂了，这是嘲笑！赤果果的嘲笑！笑她不是刺猬也不是乌龟，缩成球有个蛋用？

可是她即使被嘲笑了也不敢有意见，因为随即华玉盏就收起了轻笑，细长的双眼微微眯起一个优美却又危险的弧度，低头盯着她问："我说过的话，你有好好听吗？"

桑宁窘了窘，耳边回响起上一次见面时他最后对她说的那句：别作死。

她小心的观察着华玉盏，没发现他有生气的迹象，才心虚地说："可是，这，不是梦吗……？你只是我梦到的而已……"

这么说好像心里就会轻松一点，一般半是自欺欺人一半是有了借口就不用担心被骂了是吗？

华玉盏盯着她的眼睛眯得更细，好像随时都准备开口给她训个狗血淋头。

——但也只是好像。

他居然没有训她，反而嘴角一挑，突然蛮好心情似的把手伸给桑宁，"——对，这是梦。你对你的导师还真是朝思暮想到连做梦都念念不忘。"

桑宁略略囧了一下，不知道这算不算调戏？老师和学生之间应该出现这种对话吗？

她伸手握住华玉盏的手被他拉起来，很快就抛开刚刚的问题，干脆反抓住他的胳膊——“华老师！你为什么不说一声就离开了？那你现在回来了就不会再丢下我们了吧？”

华玉盏看一眼她抓在自己胳膊上的手，一副浅笑妖娆似的模样着看她，反问：“你想我怎么回答？”

桑宁被他笑得心口跳了一下，嘟喃一句：“我怎么会知道……”

华玉盏向前倾了倾，拉近两个人的距离低头轻悠悠的说：“这不是你在做梦吗，既然我是你梦里的人，你都不知道，要我怎么回答？”

暧昧的距离和语调让桑宁一下子血气上涌，脑子里瞬间就乱成一团不知道怎么辩驳，华玉盏已经趁机抽出自己的手往田埂上迈去。

第11课时

屋里灯火昏黄摇曳，桑宁和蔡媛美一横一竖在炕上睡得沉寂。

白乐枝守着床头柜上的油灯屈膝坐在墙边，腿上就放着从高学夫那里借来的《中国民间百鬼录》却一直没有翻开。

这里天黑的太早了，找回孟思敏和李泽俊，吃完晚饭之后天就已经黑了。

黑夜里油灯一点，白乐枝就怎么也没有勇气翻开这本书。可是有一件事她又无论如何都很在意……

她抬头看看靠坐在对面墙边已经开始犯困的孟思敏，小声地叫醒她，“思敏，你过来陪我看书好不好？”

“现在看？这么暗不会看坏眼睛吗？”虽然这么说不过孟思敏还是迈过蔡媛美，又把桑宁推了推挪出地方在白乐枝旁边坐下。

白乐枝含糊地应了一句：“我怕白天没时间……”

这倒也是实话，现在他们白天也要干活，可是他们力气小手脚又慢，一样的活比人家屋主家干干瘦瘦的小姑娘还多花一倍时间。

照这样，就是想偷懒也没有时间。

白乐枝把腿往前伸了伸，让书在腿上摆正，手指触在冰凉光滑的书皮上就觉得凉麻的感觉顺着手指往胳膊上蔓延。

——这里实在不是看这种东西的气氛，让人觉得好像只要一打开书，里面的鬼也会森幽幽地冒出来似的。

可是不能不打开，因为这次体验出门之前，她有翻过几页这本书。

那时候觉得连鬼故事都算不上，有点无聊就没有看下去，此时她却手指冰凉地直接翻到那附近——

一幅幅鬼意幽森的插图配着文字，昏暗的光线下她们没有细读后面那些详细的说明，只看着丑陋的鬼怪插图下方的简介。

——食肉鬼：

此鬼面貌丑陋，专吃腐烂的动物尸体，传染毒菌。因此对于动物

尸体不可乱抛于垃圾桶或水沟等脏乱之处，以免被鬼所吃。

不敢细看那可怕的插图，白乐枝快翻几页去看下一个——

——食吐鬼：

常寻人的呕吐物为食，且易饿，喜欢与饮酒的人亲近，崇其酩酊大醉，伺其呕吐而饱食恶气……

“这个不是……”

孟思敏忍不住指着这个鬼的介绍，下午她虽然在炕上休息，但屋主在院子里跟白乐枝说的话她也有听到。

白乐枝头皮发麻，恶心的感觉隐隐又泛了上来。她又快速翻过不敢去细想，生怕忍不住把晚上好容易咽下去的晚饭再吐出来。

——食唾鬼：

食唾鬼又名企吒，食量不小，但只能以人的唾液为食。常喜欢亲近有吐痰习惯的人，每闻咳嗽及攒唾沫的声音就非常高兴……

呕——！！

白乐枝觉得她在吓死之前就已经先被恶心死了！

快速翻！！

——食发鬼：

此鬼喜食人的头发，尤其是婴儿的胎发，谁家孩子被他调戏了便会结下鬼缘。因此婴儿胎发不可随意乱丢。成年男性的头发他没什么兴趣，但未婚美女的秀发他却很爱。所以中国古时候的黄花闺女理完头后常常是把落发一把火烧掉。

“是这个！”白乐枝把书往孟思敏那边推了推让她看得清楚些，自己则看向暗影里如死去一般沉寂的蔡媛美……

“为什么我们早不相信呢，华老师特意把书都发下来了，如果早点看看……”

孟思敏打断她，“早点看了又怎么样，没亲眼见到，谁能相信这些东西是真的？难道我们要跟五岁小孩一样以为真的有超人？就算我们把整本书都背下来了，现在事情也不会有什么不一样吧。”

她伸手搂住白乐枝的肩膀拍拍，“我们在接触一个新的世界，二十年的观念都在被颠覆，犯点错也是难免的，别想了。昂？”

白乐枝点点头，振作了一下，“至少我们现在还有这本书，今天晚上就把有关食鬼饿鬼的全部看完，我们一定要撑过这几天——”

“你真觉得华老师会出现？”

白乐枝低头咬了咬唇，“我只能这么相信。”——如果不这么相信，谁还能坚持得下去呢？

“华老师！你不能走！”

此时此刻的桑宁正用尽全力阻止华玉盏再次离开，甚至不顾形象的抓着他腰上用来插匕首的皮带使出千斤坠的功夫蹲在地上被他拖拖拖……

华玉盏低头冷眼斜瞅她一眼，脚下不停继续拖着桑宁往村口的方向走——“正相反，不光我得走，你也得老实回去。”

“不行！蔡媛美会被带走的，我得去帮她！”

华玉盏停下脚转头问：“你坚持？”

“我坚持！”

“决定了？”

“决定了！”

“那好，”华玉盏把皮带扣一松，直接连皮带带匕首也一起送给她——“你去吧。”

桑宁愕然地看着手里的皮带和匕首，立刻又奋起扑过去，情急之下什么都不管不顾地从后面拦腰抱住他硬生生拖住——

“华老师拜托你和我一起去救她吧！华老师你那么厉害，你去的话就可以直接把她救回来了！”

华玉盏低头看看自己腰上的手，看来这姑娘为了救人还挺拼。

——或者是在远离现实的这似梦非梦之中，人也会变得大胆起来呢？

他转头侧目，“如果我说不能呢？”

“啊？”桑宁不解，但见他没有继续走就松了手，看他转过身来，环抱起双臂低头反问，“有谁说我就能对付得了那些鬼吗？”

“可是刚刚……”

地上一地小鬼的尸体犹在，华玉盏却是一副视而不见大言不惭，“那些只是小鬼而已，带走蔡媛美的可不是这么脆弱的小东西。那么大的鬼，就算是我也对付不了啊，到时候救不了蔡媛美还要把我也搭进去，你就不在意？”

桑宁这回张着嘴却答不上来了，她知道这不合理，为了救一个人而在没有能力救的情况下凭白搭上另一个人是不合理的。

“华老师你真的救不了她……？”

华玉盏一双凤目微挑说得云淡风轻，“我一个人能力不够也没办法啊，除非有人能来帮忙一把的话……”

桑宁愣愣地问：“有谁能帮忙呢？”

“是啊，在这种地方有谁能来帮忙呢？”华玉盏微微耸肩，貌似无奈的说：“总不能指望你们当中突然蹦出个潜藏的超能力捉鬼大师吧？”

桑宁微微沉默了一会儿，用怪异的眼神盯着他说：“华老师你在说梦话吗……”

——就他们这几个两天里过得心惊胆颤遇到鬼只能落荒而逃的学生？

华玉盏瞅她一眼，虽然是不怎么高兴的眼神儿，但微挑的眼角自带的妩媚风情还是看得桑宁小心肝儿颤了一颤——

“这不是你做的梦吗，梦话也是你想出来的。”说完他正要继续走，侧目扫一眼桑宁却站在原地没动，随口问：“还不走吗？”

桑宁站在漆黑的背景下，脚下那条小路在她身后伸远，看不到尽头。

她看起来也有些担忧有些怕，却还是转了身，“华老师你先走吧，我还是得去看看……万一这不是梦的话，我不能就这么看着她被带走啊！”

华玉盏转回身来闲闲的站定问她：“万一这不是梦的话，你又能做什么呢？”

“我还不知道，但总得先去看看才知道！”

桑宁应着，已经迈开腿要跑起来，却又被华玉盏抓住胳膊一把拉住——“等等。”

“华老师我不能不去——”

桑宁也许没有权利要求华玉盏放弃自己的安危去冒险，但她自己却没办法什么都不做就这么回去。

华玉盏没有放开手，“我没有要拦你，只给你个护身符。”

“啊？”桑宁刚一转头就突然被他拉近，感觉到他的嘴唇落在额头上，脑袋里轰隆一声有什么弦儿就那么崩断了。

——刚刚是发生了什么？

他他亲了她的额头吗？？

他是老师啊！老师啊！！老师啊！！

而且不是别人是华老师啊！！为为为为什么亲她啊！？？

华玉盏淡然看着她风中凌乱如遭雷劈的模样，放开她的胳膊，手指轻轻在她额头一点——“闲人免近的护身符。”

桑宁更加凌乱了，她在心中无声呐喊——华老师我念书少你不要骗我我我我我！！

护身符应该是什么样子起码还是有概念的好吗！！

华玉盏点在她额头的手指顺势一弹——“你那是什么表情？不是要去救蔡媛美吗？还不快去？再耽搁当心追不上！——做梦而已，想那么多干什么？”

——这才不是做梦！！

桑宁捂着被亲又被弹的脑门无声呐喊，她大概的知道这不是做梦，但如果不是做梦却又没办法解释这里的一切。

想反驳又反驳不出来，最后只觉得自己被华玉盏轻轻一推，明明只是那么轻的一下整个人却一下子往前趔趄了好几步，再回头哪里还有华玉盏的影子？

……好吧现在她真的不确定这是不是做梦了。

心里还惦记着蔡媛美，桑宁不敢多耽误，回头看了几次，最终还是沿着小路继续追赶。

此时她的身子很轻，像是连正常重量的一半也没有，跑起来飞快。

远远的终于看到蔡媛美显眼的洋红色身影，当近在咫尺她反而无措起来——该怎么做？她倒想像拦住华老师时那样干脆一把拦腰抱上去，可是蔡媛美身上十几只小鬼像猴子似的攀在她身上，叫人根本无处下手。

桑宁不自觉地把脚步轻了又轻靠近过去，心口已经紧张得砰砰乱跳，生怕那些饿鬼发现了她会随时扑过来。

这一定不是梦吧，如果是做梦心怎么会跳得这么厉害，好像心脏都快要从胸口里蹦出来。

她握紧了华玉盏给她的匕首，就冲这把匕首刚刚削鬼跟削萝卜似的，她也猜这一定是件好东西。

虽然华玉盏没有跟她一起来，但把这把匕首给了她大概也算仁至义尽了。

蔡媛美走的并不快，她恍若梦游似的双目无神，被拉着推搡着走得机械而麻木。

此时桑宁已经靠的很近了，但那些小鬼却仿佛看不到她似的对她视而不见，桑宁茫然之于也只能庆幸，屏住呼吸小心地靠近到蔡媛美身边。

她看见一只粗大的被黑色硬皮覆盖布满了黑毛的手，或者是爪子拉着蔡媛美的一只手走在前面。但她看不清那东西的样子，在那条长长的黑黢黢的手臂那一端，能看到的只是一个几乎融进了黑暗里的巨大的影子。

在这个完全没有光线理论可言的空间里，只有这个东西是融入进黑暗里的。

桑宁虽然看不清，但本能的觉得害怕，跟那些小鬼不同，这东西让人看一眼就从头到脚都冒寒气儿。

她不敢出声，只能小心地拽了拽蔡媛美，甚至下黑手往她胳膊上用力一拧。蔡媛美却依旧只是呆滞木然，半点反应也没有。

桑宁狠狠心，她既然来了就总得做点什么，于是迅速用力扒几下把蔡媛美身上的小鬼都掸下去，抓住她那只被拉住的手臂狠狠一扯想要从那只爪子底下抽出来。

然而这一抽却没抽得出来，那黑爪子骤然一紧整个黑影停顿下来，蔡媛美那细细的手腕就像随时要被拧断了一样。

桑宁心里一哆嗦，感觉到那东西就要回过头来，竟然想也没想反握着手上的匕首就狠狠往那个黑爪手腕上切下去。

她这反射之下的动作使足了力气，那把匕首似乎也是削鬼如泥，一下子就割断了那只黑爪的半边手腕。

这一下子就用光了全身的力气和勇气，看到黑暗里伸出另一只手来想把她也抓住，顿时一边躲一边忙乱得一顿乱切终于把那黑爪子手腕上的另一半也切断了。

她拖着蔡媛美就跑，蔡媛美倒也像有感应似的，虽然目光还是发直但被她一拉就跟着跑。那些小鬼还在不断的想往蔡媛美身上扑，桑宁不时挥着匕首乱划几下，也不管切没切到只是一劲儿不停的跑。

身后那东西并没有追来，只有一种凄厉愤怒的诡异叫声，像是穿过层层浓腻的黑暗传来。

桑宁一阵后怕脖颈发凉，不能相信自己真的把蔡媛美给救出来了？如果这么简单就能救出来，华老师为什么说他救不了？

难道这真的就只是个梦？梦本就是没有什么逻辑可言的，似乎只有做梦能解释这里无厘头的一切。但她的感觉却那么清晰，心跳，恐惧，还有一阵阵的恶寒感，这么真实的感觉怎么会是梦呢？

她们跑远了就渐渐慢下来，没有之前那么拼命。

桑宁回头看看似乎没有什么东西追上来，那些小鬼似乎也被她乱挥的匕首切了几刀而退散了。

她终于可以有时间停下来好好看看蔡媛美，一看之下才发现她手腕上还抓着那只断掉的黑爪，吓得她头皮麻了一麻，赶忙用匕首剔掉。

“媛美！媛美？听得到我说话吗？”

她拍拍蔡媛美的脸，梦里的蔡媛美不像现实里那样迅速消瘦，脸蛋依然是圆圆的，只是变得蜡黄僵硬，拍上去一点也没有皮肤的柔软。

桑宁注意到她的头发也干枯发黄得像一把杂乱的枯草，甚至夹杂着隐隐的白发。

“没事的媛美，我这就带你回去！”

尽管不知道蔡媛美听不听得到，桑宁还是安慰着她，快步拉着她往回走去。

这时却听到一阵大喊大叫正飞快地穿过田地向她们靠近而来——“鬼啊！！有鬼啊！！救命啊！！”

这熟悉的声音让桑宁一愣，转头去看，就见徐舰比上一次还要更加狼狈不堪，依然疯狂奔跑逃窜着，身后像黄蜂一样追了一群大大小小的饿鬼……

他冲向桑宁和蔡媛美，喊着：“快跑！！快跑啊！！”脚下停也不停迅速与两人擦身而过狂奔而去。

桑宁看着那一群黄蜂一样的饿鬼也是头皮一阵发麻，也迅速想要逃走，可是呆滞的蔡媛美反应慢了些许，也拖着她脚下一慢，那“一群黄蜂”就已经迅速扑面而来将她们吞噬笼罩——

桑宁在炸毛的一瞬间已经脑补了自己被密密麻麻的小鬼包裹，那种对密集的恐惧瞬间超越了一切，她情愿被一只狼咬死也不要被几千只老鼠啃死！

可是下一刻她却发觉那些小鬼竟然没有一只靠近她，像是有一道

无形的屏风，那些小鬼一到她跟前就绕过她分流而去，对她根本视而不见好像丝毫也不感兴趣。

大部分小鬼都追着徐舰蜂拥而去了，也有一些缠上了蔡媛美，蔡媛美虽然呆滞但也下意识做了一些想要躲避的反应，可惜被那些小鬼抓着头发攀着衣服根本就躲不掉。

桑宁等那些小鬼大军过去就忙帮她把身上攀附的小鬼拍掉，那些死缠不去的匕首一挥也就跑了。

桑宁开始想会不会是因为这把匕首，小鬼才不敢接近她？

要真是那么神奇的匕首她一定得好好保存着好还给华老师，如果弄丢了搞不好把她卖了都赔不起！

赶走了蔡媛美身上的小鬼，她低着头弯着身子，还保持着一种想要用手抱头的防御的姿势。半晌才慢慢抬起头在那被小鬼抓得蓬乱的头发下面露出一双茫然的眼睛——

“桑宁……？”

“媛美！你认得我了？”桑宁兴奋地拉住她，“你醒了就好了，我们去找徐舰，然后一起回去！”

“徐舰……？”蔡媛美还有点茫然，虽然恢复了意识但整个人晕晕乎乎依然还有些像是梦游一样。

“是啊，他……”桑宁正说着，就见徐舰又从另一个方向大喊着：“鬼啊！！快跑啊！！”带着他那长长的成群的“尾巴”狂奔呼啸而过……

桑宁沉默地看着他，暗暗想这娃到底在这跑多久了？

该不会从来到这里那天上午之后，他就一直在这片农田里奔逃……？

虽然她很同情他，但为什么这画面看起来这么的不严肃呢……现在她手上有这把匕首，怎么也该帮帮他。

可是徐舰这么不停的狂奔要怎么追上他？

桑宁拉住蔡媛美对她说：“一会儿我们去堵徐舰，你帮我把他扑在地上！别让他再跑了！”

蔡媛美茫然懵懂地点头，于是她们等了半天，等徐舰从另一个方向再次出现，她们提前挡在去路上，等徐舰狂奔而过时蔡媛美一把将他拦腰扑倒，两人跌在地上，他就被蔡媛美当了人肉垫子。

两人一倒饿鬼群也是蜂拥而至，桑宁仗着小鬼不会近身，挡在两

人身前闭着眼睛一气匕首乱挥也不知道自己都切了些什么。

等听到饿鬼群吱吱散去的声音睁开眼，眼前地上零零散散尽是一些零零碎碎的残肢，一段段在地上不细看就像黑色的枯枝，流着一星半点黏腻的褐色液体。

尼玛她一定是勇士附体了！

桑宁几乎都不敢相信自己竟然真的这么勇猛的做到了！

从地上爬起来的徐舰也是愣愣地看着她，半天憋出一句："卧槽，你是巴拉拉小魔仙会变身吗？"

——如果之前有人告诉他自己会被插班进来的那个又二又呆的小女生从饿鬼手里救了，他一定大笑三声绝不可能相信。

蔡媛美很懵，她还恍恍惚惚的有点搞不清楚状况，但对于桑宁的壮举同样也是愕然。

桑宁根本就没办法跟他们解释，只能招呼他们："快点起来吧，我们得赶紧回去了！"

——别管其他的，这才是正经。

三人于是向着村子的方向一路快走回去，桑宁边走边问徐舰："你怎么还在这儿？没有回车上去吗？"

徐舰啐了一声，"别提了，今天上午你们走了我自己留在田埂上刚坐着想吃点东西，身后的玉米秆子跟活了一样，缠上来就把我拖玉米地里了！我一站起来就发现天都黑了，想喊你们也不见人，然后那些东西就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顺着我的腿疯爬上来就把我的面包啃光了！卧槽它们一副想把我也吃了的样子，吓得我赶紧跑！跑了一天了我还什么东西都没吃过！包也掉了不知道丢在哪里……"

桑宁小心翼翼地打断他，"那已经是昨天的事了……"

他果然在这里已经奔跑了两天吗……

徐舰一听就有些愣，他在这种没日没夜只有漆黑一片的地方的确有些感觉不到时间，但是说他跑了两天还滴水未进也太扯了吧？

桑宁这时一晃眼就见前面已经看到了村口，脚下不禁快走了几步，略显兴奋地转头跟他们说："我们到村口了！"

然而她转头的一瞬间，却眼看着脸上也露出喜色的两个人，瞬间消失在空气里。

第12课时

桑宁一下子僵住了——他们，真的，消失了。

她的身边空空荡荡，像是从来就没有过这两个人一般寂静。

桑宁脊背微寒，这情形就如同今天上午他们跑出饿鬼田的时候，徐舰也曾这样消失不见。但是那时她没有亲眼看到，看到的只有倪倩一个人。

现在她亲眼见着两个大活人前一刻还在为看到了地头而面露喜色，下一刻就凭空消失在了空气中。她不禁向村口的方向退了几步，好像田间那条小路出口的土地会吃人似的躲远。

她以为她救了他们。

可结果他们依然离不开这片饿鬼田，徐舰是不是又一次回到地里，依然还要继续奔逃？蔡媛美呢？也要继续上路被饿鬼带走了吗？

一番努力化为泡影，甚至让人感到绝望——难道一旦跟饿鬼结了缘，就真的再也走不出这片田地，这个村子了吗？

这不止是对于蔡媛美和徐舰的担忧和绝望，还有他们其他人包括她自己的未来——他们还住在这个村子里，只要一个不小心就会结上鬼缘。

她想起下任村长和村民对他们态度的转变，从招待暂留的客人，到看着即将成为他们之中的新成员一般的眼神。

有那么一瞬间，桑宁也很想就这么逃走，趁还没有结上鬼缘——倪倩和柯正亮不是还没有消息吗，说不定他们已经离开了呢？

但华老师怎么会真的把他们丢在这里不管呢？没这个道理啊！

两种思想天人交战，但不管她怎么说服自己都依然止不住不断增长的失落和惊惶，快步跑回村子一路往寄宿的人家跑去。

也许见到白乐枝她们她就会安心一点了，她不想一个人在这半夜里呆在外面——

桑宁脚下飞快，转眼已经看到那扇亮着油灯的窗户，立刻就推开院门，可是来到房门外去推房门却怎么也推不动。

她用力拍打房门，却发现自己的手像被一层无形的东西阻隔，在

寸许之间却根本拍不到房门，甚至喊了许久屋里也没有反应。

她心里一惊开始慌了，迅速绕到窗户外面，发现连窗户也是一样，她的手根本没有办法碰到。

“班长！思敏！！”

桑宁在窗外大声喊，期望有谁可以听到她的声音，但那扇窗户始终紧闭着。

她像是被现实遗弃了，扔进一个只有虚无的空间——

窗户像是微微震动，白乐枝和孟思敏都抬起头来看了一眼，又彼此对视——

“刚刚窗外是不是有什么声音？那些东西不会又来了吧……”

“听错了吧，别管了。”孟思敏宽慰着显得有点紧张的白乐枝，反正不管怎么样别开窗就对了。

白乐枝默默点点头，感觉夜里有点凉了，替炕上睡得沉沉的蔡媛美和桑宁盖好了被子，就又低下头去继续看书。

“班长！思敏！帮我开门，拜托你们快开门——”

“桑宁！桑宁醒醒了！”

白乐枝用力把喊着梦话的桑宁摇醒，桑宁一醒过来几乎是立刻弹坐起来，看着白乐枝的脸怔了片刻，再看窗户外面天都已经亮了。

“班长……”

“你刚刚做什么梦了，那么大喊大叫的？”

桑宁继续愣着，是做梦……

其实刚刚从炕上安然醒来就已经足够说明这一点了——那真的都是梦？一个虽然光怪陆离，但无比真实的梦。

只是她依然忍不住去确认：“班长，我昨晚……在睡觉？有没有起来过？”

白乐枝对她这莫名的问题笑了笑，“你昨晚睡得跟小死猪一样，哪有起来过。连今天一早屋主家喊我们起床，我想叫你都叫不醒，还吓了我一跳就怕你也跟媛美一样。结果过一会儿你就自己开始喊梦话了。”

桑宁还想确认一下，又问：“真的是一整晚？”

白乐枝开始有点奇怪她怎么这么纠结这个问题，“是啊，我和思敏一整晚几乎都没睡，没见你起来过啊。怎么了？这么在意有没有起夜，你有梦游的毛病吗？”

桑宁看见白乐枝的眼睛下面果然隐隐已经有一层黑圈，她摇摇头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只能说：“我，只是……做了个梦……”

白乐枝这才松一口气，“别吓我啊，一大早就这么古古怪怪的。快起床吧，村里人等着我们吃完饭去干活呢。”

说到这里白乐枝的脸色却青了青，桑宁刚想问怎么了，就见孟思敏脸色更是铁青的扶墙走进来，“班长，该你了……桑宁醒了啊？”

“你们这是怎么了？”

一晚上不见怎么跟得了什么急病似的？

没错她们是得了“急病”，一种耳熟能详的“急病”——

孟思敏看着桑宁一脸茫然的样子，反问她：“你就一点感觉也没有吗？”

“什么感觉……”桑宁话都没说完，清早开始蠕动的胃肠里就一阵连划带刺的绞痛感传来——桑宁的脸色也一下子就白了。

看她这样，白乐枝默默递过一卷卫生纸来，“你先去吧，我已经去过一次了……拿着这个，这里没有手纸。”

桑宁顾不得多说，拿过卫生纸卷就下床冲向茅房。

——这简直就是上刑！

那些粗拉的树皮草枝只经过简单的碾磨，蒸软，吃的时候还可以用汤泡着硬吞下去，但是出来的时候却再次被胃肠沥干，穿过娇嫩的肠道，抵达痛不欲生的菊花。

桑宁几乎有种菊花被割裂的错觉，她现在知道为什么白乐枝一提起吃早饭就脸色发青了——

饭不能不吃，不吃会饿，不吃就没有力气干活，可是吃下去的迟早还得出来！

昨天他们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虽然难吃难咽，却都那么勇猛地吞下去了。

可是今天咧？？经历过直肠和菊花的割裂礼，谁还有勇气吃得下去？？

桑宁扶着墙从那个简陋的小茅房里出来，在门口默默与白乐枝交

接过那卷手纸，沉默无声地擦肩而过。

回到屋里她侧身往床上一倒，眼睛正盯着依然还在昏睡的蔡媛美，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她的样子不但没有继续憔悴消瘦，倒好像还好些了。

“思敏，你来看媛美的脸色是不是好些了？”

怕自己只是看错，桑宁忙喊来靠在墙边坐不敢坐的孟思敏，她挪过来看了看，“真的，看起来好多了！我去叫班长！”

孟思敏顾不得菊花疼痛转身就跑出去了，桑宁都来不及提醒她好歹也等班长从茅房里出来啊……

桑宁转回头来看着蔡媛美，心里隐隐有些激动——也许并不是没有用呢？也许，她昨晚真的拖住了它们的脚步呢？

就算是没有办法把人救回来，至少可以拖慢它们也好！

她不能相信昨天晚上只是做梦，就算白乐枝和孟思敏都能证明她昨天晚上一直睡在床上也不相信。她很想找到点什么来证明昨天晚上的一切是真的发生过——

对了，匕首呢！？

桑宁慌忙在身上炕上一阵翻找，可是就算是和衣而睡，一把匕首在身上又怎么会摸不到？——那把匕首不在这里。

弄丢了？还是，那只是存在于“梦”里的东西？？

村里人对他们还算是不错的，虽然已经不再拿他们当客人招待，但看他们吃不惯这里食物也知道这些外来的学生娃胃肠娇嫩需要时间去适应。

于是今天只让他们帮忙干点家务活，找了些留存的苞米棒子让桑宁和白乐枝磨负责成粉蒸窝头——

那真的就只是苞米棒子，陈年的去掉了玉米粒的干棒子，削掉外层把里面的瓤磨成粉，里面再掺上地瓜叶子——顿顿供地瓜干是供不起的，所以这已经是他们能找到的最好的东西了。

就连桑宁她们削掉的那层苞米棒村民都不会浪费，再拿去碾碎自己掺窝头吃。

等团好窝头喊了男生们一起来吃饭，那一口窝头下去又苦又涩又粗又干，都恨不得能把嗓子拉出一道口子。

大家一个个铁青着脸，只能互相安慰：吃吧，嗓子拉口子总比菊

花拉口子好，泡泡水也不是不能咽。

刚吃完饭下任村长就来了，学生们见了他赶紧都起身，这个除了村长之外本村最大的人物每一次出现都必然是有什么事情的。

“学生娃，你们的老师离开之前似乎跟村长说过，如果赶上了丧礼，就让你们去看看。我本人不觉得你们去看是什么好事，不过村长答应了，你们愿意去看就去看吧。本来以为大概还有几天，不过似乎因为你们的到来饿鬼们有些惊动，所以丧礼准备提前了，今天傍晚就准备出殡。”

“等一下，”孟思敏快人快语忍不住提出质疑，“丧礼这种东西不是应该按照人的死亡时间来定的吗，怎么会因为我们而改变呢？人还活着的话怎么都不可能提前吧？”

干枯伛偻的下任村长两手叠放在面前拄着一根拐杖，抬头用那双突出的眼睛盯着孟思敏——“为什么不可能提前？”

只是轻轻一句让在场的几个人忍不住都隐隐脚底发凉。

——为什么不可能？

——人活着当然就不可能哪里有什么为什么！？

下任村长那张干枯得几乎只剩一层肉褐色的皮的脸上根本已经看不出表情，沙哑的声音意味深长地说：“学生娃，这个村子里你们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去适应。”

说着他转身离去，临走时对屋主说：“晚上让你家的娃娃领他们过去吧。”

下任村长走后他们手脚冰凉的回屋，微微的沉默过后，白乐枝先开口问：“晚上……我们去吗？”

“当然要去。”第一个回答她的是高学夫，他说得理所当然，作为一个学民俗的学生来到这么匪夷所思的村子还赶上丧葬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的。

不过当然他的意见是被排除在外的。

孟思敏还纠结在下任村长说的那些话里出不来，打断了问题插言问：“你们说刚刚下任村长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啊？他们难道要给一个活人办丧礼吗？？”

这个问题太超出他们的理解谁也答不上来，结果目光还是只能投向高学夫——高学夫如今在他们之中的地位实在很复杂，一方面只有他一个人没有见到饿鬼，不相信他们所有人。另一方面正因为他太坚持自己的理论，大家也没有办法跟他商量事情，采纳他的意见。

可是真的论起知识，他却是他们之中哪个也比不上的。

这两天高学夫都没有和他们一起行动，但也以自己的理解对村子做了不少调查，所以他们知道的事情他大部分也知道，只不过是另一个科学版本。

他推了推酒瓶底眼镜，分析说：“以这个村子的现状来看，也不是不可能。但这不应该叫丧礼，而是祭祀比较妥当。”

经他一点其他人终于明白，杨丰旭迟疑地说出来：“人祭？”

高学夫点点头，“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吧。”

孟思敏当即脱口而出：“这是犯法！”

白乐枝赶忙捂住她的嘴不让她继续说下去，杨丰旭也心领神会地去门口看了看，以防被人听到。

白乐枝瞪她一眼提醒她说话当心，才放开手，压低声音说：“在这种地方你觉得法律能管得着吗？”

孟思敏这才意识到，在这个被饿鬼包围的村子，村民们能考虑的似乎就只有活下去这一件事，这样的村子里有谁会在意法律那种远在天边的东西吗？

白乐枝虽然放开了孟思敏，但她自己也迟疑了，“这种东西我不想看，万一真的会杀人怎么办？这个怎么可能接受得了？”

杨丰旭却打断了她，“我觉得我们得去。华老师走的时候一句话都没有给我们留，却特地去找村长让他同意我们去看丧礼，这应该是有什么用意的吧，该不会丧礼之后就算体验完成，他就会来接我们了？”

这个猜想让大家一愣之余都有些看到了希望，他们都相信华老师既然会带他们来就一定能带他们走，如果不这么希望的话谁还能坚持的下去？

白乐枝就只是还有些心里发怵，“可是华老师也不在这儿，也没人带着我们，就自己去看什么人祭丧礼的……还是觉得很可怕……”

听到她的话桑宁迟疑的嗫嚅，“我昨晚……看到华老师了……”

一屋子人的目光顿时集中过来，孟思敏当即就提高了声音问：“昨晚？在哪里！？”

可是她随即想起——“不对啊，你昨晚一直就在屋里睡得跟猪一样，怎么可能单独见到华老师？？”

果然这个问题桑宁根本解释不了，最终只能悻悻地放弃，低声

说：“在……梦里……”

——桑宁绝对听到了轻嗤的声音！她果断又被鄙视了！

因为村民体谅他们一个个跟菊花残似的，今天不用上山干活而是分摊到几家去帮忙准备丧礼。

白乐枝和桑宁一组，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她就是下意识地会选择跟桑宁在一起。

她们去的那户人家男人也上山干活了，留下的女主人看起来似乎也很老，见她们来了，就招呼她们帮忙一起给家里的老人洗身子换衣服。

两个人都挺奇怪，帮忙准备丧礼难道不是叠叠元宝剪剪纸钱什么的？还要特地沐浴净身吗？

不过人家叫干什么她们就干什么，打了水一进屋，白乐枝的脚就定在地上挪不动了——

她没见过村长，没进过村长的屋子。但此时这间屋子就如桑宁去村长家见到的一样，屋里特别的暗，窗户很小，几乎就只能算是个透气孔，墙壁也是夯土的，但颜色却比外间深些，如同把光线都吸收了。

躺在床上的那个老人白乐枝一度以为是具从棺材里扒出来的干尸，根本已经直挺挺地全身僵硬，骨头上裹着一层皱巴巴的干枯肉皮，只有喉咙里发出嘶嘶的喘气声才能证明这个人还活着。

这村子里的人大多寡言，这户的女人也不例外，她只是简单的招呼两个人过来帮忙扶老人起来。桑宁倒是过去了，可白乐枝站在那里根本就不敢靠近。

直到女主人和桑宁把老人硬搬起来，小心地掰着关节坐起来，白乐枝才反应过来，赶忙蹲下去在水盆里拧了毛巾递过去。

女主人给老人擦了身子，换了件干净衣服，沉默地做完这一切，突然幽幽叹息一声，眼角挤出一滴眼泪来匆匆抹了去。

这一声叹息倒也生出几分人情味儿，因为这里的人长的都一样的面黄肌瘦，干巴巴的脸上沟壑纵横，叫人看不出年龄也看不出长相，任谁来了这里都得变成个脸盲。

大概脸盲也有脸盲的好处，在这村里不管他们见了谁，都一个样子也就不觉得陌生。

这感觉就好像全村人都是一个整体，整体里分出四个人：男女老

少。

这种不陌生让白乐枝稍稍放松下来，试探着搭话：“大婶儿，这位老爷爷贵庚啊……？”

女主人扶着换好衣服的老人躺回去，一边伸直他僵硬的关节一边叹息着说：“我也记不清了，有个一百五六十岁了吧……”

白乐枝忍不住脱口而出：“那么长寿？？”

——如果是在别的地方她也许还没那么稀奇，可是这里是饿*啊，生活在这么苦的环境里天天饭都吃不上还能活那么长真的很稀奇啊！

然而女主人却用一种说不清的目光看了她一眼，转头又是短短的一个叹息。

在白乐枝看来在这种地方，这么长寿的一个老人大概是奇迹，但是桑宁却好像发现了什么——“那，不知道村长他多大年纪了？”

“村长他是村里年纪最大的，一百九十多了。”

——白乐枝无法形容自己的惊讶，难道这里还是个长寿村吗？？

她随口又问：“村里的百岁老人很多吗？”

女主人略点头，“是有些，不过也只到今晚了。”

听到这句白乐枝愕然片刻，挪动视线看向桑宁……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不等她们问，女主人已经积蓄说：“今晚村里百岁以上的老人，就要都跟村长一起走了。”

听完这句话白乐枝和桑宁都顿住了，“人祭”两个大字此时就好像写在那老人身上，她们却没一个敢再开口继续问下去——如果事情真的像她们现在想的，那也太可怕了！

这时孟思敏却突然闯进了院子——“班长！快来帮忙，高学夫要发疯了！”

第13课时

“班长！快来帮忙，高学夫要发疯了！”

白乐枝一听就觉得懵，在这儿谁发疯都不稀奇，怎么会是高学夫发疯？

他见着鬼了？可是大白天的也没鬼啊！

不管怎么说她也得去看看，赶紧跟这家的女主人打了个招呼，就带着桑宁一起赶过去。到了才知道高学夫也在一户人家帮忙，跟她们一样。

他当然也借着给老人沐浴更衣问出了她们听的事，而且以他那学究姿态根本没有不敢问，不好意思问，只怕打听到的比她们还多。

这时候就见他激动的在院子里大声说着：“你们这是屠杀！还有没有人性！！”

杨丰旭和李泽俊因为就在他隔壁帮忙，所以早就赶过来，拼命拦着他想要捂住他的嘴。结果这个小学究较真起来还真是犟得要命，两个人都拦不住他在这里高声指责。要不是怕弄伤了他，这俩真想直接给他敲昏了拖走！

“一定要阻止他们！！不能让他们举行这么没人性的人祭！！”

这时间男人都上山去了，村里只剩些女人和小孩，一个个在院子里院子外围着，不说话也不靠近，就只是用古怪的目光盯着他们。

白乐枝一来就给盯得发怵，赶忙跟杨丰旭和李泽俊说：“先把他带回去啊！别让他在这儿闹腾了！”

于是两个人合力把高学夫给架了回去，一路他都还在喊着：屠杀！没人性！阻止他们！

白乐枝只觉得头都大了，在人家的地头上，他们就是一群没有老母鸡带领的小鸡，高学夫这不是在给自己和所有同学找麻烦吗！

进了屋他们关门关窗，把高学夫摁在凳子上，孟思敏第一个就开始质问他：“你搞什么鬼啊？人祭的事你也不是刚知道，这还是你推测出来的，突然当着村里人的面发什么疯？要害死我们啊！”

高学夫激动地想站起来，可是依然被杨丰旭和李泽俊一左一右按

着肩膀不让他站，这坐着说话他气势也就没那么十足——

“我个人是可以尊重地方文化信仰的！虽然愚昧，但不是不可以尊重——像荒田村这样的地方，贫穷守旧又有饿鬼文化，我也是有心理准备可以接受一定程度上的愚昧。哪怕是食葬，那也是一种丧葬形式！或者是人祭，所谓为了全村而牺牲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并且还是历任的村长，虽然很不人道但也能当做一种如今已经绝迹的文化形式，能亲眼见到一次也算是民俗学者的梦想——但是现在不是那么回事，不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而是村里所有的百岁老人！这就是屠杀！是为了节约口粮而将没有生产能力的老人抹杀的野蛮手段！！”

他一口气说完，听得大家愣了半晌。

他们还真没他想的这么多，接受了饿鬼的存在之后，对于丧葬也好人祭也好，都似乎顺理成章的接受不再质疑。

可是听说村里百岁以上的老人就有十几个，不管这丧礼究竟是什么，都在准备要这十几个老人的性命。

见大家无言以对，高学夫立刻给大家强化思想：“我说的没错吧？我们必须制止这种愚昧野蛮的行为！那是十几条人命！”

“不行。”杨丰旭却打断了他，“婚丧嫁娶这种事在民间一向都容不得冒犯，如果激怒了村民怎么办？我们这里只有六个人，一半是女生，还带着一个昏睡不醒的蔡媛美，怎么去应付全村人？到时候万一被动了私刑我们根本一点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总算把高学夫给劝住了，但他还是坚持要去看丧礼的，其他人生怕他到时候一个冲动再做出什么来，商量之下也决定一起去看。

只是桑宁有点担心，她很想今晚再去饿鬼田看一看，确认一下蔡媛美气色的好转是不是真的跟昨晚把她从饿鬼手里救出来有关——

万一真的有关呢？

那个“梦”感觉那么真实，除了一些解释不了的因素之外完全就是她亲身去体验的，而且刚好这么巧一醒过来就看到蔡媛美那不断憔悴恶化的气色回转了。

不管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只要真的有效果，就算蔡媛美走不出那饿鬼田，只要她一次又一次的去救就能拖住她的脚步，拖到课程结束他们可以回去的时候。

而且如果那个梦是真的，那华老师根本就没有离开这里。

他一定在什么地方看着他们，在她有危险的时候，他不是出现来救她了吗？

只是想到这里桑宁蓦然又想起他落在额头上的那个吻，顿时从眉心开始整个脸都要烧起来。

“桑宁你没事吧？脸怎么变那么红？”

“没事没事，屋里有点热而已……”桑宁连忙摆手掩饰，生怕被人看穿心思似的——可是那心思怎么可能有人看得透？她自己说出来都不会有人信！

桑宁的借口当然也不无道理，他们七个大活人挤在一间小屋子里还关门关窗，屋里的确是有点闷热的。

白乐枝于是发话说：“那没什么别的事就赶紧去干活吧，免得村里人以为咱们聚在屋子里偷懒。”说着她已经先去打开房门走出去，结果人走到正屋门口，又往后退了两步。

其他人也跟着她出了房间，问：“怎么了？干嘛不出去？”

孟思敏越过她往门口一站，顿时也打了个寒颤，一般无二的退了回来。走到两人身后的桑宁才看到屋外站了好几个孩子，有小的有半大的，个个黑黄黑黄瘦干干的，有的套件破旧的小背心但大多光着上身只穿条旧裤子，零零星星的院里院外站着，都直勾勾的盯着他们。

十几个孩子本来没什么好怕的，当然称他们为“孩子”可能也不那么恰当。

可是被这样直勾勾的目光目不转睛的盯着，加上他们黑黄干瘦如难民似的样子，还是让人有点瘆的慌。

孟思敏当即就转向高学夫指责：“看吧！你这一嚷嚷把村民得罪了吧！摆明了是让这些孩子盯着我们呢！”

好好的“座上宾”，非要自己搞成“阶下囚”被人防贼似的盯着，谁能觉得好受了？

但高学夫的腰板依然挺得很直，只说一句：“我没错。”

大家默默叹气，都知道他的确是没错，就是太迂太犟了。

这时屋主家的女孩也从外面回来，站在门口对他们说：“村长说你们今天不用帮忙了，傍晚时我再来带你们去看丧礼。”

她说完之后高学夫就狠狠被几道目光瞪了——这下好了，犯人家忌讳了吧？

村里人倒也没说非让他们禁足，但屋外一群孩子眼睛都不眨的紧紧盯着，一有人走出屋外，哪怕上个茅房也顿时三四个孩子黏上去跟着紧盯着。

这种感觉实在让人不好受，干脆所有人都窝在房间里尽量不出门。

白乐枝也就趁这个时间把那本百鬼录给大家传阅了，所有有关饿鬼的页面都被她夹了纸条。

就这么熬到下午，蔡媛美又醒过一回。她果然精神好了许多，还说似乎今天一天都没有再做被饿鬼带走的梦。只是天一擦黑，她就又开始昏昏沉沉起来。

傍晚时屋主家的小姑娘就又回来了，商量之下他们还是决定留下个人来陪蔡媛美，其他人就跟着小姑娘一起出门了。

擦黑的傍晚天上的云团显得格外乌黑厚重，又在交界处透出一种半明半暗的黄，让整个村子那种灰黄而荒凉的感觉越发明显，不禁叫人心里生出一股惶惑。

今天的村子格外的静，沉沉的透着死寂。他们一路上好像一个村民也没有看到，仿佛身置荒村。

这种压抑和心慌在不断累积，当终于抵达村长家看到那满满一院子穿着破旧粗布白衣的人时他们才终于松一口气。但是随即却又发现一院子百十来号人竟然一点声音都没有，没有说话声没有呼吸声没有脚步声甚至连衣服摩擦的声音都没有。

就像一大群实体的幽灵正在转头看着他们。

下任村长见他们来了，就面无表情地挥挥手示意上路。

村民们默默抬起几口破旧无盖的棺材，第一个被抬出院子的就是前任村长——从出殡的这一刻，他就成为了前任。

跟其他老人不同，他因为全身骨头和肌肉都已经完全僵硬干枯根本无法活动，所以是坐在棺材里的。衣服也只能披在身上，露出胸前包着一层又干又皱的褐色皮肤的骨骼。

如果不是那双眼珠子还在动，乍一看倒像是坐化的高僧。

将他抬出院门之后，后面其他的棺材也就陆续跟着抬出来排成长长的一队。

那些棺材的木头已经十分破旧腐朽，看上去让人觉得只要一用力就能掰碎了似的。

白乐枝看到这个场面脑子里就不断浮现出曾经的恶梦，不禁后退两步，撞在桑宁身上险些踩住她的脚这才停住。

此时排得长长的灵柩队伍尽数走出了院子，屋主家的女儿示意他们跟在队伍末尾，长长的队伍慢慢走出村子，向饿鬼田走去。

——历来出殡送葬都是上山，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下田的。

他们跟在这样的队伍后面都有点腿肚子打转，根本不敢去设想下一刻会发生什么——最好的情况，大概就是把人活埋在田地里……？

天呐，那些人，他们真的还是活着的……

这个意识折磨着他们，知道这里的村民代代奉守着自己的习俗从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更不会因为他们这几个外来人而有什么改变，可是他们就是难以接受。

走在他们前面的屋主家的女儿虽然也是一副面无表情的样子，但好歹认识了两天算是比较熟了，他们憋了一肚子的问题也只能悄悄问她——

“丑丫，”——白乐枝隐约记得她是叫这个名字的，“把那些老人抬去田里，要做什么？”

无声的送丧队伍，没有唢呐，没有纸钱，一行人就只是披麻戴孝着，沉默地行走。

丑丫面无表情地转头，深深凹陷的脸上一双大大的眼睛麻木而凉薄，“什么也不做，就只是抬过去。”

说完之后就转过头去不再开口。

高学夫是不会因为避讳什么而住口的，他满腔子话不能大声说出来，就只能喋喋的对丑丫说：“你们把老人抬过去难道是要活活饿死他们？你们不会觉得这样太残忍了吗？打着饿鬼的旗号做这样不负责任不赡养老人的事不觉得可耻吗？”

白乐枝忙拉了他一下提醒他适可而止，“这里的村民不是那样的人，他们人很好的，也是有苦衷才那么做，别说了。”

这种话高学夫当然是不会接受的，“——他们有什么苦衷？如果在饥荒年代也许的确算是苦衷，可是现在都什么社会了还坚持这样的风俗，根本就是从这种恶习中尝到了好处——不然如果真的那么活不下去就该离开这里去别处谋生！”

白乐枝于是想劝他却反而被教育了一顿，只觉得头大——

“他们如果真的只是为了点口粮就把老人遗弃的人，怎么会特地把村里好吃的东西都让给我们呢？”

桑宁幽幽地插口，倒还真一时把高学夫堵了个哑口无言。

——村民一天吃一顿，却给他们准备一天三顿。村民吃着地瓜饼的时候却给他们备着地瓜干，实在是地瓜干不够了，又知道他们吃不惯那么粗的地瓜饼，还特地捏了玉米窝头。

桑宁不懂太多，只觉得这样的人不像是为了省一口粮食就把不能动的老人送去送死的。

下任村长说过，生在这村子里的人，迟早都要成为饿鬼的食物。

这些老人究竟被送去做什么，其实除了高学夫之外的几个人心里已经都有数了吧。

桑宁的这几句为村民辩解的话像是把丑丫也软化了，她大概心里觉得总算村民们没有白对这几个外来人好，总还是有人领情的。于是默默向她看了一眼。

这时天色越来越暗了，虽然他们是傍晚出发，但自从进了田间之后就像每走一步天色就暗下几分，这种情景让桑宁觉得有点熟悉又有点心惊。

村民们走得很快，桑宁时不时小跑着才能跟得上，然而不久他们就离开了田间小路走进麦田里，迂回的走着S型。领头的那人开始唱起了幽幽的调子，内容有些听不懂，像是方言夹杂着古言，声音很低却传得很远。同时那人手里拿着木棍，像是打草惊蛇似的开着路。

不一会儿田地里就起了风，整片麦田簌簌而动，让他们有种被夹道欢迎似的感觉。

这只送葬队把麦田转了个遍，在桑宁看来简直就像是在游街示众，通知所有的饿鬼大餐送到一般。

最终送葬队绕了几圈却回到村口，将棺材一一摆好。

丑丫这时招呼他们跟着她进了临时搭起来的一个小棚子，木头搭的框架顶上铺一层干草，四面用土黄色的布遮着。像一栋迷你的民居，只够他们几个弯着腰进去，然后从布上特地留出来的空隙能够看到外面。

“不管发生任何事情都不要离开这里。”丑丫说完，就看着外面不再说话。

几个人也看向外面，看着村民将棺材错落地垒叠起来，每个棺材都留出一个“入口”，最顶端就是坐着的前任村长。

这一切都是在那古怪的调子中进行的，做完这一切，他们最后在棺材塔前点了一根白蜡烛，磕了几个头，村民就又唱着调子结队回村。每到一户就有人离队，直到村尾最后一户人家进了家门，调子声停止，村里就顿时一片漆黑寂静。

孟思敏随口问：“怎么村子里那么黑？”

从这里看过去村子一片漆黑死寂，越发像个无人的荒村了。

丑丫知道她留在这里就是为了给他们当向导的，所以问什么她就答：“今晚村里是不允许点灯的。”

远处村里连点灯火都没有，前方又搭着一个棺材塔，一想到每一个棺材里面都是一个僵而未死的老人，而塔顶坐着的村长在昏黄明灭的烛火里看起来更像是某种可怖的雕像——此时夜风再那么一吹，布帘一动，就吹得他们一身冷汗。

白乐枝想转移一下注意力，换了个轻松点的话题问：“刚刚那调子唱的什么？”

“——是契约，献上吾辈肉身，请饿鬼不进门户，不上后山，不吃活人的契约。”

“……”

这个话题一点也不轻松！

高学夫正想鼓动大家趁这个机会干脆想办法把老人们救走，出去找个什么福利机构之类的收留，还没等开口就听到田地里一阵窸窸窣窣的骚动，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近。

这棚子除了帘子上留着小洞和口子，其他三面也都留有寸长的缝隙，能够看到有无数黑影从田里窜来，起初还有点试探犹豫，一出了农田就迅速向棺材塔蜂拥扑来，那根点燃的蜡烛瞬间就被踩倒熄灭了。

没有了烛光高学夫完全没有看清那些飞快窜来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只听到那些黑乎乎的影子蜂拥地钻进棺材，整个棺材塔顿时就被一阵喀嚓啃食的声音包围——

丑丫捂着耳朵不想听，却被高学夫一把扯下她的手问：“那是什么东西？老鼠吗？？你们就让先人的尸体这么被亵渎——不对，他们根本就没死！那都是些大活人，你们却让他们被活活咬死？！”

他的声音一高，传到外面，顿时让外面的啃食声一停，无数幽幽发光的眼睛向这边投过来——

棚子里其他人顿时头皮发炸，七手八脚的捂住高学夫的嘴，但他人正激动着，即使被捂住嘴却还是抓着丑丫的手不放，一定要她给一个回答。

丑丫眼里透出那么一点惊惶，毕竟这村子里的事她虽然知道，但这“丧礼”也还是第一次身临其境，尤其饿鬼的存在对于她来说更是根深蒂固的恐惧。

孟思敏一看这情景就恼了，一把扯开高学夫的手，低声指责他：“你怎么欺负一个女孩子啊！”

杨丰旭和李泽俊两个一边压着高学夫一边注意着外面，总算见那些饿鬼再次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眼前的大餐上。

丑丫这时已经压下了眼里的惊恐，用那张没有表情的脸，干涩的嗓音，尽量平稳的说：

“村里人说，人都应该是会死的。外面的人活到了年纪就会死，那才是正常的，可是饿*的人不会。

我们从小就跟饿鬼结了缘，一生都在被吸食精气，到最后就会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百岁之后几乎已经不算是个人了——就算是身上的血肉全部干枯只剩一副骨架撑着，人也还是不会死。

但那不是人，只是活着的干尸，不被饿鬼吃光就不会安息。这就是我们村子里人的归宿。”

作者有话要说：

鱼骨这个系列现在一共写了三篇，顺序是：

前生篇《鱼骨娃娃》

转生篇《恋骨记》（已完结）

民俗篇《东大妖怪民俗课》

本文是单独成篇的，一切都会在后面慢慢交代，可以不看前篇。不过对华老师有各种疑问或是心急想提前知道真相的童鞋也可以看看《恋骨记》。

至于《鱼骨娃娃》因为还会再做一遍大修改所以暂时就不做推荐。

第14课时

高学夫如果现在能够说话一定会狠狠的高声的骂一通愚昧！愚蠢！

可惜杨丰旭和李泽俊是绝不敢再放开他了——现在谁心里会好受呢？就算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又怎么样，就算是活着的干尸又怎么样，关键不是那些人还有意识在吗！

就这么意识清醒的被一群饿鬼啃食殆尽……

可是，现在他们连出去也不敢。

让他们跳出去赶走饿鬼，他们真的做不到。而做到了又怎么样？破坏了这个村子和饿鬼之间的契约，打破了几百年的平衡之后，会怎么样？

他们不过就是些路过的外人，没有负起责任的觉悟，能随便替这个村子的人打乱命运吗？

啃噬的声音喀嚓喀嚓仿佛就响在耳边围绕着他们，高学夫也已经安静下来，杨丰旭和李泽俊在不知不觉中放松了力量。

谁都不敢再往外看，丑丫更是低着头，此时最难熬的人应该就是她了。

这对她来说不只是围观村人的死亡过程，更是她的未来。

他们熬着，只希望这个丧礼快点结束，然而突然之间高学夫趁他们不注意就挣脱出去，一头滚出棚子——

他的原意是往外一滚然后顺手扯一条搭棚子用的木棍，爬起来冲向棺材塔赶走那些啃食尸体的东西。然而理想是美好的，平日缺少运动的他滚出去刚要爬起来，却一下没扯得动木棍脚底下没站稳往那一摔，脑袋正磕在一块石头上。

高学夫一时就失去意识晕在了那里。

他是晕了，可是棺材塔上的饿鬼却已经被惊动，那一双双发光的眼睛再次投过来，发现了地上的高学夫向他直扑过来。

丑丫惊叫，“它们会吃掉他的！离开这个棚子的人都会被吃掉的！”

——不吃活人的契约，是在它们吃光了这些“供奉”之后才会作数的。而在大开吃戒的今晚，任何出现在这里的人都理所当然的被默认为可以吃的“供品”。

几人听到她的话心都凉了，他们能眼睁睁的看着高学夫被吃掉吗？？

高学夫可不是村里的那些老人，被饿鬼吞吃就是他们的归宿，他们没有选择，但高学夫只是个健康鲜活的外来人！

他们只是一瞬间的挣扎，饿鬼们已经扑到了高学夫身上——就在这时他们上方的棚子一歪，刚刚被高学夫拉扯的后果终于显现，棚子倾倒下来，几个人顿时就没有了容身之处。

正要对高学夫下口的饿鬼发现了他们，连丑丫那蜡黄的脸都仿佛一下子透着惨白，瘦小的身子顿时展现出不可思议的爆发力，爬起来就冲向村里。

连丑丫都跑了，剩下的五个人顿时就懵了。

小鬼们纷纷向他们窜来，杨丰旭对女生们大喊一声：“跑！”自己和李泽俊则去拖高学夫。

三个女生也正要往村子里跑去，饿鬼们却发现了她们的意图——已经放跑了一个供品，怎么能让其他的也跑了？

饿鬼们飞快的窜向村口拦住去路，她们刚一停下，就被四面包围而来的饿鬼蜂拥扑来——走投无路的恐惧之下惊叫终于爆发开来，好像只有用尽全力刺破耳膜的尖叫可以让她们不必听着自己的皮肉被撕咬骨骼被啃噬的声音。

桑宁也在抱头鼠窜地尖叫，没有那把匕首她根本就不知道自己面对这些吃红了眼的饿鬼能做什么。

她吓得脑子里一团懵，满脑子想着：要被吃掉了要被吃掉了要被吃掉了——她的皮肉会被无数的利齿一块一块的撕扯下来，鲜血淋漓体无完肤直至变成一副白骨！

可是想象中那被噬咬的疼痛并没有发生，桑宁很快就意识到她没有被咬，甚至没有一只饿鬼落在她身上——饿鬼纷纷地扑在白乐枝和孟思敏身上，却独独避过了她。

桑宁有点傻眼，这种情况在昨晚也发生过，但那时她手上有华玉盏给她的匕首，她一直以为是因为那把匕首。

有那么一瞬间，额头中央像是有一种凉浸浸的感觉，隐约似乎是华玉盏在她额头上亲下去的位置。

桑宁没有时间多想，白乐枝和孟思敏已经因为被咬的疼痛叫得越发惊惧，她手上没有什么可以用的东西，只能忍着厌弃用手扒开她们身上的饿鬼。

可是没有那把匕首，饿鬼们就像成群的苍蝇，赶走了又扑回来，赶了这边又落向那边。

眼见着两人身上已经渗出血来，桑宁一急用力挥赶，却见刀光一闪一片小鬼被切得七零八落。

她诧异地看到那把匕首又出现在她手上，饿鬼们感受到了威胁呼啦啦地逃窜散去。

桑宁脑子里有点乱，这玩意儿到底是怎么出现的？

被解放出来的白乐枝和孟思敏虽然有点伤痕累累，但好歹只是被咬了几下，还没缺皮少肉。这种情况之下这点疼痛已经被大量的肾上腺素掩盖而感觉不到，她们就只是诧异地看着桑宁，像突然见到了小魔仙变身——

在她们看起来，赶走饿鬼的桑宁的确是很不可思议的！

桑宁拿着那把匕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是华老师给我的，不是我……”

不等她说完，白乐枝指着男生所在的方向惊叫：“快去帮他们！”

只见杨丰旭和李泽俊那边的情况也不容乐观，虽然两人是运动系的男生，但还带着一个昏厥的高学夫，行动起来比她们还要艰难。

他们此时挥舞着从棚子上扯下来的木棍驱赶饿鬼，可是那些饿鬼反而顺着木棍爬上来，怎么甩都甩不掉，眼见已经爬上了他们的胳膊。

桑宁匕首在手，顿时就英勇地冲上去，虚空一顿乱挥——饿鬼们对同伴的尸体像是格外敏感，只要一有伤亡其他的就立刻逃窜。

杨丰旭和李泽俊也是对于自己居然会被桑宁所救这件事表示极度的愕然，但现在却不是好奇的时候。

饿鬼们虽然散开但并没有离去，一部分还在棺材塔里继续窸窸窣窣的享用美食，一些则不远不近地围着他们，依然想伺机而动把他们吞吃下腹。而更多的饿鬼却密密麻麻的堵在村口，在村口的石碑上，树枝上，道路上——它们不会放这几个人进村的。

白乐枝不自觉地向桑宁靠过来，问她：“怎么办啊桑宁？我们能冲过去吗？”

桑宁不敢说，它们的数量太多只要一瞬间就能把人淹没了，桑宁

担心自己连挥刀的机会都没有。

这时麦田里传来某种东西靠近的声音，不像是一群小鬼窸窣飞窜，而是某种大个的东西，走过之处麦秆发出被挤压踩断的细响。

他们戒备的盯着农田的方向，一股寒气从脚底直窜向脊梁，本能地对即将出现的东西感觉到恶寒。

那个黑影慢慢从走近，但依然融在黑暗中让人看不清楚，连它走过的地方都陷入到一片黑暗之中。

桑宁认得他就是被自己砍掉了一只手的那个鬼，既然那个鬼也会被匕首所伤，那她应该还能对付……

桑宁握着匕首站在最前面，但他们之中个子最小的就是桑宁了，全班里她也仅次于娇小的蔡媛美。

让这样一个小小的女生挡在前面，这画面简直不能忍。

李泽俊把高学夫丢给杨丰旭一个人上前来，“把刀给我。”

桑宁把匕首递给他就被扒拉到他身后——这种事情当然要男生上，被一个小女生保护像什么样子？

那个东西终于从田地里走出来，整片田地也就完全消失在了它身后的黑暗之中。

黑影里伸出一只长长的黑色爪子，手腕几乎有水桶粗。这似乎比桑宁割断的那只手腕还要粗了一倍——难道这并不是她遇到的那只？

黑爪向最前面的李泽俊伸来，他抬手就拿着匕首往上戳，然而刀刃只割断了几缕黑毛，碰到硬甲似的皮肤就再也切不下去。

李泽俊的脸色一下子就白了，瞬间冒出一身冷汗。

可是这时想再后退已经迟了，那黑爪一把抓下去，顿时从肩膀到脖子牢牢扣住，爪子生生扎进肉里，整个人都给拎了起来。

场面顿时惊慌混乱起来，杨丰旭放下高学夫想去帮忙，却被黑影里伸出来的另一只手抓住。

桑宁愕然地看着只有另一只一半粗细的爪子，所以这东西本来就长了两只粗细不一的爪子，而并不是有两只怪物。

可是另一只手她不是已经砍掉了吗？

她看到李泽俊手里的匕首掉了下来，一猫身子扑到地上捡起匕首，向着黑影里不知道是什么部位就扎下去——

被扎的地方响起一声凄厉的叫声，叫得桑宁心里发毛——这黑影

的头应该是在上方，为什么是扎到的地方在叫？？

黑影受到攻击飞快地反击，拎着李泽俊去撞桑宁，把她撞开到一边。

桑宁跌在地上却没感觉到痛，只是一骨碌爬起来又想去砍抓着李泽俊的那只爪子，反正现在这东西两只手都腾不出来。

然而她刚戳了一刀，就听到孟思敏喊：“当心！”

头顶一个黑影飞快落下来，一只爪子向桑宁抓来，她下意识一挡，匕首刺进爪心。

——这东西有三只手！

不，鬼知道还有没有更多！

桑宁毛了，她一炸毛的结果就是拿着匕首把那只要来抓她的爪子戳了个半烂。

白乐枝和孟思敏都看得愕然，那个爪子不是很难戳吗？刚刚李泽俊一个运动系的大男生都没砍动，桑宁为什么砍起来就跟切豆腐似的？？

但桑宁都这么拼命了，她们也不能闲呆着！

孟思敏突然想起来，“手电！出来的时候男生有带手电！”

她慌忙就去倒塌的棚子找，找到手电打开照向那一团黑影——那是什么？

好像一个大号的饿鬼，有两个相连的头，真正的头上有两只角没有眼，脸上只有一张长着利齿的嘴。另一个头像一个瘤子一样长在脖子后面。

它的肚子滚圆肢体干瘦，肚子和侧腰上分别长着第三第四只长臂，其中一只已经被砍去了爪子。

而它的身体就像是用破碎的干尸和泥巴捏起来的，身体上到处可见干尸的各种部位，还有一张张干枯得只剩骷髅的脸。

如果摆在那里不动，它一定会被人当成什么怪异艺术家捏出来的雕塑。

这个东西固然是让人恶心的，但桑宁有那么一瞬间觉得自己内心里猛地一颤，觉得自己像是曾经见过类似的东西，丑恶的，可怖的，却又痛苦的让人想要尖叫的东西。

那感觉只是一闪而过，却让桑宁的五脏六腑都像要绞在一起。

她止不住弯下腰想要呕吐，但脸上一热，却是李泽俊的血被甩在脸上，立刻又把她拉回了现实。

她不知道哪里横生出来一股力气往上一跳，抬手整个割断了抓着李泽俊的那只手。

白乐枝和孟思敏迅速上来把跌在地上的他拖走。

桑宁转身去救杨丰旭，可是那怪物像是已经有了防备，把他扯得高高的，不再是桑宁跳一下就能够得到的了。

长这么矮要怎么办啊！！

桑宁只能猛戳那东西的腹部，却一下子扎进一张干尸的脸里，那张脸嘴巴一合把匕首咬住，喉咙里发出古怪的咕咕声。

桑宁用力踩着那张脸把匕首□□，转头求助："我够不到怎么办！"

这句话问得白乐枝和孟思敏直想翻白眼，桑宁现在是唯一的救星了，尽管这很离谱让人完全想不明白——可是他们真的只能指望她了，她却因为身高，因为跳不高，问他们该怎么办？？

李泽俊掰掉还挂在身上的爪子挣扎着爬起来，冲过去蹲下，"踩着我往上跳！"

桑宁踩上他的背时他猛地起身借了她一把力，桑宁的确跳上去了，他也被那条没有了手的长臂给抽飞了。

那怪物身上的每一张脸都在□□叹息发出痛苦的哀嚎，用力扭动着整个躯体想要把逃走的猎物追回来。

杨丰旭也被救了下来，对桑宁说："你开路，往村里冲！"

由于李泽俊受伤，孟思敏自告奋勇地跟杨丰旭一起架起高学夫，他们开始往村里跑。

挡着去路的饿鬼一群又一群地扑过来，桑宁连犹豫的时间也没有，只能不停挥舞匕首，抑制住想要逃跑的冲动还得迎着它们冲过去。

它们不再躲避而且数目太多，一度让他们寸步难行。

突然一阵恶臭传来，像是各种动物植物蛋白质堆在一起腐烂似的味道，突兀地出现在这个村子里——这里连厨余垃圾都没有，垃圾堆里找不到半点可以*的东西。

闻着那股味道他们再也没有办法往前走，就连小鬼似乎也很厌恶这种味道似的竟然纷纷闪开了。

——它们不是无所不吃的饿鬼吗？不管是头发，还是腐烂的什

么，为什么反而避开了？

杨丰旭用衣袖捂着鼻子，催促她们：“别停！跑！”

现在是进村的最好时机了！

可是他们才刚跑了两步就又无法移动了——地面上不知从哪儿冒出许多半尺粗两尺长的暗黄色大肉虫子，软塌塌的一团，身体一截又一截在缓缓蠕动。细看过去它们都在额头中央长着一只眼睛，嘴里竟然像螳螂和蝗虫的口器一样长着尖锐的颚。

臭味就是从它们身上散发出来的，它们的身子看起来涌动的非常缓慢，却转眼间已经来到了跟前，一只又一只横七竖八在地上，几乎让人无处下脚。

桑宁捂着鼻口开始发怵，“这是什么啊！”

白乐枝努力的从这种直冲脑门的恶臭中找回一点理智，想集中注意力从记忆中找到百鬼录上的一些信息。可是百鬼录上的配图大多只是源于想象或是捕风捉影的一点形象，要马上对的上号却是有难度。

那些巨型的黄色肉虫子缓缓靠近，无法确定这是些什么东西他们只能后退，随即却发现那些东西渐渐聚集在满地饿鬼的残肢上，用尖锐的颚撕烂送进嘴里——

这画面不能更恶心。

“它们……好像是食肉鬼，专门吃腐肉的……”白乐枝忍着恶心，终于对上号了。

——所以是这些饿鬼的肢体把它们引出来的？

“我们绕开它们就好了，小心不要踩到。”

他们开始小心地抬腿迈过一条又一条肉虫的身躯，寻找空隙落脚。

除了架着高学夫的两个人不太方便，桑宁的短腿也显出了劣势。

尼玛，一米六明明也没有多矮啊！默默哭！

突然扑哧的一声响，和杨丰旭一起架着高学夫的孟思敏一时没有找到平衡一下子踩到一条食肉鬼身上，一只脚陷进那软塌塌的肉身里。顿时浓烈的恶臭从她踩出的洞里发散出来熏得人头晕眼花。

孟思敏一晚上都坚持过来了，但是这一刻她觉得她要崩溃了！

第15课时

他们终于迈过地上那些黄色的巨虫进到村里，那些粗|长软塌，身上还有些疙疙瘩瘩的丑陋食肉鬼为了村口地上饿鬼的尸体而聚集在那里，连那些小鬼都避而远之，没有追到村里来。

他们沿路试图敲开村口附近的人家让他们进去避一避，但一连几户都大门紧闭毫无反应。整个村子都在一片漆中陷入死寂，如同一个死村。

他们开始预感到今夜绝不会有人家给他们开门了，可谁也没有说话，只是一家一家继续敲下去，像是在期望会有一户人家心软替他们打开门，又像是不抱希望。

李泽俊正敲完一户人家从院子出来，他身上斑驳的血迹透出银灰色的运动夹克，看起来有点可怕但似乎只是皮肉伤，撑一撑也还撑得住。

杨丰旭看了看他又看看大家，在不经意的扫了一眼之后随口问：“为什么我们这里有六个人？谁在看着蔡媛美？”

这一问大家都有些茫然，可是他问的倒也没错——出来的时候他们明明决定留下一个人守着蔡媛美来着，可是留下的是谁？

虽然一时没想的起来，但很有必要追究一下是谁这么不负责任，把蔡媛美一个昏睡不醒的小姑娘丢下跑出来看热闹！

拿着手电的白乐枝手电一扫，却突然停顿，脸色微微发白——

“怎么了班长？有什么不对吗？”

几个人都停下了脚回头看着白乐枝，她嘴唇动了动，慢慢抬起一只手指向桑宁——“她……没有影子！”

几个人的目光集中到桑宁身上，顿时也都一阵后勃颈发凉——桑宁真的没有影子！

之前没有打手电时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此时手电的光照到他们身上，每个人脚下都拖了长长的影子，只除了她。

他们的视线从桑宁脚下一点点挪动到她脸上，却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表情来面对她。

桑宁自己也看看脚下，再看看他们那欲言又止，不想怀疑却又不能不质疑的目光，她自己脑袋里也是一团浆糊，苦兮兮的说：“我，我不是妖怪……”

为什么她没有影子？

桑宁自己也完全想不通这一点啊……

她那一脸茫然，又二又呆的样子看起来似乎的却是大家所熟悉的桑宁没有错。

可是今晚桑宁身上的变化也让人太无法理解了——她怎么会突然变得厉害起来了？那把匕首为什么只有她能用？

大家一个个伤痕累累的，就算没有李泽俊伤的那么重也都被饿鬼包围过搞得一身狼狈，可是桑宁为什么依然干干净净的样子身上连一个咬痕抓痕都没有？

他们想相信桑宁的，此时的他们十分需要有什么东西来支撑惊慌中脆弱的精神。

所以桑宁突然变得可以依靠这件事不管合不合理，他们本来都愿意接受，愿意当成危机中突然爆发的潜能什么的——

可是现在桑宁竟然没有影子！

这简直就是在他们不堪重负的精神上又加了一个重重的打击，他们不敢靠近桑宁，就这么定在原地盯着她。

李泽俊甚至隐约想起刚刚为了救下杨丰旭而让桑宁踩着他跳起来的时候，自己背上的桑宁似乎有点轻得可怕。

孟思敏也想起来，因为高学夫一定要来观看丧礼，所以大家一致默认杨丰旭和李泽俊一定得来看着他。而白乐枝是班长，说话多少也算有点用，也必然是要来的。

剩下的自然是她和桑宁两人之中的一个——她的确是有看到桑宁守在床边才出门的，虽然没有特地的嘱咐，但桑宁并不是会把蔡媛美一个人丢下就跑出来看热闹的人啊！

大家的目光已经十足地带着怀疑，桑宁只能辩白：“我真不是妖怪……”可是却显得那么无力。

就在这僵持之中，他们渐渐发觉有许多目光似乎在黑暗之中盯着他们，手电的光一投过去，就见黑暗之处有半人高的饿鬼一闪而过，枯瘦丑陋，却一眼就能看到一根细得离谱的脖子支撑着摇摇欲坠的头和长而尖细的嘴。

一只，两只……

手电每投到一处都会看到那一闪而过的丑陋的影子，他们藏在黑暗里饥渴而灼灼地盯着他们却并不扑过来。

白乐枝对那个尖细的嘴印象太深了，不用刻意去对号入座就能认的出来：“针口饿鬼……”

“没事的，书上不是写它们吃不下任何东西只能饿着，那它们应该不会对我们怎么样的，只是看一眼……我们还是快走吧！”

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找一个可以安身的地方避一避，要不要跟桑宁一起已经是次要的问题了。

既不能丢下她，又不敢跟她在一起，现在他们面前的这个桑宁是个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

“我们直接去屋主家吧，不要在这里碰运气了，如果相处了两天的熟人都不开门还能指望别人家吗？”

杨丰旭的提议得到了默许，他们准备直接往寄宿的屋主家去，李泽俊刚一转身面前突然跳出一只皮肤青幽长着长长的吸管一样舌头的饿鬼猛地跳到他身上，枯枝似的四肢牢牢巴住他，吸管似的的舌头飞快地插|进他的伤口里大口吸食起来。

“食血鬼！”

白乐枝惊慌失措起来，李泽俊用力想把那东西从自己身上推开，杨丰旭也放开高学夫试图帮他一起拉扯，可是那饿鬼的四肢就像有小勾爪似的，牢牢的抓在李泽俊身上。

血液迅速从那舌头卷成的吸管里流失，桑宁冲上来一刀割断了舌头，顿时舌管里的血洒了一地。

食血鬼迅速放开李泽俊，捂着嘴飞快地逃窜而去。

大家惊魂未定，略略歉意地看一眼又救他们一次的桑宁，努力不再把对她的怀疑和恐惧表现出来。

他们在那些从黑暗里投来的视线里匆忙赶到屋主家，在门外敲了又敲，心里几乎已经不抱希望。可是除了继续敲门他们没有别的出路，黑暗让血腥的气味被无限扩大，好像从他们身上流出来的每一滴血珠都在空气中蒸发，扩散，像某种香甜的饵食吸引着藏在黑暗里越来越多的东西想要靠近。

他们今天晚上已经很勇敢很努力了，他们撑到了现在，这扇门就是他们所不能左右的最后一关——

不知道敲了多久，那扇门终于有了响动，门栓被拿开，打开的门缝里出现丑丫一闪而过的脸，随即她迅速转身回到她现在的房间关上

门。

他们无法形容此刻的心情，已经不只是松了一口气，几个人一头扎进屋里，好像一颗扑腾扑腾的心脏一直捧在手上现在才终于能揣进肚子里。

可是他们甚至还没来得及喘一口气，刚站在房间门口就傻了眼——炕上的那个人是桑宁？

躺在蔡媛美身边，睡得正酣的人，是、桑、宁？？

猛地转头看向他们身后，那个跟在他们后面的没有影子的桑宁没有跟着一起进来，似乎不知什么时候就不见了。

看看屋里炕上的桑宁，看看空荡荡的门外，他们只能砰地关上门——见鬼了！

“我们刚刚真的有看到一个桑宁把我们救出来了对吧……？那不是幻觉吧？”

“如果是幻觉那是谁救我们的？”

“所以炕上的那个才是桑宁？”

是的，任谁都十分确定炕上那个睡得天塌了都一无所知的桑宁绝对是他们认识的正牌桑宁，那么今晚他们见到的那个一个到底是谁，或者是什么东西？

他们面面相觑，对于这个玄幻的世界顿时不想深思了。

桑宁没有进屋，她进不去。

只隔着一道门槛，进了屋的同学却像是看不见她似的，他们关了门，只留下她一个人——

“班长！思敏！？杨丰旭！李泽俊！！喂！别关门啊！我还在外面！！”

可是屋里的人不会听到她的声音，而听到又怎么样，刚刚大门就那么敞开着，她眼睁睁看着前面五个人进了门，她却像被无形的墙挡住，怎么也进不去。

现在又不是在做梦，为什么会这样？？

屋外只剩她一个人了，那些匍匐在黑暗里的视线依然紧盯不舍，桑宁背靠着门板戒备地握着匕首，身上沾着的血迹散发出甜腻的腥气。

黑暗里窸窸窣窣地爬出许多食血鬼，长长的舌管像一条蛇从嘴里蜿蜒而出，探寻着空气里的血腥。

他们慢慢的逼近包围，没有像那些小鬼一样避开她。虽然一时还没有直接扑上来，但显然已经在试探，在靠近，判断她是否是可以吃掉的猎物。

它们似乎开始觉得桑宁并没有什么威胁力，包围越来越小——桑宁已经准备干脆上去狠狠劈掉几个给它们点警告，房顶却突然落下一个黑影，不等她转头看清，腰上一紧顿时整个人被提了上去——

耳边的风声和突然悬空的失衡让桑宁只来得及短促的惊叫，随即人就落在树上，耳边传来华玉盏悠然的声音："今晚的表现不错，我该给你们什么奖励比较好呢？"

"华老师！？"

桑宁惊讶地转头看到华玉盏那张悠哉的脸，黑暗里眉眼弯着魅惑的弧度低头凝视她，看得人心头一跳。

他的手此时正牢牢抓在桑宁腰上，扶着她在树上站稳。

脚下只有一根手臂粗的树枝，落脚的地方如此狭窄让两个人只能紧贴在一起。桑宁完全顾不上注意到这一点，只要一低头就会担心这树枝会不会承受不了他们两个人而折断，反而更向华玉盏靠了靠，抓紧他的衣服。

这样的举动只换来华玉盏一声轻笑，因为靠的太近，他只要一低头几乎就贴在她耳边，轻笑着低声说："放心，你没那么重。"

声音悠悠扬扬的，因为刻意压低而添了几分暧昧，飘进耳朵眼里向深处扩散，一阵麻麻痒痒。

桑宁忍不住想躲开，远离这"温柔乡"，却又被华玉盏揽着腰拉回来，"你想掉下去吗？"

偷偷往树下看一眼，桑宁就老实了。

她此时满心惦记着脚下的树枝，根本腾不出心思去想别的。那些食血鬼此时就聚集在树下，它们没有上来也没有离开，像是抬着头等待着桑宁自己掉进它们嘴里。

"华老师……这树枝会不会太细？我们要不要换个结实点的站着……"

华玉盏依旧悠哉地靠在身后的树干上，享受着桑宁的投怀送抱，"再细也不要紧的，你觉得你现在的体重有多少？"

多少……突然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桑宁很囧，她作为一个吃货，虽

然算不上小胖妞，但她的体重搭上她的身高貌似也是蛮喜人的……

华玉盏似乎也不需要她回答，突然单手一用力，桑宁一惊捂着嘴才没有叫出来，人却已经被华玉盏单手揽腰给拎起来。

“华华华华老师快放我……”

脚下没有个落脚点，桑宁自然更惊慌了。

华玉盏竟然还随手掂了掂似的才放她重新站到树枝上，思量着说：“这么掂来也就五六十斤吧，不过那是因为你还没有自觉，如果你有意让自己变轻的话，应该还能再轻个二十来斤。”

——那是什么话啊？？

体重这东西还能想变轻就变轻的？？那不是被天下女生羡慕嫉妒至死！！

桑宁根本听不懂华玉盏在说些什么啊！！

华玉盏低头瞧着她，笑着说：“你还真是迟钝，难道还没有发现自己其实是……”

他话音一缓似乎说了一半就不打算说下去，桑宁哪里能放过，赶忙追问：“是什么？？”

华玉盏微微一笑，已经转了语气，“——是在做梦。”

——骗鬼呢！！

上次桑宁或许还能半信半疑，这回再相信是做梦那她就是真傻！不要太侮辱人的智商好吗！！

“华老师！请你告诉我实话！”

“哦，那你怎么断定我现在说的就不是实话？还是你天生就会变重变轻，还能变成个超能力驱魔少女赶走那些饿鬼？”

面对华玉盏那副促狭的笑容，桑宁即使知道他在故意胡搅蛮缠却也拿他这副无赖样子没有办法。以她的智商根本理不清这两晚发生的事情，要怎么去辩驳？

桑宁闷吭吭的不吭声，无奈却又不服气。

华玉盏放柔了语气揉了揉她的头，“本来是想夸奖你的，怎么反而搞得不高兴了？你今晚救了你的五个同学，不如还是开心一点？”

桑宁头也不抬立刻就顶回去：“那也只是做梦，有什么好开心的？”

“哦，”华玉盏漫不经心的说：“那么梦里的奖励估计你也不屑要

了。”

桑宁顿时抬头瞪起眼，“什么奖励？”

她此刻人几乎是靠在华玉盏怀里的，一抬头正迎上华玉盏低头微笑的眉眼——细长的眼睛，瞳仁像一口深潭，深得看不到底，却有着诱人深陷的魅惑力。

桑宁正了正精神，听到他那悠扬嗓音又在故作迟疑，“梦里的奖励给了你也拿不走，那不如给你一个提问的机会。不过要想好该问什么，万一问了什么我回答不上来的问题，这个奖励可就白费了。”

——这根本就是无赖行径！

都答应别人提问了，哪有挑问题回答的？？

桑宁瞪了他半天，最终决定只问最保险最实际的问题——

“这个村子里的饿鬼到底是些什么东西？它们从哪儿来的？还有其他的种类吗？书上那些鬼怪真的都存在？这世上到处都有鬼，还是只是这里？”

华玉盏笑意更浓，像是满意她所提出的问题，赞赏她没有把问题浪费在没有用的地方。

“既然你问的这么彻底，不如我就给你来一个单独授课，我们第一课的内容就是——鬼。”

四周一片漆黑，树下还有群鬼聚集，桑宁却站在高高的树上靠在华玉盏怀里，听他天生妩媚悠扬的嗓音缓缓而谈——

“那些东西的确都是存在的，你如今也算亲眼见过了，不需要我说太多。

但是它们的种类很杂，人类通常并不会去细分，所以只需要‘妖魔鬼怪’四个字就足以概括。最简单的说：人死为鬼，物化成妖，生而为怪，堕落成魔。

最常见的妖和鬼之间区别很明显，跟人有关的就是鬼，跟人无关的动物植物甚至无机物就统统都归为妖。

而鬼也有不同的存在形式，同样是一个人死了，如果失去躯体只剩魂魄却怨气不散就会变成人们通常所说的鬼，属于魂鬼。它们有的有形有意识有记忆，有的只是一团无形的怨念，但都没有实体。

而如果魂魄不再存在只有尸体被戾气霸占，则会变成尸鬼。这是有形有实体的鬼，其中一种就是俗称的僵尸。

但世上也还有另外一种鬼，它们不是从一个人的死亡中形成的，而是有成百上千的人死亡。他们的尸骨和亡魂聚集在一起，聚集成堆的怨念混杂在一起经久不散，就会从尸骨里化成成群的鬼。

它们介于尸鬼与魂鬼之间又同时兼具两者，但通常没有独立的意识，只是被死前单一的怨念所驱动——就像你见到的饿鬼。”

“那它们，其实都是村里人的祖先死后变的？”

“对，饥荒时死去的那些人的尸骨没能被妥善处理所以化成了饿鬼，它们被困在自己死亡的这片土地上，同时又困住了在生的人不让他们离开。

有饿鬼存在的这片土地阴气越来越重，生活在这里的活人也会渐渐受到影响。最后土地和空气在沉重的阴气下发生扭曲，形成一个半闭塞的空间，将这个村子在无形中与外面的世界分离开。当你们要离开这里，就必须要穿越两个不同空间之间的扭曲，很容易迷失反而被困住。

这种村子其实在各地都有许多，也许是因为鬼，也许是因为妖怪盘踞。不管是因为阴气还是妖气，当这些地方与现实分离开形成了自己的空间，他们也就被外界所遗忘，我们把这种地方称为‘夹缝’。”

“那我们要怎么离开？”

“是啊，要怎么离开呢？”

华玉盏看着她戏谑的反问，桑宁就知道自己似乎问了一个蠢问题。他真正的意思似乎应该是该离开时，自然会带他们离开。

华老师这么神秘莫测，让当学生的压力很大啊……

桑宁决定还是不要想太多，两眼一闭把一切都交给他就好了，只要一认真起来总觉得在被他耍着玩似的……

她放弃那个问题改口问：“可是没有办法把这里的村民带出去吗？就让他们一直被饿鬼困在这里过这种日子？如果能带他们出去，他们是不是就可以解脱了？”

“这个很遗憾，如果把世界分成这一边和那一边，那他们就是生活在中间的人。被阴气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他们的身体已经不能生活在这一边的世界了。所以放弃那种念头吧，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有！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离开这里回学校？”

华玉盏笑了笑，“这个问题，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你的同学好像在喊你了，你该醒醒了。”

第16课时

“——你的同学好像在喊你了，你该醒醒了。”

华玉盏低头轻轻在她耳边说完这句话，收回了一直放在桑宁腰上的手轻轻一推。

桑宁身子一歪从树枝上掉下来，感觉到身体的下坠——但她没有落到地上，短促的下坠感只是一瞬间，下一刻她就睁开了眼。

有那么一瞬间她在茫然，为什么是“睁开眼”？

她明明本来就清醒的睁着眼睛的，为什么还要睁开眼？

可是“再次”睁开眼之后她既不在树上也不在树下，视线里只有一片昏黄烛光映照下的夯土屋顶，耳边是一个个熟悉的声音正在喋喋争论：

李泽俊的声音说：“那说不定是狐仙？狐仙不是会变化外貌迷惑人吗？”

孟思敏立刻反驳：“你觉得你长的帅？狐仙看上你了？这种鬼地方狐仙干嘛特地跑来救我们？？”

白乐枝则猜测：“会不会是什么守护灵之类的啊？咱们之中谁家里有请类似的东西吗？”

桑宁抬起头看着激动地议论着的四个人，孟思敏和杨丰旭激动的站在屋里连坐下休息都顾不得，白乐枝则是坐在凳子上帮李泽俊清理伤口。

他们出门有随身带一些碘酒药棉胶布之类简单的东西，就是怕去太偏远的地方缺医少药的，万一有个磕碰可以处理一下。

李泽俊看着出血挺多，不过伤口倒不严重，只是被田里那个一堆东西混成的大鬼的爪子在胸背戳了三四个洞，好在只是皮肉没有戳到内脏。

但不知是不是屋里光线太暗的关系，看起来总觉得隐隐有些发黑，白乐枝担心得用了大半瓶碘酒擦得仔仔细细。

桑宁爬起来，“你们在说什么啊？”

大家的目光投向桑宁的时候有那么一瞬间屋里静默下来，目光里

混杂着一瞬间的戒备和迟疑，看得桑宁一脸愕然。

不知是她那副纯天然不做假的呆相化解了怀疑，还是大家被摧残了一晚上的脆弱神经不能承受更多，哪怕自欺欺人也愿意相信这个桑宁没有问题。

——他们现在安全了不是吗？

他们已经回到了屋主家，进到房间里，摆脱了屋外那恐怖的一切。

所以千万不要再把戒备和恐惧带到屋里来了，他们不想继续担惊受怕，那他们就只能相信这个桑宁没有问题——她是桑宁，一直留在屋里陪着蔡媛美的桑宁。

之前在外面那个只是一个有着桑宁外形的，似乎友好的某种东西罢了！

——这是他们选择相信的。

孟思敏坐到床上拉住桑宁的手以无比八卦的神态对她说："桑宁你不知道我们今天晚上遇到了什么！那简直就是百鬼夜行群魔乱舞啊！！高学夫那个蠢货在丧礼上惊动了饿鬼，我们差点就被饿鬼给吃了！可是你不知道今天晚上有多离奇，有个东西竟然变成了你的样子把大家给救了！可是救我们回来之后它就消失不见了，你说是不是很神奇？我们正在讨论那个变成你的样子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可能是路过的好心狐仙，或者是谁的守护灵？你说呢？"

孟思敏异常的热情和冰冷的指尖形成了反差，甚至拉着桑宁的那只手隐约还在颤抖。

她紧紧盯着桑宁，像要从她脸上盯出一个答案，这一屋子人都在等着这个答案。

桑宁被他们盯着，突然就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实话。

如果她说今天晚上的那个人就是她，她觉得自己好像会被他们给扔出去似的——现在哪怕是一根稻草的重量，都足以压垮他们脆弱的神经。

"你们……在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不能说点听得懂的吗？"

桑宁于是顺从本能决定装傻，至少在她自己搞懂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情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之前，不能承认。

她的装傻似乎也的确让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不管这里面有多少蹊跷，他们愿意相信那不是桑宁。桑宁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只是他们的同学，跟他们一样，没有任何未知之谜。

至于那个东西为什么一定要变成桑宁——那一定是因为“它”知道桑宁当时不在他们之中吧。其他的，他们一概不愿深思。

解决了桑宁的问题，高度紧张和恐惧之后的放松让人顿时疲惫无力，几个人就这么点着油灯，有的躺着有的坐在床上靠着墙，而杨丰旭坐在凳子上背抵着门，都昏昏沉沉的睡了。

桑宁虽然也很累很困，但忍不住把这三个晚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想了一遍，除了第一晚她似乎是跑进了白乐枝的梦境里，后来的两晚对她来说明明都像是真实发生的，但却有人可以证实她人就老老实实地睡在床上。

桑宁脑子里模糊地浮现出“灵魂出窍”四个字，对于她来说似乎也只有这个解释。

想出了这个答案她才也迷迷糊糊地睡过去，直至天色微亮，光线透过窗纸照亮了屋里，燃烧了一夜的油灯恍若风烛残年般地摇曳着一星小小的火苗。

大家大多睡得很浅，都被白乐枝焦急的声音惊醒了起来。

“李泽俊！李泽俊你没事吧？”

“怎么了……？”孟思敏揉着眼睛看过来，见李泽俊的脸色苍白里透着灰黑，冒了满头的冷汗。

杨丰旭也迅速从门边起来，来到炕前，“他在发烧！是不是伤口感染了？”

他说着就伸手解李泽俊的衣服，刚一解开几个人就惊了——医用胶布固定的纱布下面，皮肤已经变成一片泛着青紫的黑，甚至似乎还有扩散的趋势。

杨丰旭一把揭开纱布，那三个原本只有指头粗细的爪洞已经迅速的溃烂，不但范围在扩大甚至也烂得更深，仿佛深处正有什么东西在里面隐隐蠕动。

白乐枝一把捂住嘴防止自己吐出来，可那伤口中隐隐发散的气味着实让人觉得不妙。

“我去找屋主！他们说不定有什么办法！”杨丰旭转身就往门口走去，白乐枝慌忙从炕上下来，“我跟你一起！”

天亮之后屋主家另外两间屋子也都开了门，两个人在门口寻了屋主夫妇，说清李泽俊的情况跟他们哀求，“请你们救救他吧！他的伤口感染成这样，不马上医治会有危险的！”

平日里屋主夫妇对他们都是很和气的，今天却沉默地看着他们，半晌面无表情地叹一口气转身一前一后出了门。

丑丫躲在屋里，只是从房门口偷看他们一眼，就迅速返回屋里又关上了门。

白乐枝其实已经隐隐有了预感，他们昨晚破坏了“丧礼”，村民是不是对他们很生气？他们真的会见死不救？

屋里此时传来孟思敏和桑宁的尖叫，他们慌忙赶回屋里，刚走到门口就看到从李泽俊的伤口里无数细小的黑色虫子像受了惊似的蜂拥地逃窜出来，吓得桑宁和孟思敏站在炕上迅速闪开。

孟思敏手里还拿着沾了碘酒的药棉，慌乱地解释：“我，我只是想帮他消消毒……”

她只要一想到刚刚的画面就头皮发麻，她只是把药棉伸进了溃烂的伤口里，那些只有小米粒大小的黑色虫子就涌了出来。

跑出来的黑色小虫很快就散尽了，不知钻进了墙缝还是地里，干净得像是从来没有出现过。

他们保持着僵立的姿势站在原地，甚至不敢再上前去查看李泽俊。

这时丑丫出现在门口，迅速在门口放下一小碗黑黑的草灰，一句话不说转身就跑开了。

杨丰旭微默片刻拿起那碗草灰，“这是给他用的吗……？”

“应该是吧……”

他们已经惶惑地从屋主一家的态度感觉到，昨晚因为高学夫那一捣乱，他们恐怕是真的闯了祸。虽然他们也很冤，但在村人看来不管是高学夫还是他们都是一样的，他们本来就是一起的。

现在丑丫还肯帮忙就算不错了，虽然不知道即将面对的是什么样的责惩，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可是这东西应该怎么用？”

“直接撒到伤口上就好吧？好像有听说老辈人有人受了伤会往伤口敷草灰的。”

杨丰旭端着碗小心地靠近李泽俊，抓起一撮草灰，闻到里面似乎散发出一股残余的刺鼻气味儿，有点像是茱萸，香椿，那种植物自带的浓烈味道。

他捻着草灰撒进李泽俊的伤口，伤口上的皮肉像是被无声烧灼似

的泛起一点黑沫，深处那细微的蠕动也停止下来。

一见有效果，孟思敏干脆一把从杨丰旭手里拿过碗，把里面的小半碗草灰全部填进李泽俊的伤口里，拿胶布贴上防止洒出来。

做完静默片刻，又突然拉开自己衣服的拉链用力把衣服扯下来——

“思敏你干嘛！？”

白乐枝和桑宁惊了，男生还在屋里呢，她怎么突然就开始脱衣服？？

孟思敏根本不管那么多，运动衫里面穿的是短袖背心，她露出两条胳膊给白乐枝看，“快帮我看看身上有没有伤？？”

白乐枝立刻明白了，她和孟思敏昨晚虽然没有被那个干尸捏成的大鬼伤到，但也被小鬼咬了几口。两个人立刻都脱了衣服，杨丰旭转过脸去，桑宁则帮她们检查过身上的每一处伤口。

幸好她们身上那些尖细的牙印虽然有些红肿，甚至渗出脓水，但还没有李泽俊那么可怕。

只是伤口附近的皮肤都隐隐麻木，感觉不到痛。为了以防万一她们还是把碗里剩下的一点草灰刮出来，抹到每一处伤口上。

刚做完这一切，院子里就传来杂乱的脚步声，似乎来了许多人。

随即毫不意外的，下任村长——或者现在该叫新任村长，他那苍老嘶哑的声音就又响起来——“学生娃，你们出来。”

来了。

他们都知道这是兴师问罪来了，所以对于村长那不友好的语气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孟思敏气得拍醒了高学夫，“你这个死书呆快起来！叫你不听阻拦去破坏人家的丧礼！现在人家上门兴师问罪了！要出去也得你先出去！”

高学夫那一下也是撞得不轻，昏昏沉沉的醒了，好容易才搞明白了现状。

他扶着头皱眉寻思了半天，“我们会被动私刑吗……”

“你还好意思说！要动私刑我们也先把你交出去！”孟思敏说着气话，恨不得干脆他们自己内部先动一场私刑敲开高学夫那个榆木脑袋算了！

但高学夫根本没在听她的话，他说完自己却又摇了摇头否定

了，“不会……他们应该没那么大胆，我们不是简单迷路在这里孤立无援的一群学生。我们有带队老师，而且还跟他们说过已经联系了人来接我们。如果我们出事了他们根本就没法交代。”

说着他已经扶着头晃晃悠悠地站起来，“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我去跟他们谈。”

白乐枝已经发现苗头不对一把拉住他问，“你要跟他们怎么谈？”

“就说如果他们敢对我们怎么样我就报警，让警察来查他们的所谓丧礼。”

“……”

“……”

大家面面相觑一眼，一致认为不能让高学夫再出去火上浇油了！

于是孟思敏给杨丰旭打了个眼色，他突然伸手反剪住高学夫的胳膊，孟思敏立刻拿了床单来，两个人把高学夫一缠，扔到了床上。

“你还是别出去捣乱了！在屋里好好呆着不许出声！”

他们已经在屋里耽搁很久了，院子里的人也并没有催。

只是一走出屋门就看到院里院外站了满满的人，个个面无表情却又虎视眈眈，那一道道冷漠的视线就如同无声的仇怨。

看到这些目光的一瞬间他们就知道这下是真的糟了。

“学生娃，你们昨晚破坏了丧礼。”

新任村长的声音一如往常的苍老嘶哑，却透着冰冷刺骨的寒意。

白乐枝赶紧道歉，“对不起村长和各位，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的……”

“是不是故意的都已经无关紧要了。”新任村长冷冷打断她，稍稍侧身，立刻身后的人也跟着让开一条路，几个村民把几口残破的棺材抬进院子。

四个人立刻认出这就是昨晚那十几口棺材之中的，棺材一落地，他们都忍不住后退两步，三个女生甚至忍不住躲在了杨丰旭身后——

棺材里是被啃得残缺不全的尸体，其中一具下半身已经完全没有了，双臂也已经被啃得零碎，剩下残缺的上半段躯体，却还在嘶嘶的出着气儿，像一个漏气的风箱。

新任村长的目光冷冷投过来，“他们本来在昨晚就该平静离世，但你们却打断了丧礼，让他们以这副样子继续半死不活？”

四人没有一个说得出话，丑丫昨晚虽然也说过，生在这里的人如果不被饿鬼吃掉就没有办法死去，只能一直不生不死的活着。

但听到是一回事，亲眼见到才知道这有多残酷。

杨丰旭压下了心口的惊诧，恶心，那些已经混杂不清的情绪，“我们真的很抱歉，诚心诚意的道歉，但我们也已经为自己的冒失受到惩罚了——我们的同学现在伤得很重，他的伤口看起来情况真的很不好，请原谅我们，帮我们救救他，要怎么补偿都可以……”

“没有那个必要。”

村长又一次打断——“你们以为这只是有关这些老人归天这么简单的事吗？这个丧礼为的是跟饿鬼达成契约，让它们不入门户以给村民安宁，不上后山以给村民活路，不吃活人更是为了所有人的生死。

现在丧礼没有完成，老契约也已经渐渐失效不能再约束它们，你们要补偿的，是这一村的安宁和全村人的性命。”

四个人开始脸色发白止不住地冒汗，谁都知道这个责任他们真的负不起！

桑宁或许比他们镇定些，知道华玉盏也许根本没有走远，他应该就在什么地方看着事态的发展。但是他究竟要什么时候才出现？

不知道接下来要面对什么，连她也止不住的心慌。

新人村长用那突出的眼球，浑浊的瞳孔扫过他们，“今晚会重新举行丧礼，把丧礼上逃走的祭品补给饿鬼——你们，都要去。”

“什么！？”白乐枝慌忙说：“我们不是祭品啊！那个丧礼本来跟我们无关的，我们只是去看看而已——”

“可是饿鬼们记住你们了——它们可不会分辨哪个是祭品哪个不是，既然已经发丧把它们召唤来，所有出现在那里的活人都会被认定为祭品。你们，昨晚一共六个人，还有丑丫——她是被你们连累的，所以也要你们的人替她去。”

苍老如枯枝般的手指一指，“正好你们七个人，今晚就一起去让饿鬼平息下来。”

第17课时

“正好你们七个人，今晚就一起去让饿鬼平息下来。”

这句话的意思大家都明白——村民要拿他们去喂饿鬼。他们是认真的！

四个人脸色煞白，想到昨晚的经历孟思敏心里的恐惧压过了理智，垂死挣扎似的嚷着：“我们也是被连累的啊！丑丫也看到了！都是高学夫——是他破坏丧礼的，要喂饿鬼拿他自己去喂啊！”

说完孟思敏都有些不敢相信这种话真的是她说出来的——

几个村民已经拿着麻绳上前，村长站在后面冷冷地说：“是不是连累都没什么意义，现在必须要拿七个人去补上供品。”

村民开始动手要先捆住他们，杨丰旭见事已至此干脆跟他们动起手。

可是这一个个枯瘦如柴的村民力气却大得吓人，杨丰旭一个运动社团的高大男生几下就被扭住。

其他人开始动手去抓女生，杨丰旭挣扎喊着：“别动女生！”

“放开别碰我！”

女生们拼命想要挣脱那一双双铁爪似的手，在这一片混乱之中一个声音悠哉地从院外的人群后面传来——

“这是在干什么？这么粗暴的对别人的学生，不好吧？”

大家诧异地看着那个从人群后面闲闲走进来的人影，而他居然还若无其事般客气地跟面前挡了路的村民说：“劳烦，让让。”

“华老师！”

“华老师！”

学生们见到他的一瞬间就像见了亲人，好像绝望中一下子找到了主心骨，顿时什么埋怨都没了，急切又激动的声音里像是下一刻就要安心地哭出来。

村民仍旧没有放开他们，只是警惕地盯着华玉盏——这种时候多一个人也没什么区别，他们随时都准备动手把这个老师也一起制住。

但华玉盏站在人群之中却像是不会看气氛似的，好像丝毫感觉不到压力，只是看了看学生，就转头对新任村长笑问：“不必搞这么大阵仗吧，看女孩子都快被吓哭了。”

村长用那双浑浊的眼睛盯着他，像是要把他看穿似的。

——新任村长今年也九十多岁了，是送走这一批百岁以上老人之后村里年纪最大的。这村子里的人长年跟饿鬼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人越老，也就越透着股邪性。

他的眼力比不上几乎是他双倍年龄的前任老村长，也不知道前任老村长为什么要答应让他带着的这几个学生去观看事关村子未来的重要丧礼。

但在刚刚，华玉盏从人群外走进来的时候，明明只是闲散着，掩不尽黑T恤和迷彩裤这种硬气装扮下透出来的优雅和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媚气——他就像那种没有实力，摆着好看的花架子，但莫名的让人感到威胁。

甚至当他从人群外走进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不自觉的让了路，没有一个人去阻拦。

村长没有立刻发难，而是盯着华玉盏说：“这位老师，听你之前跟前任村长的谈话，你对村子的风俗似乎也很了解。现在你的学生破坏了我们村子的丧礼，让村子置于险境，难道他们不应该补偿吗？”

华玉盏若有所思似的点点头，“的确。”

学生们无声哀嚎——老师你不要去附和这些疯子啊！！他们要拿你无辜的学生去喂鬼啊！！

然而华玉盏却似乎听不到他们的心声，反而颇感赞同，“您说的没错，负起责任这一点也是这些孩子迫切需要学会的。”

他转头视线扫过几个学生又转回来，依旧还是那副不急不缓的神情，“不过说到根本这还是因为我监督不力，我是他们的带队老师，也自然应该带头负起责任做好表率。不然以后还怎么教导学生呢？”

村民的一双双眼睛警惕地盯着他，等着他说完这些冠冕堂皇的场面话，好似他随时都会刷什么花招似的。

“——既然学生们要去当供品完成被打断的丧礼契约，那不如把我也一起送去，也算对学校和学生们有个交代。反正对你们来说多一个人也没什么差别吧？”

村长黄褐干皱的脸上没有眉毛，只是微微挑了挑一边的眉头，半眯起一只眼睛想要从他脸上看出什么花样。

华玉盏浅浅笑一下，“不可以吗？”

村长半晌才缓缓说：“当然可以——不过我们只要七个人，既然老师要去，那可以留下一个学生。”

村长也不傻，这样上赶着去送死的老师他是信不过的。既然他要去，那就留下一个学生，看他们还能耍什么花样。

华玉盏微微勾唇不动声色，“那最好。那不管到时候留下来的是谁，还请村民多照顾了。”

“只要丧礼完成，那是自然。”

“那您看我们既然都已经答应去完成丧礼了，是不是可以不用这么严厉——”他意有所指地看了看村民手中的麻绳，“——看学生们都被吓坏了。”

村长那浑浊的眼球扫视了一圈，嘶哑的声音说：“好吧，可以不捆。但你们今天谁都不许离开这间屋子，我会找人看着。”

华玉盏略一点头，既然已经谈妥了，他就闲闲往那一站，一副送客的态度，“那么傍晚再见。”

村长看了看他没有做声，留下几个村民把整个屋子看守起来，带着其他人走了。

华玉盏这才转回身来走向几个学生，他们如今亏吃多了都不敢再冲动，一劲儿憋着一肚子疑问等人走了才围住华玉盏问：“老师！我们真的要去吗？那不是去送死吗？？”

华玉盏微微扬一下线条优美的下巴，“进去说。”

华玉盏在屋里随手找一个凳子坐下，两腿翘叠背靠在墙上，压得一边凳子腿倾离地面。

他不急不缓地拿一支烟点上，几个学生一肚子的话此时却心情复杂得不知道要从何问起。他们的这场经历，怎么可能简单就理得清呢？

大家只是神情热切而复杂地看着华玉盏，像看着一个救世主，等待他开金口。

桑宁比他们盯得都要热切，她瞪着那双黑漆漆乌溜溜的眼睛，瞪着他，使劲瞪着他，用尽全身力气瞪着他——她瞪得几乎都要双目爆突满眼血丝——快来告诉我前一晚和前前晚都不是梦！不是梦！！

大家愕然地看着桑宁人都快要贴上去，而华玉盏只是伸一根手指点点她身后一个小板凳，“桑宁同学，坐下。”

——白天的华老师跟晚上根本就不一样！！

这算嘛？？

提上裤子就不认人？？（大误！！）

桑宁只能悻悻地坐下，反正没有一个人会相信她在晚上见到华老师的经历，她根本就什么都不能说。

华玉盏淡淡吐一口烟圈，在薄烟里微微眯起那双狭长的双目，似笑非笑地扫过一屋子学生，问：“这次的体验感觉如何？”

——华老师的出现似乎也就意味着这次的课外体验可以告一段落了。

他展现出来的姿态像是明白的在说，我可不是来救你们的，只是这堂课外体验可以结束了，所以他就出现了，只是这样而已。

虽然不知道他打算怎么处理眼前的困境，但意识到他来接他们了，也许就快能回学校了，慌乱恐惧的心也镇定了不少。

原来就算已经二十多岁也终究只是一群孩子，只有见到“大人”才能真正安心下来。

白乐枝定了定心神，抬头问：“华老师，你早就知道这地方的真相，还有会发生的事？那你为什么把我们丢在这里，你是，我们的带队老师……”

说着话里已经透着委屈，几乎说不下去。

华玉盏漫不经心地弹一下烟灰，“我是你们的带队老师——所以如果我在这里，你们就会乖乖听话了吗？循规蹈矩让你们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任何异议？还是根本不会把劝诫放在心上，大大咧咧地闯了祸等我给你们擦屁股？”

他弯着那双魅惑的双眼在薄烟后面露出似是而非的轻嘲，借着薄薄的烟雾掩盖，让人看不真切。

大家回答不出，但心里很清楚会是后者。

如果一些事情没有亲眼见到，那被人告诫得再多也只是漫不经心甚至故意以身试险。

或许在华玉盏的管束之下不得不循规蹈矩，却也绝不会相信现在所见到的一切。

华玉盏不知是抽的什么牌子的烟，有着淡淡薄荷的气味却不刺鼻，反而淡淡的薄烟充斥在屋里，让人觉得有些安心。

他那悠扬的嗓音穿透薄烟，“——有些事，亲眼见了才会知道。

只有你们见过另一边的世界有多残酷，了解规矩的重要和打破规矩的代价，以后才会老实，才会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所以不是从出门之前，我就已经强调过了吗？”

华玉盏漫不经心的几句话让大家无语愕然——他是故意的！他竟然故意把学生丢在这种地方，用这种方式来惩罚那些不听话的学生！

不，这甚至不算是惩罚，只是让他们自己作死作到死而已！

——华老师，你这种做法学校知道吗？？

大家实在是无语得说不出话，就连高学夫虽然被放开了但也一直没吭声——他依然不会相信有鬼，但他也听到外面刚刚都发生了什么，知道自己闯了祸。这些人是真的要动“私刑”，把他们拿去喂那些不知名的生物。

白乐枝半晌终于找回自己的声音，“可是华老师，现在蔡媛美和李泽俊这个样子，还有倪倩和柯正亮下落不明，还有徐舰根本就没有办法确认他真的回了车上，我们好像看到他在田里迷了路——还，还有我们现在被村民关在这里都不知道要怎么脱身……”

“所以我不是来接你们了吗。”华玉盏轻笑打断她，免得她越说越慌，“进村之前我就说过，这是第一次上课，只是让你们对鬼怪的世界有个初步的体验，所以我选择的，也是相对不太危险的村子。既然我带你们来，也就能带你们走。”

他们暗暗咋舌——这都算不危险？？那危险的要什么样子？？

可是听到华玉盏说能带他们走，心里毕竟还是定了一定。

“可是那些村民能放我们走吗……？”

“没错，麻烦的就是那些村民，我倒还真没想到你们有那么大的胆子，丧礼上那样的场面都没把你们吓到腿软，居然还有胆子去破坏？”

华玉盏话未说话几个人就齐齐瞪向高学夫，恨不得在他身上瞪出个洞来！

高学夫自知连累了大家心有愧疚，但绝不悔改——“他们这是杀人，是犯法，不能因为愚昧就让他们继续把人送去喂那些动物……”

孟思敏恨恨地抓住他的肩膀用力摇，“你这个榆木脑袋能不能醒醒啊！什么动物能凶猛成那样还袭击活人啊！你看看李泽俊！看看我们身上的咬痕啊！！”

高学夫被她摇得各种晕，他想说自己昨晚才被撞了头，很可能有脑震荡，可不可以不要这么粗鲁……

“我……”高学夫被摇得一阵晕眩好半天才缓过来，而缓过来一开口就说：“我有看过一些实例，如果老鼠或是家养的猫吃了人的尸体，就会变得特别凶悍……那些动物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但是长年被喂食尸体，变得凶残也是当然的……”

他话都没说完就被孟思敏拿枕头拍一边儿去了，这个榆木疙瘩到现在都还在说这种话！

华玉盏看着他们轻笑，“高同学你还是先不要担心村民犯不犯法了，先担心你自己吧——不管做法合不合理，随便在民间的祭祀过程里捣乱也算是学民俗的大忌了吧。而且还是完全思虑不周，不但不考虑自己的安全还连累同学的情况下。所以，你这次体验没有分数，并且倒扣二十分——从你的考试成绩里扣。”

最后这一句终于让高学夫脸色铁青如临绝境。

华玉盏不会多理会他，解决掉他之后就继续说：“不用担心蔡媛美，她虽然结了鬼缘但只要离开这片土地就不会再有危险。李泽俊的伤口你们不是已经及时处理过了吗，他身上都还有草灰的味道，这里后山上的草烧成灰对治疗尸毒很有效，这就是所谓的‘七步之内必有解药’——大自然就是这样的，不管在哪一边的世界都一样。”

他的笑容里毫不遮掩的透着赞许，让刚刚还一肚子抱怨的白乐枝和孟思敏不好意思起来——他绝对是有意的！这个人真是打一巴掌再给一个甜枣的好手……连投诉他的念头都因为这一个笑容飞到九霄云外去了。

“那，那，老师……我们现在被看守着，要怎么离开这里……”

“嗯，那些村民可不会对你们留情，又都是大活人不能对他们太不客气的确很麻烦……”

大家默默的奇怪后面那半句，他一个人要怎么对那些村民不客气……

“所以我们才要老实的被送去丧礼，反正村民是不敢在那里呆的，我们就可以直接从那里穿过田地离开。”

大家忍住了那句几乎要脱口而出的：饿鬼田不是走不出去的吗？

——因为他的笑容，只要看一眼他勾在嘴角的那一抹笑容，他们就觉得一定能够走得出去。

白乐枝只有最后一个问题——“可是我们不是要留下一个人吗？”

“没错，为了不引起村民怀疑我们只能留下一个人，等我把其他人送出去之后再回来接人——”华玉盏的眼光淡淡扫过，那眉眼间竟有种流光似的妩媚一闪而过，最后落在桑宁身上，“桑宁，你留下。”

几乎是所有人都因此而愣了愣，大概没有想到留下的会是桑宁。

杨丰旭开口问："等一下，老师，留下的话会有危险吧？"

"这嘛……"华玉盏慢慢拖长了语调，"如果回来的及时就不会。但如果被村民发现我们人都跑了又一次破坏了丧礼，那留下的人当然会有些危险……"

"那我留下！"杨丰旭二话不说，"不能让一个女生独自留在这么危险的地方！"

华玉盏只是淡淡看他两眼，还很有点怜香惜玉嘛，可惜他开口反问，"如果你留下，谁帮我搬床上的那两个人呢？"

杨丰旭顿时沉默了，的确如果这么考虑的话，留下桑宁似乎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要搬两个昏迷不醒的人，娇小的桑宁是最帮不上忙的。

——而华玉盏要回来单独带一个人走，带小个子的桑宁又说不定是最方便的。

桑宁虽然多少也是有些不安，但天生就是随波逐流的性子，华老师怎么安排她就怎么听好了——"我没关系的，我在这里等着就可以。也未必就会被发现啊！"

不过她心里也许隐隐是有点失望的。

她以为那些"梦"都是真实发生的，绝不仅仅是梦。她以为……华老师对她，是有些特别的。

看起来好像，是她有点想多了呢。

第18课时

这一天过得着实难熬，学生们一面期待着今天晚上就可以离开这里，一面又对昨晚的经历心有余悸——华老师真的可以平安的带他们离开这里吧？他真的有这个能力吗？他……

他们固然坐立不安，但今天最不安的人应该就是桑宁了。

其他人不管将要面对的是什么，至少大家都在一起，还有华老师在。

但她只有一个人。

她也缩坐在炕角，有一搭没一搭的玩着手机——今天大家就要离开这里了，也不必再小心谨慎地节省着手机的电了。而且除了手机，他们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打发掉这难熬的一天。

就连那本百鬼录，除了高学夫正在细致地翻阅第二遍，其他人实在没有勇气在这个时候再去翻看。

桑宁不时地偷偷瞄着华玉盏，见他已经干脆跟蔡媛美和李泽俊并排横在炕上闭目养神。

他半倚在身后的墙上，双臂放在脑后枕着，叼着的那支烟似乎并没有在吸，只是任由它慢慢自燃，飘出一缕若有若无的薄烟。

因为他在这里，学生们都不怎么交谈，像是怕吵到他休息似的。

可是安静却像是加剧了心慌，白乐枝看看坐立不安的同学又看看不时偷瞄华玉盏的桑宁，最终她决定说点什么，随便什么都好只要打破这个安静。

她干脆往炕沿上一坐，直接发问：“华老师，你在学校是不是有什么后台？关系很硬吗？”

面对她这个令人莫名的问题，华玉盏睁开眼用眼神做了一个询问。

其他人的注意力果然也集中过来，白乐枝鼓足勇气继续说：“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你都让我们陷入危险之中，而且还有人受伤。回到学校之后我会去教务处投诉你的！所以，如果你是有什么后台投诉也白费的话，不如早点告诉我，我也好省了那个功夫……”

华玉盏轻笑，在这种时候敢光明正大的告诉他要去投诉他，还真是勇气可嘉。

他微微眯起眼睛，倒没有显出不愉快，只是拿下嘴边的烟反问：“你的意思是如果我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带大家游山玩水一下，就没有人会受伤了？”

这个问题白乐枝竟然没有办法回答！

“——不过你的确可以省了这个麻烦了，”华玉盏慢悠悠地继续说，“我后台确实很硬，你投诉了也没什么用。”

白乐枝硬着头皮坚持问一句：“有多硬？”

华玉盏想了想，“——我家里有个很爱多管闲事的‘哥哥’，趁学校有难的时候捐了不少钱，另外之前全面停课之后能够复课他也出了不少力，所以现在已经当了校董。”

白乐枝默，大家也默，对这个“哥哥”大家还是有印象的，就在出行之前他们还在班里讨论过，那个人似乎是什么华龙建筑的老总……家大业大，投诉无门。

“放心吧，我说过这次体验课到这里就结束了，会让你们平安回去的。至少这次会。”

学生们在心里默默的说：绝对不会有下次了！他们绝对不会再来了！

华玉盏说完话突然一伸手，不慌不忙地把烟头在窗户上探进来的一个东西上按灭。

等大家看清楚那个“东西”，顿时都一身白毛乍起——那是一颗饿鬼的头！他们这还是第一次在大白天就看见饿鬼，它正把脑袋往窗户里伸，黑黢黢的一个脑袋，又干又皱，黑色的皮肤上像裹着一层蜡质显得很干硬，就像是喷了漆的黑色树皮。

它头长着一只短而尖的黑角，那双眼睛就像是昆虫的眼，也被一层硬壳子包着，在白天没有发出那种幽幽的光，就只是显出一点绿色。

它的头刚伸进来就被华玉盏摁了烟头，顿时又缩回去不见了踪影。

即使只是出现这一瞬间却也让大家惊呆了，这东西不是只有晚上才出来吗？怎么大白天的就出现了？？

他们下意识地往窗外看去，只见天空一片黑沉沉的浓云低低的压着，比暴风雨来临之前更黑。

孟思敏第一反应就是一把抓住高学夫的脖领子扯过来，“看见没！看见没！？这回你亲眼看到了吧！？”

高学夫扶了扶眼镜仔细往窗口看，可是刚刚他一抬头就只看见黑影一闪而过，而此时再去看已经找不见影子。

于是他诚恳地回答了三个字：“没看清。”

孟思敏直到后来都在奇怪她怎么就没在这一刻一把把他掐死的。

白乐枝指着窗口看向华玉盏，“华，华老师……刚刚那个……”

“这不是你们的杰作吗？”华玉盏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坐起身，曲起一条腿把手臂搭在上面，漫不经心地说：“你们破坏了丧礼，小鬼们当然会不守规矩，大白天出来个一两只来找找它们的供品跑去哪儿了也不奇怪。”

他这两句话说得大家心里发毛，又一次感觉到自己就是那锅里的菜肴，饿鬼们已经迫不及待地等菜出锅好下酒了。

华玉盏这时已经下床来，提醒他们：“有时间害怕还不如赶紧收拾一下，背包就别拿了，需要带走的东西随身装好。我看今天天会黑的很早，大概用不了多久就可以走了。”

他一语成鉴，刚过了中午没多久天就开始黑了。

大约是觉得他们马上就要去送死了，村民也没有给他们准备饭食，此时虽然腹中空空，但精神的紧张倒也没有让人觉得有多饥饿。

大家各自收拾起东西，但只是一趟教学旅行，除了手机还真没带什么了不得的东西。那几件衣服，一点生活用品，扔也就扔了。

桑宁觉得她没有什么必要去收拾，等轮到她走的时候不是偷摸就是硬闯，带着包也无所谓了。

她就保持着原来的姿势缩在炕边上看大家收拾，她其实说不清自己到底是害不害怕，或者已经茫然得都不知道怕。但这副缩成一小小团巴巴看着大家的样子却让人觉得她像是被抛弃的小动物似的，看着都叫人觉得心疼。

——是的那竟然是心疼。

桑宁偶然碰上华玉盏的目光，竟然在他眼里看到那一闪而过的情绪时，脑子里甚至都有些懵。

她想去寻找，但却找不到更多。

华玉盏的眼神只是一瞬就已经恢复了淡然，再没有流露出更多情绪。

不久大门一开，门外有人吆喝起他们，“上路了。”

——这种说法听着真让人觉得不舒服。

华玉盏轻轻抬手对他们挥了一下，“你们先出去，我有话跟桑宁交代。”

大家自然不会有什么意见，看向桑宁的目光都透着同情，无法想象一个人留下来会是什么感觉。

等所有人都连搀带扶的出了房间，华玉盏走到炕前，桑宁抬起头看着他，见他那双眼睛黑沉沉的，又沉又冷，像隔了一匹黑色的幕布完全看不到里面的情绪。

他俯下身靠近桑宁耳边，低声说：“想离开这里就自己出来，我在村外等你。”

桑宁一下就愣住，都还来不及消化掉这句话，就见华玉盏已经直起身转身走了出去，半刻都没有多做停留。

桑宁蹦下来就要追出去，只追到门口就被村民拦住。看见其他几个村民前前后后押送似的围着华玉盏和其他同学，正带着他们走出院子。

她匆匆喊了一句：“华老师！”

华玉盏回过头来看了她片刻，却还是转身离开了。

桑宁这回是真的懵了——自己出去是什么意思？？

他不会回来接她了吗？？

留下来的人等于是个“人质”，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了。

丧礼关系着整个村子的安危，如果供品再次跑掉，留下来的桑宁会怎么样？

——跟随着送葬队伍，重复着昨晚的仪式，同学们只能默默祈祷并尽量不去想这个问题。

此时杨丰旭和高学夫分别背着李泽俊和蔡媛美，孟思敏和白乐枝帮忙在旁边扶稳，默默看着一身轻松走在最前面的华玉盏。

送葬队伍在饿鬼田绕行一圈之后像昨晚一样停在村口，村民把剩下的几口棺材又交错堆叠起来，并多放了两口空棺让他们把昏迷的两个人也放进去。

虽然一想到那两口棺材里曾经放过别的尸体，现在居然要把蔡媛

美和李泽俊也放进去实在让人替他们觉得恶心，但为了不再招惹到村民以免他们一生气干脆把所有人都敲晕了塞进棺材，也只能乖乖把两个人放了进去。

另有人上前，让他们在棺材塔前背靠背围坐成一圈捆了起来。三指粗的麻绳捆了一圈又一圈，生怕再出什么纰漏。

可是终究村民不敢久留，即使再不放心也只能纷纷撤离，村长临走用那苍老嘶哑的声音警告：“如果你们这一次再完不成丧礼，想想那个女娃的下场。”

高学夫低声评价：“这种警告有什么意义吗？跑不掉的也就跑不掉了，能跑掉的难道一个人的性命比一群人来得重要？”

孟思敏当即就用捆在背后的手狠狠拧了他的胳膊，可惜疼得闷哼了一声的人却是杨丰旭……

这种时候就不要追究这点小错误了。

待村人离去，笼罩他们的又只剩下一支烛火，火光之外的一切都陷入了黑暗里。

噗通的心跳声已经分不清谁是谁的，他们在等待着，也许下一刻就会有什么东西从远处飞窜而来将他们包围……

不等幻想变成现实，他们只觉身上绳子一松，华玉盏竟然已经站起身来，随手扔掉断开的麻绳，“好了，我们走吧。”

——诶？这就走了？绳子是怎么断的？？不用齐心协力地磨一会儿吗？？

华玉盏低头淡淡扫他们一眼，“不走吗？”

回过神来的几人这才一骨碌爬起来，七手八脚地扯干净身上的绳子又去扶棺材里的两人，努力不去想内壁上那些斑驳的东西都是些什么。

等重新把两人扶出来背好，却发现华玉盏已经走出几步之外——田里的风吹着他的头发，他远目观察着远处，却像是已经忘记了身后还有学生没有跟上来……该说是心不在焉还是情绪不佳，总觉得华老师有点不在状态！

这对于还要仰仗他来活命的学生来说根本不是什么好现象！

他们赶紧跟上去，华玉盏侧目看他们一眼，有那么一瞬间让人觉得这眼神就像在说他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在这里救他们似的……

——这果然是大大的不妙吧！

大家默契地不说话只跟随，走在最前的华玉盏背影纤长有力，很奇怪这并不健壮的背影却异常的让人有着安全感。他大步走在田间随时警戒着四周，脚下却没有丝毫停顿，似乎对于应付这样的情况再习惯不过。

最让人感到疑惑的是，今晚那些成群的小鬼竟然都没有出现。

远处的麦田间偶尔有窸窸窣窣的骚动也只是一闪而过，他们隐约能够感觉到似乎已经被饿鬼包围着，却迟迟没有扑上来。

这个问题应该去深究吗……？

他们小跑地跟在华玉盏身后，明明他依然步履优雅的迈着大步，他们却要小跑才能跟得上。

突然华玉盏脚步一停，一直提心吊胆的四个人差点吓得心脏都蹦出来——然而他们越过华玉盏的身影看向前方，却一下子愣住了。

田间的小路上站着一个人，是个人。

娇娇小小，一身洋红色的运动衫，一头卷卷的蓬蓬发……

他们脊背发凉地转头看了一眼高学夫背上的蔡媛美，然后又看看小路上似乎茫然地不知该往哪儿走的娇小身影。

“媛美……”

白乐枝鼓足勇气叫了一声，前方的蔡媛美带着一脸梦游似的茫然回过头来，似乎用了好一会儿才认出他们，脸上刚显出一点欣喜想要向他们走过来，刚迈了两步人却消失在空气里不见了踪影。

他们愣了愣，“华老师……那是……？”

“不用在意，只不过是蔡媛美结了鬼缘之后被拖进饿鬼田的一缕魂魄，只要带她离开这里就会消失了。”

——那另一个桑宁呢？是不是也有某种他们所不知道的简单原因，其实根本就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有桑宁的先例，他们并没有对眼前刚刚出现的蔡媛美太大惊小怪，而又因为这个蔡媛美的出现而对桑宁感到稍许释怀。

“华老师？我们还不走吗？”

他们现在只一心想快点离开这里，然而前面路上的蔡媛美已经消失了，华玉盏却还是没有继续前行的意思。

他只是凝视着仿佛无限延伸的小路彼端，从那尽头的黑暗里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慢慢靠近——

他们都很清楚那是什么，那个东西又要来了吗——？

比起对于其它各种饿鬼的恐惧，这个东西却让人感受到无法抑制的排斥和恶心，寒意渗透四肢百骸，两腿不自觉地开始发软……

“你们呆在原地等着。”

华玉盏说着抽出皮带上的匕首——那是一把七寸长的单刃匕首，他把它藏在宽皮带的内侧没有被村民发现。

明明在黑暗里匕首却像是反着锐利的光，华玉盏反握着匕首冲向远处的黑暗里，昨晚那东西被桑宁的匕首刺中时发出的□□又一次响了起来，却还要凄厉许多……

“那把匕首……是不是跟桑宁昨晚拿的那把一样？”

见过那把匕首的三人面面相觑，难道华老师跟狐仙大人或是守护灵有什么关联吗？总觉得最好不要去深思的事情越来越多了……

“也不知道前面怎么样了，华老师一个人没问题吗……？”

他们正担心着，却发现华玉盏一走，四周那些匍匐环绕的鬼怪竟然窸窸窣窣地在靠近——“我，我们还是去找华老师吧！”

意见一致通过，他们拼命往华玉盏离去的方向跑去。

远远刚看到有人的身影，突然迎面一个黑影飞来，他们只能匆匆闪身避过。

落到地上的竟然是那东西连头带脖子，还有脖子上长出来的另外那半张脸，一整坨打了个旋停住，迅速化成一滩恶臭的烂泥疙瘩。

他们诧异地转头，就看到华玉盏正踩在被削掉了脖颈和头颅的那东西身上，凌空一翻跳下来，在半空几刀就把那东西卸了八块，在他落地的瞬间也七零八落地散落下来。

学生们看得目瞪口呆，一时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呆呆看着他站直身体慢慢拍拍衣服上的灰，转过身来在乍起的夜风里一步步走近——每一个动作都是那么优雅利落，像电影里剪辑出来的画面，没有半点狼狈。

“不是告诉你们在原地等着的吗？”

华玉盏略嫌不耐烦地看着他们，对于自己出手被看到的这件事带了那么一点不满。

——所以他始终不怎么喜欢带学生这件事，那些半大不大的孩子似乎总是学不会听话两字。

他微微一扬下巴，“还呆着干什么？该走了。”

“啊……是！”四个人这才回神，扶好背上的人慌忙跟上他的脚步，再不敢对华玉盏有半点异议——

第19课时

他们真的看到了！

华老师刚刚竟然像切瓜似的切了一只那么大的鬼怪！

越是临近地头，同学们的心情也越兴奋，早已经盖过了恐惧——不，哪里还有恐惧？只要跟在华老师身边他们还需要害怕什么？

此时此刻在恐惧担忧中压抑了两天的他们一下子得到了解放，不想去考虑任何的合理与不合理，更不愿细想华老师怎么会做到的。

他们只要知道华老师能带他们离开这里就够了，至少现在足够了。

因为他是考古专业的“华助教”嘛！

“你都看见了吧！！这回你都看见了吧！！”

孟思敏一路揪着高学夫拼命的晃，几次差点把他背上的蔡媛美给晃下来。高学夫衣服都被扯歪了也一声不吭。

他刚刚是看到了。

看到了华玉盏砍掉的那个东西，看到四分五裂的怪物，看到那些碎块在地上迅速化成像是剁碎的干尸和恶臭的稀泥混合的糊状疙瘩。

他不知道为什么想起了花生糖，琥珀色的糖浆将剁碎的花生聚合在一起，在高温下微微融化的姿态。

他是看到了，但那一定是有什么原因的，那种东西本不应该存在。

——是幻觉？是人造的？他的脑子里闪过种种可能，他需要时间来思考所以他只能沉默，所以，麻烦孟思敏能不能消停一会儿。

“看到出口了！我们就能出去了！！”

玉米地的尽头就在眼前，他们忍不住要快走几步，突然听到一阵熟悉的嗷叫——“救命！救命！！有鬼啊！！”

“……”

“……”

——他还在这里？

他还在这里……

谁知道他在这里多久了？

短暂的眼神交流让大家都沉默了……

这三天他们真的是自顾不暇，完全没有心情去细想有关徐舰的事——不论徐舰的出现和消失都是之前他们所不能理解的，因为不能理解所以也只能暂时搁置不去考虑。

但是现在好像不能不考虑，他，真的……在这片田里困了三四天？？

嗷叫伴随着大片玉米丛被冲撞着沙沙而过，在一人多高的玉米地里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华玉盏略略扶额，对他们说：“都在这里等着。”

刚要头也不回的往声音传来的地方去，突然想起什么又停下脚步，侧目看他们一眼，“这回知道原地等着的意思了吗？”

他们用力点头，这回谁还敢不听华老师的嘱咐。

华玉盏的身影没入玉米丛中，不多时就听那嗷叫声骤然一停，玉米地里的窸窣开始向他们的方向移动，随即华玉盏单手拖着似乎被敲晕的徐舰从玉米地里钻出来。

就见他比上一次在玉米地里见到时更加狼狈不堪，整个人都瘦了一大圈，满身的干泥和枯碎的叶子，皮肤上布满擦伤，衣服上还碎了好几道口子。

华玉盏倒是很想就这么把他扔给其他学生算了，不过看看四个健全的学生在背着另外两个人快速走了这么久之后都已经快不堪重负，现在再把徐舰扔给他们只会拖慢脚步。

华玉盏于是继续拖着徐舰，招呼其他人：“走了。”

走出田地的一瞬间所有人只觉眼前一片光亮，刺得人几乎睁不开眼睛。

——现在是下午两点钟，久违的太阳肆意在天空照耀着，才发觉他们早已忘记了现在还是白天！

学生们站在山路上猛然回头，只见身后那片广袤的田地都笼罩在黑压压的浓云之下，无边的田地远远的延伸向一片黑暗之中，完全看不见村子的影子。

他们真的走出来了！！

现在他们前方的几百米外就是公路，公路边甚至能看到来时乘坐的那辆长途车还停在那里。

白乐枝只觉胸腔里心脏骤然一落，整个人也无力的跌坐下来，浑身再也使不出一点力气。女汉子孟思敏甚至当即就失声痛哭起来，什么都不管不顾。

——这四天三夜的恶梦，他们终于走出来了！！

华玉盏看了几眼，就没兴趣继续看人哭下去，转身挥一下手——“你们自己走去车上等着吧，我回去接桑宁了。”

这个理由当然谁也不敢有意见，他们眼看着华玉盏又一次走进浓云下那一片阴沉沉的田地。

——想离开这里就自己出来，我在村外等你。

桑宁在屋子里转来转去坐立不安，不时爬到炕上趴着窗户往外看——屋外一片漆黑，完全就像半夜似的。

她的屋门打开着，为了方便看守。

连一点小动作都不能有她要怎么跑啊？？

桑宁一筹莫展地在屋子里转了两圈，虽然很清楚如果现在不跑，很快愤怒的村民就会来把她大卸八块了——她该怎么办？华老师真的不会来？她是不是以前在什么不记得的时候得罪过华老师？？

忽然窗户上隐约有某种尖锐物刮墙的细小声响，她一转头就看到一只黑黢黢的小饿鬼正在往屋里爬。

来不及等她有什么反应，屋外已经惊慌一片，饿鬼冲进每家每户见人就咬。

桑宁只懵了一下，随即知道这是唯一的机会了！

她一把推开挡在她门口却被小鬼缠身的男人，逆着饿鬼的纷纷乱入往外跑去。

刚跑到门口却见村长带着几个人堵在院子里，他们手上燃着的火把散发出给李泽俊治伤时那微微刺鼻的草灰味儿，小鬼们见到他们就立刻绕开——

很快家家户户都燃起了火把，村子里的混乱在慢慢平息下来。

村长伛偻着身子，后背弓成一个不可思议的弯度，两手拄着拐杖支在胸前盯着桑宁——桑宁实在不怎么喜欢新任村长那浑浊却又冰冷的眼神，至少好像风干了一样的前任村长都比他好多了。

她现在就开始怀念起那个已经被饿鬼啃光的根本不怎么熟的前任村长了。

“——你的同伴，看来是不打算理会你的生死了。你知道你会怎么样吗？”

桑宁干笑一下，突然转身就往侧面冲去想要翻过篱笆院墙，却被一把扯住揪回来，两个村民上前按住她的胳膊就要往村长面前押送，桑宁试图挣扎但怎么挣得开两个男人的力气。

桑宁被重新押到村长面前，而此时竟然有人抬来一把大铡刀放在她和村长之间——没错那竟然是一把大铡刀！一把黑木黑铁，同体漆黑斑驳的铡刀！

这种东西通常用来铡草铡粮食中医铡药材，可是现在把它抬出来，这里似乎没有什么草和粮食需要铡吧？？

“我们需要七个供品，但现在只有你一个——你知道这种时候要怎么办？”村长那双冰冷浑浊的眼睛让人感到一种冰凉黏腻缠身似的恶寒，他面无表情地说：“我们会把你切开，四肢削细，砍断，再用布把肉包好缝起来，缝成婴儿大小，只要里面混杂点其他东西，比如用你的血浸透的稻草和其他动物的肉，应该能缝出七个——”

“你们说还不是疯了啊！！”

光只听着他的话，冷冰冰的恐惧就已经在脊髓里流窜，桑宁用尽了全力想要挣脱，即使徒劳也只能不停的挣扎，可是她还是被按着，向铡刀越来越靠近——

“放开！！放开我！！”

“我们也尽量不想做到这一步——但这是你们闯的祸，既然他们跑了，总得有人负责。”

桑宁被摁到铡刀跟前看着铡刀抬起，在脊髓里流窜的恶寒瞬间就窜上脖颈，后脑，直冲头皮，她无力挣脱只能紧紧闭上眼睛——

下一刻，诸如疼痛或者脖子断落或是整个人从腰一刀两段的感觉并没有发生，她只觉得身上一轻，连那两双手压制她的力量也不复存在。

她睁开眼睛，看到自己正独自一人站在村路上，又一次。

前面不远就是村口，她的身体好像轻飘飘的脚不沾地，但随着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又渐渐踏落下来踩上地面。

村口不时有饿鬼三三两两或是成群结队一起飞快窜进村里，却都只是从她身旁窜过，对她视而不见。

桑宁茫然了一瞬间，这样的情形不是第一次发生她或许不该太意外，可是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她怎么到这里来的？

她这一次肯定不是在做梦，没有人会在那种情况下睡着。

所以这真的是灵魂出窍？

——灵魂出窍了，身体怎么办？？

桑宁一想到自己那面临在铡刀之下的身体就要抓狂——她真的是要抓狂了，恐惧驱使着她想要远远逃离，理智却逼迫她必须要回去救回她的身体——

——没有躯体怎么活？？

难道她以后要当一个孤魂野鬼吗？？

桑宁想逼自己回去，可是她的腿却迈不动。

她不敢回去！

将要被按在铡刀下切成碎块再被包起来缝成一个一个小娃娃的恐惧让她迈不动脚，恐惧，焦急，还有无措都紧紧逼迫得她想哭。

这时华玉盏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依然悠扬的嗓音，好听得就像是水晶的风铃在相互撞击。

他的语气里带着笑意，悠然说："你逃出来了。"

桑宁转头就能见到他那双微微弯起的细长双目，醉人的弧度里透着妖魅，透着欣然，毫不掩饰他眼里的赞许——跟故意做给其他同学看的"赞许"不同，只一眼就能对比得出真心与否的差别。

他就站在村口，明明也是一身与这个村子格格不入的衣着打扮，整个人却并没有格格不入。

他也像融在黑暗里，带着一身似有若无的妖冶和妩媚，像在黑夜里栖息的妖物。

桑宁顾不得想太多，看到他也就像找到了依靠，跑过去拉住他——"华老师！快救救我！我——我的身体——他们要砍了我——"

她突然发现自己语无伦次根本没有办法把话说明白，因为这个话就没法说明白！

她现在就站在华玉盏面前，要怎么说明站在这里的不是她或者不是她的身体，她只是灵魂出窍，身体却还在危险之中——华玉盏知道灵魂出窍这回事的是吗？

他是不是早就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桑宁脑子里是清楚的，但越急越没有办法用语言说清楚，只要一想到在耽搁的这段时间里她的身体说不定已经被砍掉头颅大卸八块，恶寒就在不断的蔓延——

“华老师快跟我来！快救救我——”

她只能直接拉着华玉盏直接想要跑回去，然而华玉盏却反而拉住她，“等一下桑宁，别慌，你现在既然已经逃出来了，我们就该尽快离开这里，其他的事情就别管了。”

“那不是其他的事情！那是我的身体，他们要把我砍碎了缝成人肉娃娃拿去喂饿鬼！我现在真的不在这里，我还被他们抓着，这里的只是我的，魂魄，还是什么……”

华玉盏的手稳稳的反握着她，另一只手抚摸上她的脸颊，这样的举动让桑宁微微僵住，却总算安静下来。

他微笑的低头直视她，“你看，我不是能够碰到你吗，这怎么会是魂魄呢？魂魄是摸不到的，对吗？我应该不久前刚刚教过你吧？”

他那双眼睛细长妩媚，桑宁不知道妩媚这个词是怎么放到一个男人身上的，但就是觉得媚，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媚。像是带着蛊惑，只是被他这样凝视着，桑宁的脑子里就微微空白，没有办法反驳他说的每一句话。

“你看，你现在就在这里，我能看到也能摸到。你已经逃出来了，我们现在可以走了，不可以再回去，好吗？”

桑宁觉得自己一定是着了魔，他那轻悠的嗓音钻进耳朵里，自己竟然就点了头。

——她应该还有很多问题，而且是很严重的问题，可是她就点了头！被华玉盏拉着一只手，跟着他的脚步走出村子。

桑宁迟疑地回头看一眼，不知道在那个村子里是不是还有另一个自己，此时正在被巨大的铡刀切分，不久之后就要成为饿鬼的腹中餐。

华玉盏停下脚步伸手轻轻扳回了她的脸，又一次让她直视着自己，“该走了，别再回头看。你的同学还在等着，别让他们等急了，还有两个人等着送去医院呢。”

这句话果断戳了桑宁的软肋，华玉盏这个人到底是有多精明，一眼看穿人性直接找到桑宁的弱点让她更是一点异议也不能有。

她现在是不是只能相信他，相信她真的是逃出来了，在那个村子里并没有另一个正在被人分尸的自己。

可是这一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桑宁只是茫然地跟在他身后，华玉盏走得很快，而她竟然也跟得毫不吃力。只是一转眼的功夫再回头就已经看不见村子。

再走没两步就见一地七零八落半烂半融的尸体和稀泥，桑宁对这东西的印象不能更深刻，自然一眼就知道这是什么，或者曾经是什么。

“华老师……”她凝重地边走边迈过地上的秽物问：“这是你砍的？”

华玉盏没有回答算是默认，他不认又能怎么样，这里除了他，难道要桑宁相信是她那几个同学爆发开挂变身赛亚人扑上去乱刀砍的吗？

——说好的他对付不了呢？

到底是谁瞎话说得眼睛都不眨一下，告诉她自己对付不了这个大个的东西？

但是见华玉盏一副沉默到底坚决回避，誓不承认自己说瞎话的姿态，桑宁也觉得自己最好还是放过这个话题，只是边小跑跟着他边问：“那东西到底是什么？也是饿鬼吗？”

华玉盏头也不回的回答她：“那不是饿鬼，只是一种聚合体。你记得我说过这里的饿鬼是怎么产生的吗？”

“是从最初那些饥民的尸骨和怨念中产生的……？”

他似乎放慢了脚步，依然没有回头，只是拉着她的手走在她身前一步与她边走边说：

“人类是很复杂的生物，再不会有其他一种生物比人类的情绪更复杂。尸骨成山，聚集的不止是戾气和怨念。当饿鬼们借着庞大的怨气从尸骨中凝生出去，还有许多的眷恋不甘和痛苦被留了下来。

这个东西就在那些残渣中形成了雏形。它们想要摆脱痛苦寻求解脱，但它们的痛苦却永远被停留在死前的那一刻得不到救赎。所以它们就转而寻求同伴，想要更多的人加入它们之中一起痛苦。

那些被村民供奉给饿鬼的人其实并不全都被饿鬼吃掉，还有一部分被它们并吞，成为它们的一员。它们和饿鬼是一起从尸骨中生出来的，所以并不会互相攻击，反而有点像是共生。而且也像饿鬼一样没有思想，只是被痛苦驱使遵从本能在活动，连一个名字也没有，就只是个聚合体。”

桑宁隐约觉得华玉盏的语气很奇怪，不只是说得格外详细，似乎

还深有感触似的。

她莫名会想起第一次见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惊讶，恐惧，恶寒和恶心的感觉混杂着，却在那其中隐隐觉得像在哪里见过。

她曾经见过的。

在哪里？

“桑宁，”华玉盏突然侧目扫她一眼，“不要在这种地方走神，很危险。”

桑宁回神，应了一声，“哦……”

但是有华玉盏在啊。

有他在的话，危险什么的，不是感觉很遥远吗。

桑宁觉得她有太多的问题得不到答案，而那些答案华玉盏似乎都知道，他就只是不说。

终于远远看到山坡上站在长途车前冲她挥手的身影，一黄一绿，是白乐枝和孟思敏。

华玉盏不着痕迹的放开了她的手，桑宁向她们跑过去，三个女生劫后余生似的抱成一团又哭又笑。

他就只是远远看着，随后径自从她们身边走过去，抬脚上车。

杨丰旭无奈地催着她们：“你们还不赶紧上车吗？要抱到什么时候？”

三个女生这才赶紧分开，孟思敏一手一个拉着她们大步走得飞快——“上车上车，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桑宁上了车，一眼看到最后排居然放了两个巨大的黑灰色编织袋，疑惑地指了指，“那是？”

“自己去看。”

孟思敏这么说桑宁就走到最后去，一揭开编织袋就看到倪倩和柯正亮两个人蓬头垢面地被装在里面，似乎都昏迷不醒的样子。

“我们也是一上车就看到他们在这儿了，叫也叫不醒，不过看着不像有什么事的样子。就先放那吧。”

他们的神经似乎也已经被锻炼得麻木了，既然蔡媛美和李泽俊都没什么事，那这两只想来也没什么问题的。

这下子人也齐了，终于可以上路了。

孟思敏忍不住跳到前排去跟司机说："司机师傅，拜托快开车！我们一刻也不想多待了！"

司机似乎低低的应了一声，虽然含糊不清但也没人在意，他拧开车钥匙，打火发动汽车。

车窗外，笼罩在黑压压的浓云下的田地渐渐远离视线，这一刻每个人都无比心安，他们终于可以回去了。

课后时1

桑宁一直都困在一个梦里，好像已经困了很久。

她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只觉得自己赤脚站在一条狭长的小路上，四周的一切都陷入在一片昏暗里影影绰绰看不清楚。

身后开始传来一种蠕动的声音，带着痛苦的□□，在她的脑海里勾勒出某个形象——那个像是被一团烂泥捏出来的，嵌着各种破碎人尸的聚合体……

怎么回事？她还在村子里吗？她不是已经逃出来了吗？？

他们明明已经离开了村子，上了车，远离了那个饿鬼之乡……

梦里有一瞬间分不清恶梦与现实，只有恐惧笼罩着，感觉到一股让人毛骨悚然的恶寒正在逼近，仿佛下一刻那个蠕动的巨大物体就会从黑暗中显现出来。

——不对这不是村里的那个东西！

脑海深处瞬间有一个意识告诉她，这不是饿死鬼的那个聚合体，而是另一个——一个她曾经见过的，对她来说比饿死鬼的聚合体还要恐怖许多的东西！

恐惧驱使着她不等那东西走近看清，转身就跑。

脚下的小路很长，她不知道会跑到哪里。等到身后的声音渐远似乎终于被甩脱，四周的景物也渐渐清晰起来——她在村子里。

这里是饿*。

这是梦，所以她应该不用害怕。

应该。

可是她赤脚站在村里的小路上，脚下泥土和碎石子的感觉都清晰得像是真的一样。

她低头看到自己依然还穿着去饿*时穿的那套天蓝色运动衫，就只是脚上的鞋子不见了。

——有那么一瞬间她想要去找她的鞋，因为脚下的碎石子很硌，踩在地上脚底很疼。

像是回应着她的想法，她看到自己的一只鞋子就掉落在前面不远的地方。桑宁快走几步过去，弯下腰刚要捡起鞋子，却看到鞋子里有一只脚。

只有一只脚。

齐着脚踝被砍断，鞋口里露出血淋淋的森森白骨。

桑宁吓得一把就丢开了鞋子，鞋子滚了两滚掉落在一间院子门口，简陋的篱笆院门里正传来刺耳的喀嚓声——

桑宁觉得自己不该抬头去看，可是她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她抬了头，看到两个蜡黄枯瘦的村民正面无表情地把一截没有头的身子送到铡刀口里，那身上的衣服已经被血染成红褐看不清原来的颜色，随即铡刀狠狠按下，喀嚓一声将只剩下膝盖以上的大腿切下来，掉落的大腿在地上滚了滚，露出一小片没有被血迹染透的天蓝色。

那一刻从脚底直窜而上的恐惧和惊惶让桑宁惊叫，声音突破声带惊动耳膜，只来得及发出短促的惊声就把自己惊醒——

桑宁瞪大了眼睛躺在床上看着上方仿佛熟悉又仿佛陌生的天花板，这是她在父母家里的房间。

房间门外传来母亲絮叨的声音，“——小豪去叫你姐姐起床吃饭！”

“要叫你自己叫！”

“桑小豪！”

充满了生活气息的熟悉的争执让桑宁觉得自己像是终于被拉回了现实，她转头看看床头柜上的闹钟，上面的指针显示着九点，外面的天是亮着的，只是厚重的窗帘让屋里一片昏暗。

最终是母亲的脚步声走近，打开房门，“小宁起床吃饭了，别因为是休息日就赖着不起来！”

“哦，起来了……”

桑宁顺从地从床上坐起来，脑子里却是一团乱。

她在家里？怎么回家的？为什么记忆断了片儿，只记得最后大家一起坐在回程的车上，精神放松下来一身疲惫尽显，好像就晃晃悠悠地睡了过去。

怎么一觉醒来人却是在家里？

她有一堆的问题，但在母亲的催促里只能快速换了一身小碎花棉

布家居服，麻溜的去洗手间里洗漱。

冰凉的水泼在脸上，是现实得不能再现实的感触。可是抬起头的一瞬间她却看着镜子里那个眼睛漆黑的人发愣——这个人是她吗？她真的是桑宁？

她的手可以碰到身边的任何东西，能够感觉到它们的温度，材质，一切好像都没有任何问题。

就连回程时白乐枝和孟思敏也没有发觉异常，连她们激动的跟她又搂又抱时都没有任何异样。

可是心里就是有个声音在问——她真的，从那个村子里出来了吗？

桑宁想不明白，因为不解，所以恐慌。

直到母亲再一次催促她才赶忙擦干脸走出去，

饭桌上父亲早已经吃完饭看报纸去了，桑小豪在低头喝着稀饭，很显然他又打算对桑宁视而不见。

桑宁很悲催的已经习惯了。

她拉开一张椅子正要坐下，正抬头夹咸菜无意间瞥她一眼的桑小豪突然瞪大了眼睛，跟看到鬼似的弹起来后退两步，带倒了身后的椅子，筷子也掉在地上。

那双瞪大的眼睛里仿佛恐惧至极，桑宁还没有落到椅子上的屁股就那么悬在半空，被他瞪得坐也不是不坐也不是。

——她家的弟弟越来越奇怪了。

“桑小豪你又想搞什么！？”正在厨房里收拾的母亲闻声走出来，气呼呼地勒令他：“把椅子扶起来！好好吃饭！”

桑小豪却充耳不闻，像是一步也不想靠近桑宁，绕开她飞奔进自己的房间。

母亲气呼呼地一边扶起凳子拾起筷子一边对客厅里看报纸的父亲念念叨叨：

“看看！这孩子较劲成什么样儿了你也不知道管管！”

父亲从报纸后面看看母亲又看看桑宁，老好人似的说：“是这个年纪嘛，长大些就好了。”

桑宁的屁股这才慢慢落到椅子上，慢吞吞地捧着碗边吃边冒出一个念头——到底是她家的弟弟越来越奇怪了，还是她越来越奇怪了？

她会不会其实已经死在饿*里，回来的只是一些魂魄啊执念啊或者其他什么东西，而被小豪看穿了？

她抬起头问正在抹桌子的母亲，“ma，今天星期几？”——她有时候会觉得奇怪，“妈”这个称呼，总觉得很难叫出口。

母亲边擦桌子边瞅了她一眼，“周六啊，睡糊涂了？”

周六？？

可是他们是周一出发，周四回来的，今天怎么就周六了呢？中间的星期五呢？？

她赶忙追问：“——我怎么回来的？？”

母亲终于停下来，仔细瞅了她两眼，说：“昨晚小路带你回来的啊，说公司有事走晚了，你半路上睡着了就没吵醒你，直接把你抱上来的——你都不记得？你娃不是又要犯病吧？医生不是说你好了吗？你要不要再去看看？”

“不用，我没事！我就是睡得有点糊涂……”

母亲这才放下心，念念着，“可不是，从你昨晚回来都睡了一圈了，睡那么久脑子都要睡笨了！”

桑宁已经没有心思听母亲念叨，又陷入了混乱。

——是曲小路带她回来的？

这个答案好像很合理，却又很愕然。

他是去学校接她的？从哪里接的？她那消失的星期五他知道哪里去了吗？

但既然是曲小路，她就可以直接打电话问一下了。

于是桑宁几口喝完稀饭冲进屋里，翻找到自己的手机，给曲小路打了电话但却没有人接听。

她于是惦记着其他同学后来怎么样了，就又拨了白乐枝的号码。

这一回倒是很快接通，白乐枝接到她的电话声音里显出几分惊喜，“——桑宁你醒了？都还好吧？没什么事吧？”

“嗯，我挺好的，今早刚醒……我怎么了吗？”

“没事就好了，回来的路上我们好像都睡着了，可是到了学校你也一直都没醒。华老师说你受了点惊吓精神太疲惫了睡睡就好，我们也还忙着处理媛美和李泽俊住院的事就把你交给华老师了。他说会联系你家里人的。你现在在家吗？”

“嗯，我在家呢，媛美他们怎么样了？没事吗？”

“他们没事，李泽俊伤口感染打几天吊针，媛美说是营养不良身体太虚弱了，住院吊几天营养针。徐舰也有点虚脱，请了假回去休养几天。倪倩和柯正亮那两个人一回来就醒了，就是好像受了什么惊吓，总喊着没有脸的怪人……呐，桑宁，果然没有人会相信我们经历过的那些吧？”

“嗯……”桑宁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那样惊心动魄生死之间的四天三夜，回来之后进了医院竟然只是一点感染和营养不良。徐舰的虚脱是理所当然的，但说他不吃不喝在田地里疯跑了三四天，谁会信？

“班长，那你也不知道我昨天在哪里？”

“嗯？不知道啊，你昨天还没回家吗？华老师说要联系你家里之后我就跟他说平时都是你表哥来接你的了，要是没跟华老师在一起，是不是被你表哥接去了？”

“大概是吧。”

桑宁觉得说到这份上也没必要去纠结这消失的一天了，看起来她不过是昏睡了一天，无非是在哪里昏睡而已。她开始放弃这个问题，把注意力转移到自己错过的事情上：“学校那边也没什么事吗？”

“能有什么事？你又不是没听到华老师有后台，十个人带出去十个人带回来，也没缺胳膊少腿的。教务处虽然来象征性的问了一下，媛美和徐舰被判定为水土不服，李泽俊也只是意外受伤，人家就说历史系的外出学习哪一年没几个磕着碰着的，根本没当回事。”

“——噢，倒是高学夫又有动作了，他刚回来的时候下车前跟华老师要了他的烟，他思考了一路之后怀疑华老师的香烟里有致幻剂，还把学校去年那个精神毒品风波致使很多学生产生集体幻觉那些事给搬出来了，说华老师也是历史系的老师手上可能有毒品，拿了他的烟不知找什么地方化验去了。

他好像还打算再去找那个村子，听说他想报警，但是警察没有在任何地图和信息网里找到荒田村这个地方报案不能成立，他得先找到了位置好带着警察去才能报警。都由着他折腾吧，不过得先跟你提醒一下躲着点，万一被他拉去作证，搞不好要被当做报假警的。”

“你觉得他找不到那个地方？”

电话里白乐枝想了一下，“嗯，我觉得他找不到。”

挂了手机桑宁在屋里坐了一会儿就开始无聊，这屋子里实在太无趣了，简直就像个临时的客房，什么娱乐都没有。

这是长期住校的结果吗？

由于家里唯一的一台电脑是在桑小豪房间里的，她只能从房间里出来去客厅看电视。

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电视里正在播放着母亲爱看的家庭伦理电视剧。电视里婆婆媳妇的絮叨充斥在家里，母亲边听边做着家务，父亲还在看着他那厚厚一叠报纸，这样平凡普通的家庭环境让她觉得陌生又安心。

门铃响了起来，母亲喊了一声：“小宁，去开门！”

桑宁起身打开门，看到一个半大的高中小男生站在门外——显然也没有见过桑宁的小男生迟疑了一下，打了招呼：“姐姐你好，我来找桑小豪。”

“嗄，请进——”

桑宁忙让了他进来，“小豪在屋里呢，我带你过去。”

小男生进来对客厅的父亲叫了声“叔叔好”就跟着桑宁往里面走，抬眼敲了她两眼，嘴甜的说：“姐姐，你就是小豪的姐姐啊？你长这么可爱我刚都没看出来——听说姐姐你是东大的学生？真厉害！东大一定很难考吧？”

这个问题真的把桑宁问住了……东大难不难考？她怎么知道？她都不记得自己怎么考上的！

好在已经到了小豪房门外，她刚敲了一下，“小豪你同学来……”

房门突然打开，桑小豪戒备地盯着她，一把拉过他同学拽进屋里，随即就像隔病毒似的一刻也不耽误砰一声在桑宁面前关上门。

桑宁微微僵在那里，连路过的母亲也看傻了眼……家里这对姐弟之间的关系还真是紧张到了叫人无语的地步。

桑宁保持着僵硬愕然的姿态转身，走回客厅……显然也知道刚刚都发生了什么的父亲无奈地放下报纸，拍拍自己身边的位置，“小宁来，坐。”

桑宁颇有点受宠若惊，她对于父亲的印象，好像一直就是那种沉默的，只知道埋头工作不怎么善于表达的老男人，父女间的交流实在是极少。

她坐下，以为父亲要跟她谈什么，结果只是递过来电视遥控器让她选她自己喜欢的节目——父亲的表达还真的是……超级含蓄……

桑宁换着台，随便找了一个偶像剧刚看出点剧情来，才听到身边的父亲低声叹了一句：“小豪年纪还小，别跟他计较。”

“哦……”桑宁对于这句话无法评价只能应着，然后父亲像是想起

桑宁也曾经“年纪小”过似的，又叹了一口气，伸手摸了摸她的头。

上门的男生叫陈小闯。（——我就X小X了谁再鄙视我！？）

他被桑小豪一把拉进屋里关上门，差点一个没站稳直接扑地，“哎哎你干嘛，慢点不行啊？”

“还慢点？你离那个女人站那么近干嘛！”

“哎呦什么那个女人啊，那不是你姐姐嘛——”陈小闯揉着被拽疼的手腕，“虽然听说你跟你姐姐关系不好，但也不至于到这种地步吧？我看她人好像挺不错的啊，也不是那种凶巴巴又矫刺的女人，你到底跟她哪儿处不好啊？”

桑小豪紧皱着眉头，那张正值成长期端正的脸上一脸凝重——“她不是我姐姐！”

课后时2

桑小豪紧皱着眉头一脸凝重，“她不是我姐姐！”

“她不是你姐姐？”陈小闯愣了愣，随即恍然——“她是收养的啊？我说你这个太子爷别这样啊，挤兑一个收养的姐姐干嘛，人家多可怜！”

“我又没说她是收养的！”

“她不是收养的？”陈小闯又愣，然后一脸同情地看着桑小豪：“那被收养的是你啊……？”

桑小豪被他看得气急，“我也不是收养的！”

陈小闯这回懵了，“你也不是收养的，她也不是收养的，那不就是姐弟吗，你总不能说是兄妹吧？哎，是不是你姐姐考上东青大给你压力太大了？”

桑小豪跟他是说不清了，他跟谁都说不清，没有人会相信他发现的事。

他干脆从衣柜里翻出一摞相册直接推给陈小闯，“你自己看！”

他表情太严肃，陈小闯就没敢吐槽说怎么你家相册都藏衣柜里——他在桑小豪紧迫又期待的目光下开始翻看，边翻还边指着照片笑。

“哎这是你小时候啊？怎么长得跟个小女孩似的，看这双眼睛跟你姐姐长的真像哈哈哈你们绝对是亲姐弟！”

桑小豪忍着把他的嘴糊上的冲动等他继续看下去——家里的照片是按照时间顺序插放的，陈小闯可没兴趣专门跑来看别人家的家庭相册，所以就先捡着有桑小豪的部分看了看，起码还能嘲笑一下他的开裆裤找点乐趣。

不过看了一会儿他就有点明白桑小豪的意思了，又翻前翻后的找了一会儿，“怎么一张你姐姐的照片也没有啊？”

从那对父母简朴的结婚照和寥寥无几的生活，工作照，像那个年代大多的家庭一样，生活虽然称不上是清贫，但显然也并不富足，留下来的照片也不多。

到后来有了桑小豪之后生活也有了改善，照片也变多起来。

照片上的桑小豪瞪着一双黑漆漆的大眼睛，穿着粉嫩颜色的衣裳，乍看之下果然都很像是个小女孩，只有那些穿着开裆裤的照片偶尔会露出小丁丁，来证明这的确是个男孩纸。

如果不是少了一个家庭成员，这真的就只是本再普通不过的家庭相册。

陈小闯又不信邪地重新翻了一遍，居然还真就完全没有一张桑小豪姐姐的照片。结了婚二人世界之后，直接就是桑小豪的出生，根本就找不到另外一个孩子的痕迹。

“你父母也太偏心了吧……哇，还真的连家庭合影里都不带你姐姐的？你家是不是重男轻女啊？”

桑小豪真想彻底抓狂，“这是偏心的事儿吗！？”

陈小闯继续边翻边随口应着，“怎么不是偏心的事儿啊？照相都不带你姐姐的——你没问过你爸妈为什么不带你姐姐拍照啊？”

桑小豪此时根本坐都坐不下，长时间压抑在心里的问题终于找到一个人来说，顿时在屋子里一边来来回回的走一边一吐为快——

“我当然问过了！从一开始我觉得家里有个姐姐在好像很奇怪，我竟然完全不适应有个姐姐的生活，生活习惯根本完全搭不上——感觉上就好像家里凭空多出一个人来，无论如何都不能习惯她的存在！

如果我真的有个姐姐，我应该从小就习惯了不是吗？

可是她就那么生活在家里，好像一直都在这里似的，而且每个人都觉得她应该在这里——”

陈小闯看着他，脑袋随着他的走来走去左转右转，打断他说：“你这是病，一种叫做老幺独子的优越感和欺负姐姐的病。这就是重男轻女的恶果啊～～”

“才不是！！你听人把话说完！！”桑小豪抓狂了，于是陈小闯只能乖乖闭嘴继续听下去——

“你能明白那种面前有个姐姐，记忆力却找不到一点有关她的事情的感觉吗？越想就越想不出来，我特地去把家里所有的相册都找过来，你也看到了里面完全没有她存在过的痕迹！别说是我们家自己的合影，就连过年过节跟亲戚间的合影里也没有她这个人！

我拿着相册去问我爸妈，他们居然就突然说她小时候是住在爷爷家的，家里才没有她的照片——你信吗？就因为她住在爷爷家，家里就没有一张她的照片？而且我爷爷早死了！我小时候还每年去给他上

坟！这又是哪里冒出来的爷爷？？

她一定是个怪物，专门寄居在别人家里的怪物！”

“可是……”

陈小闯也越听越觉得奇怪，虽说桑小豪有点太过激了，但也的确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只是他低头看看手里的相册，“你们长得挺像的……怎么看都是姐弟吧……”

“她是个怪物！一定是故意变成这样来糊弄人的！”

怪物什么的，陈小闯还是不能苟同，他比较倾向于桑小豪家可能有点什么不为人知的内情。这种事八点档里就有很多，各种同父异母，同母异父，私生子非婚生子等等等多了去了，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这种事通常说出来都会很难堪，桑小豪的父母瞒着他说不定也没什么可奇怪的。

陈小闯不敢乱猜，只是对他说了一下自己的发现——

“也不是就一点都没有你姐姐存在的痕迹啊……”他随手指了一张桑小豪小时候的照片，“你没发现吗，你小时候其实也不是真的就长得那么像小女孩，而是身上衣服有点像是女生款——家里孩子多的都会这样吧，大孩子穿完的小的接着穿，我小时候也穿过我堂姐的衣服来着……”

他刚刚其实是想嘲笑桑小豪来着，所以也就看得仔细。

一直到桑小豪将近一岁大的照片，他都经常穿着那些颜色粉嫩嫩的衣服。虽然不是裙子，但颜色确实像是小女生穿的。

桑小豪愣了愣，凑过去仔细看看，的确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一点。

“你还有其他堂姐表姐吗？”

“没有……”

“你看这不就对了吗，看你家那时候家庭条件也挺好的，没必要跟外人要衣服给你穿吧？所以那如果不是你姐姐的衣服，家里怎么会有女孩的衣服咧？”

桑小豪被这个问题问住了，回答不上来。

他这段时间一直都在寻找“桑宁”这个人存在或是不存在的证据，可是找到的所有都是她不存在的证据，没有找到一点存在的证明，也就让他越发抓狂。

说不定他自己也很纠结，如果证明桑宁这个姐姐存在，那就是他

脑子有病。如果证明她不存在，那就是有个怪物栖息在他的家里，还操控了他的爸妈——他都不知道那种结果他比较期望或者能接受一些。

而现在，在那一堆桑宁这个姐姐根本不存在的证据里，突然她存在过的证据就在他眼皮子底下出现了。

陈小闯拍拍他语重心长的说：“不要害怕承认自己的错误，你也不算是疯了，最多是压力太大加上中二病没毕业而已。赶紧跟你姐姐和好吧，咱们都上高三了，哪儿还有中二病的闲工夫啊——你姐姐可是东青大的，那里分数线很高很难考的！有这么便利的条件还不让她帮你补习一下？要充分利用一切资源啊！别想东想西的影响了高考，到时候家长又要说电脑游戏和动漫害人了——所以你新买那款地狱重生的电脑游戏快拿给我，我帮你保管！”

桑小豪默默转头看向他：“所以你今天就是来借这个游戏的……？”

“什么呀，我是上天派来拯救你的使者！游戏是顺便的！”

桑小豪无语地交出游戏送走陈小闯，心里已经越发混乱——比起之前只要一味认定桑宁是个入侵别人家的怪物来说，这种摇摆不定的感觉更让人纠结啊。

他将陈小闯送出门，正要回自己房间却被父亲叫住，父亲脸色有些严肃的说：“小豪，你姐姐刚刚跟我说她想以后周末留在学校，就不每个星期都回来了。”

桑小豪的第一反应是：太好了！

她不回来最好！

但随即也就意识到父亲特地来跟他说这句话显然不会是想要这个结果，而儿时照片上那些粉嫩的小衣服也开始不断在他脑子里浮现。

所以他终于忍住了那句话没有说出口。

“小豪，她是你姐姐。你现在是高三，家里都在照顾你的情绪，但是你真的要这样让你妈妈替你们担心？”

桑小豪无言以对，只能匆匆躲进屋里。

他坐在椅子上环抱着双臂，桌上一边放着参考题一边堆着几张他小时候穿着粉嫩衣裳的照片。还有那顶带着波浪帽檐的遮阳帽，现在看来怎么看都是女孩穿的衣服不是吗。

他拿起照片找到母亲，“我身上穿这件衣服是谁的？”

“还能是谁的，你姐姐的呗！”

这是铁一般的证据！

桑小豪又默默转身回房间，照片不能作假，何况是他看了这么多年的照片。

那么她真的是他的姐姐？

他拿起参考书走向客厅，把参考书举到桑宁面前——“能教我数学吗？”

桑宁和父亲都抬起头愕然地看着他……父亲看了两眼就把视线挪回报纸上努力保持若无其事，桑宁直接从沙发上蹦起来——“当然！”

不管小豪今天是吃错什么药，这么和善的他搞不好都很难再遇到了！这是拉近两人距离的难得的机会！

她拿过参考书，“我们去屋里吗？”

桑小豪只往房间的方向看了一眼就心里打怵，心底还是觉得她是个来历不明的怪物，两个人单独在房间里这种事他做不到！

“不，我们就在这里学好了！”

父亲沉默而主动地帮他们按掉电视遥控器，然后把自己挡在报纸后面极力降低存在感。

桑宁在茶几前坐好，兴冲冲地翻开参考题，看了看，又看了看，然后很用力的看……

很用力……的看……

桑小豪默默盯着她看了一会儿——“你不会？”

“让我再看看，再看看……”

——照说她也是高考过的人啊，就算不知道怎么考上的那也是考过了是吧，怎么就一道题都看不懂呢？

桑小豪继续沉默地等了一会儿，然后不抱期望。

他深知，人和人的脑袋是不同的，有些人即使考过了，甚至不知道走什么狗屎运还考够了分数线，那也改变不了一颗猪脑袋考完就忘根本指望不上的事实。

照说他也算成绩中上头脑不差，和他有相同基因的姐姐没理由笨成这样吧？

他想都没想脱口而出：“你到底是怎么混过考试的？”

报纸后面的父亲发出刻意压低的咳嗽声提醒他说话注意，但也是对这个关键时刻完全不给力的女儿感到汗颜……

半晌之后桑宁悻悻放弃了，低声说，“我不会……”随即又提起精神，“但是我可以找人学啊！”——她守着东青大那么多高材生呢！找个人来教她还不容易吗？

随即桑小豪一盆冷水泼下来提醒她：“我自己学比较快。”

——找人教她？然后她再来教他？这个女人的脑回路怎么长的？

她是他姐姐吗？果然还是妖怪装的吧？世上有这么蠢的妖怪吗？

桑小豪从没想过自己竟然会因为智商问题而不得不重新考虑她的妖怪身份。

对桑宁来说这大概也算误打误撞因祸得福，而一无所知的桑宁还在无比殷勤的对待桑小豪的每一件事——“那我帮你找人！我认识很多同学的！”

“不是跟你一个水准吧？”——对于桑小豪来说，他还是比较相信物以类聚，总觉得桑宁找来的人也靠谱不到哪里去。

桑宁抗议，“我也是认识学霸的好吗！”

她直接钻进屋里去准备打电话，想了一圈却发现自己现在所在的民俗专业里似乎没有一个既靠得住又有交情可以拜托的人。

而以前的同学她几乎都不记得了，只除了一个——既跟她有交情，又是个女神学霸，她的□□好室友牧文心！

课后时3

桑小豪一直在考虑事情是怎么顺理成章就发展成这样的。

一个多小时之前，他那个还有待验证的“姐姐”桑宁打了一个电话给她的室友，他似乎隐约听到手机那端被推崇为女神学霸的女人听完桑宁的请求，以质疑的语气反问了一句：“你是让我一个高中毕业已经三年的考古专业学霸去给一个高考生辅导高中数学？”

——是的是三年，虽然牧文心现在仍旧是大二，但是因为东青大停课复课的特殊情况，她实际上也已经进入大学三年。

一个三年一心扑在考古专业上的人会去记得什么高中数学吗？

虽然同样是无力辅导，但就这句话的理性程度来看这个女人也跟他那个“姐姐”的脑筋有天壤之别。

反正本来也就是因为陈小闯的话一时头脑发热，觉得大概可以真的借这个机会拉近距离重新审视一下这个姐姐，顺便还可以得到一点“现役东青大学生”的辅导。

但是现在他已经认清现实不抱期望了。

只是没有想到那个女人虽然没有直接答应桑宁的请求，却挂了电话转身就去联系了数学系的高材生，随后通知桑宁把小豪带去学校。

现在正好周末，父母一听有人可以辅导桑小豪学习自然是欣喜，直接把桑小豪打包给桑宁送两个人上了短途客车。

车程不过一个多小时，此时车上人不算太多，桑宁和桑小豪坐在比较靠后的临窗位置。

虽然一直告诉自己桑宁没什么可怕的，但长这么大桑小豪几乎还没有出过远门，想不到第一次出远门就只有桑宁跟他在一起。

两个人这么近距离的坐在一起，甚至偶尔会碰到彼此的胳膊，桑小豪忍不住感到一股毛骨悚然的感觉游荡在每一个毛孔之间。幸好长袖T恤遮住了胳膊上的鸡皮疙瘩，他就只能一直扭头看向车窗外，努力当做身边的桑宁不存在。

这辆短途客车不走高速公路，在郊外的路上晃晃悠悠地开着，桑小豪不理桑宁，无聊之下她又试着拨了几次曲小路的手机。显然郊外信号并不好，连桑小豪都能听到桑宁手机里传来滋滋啦啦的杂音。

他很想跟桑宁说一句就不能换个好点的手机，瞥了一眼桑宁的手机却顿时又把话吞了回去——

桑宁用的是最普通简单实用的平板手机，似乎还是老款，因为不是宽屏的关系估计也没什么上网游戏功能。反观自己功能齐全的新款手机……

陈小闯说的那些重男轻女、欺负姐姐、老幺即独子意识……那些话一股脑的冒出来，顿时就让人产生了罪恶感。

罪恶感和恐惧感在他心里交锋，他试着找话跟她说，只是说出口的语气依旧不怎么和善，“如果找不到曲小路表哥，我今晚住哪儿？”

家里的打算是让他今晚住在曲小路那里，这样明天是周日还可以再学习一天，明天傍晚再回家。

他迟疑了一下问：“曲小路表哥不是昨晚跟你一起回来的？所以他今天应该没在大学那边吧？”

桑宁不在意地拨着手机，“没关系，我有他家的钥匙，找不到他我们自己过去就好了。”

桑小豪有些奇怪桑宁到底是跟这个表哥的关系有多好？

虽说那是表哥，但对于这个表哥他们家实在不太熟悉，甚至一直以来就只是知道有这么个亲戚存在，也知道他的名字，仅此而已。

家里跟他比较熟的人就只有桑宁。

说完这两句话之后就又陷入冷场，桑小豪继续扭头看向车窗外的郊外风景，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耳边滋滋啦啦的声音再次响起。

他不想转头，就只从车窗的倒影上看一眼桑宁——可是倒影之中自己身边空无一人。

桑小豪头皮一麻，吓得立刻闭上眼睛，头也不敢转一下地默念：只是看错了，只是角度不对，只是桑宁刚好没有被映在上面……

默念几次之后他小心地睁开眼再去确认，车窗上映照的倒影里先出现自己略显惊惶苍白的脸，随即一点点挪动视线，看向自己身旁的座位。

座位上依然没有人，却有一个一尺长的草娃娃坐在那里——深黄色的稻草扎成的身子和四肢，上面顶着一个木刻的圆头，头上涂鸦似的简单画着五官和头发。

桑小豪只觉得自己脊背一片冰凉，仿佛都要往外冒着寒气儿，冷汗顿时头从上冒了出来。

他全身僵硬，眼睛都不敢眨的盯着那个草扎的娃娃，好像只要一个不注意它就会动起来似的。

好半天他才找回点知觉，动了动手指，开始小心翼翼地往旁边座位上挪，然而他的手摸到柔软皮肤的一瞬间就又僵硬了——他摸到的不是草娃娃，而是冰凉却柔软的皮肤。

他动也不敢动一下，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收回自己的手。

直到一声噪音尖锐地穿过耳膜，桑小豪下意识用手捂住耳朵，滋滋啦啦的噪音没有减小反而声音越来越大，像是近距离的守着一台声音开到最大的雪花屏老电视机。

那尖锐的声音虽然没有再响，耳膜里的震荡却还残留着，仿佛嗡嗡的余声。

他等那阵余响消失才放下手，四周除了充斥着的滋滋啦啦的信号声之外什么声音也没有，好像这么大的噪声没有人觉得奇怪，甚至也许根本就没有人听见。

桑小豪刚一抬头去看就愣住了，哪儿还有什么人？车上根本一个人都没有，除了他，除了他旁边座位上的草娃娃，整辆车上空空荡荡。

桑小豪顿时脑中一片空白，下意识站起身用被抵住车窗像是想要尽量远离座位上的那个草娃娃——这里到底是发生了什么？车上的人呢？在刚刚那声噪音之前他还能看到前排座位上乘客的头顶，还摸到旁边桑宁冰凉柔软的皮肤。

似乎就在那一声尖锐噪音过后，桑宁真的变成了一个草娃娃，一车的人也都不见了踪影。

他很难形容此时的感觉，好像那些噪声变成了看不见的磁场，就像那些老电视机上的雪花屏，充斥在空气中。

明明四周充满噪音，却只觉得一片寂静。

他是不是睡着了？是不是在做梦？？

就在桑小豪觉得这样的情景哪怕多持续一秒自己的神经都要崩溃的时候，一阵旋律却打破了这噪声中的寂静。

桑小豪低头去看那旋律的来源，是放在草娃娃座位上的桑宁的手机在响。

——是谁的手机都好，是谁打来的都好！

桑小豪顾不得对草娃娃的恐惧，快速伸手拿起手机，看到上面显示着“未知来电”。

按下接通键，桑小豪刚把手机放到耳边甚至来不及说一声“喂”，尖锐的噪音瞬间又再次刺穿耳膜直抵脑海深处，同时伴随着一个苍老而嘶哑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喊着：

……桑……宁……

桑小豪吓得直接扔掉了手机，避而不见座位上的草娃娃，从它旁边冲出来。

他快速走向驾驶座，不管车上有没有其他人，既然车在开就总该有驾驶员！然而没等他走出两步，刚刚扔掉的手机里突然传出一个年轻男子温润的声音，像是劈开了所有的噪音和杂音，一瞬间让人只听得到他的声音——

“喂？桑宁？是你吗？喂？哈喽？？”

桑小豪小心地向手机靠过去，重新捡起来，迟疑地应着：“喂……？”

对面停了停，像是没料到是一个男孩子接的电话，只是很快就猜到了他的身份——“小豪？那个声音是小豪吗？你姐姐呢？”

桑小豪终于认出那个声音是曲小路，虽然跟他不怎么熟悉，但这人说话时那种温润的和气的让人舒服的感觉却很容易就能辨认。

桑小豪尽量不想让他觉得自己是疯了，可是这通电话就像唯一的救命稻草，他现在只能向他求救——

“表哥，我们现在在客车上——我保证我既没喝酒也不是在做梦，可是车上的人都不见了！没有下车就是不见了！桑宁她变成了一个，变成了一个草娃娃！真的，我没有胡言乱语！我——”

“小豪，”曲小路的声音打断他，依然平静温文得就像在闲话家常——“别怕，别紧张，听我说的去做好吗？”

桑小豪愣了愣，刚才的慌张一下子消散了，或者说更诧异了——

曲小路竟然没有质疑？听他的语气，就好像很清楚这里发生了什么，而且丝毫不觉得惊讶。

——为什么？

曲小路是什么人？对他来说这样的事情很寻常吗？跟桑宁有关吗？

桑小豪脑子里一瞬间闪过许多疑问，但都压了下去，他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一点，“好，你说。”

“你现在带上那个草娃娃，跳车。”

“啊？？”

桑小豪一下子就傻了眼，虽说现在车子晃晃悠悠似乎开得不是很快，但他还从没想过自己这辈子居然要做这么高难度的危险动作。

“小豪，”曲小路的声音继续温柔地传来，既不急也不催促，“不用怕，只管跳出去就好了。跳出去之后不管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只管逃——别对任何不认识的东西好奇，别靠近任何奇怪的人，我会找人去接你们，好吗？”

桑小豪看看车里的情形，这时手机里又开始有信号杂音传来，曲小路的声音□□扰得断断续续越来越难以听清，这种情况之下桑小豪只能应了，正在问：“你找什么人来接我们？我怎么确认？”可是已经几乎听不到曲小路的声音，通讯就在噪音里挂断。

桑小豪一个头变两个大，看着座位上的草娃娃就觉得头疼——这仿佛就是他的恐惧之源，而他却还要伸手去把它拿起来。

桑小豪几经迟疑，终于一手拎上自己的书包一手揪着草娃娃塞进包里，背上包把车窗打开到最大，深吸一口气跳了出去。

落到地上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疼，惯性让桑小豪在地上滚了半圈，草娃娃也从背包里被甩出来。

可是落地之后桑小豪看到的根本不是郊外的风景，这里一片漆黑，能够看到的只有一条路——一条无尽延伸向两端的小路，除此之外没有树，没有景物，全都陷进一片黑暗里。

桑小豪已经预感到就在今天，他的人生观要彻底被颠覆了。那些平静的美好的现实的生活即将一去不复返了。

他才刚刚升上高三，哪儿有那个不可思议体验的时间啊！

桑小豪愤愤地把草娃娃又塞回包里，但一尺长的草娃娃怎么都不能全塞进去，留着个木头的头和稻草胳膊在外面，背在背上格外瘆人。

——这都是因为桑宁！

桑小豪几乎想要磨牙，他很确定自己本来的生活算不上多么美好但至少是安宁的，自从桑宁这个姐姐出现之后什么都开始变得离谱了！

他正在迟疑着该停留在原地等着，还是往什么方向走，小路的一端却发出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像是有什么东西蠕动着正在靠近。

桑小豪顿时脊背发凉，即使没有曲小路的嘱咐，他的本能也只告

诉他一个字：跑！

他没有迟疑撒腿就跑，背上的背包却越来越沉——只是一个草娃娃居然变得死沉让人几乎要直不起腰。

他边碎碎念的抱怨边坚持前行，这里的一切已经不是他能够理解的了，所以他干脆不去了解，不去探究，就只是背着这个死沉的草娃娃继续跑。

然后他看到了一个村子，他迟疑了一下不知道该不该进去，但脚下的路就延伸进了村子没有别的岔路可以走，而身后的声音已经越来越近了。

桑小豪没有选择，他一头闯进村子，村里很静，甚至是一股死寂。只有一个院子里远远传来一种怪异的喀嚓声，偶尔还有像是厨房里菜刀剁排骨时的声音，在这死寂里格外明显。

桑小豪很不想走近，但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得穿过这个村子，如果继续留在这里来借他的人会不会找不到。

他只能硬着头皮走过去，尽管很想目不斜视地快步走过去，但走到院子前还是忍不住侧目看了一眼。

男男女女几个蜡黄枯瘦衣着破旧的人在院子里，男人们正在用一个大铡刀铡着什么，还有人就在地上用柴刀剁肉和骨头，也不管溅得满地都是。

女人们有的拿着细长的布袋子，像灌香肠似的往里面装肉，装好了肉布袋子被缝起来，像缝娃娃似的缝上身躯四肢，其中一个女人正在拿着一颗头往其中一个身躯上缝着……

桑小豪一瞬间寒毛乍起，因为那颗头是真的！是人头！尽管被血模糊得看不清面目，但那发型却跟他姐姐桑宁的一模一样而越发让人毛骨悚然！

他僵立了片刻，试着努力迈动冰凉得快没有知觉的双腿，一步步悄悄远离。

他一路跑出村子，那个院子里的人应该并没有发现他，身后蠕动的声音也没有跟来。他看到前面不远处开来一辆黑色轿车，虽然全身都戒备起来，但也没有办法转头再躲回村子去。

轿车开到跟前停下，车窗缓缓摇下一条缝隙，里面的人用低沉干涩的声音说：“曲先生让我来接你们。”

桑小豪这时才觉得身形一晃，两腿顿时都没了力气，跌坐在地上。

司机略略转头，打开车门下车来搀扶起他，压得低低的鸭舌帽看不到他的脸，只让人隐约觉得跟这辆看起来很豪华的车子一点也不搭配。

司机帮桑小豪摘下背包，把他扶上车，又把背包放在他旁边的座位上，这才回到驾驶座发动车子。

下车时四周依然一片漆黑，但在他的面前现了一扇门。桑小豪虽然对那个草娃娃各种排斥但仿佛职责所在，依然把包背在身上不打算撒手，看着司机打开那扇门做了一个请他进去的手势。

桑小豪走进那扇门里，屋里也是黑漆漆的，厚重的窗帘紧闭，只点了一盏昏暗古朴的油灯。

他借着那一点光芒打量，有一瞬间觉得自己好像走进了哈利波特的世界里——这里像是书房又像是储藏室，有一张豪华的大书桌摊开着各种书籍，略嫌杂乱的置物台子上放着一些缝纫工具和奇怪的鬼画符，三面墙壁上是书架和置物架，似乎放着一些残旧的书籍，各种奇怪的瓶罐盒子，还有整排整排的草娃娃。

看到那些各式各样的草娃娃，桑小豪不自觉地握紧了肩上的背包带，直视自己正前方一个斜靠在书桌前的男人。

置物台上那盏昏黄暗淡的灯光不足以让他看清这个男人，只能看到他身上的西装裤和西装马甲，肩膀以上几乎都隐在黑暗里。

他的声音是陌生的，听起来很年轻，也有几分和善——“你做的不错，现在可以把草娃娃交给我了。”

虽然看不到，但桑小豪感觉得到他脸上在笑。他迟疑了一下，但在人家的地盘上，估计他反对也没有什么用。何况这草娃娃对他又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

他把草娃娃从书包里拿出来，借着靠近两步的机会想看清那人身后斜靠的书桌上的东西——但匆匆一眼，似乎只看到一本残破不堪的书籍封面上写着《返魂术》三个字。

他莫名心里跳了一跳，把草娃娃递过去，问，“这个草娃娃是桑宁吗？”

对方没有回答，只是笑问：“你不叫她姐姐吗？”

桑小豪也无视他的问题继续问：“桑宁是活着的吗？还是死了？”

两个人各说各话显然谁也没打算回答对方的问题——“好孩子，你已经帮了桑宁，现在你可以回去了。”

桑小豪根本就来不及再问更多，只觉得背后一阵拉力，那个司机竟然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来到身后，揪着他的脖领子一把甩出房门——

桑小豪只觉得眼前一晃，身体顿时在黑暗中下坠，脑中瞬间冒出两句话——过河拆桥，卸磨杀驴！

课后时4

“小豪！小豪醒醒！我们坐过站了！！”

桑小豪只觉得身上一阵乱推乱拍，睁开眼却发现自己依然坐在车上，桑宁一边推他一边匆忙拎上包准备下车。

桑小豪诧异地左右看看，车子此时停稳在车站里，车上的人正在陆续下车，一切是那么的平常而又自然。

桑宁已经起身催着他，“快走啊！”

桑小豪还有点发愣，没有办法从两个空间的落差里立刻回过神来，“我们刚刚……”

“我们刚刚不小心睡着了呀，本来应该在中途停站的时候下的，结果坐到总站来了！快起来下车了！睡糊涂了？”

桑宁招呼着他，一点都没觉得在车上睡着坐过站有什么懊恼，反而还挺开心不止自己一个人睡过去。有小豪跟她一起睡着，就没人会说她笨了～～

桑小豪默然地起身跟在桑宁身后下车，思维却还停留在刚刚的经历之中——

那绝对不是梦！

那么真实的恐惧，那些让人毛骨悚然脊背发凉的感觉——连恐怖片都很少看的他根本不会有那种想象力！

他看着走在自己前面的桑宁的背影就觉得头皮发麻，想起那个草娃娃，想起不知名的村子里那颗跟她很像的头……

他现在不知道这个所谓的桑宁到底是不是他姐姐，也不知道她到底是死人还是活人，能够确定的就只是这一切都跟她脱不了关系！

他一路上沉默着没有开口说话只是默默跟着，桑宁也早就习惯了他的不理不睬，根本没当回事，只是领着他换乘公车来到学校附近。

“我们直接去小路家吧，我让文心带你的家教过来～”

桑宁一边说着一边在包里翻找曲小路家的钥匙，桑小豪又闷了半天才说：“在车上表哥打电话来过。”

“诶？什么时候？”

“在你睡着的时候吧。”

桑小豪扭开头应着，他总不能说是在她变成个草娃娃的时候！

桑宁根本没有多想，已经拿出手机，桑小豪故意走近两步，看到通话记录上果然有刚刚那通电话。

即使心里一直坚定刚刚的事情都是真的发生过不可能是做梦，但真正的看到了一些证据，还是觉得后勃颈有点发凉。

对一切一无所知的桑宁已经拨通了电话，跟对面的曲小路说着：“小路，我已经回学校了～周一不用来家里接我了。我带小豪来学校找人补习，晚上让他住在你家里啊～～”

说话间他们就走到了楼下，桑宁也已经说完挂断电话。

桑小豪看着这里只是一栋普通的居民楼，楼体有些老旧了，原本白色的墙皮都已经开始发灰，而各家各户挂在窗外的衣服，鱼干腊肠那些东西让人觉得生活气息十足。

这样的生活气息让桑小豪稍稍镇定下来，跟着桑宁上了楼，进屋。

曲小路一个人住在这边，简单的两室一厅一厨一卫。房间没怎么装修过，只是最简单的白墙和木制家具，米色大理石地板，还有米色的窗帘沙发——屋子收拾得简洁干净又诡异的透着温馨，实在不太像一个单身男人的住处。

桑小豪忍不住脱口而出：“表哥随时都可以嫁了……”

桑宁对此深有同感！

安顿好桑小豪，桑宁就给牧文心打了电话，拉着桑小豪下楼去小区门口接她和那个请来的数学系家教。

桑小豪本来对桑宁口中的女神学霸没什么期待，但远远就见已经来到小区门口的牧文心留着长长的披肩发，枚红色宫廷袖雪纺衫衬衫和白色长裤。精心细致的容妆让她显得成熟明艳，连那个家教围在她身边都可谓一脸殷勤。

怎么看她都是跟桑宁完全搭不到一块儿的另一种人。

人家是孔雀，桑宁是麻雀。

正在桑小豪觉得如果不是碰巧是室友，这种人绝对不可能跟桑宁有什么牵扯，所以大概关系也仅只是室友不会有太深交情的时候，却见对方女神竟然因为桑宁的到来而不自觉地展露出一抹笑容，那笑容

惊艳得连看的人都跟着心头一颤。

桑小豪这样的毛头小子对成熟魅力的女性本来就是最没有抵抗力的，当即看得心里扑通乱跳了两下，却总觉得这样的笑容是不是哪里不对——

这样发自内心的，不自觉流露的笑容，却是对着另一个女人，而且还是桑宁那个一无是处又二又蠢的女人。

“文心～～！怎么感觉好久没见你了！”

“当然是好久，谁叫你一个多星期都不回宿舍。”

桑宁貌似的确从上周末回家之后还真就再没回过宿舍了，她挽着牧文心的胳膊喊桑小豪来跟他的新家教打招呼，桑小豪沉默地走过去，让打招呼就打，让叫人就叫，对于牧文心初见时那点少年的羞涩却是烟消云散了。

他今天该不会是见到了传说中的同性恋？

这么有魅力这么出色的女人就算真是同性恋也不该看上桑宁吧，那桑宁呢？桑小豪默默看着挽着人家胳膊亲切地一路走一路聊的桑宁——难道她也是同性恋？还是什么都不知道就跟人家瞎热乎？

他开始头痛，事情一桩接着一桩，不是惊心动魄就是诡异莫测，这就算是找来了家教，哪儿还有心思学得进去？

回到曲小路家，桑宁刚给牧文心和家教泡了茶，手机就响起来——

手机里白乐枝不复上一次通话时的平静，显出一团慌乱：“桑宁！你有没有办法联系到华老师？现在周末他不在学校我们联系不到他！倪倩和柯正亮出事了！”

——出事了？

上午打电话的时候还只说他们两个除了受了点惊吓说点胡话之外都好好的呢。

白乐枝在电话里显得很急也说不清那两个人到底怎么了，桑宁虽然不知道该怎么联系华老师，但觉得自己总该去看看，于是把桑小豪扔给牧文心和家教就往学校赶去。

民俗专业的住宿条件跟考古专业一样，住的都是建校初的老宿舍楼，两人一间，卧室很宽敞，还单独带一个洗手间。

孟思敏跟蔡媛美是一间宿舍的，蔡媛美还在住院，所以为了不让

倪倩的反常吓坏了其他不知情的同学，就把她带来这间宿舍。

桑宁赶来，一进门就先见到满地的零食袋子，塑料饭盒，还有各种各样吃的东西拆得七零八落一片狼藉。

倪倩平日里那么娇气的一个姑娘，吃苹果得切小块儿，吃包子只吃馅儿，此时却蓬头垢面，只穿一身睡衣上面还沾满了油渍，像疯了一样狼吞虎咽地往嘴里塞着馒头。塞得整个嘴都满了，没有空隙去嚼，连嗓子眼儿几乎都堵住了却还是不停地在塞。

白乐枝和孟思敏试着阻拦，被她大力一把挥开然后继续塞，眼见着整个嗓子眼儿都已经塞满开始呼吸困难——

一见到她的样子桑宁脑子里就冒出“饿鬼附体”四个字，显然白乐枝和孟思敏也都猜到个差不多，可是她们两个联系不到华老师是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只能看着赶来的桑宁问：“怎么办啊桑宁？”

——就算问她，她也不知道啊！

不等桑宁说什么，倪倩突然痛苦地两手掐着脖子滚在地上，孟思敏和白乐枝一见就惊叫着蹲下去，一个掰开她的嘴一个用力用手指把她嘴里的东西抠出来，慢上一步只怕她不是噎死就是憋死。

桑宁也赶忙上去帮忙，三人终于把她嘴里的东西都掏出来，倪倩也已经晕了过去。

“哎呦我的妈！”孟思敏一屁股坐在地上，“快点找到华老师吧，一会儿她醒过来还要继续吃的——”

桑宁问：“她怎么这样了？”

“谁知道，突然就这样了——刚回来的时候她下车就醒了，就是有点木愣愣的像是吓坏了，总是念叨着没有脸的人什么的。可是回来睡了一觉，一醒过来就开始找东西吃，不管吃什么都卡在嗓子眼儿里咽不下去，活脱脱是要噎死自己。也就晕倒的时候还能消停一会儿，等醒了又要开始折腾。”

“柯正亮呢？也这样？”

桑宁一问，白乐枝和孟思敏却面面相觑一眼——“他那边更要命，杨丰旭把他带去他住的地方了，你就不要去看了。”

学校的男生宿舍都是四人间的，没有女生这种两人间的福利。

所以很多家庭条件不错的男生都是在学校附近租房子住的，杨丰旭和李泽俊两个人同班同社团又是好友，在外面一起合租了一间公寓。

也幸亏他们是在外面合租，不然现在真的没有办法解决柯正亮的

事。

白乐枝找出自己的那本百鬼录，“看这里——针口饿鬼，此鬼胃口极大，嗓子眼儿却只有针孔细，只能靠喝水度日，终日饥火中烧痛苦不堪。我们在丧礼那天晚上似乎有见过这种东西的，大概他们也不知道在哪里遇到了。而柯正亮现在的状况比较像是……这个。”

她翻了几页停下来，把书递给桑宁。

桑宁看了一眼——无食鬼。

此鬼名为“无食”，并不是它不用吃东西，而是没得吃。它终日在旷野里边哭泣边奔跑，好不容易找到一眼清泉，刚要喝，干了。好不容易找到个野果，刚要吃，烂了……

这样的描述出现在这么严肃的书里不会太生动了一点吗？

桑宁顿时觉得……好可怜！

“柯正亮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不管给他什么东西，只要到他嘴边就烂掉了，他又饿得直哭到处找吃的，所以那边的屋子满地都是腐烂的食物，跟垃圾堆一样很恶心的……”

“……”

桑宁脑补了一下就决定听从劝告不要过去凑热闹了！

白乐枝担忧地看着倒在地上的倪倩，“我们要赶快找到华老师问问怎么办，不然就只能送去医院或者报告给学校，我们自己根本处理不来啊——可是如果他们的情况被人看到了，会不会被送去精神病院，还是拉去做研究？”

“我找人问问看！”

桑宁突然想起了牧文心，拨通她的手机，抱着侥幸试试看考古专业的牧文心会不会有华老师的联系方式，可惜的是牧文心听完却只是淡淡说一句不知道，又灭掉了一个希望。

这时倪倩渐渐醒过来，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抓过地上离她最近的一个包装袋，饥渴地翻找里面剩下的食物残渣。

孟思敏哀嚎，“这样下去不用等找到华老师就先瞒不下去了啊～～到了晚上声音那么大一定会被舍管发现的～～！”

白乐枝提议着，“不然先把她也带去杨丰旭的公寓吧，宿舍里人多眼杂的……”

“不要！我才不要去那个垃圾场！”

在孟思敏的提醒之下想起这一点，白乐枝也觉得这不是个好提

议。

“不然……带她去我表哥那里吧。今晚我表哥不在家，只是我弟弟会在……”

“你弟弟？”她们两个立刻偏离了关注重点，“——就是你那个不可爱的弟弟？”

“喊你怪物的那个？”

“还想把你从家里赶出去？”

两人灼灼的目光充分说明了她们的意图——她们要去看看这个弟弟！

“等，等一下，现在我室友和弟弟的家教也在，至少要等他们离开才能带倪倩过去……”

“哇，那个女神牧文心？”

——总感觉这种重点专业的风云人物离她们这个乡下小专业没人注意的学生好遥远哦。

好容易提心吊胆的熬到傍晚，确认过家教已经离开，三人给倪倩套上衣服戴上帽子和口罩左右架着她离开学校直接搭计程车往曲小路家里赶去。

一进门就一股扑鼻而来的诱人饭菜香，她们甚至听到倪倩的喉咙深处发出了异样的饥渴声。

三人招呼都来不及打就赶紧把倪倩塞进房间里关起来，留下孟思敏看着她。桑宁和白乐枝出来时，牧文心正围着曲小路的围裙从厨房里走出来。

那是一条白色的，带着粉色荷叶皱边的围裙。

一直以来曲小路就围着这条围裙给桑宁做饭都没让人觉得有哪里不和谐，可是围在牧文心这个女人身上却总觉得违和感满满。

“桑宁你回来了，快跟同学一起来吃饭吧。”

“文心你没回去啊？”

牧文心微笑应着：“嗯，想留下来帮你做饭。不然你和小豪晚上要吃什么？不过没想到你带同学回来，冰箱里的菜可能不太够。”

她的微笑连白乐枝都看得一阵心口乱跳，这大概还是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历史系的女神牧文心。

——只是她是这么贤惠的人吗？印象里好像还要更冷艳高贵一点

啊。

桑宁直接表现出诧异想都不想就问：“你会做饭？”

虽然记不太清，但她感觉牧文心并不是个会把时间浪费在做饭这种事情上的人啊。

牧文心面对她的疑问只是笑一笑，“我也是刚学的，看了几本烹饪书，也没怎么练习过，怕做的不好呢。”

说着她又转身回厨房去端菜，白乐枝转头眼神古怪地盯着桑宁……

“看我干吗？”

“你们两个感情这么好啊……？”

“室友嘛。”

——卧槽，这真的只是室友吗？牧女神贤惠得简直就像新婚妻子一样吧！

见桑宁一无所觉，白乐枝也不想继续纠结在这个问题上。

她的视线在屋里打量了一会儿，低声问：“你弟弟呢？”

桑宁的目光也转了一圈就落在曲小路卧室紧闭的房门上，猜着桑小豪应该在屋里学习呢，走过去在门上敲了敲，“小豪，快吃饭了，出来洗手吧。”

屋里没一会儿就开始有了动静，桑小豪脸色不怎么高兴地打开门——在家里就每天被母亲催着洗手吃饭，好像他还是幼儿园的小孩不知道吃饭要洗手一样。

现在桑宁也要秉承母亲的良好传统，继续拿他当小孩。

他臭着脸出来，看到白乐枝时稍稍意外了一下，大约没有想到还有别人在，在外人面前总算憋着没有发作，闷不吭声地去洗手了。

白乐枝偷偷看他几眼，凑到桑宁耳边说：“你弟弟长得还挺帅的嘛，就是臭着脸不怎么可爱。”

桑宁无视掉了后一句，瞎乐呵了一下。怎么也是夸她的弟弟嘛。

等桑小豪从洗手间出来，看见一起出来吃饭的孟思敏就更傻眼了。他像是被女大学生包围了，只能闷头上桌低头扒饭。

白乐枝悄悄问：“倪倩呢？”

孟思敏低声回她：“捆了。”

倒是牧文心直接在饭桌上问：“你们不是还有一个同学吗，不一起出来吃？”

“不了，她……身体不舒服！”

桑小豪听得无奈，这也不是自己家他没权利说什么，但桑宁这是要搞聚会吗？他晚上该不会要跟这么多女生住在一起？

正吃着饭屋里突然传来砰哐的声音，像是有什么东西重重从床上摔到了地上，还在用力撞着桌子——

牧文心停下吃饭看着她们，眼神里带着疑问。

白乐枝和孟思敏忙给桑宁打眼色让她留在这里稳住这两个人，自己赶紧起身——“她可能又不舒服了，我们进去看看！”

白乐枝和孟思敏进了屋，牧文心却还在看着桑宁，“你同学没事吧？如果不舒服就赶紧送去医院啊。”

“她没什么事，我们会看着的……”桑宁赶紧低头扒饭躲过牧文心的目光，桑小豪也看她两眼——如果是以前他大概信不信的也不会管太多，但是现在……

这个怪物女又在搞什么？

课后时5

白乐枝和孟思敏一进屋就看到倪倩滚在地上，孟思敏出去前把她反捆了，嘴巴也堵上，此时她在地上爬不起来又不能张嘴喊叫吃东西，就用力用身体去撞桌子。

两人赶忙从床上拖了被子来把她卷起来，防止她再因为饿得发疯而自残。

“要给她点吃的吗？”

“给她也没用啊，最后还不是吐掉……等牧文心走了我们去熬点汤给她吧。”

“为什么要等我走了呢？我可以帮你们熬。”

牧文心的声音突然出现在门口，白乐枝和孟思敏惊得一回头就看到房间的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打开了。

牧文心往屋里看了一眼，对一时不知该作何反应的两人问：“你们的同学这么捂着不闷吗？”

不知是女神的身份还是因为她是大二的学姐，两个人就是莫名的感觉到压力。

桑宁赶忙过来把牧文心拉走，“走了文心，我们先吃饭了……”

牧文心虽然顺从地跟她回了饭桌，却说：“今晚我不会走的，我得留下来陪着你。”

桑宁傻眼了，桑小豪已经干脆不想发表什么意见了。

比起桑宁和牧文心到底是什么关系，他更头疼今天晚上这里要住进五个女大学生，只有他孤零零的一个男生。

他今天就不该来。可是天已经快黑了，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他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

吃完饭牧文心坚持要看一看倪倩的情况，想着她人在考古专业说不定见多识广，白乐枝就把倪倩放了出来。

倪倩从开始反常也不过半天时间，整个人的状态却已经完全发生了变化——她蓬头垢面双目无神却又泛着近乎疯狂的饥渴，两颊和眼窝深深的凹陷下去，连手臂四肢都变得干扁皴皱。

刚把她放开，倪倩整个人就又陷入狂躁，递给她一个馒头她才安静下来，抓过去只顾得往嘴里塞。

桑小豪站在门口看得心惊，倒是三个民俗的女生经历了荒田村那一行已经见怪不怪了。她们的目光集中在牧文心身上，期望她能够有什么主意。

牧文心没有吭声，她的脸色不怎么好看，但也没有显出惊慌。就那么站在两步之外定定看了倪倩一会儿，微微皱皱眉头，“再捆起来吧。”

“哎？难道没有别的办法吗？”

“就是暂时没有才要捆起来吧，现在最重要的是保证她不会再伤害别人。”

“她不会伤害别人的！她不过是不停吃东西，不会伤害人！”白乐枝不想再绑着她了，之前绑着倪倩不过是害怕被牧文心发现，现在她都已经知道了却还捆着倪倩，不是很可怜吗？

然而牧文心冷冷的一个目光投过来，顿时就把她的话堵了回去——“你能保证？”

白乐枝一时说不出话来，只觉得那个目光让人压力十足。

“没有人能保证，那就捆了。”牧文心说完就转身离开房间，“我去帮她熬汤，捆好了再喂给她吧。”

她绕开站在门口的桑小豪，目光交错而过，从她那双眼睛里透出来的冰冷和沉寂让桑小豪心里颤了一颤。

女人真是可怕。

一会儿成熟妩媚，一会儿温柔贤淑，一眨眼却又变得这么冰冷吓人。

曲小路家只有两间卧室，晚上白乐枝孟思敏和倪倩一间，桑宁和牧文心一间，桑小豪就只能睡客厅。

半夜关了灯，牧文心和桑宁背对背的躺着，她突然幽幽的问：“绑住你同学的事，你不会生气吧？”

“诶？不会，你也是为了安全考虑嘛。”桑宁应着，牧文心就没有再说话。

她做的也许的确是没错，白乐枝和孟思敏两个人折腾了一天其实都很累了，很早就熬不住睡了过去。

倪倩虽然被捆着，也为了怕她伤害到自己又用被子卷了起来，但她还是不停的在动，用力踹着一切能够到的东西。

桑小豪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瞪大了眼睛，在一片漆黑里听着屋里倪倩不停发出的声音。

他觉得人生观这东西不是不可以变，但一定得挑对时候。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合适，但至少高三是绝对不合适的。

他到底是搭错了哪根神经，非要在这个时候去试着了解桑宁呢？

现在他觉得自己像置身在一条分岔路上，只要能压抑下所有的好奇和不解，不再窥探彼端的风景就能退回自己的世界里安心的继续上学，备考，过自己平凡的人生。

反之哪怕跟桑宁再多一点接触，就会被卷进另一个不知名的世界里，从此安稳的人生一去不复返。

他隐约能够看到，桑宁是一颗小石子。

她虽不起眼，小得让人不想多做注意，但一切的涟漪却都是围绕着她而起的。

他很难形容，但就是这样的感觉。

所以赶紧退开吧，趁还来得及，远离这颗万恶的小石子……

桑小豪不知卧室里的声音几时停止了，自己又是几时睡着的。但他觉得自己睡的很不安稳，好像睡眠之中有一双眼睛一直在盯着他，贪婪地透着血色……

他觉得自己得醒过来，否则一定会发生什么……

可是睡眠有时候是种很奇怪的东西，越是想醒来也就越睁不开眼，直到肩膀上突然传来了剧烈的疼痛——

桑小豪猛一睁眼就看到蓬头垢面的倪倩竟然不知道什么时候挣脱了捆绑来到跟前，死死地咬在他肩膀上。

也不知是痛是惊还是怕，桑小豪大声惨叫出来，这一声在黑夜里格外骇人，顿时把屋里的人都惊醒跑了出来。

一看这情景女生们都惊了，慌忙上去拉开，然而倪倩双目通红死咬着不松开，眼见着血从她的牙缝里不停的往外流，仿佛要就这么咬下一块肉来。

桑宁急了眼就要去掰她的嘴，牧文心突然喊一声：“让开！”

她搬起一个盆栽就砸了下去，在大家目瞪口呆之中倪倩应声而倒。她对着倒地的倪倩又再一次高高举起花盆砸下去，第二下，第三

下——

桑宁终于回过神，慌忙抱住她的胳膊拦下来，“文心！她已经晕倒了，再打会死人的！”

牧文心似乎愣了愣才放下花盆，她看一眼望着她说不出话来的白乐枝和孟思敏，拍掉手上的泥，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声：“不用谢。”就转身去了洗手间。

她们终于回过神来，打开灯，该关心倪倩的关心倪倩，该关心小豪的关心小豪——

桑宁帮小豪脱下上衣，他肩膀上烙着深深的牙印，像感染了似的迅速肿得老高，透着青紫的颜色。

“小豪你很疼吧？坚持一下我给你擦药啊——”

桑宁慌忙翻找出药箱，桑小豪没有回应，他自然是疼，疼得都傻了，脑子里一阵发懵。

他现在只是被咬了一口，可是刚刚他很清楚的感觉到那女人是想吃了他，血红的目光贪婪的像一只饥饿的野兽，要将他撕裂成一片片吞进腹中——

这不只是被咬了一口的恐惧。

耳边桑宁还在絮絮叨叨，“小豪别怕啊，没事的，你看那两个学姐被鬼咬过都没事，姐姐处理这个很拿手的，不怕啊……”

桑小豪默然无语，他不是被人咬的吗，为什么要拿被鬼咬来跟他比？转头看一眼肩头那青紫的颜色，顿时他脸也开始发青了。

“我要回家。”

“好好，明天一早就送你回家……不对我们要先去医院打破伤风……”

很奇怪明明这个所谓的“姐姐”才是他一直感到恐惧的，此时听着她软软的声音在耳边嘟嘟念念，竟然会有一瞬安心。

他刚定了定心神，就看到牧文心已经从洗手间里走出来。她似乎洗了把脸，水珠还在从脸旁打湿的头发上滴落。

她走出来说：“对不起桑宁，我要先回去了。”

桑宁一愣的功夫白乐枝站起来说：“对不起学姐，我们应该听你的，应该好好把她捆起来……”

她以为牧文心在生气了，然而牧文心却看起来异常平静的说：“你们已经捆了。”

“但是……”

白乐枝和孟思敏的确是捆了，但是倪倩怎么会挣脱出来呢？

她们总觉得会不会是因为自己捆得不情愿，所以在下意识之中捆松了呢？

牧文心像是看穿了她们的担忧，面无表情地说：“中邪的人是很难预测的，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也都有可能，并不是你们能控制的。”

虽然她表示没有生气，却还是坚持要走。白乐枝和孟思敏心有愧疚不敢直视她，桑宁又担心着小豪没有注意，只有小豪偶然看到了牧文心在微微发抖的手。

她是在害怕吗？

那么强势地打倒倪倩，下手近乎残酷的人也会害怕吗？

刚刚只有躺着的桑小豪正面看到了低头砸人的牧文心，她那时的脸冷酷得像块冰。

牧文心既然坚持，桑宁也不能非要拦着她。

快步离开的牧文心跑下楼之后就四肢发寒面露惊恐地蹲在楼前，紧紧抱着双臂发抖——她不能再留下来了。

继续留下来的话，她会杀人的！

她很清楚，自己刚刚并不只是想把倪倩打晕，她是准备杀了她的——中了邪的人，是她。

缓缓呼吸，她拿出手机，找到通讯录里一个连名字都没有标记的号码。

开口时，在地上缩成一团的她，声音听起来却依然清冷镇定——“华助教，很抱歉这么晚打给你，不过你总是这么躲着桑宁，不太好吧？”

后半夜总算相安无事，牧文心下手够狠，倪倩一夜都没有再醒过来，隐约都叫人有点替她担心了。

小豪似乎有点发了低烧，但比李泽俊在村里时的情况要好得多了。

桑宁后半夜也就迷迷糊糊又睡了过去，天快亮时才被手机的声音吵醒——“听说你们在到处找我？给你们半个小时赶到教室。”

那悠然的声音就像是从梦里传来的，飘进耳朵里让人感觉到一阵心荡神驰的飘然。

桑宁听着那声音愣了一会儿，才突然惊醒过来，“华老师！！”

而手机那端没有多说什么，已经挂了电话。

她赶忙跳起来把大家都叫醒，“都快醒醒！华老师让我们去教室！”

白乐枝和孟思敏爬起来都有点茫然，看看外面的天色——“桑宁你不是做梦吧？天都还没亮呢。”

“不是！！”

桑宁反驳着把手机上的通话记录举到她们面前，两个人顿时也清醒了，忙爬起来收拾出门。

桑小豪发着烧，有点昏头涨脑的被桑宁灌输了一堆“见到华老师就能得救”的意识，心里开始奇怪这个华老师不会是什么邪教成员吧？

她们在途中给男生那边打了电话，就一刻也不停的赶去学校。

此时天还没有大亮，本以为进校门会有点困难，谁知学校大门的角门就静静打开着，门卫也不在，就像是专门给她们留了门。

穿过空荡寂静的校园，上楼，一进教室就看到华玉盏坐在学生的座位上，修长的两条腿笔直交叠地搭在桌上，正在等着她们。

乍现的阳光正在这时从窗外的高楼一角投射进来，将他似笑非笑的表情半隐半暗在光线里。

她们似乎许久没有见他换回这一身平常的黑色修身衬衣，完美贴合的优美线条和身段，漆黑布料上滚着的银边花纹显出一种古朴神秘。

她们像是第一次见到华玉盏时那般看傻了，被那双细长微挑的妖娆眉目淡淡打量着，好像突然之间不认识他，又或者突然之间看穿了他，只觉得眼前这个人根本不像是平日认识的华老师。一路上那焦急激动的心情反而憋了回去没有办法表达。

“华老师，”白乐枝作为一个负责人的好班长第一个回过神来，对他提出要求：“您作为我们的民俗导师，请留下有效联系方式！免得我们有事找不到您！”

华玉盏不置可否地笑了笑，“就算找不到我你们不是也应付的很不错吗，至少对于门外汉来说表现的已经很好了。”

——是这里的光线问题吗，总觉得眼前的华玉盏只是看着就让人有些呼吸紧促。

他身上就像是带着一股魅惑，在眉眼流转间毫不掩盖地发生着“泄露”，仿佛比生化武器还要可怕。

白乐枝压着扑通乱跳的心，不敢再多做纠结，赶紧提醒他：“华老师，快点看一下倪倩吧！柯正亮的情况也很不好，他们一会儿就过来。”

桑宁这时候也小小地举起手，“还有我弟弟……被倪倩咬了……”

华玉盏已经把腿从桌上拿下来，边起身边扫一眼，“——桑小豪？”

桑小豪因为发烧注意力不怎么集中，桑宁倒是很诧异，“华老师认识我弟弟？”

“听说过而已，总是欺负姐姐的坏脾气少年嘛。”

华玉盏说的好像漫不经心，桑宁正暗暗嘀咕着谁这么大嘴巴八卦居然都传到老师那里去了，桑小豪却已经感觉到一道冰冷的视线，冷得像要把人刺穿。

他抬起头迎上华玉盏的目光，那张明明是个男人却让人觉得妩媚妖娆的脸上隐约堆出个皮笑肉不笑的笑容。

华玉盏向桑小豪走过来，说着，“倪倩先不急，反正还没有醒，就等柯正亮来了一起处理。先来看看坏脾气少年的伤吧。”

桑小豪本能地想躲开，“我觉得不用了，回家吃点消炎药睡一觉就好了。”

然而他想躲却没能躲得开，被华玉盏一把按住肩膀，丝毫反抗不能地按在座位上坐下。

华玉盏悠然的说：“这可不行，被饿鬼附身的人牙齿上就像是带着病毒，不好好处理，后果会很严重的。”

白乐枝和孟思敏在心里呐喊——华老师你之前没有这么说过啊！！她们之前被饿鬼咬的时候就只是自己敷了点草灰，括弧还是李泽俊用剩下的！根本就没有“好好处理”啊！！

桑宁之前没有被咬，根本就已经忘记这回事了，听到华玉盏这么说就用力点头附和：“是啊是啊怎么能不管呢！来都来了，治疗完再回去啊！”

桑小豪本能地感觉到治疗完他就回不去了！！

他抬头瞪着桑宁怀疑这丫该不会跟这个老师串通好了来报复他的吧？？

——可惜心思简单的桑宁根本没有领会他的质疑。

华玉盏这时候已经不客气地扒开桑小豪的衣领，有备而来地从兜里掏出一个药瓶，里面盛着比碘酒颜色更深的药水，一打开就飘出一股植物辛辣的气息……

他毫不吝啬地拧开药瓶就对着青紫肿胀的牙印倒了下去，桑宁只见桑小豪在一瞬间打了个哆嗦脸色煞白，肩膀上的伤口像泼了硫酸似的咕嘟冒泡，随即惨叫声响彻空荡的教学楼。

第二课 水神婆

课前时1

人在做梦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情形，例如明知道自己是在做梦，能够保持自己的思考和警惕，有时候会预知到下一步梦里将会发生的事，甚至隐隐可以操纵梦的走向。

但这一切却都改变不了一点，就是梦里的恐惧。

在恶梦之中，即使明知道是做梦也没有办法摆脱梦里的恐惧，那些紧张，害怕，心跳和窒息的感觉有时比现实里更加清晰。

就像是一个演员明知道自己只是按着剧本演戏，却还是不知不觉入了戏。

只是桑宁确定，如果她是个演戏的演员，那她是完全没有办法把此时此刻的恐惧在镜头前表现出来的。

她站在宿舍的床前，甚至没有办法确定自己到底是不是在做梦。她应该只是睡到半夜爬起来去上了一趟厕所，可是回来的时候却看到自己床上躺着一个奇怪的稻草娃娃。

——她的床上怎么会有一个草娃娃？

宿舍里只有她和牧文心两个人，牧文心绝对不是会做这种恶作剧的人，这个草娃娃是从哪儿来的？

桑宁盯着那个稻草娃娃，一瞬间被一种奇怪的感觉笼罩，好像这个稻草娃娃一直就躺在这里，在属于它的床上。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不可遏制地迅速膨胀，桑宁脚下一轻，像是再也不能踏实地踩在地面上似的，伴随着一股怀疑的情绪也在迅速扩散——

她是谁？是什么？

这是这个稻草娃娃的床，稻草娃娃的人生，那桑宁这个人呢？

“桑宁”是真的存在的吗？她的人生为什么就像是在黑暗中浮空搭出来的戏台子，没有一点真实的感觉，连个可以落脚的支撑点也找不到。

桑宁一大清早就蔫头耷脑地飘进教学楼，一步步有气无力地往楼

梯上爬。

拐进三楼走廊就遇见从教职员办公室回来的白乐枝，她快走两步赶过来跟桑宁并肩，“怎么没精打采的，没吃早饭？”

桑宁被她一提醒才发现自己倒还真忘了吃早饭。可是现在已经不是吃不吃早饭的问题了，任谁天天晚上做恶梦梦见自己被切得七零八落，起个夜还看到自己床上睡着个草娃娃——这么多天下来她没有变成精神衰弱都已经很难得了。

白乐枝随手从包里拿出一个自己当做早饭的蛋黄派递给她，“刚刚去办公室华老师给了我这个，日常成绩单。”

桑宁边打开蛋黄派的包装袋边伸头看了一眼，一眼看见高学夫的名字——“哇，真的变成负分了。”

——高学夫违反纪律扰乱民俗，激怒村民还害自己的同学遇到危险，倒扣二十分，

徐舰无视导师，不听从安排，倒扣十分。倪倩和柯正亮半途退出，没有分数。其他人都以六十分安全通过。

桑宁在心里默默替徐舰他们三个叹一声，好可怜。

——罪没少受，最后还落这么个结果。

“倪倩和柯正亮他们还好吗？”

“不知道，”白乐枝叹了口气，从那天早晨华老师把他们带走之后就没见过了，我问过华老师，他说等他们没问题了自然会让他们回来。”

桑宁默，那既然还没放他们回来，就是说还有问题了。

华玉盏从以前在学校就是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没有课的时候很少在学校逗留。现在更好了，开了课外体验，他每月安排了一个星期带学生出行，其他三个周的时间都把课时让给其他老师来补那一星期的课。

这样的行程可以说除非他主动联系，否则根本就见不到这个人。

怎么想都觉得很可疑的老师，饿鬼附身被他带走就没有再露面的学生……

“倪倩他们真的还能平安回来吧……？电视上通常不是跳跳大神什么的就直接驱除附身了，居然都已经一个多星期了……”白乐枝像是在问桑宁又像是自言自语，并没有要她回答，转而问：“你弟弟呢？上次他回去之后就没再听你提起过，他还好吗？你们关系怎么样了？”

怎么说也算是一起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一夜，白乐枝觉得他们姐弟之间的关系也该缓和一些了——这种事她可是刚有过感触的。

如果在以前，她跟班里同学的关系也无非就是简单的班长和同学。大学里课少，翘课又是常事，同学之间见面本来就少，根本不比中学的时候大家每天从早到晚都在一间教室里。

所以除了那些有共同语言的小团体，其他同学之间的感情真可谓淡薄。

白乐枝也一样，本来就只是尽一下班长的义务而已，跟大家谈不上太深的感情。

可是这一堂课外体验下来，总觉得一起出行的这组人之间因为共患难而拉近了不少距离。虽然关系不见得多好，至少距离感不见了。

现在桑宁和桑小豪也是有共同不可思议的经历和相同“秘密”的人，这段不能对别人说的经历总能让两个人变得亲近些吧？

她是这么想的，不过桑宁却挠头傻笑一下回答：“他挺好的，回去之后好像也没什么异常，应该是不要紧吧。而且他也没在欺负我，不吼我是妖怪了……只不过我好像被他无视掉了……”

“无视掉是什么意思？”

“就是……上周回家的时候，看见我也当没看见，好像空气一样的把我无视掉了……”她干笑一下立刻主动找着理由，“这样比起以前已经好很多了，所以我们的关系一定会慢慢变好的……”

白乐枝只是沉默以对，不忍心戳破——彻底无视也是一种欺负啊姑娘！

民俗专业的逃课风俗一如既往，每天来上课的就总是那么几个人。

白乐枝跟“唯一坐在坐位上的男生”打了招呼，“高学夫，你找的怎么样了，找到去村子的路了吗？”

每天上完课就去寻找前往荒田村的路成了高学夫这一个多星期以来雷打不动的行程，风雨无阻。

他们记得很清楚，前往村子的时候只不过两个小时的车程，按说只要坚持把两个小时车程之内每一条道路都找遍就不可能找不到。可是他已经找了一个多星期，每条公路来来回回每一次都拓长路程，却还是找不到通往荒田村的那条山路。

——就算没有回答，高学夫的脸色也很能说明这一点。

白乐枝无奈地问：“你就不能相信我们亲眼看到的吗？”

高学夫微默了片刻回答，“那不合理。”

“那你送去检验的香烟也一个多星期了，有结果了吧？找到你合理的答案了吗？”

高学夫继续沉默了一会儿，依然怀疑的说：“也许华老师给我的根本就不是他在村里抽的那种烟。如果他的烟里的确有致幻物质，他是完全可能另外备一份普通的香烟来做掩护的。”

白乐枝无语望天，然后决定放弃最后的劝说。

谁知这时徐舰竟然风风火火的跑进来，一屁股倒坐在高学夫前面的座位上，把手里的DV往高学夫桌子上一放，“还上什么课啊，DV我都准备好了，咱们现在就走吧！”

这对奇怪的组合连白乐枝都看得懵了一下，打断他们，“等等，徐舰你在这里是凑什么热闹？”

徐舰转头看一眼白乐枝和桑宁，大言不惭地说：“我要和高学夫联手探清*的秘密！你们两个可别去打小报告！”

白乐枝觉得自己晕眩了一下——你丫吃亏还没吃够吗？上一次就因为不听劝告，连荒田村的村门都没进在饿鬼田被鬼追了四天三夜，现在还敢作？？

她已经无力再管他们了，拉着桑宁正要去别的座位坐下，徐舰却突然一伸手拉住桑宁的另一只手——桑宁回头，看到他盯着自己，“你也要一起去。”

“诶？”

除了徐舰之外的三个人都是一愣，桑宁下意识就要直接拒绝，徐舰却盯着她继续说：“我见过你，在饿鬼田。”

白乐枝提醒他：“我们几个你都见过。”

这么一说徐舰也有点迟疑，但还是没有立刻松开手。

他独自在饿鬼田被鬼追了四天三夜，如果在正常情况下别说四天三夜，一天一夜就够他口吐白沫倒地不起了。

但饿鬼田是饿鬼扭曲出来的空间，在那里并没有时间的观念，他感觉不到疲惫饥饿和体力的消耗，但一从田里出来他整个人顿时虚脱得跟要死了一样，在医院打了几天营养针，又回来养了几天，现在身体是恢复了，但那四天三夜里的记忆却并不怎么清楚。

他觉得自己应该不止一回见过这个从来没怎么注意过的插班生。

但是真见过又怎么样，也只能证明桑宁不止一次闯进过饿鬼田，

他把她拽上又有什么用？

正迟疑着刚进教室的孟思敏就用书往他的头上狠拍一下，“骚扰桑宁干嘛？”

“谁骚扰她了？！”

“不是骚扰你拉着人家干嘛？”

徐舰才放开了手，随着其他人陆续来到教室，课任老师也走进来站上讲台，终于暂时放下这件事开始上课。

课堂上半老的秃顶老师在讲台上枯燥地讲着，桑宁却总听到一阵若有若无的哭声从走廊上传来。

声音很细，但因为是上课时间走廊上很空荡，那哭声就像带着回声似的，颤颤悠悠听着叫人心慌。

那声音在移动着向门口慢慢靠近，桑宁的视线也跟着往门口飘，这一瞟先是发现白乐枝和孟思敏也在悄悄往外看，徐舰更是离谱，伸长了脖子一点都不给老师面子，好像下一刻就干脆窜到门口去看个究竟了。

但这时候桑宁却不想看了，因为她发现除了他们几个，其他人根本瞄都不瞄一眼，好像根本没有听到什么声音似的。

桑宁心里不自觉的犯嘀咕，为什么偏偏是他们几个呢，别人都没有好奇心的吗？

随后当那个声音终于出现在门口，桑宁只觉得头皮都在发麻——那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看不出应该是初中还是高中年级，身子长得淡薄瘦弱，留着一头零零碎碎的披肩发。

现在已经入了秋她却还穿着无袖的连衣裙，身满身都沾着泥污快要看不清衣裙的颜色。她一手抹着眼泪，一手拎着个脏兮兮的欧式古董娃娃，嘤嘤嗡嗡的哭个不停，从教室门口走了进来。

让桑宁发寒的是，讲台上的老师对此完全没有反应，他照旧讲他的课，其他同学也该听课的听课该开小差的低头开小差。

对于这个哭着走进来的女孩子，除了他们几个之外仿佛没有人看得到。

白乐枝显然也发现事情不对，微微脸色发白，一把抓住坐得离她最近的桑宁。

桑宁反握住她两人紧紧的拉着手，感觉到彼此的手心都攥了一手

的汗。她们看着那个一身泥污的小女孩走进来之后就站在讲台前哭着，跟老师之间的距离连一米都不到，就这样一个在哭，一个如常的讲课，画面实在诡异。

桑宁白乐枝和孟思敏三个女生都憋着不敢说话，然而徐舰却憋不住了，他腾地站起来，在老师和同学的愕然之中指着一身泥污的小女孩嚷着："你们都在干什么？看不到她吗？？怎么还能上得下去课！？"

秃顶的老师看着他，迟疑的说："这位同学，如果你是在捣乱就请你出去。"

他大概也不能确定这是故意捣乱的，还是这个学生脑子有病。

听说这个班里好像是有几个学生刚刚住了院，这位老师实在不好判断。

徐舰立刻转向桑宁和白乐枝孟思敏的方向，手还指在那个小女孩身上，"你们都看见了吧？你们也能看见的对不对！？"

感觉全班的目光都投了过来，白乐枝鸭梨山大地别开了脸。

——听说遇到神经病首先不要跟他对视，虽然桑宁知道徐舰不是神经病，但也还是忍不住也想那么做。

只是这一瞬间哭声突然停止，桑宁看到一身泥污的女孩放下了挡住脸的手，一双没有眼白的漆黑的眼瞬间向徐舰的后背瞪过来——

即使没有直接迎上那道目光，桑宁的头皮还是一瞬间就炸了。

下一刻那个女孩就凭空消失不见，所以徐舰回头的时候没有看到那双漆黑冰冷没有眼白的目光，只是继续指着女孩原本站着此时却空无一物的地方，张着嘴巴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下课是真的上不下去了，别的同学都在窃窃私语的笑徐舰发神经，那秃顶老师一见这学生是真的有病，也怕在自己的课上刺激到他发生什么问题，就赶紧提前下了课。

教室里寥寥几人顿时就一窝蜂散了，徐舰一屁股又跌坐回座位上，还在揪着她们问："你们刚刚都看见了吧？不只是我一个人看见吧？？"

见他实在太可怜桑宁就应了他一声，可是一想到刚刚那个不知是什么鬼东西的女孩盯着徐舰那一眼的眼神，桑宁就觉得说不定更值得同情的还在后面。

白乐枝和孟思敏面面相觑一眼却有点犯嘀咕，为什么屋里只有他们看到？而且貌似高学夫也跟其他学生一样什么都没有看见，一屋子

人只有他们四个见到？这应该不是巧合吧。

高学夫什么都没看见，自然也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鬼。既然下了课，就收拾好东西，问徐舰：“你走不走？”

如果徐舰再愣着不走，他就准备一个人继续去找荒田村了。

徐舰赶紧回神，也带上自己的东西，“走走！”

屋里剩下三个女生之后白乐枝和孟思敏又对视几眼，从刚刚诡异的气氛里缓过神来，有些踟蹰着不知道怎么开口——

“桑宁，有件事我们还没跟你说……”

“什么？”

桑宁不知道她们两个干嘛这么吞吞吐吐的，见白乐枝犹豫了一会儿才说：“桑宁，华老师让我们最近两天就开始统计参加下一堂体验课的名单了，我和思敏都不打算参加了……”

桑宁愣了愣，但也不是那么意外。遭遇了那么可怕的经历她们不想再去也是正常。

随即看到她们歉意的眼神才明白，她们是在担心自己呢。

她是华玉盏钦点每一堂必须参加的，作为曾经共患难的好队友，此时要抛弃桑宁对她们来说多少是有点不忍心的。

桑宁笑着安慰她们说：“没关系啦，也不是我一个人，总还有其他人在——而且我很听话的！又不会随便违规，只要安分的听从指挥就万事大吉了不是吗～？”

她故作轻松的说着，其实自己心里也没底。

只是听她这么一说，白乐枝显得更犹豫了——

“……桑宁，我说了你别害怕。我觉得，下次的课程没那么容易了。华老师让我统计报名人数的时候，说……这次报名不要新人，只接受上次参加过的学生。我有问他为什么，他说下次去的地方可不是适合培养菜鸟的。

其实回来以后我也想了一下，桑宁有没有记得进荒田村之前华老师说过什么？

他其实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了，那是第一课，他挑选了一个相对来说没有危险的地方，只要我们本分听话就能安全回来。

所以他故意把我们丢在那里，就是为了让我们长记性长教训，其实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你知道这像是什么？

就好像是为了我们将来要面对的危险而提前准备的预演和训练——这让我觉得接下来的课程一定很危险很可怕。

桑宁，下一次就不再是预演了。”

白乐枝说得很严肃，那种言语里透出来的凝重也影响了桑宁，不自觉地跟着心慌起来了。

她苦笑一下，“可是我也没什么选择啊……”

华玉盏可是掌握着他们生杀大权的教授，而且还冲分展示过了他强硬的后台和说一不二的作风。

白乐枝和孟思敏了然地拍拍她的两肩，“保重啊。”“要小心。”

桑宁默，不要这样啊！让她觉得自己已经快要风萧萧兮一去不返了！

作者有话要说：

关于第一课女主戏份的问题，第一课只能算个引子，重心放在了那一组学生的身上，因为我不希望他们只是路人甲乙丙丁，而是慢慢培养配角。不是“设定”而是“培养”，我觉得这样很有趣就边写边试，最后谁会发展成什么样子都很难说。

第一课是全员上阵，每一个人物都开始初步刻画，即使是要暂时雪藏的也得先出来露个脸留个印象。所以第一课应该是没有猪脚的，戏份被分摊下去到每个人身上，四天三夜的故事就写了这么多字。而且这还是省略掉了徐舰、倪倩和柯正亮三人离开队伍之后经历的结果。。本来这三人离开之后也是有打算细写的，甚至被饿鬼带走的蔡媛美的魂魄也该有戏份，不过那样写情节就太散了，还是把他们略过吧。

只写一个猪脚很容易，跟着一条线走下去就是了，但是很想尝试点不一样的写法，像是我不设定出特定的配角，而是让他们慢慢作，要么作死，要么作出能耐。

反正只是个鬼故事，看着有趣就好了，何必管谁是猪脚呢，临时换主角的情况又不是没发生过。。是吧。。捂脸～～

所以别指望高学夫出局，人家可是我的重点培养对象灭哈哈～～

课前时2

当桑宁正在为自己不久之后的未来忧心忡忡，心思沉重地走出教学楼，一辆银灰色的跑车慢慢停在她身侧。华玉盏打开车窗探出头来，微微弯起细长的眉眼，媚色在微转的流光之间一闪，“桑宁同学。”

“华老师！”

眼前的人出现得让她毫无心理准备，毕竟她对未来的担忧，正是源于眼前的这个人。

华玉盏摆着那张足以让人心跳不已的俊美笑容问：“可以上车吗？我有事找你帮忙。”

桑宁尽管很奇怪华玉盏会有什么用得着她帮忙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她都不可能拒绝导师的请求，立刻乖乖坐上车——

顺便心里犯一下嘀咕，一个男人，笑那么媚干嘛啊……

“华老师您有什么事啊？”

华玉盏一边慢慢打着方向盘开动车子一边不在意的说：“那事先不急说，我先送你去宿舍，你去替那两个饿鬼附身的同学收拾几件衣服。”

“哦，好……”

尽管桑宁有点奇怪这事儿干嘛找她来办，她对那两个人的宿舍是最不熟悉的了。

不过老师嘛，随手抓到谁就用谁也不稀奇。她乖乖照办，打电话找人问了他们的室友，请室友帮忙收拾好东西，她去拎了下来，在华玉盏的示意下重新坐回车上。

“华老师我们这是去哪儿？”

华玉盏头也不转的开着车，像是随口说：“你不想去看看他们吗？”

——诶？

——难道要去华老师家？？

桑宁就这么糊里糊涂的被拉上车，往华玉盏家去了。她一路发懵，很阿Q地在想——又不是什么龙潭虎穴，不过是去一下老师家没什么大不了的……对吧？对吧？？

尽管桑宁一路多少还是有点担忧什么孤男寡女的问题，不过显然她是想多了。

首先她忽视了那两个饿鬼附身的同学的存在，其次她忘记了关于华老师家里的传闻——她站在那栋前有庭院后有花园的别墅前，被一位管家两个佣人列队迎接着，愕然地见他们深弯下腰去，整齐的说一声："您回来了。"

这句话当然应该是对华老师说的，但她怎么又有一种在对她说的感觉？

华玉盏在她身边低下头来提醒："把嘴巴合上，进门。"

"哦。"

桑宁快步跟在他身后，明明华玉盏只是优雅地迈着那两条长腿，她却几乎要一溜小跑才能跟上。腿的长度果然是种差距。

"华老师，你的那些传闻果然是真的啊？"

华玉盏脚步未停，只是稍稍转头侧目，"什么传闻？"

"你家是豪门啦，欧洲贵族啦……"桑宁从脑袋里那点记忆里扒拉着，惋惜她怎么就没有把那些八卦听得更仔细一点。

华玉盏只是笑笑，"这是华龙建筑的房子，跟我可没关系。"

——对，就是这个名字，地产界的大腕华龙建筑，它的大老板是那个叫什么华玉龙的，不就是你哥哥吗，怎么会没关系！

但既然华玉盏这么说了，桑宁也不敢反驳，只是跟在后面进了屋。

进了门，走过一个小门厅，眼前直接就是宽敞得有些过分的客厅，装修大概就是所谓的低调的奢华，乍一眼还以为来到了酒店大堂。

整个客厅是打通的，没有设置隔间，只是简单区分了三个区域。

左手边是会客厅，放置着宽大的沙发和大理石茶几。中间是一片空置的区域，正前方是通往楼上的楼梯。而右转深处则是餐厅，临着巨大的玻璃窗。

客厅的左右两边各有一条走廊，左边通向书房等地，右边则是主

人的卧室。

桑宁在一眼扫完整个格局的时候稍微愣了愣，书房和卧室什么的应该都只是她的猜测，可是却莫名的感到很确定。就好像她来过这里似的。

她回了回神，还没忘记自己是来干嘛的——“倪倩他们呢？”

“这边。”

华玉盏带她拐进右手边的走廊，打开走廊尽头的一扇小门，竟然出现了一个延伸向下的楼梯。门后没有窗户，看起来这楼梯就像是延伸进了黑暗里——这就有点跟这个华丽的现代别墅不搭调了吧？

“我能问一下，这是……？”

“地下室而已。”

“老师把他们……‘安置’在地下室？”

华玉盏已经走到楼梯中央的拐角，不在意的抬头反问：“你知道他们是饿鬼附身吧？”

好吧……估计在这种事上她这个门外汉没什么发言权。

她跟着走下楼梯，地下黑暗中砖灰色的墙壁和哥特式的黑色雕栏扶手顿时把她扯进了另一个时空，大概她已经穿越进了中世纪的拷问地牢。

华玉盏打开了地下室走廊的灯，黄色的灯光给砖灰色的地下室镀上一层让人心慌的光。

走廊深处突然传来像是铁链撞击的声音，在空荡的走廊里格外刺耳，像在心头上猛地划了一下。

华玉盏就在她身边，她不该感到害怕。但是她真的很想知道华老师把倪倩他们怎么了……

他们在一扇包着铁皮的厚木门前停住，木门是拱形的，上面留了一扇带铁栅栏的窗——桑宁在内心呐喊，这真的就是地牢吧！！

什么人会在建别墅的时候在地下室建地牢啊！！

她已经不用华玉盏指示就直接趴在铁窗上往里面看过去，她是真的看到了华老师居然用铁链把倪倩和柯正亮锁了起来！不是她看错！！

屋里的天花板上吊着一盏铁皮灯罩的螺口式灯泡，虽然看起来瓦数不高但绝对够她看个清楚！

屋里的墙壁上三面都钉着铁链，倪倩和柯正亮被面对面各锁在一边，锁链的长度让他们完全碰不到对方，只能双目赤红饥渴地盯着彼此和彼此中间的一盘半生不熟的牛排。

“华老师……我能问这是在干什么吗？”

华玉盏闲闲靠在一边墙上，高挑的身段在光影里显出一种窈窕，悠然地回答她，“驱除饿鬼最好的办法就是逼它们自己出来，方法你看到了——饿鬼唯一的本能就是吃，只要它们附身的身体受到控制吃不到，它们的本能也会把自己给逼出来的。”

“——该不会一直饿了一个多星期？就不能跳跳大神什么的吗？”

“你如果是说那些术士的法子，对付恶灵倒是有用，对付这么‘原生态’的饿鬼可没什么效果。它们就像感冒病毒，感冒是最普通的病，却从来没有特效药。不过你也不用担心，他们可没饿上一个多星期，带回来的时候这两人的身体状况不怎么好，怕是没等逼出饿鬼他们就先扛不住了，所以我可是好好的用鸡汤养了他们几天才开始驱鬼的。”

桑宁顿时对怀疑华老师做法的自己感到略囧，其实华老师做事一直都挺有他的道理的，只是他们懂或不懂罢了。

“看过了就上去吧，我们也还有正经事要谈，我想你没兴趣一直呆在这里看他们受罪吧？”

桑宁赶忙表示当然没这个兴趣，跟着华玉盏离开地下室回到客厅。

——地面上的阳光真好啊。

华丽舒适的客厅，窗外温暖的阳光，都让桑宁感慨万千。

他们在客厅坐下，佣人立刻给桑宁端上奶茶，奶茶甜暖的香气几乎让桑宁感觉到罪恶感。

“华老师，你找我是有什么事？”

华玉盏的身子稍稍向后倾着靠在沙发背上，微微勾起唇角看着她说：“你知道我今年刚升了教授，学校里会有一些比较麻烦的规矩，像是要刊登学术论文，出版书籍——所以我需要一个助手来帮我整理资料。”

桑宁立刻了然，就算没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跑，人在大学里当然知道有时候教授们会找学生去当助手，有时候有工资，有时候纯属压榨劳动力，反正人家是教授想怎么样都可以。

她就只是奇怪——“找我吗？”

一般来说好像没有人会找大一的学生吧？

华玉盏很理所当然的回答："我还没有开始带自己的研究生，在民俗专业里又只有你是脸熟的学生——虽然显然你是不太记得了。"

桑宁囧，每次别人提起这事儿她都好有压力！是她把别人都忘记了，她罪大恶极——只是华玉盏一直都没有提起，她以为他以前应该对她没什么特别的印象。

"可是我都需要做什么？我成绩好像不怎么好，也不知道怎么写论文……"

"那些事你都不用操心，你只要摘抄资料就够了。"华玉盏说着起身，"喝完茶到这边来。"

教授发话，桑宁赶紧两口把奶茶灌进去，跟着他往客厅左手边的走廊走过去——

桑宁小小的紧张了一下，毕竟右边走廊尽头的那扇门直接让她见识了传说中的地牢。这一次又是什么？

当华玉盏打开左边走廊尽头的小门带她走下楼梯打开灯，桑宁看到那一排排堪比古老图书馆的书架时，叹为观止的同时也有那么一点点小失望是怎么回事——难道她在期待看到什么比地牢更劲爆的场景吗？

桑宁环视着这个书库，整个房间都用了暗色的木质装修，墙壁也贴了颜色古朴的壁纸，尽管灯火通明整个房间却依然显得很暗。

那些摆放密集的深色木质书架似乎已经有了很多个年头，陈旧得让人怀疑它本身搞不好已经是古董了。上面摆放的书籍看起来似乎也都很古老，光只是看着就感到它们散发出一股古朴肃穆的气息。

华玉盏在她身后说着："这里的书都是古董级别的，不可以带出这个房间。我需要你在这里查找指定内容摘抄完带出去，没有问题吧？"

桑宁点点头，"没有……"

听起来虽然枯燥一点但也不是什么很难的事，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那就一无是处了。

"但是还有一点——如果一段时期内需要的资料比较多，我需要你能够留宿。"

"诶？？"桑宁这下愣了，"还要留宿？？"

——这个就有点过了吧？

华玉盏却表现得好像根本没什么，“为什么那么惊讶？包食宿的打工助手很少见吗？”

虽然这样一说好像也是……可还是哪里不太对吧？？

桑宁纠结了半天却好像有点抓不住重点，“包食宿好像是没什么……可是跟教授住在一起……”

“这里又不是我家，我也只是寄宿。就当我们是租客直接把这里当成公寓来住的话，还有什么问题吗？”

华玉盏看着她，桑宁终于被他说得找不到理由了——这样的房子她真的没有办法当做“家”来看待啊！

华玉盏根本没打算再给她考虑的机会，直接说：“没有其他问题我就当你答应了，并且你最好不要反悔，不然我没有助手会很烦躁的。”

“……”

这是不是威胁？桑宁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感觉到了某种威胁！

“那个，我……突然要住在学校外面的话总得跟家里商量一下……”

“那你就先去跟家里商量着，也不是一时半刻的事，总得等下一堂课回来之后。”华玉盏说着就已经转身往楼上去，“饿了没有？先上来吃点东西。”

华玉盏转身之后桑宁才努力理清了一下，然后发现这件不知几时就已经拍板决定的事情里，自己的意志好像根本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回到楼上女佣已经又端来了精致的蛋糕和一盘小饼干，奶茶也已经满杯，桑宁虽然怀揣着心思想早点离开好跟曲小路打个电话，但人家招待得这么周到也不好意思一口也不碰就走。

她坐下来，入口的蛋糕绵软奶茶浓醇却有点食不知味。

怎么看当助手这件事既然被教授点了名都是不能拒绝的，桑宁也没真心想要拒绝，但外宿这件事到底需不需要跟家里说她却拿不定主意。

那明明是自己的父母，有时候却觉得距离很遥远，反而跟表哥曲小路倒还亲近多了。何况外宿的事他迟早要知道，家里那边要怎么办她想先问问看他的意见。

只是最近除了周末和周一约定好一起往返学校的时间，其他时候

好像越来越难找到曲小路似的，他最近很忙吗？

正想该怎么开口说告辞的事，桑宁就隐隐开始觉得眼前发黑，整个人都恍恍惚惚起来。

她眼前的画面开始变得像一个人提着摄像机在黑夜里奔跑，又像是闭着眼睛隔着眼皮在看东西——她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眼睛已经睁不开了，身体也失去了控制不能活动，但为什么还隐约能够看到？

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很不妙的吧？

只是她感觉不到紧张，害怕，担忧……好像连意识和感情也一起麻痹了，只是恍惚的用另外一双眼睛看着。

飘忽之中她开始感觉到自己被抱起来，意识已经像是开始脱离身体，像是附着在身体上的一层烟雾。意识的脱离和漂浮让走路的一点轻晃都被无限放大，像躺在一艘颠簸的船上随水摇摆。

最终她被放在一张台子上，隐约看到上方人影晃动——不知道是不是幻觉，她觉得自己似乎看到了曲小路的脸。

她想看得更真切一些，念头一动意识就开始上浮，只是她在这时低头看了一眼。

她以为她会看到自己，或者说自己刚刚脱离的躯体。

但她看到的，只是一个放在台子上的草娃娃。

下一瞬间，桑宁的意识就彻底的进入了黑暗。

手机上显示的时间是X月X日早晨7:00，桑宁是被牧文心的闹钟吵醒的，醒来之后她木然的坐在床上看着牧文心起床洗漱，时不时的盯着手机发愣。

X月X日，日期是她去华老师家的两天之后。

她又莫名其妙的不见了一整天的时间。

桑宁抬头又看了会儿牧文心，问：“文心，我什么时候回来的？”

牧文心走到她床边摸摸她的头，也不见发烧也就没太对她这副呆样大惊小怪，随口问：“怎么了？又睡迷糊了？你表哥昨晚送你回来的啊，说你有点小发烧他带你去看了一下。你不是烧糊涂了吧？他说不太要紧啊……”

——又是曲小路吗？

上一次莫名消失了一天之后是曲小路送她回家，这一次是曲小路

送她回宿舍。她从来都不会去怀疑曲小路什么，这是她表哥，自己的亲戚，但是这一刻她突然就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了。

她努力回想在华老师家吃完蛋糕之后发生了什么，但是记忆似乎断了片儿，只恍恍惚惚的残留着一些零星画面。

回忆到草娃娃的画面时她打了个哆嗦不敢多想，立刻用手机拨出曲小路的号码——他一定是知道什么的，就算真的是自己看错或是幻觉，他没有出现在华老师家，那他是从哪里接到她的，每次她消失的那一天都在哪里？

当事情一而再的发生时，疑问也就无法再被忽略了。

牧文心收拾妥当问了她一句："不一起走吗，你不去上课？"

桑宁随口应着："我上午没课晚点再去！"

她都是前一天才去注意第二天上什么课，从来不会提前关注课程，莫名消失了一天之后哪儿还知道今天上午到底有没有课。

手机反反复复拨了几遍都没有接通，这样的情况最近越来越经常发生。桑宁干脆起床洗漱，索性去曲小路上班的地方看看他在不在。

桑宁虽然知道他上班的大厦就在东青大对街，但记忆中似乎还从来都没有去过。

走进大厦，跟门卫问了XXX律师事务所所在的楼层，从电梯里一出来就发现这里的窗户还真是正对东青大历史系，甚至连校园里都看得一清二楚。

她见到一个从事务所里出来的人就上前询问，对方听到曲小路的名字却愣了半天，"你找小曲？怎么你不知道他很久以前就不在这里了吗？"

桑宁这下懵了，她突然找来曲小路的工作场所，以为得到的结果无非是在或者不在，但很久以前就不在是个什么情况？？

"他辞职了吗？多久了？"

"哎我想想啊，有多久……搞不好大半年快一年了吧，也没办辞职就突然不来了，人也联系不上，好像失踪了还是怎么的。但是警察那边没多大反应我想应该没什么事吧，也许就是突然不想干了换了联系方式，不过不来办辞职手续也不调走档案倒是挺奇怪的……哎这事儿我以前没太详细去了解，我总在外面跑回来的少，要不你去人事部问问吧。"

直到那人走了桑宁脑子都还在发懵——曲小路失踪？辞职？不干了？

他人就在这个城市里，每周末在学校门口接她一起回家，周一一起返回来，一条马路之隔的律师事务所却说联系不上他？

而且曲小路从来也没说起过他不干了，他的表现一直都像一个在正常工作的人啊！

桑宁正想去人事部问个清楚，手机却突然响起来，白乐枝急急地在手机里说——“桑宁你去哪儿了？快来上课啊！这堂课老师要点名！快点我们正找人跟老师闲扯拖着呢！”

桑宁忙挂了电话就飞奔向电梯，好在跟学校只隔了一条街还来得及赶过去。只是曲小路的事情却又压在她心头上，沉沉的挥之不去。

第一课时

第二堂民俗体验课的人员名单终于确认下来,桑宁哀怨的发现除了被点过名的自己和高学夫,自愿报名的竟然只有徐舰。

这两个人一个是作死型一个是作大死型，白乐枝大概实在是觉得桑宁跟这两个人一起不靠谱，半是责任心半是不忍心,只能跟杨丰旭商量了一下。

杨丰旭对于要不要再次参加这件事抱的是摇摆不定的态度，作为男生他的胆子总是大一些,对于这些事情的好奇心也不是没有。他知道这样离奇的课程是一种奇遇，错过了这辈子就不会再遇到了。

所以他其实是想去的，去了固然是有危险，但是华玉盏这个带队老师所展现出来的实力也让他相信以后谨慎一些,服从安排的话危险是可以降低许多的。登山探险那一类活动的危险也不见得比这个低，而为了这种奇遇,这个险是值得冒的。

只不过李泽俊还有伤在身，他如果去了，跟他同样想法的李泽俊只怕也按耐不住，为了李泽俊的身体考虑杨丰旭才决定留下照顾他。

现在白乐枝既然找他来商量，杨丰旭打算干脆不跟李泽俊说，就这么偷偷报了名不声不响的走。等他们上了路，李泽俊就算知道也已经迟了。

于是桑宁又郁卒的发现自己成为了夹在三个男生里唯一的女生……再加上华老师这个大男人，想起来实在是让人觉得很不方便。

名单一旦确定下来，顿时让人感觉到出行临近了许多。桑宁心里放不下曲小路的事，在临走之前又往律师事务所跑了一趟。

这次她直奔人事部，然而人事部的那位阿姨却又是另一套完全不同的说辞，对先前桑宁听到的那些一脸茫然，“哎呦，你这是碰上谁了这么胡说八道的，小曲干的好好的呀，可能最近在忙什么案子不经常在吧。”

桑宁懵懵地也不知道该听谁的，但是人事部说的总该没错。她也应该庆幸一切并没有什么异常的不是吗。

她茫茫然地从人事部里走出来，抬头看到办公区的墙壁上贴着事务所里各个律师的头像照片，桑宁一溜看过去，愣了愣，又重新看了一遍——但是上面根本没有曲小路的照片和名字。

疑惑的种子扎在心里，虽然后来曲小路也给她发了短信表示最近比较忙一些都在外面处理事务，但还是没有办法打消她的疑虑。

那种整个人生都像浮空搭起来的戏台子的感觉在蔓延，像是不断扩散的病毒，连曲小路也被附着感染，要变成一个虚假设定的人物了。

日子就这么到了民俗体验课再次出行的那天，还是天刚亮就在校园集合，白乐枝和孟思敏都起了大早来送行。

两人拉着桑宁就像千里送君行，见男生们都没有注意这边，特地嘱咐她："我跟杨丰旭说过了，他会多照顾你，万一有什么情况发生你就跟着他赶紧跑！"

孟思敏大大的点头同意："对，你跑你的，别管高学夫和徐舰了，他们两个太作死了！可不能陪他们一起死！"

"这个是我让我妈去庙里求的，昨天刚快递过来，你戴着！"白乐枝拿了一串佛珠给桑宁带在手腕上，孟思敏也从脖子上摘下一个护身符，"这个你也带着，是我奶奶给我的，老人给的东西戴着没错！"

两个人就这么抛弃桑宁终究是心存愧疚放心不下，可是对她们来说对此行的恐惧大过一切，让她们舍命奉陪还是做不到。

她们嘱咐完各种安全事项，拉着桑宁不知道该说什么，反而桑宁苦笑着安慰她们说："没关系我会小心的……"

她现在镇定得有点过分，因为比起前方未知的危险，她自己身上诡异的现象身边渐渐显现的谜团，这些事已经让她担忧不过来，根本顾不上操心什么前路危险了。

——她对谁都没有说，她那套蓝色运动衫不见了。

哪里都找不到，好像真的穿在恶梦里的那个"桑宁"身上，跟着她被一起切碎了。

桑宁不说也不想，努力的让自己无视这件事情。

徐舰拎着背包催了一声："走不走啊？还磨蹭呐？"

他跟高学夫找不到荒田村的所在，所以干脆把精力放到这次体验课上，就不信这回从头到尾的盯着，还抓不到什么蛛丝马迹。整个人跃跃欲试，难免心急。

桑宁于是跟白乐枝和孟思敏道了别，跑向校门外。

停在校门外等着他们的还是上次那辆小型长途车，桑宁靠近时依

稀从车窗瞥见最后排似乎已经坐了两个人，上车之后惊讶的发现那两个人竟然是倪倩和柯正亮——

她走向后排问，“你们两个怎么也来了？身体没问题了吗？”

还没等走近，在她之前上车的杨丰旭突然拉了她一把，对她摇摇头不让她继续上去。

桑宁疑惑地看过去，突然发现那两个人就只是一板一眼的坐着，两手放在腿上微微低着头，虽然睁着眼睛却只是面无表情。

他们两个身上穿的是桑宁找他们的室友帮忙拿的衣服，刚好都是学校发的运动服，款式相似，倪倩的是象牙色的底子枣红嵌边，男生同样是象牙白的底子嵌的是墨蓝色条纹。他们的头发都已经疏理的柔顺了，脸也已经洗干净，虽然稍显苍白了点但气色还算好，完全看不出之前蓬头垢面的样子。

只是两个人相似的衣服一模一样的动作看得人有点瘆的慌，就好像两个提线木偶摆放在架子上。

杨丰旭拉着桑宁在车厢中间的双排空位上坐下才低声说：“刚刚我已经叫过他们了，他们根本就没有反应。”

桑宁又偷偷向后瞅一眼坐着一动不动的两个人，立刻缩回来用椅背当着自己。她比较赞同杨丰旭的做法，反常即为妖，在搞清楚他们是怎么回事以前还是不要去招惹为好。

她的目光在车上扫了一圈，“华老师还没来吗？”

“应该还没有，我来的时候只有车等在这里。”

桑宁想要等到华老师来再问问看倪倩和柯正亮是怎么一回事的美好愿望却并没有实现，高学夫和徐舰那对怎么看怎么诡异怎么不搭调的新搭档已经凑了过去。

徐舰“喂喂”喊了两声又推推他们，没有得到反应，正打算再用大力点去推柯正亮，高学夫却先一步抬起柯正亮的头，扒了扒他的眼睛看他的瞳孔。

“他们这是怎么了？中邪了？”

徐舰从荒田村回来的时候直接被送进医院打营养针，没人告诉他他们两个饿鬼附身的事。高学夫虽然有耳闻，但是他自然不会相信，“——也许是被下了药。”

徐舰摇头摸着下巴做思考状，“我看还是像丢魂了！”

——这两个理念完全不同的人竟然也能成为搭档，桑宁感到还挺神奇的。

他们两个男生又不能对倪倩动手动脚，所以注意力都集中在柯正亮身上，没有注意到旁边的倪倩已经慢慢抬起头看着他们，等他们发现的时候她突然以一个奇怪的角度一歪头，黑直的长发滑落在脸旁，嘴角一弯对他们露出个笑容。

那明明是在笑，可是嘴角笑得太大眼睛又忘了笑，看得人寒毛直竖。

徐舰和高学夫一下子就退开了，柯正亮也在这个时候活动起来，抬起头跟倪倩做了个一样的“笑”的表情。

——尼玛什么鬼！

徐舰差点抡起包直接砸他们头上！

他包都抡起来了，这时候一身出行打扮的华玉盏却上车了，淡扫一眼他们——“人都齐了？”

徐舰是见了他就气不打一处来，当即指着倪倩和柯正亮两个问：“喂！他们怎么了！？”

华玉盏没有回答，只是略显漫不经心的提醒他：“称呼老师不要用‘喂’。”

徐舰下巴一扬，“学生都这样了你还管什么称呼！？还算老师吗？”

华玉盏眼睛微微一眯看了看他，露出个皮笑肉不笑的微笑来，“他们倒是没什么关系，不过你不觉得你带了什么奇怪的东西上车吗？出门在外的，没必要带这种东西吧？”

徐舰正奇怪他说什么乱七八糟的，高学夫好像看到了什么，提醒他：“你包里装了什么？这是头发吗？”

高学夫指着从他背包里露出来的一串卷卷的褐色毛发，推推眼镜想看的更仔细些，徐舰已经惊讶地打开包，顿时惊讶变成惊吓，包里鼓鼓的塞着的竟然是个欧式古董娃娃——他瞬间想起自己是见过这个古董娃娃的！

在教室！那个其他人都看不到的奇怪的女孩！

徐舰手一抖，抽筋似的狠狠甩开，飞快把那个娃娃从车窗甩了出去。

“——那是什么鬼东西！？”

华玉盏理也不理他，直接走到桑宁所在的座位前，低头看了看坐在外侧座位上的杨丰旭。

那应该只是漫不经心的一眼，却顿时让人感觉到压力，清晰的感受到他的意图——杨丰旭只能让开位子，坐到别的地方去。

华玉盏在桑宁旁边坐下，转头笑一下，意义不明的问了一句："身体还好吗？"

"……"

桑宁完全无法理解这个问题的用意，她下意识地往里缩了缩，像是要远离华玉盏。

——从那天她在华玉盏家意识不明，回来后还凭白少了一天之后再见到他总觉得有些心生戒备。而且一听到"身体"桑宁就会联想到那个几次三番看到的草娃娃，忍不住有点发毛。

"华老师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华玉盏侧目看了看她，把她的神情都看在眼里，故作不在意的说："你不是生病了吗？那天喝完茶之后你就睡着了，我以为你只是累了，后来发现你在发烧就联系了你表哥。"

"呃……是这样吗……"

听起来一切都有个很好的解释，而且是每一次都有很好的解释。可是次数多了，就算是桑宁也会发现事情有些不对的啊……

华玉盏就坐在她的身边似乎没有离开的打算，桑宁也没有办法保持长时间的戒备，慢慢就放松下来。

她靠在椅背上看着车窗外流动的风景，突然发觉，似乎自那天从华玉盏家回来之后就没有再看到草娃娃的幻觉了。

这个意识让她不知道为什么松下一口气，偷偷看看身边的华玉盏，觉得沉默的太久未免也有些尴尬，就找了话题问："华老师，我们这次去哪儿？"

"去水泽村。"

桑宁听着这个名字开始犯嘀咕，这一次要出现的不会是水鬼吧……

高学夫听到了他们这句对话，他从刚刚小小的惊吓中回过神来之后就干脆坐在最后一排柯正亮的旁边，不时检查他的脉搏，在小本子上记下他的心跳，体温，舌苔等等一切体表特征，准备以后找人咨询。

他倒不是特地想要听他们的对话，只是车上就这么大的地方，只要说话声音不是太小想不想听也总会听到。

他一开始也还算有原则的刻意无视他们谈话的内容，不过听到目的地的有关内容这似乎就不能算是私人话题而是跟车上的学生都有关的了。

他开口插话，略带讽刺的问：“那么这一次是要祭拜什么？从名字来看应该是龙神水神或者水怪吧？”

华玉盏侧目过去，偶尔心情好的时候他还是挺有兴趣听听高学夫这一类坚持唯物不动摇的人的见解的。

嘛，这种心态，大概就跟没见过鬼的人爱听鬼故事差不多吧。

“——为什么这么说呢？”

高学夫翻了翻他厚厚的小本子，“这几天我查了不少书籍，发现所有的鬼怪文化到最后其实全都归在一个‘祭’字上，不仅祭祀信仰也祭祀恐惧。就像荒田村那样，一旦为某种现象所苦，以他们自己的能力无法解决，就会寻求祭祀手段来自我安慰。”

说到这里他推了推眼镜，略清一下喉咙，放弱了气势语气也有点不自然地承认错误——“当然，在荒田村时我的做法是有点冒失了，这点我必须承认。”

华玉盏挑挑眉，想不到这个小学究还会承认错误呢？

第二课时

“通过各种调查我发现,除了古代帝王的祭祀是为了安稳民心,像这种自发的民间祭祀，从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绝望和寻求希望的体现。

他们无力解决现状，却又想要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下去,只能将希望寄托于某种不知名的力量，希望它来显现神力帮助他们或是停止作恶放他们生路。

这是一种心理安慰,精神寄托。所以不论当时村民的做法错的有多离谱，对他们来说那却是‘真实’的。他们的愤怒和恐惧都是真实的，我的行为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冒犯，这种错误我不会再犯了。”

前排的杨丰旭扭头听着,无比愕然的跟桑宁对视了一眼。

他们可是见证了高学夫那惊心动魄的作死行动的一员，现在高学夫突然表态说他不再作死了？幸福来的太突然没有真实感！

“但是——”

——HO,NO！他但是了！

“绝望和走投无路之下的心理安慰我是可以理解的，适当的给人以希望可以让人有生活下去的勇气。但现在并不是旧社会了！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帮助他们，只要外界伸出援手就可以改变他们的生存条件！他们可以不用把希望寄托在那种虚无缥缈的信仰上！所以华老师，您应该停止装神弄鬼跟我一起帮助他们，通知政府来援助和整顿！我们一起来解救他们吧华老师！”

说到慷慨激昂之处高学夫握着拳从座位上站起来，连那厚厚的镜片都仿佛发着光。只是车子正在拐弯，车身一晃，直接把他晃倒回座位上。

华玉盏忍不住轻笑着，桑宁和杨丰旭依然无语的面面相觑——这是走火入魔了吧？果然还是没救了吧？？

就连高学夫的新搭档徐舰也默默不屑，在心里暗想书呆子果然就是书呆子，要不是没有别人可以搭档，他早就拆伙了！

徐舰跟高学夫的目的不同，他寻找荒田村为的是把这个*公之于众！

他可是真真切切在饿鬼田里被鬼追了四天三夜的人，谁敢跟他说

什么科学道理他跟谁急！

可是正因为他一直被困在饿鬼田里连村子都没有进过，所以他需要一个了解村子情况的人带他一起去。而高学夫是唯一一个还在寻找荒田村的人。

他的目光时不时的偷偷扫向桑宁，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觉得桑宁才会是合适的搭档！他绝对有在饿鬼田里见过桑宁的！

那些记忆太混乱了，但是他觉得他似乎有看过桑宁赶走饿鬼的画面！

只是那个看起来应该连只老鼠都抓不住的小女生跟他记忆里的形象太违和，有时候他会担心那会不会只是他的幻觉。

这时候高学夫已经从座位上爬起来，推正眼镜，稍稍冷静过后也知道自己有点激动了，想来华玉盏这种人也是不可能帮他的。

他掩盖掉自己刚才的失态继续说："总之我发现了一个普遍的规律，越是为某种现象所苦的地方，在把这种现象信仰化之后，却反而会有一种奇妙的推崇心理。不以为害，反以为尊，所以这种地方几乎都会以当地的特殊现象为名，因为命名本身就是一种崇高的仪式。因此也可以从名字来推断当地的祭祀信仰——例如荒田村祭祀饿鬼，水泽村就必然是跟水有关的，这两种信仰在历史上都非常常见，因为无论是水，降雨，还是粮食，收成，这些都是跟人类生活最直接相关的。"

撇开高学夫的无神论，后面的这一段话的确比较有见解，杨丰旭也比较赞同，他接口问："——像是龙神吗？华老师，世上真有龙吗？"

现在大概就算是华玉盏告诉他世上真的有龙的存在，惊讶归惊讶，他也是能够相信的。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在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桑宁心里也小小的揪了一下，她也转头看向华玉盏，等着他的回答。

华玉盏微微垂眼，他身上带着一种固有的优雅和漫不经心，掩盖了从骨子里透出来的一股媚意。只让人觉得一举一动一个眼神一个微笑都能够定格成画面，像是时间沉淀出的一种魅力，有着跟他的年纪不符的维度。

他微微沉默，抬眼时带了三分意味不明的笑意，淡淡说："很久以前是有吧。"

"现在呢？"

"现在？谁知道。"

——这样的回答跟没回答大概也没什么区别，可是龙的确是中华大地上最有代表性的神话生物了。既然都是神话了，可不是出现几只鬼就能说明什么的，总不能非逼着华玉盏回答出什么来。

是的，没人知道这世上到底还有没有龙，就算华玉盏也不知道。

徐舰一路上都在偷偷观察地形记录标志物，甚至时不时的偷偷拿DV拍摄。

他借来了所有能找到的电池和记忆卡，还花光储蓄买了很多备用，一切都是万无一失的。

可就没想到不过是被车里的谈话转移了一会儿注意力，等他再看向车窗外时却发现风景完全是陌生的——道路，植被，跟之前没有任何的衔接过渡，好像一下子跳到了千里之外的地方。

他迅速打开手机查询GPS定位，然而手机已是信号外无覆盖区域。

徐舰一下子就懵了，开始意识到之前的记录全都白费了。中间的这段空白足够他再也没有办法找到现在所在的地理位置。

而车子也在此时慢慢停稳，华玉盏招呼一声起身说：“下车了。”

“又到了？”桑宁略惊讶地随口说了一句，虽然这一次貌似也不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不过大家似乎也都见怪不怪了。

陆续下了车，横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条宽阔的大河，略显浑浊的河水平缓静静流淌。

华玉盏对他们说：“过了这条河就是水泽村了，有没有人晕船的，提前说一声。”

可惜大家貌似都没有坐过船，自己晕不晕船谁也说不清。

既然没有人开口华玉盏就去河边联系船家，桑宁注意到倪倩和柯正亮也跟在自己身后走下车来，他们两个各自背着一个不大的背包，对比其他人带的行李来说实在很小了。

下了车两个人就站在桑宁身后，桑宁一回头就能够看到两个人一起朝她笑眯眯的微笑。虽然这回没有忘记眯起眼睛是很好，可是你们真的眯的太大了……

桑宁都不知道该不该提醒他们眼睛那样的弯度不是正常人类可以扭曲出来的……

——真奇怪她居然已经不害怕了。

是因为他们是华老师带来的吗？虽然很确定那个身体里面的绝对不是倪倩和柯正亮，甚至应该不是人类，但似乎因为他们是华老师带来的，也就觉得不会有危险性。

只是她不敢在别的同学面前询问，觉得大概问了华老师也不会当着他们的面直说。

而且似乎没有人觉得奇怪……那个司机，这一次也要在这里等吗？

上次他就在公路边上等了他们四天三夜，虽说附近可能会有路边的商店，但是他就住在车上吗？

桑宁往车上看过去，从这里能看到他一身工装似的衣服，戴着他压得低低的鸭舌帽，似乎根本没有人看到过他的脸。

司机并没有因为他们的下车而离开驾驶位。简直就是爱岗敬业恪尽职守的模板标兵！

可是敬业得未免有些异常啊！

真奇怪以前竟然完全没有注意过这些事，难道以前她的脑子里真的塞了稻草吗？

这一会儿工夫华玉盏已经联系好船家，在这个快艇轮渡的时代他们愕然地看着河面上漂浮着一艘木质的渔船。

——看起来好旧的样子！船身那么斑驳真的不会渗水吗？？

华玉盏对他们脸上那显而易见的表情甩了一个鄙视的眼神——不相信劳动人民的智慧吗？

有前次荒田村一行的经验在先，大家不管有没有意见都绝对不要正面顶撞华玉盏就是了。否则只会落得上次徐舰一样的下场。

看来华玉盏这说一不二杀鸡儆猴的做法还是有用的。

大家沉默地上船，老船夫身子干瘦皮肤黝黑，显出来的是一种劳动人民的风吹日晒而非荒田村那般枯槁的人形。

这让大家心里安心不少，一个个摇摇晃晃地踏着船板上船，桑宁在踏上船之后还担心了一下那两个似人非人的“倪倩”和“柯正亮”，只是没想到这两人走的反而比他们这些大活人还稳当多了。

上了船两人就找了个角落齐齐屈起双膝坐好，继续摆着那张笑眯眯笑眯眯的脸，有谁看向他们，他们就歪头笑回去。

为了不迎上他们那诡异的笑容还是移开视线不要去看他们的好。

顺便为了不让老船夫觉得他们也跟这两个人一样奇怪，只能坚决

保持距离完全不去靠近。

其他四个人各自找地方呆着，徐舰坐下就开始跟手机较劲，抱着侥幸想看看能不能连接上GPS。高学夫则站在老船夫身边跟他打听这是什么河，渡河需要多久等等问题。

桑宁虽然平日跟杨丰旭搭不上什么话，不过大概因为白乐枝的嘱托，杨丰旭倒是一直有意在她身边站着，沉默了一会儿低声跟桑宁问："你跟华老师挺熟的吧？"

"诶？也没有很熟……？"

桑宁真的不是很确定他们能不能用熟这个字……

杨丰旭觉得这时候也没必要考虑太多了，看了眼华玉盏的方向说："总归也比我们要熟了，你也不知道柯正亮他们这是什么情况吗？能不能去问一问？"

桑宁点头，"我会找机会问问看。"

"那就麻烦你了，这个总这么看着也太瘆的慌……"

桑宁这回重重点头，"我懂。"

她看一眼船头站着的华玉盏，她开始很想知道自己以前跟这个人到底是怎么相处的——只是普通的师生吗？只是因为他是从考古专业调过来的老师而她是考古专业调过来的学生所以对她特别吗？

可是每当她隐隐觉得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远不止如此的时候，又会觉得这个人对她和对其他学生好像也没那么不同。

当然她想象不出他会抱着其他学生，吻别人的额头……

这好像是很不得了的事吧？正常的关系哪儿有人会这么做的？

可是该丢下她的时候这个人却又是毫不手软，完全不会担心她的安危似的——真的，叫人搞不懂。

此时还没有行进到大河的三分之一，平缓的水面上突然无风起波澜，整个船身开始剧烈的摇摆，桑宁和杨丰旭顿时被晃得东倒西歪站不住脚。

他们努力互相搀扶着，杨丰旭对船家喊："怎么回事！？"

老船家脸上也显出几分慌乱，他看得出这一行人做主的是华玉盏，大声对他说："这位老师，我们不能再走了！这是遇上哭船鬼了，得马上返航啊！"

老人一边说着一边又低头对学生们喊："快把船上那几个木桶打开，把饭倒下去！扔远些！"

他们立刻按老船家的吩咐打开木桶的盖子，看到里面盛的是满满的冷米饭，连疑问的时间也没有，赶紧伸手抓了米饭往远处扔。

这一扔船身虽然还在摇晃，但果然减轻了不少。

只见远处被投下了米饭的地方浑浊的水下一阵阵翻腾，让人想起喂鱼时的情形。

船身一缓，老船家正要掉头，船头上华玉盏却走过来阻止，“别掉头，继续往前走。”

老人的脸色变了变，“这位老师，哭船鬼出现是凶兆，强行前进会出事的！”

桑宁忍不住问：“哭船鬼是什么？”

她也不知道自己问谁，倒是高学夫想了想回答她：“他说的应该就是书上的‘舟幽灵’。书上写舟幽灵本身不害人，它们就在浪里追着船，但是它们出现是代表凶兆，行船人似乎很避讳。”

见老船夫还在犹豫，华玉盏很肯定的再一次说：“继续往前走。”

老船夫还想再劝一次，“这位老师，可不能害了这一船学生啊！”

大家都看着华玉盏，这里他是唯一说了算的人。

华玉盏很肯定的再一次说：“往前走，不用掉头。”

老船夫叹口气继续划船，然而这一回每往前前进一点，船身就颠簸得更厉害，终于徐舰头一歪，趴在船边开始吐起来。

华玉盏走过来给他塞了两颗晕船药，环视一圈问：“还有人需要吗？”

第三课时

不知几时天空开始阴云密布,风浪打得船身飘摇不定仿佛随时都会被掀翻。

浑浊的浪花里像是有很多东西在攒动，甚至从水下传来哭声一般的呜呜响声——

桑宁根本就不想去思考水里的究竟是什么！

可是为什么高学夫居然如此主动地在跟他们这些不爱读书的人普及着："虽然它们的名字叫舟幽灵，但是按照书上说它们根本就不是幽灵而是淹死在水里的死人，也就是浮尸。"

伴随着他这句话桑宁似乎看到一个浪花扑过，里面隐隐伸处一只泡得发白肿胀的半烂的手,还在想向船身伸来……

——高大学霸求您不要再说下去了！否则她担心自己一个哆嗦先把他推下去！

大概是桑宁的神情太凄厉，高学夫终于意识到她大概不怎么想听他说下去——其实他也不想跟这种没有求知心的人解释太多，无奈继徐舰之后他也已经开始头晕胸闷胃里翻涌，不找点事情来转移注意力随时都会扛不住。

终于高学夫放过了桑宁，她赶紧转头问杨丰旭，"你怎么样,还好吧？"

杨丰旭稍有些有气无力地趴在船沿上,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一个运动社团的人竟然也撑不过这种飘摇颠簸。什么恐惧，什么浮尸，在让人生不如死的晕船面前都不屑一顾。

——看着他们的样子桑宁就无比庆幸自己居然一点也不晕船。

船行这时已经过半了，但是剧烈的风浪让前行变得越来越艰难，突然之间船身就不动了——风浪骤减，四周的水面出现震动似的波纹跳跃，而船身在波浪之中却一动也不动，像被牢牢锁住连摇摆也没有一下，那场面异常的诡异。

老船夫脱口而出，"糟了，遇上抱船尸了！"

高学夫问："抱船尸是什么？书上没有啊！"

然而老船夫惨白着脸色根本顾不上回答他，只是喃喃着："怪我啊，是我抱着侥幸想就算出现凶兆也不一定就遇上抱船尸，这下子整船人都得交代在这里啊……"

老人这样一说，加上整条船纹丝不动的静止在水面上的诡异场面，顿时让几个人也隐隐有些心慌起来了。

华玉盏踩在船头上往水里看了一眼说："你们在这里等着，我下去看看。"

老船家立刻赶过来阻拦，"不行！这位老师你不能下去！下去就回不来了！在船上呆着好歹能拖一时拖一时，说不定下面那东西拖腻了就自己走了！可要是下了水就没命了啊！"

学生们面面相觑都不知道该听谁的，毕竟老船夫说的那么严重，他们也不知道该不该让华老师去冒险。可是在饿鬼田的时候他们是亲眼见着华老师那么威风凛凛的就把那么大只怪物大切八块了。

——切瓜一样，绝不含糊！

所以他们大概也不是那么担心华老师……

"没事的船家，万一我发生什么你就找机会带着学生上岸，不用等我。"

华玉盏谢绝了劝告，说完这句转身就跳进河里。

他们现在应该不用纠结上一个问题了，杨丰旭还处在晕船的难受中无力思考，只能有气无力的问："我们现在应该开始担心什么……？"

高学夫忍着不适想了想，去问船家："船底下那东西要多久才会走？"

老船夫沉在华玉盏就这么跳下水的惊讶里回不过神来，迟疑的回答："也，也许一半天，也许三五天……"

"……"

"……"

这是要饿死在船上的节奏吗？？

虽然大家吸取上一次的经验，带的都是压缩饼干和罐头一类的应急粮，可终究背包有限，扛上三天大概就是极限了。万一水底下那东西不想走多拖上几天怎么办！？

"不然我们还是给华老师加油助威吧……"

比起桑宁加油助威这么不靠谱的提议，高学夫还是更关心华老师

的胜算问题，他又问老船家：“水底下究竟是什么？”

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在他看来，如果水底下只是一条普通的大鱼，那么华老师的成功率是很高的。但如果是能吃人的鱼，他们还是考虑一下怎么在船上生存吧。

只是老船家给他的答案显然跟他的想法有出入：“下面是抱船尸，跟那些成群出现的哭船鬼不一样，它凶得很，连那些哭船鬼也怕它！一旦出现它就紧贴在船底下四肢牢牢扒着船底，所以叫它抱船尸。船一旦被抱上，不满足它的要求它是不会轻易走的，就是最厉害的行船人也只能跟它耗着，耗到它自己离开——耗不耗得过去也都是命！”

高学夫拧着眉头，一半是因为晕船的难受一半是对这种说话的不耻，但还是把这一条记在了他的本子上。

而杨丰旭对老船家的话则是信的，他问：“它想要什么？怎么能满足它的要求？”

老船家摇头叹气，“还能要什么？人啊！它要的是活生生的人！”

他也不掌船了，直接坐下来掏出根烟杆子点上，吧嗒吧嗒抽两口，沉重地说：“——以前人命不值钱的时候，如果是大船遇上的抱船尸，多半就直接丢个活人下去，丢了一个船还不动就丢两个，三个，一直丢到船可以动为止——那也是没办法，总好过一船人一起死。”

老船家的话说得他们心里隐隐发毛，生怕老船家奉行古法把他们也丢下去。

不过老船家却只是抽着烟，呛人的土制烟草味开始飘散，似乎索性做什么也没有用只能坐下来等，他也就慢慢跟学生讲着这些事权当打法时间：

“当然那是以前了，以前穷人的命都不值钱。那时候隐晦地管这个叫填河，不管是遇上抱船尸还是别的龙王，水怪，总之要拿人命去换的，就都叫填河。

这抱船尸似乎也懂得衡量船的大小，如果是小船一般一个人就够了，最糟的情况也就是五六条人命换一船人。我小时候就见过一回……”

老船家似乎陷入了回忆，这里阴沉沉的天，浑浊的河，呛人的烟草气，老人低沉而有些绝望的声音都让四人忍不住屏住呼吸静静倾听，谁也不敢打断。

“我家世代是行船的，倒也不局在这一带。我爷爷那一辈上掌的

还是大船，是给大老板做事的，船大，载货也载人。我那时候七八岁，刚开始学着在船上帮忙，虽然从小就听过很多河上的故事，但还真没亲眼见过这些东西。

可是那一年水灾刚过，不管是抱船尸还是水鬼之类的东西，遇上水灾年水里死的人多了它们也就格外凶戾，最凶的甚至能把船掀翻。

我爷爷掌的船就遇上了那么一只，能拉百人的船就生生被一只抱船尸拖住，而且随时都有被掀翻的趋势。

船老板下令开始填河，船上那真是哭声一片，基本六十岁以上的老人都被抓去填了，发现生病的也填了。因为那时候认为即使不填河，这样的人也耗不过去——大概这样想，活下来的人良心上就能蒙混过去吧。

可是那一次的抱船尸真的很凶，扔下去五个人也还是没有松动的迹象。按说客船不比私船，填河是有默认的规矩的，老弱病填完之后就不能再丢人下去了，否则坏了名声以后这船就没有办法再跑了。剩下的也就该生死由命，何况已经收了五条人命，抱船尸就算是要困，也不会再困得太久了。

但是那时候船上偏偏有个老财主，他之前就塞了钱给船老板所以没有被填河，到了这时候他就更害怕了。又怕自己被填下去，又怕不继续填自己这把老骨头会熬不过去，所以给了船老板一大笔钱让他继续找别人填——也许再填一两个人，船就可以走了。

船老板看着钱心动了，可是当时船上除了那个老财主已经没有老弱病，这时候有个女人怀里的奶娃咳了两声，老财主和船老板就盯住了他……”

老船夫像是被烟呛了，也咳了两声，似乎对当年的一切都还历历在目。

“当时那样的船，船上一般分四种人——一是船老板和掌船的还有船员，二是船上货物的老板和手下，三是正经花了船钱坐穿的船客，还有一种只是因为船上还有空位，空着也是空着就给点便利，只交了很少一点钱来搭船的穷人。

那时候被填河的即使是老弱病也多半是第四种人，像当时那么凶的情形逼急了也会填船客，船员都是身强体壮，他们反抗也没有办法。

人心真可怕啊……那女人也是搭船的，独自一个女人带着个孩子，即使谁都知道那孩子也许只是呛了，咳了两声，也许根本就没生病……可是那种情况下人心惶惶，又有许多人刚被填了自己亲人好像巴不得别人也跟自己一样悲惨，所以那样一个奶娃，愣是生生被扔进

了河里。

那女人凄厉的哭声我一辈子也忘不掉啊……

我想我爷爷也是忘不掉，当时他反对过，可是抵不过那么多人，身边又带着我生怕惹怒了众人连累我，最后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

那之后他就没再替别人掌过船了，就在渡口守着自己的小船打打渔，偶尔渡渡船客。至少是生是死哪怕由天不由己，也好过由别人来掌握。

他到死都在嘱咐我，这辈子绝对不要拿人去填河，遇上了，就熬着。熬得过去熬不过去，都是命……”

听着老人的话半天没有人吭声，他们似乎可以放下心来不必担心自己被扔下船去跟抱船尸亲密接触了，但这个故事却让人心思沉重而又复杂，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老船夫讲完之后就沉默地抽烟，狠狠抽了几口，抽完在船沿磕磕烟斗锅子里的灰，突然抬头对他们说：“学生娃，你们那个老师……你们也就别再等了，他回不来了。我虽然不清楚他是知道不知道这抱船尸的事，是有意去填河还是太自以为是认为自己对付得了抱船尸，但是只要一旦下了水，人就回不来了。”

“不会的，老人家。我们老师他……很厉害的。”

大家既不相信华玉盏会英勇大义主动跑去填河，也不相信他会对付不了抱船尸而被灭掉——就算真的对付不了，相信凭他的本事也能逃回来的。

老船夫对他们的话则不置可否，只说：“你们老师下河之前说过，让我有机会就带你们走。所以我只想问你们，到时候你们想继续渡河，还是返回去？”

老船夫的口气活像已经确定华玉盏填了河，四个人面面相觑一眼，徐舰顾不得吐得昏天暗地，生怕说晚了别人会提出不同意见似的喊：“渡河！我们，要渡河！”

他一心探寻*要将它们公之于众，既然荒田村连找都找不到已经没戏了，怎么肯放过这一次的目的地？

高学夫也同意他的意见，既然来了总不能什么收获都没有，听了个莫名奇妙的故事就打道回府。他认真想了一下，以自己的眼光衡量了安危利弊之后说：“我也同意渡河。”

杨丰旭和桑宁自然也没有意见，他们两个所担心的是没有华老师

的话，要怎么面对河对岸的风险。而这个担心因为他们并不相信华老师会遇难，所以也就不成立。

老船夫点点头表示了解了他们的决定，“那就等吧，有人填了河，总不会被拖太久了……”

大家只当没有听到这句话，徐舰急于了解有关这些东西的一切，“大爷，这个抱船尸真这么无敌？没有道士什么的来收吗？”

老船夫对这个问题并不太意外，擦着他的烟杆子回答：“老辈子的时候也有人找道士来收过，那时候偶尔也能找到几个有真材实料的道士。可是抱船尸躲在水里不出来，道士如果下了水，活人在水里又怎么样会受到限制敌不过水里的东西。所以在水里这些东西的确没有道士能应付——

倒是后来生活水上的人里自发组织训练了一种‘水鬼’开始摸索着制服它们——那不是指淹死的那种水鬼，其实最初的那些人多半是些艺高胆大的水贼，他们本来过的就是刀口上敛财的日子，拼起来不要命，慢慢还真的就找到了对付抱船尸的方法。

他们有人以身做饵引开抱船尸的注意，另外有人从后面用特殊的绳子套住抱船尸的脖子，拖住了不让它转身，几个人再合力拖上岸——只要拖上了岸抱船尸就像离了水的鱼再闹不出什么风浪。等暴晒上几天，一把火烧了就行。

但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凶险万分，没有几个本事高强的人合力是做不到的，往往一个不小心就折损上好几个人甚至全军覆没。所以这个行当后来也就没有人做了，估计现在也没多少人知道这个方法。”

——听老船夫这么一说不但没有打击到他们，反而让他们燃起了希望。

既然抱船尸不是真的无敌，既然有办法可以制服它，那华老师一定是知道这个方法才毫不犹豫的跳下船。

只是如果要几个人合力才能完成的话，华老师一个人要怎么做呢？

杨丰旭犹豫了又犹豫最终咬咬牙，“我下去帮华老师！”

桑宁慌忙拉住他，“不要吧，好危险的！”

——杨丰旭下水和华老师下水，总觉得是危险程度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啊！

“可是华老师下去有一会儿了，万一他真的需要帮忙怎么办？我有参加游泳俱乐部也在考潜水执照，只有我能下水去看看了！”

“不行，孩子！”老船夫立刻制止他，“这船四周全都是哭船鬼，那些东西虽然不会直接袭击人，但也都是溺死在水里的冤鬼，一有机会就会抓替身去陪葬！如果没有十足的水性你连它们都避不过！”

杨丰旭平时也是很稳重的一个人，但此时此刻正是为生存抗争的时候，而且还是在他认为自己可以帮上华老师的时候却被人质疑自己所自信的项目。

正在他拧起眉头觉得老船家根本不了解人在大学就考潜水执照的意义时，徐舰却已经不满地说：“什么叫只有你啊？别看不起人了，我也是游泳社的！耍帅不能你一个人耍吧！”

——等等这位同学你不要也跟着起哄！就算是桑宁也有所耳闻徐舰这个游泳社员只是为了穿着泳裤站在泳池边展现自己帅气的脸和养眼的身材，当然还有泡妞，可是从来没听说过他有什么出色的成绩啊！

为了所谓男人的自尊心真的可以连命都不要吗？？

不，听说也有不少被他的外表所迷惑的小女生在追捧他，无脑的夸赞之下说不定他是真的认为自己水性很好也说不定！

杨丰旭眉头又拧了拧，“别闹了，现在不是莽撞的时候。”

这句话可真是戳雷区，徐舰直接感受到了森森的鄙视，为了证明自己的“真材实料”，当即已经外套一脱，噗通一声跳下水。

啊。

啊啊。

啊啊啊。

他跳了？要不要这么干脆利落啊？？

桑宁劝说的话都还一句也没来得及说他就跳得如此迫不及待，再看老船家的脸色大概已经对这些学生相当的无语和绝望了。

第四课时

徐舰这个人如果光看外表,其实还是有点看头的。

比如他站在泳池边拨甩着微微卷曲的刘海,冲围观的小女生抛媚眼的时候，的确是有那么点偶像的潜质。

当然大部分女生基本都会在认识他的一两天之后就发现这个人有点小帅的外表之下毫无内涵而迅速改观，并不着痕迹的远离。

只不过徐舰对此并无自觉。

此时徐舰人在水里借着跳跃一窜数米,然后潇洒转身,两指帅帅地点在额头,飞了个媚眼。

——介于他对杨丰旭和高学夫这两个男人毫不感兴趣，这个媚眼就冲着桑宁飞过去,飞得她满头黑线。

老船家已经急急的奔过来对他挥手——“快逃！游远点！！”

徐舰不是高学夫，当然知道水里会有危险。他虽然凭着自负和不服跳下来,但被老船家这一喊顿时又害怕起来,东张西望地开始寻找华玉盏的身影——比起赶紧逃，他还是觉得先找靠山比较重要。

然而就在他东张西望的时候，水里突然一个浪花翻起，几只惨白的手从浪花里伸出来七手八脚地缠住徐舰就往水里拖——

他拼命想要挣扎，然而那些手就像蛇一样的缠着，扒掉一只又缠上来一只，眼见着他已经没入了水里。

杨丰旭看得头皮发麻，意识到如果刚刚他真的跳了下去，那么现在他的下场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之下水性再好也不可能脱身的吧！

他清楚现在他应该赶快下去救人，再耽误徐舰就要被淹死了——可是这样的情况之下谁敢跳？

他只是一迟疑的功夫身边却有一个影子飞快越过他噗通跳了下去，杨丰旭定睛一看就愕然了——跳下去的人竟然是一路上像木偶一样诡异的倪倩。

眼见着倪倩飞快游到徐舰身边，一手提起他拎出水面。那么多只苍白浮肿的手抓着徐舰愣是敌不过她的力气，徒劳地在徐舰身上留下

一道道抓痕，几乎撕烂了他的衣服。

倪倩正要把人带回来，天空却突然一声闷响，像是一声沉闷的滚雷海面上的风浪也随之突然暴增，原本静止不动的整个船身剧烈摇晃起来。刚刚从晕船中缓过来的杨丰旭和高学夫顿时又脸色铁青。

乌黑的云团就压在头顶黑沉沉一团，随着沉闷滚雷的声响从云团中隐隐有裂纹似的光芒闪现，一瞬即逝。大雨随之倾盆，风浪猛烈得像是有无数只手在底下拼命的推着，随时都要把船掀翻似的。

老船夫似乎也从来都没有见过这种情形，脸上显出惊惶无措，只能大声提醒他们：“船要翻了！”

桑宁脑子里顿时有点发懵，因为她突然意识到——她根本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游泳！

这算什么情况？游泳这种事要么会要么不会，为什么她会“不知道”？？

杨丰旭已经一把拉住她，在风浪声里喊：“我会拉住你！进了水千万别慌别用力！”

桑宁慌忙点头，也听说过一些溺水的人会因为乱挣扎反而把来救他们的人也一起拖下水，立刻四肢紧绷僵硬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才好。

高学夫的脸色也有些难看，迟疑的说：“我也不会游泳……”

杨丰旭顿时也傻住了，一个桑宁还没有问题，但是他怎么可能在这样的风浪里带着两个人？

此时高学夫手腕上一紧，却见柯正亮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他身边，在这样摇晃的船身上他站得稳稳当当好像平地一样，拉着高学夫那张面无表情的脸忽然就笑眯眯地笑了一下。

下一刻船身猛地一斜，船底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终于没能再摇摆回去，一下子掀翻进水里。

溺水的时候，水会进入鼻腔，充满呼吸道和肺泡引起缺氧。吸收到血液循环的水引起血液渗透压改变、电解质紊乱和组织损害，最后造成呼吸停止和心脏停搏而死亡。

桑宁能够清晰的感觉到浑浊的河水掺着泥沙涌入鼻腔和嘴里，空气变成不断流失的气泡从鼻口冒出，杨丰旭那只紧紧抓住她手腕的手也终于在强大的水流之下被拆离。

她清晰的知道自己遇溺了，几乎只能绝望地等待着痛苦来临，如

果她没记错，溺死的人应该是相当痛苦的。

可是她并没有等到预想中的痛苦，在水涌进鼻腔和肺里之后她只是反射性的挣扎了一会儿，随即却发现没有痛苦没有抽搐，明明肺里充满了水却好像她的身体并不需要空气。

她只是不断在往下沉，浑浊的河水里悬浮着大量泥沙，让她的身体下沉得很慢。

奇怪的是这一刻她一点也没有觉得害怕，上面的水面上波涛汹涌，水下却安静得出奇，仿佛整个人都被安宁包裹着。

她只想这样仰面下沉，一直沉到河底去。

突然从安宁中惊醒她的，是视线中她自己的手——那只手正在水里融散！

这个画面骤然唤醒了她的恐惧，每天早晨醒来时不知道自己的谁，在哪里的恍惚，一次次恶梦里被切碎的身体，幻觉里不停看到的草娃娃——那些感觉都在这一瞬间被无限扩大，像是在警告着她如果再不离开水里她的身体就会完全融化消散！

她开始奋力向上游去，就快到水面时突然脚上一沉，低头就见到一具苍白肿胀的浮尸正抓住她的脚踝想要把她拖下去。

她拼命挣扎想要把它踹下去，可越是挣扎活动她的手融化的速度也越快，仿佛变成了细小的颗粒散进河水里跟悬浮的泥沙融在了一起。

这时一道亮影穿破水面而来，直入水中削断了抓着她的浮尸的手腕——虽然只是一瞬间，但她似乎看清了飞来的东西是华玉盏的匕首。

脚上一轻她开始拼命向上游，猛地浮出水面，大雨中看到黑沉沉的天空和浑浊的水面，还有站在水面上的一双靴子——

华老师，站在，水面上。

他如同站在平地上一般站在水面上，连他脚下的水面都像受到了风的压力抑制而兴不起波浪。他此时手上提着一具几乎已经成为骷髅的沉尸，用一根黑褐色的绳子倒着套在沉尸的脖子上。

“有受伤吗？”

华玉盏边问边将手伸向桑宁，她下意识想抓住他伸来的手，但是手刚一抬出水面就像泥塑的雕像遇到水一样融化着。

她看着那只手就惊呆着不知道该怎么办，华玉盏脸上的神情一边微微皱了眉头，抓住她的手腕一把拎出水面——桑宁愕然地发现自己

被华玉盏拉着竟然一起站在水面上，脚下踩的明明是水却不会掉下去。

转头看看被华玉盏套住脖子提着的沉尸却是半浸在水里，它几乎已经化成骷髅，只剩斑驳的白骨上附着着一点已经烂去的皮肉不知为何没有被鱼虾吃掉，身上还能够看出褴褛的白色衣物。

有那么一刻她在恍惚间觉得自己跟它也是一样的。

她一定是早已经死了，在某个自己也不知道的时候——然后，变成了某种怪物。

华玉盏干脆一把扛起她在水面上疾驰，眨眼间就来到对面的岸上，一把将抱船尸远远扔在远离河边的地上。

似乎同一刻天空的大雨骤然减小慢慢停止，只剩浓重的云团压在半空。

华玉盏抬起桑宁的手，拧着眉从腰包里扯出一条手巾包好，嘱咐她："不要再碰到水，也不要被任何人看到！"

"华老师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桑宁盯着华玉盏，像要从他脸上盯出个答案来。

她意外的发现自己的声音竟然很平静，或许此时此刻的她已经感到破罐子破摔了什么都无所谓了——从前无论是那些莫名不协调的感，还是切碎的恶梦和草娃娃的幻象，都没有一件可以证实是真实在发生的。

——只有此时此刻她眼前的这只手。

她的手是真的在融化，像是泥塑，或是蜡油。

但所幸及时离开水里，上岸之后融化就停止了。融化停止之后的手却保持了那时的形状，变成了一只形状古怪的爪子状物体。

就算华玉盏不嘱咐，她也不敢让别人看到这只手。

但是对于她的问题华玉盏并没有回答，只是转身说着大步走开——"总之先包着，我们回去之后再想办法。去找其他人吧，他们也该上岸了。"

桑宁只能一溜小跑地跟上，满脑子却是乱糟糟的一团——她果然是在荒田村的时候就死了吗？真正的她已经被大卸七块祭了饿鬼的五脏庙？那现在的她又是什么？

这一切的内情华玉盏全都知道的吧？

现在想来，离开荒田村的时候华玉盏是故意丢下她的？

她魂魄出窍跑出村子的时候也是华玉盏一再让她相信她是真的逃出来了。

那么那一切都是真的吗？她怎么就能够相信，华玉盏说的都是真的呢？

桑宁突然停住脚步不再往前走，华玉盏发觉到，转回头来问，“怎么了？”

她淡淡直视着华玉盏，“华老师，我希望你能够告诉我真相，否则我不能再相信你，也不能再跟你一起走。”

她在拼命的虚张声势着，让自己看起来无比镇定和认真。

华玉盏站在原地看她两眼，却突然只是一笑，“那就随便你。”

说完云淡风轻转身就走，不留下一片云彩留下一个桑宁愕然站在原地默默：卧槽……

现在是要怎样？

她追上去还是不追啊？？

雨停之后不久就风平浪静，乌云虽然还没有散去，但似乎也没有压得那么低，阴沉和压抑的感觉都散去不少。

河滩上徐舰和高学夫都在大口大口的吐着水，他们两个完全是被柯正亮和倪倩——不，是有柯正亮和倪倩外貌的那两个东西拖上来的。

杨丰旭和老船夫虽然是自己游上来的，但船翻之后他就把桑宁弄丢了，这种时候根本歇不下来，喘了口气就想再下水找人。

一个人水性怎么样一下水老船夫自然一眼看得出来，在游泳池里游泳是一回事，在大河里救人就是另一回事。

他坚持没让杨丰旭再下水，倒是倪倩和柯正亮又一头扎回水里，没带回桑宁，却是把老船夫的船给捞回来了。

就算一下水老船夫就隐约看出这两个人不是普通的东西，可是只靠两个人就捞回一条船，这也足够他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这边刚送走老船夫，就看见华玉盏沿着河滩向他们走来，后面远远跟着一路小跑的桑宁。

看到桑宁的时候杨丰旭才感觉一颗心落回肚子里，要是因为他没有抓牢而让桑宁有什么三长两短的，只怕他也准备一辈子不安心了。

他急忙向桑宁跑过去，正要抓向桑宁的手臂去拉住她确认她平安，手都还没有碰到人就被华玉盏轻巧隔开。杨丰旭微微怔了怔转头看向华玉盏——此时的他已经稳稳站在杨丰旭和桑宁之间隔开两人的距离，用意不言而喻。

虽然之前在车上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表现出一点苗头，但身为一个老师摆出如此明显的姿态，似乎，不太好吧？

杨丰旭看看华玉盏又看看满头雾水的桑宁，他是不太想得罪华玉盏，但又拿不准桑宁是个什么意思。于是只隔着华玉盏问一声："你没事吧？"

"没事……"

现在就算口不对心也只能这样说了。

见杨丰旭还算知趣，华玉盏环视一眼河滩，"人都上来了吧？带好东西准备进村。"

倪倩和柯正亮两个人不但捞人捞船，连行李背包和高学夫的眼镜儿都捞了上来。杨丰旭和桑宁各自去拿了自己的背包，却见徐舰面前的地上摆着一堆DV、电池一脸失魂落魄欲哭无泪——

尼玛全进水了！

华玉盏淡淡扫一眼，皮笑肉不笑地一挑唇角，绝不吝于落井下石地拍一下他的肩膀提醒："本堂体验课禁止带走任何影像记录，请把所有拍摄设备都收好。"

——我圈圈你个叉叉啊！！

通往村子的半路上乌云就已经渐渐散去，天空呈现着一种灰蒙蒙的铅白色，看不见太阳也不见云彩。

他们都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看到任何场面都不要太惊奇，但几乎是让人有些失望的，他们见到的只是一个普通的村庄。

虽然有些落后于时代，但的的确确就是个普通的渔村，没有荒田村的荒凉和阴沉，村民看起来也都只是普普通通的渔民，带着常年劳碌的精壮和风吹日晒的黝黑。

妇女在织网，剖鱼腌制，孩童在玩耍，男人们有的出门去捕鱼有的闲在院子里躺着躺椅抽着旱烟。

这样的情景哪里能跟危险和恐怖沾上边？

对于他们的到来村里的人也显出几分稀奇，看起来也是很久没有

见过外人来此地。大部分妇女都放下了手中的活张望着，小孩们更是趴在篱笆院子门口瞅来瞅去只是不敢上前搭话。

他们全身湿哒哒的，被这样围观真的好有压力。只是华玉盏显然毫不在意，随便找了个人问过村长家的位置就带他们走过去。

六个学生都等在院子里，只有华玉盏进屋跟村长说话，用的依旧还是带学生出门旅游，半路遇上风浪乘坐的船搁浅损坏了，需要在这里暂时借宿等船来接的那一套。

桑宁在低头拧着衣服上的水，突然感觉到一道阴冷的视线，抬起头就看到听华玉盏说完话的村长将目光移向屋外，扫过六个学生，目光像是在她和倪倩身上停留了很久。

“好，那你们就留下来吧，我会给你们安排一间屋子。”

村长说着已经收回目光，桑宁来不及看清那目光里的东西。

这一次他们没有寄宿在别人家，村人专门替他们收拾了一间无人居住的小院。

几个人一起把屋子转了一遍，这里地方很宽敞，男生们人多可以住主屋，桑宁和倪倩住主屋右边相连的屋子，华玉盏独自住侧屋。

杨丰旭奇怪地随口说：“这屋子居然没有人住吗？”

其他人一时也想不出答案，这屋子又不是年久失修，看起来很整洁干净，就这么空着的确有些奇怪。

虽然这个村子看起来很平常，但总觉得不能太掉以轻心。

他们看看华玉盏，见他靠在门口并不打算说什么的样子。

高学夫推了推眼镜故意讽刺的说：“华老师这一次不打算闹失踪了吗？”

华玉盏不在意地笑笑，“如果你们有自信可以应付这次的体验，我也不介意再失踪一下。”

看到高学夫被堵得说不出话来桑宁顿时有种莫名的欣慰——不是她自己一个人在华玉盏面前翻不了身！

华玉盏从倚靠的门框边站起身准备向外走去，说着：“赶紧都去把衣服换了，好好休息，别感冒。我出去转一转，在这里的规矩你们都懂，别让我再嘱咐。”

——华老师的关怀真是百年难得一遇！可是他转身时几人才发现他们身上都还湿漉漉的，华玉盏身上却不知几时已经干了。

华老师果然是个高人吧。

他们此时也只能这么想着，各自回房间去换衣服——只是进了屋打开背包，里面几乎是满包的泥水，哪里有衣服可以换……

桑宁只能把背包里的衣服拿出来清洗，发现倪倩也在有样学样半懂不懂的跟着她做。

虽然至今仍旧不知道现在的倪倩是个什么东西，但她和柯正亮救了别的同学，桑宁隐约觉得他们可能是华玉盏专门安排来保护另外四个人的。于是也不再觉得她诡异，甚至看起来居然还让人觉得挺可爱。

桑宁干脆去跟她讲怎么洗衣服怎么晒，倪倩继续半懂不懂的照做，只是她可是能单手提起一个大活人的，此时两手一搓，呲啦一声手里的衣服就撕了线。

“倪倩”看着手里被解体的衣服有点茫然，桑宁无奈地把她剩下的衣服拿来，“还是我来洗吧……”

没一会儿男生也都跑出来洗衣服，水缸里虽然有水但盆就顿时不够，只能排着队用。

这时他们看到院子门口站着一个只穿一件大大的小褂的光屁股小孩，似乎只有两三岁还不怎么会说话的样子，个头小小白白嫩嫩的，忽闪着一双萌软的大眼睛，看到人也不怕生，伸着两手就想握握手。

桑宁只看了一眼心都快化了，只是还没等她丢下盆蹦过去拉住那只白白嫩嫩的小手，居然就被有距离优势的高学夫给抢先了。

高学夫板着脸一本正经的推推眼镜，拉着他的小手蹲下来问，“小朋友，你家在附近吗？”

——这个画面太诡异了！好像变态学生诱拐可爱小朋友！

小孩歪头看看他，含着手指点点头。

高学夫立刻把他的手指从嘴里拿出来，继续面无表情的说：“小朋友不能吃手，不卫生会肚子疼。”

院子里除了倪倩和柯正亮，其他三个人都惊呆了！

高学夫居然还是奶爸潜质！？这个画面太美，他们不敢看！！

这时高学夫已经抬起头，对他们说：“这样排着队等盆太慢了，我去送小朋友回家，跟他家里借盆来用。”

桑宁立刻提醒他：“你不可以一个人去！”

其实她更想指责他不可以一个人独占小朋友！

杨丰旭倒是也赞同，“没错，一定得有人陪着，不能单独行动。”

桑宁立刻举手："我～！"

——有个女孩子去也好，这事儿倒也没人反对，而且见桑宁要去倪倩也站起来一声不吭地挽住桑宁的胳膊表示一起。

有她去大家都觉得似乎已经不需要别的保镖了……

徐舰对小孩可是半点也没兴趣，正好桑宁走了，他可以空出盆子先用。

桑宁跑到门口，小盆友也伸出另一只软软嫩嫩的小手拉住她的手，于是就这么愉快的出门——身后杨丰旭还在嘱咐着："别走太远！"

"知道，放心吧～"

——这么小的一个小娃娃一个人能走多远？他家一定就在附近的。

第五课时

桑宁用那只完好的手牵着可爱的小朋友,另一只包起来的手揣进运动衫的口袋里。

小朋友两条小短腿步子小小的,一左一右的牵着桑宁和高学夫，他们两个也就慢慢悠悠的跟着,桑宁甚至悠哉地哼起了路过曲小路家小区幼儿园门口时经常听到的歌——“粑粑麻麻去上班,我去幼儿园～～”

高学夫眼神古怪地瞥了她一眼,被他这么一瞥桑宁突然觉得她和高学夫这么牵着小娃，竟然有点像粑粑麻麻牵着小宝宝似的……

这个想法直让人打了个哆嗦,赶紧闭嘴乖乖走路。

见桑宁闭嘴了高学夫才低头问小娃，“你家还没到吗？”

小娃腿短，照说理应走得慢不用太心急,可是他们总觉得四周的景色像是渐渐出了村,道路两旁已经看不到有渔户的存在，离身后的民居也是越来越远。

桑宁也开始迟疑,“小朋友，你是不是迷路了？你家不住在村里吗？”

小娃抬起头嘿嘿咧嘴冲他们笑了笑，却依旧什么话也不说，嘴里只发出吖吖的声音。

他实在是太可爱了，完全不像是什么不好的东西。可是他一笑起来桑宁却隐隐觉得有些头晕，短暂的一个恍惚之后回过神来发现脚下已经连村路都没有了，他们走在一条林子里踩踏出来的土路上，她想停下脚来看看这到底是哪里离村子有多远，但被那只白白嫩嫩的小手拉着，脚下竟然停不下来。

手里的那只小手冰冰凉凉滑滑嫩嫩的，直到此时桑宁才开始隐隐觉得不安，对高学夫说：“高学夫……你来的时候有见过村里的孩子吧……？”

“见过，怎么？”

桑宁干咽了下口水，看着拉住她的那只白白嫩嫩的小手，“那些孩子，好像……很黑。”

高学夫的反应倒也很快，立刻明白了她的意思——这个小孩太白嫩了。

这雪白的皮肤，嫩滑的小手，根本不是渔家的孩子该有的。

——他不是村里的小孩。

高学夫也想停下，可是他也没有办法停住脚。那只小手看着力气不大，但被他拉着人却像走在传送带上，双脚不自觉的不停往前迈着。

他渐渐也开始恍惚，意识到他们行走的速度隐约有些超乎常理——他和桑宁带着一个小孩子是不可能这么快就离村子这么远的。

他头脑中的知识库突然蹦出了什么东西，恍惚中不自觉脱口而出——“书中有云水妖溪囊，利用小孩子的外形迷惑人，把人带向自己家中，一路吸取阳气，一旦抵达他的家就会被吸尽阳气而死……”

他一边说桑宁一边觉得全身虚冷，好像身上的阳气都渐渐流失殆尽。身体越是觉得虚软无力，也就更无力抵抗。

桑宁立刻冲倪倩求救：“快拉住我们！我们不要跟这个小孩走！”

倪倩这个“保镖”似乎对危险的判断并不那么敏锐，像之前她并不懂得提前阻止徐舰跳河，直到他被哭船鬼缠上拖进水里的危难当头才会开启救援模式跳船去救。

此时接收到桑宁的求救她就一把扯住桑宁和高学夫，一手一个，顿时那小娃拖着他们就走不动了。

那似乎是名为溪囊妖怪的小娃气鼓鼓地转过头来冲倪倩龇了龇牙，倪倩空不出两手就直接飞起一脚往小娃身上踹过去，桑宁都不敢想这小小的个头被倪倩这怪力一脚踹中会是个什么场面——

然而那小妖怪狡猾得很，一见倪倩不好惹，泥鳅似的撒手窜进一旁树丛里就跑不见了。

桑宁这才重获自由，抓住高学夫激动的猛摇，“高学霸原来你也可以开窍嘛！这次多亏你了！”

“什么？”高学夫继续愣了一会儿神才听明白她说什么，却完全不懂她的意思。

“是你认出了溪囊啊！你也相信有妖怪了吗？”

一提起妖怪高学夫就收敛神色板起脸一副子不语怪力乱神的神情看着桑宁，更正她：“我知道溪囊是书中的一种妖怪，但不等于我认为现实里有这种妖怪。”

“但你刚刚不是说那个小孩是……”

高学夫推正眼镜严谨以待，“刚刚那个小孩是有些奇怪，搞不好

是人贩子训练的帮手给我们用了什么迷药，被他拉着走的时候就有点恍恍惚惚——我一瞌睡犯困或者恍惚就习惯背书，只是不太记得背了什么。”

“……”

桑宁无语……不过算了，“平安就好了，我们快回去吧。”

她转身摸摸倪倩的头，“这次也多亏你救我们了！”

倪倩笑眯眯地乖乖被桑宁摸头，露出被夸奖很开心的样子，像一只乖顺的大猫。

高学夫却是看得眉头直皱，依然觉得她是被人下了药，而且看这样子搞不好已经给药傻了。

而另一边的村子里，就在桑宁和高学夫出门不久之后村里人就给他们送来了午饭。

来送饭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放下饭菜之后却也不走，一双眼睛骨碌碌的，在房间里里外外张望了好几眼。

杨丰旭发现她的举动也只是装作不在意的问：“大婶你在看什么？”

村妇不自然地笑笑说：“没什么，看你们还缺不缺什么东西。”

杨丰旭听她这么说也就故意不再问，却是那村妇磨蹭着不走，半天没有看到她想看的“东西”，终于按耐不住试探地问：“小伙子，怎么没见到跟你们一起来的那两个女孩子？”

“您找她们有事？”

“没事没事，就咱们这地方平时见不到那么水灵的女娃，想好好看看。”

杨丰旭不置可否，桑宁和倪倩的确算长得还不错的女生，跟渔村里的女孩比起来大概也白净显眼些，可是也用不着夸张得跟间谍似的吧？

他想要无视掉这个话题，也没打算告诉她桑宁和倪倩去了哪里，却是那个村妇还纠缠不放——“小伙子，看你们也是一表人才的，你们两个跟那两个女孩儿什么关系？”

话题越说越奇怪了，杨丰旭顿时多留了几分心，面上依然不动声色，“是同学啊。”

“——就是同学？没点别的什么？”

村妇的问题几乎是不依不饶紧追不舍了，杨丰旭努力若无其事的反问：“应该有点什么什么？”

村妇也绷了半天，这会儿也有点绷不住了，话里隐隐的透出急切，“——你们年轻人嘛，不都爱谈个恋爱什么的？你们都一起出门的，没点那样的关系？那俩女孩儿就没对象？——她们，没对象吧？”

似乎不是错觉，杨丰旭总觉得村妇一咬“对象”这个字眼儿时总有些意有所指，这已经是近乎无礼了。

杨丰旭不想再回答，生硬的回了句：“不知道。”

村妇也是有眼力劲儿的，看出来他不太高兴了，尴尬地笑笑说：“年轻人别那么放不开嘛。”

毕竟杨丰旭从长相上给人的感觉就是很沉稳的，跟他说那种话题也让人挺有压力。

村妇感觉到大概不能再从他这里打听到什么，张望着想再跟徐舰搭上话。可惜徐舰对四十岁以上的女人没什么兴趣，专心地拆摆DV和手机想要晾干，看都不往这里看一眼。

杨丰旭简单应付几句就赶紧送客，别让她在这里瞎乱搭话，徐舰可不是那么有脑子的人。

只是人刚送到门口桑宁和高学夫就走进了院子——村妇看到桑宁和倪倩时眼睛瞬间亮了亮，随即看到高学夫，顿时又换上审视的眼色在三个人之间看了又看。

杨丰旭知道她在审视什么，虽然他一点也不想知道。

“——小姑娘原来出门去啦？跟小对象在村子里转了转吗？”

——小对……象？

面对村妇莫名的热情，桑宁却被小对象这三个字给惊了——这个小对象是指高大大吗？？

她赶紧澄清免得误会，“我们不是……”

村妇只听到“不是”就抢过话，“哎呦，那就是这两个人年轻人一对儿？小姑娘你可是真不长眼色，怎么好跟着他们当电灯泡呢！”

倪倩懵懵懂懂，而高学夫根本不擅长讨论学术以外的话题，他们两个估计都是不会回答的，只能桑宁来说：“他们也不是……”

村妇听到这个似乎就满意了，连脸上的笑容也不那么揣度，乐呵的就出门了。只是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几眼，

虽然桑宁背对着她正在往屋里走没有察觉，杨丰旭却注意到她的目光净盯着桑宁和倪倩的下半身瞧。那目光真是有点恶心了。

桑宁进屋看到饭菜还有些庆幸，这次来的地方总算比较正常，午饭是清蒸的一条大鱼和一锅白米饭，总算不用吃自己带的那些应急食物度日了。

杨丰旭问她：“我们要等华老师吗？他什么时候回来？”

这个问题就算问她她也不知道啊……在行踪的问题上华老师对她说的也从来都不比别人多。而她想问的问题却还比别人多得多咧。

一想到在河滩时他居然丢下她走人也不肯多告诉她一点事情，桑宁就气不打一处来。

“不要等了，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鱼如果凉了还怎么吃啊？”

杨丰旭默默的笑，估计桑宁就没发现自己跟个生气的小媳妇似的。

——桑宁跟华老师之间到底怎么回事虽然他还搞不清楚，但估计也不是单方面的。就算现在是，不久以后也难说。

他于是招呼了其他人来吃饭——倪倩和柯正亮两个，应该还是需要吃饭的吧？

但是其实心里他比较希望华老师能快点回来，这个村子看起来很普通寻常，但隐约之间总是让人感觉到另一种诡异。

只针对着桑宁和倪倩的诡异。

六个人都已经落座，见徐舰还是唉声叹气一脸的没精打采，都已经不像是大家平时认识的徐舰了。

高学夫于是关心了一下队友，“DV还能修吗？”

“不知道，这鬼地方也不见个太阳，水都晒不干！”徐舰不爽地叨了一口鱼放进嘴里，却表情一拧顿时又吐了出来——“卧槽这鱼什么味儿！？”

其他人夹起的鱼也刚放进嘴里，虽然没有他反应这么大，却也反胃了一下默默吐掉。

他们也都知道淡水鱼是会有点泥腥味儿的，只要去去腥就好。但这鱼不叫“有泥腥味儿”，那简直全是浓重的泥腥没有鱼味儿。

徐舰拿筷子翻了一下，“卧槽，这还真是‘清蒸’！一点葱姜都不放？这能吃？？”

“等等，”高学夫借着徐舰翻起来的鱼身用筷子戳了戳，“——这鱼肚子没剖。”

“……”

“……”

——做鱼不剖鱼肚子？这村子里的人到底有没有常识？

被他一提醒杨丰旭又用筷子在鱼身上逆着划了一下，立刻挑起几片半软的鱼鳞。

大家继续默然，以为可以正常的吃顿饭，结果上桌的却是一条没刮鳞没剖肚不放佐料直接进锅清！蒸！的！鱼！

杨丰旭又尝了尝米饭，总算米饭是正常的，情况没比上一次在荒田村时糟糕。

“我去开个罐头来下饭。”

开了两听罐头就着米饭总算把这一顿饭解决了，饭后大家各自行动，徐舰继续跟DV和手机较劲，高学夫由柯正亮陪着去村里转转打听风俗民情，杨丰旭心里有事呆在屋里没有出去，直等到华玉盏下午回来他急忙迎过去——

“华老师，能来一下吗？我有事要跟你说。”

华玉盏中午出门前明明身上的衣服已经干了，此时却又是一身湿透。他微微扬了一下下巴示意，“进屋说。”

他走过杨丰旭身边，莫名一阵清冷的水气带着刺骨的寒意，好像刚刚从冰水寒潭里浮上来似的。

现在又不是冬天，他去哪里找的冰水寒潭？

杨丰旭虽然一肚子疑惑，但华玉盏这个人身上让人不解的东西太多了，现在也顾不上去追究。

他拿了毛巾递给华玉盏，把中午那个村妇对桑宁和倪倩那异常的关注告诉了他。

“华老师我觉得有点担心，村里人对桑宁和倪倩的关注我总觉得有点不是好意——她们在这里没问题吗？”

他说得比较含蓄了，真正的意思应该是“不怀好意”——女孩子出门在外来到这种偏僻地方，要考虑的安全问题可不仅仅是妖魔鬼怪。

华玉盏边擦着头发边看了看他，似笑非笑的说：“看来你是他们之中的领队？”

这两个字让杨丰旭囧了囧，领队这个位置华玉盏并没有特地指定过，当一群人被打乱了平时的人际关系带到一个无秩序的陌生地，自然而然会形成新的主从关系。这时无形中站出来的领队才真正有能力带领其他人。

虽然在荒田村时隐约形成了以杨丰旭和白乐枝为领导的模式，但那时至少说话有人还会听，而这一次的人员构成——

倪倩和柯正亮就不用说了，高学夫像是会听从别人安排的人吗？还是他能管得住徐舰？

所以他这个“领队”是要领谁，就只有一个桑宁？万一桑宁将来变成教授的小情人什么的那不也是挺难办的吗？

华玉盏大概挺擅长看穿人心，何况他脸上这么明显的尴尬。

华玉盏轻笑说：“不用想太多，一群人里只要有人能第一个发现情势变化，提前做出预防，他就已经是个领队了。不用太在意别人听不听，吃亏多了他们总会听的。”

果然不愧是华玉盏的“教育方针”，孩子不摔不知道疼，所以他是从来不怕熊孩子作死的。

他稍稍收敛笑容正色看着杨丰旭，“你知道我为什么把这堂课叫‘体验课’吗，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不是你们几个学生来走几趟就能弄得懂的。所以你们也不用搞学术研究，来走一趟体会一下不一样的世界，经历是好是坏做的是对是错就当是个体验。我只管把你们带来，再把你们带回去，剩下的你们自己想办法应付。既然觉得自己发现了点什么，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杨丰旭本来是想来问华玉盏的，结果现在问题明明白白的又推回给他。

他想了想问：“老师不能教我们点防身的东西吗？”

华玉盏又笑，“我又不是道士，能教你们什么？好好跟着你们的保镖别作死，比什么防身都有用。”

杨丰旭想想也是，似乎从来没有见到华玉盏用什么道术咒术一类的手段，他对付鬼怪凭的是自身的强悍，这些是教也教不会的。

不管怎么说华玉盏表明了态度，事关另一个世界的事情要他们自己去应付。

这让杨丰旭感觉到村里人对桑宁和倪倩的关注并不像他一开始想的，针对年轻女性拐卖一类的犯罪。

华玉盏即使摆出不干涉的姿态，但他这一次没有离开就已经是颗

定心丸。

虽然他好像很忙。

他站在院子里看了看正在屋里帮倪倩梳头的桑宁，桑宁跟倪倩那一头刚洗完的长发较着劲没有注意到他，倒是倪倩似乎察觉到他的存在，目光转向窗外露出一个单纯的笑容。

华玉盏笑一下，做个口型让她留下来，就转身走出院子。

第六课时

晚饭让人郁闷的又是“清蒸鱼”，大家默契地去开了罐头,把清蒸鱼剁碎了扔到后院去喂猫狗。

虽然他们也不想这样可是这鱼实在让人无法下咽。

村妇来收碗碟的时候盯着几个人看了看,那双骨碌碌眼白分明的眼睛实在看得人不怎么自在，“吃饱了吗？味道怎么样,还合口味吗？”

“嗯,还好……”杨丰旭随口应着,不过村妇似乎根本就没打算听他说话,直瞪着桑宁靠近她追问：“你吃了吗？好吃吗？”

桑宁被逼问得都有点发毛,胡乱点了头那村妇才退开，收走了碗筷，大家趁她移开视线面面相觑一眼——果然那鱼不能吃吧？？

农妇收好了碗筷临走嘱咐：“你们好好休息,晚上村里有些偷鸡摸狗的不怎么太平,听到什么动静也别出门，记得啊！”

——又是门禁？

现在他们一听到门禁就会想起荒田村的夜晚。

当然高学夫和徐舰是没什么切身体会，高学夫本人本来也不是三更半夜出去瞎窜的类型，门禁对他来说有没有都没有意义。

杨丰旭饭后把大家叫到了一起，他考虑过华玉盏的话之后决定这件事不能他自己一个人瞎琢磨，不管是不是难以开口，他都得让其他人知道，大家一起来想对策。

他把自己的见闻又讲了一遍，高学夫听完扶了一下眼镜说：“这个，我似乎也有点察觉——下午出去打听的时候村里人似乎总想把话题往她们身上扯。”

徐舰饭后还嚼着牛肉干，拆了手机用干布在擦，听了忍不住犯嘀咕，“他们不会是想用那个鱼把我们毒死，男的杀光女的留下当媳妇吧？”

虽然他这话有些小说看多的嫌疑，但其实大家心里多少也都曾这样想过吧。

只是桑宁对这个猜想的异议却是——“用那么难吃的鱼？”

——是啊，真的太难吃！

他们都不忍回想，那鱼是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端上了桌的，这都没有一个人咽下去一口，如果真的把毒下在这种鱼里，下毒的人是在想什么？？

“我觉得事情也没那么单纯，如果只是想留下女人，何必在乎她们有没有对象——”杨丰旭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徐舰打断，“他们在乎的是她俩是不是（哔——）吧？倪倩我是不知道，桑宁一看就是没找过男人的——”

杨丰旭故意咳了一声打断他，他是多嘴上没把门的，在女生面前说这话？

果然桑宁已经开始用眼神回避不愿多看他一眼的样子。

杨丰旭赶紧回归正题，在这种地方再闹起内部矛盾可就不好了。

“不管是因为什么，我觉得我们还是对外当做桑宁和倪倩已经有男朋友了比较好。”

徐舰听了他的话很自觉地看一眼桑宁和倪倩，立刻大言不惭地开口：“我选桑宁！”

——在不知道倪倩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可不要当倪倩的蓝朋友！

这位同学的自觉性当然是很好的，但是你也问问人家女生答不答应啊。

桑宁小声地抗议，“吭？我不要……”

“喂，我这是为了帮你哎！”

“帮我也不要……”桑宁视他如病毒悄然远离。

“你不找我那还能找谁啊？”——在徐舰看来根本这里只有他和杨丰旭能当“男朋友”吧，倪倩跟杨丰旭，那桑宁不就只能跟他嘛。他又不是对桑宁多有兴趣！

桑宁立刻拉住高学夫的衣袖——“那就让高学霸假装我男朋友啊！”

徐舰卧槽了一声，“你喜欢这一型？品位够奇怪的啊……”

高学夫在厚厚的镜片后面沉默……里们是不是还忘记征求他的意见？

杨丰旭很为难的提醒桑宁，“你在送饭来的大婶面前已经否认过跟高学夫的关系了，如果再改口恐怕会引起怀疑的。”

——就是说她只能跟徐舰凑一对了？

虽然到今天之前她对徐舰除了作死之外还没有什么不好的印象，可是这么荤腥不忌什么都敢说的人，她好像还从来没有应付过。

徐舰痞歪歪地从自己座位上歪过去，搭着桑宁的肩膀冲她一笑，“看起来不管你愿不愿意都没有其他选择了～～小女朋友～～”

杨丰旭无奈地拍拍他的肩，好意的低声提醒：“跟桑宁别太嘴上没把门的什么玩笑都乱开。”

徐舰显然不能领会，“跟小女生不能太重口是吧？行啊，我懂。”

他根本一点都不懂……杨丰旭现在开始担心会不会不久就看到华老师教训徐舰的场面，以两个人的实力来说那根本是完虐。

解决了这个忧患杨丰旭才问高学夫：“下午有打听到什么吗？”

“没有，我去打听这里有什么传统的祭祀，风俗传说，甚至老故事也可以，但是问的每一个人都说没有。”

“那就是不想说了。”

一个地方可以不保留传统祭祀，但这样的一个村子不会没有自己的老故事。

高学夫推了推眼镜，厚厚的镜片上射出一点反光——“是的，这个地方有些问题。没有问题的地方是不会把当地的故事隐藏起来的。”

入夜桑宁有些睡不着，她侧卧在小木板床上，在黑暗中看着自己那只被包裹起来的手。虽然倪倩就躺在身边，她却没有一点安全感。

杨丰旭说的话一直在耳边，让她眼前不停浮现在村长家时村长看她的目光——一瞬间阴冷阴冷的，随即却遍寻无物。

她也有很多话想问华玉盏，问他到底是人还是妖，他们是不是有什么关系，他故意把她扔在危险中是为什么？她现在算是什么，是死的还是活的？

可是在河滩上他的态度已经让她不得不把这些问题咽回肚子里不再去自讨没趣。

她一向是个心思简单的人，心思一多，就乱成一团。

一会儿想着华玉盏怎么还没回来，他到底去了哪里，会不会又丢下他们；一会儿又担心村里人到底想干什么，恍恍惚惚终于渐渐迷糊过去，却好像听到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一阵阵轻悠悠的歌声，像是小调，又像唱戏，夹杂着一两声轻轻的笑声。

自己也好像变得轻飘飘的，变成了一道轻烟似的循着歌声飘出了房间。

歌声断断续续很难捕捉得到，桑宁飘荡在村里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找，恍惚的视线环视着村子，觉得这村子的夜里似乎并没有什么可怕，比起荒田村真的要好多了。

她循着断断续续轻轻幽幽的歌声，似乎心思往哪里动意识就会往哪里飘。

她看到了村长的房子，视线里虽然恍恍惚惚像隔着一层雾，但还是能够辨认出油灯下的两个人影。

“鱼他们都吃了吗？”

“吃了，一点都没有剩下！”

“你觉得那两个女娃能活得下来吗？”

“应该没什么问题，我仔细瞧了好几眼，应该还是两个姑娘！”

“那就行了，这样水神娘娘就有伴了……”

桑宁感觉自己就像沉在水里听着水面上方的人说话似的，声音都有些恍惚而扭曲，好像隔得很远。

但她还是辨认出那两个人就是村长和给他们送饭的村妇，断断续续的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内容——

难道那个鱼还是有毒吗？

没有关系的，他们都没有吃，所以没有关系——

她的意识恍惚着像是梦游一样没有办法思考得太深，只是不自觉地听进了心里——水神娘娘，那是什么？

桑宁忽然听到一声幽幽的叹息，苍老而无力，“水神娘娘，是我们这里的水神，她们住在村外的大湖里。”

她奇怪地转头，难道有人看得到她吗？他能听得到她心里的问题吗？

黑夜里她似乎看到一个老人坐在院子的角落里，那里太暗了，她看不清。

她想要问湖在哪里，为什么要给水神娘娘找伴，但她似乎只是一团没有形体的轻烟状物体发不出声音，她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问出口。

这时歌声又开始悠悠扬扬的飘来，隐约让人觉得好像比上一次听

到时还要近了许多，甚至这一次桑宁清晰地听到歌声里不仅伴随着阵阵笑声，还有水声，脑子里仿佛可以见到许多年轻女孩在水里嬉戏的场景。

这声音扰乱着她的思维让她没有办法集中意识，一旦脑子里开始出现哪些画面，意识就开始忍不住像被歌声拉走似的，循着歌声飘忽而飞快地离开了村子，进入林中。

这条路她认识，因为白天时刚刚走过——那只叫溪囊的小妖怪就住在那个湖里，所以她循着这条路就会去到水神娘娘的湖。

桑宁穿过树林，远远见到树林尽头一片波光粼粼，她知道那一定就是湖面了，正要加快速度飘过去，却突然听到了华老师的声音。

她没有脚，所以意识一停，整团影子也就停住。

她看到了华玉盏，他就站在湖边的林子外面，正在说话。确切的说，正在打电话。

这里竟然会有信号吗？

桑宁飘近了些，让自己能够听得更清楚一点。

“——你不是说桑宁那些异常只是跟稻草材质不合，这一次不会有问题吗？这就是你的‘没有问题’了？”华玉盏的语气里透着那么一点危险一点不屑但更多的似乎是无可奈何，手机那一端的声音虽然不是很清晰，但在寂静的黑夜里却也能够勉强听得清——

“那不也是你抱怨稻草脑袋把她变得更笨了我才不得不换……泥娃娃好啊，泥娃娃接地气儿……”

“我带她来水村，你给她用泥娃娃？”

华玉盏揉着额角打断了对方的话，“听过泥菩萨过江吗？想看看泥娃娃过河吗？你是白活一把年纪了？”

似乎对方也有些心虚忽略了突发状况，声音低了低，喃喃的辩解：“我给她做过放水了……只是，可能，有些小地方做得不太到位……”

草娃娃，泥娃娃。

桑宁默然着，那一切的异常，其实都跟华玉盏有关是吗？这个人到底知道多少事，又隐瞒了她多少事？

如果可以，她大概想直接上去质问——他刚刚说的那些话她都听得一清二楚，这一次他还要怎么抵赖？

只是她刚要上前，耳边突然听到一阵敲门声——那并不是像眼前

的这些声音一样似近似远好像隔着什么，那敲门声就在耳边，近得像是被无限放大。

随即她觉得身子一晃，意识就像被一个漩涡吸走了，临走只听到华玉盏在对手机里说着：“快了，夺珠就在这一两天了，我会在这里盯着……”

下一刻桑宁身子一沉像是从半空徒然坠落了一下，睁开眼时自己依然躺在小木床上，就好像刚刚的一切只是她在半梦半醒间打了个盹儿。

敲门声还在继续响着，是从男生们住的主屋传来的。

桑宁愣了一下爬起来，这三更半夜谁会去敲他们的门？

华老师？

但是她觉得不会是华老师，他又没住在那屋里，就算临时有急事也该出个声让他们知道是谁，为什么一声不吭就只是敲门？

何况她莫名觉得此时的华老师不会在这里，他应该就在湖边，在她刚刚见到的那个地方。

桑宁下了床，但不敢贸然开门去看，很快她就听到主屋里传来杨丰旭询问门外是谁的声音。

门外的人依然没有应声，还是在砰砰地敲门。

三更半夜的，这未免就有点骇人了。

加上之前送饭的村妇说过的话明显有警告他们夜里“不管听到什么”都不要开门不要出门的意思，显然男生那边也在犹豫着，迟迟没有开门。

敲门声持续了好一会儿才终于停止，桑宁正松了一口气，突然敲门声就响起在她的门外——

砰砰！

突然响起的敲门声就好像拍在她心上，砰砰，砰砰，整个心都随着颤动起来，颤巍巍的一阵惧意袭来。

——这声音发出的位置好矮，好像只是响在腰部的高度上。

发出声音的面积也好集中，那不是一只成人的大手，而是一只小小的手，那么小，应该才只是一个小孩。

渔村不似农家家家户户都是紧挨着建的，这里每一户都离得很远，黑夜里这敲门声也就显得格外空旷，让人感到一股无助似的心慌。

桑宁想把倪倩叫起来，却又不敢发出声音怕惊动了门外的东西。

这扇门的门板是木条拼接的，用得时间久了木条之间就有了缝隙。她悄悄的弯□想从缝隙里看看外面的到底是什么，眼睛刚凑上去，敲门声就突然一停，一只眼睛出现在门缝里跟桑宁眼对眼看了个正着——

桑宁吓得怪叫一声跌坐在地上，心脏扑通扑通剧烈的跳着，那敲门声也突然急促，砰砰一阵乱敲变得毫无章法。

桑宁看到了，那只眼睛——

那是一只小孩的眼睛，可是过分清亮了，就像鱼眼一样眼轮分明。眼睛的周围看不见皮肤，而是覆盖着一层泛着青色的鳞片。

这样的所见让桑宁几乎怀疑自己是不是根本还没有醒，她其实一直在做一个怪诞的梦，而这也是梦的一部分。

否则外面明明是黑夜又没有月亮，她怎么会看得那么清楚呢？

这时外面忽然传来了人声，听起来是一个年纪不太大的妇女，凄厉的喊着："是我的孩子！那是我的孩子！！让我去找他！！"

可是她似乎很快就被人制服，在几声嘈杂的"不能到外面去！快回家！"的呵斥声里被拖回了屋里。

黑夜很快又重归寂静，门口的敲门声也没有再响。

桑宁坐在地上好半天，屏住呼吸听着外面的动静，直到主屋的杨丰旭隔着墙喊："你那边没事吧？桑宁？"

她这才爬起来对门外喊："没事！看到华老师了吗？他还没回来？"

"没有，没见到他。"

杨丰旭没忍心告诉她华老师大概不会出现，也不会帮他们忙的。

一切重归平静，等了一会儿也不见再有什么动静桑宁才转身，看到倪倩还在木板床上睡得正沉——果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危难时她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反应。不知道这算不算一件好事，至少还能说明他们现在是安全的。

桑宁爬回床上，越过倪倩躲在内侧，拉好被子紧紧裹住自己。

其实早该知道既然让他们到这地方来，就不会看到什么太平盛世。

白天时的安宁平静完全就是个假象，此时终于开始揭开这村子被掩盖起来的另一面。

第七课时

一早起来桑宁杨丰旭和徐舰三人都顶着黑黑的眼圈,倪倩和柯正亮大约是睡得神清气爽,至于高学夫则跟平时没什么不一样。

——虽然半夜被吵,但在他看来不是怪力乱神那当然就是人为，不管对方是出于什么目的，至少后半夜消停了，他当然也就睡好了。

这得是多让人羡慕的神经。

昨晚发生的事就像是这个村子平静外表下被撕裂开来的一条缝隙,他们悄悄的议论了一下，桑宁把从门缝里看到的那个长着鱼眼和鳞片的小孩子告诉了大家——

她能讲出来的也只有这么多，其他那些事不管是关于村长家的，还是什么水神娘娘，都是半梦半醒间仿佛魂魄出窍时的见闻，就算说出来也根本说不清。

对于桑宁的话他们不能不信，因为敲门声响起的时候大家都听到了远处妇女哭喊的声音。

“又是小孩子，”高学夫显出一点不满，“就算是装神弄鬼，总是让小孩子来做也太过分了。这是什么样的教育？”

他们暂时还不敢讨论的太多，没一会儿送饭的村妇就来了。

她在门口张望了一下，看到屋里的人时似乎还惊讶了一下，目光几乎是一个一个地扒拉过每一个人——

“哎呦，都起了呐，起这么早，怎么不多睡会儿？”她立刻换上笑嘻嘻的表情进来，把饭菜放到桌上。

——又是鱼，真是光看着都要吐了。

杨丰旭闲话家常似的跟她说，“哪儿睡得着啊，夜里那么吵。怎么好像还听到有人在哭？谁家丢孩子了吗？”

村妇笑得有点难看，“是啊，都说夜里不太平了嘛。”

桑宁也追着问：“丢孩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赶紧去找啊？”

她一个常年住在村里从来都没什么机会接触外人的村妇被几个学生眼巴巴的盯着一问就有点答不上来，赶紧改口说：“都丢了好几年了，那妹子是失心疯了，时不时就这么闹。”

大家互相看一眼，心里知道这事儿村里是要隐瞒他们到底了。

村妇赶紧转移话题，“快吃饭吧，快吃，早上现蒸的鱼，可鲜呢！”说着她盯着那盘里的鱼还下意识地咽了一下口水，好像那真的是什么山珍海味。

徐舰直接就在心里卧槽了——大家要都没尝过，你骗骗人也就算了。都知道那东西什么味道了，这么睁眼说瞎话好吗？

他总算没直接说出来，只不满地说：“大婶你这么盯着我们，我们怎么吃啊？”

村妇有点迟疑，似乎是见他们昨天吃了两顿鱼今天都还好好的，已经有点起疑，想要盯着他们把鱼吃下去才放心似的。嘴里说着“就走”脚下却没动，又催着：“快尝尝今天的鱼味道怎么样！”

眼见情况要僵住了，高学夫伸出筷子往嘴里夹了一口鱼肉，桑宁一见也赶紧跟着装模作样的夹了一块，只是没有勇气往嘴里放只是放进了碗里。

徐舰也趁机不满的催促：“行了吧大婶，你做的都好吃！再这么盯着可没胃口了！”

村妇见他们是真的要吃了，这才笑一下走出去，高学夫赶忙低头把嘴里的鱼吐了。

徐舰囧囧地看着他，“卧槽你还真有勇气，就不怕一口毒死你！”

“不会，”高学夫波澜不惊的说：“如果是那么剧烈的毒他们不会让我们顿顿吃鱼还等今天早晨才来查看。”

——村妇进门时那鬼鬼祟祟的样子是在观察他们有没有毒发吗？

他们照旧只吃了米饭，偷偷处理掉鱼，只是奇怪昨天的鱼肉都倒在屋后喂了野猫野狗，但并没有见到任何猫狗尸体——这鱼到底是有毒没有？

为了安全起见他们还是决定挖个坑把鱼肉埋了，免得再祸害小动物。

解决完早饭杨丰旭提议：“既然村里的人想隐瞒，我觉得我们应该先找昨晚那个女人，她的声音我们能听得那么清楚就不会住的太远，从她那里或许能打听到什么。”

对于杨丰旭的话高学夫也没什么意见，只是推了推眼镜说：“去的人多了恐怕会引起村民戒备，你们去找那个女人，我去跟附近的小孩子打听一下，他们或许比较没有戒心。”

大家默然无语地看着他……你是有多喜欢小孩子？

“那行，你自己小心点别再让小孩拐走了——让柯正亮跟着你吧，我们这边有倪倩就够了。”

看起来他们也已经习惯倪倩和柯正亮的保镖身份了，高学夫虽然想不通，但昨天被倪倩救过也是事实。

他们分头而行，桑宁这边一行四人走在路上却发现村民看他们的眼神变得跟昨天那种客气的疏远完全不同，几乎每个人都是看上一眼就匆匆避开，像避着什么晦气的东西，走远了却又在一旁偷偷地打量。

——这种被全村人盯着等待他们“毒发”的感觉可真不怎么好。

徐舰提议说：“我们要不要假装毒发一下？总这么活蹦乱跳的会惹人怀疑吧？”

桑宁问：“怎么装啊？我们都不知道中了这毒会怎么样……”

“嘿你这小女朋友怎么拆男朋友的台啊？不懂夫唱妇随啊？就脖子一掐往地上一倒吐点白沫不就完了嘛，中毒都这样。”

杨丰旭根据昨晚听到声音的方向分析着那户人家可能的位置，正纠结着该怎么去打听，他总不能直接去问：请问谁知道昨晚谁家有人发疯了？

这时桑宁耳边却突然有一个声音问：“你们为什么还在这里？”

桑宁惊得一转头，乍见一个双眼布满血丝的年轻妇人跟她面对面几乎要贴在一起。她吓得后退了一步，那妇人紧跟上前，继续追问：“你为什么不去陪我的孩子？为什么不去陪水神娘娘？你去陪她——你们去陪水神娘娘，让她把我的孩子放回来！”

——是她！

是昨晚那个女人！

杨丰旭急忙上前一步隔进桑宁和妇人之间问：“水神娘娘是什么？”

那妇人不理睬杨丰旭只是盯着桑宁和倪倩，“你们两个去换我的孩子，两个换一个水神娘娘会答应的！”

桑宁被她通红双眼里那些疯狂的情绪吓到了，杨丰旭为了吸引她的注意力只能说：“你不告诉我们水神娘娘是什么，她们怎么去找水神娘娘？”

这句话终于让妇人的目光转向他，盯着他眼神木楞地看了半天，又木然地看看徐舰和柯正亮——“你们为什么还活着？你们吃了水神娘娘湖里的鱼就是死人了！你们是死人！死人！！”

她突然尖叫着，声音立刻引来了其他村人，他们一见桑宁等四个人都是一愣，互相打着眼色慌忙把那妇人拉走。

“学生娃，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我们随便出来走走，刚刚突然被那位大姐叫住了……”

跟他们说话的那位微微驼背的大爷抬头打量着他们，把不准刚刚那妇人都跟他们说了什么，也不敢随便说话，“兰妮她疯了好久了，整天疯言疯语的，胡说八道了什么你们都不用上心。”

“嗯，我们不介意。”

“没事就回屋去吧，别到处乱跑。”

大爷也转身离开了，但这之后他们却注意到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有人盯着他们。或者在某扇窗后，或者在某个院子之中装模作样的干活，又或者干脆装作同路远远地跟在他们后面。

似乎只是一会儿工夫整个村子就已经暗中传遍了消息，全村都在戒备着，一双又一双眼睛盯着他们——

“我们回去吧，被盯这么紧不可能再打听到什么了。”

不只是打听不到什么消息，光只是这样被盯着就已经叫人够不自在了。

那一双双视线黏在背上让人感觉到一种冰凉的恶意，他们甚至开始觉得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很平静的村子比荒田村更可怕。

至少在荒田村只要遵守村里的规矩，听从村民的劝告就可以平安，他们可以感觉到哪怕有一点好一点的食物也会让给他们的村民们的善意。

但是在这里，他们都不知道该相信什么。

匆匆赶回住处，一进门就看到高学夫正拿着饼干哄一个六七岁大的小男孩。

他们微微愕然，虽然嘱咐过高学夫别被小孩拐走，可是也没叫他拐个小孩回来啊……

“高学夫你这是……？”

高学夫抬起头说，“这是小拴，他跟我说了一些事，我还没有理清里面的因果所以觉得应该带他回来让你们自己听他说。”

高学夫的做法倒也不难理解，因为他坚持“子不语怪力乱神”，所以在他用自己的逻辑完全理解小拴的话之前他既不能叙述自己的理解，又不能容忍转述原话，干脆就把小拴给带回来了。

三人对视一眼，顿时忍不住对高学夫说：“干得好！”

——正因为他把小拴给带回来了，所以小拴还不知道村里暗中传开的消息。

高学夫把整包饼干都递给他，“把你刚刚跟我说的话再跟这几个大哥哥姐姐说说。”

小拴是个黑瘦的孩子，但显得很健康，身上只穿一件已经旧的泛着灰黄的老式盘扣对襟小褂。他啃着饼干说：“我爹说，水神娘娘湖里的鱼是不能吃的，吃了水神娘娘的鱼就会被水神娘娘带走——可好像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被水神娘娘带走的，兰婶子就疯了，她家的男人也吃了鱼，好像是死了，我问我爹，我爹也不说。

他家只有川儿给带走了，昨天晚上敲门的就是川儿，我们一起长大的，以前都在一起玩。

我爹说川儿现在是水神娘娘的人了，专门给水神娘娘勾魂的，只要有人捞了水神娘娘湖里的鱼，他就上岸来找是谁吃了。找到就要把人带走的。”

他说着还打量了一下他们几个，嘴里也没停下吃饼干，“我爹说你们几个都吃了鱼，为什么你们昨晚没被川儿带走？也没死也没疯，你们是不是有什么厉害的法子？”

他们哪有什么厉害的法子，他们不过是根本没吃那些鱼！

三个人听着心里已经凉了半截，就算不知道前因后果，大约也能明白村里这些人是要拿他们祭水神。

只要吃了鱼，人不死就是疯，没死没疯的就是挑选出来的水神祭品了。

至于挑选的标准是什么，只要稍微联系一下就能想到——恐怕是处女和小孩。

所以那个兰婶子说他们应该已经死了，而她的男人也的确是死了。

她已经是一个孩子的妈了，是不能当祭品的，所以她疯了。

徐舰一把抓住小拴追问，“那为什么给我们吃鱼？要害我们？”

他这一吼顿时让小拴有点吓懵了，好像这才想起来这好像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似的。杨丰旭赶紧拉开徐舰，“喂，你别吓着他，我们还有事要问呢！”

徐舰哼一声松了手，毕竟小拴可能是这村里他们唯一能打听到消息的人了。

杨丰旭蹲下来尽量温和的安危小拴，“你别怕，我们就是想问一问，为什么非要吃那个鱼？谁都不吃不好吗？”

小拴慌张的声音里都带了点哭腔，“听，听说那个鱼太好吃了，就算从来都没吃过也会着了魔一样想尝尝那个味道……每年到了水神娘娘生辰的时候都会有人忍不住，不管怎么防，怎么拦，总有人会去吃，不知道怎么就吃了，就算挡着去湖边的路，鱼，鱼好像自己也会出现在门口……

给你们吃是，是村长爷爷的主意……村里今年就，就村长家和水花婶子家有没嫁人的姐姐，大家都说一定会从这两家出现的……”

他们隐约记得来给他们送饭的大婶就叫水花，原来他们打的是这个主意，想牺牲外面来的女孩子保住自己家的孩子。

他们对这样的认知微微默然，虽然还想多打听一点，但本来小拴就是个孩子知道的有限，何况又受了点惊吓怎么问都问不出更多了。

嘱咐了小拴回去之后一定不能跟大人说他告诉了他们这些事情，就让他走了。

徐舰此时的脾气不怎么好，显然不怎么想就这么放小拴回去但又没有办法，不满的问：“他回去之后不会说吧？如果他告诉村里人我们已经都知道了，搞不好他们就直接来绑我们了！”

——女的投湖，男的灭口。

杨丰旭摇头说：“他应该不会说。他回去如果听到村里的消息，知道自己已经闯了祸，怎么敢说出来？”

徐舰依然不放心，“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就不该放他走！”

“那你想怎么办？”杨丰旭瞥他一眼反问，但徐舰也就是嘴上厉害，真叫他怎么办，他还真不能怎么办。难道还要灭口？

知道了真相他们就开始发愁，从荒田村学到的经验在这里已经完全不管用了。

这一次在面对一切背后的水神娘娘之前，他们先要面对的是整个村子村民的恶意。

——当他们面对的是鬼怪，他们或许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但当他们面对的是一群疯狂的人，他们知道的只是自己什么也做不了。就像上一次最终他们必须面对整个荒田村村民的愤怒时，能够选择的只有逃跑。

杨丰旭觉得他这个“领队”此时已经不能再继续担负责任，他问：“华老师还没回来吗？”

比他们先回来的高学夫回答：“没有，他好像一晚上都没有回来。”

桑宁突然觉得自己好像知道华老师会在哪里，昨晚她被敲门声吵醒意识从湖边回来之前，似乎听到华玉盏对着手机说过一句他在湖边守什么珠子。

她于是提议：“我们去找华老师吧！”

但提议立刻就被否决了，“村民现在盯着我们呢，他们在等着我们被鱼毒死才没有轻举妄动，如果被他们发现我们活蹦乱跳的在外面，万一等不及或者发现我们没有吃鱼就等不及动手怎么办。”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就在屋里等着，等华老师回来。”

桑宁突然眼睛亮了亮，“那就是现在什么也不用做？那我可以去睡觉吗？”

“……”

“……”

——姑娘你这种时候睡得着？？

但是现在等也就是干等着，也不能因为桑宁去睡觉就指责她什么，也就只能随便她了。

桑宁立刻跑进房间里——想要魂魄出窍，是不是只要睡觉就可以？也不是非要晚上吧？

第八课时

睡觉有时候也并不是那么随心所欲的事,灵魂出窍更是。

桑宁越是想睡却越是心思杂乱，翻来覆去压得木板床吱嘎的响。她使劲想着水神娘娘,想着大湖,想着华老师，想用意念让自己飞到大湖去。只是怎么想都不得要领。

水神娘娘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的？

是人形？是怪物？是像人鱼一样有鱼尾？或者说到水,还可能根本是一条大水蛇？

为什么昨晚她听到水神娘娘的歌声的时候,感觉像是伴随着很多年轻女孩在嬉闹似的声音？

那会是那些被水神娘娘带走的女孩的声音吗？她们还活着？变得像那个叫川儿的小男孩一样？

她胡思乱想着,不自觉的回想昨夜听到的歌声,在脑海里勾勒水神娘娘的形象，想象她在水里呼风唤雨的样子……

想着,人终于渐渐迷糊起来,昨夜听过的调子就在脑子里幽幽回旋,仿佛真的看到了那片大湖——但这不像是魂魄出窍，更像是一个模糊的梦。梦里她分不清飘在湖里的到底是自己还是水神娘娘，甚至好像她自己就是水神娘娘。

当她的意识浸在湖水里的那一刻只觉得被一股力量猛地拖进水中，冰凉的湖水灌进鼻口肺泡，一瞬间整个肺像是要炸裂般疼痛，伴随着窒息，巨大的痛苦完全将她湮没。

溺水的痛苦如此清晰而真实，无论她怎么挣扎都始终摆不脱充斥每一个肺泡的湖水，感觉身体里的氧气耗尽，已经不知道头脑是因为缺氧还是在这痛苦的冲击下而变得混沌。

——即使只是做梦，她却觉得下一刻自己就要死在这里，溺死在这份痛苦和绝望里。

这时她只觉得有一只手突然拉住了她的手腕，整个人就顺着这只手的力量迅速上升，在突破水面的那一刻她猛地睁开眼弹坐起来大口大口喘息，冷汗把她全身都浸透了，仿佛真的刚从水里捞出来。

桑宁喘息着缓了口气，刚刚的梦太真实了，连肺部仿佛都还在隐

隐作痛。

她的手腕上正抓着一只手，转头就看到倪倩端坐在床边的凳子上笑眯眯地瞅着她。

看到桑宁缓过劲儿来倪倩才松开手，桑宁愣然了半天，回过神说了声：“谢谢……”

又被“倪倩”救了一次。

她直挺挺地向后倒去，倒回木板床上震得床板发出颤巍巍的嘎吱声。

太可怕了。

刚刚那一瞬间几乎被溺毙的感觉，那些痛苦，挣扎，绝望，窒息——那到底是谁的？她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

桑宁记得第一次发生这样异常的情况时就是跟白乐枝和蔡媛美一起睡觉时进入了她们的梦里。那是不是也是一种魂魄出窍？只是出窍之后进入了她们的梦？

那么刚刚她也只是碰巧进入了谁的梦？是跟水神娘娘有关？或是跟那些被她带走的女孩有关？

——不可能是跟自己有关的对吗？

心底里有一个声音在极力否认着，绝对，绝对不是跟她有关——跟她，没有任何关系。

太多的疑问一直一直堆积着，在这一刻被无限放大。

桑宁终究还是不想一直等到晚上，或者干等着华老师回来。她很想见到华玉盏，找他问清楚昨晚她听到的那些话。

一只手轻轻摸了摸她的头，动作有点笨拙有点僵硬，桑宁转头看了看倪倩，她半懂不懂的试图安慰她，那有点笨拙的样子让桑宁有点想笑，又隐约放松下来。

只是她的脑袋里有什么念头闪了一闪，这是一直都存在的问题，只是一路上被她无视了。

——因为倪倩和柯正亮是华老师带来的，所以他们奇怪一些也没什么太奇怪，成为“保镖”好像也是理所当然。

但真正的倪倩和柯正亮又在哪里？

这是他们的身体吧？身体在这里，被不知名的东西占据着，那意识呢？他们的灵魂呢？

华老师对他们做了什么？也像对她做的那样吗？

一时是草娃娃，一时是泥娃娃，她的魂魄被塞进各种人形里，但她真正的身体却被留在了荒田村吗？这是为什么？

桑宁坐起来看着倪倩，突然在想如果她也能够进入倪倩的意识里，她会看到谁的梦？倪倩的？还是这个不知名的“保镖”的？

说不定她可以看到这个“保镖”究竟从哪里来，是个什么东西……？

桑宁往床里面挪了挪，空出位置对倪倩说：“你上来一起睡会儿好不好？”

倪倩歪头不解地看看桑宁，似乎并不理解现在不是夜晚，不是人体需要休息的时间为什么还要睡觉。不过她还是按桑宁的要求爬上床躺好，桑宁也躺下来谨慎的问她，“可以拉手睡吗？”

倪倩笑眯眯地把手伸过去，两个人的手拉在一起，她就安稳地闭上眼睛“睡觉”——她的睡觉就是实打实的睡觉，几乎立刻就进入了睡眠状态。

桑宁悄悄看着她的睡脸，其实不厚道的说，比起真正的倪倩她更喜欢现在的她。私心里甚至会隐约觉得倪倩一直都是这样也不错——但那是不对的是吗。

这是倪倩的身体，她的魂魄又在哪里？会不会也像自己一样觉得惶惑和害怕？

桑宁没有想到这一次倒是异常顺利，意识甚至没有完全入睡就已经进入一片黑暗——她在黑暗之中下沉，缓缓落地。

黑暗的远处似乎有什么刺目的颜色扎进眼里，那是与黑暗完全不搭调的——粉红色。

——是一顶粉红色的帐子，粉红色，哥特式，公主帐篷。

在这种地方出现这种东西她应该意外吗？那好像是倪倩最喜欢的颜色，娇嫩的粉红色，好像轻轻碰一下就会弄脏。

所以倪倩在这里？

桑宁向那个帐篷一样的地方走过去，看到那下面摆着一把华丽的座椅，四周散落堆积着各种洋娃娃和宝石首饰，简直就像是不小心闯进了某个公主的储藏室。

总觉得这里跟“梦”不太一样，似乎比做梦还要更抽象一点，桑宁

觉得这更像是倪倩内心无比形象的具现化……

她试着向四周喊："倪倩？你在这里吗？"

"谁叫我？"

突然出现在身后的声音让桑宁一回头就看到身后站着的小女孩——一身漂亮的粉红色公主裙黑直发，个子明明是小小的，抬着的脸上却一脸倨傲。

倪倩……变成小孩子了！

不，说不定倪倩的内心一直就是个小孩子根本没有长大吧。

桑宁压下了自己的惊讶，小倪倩似乎不满这样抬头看人，干脆爬到椅子上，踩着椅子居高临下的问："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桑宁迟疑地指着自己问，"你认得出我……？"

小倪倩挑挑眉，"你是白痴吗？你——"

她大概是想喊桑宁的名字但又有点想不起来，只是就这么毫不客气地喊人白痴什么的……似乎比平时的倪倩更口没遮拦让人没有好感啊……

桑宁一如往常地不去在意她的无礼，问她："你一直都在这里吗？"

"你是笨蛋？我不在这里能在哪里？"

"可是，你知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事？你的身体被其他东西附身什么的……驱除掉饿鬼之后你没事了吗？"

"饿鬼？我为什么要驱除它们啊？它们可是我的仆人！"

"嗄？"

桑宁一愣，就见小倪倩一挥手，整个帐篷之下突然出现数只小鬼，一只只只有猴子大小，有的趴在满地的珠宝洋娃娃里，有的趴在粉红色帐子上。

桑宁觉得自己已经开始无法理解倪倩的内心了……连这种东西她都可以当成仆人来用的吗？

但是既然倪倩的意识好端端的呆在这个地方，桑宁又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她觉得还是先离开这里比较好——现在的倪倩似乎比平时那个有点自我中心的她更难沟通。

"那，你自己慢慢玩，我先走了……"

桑宁正想离开，小倪倩却不满的说："你这个人怎么说来就来说

走就走？在这里一切都要听我的！我让你走你才可以走！”

桑宁无奈地笑一下，“可是外面还有许多事，我没有太多时间……抱歉打扰了。”

她的确没有想到进入倪倩的梦境或者说内心以后会是这样的情景，她转身坚持要走，倪倩却不肯就这样放走她，她对那些小饿鬼命令着：“去抓住她！”

桑宁一见不妙只能慌忙跑路，天知道得罪了这个在自己的内心里当小女王的小倪倩会是什么下场。

结果她跑了几步出去却不见有饿鬼追来反而听到小倪倩的尖叫声，转头看到那些小鬼不但不听从她的命令，还恶作剧似的纷纷扑到她身上扯着她的头发——

桑宁虽然很抱歉但还是不客气地扔下她跑了出去，既然是她的内心，那就她自己来解决吧！

跑远之后身体就开始从黑暗中上浮，像是漫长又像是一瞬间的恍惚之后，她发觉自己轻飘飘地站在床前，看着躺在床上的倪倩和自己。

她出来了。

在倪倩意识里的时候，桑宁的思维是清晰的，身影也像是实实在在。

但回到现实里，她却能够透过自己抬起的手看到床上的倪倩和自己——她的身体是透明的，像轻烟一样飘忽不定，意识也随之涣散，思维也不十分清晰变得有些恍惚起来。

但既然成功的离开了躯壳，她没有忘记自己的目的。

桑宁轻飘飘地向门外走去，不需要开门就从门缝里飘了出来。本来还有些担心门外的阳光会不会对她有什么伤害，但这里灰白一片的天空连太阳都看不见，所谓的阳光透过那层灰白也像是变得清冷苍白。

她并没有感到什么不适，只是身影似乎变得更淡了一些。在越亮的地方，她的身影也似乎越淡。

于是桑宁不再耽误，路过主屋时还听到高学夫的声音在说：“这里或许只是藏匿着什么人口贩卖集团故意在装神弄鬼……”

她没有停留快速向湖边飘去，像变成了一阵风，有一瞬间觉得好像世上再没有什么能够限制她，没有规矩没有束缚，她只是一阵随心

所欲的风。

那种感觉不可谓不好，甚至是有点美妙。她突然有点理解那些赛车的人追求极速时的心情。

一眨眼她就已经来到湖边那片树林，进入林荫她的身影也重新变得清晰起来，比在屋里时还要清晰。桑宁放慢了速度，不想在树林里横冲直撞的，虽然她此时并没有实体但精神上依然接受不了撞在树上的感觉。

她步行穿过树林，还没有走出去就听到一个声音叫她："小姑娘……"

桑宁停下脚步转头，看到小路一侧一棵老树茂密浓绿的林荫下坐着一个老人，他坐在林荫最重的地方，阴暗得让人看不清面目，但他的身影和声音却让桑宁能够认出他就是昨晚在村长家见过的那个阴影里的老人。

"老人家，您怎么到这里来了？"

她没想过那老人是人，如果是普通人也不该看得见她。

所以她只当他是鬼啊，地缚灵一类的东西，那种东西给人的感觉就是从来都在同一个地方，突然在别处见到倒是有些奇怪的。

老人也不藏着掖着，不知是不是拿她当同类了，说："白天村里人气重，待不下，来这里靠着阴气躲躲。"

这样一说桑宁也就确定他是鬼了，只是她此时并没有感到害怕，或许现在跟一团烟似的飘忽不定的她也跟阿飘没两样。何况，她也一直想再见一次老人，还有问题想要问他。

"老人家，您昨晚跟我说的水神娘娘到底是什么？能告诉我吗？"

那苍老的声音说："行啊，这村子里的事，我什么都知道。你想知道什么，我就可以告诉你什么。但是在那之前，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

"您需要帮什么忙？"桑宁虽然不知道自己能帮什么忙，但一个老人的请求总不能拒绝的。

那老人稍稍抬起头，虽然看不清脸，但桑宁就是感觉到他的目光异常明亮地投在她身上——"我想离开这里，我得回村子里守着，但是我已经太虚弱了……"

桑宁迟疑着问："我能做什么？"如果只是个普通的老人需要她把他背回去也许她还能试试，但这个老人，或者老鬼，本来就是从村里躲出来的吧？她把他弄回去也没用吧？

“小姑娘，我需要你借给我力量……”

桑宁微微茫然，“我没有什么力量啊……”

但老人却并不理会她这句话，继续说：“我需要的不会太多，只要你借给我力量，有关这个村子所有的事我都可以告诉你，还有大湖的事，和守在湖边那个男人的事。”

桑宁心里一动——守在湖边的男人，是指华老师吗？

她着急的问：“您知道华老师的事？您认识他？他以前也来过？”

老人却不肯再多透露，“只要你过来，我就会告诉你。”

“——只要过去就可以了吗？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

“对，只要你过来，就可以了。”

桑宁隐约觉得自己应该要更谨慎一些的……可是她现在头脑里一片恍惚没有办法思考得更多。

——她一定是把脑子留在身体里没有带出来。可是她真的有太多的问题，她很想知道。

她还是向老人走了过去，他在暗影处向她伸出苍老的手，“我不会骗你的，小姑娘……我只是需要你的一点力量，一点就足够了……”

桑宁伸出了手，她并没有什么力量啊，所以她又能损失什么呢。

她拉住了那只手，一瞬间好像真的有什么东西从她的指尖流逝出去，她的身影瞬间淡薄微微晕眩，随即就又恢复。

老人已经收回手，站起身来，在桑宁还没有回过神来时说：“——多谢你了小姑娘，我要回村子了，放心我不会食言，我们下次再见。”

“等……”不等桑宁阻拦，他已经骤然化成一道暗影向村子的方向飞去。

桑宁愕然片刻——下次又是什么时候？她该不会被骗了吧？

现在老人已经走了，她想什么也没用了。

桑宁愕然了一会儿，最后似乎也只能继续往河边去了。

飘出林子就见到华玉盏坐在河边的一块大石头上，那是一块一人多高形状不规则的白色岩石，或许以前是栓渔船用的，石头上还绑着四指粗的麻绳，只是经年久月已经变了颜色快烂断了。

华玉盏就坐在石头顶端看向湖面，从之前听到他打电话的内容来

看应该是在等那个什么珠子。

——这湖里到底有什么珠子值得他这么彻夜紧盯不舍的？

她悄悄飘过去，华玉盏似乎没有发现她，她就用手在他眼前晃了晃，又很脑抽的做了几个鬼脸，甚至想干脆绕到他背上踹两脚——他都把她变成草娃娃泥娃娃了，踹两脚又怎样？

反正她也不是真的踹得到，正踹得起劲，华玉盏揉了揉额角说："消停了就来坐着。"

诶？

不是说她吧？

桑宁僵了片刻，然后老老实实收起脚飘到华玉盏旁边，他居然还往旁边挪了一下让了半边石头给她。

好吧……看来他的确看得到她……

桑宁老实了，乖乖坐着尽量把身形蜷缩起来减少体积以降低存在感。

华玉盏这才转头看看她，问她："你还要这个样子多久？把自己搞的跟鬼一样。"

"可是我不是魂魄出窍吗？"桑宁觉得魂魄就该是这个样子的……不过被华玉盏一嫌弃她的身影也就不自觉的越来越清晰，最后像在荒田村时那样变成了实体。

华玉盏微微笑笑，那双细长的眼睛一弯，微挑的眼角像是能勾着人的魂儿，"看来你越来越习惯了。"

"不习惯又能怎么样，都已经变成个泥做的怪物……"

桑宁心里还憋着不满，早就想找华玉盏"兴师问罪"，可是只要一见了他就没了底气。倒是华玉盏似乎对她身为泥娃娃的自觉感到很意外，"——你知道？"

"我听到你打电话时说的话了——不是故意偷听的，但是我听到了！"桑宁鼓起勇气盯着他，但华玉盏却像是被人捉|奸在床还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原来你昨晚就来过了，白费我等你这么久。"

"——等我？"

桑宁正想追问，华玉盏突然把手指放在唇上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指一下湖面让她去听。

桑宁只能憋住问题，跟着他侧耳倾听，听到一阵水泡声像是从水底传来，声音渐渐上浮，水面上一阵阵水花翻涌，带着刺骨冰凉的腥

风——

桑宁瞪大了眼睛满眼疑问地盯着华玉盏，他压低声音凑在她耳边说：“水神娘娘来了。”

第九课时

水神娘娘？

桑宁一听到这个名字忍不住瞪大了眼睛去看,水面上水花翻腾得像是被烧开了一般,从沸腾的中心扩散四溢。桑宁感觉随时都会有东西从那下面被水花喷涌上来的时候,却被华玉盏拦腰一抄跳下石头，躲在石头后面。

这里的视野显然不如石头上面开阔,但出于安全考虑桑宁也不敢有意见,只是偷偷伸出半个脑袋继续盯着湖面。

终于水花一喷,一个影子破水而出被喷泉似的水花翻了上来，随即被冲离水花中心浮在湖面。

桑宁定睛一看，看清楚那个飘在水上的物体险些惊叫出来，被华玉盏捂住嘴拖回石头后面。

她不能说话,只能拼命瞪大了眼睛看向华玉盏——这是水神娘娘？这就是水神娘娘？？

这分明是骗人！是诈骗！！

那水面上浮着的，既不是洛神也不是水怪，分明就是一具苍白浮肿还已经被鱼啃得半烂的浮尸！

而此时那一处翻滚的水花依然还没有停下，甚至有着愈演愈烈的趋势，水里黑影一翻又一具浮尸被冲上水面，还没有来得及飘远就接二连三一具又一具尸体争先恐后似的拥挤地上浮飘散。

一阵阵恶臭也在此时飘来，桑宁感到一阵作呕，华玉盏拉着她借着石头的掩护往湖边的林子里去。

进了林子，四周虽然因为树荫而一片阴凉，但在湖边时感觉到的那一股冰凉寒气却是骤减。桑宁觉得离湖面足够远了才低声说：“那怎么可能是水神？那明明就是尸体！”

华玉盏略一耸肩，“但那的确就是这村里人口中所说的水神娘娘，村民要这么叫，我有什么办法呢？”

幽幽的歌声此时似乎又从湖面上传来，像是带着笑声，又像无限凄凉。

——究竟是谁在唱歌呢？声音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呢？那被湖里的鱼虾咬烂的喉咙里也能唱出歌声吗？

桑宁脑海里浮现着魂魄出窍之前那个溺水的梦，她拉住华玉盏追问："她们是那些被祭献到湖里的女孩吗？她们真的成了水神娘娘吗？这个样子怎么能被叫做神呢，她们是变成了鬼吗？"

华玉盏看着她微笑一下，那笑容几乎称得上温柔了——这是一个随随便便就把她丢下不管，还把她的魂魄放进泥娃娃草娃娃身体里的人该有的笑容吗？

桑宁在他的笑容里觉得茫然，他究竟为什么这么做？他对她到底是善意还是恶意，亲切还是疏远？她一直搞不懂华老师这个行为矛盾的人，可是即使追问也只会被他无视或者岔开话题。

就像此时华玉盏也像是水神娘娘出现之前他们的对话根本没有发生过似的，只若无其事的说："水神娘娘的事就交给你的同学去寻找真相吧，你在水泽村的这段时间另有别的课题——跟我一起去找一件宝贝。"

"什么……宝贝？"

桑宁虽然下意识地问着，但是大约也已经想到了……

华玉盏稍稍靠近，微微弯起的双眼像是带着蛊惑，轻声说："湖里的宝贝。"

明明还相隔着半步的距离，却像是暧昧得能够感觉到彼此的呼吸。桑宁只觉得紧张得像是连呼吸都要停了，华玉盏却微微顿了顿，像是若有所思着，又慢慢站直了身体。

"但是怎么能就这样让他们自己去找真相——那些村民明明在打坏主意，只有他们的话太危险了……"

桑宁努力的找着话想要缓解此时心里的紧张，华玉盏却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收起了刚刚那暧昧轻松的神色，淡淡反问："多了你又会有什么用吗？他们有那两只保镖在，你去了难道想用你那个泥捏的身体跟村民对抗？——不过现在先放下这件事，我倒是想问问你刚刚是不是跟什么异常的东西接触过？身上似乎留着奇怪的味道……"

异常的东西……那个老人吗？

桑宁知道他不是人，虽然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甚至有可能骗了她，但似乎也并没有伤害她的意思……

华玉盏抬起她的一只手，正是之前碰到了老人的那只手——

"刚刚在湖边寒气太重竟然都没有发现……你这只手碰了什么？

这么臭。”他握着那只手把指间凑近鼻端嗅了一下，桑宁心里一颤，也不知是因为他的举动还是他说的“臭味”——那个老人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她到底碰了什么？？

被华玉盏那不带笑容的目光盯着，她立刻就一五一十的对他说了老人的事情。

看着华玉盏一点点微微蹙起的眉头她的心也慢慢悬了起来，即使那只是一个最细微的表情，她却能够感觉得到他跟平时漫不经心的态度不同。

华玉盏没有放开她的手，凝重的目光里甚至带了一点寒意，“随随便便，就去接近身份不明的东西，还把力量借给他了？”

“可是我又没有什么力量……”

“如果你有呢？”

树林间一阵风起，华玉盏细长的双目半隐半遮在被风吹乱的留海里，那目光里的东西却让桑宁隐隐感觉到他们在说的是一件很严肃，很严重的事情……这种压力让她开不了口，可是她不知道，她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力量，没有人告诉过她。

那阵风停的时候，华玉盏也随之淡淡垂下眼，像是终于正视了现实，而那阵风也随着他的心静而平息。

他松开桑宁的手，悠扬的嗓音轻缓沉静，“——的确什么都不知道并不是你的错，你只是不记得，也不可能再记得。是我的疏忽，没想到这种偏僻地方居然有东西能够看穿你——那一边的东西，本来一个个鼻子就灵得很，或许根本不需要看穿你是什么，只需要感觉到你有那个力量就够了……”

桑宁几乎都忍不住要问他她到底有什么力量？明明是她的事却只有她自己一无所知！

她的人生到底是怎么了？一年以前她还过着普普通通的生活，跟所有人一样平平淡淡浑浑噩噩，可是突然之间她得正视这个世界上充斥着鬼怪，她被这堂古怪的体验课带进鬼怪的世界里失去了身体，寄宿在草娃娃泥娃娃身上，然后现在她还有了似乎很严肃很不得了的力量？

她不过是失去了一年的记忆，那时到底都发生了什么？

“华，华老师，我以前就是你的学生对吧？我们都在考古队？难道我曾经跟着你下过什么千年古墓，发现了什么上古遗留的宝贝，把我变成了超人？不对，如果只是把我变成超人也不用这么着紧——还是说发生了什么，宝贝的力量转移到了我身上？——是有这样的事情

吧？电视小说里总有这样的事——”

桑宁脑子里一团乱，知道自己这样猜想很天马行空不着调，可是她找不到别的解释了。还有什么能让她这个普通的女孩子拥有超凡的力量？

她满脑子怪诞的念头，只想找到一个解释，不管合理或者不合理，只要有一个解释来证明她只是遇到了点不平凡的事得到了点不平凡的力量，否则她没有办法理解自己身上这一系列离奇的现象。

华玉盏静静看着她，像是被她这天马行空的猜测笑得无奈，连身上那种阴沉的紧绷感也都散了，竟然开口应着她，“差不多吧……”

被他这么一说桑宁顿时就郁闷地觉得一定差很多，他这么给面子没有直接笑场还真是感、激！——一个似乎知道所有真相的人就这样什么都不说看着她自己胡思乱想的猜测，难道很好玩？

她的郁闷突然被脸上的触感打断，愕然地看着华玉盏伸手抚上她的脸颊——总是这样，总是在她觉得华玉盏是个冷酷无情的人时，他就时不时地莫名对她显出温柔，而她也模模糊糊的察觉，这种温柔总是在她魂魄出窍的时候才会体现。

——也是，谁会没事对着个草娃娃泥娃娃有兴趣呢？但意思是他对她就有兴趣吗？？

桑宁满心的惶恐动也不敢动一下，那只手抚过她的脸颊却没有拿开，华玉盏依然挂着那几分无奈的笑容，语气低沉了几分，但似乎不想再吓到她而并不那么沉重。

“桑宁，你忘记了许多事，有些事本不该在这个时候告诉你，但为了不再发生这样的事情现在不说不行。你身上藏着远比你能想象的还要强大得多的力量，只要你学会如何去驾驭就能做到任何事。但是如果被别人知道，就只会引来灾祸。这对你来说不会是件容易的事，你得学会怎么去用这个力量，还得好好的把它隐藏起来。但你没有选择，必须得做到。”

他的目光里闪烁着不知名的情绪，除了温柔，除了无奈，还有一种看不真切的东西让桑宁觉得发毛——并不是怕他，而是觉得他像是在看一只他亲手喂大却即将送去被烹宰的兔子，那目光几乎是心疼或者怜悯了。这让桑宁立刻本能的感觉到自己前途堪忧。

“为什么不能把所有的事都告诉我？如果我真的忘记了这么要紧的事却什么都不对我说，那我不是迟早还要再犯别的错误？”

华玉盏的手腕一收，突然按着她的后脑和脖颈把她拉近，怜悯心疼一扫而空，声音几乎有些阴恻恻的：“——你犯的错，我担着。但

是现在不要在问更多，那些事不是现在的你能消化掉的。总有一天我会告诉你全部，但那必须是你能担得起一切的时候。”

桑宁乖乖的闭了嘴不敢再有意见，本能的从他的话里感觉到这件事里的水太深，那的确不是她能担得起来的。

好奇，疑惑，那些并没有消失，却只能在华玉盏面前硬生生被压了下去。

华玉盏依然没有放开她，目光深得像一口无底的黑潭，在短暂间似乎也浮出那么一点熟悉的温柔，却很快被阴沉沉的黑暗吞噬——

“我发过誓的，这一次绝不再把你丢开，无论什么时候都陪着你，保护好你——但你知道当我发现那根本就是一件做不到的事时的心情吗？没人能保护的了你，你所在的世界，是连我都到不了的地方。你得自己去拼命，我不许你随便就死了。”

——这不是她熟悉的华老师，眼前的人让人觉得那么陌生，他说的每一句话她都不懂，却只觉得一阵阵寒意从心底里生出来。

她试着躲开他的手，故作轻松的说：“华老师，别吓唬我了……”

这只是自己都不抱期望的一个小小的挣扎和逃避，但她没想到华玉盏真的放了手。

转眼就又保持着一副若无其事，只是微微凉沉地对她说：“知道害怕就谨慎一点，我不会一直在你身边。”

这句话让桑宁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突然之间不能接受，不能习惯——

好像，很久以前她是可以完全依赖着他的，只要有他在，也一直有他在。她什么都不用担心，一切都可以交给他，交给他就安心了。

可是现在他说，我不会一直在你身边。

这不是太奇怪了吗，她并没有他在身边的记忆啊，怎么会不习惯……

可是华玉盏并没有给她太多时间去慢慢消化，他已经绕过她再次往河边走去，“——走吧，水神娘娘出来放够了风就会回去的，我们还得好好盯着我们要找的宝贝呢。”

桑宁看着他的背影也不知怎么突然脱口就问：“那宝贝也是为了我找的吗？”

华玉盏大约没想到她会这么问，回头时半是愕然地笑了一下，神色也已经恢复寻常——“不用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揽，不是为了你，只是为一个跟你有关的人。所以不要抱怨，赶紧一起来。”

——有关的人？

桑宁可以说她好像已经想到了某个人吗？

“桑宁和倪倩还在睡觉吗？”

杨丰旭几乎是有些坐立不安的问着，他知道村民已经越来越没有耐心了，他们反反复复来看过好几次，目光里已经是赤果果的急切——

可是不管等多久也不会等到他们想要的“毒发”的，村民很快就会发现不对了。

徐舰耸了耸肩，“我从门缝看了一眼，两个人睡得正香呢。”

这种时候也没人去计较他是不是偷窥了，杨丰旭叹口气还真是愕然桑宁连这种时候都睡得着。可是就算把她们叫起来似乎也没什么用，与其把桑宁叫起来一起恐慌，似乎还不如让她继续睡。

徐舰又低头摆弄了一会儿手机，突然喊了一声：“成了！”

杨丰旭被他惊得心跳都差点停了停，缓了口气说：“能不能别咋咋呼呼的，这种时候真得给你吓死！”

徐舰哪儿管啊，只管激动的说：“我的手机打开了！”

——虽然看起来DV是没戏了，但能在灵异事件发生之前把手机打开，他就还有记录一切的机会！

徐舰不敢浪费手机电量，只能拿着手机激动地在屋里转，突然眼睛一瞥，脱口说：“哎，什么人在外面啊？”

杨丰旭以为又是来查看他们毒发了没有的村民，心烦着也没有太在意，只是见高学夫已经站起来走到门口去看，这才跟着多看了两眼。

——那个人的确有点奇怪，看背影应该只是村里一个普通的老人，头发花白地背对着他们坐在院子的篱笆上。

他如果是来查看他们毒发了没有的，为什么根本不进来，也不看他们？

他就算是个干瘦老人也还是个大活人，怎么蹲坐在树枝和木条拼成的篱笆上却没有压断？

最奇怪的是现在是白天，虽然这里见不到太阳，天空是一种近似灰白的颜色，但只有那老人身边好像特别暗。

暗沉沉的，像笼罩着一团看不见的乌云。

老人抽着烟袋，吧嗒，吧嗒，好像连吐出来的烟圈也是黑色的。

徐舰当即就要不信邪地上前去问，杨丰旭怕他说话不经脑子开口得罪人，拉了他一把，自己走上去——

“老人家，您有什么事吗？”

老人依然没有转过身来，只是背对着他们在篱笆上磕了磕烟袋锅子，苍老的声音缓缓说：“我来这里，还个人情。”

杨丰旭听到回答心里放了放，不管是怎么一回事，还人情的总比讨债的强。

“我们认识您吗？您来还什么人情？”

“——你们中间有个小姑娘，帮了我一点忙。我跟她说好，要让她知道这村子的真相。”

三个人一听到这里都有些激动，虽然不知道是谁，什么时候帮了这老人，但这村子的真相自然就是他们这趟最想要知道的事情，正是探寻无门的时候真相就自己送上门，他们怎么会不想知道！

“您可以告诉我们吗？”

“我来就是要让你们见见的——虽然好像不能让小姑娘亲自见了，不过既然你们是一起的，就会告诉她的吧。这样也不算食言。”

杨丰旭略略激动地看了徐舰和高学夫一眼，赶紧对老人说：“是的，我们会告诉她的！请您快告诉我们吧！”

这种时候心里大约就已经有谱了，老人说的多半是指桑宁吧？

这姑娘有时候还真是让人想不明白，什么时候就不声不响的立了这样一个大功！

老人这时候已经换了一袋烟草，慢慢说着：“真相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东西，老头子我嘴拙，你们就自己来看吧。”

说着他从篱笆上下来，站在地上转过身，他们刚看清了他的面目大惊之下，一口黑烟吐向他们，顿时扩散开来将他们四人团团笼罩起来——

第十课时

黑色的烟雾把人重重包裹着,带着一股怪味儿呛进肺里,迷进眼里——

四个人一通猛咳，感觉要把心肝肺都咳出来似的，终于等到烟雾稍稍散去，眼前却一时不见了那个老人。

除了这一阵呛人的烟雾,似乎并没有发生什么。

徐舰愕然着，被呛得一肚子不满，“——就这样了？不是说要给我们看什么真相？根本什么都没有,这老头该不会是个骗子？”

“那个老人……”杨丰旭却似乎显出些迟疑,“我不确定有没有看错,他好像是……”

“没错，”高学夫也说：“昨天来村子的时候我特地看了一眼，那个长相的确是的。”

连高学夫都这么说，徐舰就更不爽了——“你们到底都在说什么？说点能听得懂的行吗？”

两个人都看看他，昨天进村的时候估计徐舰一颗心全拴在他泡了水的DV设备上，哭都来不及根本没心思注意周围的环境。

这种时候什么都不告诉他未免就不厚道了。

“刚刚那个老人好像是这里的村长。”

“哈？”

这个答案徐舰的确没想到，本来也就是这村里的人在装神弄鬼，村长自然就是他们的带头人了，现在这老头跳出来神叨叨的说要告诉他们什么真相？

那果然是在耍他们玩呢吧？

高学夫比较严谨地更正了一下杨丰旭的话，“我们当时也只是在院子里看了村长几眼，刚刚的情况也不能说百分之百的看清，所以也可能只是个跟村长很像的人。”

“有什么两样？跟村长长那么像的多半也是他亲戚！这村里就没一个好人！还说什么告诉我们真相，看什么也没有吧！就是耍我们呢！”

徐舰正嚷着，高学夫突然打断他，“等等，这里不对劲。”

被他一提醒杨丰旭和徐舰也看向四周，顿时就察觉出了不对劲——他们的确还在村子里，而且就在他们他们寄宿的这个院子里没有离开。但是从院子里看出去所见的景象却有着很大的不同——

这里的确是个偏僻落后的渔村，但比起荒田村来说已经好很多了，至少视觉上不过是个简朴平凡的村子而已。

然而此时那种平凡的感觉当然无存——村子里的砖瓦房都消失不见了，在原来的位置上取而代之的大部分是一些简陋不堪的木屋，因为年代久远木板都已经发黑，陈旧的气息扑面而来，像是一下子倒退穿越了几十年。

也有一部分石砌的矮房，看起来很新，像是刚盖好没多久。其中一间屋子他们都是认得出来的，因为就在他们住处的斜对面——那本该是一栋看起来都快成危房的老屋子，此时却还是崭新的一栋新房。

徐舰卧槽了一声揉了揉眼睛，使劲去看清楚——“那老头不会玩真的吧？我们这是穿越了？？”视线里隐约还有着漂浮的黑色烟尘，使劲眨了几次眼之后他比较确定那是漂浮在空气里的，不是在他眼睛里。

渔村的格局不比农户一户挨着一户，这里的房屋零散错落，一时也只能看得到附近的几户，加上空气里漂浮的黑色烟尘更难以看清远处。

高学夫也沉默着，无法回应这个问题——穿越什么的显然不在他的理解范围之内，但他无法解释这是什么情况，所以只能沉默。

如果这也是幻觉，那未免太过真实了。

概念中毒品或者致幻剂让人看到的幻觉应该更不实际一点，就像之前所见到的饿鬼，那应该只是在幻觉状态下看到的某种动物，被大脑扭曲了视觉里的影响。

——但是眼前的，并不像是幻觉吧。

所以他只是保持沉默，像是海市蜃楼在被弄清原理之前也同样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存在，这里也一定可以有某种解释，只是他还不知道而已。

高学夫仔细的观察了一下空气中黑色的烟尘，它们漫漫的漂浮在空气里既不升也不落，只是静静笼罩着四周的一切。

正在他考虑着怎么能带一些空气样本回去，他们身后的屋子里似乎隐约传来了压抑的哭声，徐舰转头下意识喊着：“我们屋里有人！”

一想到害放在屋里的东西他迈步就要往屋里冲，被杨丰旭一把拉住——“等等，那不是‘我们的屋子’！”

“我们住在那里当然就是我们的屋……”

徐舰说到一半突然也意识到了——这不是他们借住的那间砖瓦房，这只是一间石砌的旧屋，如果他们算是穿越时空，那屋子里的就该是这间空屋不知多久以前的主人。

现在他们才是不知道打哪儿来的闯入者。

一想到这里徐舰也立刻止住了声音，三个人拖着什么都不理解的柯正亮躲到墙根底下，屋里的人像是已经发现了什么似的安静了下来。

脚步声挪到窗边，窗户被翻开一条缝隙——

他们屏住呼吸蹲下来缩成一团，尽量减小自身的体积。屋里的人看了两眼似乎没有发现什么，这才又关好窗户走回去。

屋里传来压低的对话声——“告诉过你不能哭！万一被人发现了怎么办！？”

这是个男人的声音，随即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每天在外面装着若无其事已经够心累了，难道回家来也得这样吗？”

“大家不都是这样的！村里已经出现了好几户，各家都是自己藏着，万一被发现了一定会被村长带走的……”

屋里的人说得隐晦，那种隐秘的晦暗的气氛仿佛从窗缝里渗透出来，带着无奈和压抑，融进空气中的黑色浮沉里，慢慢扩散。

三个人的好奇心已经完全被勾了起来，他们能够察觉到屋里的男女所说的事一定跟他们在现实的水泽村里听见的看见的有关，跟水神娘娘有关。

可是屋里的人没有再多说，一切又被女人压抑不住的哭声和男人的叹息声打断，徐舰已经急得恨不得干脆进去撬开他们的嘴。

此时院门外突然传来一个孩子的声音喊着：“柱子！来一起去玩！”

这一声吓得他们心脏都快要跳出来——完了！要被发现了！

屋子的房门已经打开，之前说话的男人匆匆从屋子里走了出来，没来得及往墙根下看一眼就走向院门，对那个小孩说：“柱子昨天吃凉了拉肚子呢，不能跟你一起玩了，你先自己去玩！”

——话语仓促声音压低，那明显是在糊弄小孩想要打法他的语

气。

小孩悻悻地被打法走了，男人转身的瞬间三人的心脏都快要蹦出胸口，他们根本就没有地方可以躲，就这么在男人转身的瞬间暴露在他的视线里，而且还是正蹲在人家家的墙根下——

男人大步走过来，在他们只恨不能把自己挤进墙缝的时候，他却对他们视而不见地走进屋里。

三人愣了愣，对视一眼——怎么回事？他看不见他们吗？

“你们刚刚有看到那个男人跟小孩穿的衣服吧？”

“当然有看到，我们又不是瞎！”

——那两人身上穿着老旧的粗布盘扣对襟褂子，现在大概只有在抗战剧里才能看到。

他们来不及做过多猜测，屋里的男女又一起走出屋子，果然那个三十多岁的女人也是一副旧社会妇人的打扮，盘着头，穿一件已经洗旧泛白的赭红色斜襟褂子，平平的相貌上显出几分憔悴和紧张。

他们从厨房拿了一些吃的走向一间柴房似的小屋子，在自己家的院子里也一副东张西望做贼似的样子，却对四个人视而不见好像他们根本不存在这里。

发现到这一点三个人果断跟上去，见他们夫妻进了柴房之后迅速的关上门。小屋没有窗户，他们只能等到夫妻两人微微红着眼睛从柴房里出来，这才悄悄打开木门。

屋子里很黑，即使墙上挂着一盏小油灯，但灯光昏暗只能隐约看出小屋里收拾得很空，只有墙角堆着一团不知名的物体。

为了能够看清一些他们不得不走进去，似乎是察觉到门被打开，那团物体动了动，三个人刚做好随时跑路的准备，就听到那团物体发出了一声虚弱的：“娘……？”

——是小孩？

小孩怎么被关在这种地方？

随着那团物体向灯光下移动，他们终于隐约凭着轮廓看出是一个小孩子全身披着棉被，难怪看起来奇形怪状的。

“娘……我饿……”

小孩拖着棉被慢慢往这里挪，就在他旁边两步远的地上就摆着馒头和咸菜他却视而不见只是喊着饿，虚弱的声音听起来让人不忍——“娘，柱子饿，想吃鱼……”

徐舰现在一听见鱼头都大，不用想也知道这孩子想吃的是什么鱼。是因为这个他爹妈才把他关在这里的吗？

既然村里的人看不到他们，徐舰干脆走近两步蹲下来想仔细看清这个孩子。这时孩子想要抬起上身，身上的棉被掉落，在油灯昏黄的光线下他看到的是一张覆盖满青色鳞片的脸，一双眼睛黑白眼轮分明像是死鱼眼一般，突然伸出手抓住徐舰的衣服——

一瞬间徐舰的毛都炸了，从头皮一路炸到尾椎每一根毛都直立起来，怪叫着拍掉小孩覆盖着冰冷坚硬鳞片的手。

——怎么回事啊！？村里的人不是看不见他们吗！？

杨丰旭和高学夫只能庆幸去查看的人不是他们，虽然已经从桑宁那里听说有脸上长着鳞片的小男孩，但在这样的环境里突然亲眼见到还是有够瘆人。也就是徐舰动作快，不然现在蹲下去查看的也就是他们两个之中的一人。

那孩子盯着他们，发觉不是自己的爹娘，爬起身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三个人正想要后退，身后的木门却砰一声关闭，顿时眼前一暗连身后的光也被隔绝，小屋里只剩油灯里一点昏黄的火光透过灯罩上厚而油腻的灰尘投罩在小孩青色坚硬的皮肤上。

“——这村子，从很久以前就有传说，村外的大湖里住着水神娘娘。村民们必须世代供奉，绝不可吃湖里的鱼，否则水神娘娘一旦生气，村子里就会发生祸事。”

老人苍老的声音鬼魅似的响起在门口，三个人诧异地转头，全神戒备着，看那老人从暗处走出来，缓缓说着：“那个人人都为生存奔波的年月，谁还会去记得祭拜。人又都饿着肚子，河里打不着鱼就去湖里捞——那湖里的鱼又肥又鲜，在那个年月简直就是上天的恩赐，人吃饱了肚子也就忘记了祖宗的训诫，懈怠得久了慢慢也就出了事。”

老人边说边深深抽一口烟袋，呛人的黑烟顿时又飘散在这狭小的屋子里变得浓重刺鼻起来——“先是一到夜里湖面上就时不时传来女人唱歌的声音，有好事的人夜里跑去查看，却都死在湖里没有回来，过两三天才会发现他们浮在湖上的尸体。

后来村里开始生出身上长着鱼鳞的孩子，那些孩子大多活不久，生下来没几天就死了。

可是那才只是刚开始……接着连村里稍大一些的孩子身上也开始

长出鳞片，开始只是很小的一块，慢慢就越长越多，然后某一天爆发似的疯长开来，一夜之间覆盖满整个身子——就像这个孩子一样。

村里人渐渐恐慌，这时候才又想起了老人说的话，想起了水神娘娘……”

小屋里的黑烟越来越重，几乎已经到了呼吸困难的地步。

三个人起初是想要听老人继续说下去才没有去打断他，然而此时却在不知不觉间变得像缺氧似的昏沉得有些说不出话。

他们耳边开始出现幻听，像是有很多孩子在笑在跑，嘈杂里伴随着隐隐的歌声——

屋里的黑雾浓得像是连灯光也看不清了，高学夫摘下眼镜揉了揉额头和眉心，想要开口但显然有些艰难，恍惚的视线里灯光也晕成了一团好像格外遥远……

不对，并不是他觉得遥远，是真的很远——

他视线里晕成小小一团的灯光并不是小屋里油灯的光，而是远处人家窗户里透出来的光——他们并没有在那间小黑屋里？

透过浓雾似的黑烟所看到的，是已近深夜的村子，他们就站在村路上，小屋，油灯，面前长着鳞片的孩子都消失不见。

远处有孩童奔跑玩耍的声音，在这么深的深夜里，家家户户门户紧闭，这些在外面玩耍的孩子顿时让人感觉到一种异样——

老人还站在离他们两步距离的地方，就像在小屋里时那般仿佛没有动过，身子微微显出伛偻，双目看向远处。

那些在村子里奔跑追逐的孩子渐渐跑近了，与他们擦身而过，个个都是同样的鱼眼青鳞，裂开嘴笑起来的时候更是露出一嘴细碎的鱼牙。

这种怪物一样的孩子见到一个已经够瘆人了，一来一群实在让人头皮发麻。

他们动都不敢动一下任由那几个孩子从身边跑过，生怕他们注意到自己，随时变成食人鱼扑上来咬上几口。

老人的目光仿佛漠然地看着那几个跑过的孩子，嗓音越发苍凉：“——起初村里有这样的孩子，都是藏着掖着，生怕被人知道——因为人在恐慌的时候，是什么可怕的事都会的做出的。

早先就有人说这些孩子是水神娘娘的孩子，那些长着鱼鳞的婴孩死了，就是被水神娘娘收走了。所以就有人提出要把这些孩子也沉湖，可是都是村里的孩子都有爹妈，谁也舍不得。

舍不得，然后就变成了这样……白天这些孩子都被藏起来，一到晚上却关也关不住，在村子里四处玩耍。可要是谁半夜出门碰上他们，任你是盛年还是壮汉，都会被他们拖走就此有去无回，等找到时，又是浮尸一具。”

徐舰正听得瘆的慌，突然觉得身后有异，一转头就看到一个鱼眼青鳞的瘦干小孩正站在身后歪头看着他，那双骇人的鱼眼吓得他寒毛乍起直蹦到柯正亮身后，用柯正亮一米六的小个子艰难地挡住自己。

然而柯正亮就算挡住了这一个，杨丰旭和高学夫却发现他们前前后后都已经零散地站着几个青色的孩子，一双双鱼眼清凉清亮的眨也不眨一下，脸上在笑，眼睛里却没有一丝人类的感情。

第11课时

“我我们被包围了！柯正亮快变成超人赶走他们！”

杨丰旭和高学夫很无语地看着徐舰把自己一米八几的个子努力挡在只有一米六多的柯正亮身后,顿时就连四周危险的气氛也抵挡不住浓浓的恶搞感扑面而来——徐舰同学你丫是来搞笑的吗？？

可是他们此时的情况真的很不妙吧？

仿佛全村的鱼眼小孩都像发现了猎物聚集过来，全身的鳞片仿佛泛着寒光,一嘴细密的鱼牙看得人头皮发麻。

他们也会被带走吗？

杨丰旭急忙对老人问：“为什么他们就看得见我们？之前那小孩的父母根本看不见我们啊！”

老人却是不急不缓的回答：“你们现在所看到的都是过去发生过的情景，人也好，事也好,不过是从缝隙里截取的一个投像——但是在这个投像里事物的本质是不会变的,人就是人，妖就是妖。所以妖鬼这种东西也保持着它的力量,自然能够察觉到你们这些‘异物’。”

——这里只是时空缝隙里被扭曲复制出来的一个片段,但这个片段却是真实的。

而他们则是本不该存在于这里的异物,这让他们对于普通人来说跟妖鬼没有两样，但对于妖鬼来说却成了相似的存在。

存在是相似的,力量却是悬殊的。

杨丰旭盯着老人问：“如果我们在这里受了伤甚至死亡了会怎么样？”

“嗬嗬……怎么样呢……”老人笑着,却没有回答。他吧嗒吧嗒抽了两口烟袋锅子，“那就先回去吧，这村子的故事很长，咱们慢慢来，不急。”

说完一口黑烟吐出来，又一次将他们包裹。

几经□□的肺部似乎已经渐渐习惯了烟雾，他们被呛得咳了咳，却已经不再感到肺里的刺痛。

烟雾散去能够睁开眼睛的时候他们依然还站在借住的院子里，依

然是白天，天空还是不见太阳的铅白色，却顿时让人觉得真实和亲切。

杨丰旭见老人要走，赶忙上前想要拦住他却又迟疑了一下不敢靠的太近，只能挡在他要离去的方向上问："老人家，您到底是什么人？您不是村长吧？为什么你们长得那么像？"

——他绝对不是村长，不只是人和非人的不同，而是这个人身上并没有水泽村的村民和村长对他们怀揣的那种恶意。

他不像是水泽村的人，而更像是一个旁观者。

然而老人那双沉淀着淡漠的双眼看了看他，却缓缓说："我就是村长。"

这个回答着实让他们意外，在升起不安和戒备的一刹那老人却继续说着，"我在这个村子里已经呆了快一百多年，以每一任村长的样貌出现。是每一任村长和代代村民造就了我，我就是他们为了远离恐惧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所舍弃的，所谓人心。"

他们有些似懂非懂并不能够十分理解，徐舰只抓住重点冲老人嚷着："那是什么意思？是说你就是他们的良心？那你干嘛不阻止他们，就看着他们来害我们！？"

老人也不生气，只是带着他一直所表现的淡漠和苍凉，"小伙子，你知道人心是多虚弱无力的东西吗？在生存和恐慌面前，它是如此的不值一提。我能做的就只是看着而已，一直就只是看着。"

徐舰还想说什么但被杨丰旭拉住了，他们只是外人，拿嘴说什么都容易。但对这里的村民来说毕竟事关生死，家人，孩子……是非不能由他们这些无力替村民做任何事的外人来评判。

他们要做的只是保护自己，然后不要得罪眼前的这个老人。

说话一时爽，但若言语冲突惹了老人，恐怕就再没有其他人能告诉他们这个村子的真相。

老人于是离开，苍老的声音也随着他渐行渐远，"有人要来了，你们歇着吧，我还会来的。你们自己想好还要不要继续看下去。"

老人走出院子，如他所说那个叫水花的村妇正与他迎面走来，她看不见他，几乎擦身而过之后老人的身影就消失不见了。

"哎呦，你们都在外面站着干嘛？怎么不进屋去呀？那两个姑娘呢？"

村里人的关注重点自然永远都是两个女孩子，而不是他们这些无用的男生。杨丰旭应付了一句："她们昨晚没睡好，这会儿在屋里睡

觉呢。”

水花顿时微微紧张起来，“她们没有什么不舒服吧？”

“没有……”杨丰旭这回回答得有点囧，毕竟从之前高学夫拐回来的小男孩说的话推测来看，恐怕只有没经事儿的小女孩吃了湖里的鱼才会平安无事。所以一旦想到水花在紧张什么……顿时好像变成一个很囧的话题！

徐舰可没他这么囧，他这个假男朋友尽职尽责地凑上来，笑着露出雪白闪亮的牙齿，随手拨一下留海——“大姐真是有心，让你替我的女朋友这么操心，怎么好意思。”

果然水花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你，你的女朋友——”

——她就说看这个男娃子一脸的风流轻浮相不像个好东西！跟他好的女孩子还能清清白白的那才怪了！

她很努力的稳下心神安慰自己——还有一个呢，只要能有一个就行了——

水花试探地问：“你女朋友是哪一个啊？长头发的？”

“不～是，头发稍微短一点的，刚到肩膀的那个，个子比较矮的——很可爱吧？”

徐舰故意说得详细，见水花大姐脸都绿了，简直就像他睡了她亲闺女。被他追问着只能难看地笑了笑，“可爱，可爱……”

长得最单纯期望最大的那一个居然是他的女朋友，约莫是预计的情况有变，水花急匆匆就走了，都忘记关心一下他们怎么还没有毒发的问题。

她一走徐舰顿时笑得不能自已，挂在杨丰旭身上指着水花离去的方向，“看见她的脸色没有？看见没有？真是让人所有的郁闷都一扫而空！”

——虽然嘴上这么说着，但被人顿顿喂能毒死人的鱼，这份郁闷哪儿是那么容易扫空的？无非是解解气罢了。

高学夫在一旁不知道思考什么，半晌突然抬起头说：“你们不觉得奇怪吗，村里要的是年轻的女孩，那跟我们见到的事好像并没有什么关联。”

经他这么一说两个人才注意到好像真是这么回事，三个人干脆进屋坐下来理顺了一下，综合三个人的意见得出的结论是——

他们所见到的大概是六七十年到一百年前之间的景象，在此之前或许是因为古人比较迷信或者守规矩的关系，水神娘娘似乎沉寂过很

长一段时间。

只能暂时推测是因为村民为了生计捕食了湖里的鱼，水神娘娘又再次出现了。

——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还是比较理解村民的，任谁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守着一面渔产丰富的大湖却不能捕鱼，那当然会难以接受。

饥荒年代人连人都会吃，何况是鱼呢？

什么规矩也敌不过饿肚子的感觉，他们也算是从饿*出来的人了，这点同情心还是有的。

然后吃了湖里的鱼，用高学夫的思路来说很可能湖里的鱼带有某种病毒甚至是辐射病，会引起某些人体异常的病变。这一点上以发病者多为新生幼儿和小孩子来说的确是符合幼儿和小孩子细胞成长分裂旺盛更容易受到病变影响的。

当然徐舰嫌他解释的太麻烦，干脆还是总结为两个字：诅咒。

所以现在是诅咒让那些孩子身上长出了鱼鳞鱼眼，而且他们还在“捕猎”，将那些大人拖进湖里。

“——到现在为止好像都跟处女没什么关系，那些小鱼孩对人的捕猎好像并没有什么选择□□？”

“那大概是我们下一次要搞清楚的事情。”

杨丰旭说着，却隐隐有种感觉，他们也许并不会想知道答案。

牵扯到另一个世界，那些在夹缝里被保留下来的自古传承的祭祀与祭献，总觉得一旦揭开真相往往残酷得不忍直视。这就是他从荒田饿鬼一课所领悟的。

桑宁跟着华玉盏回到湖边，远远就看见水面飘着一层白色的物体。她本想说华玉盏这回搞错了，那些浮尸根本就还在湖面上，结果走近了才发觉那根本就不是浮尸。

湖面上零零散散漂浮着的，都是翻了肚的死鱼。

那些鱼看起来条条肥美，少说也有一尺多长，桑宁曾经听说过有种简单粗暴的抓鱼方式——炸鱼。

在鱼群集中的地方一颗水雷下去，轰隆一声过后水面上满满都是漂浮的死鱼，直接下了水想怎么捞就怎么捞。

当然那貌似是被禁止和鄙视的行为。

她虽然只是听说，没有亲眼见过，但眼前的景象不禁让她想到这种场面。

尽管对这湖里吃了会死人的鱼没什么好印象，但一下子见到这么一大片白白的鱼肚子还是怪不忍，“这是怎么了？这么一会儿工夫鱼怎么都死了？湖里被人投了毒吗？”

华玉盏淡淡侧目瞥她一眼，应了一声：“嗯，被人‘投了毒’。”

——是错觉吗？她怎么总觉得华老师这话说得阴阳怪气的……他难道还在生气吗？拜托，她这个被人搞得晕头转向一头雾水的人都不生气了，华老师没这么小心眼儿吧？

然而华玉盏似乎并不是在“生气”，注意到桑宁心不在焉的，他指向湖面提醒她一句，“看湖里。”

桑宁刚一抬头就愕然地看到那些翻了肚飘在湖面上的鱼竟然一条条开始抽动起来，它们拼命摆着尾巴在湖面上蹦，简直像被人丢进了油锅里。

桑宁诧异地指着湖面——“它们，它们刚刚不是死了吗？”

她虽然不是养鱼的可也知道鱼翻了肚就是死了啊！

华玉盏一脸淡然好像根本没什么稀奇的说：“就算是死了吧。”

——什么叫就算？什么叫就算？？她读书少也不能没事逗她玩啊！！

大概华玉盏多少还记得自己也算是个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于是解释说：“他们刚刚只是吃了水神娘娘的肉，的确是‘中了毒’，不过应该算是假死吧。”

桑宁微微僵了僵，“它们吃……水神娘娘……的肉？”

华玉盏又侧目瞥她一眼，“不然你以为这湖里的鱼怎么长这么肥大？水里有尸体鱼当然就会去吃，不管是人还是动物，这有什么奇怪？只不过一些变成了水鬼戾气太重的尸体鱼未必敢靠近，这湖里的鱼长期浸泡在水神娘娘尸体释放的毒素里已经习惯了这种毒，胆子也算比较大，不过也只敢在水神娘娘浮上水面时抢上几口碎肉。如果不是这样水神娘娘早被啃成一副骨架……”

华玉盏说着，突然注意到桑宁的脸色，问，“你怎么了？”

“没，没事……有点反胃……”

桑宁的脸色青白青白的，满脑子都是那些鱼啃食浮尸的情景——然后，它们就被端到了他们的餐桌上。

只要一想起昨天饭菜第一次端上桌时他们吃的那一口鱼……就算没有咽下去，此时再回想起那浓重得异常的泥腥气她顿时想把三天前的饭都吐出来！

华玉盏看着她就大约猜到是怎么一回事了，细微得难以察觉的叹了口气，“有那么难接受吗？平时吃的鱼被打捞上来之前你也不知道它们都吃了些什么……”

“有！”桑宁坚定果断地回答，“就是不能接受！不知道是一回事，知道了是另一回事！”

——就算是自欺欺人也没关系，反正她就是不想知道摆上餐桌的鱼吃了什么！

华玉盏微微笑一下，突然欺近用暧昧的语气问她——“那如果被鱼吃掉的是你，你会希望我吃光那些鱼吗？”

桑宁被笼罩在他的阴影里，因为突然贴近的距离而心口扑通一跳，却又忍不住打了个哆嗦——华老师太奇怪了！

华玉盏微微勾一下嘴角随即已经远离，桑宁看着他微挑的嘴角只觉得世上不会有比华玉盏更奇怪更莫名的老师了！可是最奇怪的是她真的还在认真考虑他问的问题！

——说不定对于一个连自己的身体在哪里都不知道，寄宿于泥娃娃和草娃娃身上的人来说，有一天被鱼吃掉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

等到湖面上的鱼终于都蹦够了沉进湖水里，湖面上也回归寂静。此时天色微沉似乎临近傍晚，只是这里不见太阳没有办法看到夕阳。

永远都是铅白色的天空，沉沉的变成了灰色。

此时湖面上却突然现出一线光芒——桑宁惊讶地喊一声：“那是什么！？”

水下仿佛有一条光芒刺眼的线，顿时让湖面折射出粼粼波光。

华玉盏突然拦腰抄起桑宁，带着她跳上先前那块石头上，俯视着湖面——这个湖很大，而那一线光芒就像是湖底的一只眼睛，微微睁开时带着一线弧度射出耀眼的光。

她突然想到华玉盏在这里守着的宝贝，可是那宝贝不是个珠子吗？珠子怎么会是弧线的形状？

湖面上的水波又一次翻涌起来，连天空也暗沉了几分。

桑宁抬头看向华玉盏，“华老师……”

“快了，”华玉盏凝视着湖面，淡淡说，“但还不到时候，还得等。”

应着华玉盏那句话，湖面上的光芒越来越细，越来越弱，最后细成一线消失不见。

但水面上的波涛却似乎没有随着光芒的消失而平息，反而越发躁动起来，甚至从水底传出像是有怪物在撕扯打架的声音。水面开始咕嘟咕嘟的冒着泡，翻涌出一丝丝红褐的颜色。

“那又是什么啊……”

“只是一些觊觎宝贝的小鱼小虾而已，估计不用我们动手，水神娘娘就会解决掉它们了——我们的问题只是水神娘娘在这个湖里也有个千八百年了，如今也是媳妇熬成婆当了地头蛇，要绕过她们可就有些麻烦了。”

“水神娘娘也想要宝贝？那宝贝到底是什么？”

“——是蚌珠。”华玉盏看着渐渐平息的水面，很显然水下的那场战争已经暂时告一段落了。他又在石头上坐下来，似乎打算继续守在这里，就有的是时间从头娓娓道来——

“你知道物也能成妖吗，以前有种说法是物用百年就能成精，所以用久了的老东西都有灵性。这说法的确是真的，但如果是这样，世上只怕到处都是妖了。

大概这也是所谓的老天自有安排，这些东西就算成了精怪也都很弱小，往往一个百年小劫，才刚成了精怪也就死了。

——但世上也有一些东西是特殊的，像是蚌珠。

水里有一些百年的老蚌，它们本身就已经成了精，又长年累月吸收天地精华，在腹中经年累月结出的珠子从一形成就会聚集着灵性。这种灵气甚至早已经超越了老蚌本身的修为，不管对于妖魔精怪来说都是一件大补的好东西。”

桑宁听得有点迟疑，“华老师……你怎么说的，好像是什么人参海参似的……”

——那是珠子啊，珠子！不是补品！

然而华玉盏却眉眼微挑笑了笑说，“那就是补品。”

“诶？？”

“那种珠子如果命好，天时地利得当，再被好好孕育上个千百年，也就能真正成妖，说不定还能化成人形变成个胖娃娃的样子……不过实际上这种东西大多根本来不及成妖就成了其他妖怪的补品，延

年益寿增进修为，比脑X金好使。”

“……”

华老师咱能严肃点呗……？

华玉盏何止不严肃，笑得还有点嘲讽，“蚌这种东西都这么奇怪，有那个本事孕育，却没那个本事保住。明知道会是个什么结果，却还非要本能地去结那颗珠子。

珠子一旦孕育出来，水里的精怪们都会闻着灵气找来，就等它蚌壳一开就把珠子夺走。

所以老蚌平时会闭紧了壳躲在湖底深处，可是它总会有开壳的时候，蚌壳一旦开启灵气四溢，珠子的灵气越强，引来的精怪也越多。一颗百年的好珠子足够引起一场厮杀大战，怎么可能守得住。”

“那刚刚的光……”

“那是蚌壳开启的光，不过只开了条缝隙，蚌壳开启的日子应该还不到。”

桑宁越发迟疑，“那我们也要去抢吗？如果就这么抢走珠子，老蚌不是会有些可怜吗？”

——孕育保护了百年的东西，说抢走就被抢走了，一想到自己还将成为抢劫一方的同谋桑宁就有点不自在。

华玉盏看向她，只问：“你还想再见到曲小路吗？”

桑宁刚愣了愣，就听到他继续说——“如果你还想再见到曲小路，这颗珠子我们就得抢。”

第12课时

表哥,曲小路。

桑宁脑子里都还隐约记得小时候跟在曲小路身后喊着“小路哥哥”的片段，这对连跟父母家人之间的相处都没什么印象的她来说似乎成了很重要的记忆。

她有时候也会觉得奇怪，身边的人都告诉她她是在东大的那场精神毒品风波里受到了伤害,她也渐渐接受自己失去了一年的记忆这件事。

但为什么她连从小到大生活的记忆都混沌不清？感觉就像是有人指着她的父母弟弟告诉她：这是你的父母,这是你的弟弟。但细想起来她却想不出任何一件生活和成长中跟父母弟弟之间发生的小事。

这种感觉也常常会被她忽略掉,像是有人在脑子里告诉她不用去在意。

所以她不在意，她不去想，就只是在每天清晨醒来的时候会被茫然和混沌占据，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谁，在哪里,为什么会在这里……

还以为她生命里最真实的就只有曲小路了，可是其实她最近也渐渐发现了，他才是最不真实最不靠谱最像浮云一样的存在！

时不时的失踪，除了约定好的周末和周一之外总是找不见人，连电话也经常接不通。

工作的地方一会儿说他一年前就失踪了，一会儿说他只是出差，而律师名牌上根本没有他的名字……

这一切换一个环境换一个人遇到也许都算不上太不寻常，但是桑宁知道发生在她身边的，就只能是不寻常。

曲小路他像是纸上被水晕开的一个人像，仿佛随时都要从她的世界消失不见了。

桑宁在渐渐暗去的天色里看着华玉盏，一时之间谁都没有说话。

华玉盏那句话像是捅开了一层窗户纸，硬生生的揭露开一个事实——曲小路，真的是“那一边”的人。

他好像从这一刻再不是她的表哥曲小路，而像是某种不知名的东西，从“那一边”的世界渗透进她的生活。

他明明就是她的亲人，那些小时候跟着他身后喊着“小路哥哥”的记忆难道是假的吗？为什么曲小路就跟华老师扯上了关系呢？

虽然她曾经在恍惚中看到曲小路出现在华老师家里，但她一直只想将那当做是幻觉，似乎这样就可以保护她普通平凡的生活不受到侵袭。

结果那果然只是自欺欺人吧，她看到的根本不是幻觉，当时曲小路就在那里，他也在华玉盏家——现在想来，就是在那个时候她的身体被从草娃娃换成了泥娃娃。

从那时她就没有再看到草娃娃的幻象，或许就像华老师电话里那个人说的，她对泥娃娃似乎适应性良好，如果不是掉进了河里她大概不会发现什么异常。

遇到灵异事件不可怕，可怕的是她的整个世界都灵异了。

而她面前的这个男人还清楚的知道有关她的一切却又什么都不跟她说——桑宁只觉一股悲从中来，却只能认命地问：“小路他怎么了？你说再也见不到他……他有生命危险吗？”

她对华玉盏问的问题那都得做好心理准备，就算她问了他也未必会回答她，就算回答了她也得小心翼翼以防随时惹了他不开心又不继续说下去。

但华玉盏今天看起来也像是有意要告诉她一些事情，并没有无视她的问题——

“他不会死，生命危险倒是没有的。只是发生了一些事，他就快要保不住他的形体了——大概会变得像幽灵一样，虽然存在于那里只是谁也看不见。至少在你的有生之年是见不到了。”华玉盏看了看她，“现在只有那颗蚌珠可以帮他稍微恢复一点，这样，你要不要去抢那颗蚌珠呢？”

不等他话音落下桑宁已经一把抓住他，“珠子什么时候出来？我们不能现在去抢吗？”

桑宁听到这里已经顾不得去想曲小路为什么也失去了“形体”？是变得跟她一样吗？

在她不记得的时候，都发生了什么？

明明每一个周末每一个周一他们都一起往返于家里和大学，他开着车，她坐在副驾驶，似乎眼前还能够看到某个早晨阳光从车窗外投照到他温和谦谦的脸上的画面——可是突然之间她却有些想不起他的

长相了。

她急急地催促着——“华老师我们什么时候才动手？迟了珠子会不会被别人抢走？”

为了小路她可以不要三观，哪里还管老蚌可不可怜。

华玉盏突然轻笑着，抚了抚她的脸颊，“——算是曲小路没白为你做这么多。”

桑宁愕然地摸摸被他抚过的脸——他一个当老师的这么对学生摸来摸去真的没问题吗？

可是她似乎不能不察觉到，华玉盏果然还是有话瞒着她没有说。

——小路是为了她才变成这样的吗？

他故意不告诉她，只是想试探她的反应，看她到底值不值得小路这么做？小路到底是谁的表哥？？

她很讨厌这样，只有自己一个人什么都不知道。

还有总是对她忽冷忽热的华老师……

华玉盏此时没有看她，但大约也猜得到她脸上的失落。只是他没有想去安慰，比起她不久之后将要面对的事情，安慰没有任何用处。

“今晚你跟我一起下水去看看，这里没有月亏圆缺，蚌珠开启的时间只能凭着大概去猜测。我们得在蚌珠开启之前摸清水下的情况，只怕水神娘娘早就已经占尽地利把老蚌团团围起来了。”

“我们……要，下水？”

这湖虽大，可是一想到“水神娘娘”的尸体也泡在里面桑宁心里就有点抵触。华玉盏似笑非笑地瞥她一眼，“怕？”

“才，才不是——可是我的手不是不能沾水……”

说着桑宁就看到自己那只白白嫩嫩的手根本好端端的，完全没有融化……

啊……这不是泥娃娃的身体。那具泥娃娃的躯壳还好好的躺在屋里睡大觉呢。

她囧囧地抬头，“华老师，我现在到底算是个什么状态啊……？”

她边问边捏了捏自己的脸，捏起来触感也肉肉的，很真实的样子，实在不像只是灵体——事到如今了华老师没必要这点小事都还不告诉她吧？

华玉盏看她在那儿一会儿捏捏脸一会儿捏捏胳膊，像在看一只啮

齿类小动物——“你就当是魂魄出窍之后又变成了实体化，现在只需要这么去理解就够了。至于要实体到什么程度，那就看你自己的控制了。”

虽然后面这句话的意思桑宁没有十分理解，但还是忍不住问：“我不能一直都这样吗？如果我能够一直保持实体就不需要什么泥娃娃和草娃娃了啊……”

桑宁突然觉得这样好像也很方便，想实体的时候就实体，有需要的时候还可以变成魂魄状态穿墙而过……

华玉盏斜睨着她，细长微挑的凤眼里带着几分不屑，明明是鄙视的目光却又透着三分勾魂似的媚意——

“你真觉得自己可以长时间保持稳定的实体？谁给你的自信？你想知道如果你突然无法在众人眼前维持住实体时，会是个什么情景吗？”

“……”桑宁顿时没了声音，蚊子似的说：“不想知道……”

她根本就弄不清楚自己到底是怎么变的，万一在肚子太饿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一个不小心分了神把自己变成个烧鸡酱鸭脖要怎么办？？

那场面太美，她一点也不想看！

“可是我到底是怎么能够做到这种事的？这应该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做到的吧？”

华玉盏拿出一只烟点燃，在飘出的烟雾里淡淡看她，像是斟酌着从何对她这个一无所知的人说起——

“我刚刚说过物用得久了也能成妖吧，这些东西属于精魅，它们不比民间常听闻的狐狸精黄大仙，它们本来就没有血肉，想成精难，想要变成人形就更难。所以它们生来就更擅长寄宿于有血有肉的活物体内，也有些以跟宿主同化来躲避天劫，获得更长久的寿命——

它们这一类东西，虽然灵气成长得很缓慢，但活得却足够久。而活得越久力量就越强，最终那些几千年的老魅就可以不再寄宿于其他东西体内，由自己幻化出一个足以以假乱真的躯壳。”

桑宁沉默地听完，干咽了口水把心一横，“华老师，那……我……是个什么？”

“什么是个什么？”

“我不是桑宁吧？只是寄宿在桑宁身体里的什么东西，所以我才什么都不记得！那我是个什么？木头？石头？或者好歹值钱一点是个

玉石珠宝什么的——”

她话都没说完就被听不下去的华玉盏伸手对着脑门弹了一记，“精魅可都是些活了几百上千年的东西，你觉得自己有那个稳沉气吗？”

桑宁捂着脑门一听几百上千年……那果断跟自己没什么关系？活了那么久的东西并不会因为失去个记忆就变得跟她一样没有半点稳沉气的吧？

“那，还不是华老师你说起这个，我才会误会的……”

华玉盏不爽地朝她脑门上又弹了一下，比刚刚还用力——“不是为了让你这颗什么都没装的空脑壳能稍微容易理解一些才不得不从头说起的吗？”

桑宁被弹得脑门发红，这回乖乖闭了嘴谦逊聆听不敢再打断，可是华玉盏似乎也失去了详细说明的耐性，直奔主题简单一说：

“你不是精魅，只是有一只千年的老魅把自己的力量给了你，让你得以寄宿在其他物体内，并且能够短暂的幻化出实体。”

“——那我自己的身体呢！？”桑宁几乎脱口而出，一时根本顾不得要慢慢来不能得罪他的打算，“为什么要把我的身体丢在荒田村？为什么要让我待在草娃娃泥娃娃的身体里？？”

她记得那段时间反反复复的恶梦，像是每一夜魂魄都会飞回那一晚的荒田村，去一遍又一遍的看着自己的身体被砍得七零八落。

那即使只是梦里看到的情景她却莫名就是知道那一切都是真的，就发生在逃离荒田村的那一晚。

那个身体不是泥娃娃不是草娃娃，是有血有肉的真实躯体。

为什么华老师要把她丢在荒田村？

这个问题困扰了她这么久，她一直想问，却一直被他无视。在今天这样的时机一旦有了机会就再也按捺不住心里的疑问。

从那一天，她被丢在了荒田村。

越发昏暗的天色已经让她看不清分明华玉盏的表情，只有一双细长的眼睛，目光格外深沉。

“——那不是你的身体。”

“啊？”

桑宁微微怔住，从未想过这样一个答案。

“喂喂，天都黑了，桑宁是要睡成猪啊？”

徐舰说着，想要去喊桑宁起来。再怎么说睡觉睡到连晚饭也不吃那就不怎么正常了吧？

他正想去把桑宁喊起来，杨丰旭却说：“不用去了，我刚刚已经去叫过了，倪倩根本就不让进门。”

“倪倩？”听到她的名字徐舰就收住了脚，“那个怪物想干嘛？不会想软禁桑宁吧？”

杨丰旭笑得有点无奈，“应该不会吧。她和柯正亮是来保护我们的，怎么会做那种事。大概是有什么原因吧。”

徐舰嘁了一声，“那可未必，华老师这人也怎么地道，他带来的保镖谁知道有没有问题？”

虽然这么说但他也没有再打算去，这时送饭的村民已经来了，只是来的并不是水花大姐，而是一个不怎么面善的汉子。

饭菜上了桌却是连米饭也没有，只有一盘鱼。

看来村里人也是有些急了，水花大姐算是办事不利，到现在他们都还没有显出任何异常，鱼到底吃没吃下去也不知道。

不过到底村里人还不敢随便撕破脸皮，这里似乎没有荒田村那么封闭，跟现实世界似乎只隔着一条河，甚至偶尔还有船家往来。所以他们对外面来的人多少还是有些忌讳的。

那汉子也装着一脸若无其事的样子，神情里却隐隐约约的摆着——饭也没有只有鱼了，看你们肚子饿了不吃还能怎么着。

当着那汉子的面他们是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徐舰干脆贱吧兮兮的上前去搭话，“哎，大哥，水花大姐怎么没来啊？”

“水花没空！”汉子虽然脸上装着好脾性，一开口还是透着股不耐烦。

徐舰继续笑得嬉皮笑脸，“我们可就爱吃水花大姐做的鱼，这鱼是不是水花姐做的？”

汉子拧着眉头瞅着他，也不知他是认真在问还是有什么意图，甚至都开始怀疑起水花是不是被他们笼络了。

“管谁做的，做了你就吃！”

这人不善归不善，却也不是个花花肠子太绕弯的，还非要揣摩出几分心思来，顿时就被水花有没有被笼络这种心思搞得自己坐立难安，又被徐舰扯得心烦，不等送客自己就大步走了，也不知是不是去

找水花对质。

徐舰笑得不行，“哎这人怎么这么好糊弄啊！”

高学夫推推眼镜，实话实说，“他不是被你糊弄的，是自己想太多。”

“先别扯了，我们赶紧把鱼处理了吧。”

杨丰旭说着，只是难免越来越担忧——村里人不知道他们有备而来自带着食物，只给鱼不给饭这种事都做出来了，大约是知道桑宁有男朋友之后真快要急眼了。

现在他们肯定满心都在焦急着确认吃了鱼之后倪倩到底能不能平安，这是他们最后的指望了。

拖过了今天，明天又要怎么办？如果迟迟不毒发，村民会怎么做呢？

杨丰旭刚拿着鱼悄悄来到屋后，却顿时憋回了一声惊喊，眼前只见几只土狗双目血丝通红口中流着唾液，呼哧呼哧地喘着在争先恐后地刨着坑，把他们之前埋下去的鱼肉都刨了出来，连泥带土的啃食。

杨丰旭不敢惊动了它们正想悄悄退开，但似乎是他手里的鱼发出的气味儿引起了它们的注意——几只土狗骤然抬头盯着他，喉咙里发出咕噜噜似的声音，仿佛肺里充斥着水泡让它们不能叫唤，却都摇摇晃晃地向杨丰旭逼近，猛地扑了过来——

杨丰旭，享年二十一，卒。

（最后一句我写着玩的，别打。。）

第13课时

几只像是得了疯病的土狗双目赤红，流着口水,喉咙里呼哧呼哧夹杂着咕咕噜噜好像肺里全是水沫似的声音就向杨丰旭扑来。

他一把把手里装着鱼肉的盘子扔了出去,转身就跑。

然而那些土狗大部分奔着鱼肉去了，却还有一只继续向他扑来。杨丰旭的两条腿哪里跑得过疯狗,那条疯狗只差着几步距离脚下一蹬腾空扑来，他已经能够感觉到背后热腾腾的腥气,忍不住回头一眼只见一嘴利齿逼近在眼前,下意识想要用手挡住头部——

这时一条影子横冲出来，那象牙白和墨蓝的衣服颜色搭配即使匆匆一眼也能看出是他们的学校运动服——

柯正亮飞快地冲过来，迎面扑向那条疯狗,跟它在地上滚成一团。杨丰旭心里顿时一轻,只觉得终于得救了，却见地上跟疯狗滚在一起的柯正亮虽然力气大得惊人,却终究还是血肉之躯，在尖锐的牙齿之下手臂上顿时豁了几条血痕。

杨丰旭立刻抄起屋后乱七八糟堆着的木头往土狗身上砸，似乎哪一下砸中了后脑，土狗终于倒地，一时还没有断气，倒在地上呼噜呼噜抽着气，喉咙里一阵一阵往外冒血沫子。

难怪这些狗都不叫，被血沫子堵着喉咙，它们根本叫也叫不出来。

终于解决掉了一只狗，但此时其他土狗也已经疯抢完鱼肉，连鱼骨头都不剩一点。它们吞食得太急，鱼刺像是连嚼都不嚼，湖里的鱼又大刺又硬，扎得满嘴血淋淋。

它们抢完了鱼肉就掉头转向杨丰旭和柯正亮，柯正亮一米六多的个头挡在杨丰旭身前，就算知道他不是真正的柯正亮，可这个身体是啊。

同时面对几只疯狗，柯正亮的身体一定会受伤！

即使明知道这一点，面对这几条疯狗杨丰旭也还是只能一筹莫展地躲在柯正亮身后。

徐舰和高学夫看见柯正亮突然冲向屋后也跟了来，一眼瞧见屋后的情形徐舰怪叫一声也一把拉住高学夫不敢再上前。

几条狗半围住柯正亮和杨丰旭，喉咙里呼噜着摇摇晃晃地逼近，这时他们听到了熟悉的敲打声，那是烟袋锅子敲在木头上的声音。

他们转头就看到自称村长的老人蹲在篱笆上，虽然静下心来之后想想与其说村长不如说这个跟村长长得一个模样的老人就像是神话故事里土地公公一样的存在。

老人手里的烟袋一磕，那些疯狗就似乎顿了顿，似乎很忌讳这种声音。

老人的手没有停，烟袋磕了又磕，仿佛一声比一声大，那种声音像是直接钻进耳膜里，震得耳膜发疼。

很快那些土狗呜呜地倒在地上开始抽搐，老人看也不看，只是淡淡抬起目光扫向杨丰旭几人，问，“准备好了吗？你们的时间似乎不太多了，有什么想看想知道的，先捡着重点的赶紧上路吧。”

他们的当然知道老人说的时间不多了是什么意思——村民饭后是一定会来收碗的，而这次等收碗的人一来就会发现他们没有吃鱼。而且说不定连他们之前几顿也没有吃这件事也会一起被发现，这件事一旦败露他们是绝对没有什么好结果的。

实际上老人一出现他们就已经做好了打算，就算不是为了探求真相，现在也得跟着老人去躲一躲！

“等一下老人家，我们还有两个同学得带上……”

在明知道即将有危险的时候当然就不能丢下桑宁和倪倩两个人在这里了，然而老人却又不慌不忙地抽了一口烟，对正要转身往屋前跑的杨丰旭说：“别去了，那两个女娃子不是你们该担心的，别人带不走她们，你们也一样带不走。”

他没有给他们提出意见的时间，嘴里的烟袋子吧嗒吧嗒那么一抽，黑色的浓烟就开始扩散——

“等等老人家，我们不能就这么丢下两个女孩子不管啊！”

“嗬嗬，你们还真是看不清……你们口中的那两个女孩子，可不需要你们去操那份闲心。”

话音落下时黑色的烟雾已经将他们包裹，只是这一次并没有很快散去，老人也没有消失不见。

老人和他们一起站在浓雾里问：“你们是想接着看下去，还是有什么想知道的？”

这个问题他们已经讨论过，所以并没有犹豫，高学夫替他们回答说：“我们想知道如果出事的都是孩子，那人祭是怎么发生的？”

老人默默低头摆弄了一下烟袋，苍老的声音幽幽地说：“这一切都是从那个男人出现时开始的……”

四周的烟雾似乎渐渐开始变淡，但依然与外界隔绝着，视线里像是在看着倍速快进的录像带画面似的，烟雾外的一切都影影绰绰迅速变幻流逝。

老人抬起头看着外面，说着：“真要说起来，就要从水神娘娘的由来开始说起了——

很久以前，那个大湖里住着水神，能操纵这方圆百里的风雨。只要水神一生气，要么百里大旱，要么连日暴雨湖河大涨。无奈之下村子里的人只能年年供奉水神，献牛献羊。

可是有一年，水神说不再要牛羊，而要人，要童男童女还有大姑娘，而且一定要是年轻貌美声音清甜会唱小调的黄花闺女。那些姑娘被沉进了湖里去伺候水神，以凡人之躯得到水神眷顾成了神，就是水神娘娘了。”

三个人听着，一时虽然没有说话，但心里某个地方却都透亮似的——就算他们不是专家学者也好歹是民俗的学生，这些事没见过也听过，当然知道那都是骗人的。

骗那些姑娘，也骗村民自己。

哪里会有什么水神眷顾，一个个年轻貌美的姑娘在大好的年华里无缘无故就给投到湖里，生命骤然凝固在冰冷的水底。

那怨气一年又一年的累积，她们根本不会成神，就算真的要变成什么，也是死了，变成鬼，留在那湖里。

撇开高学夫不提，杨丰旭和徐舰居然还曾经真的有那么一小段时间里以为这里真的有什么水神娘娘。

或者是妖怪，或者是魔物，甚至也许还真的是什么走了歪路的水神——

结果，那根本不过是一群冤死的水鬼！

他们甚至在脑子里想，这根本就是这个村子里的人自作自受吧！

虽然人不是他们亲手害死的，但那也是这个村子里的先人把女孩子们投进了湖里。前人造的孽变成后人来偿还，而这些后人现在却也在做着同样的事。

村里人一直只拜水神娘娘却从来不提水神，就是怕想起水神娘娘的由来吧！

他们怕想起所谓的水神娘娘，就是他们自己造出来的孽。

他们不禁想问，那么最初的最初，这里真的有水神吗？那水神又是个什么东西？

现在呢？现在水神娘娘占据了村外的湖，占据了村民的恐惧和信仰，那水神又去了哪里？

老人也猜得到他们此时所想的，说起这些的时候他的眼底深处看起来格外荒凉，声音也像是变得更加苍老。

他在这个村子里又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角色，被村人创造，却是早已被抛弃和无视的，没有一个人看得见他，他也只能在一旁默默地看着这个村子。

他对这个村子的心情大约也是复杂的，并不想由这几个外来的孩子轻易评判这个村子，所以也并没有给他们太多时间去想，自顾自的继续说——

“那些个兵荒马乱的日子村子里也受到了波及，所以一些传说虽然还留着，但没有人知道应该怎么做。他们只能眼看着事态一点一点恶化，村子里一度已经没有正常的孩子了。这些长着鱼鳞的孩子一到夜里就出来捕猎活人，有时候还带回来湖里的鱼。

村里人那时候已经不敢吃湖里的鱼了，在他们看来一切都是因为吃了湖里的鱼引起的。

可是也是在那时候人们开始发现，似乎只要吃过湖里的鱼，就再也忘不掉它们的滋味。

那肥美的鱼，鲜美的滋味非但没有因为禁食了这么久而被淡忘，反而越来越渴望，最后一看到鱼很多人都忍不住了。结果就像你们知道的，吃了鱼的人慢慢不是死了就是疯了，只剩下那些年轻女孩子平安无事。

一次两次的，村民还觉得她们只是幸运，还替她们庆幸。但是发生的次数多了，村民的看她们的眼光也渐渐发生了变化……

他们看着那些个幸存的女孩，就好像她们也是水神娘娘的同伙，也会有一天来害他们似的。”

三人听得沉默不语，因为他们知道，这种事古今中外都不少发生。

就像欧洲中世纪的狩猎魔女，不论起因是什么，一旦发生了集体恐慌，人们就会自行在自己中间选出牺牲者。而牺牲者也经常都会是一些年轻貌美的女孩子。

年轻和美丽明明本该是让人向往的东西，但在黑化的人心里，那却变成了跟邪恶相连的东西。

“——后来，那个男人就出现了。”

老人说着向已经变得稀薄的烟雾中一个方向走了两步，他们看到那里的景色流动变得缓慢了下来，定格在一个画面上。

那里站着一个男人，明明是个男人却有着窈窕纤细的身姿，留一头长发在侧面编成一条松松的辫子。

这个年代的人穿着虽然很旧式但似乎都已经不再结辫了，而这个人拖着这条松松长长的辫子却让人丝毫没有违和感。他穿着一身月白长衫，说不清是什么料子，即使隔着薄烟也能够感觉到又滑又顺，却又没有丝绸那种夸张的华丽。

他们想这个年代大约是没有什么仿丝绸牛奶丝的，所以这身衣服给人的感觉也就格外昂贵。

看到这个人的时候，让人满脑子冒出来的都是什么风姿卓越，人淡如菊这一类的形容词，好像从戏里走出来的一个贵公子，怎么看都跟这个小渔村毫不搭边。

他就站在一户人家院门前，看着一个门窗紧闭的小屋子。

他们都可以想到那个屋子里有着什么。

奇怪的是从这个人出现之后，四周就开始变得只有画面没有声音，好像老人的力量并不足以重现这一段历史似的。

他们只能被一团雾气似的薄烟包裹着，看着眼前跳跃的画面。

因为他们听不到画面里的人所说的话，老人替他们说明着——

“那个人来的时候，自称是懂一点奇门异术的方士。因为他气质不凡，村里人对他也很客气。当他表现出对这个村子和那面湖的历史了若指掌时，村民就更对他毫不怀疑了。”

这时那个人面向村民，伸手远远的指向湖的方向——他脸上带着一抹淡得好似轻轻就能抹去的笑容，嘴唇微动着在说着什么。

他们听不到，只能看向老人求解。

老人沉默了很久才说：“他在向村民说明水神娘娘出现的缘由。本来，她们只是水底的冤魂，虽然阴气不散聚集在水里，但最多只是在水里拉几个人陪葬，本该没有到岸上来害人的能力。这也是她们沉寂了这么久的原因。

但是这湖底恰巧聚集着一种非自然的灵气，如今灵气渐盛，水神娘娘也借着这股灵气强大起来，现在已经成了气候是不能够随便除掉的。

他说，那湖里的鱼是吃过水神娘娘的肉的，吃了它们，也就等于间接吃了水神娘娘的肉。这些吃了她肉的人以及他们的后代不死光，她们是不会罢休的。

可是饥荒年代，有哪一户人家没吃过湖里的鱼？这是要全村人死绝啊……”

画面里全村人跪在那个术士的面前，他面色淡然看不出情绪，抬起头又看了看湖的方向，视线收回来时淡淡扫过众人，带着一丝深邃的让人看不懂的目光。

像是一个看尽沧海桑田的人淡漠地看着人世悲欢，明明能够预测到凡人所做的每一个选择，却又想要再看一看会不会有什么不同。

他似乎说了什么，村民们先是惊讶，然后有人挣扎有人了然，甚至有人义愤填膺似的对人群里的几个女孩子咆哮着——

老人似乎不怎么想解释这一段，而村民的声音竟然打破了寂静，若有若无的嘈杂着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隐约能够辨别出粗嗓门的声音在吼着——“丧门星！”“扫把星！”

自称方士的男子只是淡然地站在人群之外看着这嘈杂的场面，好像人世间一切的嘈杂都与他无关，沾染不上半分。

他的表情似乎没有变，依然是那淡淡温润的模样，却只有他们这些旁观者隐约觉得他的目光似乎比方才要冷上了几分。

杨丰旭看着，转头向那老人问：“他教给他们的保命方法，该不会就是把那些女孩祭献给水神娘娘？”

第14课时

那个男人面容恬淡,带着一身的温润和气，却毫不在意地对村民说出了这些足以葬送掉眼前乃至以后不知还有多少年轻女孩的性命。

老人没有否认杨丰旭的猜测,他默默地抽了几口烟,身子仿佛越发的显出几分伛偻,缓缓说：“他只是告诉了村民方法,让村民自己去选择——是全村人的性命,还是几个女孩子的性命。这是个毫无悬念的结果。

那几个女孩，她们的家人都吃了鱼不是死了就是疯了,她们没有家人,没有人会替她们说话。

村民之中偶尔也会有人不忍心，或是沾亲带故的觉得下不去手。但自己的命和别人的命，哪个重要？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孰轻孰重？

最后就连那些在犹豫的人，也接受了那些恶言相向的人的话——她们是丧门星，她们克死了自己的爹娘，她们是被水神娘娘选中的狗腿子，祸害……”

那些长着青鳞的孩子带来的恐惧被压抑了太久，终于找到了渠道爆发出来。

一边是全村的孩子，个个有爹有娘有人护着，一边是已经没了爹娘出头的贱女娃子，她们理所当然的成了出气筒和发泄对象。

——其实谁都知道她们是无辜的，但有了一个貌似正当的理由，就好像自己的内心可以好过一点似的。

杨丰旭等三人默然地看着薄烟之外的场面，四周满满站了一村子的人，对着几个有苦说不出的女孩子骂骂咧咧推推搡搡。其他人就只是冷眼旁观着，偶尔指指点点，好像不那样做自己的立场也会受到质疑。

整个村子的人，已经把那几个女孩子舍弃了。

这种事就算是徐舰也已经看不下去了，他嚷着：“卧槽，这到底是哪里来的神棍啊？他胡说八道几句村民就信了？万一他是信口胡诌呢？是混子骗钱呢？村民就信了？？”

“他们需要相信……他们需要一个可以解决这件事的方法……”

“没错，”高学夫应和着老人的话，“民众需要的是一个缓解恐慌的方法，不论这个方法有没有实际效果，只要他们的主观认为有，就可以阻止恐慌爆发。所以他们会照那个人所说的去做，甚至就算不出现这样一个人，等到紧张的情绪累积到一定程度，随便什么人喊一句什么话都可能有大批的人跟从。而且照目前的情况来看最后的结果都可能是一样的。”

老人对于高学夫这样毫不掩饰的说法没有表示什么，村里人所做的事就像打在他脸上，但谁又敢说自己就不是这样。指责他人容易，轮到自己又如何。

他无视掉学生们的看法，只是尽自己的职责把事实告诉他们就够了——

“那个男人从开始就告诉过村里人，祭献年轻女孩的做法并不会平复水神娘娘的怨气，而等于是在以恶制恶——水神娘娘不动那些女孩子，是因为她们是带着对村人的怨恨和恐惧死的，而对那些女孩却有一分同命相连，就像是从女孩们身上看到生前的自己。将那些女孩子投湖送去给水神娘娘作伴，也等于是利用她们死时的恐惧来威慑住她们，让她们不敢轻举妄动。

但是这种做法只能保得一时平安，被送去陪葬的女孩经年累月被怨气同化之后也会变成水神娘娘，也就等于水神娘娘这个群体在壮大，终有一日她们的怨气会壮大到再也震慑不住。到了那时，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一切，他都说得很明白了。

但是村民还是选择了祭献，或者说他们没有选择——如果连今天都活不过去，谁还顾得上明天会发生什么呢。

他们选择了活下去，用那些女孩的命，保住了全村人的命。

这就是，这个村子隐藏的所有真相了。”

老人说完，又只是吧嗒吧嗒抽着烟袋，烟雾包裹里一片沉默，而烟雾外的场景正在渐渐模糊。

华玉盏曾经说另一边的世界是残酷的，而他们此时却觉得真正残酷的是人心。

可是哪里有什么对错，为了大多数人牺牲少数人仿佛就是这个世界的公理，他们能够祈求的就只是这辈子不要遇到这样的选择。

徐舰啐了一声，低低的嘟哝：“真他吗的憋气！”

高学夫则不置可否，历史上相似的事情已经有太多，他不想为这些足以统计出数据的事情再去大惊小怪。

杨丰旭看了看烟雾外已经快要消失掉的场景，看着那个男人渐渐淡去的身影，突然问：“可是那个男人是谁？凭什么就能够相信他所说的都是真的，他就不是信口开河？就真的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解决？或者根本只是他自己不知道其他方法而已？”

老人看了他一眼，苍老的声音说：“他说的的确都是真的，也再没有其他人比他更了解湖里的事。他说没有办法，那就是没有办法。”

“……他到底是谁？他并不只是个路过的方士，你知道他是谁？”

“知道……我在很多年以前见过他。他是这湖里的水神。”

“他是水神！？”徐舰顿时脱口而出，“他就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他们可还没有健忘到忘记了老人刚刚才说过的水神娘娘是怎么产生的，如果不是那劳什子水神要求村民给他进贡活人，那一切根本也就不会发生！

然而老人却摇了摇头，“他是水神，但并不是要求进贡的水神。”

“难道水神还有好几个？这东西还量产的？都挤你们这湖里不会打起来吗？”

对于徐舰的口没遮拦大家都已经习惯了，老人也没显出介意，慢慢吧嗒着烟袋说：“本来，想要窥探一千年前发生的事情是远超出我的能力的——那是比我的形成和存在更久远之前的事，我没有亲眼见过，大约只是知道但也并不详细。

然而巧的是我刚刚见到了一个曾经亲身经历过那件事的人，从她那里窥探到了一些过去——我也正想好好的去瞧个究竟，你们要不要一起去？”

“去！当然去！”

事到如今了怎么会不想知道一切罪孽发生的源头？

那是一千年前啊！那简直是一段漫长到无法想象的时光，他们这辈子还有第二次穿越千年的机会吗？？

徐舰生怕另外两个人会拒绝似的，急急应了之后就盯着他们不许他们否决。

杨丰旭自然是点了点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这里停住，不看到最后——不，是最初。

连高学夫也推了推眼镜，肯定地说：“那当然是要去看看的。”

——虽说这个年头眼见不一定为实，但不去看看，又怎么知道到底是虚是实呢。

既然三个人已经都没有异议，老人又随手磕了磕烟袋锅子，说了声：“那就走吧。”

四周的烟雾都围绕在他们周围并没有散去，反而在渐渐凝聚，在他们前方像是延伸成一条通道。老人收起了烟袋，迈步走上去，“这条路很长，我们要快些走了。”

虽然还有些没有实际感，但一想到真的要亲眼去看看千年前的光景，心里终究难免激动，三个人带着他们的保镖兼小尾巴，快步跟上了老人。

湖水漫过脚踝，简直只能用冰凉刺骨来形容。

桑宁打了个哆嗦，想起昨天下午华玉盏独自外出回来时，也是全身湿透带着一身刺骨的寒气。

这只是湖水啊，而且现在虽然入了秋天气却还暖和，这湖水却怎么跟结了冰碴子似的刺骨？

她忍不住就停住了脚，实在没有办法再往水里进。

华玉盏站在齐腰深的水里转身看着，提醒她：“你现在没皮没肉的，不会冻伤你，快点下来。”

“可是，真的很凉啊……”

“那是湖水里的寒气，湖水是死水本来寒气就重一些，加上有沉尸才会这样。几个水鬼这点寒气不会把你怎么样，你现在比她们强得多了，来。”

他伸了手，等着桑宁。

桑宁在做了一番心理斗争之后被寒气冻得抖抖索索的说：“那，你答应的，从湖里上来之后就告诉我那具身体怎么回事……”

“当然，这件事你既然察觉了也没必要再瞒着你，只不过我们现在有一点赶时间而已。快点过来吧，天黑之后水神娘娘可是很爱出来闲晃的。”

桑宁咬咬牙趟进水里，抓住华玉盏的手。

华玉盏握住那只被寒气刺骨的湖水冻得冰凉的手，轻轻笑笑说：“因为你觉得手凉，你的手才会凉。这个身体只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忘记了吗？”

说完突然拉着她没入水里，一进水他简直就像条鱼，一窜十数米眨眼就已经来到深水区。

桑宁下意识地惊慌挣扎，一时还是没有办法完全适应自己不会溺水这件事。

在吐了一串又一串水泡甚至捂住鼻子妄图阻止水流入侵鼻孔无果之后，才正式体会到所谓“幻化出的身体”。

呼吸只是习惯，实际上她并不需要。

华玉盏拉着她不断向湖底沉下去，四周渐渐只剩一片藻绿幽蓝，深沉而寂静。

这种寂静让人觉得熟悉，却又害怕。好像一旦沉下去就会永远的留在这冰冷寂静的湖底再也不能离开。

她不自觉地抓紧了华玉盏的手，现在只有这只手能给她一点安心和勇气。

一个什么事都瞒着她，让人猜不透摸不清的人，为什么她心底还是隐约想要去信任他。

好像只要交给他就可以了，一切只要交给他，她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桑宁从一刹那的失神里回过神，他们依然还在下沉，她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湖会有这么深，几乎不能称为湖而像是一个深潭了。

越向湖底四周的寒气也越重，针扎似的往身体里钻。耳边开始听到水里有歌声透过水底的暗流传来，夹杂着水泡浮起的汩汩声响，显得沉闷而荒凉。

华玉盏似乎拉着她绕了一个大圈子，桑宁隐约看到他们避开的水域中心似乎有一些影子在起起落落的漂浮。

华玉盏事先早已经探过路，带着她落在湖底海藻和石头比较密集的地方才悄然靠近。

桑宁愕然地看着那些漂浮的影子，又似乎不该那么意外——那都是水神娘娘，一个又一个，有新有旧，腐烂程度不一。

她们的身体以一个俯视的角度面朝下倾斜着，张开双臂静静漂浮，像是绕成了一个圈组成一个圆弧形的罩子，笼罩着下面的什么东西。

有过华玉盏的说明桑宁当然也猜得到她们围着的就是那个老蚌，她替那个老蚌祈祷虽然它已经成了精怪但还没有长出智商，不然被这么多新新旧旧的沉尸见天围着，她都替它瘆的慌。

可是眼前的情况，他们该不会要穿过这些水神娘娘才能找到老蚌吧？

桑宁怵了，光只是靠近了水神娘娘，想到跟她们泡在同一片湖水里她就已经快要接受不能了。

她想要跟华玉盏说话，但在水里却不知道怎么开口。就算明知道自己不会溺水，心理上也克服不了，总觉得一张嘴湖水就会灌涌进来。

正当她迟疑着，华玉盏已经靠过来，几乎贴在她耳边低声说："你悄悄过去，找到老蚌的位置。"声音透过水传递过来，闷闷沉沉的，像是直接响在耳廓里。他一说话就有细小的气泡从嘴里一串串往外冒，看得桑宁心惊胆颤生怕下一刻他就会被湖水灌死。

可是下一刻她理解了他说的话什么意思之后，就该担心自己了——

"我！？"

桑宁指着自己脱口就问，都忘记了害怕湖水，而开口之后才发现自己说话时连气泡都没有。

华玉盏又贴近说："她们对年轻的女孩会没有防备，男人靠近——"他说着用手在脖子上比划了一个杀人的手势。

第15课时

桑宁算是勉强知道华玉盏那么大本事为什么已经自己来探过路,却没找到老蚌，还得拉着她再来一回了。

她硬着头皮，贴着湖底悄悄往水神娘娘那里靠过去——只是靠近时还能够咬咬牙低着头闷头往前爬,可是一旦爬到漂浮的水神娘娘笼罩的范围之下，只觉压力顿增头皮发炸,实在没有办法忍住不去抬头看，生怕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有一个水神娘娘无声无息的飘到她背上。

可是这一抬头她就再也爬不动了,头顶上一圈又一圈的尸体张开双臂静静漂浮,尤其她们都还倾斜着面朝下，抬头就能够看个对脸。

大多数沉尸脸上都早已经没有了皮肉，骷髅脸上只剩一对黑漆漆的眼眶,更让人觉得不管从哪个角度看过去都像在盯着自己。

桑宁现在哭的心都有了,她现在还只是在水神娘娘笼罩的区域边缘,这块被笼罩的地域足有一个足球场大，她还要深入腹地绕场一周顺便掘地三尺。

如果可以她现在就想往回挪，可是想想曲小路，那个总是和煦温文的青年，不管他到底是不是她的表哥，在她有限的记忆里记得的却全是他对她的各种照顾。

她一边慢慢的往前爬，一边想着发生在自己身上这难以理解的一切，努力分散精力不再让自己抬头。

——她的身体到底怎么了？连最初扔在荒田村的那一具躯体都不是她的，那她自己的身体呢？

——华玉盏说一只老魅把自己的力量给了她？什么老魅跟她交情那么深居然为她做这种事？

桑宁想到这里却突然顿了顿，脑子里猛然闪过什么……

华玉盏说，小路怎么了？

他失去了形体？

他说过，千年的魅是怎么样来着？

能够实化出形体的千年的魅，失去了形体的曲小路，可以把离体的魂魄具象化的她——一切好像突然被串了起来，在她眼前连成了一

个可能的因果。

曲小路，就是那只魅。

他把力量给了她，所以就无法再支撑自己的身体。

这个猜测一旦浮出就在她心中无限放大——是那样吗？这完全是可能的对吗？

如果是曲小路，他完全有可能为了她做这件事的，他是一个那么好的表哥。

而且华玉盏似乎说过什么，在她表示要跟华玉盏一起来抢珠子的时候，他说过类似不白费曲小路为她付出这种话。

一旦想到这个可能，桑宁也就顾不得害怕头顶漂浮的水神娘娘，压低了身子胸口几乎都贴到地面上，小蛤蟆似的快速往前爬。

湖底都是厚厚的淤泥，估计要是正常的体重踩上去就得直接陷进去。

借着湖水的浮力和匍匐的姿势增加受力面积她倒是不会往下陷，可是手底下烂泥黏腻的触感也足够让人难受。

老蚌似乎傍晚上来透气之后被水神娘娘和其他一些东西骚扰得不轻，已经把自己藏得严严实实。

桑宁一边爬一边还得在淤泥里扒拉，有时以为摸到了什么，扒开却只是石头。

这样找下去别说是天黑之前，就是找到天亮也不可能找得到啊……

她转头想去看华玉盏，希望他至少能够给点指示，别让她自己一个人闷头瞎找。

然而一回头，哪里还有华玉盏的身影？

视线里找不见他，桑宁的心顿时就有点慌。

华老师人再不地道，只要他在那里，就是她的主心骨。

现在主心骨没了，她连个目标和方向也没有，留给她的只有这一片足球场大的淤泥摊子。

桑宁惊惶茫然了片刻，然后别无选择地，继续在淤泥里翻找。

她想至少这跟大海捞针是没法比的，这里地方就这么大，要找的东西就在这里，只要一尺一尺地找下去就总能找到。

她刚掏完一处淤泥，抬头时只觉得四周似乎压抑了不少，仔细看

了看竟然觉得水神娘娘们笼罩的圈子似乎缩小了许多。

桑宁的目测能力一般般，没有那种一眼看出空间范围的眼力，也不敢确定范围是真的缩小了，还是她在压力之下的错觉。

她赶紧低下头去加快翻找速度，扒着扒着只觉得脖子痒痒的——在水里头发散乱漂浮不时就拂过脖子，她也没在意，痒得难受了就随手拨开。

这一拨收回手指的时候上面却带着长长的长发缠绕，她看一眼那长长的头发顿时心都凉了。

这可不是她的头发，她的头发哪会有这么长！

她一寸一寸地顺着头发看上去，就看到一个似乎比较“年轻”，脸上的皮肉只烂了一半的水神娘娘静静漂浮在她头顶上方，眼眶里还剩下一只眼球，无神而幽幽地看着她。

桑宁顿时炸毛了，猛地向后一退，跌坐在淤泥上，也顾不得起来就拼命想要远离。

可是水神娘娘的头发就缠在她手上，她退，水神娘娘也就被拽着紧跟而来，像是一个漂浮在水里的风筝，仿佛没有自主的行动，只是被桑宁拽着前进。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桑宁用力把手上的头发往下扯，可是那些头发看起来只是松松的缠绕着，却越扯越乱，反而越来越多的缠在手上，甚至连手腕也渐渐被缠住。

并不是她的错觉，此时水神娘娘们真的在慢慢下沉，压低，收拢，她们在缓缓聚集过来向她靠近……

水神娘娘的数量是庞大的，古往今来不知道多少年轻女孩被投了湖，有的是祭献给了水神，有的却只是为了镇压跟她们同命相连的水神娘娘。

她们一代又一代的沉在这湖里，分散漂浮时还能够忍受，此时密密麻麻的聚集过来就足以逼得人发疯。

可是这安静无声而又缓慢的聚集让桑宁连惊叫也不敢，好像她们现在只是在沉睡中无意识的靠近，只要一发出声音就会被惊动，立刻纷纷扑过来。

桑宁顶着这样的压力，不知道自己的神经会在什么时候崩断——或者她现在的这个身体连神经也没有，根本就不会崩。她连干脆晕过去的可能也许都没有。

就在她被缓缓飘近的水神娘娘逼得快要抓狂的时候，她却突然从

渐渐要把她围住的水神娘娘们的间隙里看到了华玉盏的身影。

他从远处无声的靠近了因为靠近桑宁而被水神娘娘让出的空地，迎上桑宁的目光丝毫没有来救她的打算，反而深处一根手指挡在嘴唇前，另一只手对她挥挥手让她走远些。

桑宁领会到这是要拿她当诱饵引开水神娘娘，她怵归怵，可是为了蚌珠也就拼了。保持着坐在地上的姿势手脚并用地往后挪，不敢太快也不敢太慢，快了怕她们不跟上来，慢了又怕被她们追上。

这简直就是一场精神刑罚。

唯一的安慰就是从水神娘娘躯体的间隙里看到华玉盏在那片地域里绕了半圈似乎就已经发现了老蚌的位置。

他的动作悄无声息，灵活却又平缓流畅，简直就像是融在水流之中，不会引起水流里任何的震荡。

他已经扒开了淤泥，露出几公分之下竖着插在淤泥里的蚌壳一角。

但看起来老蚌的壳子闭得很紧，桑宁不知道他能不能撬开，但就算是真能撬开，那么大的动静也不可能不引起水神娘娘的注意。

此时水神娘娘围绕着她，似乎真如华玉盏所说的，她们并没有伤害她，好像只是被她吸引过来。这些惨死的女人对年轻的女孩子并没有明显的恶意和敌意。

随后华玉盏对她打了个手势，指了一下上方，就脚下一蹬向湖升去。

这是可以收工了？

可是桑宁看看自己眼前密密麻麻围着的水神娘娘欲哭无泪，谁能告诉她她要怎么上去？

长长的被黑烟弥漫包裹的路走到了尽头，隐约间已经能够看到前方透出了渔村的风景。

杨丰旭徐舰高学夫三人心里都是一阵激动，忍不住快步走过去，甚至等不及老人缓慢脚步的带领，直接越过他，冲出黑雾。

黑雾之外，就是一千年前的世界！

他们激动地冲出去，然而迎面的一股恶臭扑面而来不止让人作呕，甚至有些熏得人睁不开眼睛。

三个人刚看清眼前的场面就顿时僵在原地——

村子还是那个村子，虽然经历千年，但因为后来空间形成了夹缝村子得以被保留下来，这里的地貌地形也并没有太多改变，依稀还能够看出相似的影子。

但此时还没有形成夹缝的村子破败不堪，村子里到处都是死人，有的卷了草席，有的就只是堆放在路边。

累累的尸体在烈日下发出浓烈的气味，整个村子活生生就是一个地狱。

三个人被眼前的画面冲击，下意识都想要后退，但老人和柯正亮也已经走出黑雾，身后黑雾的入口消失了。

徐舰转过头来就嚷，“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老人慢慢上前，把烟袋拿在手里，声音里透着沧桑——“这是刚发生过水患。听说这个村子最初的那位水神爷脾气很坏，一不顺心就会引湖河大涨淹了村子。每一次都要死很多人。”

最初的水神——他们想到老人之前讲过的，那么这就应该是那个要求祭献童男童女和年轻女孩的水神了？

杨丰旭因为这句“最初的水神爷”而隐约想明白了：“水神是更替的？”

所谓一山不容二虎，一个湖里怎么可能有两个水神。又不是水神娘娘——她们说到底根本不是什么水神娘娘，只不过是一些被害死在湖里的水鬼聚集在一起罢了。

“这么虽然说也没错，但也谈不上什么更替不更替的。只不过像这样的湖也许某天被哪路水神看上了，在这里盘踞下来改变了这里的水土灵气，成了个适合某些东西栖息的地方。日后就算它不在这里了，变成个无主的湖，也会被其他东西再住进来。”

这些话却让人觉得越听越奇怪了，杨丰旭捂着鼻子忍不住问：“老人家，那水神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这么听起来怎么好像……”他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只能说：“怎么好像跟‘神’不怎么沾边呢？”

老人突然笑了一声，语气里似乎有些苍凉又有些无奈，“神？有谁见过神吗？别说你们人类，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东西，也从来都不知道神长的什么样子。‘水神’这种称呼，是住在这里的人类百姓的。因为他们惧怕湖里的东西，却又得在这里生存不敢得罪它们，所以不管它们到底是妖还是精怪，全都尊称水神。”

这样的事实好像有些意外，又好像没那么意外。

水神娘娘不也是如此吗，村民心里很清楚她们到底是些什么东

西，不也还是一样喊着水神娘娘。

徐舰也捂着鼻子嘟囔了一声："心情真特么复杂，到这鬼地方来真让人三观都碎没了！"

杨丰旭和高学夫淡淡瞥一眼他——原来你还有三观可以碎呢。

老人没理会他们这些小动作，还在继续说着——"不过也不是随便什么东西都能当得上水神，要盘踞一方，可不是一些兴不起风浪的杂鱼小虾能做得到的。除了最初的这个水神之外，也只有你们之前所见到的那个方士能算得上是正儿八经的水神了，并且脾气也要好得多，有他在的时候水神娘娘们也被压着没能成气候，算是让这里的人们过了不少年安稳日子。"

听老人的话语里对那个假方士竟然还有那么点赞许的意味，徐舰却只觉得是他教给村民祭祀的方法一定不是好人，于是不屑地嘁了一声随口说："看起来也没什么了不得的样子，还不是一个鼻子两个眼……"

杨丰旭用眼神阻止他说下去，他闲着没事跟个"水神"较什么劲？这么不敬鬼神的，迟早要吃亏。

他赶紧找了个问题转移老人的注意力，不想让他觉得他们对这里太不敬，"那那位自称方士的水神又是什么？他为什么不在这里了？"

"那谁知道……那些真正的大神大仙都不会轻易暴露真身，他更是低调，我们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就只因为他是这里的水神而叫他水泽君。他在这里栖息了很多年，到底多少年我也不记得了，只是某一天他突然就走了，时隔多年才以方士的身份又回来了那么一回。许是想回来看看他在湖里养的蚌珠吧。"

"蚌珠？那是什么？"

老人瞥了徐舰一眼，他看起来挺感兴趣，因为听起来似乎挺值钱的样子。

"你们是人类，那东西对你们没有用，也拿不到，告诉你们也无妨。通常百年的老蚌如果成了精，又在灵气旺盛的地方腹中结出来的珠子就会有灵性。孕育的时间越久，珠子也越灵。

不过百年的老蚌本身就少见，若没个天时地利自己都成不了精，何况还去孕育灵珠。

这面湖是因为水神的存在才会灵气充沛，也就爱出精怪。所以那老蚌也等于是借着水神的灵气在培养珠子。虽然不知道这是不是水神有意为之，或者只是不想干的，但通常我们都会把这样的情况默认成水神养的珠子，本地一些受过水神恩泽的老精怪是不会去动那颗珠子

的。这才让那颗珠子被孕育了这么久……

可是事情坏也就坏在这里，湖里没了水神坐镇，却有水神留下的灵珠。这却让水神娘娘们借着灵气成了气候啊……”

老人许是触动了回忆，一气说了许多，微微的叹着气。

他带着四个人边走边说出了村子，似乎正在往湖边走去。路边的尸体并没有减少，路上他们也遇到几个来认领尸体的村民，果然都一身古人打扮，只是他们却再也兴奋不起来。

谁能想到不可思议的穿越了千年，见到的却是一副水患过后的凄惨景象？

被大水泡过又在烈日下暴晒的尸体气味让人无法适应，每一次开口说话都觉得那股味道直从鼻口往里钻，所以他们捂着鼻口尽量不想说话，却又忍不住不问。

“老人家，现在这个水神真有这么大的本事？那既然后来水泽君当了水神，他是死了？还是走了？”

看过这里凄惨的景象他当然希望这个水神死了，而不是跑去别的地方再祸害别处的人。

老人的回答倒也不负期望——“它死了，被外来的大仙给杀了。而且我们运气好，刚好可以见证它的死期——杀它的那个大仙，现在刚好就在村子里呢。”

老人说着，突然停住了脚步，看着前方正迎面走近的一个年轻女子——

徐舰一看到那个女孩就眼前一亮，她穿着一身鹅黄的古装，俏鼻子俏眼儿的模样活生生一个古典小美人，不论容貌气质还是穿着打扮都跟这个刚刚被大水肆虐的小渔村有些格格不入。

她显然也刚来这里不久，不然不会衣着这么干净整洁，正小心翼翼地避开地上的尸体往村里去。

老人站住了脚步盯着她，他们也就跟着停住脚看着她。

女孩被他们盯得有点莫名和不自在，也许是因为他们的衣着对她来说太古怪，赶忙一低头从他们身边快步走过。

她都走了过去徐舰还在盯着她的背影看，杨丰旭却愣了愣，突然反应过来——“她看得见我们！”

第16课时

这一路走过来,偶尔遇上的村民也都视他们为无物，分明应该是看不到的。

但是这个千年前的女孩能看见他们，而且她也是从外面来的——

“老人家,她就是你说那个大仙？？”

这是个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的结论，不只是刚刚那个古代女孩看起来俏生生的一副连鸡都不会抓的样子——如果是什么大仙,说不定她想是什么样子就变成什么样子，外貌根本就不可靠。

现在谁都知道老人那一声大仙不过是个弱小精怪对比自己强大妖怪的尊称。

可是刚才那古代女孩被他们盯着就一低头慌忙避开不想生事的样子,那可不像是装出来的。这样的大仙太有悖“期望”了吧？她能杀得动那么凶悍的水神？？

所以老人的答案也并没有超出意外——“她不是,她是跟着大仙一起来的。”

徐舰立刻指着鹅黄衣裙女孩离开的方向，“那我们快跟上她一起去看看大仙啊！我们自己去湖边，那个没好心眼的水神如果也看得见我们那不是很危险！我们跟着大仙才安全！”

难得徐舰也有个明智的建议,老人没有反对,或许也担心在这里会发生什么他无法掌控的情况。毕竟这是个连他也不曾亲身经历的时代。

他们沿着鹅黄衣裙女孩离去的方向奔过去,好在村路并不复杂，没多久就看见她的身影。

杨丰旭和徐舰都忍不住再次找到了激动的感觉——马上就要见到杀掉水神的大仙了！那种祸害一方的水神，快点去杀了吧！

村子此时正在水患后的凄凉气氛中，大多数人都在四处寻找认领失踪家人的尸首，已经找到或是不需要去找的人就在水后残破的村子里修整着屋子，整理一点能用的资材和寻找食物。

女孩径自走向破败中刚刚被整理好的一间屋子，在大多数村民都还没有整理出一个栖身之地的时候她却似乎已经有了住处。

老人简单的说着："大仙给了村子不少银子，让村人以后可以重修村子，并且答应解决水患，所以村民招待他在这里住下来。"

他们都忍不住想象着这个大仙会是什么样子，看到女孩已经推开院门走进院子，屋子的门从里面打开，一个人悠哉地笑着从里面迎出来，三个人顿时就愣在那里——

华老师！

从里面迎出来的人竟然是华老师！？

虽然他此时留着长发穿一身霜白的绫罗锦缎，颜色素净，布料却高调华丽，全身都透着一股子遮也遮不去的妖媚——

气质虽然有着微妙的出入，但那张脸，那不经意之间悠哉的笑容，分分明明就是华玉盏！

他出来迎着那女孩，肩上还扛了一个白嫩白嫩的胖娃娃，见了那女孩一骨碌就从他肩上下来往女孩怀里钻。

三个人都看傻了眼，根本不知道该作何反应。

——那老头带他们来的不是一千年以前吗？一千年以前怎么可能会有华老师！

就算刚刚从屋里出来的是个怪物他们此时也许也不会这么惊讶！

半晌之后高学夫先回过神，不轻不重地叹了一口气。

一路上他都很沉默，因为他根本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事。无法理解，就暂时不发表意见，只是去听去看去收集储存眼前发生的各种现象然后再找机会慢慢分析。

这一路走过来他也是有很多惊讶的，但这些惊讶却又在这一刻都被摒弃了。

"老人家，你果然是用了某种手段让我们看到了类似幻觉或者投影一类的东西吧？这一路走过来我几乎都要找不到可以反驳你所说那些话的证据了。但华老师出现在这里是一个悖论，千年前是没有华老师这个人的，所以这不是什么穿越时空，只是一个高端的把戏对吗？"

在杨丰旭和徐舰还在惊讶着"华老师怎么会出现在千年以前"的时候，他已经从"华老师不可能出现在千年以前"而直接推断出他们没有穿越时空了。

徐舰也忙指着那个院子问："老头你快说啊！华老师怎么会在这里？？"

老人默默看一眼院子，“我说过，千年前的事发生在我存在之前，我也只是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没有亲眼见到过。杀了水神的人在本地的老精怪中是一个奇闻，但他毕竟是外来的，没人知道他的来历，我也更不会知道他的长相。我跟你们一样，都是第一次亲眼看见这个人。”

老人不再多说，又开始默默抽他的烟袋。

杨丰旭觉得老人似乎还应该知道更多的，但他似乎不打算再说，他的脑子也完全被华玉盏的出现搅乱了，想问什么又理不清头绪。

老人抽了会儿烟，又幽幽叹息着说：“我说过了，这段过去我没有亲眼见过，这只是从别人身上的过去里截出来的一个段子，我说过的……”

他重复的这句话一时让人有点意义不明，但此时完全回过神来的徐舰关注的重点却立刻发生了偏移——

“卧槽那个胖孩子是谁的？不会是华玉盏和那个小妹子的吧？她那么一脸清纯的已经当妈了？？”

这关注重点偏移得实在让人无语，虽然他们也很好奇如果这个人真的是华老师，难道他都已经有孩子了？但徐舰的重点好像更多是在那个女孩子身上。

杨丰旭想了想，“在这里猜也没有用，我们过去！”

他们迟早都要露面的，想要一路尾随看眼前这个跟华老师一模一样的人去讨伐水神，不被发现似乎是不太可能的。

打定了主意他们就向院子走过去，杨丰旭走在第一个，就在他走到院门外几步远的时候，本来正在跟女孩说话的那个跟华老师一模一样的人突然抬起头，目光直直地向他们投过来，眼神里的戒备让杨丰旭立刻就停住了脚。

察觉到他的异样女孩也转头看过来，看到他们时微微怔了怔，随即收起了愕然的神色问：“你们……是跟我过来的吗？有什么事？”

“我们……”杨丰旭脑子快速转了转，立刻找了个借口，“请问你们是要去讨伐水神的人吗？”

女孩点点头，单单纯纯的样子立刻就不再设防，好奇的看了看他们的“奇装异服”说：“我们是要去讨伐水神——你们不是村子的人吧？你们是哪里来的？”

她那副单纯又好奇的模样让人觉得有点眼熟，总觉得并不陌生似的，让杨丰旭面对她的时候都不自觉地把心放下来，不等他回答徐舰已经笑眯眯地趴到残缺的篱笆上，抢着对女孩说：“我们也是来讨伐

水神的，带我们一个呗？”

杨丰旭立刻把他拽到身后——不要看到妹子就泡啊！

不等女孩回答什么，她身后跟华老师一样长相的人已经上前两步，神色微微古怪地盯着她——“月见，你在跟谁说话？”

那个胖娃娃此时也被他夹在胳膊里，眼神也跟他一样的古怪，像是看着她对着空气自言自语。

叫月见的女孩子愕然地指了指杨丰旭他们——“跟他们说话呀，你看不见？”

跟华老师一样长相的人细长的眉微微一皱一挑，虽然最初是他先发现这里来了什么“东西”，但他似乎的确没有看见。

杨丰旭趁机赶忙问那个叫月见的女孩，“请问那位是——？”

女孩指一下那人又指一下胖娃娃和自己，笑得一脸单纯，“他是玉盏，那是娃娃，我是月见。”

玉盏。

他们都清清楚楚的听到了这个名字——

尼玛，这回想安慰自己说这个人是华老师的祖先是不是也不行了？华国人可没有从自己祖先里找个名字就安给自己用的传统。

天似乎渐渐黑了，即使是在可见度比较低的水下，桑宁也能够感觉到水底的光线在不断变暗。

她是又一次被华老师丢下了吗？

华玉盏早已经上了岸，她却一直被水神娘娘们包围着，她们不动，也不走开，就这么静静围着她仿佛在观察着感应着，她却无论如何也没有伸手去把她们扒拉开的勇气。

像水神娘娘这种沉尸是没有所谓智商的，她们有的不过只是本能——憎恨的本能，复仇的本能，寻找同伴的本能。

她们大概根本就不会理解得了眼前的桑宁是个什么东西。

一个在水里的女孩，那是不是就算是同伴……可是有什么地方，不太一样。

桑宁被她们围着手足无措的时候，水底突然开始一阵暗流涌动，那阵巨大的暗流很快就变得像水底的龙卷风一样，水神娘娘们一个接一个的被那暗流带走。

桑宁想要抓住水底的石头之类，可是那块石头也很快被从淤泥里拔出来，她顿时就被卷入那阵水龙卷，嗷嗷的从水底盘旋而上——

水面一阵咕嘟咕嘟的气泡之后桑宁猛地被推出水面，跟众多被冲上来漂浮在水面的水神娘娘一起。

她炸了毛似的扒开漂浮在周围的水神娘娘们，拼命往岸边游，岸边华玉盏笑眯眯地伸来一只手把她拉上岸，那眼神仿佛在说——瞧，这不就上来了？

桑宁有时候真的很想问华玉盏，她是不是在什么时候得罪过他，才故意这么整她的。

第17课时

桑宁浮上水面时已经是晚上*点钟的时间,过了夏天,白天也就迅速的变短了。

不远处村子的上空已经是漆黑一片了，但湖边却没有黑透,黑灰色的夜空里隐隐透着一点白惨惨的颜色,湖面也像是有着隐隐的粼光。细看去却是一团一团像是鬼火，却十分稀薄的光映在水面微波上的倒影。

桑宁觉得冷，觉得好像全身上下都往外冒着寒气儿。

尽管她现在也知道自己现在这副非实非虚的身体并不会真的冷,这具意识化成的躯体不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只是因为她自己认为这样的环境会让人变冷所以就觉得冷。

但这种潜意识来自二十多年生活的累积，并不那么容易克服。

何况粼粼的湖面上还飘着水神娘娘们半残半腐的尸体，在湖底阴寒至极的环境中她们的躯体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存，就连最古老的那些水神娘娘也没有完全变成白骨。

但又在极其缓慢的腐化过程中被湖里想吃又不敢靠近的鱼寻找一切机会啃食，她们的样貌可想而知的骇人。

只要一想到自己刚刚还和水神娘娘们跑在同一泊湖水里，被她们围着，盯着，桑宁就更觉得冷，冷得忍不住蜷缩成一团打着哆嗦，甚至觉得自己身上正隐隐散发着腐烂的臭味儿。

华玉盏显然毫无同情心，偶尔瞥向桑宁的目光里那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里仿佛透着股幸灾乐祸。只是桑宁不确定那是不是自己在不满之下的脑补过度。

湖面上正传来若有若无的歌声，幽幽的，带着凄凉，全然没有渔村小调该有的活力。

桑宁看几眼湖面，歌声似乎就是从水神娘娘身上传来，但她忍不住去想她们还有声带吗？连嘴巴都没有在动那到底是怎么唱歌的呢？

“华老师……我们接下来做什么？”

桑宁蜷坐在大石头顶端，这种高度让她觉得安心，再怎么着她也不觉得水神娘娘们会像鲤鱼跳龙门似的从湖面上蹦到上面来。

华玉盏闲闲的坐在她旁边说：“这里已经没有你什么事了，找到了老蚌的确切位置，剩下的就交给我了。只要下次老蚌一开启，哪怕只开启一两分钟也足够我扎进水里直奔老蚌的位置，在它关闭之前把珠子取出来。”

桑宁听着隐隐明白了这大概是一场速度上的较量，老蚌腹中的珠子需要偶尔“透透气”，接触一下湖里水神离去后残留下来的灵气，否则以它自己的力量是不足以孕育出最好的珠子的。

只不过这一点显然随着水神娘娘们气势越来越强而变得越发艰难。她们在赶走了其他窥伺者的同时，也牢牢盯着老蚌，这使得老蚌每一次透气都一开即合，随即就沉进淤泥里悄悄移动更换位置，怕的就是被人给守了。

如果不知道老蚌的确切位置，只等着老蚌开启透出光亮的那一刹那，水神娘娘们也就知道了它的位置，等他下了水先斗完水神娘娘，老蚌大概已经闭合了。

——桑宁是这么理解的，虽然总觉得什么地方有那么一点不对劲。

她想了想还真没想出来不对劲在哪里，如果硬要说的话，她总觉得华玉盏的能耐不止这么一点。

他似乎完全可以自己一个人大杀四方解决掉所有妖魔鬼怪然后拿到任何他想拿的东西——但这种感觉也确实没什么根据，万一她只是高估了华玉盏的能力呢？

桑宁还是忍不住问出了一个从荒田村回来后就一直想问的问题：“华老师，就没有什么办法除掉水神娘娘吗？她们，还有饿鬼，不算是祸患吗？除掉了，这里的人是不是就可以安宁的生活了？”

华玉盏看着她似是而非的笑一下，眼睛微微弯出了弧度却又自然挑起的眼梢眉角里都是让人不解的神情。

他问，“你真的知道水神娘娘是什么东西吗？”

桑宁摇头，虽然大概知道她们就是些沉尸，水鬼，但是更详细的她却也不会知道。

“你如果确切的知道她们的由来，大概不会这么轻易的说出这种话——这是这里的村民自己造的孽，前人种树后人吃果，就算是毒果大概也只能硬着头皮吃下去。我说过，这湖里被人投了毒，而水神娘娘就是村人自己投下去的毒。”

桑宁骤然打了个哆嗦，一些零散的认知突然被串了起来——村民自己投下的毒，吃了水神娘娘肉的鱼，吃了鱼而毒发的村民……

她突然不敢深思，水神娘娘的报仇如果并不只是因为村民吃了她们的“肉”？那又是因为什么？最初的根源又是什么……

跟荒田村的饿鬼不同，饿鬼是自然产生的，是饥荒年代无可奈何的产物。

而水神娘娘呢？如果她们真的是村民亲手“造”出来的，她能够轻松的说出除掉她们的话吗？

华玉盏有时候似乎比她自己还要了解她，她一定会同情她们的，糊涂蛋桑宁的心里有时候会懂得做正确的事，但也着实没有那么多的家国大义。

华玉盏点到即止，语气一转说：“这些事我倒不怎么在意，但如果说要除掉她们，无论是除掉饿鬼还是水神娘娘，对它们所在的村子却一点好处也没有。”

“怎么会？”桑宁想不通这里面的逻辑，如果除掉的是祸害，怎么会没有好处？

“在荒田村的时候我对你说过，这些存在于夹缝里的村子已经从现实世界中脱离出来，与外界形成了某种隔绝。隔绝并不是绝对的，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玻璃瓶子，瓶子里面已经形成了一个适宜精怪生存的空间，是在外界艰难生存的各种异类的理想之地。

但盘踞在此地的鬼怪就像是瓶塞，是它们的存在阻止了其他异类大量的迁入。而瓶子内部鬼怪之间的强弱平衡是长期缓慢形成的，这种形成过程对本地人并没有太大影响，可是一旦拔掉瓶塞，同时也等于抽空瓶子里的空气，瓶子内外的气压差会让大量鬼怪涌入这块地方，到时候只怕不经历个百年死斗是没有办法再形成稳定的势力平衡的。

你就当这是鬼怪间的生态平衡吧。”

桑宁沉默了片刻，缓缓开口说：“华老师我错了。”

“嗯？”

“我不该觉得你当不了一个好老师，你讲的太特么形象生动了！”

华玉盏眉梢一挑抬手就往她脑门上用力一弹，“小姑娘家家爆什么粗口！”

桑宁捂着脑门哀怨，她哪里就爆粗口了？大家不都这样说吗？而且不特么不足以形容她的感慨！

她捂着脑门追问，“那一些传说故事里讨伐妖魔鬼怪都是骗人的吗？那些据地为王的怪物不是都不能杀了？”

“都说是传说了，你也想想传说都是发生在多少年以前——那个时候哪有什么夹缝的存在，鬼怪随处都可以生存，何必争这一小块地盘。即便是据地为王的鬼怪，杀也就杀了。空出来的地盘即便是所谓的风水宝地也不见得马上就有妖怪看得上，空上个百十年之后才有新主入驻都不稀奇。”

“那就是……不管盘踞在夹缝里的鬼怪有多坏，也不能杀了？”

从饿鬼，到水神娘娘，一路走下来桑宁总觉得人性和三观在受到挑战，可是他们却都还有可以容忍之处。但如果以后真的碰上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鬼呢？

“也不是没有办法……如果提前就找到一个接替者，足够强到镇得住所有觊觎这块宝地的鬼怪，直接代替原来的妖怪成为瓶塞那就没有问题了。这也就等于是抢地盘，但抢地盘是坏规矩的事，抢来的地盘也会有很多人来抢，日后肯定不得安生。”

——结果那果然还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成为瓶塞的妖怪简直就跟被当做祭品没有两样嘛。只能长年在这里为了阻止其他鬼怪入侵而奋战？

她想应该没有哪个妖怪会善良到为了夹缝里的人类有更好的生活而牺牲自己。

这时水面突然一阵波澜，连四周的树木都沙沙作响瞬间让人只觉风声鹤唳。

水神娘娘们的歌声乍停，她们身上那种幽幽而凄凉的气息突然膨胀成一股阴冷的戾气，华玉盏也猛地站起来，回头看她一眼嘱咐她：“不管看到什么都别太惊讶，好好呆在这里别动！”

说完就从石头上跳下去一头扎进水里——

他的身影很快，快得几乎都不像正常落水的速度，眼前只是一晃他就如同一道白光冲进水中。

桑宁愣了愣，她的眼睛和大脑似乎没有办法协调辨认出那短短的一刹那间看到的白影究竟是什么。她只是隐约有那么点愕然，华玉盏全身上下都没有一件白衣服，她看到的那道白光又是什么。

但现在她似乎也管不了那么多，只是一瞬间的功夫水面上漂浮的水神娘娘就随着浪花翻进水下，几乎与华玉盏入水也就只差了那么一两秒——

下一刻水底又一次乍现了一线光芒，如同一条带着弧度的缝隙正在开启。

桑宁的心不由得提了起来，忍不住担心华玉盏会不会被水神娘娘

围住。

显然就算她们追不上他，当他拿到珠子返回来的时候也会与她们撞个正着。

桑宁瞪大了眼睛盯着那条缝隙，当那条缝隙刚开启到拳头宽时，就觉得眼前一暗又一亮，那一条光芒的缝隙不见了，取而代之整个湖底几乎都被一团温润的光照亮，几乎能够看得到水神娘娘们水下模糊的身影。

她努力想从中找到华玉盏的身影，照说他拿到了珠子那么他应该就在光芒的中心。可是她看不到任何类似男人的身影，她辨别不出拿着珠子的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却只能见到水神娘娘们都飞快地向光芒中心围过去——

光芒似乎一眨眼就突破了重围向水面飞速靠近，一道长长的影子瞬间破水而出腾空而起。

“月见，你多大了？你是人吗？为什么只有你能看见我们呢？那个小孩是你的孩子吗？”

徐舰斜靠着篱笆酷炫地拨着自己微卷的留海跟月见搭话，一个比一个更不好回答的问题窘得叫月见的小姑娘只能干笑。

叫她小姑娘，是因为她的外貌看起来只有十六七岁的模样，这在现代才只是刚上高中的年纪，这让大学生的徐舰在她面前有一种成熟感膨胀的自我错觉。

在一旁认真思考人生的高学夫都懒得提醒他在古代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已经可以被当做成人来看待了。

虽然眼前的女孩子还真没什么成熟的感觉，非但没有成熟感，反而还给人一种似成相识的懵懂和迷糊，说白了放到现代那就叫二。

不过徐舰坚持这叫纯真，淳朴，是现代女孩子没有的东西！

也亏得这女孩子呆，才不知道自己在被徐舰搭茬。她那个跟华老师长得一模一样甚至也叫玉盏的保护者虽然能够感觉到他们的存在，但看不见也听不见，自然不知道徐舰都在跟月见扯些什么，这也许才是徐舰至今还能保住性命在这里泡妞的根本原因。

他们看不出眼前的月见到底是人还是其他什么东西，她看起来真的就和普通的女孩子没有两样，只除了她能够看到他们这一点。

从她嘴里他们问出娃娃不是她和那个玉盏的孩子，他只是他们的朋友。

（——至于徐舰为什么先打听这个问题他们都已经没兴趣追究了。）

而两个成年人怎么会跟一个小娃娃当朋友似乎已经不是一个值得疑问的问题。

当他们近距离观察了那个小不丁点儿的小娃娃，本该是还在吃奶连话都说不利索的年纪，一开口却老气横秋的嘱咐月见要当心这几个看不见的人，就足以让他们相信这个小娃娃一定不是人。搞不好看着跟没断奶似的，实际的年纪会比他们还要大。

还有月见是跟着玉盏找人一路找到这里的，听说这里的水神不是什么好东西就准备为民除害。但是这里的水神平时都藏身在湖底不会露面，只有祭祀这天才会现身，他们也就要等到祭祀这天才能够讨伐水神。

本来今年已经举行过祭祀，但祭品让水神不满意，连月暴雨河湖暴涨发了水患，于是今年不得不进行第二次祭祀。

三个人听着都只觉得这么仗义行侠的行为实在不怎么像华老师的风格。

见月见是个挺好说话的姑娘，就请她帮忙去跟那个玉盏说情，让他们也跟着去见识一下讨伐水神。

本以为眼前这个玉盏也会跟华玉盏一样不太容易通融，谁知道月见只去一说他就一脸无所谓的答应着，“随便他们，反正是只有你才能看见的东西，爱跟去就跟去。”

还没等他们诧异长着华玉盏这种脸的人居然可以这么好说话，玉盏随即对月见露出的笑容却让人一个哆嗦——那笑容仿佛就在说：只要你高兴，怎么都好，怎么都行。

——卧槽这个人绝逼不是华老师吧！？

在等着举行祭祀的时候，徐舰跟月见搭茬，高学夫思考这一切经历发生的原理，杨丰旭则想要去村子周围看一看。

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只是想去看一看。

他该庆幸这里的村民都看不见他，这让他在面对村子里尸横遍地的凄惨景象时虽然身临其境，但到底也只觉得自己是个过客。

在这里呆的久了，嗅觉似乎也渐渐对臭味变得麻木，他努力不去看路面被水泡的肿胀又被烈日暴晒的尸体，只想快去快回地大步往村子外面走去。

然而他刚只靠近村子边缘，还没有等走出村子就猛地停住脚，险些因为惯性而一脚踏进虚空——

前面的路没有了。

不只是路，连村子和前方的风景也不见了，他像站在一个沙盒布景的边缘，身后是普通的村庄，面前却只能用虚无来形容。

老人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别再往前走了，那里什么也没有。”

杨丰旭回过头来透过细金丝镜框的眼镜看着老人，他有时候很喜欢这层薄薄的玻璃，并不只是在于它可以让他看得更清楚。而是有些时候它让自己觉得自己的目光与外界被这层薄薄的玻璃隔开，就像受到了遮掩和保护。

即便它并不能真的遮挡什么，但这种安全感让他能够保持镇定。

他静静看着老人，心里还在对自己的发现和认知做着最后的整理串联，组织语言。

老人倒也并不介意他的探索精神，继续默默抽着烟袋，沉默了一会儿才说：“何必把事情探究得那么清楚，有时候也该给人留点*。”

“老人家，既然来了这里，怎么还能半知半解的就这么再离开？”杨丰旭也无奈地笑一下，也不想再藏着掖着，跟老人也没这个必要，直接开门见山的问：“您说过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段过去是从别人的经历里借来的，您虽然重现了这段过去，但是这段经历的主人本人没有见到的景象，没有去过的地方就不能被重现，是这样吗？因为这里是您也没有见过的一千年前的时代。”

老人点点头，“是这样。”

“那这段经历的主人到底是谁？”

杨丰旭从刚刚就有些在意这个问题，但直到刚刚为止他都还没有办法很确定自己觉得在意的到底是什么。

现在他明白了——他一直觉得不对劲的是老人为什么自己也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段过去。如果这是村里某个千年老妖怪见到过的过去，那老人早就可以去看一看，不必等到现在和他们一起。

而现在他所看到的这段过去，却连村子的原貌都不清楚，显然出自一个外来者。

这个外来者在千年之前来过，千年之后又再一次来到这个村庄。

“那个人，是月见，对吗？这里只有她能看到我们，是因为她就是这段过去的主人。而她现在也跟我们一起又回到村子里来了……”

说到这里杨丰旭自己都忍不住脊背发凉，这种事发生在一个陌生人身上也就算了，但发生在自己熟悉的人身上，那种令人发毛的感觉是绝不会一样的。

杨丰旭努力镇定了一下情绪，撇开不可思议也好，无法置信也好，只要仔细一想就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

千年前与千年后的两个玉盏的确是同一个人，因为月见，就是桑宁。

第18课时

只可能是桑宁了,那个看起来单纯，没有城府，甚至有点呆的桑宁。

杨丰旭自己都有些没有办法把她和千年的跨度联系在一起，可是先不提他们这一行里只有两个女生,桑宁又跟月见有很多让人觉得相似的地方，这也是月见让人一见就没有距离感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华老师的态度,无论是好的或是不好的，他对桑宁的态度显然都与对其他学生不同。

那种微妙得让人不解的气氛现在终于有了原因，这两个人的纠葛从千年以前就已经开始,并不只是在大家之前曾经当过一个学期的师生那么简单。

但是这到底算什么？转世轮回吗？

桑宁还可以理解，她和月见之间性格相似但外貌并不相同。可是华玉盏呢？长相也可以带进轮回里吗？

音容笑貌，甚至是身材，名字……

杨丰旭努力不去想另一种可能,因为活上一千年这种事也太可怕了……

老人虽然沉默但并没有否认他发现的这个事实，平日里很熟悉的两个人突然就让人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再去面对了。

他甚至不知道该不该把这个发现告诉其他人，又能告诉谁？

高学夫虽然博学又认真，但根本不会相信轮回转生或是有人活上一千年这种事。

而徐舰……他觉得还是不要没事找事了，几乎可以预见徐舰如果知道了这件事，他的目标会立刻变成抓住千年老妖怪将其公之于众——华老师绝对没有那么好的脾气去容忍他的骚扰。

思来想去他也只能把这件事藏着，搞不好连桑宁都根本不知道月见和玉盏的事，否则也不会被华老师耍的团团转。

他一路沉默地按原路返回去，老人就跟在他的身后。

远远看到徐舰还在跟桑宁搭着话——“小月见，那个叫玉盏的他

姓什么啊？姓华吗？”

月见茫然摇头，“玉盏就是玉盏，不姓华啊……”

杨丰旭看着他默默叹息一声，老天保佑他长命百岁……

虽然村子还在一片残藉中，但补给水神的祭品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再耽误了。

侥幸活命的村长匆匆带着村里仅剩的几个年轻女孩来到玉盏面前，恭恭敬敬的问：“大仙，您看，您要带哪个孩子过去？”

女孩们的爹娘不敢进院子，就站在院子外面抹眼泪。

虽说大仙承诺过要铲除水神，但哪怕是装装样子也还是要准备祭品。否则用什么来引水神出来。

她们是诱饵，自然也就不会没有风险。万一大仙失败了，第一个死的就是祭品。

“我……我可以去的……”

众人的目光都投向开口的月见，村里人的目光顿时都充满了期望，玉盏却微微蹙了蹙那好看的峰眉，似乎不怎么赞同。

这样的玉盏看起来果然比华玉盏有人性多了，他也会担心月见的安危，也会不想让她去冒险。

就在那细微的情感流露中，杨丰旭有种感觉——他一定很少会拒绝月见的要求，甚至就连明知道危险的事，也会习惯性不知道怎么去拒绝。

这个人是真的喜欢月见，还是那种喜欢起来就宠到没边儿的，真让人不能相信他就是一千年后把桑宁独自一人扔在荒田村的那个人。

见玉盏没有说话，月见显得有点心虚，但还是没有放弃继续小声说，“不管怎么样我都不可能置身事外的，就别让这些普通人再冒险了……”

玉盏只是垂眸看她片刻，再抬起头时就对村长说：“让这些女孩子回去吧。”

村人知道他这是答应让这个女孩子代替村里的女孩去了，激动之余还是有不得不提，“可是这次必须要送两个供品，就算这个姑娘去了也还是缺一个人，还是再选一个……”

遭遇过水患，如今村民对水神唯命是从丝毫不敢怠慢，却见玉盏漫不经心的一挥手，“让你们回去就回去吧，留下送供品的队伍，其

他人都散了。剩下一个供品我会解决的。”

村民将信将疑，但也不敢得罪大仙，留下人手就离开了。

留下的人在院子外面张望着，但玉盏不许他们进来，他一把拎起那个白胖的娃娃进屋，杨丰旭和徐舰仗着玉盏看不见摸不着他们也跟进屋。

高学夫觉得在学术范围之外随随便便探究别人的*不是好事，于是就没有进去。

玉盏看不见他们但也感觉得到他们的存在，只是他进屋就没打算关门，自然也在乎他们跟不跟进来。

他们有些像是游离在这个世界之外的存在，既没什么力量也让人感觉不到恶意和威胁，很容易就被人忽略。

玉盏随随便便把白胖娃娃往椅子上一丢，对他说：“你来当另一个供品。”

白胖娃娃当即抗议，“人家要的是女娃！我是男娃！”说着他还站起来，他身上穿的衣服跟肚兜也没多大差别，虽然比肚兜遮的多一点，但用力一挺胸脯那点布料也就遮不住下面的小丁丁。

玉盏看也不看他的小丁丁，眼角眉梢微微一挑，悠哉哉的，却又带着那么点半冷不热的威胁，夹杂在他浑然天成的魅惑风情里，荷尔蒙散发得那叫一个肆无忌惮，看得杨丰旭和徐舰两个爷们心都颤了一颤。

“你不是，可以变啊——”

白胖娃娃像听到了什么丧心病狂惨无人道毫无血性的事，顿时嚷着：“我不要！人家又不是魅！才不要变！”

“不要变和不能变是两回事，你从现在开始成魅也来得及！”

“不要～～！人家是要正途修仙的，歪门邪道会坏人家道行！”

“道什么行，这年头修仙哪有当妖怪自在！赶紧变！不然我就把你拿去卖了，多得是人出好价钱！”

白胖娃娃嘴巴一扁哇哇的就开始哭，“呜哇～～妖孽欺负我～～！”

月见探头探脑的想进屋来劝，被玉盏转头狼外婆似的一笑，“乖，先出去，嗯～？”

月见顿时灰溜溜的就退散了。

杨丰旭在心里默默叹一声——桑宁上辈子，这辈子，也就这出息了。

这妖孽二字放在玉盏身上可谓生动，跟黑山姥姥似的一阵威逼利诱，最终白胖娃娃只能憋屈着答应了。

吭哧吭哧憋了半天，忽然就见他的身影一虚，顿时变成个扎着羊角辫的女娃娃。

这女娃娃是女娃娃了，可是也才吃奶大，跟水神的要求有差距吧？

白胖娃娃只能继续憋着吭哧吭哧的变，一会儿变大一点，一会儿再变大一点，活像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最终却也只变了个六七岁大就再也变不动了。

虽说一直以来见识了饿鬼，水鬼，全身长满鱼鳞的小孩，但眼前这活生生的妖怪变形还真是头一次见。

杨丰旭和徐舰都瞪大了眼睛看得稀奇，徐舰急忙转头指着屋里的娃娃就向门外的老人问：“妖怪都可以这样变吗？想变成什么就变成什么？”

他现在脑子里已经完全被聊斋里那些变成美女勾引书生的狐狸精蛇精黄鼠狼精充斥满了——这要是妖怪想变成什么样就变成什么样，想变男就变男想变女就变女，那不是诈骗吗？

美人狐狸精说不定根本就不是什么美人而是个一身狐臊的狐狸大叔，那简直要替被骗的书生不值！

而且万一将来自己摊上这种事怎么办！？

人和妖之间还有没有点基本的信任了？？

幸好老人是不会知道他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的，对他解释说：“妖也不是全能的，本事再大的妖，也改变不了自己的本质。一般的妖以血肉之躯化成了人形，性别容貌就已经是既定的，再怎么修炼改变的也只是气质，改不了五官，也改不了年纪。只有那些没有血肉之躯的精魅才更擅长化形和迷惑人心这类的邪门歪道。

老儿生来就在这村子，见识的也不算多，但听那娃儿说他是正途修仙的，只说明他的本体非同一般。那恐怕是不知道集了多少年灵气的宝玉宝珠，就像水泽之湖里的蚌珠一样。

这些东西成形慢，不知几千几百年才能化出个人形来，如果好好修炼修成正果，那是不得了的。只不过修仙路漫漫，有几个能熬得过，大半当个精魅也足够逍遥自在一世了。”

徐舰听到后面一半就已经没在听了，只要知道一般的妖怪不会变男变女来坑人就够了。虽然这样的妖怪也还是有，但毕竟少见，被诈骗的几率也会小一些。

屋里玉盏又拎着娃娃折腾了一会儿，到底是变不出新花样了，想了想女童到底也算供品要求的范围之内，就勉强凑数。

反正等水神看到他，就算不满意也来不及作威作福了。

玉盏拎着娃娃走出屋子，外面准备送行的村民一个个瞪大了眼睛不知道这个六七岁的女童是哪里冒出来的，但他们也不敢问，只是犹犹豫豫的对玉盏大仙说：“大仙……这个女娃会不会太小了……”

“没关系，抬她们走吧。”

大仙发了话，村民也只能抬来一个木头搭的小轿子，只简单铺了草席，连帘子也没有。

月见拉着变成女童的娃娃上了轿子，抱着他挤在轿子里。

村民沉默地抬起轿子慢慢向村外走去，杨丰旭三人急忙跟上轿子，起初还见玉盏悠哉哉地跟在轿子后面，不知什么时候就不见了玉盏的身影，不知道他躲在什么地方。

杨丰旭努力的定了定神，心想玉盏不会让月见出事的。但他还是忍不住四处寻找他的身影，因为他心里始终有一件事放不下——

这里是一千年前。

一千年前的月见转世成了后来的桑宁。

她迟早要死的，他却不知道她会死在什么时候。

这一次去讨伐水神不是也很危险吗，万一她会死呢？华老师为什么要在一千年以后特地带桑宁来水泽村？

他只希望一切都只是他在胡思乱想，明明一开始只是单纯的好奇和旁观，却突然发现事情竟然关系着自己熟悉的人的生死。

就算杨丰旭跟桑宁谈不上关系有多好，平日里不过是点头之交的同学，无非这一次受白乐枝的嘱托才对她多关照一些。但看到熟悉的人横死依然是一件让人不能接受的事。

在他的心里俨然已经把月见和桑宁完全的联系在一起，如果看到月见死，那感觉上就跟看见桑宁死去一样。

他就这么胡思乱想着已经走到了湖边，抬轿子的村民显得越来越忐忑，在他们看来大仙能够成功最好。万一大仙失败了，那么两个祭品依然会被水神爷带走，她们就是拯救村子最后的指望。

可是现在大仙找了个六七岁的小女孩来，这万一惹怒了水神爷该怎么办？

在玉盏面前时他们不敢吱声，此时不见了玉盏的身影才开始窃窃

私语。本该把两个祭品送到探入湖心的一座水桥上就赶紧离开，此时却停在湖边徘徊不定。

徐舰嘟囔了一句："他们磨磨蹭蹭的干嘛呢？"

杨丰旭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索性徐舰只是自言自语他也就没有回应。倒是高学夫像是应了一句："这算不算就算是人心不满呢。"

杨丰旭微默片刻，也不知是不是想要反驳他似的，说了一句："只是为了生存无可奈何吧……"

高学夫突然勾起嘴角笑了一下，在他这张古板的脸上实属难得。

"总觉得像是你和我的台词对调了，这么不严谨的话的确不该出自我的口中——不过你说的也并不确切，这应该算是生物繁衍下去的本能。牺牲少数保全多数，才是最大限度保存物种的方法。"

"……高同学……跟你谈话真是让人'身心愉快'。"

高学夫掩盖羞赧似地推了推眼镜，应着："知识需要分享，也需要探讨，不用太客气。"

此时村民们磨磨蹭蹭的功夫，天色就已经微暝了。

他们越发焦躁起来，既不敢离开又不敢就这么把祭品送过去，可是天黑之前不把祭品送去，水神会生气的——

他们左顾右盼却不见玉盏大仙的身影，杨丰旭倒是一抬头就能见到玉盏远远站在树上的身影。

他站得很高，那些人不会想到往那么高去看。别人找不到他，他也就那么不急不缓地由着他们磨叽，似乎早已经料到了现在的场面，只是懒得下去跟他们说太多。

水面上这时候突然一阵细微的水花声，四个围成一团低声焦急议论的村民猛地安静下来，如同被这水花翻滚的声音撞击了神经。

他们齐齐瞪着眼睛往水里去看，生怕是水神出现，但战战兢兢地观察了半天却没有发现水神的影子。

月见还坐在轿子里，不到地点是不允许她下来的。

娃娃于是也还顶着七八岁女童模样坐在月见腿上问："大叔们你们见过水神吗？他是什么样子的？"

月见的话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这才稍稍放下紧绷的神经，"哎，我们哪儿能得见到，不过听说村里有先人远远见到过水神

爷显灵时的影子，说水神爷是在天上吞云吐雾的龙神呐！”

听到这里徐舰和杨丰旭都忍不住振奋了一下——既然有妖魔鬼怪，那世上果然也是有龙的吧！

龙的地位在华夏神话中无疑是特殊的，大概见到什么也不如见到龙来的激动。

但是一想到这个水神都做了些什么却又让人有些失望，难道让华夏人自称子孙的龙，是这么邪恶的吗？

即使要当研究者就要有接受一切真相的心理准备，但这一刻他们又突然不希望湖里的水神真的是龙了。

娃娃还在向村民询问，“那么说，没有人真的确定水神爷就是龙吗？”

“确定的，一定就是的！老人们都这么说！”

一个人这么说了，其他人立刻也就跟着点头。之前他们守口如瓶从未对玉盏和月见这两个外来人说过，因为胡乱声张也会犯了水神爷的忌讳惹水神爷不高兴。但是现在这两个女孩子也马上就要成为水神爷的人了，也就不怕她们知道。

村民因为跟娃娃说话，此时都面向轿子，倒是徐舰眼尖突然指着湖面喊了一声：“是水神娘娘！”

杨丰旭心里咯噔跳了一下，突然觉得不对——这个时代，应该有水神娘娘吗？

第19课时

最初的最初，“水神娘娘”只是一个自欺欺人的称呼。

风华正茂的女孩被送去侍奉水神,得到水神的眷顾,变成神的眷属,因此称为水神娘娘——这样想着,相信着，心里的罪恶感就可以减轻。

但是从老人之前的讲述里推断，水神娘娘应该是在水神被消灭掉以后的若干年里出现的,至于真正献给水神的那些女孩子们怎么了,没有人告诉过他们答案。或许就连这个时代的村民也根本不愿意去思考。

他们只要相信着送去的女孩们变成了水神娘娘就够了。

所以当湖边再次响起细微的水花声，一个村民回过头,顿时发出了和徐舰一样的惊叫——“水,水神娘娘！！”

这时所有人都看到了,湖边那些大水之后半死不活的芦苇草里有一个女人正探出头来，从这里可以看到她赤luo的上半身，可是没有人有心思去看，或是指责她不穿衣服有伤风化。

每个人都面如死灰，因为在此之前无论人们嘴上怎么喊着水神娘娘，心里其实都认为水神娘娘根本不会出现。

他们心底有一个声音一直一直在说，被水神吞吃下腹的水神娘娘，怎么可能会出现呢……

当湖里出现了这样一个女人，他们顿时吓得屁滚尿流，已经有人腿软得跌坐在地上，还有人嘴里喊着“水神生气了！派水神娘娘来惩罚我们了！！”边喊边转身就逃。跌坐在地上的人也连滚带爬的跟着跑，“等，等等我！！”

眨眼功夫四个村民就跑得一个也不剩，对于他们来说某种程度上水神娘娘可能是比水神更可怕的存在。

水神意味的是强权是畏惧，而水神娘娘——那是他们一代代亲手害死的女孩。

——她们要回来报仇了，水神要派她们来惩罚村子了！！

那个恐怖的念头让他们没命的逃，留下月见和娃娃面面相觑。

娃娃此时也是再也绷不住了，整个身形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似的迅

速缩水，没几秒时间就变回了原来白胖奶娃的样子。

它自己也是妖怪所以根本就不害怕，一下子蹦出轿子迈着两条小短腿儿去看看湖里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或许是它见惯了不穿衣服的精怪，又或者他的心性也跟个头一样，心无杂念也不避讳什么。

总之他是毫不在意，跟在他后面的也想要看看清楚的杨丰旭和高学夫却顿时不知道应该把视线往哪里放。也只有徐舰脸皮颇厚地吹了声口哨。

杨丰旭无奈地瞪着他，“水神娘娘”的口哨你也敢吹，不怕遭天谴。

他心里觉得那不该是水神娘娘，但也没什么根据。毕竟他们也根本没有见过水神娘娘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湖边的女人在灰蒙蒙的暮色里披着长长的湿漉漉的黑发，她上半身探出那一片已经东倒西歪被水泡的快要腐烂的芦苇，下半身依然隐在湖水里。

她那看起来饱满又柔韧的身躯在灰蒙蒙的暮色里被镀上一片静谧，让人看不分明的脸上似乎带着一道笑容，如同正在召唤着他们。

空气里四处飘荡着尸体的腐臭，前方凉凉的水气里却又夹杂着植物腐烂的泥腥味儿，这些气味烘托着眼前的景象，说不出的诡异。

娃娃毫无惧意地靠近湖里的那个女人，月见怕他有危险，紧赶了几步过去拦腰抱住他。

徐舰见了这样就说：“反正她看不见我们，我过去看看！”

眼前又是女人又是孩子的，总不能让他们打头阵吧？

杨丰旭心想连玉盏都看不见他们，说不定真的没什么关系，就没拦着。

徐舰对月见露齿一笑，“月见妹妹别怕，我这就过去看看。”——他这长相笑起来倒也蛮帅的，可就是透着一股子轻浮。

说着他就撸了袖子往河边走，杨丰旭嘱咐着，“小心点！”

高学夫想了一下说：“我跟他一起去。”

他现在也有太多想不明白的事了，所以能亲眼看看的，就尽量亲眼看看。

两个人一起小心地往河边走，不知道是不是错觉，他们总觉得湖水里那女人的目光是冲着他们的，带着一道诱惑似的笑容。

徐舰脑子里忍不住已经开始想来的路上老船夫给他们讲的各种浮尸沉尸和水鬼——那些抱着船不走的，拉替死鬼的，还有现实的村子里那些被水神娘娘或者长满青鳞的小孩拉进湖水里淹死的……

他在心里卧槽了一声，这时候才有点后知后觉的害怕起来，心想这该不会是水神娘娘跑出来拉替死鬼了吧？

他就不该呈这个英雄的，反正那个玉盏就在附近，真有危险他就出头了，还用得着自己来冒险吗。

可是话已经说出去了，当着月见的面他也不想缩头缩尾被人当成胆小鬼。于是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走，只是脚下忍不住慢了慢。

这一慢高学夫就走在了前面，他走在前面这是更令人担心的，因为他是不信鬼神的，对于一些突发状况只怕比徐舰还没有防备。

杨丰旭转头问一直都没有开口的老人，“老人家，那到底是什么？真的是水神娘娘吗？”

老人缓缓抽了口烟袋，只说：“再看看，再看看……”

千年前妖魔的世界跟后来有很大的不同，老人也还吃不准那到底是什么。

高学夫走到距离湖边几步远的地方就没有再靠近，安全倒还在其次，关键是让他近距离面对一个没有穿衣服的女人，如果一点都不避讳那简直就是耍流氓了。

所以他侧着身，几乎是半背着那女人说，“请问，大姐你在水里做什么？需要我们帮助吗？”

他还没有等到那女人回答，就觉得脚踝上一紧，猛地一股拉力让他失去了平衡，连叫都来不及一声人就扑通栽进了水里。

其他人都是一惊，他们离的远一些，虽然有些别扭但还是盯紧了那个女人所以看得很分明。

那个女人根本动也没动，他们甚至都不知道高学夫是怎么落水的。

但此时此刻也顾不了许多了，高学夫一摔下水就再没露头，他们也没工夫再研究这女人是个什么东西，先救人要紧。

柯正亮反应最快，甚至就在跟前的徐舰都还没来得及跳下水，柯正亮就已经越过他跳了下去。

见他下了水徐舰和杨丰旭才没有跟着一起下去，他们两个加起来都未必有一个柯正亮厉害，这时候下去唯一的作用也只是添乱。

他们戒备地转向那个女人，“你对他做了什么？”

女人裂开嘴，发出一种古怪的呼哧呼哧的笑声，突然身子一伏，转身翻起一阵水花就没入了水里。

此时的天色已经很暗了，杨丰旭只觉得眼睛一花，从那翻滚的水花里看到某种庞然的物体一翻而过，但是这么暗的光线又有水花遮挡根本看不清楚。

女人一下水他们就开始担心她会不会是冲着高学夫去的，只是天色一暗水下一团漆黑，根本什么也看不出来。

高学夫一落水只觉得那股带着泥腥气的水不停往鼻口里灌，他吐了一串又一串的泡泡才反应过来憋住最后一口气，也终于保住他最后一丝理智。

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想要手脚并用地往上乱划，但他的脚被缠得紧紧的，那些东西似乎还在不断蔓延，想把他的腿也缠住。

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只能弓起身子去撕扯，然而越撕扯越紧，几乎立刻就把他的手也缠了进去。

肺里仅存的那一口气也用光了，肺部因为缺氧而泛着疼痛。他脑子里的理智还有，知道无论如何都得憋住这一口气，不然遇上倒霉的时候可不只是喝几口水，搞不好一口就够把他溺死。

可是这真不是想憋就能憋得住的，他觉得自己再不捂住自己的鼻口就实在是一刻也坚持不下去了。可是他的手被缠得抬不起来，在这生死一刻的关头他几乎是拼上了最后一股力气狠狠一扯，手上缠着的东西没有断，却把连着它的东西从淤泥里扯了出来。

在黑漆漆的水里，黑黑白白的一团被揪出来之后借着水的浮力与他面对面，他的视线顿时迎上了两个黑漆漆的洞。

人、头、骷、髅——高学夫默默跟那个骷髅对视片刻，这口气终于憋不住了。

最后一串气泡无情的从鼻孔流窜而去，就在这一刻柯正亮一把抓住他往上拉，高学夫反应也算快，慌忙抬手捏住鼻子，拼了老命也要阻止这本能的吸气。

柯正亮拉着他快速上浮，那些人头骷髅却还缠在他手腕脚踝上，跟挂着一串铃铛似的磕磕碰碰一路拉出水面。

刚一出水高学夫用力吸气，美好的空气伴随着鼻腔里残留的水呛得他咳了几下。不等他松一口气就觉得脚腕一紧，又一次被拖了下

去。

高学夫反应不急，又是一串气泡咕噜噜地冒了出去。

他到底是犯了什么流年——

缠住他的那些骷髅都已经被拉出了淤泥，高学夫在水里一低头，就见到先前在湖水里的那个女人正拉着他的脚腕想往深水里拉。

水里光线很暗，他这匆匆的一眼只能勉强看到她的上半身，下半身却像一个庞大的阴影，模模糊糊看不真切。

柯正亮这时候也已经迅速反应，一个返身就从湖边又窜进湖里，一拳头正打在那女人的脸正中，仿佛以鼻子为中心顿时凹陷下去。

女人终于疼得松了手，一转身就往水底逃去。

高学夫这才看清这哪里是女人，她上半身是人，下半身却长在一个巨大的鳖壳子里。那女人的腰身就长在老鳖脖子的位置上，这一转身鳖尾一扫带起巨大的水流，柯正亮也趁机又一次把他拉出水面。

高学夫上了岸顾不得其他先猛咳了一通，等缓过气来却看到大家都一脸惊悚地盯着他，没有一个人敢上前。

他这才发觉自己的手脚上还丁零当啷地挂着那些人头骷髅，缠住他的东西不是别的，就是骷髅上的头发。

上了岸，没有了水的浮力，那些头发终于不再动。高学夫几把把手脚上的头发扯下来，杨丰旭略寒地向老人求证，“老人家，这些是……？”

老人叹了口气，“这大概就是那些被当做供品的女孩吧……听说水神在时，这些女孩不论死活，最后都逃不过被吃掉的命运。”

妖怪间流通的信息显然跟人类得到的信息不太一样，人类只管把供品送到，送到之后也就再也见不到，是生是死从此就没了消息。

所以他们也更情愿把水里的东西当做神，那么至少可以幻想和自我安慰。

但妖怪们却往往会知道一些更真实的消息，那些被送去的女孩也许有的并不那么让水神满意，直接被淹死之后吃掉了事。或者让水神比较满意的，也许多留两天，最后却也被活生生的吃掉。

再或者太让水神满意了，说不定都不用带回老巢，就地直接一口活吞。

所以最初是没有水神娘娘的，最初那些女孩子留下的，只有散落水底淤泥里的白骨。

大家正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些白骨，放这儿也不是，扔回水里也不是。却见月见已经蹲下去一颗颗把它们聚集在一起，徐舰问：“月见妹子你这儿干嘛呢？”

好好个小姑娘在这儿倒腾骷髅头看着还真诡异，她也真下得去手。

月见抬起头来说，“我想把她们埋了，她们一定不想再回到湖里去。”

徐舰在心里想：几个骷髅头哪儿还会有想法啊。但他嘴上也没说，继续发扬风格，助妹子为乐，“我帮你挖坑啊。”

忙他固然是要帮的，但骷髅头他可不想碰，那就只能干体力活了。

杨丰旭和高学夫两个沉默了一下也默默去帮忙找了树枝刨坑，只有娃娃和月见一起一颗颗摆好骷髅头。

他们挖坑的间隙一转头就能看见那个小小的白胖的娃娃两手捧着骷髅头小心放好的样子，怎么看怎么头皮发麻。

埋好了骷髅，杨丰旭才问老人，“刚刚那个东西会是水神吗？”

虽说一直以来给人的印象是水神应该是男的，或者说雄性，但现在想想所谓的水神娘娘并不是“水神娶妻”，而只是供给水神的食物。

那水神也不一定就是男的了？否则为什么刚刚那个女人会跟这些祭品一起出现？

但老人听了他的问题却摇摇头，“不像……虽然我也不能确定刚刚那是个什么东西，但跟传闻中描述的水神并不像。”

这时候高学夫开口了，“——是鳖幽灵。如果只对照外形的话，这种形象在书上被定义的名称是鳖幽灵。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鳖。”

杨丰旭恍然，难怪看上去那女人下半身黑漆漆的一大团，原来是鳖壳。

这时月见闷吭吭地凑到高学夫身旁，高学夫见她有话要说的样子就低头等着她开口。

月见迟疑了一下说，“你可不可以不要怪她们？我想她们不是有意要害你，她们也许只是想要离开湖底才会拉住你的……”

高学夫低头看了看她，抬起头推了推眼镜，“嗯”了一声，“我不会认为她们想要害我。”

——骷髅怎么会害人呢？骷髅就只是骷髅而已，也许是随着湖水飘了上来，也许是被什么东西有意利用，但骷髅本身是不会有意识的。

第20课

——被半人半鳖的鳖幽灵这么一折腾天色几乎已经快要完全黑下来了,村民说过今天就是水神给出的重新供奉祭品的最后期限。

照说这样的日子是绝对不能出一点纰漏的，那四个抬轿子的村民本来会把她送到湖心桥的尽头，然后留下祭品们撤走。可是现在他们被鳖幽灵一吓都落荒而逃，月见只能自己把自己送去给水神了。

刚刚虽是有惊无险,但徐舰不由得开始担心既然鳖幽灵能发现他们,那水神会不会也看得见？那他们离这么近岂不是有危险？

这样一想徐舰就开始抬头四处寻找,只是这会儿竟然又瞧不见玉盏的身影了。这丫怎么跟华老师一个样，一到需要的时候就不见人。

他于是凑过去问月见,“哎,你那个保镖呢？都出了这么大的动静，他怎么还不露面？”

月见眨巴眨巴眼睛理所当然的说：“水神还没有出现，他怎么可以出来？”

她怀里的娃娃也一本正经的补充,“这叫不见兔子不撒鹰！”

徐舰就囧——你们居然把水神当兔子？还把自己当鹰呢？万一一照面发现水神才是鹰怎么办？可别到时候哭都没地方哭啊！

但既然来都来了徐舰也是不可能打退堂鼓的，他拿出为了省电一直关着机的手机打开机，对着湖面上的光线调整亮度。

月见对这个方方的还会发光的小盒子感觉很稀奇，好奇的瞅了瞅，徐舰就笑着招呼——“来，月见妹妹你站好，我帮你拍张照～！”

虽然不懂拍照是什么意思，月见还是乖乖站好，徐舰刚说：“笑一个～”

月见怀里的娃娃立刻指着他大叫：“登徒子！”

文化差异真是可怕！

徐舰盯着手机屏幕对里面照出来的娃娃辩解：“这是拍照！拍照都是要笑的！”

他正要找机会按下快门，手指头却突然一僵，透过手机屏幕的镜头看到月见身后的湖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影——

长长的巨大的黑影足有三人环抱那么粗，从水面无声地伸出，正缓缓俯首向月见靠近——他脑子里瞬间浮现村民们的话，当即大喊："龙——龙！！"

这一声惊动了其他人也惊动了那条黑影，月见刚只来得及回过头来，那条黑影已经张开血盆大口猛地向她冲下来。

徐舰在这一刻按下快门，闪光灯下一对尖牙瞬间闪烁着刺目的寒光，但出现在光芒下的却不是传说中的龙，而是一条红黑相间的赤鳞大蛇，张开大口正要把月见一口吞下。

面对着这样一条大蛇几个人都惊呆着，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根本做不出反应，几乎只能看着张着血盆大口的蛇头冲下来将月见吞下。

然而就在蛇头距离月见只有几尺远的时候，一道白影飞快地破空而来，似乎一口咬住大蛇的七寸将它撞开。

大蛇身躯一卷，一黑一白两条影子在湖面上空卷在了一起——

徐舰快速打开手机照明，光线投过去的一瞬间他脱口而出："龙！这一次真的是龙！"

杨丰旭和高学夫也看到了后来的那条白色的影子，像是一条银白的龙，跟大蛇纠缠在半空。

他们目瞪口呆紧张地看着半空缠斗的两条影子，那条像龙一样的生物身形灵活优美修长，但那条黑红相间的大蛇比它还粗了一圈。凭他们根本看不出究竟谁占了上风，只能心口砰砰乱跳地看着眼前这不可思议的景象，激动早已经大过了恐惧。

"等等，那好像不是龙……"高学夫仔细的盯着，抓住徐舰的手把手机的灯光照得更准一些——"看它没有角！那应该是蛟或者螭！"

"这种时候就不要计较那么仔细了！"

徐舰刚嚷完，就见两条身影猛地坠进了水里，水面上一阵又一阵的翻涌起来，不时有红黑或者银白的长尾摆出水面激起一片浪花。

湖面上渐渐开始飘来一阵阵腥气，手机的光投照过去能看到水花里翻涌着血红的颜色，很快又融进了湖水里被冲淡。

——哪一边赢了？

他们根本看不到水里发生了什么啊！

随着血越来越多湖水越来越红，湖面上也渐渐平息下来，到最后整个巨大的湖泊都被染成了泥红色，夜风里带来的血腥气催人欲吐。

他们趴在湖边大气不敢出的盯着湖面，突然眼前的水里嗤啦翻起

一道水花，杨丰旭他们都吓了一跳，往后一仰险些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倒是月见和娃娃欢呼了一声，他们这才见湖水里冒出来的竟然是玉盏。

他撑着岸边轻松一跳就上来，从湖水里出来身上虽然湿着却没有沾上血水，并且连那一点湿意也迅速消失不见。

月见欢脱地蹦过去抱住他，娃娃就被夹在两人中间挤变了形。

杨丰旭沉默地看着这一幕，还需要解释更多吗？

玉盏就是那条蛟或者螭龙？

华老师……他是一条，龙？

杨丰旭愣愣地盯着眼前的玉盏，玉盏也像是感应到了他的目光似的将视线投过来，虽然他是看不到杨丰旭的，却准确的迎上了他的目光。

杨丰旭此刻的脑子有些乱，或许他从发现玉盏就是华老师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在乱了，只是努力的维持着表面的镇定不去太深入思考而已。

但是现在他真的很不镇定，如果世上有什么事比自己的老师是个千年老妖怪还令人愕然的，那大概就是老师是条龙了……

在华夏的文化中无疑占据着最特殊地位的一种传说中的生物……

——本文即日起正式改名为《我的老师是条龙》——

开玩笑的。

这时月见已经因为娃娃的抗议而放开玉盏，抬头问他："刚刚那个就是水神吗？"

"嗯。"玉盏应着，眼神竟然不易察觉的暗了暗，"结果也不过只是条水大虫而已，果然并不是那么容易找到条野生的龙……"

他低头对月见笑了笑，淡淡的笑容里掩藏了太多复杂的情绪，宠溺，无奈，怜惜，心疼……仿佛还有着浓浓的不见前路的黯然，却又尽数收敛起来，只对她说："我们又要继续找下去了，路上可不许喊累。"

杨丰旭从这句话里发现了一些问题，追问着："你们其实是听到这里有龙故意找到这里来的？但他不就是龙吗？"

"诶？"月见怔了怔，看一眼玉盏，眼神微微闪烁，神色里有那么一丝不自然的回答他："玉盏是蛟，不是龙……"

杨丰旭辨不清月见闪烁的神色里掩盖着什么样的情绪，但她并没

有否认他们特意来找龙这件事。

此时他已经对这两个人起了极大的兴趣——华老师和桑宁，这两个人在久远的一千年前在做些什么？他们为什么要找龙？华老师是蛟妖，那桑宁呢？月见是人还是妖？

他们后来发生了什么？月见是怎么死的？华老师独自一个人游荡了一千年等着她再次转世吗？

只要看着眼前的玉盏就能知道他是喜欢月见的，那种喜欢得毫不遮掩肆无忌惮的感觉，连一旁看着的人都能感觉得到甜蜜。

可是为什么一切却又都变了呢，一千年后的华老师和桑宁之间再也没有了那种简单直白让人看了就觉得眼热的喜欢。他对桑宁的态度像隔了一层厚重的雾，让人摸不清楚。

如果曾经的月见知道了，该是多难过？

好奇心是谁都会有的，何况自己身边这样迷雾重重的两个人。

可是杨丰旭却也有些不忍心去探究，担心会发现了什么让人无法去直面的真相。

一定曾经发生了很多波折，才让两个人变成了今天这样。

他默默压下了好奇心，此时老人缓缓开口说："已经看得差不多了，我们也该回去了。"

杨丰旭一愣，急忙说："等一下老人家，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弄清楚……"

一面觉得不该探究，一面却又还放不下，杨丰旭也不知道自己想怎么做，只是不想这么快就离开。

"都是些旧事，该知道的知道了也就够了，何必追究那么清楚。"

老人似乎完全没有松动的意思，杨丰旭这才想起从一开始老人就说过，他是欠了某个人的人情，答应告诉他或她这个村子水神的真相，但是不方便再跟她本人接触所以才让他们来转告。

现在已经不必老人来说明那个人是谁了。

"老人家，桑宁就在村子里，您为什么不让她亲自来看？"

"嗬嗬……虽然我找到机会接近了她一次，但似乎已经引起她那个不得了的保护者的不满，如今把她看得牢了，老儿我已经没有机会再接近她了。"

"……保护者是指华老师吗？"杨丰旭微微汗颜，华老师把桑宁看那么严干嘛呢……他还有一个问题，"但是老人家您为什么说欠了桑

宁的人情呢？”

杨丰旭还蛮奇怪这一点的，若说为了一千多年前除掉水神的事，那还真够远的。何况水神也不是桑宁杀的啊。

老人慢慢又抽了口烟说，“老儿我本来已经虚弱得连继续留在村子里守护的力气都没有了，是找那个小姑娘借了点力量，现在都有足够力气带你们亲眼来看这一切的真相。这还不算个大人情吗。”

杨丰旭愣了愣，隐约觉得能够生生从时空里扭曲出一段空间带他们身临其境，这得是多强大的力量？

“您搞错了吧？桑宁也有什么力量吗？华老师才是妖怪……”

桑宁即便是月见的转世，也没见月见有什么特别，更别说跟普通人完全没两样的桑宁了……

杨丰旭刚想到这里却不自觉的停住，忽然就想起在饿*时，桑宁好像就已经透出那么一些不同。

老人又笑了笑，带了一点意味深长的说，“小姑娘身上藏着的力量才真的不普通，那是连那个蛟爷也比不上的力量啊……”

杨丰旭这回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总觉得这种话放在别人身上似乎都还可以接受，但是……桑宁？

“好了，启程回家了。”

老人提高声音说了一句，徐舰立刻嚷着：“哎等等！我还没跟月见妹子道别！”

可是老人哪儿管他这么多，烟袋一抽，黑雾就开始弥漫，眼前的景象顿时变得模糊起来，月见似乎也不再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

“哎哎月见妹子！——哎老人家你怎么这么不通情理，净干这棒打鸳鸯的事儿！”

杨丰旭囧了，心里默默说你跟月见那是鸳鸯吗？

黑烟将他们包裹起来，很快四周也就什么都不剩了。

徐舰独自在一边不满地嘟嘟喃喃，杨丰旭趁他和高学夫没注意的时候紧走两步来到老人身边，低声问：“老人家，我还有两个问题，能告诉我……桑宁她到底有什么力量吗？”

老人沉默了片刻，“也好，你也替我给她传个话。”

“您说。”

“老儿我很感激她把力量借给我，但是以后别再随随便便相信陌

生的异类，轻易就做这种事了，不是所有人都像老儿我这般不贪心。在这样强大的力量诱惑之下，谁都可能变成豺狼虎豹。”

“那到底是什么力量？”杨丰旭越发奇怪了，这一回老人沉默了很久，似乎还在斟酌着，不能够完全确定。

“我感觉到的，那似乎……是属于龙的力量。”

“龙？”

杨丰旭心里跳了一跳，又是龙？难道当年他们最后真的找到了龙吗？

他想起了另一个问题，在来的路上曾经问过华老师的问题——“老人家，现在世上还有龙吗？”

老人摇了摇头，“没人知道，因为已经太多年没人见过龙了。我想，是没有了吧——这个世道已经不属于我们异类了。”老人似乎隐隐叹了口气，略转了转语气，“你还有一个问题，问吧。我们就快到了，到了之后也该分道扬镳了。”

剩下的这个问题杨丰旭不怕其他人听见，也就没有刻意压低，提了提声音问：“水神不是已经被玉盏给杀了吗？那后来为什么还会出现水神娘娘？他们没有停止祭祀吗？”

“没错，祭祀。没有停止。”

“怎么会……”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相信蛟爷真的杀了水神——跑回村子的那四个轿夫慌乱之下乱嚷了一通，被村民追问才回过神来，害怕自己丢下祭品逃走的事被村人责怪。于是就说蛟爷是个无能的骗子，非但没有除掉水神，还惹得水神和水神娘娘们发了怒。

村民后来见到一湖血水，那血水里妖气太重湖里的鱼全都翻了肚，也就相信了他们，认为这是水神的惩罚，不肯相信蛟爷的话。

所以为了让水神消怒祭祀又持续了很多年，甚至是加倍的奉送祭品。直到湖里的血水妖气散尽，那已经是上百年之后的事了。”

第21课时

突然破水而出的银色影子瞬间腾向天空,被水花甩了一身的桑宁用手遮挡着抬起头，诧异地看到了一条银色的龙——龙！不对，那不是龙，是蛟！

这种时候她居然还在分辨龙的种类！而且龙看起来不都是一个样子吗？为什么就能偶分得清呢？

银蛟的爪子上抓着那颗蚌珠，乒乓球大小的浑圆珠子,离水之后一瞬光芒刺目，随即就稍稍暗淡下来，光芒变得温润起来。

桑宁一时愣着思考不能，换回她注意的是湖面上又一片剧烈起伏水花,她刚一低头就见水里的水神娘娘们借着澎湃卷来的水浪脱水而出几乎要扑到石头上来。

桑宁下意识往后一退，却忘记了自己是在石头顶上,脚下一空就向后倒去——

银蛟修长柔韧的身躯在半空一个翻转旋身俯冲而来,爪子牢牢扣住桑宁的胳膊就带她飞回天上，她原来所在的石头顶端顿时被水浪吞没。

桑宁瞪大了眼睛看着越来越远的湖面，越来越小的湖面，耳边是呼呼的风声，脚下空空荡荡——好好好好高！

低下头能够看到的只有夜里树林黑漆漆的树顶，这样的高度，摔下去足够粉身碎骨！

“华华华华华老师！”

她眼都不敢眨的盯着几乎看不清的地面，生怕只是眼睛一眨的功夫自己就会摔落下去。在这种时候，她甚至没有去想自己为什么会管一条蛟叫华老师。

“华老师，让我下去，我要回地面！”

人是陆地上的生物。

双脚不踏在地上，就没有安全感。

身在这么高的地方，真的好可怕。

耳边明明充斥着呼呼的风，却像是能够听到心脏紧缩跳动的声

音。桑宁不确定高空这么大的风华玉盏能不能听到，于是又提高了声音几乎是喊着："华老师我要下去！"

在话音被风吹散的瞬间抓着她胳膊的那只爪子仿佛松了松，那就仿佛是再说：想下去就自己跳下去。

桑宁几乎惊叫着抬起另一只手牢牢抓住那只爪子，喊着："华老师我跟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别害我！！"

"——真好笑。"

华玉盏的声音突然在头顶响起，桑宁抬头才看到他已经变回人的样子，就这么停滞在半空，一只手拉着她——"你在怕什么？现在的你也会摔死吗？"

桑宁愣住，根本就已经忘记了她现在连个真实的身体都没有，谈什么粉身碎骨。

华玉盏还在说着，"我好像都能听到你心脏砰砰跳的声音了？用不着这么逼真吧？"

桑宁抬着头，哀怨的问："华老师……我们到底有什么仇啊？不用这么折磨我吧？"

华玉盏微默了片刻，"仇？我可是很绞尽脑汁的想帮你学习怎么在未来的残酷环境里活下来，怎么能说是有仇呢？你有看过狮子把小狮子推下悬崖让它自己爬吗？那可不是仇，是满满的爱啊~"

——华老师你知不知道你这句"满满的爱~"说的好变态！

可是桑宁连对他说出这句实话的勇气都没有，人吊在半空怎么可能会有底气！

"华老师咱们先落地再说啊！下去之后你说什么我都会听！怕高是本能，摔不死也会怕的！"

"可是你已经没有怕高的时间了，桑宁。"华玉盏的手隐约又松了松，"——人类的恐惧心，你是时候丢开了。"

这句话顿时让桑宁有种不好的预感，果然下一刻他就真的松了手，桑宁的身体在猛然间坠下高空。

怕高是本能。

华玉盏说过，这具由她的意识实体化的躯体会因为她的潜意识变化而受到影响。她紧张害怕时，没有心脏的胸口就会传来砰砰的跳动，那是潜意识的"模拟"。

所以她在半空下坠时有那么一瞬间，不由得担心落到地面的自己会不会真的变成一滩肉酱。

因为她真的觉得，从这里摔下去会变成那样的。

如果她不会死，那么她就会变成一滩活着的，会动的肉酱。

那大概，一点也，不开心。

但是那并没有发生。

她像在梦中跌落了一下，身体微微抽搐了一下就睁眼醒来——在盯着黑乎乎的屋顶几分钟之后她知道自己回到这个暂时栖身的身体里了。

天已经黑了，屋里却没有亮灯。

她刚一转头就被一双晶亮的眼睛吓了一跳，倪倩已经醒了，却还老老实实按照她的要求躺在床上，就这么转头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她，也不知道已经看了多久。

桑宁赶忙爬起来，这么一直给人盯着可不会自在，“谢谢你一直陪我啊，其他人呢，他们有没有催我起床啊？”

她从不到中午就一直“睡”到天黑，正奇怪怎么都没人来催她起床，走到门口打开门却只觉院子里安安静静的，主屋里连一点灯光也没有。

奇怪了，人呢？

她走到主屋推开门，屋里黑漆漆的，透着一股连呼吸声也没有的寂静和空旷。

——四个人全都不在？天都黑了，他们不在屋里去了哪里？

桑宁刚要转身退出去，却见身后一个高大的人影挡住了门，一双手突然向她伸来，想要从背后捂住她的口鼻。

然而随着一声闷响，那个身影倒在门外，他身后站着提着根木桩的倪倩。

桑宁还没来得及跟倪倩道谢，却看到院子里像是突然出现了一大团黑色的烟雾。烟雾如同凝固一般聚集不散，从里面似乎隐约出现了几个影子晃动，有什么东西正要从黑雾里出来——

桑宁紧张地退了一步，倪倩提着木桩就砸下去。她的力气有多大桑宁是知道的，然而砸下去的木桩却像是碰到了什么硬物被弹开，随即黑烟里走出一个老人的身影——

桑宁见过这个老人的脸！第一天来村子在村长家院子里的时候，

那从屋里投出来的阴冷目光——“村长！？”

倪倩再次提起木桩去砸，老人却只是一抬烟杆子就把木桩挡下了。

“倪倩别打！”

黑色的烟雾里竟然传来杨丰旭的声音，随即其他黑影也冲出烟雾，徐舰高学夫和柯正亮都在。

“你们为什么从那里面出来——”

“那个等会儿说，倪倩先把木头放下！这个老人不是村长！”

桑宁一听就懵了，这个长相明明就是村长，当时他们虽然离得远但是那阴恻恻的目光让她对这张脸的印象很深刻。

老人笑了笑说，“小姑娘，又见面了。老儿我说过的话也算兑现了，就不方便在这里久留，剩下的事让他们告诉你吧……”

老人说着渐渐跟黑雾融在一起，随着黑雾一起消散不见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不过是魂魄出窍了一下午，这边到底发生了什么？

杨丰旭一把拉住她就往外走，“等等再说！我们先找地方躲起来！”

他们没有忘记回来之后要面对什么，现在最要紧的是不要让村民找到他们！

村子里哪里都不安全，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比这里的村民对村子更熟悉。六个人一直趁着夜色跑出村子在村外找了一条干涸的大沟躲起来，徐舰抢在杨丰旭前面说：“我们已经知道水神娘娘的真相了！她们根本就不是什么神，都是水鬼！被这个村子的村民代代投湖的水鬼！”

是啊，她也知道水神娘娘是水鬼，还知道他们都尝过吃了水神娘娘肉的鱼呢……

不过桑宁决定这件事她一个人知道就够了，还是不要说出来恶心大家了。

徐舰立刻嘚吧嘚的就把这一趟的见闻说了，虽然从他嘴里说出来总有点在不重点的地方添油加醋，重点的地方却又一带而过，但好歹也能听懂个大概。

桑宁实在没想到她只是离开了一下午，竟然错过了这么多……

“——你们真的穿越了一千年？真的见到龙了？？”

“可不止是一千年前，有关这个村子重要转折的时代我们都去亲眼看了！”

徐舰说的兴奋，高学夫却没忘记纠正：“那不是龙，是蛟。”

“哎谁分那么清？什么龙啊蛟啊的不都是差不多的东西嘛！”

桑宁心里颤了颤——蛟？

“银色的……蛟？”——世上有那么多巧合吗？她刚见到了一条蛟，他们就在一千年前的同一个地方也见了银蛟？

偏偏，还就是一条银蛟带他们来了这里。

一千年前，一千年后，两条名为玉盏的蛟——

“那条蛟其实就是华老师吧！”

徐舰的话猛地让桑宁心里跳了跳，竟然像是心虚似的，生怕他真的揭穿了华老师的身份——真不知道华老师都这么对自己，干嘛还要替他担心。

杨丰旭不开口，倒是高学夫反对说：“这句话根本就没有根据，就算现在假设我们看到的事情都是真的，也根本没有亲眼看到那条蛟变成人。只不过是蛟落水之后那个玉盏从水里出来，他完全可以事先躲在水里，或者刚好就只是也在水里。这就算当成魔术都没有一点技术含量。”

徐舰自然还想辩驳，桑宁却不敢让他们继续讨论这个话题，赶忙换了个问题：“哎那个老人是什么人？他为什么会带你们去一千年前？”

这还真把徐舰问住了，别的问题他说得天花乱坠，但问他为什么——这种事情他还真压根没有去关注。

杨丰旭直到此时才开口说，“桑宁，我能单独跟你说会儿话吗？”

徐舰立刻不满的问：“什么话你们还得单独说？我们现在都在一条船上了，有什么话不能大家一起听的？”

“这件事不行。”杨丰旭没办法解释太多，直接拖着桑宁猫着腰走远了些。蹲下来之后桑宁才问：“怎么了？什么事？”

杨丰旭迟疑了一下，这一趟他发现的事情信息量略大，让人不知该从何开口。更重要的是他不知道桑宁知道多少。如果没猜错，以平时的观察推测，桑宁根本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记得。

他觉得千年前的事情不管是怎样一种缘由，不该由他来对桑宁

说。

“桑宁，那个老人托我给你带句话——”

他决定只告诉她与玉盏和月见无关的那一部分，于是把老人的话转述给桑宁。

桑宁听得有点愣——这么说那个老人就是曾经在村长家和林子里两次见到的古怪老人？只是那时他阴森森的又一团虚无跟鬼一样，刚刚看起来却已经跟一个正常人没分别了。

那也是因为她的力量？

在华玉盏警告之后她总算知道自己的确是有某种力量的，还好像很不得了的样子——但是，难道那个力量不是来自曲小路，不是来自一个千年的老魅吗？怎么又跟龙扯上了关系？？

桑宁张了张嘴想问什么却理不清头绪，杨丰旭伸出手做了个阻止的动作，“别问我，我只是传话的，什么也不知道。”

杨丰旭不是徐舰，他就算发现的东西再不得了，好奇心再强，情况未明之前也不能轻易表露出来。

——再明摆着不过，他们是根本斗不过华老师的。所以引起华老师的注意绝对不会是个好主意，甚至搞不好如果真的发现了不该发现的，被灭口都不是没有可能，还谈什么探究真相。

所以只能对不住桑宁了，但看玉盏那么喜欢月见，想来华老师也不会对桑宁不利的。

这种事桑宁也无人可以商量，没等她好好寻思一下，徐舰那边突然发出一声哀嚎，两个人一惊就急忙往回赶——走了几步却发现那边似乎根本没有什么异常情况，依然只是四个人，不见有村民找过来。

“出什么事了？干嘛那么大生意！”

杨丰旭提醒他他们现在可还在逃命呢，徐舰却根本顾不得许多，抱着手机几乎要捶胸顿足——“没有！手机里什么也没有！我明明拍下那两条龙和大蛇了！这是怎么回事！？视频呢？？而且连月见妹子的照片都不见了！”

他很确定当时有拍到月见的！因为就是闪光灯的亮度让他们看清了那条赤鳞大蛇啊！

“没了！怎么会什么都没拍到！？”

看着徐舰拼命在手机里翻找，杨丰旭怎么就觉得一点都不意外呢……

高学夫也不意外，看来这足以从旁证明他们刚才那段经历并不是真实的。

杨丰旭推测着：“会不会因为那并不是真实的过去，而是像老人说的只是一段被扭曲出来像是并行于过去的一小段空间，所以回来之后我们留不下那里的影像？”

只是徐舰已经无心去听了，他整个人都泄了气，自己处心积虑甚至还废掉了一个DV若干电池，只保留下一个手机带来这里，居然还什么照片视频都没留下。

他一个人沮丧地待在一边儿，谁的劝也不听。

似乎感觉到身后有人靠近时刚没好气儿的说了声“别烦我”，头都还没有转过去，只觉得腰上一凉又是一痛，那剧烈袭来的疼痛清晰地告诉他——他被刺伤了！

徐舰惊悚地回过头，看到了水花大姐狰狞的一张脸。

第22课时

“徐舰！”

杨丰旭发现的时候,倪倩和柯正亮两个人也已经飞快地冲过去，抓住水花大姐的手腕一拧就把她摁倒，一把半尺长的尖刀也跌落在地上。

看见跌落的刀子徐舰的脸色煞白，倒抽着冷气抖抖索索着嘴唇的说：“不,不能……拔……会失血过多死的……”

——被刀子刺中，内部伤情不明的时候能不拔就不拔,留在伤口里还能当栓子,一□□搞不好会加速失血速度。

这一点徐舰是知道的,所以看见地上沾血的刀子就更加四肢发软头晕眼花，好像全身的温度都从后腰流失了,冷的发抖。

杨丰旭扶着他坐好，先开他的衣服看了看——“疼吗？”

“疼……”徐舰的眼睛依然盯着那刀子,像盯着他的生死判决书——这里连医院都没有，如果大出血的话根本来不及回到市区就会死的！

他顿时就只有进的气儿没出的气儿了，身体也不自觉的开始偶尔抽搐，满身冷汗甚至想要昏厥。

杨丰旭发愁地看着他，稍微挪了一□子挡住他的视线——“别再看那把刀了，再看也不能插回去。你的伤根本没多重，刀子扎在皮带上了，割穿了皮带才伤了你一点皮肉，死不了的。”

“啊？”徐舰愣了愣就又虚弱回去，“骗人……你一定是想安慰我，这种心理安慰没有用的……你看，我眼前都已经开始看不清楚了……”

听到杨丰旭这样说，原本都还有些担心的高学夫和桑宁也蹲到徐舰身后去围观了一下，“诶，真的没有多深呢……血会自己止住吗？还是要贴点什么……我的包没有带出来，你们谁身上有药吗？”

“这个应该抹点唾沫就好吧，唾沫是最天然的杀菌药了。”

高学夫说着就已经开始往手上吐口水，徐舰顿时蹦起来，“谁要你的口水啊！”

——男人的口水想想就恶心！

他站起来才反应过来，胆战心惊地想去摸后腰的伤口，被杨丰旭阻止："别用手摸，会感染的！我这里有纱布，你拿去按着。"

徐舰愣愣地接过纱布，还不太相信自己竟然只是伤了皮肉，可是其他人却已经不再关注他，转向水花大姐去了。

水花大姐被倪倩牢牢地按在地上，抬起的脸上依然透着狰狞，狠狠地瞪着他们——

就算现在问起来已经有些多余，遇上这种事的他们还是不能不对水花大姐问："为什么要刺伤我们的同学？"

水花大姐用力抬起头，被摁倒时沾了泥的脸上带着怨恨，瞪着他们大声嚷——

"是你们不肯吃鱼！你们老实的吃掉鱼不就好了！？那样你们根本什么都不会知道，不会感觉到什么痛苦一切就可以结束了！我的女儿也可以不用被送去给水神娘娘！她才十一岁！本来她还有机会可以活的！她和村长的孙女中间只需要送去一个！就是因为你们没有吃鱼，我才被人指责办不好事情，才会指定成她的！"

他们微微沉默地看着地上这个女人，她其实还年轻，这个村子的人代代都生活在恶心循环的恐惧中——他们害怕水神娘娘，压制水神娘娘，将家人中毒变得无亲无故的女孩投入湖中，可是当没有这样的牺牲品出现不得不从村子里选女孩的时候又害怕这样的事会轮到自己身上。

所以女孩们出嫁得越来越早，几乎都是刚成人就匆匆嫁人。

水花大姐的年纪又能有多大？不过三十岁，就已经完全是一个妇人了。

他们可怜她，可是却又体会到了什么叫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那我们呢？我们也有父母，可是你们却要把女生投湖男生灭口，用我们六个人的命换你一个女儿？其实你心里应该知道，什么办事不利只不过的借口吧？当你的女儿和村长的孙女里只能活一个的时候，不论是什么样的借口，最后活下来的都会是村长的孙女。"

"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想让我的女儿活下去那有什么不对！？那是我的孩子！不管用什么方法我都会拼命让她活下去的！既然你们不肯吃鱼我就自己来动手！"

真是令人不愉快的思维啊……可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一代又一代做这种人殉祭祀，他们连自己和家人的生命都无力去珍惜，难道还能指望他们有正常的三观，去尊重别人的生命吗？

桑宁看着被按在地上的水花大姐问："现在怎么办……？"

杨丰旭想了想说，“捆着她吧，不能让她回村里暴露了我们的位置。”

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在现代这个法制社会自己竟然有一天会做这样一个五花大绑的囚禁一个妇人的决定。

“我们就藏在这里，等华老师从村里出来就走，或者找一个人进村去找他出来……”

虽然是这样说着，但是这个人选呢……？

他们的目光先往倪倩和柯正亮身上扫过去，但是那两个人被看着也只是一脸茫然地回一个笑嘻嘻的笑脸——他们两个根本就不会主动去做任何事，一直只是跟随在其他人身后忠实地当一个保镖，保镖之外的一切都不会去做的啊。

所以也根本就不能指望他们两个进村去找华老师吧。

杨丰旭和徐舰当然也不是没有想过桑宁，只是到底有男生的自尊心在作祟，他们三个大男生在这里却让一个女生进去，正常来说这种事根本做不出来吧。

“我们还是先在这里等等看吧，华老师如果回去了看不到我们应该会出来找我们吧。”

徐舰捂着后腰对杨丰旭的话嗤之以鼻，“他会来找我们吗？说是这次不会丢下我们不管，还不是一出去就大半天不见人，要不就彻夜不归。我看就算我们真不见了他也不会出来找的，不如干脆我们先跑吧，反正他一个人也没有问题的！”

桑宁又一次心虚地无法说出华老师这一下午都跟自己在一起……

杨丰旭无奈地提醒他——“我们自己怎么走？你有办法过河吗？”

徐舰显然完全忘记这个问题了，也只能妥协了，只是嘴里嘟嘟囔囔的说：“要是等会儿一大波村民追出来，那才有得看了……”

这么一说倒真让人注意到，除了之前想要袭击桑宁的那个村民和水花大姐，他们还没有看到过别的村民。

照说村民铁定已经知道他们没有吃鱼的事，现在竟然没有一起冲过来抓他们的确有些奇怪。

水花大姐突然咯咯的笑起来，笑得凄凉又讽刺，“他们不敢来的……那些人，因为这次不是他们的孩子，所以他们根本就没胆跨出家门！能为了那孩子拼命，半夜追出来的就只有我和孩子她爹！”

他们这才想起虽然现在村子里已经不再出生长着青鳞的孩子，但当年那些孩子至今还会在夜晚去村子里游荡，村民忌讳那些孩子所以

才不敢来抓他们。

这对他们来说却是出奇地幸运呢，他们半点也不想再次面对一大群拿着火把锄头的村民。

“那我们干脆进村去找华老师吧，水花大姐被绑在这里，她男人也已经被倪倩打晕了，我们小心点偷偷进村的话应该不会有问题。”

杨丰旭说完徐舰就连连摆手，“我都已经受伤了还要去找他？再说谁知道去哪里找他啊！”

这个村子的真相既然已经揭晓了，这里就像一个已经通关的小游戏，徐舰才没有兴趣再回去。

然而杨丰旭一说：“那你就留下，本来也需要有人留下看着水花大姐以防万一。”

他却又不干了，“我可不要一个人留下！”

“让倪倩陪你？”

“更不行！”

“柯正亮？”

“那还不是一样！”

杨丰旭叹，不要这么难伺候吧……

最后徐舰还是决定跟他们一起回村里，疼得边走边龇牙咧嘴。

他们把水花大姐捆好，藏进他们藏身的水沟里就回到村子。夜晚的村子一片寂静，各家各户虽然大多都有亮灯，却都用粗纱的灯罩，从紧闭的门窗里透出来的只是昏暗不明的一点光线。

那就像是在极力的降低存在感，不想被注意到似的，连屋里传出来的声音都听不到。

这样的情况大大的方便了他们，杨丰旭带着队一路往湖边的方向去，桑宁有点迟疑地问，“我们要去湖边吗？”

“华老师之前回来的时候全身都湿透了，这两天他既然都不在村子里想必是去了湖边。我们现在也只有这一个线索了。”

可是桑宁觉得他应该并不在那里，因为她和华玉盏是刚从湖边回来的，蚌珠已经拿到了，他没有理由再返回湖边。

只是她没有办法解释，也提不出别的意见。

然而六个人还没等穿过半个村子，夜风里的泥腥气就渐渐重了起来，泥腥里透着一股隐约的臭味，味道明明不重，钻进鼻腔之后却像

是附着在鼻腔深处不断的刺激着神经让人无法再向前迈步。

“卧槽这是什么味道这么臭！？之前应该没有的吧？”

他们这两天在村里的确没有闻到过这种味道，倒有些像是去千年前时闻到的水患之后被水泡透的浮尸的味道。

“这附近该不会有什么东西的尸体吧？”

“这里是村子里，如果有那种东西怎么可能没人管……”

因为来村子时在江里落水，带来的照明设备都不能用了，前面一片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清，他们都不想冒冒失失的再往前走。

可是他们停了下来没有继续往前走，隐约的臭味却仿佛在靠近过来。气味儿一重，桑宁脑子里像是有一根弦儿猛地绷了一下——她在湖边的时候闻到过这个味道！

虽然那时泡在湖水里，味道被湖水掩盖比现在还要微弱，但那的确是水神娘娘出现时的味道！

“我们别再往前走了！还是回村外去吧！”

杨丰旭和徐舰都看向她——“桑宁，你是不是知道这是什么味道？”

桑宁被两个人看得顿时就有压力，高学夫也略不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看着桑宁。

“这是……水神娘娘……”

她也只能实话实说了，就先别管说不说得清。

两个人却都根本没有想到，“水神娘娘！？”——别说，他们连这村子的历史都看过，还就是没见过水神娘娘什么样！

听说过水神娘娘的来历，模模糊糊形成在他们脑子里的，应该是十七八岁风华正茂的姑娘，淳朴貌美，还会唱小调。

这种形象跟那同时带着泥腥与水腥和腐臭的气味儿半点也联系不到一起。

“我们去看看吧！”徐舰突然说：“都已经来了水泽村了解了全部真相，却连最关键的水神娘娘的面都没见过怎么行！？”

“见不见的先另说……你拿出手机干什么？”

徐舰紧紧握着手机——这一次一定可以拍到了！

“不行，不要去！水神娘娘很可怕的！”

桑宁想要阻拦，可惜她的话并没有什么说服力，徐舰当即就问：“你怎么知道？你见过？什么时候见过？”

桑宁立刻就回答不上来了。

她只能转向杨丰旭，“真的别去——”

杨丰旭是有些迟疑的，一面他觉得徐舰说的也没错，来了一趟却没见到最关键的水神娘娘，这一趟体验不得不说是有缺憾的。但是他又觉得应该相信桑宁，桑宁就算知道的再少，说不定也比他们知道的多得多。

可是就这么一迟疑的功夫，那股臭味突然变得清晰，好像就在跟前似的——

这种感应立刻让人戒备起来，紧张地盯着前方的黑暗中可能出现的任何东西。徐舰甚至已经准备好了手机打开摄像头，等着水神娘娘出现在视线里的时候出其不意地拍一张照片。

但是气味在不断的靠近，四周明明根本没有到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步他们却没有看到任何东西。这种“看不见”，已经开始让人觉得忐忑，心慌……

——气味已经很近了！甚至就在几米远的地面上已经传来细微的石子滚动的声音，沙沙，沙沙……

徐舰实在忍受不了这样“看不见”的气氛了，他什么也不管了，对着前方的黑暗就猛地打开了手机上的照明灯光——

他们的“前方”的确什么也没有，但视线水平之下的地面上，却匍匐爬行着一个又一个半腐之后被鱼吃得残缺不全却又被水泡得发白发胀的浮尸。

她们四肢着地行动僵硬，衣服已经像她们的皮肉一样褴褛不堪，长长的头发湿漉漉地粘成一缕缕拖在地上，费力抬起的脸上一双黑洞洞的眼眶盯着前方……

几米远的距离让他们近距离跟水神娘娘打了个照面，徐舰对这样的“水神娘娘”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手一哆嗦险些把手机摔在地上。堪堪抓紧了手机却吓得连退了好几步——

“这是什么鬼！？”

“是水神娘娘！快跑啊！”

那些本该在水底的沉尸一个又一个，成群结队地爬过林子，爬进村里，在粗糙的泥石地面上磨损着她们仅剩不多的软烂皮肉——

一千多年来从来没有过水神娘娘上岸的事情发生，村子边缘的几

户人家里爆发出惊悚的尖叫声，像是迅速蔓延的声浪，蔓延向整个村子。

水神娘娘上岸了！！

第23课时

“僵，僵尸！！走啊！快跑！！”

哪里有期待中的美女幽灵？徐舰看清眼前那一群爬行的半腐女尸,顿时吓得掉头就跑。

桑宁微微发愣,为什么水神娘娘会上岸？几百年来她们一直都呆在湖里,即使作祟也从不曾离开水泽之湖不是吗。

从未上岸的水神娘娘，从未发生过的事——是因为他们拿走了蚌珠吗？

“桑宁，快走了！”

杨丰旭拉了一把发愣的桑宁，高学夫也赶忙跟上。

本来缓慢爬行而来的水神娘娘一见眼前的人要跑，最前的两个突然弓起身子往前一扑，一下子抱住了跑在最后的高学夫的两条腿,张嘴就往他的大腿上咬下去——

两把匕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飞过来，钉在两个水神娘娘的脸上,力道之大直接把她们撞飞到一边。

华玉盏的声音从上方传来——“都上来。”

四个人抬头就见华玉盏站在房顶上,瞥一眼身后因为同伴被杀而受到刺激，陆续弓起身子想要扑过来的女尸们，二话不说开始往华玉盏所在的房顶上爬。

杨丰旭推了一把桑宁，让她被华玉盏拉上去，自己也跟着爬上去。高学夫和徐舰两人几乎完全是被倪倩和柯正亮连拉带推拽上去的。

等四个人都爬上来，最后还在下面的柯正亮几乎已经被四五个女尸围了起来，一只只剩一点发白的皮肉附着的五指白骨抓住了他的脚踝，他转身飞起一脚就直接踹飞了那具女尸，抓住他的那只手已经完全被甩得散了架。

柯正亮跳起来抓住房檐再一个翻身就已经跳上来，水神娘娘们没有办法上房，却在这间屋子下越聚越多。

“卧槽她们到底是有多少啊！？”

“有多少啊……”华玉盏似笑非笑地算计着，“如果从一千年前算起，普通的年份是一年一个，灾祸年份一年两个，也有承担不起这样的人命耗损，改成三年五年向那个已经没有水神的湖祭奉一次水神娘娘的时候。当然也有很多年里村民谨尊忌讳远离湖泊，几乎忘记了这种风俗，但是一有天灾*就总免不了再次想起来。这么算下来，虽然没有一千，几百也总是有的。”

几百个水神娘娘……

这小村子的全部人口也没有二百人吧！？死人的数量比活人还多两三倍，这还怎么活！？

徐舰趴在房顶上还想说什么，转头一看华玉盏的脸却又都咽了回去，满脑子都是千年前那一条腾空盘旋缠斗巨蛇的银蛟——

他相信华老师就是个千年的老妖怪，可又实在找不到切实的证据。

屋里的尖叫声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他们低头看到因为上不了房顶，聚集而来的女尸不断的趴在地上抓挠门板，有的用力抬起上半身去抓窗户——薄薄的窗户纸一抓就破，屋里的女孩吓得不停尖叫。

华玉盏不客气地一脚踏穿屋顶，蹲下来往里面看了一眼，“别叫，只要你不主动引起她们的注意，她们也不会注意你。”

女孩听了华玉盏的话立刻捂住自己的嘴，在炕角缩成一团。

桑宁隐约想起这村里只有两个十一二岁的女孩，一个是村长的孙女一个是水花大姐的闺女。

这里又不是村长家，所以这是……

看了一眼果然屋里根本就没有别人，她的爹妈都“不在家”。

桑宁凑到华玉盏身边小声地问：“华老师，水神娘娘突然上岸，是因为……我们拿走的东西吗？”

“没错，她们盯着那东西的时间也不短了，突然被人半路劫走当然不会答应。我虽然想说防个万一留在附近看看，不过倒是没想到她们真的会孤注一掷的跑上岸来——还真是会找麻烦。”

他们说话的声音虽然不大，但房顶一共也就这么点地方，一直竖着耳朵的徐舰听了个清清楚楚——“这特么还是华老师你闹的？你到底拿人家什么了，赶紧还回去啊！”

然而这一回却是桑宁嚷着：“不行！不能还！”

“我说桑宁你跟着凑什么热闹？”

“就是……不能还……”

桑宁心里默默念他们又没抢水神娘娘的东西，抢也是抢老蚌的，小路还等着蚌珠去救呢，也没道理就让给水神娘娘了！

见她一脸坚决，小不丁丁个姑娘跟面对敌人誓死不屈似的，徐舰三人都不知道她这是怎么了，又不忍心勉强她。

徐舰把她拽过来悄悄问：“桑宁你没事吧？姓华的给你下什么药了？”

杨丰旭知道桑宁和华玉盏关系不一般，不想徐舰给自己找麻烦，打断他们扯开了话题，“华老师我们现在怎么办？不能一直留在房顶上吧？”

华玉盏的目光扫过几个人，突然隐约间像是一笑，闲闲的说：“也对，也不能一直留在房顶。那就由桑宁来决定吧——”

他拿出一个锦囊形状的奶白色厚绒布袋子，黑夜里里面像是隐隐的透出一个乒乓球大球形发亮的物体。

华玉盏把袋子放进桑宁手中，稍稍低下头用他轻悠的嗓音在桑宁耳边说——“如果把这个给她们，她们今晚就会退回湖里去，等待休养生息变得更强之后再回来。如果不给她们，我们可以在房顶上等到天亮，她们现在本该没有上岸的本事，不过是孤注一掷爬上来，拿不到东西天一亮那把几百年的老骨头也就撑不住了。

从此这里就没有水神娘娘，但后果是什么你知道的——而且我想水神娘娘那么恨这里的村民，既然自己要灭亡了，少不得狠狠拉上一批垫背。”

桑宁听得头皮发硬，很显然不管是哪一种选择都不像是她这个对另一个世界一知半解的人能够担负得起责任的。

华玉盏继续说着，“或者，我们趁夜带着东西冲出去，水神娘娘是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夹缝的。当着她们的面，在她们的眼前带走东西，她们大概就会死心回湖里去了吧。”

桑宁此时因为眼前的状况心里正乱，根本没有思考过华玉盏的话里有没有漏洞，他说什么她自然就相信什么，她抓紧了手里的厚绒布袋子，“——那我们就冲出去吧！”

“等等啊！”徐舰立刻反对说，“留在这里等不是比较安全吗？既然她们上不了房顶，我们就在这里待到天亮，让她们这些僵尸被太阳晒到灰飞烟灭不就好了！”

这句话提醒了桑宁，虽然华玉盏说由她来做决定，但她并没有代替徐舰他们做决定的权利。

她咬咬牙，心想反正自己只是个泥娃娃，被水神娘娘咬上几口也不会怎么样，就算缺胳膊少腿儿的，只要回去了也可以再换个新的身体——就像在荒田村时她都已经被大卸八块了，还有什么事情会比那更糟吗？

“你们留在这里等到天亮，我跟华老师先冲出去——可以吗华老师？”

华玉盏浅浅笑一下，“你来做决定就好。”

杨丰旭突然拉住桑宁，“等一下桑宁，你真的决定好了吗？”

虽然他知道自己只是个普通人没有能力做什么，但就这么躲在这里看着桑宁往外冲还是……

桑宁似乎很想回头笑一下，但笑得面部僵硬嘴角抽搐，连声音都像是带着轻颤和虚软——“没，没关系，不会有问题的……”

她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就算被水神娘娘围住，扑上来，撕吧撕吧把她吃了……

没，没关系，反正又不会死……

——可是，麻麻，好可怕！！

桑宁的表情简直就是要哭着去慷慨赴死，这叫人怎么能眼睁睁的就这么看着。

“不然我还是陪你一起……”

“不要！谁都不用跟来！”

桑宁跳下房顶泪奔而去，她才不要自己的同学看着她被水神娘娘撕吧得不成人形却还在睁着眼喘气儿！

（桑宁同学你想多了！）

可是她就那么跳下去了？

三个人都是一愣，似乎桑宁自己根本就没有发觉像房顶这样的高度一般人是不会说跳就跳的。

桑宁离开真实的躯壳太久，似乎一时还没有适应过来，落到地面上才觉得双脚震得一麻，仿佛听到一阵裂纹的声音从脚底直窜而上顿时就动弹不得。

然而她身上带着蚌珠，刚一落到地面水神娘娘们的脖子就180度似的转向她，几乎都能听得见骨头交错摩擦的声音，随即像扑火的飞蛾似的群扑过来。

桑宁惊悚地边跑边喊着："华华华老师！！"

——她是哪根筋不对啊，干嘛自己先跳下来！

华玉盏这才对其他人嘱咐一声："都留在这里别乱动，不小心掉下去水神娘娘可是很欢迎年轻男人去作伴的——鸳鸯你留下，蝴蝶跟我走。"

——什么鸳鸯蝴蝶，好老土的名字！

华玉盏大概也只是顺口说了出来，于是就见倪倩站起身，跟着他跳了下去。

她手里还提着那根木桩似的粗棍子，跳下去抡圆了挥得虎虎生风，一时间靠近的几个水神娘娘被打得七零八落白骨一地。

华玉盏从院子的柴火堆里捡出一根木棍塞进桑宁手中，"想要的珠子也好自己的命也好，自己来保护。"

桑宁看着手里死沉的木棍，想她从小一个老老实实遵纪守法从不生事的乖孩子，记忆中从来也没打过人。然而倪倩虽然挥着棍子在前面碎骨横飞的开路，两旁却不断有水神娘娘向着桑宁扑过来。

她们再没有在水底静静漂浮时的宁静凄凉，一张张骷髅脸上几乎已经没有了皮肉没有表情却尽显狰狞，桑宁不得已闭紧眼一棍子抡出去，仿佛清晰的听见了骨头碎裂的声音。

然而挥出去的木棍却扯不回来，桑宁睁眼就见木棍陷在被敲碎了一半的水神娘娘的头骨中，它的手却紧紧抓着木棍想把桑宁扯过去。

桑宁力气扯不过，一个踉跄几乎就被扯过去，华玉盏一把拉住她的胳膊拽回来，连带着水神娘娘也被扯了过来，他另一只手握着匕首一挥就直接削断了它抓住木棍不放的胳膊。

桑宁刚松下一口气，隐约才想到既然其他人都没有一起跟来，他们为什么还要这么拼死拼活的往外冲？他其实根本可以直接带着她飞出去吧？

她抬头去看他，却见他微微拧着眉头似乎一副本不该出手却不小心出了手的神情。

只一个分心背后一个水神娘娘勾住她的脖子，那一口被湖水泡成黄绿的牙齿骤然变得尖利起来，张口就往桑宁肩膀上咬下去。

桑宁脑子里嗡一声，那湿漉漉的头发就在她脸旁，带着一股泥水腥和被水泡淡的腐臭钻入鼻孔，仿佛也随着那黄绿的尖牙钻进了她的皮肉注进体内。

这一刻她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疼还是不疼，心理上的惊悚和疼痛远

远大过了生理，好像下一刻她就会被变成跟她们一样的僵尸。

她嗷嗷一阵凄厉的惨叫，不管怎么拼命推水神娘娘却咬得牢牢的，尖牙深深扎进身体里怎么甩都甩不脱。

华玉盏长腿踹开一个女尸，转头看她一眼，略略带了点好笑的说：“叫什么？疼吗？”

“疼……疼…………”

“血都没流疼什么疼。”

诶诶诶没流血吗？

可是桑宁连头都不敢转，不敢看到自己的肩膀几乎被水神娘娘尖牙咬穿的画面，“华华华老师快帮我……”

华玉盏不咸不淡地瞅了一眼，“咬这么深，只能把肩膀削了。”

“嘛！？”

桑宁愕然地看着华玉盏抬起匕首，他那把一尺多长短刀式样的匕首她是知道的，削肉削骨头都跟削泥一样，削她这泥娃娃的身子还不得像削豆腐。

他真的要削！？

现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容不得人多磨叽，桑宁脑子里乱哄哄地想手化了可以包起来，这缺了半个肩膀要怎么遮掩？

脑子正乱着，匕首的寒光已经一闪而过，华玉盏冷着眼挥刀切下来，却手一斜只削去了水神娘娘的半个头颅，只留下了下颌和一排扎进肉里的上牙。

桑宁一瞬间闭紧的眼睛偷偷睁开，肝儿颤地看一眼自己还在的肩膀，再看华玉盏那淡淡眉目和没有表情的脸——不是要削吗？

这肩膀上挂着半截骷髅腔子怎么跑啊？不会是临了下不了手吧？这种泥捏的身体还不是要多少捏多少，他也会下不了手？才怪呢。

桑宁动手去想要拨掉还挂在她身上的水神娘娘，谁知已经没了半个头的水神娘娘竟然突然动起来，五指白骨抓住她的手腕，黑长的头发没有风却飘起来，往她的脖子上缠去。

华玉盏的手动了动，但抬起的手最终却并没有向桑宁这边伸出援手，只是将自己面前的一个水神娘娘几乎切成了薄片——

“我给过你一把匕首的，记得吗？”他处理掉又一个水神娘娘，提醒她。

桑宁几乎牢牢地被少了半个头的水神娘娘缠住，慌乱中已经是满脑子浆糊，根本不会发现四周蜂拥一般扑过来那么多水神娘娘，却都被华玉盏和倪倩控制住没有一个能近她的身。

“不，不见了，那把匕首不见了！”

“怎么不见的？它在哪里？”

——怎，怎么不见的？她如果知道那也就不会不见了啊！

“快想。”

华玉盏的声音沉沉的，悠悠的，并不急迫却又紧逼不舍，桑宁也就不自觉地被这个声音牵着走，脑子里开始回忆最后拿着那把匕首时的情景——

可是那把匕首是在荒田村她魂魄出窍时给她的啊，当她回到身体之后那把匕首自然也就不见了！

那时对她来说根本搞不清魂魄出窍是怎么一回事，恍恍惚惚的跟做梦一样分不清哪里是现实，哪儿还有心思去注意到一把匕首。

现在被华玉盏一提醒她脑子里又开始乱，那把匕首是现实里的东西，它不会凭空消失不见——当她回到身体里的时候，匕首呢？掉在原地了吗？

可是她似乎记得那把匕首在她回到身体消失之后，却又再次在她魂魄出窍时出现过——

它没丢？？

难道它其实一直都带在她身上吗？带在哪里？？

她似乎在隐约间想起了把那把匕首握在手上时的感觉，当那把削鬼如泥的匕首握在手上时，即使面对饿鬼也不会害怕。

随着记忆渐渐清晰，仿佛手上也传来了握着匕首的感觉，她想都不想抬手就往抓着她另一只手腕的骷髅爪子上切过去，骷髅爪子被齐腕切下来的时候五指白骨还深深地插在她的“皮肉”里。

桑宁从水神娘娘的禁锢之下挣脱出来一顿乱切，直到眼前只剩一堆七零八落的骨头。

她自己却是脖子上缠着杂乱湿漉的头发，肩膀上钉着两排尖牙和一块下颌，手腕上还扣着五根白惨惨的指骨，模样无比狼狈。

华玉盏看她一眼，嘴角微微勾起，“你拿刀的手势不对，好好看着我怎么做的。”

他双手短刀一阵银光缭乱白骨遍地，只是桑宁现在哪儿有心思看

他的威武英姿，她一身狼狈满脑子混乱，想的却是这一把一把又一把的，华老师到底有几把刀啊？削鬼如泥的宝刀也是量产的吗？

眼见着四周越来越多的水神娘娘被蚌珠吸引着围过来，有华玉盏桑宁是不怕的，他大杀四方所到之处白骨遍地，可是却越发叫人担心这样下去水神娘娘会不会真的被灭个干净？

华玉盏不会注意不到这个问题，他微微皱眉看着对蚌珠充满执念不断送死的水神娘娘，显然他在这里是不行的。

就在此时一声声嘶力竭的呼救声划破夜空，声音在黑夜里传得格外遥远。

那是徐舰中气十足的声音，“救救救救命啊——！！”

华玉盏的脚步微微一顿，杀伐的刀子也停了下来，回头看一眼来时的方向。

该说是正好吗……

他把手里的一把短刀扔给桑宁让她凑上一对，“你把珠子带出去，我去看看他们的情况。”

“我一个人！？”

“不是还有倪倩跟你一起吗。”

“可是……”桑宁还想说什么，但看见华玉盏夜色里清冷淡漠的神情，又只能咽了回去。

——她其实也已经明白了，从荒田村到水泽村，这一路华玉盏一次又一次把她丢进危险中都是故意的。所以这一次她也只能自己闯出去。

“桑宁，”华玉盏已经转了身，回头看着她。透过夜色他脸上的神情让人更看不清——“想要珠子，就自己带出去。记得别太指望倪倩，她还得指着你来指挥的。过了河，在对岸等我们。”

华玉盏说完就头也不转地消失在夜色里，映在桑宁眼中的背影飞快离去——她果然又被丢下了。

昨夜他在湖边的林子里时已经说得很清楚，当她知道一切的时候，也就是她有能力扛起一切的时候。

所以她现在连原因都不敢再问，只能在水神娘娘们的虎视眈眈里握紧了装着蚌珠的厚绒布袋子——想要珠子，就自己带出去。

像是感觉到眼前少了一个大威胁，地上爬来的水神娘娘到了眼前都陆续从地上爬起来，漂浮在水里多年的骨头微微以扭曲的姿势战立

着，早已经腐烂的声带里发出诡异的尖啸，暴露在外的牙床上骤然长出尖锐的长牙，向着桑宁扑了过来。

“倪倩跑啊！”

桑宁喊上倪倩转身就跑，一接收到“指示”倪倩收了木棍比桑宁还跑得飞快，桑宁顿时后悔自己闲着没事还真去发什么指示啊！

“没叫你自己跑啊！等等我～～！”

第24课时

杨丰旭他们的确是想老老实实在房顶待到天亮的,村里游荡着水神娘娘，他们谁也不疯不傻谁想下去找死。

可是桑宁带着东西一走大部分皮肉烂尽的老水神娘娘虽然追着走了，却还有一些皮肉尚存衣服更接近近代的新水神娘娘留了下来，仿佛对生人的仇恨大过了那件东西的吸引力。

她们的目标本来是房顶上的四个男人,但那长长的仿佛死后还继续生长的指甲不停抓挠着门板窗户。窗纸很快就被抓烂了，连窗棱也渐渐变得残破，木屑和木刺一层层的往下掉,那每一下不只是抓在窗棱上,根本是抓在屋里那个捂着自己的嘴缩在炕角的小女孩的心里。

当一声木头断裂声传来,她心里那一点坚持的理智也终于被压垮，随着水神娘娘白肿半腐的手伸进窗户而尖叫出来。

水神娘娘们本来对年轻女孩是抱着一丝同命相连很手下留情的，但上岸之后的水神娘娘却褪去了宁静幽怨显得暴躁了不少。仿佛也知道一旦上了岸拿不到珠子她们就再也没有机会报仇似的,怨恨扩大到了每一个活人身上。

小姑娘安安分分不引起注意她们也不去太注意她,但此时她的尖叫像是刺激了水神娘娘早已经腐烂的耳膜，她们一注意到她就变得更加躁动，争先恐后地往窗框里挤进来。

三个人在房顶上从之前华玉盏踹出来的窟窿里看着，也都开始着急——救？还是不救？

柯正亮似乎完全不打算理会他们以外的人的安危，徐舰催了他一声：“快下去救人啊！”他也稳坐不动不予理会。

他就像一台计算机，只遵守固定的程式，在他们根本没有遇难的时候即使求救也不会启动。

杨丰旭一咬牙，“只能下去了！”

——只要他们下去了，柯正亮也只能跟着下去。

徐舰脱口而出：“什么，还真的下去？！”

老水神娘娘们几乎只剩一副白惨惨的白骨也就算了，可是新娘娘们在湖底寒气的影响下皮肉都还没有烂光，白肿蔫烂的附着在皮肤上

的样子看了就叫人头皮发麻胃里一阵阵的泛着折腾。

他有心救人，可是一点都不想靠近她们！

但下面的到底只是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三个人又正是热血的年纪，就这么眼睁睁的见死不救毕竟还是做不到。

杨丰旭说一句：“留一个人在顶上看着点情况！”人就跳了下去，徐舰正对着下面的水神娘娘犯着恶心的功夫，高学夫也跟着跳了。

于是徐舰只能留在上面，屋里屋外他都能够看得清楚。

他环视了一下此时的处境，下面正有四个水神娘娘争先恐后地从窗户往里爬，他不知道柯正亮能不能一下子应付得了这四个，但要命的是院子外面的水神娘娘也被尖叫声吸引，正向这栋房子爬过来。

放眼望去整个村子可谓一片沉寂，除了最初村头发现水神娘娘的那几户人家发出惊叫，之后就再无声息。

但是他们离得远，也不知道那几户人家到底是遭了袭击没有，人死了还是躲起来了。

而其他人家更是约定好了似的，绝没有半个人出来查看情况，一听到动静个个门窗紧闭连灯火都熄了，大气不敢出地躲了起来。

整个村子陷入悄无声息的黑暗，有的就只有水神娘娘们在地上爬动的声音，还有那本该再不能发出一点声音的腐烂声带里嘶嘶的尖啸。

在这样的情况下屋里那女孩的尖叫声就格外引人注意，没有被桑宁引走的水神娘娘们全都被吸引而来。

这时候他们再想让女孩闭嘴，她却根本听不进去了。而再明摆着不过的就是不管闹出多大动静，村里的人都绝对不会有人出来帮忙的。

眼见着屋里的主要战斗力只有柯正亮一个人，却在屋里抡不开棍子施展不开手脚，只能赤手空拳的对付水神娘娘。

他虽然不吃亏，但水神娘娘们根本就没有痛觉似的，打断了一条胳膊还有另一条，打断了腿就爬在地上去缠住他的双腿，哪怕只剩下一颗头也还有头发和尖牙可用——

不把水神娘娘连骨头都打个粉碎她们根本就不会停止，可是要打碎显然太费时间，打碎一只就扑来两只。

杨丰旭和高学夫只来得及把小女孩托上来，让徐舰把她拉上屋顶，柯正亮那边整个人就几乎已经都被缠住，他们两个也根本来不及上去就被背后扑来的水神娘娘牢牢缠住了。

再没有人来帮忙下面的三个人就要交代在这里了，这时候徐舰也管不了那么多，立刻扯开嗓子求救，在寂静的黑夜里声音传得也格外远，很快他就看到华玉盏疾驰而来的身影。

华玉盏直接踹开门进来，给屋里的三个人解了围，帮他们重新爬上屋顶。

他自己也随即从屋顶的破洞翻上来，只留下屋里失去目标，聚集在破洞之下伸长双手不断发出凶狠尖啸的水神娘娘。

人都上了屋顶，他们这才松下一口气。难得华玉盏竟然没嫌他们麻烦，也没教训他们少惹事，更反常的是他竟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留了下来。

杨丰旭抬头看向华玉盏问：“华老师，桑宁那边没事吗？”

华玉盏只是不咸不淡地回他一句：“应该有什么事吗？”

这摆明了是不想让他再问下去，杨丰旭不至于连这点事都拎不清。

只是他不问不等于不在意，自从看到千年前的玉盏和月见他就一直有些在意这两个人之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华玉盏会丢下处境也许比他们还危险的桑宁返回来救他们这件事已经很反常了，他现在也打算继续留下，不去护送桑宁吗？

桑宁脚下停也不敢地跑，不管是有什么东西缠住她都头也不回只管挥刀往后砍。

可是越跑脚下却越沉，两条腿像是绑了铅袋——这个身体太沉重了，这样下去她根本跑不了多远就跑不动了。

忽然一缕头发缠了上来，桑宁没有防备整个人向前摔去，似乎又一次听到了自己体内发出诡异的裂纹声。

她一摔倒身后追逐的骷髅女尸顿时就扑了上来，她急忙喊：“倪倩！”

倪倩听到声音回头，转身就抬腿扫了过来，踹飞的骷髅尸首分离。

她扶起桑宁，桑宁却觉得人还没有站稳就两腿一沉又险些跌下去，堪堪被倪倩扶着才没有再跌倒。可是承受着身体重量的腿上却再次传来裂纹的声音。

——这个身体不能要了！

桑宁知道这一次就算倪倩扶着她跑，她也已经跑不动了！

桑宁知道自己现在如果想跑就必须丢下这个身体，可是她担心的是丢□体之后她还能带的走蚌珠吗？

虽然华老师给她的刀的确是消失之后又出现了，可是她根本还没搞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万一她灵魂出窍带走的蚌珠也消失了，却不再出现怎么办？

她也想过把蚌珠交给倪倩，可是倪倩除了保护她的安全之外其他一切都不理会，也根本不懂得蚌珠的重要，交给她绝对不是一个好主意。

正犹豫着，倪倩大约已经发现桑宁跑不动的这件事，危机意识启动突然就身子一蹲背起她，飞快地往前跑着，缓解了一次危机。

桑宁伏在倪倩背上，水神娘娘长长的头发一圈又一圈的往她身上缠，缠着脖子，胳膊，即使这样都不能拖住倪倩的脚步，几乎变成倪倩拖着水神娘娘在跑了。

可是桑宁心里总觉得危机根本没有消失，她似乎还是有非丢下这个身体不可的理由——

直到跑出了村子跑到了河边，听到那滚滚的河涛声，她才终于想起了那个理由——尼玛啊！！她要怎么过河啊！！

不等她开口阻拦倪倩已经停也不停的直接带着她跳进河里。

入了水，倪倩改为拎着桑宁的脖领子带她潜水前行。然而进水显然对水神娘娘们来说才更是如鱼得水，她们长长的头发像是漂浮着，却蹿得飞快，立刻就从四面八方舒展交错，像是用头发织成了一个网，连倪倩也不得不停下来。

桑宁想开口，但依然还没有适应水从鼻口往里灌的感觉，一张嘴就只是吐出一大串气泡。

她看到自己的手，脚，身体都在快速的融化，水从身体的裂缝里渗了进去，整个身体都像是被泡得稀软，没有一点力气。

真的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她的手已经快连盛着蚌珠的厚绒布袋子也抓不住了。

桑宁正要集中注意力离开这个躯壳，那些缠在她手臂上的头发却猛地一用力，她半条小臂碎落下来，连同厚绒布袋子一起沉了下去。

——珠子！！

桑宁脑子里有一根弦狠狠地一绷，突然觉得自己挣脱了倪倩也挣脱了水神娘娘们——她的身体融化了，变成了河里浑浊的泥水迅速被

冲散。

但她的意识却飞快地下沉，跟那些争先恐后地想要去抢珠子的水神娘娘一起——她看到一只白骨的爪子抓住厚绒布袋子就想也没想地一刀削过去，切断了骨爪，一把抓过袋子。

水神娘娘们已经将她围了起来，黑长的头发又一次织成网，不断的缩小，不断变得更黑更密。

桑宁被笼罩在其中感觉到透不过气的压抑，两手拿着刀，干脆只能用嘴叼着厚绒布袋子，奋力向上一冲使尽全力划破了密密的黑发。

她正要从缺口里冲出来，缺口周围却又伸出无数黑发，像爬墙的藤蔓似的密密麻麻缠了她一身。

不管手里的刀怎么切，都有更多黑发立刻缠上来，直到双手也被满满的缠住。

她以为自己挣脱无望的时候，两个人影快速从上方沉下来，其中一个是倪倩，另一个她却看不清。

水底很暗，只有蚌珠透过奶白色厚绒布袋子透出朦胧的光，照在泥水浑浊的河水里能见度很低，看不清大约也没有什么奇怪。

这种时候桑宁也就顾不得探究另一个人究竟是谁了，那两个人也不费时去解开缠住她的头发，就这么直接用蛮力合力拖着她向上浮去。

他们身后至少几十个水神娘娘用头发缠着桑宁却拉扯不住，被生生拖着浮出水面。

人一上岸，桑宁身上捆缚的那些头发就自己断裂开来，没有一个水神娘娘跟上岸。

桑宁拼命地甩开满身缠绕的长发，又一次庆幸自己不是活生生的血肉之躯，不然就这么被这两个人用蛮力拖上来，还不直接被那些头发勒死。

就算她的身体不需要呼吸，大口喘息着新鲜空气的感觉也让她觉得舒服。抬头呼吸间却见上方一轮明月当空——

水泽村是没有月亮的，他们已经来到对岸了！珠子已经保住了！

桑宁握紧了厚绒布袋子正激动地想好好看清楚倪倩之外的另一个人是谁好跟人家道谢，然而借着月光一看却差点炸了一身寒毛——

她看不清这个人的脸不是因为水里暗，而是因为这个人没有脸！

“它”是一个木头人！！

——它有着成年男人宽厚的体型，全身都是黑胡桃木的纹理和颜色，打磨得比较圆滑，上着温润的漆面，还有灵活的球形关节可以自由活动。

但他的头却只是一个椭圆的球形没有雕刻五官，桑宁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在看清楚那张没有脸的脸时呆呆愣住——不管它是什么，刚被人家救了就冲人家惊叫都不太好吧，所以桑宁也只能堪堪压下了惊叫，脑子却一时转不过来根本做不得反应。

木头人倒是不怎么介意，（——木头人到底要怎么介意！？？）

桑宁愣着，正隐约觉得它身上那一身湿漉漉的衣服似乎有些眼熟，就见它从地上捡起掉落的鸭舌帽在自己头上戴好，压低，起身走向远处停着的小型客车……

桑宁现在终于知道，倪倩和柯正亮从荒田村回来的时候为什么会发了魔怔似的喊着“没有脸的人”了……

下半夜里，村里的水神娘娘就渐渐减少，慢慢退回湖里去了。

松懈下来的几个人本想等着水神娘娘退干净些，再趁着天没有亮，村民还不敢出门之前离开村子。哪知道三个人背靠背坐在房顶，一旦放下心来竟然敌不过两天的疲累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杨丰旭再睁开眼时发觉人竟然已经出了村，过了河，就坐在他们熟悉的小客车上。

司机依然沉默地开车，转头就能见到倪倩和柯正亮也照旧一板一眼一动不动仿佛连眼睛也不眨地坐在最后一排。

华玉盏也坐在后排靠窗的位置看向窗外，肩上靠着盖着他的衣服睡得正沉的桑宁。

杨丰旭默默转回头来没有去吵醒任何一个人，自己也再次闭上眼睛，真正安心的小睡过去，等着这辆车把他们拉回熟悉的城市。

课后时1

桑宁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不过在车上打了个小盹儿，再睁开眼时人竟然就已经在宿舍里。

思维在清醒过来的那一刻她慌忙想要去寻找本该带在身上的珠子,但显然是没有的——既然她都已经回来了,想必珠子已经被华玉盏拿去了。

华玉盏是答应过她要告诉她有关她的身体和曲小路消失的真相的,桑宁这一次可不能让他赖账！

她立刻从床上爬起来,打开衣柜想找身衣服却看到里面整齐叠放的几套没见过的新衣服，旁边还放着一个新的背包。拿出来看了看居然还是她的尺码，只是没见过的牌子。

桑宁隐约觉得自己或许知道这衣服是谁买的，这两次体验课出行回回丢身体丢衣服丢背包，丢的她的确已经很伤脑筋了。

但是非亲非故的，她也不能这样就拿别人买给她的衣服啊……

桑宁拿出手机开机,正想拨打华玉盏的号码,却看到手机上的一个漏接来电提醒——时间应该还是在她在水泽村的时候,来电人破天荒的居然是无视了她很久的桑小豪。

桑宁这个二十四孝姐姐受宠若惊般赶紧打回去，可是对面只有一阵忙音——也不知桑小豪是因为上学不能接电话还是因为她没接电话而生气了。

她也只能迟一些再试试，先继续拨打了华玉盏的手机，只可惜这一边也是不在服务区！

——她还真是一点也不意外！只是这一回既然已经知道华老师的住处，他也算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桑宁直接把那几套新衣服装进新背包里，盯着自己的衣柜看了半天，无奈地拿出学校那套象牙白配枣红色的运动服换上。

只怪她有钱都花在了吃食上，平时对衣着并不十分在意，有那么几套干干净净的够穿就好。现在倒好，这样丢来丢去的已经快要找不到应季的衣服穿了。

桑宁拎着背包离开学校，直接乘车来到华氏的别墅。

一个人站在那个三米高黑色金属的欧式雕栏大门前，没有人带领还真是让人觉得华丽到局促。

她应着头皮按下门铃，幸好出来应门的是上一次见过的管家，他也还记得桑宁，客气地来开了门，微笑招呼："桑小姐，您来了。等您很久了。"

"诶？"他知道她要来吗？她正要问华老师在不在家，嘴才刚张开，就又有两个女佣迎过来，对她略略欠身行礼，桑宁也赶紧跟着欠身还礼。

她的头还没抬起来手里的包已经被拿过去，两个女佣一左一右笑眯眯地连推带拉把她往里面请，管家也客气地边引路边说："行礼就请交给她们，房间已经为您准备好了，请让我为您带路。"

"等等那不是行礼，您是不是搞错什么了……"

"没有错的，二公子已经跟我们打过招呼，说您最近会作为他的助手搬进来。我们一直在衷心期待着您的到来。"

桑宁这么实在的孩子实在不知道对这样的场面话该怎么应付，他们都不认识她，有什么好衷心期待的啊！

可是当助手这件事华老师也的的确确是跟她提过的，她当时也没有明确拒绝，顿时就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说明。

不管怎么说先见到华老师就好吧，这种事只要跟华老师说清楚，管家和女佣自然也不会留她。

只是想到这里也就忍不住想起，上一次就是因为要找小路商量给华老师当包吃住助手的事，才会发现曲小路这个人在现实生活中似乎并不存在。或者说曾经存在，却消失不见了。

她忍不住又担心起小路，看时间他们是昨天凌晨逃出水泽村的，那么昨天中午就应该返回学校了。

而她直到今天下午才刚刚睡醒——像之前那时不时就会发生的情况一样，她又凭白消失了近一天的时间。

不过现在她大概已经能够猜得出这一天是为什么消失的，所以也就不是那么在意。

或者就算还有点在意这一回又给她换了什么身体，但一想到华玉盏已经把蚌珠拿去一天一夜却还没有曲小路的消息，她也就没有心思去想自己的事。

桑宁被两个女佣半推半就已经进了别墅上了二楼，进门之后她都没有见到华玉盏，只能问管家："请问华老师他在吗？"

管家把她请进屋说："我这就去通知二少爷您已经到了。这是为您准备的房间，请看一下还缺少什么，还请千万不要客气尽管提。"

管家说完退出了房间，两个女佣也替她放好行礼就退了出去。

桑宁有点囧囧的，没想到华老师这么快就正儿八经的替她准备了房间。虽然对于这样的大别墅来说一两个房间可能根本不算什么。

她本想先安安分分地等着华玉盏，有什么事至少也先见了他再说。

可是等了一会儿实在无聊，目光就开始左瞅右瞅的打量这个房间——如果她真的答应给华玉盏当助手，那么这里以后就是她的房间了吧。

而且根据现在的状况来看，这大概也是迟早的事。

无关她愿不愿意，又是怎么打算，当她的人生莫名其妙地跟华玉盏纠缠在一起，他对她的事情比她自己还了解，跟她的家人搞不好比她还熟悉——虽然曲小路这个表哥现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她真正的表哥已经有待考证了。

但是这也都足以让她短时间内的人生被华玉盏牵着鼻子走，哪里有她选择的余地。

她也就半是认命半是好奇地打量着这个房间，以这种低调华丽的别墅来说这个房间略有点平凡得格格不入了。两室一卫生活气息十足，不像是客房反而完全像是一个普通女孩的家居室。

而且这里还意外地让人感到中意，无关家具，而是窗帘床单的颜色，桌上的日用品摆放的位置，完全就像是遵循着她的习惯似的让人感觉到舒服。

这间房间对她来说的舒适度几乎都可以相信是她自己一手整理的房间了，相比起来反而是她自己家里的那间房间却像一间客房似的，看上去什么东西也没有。

她甚至真的开始有了念头，不如干脆住下来算了。

不管这房间是谁布置的，招待她的人显然都用了心，只凭这份用心她也该领情了。

桑宁在房间里等了很久都不见华玉盏来，窗外天色已经开始变暗，她下意识就有些饥肠辘辘的感觉。

直等到坐不住，想去找管家问问看，一开门却见管家已经来到门口，"桑小姐，晚饭已经准备好了，请下楼去用餐。"

桑宁怎么好意思跑来这里混吃混喝，赶忙想要谢绝，“不，不用了，华老师还没有时间吗？他在家里还是外出了？不然我明天再来……”

管家依然一板一眼却又客气的重复：“饭菜已经准备好了，二少爷还需要一点时间，劳您多等一会儿。”

桑宁感觉到华玉盏应该是在家的，管家虽然没有明说，但也没有说他外出了。

他这么久不见人，是在救曲小路吗？

桑宁也自然决定再多等一会儿，可是又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就跟着管家先下楼去吃饭。

来到餐厅就见餐桌上已经坐着一个男人，侧对着桑宁看着报纸。见她来了才放下报纸转头一笑，“小桑宁，好久不见～～”

桑宁微微愣了愣，见这个人一张脸长得秀秀气气却是有点娃娃脸，年纪不怎么好辨认。只是他身上的衣服穿的是很正儿八经的西装马甲，这种衣服总让人感觉除了电视里那些世家贵族大少爷，就是一些成功商业大腕才会穿着的。

果然管家也在一旁介绍，“这位是家主华先生。”

桑宁很愕然，“家主华先生”这个称呼所代表的应该就是龙华建筑的大老板，这间别墅的主人华玉龙。

可是眼前的人一张亲切可人的娃娃脸儿，就是用可爱两个字来形容也不为过。

他哪里像是华老师的哥哥了？这长相他就不像是一窝生的啊！

桑宁回过神，意识到自己这副呆愣模样的失礼，慌忙低头打招呼说：“您好，我是华老师的学生桑宁……”

说着她才意识到什么，抬起头问：“请问，您认识我？”

“唔……”华玉龙的笑容莫名停顿了那么两秒钟，“你刚刚都说了，你是玉盏的学生，我见过你的嘛。”

“是这样……”桑宁尴尬笑笑，觉得自己是太大惊小怪了。

华玉龙对她招招手，“来，快坐下来吃饭了。小玉盏那儿还忙着呢，就让他自己忙去，我们先吃。”

桑宁坐下来，对这样一个娃娃脸儿大青年喊华老师“小玉盏”实在有点小别扭，但她隐约觉得华玉龙似乎也是知道什么的。

他一定也不是个普通人，否则也不会在自己家里建着地牢一样的

地下室。有些话既然管家不能回答她，那也许她可以跟他问一下。

“华先生，我能问一下华老师是在忙什么吗……？”

华玉盏笑眯眯的很善解人意的样子，刚拿起的刀叉又放下来，“当然，我想你一定很担心你表哥吧，如果什么都不告诉你只怕你吃饭也会吃不香的。不过你就放心吧，他已经没事了，有小玉盏照顾他，用不了几天你就可以见到他了。”

桑宁的心稍稍放下来一些，这样她也就不用再担心，可以安心等着曲小路出现，然后好好找他算账了。她有山那么多的问题，抓到他非要问个明白。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华老师？”

——这个不会也要好几天吧？

“啊，这个我知道，小玉盏答应告诉你一些事的对吧？那个家伙看着一副好像很潇洒人间的样子，其实是个闷葫芦。他不开心的事情就不愿意开口，所以这件事我来告诉你好了——”

华玉龙说着从自己刚刚放在一边的一叠报纸里拿出一张，折了一下推到桑宁面前。

桑宁不太懂他的意思，只能先大眼扫过被他折出来的版面，引起她注意的是一条医院丢失病人尸体的消息，但丢的毕竟是尸体又不是大活人，也没有刊登照片，只是在医院和家属的互相指责上下了点噱头。

大意是花季少女刚咽气尸体就从病房里丢失，家属指责医院看管不力，但院方却主张尸体还未入太平间，是在家属的眼皮子底下丢失的。正因为家属在医护人员不可能一直留在病房里看管尸体，所以双方争执不下。

桑宁正想问给她看这个报道的意思，华玉龙就又推过来一张照片，“这就是丢失的那个女孩，二十岁，先天性心脏病过世的。”

桑宁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只觉得嗡一声头都大了——那大概是那个女孩生前的一张全身照，无论身量发型都让人觉得异常的熟悉，明明是不一样的脸，却像是在看着自己。

桑宁在瞬间恍惚，仿佛自己看着的不是一张照片，而是曾经每个恍惚不安的清晨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

“——这就是被留在荒田村的那具躯体。”

“嗄？”

桑宁愣愣的抬头，意识还停留在恍惚里有些回不过神，坐在对面

的华玉龙对她笑了笑补充说："是你自己选中的身体。"

"那是……什么意思？"

华玉龙这才交叉起双手垫在下巴下面，慢慢地从头说起——

"——有些事情你大概不会记得，小桑宁你因为一些原因失去了自己原来的身体，而玉盏在替你想办法寻找新的可以替代的身体。在下不才，对一些傀儡术，附身术和返魂术小有涉猎，所以一直在帮小玉盏的忙。"

——说到这里时桑宁隐隐想起来，她曾经在水泽村的湖边偷听到华老师打电话，在那时知道了自己当时的身体竟然是一个泥娃娃。电话里的那个人，原来是华先生吗……

"不过要真正找到一个可以长久附身的躯壳也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小桑宁你的魂魄有一点特殊，所以最初进行得并不怎么顺利。而且你当时并不是自主魂魄出窍的，猛然在无意识之下失去了身体又没有东西可以依附的魂魄会有一点麻烦的本能，就在我们一个不留神的时候你的魂魄跟刚刚过世的那个心脏病女孩的身体搭上了波长，一头扎进去就拔不出来，不得已之下我们只能把那具尸体从医院里偷出来了。"

"……"

桑宁汗涔涔地听着，华玉龙的描述实在是生动得叫人汗颜……

结果，医院里的尸体竟然是这么不见的吗……桑宁顿时满心愧疚，尸体偷也就偷了，居然还丢在那种地方……

"可是，那……这是不是就是借尸还魂？这样的话让我一直用着那具身体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把它丢掉？"

桑宁不敢去想那具躯壳的下场，只是现在她已经很确定，华老师是故意把那具身体丢下的。

华玉龙摆一下手，"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附身不是随便找一具躯壳附上就行。人形的东西自然是最容易附身，新鲜的尸体更是其中最方便的，但重要的是保鲜问题啊，保鲜！只是附身个三五日自然不成问题，魂魄一旦附身上去本身就已经具有延缓*的作用，但也只是延缓而已。而且那具身体的心脏是坏掉的，根本就没有办法支撑太久。

可是你当时的魂魄刚刚经历过一次失去身体，那就跟突然被人扒了皮一样，处在毫无保护惶惶不安的状态下，戒备十足，想尽了办法都不能从那具躯壳里拖出来。你知道这样下去会怎么样吗？那颗心脏用不了几天就会再次停工，身体不再供血渐渐坏死，外表还会在附身

状态下保持一点光鲜，但内脏已经开始*，慢慢从里烂到外……”

桑宁听得已经开始发毛发痒，一想到这样的变化曾经就在自己身上进行着，鸡皮疙瘩顿时掉了满地。

华玉龙跟讲鬼故事吓到小朋友似的满足地补充一句，“知道了吗？你再扒着那具身体不出来，就会变成一个活死人呦～”

“知，知道了……”

华玉龙略略调整语气，“所以带你去荒田村其实也是没有办法啦，魂魄在那种阴气十足的空间里会比较没有防备，一旦放松下来魂魄就很容易从那种附身的躯壳上脱离出一部分无意识的飘荡，几次之后没有危险才会完全放下戒心。等到你有意识的主动离开躯壳的时候，毁掉躯壳，才能彻底让你离开那具身体。”

桑宁顿时有点激动——“难道从一开始华老师就打算把那具躯壳大卸八块！？”

“那是意外啦，意外～～”华玉龙示意她稍安勿躁，“这件事我也听说了，难道不是你们毁了荒田村的饿鬼祭才会闹成这样的吗？本来只要把你带出荒田村，身体留在那里，隔离在两个空间里你也就回不去了。”

桑宁又只能泄气地坐好，低声问：“那结果，我现在是死了吗……”

华玉龙想了想，大概这个问题不怎么好回答，“跟死还是有区别的……”

“身体都没了，还不算是死了吗？”

“不算不算，我保证会倾尽所学让你活的跟一般人没两样～～”华玉龙笑嘻嘻地保证着，桑宁悄悄抬眼看他一眼，实在不知道当个泥娃娃草娃娃也算跟正常人没两样吗……

突然知道的真相让人有点难以消化，桑宁觉得还有很多问题想问，可是一时却又理不清。

华玉龙招呼着她，“来来，打起精神先吃饭，有问题我们边吃边慢慢说～～”

桑宁感激华玉龙告诉她真相，也很感谢他的招待，只是看一眼自己盘子里的西红柿炖牛腩……刚刚说完那个话题就吃这种东西好吗……？

课后时2

桑宁默默的吃着西红柿炖牛腩,听着华玉龙边吃边悠然的跟她闲聊讲解——

“——制作借尸还魂的尸身可以说也是一项鬼怪界的传统工艺呢，只可惜现在虽然方法还没有失传,一些材料却已经绝世了。幸好我对傀儡工艺有过研究，不论东西方都从很早就有各种将死灵放进人形里来制作傀儡的工艺了。借由将死者的头发,骨头放进人形里来赋予人形灵性，传闻春秋战国时期还有将人的肢体砍碎烧制陶俑来代替活人殉葬的呢……对了你觉得陶瓷怎么样？我有相熟的陶艺大师,可以去定制陶俑～～”

桑宁艰难地咽下最后一口西红柿炖牛腩,从来都不知道吃饭也可以是一件艰难的事。

“我还是觉得不用了……泥娃娃和草娃娃就很好……”

华玉龙夸张地叹一口气，“唉……小玉盏好像不喜欢泥娃娃和草娃娃呢,总说草娃娃把你的脑袋变得更笨了,材料的属性和跟你的契合度也的确是个问题，我本来觉得泥娃娃应该不错的,有灵性，现在看来防水实在是个大问题……啊，你放心，这一次防水绝对不会有问题了。正好别墅里有个大浴池，用的都是正宗温泉水很养人的，吃完饭让蝴蝶带你去泡泡～～”

“蝴蝶！？”

桑宁刚想问一问这一次换了什么材料，听到蝴蝶的名字却惊讶地站起来看着一旁笑眯眯点头应着的女佣——“她，她是？”

“哦，对了，你们见过了的。”华玉龙指了一下她和另一个女佣，“这是鸳鸯，蝴蝶，是我结合本土和东洋法术做出来的式神。你的两个同学刚被饿鬼附身魂魄正是虚弱还没有恢复意识的时候，就干脆让它们趁虚而入代替他们去水泽村顺便给你们当保镖——不过附身时间不能太长不然两方都会有耗损，所以也让小玉盏尽量缩短你们的行程了。”

“式神……”桑宁看看两个一直保持着笑眯眯的女佣，一旦知道了这一点倒是不会再觉得它们太诡异了，只是，“她们两个都是女生吗？鸳鸯也是？”

“它们是没有性别的，这只不过是外在形态而已，毕竟女性的样子看起来比较赏心悦目～”

桑宁看着华玉龙那张笑嘻嘻的娃娃脸，只觉得完全看不出来他这么年轻却是个这么厉害的人物，仿佛古今中外各种玄术无所不涉猎。

也是托他的福自己才能好端端的站在这里吧。

桑宁于是由衷的称赞了一声：“多亏有您在了华先生，您真是个博学的人。”

娃娃脸儿笑一笑说，“哪里，不过是活得太久了，有太多闲工夫无处可以打发也是很无聊的。只是想找点事做打发时间，不知不觉就学了很多。”

桑宁突然想起杨丰旭他们曾经说过在一千年前看到一个名为玉盏能够变成蛟的人，虽然她不能百分之百的确认那就是华老师，但除非是巧合得太离谱那也就十有□□了。

假如，只是假如，华老师真的活着一千年，甚至可能更久，那眼前这个喊着华老师小玉盏的娃娃脸儿先生又有多大年纪了呢？

桑宁还想问他：“华先生，那我表哥曲小路……”

华玉龙却稍稍抬起一只手示意她不要继续问下去，重新交叉起两手微笑着说：“有关你表哥的事情，我觉得还是不要由我来替他说，等到他亲自告诉你比较好。你长途回来也很累了，不如还是先跟蝴蝶去好好的泡泡温泉水，会很舒服的～～等泡完小玉盏也差不多该忙完了。”

华玉龙这个人看着一张娃娃脸儿，但他说出来的话的确有些让人没有办法违背。

何况人家刚刚都那么知无不言了，既然现在不想说，那还是别太得寸进尺了。

桑宁于是谢过他就跟着蝴蝶去泡温泉水，在更衣室脱下衣服围着浴巾进了浴池才知道什么叫有钱人。足有游泳池大的大浴池，水面蒸腾着白雾，白色的地砖也被烘得暖暖的。

桑宁下了水，暖烘烘微微发烫的水烫得整个身子都无比的熨帖，她忍不住往下沉了沉把整个身子都浸在水里。脚下的池底似乎是高矮不一错落开的阶梯状，可以选择合适的高度坐着，除了脑袋之外的身体都完全浸在水里。

热烫烫的水实在很舒服，尽管她下午才睡醒，还是被热气蒸着晕乎乎地就睡过去。

一睡着她的身子不自觉地在水里下滑，下滑……直到完全沉进水里……

热水灌进鼻子桑宁才蓦然惊醒，会不会死是一回事，溺水的感觉却是无论什么时候有过多少次也无法适应的。

她在水里扑腾挣扎想要浮出水面，可奇怪的是不管她怎么折腾人都死死的沉在水底，这只有一人来高的浴池愣是把她溺在里面丝毫也不露头。

桑宁想要找到阶梯爬上去，却也爬不动，泛着奶白色的温泉水遮挡了视线更是什么也看不清。她无奈之下只能忍着被水灌满胸腔的感觉呼救，可是声音传递进水里，来到水面的却只有闷闷的一点声响。

她只能挣扎，下沉，再挣扎，再下沉，整个人几乎离不开池底，连站起来都是一件办不到的事。

桑宁只能绝望地等着别人来发现她，浴池里的水是持续加热的，不会变凉，整个人泡在水里久了就变得昏昏涨涨。

她都不知道过了多久才听到水上传来敲门的声音，伴随着华玉盏在询问："桑宁？你还在洗吗？"

他大约是出现之后得知桑宁在浴池里，但发觉时间过得太久了，这才来问问。

桑宁一听到他的声音，立刻用尽全身力气呼救，传到水面上的声音虽然微弱，但华玉盏就是起了疑特地来看看的，哪怕一点微弱的声响也足够让他一脚踹碎那扇从里面别住的磨砂玻璃推门。

浴室里虽然雾气缭绕也足够他看到里面空无一人，只有池里的水面在不停翻腾。

他二话不说跳进水里，正想要一把捞起桑宁，一下子居然力量预估错误还没捞得动，只觉得入手死沉。

华玉盏多加了一把力把她拉出水面，桑宁离开了水，每一下呼吸都在向外排着胸腔里的水，呛得她只能不停的咳，经常刚咳出来的水来不及离开鼻腔就又被吸回去一部分，反反复复着，这个过程比灌满水的时候还要痛苦。

等桑宁终于能够喘上一口气，才发现自己竟然光溜溜地被华玉盏拎在水里，他两手拽着她的胳膊托出水面，两个人之间的距离跟贴在一起也没多大区别。

她脑袋里嗡一声，只觉得热气一下子温度暴涨要把她整个人都给蒸熟了，下意识就想要挣开他的手去遮挡。

华玉盏显然刚刚一瞬间以为她出了什么事，结果却是在一人高的浴池里沉了底，被无故吓了一跳心情有些不怎么样，就警告不停乱动的她：“还想沉下去吗？”

桑宁像个煮熟的虾子，全身红通通的尽量弓着身子动也不是不动也不是。

这时候听见踹碎磨砂玻璃门的动静，华玉龙也匆匆赶了过来，踩着地上的碎玻璃进门就问：“出什么事了！？”

——门都踹了那指定是出什么大事了！可是在他的地盘上能出什么事啊！？

华玉龙一进门，华玉盏立刻拽过放在池边的浴巾把桑宁包起来，细眉长目一挑，目光扫向华玉龙的时候可就半点都不带着客气，一肚子不满就都发了过去——

“我抽不开身才把更换躯壳的事情全交给你，你这次又给她换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桑宁也努力把自己缩在华玉盏怀里，尽力用浴巾和华玉盏的身体把自己挡严实，目光也一起投过去。

华玉龙无奈地申诉：“别都这么看着我啊，那不是泥娃娃下不了水，我才想说换个石头的试试，上好的玄武岩，刀枪不入呢！”

是啊，就特么遇水就沉。

华玉盏一把把包着浴巾的桑宁打横抱起来走出浴池，头也不回的扔下一句：“马上给我换掉。”

一张浴巾包的了头包不了脚，走过华玉龙身边时桑宁只能拼命缩成一团，把头埋进华玉盏怀里不敢再抬起来——真是丢死人了，这才跟人家第一次见面就在人家里luo体展览，以后哪儿还有脸再来啊！

华玉盏淡淡垂眼看她一眼那小动物一样缩成一团的样子，露在浴巾之外的皮肤依然通红得像是被煮熟的虾子。

他的目光柔软了些，像是带着笑，又像只是无奈。

他在房间门口放下桑宁，桑宁低着头局促地捏着浴巾，“不，不好意思华老师，我，我很重吧……”

“嗯，是很重。”

桑宁一噎，本来想谢谢他送她回房间的，这一下又只是憋得满脸通红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脱下来的衣服蝴蝶已经拿去洗了，听说你带了行李过来

的，柜子里也有给你准备的睡衣，挑你自己喜欢的换上吧。”

华玉盏说完侧目扫一眼局促的桑宁就转了身，随意一摆手不咸不淡的说一句：“放心吧，没人会对一堆石头有什么不良兴趣的。”

啊啊啊——把人看光光了还说人家是一堆石头！！

桑宁想要抓狂可是没穿衣服的人是没有底气的，只能看着华玉盏消失在楼梯口，这才忿忿地关上房门——她被人看光了看光了看光了！还偏偏是华老师！

她两手保持着推上门的动作撑在门上静默片刻——不然咧？不是华老师的话难道她还情愿被别人看吗？这么说起来的话怎么觉得好像还不如是华老师……

啊啊她又不是暴露狂为什么非要给人看！

沮丧了一会儿桑宁也只能默默地去打开衣柜，里面竟然真的正儿八经的置备了好几套外出的衣服，家居服，还有睡衣……

通常来说招一个包吃住的助手，会准备得这么周到吗？

桑宁随手找了一套衣服，穿衣服时已经稍稍镇定，但一旦镇静下来之后只觉得她想不明白的事情太多了。

——究竟发生什么她会失去身体？是因为学校的那次精神毒品风波吗？所以她才会什么都不记得？

——华先生说她没有死，但只剩下魂魄跟死了又有什么不同？生灵的前提不是应该身体还在生吗？

她失去的记忆只是一年，这一年的时间里究竟发生过什么？

她跟华老师之间曾经是什么样的关系？

华先生只解释了在荒田村丢弃了那个身体的原因，但是之后呢？

华老师所做的这一切应该并不只是跟她的身体有关，回想起来的话，他一次又一次的把她置于危机之中，为的简直像是要锻炼她学会独自应付那些鬼怪似的。

他在湖边时说过的那句话她一直摆在心里却又不敢深思，他说当她知道一切真相的时候，就是她有能力扛起一切的时候。

——扛起什么？跟鬼怪有关的事会是什么？

总不可能是降妖除魔吧？那不是道士和尚的工作吗？跟她这种普通人扯不上什么关系吧？再说华老师也没教她什么收妖法术的啊……

她现在真的很好奇难道曾经那个没有失去记忆的她，是什么都知

道？还是同样一无所知？

毕竟她虽然失去了一年的记忆，但从她上大学到东大精神毒品风波事件的发生之间也不过就是半年多的时间，那之后她似乎一直都辗转在各种疗养和心理治疗中，所以就算有什么事情发生也不过就在毒品风波发生之前的那大半年之间。

半年的时间，实在算不得很长……

桑宁一边想着半年的时间能够发生些什么，可以完全把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女孩的命运完全扭向鬼怪的世界吗？一边已经穿好了衣服，无意识地坐在梳妆台前打开一瓶乳液涂抹到手上脸上。

乳液是新的，本该也是没有见过的牌子，但熟悉的香气却狠狠让她恍惚了一下，像是久违的用过很久的牌子一样。

她有些怔然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穿着没见过的衣服，坐在第一次来的房间，却莫名的冒出一个念头——她真的只是失去了一年的记忆吗？

突然冒出的疑惑让脑海里隐隐浮现出一些平时根本不去注意的问题——她一直都觉得自己很普通，有一个普通的家庭，普通的父母，和一个跟她相处得不太好的弟弟。

——那真的就只是不太好而已吗？

小豪一直都喊她怪物，还曾经拿着家庭相册分分明明的指出上面没有半张桑宁的照片——那时候父母是怎么说的来着？

因为她小时候住在乡下爷爷家里，所以家里才没有她的照片——

所以她那时候就相信了？一点疑惑都没有，不是太奇怪了吗？

小时候是住到什么时候？过年过节也不见面？上学以后呢？学校的照片呢？

还有她的房间，那简直就像是一个临时收拾出来的客房，除了必要的日用品连一点零碎的小物件也没有，哪里像是一个二十岁女孩子住的房间。

为什么今天之前，她从来都没有觉得奇怪呢？

就好像有人叫她去相信，她就去相信。此时回过头来才猛然发觉，自己人生的前二十年怎么就像活在一团浓雾里，什么都看不清，什么都想不起来。

一直以来茫然的感觉再次浮现——她，真的是桑宁吗？

那应该只是因为她附身在陌生的尸体上，透过镜子，眼睛和脑子

看到的是不同的样貌引起的错觉吧？

就像她附身在泥娃娃身上时，无论别人还是自己看到的都是“桑宁”而不是泥娃娃，当她附身在那个心脏病女孩身上时，她幻觉也同样欺骗了她和所有人，让大家都以为那就是桑宁。

但是或许在偶然之间，她的眼睛透过镜子看到了真实，这种落差才会带给她疑惑和错觉。

在听到华先生的解释之后，她有那么一瞬间真的是这么想的，这让她的心情也跟着放松下来，以为从此可以不再被这种恍惚的感觉所困扰。

可是现在她心里却觉得问题似乎变得更严重了。

她赶忙翻出手机，想给小豪打个电话问问清楚，怪自己为什么以前总是拿他当闹别扭的小孩从来都不好好听听他的话。

可是拿出手机才发现这一番折腾下来现在都已经晚上十一点了，母亲早该催着小豪去睡觉了。现在打电话把小豪吵醒，小豪固然是一肚子埋怨，母亲也不会高兴吧。她会奇怪桑宁为什么三更半夜给小豪打电话的。

桑宁又只能放下了手机，还是等明天……虽然明天小豪又要上学。

她于是给小豪发了个信息让他有空时回个电话好好聊聊，发完短信放下手机又陷入茫然——这么晚了，不该吵小豪，就该再去吵华老师和华先生吗？

她探头探脑的刚一出房间，就看到管家站在房门外两步远的地方，见了她恭恭敬敬的欠身说：“桑小姐，华先生因为替您寻找新的附身躯体出了点问题，现在正在忙。二公子也已经去看曲先生了，交代我转告您今晚早点休息，明天我会送您去学校。”

桑宁知道自己错过了抓住华老师问清楚的机会，但是显然他并不想亲自跟她说，不然也不用拿着曲小路当借口，让第一次见面的华先生来跟她说那些。

连华先生都直言不讳地说，华老师他不开心的事就不愿意开口。

她客客气气地谢过了管家特地等在这里转告她这些，管家也再次欠了欠身，“桑小姐不必客气，我和鸳鸯蝴蝶也衷心的欢迎您能够回到这个家。”

管家说着就欠身退下了，桑宁却愕然了……

他说衷心欢迎什么？

桑宁默默回到房间里，目光再次扫过整个房间。

她之前虽然打量过这个房间，但碍着自己只是个外客，没好意思动什么东西。

这一次她站在书架前，之前就注意到书架上除了书籍课本之外还放着几本笔记似的本子，小心地拿下来看了看笔记上没有写名字，打开翻了一眼也只是普通的历史课学习笔记。

桑宁不知是失望还是松了一口气，不然她难道还希望发现一本日记吗？

但是上一个住在这里的人，似乎也跟她一样是历史系的学生。她正想合上笔记本的时候又忍不住多看了两眼，怎么看都觉得很像是她自己的笔迹。

这种时候她也无法确定这是不是她的心理作用，只能将笔记本放回去，目光又落向了书桌的抽屉。

她站在抽屉前默念既然这个房间是准备要给她住的，那就等于默许她使用这里的抽屉的吧？不管里面有没有上一个住客留下的东西，总要打开看了才知道……

她习惯性的拉开了右手边的小抽屉，如果是她的话，她会把认为重要的东西放在右手边的抽屉里。

打开抽屉之后第一眼就看到一个小相册，又薄又小，像是几块钱的地摊货。样式也老旧土气，感觉上是不少年前的东西了，但保存的依然很新。

桑宁把相册拿起来翻开，第一张是一个穿着土气的碎花小袄的小女孩，身边站着一个比她稍大一点的小男孩，他们身后的背景像是在十几年前的山村，依稀还能看到远处的山林和大片农田。

课时后3

桑宁的心像被什么狠狠揪了一把,随即却又落入一片茫然，什么都感觉不到。

她只能愣愣的看着这两个孩子的脸，依稀能够辨认那个小女孩似乎就是自己,虽然自己对这张照片没有一点印象。

桑宁迅速地往后翻看,可惜之后就不再是山村里的照片,大概那个时候的乡下照一回照片是很难得的事情。

接下来的照片是一张学校的班级合影，她在里面找到了那个小女孩,稍微长大了些，模样也更像她了。

再之后是中学,高中,几乎都只是学校每年拍的合照,偶尔会有一两张单人或是跟同学出行，聚会的合影,像是一个人生的超浓缩版。

以一个现代的孩子来说这些照片简直少得可怜，至少她就见过小豪的相册，除了家庭相册里的照片之外他还有单独两本自己的相册记录学校和生活的足迹。

只是从中学的照片开始，桑宁就已经能够完全确认那的确就是她了。后面甚至还有大学里跟牧文心的合影。

可是为什么在家里都找不到的过去的照片，会出现在这里呢？

寥寥的几张照片很快就翻完了，薄薄的一本相册甚至还剩下了好几页。她透过那些半透明的册页注意到最后一页上似乎还有一张照片，快速翻过去，相片上的自己还是那个穿着碎花小袄的女孩，也还是住在山村的时候。

只是身边不是那个小男孩，而是一个腰已经有点弯下来的老人，穿着五六十年代有点像中山式的工作装，但脸上却是一团模糊，完全看不清楚长相。

这是谁？

为什么这张照片像是很特殊似的被单独放在这里？照片是被损坏了还是本来就照得不清楚？照片太老旧有些无从判断，但仔细看的时候却能够发觉只有老人的周围像笼罩着一团雾似的格外暗淡一些。

——这似乎不是个好兆头。

这个相册的发现让桑宁很郁卒，她的家里没有一张她的照片，而她的相册不但出现在这么意外的地方，也同样没有半张家人的照片。

她的成长过程和现在的所谓家人之间，似乎真的没有任何交集。

桑宁忍不住翻回第一页又仔细看了看和小时候的她站在一起的那个小男孩，整本相册除了最后那个根本看不清的老人之外，似乎只有这个小男孩看上去跟她像是家人亲戚而不只是无关的外人之类。

她也有想过那会不会是曲小路，但仔细辨认之下，照片上的小男孩虽然轮廓跟曲小路有相似的地方，但细看到五官又似乎不那么相像。

这下桑宁就完全没了头绪，薅着毛烦恼到半夜无果，最后也只能上床去睡觉。

第二天一早管家在门外敲门喊了她起床，桑宁因为脑子里一下子塞了太多东西又没有睡好，整个脑袋昏昏涨涨的难受，几乎是形容呆滞地飘着去洗手间洗漱完换好衣服，在鸳鸯蝴蝶的伺候下吃了早饭。

她开始相信自己也许是真的住过这里，不然她被人伺候那是这辈子记忆里根本就没有的事儿，然而坐在这么华丽的地方，头顶水晶灯手拿银餐具吃着西式的早餐却没半点不自在。

西餐很好吃，就是太精致，她没好意思吃到饱。

华玉盏和华玉龙都没有露面，她吃完饭管家就备好了车站在门前，“桑小姐，我开车送您去学校。”

桑宁慌忙谢绝，“不用了，我自己去就可以！”

管家也没坚持，只是欠身说：“那么请下课后早些回来，我们会坐好晚饭等您。如果需要开车去接您也请不要客气。”说着递上一张名片，大有你如果不回来我们就去接的架势。

明明昨晚只是顺势在这里住了一晚，但桑宁觉得自己在这里住下来这件事基本上已经是定局了。而且现在她也算不上有什么抗拒，毕竟自己似乎跟这个地方，这里的人，都有扯不清的关系。留下来，把一切搞清楚也好。

桑宁来到学校刚进小合堂教室，几天不见的白乐枝和孟思敏就顾不得别人的目光激动地围上来——“桑宁你终于来了！”

杨丰旭和高学夫昨天就回了学校，高学夫更是一堂课不落地直接放下行李就来上课。所以白乐枝和孟思敏已经从他们两人那里知道了人都已经平安回来，还有这一行的大概情况。

但此时她们迎过来拉住桑宁，激动之中却带着惊惶，那略显神经

兮兮的神色几乎让桑宁吓了一跳——

怎么她这个刚从水泽村被僵尸娘娘追了一圈回来的人都还没事，这两个呆在学校里上课的反而有点不对劲了？

白乐枝和孟思敏一边一个抓得她手腕生疼，压低了声音却压不住激动地对她说：“桑宁！咱们班出怪事了！闹鬼了！”

“啊？”

这桑宁还真没想到，她这接二连三的一堆糟心事儿还没捋清楚，本以为回学校来可以感受一下平凡日常的轻松缓缓神儿，这突然就告诉她学校里闹鬼？

白乐枝还没来得及跟桑宁详细说，任课的齐老师就已经踩着高跟鞋来到门口，被她们挡了去路——“都在门口凑着干什么，进去上课了！”

眼见也是来不及跟桑宁详细说了，白乐枝只来得及跟她低低说一声：“唉你自己看吧！”

桑宁小声嘟囔着：“能不能不看啊……”

她真的很想缓口气儿，自己这颗本来就不怎么灵光的脑袋一下子遇上这么多事儿已经头昏脑涨了。

民俗专业的学生少，经常会跟历史系其他专业一起上公共课。这间教室算是个小合堂，人不算多可也不少，桑宁被白乐枝直接拉到最后一排角落的座位上，看起来这里已经被她们两个盘踞了。

桑宁扫了一眼，高学夫倒是坐在前排，杨丰旭和徐舰一个都没来。

她悄悄问：“杨丰旭和徐舰呢？”

“杨丰旭大概陪李泽俊去校医院了，他今天换药。徐舰回来以后就没来上过课，好像弄坏了好几个人的DV蓄电池，找地方打工去了。”

孟思敏说着，一直注意着门口的白乐枝突然做了个让她们停止说话的手势，孟思敏几乎是立刻就停住，紧张地盯着门外。

桑宁也跟着一起盯，突然听到一个刺耳的声音，像是有人用指甲在划墙，吱吱的声音让人耳根发痒。

她注意到白乐枝和孟思敏几乎一听到这个声音就打了个哆嗦，原本盯着门外的目光飞快地收回来，低头目不转睛地盯着桌上的书本。

那划墙的声音越来越近，从耳根到牙根被那声音刺得让人想要抓

狂。

然而讲台上穿着浅色紧身职业装的的齐老师只是若无其事地继续讲课，其他同学也像是听不到似的，对这个声音没有一点反应。

声音终于来到了门口，在桑宁等着去看到底是什么人发出这种声音的时候却戛然而止。

随即一个人影猛地出现在门口，没有任何过渡，就那么直愣愣地出现在那里，桑宁在没有准备之下也被吓了一跳。

如果只是一跳就好了，可是看清那个人影时桑宁心里也慌了一慌——是那个拎着破洋娃娃的怪女孩。

她还像走之前见过的那个样子，手里依然拎着破杨娃娃的手，一身破旧的棉布裙染着泥污，头发也污浊干枯的披散着。但她已经没有在哭了，睁着一双黑洞洞的眼睛，睁得格外大却又呆滞，站在门口目光缓缓扫过整个教室。

桑宁也慌忙低下头避免迎上她的目光，她悄悄侧目看白乐枝和孟思敏，却发现她们两个低着的脸上微微沁着冷汗，连坐姿都显得僵硬。

桑宁不知道她们是在紧张什么，但再一抬头却看到拉着洋娃娃的女孩已经进到教室里，来到座位前盯着座位上的同学开始一个一个仔细的看着——

脸对着脸，那样近的距离连毛孔也能看得一清二楚。正面，侧面，一点一点的看下来。像是要从他们脸上找到什么东西似的。

而坐在座位上的学生却根本对于有一个女鬼跟自己脸对着脸这件事一无所知，或是抬头看黑板或是无趣的玩手机，怪女孩那双漆黑瞪大的眼睛却已经把他们的每一个毛孔都仔细观察过了。

现在桑宁知道为什么白乐枝和孟思敏要坐在最后的角落了，可是拉着洋娃娃的怪女孩一排一排地看过来，对有的人看得仔细些有的人只是一掠而过，速度不快却也不慢，迟早都会到最后一排来的。

她在挪动的时候指甲划着桌子，慢慢来到高学夫的面前。

桑宁忍不住替高学夫捏了一把汗，同时也庆幸他什么都看不见。

白乐枝和孟思敏也忍不住战战兢兢地瞥了一眼，她们是有提醒过高学夫的，可是他就是不信她们也没有办法。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怪女孩在高学夫面前呆的时间似乎格外的久，几乎脸贴着脸仔仔细细地看过他脸上的每一个毛孔，还闻来闻去迟疑了很久才慢慢离开，移向下一个。

桑宁这口气一松下来，才发现气提了太久差点要把自己给憋死。

可是高学夫这一关过了，她们却还要面临越来越近的女鬼，终于怪女孩来到了最后一排，她们和女孩之间的距离在一个人一个人的缩短。

这种缓慢迫近的心理压力像是在慢慢挤压着胸腔，心脏跳动得越来越沉重，连呼吸都有些艰难。

但她们不敢露出一点反常，连站起来走人都不敢，生怕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举动而像徐舰那时那样被女鬼给盯上。

拉着洋娃娃的女孩终于来到她们面前了，白乐枝猛地在书桌下面握住桑宁的手，她的手因为紧张而冰凉冰凉的，手心满是冷汗，因为用力连指头都变得僵硬了。

桑宁反握住她的手，孟思敏也从另一边一把抓住她的大腿，女汉子的手劲儿抓得她生疼，却只是忍着不敢动。

身边的两个人已经随着女孩来到跟前而越来越僵硬，明明不想动，却因为身体太紧绷反而微微在抖。

桑宁也低着头目不转睛地盯着书上的某个字，但眼睛的余光依然能够感觉到女孩已经凑到白乐枝的脸上——她没有像打量别人时那样慢慢游移左右的瞧，而是一直盯着她的眼睛。像是已经隐约察觉到白乐枝的反应有些不对，想要逼她跟自己对视似的。

白乐枝到底也算是开过一回眼的人了，女孩越是想让她看她她越不看，终于扛到女孩转移了目光——她向桑宁挪过来，既然白乐枝已经以身示范了，桑宁哪儿会不知道该怎么做。

她也坚决不跟女孩的目光有任何接触，女孩虽然已经发觉到这三个人有问题但似乎她对于“看不见”她的人也没有什么办法，似乎目光不连接她就缠不上她们。

她慢慢蹲□子，把头贴在桌子上，脖子以一个不正常的角度扭曲着抬头想要去看桑宁的眼睛。

随着那颗头一点点出现在桑宁的视线内桑宁的心脏都要停了，干脆打了个呵欠两眼一闭扑通一下趴在桌上。脑袋落下去的时候都差点砸着怪女孩的头，反而把女孩给吓了一下。

她们这死不承认能看到的策略也的确奏了效，随着老师宣布下课，怪女孩一脸心有不甘地拉着她的破洋娃娃消失了。

三个人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几乎瘫软在了椅子上。

“我的天啊，刚刚太危险了，还以为桑宁真的要被她发现了！”

孟思敏长啸一声，怎么说她和白乐枝也已经在这里被怪女孩精神荼毒好几天了，知道只要死扛就能扛过去，生怕第一次经历的桑宁会沉不住气。

结果尼玛桑宁这胆子也太肥了！

桑宁这才赶紧问，“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白乐枝也缓了口气说，“从那天我们一起在教室见到她之后她就每天都出现了，一开始还在这层楼挨个教室出现，后来就固定在那么一两间教室，只要一上课就出现，好像在找什么人似的。”

“找人？”桑宁只略略顿了一下，想都没想就说，“不会是在找徐舰吧？”

白乐枝和孟思敏顿时也都愣了，她们显然没有想到这个，毕竟她们只知道怪女孩第一次在教室里出现时的情况，并不知道后来她缠上了徐舰甚至那个破洋娃娃还出现在了徐舰的背包里。

但是徐舰在那天之后就离开了学校，回来之后也没来上过课，如果她真的是来找他的，那当然找不到了。

“那么说把徐舰这家伙祭献给女鬼，她就不会再出来闹幺蛾子了？”

孟思敏不客气地猜测着，反正徐舰这家伙一向给人的印象也不咋地，真要这么做的话她可是一点也不“心疼”。

桑宁尴尬地笑笑，“不好吧……会不会太不人道了……”怎么说她跟徐舰也算是一起患难过的。

白乐枝不理孟思敏那些胡言乱语，抓着桑宁的手发愁的问，“怎么办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我们能看到，可是她总这么出现根本没办法上课……”

桑宁愕然了片刻，“问我啊……？”

“我跟杨丰旭商量过，他说你说不定会有什么办法。”其实白乐枝没说的是，她心里也是这么觉得的……说不上是为什么，就是觉得如果是桑宁在的话，也许事情可以有解决的办法。

——当然，她个人是打从心底这么觉得的，但杨丰旭真实的意思却是——如果是桑宁的话，就算真的出了什么事，大概华老师也不会袖手旁观。

然而面对白乐枝的期望桑宁只能茫然，可是她是真的不会抓鬼啊！

课后时4

牵洋娃娃的怪女孩必须得解决。

他们虽说已经是大学生了,偶尔翘个课什么的对一些为了混文凭只能来这个冷门专业的学生来说根本不怎么在意，但也有像白乐枝这样多少会在乎一下出勤率的。

她不能跟徐舰一样天天不来上课，但又已经被那个怪女孩注意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发生什么。

每天被一个女鬼巡视的心理压力无疑是巨大的,白乐枝和孟思敏甚至都后悔没有跟着队一起去上体验课。那起码还有个带队老师，还有其他人在一起。

留在学校里身边的人再多,但没有其他人看得到她们看到的景象,这种感觉比跟大家一起出去冒险更可怕。

那时候至少可以一门心思只想着逃跑,想着回家,可是在这里她们根本一筹莫展还求助无门，只能熬着等着,好容易等到其他人回来。

白乐枝说不清自己等的到底是华老师还是桑宁，华老师是很厉害,但能不能依靠是另一回事。说不定自己从一开始等的就只是桑宁，说不上为什么，只是从荒田村的时候开始就开始觉得桑宁跟他们不一样了。

而当她跟杨丰旭商量这件事，他提出也许桑宁在的话会有什么转机的时候，白乐枝也就知道杨丰旭也许也跟她有同样的感觉。

她用力一拍桑宁的肩，“桑宁，这件事就靠你了！”

桑宁愕然了一会儿，虽然自己也是一头雾水，但是想想什么饿鬼、僵尸水神娘娘也都一路应付过来了，华老师那么处（用）心（心）积（良）虑（苦）的把她往各种鬼窝里丢，不就是要让她学会去应付这些东西吗。

她既然默认了在华玉龙的别墅住下来这件事没有去拒绝，就已经有了打算要好好面对这些事情，全部都搞个清楚。

桑宁咬咬牙，决定这事儿得干！她也不想一来学校上课就被一个女鬼盯着，这次可以算是强硬地躲过了，可下一次躲不过怎么办？

不过这事儿她吃不准，有心问问华老师又担心他是不是在忙小路

的事，联系他会不会打扰到他。想来想去，觉得也许可以先问问华先生。

他看起来是个很好说话的人，又了解事情的内情，所以说不定也是个行家。

她于是拿出管家交给她的那张名片，看起来名片应该是特别定制的，淡金色烫印花的底子上有华氏别墅的家宅电话和联系管家专用的分机号码。

而且“管家”就只写着“管家”，连个姓名也没有印。有鸳鸯蝴蝶的前车之鉴桑宁总觉得管家也有点不像是人类，但比鸳鸯蝴蝶的档次貌似是高多了。

桑宁拨通了电话，简单表明学校里有鬼，自己想和同学一起去解决，但是没什么头绪，想要请管家代为询问华先生。

管家立刻表示会尽快通知华先生，并说：“桑小姐，虽然二少爷现在不在学校里，不过他之前有让我替您和您的同学准备一批防身工具以备下次出行。东西我想应该是放在他的办公室里的，您不妨去看一下。”

桑宁回去把这件事告诉白乐枝和孟思敏，三个人暗搓搓地研究起来，“华老师还准备了东西？会有道符什么的吗？要有那东西是不是往女鬼脸上一贴就解决了？”

“听着不像……说是工具，听起来应该是比较大件的东西，怎么也该是桃木剑什么的……”

“你说你也不问清楚点！”

白乐枝打断她们两个的讨论，犹豫着，“先别说那些了，是什么去了找找看呗。但是华老师是单间的办公室呐，他不在的话不知道会不会锁门啊……”

孟思敏二话不说，“走，去看看再说！”

在这里猜来猜去也没有用，三个人立刻往华玉盏的办公室去，果然怕什么来什么，办公室的门是锁着的。

孟思敏看了一眼旁边一间办公室的门是虚掩着的，扯过两人低声说：“这边办公室窗外的小阳台都是连着的，我们等旁边办公室的老师去上课就从阳台爬过去！”

学校的治安风气一向还算良好，老师们一般都没有去上一堂课还得锁门的习惯，从小阳台爬过去，这样的天气里关了窗办公室里会很闷，多半老师是不会把窗户完全关上的。

“可是大白天的，就这么爬窗进去好吗？万一被人看到……”

“这后面是学校仓库又没有人，谁会看见！”孟思敏瞧着自信满满不像是第一次干这事儿的样子，“一会儿我走前面，你们跟着我！”

这时候也没别的办法了，她们也等不到晚上，于是躲在一边看着旁边办公室的老师离去。

三个人快速闪进办公室，窗外的小阳台还不到两尺宽，只用来堆放一点杂物。她们跨国杂物来到华玉盏办公室窗前，如同预料的窗户并没有关牢，孟思敏推开窗跳进去，正回头对桑宁和白乐枝说：“快点进来！”

说话时桑宁一条腿已经迈上窗台，却一抬头突然愣在那里，保持着跨在窗台上的姿势一下子就僵在原地。

“干嘛呢，快点啊！真想被人看见啊？”

孟思敏催着她，最后面的白乐枝也伸头想要看看桑宁为什么停住了，在这么狭窄的地方就算三楼没有很高也是有些不自在想要尽快进屋里的。

然而她一眼看过来却也跟桑宁一样愣住，随即瞪大了眼睛——“思，思敏……你身后……”

“什么啊？”

孟思敏回头扫了一眼，她身后是一个蛮开阔大气的落地式木架书柜，胡桃木的颜色，有些老旧了。木隔之间的间隔很大，有放书，也有放一些瓷器陶罐甚至是土偶，看着很像古董，不过既然放在这里显然就是仿品。

因为东西放的很杂，孟思敏回头瞥这么一眼一时没有发现什么，又转回来问：“你们两个到底看见什么了……”

话音还未落下只觉得有什么东西扯住了她的马尾辫，这回回头顺着她的辫子一看顿时脊背凉了一片——

是那个破洋娃娃，又旧又脏又破，衣服几乎都快看不出颜色脸上也净是泥污，只有一头卷卷的蜜色的头发，虽然有些糟乱但还是泛着微微的光泽。

她们每天看着那鬼女孩拎着这个破洋娃娃，是绝不可能把它认错的！

它就在书架齐腰的位置上，靠着角落斜放着，手里却攥着孟思敏的发梢。

孟思敏如果有蛋的话这一瞬间蛋都凉透了，脑袋里一阵发懵这个

东西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的！？

她想把头发从洋娃娃手里扯出来，一用力却把洋娃娃也扯落在地上，头上狠狠的一痛让她忍不住叫了一声，捂着自己的头看到一小缕头发还抓在洋娃娃手上，硬是被扯了下来。

孟思敏两步退到窗边，瞪着掉在地上一动也不动的洋娃娃，桑宁那条迈上窗台的腿又放回去，拉了拉孟思敏，“我们先走吧！”

白乐枝已经在快速的转身想返回隔壁办公室，好腾出地方给两个人。

孟思敏不敢移开视线，就这么被桑宁半拉半扶地退出办公室，她只是脚落地的时候稍稍移开了一下视线，就那么一下，再一回头地面上已经空空如也根本不见了那个洋娃娃。

孟思敏心里惊了一下，但硬压着想快点离开，可是前面的白乐枝却又站着不动了——

这狭窄的小阳台根本容不了两个人并肩，孟思敏隔着两个人也看不到白乐枝前面是什么情况，但白乐枝不是桑宁，孟思敏相信她这么靠谱的人如果不是看到了什么是不会关键时候掉链子的。

但是看到了什么——？

一想这个孟思敏就又头皮发炸，她一把推过桑宁，硬跟她挤着，挤得桑宁几乎以为自己要从阳台掉下去，这才越过白乐枝的肩膀看到了她前面的东西——

那个洋娃娃以在屋里掉落下来时的姿势躺在隔壁窗户外面的地上，手里还抓着那一缕头发。

白乐枝往后退了一小步，轻轻撞在孟思敏和桑宁身上，声音已经有点发虚，“它……是不是缠上我们了……？”

孟思敏也说不出话来，这东西带给她和白乐枝的惧意是桑宁所想象不到的。桑宁就只见过它一次，她们这几天却每天都得在被那个小女孩巡视的压力下应着头皮去上课。

现在她们三个被困在这小阳台上，不敢越过洋娃娃去隔壁，也不敢再退回到华玉盏的办公室。

孟思敏终究是胆子大些，等了一会儿见没什么动静，慢慢找回了自己的声音——“没关系，那个幽灵没出现……桑宁你去办公室，找找华老师到底准备了什么东西，我们在这里盯着它——它就一个娃娃，不信还能变出个□来！”

情急之下孟思敏的胆大还真点醒了两个人，这洋娃娃哪怕会瞬间

移动，它也就只有一个，不会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

只要它继续在这里缠着白乐枝和孟思敏，桑宁就可以回去找对付鬼怪的东西。而如果这个时候它又突然改去缠桑宁的话……那就对不起桑宁，至少她们两个是有机会跑到隔壁办公室的。

现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桑宁也二话不说跟孟思敏硬挤着错肩而过，然而挤过去之后孟思敏却感觉到桑宁依然还站在她身后没有进办公室去，她有些着急地问一句：“又怎么了？”

桑宁的苦兮兮的回答：“不是，一个啊……”

“什么——”

孟思敏回头，看到挡在另一边的幽灵女孩……前有狼，后有虎。

洋娃娃躺在地上不动，但女孩在动。她瞪着那双漆黑瞪圆看不到眼白的眼睛，里面仿佛流淌出阵阵森冷和空洞的气息，连周围空气的温度也被吸走。

她一步步走近过来，眼睛眨都不眨地盯着离她最近的桑宁，那些冰冷的空洞仿佛渐渐变成怨恨，带着尖刺直戳过来。

桑宁一点一点的往后退，嘴里念念着，“我们没惹过你啊，不管你是什么都别找我们啊……”

这种时候真是恨死徐舰那家伙了，自己咋咋呼呼被幽灵盯上然后就跑不见踪影，害的她们被他连累！

可是她跟身后的两个人已经挤成了一团，白乐枝那边还有地上的洋娃娃在已经不敢再靠近，幽灵女孩终于在一步远的地方停下来，阴恻恻的目光盯着桑宁，除了大哭之外第一次张开了嘴——然而她的嘴唇动着，却听不到声音。

桑宁很努力的去看她的口形了，可是她那么愤愤念念嘴巴开开合合，她根本看不清只能放弃。

突然之间女孩眼中愤恨的尖刺骤然犀利，上前一步一把抓住了桑宁的手腕——她竟然真的能抓住她吗？

这让桑宁惊慌了一下，或许是一直没有其他人能看见她的关系，让桑宁潜意识里觉得她只是个幽灵，看起来再怎么真实也是没有实体的。

但此时此刻她抓住了她，手腕上传来的不是皮肤和皮肤相触的感觉，而是冰凉，干硬，一瞬间像是要把她整条手臂的体温都吸走似的。

桑宁下一刻反应过来想要挣扎，但那只手力气却大得叫人无法反

抗，只是用力的一抬，桑宁的半截身子就已经被推出刚及腰的栏杆之外——

桑宁整个人一下子失去重心向外跌去，白乐枝和孟思敏大叫着慌忙拉住她，桑宁也只在慌乱之中匆匆抓住栏杆。

可是她的身子已经跌出去了，凭着两只手挂在栏杆上实在拉不动这具沉重的身子。

上面的白乐枝和孟思敏也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卧槽啊桑宁你怎么会这么重！？”

——上好的玄武岩，刀枪不入水火不侵抗压抗磨高硬度高密度能不重吗！？

她们全部的力气都用来拉住桑宁，根本没有多余的一分力气再去防备幽灵女孩的靠近。

她已经走到跟前，那冰冷干硬的手伸过来碰触到孟思敏抓住桑宁的手指，那种触感简直就像风干脱水之后冷冻的腊肉，触觉从手上直传入大脑。

孟思敏一个哆嗦差点松了手，迅速反应过来赶忙又牢牢抓住。

可是那只手却似乎想要一根一根挑开孟思敏的手指，这种挑衅似的迫害让孟思敏隐隐地被激怒了，女汉子的本性顿时暴露出来，冲女孩嚷着：“你到底想怎么样！？不管你是什么东西，就算是死人是幽灵，难道就有权利随便伤害人吗！？”

这一句叫嚷让女孩的目光猛地从她的手挪到她的脸上，那漆黑的冰冷的目光如同针刺一样，映入眼中传入大脑，仿佛真真切切地扎到了身上。

太痛了，那一瞬间全身都被针扎似的痛，孟思敏跌在地上，无法控制地松了手。

——重量一下子全压在桑宁和白乐枝手上，两个人险些抓不住。

更操心

孟思敏还想爬起来，却突然看到地上的洋娃娃正在缓慢地直挺挺地站起来，她莫名地开始产生一种错觉，好像随着洋娃娃身体角度的竖起，整个地面也在跟着它一起倾斜——

直到她的后背撞到了身后的栏杆，孟思敏才知道不是自己在犯晕，地面真的在倾斜，至少对她们来说正在倾斜。

洋娃娃已经完全站了起来，地面和栏杆也终于倾斜旋转了90度，栏杆变成了“地面”，失去栏杆的阻挡再不足以支撑拉着桑宁的白乐

枝，她惊叫着和桑宁一起跌了下去。

孟思敏的脑袋里一下子炸开，她跪趴在栏杆上向下看过去，可是下面什么也没有——地面变得无尽的遥远，根本看不见白乐枝和桑宁的身影。

幽灵似的女孩不受旋转的影响，她依然站在真正的“地面”上，在此时的孟思敏看来就像横着站在墙壁上。

她不管不顾地一把揪住那女孩，质问：“你把她们弄到哪里去了！？”

女孩反握住她的手，一把从自己的衣领上揪下来，伸手一推，孟思敏也从栏杆上仰面跌落下去——

课后时5

桑宁在短暂的时间里似乎做了一个梦,梦里的她还是小时候的样子，跟一个小男孩一起在山坡上玩。

是她在照片上见过的那个小男孩。

他给她用草叶编蚂蚱,给她抓蝴蝶，小小的桑宁很开心的样子,那种开心的情绪一直传递到内心深处,像是触动着一些不该有的记忆。

恍惚间玩得累了,看到远处有一个妇人在向他们招手,嘴里喊着什么，但梦里却听不清。

小男孩看到妇人就边对小桑宁招手让她跟上,边向妇人跑去。小桑宁站起来想要跟上，但她的两条小短腿儿很快就被落下了,她伸出手,喊着——“等等我,小路哥哥！”

小路哥哥！

这四个字让桑宁一惊，蓦然睁开眼睛，眼前看到的竟是华氏别墅里自己的房间。

她站在房内的门口，看到另一个自己站在书柜前，正从书架上拿出几个笔记本翻看——这是昨天她在房间里翻找自己曾经住过这里时的情景，桑宁隐约知道自己似乎还在做梦并没有醒来，也知道下一刻她就该去书桌前拉开抽屉发现那本小相册。

眼前的自己也的确是那么做的，她发现了相册，看到了她和小男孩的照片。

接下来她就该去翻看后面的照片了，但她却没有那么做。

梦里的情景跟现实记忆里的出现了差异，眼前的她没有往后翻看下一页的照片，而是伸手从相册中抽出了那张她和小男孩的照片，在眼前翻转过来。

这一刻桑宁不知道究竟是通过自己的眼睛，还是眼前这个自己的眼睛，她眼前无比清晰的看到了照片背面的字——199X年，小路和小宁。

199X年，小路和小宁。

199X年，小路和小宁。

桑宁脑子里一阵混乱，盯着小路那两个字甚至在想她的人生里到底有几个小路，会不会还有另一个小路只是恰好重名而已……

可是这件事连自欺欺人都没有办法，因为在她儿时仅存的记忆里就总是跟在曲小路屁股后面喊他“小路哥哥”。

就算碰巧亲朋好友里刚好有两个人的名字一样，也不会连称呼都不区分。

那是她儿时，仅存的一点记忆了……

“桑宁！桑宁醒醒！”

桑宁短暂的梦被打断，睁眼看见白乐枝和孟思敏惊惶的脸。周围的光线有些暗，她能感觉到自己躺在冰凉坚硬的地板上。

她记得她和白乐枝从三楼的阳台上掉下来了，难道她摔晕了躺在地上一直到天黑？没道理啊……

见她醒了，白乐枝和孟思敏两个人赶忙扶着她坐起来。

桑宁刚从梦里醒来脑子还有点懵，看了一眼四周就愣住了，“这是哪儿啊？”

“我们也不知道，从阳台上掉下来就落在这里了！”

她们从阳台上掉下来，却没有摔到地面而是掉在了这个诡异的地方——桑宁看了看四周，这里像是一栋废弃的大楼，四周很暗很空旷。

天色像是已经入了夜一般黑，大楼里没有光源，只从窗户透进来朦胧的光让人的视线不至于什么都看不清。

桑宁很奇怪那是什么光，朦胧胧的一片均匀，从每一扇窗户照进来。

她站起来想走到窗边去看，身后的白乐枝却有些沮丧的说：“外面什么也没有。”

桑宁醒来之前她和孟思敏就已经看过了，大楼的门窗打不开，玻璃都已经残破不堪，窗边的地板上还散落着玻璃碎片。但窗外不管怎么看都只有一片雾蒙蒙的微光，除了一片雾蒙蒙什么都没有。

那片雾蒙蒙的微光透过窗户，乍看之下窗户就像是一片片磨砂玻璃，让大楼里显得静谧诡异。

虽然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但这种时候再傻也能知道是那个牵洋娃娃的幽灵女孩把她们弄到这里来的。她既然把她们弄来，怎么可

能轻易就能离开。

大约在桑宁醒来之前她和孟思敏已经想方设法却没有办法打开门窗，眼前陌生的废弃大楼在黑暗的寂静中一片荒凉，让人感到无助和恐慌。

看到六神无主的两个人桑宁只能定了定心神，感到自己责任重大，挖空心思的去想该怎么办。

——如果她们有拿到华老师办公室里的东西就好了，那东西如果是对付鬼怪的，现在说不定就有办法了。但那个洋娃娃怎么偏偏就出现在华老师的办公室里？这难道也是华老师给她的试炼吗？

但桑宁的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却没有真心这么觉得。

华老师虽然一直什么都不说总是让她一头雾水，但作风还是一直都很简单粗暴的，没必要绕这么大弯子从出发前往水泽村前就开始布置这么麻烦吧。

她对白乐枝和孟思敏说：“我们先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吧。”

幽灵总不会无缘无故的把她们弄到这个地方来，这些东西似乎总是会在自己死去或者活着时眷恋的地方徘徊，虽然不知道她为什么突然出现在学校里，但既然把她们弄到这个地方，这里一定跟女孩有什么关系。

白乐枝和孟思敏点点头，都从地上站了起来。

这里的门窗打不开，她们本来也想去四处看看，但之前桑宁昏迷着，在这个阴森森的地方她们不敢自己到处乱跑。

这时三个人才开始借着昏暗的光线仔细打量这个地方，这里很陈旧，一眼望过去就给人一种时代的气息。像是二三十年前常见的公共老建筑，有着暗红色漆皮的木框大门，上半部分镶嵌的玻璃已经碎了，金属的横杆把手也已经银漆斑驳露出了里面黑红的锈迹。

她们所在的位置应该是建筑一楼的大厅，这里的东西早就已经搬空了，只剩下一些废弃的杂物伴随着厚厚的灰尘静静散落在空旷的地面上。

地面是灰色水泥抹平的，没有铺地板砖石，白色的墙壁上刷着半截绿漆，也早已经起皮脱落变得斑驳不堪。

桑宁看到一面墙壁上贴着几张破旧的宣传画报，虽然已经残缺掉色但依稀还能辨别上面的图画应该是关于传染病防治的，还有一张优生优育的大画报。

这时白乐枝的声音也响起，“——这里，这里是医院！那边有挂

号处和急诊室！”

顺着白乐枝指向的地方，果然看见一个小窗口的上方写着挂号处三个字，一旁已经没有了玻璃的米白木框门上方就有大大的急诊两个字。

只是这个认知并没有让她们变得轻松，反而更觉得这里变得阴森寒冷。

——是什么地方不好呢，偏偏是间废弃的医院。这种地方在现实里都能直接拿来当鬼屋用了，何况还是个女鬼幽灵把她们关进来的。

白乐枝看着前面黑洞洞的走廊心里头发慌，不自觉地靠向桑宁，“怎么办桑宁，我们还要进去吗？”

“进！”不等桑宁开口，孟思敏已经说：“留在这里我们也出不去，干脆进去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怎么也比困在这里强！”

孟思敏一旦炸毛就有点不管不顾的架势，这里门窗都打不开没有办法从大门出去，困了这么半天她已经开始有点抓狂，她不知道里面会有什么，但知道自己再留在大厅里一筹莫展地等死，自己就先要疯了。

“那就去看看。”桑宁同样担心她们三个被女鬼抓到这个地方来的事情没有半个人知道，万一根本不会有人来救她们，那也只能自己找出路了。

“这里……是那个幽灵的老巢吗？”

“应该是吧，不然怎么把我们抓到这里来！”

可是白乐枝心里依然很犯嘀咕，任谁有了荒田村那种离奇的经历也都会对这个世界有所改观，加上幽灵女孩天天出现，她也因此搜索研究了不少怪谈故事灵异事件。

虽然这些东西并没有什么官方系统的定论，但很多坊间的传说故事都会有一些映射和来源，也就有许多的共通之处，很容易看出其中的规律。

最常见的被鬼困住是鬼打墙，连那都有一定的发生限制，更别说像这种突然堕入另一个空间的事情。

这种事即使发生了，貌似也都是在空间有所重叠的情况下——像是他们所在的建筑位置上若干年前曾经有过另一栋建筑，空间是重叠的只是时间发生了交错。

也许因为幽灵毕竟是没有实体的东西，再怎么厉害也只能影响人的精神，怎么可能把一个大活人抓来抓去的。

但东大建校很多年了，二三十年前这里怎么也不可能是一座医院，这种情况的发生把她几天来临时恶补的那点认知也颠覆了。

但现在却不是有闲工夫追究这些的时候，赶紧弄清楚这是哪里，怎么才能出去才是最重要的。

白乐枝压下了心里的疑问，跟在桑宁和孟思敏身后。

孟思敏走在最前面，长长的走廊里寂静无声，脱落的墙皮掉了满地，在幽暗的微光下显得越发残破。

走廊里有两排候诊的长木条凳，已经破烂得不成样子。两边是一个个诊室，门有的开着有的半掩，有的干脆已经脱离了门框。

每经过一个门她们都在提心吊胆，生怕会从哪一扇门里突然冲出什么。

寂静压迫得人越发心慌，孟思敏受不了这种压抑，低声跟她们说：“我们去找找有没有后门，看能不能出去。”

其实不找也知道，前门都打不开难道后门就能打开了吗？幽灵如果不想放她们走又怎么会给她们留后门？

但是无所谓，这种时候只要有一个目标，一个前行的方向，不会让她们绝望的干坐在那里就够了。

她们快速地想要穿过这条令人压抑的走廊，突然孟思敏脚下踢到了什么东西，骨碌碌地发出了滚动声，声音像滚在心脏上，她们吓得停住脚步去看，见那只不过是一个老式的玻璃点滴瓶，砰砰的心这才稍稍放松下来。

正要继续往前走，却有一声细微的呻吟飘进耳朵里，像一撮细毛在耳朵眼儿里挠了一下，耳根一阵痒痒的发麻，连耳朵上的寒毛都竖了起来。

“有，有人……？”白乐枝迟疑着，孟思敏立刻压低着声音反驳说：“这种地方怎么可能有人！？有也是鬼！”

“可是，万一有别人也被幽灵抓来了呢？”

这个孟思敏倒是没想到，三个人面面相觑一眼，不知道该进还是不该进。

然而这时地上的点滴瓶竟然又动了动，正滚到桑宁脚边，桑宁吓得往后一蹦，白乐枝和孟思敏也被吓了一跳，但反应没有桑宁那么大。

她们两个立刻也就看清点滴瓶上还连着一根输液管，是输液管在动，所以点滴瓶才会滚动。

虽然心还没有放下来，但至少这个原因是可以接受的，问题只是输液管的那一端是什么。

微弱的呻吟声又一次从屋里传出来，像是有人已经气若游丝——不管怎么看气若游丝的都不会是罪魁祸首的女鬼幽灵，孟思敏立即决定进去看看，如果真的是跟她们同命相连被幽灵抓来的人那怎么也不能见死不救。

她才刚迈步桑宁突然拉了她一把，她转头问："干嘛……"就见桑宁惊恐的盯着地上的输液管——

输液管里正有红黑色的液体快速地逆流而来，填满了整个管子，当孟思敏看到的时候液体已经开始往点滴瓶里流。

她们下意识就觉得那似乎是血液，没有原因，三个人都是那么觉得。

深深的，几近黑色的红。

三个人一时僵着不知道该做什么反应，那红黑的颜色看得人心发慌，血液却似乎越流越快迅速充斥满整个瓶子，片刻之后瓶子就爆裂开来，碎玻璃和红黑色的血液溅得到处都是，她们忍不住惊叫躲避也还是溅了一身。

瓶子一碎红黑的血液更流的肆无忌惮，向脚下蔓延过来，白乐枝赶忙拉着孟思敏和桑宁，"快走吧！别管屋里的东西了！"

就算想管，地上那么多的血也阻挡了去路，她们只能快步逃离。

这一番惊叫似乎惊动了什么，一路快速跑过，偶尔就会有某间病房里传出呻吟，像是用尽了全身力气声嘶力竭想要求救，溢出喉咙的却只是微弱的声响。

这种感觉很不好，好像有人向她们求救她们却视而不见。可是刚刚那一幕着实吓到了她们，三个人一时惊吓心慌意乱根本不敢再进任何一间病房。

这个医院不大，她们一直跑到走廊尽头，可是来到这里她们就傻了眼。这里似乎本该是后门的门厅，但眼前的地面却塌陷了，只留下一个巨大的洞。

洞下面的空间很广，虽然很暗看不清，但似乎应该是医院的地下室。

一种奇怪的敲击声，一下下从地下室里传来。

课外时6

后门距离她们只有七八米的距离了,可是整个后门门厅的塌陷让人根本无处落脚,让这五六米的距离成为了天堑，谁也不可能就这么直接蹦过去。

“这怎么办啊？”

孟思敏一边看一边衡量着自己能跳过的最远距离，怎么看都不可能跨过去五米。

白乐枝看了看地下室的高度,“爬下去吧,到对面再爬上来。”

“你们两个行吗？”

三个人里只有孟思敏人高马大女汉子一枚，剩下看起来文文静静的白乐枝和娇娇小小的桑宁怎么看怎么让人忧心。

这一点白乐枝倒是在刚刚观察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我们去病房里找几张桌子推床什么的，从这里放下去堆着,可以踩着下去。到对面再摞起来。”

孟思敏用力一拍白乐枝的肩膀,“这主意好！要么是班长呢！”

桑宁的脑袋不知道是不是材料更换的关系,没像以前那么懵懂无脑了，转的快是快了,可是还不如不快呢。

她听完白乐枝的话第一反应就是转头看向身后那条漆黑得压抑的走廊和两边一扇扇诊室的门……

她忍了忍，没忍住，提醒她们：“我们真的要进屋吗……？”

想起之前渗血的点滴瓶，想起时不时就从某间诊室里传来的微弱呻|吟，白乐枝和孟思敏也有点头皮发麻。

刚从那里跑出来，如果不是没有别的办法谁愿意再回去？

孟思敏抬手就往她脑袋上拍了一下，“这种时候能不扰乱军心吗！？”

——横竖都不得不进了，还说这种话！

桑宁捂着脑袋撇撇嘴，她不过就是想到什么说什么而已……

孟思敏又看一眼黑洞洞的走廊，心里不禁打了个含糊，忍不住又

往桑宁头上拍了一下以示不满，顺便给自己壮胆。

她怕自己再犹豫下去就更不敢走进诊室，干脆不给自己犹豫的机会，起身就打头阵往走廊里走。

——不怕的，又不是每间屋里都有声音，也许根本什么都没有呢。

孟思敏在走廊尽头的房间门外听了一会儿，桑宁和白乐枝手握手紧张地跟在她身后，一时间黑暗的走廊里仿佛连呼吸声都带着回音。

确认过房间里的确没有呻|吟声，三个人紧挨着慢慢往屋里走。

一楼似乎大多是诊室，还有两间输液室。这样的地方病床和桌椅都是少不了的。

虽然从数量上来说输液室里显然有足够的病床和椅子可以利用，但之前那个漏血的点滴瓶已经在她们心里留下了阴影，所以她们下意识地回避了输液室而选择了一间诊室，希望这里的桌椅能足够应付。

屋子里很简单，进门就能看到一扇米白色涂漆的木框屏风，上面不知是淡蓝还是白色的纱早已经烂了，直接就能看到后面是一张触诊用的铁架床，米白色油漆斑驳，上面的厚皮革垫子也已经破烂，露出里面的海绵。

转头是两张拼在一起的桌子和倒在地上的残破椅子凳子。桌子离窗比较远，所在的位置也就更暗一些，隐约可以看到桌上有一大团长形的物体，但站在门口看不清那究竟是什么。

至少大概看来这间屋子好像没有什么危险，孟思敏对桑宁说："我和班长先去抬铁架床，你把桌子清理了，一会儿我们回来一起抬。"

桑宁应了一声就往桌子走去，身后是孟思敏和白乐枝搬动铁架床时在地面上发出的摩擦声，脚下还有偶尔踩到地面杂物时发出的声音，这些声音在略显空荡的屋子里发出微弱的回响。

就在这并不算安静的环境里，桑宁突然听到一种若有若无的沙沙从前方传来，像是时断时续又像是连绵不绝，传进耳中却引起一片毛毛的战栗。

那里似乎有什么！

桑宁一下子就停住了脚步，让耳朵里毛毛痒痒的沙沙声让她不想再上前一步。

正和白乐枝一起抬着铁架床从她身后走过的孟思敏见她停下来，催促她："站在那儿干嘛？快点去收拾啊，你不想早点找到出路了

吗？”

“可是那里好像有什么声音……”

听到桑宁这么说的时候孟思敏也迟疑了一下，她和白乐枝停下来侧耳听了听，似乎并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你是不是太紧张听错了？唉算了，你和班长抬床，我过去看看！”

孟思敏说着就放下了铁架床往桑宁的方向走去，桑宁想要拦住她，“别过去了，我们可以换一间看看……”

孟思敏随手拨开桑宁，“还换什么，再换一间又要冒一次险，这不没什么东西吗——”

——被孟思敏扒拉到一边的桑宁只觉得脚下突然发出细微的一声“喀”，虽然这里的地面上时不时就会踩到一些废弃物，但这种像是踩爆了什么硬壳物的感觉让人本能的感觉到不妥。

桑宁一低头，就看到地上一只硬币大小的蟑螂类硬甲虫已经被她踩得肚破肠流烂糊糊地贴在地上。

桑宁全身的寒毛都炸了，拼命在地板上蹭着鞋底，却听到孟思敏惨绝人寰的一声惊叫——“啊啊！！！！”

孟思敏惨白着脸色后退了两步，指着桌上那团长形的物体语言已经完全混乱，“死死死，虫虫虫——”

像是有什么东西被她的惊叫惊动了似的，那团物体竟然在轻微的蠕动着，沙沙嗡嗡的声音却突然变大。

桑宁和白乐枝来到孟思敏身后，终于也看清了桌上的那个东西——

那是个人！

已经看不清年龄容貌，只能依稀从身形上辨认出是个女人。她仰面倒在桌上，头颈倒垂在桌沿外，张大着嘴巴，两眼瞪圆。

之所以完全无法看清她的样子，是因为她整个身体上都覆盖着慢慢一层蟑螂似的虫子，大大小小一只叠着一只起伏蠕动着，在她腐烂成红褐色的皮肉上钻出一个又一个密密麻麻的洞，在其中进进出出。

白乐枝一阵恶心“呕——”一声就吐了一地，吐得直不起腰，恨不能把胃液胆汁都吐个干净。

桑宁胃里也一阵阵的翻腾，她们似乎闻不到腐烂的臭味，但是眼前的画面已经足够超出了视觉的承受能力。连孟思敏此时也根本是僵

在那里动弹不得。

沙沙声越来越大，那是密密麻麻的虫子挤在一起彼此的硬克互相摩擦的声音。它们似乎被惊动了，起伏得越来越厉害，不断有虫子从皮肉的洞里钻出，潮水似的顺着桌子涌下来——

“快，快走啦！”

桑宁慌忙扯着两人后退，然而白乐枝已经吐得直不起腰，孟思敏到动的时候才发现两条腿已经僵得动弹不得。

她们见过饿鬼，见过活着的干尸，见过活着的干尸被饿鬼吃——可是不管是不是活着的，干尸就是干尸，不会有太现实的感觉！而她们眼前的，即使已经快要不成人形，却让人感觉到那是一具真真切切的尸体！

甚至她们隐隐有种感觉，那具尸体就是跟她们差不多大的女孩子——

潮水一般涌来的虫子在飞快的接近，桑宁一急，用力的扯过她们离开房间。

被硬拉着走出房间两个人才缓过劲儿来，看到越来越多的虫子离开了尸体向她们移动过来，她们赶紧加快脚步慌不择路的跑到对面的房间里紧紧地关上门。

虫子被挡在外面，似乎还能听到虫壳撞在木门上的声音。

“这下怎么办啊？”

白乐枝一时没了主意，刚刚那让人不能承受的画面和女人天生对虫子的恐惧让她找不到平时的冷静。这扇门虽说能暂时挡住虫子，但也把她们关在了这里。

孟思敏强作镇定，这里只有她们三个女孩子连个男人也没有，她这个女汉子就得当纯爷们来使了，“——再等等看，也许虫子进不来，一会儿就回去了呢？”

只是她话音刚落，她们身后却传来一声微弱的呻|吟，声音像拂在耳边，三人顿时又是一身白毛汗。

这个时候才意识到她们就这样匆匆躲进来，根本没有机会好好观察这间屋子里是否安全。

她们僵硬地刚一转头，头就已经开始大了——这是一间输液室。

这间输液室里没有床，只有一排排塑料椅子，老化的塑料都已经残破，很多椅子整排地倒在地上。

但就在那里坐了一个人。

“她”面向她们，背对着从窗外照进来的朦胧的微光，因而在这个距离上看得并不清楚。但不管是声音还是轮廓，都应该是“她”。

她坐在一排还算完好的椅子上，旁边树了一根打点滴用的支架，上面还挂着一瓶点滴，输液管连在她的肘弯里的静脉上。

三个人僵了片刻，对视几眼无声的做了一下交流就决定上前去看看。既然那个人还在□□那也就还活着，如果是跟她们一样被那个怪女孩关到这里来的，也许可以找她问一问这里是怎么回事，她们又发生了什么。

只是刚刚孟思敏一时莽撞直接撞上那种场面，还差点就抓了一手虫子，这会儿心里直打怵，小心翼翼地靠近——

“喂，你能听见我说话吗？你也是被牵着洋娃娃的女幽灵关进来的？哪里受伤了吗？”

孟思敏的问话并没有得到回应，时断时续的呻|吟声安静下来，取而代之的只是一种艰难喘息的嘶嘶声。

到这个时候她们也就明白，不论对方听不听得见恐怕都已经说不出话来。

她们只能慢慢靠上前去，桑宁的目光忍不住往点滴瓶上飘，或许是担心那里会不会又冒出血来，又或许只是在奇怪在这种地方到底打的什么点滴。

此时瓶子里的液体只剩小半瓶了，对着窗外的微光可以看到里面悬浮着许多颗颗粒粒，好像看到了一瓶无色的果粒橙。

她轻轻扯扯白乐枝，悄悄指一下点滴瓶，“你看那里面是什么啊……？”

两个人都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向点滴瓶，孟思敏也一脸疑惑，“这什么啊，怎么能往身体里打固体的东西啊……”

然而白乐枝看着瓶子里的东西却微微白了脸色，“那个……是……”

“怎么了，是什么？你认识那东西？”

“那……好像是……蟑螂卵……”

这句话说出来桑宁和孟思敏又是一阵头皮发麻，心理承受能力再一次受到了挑战。

孟思敏干脆把心一横，上前两步看清楚眼前的是人是鬼还是什么

么蛾子！

她们终于看清了那个女孩，比起那具尸体她也许看起来好得太多，可是整个人却已经如同快要断了气一般半死不活，耷拉着头，两眼虽然半睁着却毫无神采，整个人散发出一股将要*般的死气。

孟思敏上前一把扯掉了她胳膊上的输液管，管子垂落到地上，里面的液体和蟑螂卵一样的东西在地上渗成一滩。

白乐枝在这个女孩面前蹲下来想要对上她低垂的目光，却发现她的目光根本是涣散的，没有焦点。

“太可怜了……”

——把虫卵输进血液里，就算她们对医学不是很懂也知道这样根本就不可能活下去了。

“怎么办班长，要带她一起走吗？”

白乐枝看了看几乎已经没有生气的女孩，“我们还是先找出路吧，背着她也不方便行动，先找到路我们再回来看看，说不定除了她还有其他人。”

孟思敏一想也是，她们一路跑过来的时候不止一间屋子里传出过呻|吟声，就算这一个没救了，也许还有别的有救的呢？

桑宁站在她们身后没有靠过来，只是伸手抓住她们拉了一把——

“桑宁？”

“怎么了？”

两个人疑惑地看着桑宁一脸惊悚的模样，虽然已经转身但她们都还在原地没有动。

“你们，不要靠太近……”

“桑宁你胆子怎么那么小啊，这只是个人，跟我们一样是被关在这里的人啊，而且她都这样了，你怕什么？”

“可是那具尸体……”

“尸体怎么了？”

“——那些虫，不是死后才钻进去的，是从尸体里生出来的！”

白乐枝和孟思敏一惊，终于明白了桑宁想要表达的意思——她们眼前仿佛也出现了刚刚的那一幕，那些蟑螂似的虫在尸体无数的坑坑洞洞里钻进钻出，每一个洞都好深，深得像是要直达体内！

——那些虫是从尸体里面生出来的！而眼前这个将要死去的女孩

身体里已经有了虫卵！

猛然惊觉这一点，两个人慌忙退了一步，昏暗的光线之下她们竟然直到此时才看清，女孩身上几个像疙瘩似的暗点上，正有什么东西一点点的在向外钻——

几只体型很小的幼虫终于钻破了皮肤，从皮肉里爬了出来，展了展带血的翅膀。

三个人只觉得再待下去整个人都得疯了，孟思敏拉着两人转身就往门口去，“她救不了了！我们走吧！”

“可是门外那些虫怎么办？我们出不去啊！”

“它们只是虫而已，又没有智商！我们只管出去就跑，也别去找什么推床了，直接跳下去，躲过虫子到了地下室再找杂物摞起来往上爬就是了！”

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如果再不出去还继续待在这里，那些虫卵也会越来越多的孵化出来从那个女孩的身体里钻出来！

“——都跟好我，一开门我们就往外冲！”

她们现在来不及去想是什么人做了这种事把虫卵输进人的身体，也不敢去想如果继续呆在这个鬼地方她们是不是也会落得同样的下场。

她们只想离开，只剩这一个念头找到出路离开。

孟思敏一把拉开门冲出去，白乐枝和桑宁紧紧跟着她。屋外的虫子虽然因为刚刚失去了目标而变得散乱，但依然遍布在走廊里，只觉得每一脚下去都发出轻微的虫壳爆裂声。

只有几步远就已经到了塌陷的地板前，孟思敏对两人喊一声：“跳！”二话不说先跳了下去。

桑宁和白乐枝顿虽然已经有心理准备，却还是站在塌陷边缘不自觉的停住脚微微傻眼——三米多的高度说高不高，但下面黑洞洞的显得距离格外远。何况下面还有一堆碎裂塌落的地板石块，这样跳下去站不稳就得头破血流，就算站稳了脚踝也根本承受不来！

她们一迟疑的功夫孟思敏已经落地，虽然尽量找了没有碎石的地方，脚下还是滑了一下，膝盖磕在地上。这时候已经没有时间顾得上磕没磕破，她急忙起身转过来，对上面的两个人喊：“快跳！我会尽量接着！”

三米的高度横竖也跳不死，无论孟思敏接不接得住，至少也算是个心理安慰。

走廊里的虫已经重新被她们惊动，显出向她们聚拢而来的趋势。

只要一想起刚刚那具快要不成人形的尸体和这些蟑螂似的虫子在尸体腐烂的皮肉里进进出出的画面两个人就连犹豫也不敢再犹豫，两眼一闭向地下室跳下去——

“卧槽你们两个不要一起跳啊！”

孟思敏顿时手忙脚乱简直不知道该接谁，她只来得及抱住白乐枝，下落的冲击让两个人一起跌在地上。

再去看桑宁时却发现她已经稳稳的落在地上，虽然脚底下踩碎了一块塌落的水泥板，几乎在上面踩出一个大坑。

桑宁自己也微微愕然，抬头看看这个高度，好像在不知不觉之间自己已经比以前强了那么一点。

可是随即沙沙声也已经到了塌陷边缘，一些虫子被后面聚集过来的虫群挤得簌簌地掉落下来，还有一些张开了翅膀在半空划了个弧线飞落下来。

她们现在一见了虫子几乎就要发疯，互相拉扯着匆忙站起来就跑——“快往里面跑！先躲过虫子再说！”

课后时7

黑暗的地下室里几乎没有光透进来,却出奇的并不会伸手不见五指。

一切都在黑暗中有着影影绰绰的轮廓，看得见,却又看不分明，好像随时都会从那些黑影中生出什么可怕的东西。

人的想象力已经是足够可怕的东西，偏偏还是在这样的地方。

三个人在一个搬空的仓库里躲了很久,直到外面的虫潮退去。失去了目标的虫子在散乱地滞留了一阵之后也渐渐回去寻找他们舒适的温床。

地下室里只剩下“咚咚”的敲打声,还在低低的回荡。

“这里会不会还有活人啊......？”

“万一不是人，是把我们抓来这里的幽灵怎么办？”

两次的刺激实在是挫败了她们想要救人的勇气,如果再来这么一次谁的精神还能接受得了。

“总之先找出路吧！找不到出路说什么也没用！”

基于对虫子的恐惧,她们在废仓库里随便找了点木板之类的东西防身。又搬了一个放医用品的多层置物架，开始小心地沿着悠长黑暗的走廊往回走。

咚咚,咚咚的声音还在继续回荡,并且越来越近。

她们最终在一扇门前停下了脚步，听得出来声音就是从这扇门后发出来，甚至应该说就是敲打在这扇门上。

地下室的门都涂着砖红色的漆面，在黑暗的环境下看起来黑红黑红的，像涂着一层干涸的血。好像打开来，就能通向地狱。

门上挂着一把挂锁，声音持续地敲在门板后面，有气无力却又连绵不绝。

三个人面面相觑着，不知道该不该打开，就这么走了又觉得良心不安。

白乐枝咬咬牙，低声说：“打开看看吧。”

孟思敏也点了头，“既然是被关在这里的，那应该不会是抓我们来的东西。就看看吧！”

会被关在地下室的人，总觉得跟上面的会不太一样。也许还没有来得及被输液，那就还能救呢？

这里的门和门锁都已经很旧了，门鼻早就已经松动，如果里面的人使把劲没准儿也就撞开了。但敲门声敲得半死不活有气无力，她们几乎都能够想象到一个快要被饿死渴死的人撑着最后一口气想要敲门求救的样子。

孟思敏三两下就砸掉了门锁，拉开一条缝隙，见里面没有虫子的痕迹才慢慢打开门，门后有什么靠在门上的东西随着门的打开倒了下来，白乐枝一时没忍住惊叫出来：“死人！”

那毫无疑问的是个死人，一眼就能够看得出来。

他是个男性，一身皮肉都已经脱水，将腐未腐的呈现着一种让人不舒服的红褐色。

除了他，地下室里还有几具尸体，看衣着身量和发型都是年轻的男人，大约死去的时间前后不一，尸体干腐的程度也不相同。

白乐枝和孟思敏两人看着屋里的尸体只觉得毛骨悚然，倒是桑宁在经历过跟众多水神娘娘的亲密接触之后，对于这种尸体好歹也有了一点抵抗力。

她半是自语半是询问，“屋里都是尸体……那是谁在敲门求救啊……”

白乐枝和孟思敏两道目光齐刷刷地投过来，制止她继续说下去——“别说了！我们快走，什么也别管了，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这鬼地方她们再也呆不下去了！

她们连门也顾不得关，两人再次抬起置物架就走，暗暗发誓在这个鬼地方绝对再也不要管任何闲事！

桑宁被两人催促着赶忙帮忙抬着置物架，临走匆匆瞥了一眼，嘟囔了一句：“这个地方连只苍蝇也没有，尸体也不腐烂，这里到底……”

“桑宁！！”

两人又齐齐地打断她，坚决阻止她继续往下说。

一再的刺激让她们不敢听，也不敢思考——其实有些东西隐隐已经透露出来，这里根本不是现实中某个废弃的医院，她们不知道这是什么鬼地方，没有苍蝇也没有微生物，唯一的活物大概就只有那些蟑

螂。

一楼的那些尸体甚至不是因为微生物而自然腐烂的，那全都是被蟑螂给拱烂的！

她们越来越害怕，怕这里根本不是现实，也根本没有出口。

地下室里那些男人并没有遭到和一楼女孩们一样的遭遇，他们是怎么死的？那一具具安然的尸体，仿佛就只是关在那里任他们渴死饿死。

他们为什么不逃啊？一个大男生还撞不开那扇门吗？

把她们抓来这里的东西又为什么到现在还不露面？难道只是在等着她们自己精疲力尽动弹不得的时候？

所以那些男生也是在精疲力尽之后才被关进了地下室再也没有力气逃出来？那些女孩也没有了反抗的力气只能任人摆布？

那说明什么？

只能说明这里，根本没有出口。

这个念头已经呼之欲出，却被强压着，只能什么都不去想不去思考，不能失去希望！

如果现在停下来，一楼那些变成了蟑螂温床的尸体就是她们的下场。

看到白乐枝和孟思敏那么拼命的样子桑宁也就不敢开口去问，如果后门也打不开怎么办？

不过大概可以想到，后门打不开，就去试每一扇窗户。一楼的窗户都打不开就去二楼，所有的门窗都打不开就去顶楼。

她们两个的心理素质也算强悍，鼓足了劲不放过一点生机。因为停下来的结果，太可怕了。

于是桑宁什么也不再说，只是跟着她们找寻出路。虽然心里已经感觉到这里大约是不会有出路的——在她们之前的那么多人都被困在了这里，没能逃得出去。

预感这种东西果然是好的不灵坏的灵，后门打不开，附近的窗户也打不开。

出于对虫子的恐惧她们也没能真的查遍一楼每一间屋子，而是放弃了一楼直奔二楼三楼。这个医院不大，总共也只有三层，楼上是病房和手术室，各种检查化验室。

废弃的医院虽然阴森可怖，但二三楼没有出现虫子和尸体，她们

也没有再遇到任何危险，只有黑暗和阴冷带着死亡的气息如影随形越来越重，她们也越来越清楚的知道，这里真的没有出口。

走完了整个三楼，白乐枝和孟思敏在那扇打不开的天台门前顿时就没了力气，绝望之下紧张和疲惫一股脑地涌上来，靠着墙在走廊上一旦坐下来就再也起不来。

“这里真的出不去，我们要死在这里了吗？”

孟思敏说话直，可是白乐枝看了看她，却连一句“别乱说”都说不出来。

她们莫名其妙的就遇上那个牵洋娃娃的怪女孩被关进这里，没有人知道她们在这里，没有人会来救她们。

她们会变得像楼下的那些尸体一样。

这种时候桑宁只能接过稳定人心的担子，就算没话找话也得试着安慰两人，“别那么沮丧了，我们还有机会的啊……”

“什么机会？”

两人齐齐地盯着她，把桑宁一下子就盯囧了，拼命替自己随口说出来的这句安慰的话找理由——

“那个幽灵，她迟早要出现的吧！通常来说只要打败了她这个鬼地方不就会消失了吗？我们就可以回到学校了啊！”

两个人看着她的目光更无奈了，“要怎么打败她啊？我们连办公室里那些不知道是什么的除鬼的东西都还没有拿到。何况，如果之前想的没有错的话，她要是等到我们饿到快死了没有反抗能力的时候再出现，那我们还有什么希望……”

她们最不能忍受的是，楼下那些女孩子都还活着啊……

明明还活着，还有知觉，却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活生生的被虫子啃食——与其这样，都不如直接饿死！

“我来想办法打败她！”桑宁突然语不惊人死不休，“我不会饿的！可是那个幽灵不会知道，等她以为我们都没有力气了她就会出现，那时我就可以打她个出其不意！所以你们一定要撑住啊！”

这种时候最不能失去求生意志了，如果她们两个再一绝望，搞不好就真的没希望了。

桑宁不惜老底揭穿来给她们打气，两人却茫然地看着桑宁，虽然对她心存期待但又根本没法信她的话——

“桑宁……谁都知道你是个吃货，你说你不会饿……？”

有谁听过烟鬼不爱抽烟，赌徒不爱赌博的吗？

面对她们毫不留情质疑的目光桑宁囧到不能再囧，“你们就信我一回嘛！”

——为什么老底揭穿都没人信啊！

“你又没跟高僧学过辟谷，又不是个木头人，怎么信你不会饿的啊？”

——她不是木头人可她是石头人啊！

只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除了相信桑宁她们还能怎么办呢？

理智上不信，内心却又渴望相信，她们就这样三个人紧挨着坐在走廊的地板上，只能等着，一直一直等着。

时间在这个黑暗空荡的废弃医院里流逝，也许一天也许两天，失去了时间感的三个人根本不知道已经过了多久。白乐枝和孟思敏在扛过最初的饥饿难耐之后变得越来越没有精神，有气无力。

桑宁也一副饥肠辘辘的样子烂蔫蔫的跟她们靠在一起，这可不只是为了让幽灵掉以轻心的伪装。

说不饿是假的，她的身体虽然是石头做的，理论上根本就不需要吃饭，不吃也不会死。

可是她无论内外的感官都是受到潜意识影响的，潜意识里觉得不吃饭会饿，她就真的饿得难受，饥饿的感觉没有止尽不会结束，只能一直一直持续着。

饥饿和无力让人渐渐变得意识不清，三个人也不知昏昏沉沉的睡了几次，恍惚中渐渐听到一阵阵哭声带着空旷的回音从远处传来。

哭声传进耳中让桑宁惊了惊，她想起第一次看到女孩出现的时候她就在哭，伤心痛苦的嚎啕。可是后来她就没再哭了。

桑宁很想醒过来却莫名的睁不开眼，只能听着哭声伴随着又轻又软的脚步声一步步走近，在空荡的走廊上像是带着回声，一下一下震在耳膜上，心口上。

脚步声来到她们跟前就停了下来，哭声也跟着停止。

桑宁用力睁眼也只能睁开一条缝隙，然而从缝隙里看到女孩瞪着她们的目光时顿时心都凉了半截——那双黑洞洞的眼睛泪痕未干，却带着凶狠的恨意，嘴唇挪动着像是最恶毒的诅咒般反反复复在说两个字。

桑宁听不见，她集中了注意力去听，但女孩从恨恨的低喃到疯狂的大喊却都只是一场无声的电影，只有口型在不断的重复那两个字——

突然之间好似声音直接传进了大脑里一般，她骤然听清了那两个字——害虫！！

你们全都是害虫是害虫害虫害虫你们这些蟑螂为什么要活着去死去死去死——杂乱而疯狂的声音一股脑的涌进桑宁脑中，像一把把尖锐的锥子。

她的头痛得受不了了，用尽全身力气一下子跳起来，抽出早已经准备好的木棍狠狠抡过去。

女孩的确没有防备，被她打了出去。桑宁在心里暗暗叫一声好，其实她很担心万一木棍根本碰不到她怎么办。她应该只是个幽灵，冤魂一类的东西，万一根本碰都碰不到她，桑宁所有的打算就只能落空。

女孩摔在地上，抬起头冲桑宁发出凶狠的尖啸声，但她依然不会说话，像是已经丧失了语言。

她像是想要扑上来把桑宁撕烂，可是桑宁手里的那根棍子让她忌惮。随着她的尖啸整个走廊都在发生着扭曲，地面的起伏不平让桑宁几乎站不稳险些跌倒。

这是她没有想到的情况，隐约之间四周的墙壁和地板天花板似乎也都在扭曲之中挤压而来，在这个地方女孩是拥有着绝对主动权的。

她不能等到走廊拧成麻花把自己压扁，趁还能站住脚提着棍子冲上去，高高举起的棍子在看到女孩漆黑眼中一瞬间的惊恐时稍稍迟疑，随即楼下的虫子，女孩们，地下室的尸体划过脑海，再想到身后的白乐枝和孟思敏，桑宁还是狠狠把棍子砸了下去。

在女孩发出凄惨的尖啸，瘦弱的身子趴伏在地上，让桑宁觉得自己像个残酷的施虐者。本该落下去的第二棍子迟疑了，她对女孩说：“我也不想为难你，只要你放我们走……”

然而女孩突然抬起头，恨恨的眼中透出一丝阴冷的笑，桑宁突然就觉得自己手里的棍子像是被什么东西拖住了。低头赫然看见破旧的洋娃娃像是从地板里钻了出来，已经抓住了棍子的另一端。

桑宁用力想要抽回棍子，然而那只小小的手抓着，棍子就好像长在了上面，怎么扯都纹丝不动。

她干脆扔开棍子，转身一猫腰往白乐枝和孟思敏身后的墙角去抓——以为她就只准备了一个武器吗？她们可是三个人来的！

她又抽出一根木板条抬起来就要把洋娃娃拍飞，然而手上一痒，却看到木板上趴着十几二十几只蟑螂，正飞快地往她手上爬。

她吓得一哆嗦就丢掉了木板拼命拍掉手上的虫子，再一转头看到墙角的缝隙里正有虫子源源不断地往外钻，爬向人事不省的白乐枝和孟思敏。

桑宁顿时有点抓狂，顾不得女孩和洋娃娃，两步冲过去抬脚就去踩她们四周的虫子。这些成虫虽然外形跟蟑螂一样但个头却大上许多，每一脚下去都能感觉到薄薄一层硬壳之下汁肥肉厚被踩爆压扁的触感。

她一面踩一面喊：“班长思敏醒醒！！”

可是两个人依然不省人事，或者就算醒来，大概也没有力气去躲。

桑宁再怎么拼命，踩死虫子的速度也赶不及虫子纷纷涌来的速度，眼见已经有虫子爬到她们身上，想要往她们皮肉里钻。

桑宁刚想帮她们扫开虫子，就觉得脖子上一紧，从地上爬起来的女孩做了一个掐住脖子的手势，洋娃娃就漂浮在半空来到她身后，紧紧掐住了她的脖子。

女孩的手伸直在前方虚空地做着掐紧的手势，手越收越紧，桑宁脖子上那只小小的手也像铁钳子似的慢慢收紧，甚至漂浮得更高了些，桑宁的双脚都已经渐渐离开地面，只剩脚尖堪堪蹭着地板。

然而女孩一团漆黑的眼里却显出疑惑，眼前这个女人的脖子就像石头一样硬，怎么也再掐不下去。

可是窒息的感觉依然在渐渐加重，桑宁伸手向后抓到洋娃娃的头，但怎么扯也扯不动，只能焦急地盯着白乐枝和孟思敏两人身上的虫子。

——她已经尝试过了，可是她还是做不到，她救不了那两个人。

她不能眼看着白乐枝和孟思敏在她眼前活生生变成虫子的血肉之巢，有没有人，有没有人能来救救她们！

华老师！救命！救救她们两个——

一道光如同要劈开了整个大楼一般，在楼顶生生劈开一道裂缝，阴暗的空间里一瞬恍如白昼。

桑宁瞪大了眼睛看到华玉盏身影如梭从光芒中飞跃直下，细长的眉眼此时冷厉如刃，向着桑宁身后掐住她脖子的洋娃娃甩出一把匕首，洋娃娃的头连着半边肩膀被劈落下来。

桑宁脖子顿时一松，他在空中一翻轻稳地落在地上，随即一把把桑宁拉进怀里。

桑宁的鼻子猛地撞在他胸口，鼻端都是他身上清洌洌的气息，有点温暖又有点清冷，但那抱着她慢慢收紧的双臂却让人感觉到无尽的安心。

桑宁像是听到自己的心脏缓慢的噗通声，她明明没有心脏，却仿佛能够感觉到胸口一下一下的撞击。

——是她的？还是，华玉盏的？

这一刻她甚至感觉不到紧张，害羞，只是茫然着，愕然着，感受着这个怀抱带给她的安稳。脑子里竟然一瞬间冒出不知从哪儿看过的文艺嚼词——免我惊，免我苦，免我四下流离，免我无枝可依。一世妥善安放，细心保存。

只要躲进这里，只要有这个怀抱，一切就再不用担心。

为什么？这明明是那个一次又一次如同黑了良心把她丢进危机中的华老师啊……

课后时8

“啊啊你怎么把它劈烂了！？这可是好不容易才找来的啊！”

华玉龙不合时宜的声音响起,惊得桑宁一下子从华玉盏怀里蹦出来，这才想起慌忙去看白乐枝和孟思敏怎么样了。

她们身边的虫子似乎已经都死了，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爬在她们身上的也掉落下来，在地上翻了个。

有几只正在往皮肉里钻的,身子都还一半在里一半在外,后腿蹬了两下也就再无动静。

桑宁一阵头皮发炸,却还是不能不伸手去把虫子拔了出来甩在地上。

再去看那幽灵女孩,却愕然地见到她和那个被华玉盏砍成两段的洋娃娃一样,身上也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裂痕,头和肩膀都已经跟身体分了家,慢慢掉落在地上。

她剩下的大半截身体没有倒下，依然站在那里。

掉在地上的头颅却转向他们，漆黑一片没有一点眼白的眼睛里满是痛苦，一边哭着一边无声地对他们喊什么。

可惜桑宁依然听不见，只能堪堪在女孩的身体渐渐消失的时候辨认出那口型似乎是在说：他在那里。

女孩的身体最终还是消失了，四周的建筑也变得影影绰绰，头顶上劈裂开来的一线光明在慢慢扩大，随着华玉龙不经心的一句：“噢，可以回去了。”最终亮如白昼。

桑宁稍稍闭了闭眼睛，等完全适应了光线才发觉他们已经在华玉盏的办公室里。医院，女孩，虫子，都已经不见了，只有地上掉落着一个头上被砍裂了的破旧洋娃娃。

桑宁抬头去看华玉盏，却见他已经收敛了神色，一张脸面无表情地转开头。

好可惜，她其实好想多看看刚才的华老师……

她脸上微微露出沮丧，华玉龙却拍拍她笑着说：“别在意，他只是在跟自己闹别扭而已。你们从昨天就失踪不见，他可是急得到处找

你呢。”

“昨天？才过了一天而已吗？”

感觉上她们在那个地方已经呆了好久，如果只是一天一夜的话还不至于把人饿得人事不省啊！

华玉龙捡起地上的洋娃娃，拍拍它身上的灰，发愁地看着从它头顶斜砍进去几乎切开了半个脑袋，也毁了半只眼睛的裂痕，“唉唉，想不到它竟然在这里，这下子也不知道还能不能修复……”

“华先生，这个洋娃娃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华玉龙举了一下手里的洋娃娃，“这可是欧洲正品的古董级手工制洋娃娃，只可惜制作者不算有名，收藏价值不是很高。不过这可不影响它的品质呐！”

桑宁囧，她想问的不是这个啊……

华玉龙把洋娃娃托在面前微笑着，“这个东西，可是特地为小桑宁你找来的。”

“诶？”桑宁指指自己，一时间还想不出这种诡异的洋娃娃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其实我之前就在考虑，最接近人的人形不就是人偶娃娃这一类的东西吗，比石材灵活，比泥制稳定，比草木又易于保存。唯一的不足就人造化工材料缺少灵性，尤其工厂流水线作业上出产的娃娃更是灵气全无，不适宜你用来附身。但是只要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你的备用身体不就要多少有多少，用一个扔一个不管是烧了淹了还是切了都尽管用不必客气了吗～？”

看着华玉龙那张笑眯眯的娃娃脸桑宁囧得说不出话来……

——批量生产的附身人偶？怎么想都觉得好诡异好奇怪，她这算是变成什么怪物了啊？？

华玉龙已经在自顾自的说下去，“所以啊，我特地找来这种被死灵自然附身的灵异人偶来研究，虽然死灵的附身跟你的情况完全是两个概念，不过倒是发现经由死灵依附过的人偶灵性提升了不少，弥补了材料自身的不足，完全成为了一个附身的好容器啊！”

他说着把洋娃娃往桑宁面前一送，桑宁不自觉地后退一步，看着眼前这个本来就破旧不堪现在还被砍裂了头的破娃娃——

“要，要我……用这个当身体！？”——不要！！那么诡异的东西！！

“放心吧，在那之前我会先瓦解掉它身上死灵的意志，把灵气之

外的东西清洗干净，不会让你有不舒服的感觉的。”

桑宁在拼命的摇头，可是面对这个为了她的事情这么花费心思的人拒绝的话又说不出口——

“唉，难得当时有了这么好的想法，可是没有你在小玉盏就整天不回家住，我只好把洋娃娃带来学校给他看。但是回去的时候我明明把装娃娃的纸袋放在车后座，回去之后它却不见了。也正因为这样，才只能临时找了替补材料给你做身体。结果想不到它竟然自己跑到学校里四处乱窜，幸好你给管家打了电话，我一听到就觉得事情跟那个失踪的洋娃娃有关，不然你们就这么不声不响的被关起来，还真不知道该去哪儿找你们。”

桑宁本来也是满肚子疑问，听到这句赶忙问他，“华先生，那个女孩和医院是怎么回事？我们到底是被她关在什么地方？”

这个问题倒让华玉龙挺来精神，似乎说到了重头戏的样子，“这个啊，不得不说是一个大收获！就算你不问我也得重头给你好好说说的，不过我们是不是先把这两位小姐送到校医务室去挂点营养剂？虽说现实里只过了一天，但你们所在的空间似乎让人的体力流失了不少的样子。我们在路上再慢慢说吧。”

“啊，好的！”

桑宁暗暗怪自己想的实在不够周到，华玉盏和华玉龙一人抱起一个离开办公室下楼。桑宁跟在他们后面，楼里几乎没有什么人，窗外的朝阳显示着现在似乎还是清晨。

她看着走在前面的华玉盏的背影，该不会这个人找了她一晚上吧……

刚见到他时那一瞬间没有遮掩的担心，是她“认识”华老师以来从来没有见过的。

这个时候她才想到，以前他丢下她不管也好，把她扔进危险之中也好，似乎每一次情况都是在他的掌控之下——掌控之下的危机，大概也就不算是真正的危机。也许他根本就不曾让她遇到真正的危险。

而这一次却是个意外，她在他看不到的地方，遇到了他不知道的危险。

所以他才慌了，即使锻炼了她这么多次，知道她可以应付得来一些情况，却还是没能敌得过内心的担忧。

桑宁越来越想知道，华老师跟她，从前是怎么样的呢？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要让他这样狠下心扮起黑脸来锻炼她？

他们把白乐枝和孟思敏放在后座，桑宁跟她们坐在一起照看。

华玉盏稍稍离开了一下，回来时坐在驾驶座上，头也不回的扔给桑宁两个菠萝包。

有那么一刻桑宁都要感激涕零了！几口香甜的菠萝包啃下去，一直没有停止的饥饿感才得到了缓解。

想想其实她吃了也是浪费，吃下去也不会变成血肉，不吃也不会死，所谓饥饿感只不过是精神上的，就算不管她也没关系的……

华玉龙笑嘻嘻地用手肘戳戳华玉盏，华玉盏只是给了他一个冷眼，“我在开车。”

“得了吧，你闭着眼都能开。”

不过他还是收起了戏谑的神色，转头开始跟桑宁说明——

“你们所见到的那个医院，在现实里的确是存在过的。那是二十年前的一间地方小医院，那个幽灵是当时的院长的女儿。我在拿到洋娃娃之后调查到，那个女孩的母亲本身就体弱多病，在她出生时就难产死了。她也从胎里就带了先天的病，从小就住在医院里没有离开过。她那个当院长的父亲大概平时也很忙没什么时间陪她，小姑娘应该是很寂寞，不过也很安静很懂事，只是抱着母亲留下来的古董娃娃从不离身。

二十年前，她十四岁的时候医院来了个实习的医大学生，大概是出于想要讨好院长，对她就特别照顾。想当然的，那个年纪的寂寞小女生，喜欢上照顾自己的大学生也不奇怪。可惜人家却是有女朋友的，很单纯的想要给院长好印象才照顾她，连点歪念都没有。

小姑娘伤了心钻了牛角尖，把人骗到地下室关了起来，天真的一门心思不想放他走。结果没想到反而是自己伤了心受了刺激，回去之后就病发，抢救无效，甚至来不及跟别人说出那个男人在地下室的事就死了。等到有人在地下室发现男人的时候，他已经饿死在里面了。

但小姑娘似乎到死都没能放下来不及说出男人所在的这件事，这个执念让她变成了幽灵附在洋娃娃身上一直在医院徘徊。但是她没有找到地下室里关着的男人，就开始把别的年轻男人错认成他关进地下室，如果那个人身边还刚好有年轻女人在的话，不管是恋人朋友还是姐妹都会受到莫名的伤害。

尽管那个洋娃娃几次被处理掉，但后来却还是跑了回来，这也就是那个医院被废弃的原因。但真正的问题发生却是在几年后医院被拆毁之后，洋娃娃找不到可以回去的地方，那个女孩的幽灵就自己造出了一个医院。”

“——她要怎么造？”

“是空间。她在洋娃娃的体内创造了一个空间，在那里重现了自己记忆中最后的医院。我想那个小姑娘大概本身也是有些灵感的，又从小住在医院这种生死集结的地方，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大的能量。死灵这种东西不管本心如何，在世上逗留的久了，害的人多了，也就慢慢转化成凶灵，洋娃娃出没的地方失踪了许多人，全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还一度闹得沸沸扬扬，就被某个机构带走安放起来。我听说这个娃娃之后就走了点关系把它拿了出来。”

“这么危险的东西……一定要拿出来吗？”

桑宁心想这一次也就是碰见的是她们，看来真正被幽灵盯上的人是徐舰，她们只不过是附属的牺牲品。因为有她在其中华老师才会出手，不然的话就又是几条人命。

华玉龙大约为自己没能妥善保管洋娃娃，被幽灵逃跑的事不好意思地回头笑一下，“这还是有必要的，我说过这可是个大收获——那个幽灵能够在洋娃娃的体内创造出一个空间，而这正是你必须要学会的东西，所以你附身在洋娃娃身上之后就可以吸收残留的力量，这样很容易掌握空间的诀窍！”

桑宁依然不解，“可是为什么我要学会用空间啊？”

华玉龙一怔，看向华玉盏——“你居然连这个都还没有告诉她？这么多日子你到底都教她些什么了？难怪她一失踪你吓得脸都变色了，你们是还有多少时间啊，还这么悠哉悠哉的慢慢来？等真发生了什么，你让小桑宁怎么去应付？”

桑宁虽然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但也跟着重重点头——就是就是，最讨厌华老师什么事都不告诉她了。小气鬼！

华玉盏淡淡魅眼侧目甩了华玉龙一个不关你事少挑拨的目光，略嫌不耐烦的说：“我在教了！”

桑宁很努力的去想除了把她往火坑里扔看着她自己爬，他到底教她什么了，突然就想起了时而出现时而不见的匕首。

其实她也一直都很奇怪当她回到身体里的时候，匕首都去了哪里，为什么真的急需的时候自己就会出现了。现在想起来，那不就像小说里写的随身空间一样吗。

华玉龙轻轻叹口气，“总之，今天回去之后就告诉小桑宁空间的事！否则万一她今天真的是被那些东西抓走的，你可不要跑来抱着哥哥我哭！”

华玉盏的眉头在慢慢打结——谁会哭啊！谁特么想抱你啊！！

桑宁在校医务室安顿好白乐枝和孟思敏两个人，跟校医谎称她们减肥节食过度饿晕了，在校医的碎碎念之下给两人挂了瓶营养剂。

看着她们挂完了点滴不等两人醒过来她就离开病房，走出校医务室时看到华玉龙坐在车里浏览手机信息，华玉盏靠着车站在车外抽烟。这样的景象莫名的让人安心，满足，像回到了家一样……

就只是，缺少了一个人。

——如果曲小路也在这里就好了，虽然已经知道他平安无事，只是没有亲眼见到，依然有些放不下心。

只不过，她希望看到的又是哪一个曲小路呢？

华玉盏看到她，似乎半眯了眼睛弯出个好看的弧度微微笑一下，没说什么话。

华玉龙从车窗里对她招手，“小桑宁快上车，让玉盏给你请假，我们回家了～～”

“嗯！”

回家两个字像有着魔力的召唤似的，桑宁一溜烟地钻上车，华玉盏侧目笑了笑，也打开车门坐回驾驶位。

独自坐在后座上的桑宁隐约感觉到从她把华氏公馆当做家的一刻，她的人生像是有什么东西要被彻底颠覆了。

不只是未来的改变，还有她的生活，记忆，甚至身份，她那仿佛构筑在浮空戏台上的人生，马上就可以落下来看个清楚。

蝴蝶端上来香香浓浓的奶茶和甜酥的点心，虽然在车上已经吃了两个菠萝包，但桑宁还是不客气地把奶茶和点心扫光，暖暖的奶茶稍稍镇定了心神。

她开始渐渐感觉到现在这种身体的好处——虽然饿的时候还是会饿，但吃的时候怎么吃，吃多少都不会撑～～

华玉龙坐在她对面的沙发上，微笑着问她：“要不要先去睡一会儿？你在幽灵的空间里也困了不少时候，应该也累了吧？”

“不用，我的身体不需要睡眠！”

桑宁现在充满了觉悟，反倒让华玉龙忍不住笑了，“没那回事，就算身体不需要休息，精神也是需要的。不过既然你还撑得住，就干脆趁这个机会说明清楚，也好早点帮你更换身体。来，跟我过来吧。”

还，还是要更换吗……

桑宁汗颜，看着华玉龙拿出的洋娃娃就开始发怵。被死灵附身过的洋娃娃……这种感觉就像是抢了别人睡过的棺材自己进去躺着。

桑宁只能跟着华玉龙走进客厅右侧的小走廊，她上一次来的时候华玉盏就给她介绍过这里的格局，还记得右侧小走廊的第一间是华玉龙办公的书房，第二间却没有告诉她做什么用处。

华玉龙打开了那间房间的房门走进去，不知道什么时候华玉盏也起身跟了上来，在他走到桑宁身后时桑宁隐隐感觉到放松下来，面临未知的紧张感也稍稍减轻。

她悄悄抬头看了看华玉盏，前面一步之远的距离就是那扇接近真相的门。华玉龙虽然进去了但并没有催促他们跟上，她想这些本来都应该是华老师来告诉她教导她的，但他为什么一直都没有说呢？

比起这个亲切可爱知无不言的华先生，她或许更希望从华老师那里听到更多事情。毕竟无论和蔼与否，从一开始就在她身边的人是他。

她停住脚看着华玉盏，在这个时候想至少跟他问一个问题："华老师，为什么你之前什么都不跟我说明呢？"

——现在都要由华玉龙来教她使用空间了，他也没有必要再隐瞒她了，总可以告诉她理由吧？

一直有意避开她目光的华玉盏终于移动视线看向她，"因为，这是你最后一段能够什么都不知道，安安稳稳当一个普通女孩的时间了。"

他只是，不想那么早结束她最后一段可以当一个普通女孩的人生。

从今往后，他的桑宁要回到他的世界，却再也回不去曾经简单平凡的生活。

课后时9

这是桑宁曾经祈盼过的人生,有爸爸,有妈妈，还附送一个预期之外的弟弟。

她曾经那么想要一个平凡却温馨的家。

桑宁走进了那扇门，屋外还是白天，屋里却黑黢黢一片。

等眼睛适应了光线，她才看清这间屋子的窗户上挂了厚厚的红黑色绒布帘，遮挡得一丝光都不透。华玉龙在屋里点起一盏造型古朴却又讲究的油灯,昏黄的光让整间屋子看起来像是魔女的魔法室。

而这里本身也已经足够阴森,屋子的四壁上都布置着置物架，上面每一层满满的全是各种中式西式还有日式泰式的人偶娃娃。

角落的废弃物大纸箱里还胡乱丢着一堆稻草娃娃泥娃娃,真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他的确已经放弃了前两项研究,开始专心转攻人偶。

（——至于为什么没有石头娃娃，那是因为石头只是洋娃娃丢失泥身损坏之下的应急之策根本没有充分研究。）

屋子正中央放着一个足够并排躺下两人的置物台,同样铺着红黑色的绒布。再前方靠近窗户的位置上是古朴厚重的木质写字台，似乎是为了应景，居然还摆着钢笔水瓶和老式的羽毛笔。

桑宁环顾着，隐约间倒是觉得这间房间有些眼熟。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熟悉感。

她想起曾经在这里喝了一杯奶茶而陷入昏睡，在恍恍惚惚中魂魄离体似的看过很多片段的景象，如今回想起来应该就是这间屋子了。

她每次就是在这里更换着身体吗。

这时候华玉龙已经把洋娃娃摆在置物台上，拖了一把藤椅过来，对桑宁招招手。

桑宁乖乖地走过来，在藤椅上坐下，眼前正对着那个已经被砍裂了头的洋娃娃。

站在桌子对面的华玉龙轻轻清了清喉咙，似乎已经做好准备如同讲师一般高谈阔论一番。

桑宁最后又抬头朝华玉盏看了看，他就站在她的藤椅旁边，两位

男士站着就她一个人坐着这种场景其实让她压力蛮大的。但她看向华玉盏，就像是最后一次征求——

虽然华玉龙这么亲切又好心让她很感激，但这是她完全踏入另一种生活的开始，她更希望由华玉盏来引导她，这是不一样的。她对进门之前华玉盏所说的话半懂不懂，但横竖她的生活都要打破了，真的不能让他来教她吗？

似乎看懂了她的目光，华玉盏把手放在她肩上，低垂的目光柔软了许多，那双天生魅色的眼睛也在昏黄暧昧的灯光下显得格外魅惑。

他的嗓音如同暗夜里悠扬的歌声，低声说："让他来教你吧，这些适用于人类来学习的东西始终是他研究的比较透彻。像我这种自带妖力的非人，做这些事跟吃饭喝水没什么两样，简简单单就能做到，也根本不需要去学习怎么使用，反而不会比他讲的更清楚。"

每次华玉盏一温柔下来，桑宁就抵抗力全无，乖乖点头。

华玉盏的话说的也的确是有理，但也有那么点让人奇怪的地方——她看向对面微笑的娃娃脸，问："那华先生您不也是妖怪吗？为什么去研究这些东西呢？"

华玉龙笑眯眯地摆一下手，"我跟他不一样的，虽然我也是非人，但不算天然的妖怪。我没有什么妖力，只能靠这些东西去弥补了。"

桑宁更不解，"您跟华老师不是兄弟吗？"

"那只是名义上的，这样伪造户籍比较方便，不然你有见过这么不可爱的弟弟连声哥哥都不肯叫的吗？"

桑宁这才明白，为什么华老师每一次说起华公馆都像是在说别人家。

不过她还是默默想要吐槽，更不可爱的弟弟她也是见过的，这一只才只是不叫哥哥，家里那一只可是直接对着她喊怪物……

不过事到如今，她想大概她对于小豪来说，也的的确确就是个怪物。

一个不知来自何处，却出现在他家里的怪物。

华玉龙的声音让她回了神，他似乎没有发觉她在走神，已经开始了开场白——

"小桑宁你可能也感觉到了，你失去了一些记忆，而这些记忆远比你之前了解的要多。楼上那间是你曾经住过的房间，你在这里住的时间可能不长，但我想在那段时间里你的确和小玉盏一起成为了这个

家里的一员。

所谓的家人并不一定是有血缘关系的人，在同一个屋檐下度过同样一段时光的人也一样可以成为家人的，对吗？”

华玉龙不愧是个老人精，一段话说得极其煽情，让桑宁不自觉的动容，抬头去看华玉盏——似乎连华玉盏都被他这番话说得不自在了，斜瞟着华玉龙——什么家人啊？有你什么事儿啊？真不嫌自个儿瓦数高。

“小桑宁你的事情会有一点复杂，就像学东西要由易到难循序渐进，一口吃不成胖子。了解一件事情也是一样，一下子知道的太多会消化不了，也很难接受。我们既然是家人，就一定不会伤害你，这些循序渐进都是为了你好。所以你不要急，我会慢慢的教你一些必须的东西，等合适的时候你自然就可以了解到全部。现在的当务之急，你一定要学会运用空间。”

华玉龙居然拖出一个黑板，在上面写上空间两个大字，然后不知从哪儿摸出一副眼镜戴好，执起了小教鞭……

看起来倒是很享受这个为人师表的游戏呢。

“桑宁同学，来说说你对空间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他一扶眼镜，“不要思考，立刻回答！”

桑宁被他这架势微微愕然了一下，首先出现在脑海里的竟然不是刚刚经历过的恐怖医院，傻么愣愣的回答：“就是……可以放东西用的？”

“宾果～～答对了！加十分！”

华玉龙一脸笑嘻嘻的好像他的“学生”是全世界最聪明的孩子，看得华玉盏微微蹙眉——太蠢了，看不下去！

他转身想走，被桑宁察觉到他的意图下意识地拉住他的衣角，“华老师？”

她那小动物似的目光让华玉盏顿了顿，他实在是不想面对一个整天自称他哥哥的人这副蠢到不能看的架势。可是在桑宁的目光之下又迈不动脚，结果只能轻轻拍拍她的头留了下来。

“空间呢，只是近些年的叫法。古时候很早就有乾坤袋，小小一个袋子内有乾坤什么东西都能装，视持有者的法力来决定容量大小，那就是最基础的空间。而最高级的空间也就是修真者所称的壶天或者壶中天，是由意念所造出来的仙境天地。像附在洋娃娃身上的女幽灵这样的，虽然天赋异禀加上死前的执念种种因素，恰巧创造出了一个空间，但是她本身没有经过修炼，所以必须需要一个介质——也就是

这个手工古董娃娃。那个空间是被创造在这个古董娃娃体内的，确切的说，是在它的眼球里。”

桑宁看着面前的洋娃娃那被劈开的头，斜劈下去的裂缝劈中了一只眼球。

华玉龙的声音依然在继续说明：“创造空间的介质，越对称越好，所以圆形物体就是最适宜的。同时材质也很重要——你有看过一些童话或者奇幻故事里，动辄巫婆就把人关进水晶球里吧？这倒不是空穴来风，水晶和宝石这些东西本身在形成时受地脉影响就具有灵性或是某些磁场。以制造空间来说，以透明晶体为宜，不过大部分水晶球都是经过人工提纯重铸的合成水晶，所以从经济实惠的方面来说其实玻璃球也是可以替代的——”

说着华玉龙从弯腰从地上搬起一个半透明的塑料储物箱推到桑宁面前，“这个我已经都帮你准备好了，要多少有多少尽管用不用客气！”

桑宁看到打开盖子的储物箱里，满满的全是跳棋大小的无色透明玻璃弹珠——可是为什么需要这么多？

“你要记得，学会使用空间以后随身都要带着几个玻璃珠，万一身边没有带着玻璃珠又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看到别的东西也可以临时用一下——实心的球体只要透光的就可以，不然有空心的像乒乓球这样的东西也可以凑合一下，但是不结实的材料空间本身也不稳定，像你们被关住的那间医院就是因为建造在塑料眼球里，才会被轻易就一刀劈开。破坏了介质本身时，空间也就不复存在了。”

“可是华先生，我到底要造出这么多空间来做什么……？”

眼前就是满满一箱玻璃弹珠，听华玉龙的意思，她似乎还会需要更多。

“空间嘛，当然是用来放东西的……”

“放什么？”

华玉龙看着眼前桑宁茫然懵懂的脸，再看一眼打定主意默不作声的华玉盏，突然有点体会到华玉盏的心情……要对什么都不知道的她说出那种真相，还真是怪不忍心的。

“那个，还没有到说明的时候。循序渐进记得吗～？”

华玉龙露出招牌笑容想要蒙混过关，华玉盏意有所指地看他一眼——刚刚还嫌他什么都不告诉桑宁，这会儿自己怎么也不说了？

华玉龙的笑容在脸上停滞了片刻，对于华玉盏无声的奚落表示深深的不满——他笑容未变，突然话锋一转，“小桑宁，你不要怪玉盏

总是什么都不肯说，他其实一直对于没能保护好你，明明有他在身边却还是让你失去记忆这件事耿耿于怀呢～～”

华玉盏一记眼刀甩过来，目光冰冷冷的跟刀子似的让他闭嘴，华玉龙当然不会惧怕他的目光，但也没打算再说更多，只要看到桑宁那愕然的不置信的目光转向华玉盏，和华玉盏明明不自然还非要撑着一脸若无其事的表情就够了。

——这些孩子呀～～再坦率一点不是很好吗？

所以他老人家当然要偶尔推波助澜一下，不会承认这是因为华玉盏敢奚落他的一点惩罚了～～

直到半响之后桑宁为了打破她和华玉盏之间微微尴尬的气氛，刻意提醒他：“华先生，您还没教我究竟要怎么样造一个空间？应该要造成什么样子？”

“哦，这个其实不用多做解释，只要你对空间有所了解，附身在洋娃娃身上之后灵感会发生共通，自然就懂得该怎么去创造。至于样子嘛……当然以你的能力可能没有办法建造得太随心所欲，不过可以参考监狱，牢房，笼子，这一类的东西，凭你喜欢的印象去建吧。”

诶？

她是不是有听到一些奇怪的东西？

监狱，牢房，笼子……不是用来放东西的空间吗？这些像是放东西的地方吗？要放，放的也是……囚犯。

听到这里，桑宁就算再单纯的心思也不得不起疑，她必须学会的空间，真正的作用是什么？

当心底有了疑惑的时候，她下意识地还是会看向华玉盏，微微的沉默之后，华玉盏柔软的目光迎上她的疑惑，难得的温柔看得她心肝儿颤了一颤。

“再等等吧，等曲小路回来，再告诉你这些事情。”

他轻轻摸了摸桑宁的头，从桑宁的角度抬眼看上去，他那勾起的嘴角里仿佛都溢满了温柔。

他像是一直都不忍破坏，保持着距离等了又等。至少在最后，等到曲小路出现，有他这个家人在桑宁的身边，多少可以给她一些支撑。这也算是他给这个平凡之中的桑宁的最后一点体贴。

然后，她就会回到真实而又残酷，却是属于他和她的另一个世界。

华玉龙像个幼儿园老师似的拍了拍手吸引两个人的注意力，“总

之净化掉死灵残留的魂魄还需要一晚上的时间，我们明天就可以替小桑宁更换身体了！今天就为小桑宁的正式回归让鸳鸯蝴蝶摆个宴席开瓶红酒庆祝一下～！”

——越是在华公馆感受到回归的温暖，也越在桑宁心里确认着某些事情。

中午开开心心的吃完了饭，下午桑宁就再一次来到曲小路工作的地方。有些事也许等到曲小路出现就可以跟他当面问个明白，可是一些想要印证的问题却无论如何也等不及。

她记得被幽灵刚抓进医院，失去意识时那个短暂的梦境，和梦里照片后面的那一行字。

所以她又一次找到人事部的那位大姐——“姐姐，可不可以请你给我一张曲小路的工作照片？”

那位介于大姐和大婶之间微妙年纪的妇女虽然被这声姐姐叫得很开心，但还是有些狐疑，“你为什么跑到这儿来要小曲的照片啊？”

——按道理说她如果是曲小路的表妹，还用跑到他的工作单位来要照片吗？

桑宁倒也想好了理由，若无其事地笑着说：“是我妈妈让我来要的，家里要给小路哥哥安排相亲，觉得用工作照会比较正式一点。可是您知道他出差了嘛，钥匙忘记留下，不能去他的住处找，只好让我来这里问问了。”

这个年纪的大姐大婶，对相亲找对象这种事最关心了，一听到就立刻忙不迭的答应，“哎呦还真得好好给他安排安排呀！你等等，我记得这里有以前做精英员工宣传时的照片——小曲那么好的小伙子，一个人真是怪不容易的！爹妈都不在了，真得靠你们家这些长辈多操心了！”

桑宁愣了愣，“——爹妈都不在了？”

人事大姐疑惑地抬起头来，“他爸妈很早就出车祸去世了你不知道啊？你不是他表妹吗？”

心里起了狐疑，翻找照片的动作也停了下来。

桑宁忙解释说：“我知道的，不过我的脑筋有时候会不太好用，一时反应不过来。”

人事大姐恍然，上一次桑宁来过之后她显然也已经听到了一些事情，“哎对了你是东大的嘛，东大出事那会儿你真的遇上了啊？里面

到底什么情况？怎么学校一封，什么信儿也不往外透啊？”

桑宁笑笑应付着，“我都不记得了，想不起来。”

“哎呦……”人事大姐啧啧了两声，倒是没再怀疑，顺利的翻找到照片，“在这里，给。”

桑宁谢过了人事大姐，走出律师事务所的大楼，站在马路上对着微微刺目的阳光抬起头——对着阳光，总会想起曲小路坐在车里对她微笑的样子。

每个周末，他都会顺路载她一起回家，周一的早晨再一起赶回来，他上班，她上学。

可是小路的父母都不在了，他在那边，已经没有家了。

桑宁抬起手上的照片，低下头，照片上那个戴着眼镜温和微笑的男人虽然神似，但却不是她认识的曲小路。反而依稀有着照片里的男孩长大后的痕迹。

——如果这个人才是曲小路，那么她认识的曲小路，是谁？

——如果曲小路都可以是假的，那么桑宁呢？

下一次见到小豪时，她该说什么呢？

第三课 人形偃

课前时1

桑宁没有见到小豪,他失踪了。

或者依据他的同学陈小闯所提供的信息来看,他很可能是离家出走了。

和大多数父母一样，家里出了事总是最后一个告诉孩子，又怕耽误孩子学习又怕孩子跟着操心,所以桑宁甚至是接到警察来询问的电话之后才知道这件事的。

因为桑小豪失踪前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她的,就是她从水泽村回来后看到的那一通未接来电。

可是电话打来的时间她还在水泽村里,那地方根本没有信号，她也不可能接到电话。

警方从通话记录上是能看出这一点的,也只是例行询问了一下桑宁知不知道桑小豪最近的动向，有没有什么线索。但是对一个离家上大学而且据说姐弟之间并不亲密的姐姐也没抱多大期望。

知道了这件事桑宁还怎么可能安安稳稳的坐在学校里上课，她收拾了东西就要往家里赶。

白乐枝和孟思敏当时在她身边，听到了警方打来的电话里的内容。

她们跟桑小豪也不算陌生人了,看桑宁傻么愣愣什么也没想就要往家里赶慌忙稳住她，“桑宁你别急啊，你表哥呢，不能来接你吗？”

她这副慌手慌脚的样子怎么也不放心她一个人走吧？

可是提起表哥桑宁只能摇头，曲小路还没有消息，不能指望他像往常那样送她回家。

“那你也不能就这么往车站跑啊，又不是去了就有车——这样我陪你回家，我们先去请假，你也跟室友说一声，思敏打电话让杨丰旭去车站买票，买到了打电话过来告诉我们发车时间！”

哦哦，班长好可靠！

她们分头这一忙活，桑宁也冷静了许多，想到牧文心和华公馆那边都得打招呼，赶忙给牧文心发了短信，也给华公馆的座机打了电话

请管家转告。

安排妥当之后刚要离开学校，一走出学校大门却看到门外停着一辆无比熟悉的银白色轿车。桑宁一时之间愣在那里，反复的确认过车牌，看着车窗降下来，里面露出一张温和谦谦的笑脸——

“上车吧，送你回家。”

“小……小路……”

一直都在期待见到小路，可是突然见到了，却发现自己似乎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毕竟现在的曲小路已经不是她曾经以为的曲小路了。

白乐枝没有发觉她的异常，拉住她走向车子，“太好了桑宁，你表哥来了，我这就打电话让杨丰旭把票退了！”

上了车桑宁几次张了张嘴，最后也只问了一句：“小路，你没事了吗？”

曲小路尚未发现桑宁已经察觉他不是“正品”，对她的关怀丝毫没有怀疑，转头微笑着应一句：“放心吧，没事了。”

桑宁有一肚子的问题，却因为他出现的太突然而理不清头绪。何况白乐枝还在一旁，她也没有办法问太多，只能先把注意力放回失踪的小豪身上，焦急地看着车窗外的风景向父母家的方向靠近。

路过山区时，风里又一次带着那种久违的信号杂音，滋滋啦啦，隐约间像是有人在其中说话，却又怎么也听不清。

回到家时桑宁本以为会看到一副警察进进出出忙翻天的景象，结果却出乎意料的安静。家里只有父母在，因为桑小豪的失踪都没有去上班。

看到他们来，父母赶忙招呼了一下曲小路和白乐枝，母亲最后才神色略略复杂地对桑宁说了句：“你好好的不在学校里呆着，跑回来干什么？这事儿你又帮不上忙，再耽误了功课……”

“可是小豪不见了，我怎么也该回来看看的。”

桑宁想说就算她不能帮忙找小豪，至少也可以陪陪父母，但母亲似乎不想跟她多说话的样子就走开了。

这种不自然的感觉让她微微不解，却是父亲走过来说：“你妈妈只是累了，让她自己呆着吧。快去给你表哥和同学倒杯水。”

“哦，”桑宁应着，又问：“爸，警方有在找小豪了吗？”

父亲叹口气，“找什么，也就是发几个协助搜寻通告，小豪这么大的人了又是个男孩子，还有离家出走的迹象，哪会花大力气去找。”

父亲似乎还想说什么，但支吾了一下，最后只是说：“小宁，没事就让你妈妈自己呆着，别去打扰她了。你也早点回学校吧。”

桑宁茫然着，突然之前只觉得自己好像被排除在这个家之外似的。

小豪失踪这么大的事，她回来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她安慰自己父母只是怕耽误她学习罢了，但是替曲小路和白乐枝倒了水之后，一时也就无事可做。看见从来不做饭的父亲居然去厨房做饭，她赶忙跑过去帮忙，“爸，我来做就好了！”

白乐枝也跟过来，“我也来帮忙！”

父亲本来也不擅长做饭，自然也没跟她们多争犟，只是看着桑宁比他好不了多少的一通手忙脚乱，得亏有白乐枝在，不然还真是不知道最后能做出来些什么。

父亲叹着气说，“不好意思啊，还让客人跟着忙活。”

“叔叔您不用介意的！我来就是想帮忙，也不是来做客的。”

“桑宁能有你这样的同学在身边帮衬着，我也放心了。”

父亲默默在背后看了一会儿，话语里带了太多的无奈，“小宁啊，你是个好孩子，不管发生什么，你要记着那都不是你的错。都是爸妈不好啊……”

桑宁愕然地转回头，“您怎么说这种话……”

父亲却已经转身，这个削瘦的中年人看起来竟然苍老得连背都开始弯了。

连白乐枝都察觉了桑宁家里气氛的异常，总觉得不只是孩子失踪的疲惫，好像还有更多的东西，简直就像是一种看不见的气场，在排斥着桑宁在这个家里的存在。

桑宁继续给白乐枝打着下手，心里突然一阵乱跳——父母的态度这么反常，该不会是发现了她其实不是这个家里的孩子？

——自从确认了“曲小路”不是真正的曲小路之后她就一直都在担忧。

做好了简单的饭菜，见父亲在客厅里跟曲小路说话，气氛仿佛隐隐有些沉重。母亲还在屋里没有出来，桑宁刚说：“我去叫妈妈吃

饭……”

“还是我去吧！”父亲赶紧起身，像是不想让桑宁靠近母亲似的，这让桑宁茫然不解着，曲小路虽然脸上还挂着微笑，但也意味深长地看了父亲一眼。

父亲因他的目光显出些迟疑，但还是匆匆走进屋里。

这让桑宁觉察出父亲和曲小路之间应该是有什么默契的，他们知道某些东西。

桑宁在原地站了一会儿，没见父亲出来，就说："我去看看……”

这大概算是有意说给曲小路听，看看他的反应，见曲小路没有阻拦的意思，她就来到卧室门外。

门没有关，可以很清晰的听到父母的对话——

“快点吃去吃饭，别让孩子们等着！”

“你还是让她走吧，我现在不知道怎么看着她还若无其事的吃饭！”

“又说这种话，小宁特地从学校赶回来陪你的，孩子都知道体贴，你这个当妈的怎么连孩子都不如？”

“我要她陪我了吗？要不是因为她小豪也不会离家出走！我真是后悔，为什么每次她和小豪吵架我总是向着她，不然小豪也不会觉得没人理解他没人站在他这一边离家出走了！”

“净胡说！那叫吵架吗？那明明是小豪一个人在排挤她！都是小时候没教好，让他觉得这个家就他自个儿独大，一点包容心都没有！这关小宁什么事了？小宁一直什么都不跟他计较，还不够让着他吗？”

“反正要不是因为她，小豪就不会离开家的！”

“不许胡说！我再说一次小豪失踪跟小宁一点关系都没有！”

可是母亲大约已经听不进去什么了，随着父亲斩钉截铁的话语，她的声音也骤然提高——“那你说是因为什么！？小豪会无缘无故离家出走吗？我根本就不应该让她回这个家来！”

“住口！！”

然而父亲的制止也已经晚了，慌忙转头怕外面的人听见，却看到桑宁站在门口——

看到桑宁的一瞬间如同歇斯底里的母亲也一下子回神，仿佛连自己都不可思议似的掩住口，“天啊，我在说什么？”

“小宁——”

桑宁有些愣，脑袋里短暂的空白，几乎下意识就脱口而出，“——我不是这个家的孩子对吗？”

好些事情，她好像越来越想不明白了。

“小宁，不是那样的，刚刚的话是有原因的——”

父亲一脸焦急想要解释，但母亲只是愕然，好像真的连自己都不明白自己刚刚都说了些什么，为什么会那么说——她的意识像是出现了一些混乱，急着想要跟桑宁说话，却根本自顾不暇无从开口。

桑宁也不知道自己这种时候应该做什么反应，脑袋里一发懵，居然客客气气地跟他们鞠了个躬转身就想离开。

她也有好些事需要理理清楚——看起来像是知道什么的父亲，还有仿佛被人下过暗示操纵了意识的母亲。

——她果然根本就不是这个家的孩子吧？

——是她这个突然出现的怪物吓走了小豪吗？

只是她刚走到客厅就被曲小路拦住，母亲最后那句话声音那么大，连客厅里的两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父亲追出来看到曲小路，脸上微微露出窘态，“这……”

曲小路拉着桑宁的胳膊稳稳挡在她面前，对父亲的态度倒依然客气，“表舅，到这个时候我看也瞒不住了，索性都告诉小宁吧。”

“唉……”父亲叹了口气，只能点头答应。不然还能怎么办呢？

曲小路这才低头，对桑宁温温微笑着说，“坐下来把话听完，好吗？”

曲小路的话桑宁还是听的，她点了点头，于是曲小路转头对白乐枝说：“能请你先去桑宁房间呆一会儿吗？里面左转。”

白乐枝当然不会看不出气氛，赶忙进了桑宁的房间，倒也着实被这屋子的简单意外了一下。

父亲又进屋去安顿了一下自己都被自己的话吓到的母亲，出来时一脸无奈，“小宁，我没想到会在这种情况下跟你说这些，但是你要相信，你真的是我们的女儿！只是……”

父亲变得吞吞吐吐起来，此时的桑宁已经被曲小路按在沙发上喝了一杯热水，虽然脑子里还一团懵，至少心情镇定了许多。

她等着只是后面的话，父亲却似乎难以启齿。

曲小路微笑着接过话，“只是你一出生他们就把你卖掉了。”

“不是的！”父亲立刻打断他，“我们没有卖她！只是给亲戚收养……”

曲小路依然在微笑，虽然没有直接反驳，却也是毫不留情，“好吧，如果你管那叫收养——不但收了钱，还承诺从此绝不过问她的任何事情，不见面，不打听，当做没生过这个孩子。如果我没记错，当时的约定是这样吧？”

他看起来斯斯文文谦谦和和的模样，但到底是做律师的，要毒舌起来的时候也是不饶人。

父亲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不敢去看桑宁的目光，只是无力的解释着：“那时候家里实在有些困难……”

“是的，那个时候大环境的确不好，我也听说你们有许多困难，如果没有这笔钱，也就不会有后来的转机和现在的生活。不过我想你们最大的困难似乎是‘计生’——留下桑宁，就没有机会再生男孩。所以你们拿着那笔钱，得到了富裕的生活，还可以再生一个儿子。”

桑宁的目光询问似的投向父亲，父亲脸上露出懊恼，曲小路的话固然是说得严重了些，但他却没有办法做任何反驳，只能质问曲小路：

“我们也很后悔当初的决定，现在也尽力想要补偿她了，何必还让她知道这些！？”

是啊，何必呢。

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他们也有补救的心了，何必还让桑宁再受伤？

曲小路依然笑得波澜不惊，对他说，“其实这些事情桑宁早就已经知道了。”

父亲一愣，终于看向桑宁，桑宁却只是茫然。

曲小路没有急着解释，只是转向桑宁握住她的手温柔的说：“所以桑宁，你的确是这个家的孩子，他们也是你的亲生父母。但你怀疑的那些事情也没有错，因为你从来都没有和他们一起生活过，跟你那个弟弟更是连面都没有见过。大概他过去连你的存在也是不知道的。

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你的爷爷，也就是他们的一个远亲，在你出生时就将你带走抚养。不过后来他也有些有心无力，将你寄养在我家几年，小时候你跟我这个‘小路哥哥’是一起生活的。到上学之后你就迁到城里，只有保姆来照顾你。”

这些话曲小路虽然是对桑宁说的，但父亲听在耳朵里，很不是滋味地别过头。

曲小路转向他继续说，“桑宁是个好孩子，她从来没有过父母，也很向往能有一个家，但是知道这些事情之后却从来都没有恨过你们，也没有想要再打搅你们。但是后来她失去记忆，我们才听从专业人士的建议把她送回这里，因为她心里毕竟是渴望父母的，也有利于她重新寻找到自己的人生定位。你也承诺过这一次你们会好好对待她，如果不是发生了今天的事，我本来也乐于让桑宁什么都不知道在这个家继续生活下去。”

父亲像是泄了气，沉重地对桑宁说：“小宁，我们真的很后悔当初送你走，也时常会惦记你。可是你爷爷带走你之后就没有音信，我们想找你也找不到。你能回来，我们真的是想好好补偿你，可是你妈妈她并不知情——她和你一样被下了暗示，完全忘记了曾经把你送走的那件事，只以为你没有和我们分开过，不过是偶尔住在乡下爷爷那里。我们都觉得这样对你们更好，可以把过去的一切遗憾抹消一切从头来过。只是我没有想到暗示对小豪的效果不理想，也没想到你妈妈会因为小豪失踪的事埋怨到你身上而破坏了暗示，她真的不是有心的……”

不是有心的，只不过是在关键时候，她的内心依然选择了小豪。

那是她从小带大的孩子，没有什么可奇怪。

桑宁没有埋怨什么。

她避开了谈论自己的问题，抬头问：“那小豪呢？你们说他的失踪跟我无关，难道知道他在哪里吗？”

那始终是她的弟弟，不管怎么样她还是不能不问。

然而父亲的神情却越发沉重起来，“就别再问那个孩子了，他……回不来了。”

课前时2

“就别再问那个孩子了……他被带走了,回不来了。”

那句话让桑宁差点从沙发上跳起来,“——被什么带走了？为什么回不来了？”

可是父亲低着头一脸沉痛什么也不再说,桑宁只能转向曲小路寻求答案。

曲小路没有马上回答她,只是看着坐在面前的父亲,“看来你知道的也不少,到底是这一脉的长男。这么说制造桑小豪离家出走的假线索给警方的也是你了,那么你把刚出生的桑宁送走的时候就知道这些事？”

父亲猛地抬起头来,“怎么可能！那时候我的长辈都还在,那种年代没有人会对年轻人说这些！我虽然对桑家的事有点一知半解，但根本不知道内情！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领走小宁的是什么人,如果早知道，我绝不会让他把小宁带走！”

“——不会？”曲小路的反问不置可否，倒有点讽刺的意味,“干嘛不会？牺牲一个保全全家，不是挺好的？”

桑宁的印象里从来都没见过曲小路这么冷嘲热讽的模样，顶着那张斯文谦和的脸，说话刻薄不留情面。

那大约是出自对她的爱护吧。

可是除了最初的惊讶之后，桑宁也还真感觉不到什么气愤，埋怨。

虽然很多事她已经没有记忆了，但是大约从以前第一次知道这些事情之后，她就没有抱什么期待了。所以也就没那么伤心，也就终于明白了自己长久以来的违和感从何而来。

这个家，从来都不是她的家。就算她是他们生的，她也依然不是这个家的孩子。

她默默的转头看向曲小路，过去的她大概因为没有父母，所以向往过，所以华老师，华先生，小路他们满足了她这个心愿。结果拥有之后，只是发现向往的东西未必属于她而已。

华老师，华先生，小路，他们真的很照顾她，为什么呢？连家人都可以把她丢下不管，他们为什么要对她这么好？

“表舅，我想我还是把桑宁带走比较好，孩子不是自己养的就不是自己养的，假装也没有用。她不太适合呆在这个家里。”

“等一下！”父亲反对着，“小宁始终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就只有她了，你不能说带走就带走！何况你根本就不是曲小路，就算是你把小宁送回来的，也不能让你这个身份不明的人不明不白的带走！”

这话倒是让桑宁一惊，父亲也知道他不是曲小路？

只是曲小路还不知道桑宁已经确认了他是个冒牌货，大约不想在她眼前承认，于是依然笑得若无其事，“表舅你在说什么呢，我怎么会不是曲小路呢？”

父亲站起来想要揭穿他说：“我们家跟曲家的确从来都没有来往，你以为我从来都没见过曲小路，就这么顶着曲小路的身份把小宁送回来——我是不知道你是谁，小宁身上又发生了什么，桑家的事太复杂，但既然你把她平安送回来我也不想追问太多。可是曲家全家在小路高中时发生车祸，他父母都死了，只有他一个人幸存下来，这件事在亲戚里传得很开，大家都在讨论虽然他已经不小了，可是到底还没有踏上社会，治疗抢救把保险的钱都花光了，家里又没有存款，他往后的生活应该怎么办——”

曲小路点点头接一句，“没错，那时各家亲戚为我凑了一年的生活费，这我很感激。”

“但是那时我刚好出差路过他住的医院，虽然没有过来往但想到那孩子也是不忍心想要尽尽力，就去看了他一次，那时他虽然还在昏迷，也是很多年前的事，但是一个高中生长相根本已经定型了，根本就不是你！”

桑宁能够明白为什么父亲这么肯定，她也是看过曲小路的照片的，从他的工作单位要来的照片总不会是假的。

照片上的曲小路跟眼前的人固然很神似，不止穿衣打扮和发型气质，连温文谦和的笑容几乎是一模一样。但两人的五官长相却完全不同，真正的曲小路虽然斯文秀气，但也不过是普通中上的容貌。而眼前的曲小路却是非常漂亮的。

很难说他究竟漂亮在哪里，但即使努力的平和低调，他也像是一颗蕴蕴生辉的珍珠一般叫人很难不去注意。

从水泽村一行她大约已经知道现在的曲小路不是人，而是一只千年的魅。不过她还是很奇怪两个曲小路是什么时候交替的，怎么交替的，想听听看曲小路会怎么说。

但此时她也只是好奇，却没再觉得怕。

知道了自己家里的事情之后，反而更感觉得到曲小路华老师这些本来看不懂的人对她的用心。

曲小路现在大概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既然人家见过正牌的曲小路长什么样子，他装也装不住了。

他冲桑宁眨一下眼睛笑得人畜无害，像是无奈地扶了扶眼镜，隐隐叹口气说：“可是你当时去医院探望的人也的确是我啊……”前后两个曲小路的长相分分明明的不同，他大概也不能指望被桑宁这位尚算普通人的父亲理解。

只是短暂的无奈之后他立刻又恢复精神，继续摆出微笑说：“就算桑宁是你们的女儿你们也没有什么可以证明，就算你们证明了，拿来DNA鉴定，你们也没有对她的监护权。”曲小路说着站起身，“所以，人我还是带走了，回她该回的地方去。”

父亲之前那种坚持的神色在听到最后一句话时一僵，骤然又泄了气，有些颓丧地坐回沙发上。

桑宁轻轻扯扯曲小路的衣角想问他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曲小路却干脆抓住她的手把她拉起来，温声和气的问她：“有没有什么需要收拾带走的东西？”

桑宁茫然了一下就明白他这是要让她收拾行李了，她想了想却摇摇头，这里有几件衣服，一些日用品，都不是要紧东西。她也没办法就这么当着失落的父亲面收拾行李打包走人。

曲小路拉着她想要往门外走，父亲像是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喊了一声：“小宁！”

桑宁回头看着老态已现的父亲，她相信他们大概真的曾经真心想要弥补她的，只是人的感情是忠于内心的，在她和小豪之间他们自然是会偏向小豪的。这本来也没有什么可在意的……

曲小路也停住脚，临走说一句：“桑小豪好歹也是桑家的孩子，我想他没那么脆弱。如果还能救，桑宁也会尽力的。“

说完他拉着桑宁出门，桑宁一路小跑跟着他下楼，明明曲小路走的并不快她却得紧跟慢赶。

“我们真的就这样走了吗？其实那也没有什么太严重的只是发泄一点情绪，其实也没什么关系，你刚刚说小豪还能救？他到底在哪里？我要怎么做？——”

曲小路突然停下来，桑宁一头撞在他背上，见他回过头来温温笑着低下头，“还没谢谢你替我去取蚌珠，辛苦了。”

“小路……”

其实这句话一说他们之间那层透得不能再透的窗户纸也就捅破了，只是除了这个称呼桑宁也想不到别的。

“那个，我们还是先回去……”

曲小路站直身子，依然笑着看她，“你以前也是这样，上一次知道你父母的事情时你也什么都不想去计较。可是他们曾经把你卖掉也是事实，哪儿有那么便宜凭白又把长那么大的闺女捡回来的？怎么也得给他们点教训对不对？既然你不会去做，那这就算借题发挥好了，要不要原谅他们也是以后的事，现在我们先回华公馆，你那位华老师知道我在他不在的时候向你透露了这么多一定会很不满意的。”

“说的好像他是我的监护人一样……”

曲小路一笑，“他的确是。”

他走向车子正想打开车门，桑宁却站在楼道口依然没有动，“可是我们还是不能就这么走啊。”

“又怎么了？”

桑宁指指楼上，“班长还在我房间里呢。”

“……”

白乐枝显然也已经从屋里听到的声音知道自己曾经险些被丢下，可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也只能一言不发地坐在车里，好像自己只是个巨大障碍物。

从这一方面来讲她大概从曲小路出现的时候就该意识到自己不该跟来的。但是正因为她跟来了，一直以来没有什么依据的感觉也终于得到了证实——

桑宁是特殊的。

在他们一路参与的这些灵异鬼怪经历之中，桑宁跟他们是绝对不同的。

不过这大概不是什么让人羡慕的事，刚刚不小心在桑宁家听到的那些事，绝对是一个生长在普通家庭里的孩子不能想象的。大概就算说同情也不为过。

到了学校白乐枝刚下了车道别，曲小路转身将手臂搭在车座上对后座的桑宁说：“你也去宿舍收拾一下吧，小豪这一被带走，很多事情都一下子逼近，恐怕你是不能再回宿舍住了。”

“哦……”桑宁应着打开车门，只是看着曲小路的时候似乎欲言又

止了一下，最终还是下了车快走几步赶上白乐枝跟她一起走向宿舍。

很快就能知道全部的事情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也就不急在一时。

刚走了几步身后的曲小路突然又喊了她一声：“桑宁。”

桑宁回头，看到曲小路那熟悉的温温淡淡的笑容，“我很高兴你还能信任我。”

她如常的喊着他小路，不做怀疑地跟着他走，这让曲小路脸上的笑容看起来很欣然。

桑宁不好意思地笑笑，其实她哪有什么立场去怀疑他呢。

她又不傻，不管眼前的曲小路究竟是什么人，那个为了帮她，几乎连自己的形体都保不住的千年老魅都是他啊。

桑宁跟白乐枝一起刚走到宿舍楼下，突然一阵噪音仿佛从右耳刺进贯穿大脑扎出左耳，让桑宁猛地捂住了耳朵。

“怎么了桑宁？”

白乐枝正奇怪她怎么突然就停下脚，桑宁只能随口抱怨了一句：“刚刚那是什么声音啊！”

“声音？”白乐枝却一脸茫然，“哪儿有什么声音啊？”

桑宁一愣，立刻意识到这个声音不那么普通，否则那么刺耳的声音白乐枝怎么可能听不到。她拉着白乐枝快走了几步，“我们快回宿舍吧。”

然而她们刚一踏进宿舍楼，那种滋滋啦啦的信号音就若隐若无似的漂浮在空气中，让桑宁有一瞬间想干脆掉头回去找曲小路。

“桑宁？”

白乐枝虽然能够发觉到桑宁的异常但完全不知道是为什么，被她唤回神的桑宁仔细听了听似乎听不到那种声音了，可是心里不知为什么却忐忑不安，跟白乐枝说了一声：“我还是不回宿舍了。”

她转身跑出宿舍楼，一直跑到学校大门，看到曲小路的车时才放松下来，这时她耳边却突然响起一声“桑宁”——如同声音是直接响起在风里，像那噪声一样贯穿双耳。

桑宁惊得猛一回身，但显然什么也没有，她什么也没看见。

回想起来她也并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声音，从很早之前，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会听到这种莫名的信号杂音，还有夹杂在其中苍老得如同将要腐朽的声音……

曲小路已经从车上下来，向她走过来，看到她异常的样子稍稍看了一下四周——“有什么东西在吗？”

“我不知道，只是有人在叫我的名字……”

曲小路微默了片刻，但在他那张恬淡斯文的脸上根本看不出多余的情绪，只是拉起桑宁走向车子，“我们快点走吧，你那位监护人该等急了。”

他们驱车驶向华公馆，看曲小路提起华公馆时那副熟稔的样子，桑宁也就知道如果她现在的人生真的是一场浮空的戏台，那么搭建这个戏台，导演这出戏的也就是华老师华先生和曲小路这三个人了。

前两个她都不意外，而第三个，既然他不是真正的曲小路，那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小路，真正的小路哥哥……他在哪里？”

“想不到有一天我还得再一次跟你解释这个问题——”他从后视镜里对她笑一下，“华玉盏有没有跟你说过魅是什么样的妖怪？”

“说过一些……”

“刚刚你父亲提过，曲小路高中的时候和双亲一起出了车祸，只有他一个人活下来。那其实也不确切，他其实应该在那场车祸里死了。”

“你附身在他身上？”

“不，魅的生存方式不是附身，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附身在死人身上长长久久的活下去，你之前无意识地附身在一个尸体上过，不是应该明白会有什么结果吗？”

“嗯……”桑宁还真不怎么想提起那具躯壳，好像偷了别人的东西似的。

“魅的依附方式是寄生或者共生，跟宿主融合在一起，接收他的情感，记忆，有时候融合的太好会分不清谁是谁。如果可以我其实也很想让曲小路一直活下去的，可惜共生之后他的自主意识在保留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像一个无牵无挂决定升天的人那样慢慢消失了，留下来的只有他的记忆被我接收。大概从那时起我就不再是原来的我，也算是半个曲小路。所以你父亲在医院里见到的的确是我，而你成年之后见到的曲小路也一直都是我。”

桑宁默默点点头，他说的话她是信的，在她拿到的那张曲小路的工作照上，那个温柔微笑的男人无论笑容神情都跟眼前的曲小路是一模一样的。

“——可惜在一年以前发生的一些事里我还是失去了那具属于曲小路的躯壳，在那之后我虽然可以凭着自己的力量幻化出一具身体，但长相却始终是自己的，不再是曲小路的样子。”他说着略一耸肩，“可惜了以前的工作，事务所的待遇还是很不错的，我也还有好几个案子没有完结。但是顶着这张脸是没办法再回去了。”

“你不是可以对他们下暗示吗？”

——像她第一次去律师事务所时见到的那个说曲小路失踪的人，第二次再见时显然就已经被下了暗示，才会突然改口吧。

对这一点曲小路似乎也蛮无奈的，“这个工作接触的人太多，暗示了一个漏掉两个，太麻烦了。”

“那你的本体到底是什么？华老师说你舍了自己的本体来帮我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到了华公馆你就知道了，你那具洋娃娃的新躯壳也净化好了，更换身体的时候自己亲眼看一看不就全都清楚了。”

课前时3

洋娃娃的净化一直就不怎么顺利,华玉龙在自行净化了几次之后发现女孩的亡灵一直顽固的留在洋娃娃身上。最后不得已他只能承认自己的半吊子水平,然后把洋娃娃送去请求专业人士的帮忙。

所以更换躯壳的事情拖了两天,直到今天桑宁从家里回来了。

华玉盏和华玉龙还有曲小路这三个与她失去的记忆,甚至也许是真正的人生息息相关的三个人到齐了。

也是时候拆掉她浮空搭建的人生舞台,好好看清楚自己了。

走进华公馆宽敞的客厅，曲小路看到华玉盏就客气地打着招呼说：“那位以监护人自居的先生,我把可爱的小表妹带回来了，请签收。”

华玉盏穿着桑宁熟悉的黑色暗纹修身衬衣，环抱双臂站在他们的正前方，似乎因为他们回来之前的那一通联系电话的关系，他显出不怎么高兴的样子。

“你跟她说了多少？”

“——父母的部分，收养的部分——大概这些全部？”

如同曲小路所预料的,华玉盏显然因为曲小路在没有他的“监护”之下就突然让桑宁知道这一切而拧起了眉头,而曲小路作为一种可以附着在人心里生存的妖怪最擅长觉察情绪，不等他发作就先一步说：“不要把桑宁想得那么脆弱，这些点事她还是扛得过来的。”

“这点事？”华玉盏眉梢一挑，本来一看见华玉盏不高兴的样子就拼命把自己往曲小路身后塞的桑宁这个时候也只能蹦出来附和，“是啊我没关系，本来也已经感觉到事情可能有些不对，所以听到那些事大概也没有那么惊讶……”

——或者她只是不知道该怎么消化这些信息罢了。

华玉盏在听到她这句话的时候眉头拧得又是一紧，看向桑宁的目光竟然犀利得如同带了探究。

桑宁被这目光看得心里扑通跳了一下，好像自己错做了什么似得一下子心虚起来。

曲小路走过去拍了一下华玉盏的肩，“她毕竟也不是以前的桑宁了，这也算是好事。”

听到他这句话之后华玉盏就微微垂下眼移开了落在桑宁身上的目光，也遮去了那一瞬间的犀利。却让桑宁心反而提了起来，隐隐更加惶惶不安。

——她不是以前的桑宁了。

以前的桑宁不记得一千年前的事，不记得自己曾经名为月见，但内心深处依然有着月见的影子。她喜欢华助教，没有理由的喜欢，偷偷去买别人偷拍的照片贴在床头对着流口水也好，一面对面看见他的脸就脑子发热他说什么就是什么绝不反抗也好。

而无论是作为月见还是桑宁她心里都有着一份空虚，那是对于家人的渴望和执念。

可是现在的桑宁却像是听着别人的故事，对于丢下自己的父母连受伤的感觉也没有了。

其实华玉盏也早已经发现，“这一次”的桑宁，目光也不再追逐着他了。

属于月见的部分，已经彻彻底底从她心里被抽空了。

华玉盏抬眼时目光里有些说不清的东西让桑宁心里惊了一惊，半凉半寒的听到他说：“华玉龙已经准备好新躯壳在等着了，快点过去吧。”

他转身时却是走向楼上的方向，不知道为什么桑宁这一刻突然升起一种莫名的担忧，两步奔过去拉住华玉盏的衣角——

华玉盏回头看着桑宁，“怎么了？”

“华老师……”桑宁心里扑通跳了跳，知道自己的问题很莫名，只是这一刻惶惶不安的感觉像是升到了顶点，不问出口就始终不能安心——“华老师你，不会不管我了吧？”

她的问题把华玉盏和曲小路都问愣了，华玉盏看了看她都不知道她这问题从何而起，根本没有想到桑宁以自己的理解去读懂了他刚刚那一瞬间的目光。

他伸手往桑宁脑门上弹了一下，“想什么？快去。我上楼给你拿件替换的衣服。”

桑宁的心这才稍稍放下来，不知道为什么，连离开家离开父母都没有多想，就这么跟着曲小路回了华公馆。却突然很怕华老师会不管她了。

他刚刚的目光里，究竟是什么呢？

曲小路走到桑宁身后微笑着拍拍她的肩，“你先去找华先生，我就来。”说着他也跟着一起上了楼。

他站在桑宁房间门口看着华玉盏从衣柜里拿出衣服，环顾一眼笑着说：“这个房间还跟以前一样。”

“嗯。”

“可是她跟过去，跟月见都不同了，失望吗？还是自责？”

华玉盏眉头一拧转头看向曲小路——这种轻易就能看透人心的“老东西”最让人讨厌。

他抬脚走出房间，与曲小路擦肩而过侧目说：“唠唠叨叨的老人家有华玉龙一个已经很惹人厌了。”

曲小路摸摸鼻子感觉到自己被嫌弃了，但还是转身对着华玉盏的背影说：“我可是站在桑宁这一褂的，她会失去记忆都是因为你没保护好她，你别太欺负她呀。”

华玉盏眉梢一挑回头侧目，一脸毫不掩饰的嫌弃，“你还是一千年前的样子好些，虽然一样的管家婆，至少不会让人想直接揍到你身上。”

说完他就下楼走人，曲小路闷了闷，又摸摸鼻子，却嘟嘟念念着，“你还少揍了吗……”

华玉龙已经在楼下那间魔法密室似的屋子里摆好阵势，屋里点着一圈蜡烛，置物台上放着那具破旧的古董娃娃，虽然已经清理过，洗干净污迹梳好头发，但依然带着一股陈旧的气息。而置物台四周摆阵似的在地上画着一些难懂的图案和符号。

他对桑宁说：“来来，躺到台子上来！”

桑宁挪挪蹭蹭脱了鞋坐在台子上，看到身边摆着的洋娃娃心里还是疙疙瘩瘩。

就算华玉龙说净化掉死灵的魂魄之后空间也一并解除，那个医院和里面腐朽掉的一切都跟着一起消失不见了，可桑宁总还是觉得那些人像是死在这个洋娃娃的躯体里，连同那些蟑螂也依然不知存在于哪个角落。

而且就算撇开那些不提，就这个洋娃娃本身来说它也是属于一个死人的东西，又几次被人丢掉，扔进垃圾堆，埋进土里……

她欲哭无泪，却不敢有意见，只能跟洋娃娃并排躺在一起。

华玉盏和曲小路也先后到来，华玉龙说着："这还是第一次在小桑宁清醒的时候更换身体，连我也有点紧张了——"

华玉盏提醒他："不要说那些奇怪的话让桑宁变得更紧张。"

"小桑宁，等会儿看到什么都不要太惊奇啊——我取出'本体'之后你的意识会变得恍惚，不过曲小路会帮你保持一些感官，你很快就可以看清东西。"

桑宁点点头，心里奇怪着"本体"是什么东西，但是太紧张也顾不得去问。

"来，小桑宁闭上眼睛，想象着让自己的意识浮起来，但是不要灵魂出窍。不要担心，有曲小路在这里你很容易做到的。"

不知道是不是这句话本身也有着安定人心的作用，桑宁似乎真的觉得随着自己的想象，她的意识在慢慢漂浮起来，飘出身体之后睁开眼睛，整个屋子就像是摇曳的幻影一般呈现在眼前。

她能看到自己和洋娃娃并排躺在置物台上，"自己"似乎已经失去意识，而华玉盏和华玉龙也似乎看不见她，只是关注着躺在置物台上的她。只有曲小路抬起头对她笑一下，说，"可以了。"

华玉龙这时拿起一把锤子，啧啧说："想想看亲眼看着这个画面其实还挺瘆人的。"

话音未落他就拿着锤子向置物台上的桑宁砸下去——漂浮的意识大概感觉不到太多感情，可桑宁还是看得目瞪口呆，就这么看着自己的胸口被砸碎了一层壳子似的砸出一个坑洞。

昏暗的房间里她看到"自己"胸口的那个坑里有什么东西似乎在蕴蕴发光，华玉龙伸手进去把那个东西捧出来——那是一颗珠子，几乎有棒球大的一颗珍珠。

跟这颗珠子比起来，从水泽村取来的那颗蚌珠根本就不算什么。这么大颗的珍珠，表层仿佛包裹着一层薄薄蕴蕴的柔光，恐怕不止是价值连城了吧？一想到这么颗珠子每天都埋在自己胸腔里，桑宁顿时觉得自己也变得身价百万了。

同时也正如华玉龙所说的，珠子一被拿出来，桑宁的意识顿时变得更恍惚，像是要被这颗珠子吸走一般。

曲小路这时向她走了两步，在她旁边站住，像是根木桩定住了桑宁的意识。珠子的吸引力还在，但不足以再把她吸走，桑宁也就清醒了些许，继续看着眼前微微摇曳模糊的画面。而这时被取出了珠子的置物台上的"桑宁"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胸口被砸了一个窟窿的

石雕娃娃。

华玉龙一只手里托着珠子，看不到桑宁在哪里，只向着大概的方向说："这颗珠子是小路的本体，现在他贡献出来，你的魂魄就被安置在这个珠子里。这样就可以固定好你的魂魄，不会让你变成浮游灵。

本来这么做对他这种上千年的老妖魅来说也不是什么太难的事，只不过半年前那些事也让他元气大伤了一回，结果把本体让出来之后自己也差点保不住形体，所幸你拿来水泽村那颗蚌珠，同类的灵气是最补的，所以你完全不用再担心他。"

——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大费周章呢？

华先生说过她没有死，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桑宁想问，可是漂浮的意识发不出声音。

华玉龙说完之后就将古董洋娃娃的胸口剖开，将珠子放进去，再将洋娃娃缝好。

"看，现在这样是不是也挺方便？你的魂魄会跟随着珠子，附着在何处，就可以用珠子的幻力让那个人形的外貌看起来变成你的样子。"

说着他在缝线处贴了一道黄符纸，仿佛只是一瞬间躺在那里的就不再是洋娃娃，而是"桑宁"。

"好了，接下来只需要稳定融合一下，等你的魂魄完全适应新的身体。等你醒过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告诉你接下来的事了。"

这时曲小路似乎是放开了固定她的力量，桑宁觉得自己像一道轻烟被吸尘器吸走似的钻进了新的身体里。

进入身体之后沉重的感觉铺天盖地的袭来，昏沉疲惫的感觉就像在发烧一般。

这种感觉她并不陌生，每一次更换身体之后她都会发烧似的睡上一天。

她这一次终于知道了全部经过，虽然试着想要抵抗这种沉重，却最终只能放弃。感觉到自己被抱起来送上楼，躺在柔软的床上。

尽管眼睛看不到那是谁，但她觉得自己知道。

随着他的手掖好被子轻轻抚摸她的头发，桑宁也终于安心地陷入昏睡。

一切都在她面前，将要一点一点被展开。

比起在疑惑和怀疑中忐忑，无论真相是什么，她都能够接受。

桑宁在这一刻是安心的，她陷入沉睡，却始终感觉自己身边有一个人。

不是华老师，除了华老师这里还有另一个人在，存在感是如此鲜明，她却不知道人究竟在哪里。

桑宁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好像全身的骨头都要睡成了化石，终于睁开沉重的眼皮时就看到曲小路温柔的脸。

“醒了呢，这一次似乎睡得比平时还久。”

曲小路扶着她坐起来，桑宁左右看看房间里，“小路，只有你在？”

曲小路只当她一醒来就想找华玉盏，笑一下说：“他刚离开，你这次比平时多睡了一天他有点担心，让我来看看你。”

听到曲小路这么说她心里还是有点开心的，不过她问的却并不是华玉盏，却又不知道该怎么说。

察觉她神情有点奇怪，曲小路问：“怎么了？”

“我好像……做了个梦。”

“什么梦？”

“想不起来……”

——睡觉当然会做梦，既然想不起来也就没必要太在意。

“快起来吧，你从宿舍什么也没带过来，我们今天还得买不少东西。”

桑宁接过他递过来的衣服，一边穿一边想着这间为她准备的房间里其实东西挺齐全的，她还需要买些什么——想到只差内衣的时候囧了一下，想到自己竟然刚刚无意识地就在曲小路面前换衣服又囧了一下。

她现在大概还没有很明白她跟曲小路之间已经被某些东西无形的联系在一起，比家人还要更接近。

收拾妥当从楼上下来的时候华玉盏站在楼梯下方问，“准备好出门了？”

桑宁顿了一下才应了一声，再一次囧得无以复加——这是什么情况？难道华老师也要陪她一起去买内衣吗？？

课前时4

桑宁顶着巨大的压力在内衣店门外徘徊了片刻,最终顶不住身后华玉盏和曲小路一左一右寸步不离的压力，放弃内衣店奔向超市——身后跟着这两个人就像走在聚光灯下的T台上,虽然不记得，她却有点怀念起以前那个清秀斯文但是至少看起来比较平凡的曲小路。

那样她至少有理由申请只让曲小路一个人陪着她就好，但现在的曲小路虽然不比华玉盏外形上那么张扬,但聚光度也没比他少多少。

她走在超市里，在靠近内衣裤的货架时又一次止住脚步囧到捂脸——

“超市里就这么大点地方又不会跑出你们的视线，就不能让我一个人过去吗？”

“不行。”两个人几乎异口同声，曲小路好耐性的解释：“现在桑小豪已经失踪了,你也是很危险的,所以只要离开华公馆就不可以离开我们身边。”

桑宁不满地嘟囔：“那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怎么去救小豪的事？到底是什么东西把他带走的？”

“这个事心急不得，急了只能送羊入虎口，白搭上你这一百来斤。小豪你不用担心,他如果是那块料逃过一命就等得起，逃不过现在也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你还是专心的先解决好你自己的问题。”

他这一句似乎一语双关，桑宁也不知他指的问题是能力问题还是内衣问题……

身后的两个人不肯走，桑宁只能应着头皮快步走向内衣货架，一路走过停都不停一下蹭蹭拿下几件丢进购物篮就要往款台奔。

然而华玉盏一只手轻轻往她肩上一放拦住她，附身在她耳边说：“这两件尺码错了。”说着从她的购物篮里拿出两件放回货架上，居然还毫不在意地替她换了尺码，放进购物篮里的时候多看了一眼那件“老大妈色”的内衣，顺口似笑非笑地问一句：“你喜欢这种花色？”

桑宁的脑袋里如同被天雷轰隆隆地滚过，内心里无声的呐喊——我喜欢什么花色关你什么事啊！？？你为什么连我的尺码都知道啊？？！

而一旁曲小路居然也不消停地从货架上拿下另一款，“这个颜色比较可爱，你平时不是都喜欢浅色的吗？”

桑宁感觉到超市里四面八方的目光都向他们投来，脸上一阵滚烫，飞快地把曲小路手里的内衣扯过来扔进购物篮就冲向款台一刻也不想多留。

——被两个男人陪着来买内衣已经很囧了，两个男人还兴致勃勃的替她选内衣是闹哪样！

一直离开超市在回程的路上桑宁都一言不发只顾低头走路，不过她又哪里是这两个老妖怪的对手，介于她全身散发出来的“不要跟我说话”的气氛，曲小路悠哉地开口说：“那边有家甜品店看起来很不错的样子，要不要去尝尝看？”

桑宁停下脚，有些不能相信的回过头——不是吧，就算她是个吃货，也别拿她当三岁小孩啊！

可是面对曲小路那张温柔无害的笑脸谁还能继续跟他生气吗？再看华玉盏也只是似笑非笑地等着她的回答，真的有人可以拒绝他们吗？他们有做什么人神共愤不可原谅的事吗？

显然面对这两个脸皮够厚的老妖怪桑宁都找不到生气的理由。

她忿忿转向甜品店，怎么也得吃穷这两个人！

“您好，请问几位？”

“四位！”桑宁随口应着就往店里走，身后传来华玉盏和曲小路的轻笑——气得连数都不会数了吗？

桑宁大概也才意识到他们只有三个人，不知道为什么刚刚她的确觉得他们是四个人来着。

直到桌上摆满了芝士蛋糕，巧克力慕斯，花式冰激凌那些让人赏心悦目心情愉快的甜品，桑宁大概的确没怎么感觉到包里那些便利店内衣带来的不愉快感觉的记忆了。

她一边吃一边抬头问两人：“你们不会是打算一直这么跟着我，那去学校上课时要怎么办？”

跟她这个豪吃一桌甜品的小女生不同，对面的两个人只是一人守着一杯咖啡，华玉盏闲散地向后靠着，一只胳膊搭在椅背上，似乎完全不是事儿的笑了一下。

曲小路替他说：“这个你不用担心，虽然我们本来想暂时给你请几天假，不过考虑到学分问题，就还是让华教授提前开下一堂课，带你出去避一避比较好。”

“这么快又要出去？可是，我还什么事都没搞明白，你们答应这一次全部都要告诉我的，却到现在都没有跟我说我到底在躲避什么。”

华玉盏难得点头，“这件事的确是时候让你知道了，再瞒下去对你没有好处。”他说着，那张妖娆的脸突然对桑宁和蔼得过分的笑了一下，“你要不要再多吃点儿？再点两个冰激凌怎么样？”

桑宁艰难地咽下一口芝士蛋糕，怎么感觉好像在吃断头饭一样……

她摇摇头，“我不吃了……是要现在告诉我吗？这个地方会不会太……”

这里好歹也算大庭广众，桑宁这不看还好，一看四周才发现店里好多人都在看着这边，有客人也有店员。大约华玉盏和曲小路往这里一坐就已经很显眼了，何况他们两人面对的还是一个对着满满一桌甜品大快朵颐的女生。

“这也不是问题，你的小路表哥很擅长隔离空间让别人听不到我们的谈话。”

——声音可以隔离，目光却没办法隔离。这样被人盯着桑宁的压力依然很大。

桑宁看看华玉盏和曲小路两人并排坐着，明明刚回华公馆的时候还能够感觉到他们之间微妙的对立气氛，现在却一说话就一唱一和的，也不知道感情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这两个人对视一眼，似乎在决定由谁来说。

但华玉盏和华玉龙之前坚持等到曲小路情况恢复能够露面之后再对桑宁解释一切，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他是她的“家人”。他的存在对她来说本身就是安心的存在，何况现在桑宁和曲小路之间由于“本体”的连接而有着更亲近的关系。所以曲小路似乎也就义不容辞了。

“好吧，这件事要从头说起来其实也挺长的……”

华玉盏蛮不客气地拆台说：“那就长话短说。”

在桑宁的眼里曲小路是个看起来很温柔，很温柔，很温柔的人，这个温柔的人只是微笑地看向华玉盏，“你来？”

华玉盏做了个“你继续”的手势，曲小路这才回过头来继续对桑宁说：“桑宁你大概也感觉得到桑家的亲戚很少，人丁也不怎么兴旺，而且互相都不怎么往来。但其实桑家的历史是很悠久的，最早大概可

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

“两千多年！？”桑宁几乎就已经傻了眼，两千年那是个什么概念？千年老妖怪的华玉盏都不知道出生了没有，人类社会她一时间能够想到的两千多年前的只有秦始皇……

曲小路无视了桑宁的惊讶，还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继续说：“都说这是可以追溯的，也就是桑家为人所知的历史，在那之前究竟存在了多少年也就无从考究了。而之所以桑家会被人，或者说被鬼怪知道，是因为桑家的祖先建了一栋宅子，桑园。但在鬼怪之间它还有另一个称呼——困妖宅。”

桑宁愕然的听着，虽然从以前华玉盏的态度中她就感觉到自己身上可能藏着一些并不简单的真相，她也是做好了心理准备去面对的——可是曲小路才只说了个开场白，她就已经感觉到这个开场白的起点会不会太高了？？

这个，她真的应付得来吗？

看着桑宁的表情华玉盏的眉头就开始想要往一起拧，略嫌不满地对曲小路说：“你就没有再委婉一点的方式吗？”

曲小路再一次笑着转过头，笑容已经有点僵硬，“你来？”

——你继续。

“桑家的祖上显然是懂一些奇门异术的，至于这栋宅子究竟是怎么建的已经无从考究了。但是所有的鬼怪都知道桑家的困妖宅是有进无出的，无论妖魔鬼怪只要踏进去就很难再出来。这件事在鬼怪之间传开之后也是许多鬼怪以身试宅证实了这一点的，建宅之初的桑园的确很不可思议，那么多妖魔鬼怪有进无出，宅子里又不见它们的踪影。

当然这事儿放在桑家人眼里不是什么秘密，宅子底下另有乾坤，进去的鬼怪都被关进了地下。当时有这么句话说桑园地上住人，地下住鬼。”

——不过就算桑园风光一时也终究抵不过时间。

时间，岁月，那是人类无法扭转和克服的天敌。

人类跟妖怪的传承不同，妖怪只是个体，多半没有亲族观念，独个儿逍遥上千百年，即使因为时间流逝遗忘的东西再多，也不比学会的多。所以妖怪的知识是累积性的，而人类固然也代代相传有所累积，但那是就整个人类而言。缩小到某个家族，尤其这些极需天分的奇门异术，流传下来的反而不比失传的多。

宅子还在，但秘法却已失传，那就是一切悲剧的开始——

“——桑园的确在妖怪间名声大震风光一时，但差不多一千年以后宅子的力量渐渐减弱，有进无出就已经不再是铁律，再到两千年以后，力量就已经弱得几乎困不住新入的鬼怪了。但那只是对于后来踏进去的鬼怪，而那些已经被困在其中的鬼怪，只要桑园还在一天，就依旧出不来。”

桑宁保持着愕然听到这里，不可思议地问：“两千年了那宅子还没倒？”

她不知道那宅子是不是翻修过，如果是翻修了那也该是他们桑家人修的，但是她家里有人知道这回事吗？有人在做吗？近几代人没听说过有这回事啊，先不说这种老宅子如果还留着早被收成了文化保护建筑，就算没有，那么大比钱谁出的？

曲小路耐心地笑着说：“桑园，并不是指那栋宅子。当然最初桑园也的确就是那栋宅子，但随着年代久远妖气聚集，即使那栋宅子的‘形’不在了，桑园的‘神’也依然存在。所以现在的桑园与其说是个有形的宅子，不如说是个无形的笼子，只要笼子的锁还在，关在里面的鬼怪就出不来。”

——这大概也是为什么需要曲小路来解释的原因，如果是华玉盏来说明，未必有这个耐心说得这么详细。

“那……锁是什么？”

“锁不是‘什么’，是一个人，在桑家被称为守园人，是代代相承一脉相传的。但是这里面却有一些很悲剧的地方，成为桑家守园人的人，父母兄弟妻儿大多早亡，而他们的寿命则会折给守园人。所以守园人几乎都是天煞孤星，这也是桑家人丁一直不兴旺的原因。究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也没人知道，或许跟一些古法的失传有关，但是年代太过久远已经没有办法探究。一代又一代，桑家已经有太多人折在里头了。”

“那，不能不要这个宅子了吗？毁了它不行吗？”

“这也是个悲剧的地方，桑家建了这个困妖宅，随着越来越多的鬼怪被关进去却没有办法驾驭，更不能放它们出来——你想，你往一个账户里每天存一块钱，这只是小钱，但是一百年之后呢？一千年之后呢？

所以现实就是，鬼怪一个一个陆续消失在桑园里或许不会对世界有什么影响，但是把这么多鬼怪困在一起，聚集了一两千年的妖气和煞气一口气放出来，可想而知会是个什么状况。桑家人可以说已经是骑虎难下了。”

“但是，我们家并没有听说这种事啊……”

桑家的亲戚虽少，但都活得好好的，如果有这种事的话不可能一点风声也听不到。

曲小路对她这句话也没什么意见，继续说：“那是因为你爷爷不想桑家继续这样下去，把一切都担下来了。”

“我爷爷？”桑宁愣了一下，然后突然想到一个人——“收养我的那个爷爷？”

她想不起那个人的长相，在她被改写过的记忆中也根本没有这个人的存在，但在一直以来家人或是曲小路的话中，她却不止一次听到过这个人。

从她一出生就把她带走收养的爷爷。

曲小路点了点头，肯定的重复了一句：“你爷爷。他其实远比你能想到的要老的多，他在很多年以前把自己变成一个不死的怪物，想要以此来结束桑家人的悲剧，让自己成为最后一个守园人。他也的确坚持了很多年，可惜——人终究是有界限的。”

桑宁很难说清听到这句话时是个什么感觉，这样一个人，为了桑家的后人做了那么多牺牲，他本该是她相依为命的人，她却什么都不记得了。

她连他的存在也忘记了，但听到时却依然很难过。

“那爷爷收养我，是为了让我接替他成为守园人吗？”

“哦，不，这倒不是他的本意。他收养你是有一些别的原因，只不过在他消失之后，桑家其他人也逃脱不掉，重新被卷回这个宿命罢了。不过确切的说，跟你也的确是有关系——你是桑家的一道屏障。当桑园再一次开始寻找它的守园人，第一个目标就会是你。所以我们才做了一些事，例如……把你的身体藏起来，魂魄也附着在我的本体上掩盖掉你的气息，让桑园找不到你——”

桑宁这下倒是一下子通透了，“——我的身体是你们藏起来的？我根本就没有遇到什么意外，也没有失去身体，就只是被你们藏起来了？”

她少许有一点激动，虽然华玉龙一早就跟她说她没有死，也不是死灵。可是这么语焉不详的说法，最后能够摆在她面前的事实也就只有她只是个没有身体的魂魄而已。这她当然是没有办法理解的。

所以她还是觉得自己也许是死了，否则她搞不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曲小路看向华玉盏，略嫌不满地说：“你们也不用什么都不跟她透露吧？”

——什么都不透露，桑宁就只能一直脑补，给他这个解说人员增加多少不必要的困难啊。

“你当然没死，我们把你的身体保存得很好。虽说魂魄离体太久也的确是有死亡的危险，但是只要你依附在我的本体上，那就跟放进冷冻柜一样安全——只不过有一点小问题，我们本来以为把你的气息隐藏起来，那些来找你的东西充其量不过只能在你常驻留的地方徘徊一下，那多半也就是学校和我的住处之类，至于你家里每周你不过只回去一两天残留的那点气息根本不成问题。所以的确没有想到找不到你，他们就绕过你直接找上了桑小豪——他到底是你亲弟弟，大概气息上有些相似的地方，想来应该只是认错了人……”

桑宁心里咯噔跳了一下，就想到带小豪来学校和曲小路公寓补习的事……如果小豪一直只呆在家里是不是就不会有事，因为把他带来了，才被盯上的吗……

“桑家的后人现在都生活得很零散，这些事情虽然各家各自流传下来，到底也只是一知半解。你父亲对于桑小豪的事情大概过于悲观了，如果被带走的确很难再回来了，但它们现在要的是你，桑小豪只不过是被认错了。这种事只要带回去之后就会发现了，桑小豪现在只是回不来，但只要你还没被带走，他也就不会有什么大事。而如果你被带走，桑家失去了这道屏障，那么一个接一个，桑家的人会一个不剩全被带走的。”

“——要带走我们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曲小路略略停顿了一下，思索了片刻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回答，或者说怎么糊弄——“那大概是，和鬼怪一起困在桑园的历代守园人的亡灵吧。”

桑宁不解，“那不就是我们的祖先吗？他们会伤害我们这些后人吗？”

“哎呦，这个问题呐……亡灵，可是不会想那么多的，你以为他们会是和蔼的长辈吗？一旦成了亡灵与鬼为伍，剩下的也不过只有扭曲的执念罢了。所以你现在能做的只有保护好自己和锻炼好能力，你爷爷虽然拼着最后的力量没有让桑园在他消失之后立刻崩溃，但也只是时间问题了。桑园一旦慢慢崩溃，里面逃出来的鬼怪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恐怕就是断绝掉桑家的血脉，不再让任何一个守园人出现——被困了上千年的它们最痛恨和惧怕的，就是守园人的血脉。”

华玉盏在此时突然开口，看似平静的目光中透出少见的凝重——“桑宁，现在的桑园和以前已经不同了，我们这些外人是进不去的。如果从桑园逃出来的鬼怪来了，我们可以保护你，但如果你被带进了桑园，就没有任何人能帮得了你了。”

对上那深潭似的眼瞳，华玉盏曾经零零散散对她说过的那些让人不懂的话一瞬间像是全部贯通起来了。

他的亲切他的狠心，他有时不经意流露的温柔和弃她于不顾的冷血——因为没有人帮得了她，一旦进了桑园，她只能靠自己。

第一课时

桑宁给白乐枝打了电话,打完就像被千斤重担压倒在床上。

这担子的确重,太重。不光是她自己，还有整个桑家认识的不认识的亲戚。这还是往好了说，假设桑园不会崩溃的情况，万一真崩了，那简直要妖魔乱世了。

她是真想问问桑园崩了之后要怎么办,又不敢，这么大的事儿总得让她缓缓慢慢消化,一下子知道全部恐怕她真承受不来。

她现在才算懂得华玉盏的心思,那真的是为她好，为她扛着，能拖一天是一天。

现在她知道了,就再没有安生日子,每天坐立不安吃不下睡不着。这对她这个胸无大志只等着混吃混喝混一辈子的人来说无异于大刑加身。

只怕是等死都没有这么难受的，真是等死也就一了百了，可她死不起。她非但不能死还得去做那些自己做不到应付不了的事。

或许现在就算不问，她也隐隐感觉到了华玉龙教她用空间，让她把空间造成牢房、笼子是做什么用的。

这么大的担子，太重。

现在桑宁已经完全以华教授包吃住的助手的身份公开住进华公馆，学校她是没去，去了指不定听到她怎么给人议论。

这可是东大男神当教授以来第一次招助手，就算不找研究生，那也怎么都轮不到她这个大一的学生——还包吃住包吃住包吃住啊！！桑宁想想都觉得自个儿得给人生吞活剥了。

幸好华玉盏已经安排好，提前了课外教学旅行，不过这一次据说只是出去参观，去的也不是什么偏僻地方，言下之意大约不是那些夹缝村，不会有什么危险。

难道真的只是出去避一避？

跟白乐枝打过电话联系之后，得知没有什么危险，白乐枝和孟思敏也是蠢蠢欲动很想去看一看的。

所以人员名单的事情照旧交给班长白乐枝，桑宁什么都不用操心

只等着出发，只是不由得在想这次突然提前课程其他老师应该有不少意见吧。

当初要调整课程一周一次课外教学的是他，突然要提前的也是他，其他老师只能被动的接受更改调整，想必少不了抱怨。

华老师真的是什么都替她安排好了，她又想起从甜品店回来的路上，曲小路曾经笑着跟她回忆，“你现在跟他怎么这么生分了？我以为我不在这段时间有他来照顾你，你们的感情应该不错了。你不记得你以前跟他是怎么相处的吧？你那时候啊，不管是发生什么事，都一副由他在就万事大吉的样子，什么事都交给他就不用担心，他也是惯着你，惯得你快什么都不会做了。”

桑宁那时候听着就发愣，怎么也不能相信这是自己跟华老师，下意识就问了一句：“真的？这说的真是我，跟他？”

她只是下意识的反应，却没想到被她这一问，曲小路却犹豫了，看了看独自走在前面的华玉盏，想了想，“哎，年纪一大就容易记错，好像还真不是你，那是月见吧。”

月见，这个名字她听过。

桑宁还记得杨丰旭他们被水泽村那个奇怪的老人带到千年前的幻境里去看到了水泽村的真相，回来之后他们有提到过这个名字，是跟在千年前那个跟华老师长的一模一样的玉盏身边的女孩子。

大约是徐舰还曾经戏谑过，看着两个人挺亲密的。

曲小路的话一面证实了千年前和千年后的玉盏的确是同一个人，也证实了月见那个女孩子跟玉盏之前的关系。

桑宁不知道为什么从那时候心里就一直有一点点不舒坦。

这两天因为她已经知道了很多真相，大家说话也都不再避讳，华先生说：“看着他不冷不热的，其实一直因为没有保护好你让你连记忆都失去了，跟自己闹别扭呢。”

曲小路也说，“他以前一直都护着你惯着你，惯得你什么都不会，现在却眼见着保护不了你了，指定不好受。”

她像是扒开了华老师那层冷血无情反复无常的壳子，终于看到了点里面的轮廓，心里还没好好感受一把被人小心呵护的甜蜜，这一切就被那个叫月见的女孩子抢走了。

她酸不溜丢的提醒曲小路，“被惯的那是月见。”

“可你也什么都不会，也是他护着的。”

桑宁一想也是，自己还真没什么资格说话。

可心里还是不舒坦，总觉得华老师对她的好像是被另一个人分去了——她为什么要这么想呢，她跟华老师非亲非故的，人家肯照顾她她就应该感恩了，跟人家一千年前的恋人吃什么醋呢？

何况就算吃醋……那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啊，华老师跟月见相识在前，而她，不过是个后来的。

只是这样一想，好像她对华老师有什么心思似的。

——有吗？

——没有吗？

她不知道，她的感情很奇怪，无论对家人也好，华老师也好，都像她的记忆一般，好像被抽空了一块。

就像有一天她发现自己宿舍床头的海报后面藏着华老师的一张照片，问过牧文心，她竟然说是她以前去买的偷拍照。

桑宁当然知道学校里有人在偷偷贩卖华老师的照片，大多都是偷拍的，可是自己竟然也会花痴到跑去买？

那时的华老师对她还半冷不热，有时亲切些，有时又很疏远。桑宁对他虽然始终讨厌不起来，偶尔也觉得他生的这么养眼，多看几眼也不错。但是牧文心口中会对着华玉盏花痴口水，一看见他的脸都能忘记自己姓什么，撇开丢脸不提，真这么喜欢一个人，感情也能随着记忆一起说忘就忘了？

她喜欢的颜色没有变，喜欢的衣服款式也没有变，但就只有对人的感情，华老师也好家人也好，都淡得快要遍寻不着了。

这种感觉，她一点都不喜欢。

桑宁就这么在华公馆里窝了两天，睡醒了就吃，吃饱了跟华玉龙去练习制造空间。

有人教固然是好的，只不过这个老师却也只会理论上的功夫，正经的纸上谈兵。他能够驱动一些本身就具有法力的法器和符咒，对一些高深的阵法也了若指掌。但要靠自己的力量凭空创造出一个空间这种事就完全无能为力连桑宁也不如。

桑宁也好奇的问他到底算是哪一类的非人，因为他似乎说过自己不是妖怪，但他的年纪又的确比华玉盏这个妖怪还要大。

华玉龙想了一下，“我嘛……应该说以前是个人类吧……”

“您以前是人类？那后来呢？”

“后来……死而复生的人类，之类的？”

——死而复生还活上一两千年？僵尸王吗？？

总之桑宁还是没搞懂华玉龙究竟是个什么种类，就这么在玻璃弹珠堆里待了两天。两天后华玉盏通知她：启程了。

尽管华玉盏说过这一次没有危险，尽管她现在住在华公馆里衣用样样不缺，但桑宁还是秉承一向勤俭节约的好习惯，为了以防万一找了个最廉价的商场赠送的提包，穿着学校发的运动服，收拾了两件最便宜的衣服就出了门。

长途车在学校，管家开车送了她和华玉盏过去。到了学校门口，桑宁终于又见到了白乐枝和孟思敏，顿感亲切得几乎嗷一声蹦了过去。

三个人凑在一起一瞧，竟是不约而同的穿了校运动服，显然白乐枝和孟思敏也对荒田村时丢了行李落荒而逃心有余悸，顿时三个人没心没肺的笑成一团。

这时一旁却轻轻响起一声不屑的“哼”，桑宁看过去，很意外地看到倪倩竟然也一起来了，她新买了一身抢眼的大红色紧身运动衫，跟她一比见天看腻了的象牙白配枣红色学校运动服顿时就像土包子。

再看她旁边蔡媛美也在，还是那头蓬蓬发，还是一身青春靓丽的洋红色，脸色看起来也比先前好了太多。

自从荒田村回来之后，桑宁这还是第一次见到休养归来的蔡媛美呢，“媛美你身体没事了？”

“好的很呢！整天躺在床上吃吃喝喝，又胖了几斤！人都躺懒了连课都不想去上了，听到你们去看娃娃，我怎么也得跟出来活动一下啊！”

蔡媛美心倒是很宽，休养过后就从前次的惊吓中恢复过来，甚至还真的圆润了不少。

倪倩也还是一如既往，看着她们三个一脸很嫌弃的说：“我们这次又不是去什么穷乡僻壤的，你们能不能穿体面点啊？”

桑宁三人对视一眼，又是会心一笑——她们果然还是更喜欢保镖附身的倪倩。

“哎你们刚刚说什么娃娃？我们这次是去哪里？”桑宁这才回归正题，惹得其他四个人都瞪着她——

孟思敏鄙视的说：“卧槽你这个在华老师家管吃管住的助手连这个都不知道？不是你告诉班长这次没有危险的吗？可别把我们坑

了！”

“那是华老师自己说没有危险的……”

——她那不，也是相信华老师的话才没有多问……这两天脑子又乱，不过是个参观，哪儿有兴趣去关心参观什么。

其他三人鄙视的目光更甚，像是在说：你吃华老师的亏还没吃够啊？都不打听详细点，把你卖了都不知道！

只有最可爱的蔡媛美没有跟她们一起鄙视她，她一脸很开心的样子从包里拿出一份宣传册，嘴里配着“铛铛铛铛～～”的音竖起来展开——“看，我们要去这里～！我已经向往很久了呢！”

桑宁一眼看见宣传册封面上一栋风格古朴的老宅子的大门，上面写了四个草体大字：人形会馆。

——尼玛，也不知道是不是刚经历过洋娃娃事件的影响，乍一看这暗沉古朴的大门配上人形两个字，跟看见恐怖片海报似的。

蔡媛美没经历过洋娃娃的事情，一边翻开那本看起来制作的很精致的宣传册一边说：“这是X县有名的人形会馆，听说得有两百多年历史了，收藏着古今中外各种制作工艺的人偶，在人偶收藏发烧友之中地位就跟圣域一样！不过这里的门槛可高了，没有门路人家根本就不招待，进都进不去的。华老师真厉害，能带我们这么多人去集体参观！”

宣传册里不意外是介绍一些经典人偶藏品，除了会馆本身融汇贯通各种技艺制作的代表人偶之外就都是些古董级精品。

这在蔡媛美这样喜欢娃娃的人眼里都是宝，可看在桑宁白乐枝和孟思敏眼里却是越看越瘆的慌……

白乐枝和孟思敏也只接到通知知道是去X县会馆参观，还以为无非是参观个博物馆之类，现在看着这册子心里直打退堂鼓。

孟思敏问：“我们还真要去啊？”

白乐枝犹豫了一下，“都报名了，那就去吧。也不是个个东西都那么邪乎吧……”

“这里可有几百几千个呢，概率上来说搞不好就撞大运了！”

白乐枝被孟思敏说的更犹豫了，结果还是徐舰跑过来看女生们扎堆说什么，听她们讲了一下担心的问题，哈哈一笑说：“你们操什么心呢，人家会馆里的人天天守着那么多破娃娃过日子，这要见天闹鬼还用活吗？”

他说的倒也没错，只是白乐枝和孟思敏一看见徐舰就气不打一出

来——他惹上的洋娃娃和女幽灵，自己跑得没影儿却把她们给坑了，还好意思笑得这么没心没肺！

孟思敏气不过直接就上去踹了一脚，徐舰还毫无自觉的嚷着：“哎哎干嘛呢，又没惹着你这个男人婆！”

这丫可恨就可恨在洋娃娃的事情白乐枝和孟思敏后来也是跟他说过抱怨过的，他居然还嚷了几声可惜自己没赶上，早知道就来上课了，然后就丢到脑后去了。

只是桑宁想到那洋娃娃虽然是徐舰惹上的，但到底是华玉龙不小心丢在学校的，所以对他的口气没有白乐枝和孟思敏那么咬牙切齿，问他：“你也要去看洋娃娃啊？”

因为这次只是参观，提起参观总让人想起小学中学时那种学校组织的无聊又无趣的集体活动，因此报名的都是女生，男生就只有徐舰一个，连高学夫这一次都没有来。

徐舰听到桑宁这么问，看了一眼华玉盏的方向，压低声音说：“我坚信有华老师在的地方就一定能发生点什么！他说没有危险也不能信！”

——被他这么一说，好像的确第一次去荒田村时华老师也有说过守规矩就不会有危险什么的。

华老师倒也没骗人，归根结底是他们那时的心态太儿戏了。

这一次华老师既然说的是没有危险，他们去的X县会馆又是大活人住的地方，跟之前那些与世隔绝的鬼地方不同，这么一想也就安心了不少。

人既然都到齐了，大家陆续上车，桑宁刚踩进车门看一眼驾驶的位子空着，奇怪的问一句：“怎么司机先生没来吗？”

身后传来熟悉的温和嗓音，“司机先生上次进水还没有干透，这次我自告奋勇来替你们开车。”

桑宁惊讶地回头，“小路？”

曲小路一身米色休闲西装，发色也是淡淡的，整个人一身温暖的色系站在阳光下看起来有种慢生活的精致悠闲感。

桑宁不禁会想他很闲吗？大概是很闲吧，身体已经恢复了又不能用这副样子去上班，大概是没什么事情可做。

曲小路跟在桑宁身后上了车，却见徐舰腾地站起来，放在腿上的背包摔到地上也顾不得，指着曲小路像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你——你——”

曲小路和善地微笑，“这位同学怎么了？”

“——你是水泽君！！”

“诶？”

“嗄？”

他这一嚷把大家都嚷愣了，连最后上车的华玉盏都有些意外，不过曲小路的麻烦他才不会操心，只是不动声色静观其变。

徐舰指着曲小路半是激动半是惊恐的嚷着，“我见过你！你别想赖！你就是水泽君！”

桑宁愣了半天才想起来他说的是在水泽村时看到的过去的幻境，那时他们的确有说过，在水泽村里不止有过一位水神。最初的水神被杀的若干年之后，另一个妖怪不知从何处跑来安居在湖里成为新的湖主，也就顺利成章的被人尊称为水神，因为不知道他的名字而被叫做水泽君。

他也就是许多年前在村民为触怒了水神娘娘所苦时，告诉了村民重新镇压水神娘娘方法的“路过的方士”。

徐舰在幻境里看见过那个路过的方士，而此时此刻的曲小路也不再是附身在“曲小路”那层躯壳上的模样恢复到了自己真正的样子。

桑宁终于想明白了，为什么曲小路会知道水泽村的湖里有那颗蚌珠，为什么他偏偏需要那颗蚌珠。

那颗蚌珠是吸着水神的灵气被孕育而生的，拿它来救曲小路自然也是再适合不过。

曲小路就是水泽君这件事已经是毫无疑问，根本不需要去质疑了。

桑宁转头瞅着他，华玉盏也环抱着双臂斜靠在车门旁的栏杆上不咸不淡地瞧着他，那目光似乎在说：失敬啊，原来是水神大人。

——原来连华老师也不知道这件事么。

曲小路面对学生们的惊疑质疑和桑宁华玉盏的目光笑得若无其事，桑宁突然就听到他的声音像是在耳朵里直接响起来——“水泽君这个称呼还真是有些年头没听到了，还挺怀念的，不过你同学怎么会见到我的？”

桑宁惊诧地盯着他，因为曲小路根本就没有开口！

对上她的目光曲小路也只是稍安勿躁的一笑，声音就继续响在耳中，“你占着我的真身呢，这么近距离接触的情况下来点心与心的对

话有什么好奇怪的？”

桑宁囧了一下，还心与心的对话，不嫌酸呐！

只是她能听到曲小路的传音，却不知道怎么回复，只能用目光表达自己的疑惑。

曲小路又传音过来解释说——“以前觉得那地方风水挺不错是在那里住过些年头，不过这水神也不是我自封的，别人非要那么叫我我也没有办法啊。”

——重点不在这里啊表哥！

曲小路这边给桑宁传着音，表面上已经笑得事不关己打发着徐舰：“同学，你大概是认错人了，我是桑宁的表哥，姓曲，不姓水。”

——认错你妹啊！

一个华玉盏出现在千年前可以认错，现在又来一个水神还敢说认错这不是侮辱新时代青年的智商嘛！

他们一定是一伙的！！

徐舰还想要不依不饶，华玉盏却已经出声提醒：“该出发了，不然天黑前会抵达不了，你们想露宿野外吗？”

在华玉盏的气场下看热闹的女生们立刻收了质疑的目光各自找座位坐好，徐舰也忍了忍，他会揭穿他们的！不在这一时！

华玉盏瞥向曲小路，“司机，去开车。”

差使人差使得真是不客气，可是谁让曲小路不是大学里的工作人员，也只能以司机的身份随队出发呢。

他嘟嘟囔囔着，“看来我也得去弄个教师证什么的……”

车子发动，白乐枝和孟思敏正等着桑宁坐过来好跟她好好问一问这是怎么回事，然而桑宁还没等往这边走就被华玉盏拉着走向后排比较空的座位，按着她坐到自己旁边，随手提起座位上早已经准备好的一大包零食塞进桑宁怀里。

桑宁看看怀里那一大包零食，再看看坦然坐在自己旁边拿出手机开始上网浏览的华玉盏，只能低下头默默地撕开零食开始吃，基本上没有什么勇气去看其他人或是惊奇或是疑惑的目光了。

第二课时

一车人完全没有想到,去往现实里的地方反而比那种与世隔绝的小村子更遥远。

之前无论是荒田村还是水泽村,都没有超过两个小时的车程，而现在他们已经在车上颠簸了四个多小时,有人无聊困顿得打瞌睡，有人开始出现晕车的征兆。

连坐车的人都昏昏欲睡了，一直独自开车的曲小路自然更无聊,已经开始像老人家一样喋喋的抱怨只有自己一个人开车开得好累。

他用的是传音，听众也只有桑宁一个人。

于是桑宁慢慢就发现她以前跟曲小路虽然亲近,但显然并不足够了解这个人。他那什么温柔啊和善啊沉静啊都是做给人看的，一旦接触到内心,真正的他根本就是婆婆妈妈絮絮叨叨得跟个老妈子一样。

但絮叨的时间长了，虽然有听众但得不到回音，跟自言自语似的反而更无趣。曲小路干脆在驾驶座上提高了声音问：“华教授，不能劳烦你来替换一会儿？”

华玉盏头也不抬的回应：“我没有行驶大型车辆的证件，麻烦曲先生继续辛苦了。”

桑宁徒然听到耳朵里直接响起一声：“厚颜无耻！！这是欺诈！！”

华玉盏在人类社会混迹多年经验丰富，什么证件不备个齐全，怎么可能没有大型车辆行驶证。可是他已经当众这么说了，曲小路也不能在学生面前失态，只能磨牙继续开车，可怜了桑宁要继续听他抱怨。

听人唠嗑和抱怨显然不是一回事，华玉盏渐渐看出了桑宁的异常，问她：“怎么了？哪里不舒服？”

“不是……”桑宁想想这好像也没有什么可以瞒华玉盏的，就把传音的事情告诉了他。

华玉盏挑挑眉，猜也猜得到曲小路不会说什么好话。

他大概不怎么乐意曲小路就这么明目张胆在他这个“监护人”眼皮子底下却跟桑宁单独搞传音，可传音就是这样，不听也得听，捂上耳

朵都没用。

他于是不着痕迹地开始跟桑宁闲聊，只要桑宁的注意力在耳朵上，就没有太多心思去注意脑子里的声音。

“这两天跟华玉龙练习得还好吗？”

桑宁用力点一下头，虽然华玉盏用的只是闲聊关心的语气，但她就像被领导视察工作一样紧张激动，伸手从兜里掏出几个玻璃弹珠，拈了一个在手上举到有光的地方，透明的玻璃珠里像是影影绰绰有一个方形的笼子，时隐时现不对着光几乎就看不出来。

“做是做出来了，可是被华先生笑我是关宠物用的。虽然偶尔也有做出大一点的，但是怎么也超不过一间地下室的大小，华先生说还是不够大……”

华玉盏微微勾着嘴角听她说完，他知道桑宁已经很努力了，看在她这么努力的份上也该夸夸她跟她说慢慢来不用急，但情况又好像不是很允许那么悠哉。

“你这是有些先入为主了，华玉龙似乎一开始有跟你说过要做成笼子吧。”他带着笑意，那双微微弯起的眼睛看起来温柔得叫人心猿意马，“这才刚刚开始练，再适应些应该就会好了。而且玻璃这种东西虽然用起来方便简单，但到底不是什么好材质，大概有些局限了。”

桑宁抬头看着他的脸忍不住会想，华老师如果一直这么温柔就好了。

他温柔下来的时候会让人忍不住想要靠上去，可又让人有点点担心会不会什么时候他就像之前一样突然就变冷了。

让人有点想抱期待又不敢期待——她大概不会忘记在荒田村的夜里，他曾经抱着她在树上躲避饿鬼，悠然低沉的嗓音就在她耳边响着，像一个诱人堕落的温柔乡。

可是下一刻他就能把毫无防备的她推落下去，还真是让人心情不止一点复杂。

趁着现在华老师还是一副容易亲近的姿态，桑宁只想多跟他说一点什么，“那个，华老师，谢谢你送我回家……”

“什么？”华玉盏淡淡看过来，一时没有理解她突然提起的话题。

“就是……我失去记忆之后，谢谢你帮我找到我父母。”

她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华老师的决定，虽然现在看起来他和曲小路都像是她的监护人的样子，就像各自占了一半监护权的粑粑麻麻，

时不时还闹闹意见彼此不满。

但曲小路似乎对她的父母意见更大的样子，她想他是不会做主把她送回去的。

其实以她现在立场这么危险，他们大可以在东大毒品风波之后她醒来的那一刻就站在她的病床前告诉她她必须做的事然后拖她去学习，训练，丢进鬼怪堆里锻炼成什么超能力小魔女——

有一大堆更简单直接的方法，而他送她回家，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安安稳稳的度过了一段日子。

“——其实也不是我的想法，这是心理咨询师的建议。”

“心理咨询师？”桑宁前些时候倒是没少见这一类职业的人，东大事件之后学校给他们这些曾经被卷入其中的人安排了不少心理咨询，尤其她还失去了记忆，更是被重点关照。

她都不知道心理咨询原来不只是跟人谈谈学校的事件就算了，居然还关照到家庭关系上来了？

似乎是看出她在想什么，华玉盏笑一下继续解释说：“别小看学校找的那些心理咨询师，他们可不全都是走过场的，里面有专门处理灵异事件受害者的专家。”

“——学校那件事果然不是因为毒品啊？”

本来两人说话时声音就不大，只够两个人听见而已。问到这里桑宁不禁把声音压得更低，身子也微微靠过去——

毒品风波这件事本来很多人就在私下怀疑了，要说真是毒品，那未免解决的也太平静。可要不是毒品又怎么解释那些学生集体幻觉、失控暴力事件，但如果是灵异事件说不定真的可以解释的通呢。

华玉盏没有否认，他也配合着桑宁压低了声音，不知不觉中已经跟她更加靠近了距离——“东大从来就没有过什么毒品贩卖，你失忆的事情更跟毒品和暴力事件没什么关系。是有人故意抽走了你普通生活之外所有相关的记忆。可是记忆之间本身就是有关联的，像抽丝一样，一根丝就会抽走一片坑洞。”

华玉盏说起这些的时候平时淡然悠扬的嗓音也像是格外低沉，似乎并不愿去回想那时的事。

那是心底一块说也说不出的痛，闷闷的，别扭着，像在他曾经心高气傲的心上划了一道难看的疤。

——他认识三个“桑宁”。

一千年前名为月见的桑宁，偶然间认识了，不小心管了闲事，然

后不知不觉像是成了他的责任，再也没能放得下。

可他心甘情愿，他乐意陪着她护着她，即使她打破了他原本悠哉逍遥的自在生活。

那个各凭本事生存的妖魔乱世里，她让原本以为自己无所不能的他看到了自己有多无能，最终只能看着她死在自己面前。

那时是个什么道士来着，华玉盏已经想不起那家伙的名字了，他说他会让月见转世，拖着一堆人在那里忙忙碌碌想尽办法。

可是他听到转世是一千年之后的事情时，却无法再抱希望。身为妖怪的他比人类更懂一千年是个什么意义，即使对一个妖怪来说，也太久了。久到他根本没有自信一千年后的自己还能继续等着她。

他像忘了她一样的生活，可是当一千年临近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心底根本一直都记得的。

他为她找上华玉龙，伪造身份去上大学去进修去成为东大的老师，等着她在暗中安排之下进入东大出现在他面前。

那是第二个桑宁了，属于月见的一切已经从她脑中被忘了个干净，她是新生的，跟任何一个普通的人类没有区别。

那时他想既然她已经是个普通人类，跟妖怪是没有办法相守一生的，索性不再打扰她的感情，保持着距离帮她度过一切。之后他就可以功成身退也退出她的生活，就算是对当年自己和月见那一场相识的祭奠。

可是他连那个桑宁都没能守得住，她就在他眼前被抽空了记忆却无能为力。

那是某人最后的报复，跟前生，跟月见，跟他，跟桑家，有关的一切都从桑宁心里被掏空了。

可是掏空之后，桑宁还剩下什么呢？

她从小就被“爷爷”从父母身边带走，那个连人类的外形都快无法维持的老人就是她唯一的亲人——连这也是相关的一部分。

抽走之后，桑宁的人生要放在哪里？

他知道她看起来像是无忧无虑，但内心是个多么没有安全感的女孩子。

无论前世今生她都没有亲人的缘分，总是孤零零的，造就了她内心里的惶惑和不安。

在那时了解内情的心理咨询师建议，这样的她如果仅仅是告诉她

过去的事，让她继续生活和使命，将来意识到自己和其他人成长的不同的她很容易引起社会心理异化形态。

所以他建议重新构筑桑宁的人生，给她一个普通的家庭，让她先接受自己，再慢慢接触真相。这样她的心理会更稳定一些——就像孩童时期的成长经历对一个人成人后的心理有着巨大的影响，失去记忆之后的她，也正处于跟孩童相似的时期。

华玉盏稍稍侧头，似乎桑宁专注于谈话还没有注意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

她身上像小孩子一样温温热热的，头顶的头发不时擦过他的下巴和脸侧，偶尔有几根不驯的发丝撩得脸颊微微有些痒。

这是“第三个”桑宁了。

即使是同一个人，即使没了的记忆可以再创造，忘了的感情可以再培养，但一起度过的那些日子是不会再重来的。

“——后来我就联系了你父亲。他是桑家人，多少知道一点事情，所以没有对他下暗示。其他的人都被暗示过你没有离开家，我本来想等到更合适的时候再慢慢告诉你这些。”

他大概还是有些介意曲小路突然告诉桑宁真相的方式，不过心理咨询师的建议真的是有效果的，即使知道了真相桑宁却不会像过去没有父母没有家的孩子一样彷徨不安了。

桑宁低着头想了半天，抬头时有些迟疑的问，“华老师，那既然不是毒品，东大那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很意外的，桑宁没有过多纠结家庭的事，反而对自己失去记忆的原因比较在意。

她所知道的是，那时真的死了失踪了很多人，既然无关毒品，那到底是因为什么？

华玉盏微默片刻，声音像是变冷了些，透着一些凉淡的淡漠——“只不过是……一个人类却妄想以身成魔，想要拿那些人祭去换取力量。”

因为他的语气桑宁也问得更加谨慎，“那个人，是，历史系的主任桑正信吗？”

华玉盏的目光突然投过来，带着三分犀利，“你怎么知道的？”

桑宁差点被他的目光吓到，“——那，那时候报纸天天都在报，说是他在学校贩毒的嘛……可是既然不是毒品……”

桑宁也开始长脑子了……

华玉盏淡淡收回目光，也知道自己是有点反应过度了。到了现在还有什么不能让她知道的呢。

可自己还是习惯性的，不想让她知道最伤人的部分。

只是人要长脑子，谁能拦得住呢。

桑宁自语似的问，“那就是那个人抽走我的记忆的？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呢？”

“——只是他最后能做的一点报复罢了。”

华玉盏的声音虽然听起来很平静，但他知道，那果然是最有效最狠毒的报复了——桑宁还在，却永远不会记得过去的事情了。

如果说之前的桑宁也不记得月见的事，但至少心底深处是有着月见的感情的。

她在床头贴华玉盏的偷拍照片，她看到他的脸就拔不下视线，他说往东她绝不往西无条件的信任和依赖。

那些细小的，让桑宁以为是源自自己花痴的地方，却正是可以让华玉盏安心的所在。

但现在，月见留下的影响真的不在了。

她是被重新塑造了人生，抹去心底那些阴影的新的桑宁。

她在独自念念，“真巧呢，那个主任也姓桑……他跟我父亲名字真像，我父亲叫桑正德呢。”

但是她说完之后华玉盏沉默着没有回应，于是桑宁也突然默然……

这……不是巧合吗？

不如她还是不要问下去了……

华玉盏的沉默让桑宁生怕他又变回那个冷漠疏远的华老师，她还想再多看一会儿他对她微笑，和颜悦色的样子。于是拼命想要岔开话题——

“华老师，我现在都已经会做空间了，也会往里面放东西，也知道怎么拿出来——”像是想要证明似的，她拿出一个玻璃弹珠从里面的空间拿出一个汉堡，还顺便评价着：“其实空间这种东西还真好用，比冰箱还保鲜呢！”

两天前放进去的汉堡还是像刚出炉时一样新鲜固然很喜人，不过桑宁不敢多扯，赶紧回归正题，“可是，华老师，你给我的那把匕首到底是放在哪里呢？虽然紧急的时候我就能够拿到，可是平时却找不

到它在哪里，也不是在我制造的空间里……”

她说完一抬头就迎上华玉翥平时那悠哉的笑容，淡然的，三分戏谑三分宠溺，看得她心口扑通一跳。

“——这是给你的新课题，好好想想，它放在哪里。”

很显然他是不会告诉她了，桑宁嘟嘟囔囔着，“别这样吧，好歹给点提示……”

但心口扑通跳得让她心虚，哪里还敢多问。

她有时候会忘记，华老师他长得，真的……很妖孽。

多看一眼他笑起来的样子都让人会有些把持不住……妖怪都是这样的吗？可是曲小路也长得不差，都没有让人觉得这么诱人的样子……

果然这还是华老师自己太妖孽的问题吧。

桑宁心神荡漾着不知不觉车子就已经抵达了X县，曲小路喊一声：“下车了。”

桑宁忙不迭的从华玉翥身边跳开逃走，曲小路看一眼她跟身后有狼追似的，意味深长地向华玉翥的方向看一眼，问她：“怎么了？”

“没没没没事！”

桑宁随口应着就赶紧跑向白乐枝和孟思敏了。

下车之后果然感觉到这一次来的地方跟之前大有不同，这里大约是X县的郊区，车子停在一个小停车场，地面都是石板砌的，用的甚至不是水泥。四周也都是人工修整的矮林，苍苍郁郁，绿的没有一丝杂色，连朵野花也看不见。

这种苍翠，幽静，让人的心一瞬间就平静下来，城市里的浮躁在这里不见一点影子。

白乐枝低声说了一句：“这里环境真好……”

声音低得都像是怕打扰了这里的宁静。

从停车场出去之后是一条悠长的曲径，两旁依然是矮林成荫，尽头能够看到跟宣传册上一样的古朴大门。

厚重的木门透着一股端庄和陈旧的气息，可以说他们这一路走过来除了翠林木石之外没有见到任何其他的东西，几乎有种穿越到画里似的感觉。

曲小路上前扣了扣门环，来开门的是个看起来年纪没过三十岁的年轻人，长得也白白净净，一身干净整洁的衬衣长裤。

曲小路微笑着说：“你好，我们是华玉龙先生介绍来的。”

“啊，是华先生的客人，请进——”年轻人让了门请他们进去，进了门是一个前庭小院，布置得很有小桥流水的古典风格。

他引着他们走过一条鹅卵石小路，自我介绍着：“我姓景，景晨，是这里馆主的儿子。一直都听说会馆的成员对华先生的博学赞不绝口，但只是通信联系过，还没机会见到他本人。这次华先生没有一起来吗？”

“他总是想来看看又抽不开身，特地让他的弟弟来代他拜访一下——这位是华先生的弟弟华玉盏，正巧他是大学民俗系的教授，就带学生一起来了。”

“华先生的弟弟——是那位考古界很有名的华玉盏先生吗？久仰了。”

看着他们“大人”之间这些文绉绉的客套，学生们显然都插不上嘴，也不知是不是被这里的气氛影响，一个个只能安静的跟着。

穿过前庭之后进入一个两重的门厅，他们都奇怪的边打量边走着，在走进第一道木门的时候脚下竟然是一层又细又软的沙子，走过去之后才是水门汀的地面。

桑宁刚走进门厅里，突然听到一个严厉的女声喝止：“全都站住！”

学生们被这个声音吓了一跳，门外白乐枝孟思敏还有倪倩三人都还没有踏进来，就那么生生止住步子。

这时他们正前方站着一个五十岁上下的中年女人，女人很削瘦，穿着一身老式的深色对襟褂子，一张脸刻板而严厉，连上面的皱纹都像是被刀刻上去似的。整个人如同从旧社会老片子里走出来的当家女人，透着一股子古板和犀利。

她犀利的目光只是一扫，就让几个年轻孩子在心里打了个哆嗦。

带他们进来的景晨忙介绍，“妈，这是华先生介绍来的客人。”

——她就是馆长的夫人了。

然而听了景晨的介绍她的脸色没有半分缓解，反而透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阴沉，看得人心里隐隐发怵。

“是谁都一样，不干净的东西，不能进这个门！”

“妈，您在说什么呢……”

景夫人立刻打断了他，“亏你也是这个家的人，就不知道回头多看一眼！”

被她这么一说，景晨似乎一愣，转头看向门口地面上的那片沙子——其他人不禁也跟着看过去，一时没懂是怎么一回事，就见景晨已经微微变了脸色。

“多了……一个人？”

诶？

大家愣着又去看沙子上的脚印，那片沙子又细又软，踩在上面的脚印十分明显。

而且大门宽阔得异常，景晨是引着华玉盏和曲小路走在最前面的，他们三人的脚印看起来没有问题，问题是一旁桑宁蔡媛美和徐舰的脚印——三个人，四排脚印，多了一个人。

第三课时

前厅里的气氛一下子凝固起来,一屋子人的目光都在往桑宁蔡媛美和徐舰三个人身上瞄,可是瞄了半天也瞄不出个五六七八。

桑宁下意识看向华玉盏,然而见他微微蹙着眉头目光在他们三个身上打量,连曲小路也说一副莫名其妙的表情，隐隐就觉得开始不安。

在她眼里鬼怪的事情没有华玉盏和曲小路这两个千年妖怪看不透摆不平的，但此时他们两人似乎真的看不出什么来。

景夫人看向景晨的目光里透着责备，前厅处两道宽阔大门和中间沙子的布置为的就是让每一个客人留下清晰的脚印，如果在人多的时候,甚至有必要请客人分批依次进入以免脚印重叠。

但是在她看来年轻人已经越来越不懂得遵守祖辈的规矩,即使这个儿子还算听话,大部分时间也是遵守会馆的规矩的，但却根本没有真正对这些规矩上心。否则也不会随随便便就疏忽大意。

而比起愧疚，景晨脸上更多露出来的是惊讶——之所以会对祖辈的规矩有所疏忽，归根结底恐怕是连他自己也不曾亲眼见过这些规矩所预防的事。

他看起来是个性格温吞的人，所以也很快压下了表露出来的情绪，对景夫人道歉说：“对，对不起……我没想到……”

景夫人的表情依然严厉，但眼里的责备少了一些。

大约她也知道迟早得有这么一天，不亲身经历一次，年轻人就不会知道这些规矩的必要。而且难得眼前这些学生居然没有咋咋呼呼，看起来挺上道的样子——

不过她这个结论下得有点早了，在最初被那多出一行脚印的诡异情形惊吓了一下之后，徐舰一反应过来就蹦到桑宁身后让她隔开了自己和蔡媛美，指着她嚷：“不是我！我身上才没有带什么鬼东西！一定是她！当初倪倩就被附身过，她也一定被附身了！”

——被她这么一嚷嚷蔡媛美都给嚷嚷懵了，小脸煞白瞬间慌了神。

当初从荒田村回来的时候的确十个人里有四个是横着被抬回来的，她就在其中。而且事后又听说其中两个被饿鬼附身，所以被徐舰

这么一说那些在荒田村像恶梦似的被饿鬼带走的恐怖经历让她根本无从反驳。

见到这些学生不同寻常的反应景夫人面色一冷，觉察到他们不像是普通的学生那么简单——

华玉盏半冷不热地开口提醒，“都不要在这里胡说，在这里引起什么误会可不好。”

他的声音是很平静，但给人的压力十足。徐舰闭了嘴，华玉盏转向景夫人说：“不好意思，他们几个都是学民俗的，年纪轻轻就有点神神叨叨。”

景夫人略略沉默了片刻，大约并不情愿继续招待这几个看起来似乎有问题的学生。但她这样的人长期守着这么个容易聚阴聚灵的地方眼睛也是很毒，华玉盏言谈之间隐约的气势让她有点忌讳，何况碍着华玉龙的关系也不能直接拒之门外。

她站得仪态端庄脊梁笔直，如同当家人一般，在气势上压人一头。

“真是非常失礼，本来你们是客，不该如此招待不周。但会馆里人形众多，一旦放进来不干净的东西就会生出事来，我们也不得不谨慎。”

“当然，我们理解。”

——一具身体一个魂魄是世间的定律，偶尔会有滞留在世间的游魂附身在活人身上的情形但也不能长久，当无法附着在人身上时它们就需要有栖身的地方。

人形本身就很容易聚灵，而这么多出自古今中外能工巧匠之手的人形堆放在一起，那简直就是游魂的狂欢了。

华玉盏都表示理解了，景夫人也不好再说什么，“——那么就请三位同学不要见怪，配合一下再走一次。”

她说着伸手一拉门边的绳子，两重大门之间有某种机括，迅速就把刚刚踩乱的沙子抚平了。

在她的示意之下门外的白乐枝三人赶忙一个一个的走进来，回头看一眼自己的脚印无恙倒也松一口气。

倪倩居功似的低声说：“看吧，刚还嫌我东西太多走得慢，这回感谢我吧，不然你们俩也跟他们走一块儿了！”

两人都紧张地看着桑宁三人重新走出门去没有心思应她的话。

蔡媛美有些害怕地抓着桑宁不敢走，从视觉上来看就好像一只小

动物抓着另一只小动物。

“我先来！”徐舰两步就跨过那片细沙，好像自己留下的脚印越少也越不会出现其他东西似的。他跨过去看一眼自己身后没有出现多余的脚印，顿时得意起来，“看吧我说过什么，肯定不会是我！”

桑宁握了握蔡媛美的手走上第二个，她心里也忐忑着，但回头那一瞬间只看到蔡媛美的脸色也知道不是自己。

蔡媛美的脸色快哭了似的变得更加惨白，根本不敢迈出脚步——

徐舰突然指着她身后喊着：“蔡媛美你身后有东西！！”

“啊！！”

蔡媛美顿时吓得闭了眼睛就往里面冲，根本不敢继续一个人呆在外面。她一头扑进孟思敏怀里，眼睛都还没有睁开就听到徐舰一阵大笑：“哈哈哈哈上当了吧！”

“嗄……？”

蔡媛美茫然地抬头，其他女生全都义愤填膺地盯着徐舰，孟思敏当即就向他质问：“徐舰你还是不是男人了！吓女生很有意思吗！？”

“哎哎她这不是过来了嘛！要不是我她要什么时候才肯迈脚啊！”

可是气归气，众人却看到蔡媛美走过的地方也清晰地只有她自己的脚印。

景夫人拧起了眉头，景晨更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刚刚他们都清楚的看到三人身后有四排脚印的。

曲小路凑到华玉盏身旁，压低声音问他：“怎么样，看得出来吗？”

华玉盏略一摇头，曲小路也跟着啧啧，“奇怪了，那东西是什么呢，躲的还真好……”

有人看起来松了一口气，但也有人不那么乐观。至少景夫人和华玉盏他们一样清楚，没有再出现不等于那东西不存在。

“它”只是躲起来了，但只要出现过一次，就足够相信它的存在。

“华教授，请允许我让这三位学生单独居住在别馆，他们不可以进入本馆。”

“好。”——既然景夫人都已经很冒险地让他们留下，也不能一点也不顾及人家的规矩硬让人家担上风险。“那么我作为带队老师跟他们三个一起，另外三个人——”

曲小路立刻会意地接过话，微笑一下说："我知道，交给我就好了。"

"啊～～？"倪倩立刻抱怨地说："他不只是个司机吗？怎么能来对我们负责呢？要带我们也要华老师来啊！再说他不是桑宁的表哥吗，那更应该跟着桑宁那边啊！"

可惜白乐枝和孟思敏都没有赞同她，她们两个对此持保留意见听从安排就好了。

——反正跟着华老师，也不见得就是件好事。

华玉盏对此只是歪一下头看向倪倩——看，她们两个都没有意见啊。

他作为带队老师不能完全不听学生的意见，但也不能全听个别人的意见，那样这个队还怎么带呢？

倪倩坚持想要抗议，然而曲小路突然来到她面前，无奈地笑着劝服："唉唉，难道我被嫌弃了？你看，出门在外带队老师也是分|身乏术不可能每一个人都照顾得来，这种时候当然优先陪在有问题的学生那一边了。他没有跟着你们正说明你们的处境比她们好得多啊对吗？"

倪倩只觉得眼前的人说得和颜悦色温言温语，却整个脑子一阵飘忽莫名就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那就太好了，虽然我只是临时代替的，不过还是要好好相处哦。"

看着曲小路的招牌微笑，其他人都在心里默默冷汗卧槽——骗人的吧！倪倩哪里有那么好说话！这个人到底用了什么手段？？

景夫人似乎看得出什么，但人形会馆一向都不吝于结交一些奇人异士，更不想得罪他们。于是对曲小路说："请带着那三位学生跟我来，景晨带着其他人先去别馆安顿。"

倪倩还想抗议与其跟着这个凶巴巴的老女人不如让那个叫景晨的来带他们，但是跟在曲小路身后却觉得有点昏昏沉沉的，嘴也张不开，两脚不自觉的就跟过去了。

白乐枝看着倪倩异常安静的样子，她在跟桑宁一起回家的时候躲在桑宁的房间里有听到一部分客厅里的谈话，从桑宁父亲的话里知道桑宁真正的表哥似乎应该已经死了，眼前的这个"表哥"绝对不会是普通人。

但很奇怪的，她一点都不觉得害怕，好像这个人把无害两个字写在了脸上。不管他是什么人，有他在都似乎很方便的样子，让她也省

了不少心。

景夫人在前面边带路边向第一次到来的客人介绍说——

“我们景家祖上就是靠做传统人偶起家，家父留洋海外时学习欧洲的各种玩偶工艺，归国后将各地工艺融汇贯通，以独树一帜的手艺闻名，并创立本会馆。现在会馆由家父的亲传徒弟，我先生‘景偃’来继承发扬，近几年已经多次在国际获得制作大奖。

本会馆现在收藏的是由家父那一代从各国收集的精品手工古董人偶，风土代表性人偶，以及家父和我先生获奖的优秀作品，还有会馆成员捐赠的各种人形。目前有八个馆藏的公众展示作品，约分为两天浏览。

由于现在我先生正专心制作人偶，所以由我主持日常，招待不周之处还请见谅。”

听到景夫人的介绍其实也就明白为什么她会这么强势，景偃大师的确是国际闻名的人偶制作工艺大师，但是个上门女婿。“景偃”这个名字大概是像艺名一样的东西，也都随了姓景。所以他大概也只管制作工艺，真正在这里主持这个家的，还是眼前的景夫人。

他们跟在景夫人身后走在这个古朴陈旧的建筑里，无论多少次维修翻新，这里也都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古朴的原貌，放眼望去一片深沉的木色，脚下的原木地板也随着脚步发出细微的响声——在景夫人那严厉的冷压下这细微的木板摩擦声仿佛回荡在寂静而昏暗的走廊中。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却因为景夫人的离开气氛放松不少，景晨温吞吞地歉意的说：“抱歉啊，我母亲就是那样的，她人是比较严厉，不是有意对几位失礼的。”

因为景夫人离开的松懈让景晨说话也不再文绉绉的，他没有景夫人那么好的眼力，在他看来华玉盏跟他年龄相差不大，也就如同龄人的相处一般不再那么拘谨。

华玉盏察觉到他的心态，就陪他闲聊着问：“你看起来也是第一次接触到这种事？”

大约是身为主人却被自己家的事吓到，景晨惭愧地笑笑说，“哎，是啊……我一直在外面念书，家里这么偏远也很少回来。本来毕业以后也准备留在外面工作的，结果被家里催了回来，毕竟迟早要继承家业……只是，没想到真的会发生这种事。小时候虽然经常听说，但一直以为是吓小孩子的话呢……啊，我还是先带几位去房间看看吧，先安顿下来再说。”

他领着四个人转身往别馆的方向走，桑宁悄悄拉住了华玉盏走在最后，低声跟他说："华老师，我觉得……那东西是跟着我来的。你真的看不出什么吗？"

华玉盏看了看她，"为什么这么说？"

"我觉得身边像是有什么人在……可是我看不见，也不敢确定……"

他轻轻在她背上拍了一下，"再看看，别太担心。"

桑宁勉强笑一下，"可是现在我们不能去看那些人偶了——其实我们是专门来看那些人偶的吧？"

"没关系，本来也是替华玉龙来看的，交给曲小路就好了。这些东西他们两个比较谈得来。"

本来总在担心华老师会不会什么时候就变回了不冷不热的疏远样子，可是他一直都是这么容易亲近的样子反而让人不知道该怎么好了。

——是因为她已经知道了关于自己的那些事，不用再瞒着她，不用再保持距离吗？

那她是不是可以期待，华老师从此以后就可以一直固定成这个样子不会再改变的了？

他们光在路上就颠簸了不少时间，等景晨带他们进入别馆天色也已经临近傍晚。

会馆为了追求复古，吊的都是老式的顶灯和壁灯，一打开来在薄纱的灯罩下透出一片黄色的光，照着暗沉的胡桃木，显得这老旧的宅子像是随时都要闹鬼。

"怎么这里一个人也没有啊……？"

蔡媛美挽着桑宁的胳膊不松手，脚踩在老旧木地板上吱吱呀呀的声音听得她心里七上八下。

景晨歉意地说："别馆少有人来，可能维护得也不比别处。要是在这里缺少什么，请千万跟我说，我也跟你们一起住这边。一会儿晚饭会送到你们房间里，今天一路奔波也都辛苦了，请好好休息，明天我再带各位去参观。"

蔡媛美终于打起了精神问："我们可以参观吗？"

景晨略囧地笑笑，"是的，也不是每一处都限制那么严格，总不

能让各位长途跋涉来白跑一趟。”

——尤其蔡媛美这个人偶爱好者，可是专门来看人偶的。

徐舰压低声音感慨的说：“这家伙还不错，一点都不像那个母老虎！”

他自以为声音不大，可是在这空荡荡的走廊也足够人家听到了。

走廊里顿时一阵安静，连桑宁和蔡媛美都替他囧。

桑宁跟蔡媛美一进房间就倒在了大双人床上，起初还不觉得，一旦躺下就发现一路坐上五六个小时的车全身的骨头都要颠散了。

有景晨的话，蔡媛美心情也变得轻松了些，吃过饭早早的躺下挨着枕头就睡了。

迷迷糊糊也不知睡了多久，就听到身|下有些年头的木床发出吱呀的响声，半梦半醒间感觉到桑宁似乎起身下了床。

她睡得正迷糊，想桑宁大概是去上厕所，就嘟囔了一句：“等等我一起去……”

于是眯着睁也睁不开的眼睛艰难地爬起来，恍恍惚惚的跟在桑宁身后一起走出房门。

走着走着隐约觉得哪里没对——客房里没有厕所吗？桑宁该不会也睡迷糊了？不过反正出都出来了，用公用的也是一样……

她是跟着桑宁走的，根本没认路，进了门才左右看看，“厕所的灯呢？你摸黑上不怕摔啊？”

伸手在门旁摸了摸，找到灯绳一拉，眼前的光线让她一时不适应的闭了闭眼，同时却听到一种奇怪的闷响，像是有人在喉咙里发出喀喀的声音，惊得她一下子就清醒了些，赶忙睁开眼——难道厕所里闹鬼吗？

可是真的睁开眼，她才傻眼了。

这哪里是厕所，根本是另一间客房，此时走在她前面的桑宁竟然已经爬到了这间屋子里的床上，两手掐住躺在床上的人的脖子，那诡异的喀喀声就是从被掐住的喉咙里发出的。

蔡媛美打了个激灵，慌忙上前去，猛然见到床上躺着的人竟然是徐舰，他被掐住脖子脸已经憋得发紫，想要求救却喊不出声音，手脚挣扎着却根本毫无用处。

“桑宁你在干嘛啊！？快放开他！”

蔡媛美忙想要拉开桑宁，手还没有碰到她，桑宁却猛然转过头

来，露出被垂落的头发挡住的双眼瞪向她——

那双眼血红血红的，整个像是被血浸透了没有一点眼白，漆黑的瞳孔缩成一点，透出一股狠戾的光——

蔡媛美被吓得整个心脏都缩成一团猛地退了两步，惊声尖叫起来。

第四课时

“华老师！来人！救命啊！！”

随着蔡媛美的叫声走廊里很快响起两道开门声,随后脚步飞快地跑来——

华玉盏动作是很快，几乎在尖叫声刚一响起就冲了过来，但进门后还是被眼前的情景意外了一下，显然没有想到过施暴者会是桑宁。

他一愣的功夫景晨也跑了过来，看到眼前的情况也是很茫然,“这，这是怎么了？”

——他接触过这两个女生,都是给人小小软软很乖巧的印象。突然听到尖叫声任谁也会认为是两个女生出什么事了,可是眼前的情况显然让人有些反应不过来。

不管怎么说总不能就这么看着她杀人啊，华玉盏人已经上前去，磨牙似的啐一声：“这群没用的神棍！”

反应过来眼前的情况之后对他来说大概不难想到原因——谁让受害者不是别人，偏偏是徐舰！

他上前扣住桑宁的胳膊把她从床上扯下来,那么大力气掐得徐舰连反抗一下都不能的桑宁就被他拎小鸡一样拉下来。

只是没有想到她一转头看到华玉盏,血红的眼睛里顿时杀气更重，明知力量的悬殊她根本动不了这个人，却还是一转身狠狠咬上他的手臂，像是用尽了全部力气恨不得咬下一块肉来，隔着一层白色紧身T恤迅速渗出血迹。

华玉盏的眉头皱了一皱，景晨慌忙上前想要拉开桑宁，然而她的两排牙齿就像变成了最有力的铁钳除非把那块肉一起带走否则别想让她松口。

华玉盏可以卸掉她的下巴让她松口的，但手伸出去却没有继续有所动作，只是收了回来。

他曾经可以毫不在意的把桑宁的身体扔在荒田村被人大卸八块，因为他知道那不是真正的桑宁只是一具早已经死去的躯壳。

他一直分的很清，却突然不想再那么做了。

躯壳坏掉了就可以换，就算他在这里卸掉她的下巴，拗断她的手臂，甚至就算“杀了”桑宁都不会对真正的她造成任何影响。

他就只是不想再那么做了，她明明已经回来了，人就在他身边也还是要每次都以伤害桑宁的方式来解决吗。

“华华华老师你的手！”

他小臂上的血不断在往外冒，顺着桑宁的嘴角下巴流下来，连看的人都接受不能，他却反而眉头也不再皱一下。

他只是低头看着“桑宁”，声音既不冷厉也不温和，就只是轻蔑的说：“你藏的倒是很深，可是又还能做什么？”

她被华玉盏激的抬头，松开了口，用听起来十分干涩怪异的嗓音恨恨地说：“我只是……要带他走……别妨碍我！”

——是这个人劈了她的洋娃娃，毁掉她的空间，她记得！

她的确很不容易，华玉龙几次除灵没能把她除掉就转交给了“专业人士”，她很艰难的躲藏在某个角落让人以为她已经不存在了。

可是反反复复的除灵净化让她已经变得虚弱不堪，她只有一个念头，拼着最后一口气也要带“他”一起走——

但华玉盏说的没错，她现在什么都做不到了。她只有一次机会，一旦被人发现，就没有机会再接近徐舰。

“你不让我……带走他，我也不把她还给你！”

说完她两眼一翻，整个人顿时就软了下来往地上倒去，华玉盏匆忙一把捞起她，却见桑宁已经双目紧闭没了意识。

华玉盏抱起桑宁，难怪没有人看得出问题，原来多出来的脚印，桑宁觉察到自己身边多出来的一个人，是那个幽灵女孩。

她并不是附在桑宁身上，反而这种情况更像是桑宁附在她身上。

她对这个洋娃娃的躯壳比桑宁更熟悉，如果她想要躲起来，没有人可以从桑宁身上发现她。

华玉盏皱皱眉头，他并不担心幽灵能把桑宁怎么样，但这个躯壳却不知道还能不能再用了。

“华老师，桑宁她……？”

蔡媛美和景晨都惊疑不定地看着华玉盏，他看一眼蔡媛美，对景晨说：“麻烦你今晚把她送到另外三个同学那边去，现在已经确认多出来的东西不是跟着她的，这应该可以吧？”

“哎？啊……可，可以，我这就把她送过去，不过华教授你的手也要赶快治疗，你等我去拿药箱……”

蔡媛美一肚子疑问这时候也不敢追究，只能赶忙回房间去收拾东西跟景晨走。

那边估计白乐枝和孟思敏也被她吓了一跳，三更半夜跑来敲门，一头扎进去吓得语无伦次也说不清楚状况。

只是她们听说桑宁半夜袭击徐舰差点掐死他，也就隐约能猜到那一排多出来的脚印是什么人的了。

景晨带着药箱赶回来的时候徐舰还昏死在床上无人理会，华玉盏已经抱着桑宁回自己的房间，他站在门口看着华玉盏坐在床边看护她的样子顿了一下脚步，敲敲门才低头走进来。

“华教授，你的胳膊先上药吧……”

华玉盏没有推辞，袖子一撸起来一圈血糊糊的牙印深深扎在小臂上，好在看起来已经自行止了血。

景晨一边拿药一边在想：被人咬应该不会得狂犬病吧？需要打破伤风吗？

华玉盏低头淡扫一眼触目惊心的血牙印，却只是想：小丫头牙长的挺齐……

“华教授，这位同学她……没事吧？刚刚她被附身的时候说……”

“她没事，你也先回去休息吧，折腾了好一会儿打扰你休息了。”

华玉盏客气地拒绝了景晨的关心，他当然也听得出来，虽然还有一肚子问题但生性温吞也没有再多追问，转身回了自己房间。

华玉盏靠坐在床头低头看看桑宁，随手摸摸她的头发，嘴角带着一丝无奈的弧度——又是一场他看不见的战争，幽灵女孩的用意很简单，她想困住桑宁，不允许她的意识显现。

在这具躯壳上幽灵大概占尽了主动权不难办到——如果这具躯壳里的另一个魂魄不是桑宁的话。

可惜的是桑宁不是普通的魂魄，即使这场较量她真的输了，只要开膛剖腹取出珠子人也就回来了。

所以华玉盏根本不用担心，那颗曲小路慷慨贡献用以聚合保存桑宁魂魄的珠子，就是对她最强大的保护。

这场较量桑宁尽可以自由发挥，输赢都不是问题。

……………………………………………………………

桑宁记得自己已经躺下睡了，所以她大概是做了一个梦。

梦里她站在一个有点眼熟的医院里，一手推着打点滴用的滚轮支架一手抱着洋娃娃，看着医院里人影晃动。

她不知道为什么会看着这里眼熟，这医院看起来跟上个世纪的古董似的，暗红漆皮木边镶着大玻璃的大门，水门汀地面，绿墙皮，手抄报……

她推着点滴架走进一条走廊，走廊两边的长木椅上有人在坐着候诊，她走过一间间诊室，输液室……走到走廊的尽头她刚想上楼梯，却突然站住脚，不自觉的往后退了几步像是不敢站在这里的地面上。

——这里她真的来过，她脚下的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陷洞而不是地面！

桑宁猛然想起来这里是什么地方，她意识到这如果是个梦那也是恶梦，对恶梦的排斥感让她逼自己迅速睁开眼睛。

四周压低而又遥远的杂乱人声不见了，那些走动的人影也不见了。她手上没有洋娃娃也没有点滴架，桑宁睁开了眼，但眼前却是一个空荡的医院。

她真的醒了吗？

桑宁用力拍拍自己的脸，她此时已经清醒了许多，也不再有刚刚恍惚和做梦的感觉。可是人还依然站在医院里，像是从一个恶梦里醒来发现自己掉进了另一个恶梦。

她得先想办法出去，虽然上一次被困在废弃医院空间里的经验让她一点也不乐观，只怕这里未必有出口。但后门就在她眼前了，怎么也得完成上一次未完成的去试一试。

桑宁正要往后门走，突然视线里有什么一闪，转头就看见刚刚自己准备上楼梯的地方有一个模模糊糊的人影，像一个虚幻的影子，一手抱着洋娃娃一手推着点滴架正在慢慢上楼。

桑宁一瞬间背上的寒毛竖了竖，思维一下子混乱，有那么点分不清到底哪一个是自己了。

她冲那个影子“喂”了一声，但那个身影仿佛就只是幻灯片里的一个影子，与她无关的顾自行动着。

桑宁不死心的又喊了她一声，却在身后响起一个声音——“你出不去了。”

桑宁差点吓得嗷一声跳起来，猛地转回身退了两步，看清自己身

后站着的正是那个幽灵女孩。与上一次不同的是她双目通红，中间瞳孔如豆般的一个黑洞，看起来比以前还要恐怖。

“你……你为什么还在这里？”

其实不用问她也已经知道，一定是除灵失败了。她居然一无所知的寄居在这个躯壳里，就像跟一个看不见的杀人犯同住在一个死过很多人的屋檐下。

幽灵还在，医院也还在，她几天以来就寄居在这样的身体里！

桑宁瞬间就起了弃壳逃跑的念头，转身往后门跑过去，身后幽灵女孩还在尖叫着：“你出不去的！我带不走他就带走你！”

桑宁不理会她的尖叫飞快跑到后门，却拧也不去拧后门的把手，手上突然出现闪着锐利寒光的匕首猛地向后门划去——

她相信这把匕首如同相信华玉盏，她见过它在华玉盏手里削鬼如泥削铁如泥削什么都如泥，一如它能够轻易劈开洋娃娃和它的眼珠将她们从废弃医院的空间里救出来。

她一刀下去门上裂开了一个巨大的裂缝，女孩像是感觉到不对的苗头，尖叫一声：“不许走！！”向她扑过来。

然而桑宁已经又切一刀，切开一个豁口不顾一切地跳了出去——

她像是在梦里一瞬间下坠，脚下徒然落空，眼前闪过很多杂乱而片段的画面，有华老师守在她床边，有徐舰“睡死”在床上，有黑夜里会馆一重重的院落……一切都在一瞬间闪过又消失，当她从那短暂的坠落中落地，她发现自己站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小径幽深，黑夜里矮树丛随着夜风沙沙作响。

桑宁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为什么从医院里一出来会落在这里，唯一能确定的是这里的建筑绿植风格都告诉她她还在会馆里。

可惜在会馆里她是完全不认路的，只能抱着一点不实际的期望能够找到什么人问一问。可是又有谁会三更半夜在外面乱晃呢？

她沿着小径走进一间小院，大约是这里的创建人留洋海外的影响，虽然大多数老建筑保留了民国时期南方建筑的风格，但一部分翻修过的建筑却混合了西方建筑的痕迹。

她眼前的这间小院里左中右三栋小楼连成一体，正门关闭着，但一侧小门里正亮着幽黄的光。

难得还能够看到灯光，桑宁向那扇小门走过去，一进门脚下就差

点绊倒，低头看到地上横着一截手臂差点惊叫出声。然而那手臂被她一踢，在地上碰撞出轻微的响声，才发觉这条手臂是木头雕刻的，不过因为灯光太暗才会认错。

松下一口气的桑宁抬头环视，只见满屋子杂乱的堆放着各种不成形的人偶，几乎都是真人等大，有木制的有塑胶的，因为都有着球体关节，堆在那里并不显得僵硬反而像是一堆尸体似的格外死气沉沉。

那么这里大概只是堆放废弃品的地方，桑宁似乎隐约听到从建筑的更深处传来像是木凿似的声音，隐隐只是奇怪居然这么三更半夜还有人在做木工活。

“请问有人在吗？”

桑宁问了一句，木凿声依然在响，但没有人回答。

她向建筑深处看了看，她所在的位置是一进门的小门厅，里面连接着一个黑漆漆的小走廊不知通向何处。

这里只挂了一盏壁灯，灯泡的钨丝似乎已经很旧了，灯罩上还落着一层厚厚的灰尘，让这里的光线格外昏暗，根本看不清小走廊深处的情形。

这地方虽然有些阴森森的，但想到住的都是大活人她也就不怕了，走过一段黑漆漆的小走廊，前面终于又出现了灯光。

这里是一间相对开阔的大厅，木制的地板木围的墙裙，沿着两边的墙摆了两排藤椅，大部分藤椅上是空的，但其中几个上面坐着等身大的人形——桑宁愕然地看到他们每一个都穿着长裤白衬衣，干净整洁的短发，那张脸无疑就是景晨的脸，有的似乎年轻一点有的又稍微年长，逼真程度在这样的光线下几乎难辨真伪。

——看到这么多“景晨”无声无息的坐在这里，这种感觉太诡异了！

第五课时

桑宁站在一个“景晨”前只是不敢靠的太近,隔着两步距离看了看——这样昏黄的灯光这样的逼真度,如果不是露在外面的球形关节,她真的要以为是景晨本人坐在这里。

可是什么人这么变态，做这么多跟景晨一模一样的娃娃？

桑宁直起身刚一转身，身后竟然无声无息地竖着一个人影，吓得她“啊”一声往后一退跌坐在一旁的空藤椅上。

——这,这个人形什么时候竖在这里的？？她很确定刚刚走进来的时候没有啊！

她都还惊魂未定,就看到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人形的眼珠子竟然转向她,嘴巴也慢慢张开……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来这里？”

桑宁的脑子停顿了一下,虽然这个声音听起来略暗沉干涩，但好像语音语调都只是很正常的正常人……？

所以，是人吗？

这她实在一时看不出来，那人穿着一身连体工作服似的衣服把全身都裹起来，领子竖起来，双手也环抄在胸前看不到关节。

桑宁注意到之前听到的凿木声也已经不见了，如果不是眼前这个人也长着一张跟景晨和这些人形太过相似的脸，她本可以不用怀疑的。

她定了定神，从藤椅上站起来，“您好……我是今天刚来这里参观的学生，我迷路了，不知道怎么回客房去……我只是看到这里有灯光，我有大声问过有没有人的——那个，请问您是景晨的哥哥吗？”

眼前的人看起来比景晨稍微年长些，两个人长得这么像多半是兄弟了，套套近乎总没错的。

果然那人听了桑宁的话，表情显得没那么戒备了，虽然远不如景晨那么和气，好歹语气缓和了些。

“你在这里等着，我叫人给你带路。”

说着他就转身走到客厅门外，拉了拉一根铃绳，这三更半夜的居

然还有人在随时候命，脚步声很快就传来——

“先生，您需要点什么吗？夜宵和洗澡水都已经备好了……”

“不用，你带里面那个女孩回她住的客房去。”

“女孩？您说……什么女孩？”

景先生一愣，微微一皱眉头回过身去看向屋里——昏黄的灯光下只有人偶静悄悄的坐着，哪儿有什么女孩的影子？

“哎，醒了呢。”

桑宁一睁眼就看到自己上方曲小路微笑的脸，她坐起来左右看看，发觉自己竟然躺在华玉盏的房间里。

“我这是……？”

——她应该不会是梦游偷袭华老师吧？也不对啊，就算梦游，她做的也不是那种梦啊！

再说曲小路怎么也在这里呢？

看她已经没事了，曲小路微笑的说：“哎你果然什么都不知道呢？你睡着之后被洋娃娃里的幽灵占了身体，跑出来去袭击徐舰呢。”

“啊？？”

桑宁一愣，就算是偷袭好了，居然不是华老师是徐舰？？

不过她很快就反应过来这个袭击和她想的偷袭大概不是一回事，不然她就直接撞死好了！

“那，徐舰没事吧？”

“没事，活着呢。刚刚蔡媛美被送到我们那边，我听到发生的事情就过来了——你去哪儿闲逛了？还以为你被幽灵困住，结果魂魄却根本不在这里，所以我就把你召回来了。不过这样子看来洋娃娃的除灵是失败了，你暂时要跟她共存两天时时都得小心一点，等回去之后我们再想办法解决吧。”

曲小路的话让她明白了刚刚见到女孩的幽灵怎么会那么气急败坏的想要拖她陪葬，想想对刚才那位景先生倒是蛮抱歉的，就这么突然回来了不知道他会不会以为她三更半夜故意在耍他。

“华老师呢？这是他的房间吗？”

“哦，他啊——”曲小路刚像是要好好说一说，华玉盏的声音就打

断他，“我在这里，只是去换件衣服。”

他从洗手间里出来，已经换下了带血的衣服，似乎没打算让曲小路把情况告诉桑宁。

曲小路眨眨眼，嗯……反正说不说也是他自己的事。

“她既然醒了你就先回去吧，学生那边也不能没人看着。”

“好吧好吧，那我就回去了，桑宁你自己当心。”

曲小路作势要走，却突然又弯□来，在桑宁额角落下一个“晚安吻”。

华玉盏眉头一挑，细目微微眯起来盯住曲小路，目光如同一柄犀利的小刀像是要把他切开看看他心里打的什么盘算。

然而曲小路只是依然笑得谦谦温和，从来没有人能看穿他的心思。

他好像只是单纯的想给桑宁一个晚安吻罢了，单纯得不搀半点杂质，在桑宁反应过来之前就已经直起身，又对华玉盏笑一下，“那我走了。”

他就像是一点也看不到华玉盏眼里的目光，大大方方从他身边走过，走出了房间。

桑宁这才脑袋一团懵地摸摸额角上被他亲到的地方……虽说她跟曲小路一直扮演着相亲相爱的好兄妹的角色……但是这会不会有点太亲昵了？小路搞嘛呢？

视线一转就看到华玉盏已经皱起来的眉头，她心里突然咯噔了一下，感觉到那么点心虚——

她心虚个毛线啊！

她跟华老师又没有什么“关系”，她跟曲小路更没有“什么关系”！

就算穿越了，玄幻了，有什么关系了，那也是普通表兄妹之间的一个普通晚安吻……（普通？？普通的表兄真的会亲来亲去吗？？）

但不管怎么说都是曲小路突然亲上来的她什么也不知道啊！

桑宁坐得脊背僵直头皮发硬，虽然华玉盏并没有说什么。

静默持续了一会儿，桑宁听到华玉盏说：“今晚你就睡这里。”

“那……华老师，你……？”

“我也睡这里有问题吗？”华玉盏一记眼刀杀过来，那目光仿佛在说敢有问题你试试——“发生了这样的事，你还想一个人呆着吗？”

“哦。”

桑宁大气不敢出蚊子叫似的应了一声，她其实有很多问题想说啊，比如不管私底下是什么关系，他们现在是大学的教授跟学生，就算不能自己一个人呆着也不能跟他一块儿过夜啊，传出去那得出大事儿的……

可是直到华玉盏人已经上了床背对她躺下，她嘴里也没敢蹦出半个字，只能瞅瞅他，瞅瞅这屋子里除了这张床连个沙发都没有，也只能磨磨蹭蹭地躺下。

——非常时期，对吧。

总不能没人看着，让她再大半夜去袭击徐舰，更本能的感觉到把曲小路叫回来是绝对不行的，提都不能提。

她偷偷看一眼华玉盏的背影，他的呼吸平缓绵长如同睡着了一般。又迅速转正脑袋目不斜视的盯着天花板。好像真能从灯光映照的天花板上盯出个花儿来。

她脑袋里说不清楚是乱还是空白，就觉得华老师躺得是真干脆，一点抵触都没有，该不会他们这也不是第一次一起睡？？

她对华老师没有太多歪念，可是这么一想整个人就很不镇定。

——他们两个的关系到底是哪种程度？说是情侣也不像啊。

——能睡在一张床上的革命阶级战友吗？？

这种设定她自己都囧到牙疼！

她缺失的记忆还从来没有让她这么烦恼过，被人抽空的记忆，某人在长久的图谋被破坏的最后一刻所能做的报复——他想报复的是谁？是她还是华老师？

桑宁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再次睡着的，也不知道背对她的华玉盏一直睁着眼睛，听着她渐渐沉缓的呼吸。

——这的确是个不怎么高明但很有效的报复。

桑宁就在这里，却永远不会再记得他们相遇以后经历过的一切，更不会再记起比相遇更早之前一千年前的过往。

他答应过即将失去记忆的桑宁，即使她什么都不记得也绝不会丢下她，一直陪她到最后。

那时他就决定了，记忆没了可以再创造，感情没了可以再培养。比起失去月见时，知道要相隔一千年后才会再次见到她，至少这一次桑宁还在他的眼前。

听着桑宁的呼吸沉稳，他转过身轻轻把她的头抬起，放在自己的胳膊上，这才闭上眼慢慢睡去。

第二天一早景晨就来敲门喊了他们跟其他人一起去吃饭，桑宁开门一低头就从他旁边钻出房间，心虚得看也不敢看景晨一眼。

本来昨晚桑宁谁在华玉盏房间里这件事景晨也是知道的，虽说也觉得可能不大好，可是非常状况之下这么做大概也无可奈何，他也不打算多说什么，以平常心应对就是了。

可是现在看到桑宁的反应，怎么都觉得好像不那么平常啊……

该不会真的发生了什么吧？

再抬头看着华玉盏闲闲地边扣着衬衣扣子边从屋里走出来，那身姿那身段那一张祸国殃民的脸和勾魂夺魄的眼……

好像……又不难理解桑宁同学的反应了……

所以大概还是没有发生什么吧……

桑宁连餐厅在哪里都不知道，也不等景晨带路就闷头往外冲——为什么她一早醒来会是在华老师怀里？？

上半夜袭击徐舰下半夜对照顾看守她的华老师伸出魔爪她还是人吗！！

介于她现在完全不能信任睡着后的自己，她只能无限脑补了睁开眼时看到的满目春色——问题是她都八爪鱼似的把腿缠在他腰上，脸紧贴着他敞开的胸口还留下了一丝晶亮的水色，怎么看怎么是她占尽了便宜，她却什么都不记得简直是亏！！

——就算在此之前的桑宁对华老师的美色没有什么图谋，这之后也根本就不能再直视了好吗！

她闷头大步往前冲着就听到徐舰的声音喊她：“喂喂那个暴力女你给我停下来！！”

卧了个大槽受害人找上门来了！

桑宁停住脚僵硬地转回身，一眼就看到大步追上来的徐舰脖子上那清晰可见的淤痕——她仿佛是这一刻才意识到自己听到的“她半夜袭击徐舰”是一种怎么样的情景。

她这是真的要杀了他啊！

虽然她在心里极力的否认想杀人的不是她本人，但如果昨晚徐舰真的被杀了，那法律上可是不会管有没有幽灵的存在，铁定认定人是

她杀的。

那她后半辈子不在监牢里也得在精神病院里。

此时看见徐舰脖子上手指的淤痕，她都能够想象自己的手可以严丝缝合地对上去。于是对徐舰的态度也不禁软了许多，说不清是愧疚还是心虚，从前对他的那些意见也都抛开散去。

“你……你没事吧？”

“我有没有事你不会看啊？”

徐舰没什么好气，昨晚他是被掐着醒来的，睁眼就看到桑宁的脸和一双血红的眼。

他想挣扎却挣扎不动，凭他一个大男人居然挣不开桑宁这个弱小的女孩子时，就模模糊糊地知道丫不是中邪了就是被附身了。只是当时大脑的缺氧，耳边蔡媛美的尖叫都让他的脑子里一团乱，似乎在听到有人赶来的时候就失去了意识。

真是庆幸今天早晨他还能醒过来，不过既然醒过来了就说明情况已经得到控制了。他没敢直接去找桑宁，就先找了景晨了解了个大概，得知桑宁已经恢复正常了，于是毫不客气地拦住她。

他把桑宁扯到一边，“快说，你怎么回事啊？”

景晨对于昨晚的事只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对内情却没有半点了解，他自然得找桑宁问个清楚。

桑宁把心一横，“是那个洋娃娃啦！还不是你自己招惹上那个洋娃娃，她才阴魂不散的想要来找你！”——虽说洋娃娃是华玉龙带去学校的，但这件事只要她不说就没人知道！

徐舰自己琢磨了一下，这件事表面上看起来还真像是他惹来的麻烦把无辜的桑宁牵连其中。

不过他当然怎么也不会相信桑宁是完全无辜的——

“它怎么不附身别人就附身你啊？反正掐我的人是你，我就找你！”

桑宁顿时有种被人讹上了的感觉，“那你要我怎么办啊？”

徐舰不怕死地把桑宁又扯近了点，压低声音说：“你不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吗！我们先可以把附身在你身上的东西引出来，拍下来！就可以证明灵异事件的存在了！”

——这么久了他揭穿鬼怪的大业还没有一点进展，甚至还往里头赔了不少钱。连鬼怪的存在都还没有证实，揭穿华老师的真面目更是

遥遥无期。他怎么也得先迈出这第一步！

桑宁愕然地看着徐舰，这人还真是不怕死啊……

桑宁提醒他，“你把幽灵引出来，她会杀了你的啊！”

“你是笨还是笨？我们不会先做点防护措施吗！我先把你捆起来，架好摄像机，你再把幽灵放出来——绳子不放心的话，我们可以去宠物店看看能不能借用一下藏獒的笼子，你个子小，钻进去没问题！”

桑宁瞪着他——“你是傻啊还是傻？我会答应你这种事吗？让你把我捆起来关笼子里还要拍给人看？”

桑宁直想翻白眼，绕开他转身就走。

徐舰慌忙追上来，“哎哎桑宁，桑宁！这可是件大事！向全世界证明鬼怪存在的大事！一定会引起轰动的！以后我们就出名了！你目光别那么短浅啊！”

“我就目光短浅！我不会答应的，别跟过来啊！”

“桑宁你等等，我们再商量一下！最多想想办法不让人知道你是谁——”

他追在桑宁身后，突然觉得脖领子被人一揪往后甩去，等堪堪站住脚抬眼就见华玉盏已经站在桑宁面前，把她挡在自己身后，微扬着下巴斜睨徐舰问，“你追着女同学想干什么？”

徐舰有话也生生憋了回去，不能在华玉盏面前说，只能看着华玉盏把桑宁拎走。

虽然桑宁因为“有东西附身”的关系被禁止进入一些地方，但好在餐厅并不在这之列。

白乐枝她们也被安排在同一处吃早饭，听说了桑宁昨夜的“壮举”她们赶忙都迎过来，对徐舰倒没有表示出多大的关心。

“桑宁你没事吧？你真被附身了？是那个——洋娃娃？”

听说被袭击的目标是徐舰的时候其实也就能猜个七七八八，桑宁点头之后白乐枝和孟思敏就一起看向徐舰——

“呦，活着呢？”

“闭嘴啊，男人婆！”

“嘿，态度好点，你的生杀大权可在我们姐们手里呢！”

徐舰和孟思敏凑在一起就是拌嘴大家也习惯了，白乐枝还是拉着她问正事，“你附身的事怎么办？华老师有办法没有啊？”

“嗯，嗯……大概吧……”

桑宁又不能实话实说，只能含糊地应过去。

这时门口走进来一个人吸引了大家的注意，那人穿了一身古朴闲适的唐装对襟褂子，虽是居家的款式却又气势十足，展现出一种沉稳大气的感觉。

但他最让人意外的是虽然年长些，却与景晨长得有七八分相似，一瞬间大家都在猜测这人应该是景晨的哥哥之类，但让人感觉到一点违和感的是他所展现出来的气势却仿佛与年龄不符，总觉得不像是面对平辈人，更像是一个长辈。

桑宁认得出，他是昨天晚上见过的那个人。因为他的目光在扫过桑宁时，也有着短暂而迟疑的停留。

她想大概昨天晚上她那种消失方式也是蛮诡异的，得找个机会跟人家好好解释一下才行。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在面对这个人时她的违和感超过了在场每一个人——

——这位景先生给人的感觉是这样的吗？难道是因为白天的光线和晚上那种昏暗灯光的不同，总觉得这个人看起来好像哪里不太一样。

第六课时

“我是会馆的馆长景偃,抱歉昨天忙于制作没能出来招呼各位，怠慢了。”

几个学生都是微微愕然，他就是那位大师景偃？

人家可是国际上的人偶大师,难怪这么有气势！

不过人家虽然客气，但学生们也知道,无论从辈分还是身份上这里都没他们说话的份，所以也就只是乖乖闭嘴吃饭，看着华老师跟人家招呼客套。

她们看着看着突然想到——艾玛景偃大师那不是景晨的父亲吗？

她们本来还以为是哥哥什么的啊！这人虽然看起来也有点年纪,但怎么也看不出来是有这么大儿子的吧！

几个人的目光不断往景晨身上瞄,景晨大概也料到了这种情况,只是含蓄地笑一笑。

曲小路是两边都不理会，借着华玉盏得跟景偃客套，干脆坐在桑宁旁边,专心致志地给桑宁添饭夹菜。有谁投来奇怪的目光他也不在乎，反正他是桑宁的表、哥～

桑宁根本搞不懂曲小路在玩什么，只觉得自己压力好大的样子……

照说曲小路以前也经常都在照顾她的啊，可就是感觉有什么地方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那种自然亲切的照顾，好像突然之间就多了些许暧昧。

好在景偃也没有客套太久，他只是来打招呼的又不是来陪着吃饭的。所以只呆了一会儿就留下一句：“各位慢慢吃别拘束，我先告辞了，有什么需要请尽管吩咐下面的人。”

他走时不着痕迹地往桑宁这里看了一眼，桑宁被他看得顿了顿，艰难地咽下嘴里的糕点。

等景偃一离开她就起身说：“我离开一下！”

这种时候离开也只会被当做去洗手间之类，没有人多问什么。

不过景偃一走屋里的学生们也终于不用绷着，倪倩当即就脱口而出，“景偃大师好帅哦！这种优质大叔居然娶那么凶的老婆，想想也是可惜！”

白乐枝假咳了一声——景晨还在呢！当着人家的面说什么呢！

倪倩吐吐舌头缩了一下肩，这又不怪她，是景晨的存在感太低了嘛。

再说她说的也是事实，那女人就是很凶，又老又严厉，哪里配得上景偃大师了？

不过最让人同情的大概还是景晨，有那样强势又严厉的母亲和威严却似乎醉心于工作而有些疏远的父亲，难怪他这么没性格，存在感太低也是自然的。

孟思敏压低声音提醒她，“哎，你不是华老师那一挂的么！”

倪倩以前很迷华老师这谁都知道，巴不得跟身边所有的女同学宣告华老师的“所有权”，除了她谁都不许去追。

她这么娇气的一个人会来参加艰苦的体验，也从根本一开始就是为了华老师。

但是从荒田村那时起她开始对华老师的意见很大，也没再听她提喜欢华老师的言论。现在看起来，这是公开表示转移目标了？

倪倩听了孟思敏的问题眉头拧拧嘴角撇撇，思索了一下说：“也不是说华老师不好啦，虽然他这人的形象颠覆了，可坏男人也有坏男人的迷人之处。可再怎么说，华老师这种三十岁都没过的小青年跟景偃大师那种成熟男人气度上没法比嘛～～”

——小青年，小青年小青年……这三个字在大家脑内无限循环……

——倪倩她是认真的吗？她真的觉得华老师就是个普通“不到三十岁的小青年”？？

桑宁跑出餐厅之后就沿着景偃大师离开的方向追过去，刚要跑过一个转角突然止住脚步，听到转角另一边传来景夫人冰冷之中仿佛带着苛责的声音——“你不在自己院子里，跑到客人面前做什么？”

出于对景夫人身上严厉气势的抵触，桑宁躲在转角没有出去，只偷偷露出一只眼睛看了看。

景偃大师背对她，与景夫人面对面而站，像是景夫人拦住了他的去路。

他的声音平缓的像是没有感情起伏的回应着，“我作为馆长来招呼一下客人，应该没有什么不对吧。”

“怎么平时从来不见你有这样的兴致，而且你清楚我也不需要你有这种突然奇想的兴致。你只要呆在你的院子里做好你的人偶就够了。这些人都是华先生介绍来的，你不要在他们面前生出事来！”

这，这是……夫妻吵架？

桑宁好囧，她不是故意偷听这种事的啊～～

——强势的景夫人，入赘的景偃大师，果然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桑宁努力的让自己转移开注意力不去听他们接下来的话，两人倒也没有说上几句景夫人就转身离开，景偃在原地站了片刻，转头看着转角的方向说：“你想在那里躲多久？客人。”

桑宁囧囧地从转角走出来，“对不起，我不是故意偷听的……”

“你跟着我出来是找我有事？”

“我只是想解释一下，昨晚我……我只是，突然又想起回去的路，觉得不用麻烦您我自己可以走，只是忘记跟您打招呼……”

景偃大师只淡淡“嗯”了一声，像是对她为什么突然消失兴趣不大。

这让桑宁松了一口气，心想大概自己特地跑来解释是有点多余了……正想怎么告辞离开，景偃大师却突然问她，“你是华玉龙先生的什么人吗？”

“诶？我只是……跟着华老师来参观的学生……”

桑宁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问这个问题，跟来的学生这么多，他为什么会觉得她跟华玉龙有什么关系？

桑宁不想让自己太特殊，所以还是跟大家一样只作为普通参观学生好了。

“是吗，我本来倒是很想问问你，华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虽然入会的时间不长，但不但是得到几个不轻易开口的老会员联名推荐，还展现出让人钦佩的学识，实在让我很想见上一面。”

桑宁刚刚已经否认了跟华玉龙有关系所以这会儿也不知道该回应什么，只能干巴巴地笑着，完全明白景偃先生一点儿也不像是个多话的人，却为什么跟她说这些。

虽然，她是有听说华先生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私下都很少在人前露

面，什么事都交给代理去办。想来他这种不老不死的人在人类社会生活麻烦也是很多的。

景偃大师并不介意桑宁回不回应，继续说："华先生有请我帮他亲手做两个人偶，你来替他取回去。"

"我？"

"对，你。"

景偃大师已经转身就走不容拒绝，这让桑宁有点犯嘀咕，可又满脑子都是蔡媛美给她们科普的景偃大师手工偶人多么千金难求，只怕华先生也费了不少力。

她一个学生，人家让跑腿还不赶快跑腿儿，哪儿敢那么不知好歹。

桑宁赶忙跟上去，跟着景偃大师一路来到昨晚的院子，这里依然是一片静谧，小楼里并没有因为是白天而亮堂多少。

这里大部分的窗户竟然都用木板条挡住，任外面多么阳光明媚，来到这里都只化成一线光线，静静照射着空气中的浮尘。

昨晚见过的人偶还在，小楼的一侧直通经验大师的工作间，所以门廊上堆砌着那些制作的不满意而被丢弃的人偶半成品。

桑宁从它们中间走过的时候依然会很瘆得慌，景偃大师走到客厅拉了摇铃，对很快赶到的佣人责问："外面那些怎么还没收走？"

"是，我们马上就去清理！"

客厅里比外面的情况好一点，至少开了两扇窗户，在清晨的阳光之下那几个"景晨人偶"就显得僵硬而死气沉沉，不再有夜晚昏暗灯光下的真假莫辨。这反而让桑宁觉得安心不少。

景晨大师已经径自穿过客厅，桑宁却在门口踟蹰了一下。

总觉得前面有一种"私人空间"的气氛让她不好再跟上去，就像是去别人家作客时会觉得最好不要进人家卧室。

景偃大师既没有叫她跟上也没有叫她不要进去，桑宁等了一会儿却还不见景偃大师出来，就在门口问了一声："大师？"

里面一片寂静没有任何声音，桑宁伸头看了看只能看到一个广阔的像是木工工匠工作场地似的房间，有各种工具和原木，加工品半成品，还有一地零零碎碎的木屑。

更往里的地方她见不到，也没有见到景偃大师的身影。

桑宁很迟疑，工作间这样的地方她不想随便乱闯，可又不知道景

偃大师什么时候才出来。

该不会要给华先生的娃娃根本还没有完工，还在里面现赶吧？

她倒是不在意多等一会儿，只是出来的时候又没跟华老师和小路打招呼，他们要担心她了。

只是现在来都来了，景偃大师也不可能一直不出来。桑宁只能退回客厅里去安心等着，只是突然之间感觉到一道视线——

有人在窥视她！

这种感觉异常分明，桑宁猛然回头，身后却只有安静坐在藤椅上的“景晨人偶”。

一个个，同样的脸从三十几岁到四十几岁不同年纪，却同样的了无生气。

此时此刻它们僵直呆板，如此清晰的让人知道它们就只是无机物制作的假人偶，它们是不会看她的。

可是这视线感是哪里来的？好像被人脱光了用放大镜一寸一寸从头到脚细细观察打量研究的寒意满布全身，桑宁没有办法继续忍受下去直接跑出客厅。

来到门廊时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外面堆放的废弃人偶竟然已经全部被清理干净，她却根本什么声音都没有听到。

视线的感觉因为她离开客厅而暂时消失了，但很快却又再次出现，有过一次“剥光检查”经历的桑宁一分钟也不想多待，直接蹿出门廊，这才被院子里已经高挂升起的太阳晒得稍稍有了暖意。

她在院子里又等了一会儿，实在觉得等不下去了，也不敢再走进小楼，只在门口向里面大喊了一声：“大师我有事先离开一下！人偶我等会儿再来拿！”

喊完她转身就原路返回，心想就算再来也得找华老师或是小路陪着！她怎么就这么大意，因为是来过一次的地方就没太防备一个人跟着来了呢？幸亏没有发生什么……

刚接近餐厅所在的院子迎面就差点撞上景晨——“桑宁同学你在这儿！你的老师和表哥正在找你呢！”

猛然间又看见一张“景晨脸”一下子还让人挺瘆的慌的，不过好在景晨这个人天生就散发着一股温吞气，倒是丝毫也不会让人觉得害怕。

桑宁缓了口气，问：“景先生，能麻烦你件事吗？我刚刚出来时碰见景偃大师，他让我跟他去取要给华先生的人偶，但是好像还需要

等一会儿的样子，我急着回来就没有拿——能不能请你有时间时顺便帮忙拿过来？”

桑宁想如果景晨能去取那最好了，她也不用再去一次。

谁知景晨听到她的话竟然脸色一变露出微微的愕然，“你……去了父亲的工作间吗？”

“是啊……有什么不对吗？”

景晨的脸色让桑宁直犯嘀咕，他赶忙笑笑说，“没什么，看来父亲应该挺中意你的……只是恐怕这个忙我是帮不了了。父亲用来工作的院子通常是不允许随便进入的，我可以帮你转告一下，看能不能叫里面的佣人送出来。”

桑宁赶忙道了谢，心想这件事情是有点囧了，他这个亲儿子都不能随便进的工作间，她不但进了还咋咋呼呼的请人帮忙。

虽说这事儿也没什么好奇怪的，艺术家嘛，哪个没有点怪癖。不喜欢别人进自己工作间的这都不算毛病，她倒有点庆幸自己刚刚没有随随便便跟进去。

只不过放在这对父子身上嘛……桑宁倒觉得说不定这只是为了保护景晨“幼小脆弱”的心灵呢？

毕竟那里摆着那么多跟他几乎一模一样的等身人形，换谁看了也瘆的慌啊。

这算是隐藏一个父亲的一点小小怪癖吗？

桑宁忍不住好奇，就问：“那你真的都没进过那里？”

“也不是完全吧……”

“那你是有见过那些人偶了？”

桑宁的问题让景晨的脸色又变了变，她也迟疑了一下，心想该不会不该问这个问题……景晨这个人又温又糯乱没气势一把的，让人很容易跟他没大没小百无禁忌。

“抱歉……我说话经常忘记过脑子的，你别在意……”

“呃，不，没关系。”景晨笑了笑，有点囧，也有点像是松一口气，“我平时也没什么人可以说这些话，家里人藏着掖着，佣人也都避着我议论，有人能不避讳当面跟我说也挺好的……”

桑宁只是个靠特殊机会来参观的学生，如果没有什么意外，她以后都不会再来，他们也不会再见到。而且桑宁又是这么一副心思简单干净让人不设防备的样子，景晨在心里憋了太久的话也就在她面前说

了出来——

“我知道那些人偶，其实我父亲以前是不会做那么奇怪的东西的。以前父亲虽然不喜欢别人在他制作的时候打扰，但其实禁足也没有那么严重。而且那个时候会馆也都是对外开放的，只要不是太贵重的人偶都放在开放的陈列馆里，只要喜欢手工人偶谁都可以进来参观，也卖一些平价人偶，虽然算不上门庭若市可也经常有人特地远路来参观。

可是我在外面念书的那几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馆就变成了会员制，父亲也不再教学徒，不做那些普通的人偶，整天都呆在工作间里做一些等身人形，却像是怎么做都不满意似的废弃了一堆又一堆。

我有一次放假回来几天都见到父亲，担心这样他的身体会吃不消就去他的工作间找他，那是我第一次看见那些人形，真的被吓了一跳。从那以后我也就被禁止出入那里了。

我知道佣人都在背后怎么说的，父亲他对这种东西这么异常的专注，甚至有人议论他对我有什么不正常的念头，也有人说我跟父亲长的像，那其实不过是他自恋的反映，他做的人形其实都是他自己……”

景晨无奈地笑笑，“父亲他变成那个样子，说什么的也都有。虽然他工作的院子里只挑了两个老实的人在打扫，其他人都不许进入。但是废弃的人形隔几天就往外搬，也不可能没人看见。所以我也知道他还在做那些人形……”

桑宁听得有点尴尬，不想承认其实她在看见那些景晨人偶时也有那么点点点想歪。不过她可是新时代正直纯洁的好青年，那点点念头很快就被遗忘了。

她试着安慰说：“那种闲话不理会就好了，你们是父子嘛，所以一定不会有那种事的……”

“嗯，我知道。”这一次景晨笑得没有勉强，他温温的笑一笑，只是笑容很快就一闪而逝——“有些事有没有只要看眼神就知道，父亲他看我的眼神……”

听他话里的意思桑宁知道他想说的是景偃大师看他的眼神并没有别人议论猜测的那么不堪，但是不知为何他却没有继续说下去，而是微微出神的蹙起眉头……

“景先生？”

“啊，”景晨回神，慌忙说：“别误会，他对我的确没有那方面的意思，只是……”他略略露出一点窘态，“我说了你别笑我，我只是觉得

他……有点可怕。”

“诶……”这个桑宁倒还真没想到。除了第一眼见到景偃大师时被吓了一跳，还有刚刚在院子里那种被窥视的诡异，只就景偃大师本人来说虽然他看起来好像挺不容易亲近，人却又还不错的样子。像昨晚她“迷路”了，他都有找佣人来送她回去。

见桑宁有点不解的表情，景晨无奈笑一下，“很不可理喻是不是，明明是自己的父亲……”

“不会不会！”桑宁忙摆了摆手，“害怕就是害怕，又不是还要上纲上线需要列举理由的，也没人规定是父母就不能怕……”

虽然情况有些不同，桑宁却是最能感同身受的。她也有过，明明是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家，不安的感觉却如影随形无法摆脱。

不管景晨家是个什么情况，她都挺理解他，生在这样的家庭里他也够不容易。

虽然她自己家庭情况也复杂得一团乱，但如今总算基本弄明白了也就算都过去了，如今倒是同情起景晨来。

景晨能够感觉得到她话里的真心诚意，眼前这个小他许多岁的小女生有着一副简单得一眼就能看透的心思。

“谢谢你听我说这么多，我白长你好几岁却还要你来安慰，真是有些丢脸……”

景晨略显不好意思的笑着，他一不好意思桑宁就更不好意思，跟着傻笑说：“不会……”

两个人面对面傻笑着，笑着笑着桑宁就开始觉得脊背发凉脖颈发硬……好锐利的一道视线正在往身上扎……

她僵硬地跟景晨一起转头，看到华玉盏抄着手站在院子门口，看起来只是一派闲闲的姿态全然不见方才寻找桑宁时的着急，只剩下一双目光锐利得像一把小刀，跟审视肉铺的猪肉似的在两人身上戳戳戳，随时都要下刀一片片把人削了的架势。

第七课时

“华老师……”

华玉盏嘴角一挑,半冷不热地说：“倒是长了本事,说离开一会儿，这么一会儿就谈上了？”

桑宁还没开口景晨忙说：“抱歉,是我不好。我找到她应该马上带她回去,不该让老师你担心的。”

“没事，人没事就行，我就是个带队老师担不担心的也没什么。”

华玉盏面对景晨时那点半冷不热的嘲讽就不见了踪影，只剩下一点淡得没有温度的语气。说完又斜睨了桑宁一眼,“下次离队时交代清楚些，免得劳师动众的找你。”

说完华玉盏就头也不回转身回了院子,桑宁一阵心虚，毕竟昨晚才刚刚发生幽灵附身的事她就没打招呼就跟着景偃大师跑了,还耽误了这么半天。

她忙跟景晨说一声,“那我也回去了！”就匆匆忙忙去追华玉盏。

景晨看着她跑开的背影，嘴角浮起浅浅的弧度却又慢慢放下。

刚刚的谈话虽然被华玉盏打断了，但大概就算没有打断他也不知道该怎么继续说下去，不知道该怎么让这个女孩子知道他所说的可怕……

从那个夏天回家，看到那些跟他几乎一模一样的人形之后，他能明显的感觉到父亲变了。

他越来越苛求人形的逼真度，几乎整日整夜不会离开工作间所在的院子。会馆从开放变成了会员制度，整个会馆一下子变得空荡，只有那些会员偶尔低调上门，景晨渐渐发现他们不是权贵就是富商，有事一个人有时几个人一起跟父亲不知道在研究些什么，并花天价买走一些跟他们相似或是不相似的人偶。

这些都可以忽视，最让他不能忍受的是父亲在人后看他的目光，那绝非佣人们恶意揣测的那些不堪的感情。而是一种更让人觉得恐怖的，整个脊梁弥漫着寒意——像解剖台上的青蛙，被开膛剖腹暴露在寒冷的空气里，面对着冰凉的刀刃却不知道自己下一刻的命运。

没有人，能够理解的。

回去之后的桑宁接受了同学们的慰问关心和曲小路的批评教育，曲小路扳着手指头叮嘱她——以后不可以随便离队，离开一会儿要打报告去哪里去多久，如果要离开他感知范围的地方需要有人陪同……

桑宁乖驯地一一点头，却又哀怨地瞅着他——小路为什么现在变得这么婆妈呢，难道以前温柔谦和既体贴却又不会太啰嗦的小路就只是装出来的吗？现在这才是他的本性？？

不过曲小路总归是不会责备她的，末了他叹一口气说，“人没事就好……”

这句话一下子让她想起刚刚华玉盏那半冷不热的嘲讽，心里正有点不好过，曲小路突然拉起她的手让她一愣，随即就听到他的声音直接响起在脑中——

“——你和我之间的感知是会受到距离影响的，离得越近彼此的联系也就越紧，但是超出了一定距离就会感觉不到，那样如果你发生了危险我也不能及时知道。所以你能明白你离开那么长时间却又不在我的感知范围内我们会有多担心吗？”

桑宁默默点点头，被他说得心里满怀愧疚。曲小路本身就是有这种动摇人心的力量，抓住她一点愧疚就可以无限放大，不怕她以后不乖乖听话。

“你也早点学会传音和感知，这个没有办法教，只能靠你自己去感觉。再多试试，好吗？”

桑宁继续点头，她绝对会听话努力去尝试，不过妖怪和人类之间果然是有一道鸿沟。他们轻易就可以做到，连脑子都不用动像呼吸那么简单的事，她却完全没有头绪。

难怪华老师从很早之前就说过，他没有制服鬼怪的手段可以教他们。妖怪对上鬼怪拼的无非就是实力，只有人类对付妖怪才需要用繁复的法术。

——为什么她现在什么事都会想到华老师啊！

桑宁硬着脖子偷偷往华玉盏的方向瞄一眼，可是从那时之后他就看都不往她这里看一眼，更没理过她。

她是离开了一下还害他担心了但是不用这样生她的气吧～～

曲小路看着她哀怨的小眼神儿，再看看华玉盏冷淡的模样，嘴角不易察觉地勾了勾。

他若无其事地对桑宁说：“既然你回来了那我也得带同学们去参

观了，或者你需要我跟他交换一下，留下来陪你吗？”

桑宁用力摇头，她现在狗腿地等着华老师消气还来不及呢，如果她再躲着他那不是会变得更糟嘛。

曲小路于是招呼女生们集合准备，临走时来到独自坐在一边烦躁地叼着烟打着打火机的华玉盏身边，俯□低声说：“别太欺负她呀，桑宁心思那么简单的孩子，受到冷落会很伤心的。你不是想要重蹈覆辙吧？”

说完他从华玉盏手里拿过打火机，轻松打着，点燃他嘴里的烟。然后还回打火机拍拍他的肩，起身走人。

华玉盏手里握着这个碍眼的打火机磨了磨牙，差点把嘴里的烟磨断。

他哪里有重蹈覆辙的机会了？现在的情况跟以前根本就完全不一样！

以前的桑宁喜欢他，但他总想着总有一天一切都会结束，她还有机会回到普通人的生活里去。所以他不想让她这个人类跟生而为妖的他有太多瓜葛，总是疏远她，明知道她伤心也视而不见。

而现在这究竟是某些人的报复还是他自己的报应，桑宁对他的感情也随着记忆一起消失不见，他现在有种完完全全沦为监护人的感觉——姑娘长大了，就越来越让人不省心。

这种事华玉盏活这么多年还真看得多了，可他为什么要跟别人家的爹一样在这里不省心？？

前面才觉得曲小路有点怪怪的让人看不明白，没成想光注意着他，一回头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小丫头竟然跟别的男人凑一块儿一脸羞赧呵呵傻笑。

以他华玉盏的“姿色”几时还为这种事操过心？？

他烟雾缭绕地侧目看一眼桑宁，就见她搬了个凳子端端正正地坐在他两米远处，立刻小心翼翼地露出谄媚的笑。

真是气人不气人。

华玉盏隐隐感到无力，只觉得跟什么都不明白的她纠结的自己也够蠢，看着她这张傻笑的脸谁还气得起来。

他正想开口跟她说话，徐舰却在这时凑过来，“哎也太无聊了吧，她们好歹还能去参观，我们就在这儿干坐着啊？哎那个景晨不是说要带我们去看东西的嘛，人怎么还没来？”

听到景晨的名字桑宁的心七上八下忐忑了一下，偷偷看一眼华玉

盏好像没有不高兴的意思，只是他刚刚才肯看她，这会儿又转回头去继续放空远眺了。

她心里小小的哀怨了一下，叹徐舰来的真不是时候，“——那就再等等呗，他都那么说了，总会来的。”

“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屋里太闷了，我们先出去转转，走。”

徐舰说着就已经不客气地伸手去拉桑宁，桑宁拒绝的话都还没来得及说出口就被他拉起来。

然而徐舰突然嗷一声就见华玉盏手里的打火机被弹到了他的胳膊上，他捂着被打中的地方抱怨，“华老师干嘛啊，多疼啊！”

华玉盏不咸不淡的说：“疼点好，省得跟女同学拉扯。”

“哎华老师，这里就咱们三个了，我不拉扯桑宁还能拉扯你啊？俩大老爷们你不稀罕我也不稀罕啊！再说，我们又不是中学生了，老师你管太宽了。”

——来凑热闹的还真不少。

前有曲小路景晨，后有徐舰上赶着作死。

当华玉盏转身看向他，他开始觉得一股凉气儿从脚底窜向脊梁。但如他这般誓死不低头的人怎能屈服，他一面不作死不停止一面又忐忑着华玉盏要对他干什么，然而华玉盏什么也没做，只是半冷不热地笑着提醒他——

“你的记性好像挺差的，怎么这么快就忘了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非要凑在桑宁身边把幽灵引出来再掐死你一次？”

这话总算提醒了徐舰，虽然他本来也是要把幽灵引出来，但那得有万全的准备才行！现在什么防范措施都还没有，这不是找死吗！

他立刻改口对桑宁说：“桑宁你还是先离我远一点，回头我们再议！”

桑宁囧，这么轻易就被瓦解的阶级阵营也让人很忧心啊！快庆幸自己本来就没有跟他“合作”的打算吧！

徐舰人已经坐得远远的去玩手机，被他拉起来的桑宁还囧囧地站在那里，看到眼前的华玉盏按灭了烟不声不响地挪了一下，空出自己旁边的位置。

桑宁突然就觉得好像不那么囧了，嘴角不自觉地想往两边咧，忙不迭又轻轻地走过去，快速占了那个坑。

所以华老师不生气了吧~~

虽然两个人依然安安静静各忙各的，华玉盏拿出手机，桑宁随手抽了本杂志，陈旧的木楼，小小的双人沙发，窗外透进来的阳光，还有彼此感觉到的对方的体温。

一切好像在这一刻都挺安静美好的，桑宁觉得自己就算什么都不干只这么安静坐着都觉得心情平静一点也不会无聊。

只是华玉盏似乎就有点小误会——他的目光从自己手机上移开看到桑宁放在腿上那本半天都没有翻一页的商业杂志时，淡淡说了一句："等拿了第一个月助手工资去买个手机。"

桑宁怔了一下才想起来还有助手这回事，她人都住进华公馆了，却把这回事给忘了。

——这难道不是只是个借口吗？真的要给工资啊？

她什么都不会，总觉得有种白拿工资的感觉，可是"当助手，拿工资"这么个顺理成章的事儿摆在这里，又好像没什么理由好拒绝的。

华老师果然知道她用的是很老式的平板按键手机，不能上网也不能玩游戏，在这个3G时代里基本上只有老人机才会有这种型号。她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买的，好像从一开始她就用着这个手机，用惯了也没觉得非换不可。

她唯一奇怪的是去过了荒田村又去水泽村，丢完了躯体丢行李，衣服都搭进去好几套了，这个手机却一直都还在。

她现在只能理解为手机是华老师替她拿回来的……虽然这也完全说不通。

景晨在请示过景夫人得到了允许之后才过来，带着三个人边走边介绍说："会馆里现在一共有四部分陈列，一部分是古董人偶收藏，还有在国际上获奖或是一流工匠的精品制作，以及我外祖父和父亲游历世界各地收藏来的民俗特色人偶。这些因为桑宁同学情况特殊，就不能带你们去了，还有一部分是会馆里自制的作品，有我外祖父和他的学徒的作品，还有父亲过去的作品，这些以前是对外出售的，变成会员制以后卖的很少，就只是当做陈列了。"

说着来到一栋小楼，白墙灰瓦，一进门整间大堂都是木质的地板和廊柱，两边墙壁是整排的陈列架，隔着明亮的玻璃门里面满满全是人偶。

大概这里过去是用来作为贩售人偶的商店使用，陈列架上方有整排的小窗户，明显比别处亮堂许多，即使有这么多人偶摆在这里也不会让人觉得阴森。

徐舰看得兴趣缺缺不过只是随便扫几眼，桑宁就看得目瞪口呆，大概这样精致的人偶是每个女孩子小时候的梦想——她梦没梦想过是不记得了，但现在看到就很想给自己摆满一屋子。

景晨在一旁说着，“因为这里大部分是作为商品的，所以制作也比较市场风格，好像也不是那么‘危险’……”

桑宁淹没在人偶的海洋里，脑子里哪儿有什么危险不危险，想的只是一个无比实际的问题——“这一个娃娃得多少钱啊？肯定是工厂流水线里出来的没法比的吧？”

“嗯……是啊，”景晨赧然笑笑，“便宜一些的……大概几千块吧……”

桑宁张大了嘴巴瞪过去……一个娃娃几千块？还是便宜些的？可不可耻啊！叫她等贫民心理如何平衡？？

景晨继续赧然，有些谨慎又有些急切的说，“反正我家里这么多，你喜欢我可以送你一个！”

他话一说完华玉盏和徐舰都向他看过来——连徐舰都暗啐一声：卧槽，泡妞？

——几千块一个呢！说送就送？

倒是桑宁根本没多想，摇摇头说：“那不好，你送了我，其他人那里怎么办？”

景晨这才发觉自己一时考虑不周，同行五个女生，他只送桑宁一个，怎么看都不太好。但如果要每人都送一个几千块的娃娃，那这手笔看着就更不对劲了。

他只能尴尬地收回自己的提议，这时华玉盏的手机响起来，他看了看这里只有一格的信号，对桑宁示意他去门口接电话。

徐舰又随便瞅了几眼那些大大小小的人偶，百无聊赖地说：“哎你们女生就喜欢这种东西啊？到底有什么意思？几千块也能卖得出去……”

说着一转头，身后竟然没有桑宁的影子，连景晨也不见了。

他茫然了一下，目光仔细地扫过整个大堂，甚至还在那一排排人偶上看了一遍——所以他到底为什么去看那些人偶啊？难道桑宁还能变成个人偶不成？这么想想他自己都瘆的慌。

一间大堂一眼就能看遍，他确定这里的确没有那两个人的存在，又往大堂里面的走廊看过去——

难道他们两个进去了？不会吧，一起来参观的难道景晨都不招呼

他一声就带桑宁自己进去了？

徐舰迟疑着，探头往里面看了看，就向里面走了进去。

第八课时

徐舰走过一段短短的走廊,走廊两边似乎是壁橱式的仓库,木门的装修尽量跟墙壁融为了一体，因为没有窗户而显得阴暗不少。

他不得不拿出手机来照明,向里面问了一声：“桑宁？你在里面吗？”

得不到回应他只能又跨过一重门，刚一走进来就感觉脚下一软,当手机照下去就看到脚下软软的一层细沙……

——不是吧,又是这玩意儿？

在他看来有细沙的地方就准没好事,但这地方不是都允许他和桑宁进来了吗，为什么还有细沙呢？

在徐舰脑子里是没有闲人止步这个观念的,对于他来说，有什么不是正好吗？

他非但没有退出去,还把手机的照明打到最亮,调出拍摄视频功能，手指放在录制键上随时准备着。

走过那片沙子时他还不自觉地往身后照了一下，细软的白沙上只有他自己的脚印，机括一动，沙子就被翻平了。

……这里还真是很先进，比大门前厅那里都先进多了。难道景家不光做人偶还懂鲁班木工吗？他在小说里倒是看过一大堆鬼斧神工的鲁班技法什么的。

这时他已经完全来到了后堂，这里也是一个宽阔的大厅，跟前堂门面的布置很像。不同的只是窗户上都遮挡着一层黑色的厚绒布帘子，照射进来的光线极其微弱，整个后堂看起来影影绰绰，那些人偶的轮廓就在黑暗里隐约浮现。

徐舰手里的光照过去，这里的人偶看起来比外面的款式要陈旧许多，估计是上一代馆主的作品，想来价值也绝对比外面那些商品高昂不少。

可徐舰面对着这些昂贵的人偶丝毫没有感觉到它们的价值，只感觉到它们的阴森诡异。

光线所到之处看到的满满全是人偶，那些眼睛不知道是什么材质，在光线下就好像会转动一样。而架子的暗影处更像是有什么东西

随时都会飞窜出来。

——好了，现在看也看过找也找过，这里总共也就这么大地方似乎没有其他的房间了，很显然桑宁不在这里。

所以再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出现的话他可要出去了。

徐舰转身走到门口，突然毫无预示地回头看了看，那些诡异阴森的人偶眼睛里反射着一点光芒，却依然寂静无声。

他“嘁”了一声摇摇头走出去，却没有再一次看看自己脚下走过的细沙，那上面一串又一串小小的脚印跟在他的脚印后面走出后堂，白沙上一片凌乱。

桑宁在一片黑暗中想要睁开眼，但整个人被摔得七荤八素脑袋里天旋地转。

她现在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想发生了什么，空气里似乎飘散着一股刺鼻的气味儿，很快就夺走了她的意识……

——那时桑宁站在徐舰背后看着另一边陈列架上的人偶，突然间脚下一空，脚下的地板像是消失了似的整个人直直的往下坠去。

她曾想要惊呼，但她脚下那个深深的坑洞里像是有某种气体，刚一接触到嗓子里就发不出一点声音。下一刻头顶的地板恢复原状她陷入了一片漆黑，能够感觉到的只有景晨伸手抓住了她，可惜他自己也已经跟着一起掉下来无处着力，两个人就这么一起摔到了底部。

等到再一次睁开眼时，桑宁看到的是简陋的天花板，还有昏黄暗淡的灯光。

她看到墙上的壁灯四层相识，在脑子稍稍清醒点时想到这是在景偃大师工作间的小楼里看到过的款式。

她想坐起来，但身体似乎格外沉重，像是不听使唤似的，张了张嘴也依然有些发不出声音。

桑宁艰难地撑起身体，看清自己所在的是一间连窗户都没有的简陋的屋子，或者这里同样是工作间，是比她之前看到的做木工和骨架更精细部位的地方。几个半成品的人头正放在一旁的桌上，没有镶嵌眼珠的人形头颅如同透过那黑洞洞的眼窝盯着她，零碎的身体又的稍显凌乱地摆着，有的已经废弃扔在地上。

她坐起来才发觉自己是躺在一张长桌子上的，让人有种躺在解剖台上的错觉。

桑宁想要站起来，但身体的沉重出乎意料，让她险些站不住跌在

地上。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之前跌落时闻到的那种刺鼻气味是某种迷药吗？可是她的身体并不是人类的机体，就算下药也不应该有作用吧？

她缓了口气，艰难地撑着桌子走到门边，用力一拉房门没有锁上，看起来把她带来这里的人并不打算关住她，或者只是不担心她会逃走。

门外的走廊里黑漆漆一片，这里简陋的建筑无论屋内屋外都给人一种不协调的感觉，似乎天花板特别的低，让人无端的感觉到压抑和窒闷，仿佛连空气中的压力都增加了许多。

如果要用什么来形容的话……就像是，埋在地底。

她心里悬了一下，想到自己是地面上掉进一个深坑里摔晕的，那要把她从深坑里移走不被人发现也只能走地下了吧。

景晨呢？他是跟她一起掉下来的，感觉得出他当时也是毫无防备才会跟着一起摔下来。

不过这是在他自己家，他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吧。

这里的走廊简直就只是一个地下甬道，桑宁扶着墙慢慢摸索着往前挪，但不长的甬道两端都没有发现可以出去的路，却在一间开着门的屋子里看到了一个人。

他在这间满是各种书籍图纸的小房间里，坐在躺椅上闭着双眼，像是正在沉睡。

桑宁往门外躲了躲，随即却想到她找不到出口躲也没有用，如果只有这个人知道出口在哪里，她迟早还得面对的。

桑宁站直了身体努力不显出虚弱走进去，喊了一声：“景偃大师。”

那个人毫无疑问的就是工作间的主人景偃大师，除了他也不会有别人在这人形会馆的地下拥有一个如此反常的工作间。

然而闭目靠在躺椅上的景偃大师却动也不动毫无反应，她一度以为那也许不过是个人偶，在这样的光线下的确很难分辨人偶和真人，但向前走了两步仔细看清楚关节之后却能够确定这的确是真人。

毕竟BJD人形做得再逼真，唯有关节是个最大的缺陷。

如果再裹上一层人皮……

桑宁蓦然被自己的想法打了个寒颤，最近她是不是接触这些东西太多了，思维都快要变态了。

她壮着胆子走进去，起初还不觉得，但进了屋里就觉得比外面冷了许多。在这寒冷的屋子里景偃大师只穿一件单薄的对襟长褂毫无声息地坐在那里，越是靠近越觉得眼前的人不像是睡着了，而更像是个死人。

桑宁又叫了他一次，伸手轻轻一推，他的身子却随之歪向一侧。桑宁顿时触电似的缩回手跳开——死，死了？真的死了？？

她抖抖索索地再次伸手去探他的鼻息，像是有，又像是没有，没有经验的她没有办法分辨得出来。但即使是有，微弱成这样也半死不活了吧。

桑宁的脑子里有点乱，这是怎么回事呢？景偃大师为什么倒在这里？到底是不是他把她带到这里来的呢？

本来以为这里是景偃大师的秘密工作间，那就一定是他绑架了她，可是现在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她慢慢退出房间重新回到甬道里，却似乎隐隐听到了规律的凿木声。

凿木声一下，一下，不急不缓，仿佛一是一种有着沉稳魅力的韵律。

那是从一扇门后传出来的，桑宁循着声音站到那扇门前，悄悄的打开了一条缝隙……

她最先从门缝里看到的是房间一角一个升降梯似的东西，心里一动，又把门缝开打了些，看到那个正在用木凿刨木头的人——

那个人侧对着她，但那身工作服，那张脸，那明明就是昨天晚上见过的景偃大师！

桑宁一下子就懵了，这是怎么回事？有两个景偃大师？？

她看着那个人熟练地凿着木头，视线落到他握着木凿的手上时心里猛地颤了一颤，因为她看到了那只手上的球形关节！

——球形关节！球形关节！！啊啊那是个人形！！

——一个在动！在凿木头制作另一个人形的人形！！

这个画面太惊悚她接受不能！

桑宁一慌之下本来就沉重虚软的身体就更有点站不稳，抖抖索索的退出去蹲在门外的墙边揉着头发惊悚抓狂——

她现在到底是什么处境，这里到底是什么状况？？

她蹲在一个地底的鼹鼠洞里，对面的房间里是一具景偃大师

的“尸体”，身后的房间里还有一个景偃大师人偶在做木工？？

这样的世界好恐怖！华老师快来救命！！

“——你有什么好怕的？你这个偷别人躯壳的入侵者。”

桑宁脑子里突然响起一个声音，抬头就看见幽灵女孩站在她面前，她此时的身体几乎是透明的，只有上半身还勉强算是清晰，腰部以下隐隐绰绰，到了膝盖几乎就已经消失不见。

她的出现似乎提醒了桑宁，她有什么资格害怕别人啊？她自己不也是个附身在洋娃娃身上的魂魄吗？

桑宁脑子里这才一下子通透了——景偃大师是魂魄出窍附身在人偶身上？

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回想起来昨晚见到的景偃大师和今早见到的让她感觉到微妙的不同，应该就是因为昨晚她所见到的是人形，今早所见的才是真人。

她下意识回头看了看，生怕幽灵的声音传进里面，只是随即意识到幽灵说话的声音是直接响起在自己脑子里的。她现在似乎已经失去了以前的力量，只能被动地跟随着桑宁或者像昨晚那样等到桑宁失去意识才能找机会活动。

尤其在昨夜想困住桑宁的意识却失败之后，她已经根本不能拿桑宁怎么样了。

这让眼前的幽灵身上的暴戾凶狠全都一扫而空，看着她桑宁有种奇怪的感觉，就好像曾经她是那么害怕她，现在却感觉到了她的……弱小。

像是感应到了桑宁的想法似的，幽灵女孩阴森森地笑了笑，身上的暴戾虽然平息了，一双眼睛却依然还是血红的，“你以为我现在不能把你怎么样了吗？躯体我虽然抢不过你，但是如果把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一只手的话——”

幽灵抬起右手的那一刻她全身都越发透明，只有右手和小臂变得清晰起来，桑宁竟然发觉自己的右手也跟着抬了起来，随着她的动作伸向一旁的房门，用力往上一撞把那条门缝给推开——

她在笑，瞪大的血红双眼里没有一丝笑意，只有嘴角向上咧开——“如果你死了，我是不是就自由了？”

她的声音还未在脑中消失，旁边的房门已经一把被拉开，景偃大师的人偶出现在门口，低头看向蹲在墙边的桑宁——

“——没想到你居然还能动。”

女孩的幽灵消失了，只留下桑宁抬头面对着人形的景偃大师。

她腾地站起来，身体失调性地踉跄了一下，只能扶墙站住，“——你是，景偃大师？”

桑宁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那么一瞬间他的表情虽然没有变，手却像是想要藏起来。但那个细微的动作只是反射性的，他随即就意识到并无必要。

人已经抓来了，还有什么可避讳的？

“你不是都看到了吗？”

几步远之处就是放着他真正身体的房间，桑宁既然出来了，怎么可能没看到？

桑宁干笑着，“大师你有这种爱好啊……其实这也不错，人偶的身体干活不累嘛，挺好的……那，我还是不打扰大师工作了，不如我先回去……”

景偃大师突然一把抓住她拎到眼前，眼中仿佛压抑而又闪烁着的隐隐光芒——“别装傻，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也是附身在人偶身上的吗？我跟人偶打了半辈子交道，哪怕只是闻一下都能知道人偶的材质和年份——你甚至根本不是仿真人形，只是个中古的手工人偶，究竟是怎么做到跟活人一模一样的？”

第九课时

这里的原称是X县会馆,于几年前转为会员制之后改名为人形会馆,他们的俱乐部也称为人形会。会员不是权贵就是富商，轻易难以入会。

在看蔡媛美那本流通极少只在特殊渠道宣传的宣传册时桑宁还曾经很奇怪,这些事业有成的大叔大婶们对人偶的爱好还真是不一般。

事到如今她终于有些明白了这个不一般的俱乐部究竟是在爱好些什么，今天早晨那道窥视探究的目光又是为什么。

她被景偃大师那只铁钳似的球形关节手抓着,挣也挣脱不开——

“我就知道华玉龙入会一定有什么特殊目的,入会至今连面也不露，就只不声不响的跟人讨论人偶对于深层的秘密连碰也不碰——原来他早就掌握了移魂附身的方法！虽然我早就听说有的秘术可以让附身之后的人偶看起来跟真人一样,但没想到居然可以做到这种地步！”

景偃大师的目光在她身上探究打量着,比今早的窥视更犀利，简直就像一把锐利冰冷的解剖刀。

“他既然已经掌握了秘法，还派你来是想干什么？想从我这里窥探些什么？？”

他把桑宁又拉得近了些，桑宁挣不开自己的手，只能想办法搪塞——“大师你想多了，我真的只是来参观的什么都不知道，华先生他只是要买几个娃娃没有其他目的——大师你为什么要执着这种东西，有自己真正的身体不是就很好了吗，什么都比不上自己的身体啊！”

——桑宁只是无奈，她自己也不想这样来来回回的更换身体，跟个试验品似的体验着不同躯壳带来的方便和不便。

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真正的肉身究竟在哪里，怎么了，才无奈的接受了这样的现实。

可是景偃大师的肉身就在对面的屋子里不是吗？

然而景偃大师的神情越发激动，那只比人类身体力气更大的球形关节机括手也攥得更紧，桑宁的手腕顿时传来仿佛骨头要被捏碎似的疼痛。

“——你懂什么？你只是个年纪轻轻的小姑娘，能懂得生存在上

了年纪疾病缠身的身体里的痛苦和无奈吗？我是个人偶工匠，就算入了赘当了这个会馆的馆主，对会馆的价值也只有我的手艺和技术！可是老天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只是一个痛风，只是一个要不了命的痛风，我却每天都得生活在痛苦中根本连工具都拿不稳！这样下去我的人生还有什么价值？

还有那些人形会的会员，你该看看他们一个个坐拥百万资产却一身老年病缠身无福消受的样子！再看看年轻的你们，活得多么自在！我们只是老了，老天就要这样不公平的对待我们吗？”

“才，才不是不公平……”

桑宁居然不知哪儿来的胆子忍着痛也要抗议，“你们只是上了年纪，但是你们也年轻过，我们迟早也会老！谁都一样要经历一遍的啊，生病也是没有办法，人活着谁不生病啊！凭，凭什么要为我们将来一样要经历的事情嫉妒我们现在的生活……”

景偃大师的瞳孔骤然一缩，狠狠一扯桑宁向最初她醒来时那间屋子走去，“没关系，反正现在我已经找到摆脱这个命运的方法了！这还多亏我那个周游各国的岳父大人，当我注意到他早年一直在欧洲学习制作技艺，晚年却总是在东南亚那些国家徘徊，我就开始探究他在那些没有技术的地方究竟都在研究些什么——”

他把桑宁拖进屋三两下捆起来扔在椅子上，居高临下的问：“你知道人偶最初的作用是什么吗？最初的人形可不是用来给小孩子过家家的，人形的诞生，本来就是在巫术中用来盛放灵魂的。东南亚这个地方对于人偶师来说，没有技术，只有巫术。”

“大师到底想干嘛？我都说我什么都不知道了！抓我也没用啊……”

附身的那些事她只是半懂不懂，就算多少知道一点也不能随便说出来——如果那是可以说的事，华先生自然会说，这只能由华先生来决定。

何况就算说了，但她的魂魄失去了躯体之后是因为曲小路贡献了本体的珠子才得以保存，不会变成个孤魂野鬼。把人偶幻化成她的模样的能力也是由珠子得来，不是景偃大师所想的什么秘术。

——世上难道那么容易就能找出跟曲小路本体一样的珠子吗？如果真是那么容易，小路也不用舍弃本体了啊！

所以她现在能做的也只是装傻。

可是景偃大师似乎并不在意她说些什么，只是露出一个沉冷的微笑，“没关系，你可以什么都不说。我可以一点点的把你肢解开，研

究清楚你究竟是用了什么特殊材料还是身上藏着什么阵图符咒，总会找到什么线索的。”

桑宁听到这里顿时觉得事情真的不妙了，如果他把她肢解开，就会发现那颗珠子了！这么重要的珠子无论如何也不能落到别人手上啊！

——跑吧！

现在就舍弃这具躯壳逃出去，像在荒田村时那样，一具躯壳而已就留给景偃大师好了！反正每一次她的魂魄舍弃躯壳时，珠子都会跟着魂魄一起走的。

当桑宁想要魂魄出窍时，沉重无力的感觉却再次袭来，整个人一阵天旋地转。

怎么回事？为什么她的魂魄出不去？

她抬头看向景偃大师，他正在准备着工具，要在不弄坏这具躯壳的前提下将她肢解研究，如果必要的话以后还可能需要再次组装起来，这也是个很细致的工作。

他平时或许不是个很多话的人，但此时他终于接近了自己长久以来的追求，无论表面怎样沉稳内心里却无法平静——

从最初发现岳父的奇怪行为，为了探究而追随着他生前的脚步去了东南亚，发现那些诡异的巫术，到后来终于找到了岳父生前最后那部分被藏起来的研究笔记。他像是看到了一线光明，却又半信半疑的开始继续研究，终于做到了如此不可思议的人形附身术。

可是，他却始终卡在一个瓶颈——

“——你看，无论我的人形做工多么仿真细致，却始终没有办法跟真人一模一样。而且又要受到材料的限制，没有办法用塑胶，人工皮肤那些毫无灵性的材质。只能顶着这显眼的球形关节在这里特殊的灯光下走动，连这栋小楼都不能出去。而且根本没有办法离开身体的时间太长，每隔几个小时就得回到那个让人无法忍受的身体里去——我已经研究了很久都毫无进展，本以为做到这样已经是极限，那些秘术的存在只是传闻，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方法。”

说着他慢慢看向桑宁，“但你从昨天就来了，至今却根本不需要回到自己的身体，而且这么完美的以人类姿态展现，看不出一点破绽——”

原来方法真的是有的，就在他的眼前。

桑宁的出现，简直是给已经走到死胡同的他的一个福音！

桑宁已经欲哭无泪了，她真是只是来随便参个观，不要这么处处危机吧，还有没有安稳日子可以过了？

“大师你看啊，说不定你从一开始就搞错了呢？说不定我根本就是普通人，你是病急乱投医都出现妄想症了啊～～”

景偃大师打断了她左顾右盼的胡扯，“——虽然很惊讶你现在还能动，不过你的身体应该感觉很沉重吧？你掉下来的时候是不是有闻到什么气味？那是我从东南亚带回来的，专门对付附身人偶的香。如果你掉下来的时候没有受到缚魂香的影响，那就当做你不小心触动了机关摔了一下而已——这栋会馆已经存在很多年了，战争的时候还曾经用来做过地下工作，可是设置了很多的地道和机关，废弃了这么多年，老旧的机关发生点什么意外也不奇怪。”

“可华老师会来找我的，我在你们会馆失踪了，你们要负责的！”

“当然，比起得到你这么个天大的福音，这么点责任不算什么，总能想办法应付过去的。我会大度的给你父母赔一笔钱足够他们安享晚年，尽管你作为一个成年人只是恰巧在这里消失也不完全算是会馆的责任。至于你，既然已经失踪了又能怎么样呢？迟早有一天人们只能放弃寻找，把你当做失踪人口。你的老师大概也会负起一点责任，不过不会对他的未来有什么影响的。”

他说的没错，人失踪了就是这么无奈，但地球无论少了谁都还是一样转动。

但只有一点他弄错了，华老师不是普通的老师，他们也不是普通的师生关系。他会来找她的，不会因为找不到就不再找。

她只能尽量拖延，看着景偃大师把各种器具如同做手术的工具盘似的摆了一排，现在只能能拖一时是一时。

“——那个，景晨呢？他和我一起掉下来的，他没事吗？”

“他当然没事，他可是很重要的儿子——说不定你的出现对他来说同样是个福音，如果我一直不能找到解决的方法，最后的一条路，只有毁掉自己的肉身完全附身在活人身上——”

桑宁脑子里一闪，很多细小的片段串联在一起，瞪大了眼睛看向景偃大师：“你想附身在景晨身上！？”

“他是最完美的不是吗？年轻，优秀，健康，而且还血脉相通，是最完美的契合！”

桑宁愕然着，终于明白景晨为什么会觉得景偃大师可怕，这个父亲竟然是用这样的眼光看着自己的儿子吗？

“——可是他是你儿子啊！被你附身他的人生要怎么办？”

“没错，他是我儿子，但他却姓景。既然我一生为景家当牛做马，他贡献出他的身体为景家牺牲一下又怎么样？景家需要的是我的技艺，不是他这个什么都不会的大少爷。不过更换的身体太年轻会招人怀疑，所以我一直在等他再年长些——我给了他生命让他舒适地活上三十年，他对我尽一下孝道又有什么不可以？

只要我得到了他的躯体，景家的技艺就可以继续传承下去。儿子那种东西，到时候也可以再生。”

桑宁瞪着眼前这个人，他是疯了吗？他居然用这么平静的语气说着这样的话，为了年轻，为了健康，他变成了吃掉自己儿子的怪物，也许有一天还会吃掉自己的孙子——

“不用替他担心，现在你出现了，只要我找到解决的方法就用不着他了，你也算救了他一命。”

景偃大师准备好了工具，伸手要把桑宁拉起来按到台子上，这时地下铃声大作，景偃大师抬头看了看，“看来是找过来了，我得上去应付一下了。”

他把桑宁捆在椅子上，锁好门，去那间小屋子里换回自己的身体。不适感让他低低咒骂了一声，扶墙走向升降梯。

他一走桑宁开始拼命的想要挣脱，突然听到一声重物撞门的声音。

之后一声接着一声，虽然都没有第一声那么大，却坚持不懈。终于老旧的木门被撞开，听声音似乎就在隔壁。

走廊里的声音悉悉索索了好一会儿，声音才出现在门外，有人正在艰难地想要打开这扇门，几次未果之后只能再一次选择撞门——

当房门终于被撞开，桑宁不那么意外地看到景晨被反捆着手，整个人因为惯性随着被撞开的门一头跌进屋里。

“景先生！”

“桑宁同学，你没事吧……？”

景晨抬起头，慢慢蹭着从地上站起来，桑宁应着“没事……”不太好意思说现在看起来他比较有事。

——是很老旧的木门，但连撞了两扇门之后看起来他的肩膀有些怪怪的，桑宁很怀疑是不是已经脱臼了。

景晨有些艰难地走过来，用反捆的手摸索着去解桑宁身上的绳子，“对不起让你遇到这种事，我会救你出去的！”

——那些缚魂香对他是没有效果的，他只是摔下来的时候被摔晕

了，醒来就发现自己被困住锁在一间屋子里。

他认得出这里是自己家底下的那些地道，虽然不很了解，但小时候也是曾经偷偷闯进来玩过的。

如果只是这样就好了，他现在比较希望从昏迷之后的晕眩中完全清醒过来的时候，自己没有听到父亲那些话。

但是很可惜，地下的设施比较简陋，隔音层只作用于地上和地下，不论是走廊里还是隔壁的对话，他都听到了。

第十课时

“我会救你的,我一定会救你出去……”

景晨嘴里念念着,他虽然已经不再是一个脆弱的少年人,但不等于成年人就不会受伤。而这样的父母与生活环境却又保留了他一份少年时的敏感。

长久以来的不安，疑惑,在此时他或许得到了一些答案,却只觉得脑子里变得更乱。

成长中那些片片断断都在脑中凌乱盘旋，让他没有办法去想去质疑为什么他的父亲会做这样的事。他只能专注在救桑宁这件事上,这是他在混乱中唯一能找到的目标。

景偃大师人形的手劲极大,绳子帮得很紧。景晨几次都没能解开,桑宁仿佛听到了指甲崩断的声音……

“那个,景先生……”

“再等一下，马上就解开了……”

“呃,我不是想催你，我只是想说……那边有刀……”

景晨顿了一下，转头看到桌上的各种工具，他心里太乱，竟然连这都没有注意到。

去拿了一把小刀小心翼翼地不伤到桑宁把绳子割开，桑宁恢复了自由立刻帮他把绳子也解开，果然他的肩膀看起来已经脱臼的样子。

“我们先走，离开这里再说！”

景晨拉着她踉踉跄跄往外走，他们一个肩膀脱臼一个全身沉重无力，景偃大师一旦回来他们只怕谁都别想跑掉。包括已经知道了附身真相的景晨。

他们来到对面的地下工作间，很意外景偃大师居然没有上锁，桑宁之前所见到的简陋的升降梯只是用铁架子焊接的小吊斗，此时吊斗已经随着景偃大师到了地面上，他们抬头只能看到一个向上延伸的黑洞和连接在机关上的铁链。

两人合力推了一个台子过来，景晨站在上面单手抱住桑宁的腰一抬，桑宁的体重出乎意料的轻，她抓住了铁链子钻进升降梯的通道。

缚魂香的力量虽然有所减退但影响还在，桑宁抓住铁索挂在这里已经是极限，想要往上爬却是不可能。而景晨这个独臂侠也根本帮不上她的忙。

景晨在下面看得着急，不知道什么时候景偃大师就会回来，如果桑宁在通道里遇上升降梯，那不是摔下来就是直接在里面被碾死。

这时桑宁的右手突然动了，高高的抬起来死死抓住铁链，硬是把她向上提了一段。

桑宁立刻明白是幽灵做的，自她死后这么多年她跟洋娃娃之间早已经不分彼此不能再用附身来形容，缚魂香对她的影响比对桑宁还要小很多。

虽然她很愿意不遗余力的给桑宁找麻烦，但是大概她也不想落在景偃大师手里被肢解掉。

女孩的幽灵虽然用尽全力也只能在桑宁的附身下控制一只手，但这一只手牢牢的抠在铁索里，等桑宁自己抓稳了，才向上面挪去继续把她往上提。

桑宁对下面喊着："景先生，我能爬了！你快上来！"

她以为是因为自己当着景晨才没有上来，但此时景晨有点黯然的强作微笑，"你先走，我走不走都没关系，他毕竟是我父亲。"

桑宁看到他那微微发白的脸色和头上沁出的冷汗，她不知道脱臼到底有多疼，但知道他肯定是上不来了。

她之前或许也觉得景晨被抓来也没关系，但现在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不行，你得跟我一起走！你不能留下来啊景先生！"

"可是我想留下来。"

如果不是景晨的表情太平静，桑宁都觉得这孩子是不是受刺激太大脑子已经错乱了。

"你留下来的话会——"

"我知道，所以我想留下来，只是想看看……有些事情，最后到底会不会发生。"

尽管他说的有些隐晦桑宁却听明白了，他是……赌上自己的性命也想看一看自己的父亲究竟会不会不顾他的性命夺走这副身躯？

桑宁好讨厌这种感觉，听着好心酸的样子，比起来她那对拼命想要补偿她的父母真的要好得多了。

她也很想告诉自己这是他们父子的事情，既然是景晨的选择那就跟她无关。

可是那也是没有选择之下的选择吧，如果不是肩膀脱臼，如果他能走，怎么会不走！何况他还是为了救她硬撞开两道门才会脱臼的呢？？

“不行！景先生你不能留在这里！”

景晨淡淡笑得无奈，“可是我走不了了……”

他真的不觉得拖着这样的肩膀自己能够爬得上去，光只是站在这里其实都已经很勉强了。

桑宁知道现在的情况，可是她自己跑了把景晨一个人留下无论如何都是不行的啊！

她抬头看看自己那只还紧紧扣着铁索的右手，突然像是自己跟自己的右手说话似的说：“放你自由的话，你自己能跑吧？现在我们各人顾各人了，你自己逃吧！”

说完她紧紧闭上眼睛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再一次试着来脱离这个躯壳——

景晨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只看到攀在铁链上的桑宁突然全身一软似的塌下来，只剩一只右手挂在铁链上，他急急的问：“桑宁同学！？”

“我在这。”

桑宁有点晕头转向地站在景晨身后，景晨一转头差点被她吓掉了半个魂儿。瞪大了眼看看眼前的桑宁再指着铁索上挂着的另一个——

桑宁完全站稳了，搞清楚方向才不好意思地笑笑，“我不是故意吓你的……内什么，你刚刚不是都听到景偃大师说的那些话了，不用太惊讶的哈……”

——听到是一回事，见到是另一回事！他活了快三十年直到昨天才第一次见到真正的灵异事件，不要一下子来这么吓人的场面！

他们头顶突然响起铁索彼此碰撞的细微声响，抬头就看见挂在铁索上的躯壳从左手开始痉挛似的扭动，慢慢活动着全身筋骨，开始两手并用地往上爬。起初还动作缓慢僵硬，很快便适应了，手脚并用好像一只飞快的爬虫嗖嗖地爬了上去没入黑暗中不见了踪影。

这一幕看起来真的好可怕……

别说是一脸愕然惊疑的景晨了，桑宁自己都觉得瘆的慌。

“那个是——？”

“你知道，有东西跟着我的嘛……就是那个了。”

景晨觉得自己的脑子已经不足够来处理这些非正常的现象，如果桑宁离开了躯壳，而躯壳被跟着她的那个东西“穿”走了，那他眼前的桑宁是什么？？

不过现在他更关心另一个问题——“那就这么让它把身体带走了没关系吗？你以后怎么办？”

“——会有别的办法的，先不要管她了！”桑宁活动了一下手脚，从那个躯壳里脱身出来以后身体轻松了许多，缚魂香在她身上的作用正在不断减退，桑宁去搬了个椅子叠在台子上，随后背对景晨转身——“上来吧景先生，我背你！”

景晨有那么片刻凌乱整个人都愣住不知道作何反应了，他一个大男人，被一个小小的女生弯着身子站在面前说要背他……

桑宁同学你知道你那个头根本就不必弯腰吗？

“桑宁同学你不必这样，你不可能背着我爬上去的——”

“我可以！”

她一定可以，而且必须得可以——华先生说过她的身体其实根本没有受到肌肉极限的限制，疼痛也好饥饿也好疲惫也好都来源于她的潜意识。

人的表层意识是没有办法轻易战胜潜意识的，除非她用上十年二十年去习惯脱离了*凡胎的感觉。

但现在她必须马上就得克服，她得坚信自己能做到，相信能做到就能做到！

她的坚持终于让景晨妥协了，“这样吊着膀子也没办法活动，你去帮我找点布和绳子来。”

桑宁“哦”一声立刻去翻找，好在这里是做人偶的秘密工作间，什么杂七杂八的东西都有。

趁她去找绳子的档口，景晨缓缓吸一口气，找好角度狠狠把肩膀往墙上撞过去——

桑宁仿佛听到了骨头的喀嚓声，惊疑地奔回来，“景先生！？”

景晨连嘴唇都已经白了，吩咐她：“帮我把胳膊固定起来……”

桑宁忙帮着他用布和绳子牢牢的把归位的胳膊固定在身体一侧，但是对于桑宁背着她爬上去这件事景晨依然还是不能相信，只是由着

她背起他，本以为做不到时桑宁自然就放弃了。谁知他的双脚真的渐渐远离了凳子，诧异地看着桑宁背着比她高上二十公分的他一点一点的顺着铁索往上挪。

——她做得到的，她一定得做到！

可是为什么男人会这么重啊～～！景晨看起来有些文弱一点也不健壮，可是一个大男人的体重挂在身上还是让桑宁直想哀嚎。

没关系她有的是力气！她不会累不嫌沉，死都不能松手！

她坚持不松手就不会松手！她需要的不是力气而是意志！

她在慢慢的往上爬，上面因为没有光，黑洞洞的一片，桑宁没有办法知道这里离地面有多远，还要爬多久。

景晨用一只胳膊抱着她的肩膀挂在她身上，很小心的不让自己勒住她。

他眼里的目光从惊诧着，不可置信着，慢慢变得有些复杂——在得知了自己的父亲竟然以那样的眼光对待自己之后，却是一个刚刚相识的小姑娘在不顾一切拼命救他。

这个人情，让他怎么办好？

桑宁正爬着，突然觉得背上一轻，刚要转头提醒景晨抓牢，却看到墙壁上竟然有一排黑洞，黑洞里伸出一只又一只手抓住了景晨要往洞里拖。

景晨只有一只胳膊能用，被抓住之后就丝毫也不能抵抗，他怕连累桑宁一起被拖进来慌忙松了手。

“景先生！”

桑宁怎么能就这么看着他被拖走，她转身抓住景晨，而那些手也顺势纷纷抓住她，将她也一起拖进了刚好只能容一个人通过的洞里。

洞口很狭窄，但里面却很宽敞。他们被拖进洞里之后那些缠着他们的手就好像骤然不见了。但这里太黑，密室里的那点光照不上来，他们只能在漆黑一片之中警觉地倾听片刻，但除了彼此的呼吸什么也听不到。

景晨在身上摸索出一个打火机，他自己虽然不抽烟，但有客人来时他总会在身上备一个。

打火机点燃照出一片光晕的那一刻两个人都惊了一下，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像是一个通道，而通道两旁东倒西歪地摆满了人形，有的是全身有的只有上半身，它们那黑曜石一般的眼睛在火光下齐齐盯着两人。

“是……是它们把我们拖进来的？”

桑宁不自觉地往景晨身旁靠了靠，景晨依然还没有习惯这些稀奇古怪的事，只是下意识地说：“不可能是它们的吧，它们只是人偶……”

桑宁看向他的目光就像在提醒他：你爹也是人偶。

在她的目光之下景晨的确有想起来这回事，但他刚刚也只是听到，并没有亲眼见到，不能怪他没想起来。

“如果它们只是正常的人偶，不可能全都在看我们吧！”

——两边墙边的人偶明明都摆的歪七扭八，却都齐齐的面向他们，这可不是巧合。

但它们此时却又都安安静静地摆在那里，无声无息一动不动，好像它们就这么在这里摆了很久从来也没有动过。

桑心小心的移动了一下，人形们的眼睛似乎并没有跟着她移动。这让桑宁壮了壮胆子，“我去看看从洞口能不能够到铁索，景先生你先呆在这里别动……”

“别总是叫景先生了，我也没比你大几岁，还是叫我景晨吧。”

桑宁倒是不介意这些称呼，她借着景晨手里打火机的一点火光摸到洞口，人还没有探出身去，两旁的人形突然嘎吱一声全部转过头来盯住了桑宁——

景晨的手一抖，打火机险些掉在地上，虽然拿住了，但火苗却蓦然熄灭。黑暗中桑宁只觉得冰凉坚硬的手一只又一只的缠了上来。

第11课时

“人既然是在会馆失踪的，景夫人觉得你们不用负起责任吗？”

“但是你们也不能破坏会馆的财物！”

景夫人站在华玉盏面前，干瘦的身子挺得笔直,全身都散发出让人无法违抗的严厉冰冷的气质。聚过来的佣人和同学都慑于威严大气不敢出，可是这些威严到了华玉盏面前却如同不存在一般。

景夫人隐隐有些急躁和担忧，只是尽量隐藏在自己冰冷的外表下,声明说：“人如果真是在这里丢的,我们全馆上下当然会配合你一起找。而且我们也已经安排了不少人把附近仔细找清楚，华教授不跟着一起去找,为什么非要纠结在这栋楼里？里面你不是都已经看过了没有人吗？”

华玉盏本冷不热的挑着眉梢回应，“三个大活人就在一栋没有后门的小楼里不见了，不先把这里面的猫腻搞清楚就一点头绪都没有的去别处乱找,怎么能找得到？”

应着他的话，曲小路和会馆的几个工作人员跑进院子,他来到华玉盏身边摇摇头，果然在附近什么也没有搜寻到。

工作人员同样把这个消息汇报给了她,她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心知这一次恐怕要拦不住华玉盏了。

华玉盏只看一眼景夫人就转身往楼里走去,景夫人慌忙又像拦住，“等一下！这里面收藏着先父留下的大量手工人偶，怎么能随意进去破坏！？”

“你们的人形要搬要留都随意，我只是找人，对你们的人偶没有兴趣。”

他正往里走，院子外面匆匆跑来人说：“夫人，大师来了！”

景偃走进院子来到华玉盏面前，“华教授，抱歉来迟了，我一直在工作室里，刚刚听到有学生失踪的消息就赶来了。您担心学生的心情当然是可以理解，不过他们也都是成年人了，说不定只是年轻人自己跑出去，在搞清楚之前还是稍安勿躁比较好。”

华玉盏瞄向他，“我就在展楼门口，两个学生却在这栋没有其他出口的展楼里凭空不见了，这样的情况下景偃大师会不会估计的太乐

观了？或许我该提醒您一起不见的还有令公子，您这么悠哉，难道是已经知道他在哪里了？”

他说话时曲小路就瞅着景偃，景偃大师如常地笑笑，“我自然不知道他在哪里，只是不像华教授这么小题大做罢了。当然我也明白华教授是职责所在，难免会紧张一点，只是紧张过度让学生们感觉到不自由就不太好了。学生们如果想偷偷溜出去走走，躲着你也是当然的，怎么会让老师看到呢。”

听出景偃大师话里一直想把方向往他们自己溜出去的方向带，华玉盏越发确定这楼里恐怕有些问题。

曲小路这时从身后靠近他悄悄说：“这人不太对劲，看着魂魄一点都不稳。”

曲小路所说的魂魄不稳是鬼魅之间通俗的说法，这种人三魂七魄都不在正位上，对鬼魅来说极易附身，他们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但是通常来说人一生下来原装配套的魂魄和躯体的契合都是很稳当的，这种情况多半发生于魂魄出窍过，被别的东西强行附身过等等，不管哪一种都足够说明景偃大师多少是有些问题的。

这种事本来与他们无关是不必太在意的，在人形会馆这地方出现个把奇怪的人倒是不奇怪的事，他们要在意的只是景偃大师的不对劲跟桑宁的失踪有没有关系。

景偃大师不会知道他们私下里在说什么，他继续说着，“不如我们还是扩大一下搜索范围，把全馆和附近都搜寻一遍，如果还不见人就报警。”

他的如意算盘倒是打的很好，先拖延了时间，等警察来了搜到最后找不到人也只能不了了之，自然堵住了华玉盏这位负责任的好老师的嘴让他能回学校交差。

华玉盏理也不再理会，大步走进展堂里，不同于上一次的匆匆搜寻，他仔细的一步一步走过整个厅堂，突然在某个地方停下来。

跟进来的景夫人和景偃大师都是一顿，随即看到华玉盏握起拳猛地向下砸去，那足有十公分厚的地板木层顿时被砸穿，木板纷纷折断跌落，露出里面的深坑。

此时景偃大师终于变了脸色，完全没有预料到这样的发展。

这个老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怎么会找到这个陷阱？人怎么可能徒手打穿这么厚的木板？

他心里顿时一堆问题乱成一团，但为了维持表面的镇定只能把这些问题压下去，在华玉盏带着质问的目光投过来时强作镇定的

说：“这里是有一些战时的地道，但早已经废弃了。”

“废弃了？”曲小路围着边沿看了看，“我看机关维护的很好啊。”

他话音还未落，华玉盏那道犀利的目光似乎在坑底发现了什么，纵身一跳下去，从里面扔上来一支手机。

曲小路接住一看，“咦，这是桑宁的老爷机嘛。”

华玉盏人已经从坑底跳上来，景偃大师和周围的人脸上已经掩不住惊讶——这个坑足有*米深，可以抵上一栋小楼的高度了，他怎么可能这么轻松就跳上来？？

反而学生们倒是见怪不怪没有太诧异，她们之前都老老实实的守着本分，但是看到这里也终于忍不住，孟思敏第一个开口嚷着：“这样还说桑宁和徐舰是自己跑出去的吗？他们能跑到你们的地道里？只有你们内部的人才会知道这里吧！”

另外三个人也跟着附和，但景偃大师并没有把她们这四个学生放在眼里。

现在事情已经超出了他的预计，如果找不到桑宁和徐舰，只怕会馆是脱不了责任了。

所以他也只能一赖到底——“没有必要太紧张吧，说不定只是他们地道有兴趣，景晨带他们参观了一下，所以手机落在那里而已。”

这个人口中的话华玉盏半句也不会听，他对曲小路说：“你在这里看着他们，我下去找。”

他又一次跳下去，在比坑底略高的地方找到一个只有一米高的通道，弯着腰向里越走越宽敞，最终沿着一个铁架梯子来到地面树丛中隐藏的暗门。

线索在这里就已经断了，只要是这个会馆的人，从这个花园离开之后可以藏在任何一个院子的任何一栋建筑内。

而照景偃大师的态度来看，他很肯定找遍会馆的楼院也不会找到桑宁的。

他拨通了曲小路的手机，对面传来曲小路的声音，“——没找到吗？如果找到了你应该不会想起给我打电话吧。”

“别那么多话，你找没人看见的时候把那个景偃绑了。”

“华教授，这里可是法治社会啊～～”

“所以不是才让你找没人看见的时候吗。”

曲小路悻悻地挂了电话，心里半是吐槽地想：这要是东窗事发

了，罪责算谁的呀。他的律师证也不知道还能不能用了。

然而收起手机一转头，竟然不见景偃大师的人影——“景偃大师人呢？”

——被他这么一问景夫人也才发现景偃大师人不见了，她本来就已经很难看的脸色变得更难看了。被她一瞪原本跟着景偃大师的小伙计一下子连话都说不利索，“大，大师他……说他先回工作室了，有什么事随时找他……”

“这种时候他就这么回去了？马上去把他追回来！”

景夫人又急又气声色越发严厉，小伙计应了一声慌慌张张的去追，照说也不过就是那么一个转身的功夫景偃大师根本走不远，可是小伙计跑出院子左左右右的放眼搜寻，却连景偃大师的影子也看不到。

地道里桑宁被突然缠上来的那些手吓得失声惊叫，景晨赶忙又点着了熄灭的打火机——打火机的火光不知为何比之前暗了许多，那一点光芒之下他惊悚地看到几个人偶缠在桑宁身上，拦着腰扯着胳膊抱着腿。

它们此时已经一动不动，桑宁却也已经被它们扯离了洞口。

这种场面对景晨来说还太过骇人，他愣了一下才赶忙帮着桑宁把缠在身上的人偶都扯下来。

它们被扔在一旁也依然只是一动不动，桑宁却没办法再往洞口靠近。

“它们……是拦着不让我们出去吗？”

景晨猜测着，他看看惊魂未定的桑宁，心里只觉得不能只靠她来保护他，他得保护这个小女生才行。

他把手机塞进桑宁手里，“这次我去试试。”

“别去了！”桑宁拉住他，“它们现在不动就好，谁知道再刺激到它们会发生什么……如果它们放在这里就是为了阻止我们逃跑的，那再试也没有用。”

景晨点点头，“好，听你的。”

在桑宁做着盘算的同时他也在打量，重新拿过打火机往地道深处走了几步。

他们所在的这个地洞像是后来被开通的，它的另一端连接着一个

更广阔的地下空间，那里放眼所见大大小小全是破旧的人偶，除了洞口这里摆的都是出自景偃大师之手的等身人形，里面则是什么类型都有。

景晨有些迟疑，不太确定的说："我觉得……我好像知道这个地方。"

桑宁听到顿时来了精神，"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有出口吗？"

想到这里毕竟是景晨从小长大的家，他会知道也不是不可能。

景晨努力回忆着，"我小时候家里还有很多爷爷和父亲的学徒，他们的小孩经常和我一起玩，我们好像有不小心闯进某个地方，后来还被狠狠教训了……我也只有那个时候进去过一次，那里是专门处理发生了灵变人偶的地窖。"

桑宁打了个哆嗦，"……什么样的灵变？"

"有的是被外面带进来的游灵附身的，有的是死人的遗物放在家里闹鬼被客人送来的，也有据说年数太久自己就莫名其妙会走动的……小孩子是不允许接触这些的，所以我听到的也只是一些用来吓唬小孩不让我们接近地窖的故事。但是不管怎么样为了这里大量的人偶安稳，只要有一点问题的人偶就会被扔进地窖。会馆的人平时从来也不会接近。"

虽然景晨不能够百分之百的确定，但桑宁觉得应该就是这里了。不然还要再去哪里找一个满是废弃人偶的鬼地方。

所以景偃大师打通了废弃人偶的地窖和他的地下工作间，还利用附身在人偶上的什么鬼东西来驱使他自己制作的人形来困住想要逃离这里的人。

"既然是地窖，就会有其他出口吧？"

景晨点点头，但他不确定设置了这一切的父亲会不会让他们有机会走出去。

桑宁跟上他走过这一小段地道，站在地窖入口只觉得无处下脚——火光明灭之下地上交错层叠着历年被丢下来的人偶，在光影摇曳中看起来就像一个人偶的地狱。

一想到要踩着这些人偶的脸走过去桑宁心里就有些抵触，景晨把打火机交给她，拉着她的手小心地走在上面。

女孩子的手凉凉软软的，景晨很难想象此时此刻的她居然不是真实的血肉之躯。

桑宁脚下踩到一个圆圆的娃娃头稍稍滑了一下，景晨稳稳的扶住她，桑宁刚要开口道谢突然发觉有东西牢牢地抓住了她的脚。

她想也不想抬脚狠狠甩开，一个日本娃娃被她甩飞了出去，掉落在黑暗里不见踪影。

“快走。”

景晨拉着她加快了脚步，然而没走两步桑宁的两只脚都被缠住，惯性让她整个人往前跌去。

景晨想拉住她，但是一只手臂保持不好平衡，抱着她一起跌在人偶堆上。

桑宁趴在当了肉垫的景晨身上，手里的打火机掉出去烧着了一小片人偶的衣服，在这突然增加的光亮之下桑宁回头看到自己两只脚上缠着长长的头发，还在变得越来越密。

人偶堆之下露出半张日本娃娃的脸，依稀间虽然是匆匆一瞥但似乎就是刚刚被她甩出去的那个娃娃。

这时候景晨的手上也开始被一丛丛黑色棕色的头发缠住，两个人越是想起身，那些头发也缠得越紧，人偶堆之下伸出一只又一只小小的手，塑料的，木头的，抓住他们不断的往下拖，直到两个人完全被埋进了废弃的人偶堆之中。

第12课时

安静得如同将要窒息的黑暗之中，桑宁只听得到景晨的呼吸和微微加快的心跳。她紧紧贴着景晨的胸口,整个人完全是被景晨抱在怀里的。

被拖下来的时候情况紧急谁也没有顾得上介意，但此时被埋在人偶堆里动弹不得，时间越久越觉得这样的贴近让人觉得别扭。可是想要稍稍拉开距离,身上缠着的人偶头发却被拉得更紧。

景晨躺在下面给桑宁当肉垫,却因为头发的收紧而越发尴尬——桑宁个子小小的,胸前却很有肉。两个人这么贴近让人生怕会有什么失礼的举动。

可是偏偏那些人偶只是困住他们不让他们离去，也不再有什么其他动作。

外面打火机的光似乎已经熄灭了,四周真正陷入了一片漆黑，让人在规律的心跳声里模糊的时间的感觉，每一分钟都变得格外悠长。

景晨环抱在桑宁肩上和腰上的手从最初的僵硬慢慢放松,感觉着女孩子的柔软和体温。

他也不是没交过女朋友,但是从很早他就明白自己最终会娶的多半是家里安排相亲的对象，不能强求自己的女朋友将来也跟着他一起回到这个处世偏僻的人形会馆里一辈子守着这里的人偶。

所以那些年他大概并没有对感情太上心，这是第一次有如此想要保护一个女孩子的感觉。

可是他们偏偏在这样的情形下相识,他怎样才能保护她？

失去了时间感的他们不知道过了多久,人偶堆叠的缝隙里重新出现了光亮，但这光亮丝毫也不会让人觉得开心。

压在他们身上的人偶被拨开到一旁，景偃大师的脸出现在上方。

看起来他并不意外他们会逃，也并不意外他们逃不掉，不过对于两个人如此顽强还是聊表赞许的。

“——希望你们两个这次有吸取点教训，别再做这种大家都费劲的事情。”

景晨看着这位让自己觉得陌生的父亲，即使被捆得不能动弹还是毫不怯懦，隐隐把桑宁抱紧了些说：“父亲，你放了桑宁！你只是想要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也已经在这里了，没有必要再为难她！你放她走，她出去以后会当做什么也不知道，这里的事她什么也不会说的！”

桑宁努力抬起头看他一眼，“什么啊，你要我眼看着你的身体都被人强占了，还当做什么都没有看到？”

景晨用力捏了她一下，“怎么说你就怎么做，现在不是瞎讲义气的时候！”

他现在一心只想让桑宁离开，至于他自己，从被抓来就知道自己没办法离开了。他不像桑宁，出去之后可以远远的离开永远不再靠近这里，他始终是会馆的人，父亲不会让知道了一切的他有机会对母亲或者任何人说出这里的事。

然而景偃大师看着他们有些好笑的说：“这才认识多久，你们就开始玩这种情深意重的戏码？不过不用费劲了，你们两个一个也不能走——景晨你好歹是我儿子，如果不到最后一步没有其他办法我也不想动你，可是谁让你运气不好偏偏一起掉了下来。现在你什么都知道了，我们这父子只怕也是做不下去了。而且外面闹了不小的动静，就算我想先关着你情况也已经不允许，要怪只能怪这小姑娘的老师太难处理，如果放了她出去我就更没有机会了。只能趁现在还没被人找到这里先换了身体再说，如果还有时间我会再把你这个小丫头剖开来看看的！”

桑宁是面向下被捆着的，她艰难地扭着头瞪向景偃大师，“你不放我走华老师也会找到我的！到时候你的麻烦才真的大了！”

景偃大师冷笑说：“没错，他会找到你，不过找到的只是抽光魂魄之后的人偶碎片，而剖碎你的人或许是‘景偃大师’，但可惜的是那时的我已经是景晨了。”

这里到处都是人偶，桑宁又被人偶的头发缠裹着，景偃大师丝毫也没有发觉桑宁跟之前有什么不同。

他从兜里掏出一个被布缠裹着的铃铛，解开来摇响，通道里那几个等身人形竟然摇摇晃晃地开始往里面爬过来，抓起被捆在一起的桑宁和景晨往外拖去。

景偃大师不无得意的说：“这是我用这里人偶身上残碎的灵体拼做出来的附身人形，怎么样，很不可思议吧？不得不说附身真的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只要我能完全掌握，世上就再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

“才不是！”桑宁虽然懂的不多，可也现学现卖着一点从华先生那里听来的话，“——这种玩弄生命的手段不是轻易可以去碰的，迟早会有代价的！”

景偃大师不会怕，走到他这一步已经没有什么能让他听进去了。

他把两个人带回地下工作间分开绑起来，一边做着准备一边说：“——其实附身之法自古就有，道家有还阳藏密佛教有夺舍，人的肉体只不过是一具供灵魂寄托的皮囊，皮囊会腐朽，灵魂却长存不灭。只要能将不灭的灵魂迁移到另一具躯壳中就可以摆脱轮回得到永生！”

桑宁心里在否定却不知道怎么反驳，但如果那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华老师和华先生就不必费那么大功夫不断的替她寻找可以栖身的躯壳。

她只知道自己最初无意识之下附身的那具肉身最后是个什么下场——“才不对，附身肉身是会腐坏的！”

“腐坏？哈哈哈——”虽然是计划之外的发展但景偃大师依然抑不住即将能够摆脱自己这副不中用身体的激动，“你说的那是借尸还魂吧，那种已经死掉的东西当然不经用，可是你看看景晨，他这么健康，怎么会腐坏？”

桑宁这才想起被自己附身的那具躯体本来就是已经病死的，那这意思是她也可以附身在活人身上吗？

不对她才不想做这种事！跟这种行为一比强盗抢的都还是身外之物，这抢的根本是命！

到了这一步景晨似乎已经不再对逃跑抱任何希望，毕竟在强势的父母面前，他的软弱像是已经根深蒂固。

如果这就是生下他的父亲给他的命运，他认命，但他不想让桑宁跟他一起认命，“父亲，你只是怕放桑宁离开她会带人来坏事，你可以等做完一切之后再放她离开，她会发誓绝对不说的，跟她的老师也不说！她只是跟我一起出去转了转，她会跟她的老师道歉没打招呼的——这样一切都可以平静解决，您也一定希望这样吧？桑宁你快发誓什么也不会说，一辈子都不说！”

桑宁虽然知道他是为她好可还是说不出来，景偃大师轻嗤地笑着说：“看来你还真是挺喜欢她，不过很可惜，如果她只是个普通女孩我说不定还可以留她一命替你娶她算是对你的纪念，但附身在人偶身上的女人可是生不了孩子的。所以还是只能让她永远闭嘴了。”

景偃大师布置好准备了很久的阵法法器符咒等等东西，手里拿着

一截如同削尖了两端的骨头来到景晨面前说：“是我给了你生命，现在也是时候你来回报我了。”

他嘴里念动着长而繁复的咒文，将骨头的一端深深扎进左手心，让血浸满整个骨头，顺着空心滴落。

随即向着景晨心口扎下去——

“不行！别碰他啊你这个老强盗！”

桑宁一急，随即身子一轻，身体被绳子束缚的感觉消失不见了。

她一直都很不擅长控制魂魄化成实体的虚实变化，但此时她从绳子里出来，用力向景偃大师撞去。

景偃大师被撞倒在地上，却痉挛似的抽搐几下失去意识没有再爬起来。

然而与此同时景晨的身体也痉挛起来，桑宁顿时担忧自己没把他们怎么样了吧，谁知道中途被打断附身会出现什么状况？

“景晨！景晨？”

——难道她闯祸了？？

她注意到从景偃大师倒下景晨也开始抽搐之后，那几个拖他们下来的人形陆续倒在地上动也不动。

虽然不太明白但似乎景偃大师在失去意识之后就无法继续控制它们，桑宁立刻跳上升降梯去找华老师和小路来救景晨。

这一次她没有遇到任何阻碍，刚升到地面从景偃大师的小楼里出来，就看到华玉盏和曲小路跑进院子——

“看看，我说这一次我真的感应到她了吧！”

他还没有邀完功，华玉盏已经越过他，接住桑宁奔跑中伸过来的手还没来得及将她拉进怀抱里就反而被桑宁一拉，“华老师快来救景晨！”

华玉盏的脚步不易察觉的一顿——为什么要救他？为什么他要去救他？

不管那个人发生什么，跟他有什么关系？

可惜桑宁并没有感受到他那一顿之下的心情，她只是加了把力气拉着他快步往小楼里去，而华玉盏也只是不想在她这么卖力之下违背她的期望。

曲小路和华玉盏是一感应到桑宁的存在就用妖怪般（去掉般）的

速度赶过来的，其他人都还没有赶来，他们三个重新回到地下。

虽然华玉盏和曲小路有更快的方式可以直接下去，不过反正桑宁人已经平安的出现在这里，在某种心态之下他们还是不急不慢地坐着升降梯。

随着升降梯慢慢下降曲小路打量着这里，“你不见之后就被关在这里？难怪我感觉不到，这里存在某种像是结界一样的东西，不过使用的法术比较驳杂不怎么精准，勉强能起到一点‘闲人免进’的作用。而且这种东西通常都会随着施术者的昏迷或死亡而减弱或解除——桑宁你是自己逃出来的？果然现在根本就不必对你保护过度，多锻炼锻炼总是好的。”

他后面那句摆明了就是说给华玉盏听的，不过华玉盏显然更关心桑宁和景晨一起失踪是怎么一回事。

桑宁在升降梯上匆匆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们，曲小路半是玩笑的说：“看来华先生还真是会找地方，一来就遇到同道中人。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景偃在研究的东西也带回去给华先生，说不定会有用处。”

“景晨呢？他要不要紧啊？我就那么把景偃大师给撞开了，会不会对他有什么影响？他没有醒过来是因为这个吗？”

曲小路拍拍她，“稍安勿躁，别着急。情况怎么样我们总得下去看了才知道，就算他真的有什么事也是因为景偃的法术不是因为你。是吧，华教授？”

他笑眯眯地向华玉盏看过去——有时候当监护人也不是件好事，姑娘长大了总是要往外飞的，是吧是吧华教授？

还好升降梯在华玉盏准备跟曲小路谈谈人生的时候到了地面，桑宁拉着两个人就往先前的房间去，景晨和景偃大师依然一个躺在台子上一个倒在地上，都已经不再抽搐声息全无。

华玉盏和曲小路去查看景晨，桑宁往地上的景偃大师瞥了一眼，担心地问：“要不要先把他绑起来啊？”

曲小路只往地上瞄了一眼，“不用，那里面根本没有魂魄只是个空壳子。”

桑宁听到这句话就知道事情糟了，景偃大师的身体如果只是个空壳子，那他现在是在——她往景晨身上看了一眼，只见曲小路正扒开他的眼皮，那只眼的瞳孔浑浊成一团好像两道浓的化不开的雾气搅成一团。

“先把他们搬上去吧，看来我们得跟景夫人谈谈。”

景偃大师和景晨的躯体并排摆放在客厅里，两旁的椅子上还放着那几个跟景晨极为相似的人形，这样的场面不能不说诡异至极。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景夫人居然还能够维持着镇定，虽然脸色已经难看得像是墙灰。

“景夫人你看，虽然我们的桑宁遇到了这种事，但既然她人没事，景偃大师也自作自受受到了惩罚，我们也想大度一点不愿太计较。只要你允许我们带走景偃大师的研究资料再送我们几个人形，我们也就不报警也不把这件事公开。这事儿就算我们私了，到此为止。”

前大律师曲小路笑语靥靥地跟景夫人说着，“另外桑宁跟景晨相处得也不错，冲景晨的面子，我们也很想适当的提供一点帮助。”

景夫人那死灰似的脸上终于透出一点希望之色，盯着曲小路问：“你们有办法帮景晨吗？我知道这几年景偃有些沉迷于歪门邪道，没有阻止他是我的过失，但景晨是无辜的，你们能帮帮他吗？”

景夫人一向冰冷严厉如今也终于破了功，她大约也明白自己是没有资格要求他们去救景偃的，何况他连对景晨都那么没有人性。她如今也只求景晨能够平安了。

“这一点正是我要跟你谈的，景夫人请靠近两步。”

曲小路收敛了那副讨价还价的微笑表情，在景夫人面前拉开景晨胸口的衣服——那里原本有一个被骨刺扎出来的洞，但此时那个洞竟然已经快要愈合了，伤口处却发黑发紫，并在四周的皮下蔓延着一道又一道奇异的花纹，看起来竟像是皮下的血液凝固而成，让人感觉诡异而又不祥。

“这是什么？”

“景偃大师用的是某种活人夺舍的法术，夺舍之后原主和入侵者会共存在同一个身体里，正常来说强势的一方可以主导身体。不过景偃大师显然为了以防万一的情形发生，他在进入之前给这个身体打了印记，从此身体只会认他，即使偶尔景晨的意识醒过来，也没有办法控制这具身体。”

曲小路稍停，让景夫人消化了一下前面的话，缓缓说：“也就是说，景晨永远都不可能再使用这具躯体了。”

景夫人的身体摇晃了一下，勉强站稳了，问：“那还有什么帮他的办法吗？”

“——这具身体是肯定不能用了，不过这里，正好还有另外一具被空出来的……”

曲小路谨慎的含蓄的示意了一下旁边景偃大师的身躯，这一回景夫人终于撑不住，摇晃着扶着椅子坐了下来按住额头。

连桑宁也瞪大了眼睛看向曲小路——这就是唯一的方法？这是帮人呢还是坑人呢？

儿子变老子，让景夫人怎么面对现实？？

“真的没有别的办法吗……？不能像景偃那样——”

景夫人抬起头欲言又止，显然对于景偃私下里研究的那些事她是知道一些的，对于他的做法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眼前的这两人是华先生那边过来的，看起来又对这些东西很了解，她抱了几分期望去问，却听华玉盏回答她说：“你见过附身在人形身上的人怎么生活的吧？你想他也一辈子躲着不见人？”

华玉盏说的比较不留情，曲小路赶忙接过他的话，“景夫人你看，附身这种事也不是随便找一具身体就可以的。身体和魂魄之间也有某种辨识，要找到能够符合上用一辈子的实在是很难的一件事，景偃和景晨是血亲相容性很高，这也是景偃会选中景晨的原因。现在他们两个魂魄挤在同一个躯壳里，无论对于身体还是魂魄都会造成损伤，要让景晨移出来的话还是尽早的好。”

景夫人抬头看他一眼，“那景偃呢？他会怎么样？”

“很遗憾，景偃在夺舍的过程中被打断了，他只来得及把自己的魂魄灌输进景晨的身体，但仪式没有完成，他操控不了这个身体。虽然死不了，但也只能当个植物人了。”

曲小路这话没人知道是真是假，可以肯定的是就算景偃大师有救，他们也不会救的。

景夫人显然很纠结，她可以拒绝，但他们也可以不管。

他们可以转身就走，把景晨和景偃一起放在这里当两个活死人——不，大概用不了几天失去魂魄的景偃大师就会真正死亡了。到时候也许景晨也一样没救了。

“抱歉我现在还没有办法拿主意，可以请你们多留几天让我考虑一下吗？”

曲小路微笑着回答：“当然。”

华玉盏补充说：“我们还可以再留三天，三天之后学生们也必须回学校报到了，还请理解。”

景夫人愁容惨淡地让工作人员送三人回客房，安顿好两个活死人，随即给会馆俱乐部的几个核心成员打了电话求助。

她知道这些人都在跟景偃一起研究人形附身，期待有一日能够更换一个完美的不会生病不会老去的躯体，为此大把大把的钱捐助给景偃大师。

可惜一番打听下来，大部分人只是支援金钱关注每一阶段的成果，并不参与研究。唯有一两个人在听到是华玉龙那边来的人这么说之后吐了真言：

“——景夫人，这件事事关贵馆少爷的人生我不敢随便拿主意，但华玉龙在一些特别的玄术领域颇有研究，可以说是我所知道的人当中最有造诣的。只是他这人轻易不露相，所以我们只能先引荐他进俱乐部再慢慢接触。如今他的人肯出手，倘若再说没有办法，那只怕是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

所以救景晨的唯一方法，是景晨变成景偃大师。

桑宁蜷着腿蹲在床角两手薅毛也无法消化这个现实，她也想救景晨啊，可是不是这种状况吧？三十岁不到的小伙子猛然就变成五十多岁的老男人还一身病——话说景偃大师什么病来着？而且景晨能当得了景偃大师吗？他根本就不会做娃娃吧？？

桑宁脑子里完全变成一锅煮烂的粥，蹲坐在床角碎碎念，碎碎念，碎碎念……

曲小路站在房门口看一眼里面蹲在床角长蘑菇的桑宁，“有那么难适应吗？人类看起来三十岁和五十岁有那么差？”

华玉盏靠在门框上点着了烟，漫不经心的应一句：“谁知道。”

——他又不是人，关他什么事？

桑宁越发阴郁了——不要都围在她的门口讨论啊，她能听到的啊~~两个老妖怪跑在这里说什么风凉话，三十岁和五十岁当然差很大啊！！

第13课时

景晨的事情固然叫人糟心,可他们也还有正事要办,不能整天只围着这一件事。

比如，现在最正的正事,莫过于找到徐舰。尽管他好像一不小心就被人遗忘了。

桑宁直到此时才知道徐舰是和他们一起失踪的消息,她无比愕然，“——他没有跟我们在一起啊，只有我和景晨掉进陷阱里,也没有见到他被抓来，他怎么会不见了？”

“那么徐舰的失踪就跟景偃无关了？”

——如今已经没有办法证实这一点,更无法去问景偃大师本人了。

徐舰又一次走过一段走廊，出现在他面前的是又一段一模一样的走廊。

这是第几次了？他很确定进去的时候只有走过一段五六米长的小走廊，但出来的时候长长的无尽的走廊怎么走也走不到头。

身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响起极其细微的啪嗒啪嗒的脚步声,声音细小却又繁集，好像密密麻麻一般。

可是他只要一回头声音就消失不见,身后也只有空荡荡的走廊,不见其他任何东西。

他转回头继续往前走,那些声音又渐渐响起渐渐跟上来。

徐舰要被惹毛了,他开着手机录像功能猛地转身——“谁！？都给我出来！！”

空气中仿佛一下子回荡着许多细小而又飘渺的笑声，像是小孩子的声音，嘻嘻哈哈若有若无。

——他这是遇到鬼打墙了？？

徐舰又急又恼，这些鬼东西到底想怎么样？它们打算困他多久？就不能麻溜点现身吗？这种被人耍着玩的感觉一点也不好！！

“告诉你们我一点也不怕你们！有本事出来露个脸啊！”

他越是嚷，那些细小的笑声像是越开心，飘飘荡荡在空气里的每一处。

拓嘛的一定是那些死人偶！徐舰大步向远路返回去，心想着几个人偶也敢耍人玩，烧死它们丫的！

他跑回走廊深处的陈列室，掏出打火机抄起一个看起来衣服比较厚的娃娃引燃，等火着了起来就把它扔进人偶堆里，如此重复着看着一层又一层的娃娃被他烧起来。

空气中那些细小的嘻笑声不见了，取而代之是一声又一声混合着惊恐和愤怒的尖锐叫声，只因为太小太弱而没有太多凄厉和威胁，听得徐舰大笑起来——

“看你们再敢耍我！等全烧光了看你们怎么困住我！”

他得意地看着火越来越大，火光里那些人偶的头发衣服都已经烧光，烧了一半的脸和身体变得发黑，一双双眼睛却像是怎么也烧不化，都紧紧地盯着他。

徐舰开始觉得事情不太对——火烧得越来越旺，不止是人偶，连他们身下的木架也燃烧起来，火势一下子变得猛烈，空气灼热着，氧气也越来越少——

他后知后觉的发觉这是会引起火灾的！而且第一个烧死在里面的就是他！

徐舰赶忙从门口跑出来，诡异的是屋里的火焰像是追着他似的，火苗一下子从他身后的走廊猛地窜过来——尼玛作祟了！

拓嘛的为什么烧掉还会作祟！？

火苗紧紧地追着他蔓延到整个走廊，他被火烧屁股只能一刻不停拼命的跑跑跑——啊啊啊这是为什么！？他难道一辈子都是被鬼追的命吗！？

突然无尽的走廊尽头同样出现了火光，如同走廊被圈成了一个圆形，火焰带着一股热浪迎面扑来！

徐舰只能停下脚，在呛人的浓烟中惊恐地看着两边火焰里夹着一张又一张人偶的脸，在火光中扭曲变形着向他尖啸扑来——啊啊啊他要死在这里了吗！？

就在这时他莫名的感觉肩上一沉，来不及扭头看一眼，就看到两边几乎已经逼到跟前的火焰猛地滞了滞，紧接着一侧走廊的火苗骤减，透过火焰甚至能够看到出口的光芒。

徐舰抱住头迎着火焰的灼热一头向外冲去，全身的衣服毛发甚至

皮肤都仿佛发出被烤焦的滋滋声。当外面清凉的空气和风扑面而来，他终于顶不住肩上的沉重整个人扑倒下来，在眼前一黑失去意识之前听到一阵杂乱的人声——

“起火了！！”

“那边有人！”

——得救了。

意识到这一点时徐舰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彻底陷入昏迷。

那仿佛是黑甜而漫长的一觉，徐舰睁开眼时看到的是一个医生一样的人，他说着：“气管里呛了点烟，当心注意喉头会不会肿起来，其他没有什么大问题。”

徐舰坐起来想要说话时就发现嗓子很哑，不能对自己的劫后余生表示一下激动实在很遗憾。

医生起身之后他就看到站在医生身后脸色铁青的景夫人，不得不说景夫人本来就长得足够严厉了，加上这样的脸色实在很吓人。虽然他很感激她来探望他，想来他是在会馆里出事的，景夫人来探望也是理所当然，只是他还是觉得她不来他会感觉更好一点。

景夫人顶着那难看的脸色走到床前，“徐舰同学身体觉得还好吗？”

徐舰清了清沙哑的喉咙，回答她：“还好还好……”

——他既然没什么事这位黑脸大婶是不是可以快点走了，她这张脸实在不利于大劫余生的青少年的心理康复……

他眼尖看到了站在一边的华玉盏，还有站在门口的女生们，嗓子难受所以只是招招手叫她们快过来，他刚刚那段九死一生惊心动魄的经历正急着找人分享。

然而女生们却冲他连摇头带摆手，似乎还一个个神情古怪不停的对他打什么暗示——他就奇怪了，什么事啊，直接说不行吗？

景夫人还站在他面前没有离去，他的无视让她的脸色越发难看，沉着声音开口说：“既然徐舰同学身体无恙，我们该来探讨一下你为何在陈列室里纵火了。”

“诶？”

——陈列室？哦，对，他放火烧的是陈列室——诶？？陈列室？？

他脸色一变，终于明白了女生们脸上那名为沉痛和同情的表情——尼玛他烧的是会馆陈列室！这是纵火啊！！

他连忙辩解，“我不是想烧陈列室，我只是要烧掉人偶——”

景夫人的脸色已经不能更难看了——“你知道你烧掉了价值多少的人偶吗？”

徐舰这回真的不敢吱声了，他有记得桑宁问景晨外间贩售的那些人偶的价格，那些就已经几千到上万一个不等了，里面那些珍藏得多少钱？

而且他还不是烧了一个，是烧了一屋子。那一屋子里包括了已逝前代馆主的作品，珍贵程度已经不必说了。

徐舰已经意识到如果会馆要他赔偿的话他将背上怎样巨额的债务，他立刻高声声明着：“那又不是我想烧的！是你们的人偶闹鬼把我困在里面不让我出来！我是为了逃出来不得已才放了火！”

景夫人的脸色虽然依旧难看，但她似乎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这种事绝对不会发生。

如果徐舰只是为了自救，那这责任是没有办法分那么清的。更重要的是，她现在不想得罪华先生那边的人。

她转头看向华玉盏，“华教授，你有什么意见？”

华玉盏这才悠悠地开口说：“这件事情我想贵馆也不是完全没有责任，徐舰一度失踪是事实，我们也到处找过都没有找到他，而他却突然又出现在着火的陈列馆外。我想景夫人心里应该也有计量，他应该不是在说谎的。而且这件事也是我一时大意监管不力，这个责任你和我就多担待一下吧。”说着他转向徐舰，“不过竟然有人会没常识到在那种地方放火也真是让我目瞪口呆。”

——你哪里有目瞪口呆了？你根本就是在笑！

“我看也该给你长点记性，多少赔个零头好了。”

徐舰松下一口气的时候，大概还没有想到过零头会是多少。

景夫人最终也只能勉强同意，让这无法估量的损失不了了之。

一想到景夫人的妥协都是为了景晨，桑宁还是感觉挺欣慰的。

离开了徐舰的房间，景夫人在华玉盏和曲小路面前躬身下来，郑重说：“景晨的事就麻烦你们了。”

曲小路微笑安慰说：“放心吧。人活着毕竟比什么都重要。”

事到如今景夫人也只是别无选择，她皱着眉头发愁地说：“我只

是担心……就算我能够接受得了，可是景晨醒来之后毫无心理准备的看到那样的现实，万一他不能接受……”

曲小路居然还很赞同，“这也对，当事人的意见也很重要。那我们不如就先问问他。”

景夫人眼前一亮，“你们有办法唤醒他？”

“这嘛……就算是唤醒了，他听得见，可也说不出来啊。”

“那要怎么……”

曲小路转身对桑宁招招手，按着她的肩把她推到景夫人面前，“如果你信得过，她可以帮你问一问景晨。她拥有跟魂魄沟通的力量。”

诶？桑宁不敢随便乱开口，只能诧异的扭头看看曲小路——我能做到吗？

曲小路按着她肩膀的手悄悄用力捏了捏——你能。

景夫人半信半疑的看了看桑宁，大约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其他办法了。微微对她颔首，“那拜托你了。”

他们一边往放置景晨和景偃大师的身躯的房间走去，桑宁一边冲曲小路挤眉弄眼——什么跟灵魂沟通，我不会啊！

来到房间门外曲小路让华玉盏先进去，自己跟景夫人说：“桑宁还需要稍微准备一下，请稍等。”

他拖着桑宁走到一边，低声说：“跟魂魄沟通什么的我就是那么一说，让她比较容易理解。你要做的是潜入他的内心，这点你能做得到的，努力去试试。不过要小心他们两个人现在的表层意识是混杂在一起的，当心不要找错了人进入景偃的内心就好了。”

曲小路的话让桑宁有点走神，想起在荒田村时她曾经进入了白乐枝和蔡媛美的梦境。那时什么也不懂，以为那只是跟魂魄出窍有关，后来也就渐渐忘记了。

“如果我遇上景偃大师，那怎么办啊？”

“放宽心，他只是一个魂魄，还能把你怎么样？有我的本体保护，在属于灵魂的世界你已经天下无敌了。”

当桑宁再次站在景晨面前，心里多少还是有点复杂。这个人往后的人生，是她无法想象的。她不确定自己会听到什么样的答案。

她握住景晨的手，回想着进入白乐枝和蔡媛美的梦境时，还有被蝴蝶附身的倪倩那时的感觉，渐渐的像是从那只手上传来一股隐约的

吸引力。

桑宁豪不抵抗，飘飘忽忽的跟随着这种感觉而去，置身于一片黑暗中慢慢降落，最终双脚踩在地面上时却隐约觉得脚下一片泥泞。

这里好像沼泽，桑宁发现此时的自己没有穿鞋子，黑色的湿泥几乎要没过了白皙的脚背这种颜色的对比隐约有些刺目。

她放眼望了望这里除了黑色的泥状物仿佛什么也没有，她只能慢慢的向前走，试着去喊景晨。

突然她脚下像是踩到了什么硬物，用脚勾起来一拉，就拉出一具等身的木偶人形。

扔下木偶又往前迈步，脚下却一具接着一具，木偶交错纵横在黑色的泥状物之下。

人形太多的地方总会让人感觉不舒服，桑宁提高了声音喊着：“景晨——我是桑宁！你在哪儿？”

像是应着她的喊声，不远处的一块黑泥向上鼓了鼓，从里面伸出一只人的手。

桑宁正要激动地向那只手跑去，没走两步四周却接二连三的鼓起一块块黑泥，一只又一只手从黑泥里伸出来，零零散散地分布着，一直延伸向看不见的远方。

桑宁头皮发麻，忍住想要掉头逃走的冲动，继续喊着：“景晨你在里面吗？在的话给我点提示啊——”

然而这时一只手却慢慢的从她脚下的黑泥里伸出来，沿着她的脚背摸上小腿，桑宁恶寒地想要甩开那只手，可是不管她的脚落在哪里那只手都立刻从黑泥里伸出摸上来。

那只手骨节分明带着粗糙的老茧，桑宁隐约觉得那应该是景偃大师的手。

桑宁对那只手喊着：“走开啊！”

突然之间泥里伸出的另一只手抓住了那只手的手腕，阻止它再向桑宁靠近过去。

桑宁精神一振急忙问：“景晨！？你是景晨？”

不过一只手是不会说话的，而这只手迅速跟疑似景偃大师的手纠缠在一起，连同黑泥之下也有什么东西在翻滚起伏，就像两个人纠缠打斗在一起。

那两个人形越来越明显，但他们全身都被黑泥包裹着，从头到脚

连脸都不露出一点，仿佛两个人本来就是黑泥做的，只有两只手露在外面显出人类的皮肤。

当他们纠缠在一起桑宁也就分不清谁是谁，只能看出两个人都想把对方按进泥里，自己浮出泥面。

渐渐的其中一个开始处于下风被摁进了泥里，泥泞的黑泥像是有生命的沼泽也不断将他吞噬。他能做的只是死命的抓着另一个，试图把他也一起拖进去。

桑宁认准了那只把另一个泥人往黑泥里按的手，在此时突然上前狠狠地朝他踹过去。

她一脚又一脚停都不敢停，拼命把那人往泥里踹，他似乎也无力抵抗桑宁，最终被黑泥吞噬，泥面渐渐平息。

桑宁赶忙扑到另一边，把被泥吞没得只剩半个头的泥人拼命往外拉，拉出半个身子之后伸手去扒开他脸上的泥，“景晨？你是景晨对不对？”

她越扒越觉得害怕，因为不管怎么扒都碰触不到他的脸，只有一层又一层的泥状物。

——没有特殊的手段，两个健全的魂魄是不能够挤在同一个身体里的，他们的魂魄会如同被不停的挤压搅拌，最后连魂魄的形状也看不出来。

“景晨！景晨我来救你了！你跟我出去好不好？”

黑色泥人的嘴似乎在动，桑宁贴上去努力的辨认，似乎听到断断续续的一句：“我得……保护你……”

桑宁一阵窝心，她不确定景晨能不能听懂，对他说：“景晨我想带你回去，我们回现实的世界去。可是你的身体已经被景偃大师夺走不能用了，你只能使用景偃大师的躯壳。你能明白我说的话吗？景晨，这样你愿意跟我回去吗？”

漆黑的泥人嘴唇又一次动着，点了一下头，“回去……保护你……”

桑宁突然就有了想哭的冲动，为景晨，又像是为别的什么……他们认识的时间根本还不久，为什么对她这么好，为什么让她有种似成相识的窝心。

桑宁带回来的消息总还是让景夫人松了一口气，不管怎么说毕竟景晨还能活着。

曲小路替景晨移了魂，在魂魄与新的身体彼此适应互相稳固的时间里需要绝对的静养，所以桑宁也没能马上见到景晨，直到临走的那一天她才见了他一面。

只是面对有着景偃大师外貌又穿着景偃大师中式对襟大褂的景晨，实在有点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这个样子奇怪吧。以前的衣服也都不能穿了，只能穿父亲的。”

景晨微微笑得无奈，桑宁赶忙说：“不会，不奇怪！其实也还挺好看的……”

仔细看看，景晨就算顶着这副皮囊穿着这身衣服也跟景偃大师不是那么相像——该说，是气势吗，景晨给人的那种文弱的感觉并没有改变。

隔阂感稍稍放了下来，只是想到在他内心时听到的那些话，也不知道景晨还记不记得，再次面对面还是多少有点让人尴尬。

“那个，你的身体还好吗？景偃大师的身体好像是有点不好的样子……？”

“没什么的，只是一点痛风，打打针就好了。反正我也不是当工匠的料子，不会耽误什么，会习惯的。”

不管他说的是真是假，事情已成定局，多说什么也没什么意义了。

景晨看着桑宁，目光格外的柔软，“桑宁，我听母亲说是你跟我的魂魄通灵，才确认了我肯回来以父亲的身体继续活下去。我本来还以为，那时那些事都是梦……”

“啊那那，那个，谢谢你那时保护我……”

景晨淡淡打断她，“怎么会是你谢我呢，应该是我谢你才对。我虽然有心保护你，却每一次都被你保护。这让我明白，只有心是不够的。”

“没那回事……”

“不，那是事实。”在不知不觉之中，景晨似乎多少还是有些变化的吧——“不过没有关系，世上总有我可以保护你的方式，即使不在身边也能给你的帮助——我已经决定去请回以前会馆里的老工匠，重新招收学徒，不管你需要多少人形，我都可以提供给你。只有这点是我可以为你做到的。”

桑宁在片刻怔然之后，很认真的说了一声谢谢。

华玉蠡站在他们见面的院子外面，慢慢点了一支烟由它燃着，面容只是淡然看起来并没有不开心，虽然也没有开心。

曲小路向里面看了一下，像是随口问："你觉得桑宁有没有一点喜欢景晨呢？就这么让他们单独告别没关系吗？"

"有什么关系？"华玉蠡那双狭长的凤眼只是淡淡往里面瞄了一眼，"反正，他也已经不会再有机会了。"

——变成了景偃的景晨，还会有什么机会吗。

只怕连他自己，都不能忍受用这双手碰桑宁一下吧。

课后时

对于他们此行的经历与收获,华玉龙实在有点感慨万千。

“——本来还只期待你们能拿回一两个贩售人偶就不错了，竟然把景偃大师的高仿真等身人形都拿回来了？你们给了大师什么好处啊？这东西可不容易到手啊～～瞧瞧这魔性的做工，大师级工匠的作品就是不一样～～”

——对外来说“景偃大师”这个人还在,一睡不醒变成植物人的是没有什么存在感的景晨,所以会馆什么消息也没有公开。

华玉盏直接把抄来的景偃大师各种研究的资料往华玉龙面前的茶几上一放,“不止,还有这些。”

华玉龙随手翻了翻,一脸愕然的问：“你们去打劫了？景偃怎么可能把这些都给你们的？”

“你早就知道他们那个会馆俱乐部在搞些什么吧？”

“知道是知道……其实妖管会早就注意到他们了，一群非富即贵的人凑在一起研究这些,妖管会怕搞出什么奇怪的事情来,还有安插人入会去盯着。我能顺利入会也是托妖管会的‘卧底’帮忙呢，不过我对他们这些门外汉的研究没太大兴趣就没怎么去关注,只是想就近多搞几个人偶回来。”

华玉龙说完看看坐在自己对面有些无精打采的桑宁，“哎你们到底发生什么情况？小桑宁看起来心情也不太好呢……”

华玉盏不想讨论景晨的问题也不想听桑宁说他的事，干脆当没听见华玉龙的问题,转身说：“你们两个聊，我先上楼。”

华玉龙只能把目光投向桑宁，桑宁这才慢吞吞地把那两日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华玉龙，“——华先生，景晨他真的一辈子只能这样了？”

“唔……到底还是发生这样的事呢，关于永生啦返老还童啦，最后总是会走上点歪路。不过玉盏和小路处理得倒也没错，景晨不像你，你的魂魄有小路的本体保护有的是时间可以慢慢寻找合适的躯体，但是他就没那么多时间呢。能够找到另一具契合又中意的躯壳几率是很渺茫的，他可等不起。”

“哦……”

桑宁又馁了下去，华玉龙略感疑惑地眨眨眼，这是怎么了怎么了？小桑宁有这么在意这个年轻人吗？

面对这样的桑宁华玉龙尽量往好的地方说，“不管怎么样你们这一趟的收获可是不小，有人形会馆给你不限量的提供人形，以后就不用再担心躯壳的问题了，之前的洋娃娃丢也就丢了——唯一可惜的是不会再有景偃大师新的作品了，人形这种东西，越是能工巧匠呕心沥血的作品也越有灵性，别人的作品始终还是稍逊一筹呢。”

华玉龙抚摸着平放在腿上的女形人形摇头叹惋，桑宁好想提醒他那个即将成为她的新身躯，可不可以不要在她面前摸来摸去……

她眼睛盯着华玉龙抚摸之下的人形问，实在没好意思开口只能换个话题，“华先生，您刚刚说的妖管会是什么？”

“哦，是妖怪管理委员会，正式的名称应该是天道署。他们专门管理生活在人类社会里的鬼怪，时不时处理一些妖怪作乱的事，最重要的还是隐藏妖怪的存在，不被人类发现妖怪的踪迹。像这次人类集会研究巫术的事他们虽然大多数时候只做旁观，不过偶尔也会插手，因为一扯到长生这种事总会引发不好的事态。”

“原来妖怪也要被管束啊……”

华玉龙笑眯眯的说：“不然你以为这么多非人混在人类社会里，怎么会不被人发现呢？非人当中可是有不少凶暴的孩子呢～”

桑宁又想起了东大的毒品风波，那么大的灵异屠杀都硬被扭曲成了毒品事件。

想到这里她才又想起去X县会馆的路上，华老师似乎还没有回答她有关毒品事件主犯，历史系主任桑正信的事……

从X县会馆回来之后桑宁的精神似乎一直都不算太好，华玉盏自然不会乐意见到她这样，干脆一股脑的把助手的工作都分派给她。

桑宁知道自己是拿助手工资做事的，自然做的尽心一些，整天不是泡在资料库里抄写就是去图书馆查找，也就没有太多时间去想起景晨。

偶尔她也很想借着去图书馆的机会查一下前历史系主任桑正信的事，关于这个人在刻意的掩藏下网上完全搜不到，即使有也只是一两句场面话一带而过。

桑宁只能寄希望于学校的图书馆，只是想查却不知道从何下手。

这一天她刚到图书馆一眼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待看清是许久不见的高学夫时，竟然还生出几分怀念的感觉。

她突然想到高学夫对图书馆应该比她熟悉得多，就一溜烟地跑过去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谄媚地打个招呼，“嗨~好久没见了~~”

高学夫抬起头看她一眼，应了一句：“嗯，我请假了。”就又低下头去边看书边抄记。

桑宁顿时愕然，她以为只有她请假没去上课才没见到他，竟然他也请假了吗？他可是高学夫啊！什么事会让高学霸请假不去上课？？

桑宁好奇的往桌上放着的两本书上看了一下——《科学里的鬼》？《鬼怪起源与文化衍生》？？

高学霸竟然在看这样的书？？

高学夫注意到她的目光，微微尴尬地轻咳一声，把一本书推过去指给她看扉页上的说明文字：科学解释鬼怪是如何产生的。

呃……科学吗？

大概是怕桑宁有所误解，高学夫主动对她说明起来，“我当然一直是相信科学的，只是前一阵子看到的那些事让我无法理解，因此产生了一点不必要的动摇。”

他在内心对自己那一点动摇表示了鄙视与自我批评，继续说：“为此我这几天都在寻求真相，于是就发现了这些书，也去拜访了写这些书的教授，得到了闻松山教授的启迪与开解。现在闻松山教授就是我的人生导师，我已经正式申请了成为他的助手，和他一起致力于解开神秘现象的产生。”

“……”

桑宁是个心思简单的人，她看到了鬼的出现，就会相信鬼的存在并接受它的存在，她实在无法想象出用科学怎么解释。

“那么说，你找到答案了？”

“是的，虽然不是全部，但是原理是可以理解的——”

高学夫毫不吝啬，很乐于向桑宁传授他的学识，毕竟之前这些事也困扰了他很久，他现在终于拨云见日，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同学还在受到蒙昧。

“其实我之前的思想也太狭隘了，所以才会钻了牛角尖。而我现在明白了灵异现象是存在的，我应该接受他的存在。”

这句话简直让桑宁惊掉下巴，高学夫竟然接受了灵异现象的存

在？

“但是——”

——他但是了。

“但是，灵异现象只是现象，现象是存在的，但与鬼怪无关。”

桑宁瞪着那双大眼睛脑子里已经开始搅浆糊了。

“例如之前最困扰我的，就是我亲眼见到的鳖幽灵和龙。我亲眼见到了它们却又一味只是否认它们的存在，所以才会产生迷茫，但只要以生物的角度去承认它们的存在就可以解释——龙不是神话，而是一种生物，只是一种生存在远古并且极其稀有的龙形生物。就像是恐龙，假如在人类发现恐龙化石研究出它是一种什么生物之前它就以*姿态出现在人类面前，那人类同样无法理解只能神话它。

——再说鳖幽灵，传说中她是一种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鳖的生物，但也许她的下半身根本就不是鳖，那也许是变异也许是畸形也许是疾病。就像是象脸人，树人，狼人综合征，连体双胞胎，就算在现在也有很多种能够导致人畸形的原因。他们也许只是下半身因为某种原因变异畸形，变得庞大发黑发硬所以看起来像是鳖壳，再加上光线环境等等影响导致看到他们的人们产生了联想而已。”

桑宁听着竟然觉得他说的好像很有道理无法反驳！

“可是鬼和幽灵呢？那些不是生物啊……”

高学夫推了推眼镜，不无探清了一切真相的得意回答：“这一点老师的书里有明确的说明，所谓的鬼，其实就是一种电波。这首先要从风水说起，风水学虽然不是科学，但其实也是科学的一种扭曲表现。风水学里有所谓的水脉和阴气，其实那也就是一种特殊的磁场。当某个地点的磁场正好是风水里的水脉并满足了一定条件之后，就会具有保存人类强烈情绪下脑电波的作用，尤其是临死前强烈的记忆电波。这些电波被保存然后重放，就是人们看到的幽灵。

同时人类的大脑也具有不同的电波，其中最能促进人的创造力与灵感的α波的震荡与鬼电波最为接近，也就当大脑处于α波时最容易看到鬼，这种种条件的组合也就造成了鬼的时隐时现。另外也使一些脑波更容易集中在α波上，灵感丰富的人更容易看到鬼。”

他说完了，桑宁的浆糊也终于搅完了。

她有没有听懂不重要，反正她已经深刻了解了高学霸已经走在了跟他们完全不同的道路上。

“那什么，其实我本来是想来问问，我该去哪里找一些学校以前的相关新闻资料……”

“哦，这边是学术书籍区，新闻资料区在三楼。”

“谢谢——”桑宁起身后又想起问问：“那个，你最近都不上课了？那下次的体验课呢？”

“体验课我会去的，课堂那边等我申请完闻教授的助手，做完手边的工作就去。”

——总感觉高学夫好像有些沉迷于此道了啊……科学于他仿佛是变成了一种信仰，而揭穿灵异就变成为信仰而战。

桑宁想想其实这也没什么，还不是很多人相信上帝相信佛祖，信仰不同而已。但是连课都不去上了真的好吗，他是高学霸不是那些逃课学渣也不是他们这些小虾啊……

桑宁刚要跟高学夫道别往三楼去，高学夫却又叫住她问，“你要找什么？”

“嗯……有关个人的资料或者信息之类的吧。”

“个人资料不会放在图书馆里，三楼倒是有电脑可以查学校名人的公开资料，你会找吗？”

“不……”桑宁的确想的太简单，她以为翻翻报纸和校刊，学校大事记什么的能发现点什么呢……

“我帮你找吧。”

高学夫收了书起身，桑宁顿觉受宠若惊，高学霸几时变得这么亲切？

还是他其实一直都这么亲切……只是大家平时蛮嫌他烦的……

她跟着高学夫来到三楼，顿时眼前一花，看见这里架子上成山成海的旧报纸。这种视觉感完全是书籍无法比拟的。

高学夫带着她直接走到一排电脑前，边坐下边问：“你要找什么人的？论文还是新闻？这里的电脑只连接了局域网没有外部联网也不允许插U盘，你需要什么得自己抄。”

“嗯，没关系，我就看看——那就麻烦找一下桑正信的，所有能找到的东西。”

“桑正信？历史系主任？”高学夫侧头看了她一眼，这个学校里恐怕没人不知道他的名字了。

桑宁堆了堆笑容，又什么都不能跟他说。

电脑屏幕上很快出现了桑正信的相关信息，好在不是什么机密，他的籍贯，学历，上任记录一一展现。

桑宁盯着籍贯的那一项看了很久，不能不说，她见过这个地名，是小豪在家里填学校的什么表格的时候。

“你知道吗有件事很奇怪，”高学夫突然开口说，“以前我记得有听班上女生讨论你是历史系主任的侄女，可是发生了毒品那件事之后却好像没人记得这件事。我平时不太关注这些，只当自己记错了所以也没在意。不过如果想想也还是挺奇怪的，虽然只是不小心听到的闲话，但我对自己的记忆力还是有信心的。”

“侄女？”桑宁呵呵笑了笑，“开玩笑呢，你看我像那么大关系户吗？”

——虽然桑正信已经下了台人走茶凉还畏罪自杀了。

“哦，那大概还是我记错了吧。”

高学夫没再坚持，果然对这些事情不怎么上心。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桑宁还是决定停止对这件事的探究，她从学校图书馆回到华公馆的时候家里正有客人，是一个稍微秃顶的半老老头，穿的很讲究，正在沙发上坐着跟华玉龙磨叽——

“咱俩这交情你就不能让我看一看，我就看看又不拿走——你可是别想赖，我从景夫人那里都听说了，所有的研究资料全部都被你抄光了！”

这句话让桑宁注意到这老学究模样的人是在跟华玉龙说人形会馆那些事，原本打算直接悄悄上楼的她脚步顿了顿，特意多看了老学究几眼。

看着看着，怎么就觉得有点眼熟？

“哎，小桑宁回来了？”

华玉龙看到她就打了招呼，顺便给老学究介绍，“她就是桑宁。桑宁，这位是闻教授，就是我先前提过妖管会和人形会的成员，你的事他也帮了不少忙。”

桑宁愣愣的打着招呼，“闻教授您好——您是，闻……闻松山教授？”

她想起为什么觉得这个秃顶半老头眼熟了！她不久前才在高学夫的那几本科学与鬼的书上看到过他的照片！

可是他为什么在这里啊！而且又是妖管会又是人形会，说好的科学呢！？

“啊哈哈是我是我，小姑娘你知道我？”

“我见过您写的书……”

“哦，那些书啊——”闻教授豪爽地笑起来，“那些都是妖管会托我写的，为了让人相信世上无鬼，这样处理大型灵异事件时才方便消除人类对鬼怪的疑心嘛！哈哈哈！”

“……”

哈，

哈哈，

哈哈哈……

那些书竟然是在这样的目的下被写出来的……高学霸的信仰啊……

“哦，对了，说起来我那里新来了个学生要申请当我的助手，也是你们东大历史系的嘛！”

“对……他是我同学……”

“哈哈哈——原来你们是同学！那个年轻人可是个好苗子！妖管会一直就让我培养宣扬无神论的学者，他真是再合适不过，我正打算培养培养让他当我的弟子呐！哈哈哈哈——”

桑宁在心里默默的为高学霸掬一把同情泪，他的信仰，他的人生导师…………希望他永远都不会知道那位开解了他的迷惑指点了他的未来，让他看清鬼怪真相坚信科学坚信世上无鬼的老学者正坐在一个千年老人精的客厅里与他大谈玄术的奥秘。

第四课 除秽祭

课前时1

桑宁最近一直在纠结周末要不要回家的问题。

小豪失踪这么多天父母一定正是需要安慰和陪伴的时候，再说她也不是真的生他们的气。可是对于这件事华玉盏华玉龙和曲小路的意见竟然同样都是不赞同的——

——除了华公馆之外不可以在固定的地方久留或是往返，也要尽量避免去曾经久住过的地方溜达。

在桑园渐渐崩溃的现在,很多被困了太多年的鬼怪都在蠢蠢欲动，他们就像被套在一张慢慢腐烂的渔网里的鱼,每一处漏洞出现时,会有一些小鬼和大鬼的“一部分”先逃出来，反而一些强大的鬼怪依然还被困在里面。

桑园的结界被设定这样的机制，或许就是怕有一天桑园撑不住的时候先放掉一些小鬼,可以保存力量集中困住大鬼。也可以不让鬼怪一窝蜂的涌进世间造成太大的动乱。

所以桑宁现在还不会遇到大的危险，但是那些逃出来的小鬼会循着桑家血脉的气味找来的，为了彻底的消除掉困了它们几百几千年的桑园隐患。

桑宁有时候想不太明白为什么她会成为桑家的屏障,好像有她在一天，鬼怪就很难发现其他桑家血脉的气味。

这让她不能在同一个地方停留太久以免留下气息，也最好不要回家去，免得像小豪那样,让父亲也被它们发现。

她在华公馆除了翻阅资料抄写笔记之外就是无聊，华先生是有一个大公司要管的人，虽然他本人不出面都是找代理去办，但文件总还是要亲自看，人总在办公室里不是常常见到。

曲小路似乎意识到他应该备几份跟自己现在的脸相符的证件，最近都在忙活着到处跑来的比较少。而华老师明明就跟她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最近又不需要去上什么课，却总是不见人。

有时候她甚至有种没什么道理的错觉，好像他是故意在躲着她。

想想却觉得不可能的吧，华老师那样的人哪里需要躲着谁了，所以应该就只是自己多心了而已……

当她正这么自我安慰的想着，一大清早刚一打开房门就跟住在她对面房间的华玉盏打了个照面。

桑宁正要摆出笑容说华老师早，他那妖冶的面容就在她眼前一闪而过，看都不看她一眼就转身走人。

这个，好像，不是她的错觉吧？所以真的不是她多心……华老师真的在避开她，或者说只是不想理她……

她做错什么了吗？？

桑宁哀怨地看着他修长窈窕的背影，默默下楼挪到餐桌前，小心地跟他隔了一个座位坐下。

华玉龙来的时候敏锐的察觉到这古怪的气氛，边拉开椅子坐下边问，“你们两个怎么了？吵架了？”

“不能安静吃饭吗？”

华玉盏冷冷的顶回去，华玉龙却依然事儿妈的说：“真的吵架了？瞧，你连坐着的姿势都微微倾斜于背对她的那一面，小桑宁这么好的孩子你跟她置的什么气？”

华玉盏已经略显不耐烦的斜睨了他一眼，这一眼看得华玉龙顿了顿，“你发烧了？脸色比平时红润啊？”

听到这句话的桑宁忍不住也抬起头去看，可是华玉盏似乎不易察觉地又把身子转了转，微微侧头完全挡住了自己的脸——“吃你的饭。”

华玉龙面前的饭菜总是跟其他人不太一样，有时只是一点肉有时干脆是一些奇奇怪怪的饮品。他拿起杯子边喝边盯着华玉盏那有些不自然的神情，瞧这媚眼如丝面红如潮——他放下杯子琢磨了一会儿，突然一捶手掌，“啊，你是不是快到发情期了？”

桑宁嘴里的牛奶噗一下子从嘴和鼻孔喷了出来呛得直咳，华玉龙扭头看看她，“小桑宁，别在饭桌上喷嘛，好脏。”

“对，对不起……”她羞得几乎躲到桌子底下去咳，可是喷这种事也能挑地方那就不会喷了！冷不丁的说什么发情期嘛！

她悄悄抬头去看华玉盏，华玉盏已经恼得直接拿着盘子里的面包往华玉龙脸上甩，被他躲过去，“哎哎别浪费食物啊！食物很宝贵的！”

“你再开口胡说八道我直接抽了你的骨头！”

“我哪有胡说，算算日期也差不多了——上回民国的时候我都听说X京大学那几个大小姐和洋学生为你要死要活还愣是闹出两条人命

的传闻，妖管会虽然体谅你是在发情期这些事儿也不受你控制，可是你的发情期可是被妖管会记录在案谨慎提防的大事儿！”

华玉盏已经直接把筷子叉子当飞刀一股脑地向他掷过去，“别张嘴发情期闭嘴发情期！”

“这是事实嘛——”

华玉盏偶尔视线一瞥，乍见桑宁趴在桌边上瞪大了眼睛在看他，那张微微泛着潮红的脸顿时恼羞成怒，却看得桑宁心头一颤。

她忍不住在心里卧了个大槽，为什么明明是在生气的表情，看起来却好妩媚好勾魂！

华玉盏恼得饭也不吃转身就走，桑宁听到他风一样摔门而出的声音才慢慢从桌子下面爬上来坐好，忍不住对华玉龙问：“华先生……这是怎么回事？”

华玉龙嗤嗤偷笑完才说，“你说年轻人脸皮薄也就算了，他也一把年纪了，还弄的那么害羞，一定是因为你在这里他才不好意思——你不用在意，他是妖嘛，妖说白了还不是兽。也只有人类可以不分时刻想发情就发情，其他的物种成年之后很自然就会有发情期，没什么难以启齿的嘛。”

桑宁囧，发情期什么的她是没有体会，可是假如自己的姨妈期被人点出来还刚好有异性在身边她也会不好意思啊。

华玉龙大概实在是活得太老了，他既不是人也不是妖可又两者兼具，他可以以人类的眼光看待妖的兽性，也可以以妖的眼光看待人类的渺小。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是以死而复生的状态活过漫长的时光，他没有人类的□更不会像野兽一样发情，也就早已经看淡了这些事情。

桑宁刚刚听到了一点华玉盏以前的事情，满心好奇又不好意思问，时不时用那欲言又止的目光瞄着华玉龙，他怎么会感觉不到？

他笑眯眯的说：“这些事情其实本来也得告诉你的，你既然跟在玉盏身边，如果不提前知道要怎么去提防呢？他既然不好意思说我就替他说好了～～”

这时候鸳鸯和蝴蝶已经收拾了地上和桌上的凌乱，重新给他们换了一份新的早餐，华玉龙这才不急不慢地继续——

“蛟这种生物在传说里是龙的眷族，天生就是做妖的，即使不修炼也能拥有漫长的生命。所以他们的发情期间隔也很久，上回那都是一百年前的事了。这还是在生活平稳并且没有留下后代的时候，如果是留下了后代或者生活妖魔乱世里，出于本能的恐怕三四百年才会有一次发情期。

正因为发情期间隔太久，所以一来也就来势汹汹，散发的强烈费洛蒙会让异性不可自拔的迷恋抓狂。当然如果他有心收敛也可以稍微控制一点的，会有点困难就是了。

民国那一回就是他过的毫不知收敛，事态闹那么大，妖管会才不得不提防，记录下他的发情期并找专家预估下一次可能发生的时间——不过这种事多少也会受到环境和心态的影响，看来是比预测提前了一点，我还得跟妖管会通知一声才行呢……"

桑宁越听越囧，发情期这种事还要被人记录……如果她的姨妈期都要被人记录在案预测日期，她早就羞得一头撞死了。

"——所以了小桑宁，如果你没有跟玉盏欢好的念头呢，就尽量不要跟他对视也不要看他的脸，不然我怕你一时把持不住扑上去。不过如果你有这个想法趁机把他吃干抹净的话，我当然是支持你的～～！"

"没没没没有！我绝对没有非分之想！！"

"不用害羞嘛，"华玉龙乐呵的说，"机会可是难得的，不只下次要一两百年以后，万一有女人趁机给他生了孩子，那就三四百年之后才会有下一次，你可不一定能等得起呢～～"

"我和华老师不是那种关系啊！！"

华玉龙却微微向前倾身，两手支在桌上蛊惑似的说，"现在不是有什么关系，玉盏的孩子你不想生吗？生物天生就是具有为自己后代选择优良基因的本能的，你现在年纪也刚刚好，你们的孩子将来可是会出人头地的～～"

桑宁已经僵硬得连话都说不出了，华玉龙这才略遗憾地放过她，"那就先不提这个了，能拜托你帮忙多留意一下玉盏吗？看好他别让其他女人太接近他，不然万一发生什么重大问题，妖管会一定会要求玉盏下一次发情期在禁闭中度过了。"

桑宁听到华玉盏可能会被关起来，自然也不希望发生这种事，赶忙答应。

"那我，我要看他多久？那个——什么时候会结束？"

"嗯～～这可不好说，看起来现在还没有正式进入发情期，如果进入了发情期有找几个对象的话可能一两个月会结束，如果没有对象的话前后三五个月也是有可能的。"

桑宁汗，"那，那么久……"

华玉龙倒司空见惯似的，"发情期是为了繁衍后代嘛，蛟这种生物可是没有那么容易找到同类对象的，发情期变长也是自然进化，不

然岂不是没等找到对象就结束了？”

“可是你刚刚说……”

“那是指人类的对象，跟人类的对象可是生不出小蛟龙的。”

桑宁匆匆吃完早餐就往学校去了，她最近几乎都没有来上课，就算来学校也只是往图书馆跑。结果人才刚一到教学楼就被白乐枝揪住，“桑宁你跑那么急干嘛？我有事找你！”

“找我？”

“你不是在给华老师当助手，会跟他比较熟，能不能去说点事情——”

“什么事？”

白乐枝是班长，一般有什么事情都是她自己去说的，桑宁蛮奇怪什么事需要她去转达的。

“这事我不好去说，其实是我们专业的学生要联名投诉华老师……”

“哎！？投诉？？这么快？？”

桑宁的脑子一下子就联想到发情期的事，反而白乐枝被她弄得一头雾水，“什么这么快？”

“是……性骚扰投诉吗？”

“……为什么是性骚扰投诉？谁对谁性骚扰？华老师骚扰你了吗？”

白乐枝一脸“不能吧”的表情，东大男神难道还需要去骚扰桑宁这么个毫无魅力跟高中生似的小姑娘？

桑宁发觉自己搞了乌龙，赶忙岔开话题，“没什么，你说什么事啊？”

白乐枝狐疑地看看她，嘱咐她：“华老师如果真的骚扰你了你可别一个人忍气吞声啊，该报告学校一定要报告的。”

“真的没有！你那到底什么事啊？”

白乐枝从手里的书里翻出一张联名投诉状递给桑宁，“呐，你看。当初华老师开体验课的时候不是说好自愿报名的吗，可是后面一连两次都没开放报名，总是带第一次报名那几个人出去，其他人有意见了，说再不开放报名他们就要向学校投诉华老师给学生单独开小灶，剥夺他们的体验权利。”

桑宁看着投诉状下面的签名嘟囔：“他们里面有些人本来不是根本没兴趣去的嘛……”

“谁说不是呢，一开始大家都以为体验课是去那种穷乡僻壤体验风俗的，那种地方当然没人爱去。可是你知道的徐舰总是对我们去的地方大肆宣扬，杨丰旭他们又没否认，其他人也都知道我们去体验些什么了。一开始虽然一个个害怕只敢观望，可是三次下来我们不是也都平安回来，没人真的出什么事嘛，他们的当然都要跟去看看了——顺便你能不能跟华老师商量商量，二年级的也想要去。”

“还有二年级的？”

“我们专业人这么少不管一二三年级都是华老师负责的嘛，二年级的说他们都没上过这个体验课，不能差别待遇也非要一起。所以才找你跟华老师商量商量，真跑到教务处去闹就不好看了不是吗。”

“好吧，我去问问看……”不过桑宁很担忧现在华老师有没有心情去考虑这些问题了。

桑宁不去教室，还得继续搜寻华老师就跟白乐枝道了别往办公室区走去，刚上了一层楼就看到那个让人心荡神驰的身影——可是看清站在他面前紧身职业装短裙仰面一脸迷恋地凝视他的齐老师时，那就不是心荡神驰而是魂飞魄散了。

桑宁想都没想一头冲过去，“华华华老师——！”

课前时2

齐霏是个美人，还是个白富美。

她遇到华玉盏是在毕业之后无所事事的那一年，虽然因为家里的关系学了历史专业,拿了不低的文凭,可那并不代表她爱好此道。

这仅仅能够说明她不仅是个白富美，还是个有脑子会念书的白富美。

家世，容貌，身材，头脑她都有了，并且一向自负于此,别人羡慕不来。

就是这样的她在毕业之后却无所事事，在她拿到文凭意识到自己这一辈子都要跟自己一点也不感兴趣的枯燥历史打交道之后，她突然失去了全部的动力。

如果不是一时兴起来东大找当时正在实习任教的一个师姐喝茶,她就不会遇到华玉盏,就不会回去发了两天愣之后坚决了要来东大任教的决心，并且动用家里的一切人脉把她安排进这里。

她是为了华玉盏才在这里的。

那个远远看到的身材修长面容妖冶,站在落叶纷纷的银杏树下让人满眼绮丽整颗心都要蹦出胸腔的男人。

有人说过再美的容貌看久了都会腻，虽然这并不包括没有得到手吃到嘴的。

但至少她跟华玉盏共事也有一段时间了,不说多么亲密，但至少在她的主动接近之下她比其他女人跟华玉盏之间要亲近得多。

她以为自己也渐渐习惯了第一眼见到时的冲击，却从没有想到一见钟情是可以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生两次的。

她一身完美合身的高档OL紧身短裙，妩媚的棕色大波浪卷发，十指丹蔻明艳妆容，沉醉而迷恋地站在华玉盏面前，微微仰望着只觉得整个人心荡神驰。

只是例行的打一个见面招呼，但他的嗓音他的眼神，他这个人仿佛在蕴蕴生光，散发着无法抵挡的吸引力让她不想放他走。

她不停的随口找着话题跟他攀谈不想结束，脑子里却迷蒙一片自

己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不过说什么也都不重要，只要这样看着他，听着他的声音，连人都变得飘飘忽忽不自觉地向他靠近过去——

她像一只幸福的蛾子想要扑向她的温暖，却听一声大叫横穿耳膜——

“华华华华老师！！”

一个身影横冲进他们之间，齐霏踉跄地退了一步，细高跟在稳稳的保持住了平衡之后一眼认出捣乱的人——“又是你！你这个学生是怎么回事！？没看见老师在说话吗？”

齐霏横眉冷目，拿脚趾头想也知道这个学生是故意捣乱。

东大里暗恋华玉盏的女人多了去了，她可以把那些虎视眈眈的老师当情敌，但一个学生不知道什么叫本分什么叫自知之明吗？

桑宁被齐霏瞪得有苦无处申，再看一眼华玉盏微微蹙起眉头，即使不开口都仿佛在说：你在这里干什么？还别开目光看都不再看她，让桑宁怎么能不脑补自己是被嫌弃了。

她也很哀怨啊，她才不想当电灯泡，还专门冲上来照亮。

桑宁硬着头皮继续说：“华老师我有要紧事找你——真的很要紧！”

为了尽快拉开华玉盏和齐霏的距离，她只能拖着华玉盏的胳膊想拉他走，齐霏哪里会让她就这么把华玉盏带走，直接上前一步挡住她，“一个学生别对老师拉拉扯扯！有什么事先说清楚！”

桑宁直接把刚从白乐枝那里拿来的联名投诉状展开以示证明——“华老师再不来就要被投诉了，所以我真的得带他过去了！”

齐霏瞄了一眼那张投诉状虽然没有看得很清楚但也只能相信桑宁说的是真话，她只能不满地盯着桑宁，眼见她把华玉盏拉走。

华玉盏被桑宁拉着，即使隔着衣服手腕上被握住的地方还是如同要烧起来一般。虽然没有甩开她的手，却只能抬手揉了揉额角，“出门前华玉龙没告诉你不要太接近我吗？”

“可是，他拜托我要看好你，不能让其他人跟你接近——如果再出事的话妖管会要把你关起来的！华老师我一定会好好看住你的！”

华玉盏在心里暗暗啐了一声，那多事的老东西根本是故意的！明知道他现在最“不想见到”的就是桑宁，这唯恐天下不乱的性子真是越老越没正经！

他现在果断应该把自己的手抽出来走开的，但是手腕上的温度像是深入骨髓慢慢流窜，像是把人熨帖开，却又在骨髓里悄悄缩紧，带

着一点震颤的酥麻。

他不能这样放任却又不想甩开，只要一会儿，就这样随波逐流一下也没什么关系。

桑宁做贼似的，一路拉着华玉盏只要发现路过的女生眼神黏在华玉盏身上开始荡漾就慌不择路地绕开，绕来绕去只怕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往哪里走。

最后她就地找了个放杂物的没人角落拉着华玉盏蹲下，借着那些搁置不用堆在那里的柜子桌子遮挡外面的视线。

华玉盏不太确定他们真的有必要这么做贼似的偷偷摸摸吗，拉着东大男神躲在东大堆杂物的犄角旮旯里的也只有她是世上唯一人。

“华老师，下次体验课可不可以再开放报名啊，其他人意见好像真的蛮大的……”

“随你。”

“诶？”

“随便你决定就好。”

桑宁既然被白乐枝托付，本着尽责的精神本来想好好跟华老师商量商量的，这都还没进入状况，人就已经同意了？华老师的风格是这样的吗？

她不太确定地问：“华老师你真的同意？”

华玉盏正靠着一个柜子懒懒的坐在地上伸展开腿，虽然视线一直不咸不淡飘飘忽忽似的投向别的地方，但见她这么啰嗦还是瞥她了一眼，“那就不要。”

桑宁一时大意跟他看了个对眼，那一瞬间视线的交接像是一道绮丽的光，又像是酥酥绵绵的一种波动，顺着视线都能往人脑子里钻，让她有一瞬间短暂的恍惚。

如果要用什么去形容，大概就像是嗑药的感觉——虽然桑宁并没有真的磕过药。

她现在知道为什么华先生不让她跟华老师对视了。

只是她并不太知道这种酥酥的感觉和绵绵的吸引力是相互的，有那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华玉盏还挺希望她干脆不要移开视线——就这么像两块粘糕，黏黏绵绵的慢慢粘在一起。

华玉盏平时似乎并不太喜欢放任和失控的感觉，但偶尔，至少此时此刻，这种放任沉溺的感觉还是挺舒服的。

“那，我就去跟班长说了……”

“等一会儿再去。”华玉盏把她拉近了些，干脆让她也坐下，歪头靠在她柔柔弱弱却又似乎挺有肉的肩膀上，“再待会儿。”

桑宁起先有点僵硬，但慢慢又放松下来。

其实细细的体会，在他身边的这种感觉也并不陌生。就算很亲近也不会排斥，如果就这样一直一直在一起，也好像很令人向往。

桑宁不知道这算不算也是荷尔蒙的影响，但现在她的确有种誓死保卫华老师贞操，决不能让他下一次日子来临时被关禁闭或者送进某个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去。

虽然这似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桑宁这两天过的还的确有那么一点艰难，她尽量每天都跟在华老师身边，但两个人却又互相处于不对视不理会不交谈，仿佛无视了对方似的。

可是每当有女生痴迷的盯着华玉盏，桑宁就会跳出来挡在他面前，小兽似的狠狠的把人瞪走。

大概在别人看起来桑宁就像是华老师的狂热粉丝兼跟踪尾随者。为此她可是拉了不少仇恨在身，尤其是齐霏老师那恨不得将她生吞活剥的神情，让桑宁怀疑如果不是碍着华老师在当场，她会突然冒出尖牙利爪直接把她撕吧撕吧塞进垃圾桶。

同时伴随而来的问题，就是华老师魅力大增之后民俗专业一二两个年级所有的女生几乎都上赶着来报名，男生们却又不肯放弃一睹真实灵异事件的机会，两个学年为了10个名额差点挤破头。

华玉盏一副甩手掌柜的姿态，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来了，哪儿有心情管这些琐事。只苦了负责报名的白乐枝，各种被人缠着插队走后门整天焦头烂额。

最终白乐枝也只能再次扑向桑宁——“桑宁拜托你，去跟华老师再商量一下放宽点人数限制吧！”

介于桑宁总觉得这两天的华老师特别好说话，（括弧，对她。）于是她就屁颠的去商量，华玉盏赏她这两天护驾有功有求必应，于是下一次出行名单顿时增加为二十人。

只是桑宁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出行那一天才知道，因为二十人中女生太多学校坚持增加一名女性教师同行，于是她喜闻乐见的见到了拖着行李箱款款而来的齐霏老师……

对于这个喜闻乐见桑宁自然是很囧，只不过出发前发生了一些让她不能不在意的事情，也就没有那么多心思放在齐霏老师身上。

那是距离出发几天前的周末，白乐枝打了电话把桑宁从图书馆里拖出来，几个女生凑在一起想要重新买一次大家的“统一外出着装”。

桑宁的那一身天蓝色运动套装已经留在了荒田村的那具尸身上，倪倩的也在被饿鬼附身后都已经撕扯烂了，其他人的也没少刮刮蹭蹭——像这个年纪的女生除非特别吃苦耐劳一般来说是不太会穿已经破旧的衣服的。

所以倪倩一提议，就把几个人都喊出来，买买衣服逛逛街。

她们五个坐在商店街的奶茶店里休息，孟思敏随口问她：“你怎么还想起来再去买统一服装了？像前两次桑宁他们那样穿校运动服不就挺好的？”

虽然平时在学校里觉得校运动服挺挫的，但是反正去的也不是什么高端洋气的地方，看惯了那象牙白配深枣红色也还蛮顺眼，而且校运动服的款式也不会太肥肥大大挺贴身的，重要的是料子结实价格还便宜，不管是脏了破了直接扔掉也不心疼。

倪倩哼了一声，搅了搅奶昔里的冰，“校运动服那些新来的也有，我才不要跟她们穿成一样呢！一下子就多了这么多人，感觉好讨厌！”

倪倩无理取闹喋喋抱怨都是常事，但不知道为什么白乐枝她们这一次竟然也能够理解她的意思——好像一直以来只属于她们的那些特殊经历马上就要变成共享的了。

结果她们本来都已经怕的有点不敢再去参加体验课，在这样的情况下却依然忍不住报了名，幸好华玉盏还是答应优先曾经参加过的学生，有一定经验的他们可以那些新人避免不少麻烦，自然也就省了他的麻烦。

“对了桑宁，你要不要提醒一下华老师……”白乐枝刚一抬头，突然脸色微变，随即桑宁身后的一个椅子突然“砰”一声倒地。

桑宁和她旁边的蔡媛美愕然地回头，因为她们身后只有一个空座位再往后就是墙壁，没有人在那里。

店员赶过来扶起了椅子，以为是桑宁挪动时碰倒的没有在意，但白乐枝和孟思敏都清楚的看到桑宁根本没有动过。

倪倩还有点危机意识不足的说，“那椅子怎么自己倒了？”

白乐枝等店员走开了才压低声音说：“它，它不是自己倒的……”

她这一句话就让原本自然的气氛微微变得怪异，蔡媛美有点紧张的说：“别开玩笑啊，后面又没有人……”

“真的，刚刚我抬头时就看到后面好像有好大一团黑乎乎的影子，可是一下子就不见了……”

白乐枝没有办法形容刚才那一眼看到的感觉，好像是一团黑雾，却又像是有生命似的。

倪倩和蔡媛美顿时就有点坐不住，“我们衣服也买完了，还是赶紧回去吧！”

其他人也都没有一件，匆匆结了账离开奶茶店。她们脚下走的很快，然而离开奶茶店没几步，她们身后那些搭在店外的棚子、招牌，就哗啦啦的倒了一地。

四人面面相觑一眼，就在各个店家出来查看的疑惑声中飞快转身一刻也不敢多留。

离开了商店街正好赶上公车入站，她们匆匆上车，车子刚一启动却觉得猛然一坠，像是有什么重物狠狠在车尾压了一下，随即就熄了火。

司机试了几次似乎每一次都在刚刚启动时就立即熄火，桑宁低声对她们四个说：“我们下车！”

车上也有其他几个人打算换乘别的车，于是司机打开门陆续有人下车，桑宁招呼着她们，“我们快走，别停！”

就在她们走出没多远时，身后的公车终于打着了火发动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啊？店里的东西跟着我们出来了吗？”

蔡媛美被她们拉着，时不时紧张地回头。桑宁不想让她们继续紧张，故作镇定的说：“别怕啊，我可能知道是怎么回事——到下个路口我们就分开走，你们转弯，去人多的地方待一会儿，觉得没事了再回去。”

“桑宁你呢？你就一个人不要紧吗？”

“我没事放心吧，我会打电话找人来接我的！”

以白乐枝对桑宁的信任既然她这么说了，也就没有其他意见，到了路口就停也不停飞快地带着另外三个人走了。

桑宁脚下不停继续往前走，果然能感觉到有东西依然在跟过来，路边的树枝在刷刷作响，就连路上的狗也在冲着她后面狂吠。

桑宁把手伸进包包里，紧紧地攥着几颗玻璃弹珠——

华老师说过这样的事情迟早会发生的，那些从慢慢崩溃中的桑园逃出来的杂鱼小鬼会慢慢的寻找聚集过来，那些东西跟生活在现代社会混在人群里的妖怪不同，跟繁华都市里幽魂两三只的幽灵死魂也不同，它们可都是活在一千年前风味醇正的真正鬼怪。

它们已经被关得太久了，足够久到刚刚逃离桑园的它们行事谨慎而又隐蔽。在探清虚实之前，它们绝不会冒冒失失直接闯到桑宁面前来。所以跟在她身后的多半也不是那些鬼怪的本体。

没关系她不怕的，她为这一天的到来不是已经练习了很久吗？

桑宁一路走到一条没有人的胡同深处，才突然转身，把包包里的一把玻璃弹珠一起扔出去，同时张开空间——

她还没有练到足够的准头可以百发百中，所以干脆以数量取胜，这么多的弹珠总能够抓住它或它们了吧！

弹珠落地的一刻连四周的空气都让人觉得一轻，桑宁警惕的站了一会儿，似乎真的没有什么动静才慢慢摸过去从地上一颗颗回收弹珠。

虽然蹲在地上一颗颗收拾弹珠一点也不潇洒，但至少这的确是起效了。出师告捷让桑宁的心也定了不少，这时她的手机响起来，白乐枝打电话来报了平安，顺便问她接她的人到了没有。

这一点当时她只是为了让她们四个快点离开才那么说的，她才不会让华老师在这种时候还到处乱跑。

幸好她这边也已经解决了——

电话刚刚挂断手机又一次响了起来，桑宁看到上面显示着牧文心的号码，立刻高兴的接通——“文心？”

“桑宁……你在学校吗？我把钥匙忘在宿舍里了，舍管阿姨也没在，你方不方便回来一趟……？”

“我没在学校，不过不是太远很快就能到了，你等我一会儿！”桑宁正想着牧文心会这么丢三落四挺少见的，又觉得哪里不太对，多问了一句：“文心你不舒服吗？声音有气无力的……”

“嗯……这两天有点不太舒服，大概只是感冒了没什么关系，就是想会宿舍躺会儿……”

“那我马上就到！等着我就来了！”

桑宁奔出胡同直接招了一辆出租车就往学校赶过去。

课前时3

桑宁的确是有点心急了,听到牧文心生病了,她不能让牧文心生着病在走廊里等着。

但是匆匆赶到宿舍楼下她又猛地顿住脚,望眼只见宿舍上空阴沉沉一片，好像有一大团稀薄低压的黑云笼罩似的。黑云之中甚至还有闪电似的细小电流,滋滋啦啦,滋滋啦啦……

桑宁的两脚变得无比沉重,上一次回来时的经历浮现在脑海。

但上一次她还没有回到宿舍就匆匆的逃了,这一次却怎么也不能丢下牧文心不管。看着上空那如同罩子似的黑漆漆的一团，要自己走进去还真是巨大的心理压力。

横竖都得进,她干脆头一低眼不见心不烦闷头往里冲,一踏进走廊连空气都变得不同,昏暗，窒闷，压抑，耳中充斥着滋滋啦啦的微弱杂音，好像在下雨天闷在潮湿窒闷的房子里,不知哪里开着接收不良的收音机。

桑宁直接往三楼跑上去，越往上空气也像是变得越重，上了三楼一眼就看见蹲坐在房间门口的牧文心。

她用手撑着头，长发垂落在脸的两边，隐隐露出一张苍白的脸色。

桑宁赶忙跑过去，“文心！很不舒服吗？要不要去校医院看看？”

“不用，我前两天去看过了，也没什么事，可能最近太累回去休息一会儿就好了。最近宿舍楼里空气不太好假日很少有人回来，不然我就先去别人那里呆一会儿等舍管阿姨回来，也不用特地让你跑一趟……”

“说什么话，我跑一趟也没什么关系，你都生病了怎能放着你不管？”

桑宁扶起牧文心，掏出钥匙打开宿舍的门，没等走进去光只站在门口她就傻了眼——宿舍里一团又一团普通人肉眼不可见的黑雾流动着纠结着拧成漩涡。

这些东西就像是鬼怪无形的触须，在她曾经居住得最久的这个地方不断搜寻她残留的气息。人住在这种地方身体怎么会好？

“文心……你都生病了，就别一个人住在宿舍了，也没个人照看你……既然累了，就请几天假回家休息休息怎么样？”

牧文心略显狐疑地看了一眼连门都不愿进的桑宁，桑宁当她是普通人很多事不敢说太多，但桑宁失忆了，她又没有失忆，东大风波发生后那些心理咨询师所做的误导和暗示对于知道的内情有点多的人来说并不能忘得那么干干净净。

而牧文心的犹豫让桑宁想到的却是她那不输给高学霸的用功，现这种留在考古组活动室里熬通宵都是常事的人，让她请上几天假回家去休息似乎也不那么容易。

“那，不然……你跟我一起去华老师家吧，想回学校看看的时候离的也近——过几天我们有校外体验课，如果身体好些了你还可以一起去看看，那也算是学习嘛对吧，偶尔也换换脑子又可以学习又可以散心……”

桑宁在拼命的想办法说服牧文心，她却让人意外的很快就答应了，“我跟过去的话华助教不会有意见吗？”

——华玉盏还在考古专业任教的时候是助教，所以牧文心习惯了这个称呼。桑宁一见她松了口赶忙说：“我会跟他好好商量的！我们收拾了东西就走吧！”

桑宁不打算把牧文心多留在这种地方一刻，扶着她闷头进屋，迎面的空气变得粘稠，连呼吸都有些困难。桑宁像泡在一缸黑雾里，甚至能够感觉到那些漂浮的黑雾像无形的蛇一样滑过脸颊的皮肤，她多希望自己也跟其他人一样什么都看不见！

她帮着牧文心匆匆往行李包里塞行李，忽然觉得周围似乎一暗，走廊里飘荡的微弱电波杂音像是猛地窜进屋里，在她们四周环绕了一圈。

桑宁一下子僵住，感觉自己就像一只猎物是被什么东西发现了，正盯着她慢慢环绕让她动弹不得。

牧文心看不到空气里漂浮的阴影也听不到流窜的电波杂音，她只是看到桑宁异常的神情，“桑宁，你怎么了？”

“文心，我们就先带这些东西走吧，需要什么以后再来拿！”

桑宁不知道该怎么对牧文心说明，好在看到她的反常牧文心没有多问也没有反对，她们走到门口，桑宁却没有办法再迈出一步——

走廊里漆黑一片，像整条走廊全部泡在了墨水里，那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

“桑宁？不走吗？”

牧文心似乎看不到桑宁眼中的景象，她先一步跨出了门口，只隔着这一步距离桑宁几乎就看不见她了，影影绰绰只有一个漆黑的轮廓。

“桑宁？”

牧文心伸出手来拉她，那只从走廊伸进门里的手也像是沾满了墨水，变得黑漆漆的。

桑宁定在原地面对着那只离她越来越近的手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她告诉自己那是文心，她不应该怕文心，就这样硬撑着没有躲开，被那只黑漆漆的手拉住手腕，一点点磨蹭着走出门。

也许从光明里看黑暗才会觉得格外的黑，一旦亲身走进来，反而并没有之前看到的那么严重。走廊里的黑暗并不是一色的，而是深深浅浅有着各种事物的影子，像是戴上了一副墨镜，眼前变得只有黑和灰。

牧文心的视线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她拉着桑宁往楼梯的方向走去，但桑宁却渐渐觉得自己视线里的景象并不像是她所熟悉的宿舍走廊。

她眼里看到的景象就像宿舍走廊和某个陌生长廊的重叠，那里很古朴，很老旧，现实和幻觉穿插着，前方有什么东西向她们靠近。仔细辨别之后她能看得出那是一个在奔跑的人，从动作和气氛上能够感觉出那个人在被什么追赶着跑的飞快，可奇怪的是他依然距离她们很远没有跑到面前，以那样奔跑的速度这是不应该的，宿舍的这条走廊并没有那么长。

桑宁只能够认为宿舍的走廊的确跟另一个空间重叠着，它的尽头不是墙壁，而是连接着另一个更长的长廊。

大约是发觉桑宁并没有在看路，牧文心提醒她：“下楼梯了。”

这让桑宁赶紧回神，对她略有些不好意思，明明牧文心是病号，这却不知道是谁在照顾谁了。

桑宁跟着她准备拐下楼梯，但心里莫名的对那个奔跑的身影很在意，刚走出两步就感觉到奔跑的身影带着一阵气流跑过她身后——

桑宁没忍住回头看了一眼，那匆匆的一眼却让她惊叫了一声：“小豪！”

那是桑小豪！

尽管只看到一个匆匆而过的半侧背影，但桑宁能认得出是小豪！他身上还穿着高中的校服，应该就是他失踪那一天的打扮。

桑小豪似乎也听到了桑宁的声音，他的身影在匆忙的奔跑中停了一刻，可是也只敢停了那么短暂的一刻，随即似乎往身后看了一眼，就又逃命一般的跑开了。

桑宁有那么一刻几乎想挣开牧文心的手追过去，可是她眼前突然有一个巨大的黑影挪动过去——

那黑影就像一团巨大的肉虫在向前挪动，却比蛇还要快。

它有那么一刻几乎要发现了桑宁存在，庞大的身躯在楼梯口停住，浓腻的黑暗中桑宁似乎看到它的“腹部”竟然伸出一张脸，盯着桑宁的方向在看，在找。

桑宁动弹不得，对这个不知名的东西莫名的感到从心底深处透出的寒意和恐惧。

牧文心突然拉了桑宁一把，走廊里和楼梯上，一步的距离隔开了两个空间。那个东西没有再继续盯着桑宁的方向，紧紧追着桑小豪离去。

桑宁只觉得自己连腿都有点发软，虽然刚刚一团漆黑她看不分明，但那个黑影的确让她想起某种东西——

就像在荒田村的饿鬼田里看到的那个烂泥和死人组成的庞然大物，华老师只称呼它为“聚合体”。

她在那时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像是见过什么类似的东西，只是更可怕，更让人毛骨悚然——现在她无比肯定那就是刚刚看到的黑影，什么都可能会错，只有这种打从心底里透出来的恐惧她不会弄错。

——小豪就是被那个东西带走了？

桑宁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跟牧文心一起回到华公馆，她满脑子胡思乱想了各种小豪的遭遇，不过至少他现在看起来还挺活蹦乱跳的。

因为是擅自带了牧文心回来，桑宁也没好意思再跟华先生要另外一个房间，先把牧文心安顿在自己房间里才去找他说明情况。

好在华先生是不介意这些小事的，对于桑宁的先斩后奏也没有表示出不高兴，顶着那张娃娃脸语气却跟个和蔼长辈似的对她说：“你都在这里住下了，就别太拘谨，带朋友回来又不是什么大事不用这么郑重其事的。平时也可以多叫几个同学回来玩没关系的——人老了，就爱看家里热热闹闹的。”

华先生是没什么意见，倒是一上楼却又看见华玉盏身姿修长地靠在他自己房间门口，衬衣闲散的穿在身上扣子开到胸口露出隐约的胸线，半冷不热却又媚态横生的问：“你怎么把她弄回来了？”

牧文心就在桑宁房间里休息，她不好在走廊上跟华玉盏扯太多，赶紧推着他进他的房间，关上门——

华玉盏眉头微挑地看着自己钻进一个发情期临近的妖怪的房间还后知后觉得连门都关上的桑宁，迟钝成这样她也算空前绝后了。

桑宁是单线思考生物，她脑子里装着其他事就顾不上感受华玉盏奔放的荷尔蒙了，急急的对华玉盏说："华老师，我看到小豪了！"

她把今天去了宿舍楼的事情跟华玉盏说了，难得还没有忘记补充去宿舍之前在商店街发生的事。

"华老师，那真的是小豪！可是我为什么会在宿舍看到他？宿舍连着的是什么地方？"

华玉盏没有马上回答她，只是那么淡淡的看着她，那目光让桑宁的脑子一下子通透了那么一丁点儿——那里是桑园？

小豪在桑园里。

"看起来'守园人'已经发现他们抓到的人不是真正的接班人了，它们也跟那些鬼怪一起找来了。"

"它们？守园人不是曾经领养我的爷爷吗？"

"他只是其中一个。就像桑园的形已经不在神却还留存着，你爷爷作为最后一任守园人从世间消失之后也就被桑园一起吞并，跟历任的守园人一起成失去自我为了它的一部分。可以说整个桑园就是一个活着的牢笼，只是它不会思考，只凭本能做事。"

"那个追着小豪的东西，就是历任守园人成为死灵后的聚合体？"

桑宁会搞不明白，到底谁才算是囚犯呢？被关在桑园的是那些鬼怪，可是它的看守人也同样到死都无法逃离——在生时只能一辈子守着园子，死了就被桑园所吞噬成为它的一部分，像那些被困在其中的鬼怪一样永生永世不能离开。

桑园困住了鬼怪，也困住了桑家的子孙，这大概是桑家的祖先在设置这个困妖宅时所完全没有料到的。

"它们发觉了桑小豪不是它们要找的接班人，但他同样也是桑家的血脉所以它们也没那么容易放过他。所以它们一边追着桑小豪一边循着鬼怪的触须想来找你，就在无意间连同了两个空间。看来桑小豪对于自己现在的处境适应的还不错，既然他还活蹦乱跳的也就不用太担心，我们得先把学校里那些东西解决了，不然阴气继续这么堆积下去很快就会变成一个乱摊子了。"

私心来说桑宁更希望能先解决桑小豪的事，但理智一点她也知道

那些东西都是来找她的，因为她一个人把学校里搞的一团乱就不好了。

“那我怎么做？全部都用玻璃弹珠关起来吗？”

“没有那么容易。”华玉盏掂量着缓缓说：“你抓到的那些都是些杂鱼小鬼，不过是年岁老些，但既然现在就能从桑园里逃出来就说明不是什么大人物。但宿舍那些可不一样，那都是些逃不出来的鬼怪从缝隙里送出来探查的触须，无形无质，用空间是困不住的。又不能直接在这里清理掉，那等于在告诉它们的本体你就在触须被消灭的地方。

再说那些小鬼在桑园里被困了那么多年，乍一来到这个人类当道的社会里必然正小心谨慎的在观察这个陌生的世界，一下子被你抓了几只之后其他的就更不敢轻易露面。我们得先想办法把他们引到能让他们安心现身的环境里，再一下子全部解决掉。”

“可是，什么环境能让它们安心现身呢……”

桑宁自言自语似的问着，突然脑子里一亮——鬼怪自然在鬼怪的世界里最能够安心！

华玉盏悠悠叹一口气说：“看来又该出去走走了——只是又要调课，不知道其他的老师是不是要抗议了。”

在决定了再次出行之后桑宁反而觉得安心下来了，大概她相信华老师一定可以找到办法解决的。

人一放松，看着华玉盏那闲闲瞅着她的模样就有点微窘——他双手环在胸前斜靠着写字台，那双弧度优美的细长双眼像是打了一层柔光，她很确信这并不是有意的勾引可看起来就是那么媚眼如丝。

“那个，我先回房去看看文心怎么样了……”

桑宁微微僵硬地想要转身离开，还没碰到房门手就突然被华玉盏从身后伸来的手握住，身后贴近的气息不像平时那样清洌洌的，带了点灼热的温度让她的心猛地跳漏了一拍。

温热的大手覆盖着她的手，华玉盏稍稍低头靠在她耳边，呼吸擦过耳廓，带起耳廓一片细小的颤栗。

“别太相信牧文心。”

他只说了这一句话就放开她，面对桑宁转头疑惑的目光他只是重新环起双臂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借着这个充满了自律感的动作以防自己把她再拖回来。

桑宁心跳未平，小心地打开房门，然后逃似的蹦出了他的房间。

她窜进自己的房间里砰地关上门，靠在门口平缓了一下呼吸，然

而一抬眼却见床上空空如也，只留下牧文心曾经躺过的痕迹。

她本以为牧文心已经睡着了呢，四处瞅瞅见她不在房间里，只能离开房间来找。

桑宁并不太相信华玉盏的话——虽然不是不相信他，但要她怀疑牧文心那不是很奇怪吗，文心是她的室友，自从她回到大学之后一直都那么照顾她，而且她只是个普通人，跟那些灵异的事情并没有关系。

牧文心是醒来之后看她不在于是上厕所了？或者找水喝？

桑宁下楼去找，扫了一圈没有发现之后本想找管家先生问问看，却无意间发现华玉龙卧房对面的门虚掩着。她仿佛从那半开的门中看到一个女人的身影。

那扇门在她印象中从没有打开过，甚至华老师给她介绍这个房子的时候都没有提起，那应该是属于不该踏足的部分。

但那虚掩门缝里的人影，她觉得似乎是牧文心。

桑宁赶紧走过去想在被人发现之前把牧文心拉出来，她在门口轻轻喊了两声“文心”，但牧文心却毫无反应，只是直愣愣的站在门里。

桑宁无奈之下只能推门进去，屋里很暗，连一个窗户都没有，只在天花板四角吊着精美但不怎么实用的小小水晶灯，让整个房间几乎都处在暗影和水晶折射的光线下，有点像是一个虚幻的空间。

“文心，我们快出去了！”

桑宁伸手一拉牧文心，她呆滞的转身，面无表情双目无神，看起来就像在梦游一般。

而这时桑宁看到了牧文心面前，摆在屋子正中间的一个长形木箱，确切的说是一具棺材。而这具棺材还不是空的，里面安安静静的摆放着一具骨架。

桑宁头皮微微麻了麻，把这种东西摆在家里可不是什么好爱好。

她希望自己不是窥探到了什么不该看到的秘密，连忙拉着牧文心要退出去，牧文心脚下却纹丝不动，身子又转回去，失焦的双眼映着那具骨架，眼底沉淀着久远的哀伤，好像那是她失去的爱人。

桑宁最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牧文心从那间房间里拖出来，紧紧的关好房门，当做自己没有来过也什么都不曾看到。

牧文心被她拖回房间按到床上之后就又闭上眼睛沉沉睡去，醒来之后也完全不记得这件事，好像这真的只是一次梦游中无意识的闯入。

第一课时

华公馆里的白骨骷髅那段小小的插曲除了桑宁没有人知道，就连牧文心本人也不知道。

她睡醒之后似乎真的以为自己只是做了个梦，还在跟桑宁说：我居然梦见一具骷髅在我眼前直晃。

桑宁什么都没敢说，虽然牧文心一个学考古的对骷髅什么的也不会太大惊小怪,可是要让她知道华老师家里不明原因的藏了一具骷髅,这事儿看起来还是怪怪的。

所以休息之后精神恢复了不少的牧文心只把那当成一个梦，还乱七八糟没头没尾的,随后也就忘了。

但是她忘了桑宁忘不了，她没处说也没处问，于是那具骷髅变成在她脑袋里直晃，就这样心不在焉地到了出发的那一天——

那一天清早学校门口绝对算得上壮观，桑宁从来也不知道二十来号人可以显得这么拥挤和嘈杂，其他学生脸上那种兴奋和跃跃欲试倒让桑宁他们想起了第一次出行的那个早晨。

这一次他们共计学生二十人,老师两人,司机一人,连乘坐的长途车都换成了大一号的巴士。

因为华老师一早就要提前到学校来安排车辆,桑宁和牧文心是跟着曲小路一起来的,刚一抵达就感受到了一道道不友好的目光——

桑宁好像不需要太意外，谁都知道她是住在华老师家包吃住的助手，而且还一当了助手就高调得连课都不来上，早就有不少人私下议论纷纷。尤其在华老师这么的“特殊”的时期，她想不成为众矢之的都难。

而牧文心也没比她好多少，她根本就不是民俗专业的，虽然也有选修历史民俗的课程，成绩也比他们这些专业学生还要好得多，但外人就是外人，一个外人却占了专业里的名额跟着一起来，自然让人横看不顺竖看不爽。

但她跟桑宁这个软包子有一点不同，毕竟是历史系女神级的人物，人往那里一站男生们就把那点意见抛在脑后，女生们则根本敢怒也不敢言。

看到桑宁会表现出高兴而迎过来的也只有体验课的几个老成员了，倪倩一凑过来就说：“桑宁你别管她们说什么，一大清早就跟乡下人进城似的叽叽喳喳没个完，一群没见过世面的土老包子！”

她一撩长发，充分展现出一副经验老手的优越感。

——在她们之中一向添麻烦找事拖后腿的倪倩居然也有在别人面前展现优越的一天。

桑宁注意到她今天不但一身新买的粉红色绒面修身运动衫套装，头发也像是刚去美发店重新拉直过，脸上还化了妆，一副容光焕发的模样。

孟思敏憋着笑压低声努努嘴对桑宁说：“你就让她得瑟吧，她的天敌也在呢，这回可劲儿的‘扬眉吐气’呢。”

桑宁顺着孟思敏努嘴的方向看过去，看到了班上的胡雪雯。

桑宁这个插班生对班上的人不是太熟，连跟白乐枝她们也是开始体验课出行之后才完全熟悉起来的。但至少一个班里上课，多少也耳濡目染的知道这个胡雪雯跟倪倩的确关系不怎么好——用孟思敏的话说，就是俩人都爱出风头又是大小姐脾气，一见面就跟两只斗鸡似的什么都想要比较个高下。

倪倩对新人的排斥也在知道胡雪雯加入此行之后被无限扩大，托这两个人的福二十人中的十三个女生开始呈现了阵营分化的趋势。倪倩在这边鼓吹着对新人的鄙视的同时，胡雪雯也在那边大力挑拨这些老成员占着名额不给其他人机会，更是把桑宁耍手段走后门大肆编排了一通。

在其他人对桑宁不加掩饰的敌意之下，本来人缘比较好的白乐枝孟思敏和蔡媛美也只能加入了支持桑宁的阵营。

女生的新老阵营于是完全分化了，可倒给了男生可乘之机，尤其徐舰简直如鱼得水，站在一群女生中间大侃经验之谈，什么多听多看少说话，不听指挥后果自负，听得白乐枝在一边满头黑线的凌乱着——这是徐舰啊！徐舰啊！！

徐舰居然在教导别人体验课的注意事项啊！他自己真的有注意过吗？？

在等着出发的这一段短短的时间里真是让人各种感慨万千，都赶上一台大戏了。

桑宁看着这台大戏突然有东西从背后一撞，整个人一个趔趄，被牧文心一把扶住才没有跌倒。回头就见齐霏老师穿着高跟靴子白色牛仔裤和红色紧身皮夹克，拖着一箱行李走过，冷冷地瞥了桑宁一眼，

用教训的口吻说——“别站在这么挡路的地方！”

——这里这么多学生零零散散站在这里，就桑宁挡了你的路了？

事儿谁都看在眼里，注意到这边的“新人党”甚至还在抱着看好戏的心态关注着，但齐霏是老师，还是个有背景的老师，谁会没事找事去顶撞她？

桑宁忍气吞声下来，别人也就自然没有戏看。

齐霏老师在车旁放下行李箱就四处搜寻华老师的身影，这时候除了华玉盏其他人都已经到齐了，曲小路招呼大家上车，虽然大多数学生并不认识他是谁，但见白乐枝她们领头上车也就跟了上去。

然而桑宁上车时曲小路却把她拦了下来，在她耳边低声说：“你去宿舍，华玉盏在那边等你。”

桑宁心领神会，宿舍那边聚集的阴气也必须要引走。这东西引早了就会直接缠上来，只能在临出发前引来一起上路。

于是她故意提高声音说一句：“不好意思，我忘记拿东西了，回一下宿舍马上就回来！”

说完也就不管车上那一声声“嘁，麻烦。”“就她事儿多！”转身就往宿舍的方向跑。

“华老师！”

一大清早大学里是极其清净的，华玉盏站在宿舍前的身影也就格外显眼。只是非常时期的他穿了一件淡青色短风衣，戴着墨镜鸭舌帽，在这天将亮未亮的时候独立在女生宿舍楼前，还真让人一不小心就误认为变态。

如果桑宁不是早晨出门之前看到过他这身淡青色风衣，只怕都不敢上前去认。

华玉盏听到她的声音就转过身来，墨镜和鸭舌帽挡着看不到表情，只是不咸不淡的说一句：“就不知道小点声，怕别人听不见我在女生宿舍楼下吗？”

华玉盏拿出一个散发着奇异香味的银色迷你小油灯，点燃之后递给她，“这种香的香气可以把阴气阻挡在你三尺之外，给你三分钟，把楼上楼下每一层全部跑一遍，发生任何情况都不许停。”

桑宁愕然，“只有三分钟？”

“景偃特制附身人形的灵活性一个来回三分钟足够了，实在来不

及就算是丢弃躯壳也得在时间内出来。但是那样你就只能保持着幻化上路，引着那些阴气我们可没有时间给你更换躯体。”他说完大约是从墨镜后面看了桑宁一眼，“还有一件事，你先靠近一点。”

桑宁乖乖地靠过去，华玉盏一只手按在她肩上，突然倾身在她额头上轻吻——

桑宁脑袋里微微空白，隐约记得这样的画面以前也是发生过的。

华玉盏连惊讶的时间也没有给她就退开，“这可以暂时遮挡你的气息不被守园人发现，但是只有三分钟。如果把守园人一起引出来，我们这一路不会好过了。”

——这就是三分钟之内必须出来的原因。

桑宁默默地摸着额头，努力不去在意刚刚被吻了额头的事实而把注意力放在这个吻所带来的效果上。

所以华老师在荒田村的时候也曾经莫名其妙的突然吻了她的额头，所以那之后一些饿鬼像看不到她似的对她视而不见只冲着其他人袭击。

她脑袋里懵懵的走进宿舍，感受到宿舍楼里聚集的阴气似乎因为油灯里奇异的香味猛地躁动起来，这才用力一拍脸颊，飞快地奔上楼去。

这不是什么需要技术的活，只要跑快一点再快一点。桑宁虽然也很想再见见小豪，但她不是那么不分时候自作主张的人，对于这么没把握的事还是华老师说什么她就听什么的好。

于是桑宁在扰人清梦被几个宿舍骂过又被舍管阿姨吼了两嗓子之后就拖着身后一大片乌沉沉的黑影奔出宿舍楼。

她手里的小油灯一见风就熄了，奇异的香气却像是粘在她身上形成了一层壳子似的萦绕不去，让身后的黑影不断的追逐她，可是眼看着就要追到却又莫名的被驱逐开，始终保持着一点距离。

华玉盏见她出来之后也转身跟她一起向巴士跑去，车上曲小路早在驾驶座上候着，就等他们一到马上开车走人。

学生们都在车上叽叽喳喳成一团，不得不说虽然平时徐舰很自命不凡，但这种时候也还是有他的用处的。他一面鼓动男生加入他的计划，跟他一起把鬼怪的存在公诸于世，一面跟女生们吹擂他的英勇事迹。

他说的那些大家自然是半信半疑，没有亲眼见到谁也没办法轻易相信，但至少托他的福大家都被吸引了注意力，谁也没有等得不耐烦到处乱跑。

只有齐霏老师例外，她坚持要在车外等华老师，没有见到他来绝不肯先上车。

曲小路劝说无果也就随她了，他看起来一副斯文和善的样子，但面善可不等于心善，人类的闲事他才懒得管呢。

当齐霏翘首以盼却远远看到华玉盏和桑宁一起急匆匆的跑来时，心情可以用糟糕来形容，连那张花容月貌的脸都变得阴沉起来。

这个女学生为什么这么阴魂不散！她不能让她上这辆车，管它找个什么理由把她开出这堂课有多远离多远！

齐霏打好了主意就双臂环胸挡在车门口，看着跑在前面的华玉盏迅速临近，连“让你的学生去帮我做点事”这句话都还没有说出口，人就被华玉盏揪着肩膀上的衣服一把拎上车。

她那窈窕的身姿既没挡住华玉盏也没挡住桑宁，华玉盏前手一抬她眼前一晃就被扔在了空座位上，而他人已经转身过去把桑宁也拉上了车。

车门紧贴着桑宁的后背关闭，曲小路一早就打着火等着的，此时一脚油门，走起！

巴士风驰电掣的驶离学校，车上的学生猛一下被晃得七荤八素东倒西歪，有人在小声的嘀咕：“哇这个帅哥开车怎么这么不靠谱啊！”

可面对帅哥大家的抱怨声总是比较小的。

华玉盏拉着桑宁没有松手，惯性的摇晃让她撞在华玉盏胸前，却又稳稳的被他扶着没有摔到碰到。

平时私底下怎么相处不谈，这满车的人都在两个人却这么贴近她整颗心都提了起来。

然而实际上却是满车人没几个比她状况好，乖乖坐在自己位子上的还好些，那些凑在一起聊天的完全是男生女生跌成一团，她和华老师根本没有多显眼。

桑宁趁大家都还没有坐稳回神赶紧跟华老师拉开距离，然而不知是不是她的错觉，在她想要远离的那一刻华玉盏仿佛察觉到了她的意图，手臂一收揽在她的腰却又把她按回了怀中。

桑宁的心突突跳着，胸腔里胡乱扑腾的声音生怕连华玉盏都听得到。她不知道这华老师是有意的，还是车子开太快之下无意识的行为？

她紧张得不敢动，又觉得空气都不够用好想把头伸出来喘口气。

不过她似乎也没有纠结太久，就被发现了这对“狗男女”的齐霏老

师一把把她从华玉盏怀里揪出来——“桑宁同学，你该找个座位坐下了！车子行驶中不在自己座位上好好坐着，华老师也很困扰的！”

显然她是当做桑宁故意想借站不稳的机会占华老师的便宜，她的手抓着桑宁的手腕，指甲隔着衣服暗暗的嵌进去，桑宁手腕一痛，暗自幸亏天气渐冷穿的衣服还算比较厚，不然怎么说也得留下个指甲印子。

齐霏几乎是拽着她一扯往车厢里拽过去，牧文心眼尖手快的拉住桑宁，“桑宁，坐这边。”

桑宁在她旁边坐下，暗暗的龇牙咧嘴一下，偷偷看一下袖子底下，这得多长的指甲隔着衣服也能掐出印子。

那边齐霏已经拉着华玉盏在自己旁边坐下，回过神来的一干女生只能望而兴叹，就听胡雪雯在后面哼哼的嘟囔：“真是不要脸哎，为人师表就这么在学生眼前发春勾引男人！”

“就是的，这么光明正大的自己一个人占着华老师算怎么回事！华老师不是应该跟学生坐一块儿好教我们点东西嘛！”

大家的抱怨都不小，齐霏老师已经完全把火力从桑宁这里吸引走了。

可是她们是学生她是老师，这都不在一个等级上，连斗都没得斗！

倪倩难得的心情大好，幸灾乐祸的念念着，“让你们再惦记华老师！跟谁不知道她们是为了华老师来的似的，好像跑来凑个热闹华老师就能注意到她们，这下正好谁也别想惦记！”

白乐枝默默的看她——你说的那是你自己吧？明明你也是从一开始就专门为了华老师才来报名参加课程的。

孟思敏可没白乐枝那么含蓄，直接问：“是谁从第一次报名的时候就迫不及待的宣告华老师的所有权来着？”

倪倩撇撇嘴，“我跟她们能一样吗？我可是从第一课就一课不落忠贞不渝的跟在华老师身边的，华老师迟早能感觉到我的用心，最后还不是得是我的！”

孟思敏更奇怪了，“哎我记得你从荒田村回来以后就对华老师没兴趣了啊，怎么这会儿又忠贞不渝上了？”

倪倩哼哼唧唧的说：“那不是在荒田村的时候华老师都不管我们嘛，当时是觉得他挺过分的啊，可是看看现在这年头长的好的男人哪个没点坏毛病？只要长得好，那都不算毛病！华老师就算很不错的了！再说他不是也没真的不管我们嘛！那叫爱的教育！”

艾呀玛，还爱的教育，说白了还不是胡雪雯出现了，华老师有人抢了，她就不甘心了嘛！

大家也不去戳穿她，但桑宁就觉得很奇怪——看一眼虽然被齐霏老师拖在身边，但只是靠着座背把鸭舌帽挡在脸上像是睡着了一般的华老师，她发现大家在谈起华老师时语气正常多了。至少像白乐枝孟思敏她们已经恢复了原有的态度，不再有“发情期”影响下那种不自觉的迷恋感了。

华先生明明说还有很久的啊……

桑宁疑惑之下干脆去问曲小路，在这些天的锻炼之下她也已经慢慢学着使用传音，至少在同一辆车上这样的距离是没有问题的。

她的问题问出去，曲小路就跟幸灾乐祸似的，语气悠哉的回音：“怎么没人告诉你啊？这就是我在这里的作用了——其实这趟出去不光只是解决学校宿舍聚集的那些阴气，也是妖管会要求他暂时远离都市一阵子，人口越密集的地方也容易引起骚乱嘛，解决起来也更麻烦～～我们只要暂时远离人群，只有这二十几人的话我可以暂时控制华玉盏的发情期对她们造成的影响——从一上车我就已经给女生们施加了一点精神控制，不过群体控制效果当然不会太完美，一部分思想太顽固的或者情根深种的，控制效果会比较差一些。不过关于你那位美丽的齐老师就比较遗憾，她坚持不肯上车，施加控制的时候她就没在～～反正也只剩这一个人，就留给玉盏自己去解决了～～”

——这最后一句已经不止是幸灾乐祸，根本是在坑他吧！

“小路……”

“放心吧～～玉盏成年也一千多年了，处理这种事也不是第一次了，有经验着呢，还用不着你来替他操心～～”

这句话顿时说得桑宁心里怪怪的，想来也是，华老师都活了那么久了，这种跟大姨妈似的周期性生理现象也不知道多少次了，也许有时候有对象有时候没对象，肯定什么样的状况都处理过的，哪儿就轮得到她操心了……

人和妖，还真是完全不同的呐。说不定对于妖怪来说，人类才是最没有节操的，连发情期都没有，想什么时候发情就什么时候发情……妖怪也好动物也好发情是为了繁衍后代，特地发明出套|套这种东西的人类又是为了什么呢？

桑宁完全没有发觉自己已经想歪了，微微叹气地靠在座背上。

巴士已经飞驰上公路，行驶在这辆巴士后面的车辆会时不时无缘无故的发出奇怪的碰撞挤压声，甚至莫名的漂移，熄火。

没有人看得到尾随在这辆巴士之后那一团庞大的阴影，几乎要遮住了半边天空。

第二课时

体验课对于几个老成员来说已经渐渐步入轻车熟路的步调,这一次老成员几乎全员到齐,除了被饿鬼附身之后趁机请假休养其实大家都知道是跑去参加家族旅行的柯正亮,就连伤刚刚养好的李泽俊也来了。

李泽俊和杨丰旭的存在显然夺走了徐舰这个绣花枕头的风头，新来的女生们虽然一开始感到新奇,愿意听徐舰大谈特侃,但他添油加醋的话说多了之后大家也就越来越不信那些他在饿鬼田大战群鬼,在水泽村拯救水神娘娘，还在人形会馆发现隐藏在密室的神秘灵异人形——

她们起初还瞪大了眼睛半信半疑的听着,等到他把自己越说越像玄幻小说的男主角时，大家也就嘻嘻哈哈的各种开起玩笑来。

一个叫吴悦的女生干脆挤到杨丰旭和李泽俊的座位上，拉住杨丰旭的胳膊问：“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啊？”

杨丰旭抬头看见坐在他前面的徐舰扭过头来冲他打眼色让他说点好话，杨丰旭也是颇感到感慨万千，以前他也挺不喜欢徐舰浮夸的风格，现在居然有哥俩好到替他说好话打掩护了吗？

他伸手一指徐舰背上,随口说：“是啊,你看，他背上不还背着那个灵异人偶吗？”

他就随口这么一说，然而随着话音落下，他手指的方向上突然真的看到了一个洋娃娃的影子伏在徐舰背上，一闪而逝。

杨丰旭瞬间脊背发寒微微变了脸色，徐舰看到他的脸色下意识转头去看，一瞬间看到了一丛蜜棕色卷卷的头发正搭在自己肩上——

他大叫一声慌忙想要甩掉，那副吓坏了的样子却惹得女生们哄堂大笑——“哈哈哈杨丰旭太坏了，居然还吓人！”

这边倪倩听到那愉快的笑声翻着白眼愤愤的说：“啊——吴悦要不要脸了！杨丰旭可是我们这边的男生！居然还抱着他的胳膊！”

蔡媛美想了想说，“我知道了！男生无国界，是公用的！”

正在喝饮料的孟思敏顿时喷了，“噗！公用你妹！要用你用，老子才不用！”

桑宁跟着笑了笑，可是心里还真有点在意——虽然那时候是自己把洋娃娃放走的，但它跑去哪里了呢？徐舰被灵异人偶困住，又是怎

么逃出来的呢？

这时杨丰旭已经抽出自己的胳膊，也不管吴悦的疑惑绕过她就快速向她们几个走过来，压低了声音问："你们刚刚有没有看到？徐舰身上的那个？？"

他虽然在问她们几个，但目光是看着桑宁的。

白乐枝和孟思敏都往徐舰那里看过去，"徐舰坐那地方太暗了吧，没看出什么啊，他身上有东西？"

"哎，怎么就徐舰那地方那么暗呢？"

几个人一下子都沉默了，显然徐舰身上真的跟着什么东西。

虽然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他可是放火烧了人家人形会馆的陈列馆呢，不管是放火之前就缠上他还是放火之后报复作祟，总之徐舰那作劲儿，事情发生在他身上总觉得不是很意外。

这回白乐枝也向桑宁看过来了，其他人察觉了多少不好说，杨丰旭和白乐枝是百分之百确定桑宁和他们不一样的。而他们两个又偏偏是这一群人的主心骨。

桑宁被这样的目光看着，先瞅了瞅华老师的方向，见齐霏老师跟个看守者似的牢牢守着华老师不打算让任何一个女生有机会接近他，尤其是桑宁。

就当是体谅一下这个被大妖怪发情期散发的荷尔蒙所扰的女人，桑宁也就不去惹她了。

她于是老神在在的说："不用太担心，到了神眷村就有办法解决了。"

——想想他们车后面就拖着一大群那边的东西，也不差车上这一个。他们去神眷村为的是什么，不就是解决这些东西吗，到时候把徐舰身上这个也一起解决就完事了。

有她这颗定心丸，大家刚松了一口气，胡雪雯和吴悦就走了过来，"杨丰旭，你过来跟她们说什么悄悄话呢，都不告诉我们！走啦一起回去聊天了，再多给我们讲讲会遇到什么事啊，她们一个个经验丰富的又不需要你照顾！"

连杨丰旭这个大男人都能感觉到女生们之间的火药味，但其实如果不是白乐枝孟思敏也在这边，他大概就不只是闻见火药味而是直接听见大炮轰响了。

白乐枝示意杨丰旭赶紧跟她们过去息事宁人，杨丰旭突然就有点无奈卖身的感觉……

等一切重归平静，巴士的另一边再次响起欢快的聊天嬉笑声，桑宁才注意到车上还有一个人被大家遗忘了。

高学夫独自一个人坐在最后一排，不参与任何谈话，只是自己抱着书和笔记一路都在翻翻翻记记记——他的眼镜片已经够厚了，还这么拼要不要自己的眼睛了？

桑宁想了想干脆溜到最后一排坐下，“那个，在车上看书对眼睛不好。”

高学夫手上的笔停了停，似乎寻思了好一会儿，倒也真没什么可以反驳桑宁的，因为他的眼镜片确实已经很厚了。于是合上书说，“闻教授跟我说起你了。”

“诶？”

“他说在好友家见过你，夸你懂事。”

桑宁这才松了口气，刚刚差点被吓了一跳以为闻教授把她的事告诉高学夫了呢。其实想也知道不可能的嘛，闻教授的职责是以科学的武装掩藏鬼怪的踪迹，怎么可能跟高学夫说起什么呢。

她于是打个哈哈应着：“说客套话而已嘛……”

高学夫的字典里大概本来没有客套话这个词，被桑宁提点了才“哦”了一声，不过还是觉得既然他尊敬的闻教授说桑宁懂事的好女孩那她一定就是了。

谦虚也是好女孩的优点之一，所以她一定是在谦虚。

“闻教授让我认真记录这次出行的所见所闻，给他一个科学合理的解释。只要这次提交的分析报告能令他满意，我就可以正式成为他的助手了。”

高学夫说着认真看了桑宁一眼，“我不会输给你的。”

“嗄？”桑宁愕然，“我们没有在比赛吧……”

高学夫点点头，“嗯，这不是比赛。但是良性竞争有利于督促自己的提高，你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大一就能当教授正式助手的学生，所以我不会输给你。”

桑宁有点哭笑不得，真是对不起啊，她那不过是假的是作弊啊，她的整个人生都是一场作弊啊。可惜她永远都没有办法对高学夫解释得清了。

他们两个聊着，完全没有注意到此时的他们有多显眼。等到无意间一抬头，才发现满车的学生都回过头来看着他们。

“哎呦，这还是第一次看见高学夫会放下书来聊天吧？是吧是吧？桑宁可真厉害啊～～”

吴悦斜眼瞄着桑宁，胡雪雯更是阴阳怪气，“是嘛，人家手段高嘛，哪儿有她到不了手的男人啊——就是这品味够奇怪的哦？”

她话音都还未落下，前面突然砰一声，是原本翘着腿的华玉盏靴子重重踏在地上，头也不回冷冷说了一句：“能安静一会儿吗？”

那声音又沉又冷，新来的这些女生只见过他在学校里浅笑悠然，虽然疏远却永远都不失风度的样子，哪里见过这种。顿时就有点不敢吱声。

齐霏更是心都疼抽了，她哪会不知道是为什么啊，就在片刻之前连她都在心里为那些对桑宁的冷嘲热讽暗暗笑着。华玉盏可真是拿她当成宝贝，连说都不许人说！

巴士在压抑的气氛里抵达了他们的目的地，但是一下车桑宁却有点懵，她知道她们这次来的村子叫神眷村，是个深山里的村子。

为此她没少联想一个阴森恐怖的*，可是下车见到的却好像一个农家乐度假山庄，村口用铁管架子搭成一个拱门，上面挂着风吹日晒后已经掉色的横幅，大大的写着：神眷村欢迎您。甚至在远远的看到有巴士向这里驶来之后村长立刻召集了村人在门口恭迎等候。

看到村长和村干事殷切地接过曲小路华玉盏和齐霏老师的行李跟他们握手寒暄，已经不只是桑宁，连一路没少被徐舰吓的新人们都一下子放下了所有的紧张感。

“什么呀，我们是来度假的吗？白期待那么久了！”

“说不定是什么深山度假山庄灵异事件发生地呢？谁手机上网搜搜呗？”

听着女生们的调侃徐舰哪里还挂得住，连忙窜到桑宁身边低声问：“喂喂，这里到底是怎么个情况，给透透气啊！”

桑宁现在算是发现了——有问题，找桑宁。

可问题是她也不知道啊！

徐舰也看出桑宁这儿是没什么料了，连忙催着：“你去问问华老师啊！”

还问华老师呢，她现在连华老师十步之内都靠近不了，更别提说话了。

可是瞅瞅曲小路现在已经完全代替了风衣墨镜鸭舌帽全副武装的华老师成为领队兼外交正在跟村长商量住宿行程和费用问题，这边也有村民热情的过来招呼学生们跟他们去民宿。

进了村之后更是无语，因为这里是山里，没有那么多空旷的平地所以各个农家小院的坐落就显得很任性，尽管放眼望去全是平房没有小楼，却还是一眼就能看出其中好几间都显然被当成了旅馆使用，甚至还有单门独院的“精装修”小雅居。

其中一间精装小屋前还停了一辆高档轿车。

——这已经完全是农家乐的节奏了啊！！

桑宁好容易等到曲小路跟村长说完话还交了押金，赶忙凑过去拉住他，“小路，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神眷村啊，你不是看见了吗？大门上有写。”曲小路怕她没看到还特地指了一下。

“我知道这里叫神眷村~~！可是我们为什么要拖着一群鬼怪来这个农家乐度假村啊！这里完全就是普通的村子，根本就不是夹缝村吧？”

就算是桑宁也能够感觉到这里气氛的不同，完全没有荒田村和水泽村那种空气变化的感觉。

曲小路听到农家乐哈哈笑了笑，“这里还真打算过发展农家乐呢，路也修了房子也葺了，可惜没发展得起来——不过这里可一点都不普通，是极其稀有的两界村，它平时的确是存在于现世，可是到了特殊时刻，整个村子就会全部进入‘另一边’。”

“什么时候？”

“只要这个村子举办祭奠——”

桑宁正想问是什么祭奠，就听到村干事拿着小喇叭正在给大家宣传——“这是我们村子最重要的盛典，除秽祭！只要参加祭奠就可以扫除一身的晦气和厄运，给你带来新的气象！”

小喇叭一边喊着，旁边还有人在分发纸张粗糙印刷廉价的32开小宣传单。

桑宁在无语，大家都在无语。

她汗颜地转回头来问曲小路，“……那祭奠什么时候办？”

曲小路笑眯眯的回答：“什么时候都可以，只要客人交了钱立刻就可以办！我们运气不错，刚好还有另外一家客人在，我们可以分摊祭奠的费用。”

“……”

桑宁已经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她转头看看村大门外那些到了陌生地方正在谨慎地包围散开的一团团阴影——她要相信这个除秽祭的效果能够靠谱吗？可是如果不靠谱，华老师和曲小路也不可能拖着这么一大群鬼怪特地跑来这个地方吧？

“对了桑宁，你看到玉盏那身装扮了吧——”曲小路靠近她低声说，“我瞧他这样子，恐怕是要正式进入发情期了，你可得离他远一点。妖怪发起情来荤腥不忌生冷不拘的，是人是妖都能吃得下，现在正是他意志力最薄弱的时候你别送羊入虎口啊！”

“可是，那齐霏老师……”

桑宁看到齐霏站在华玉盏身边身体都快靠到他身上去了，那要照小路这么说——

“你担心她干嘛，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

——她才不是担心齐霏老师！她是在担心华老师！！

不知是不是敏感地察觉到了什么，华玉盏的目光正向他们投过来，曲小路却顺手把桑宁一带避过了华玉盏的目光，故意在华玉盏的目光下揽着她的腰，亲昵地凑在她耳边说：“村干事已经给我们安排好了住处，我带你去看看，喜欢哪间你先挑。”

——那种违和的感觉又出现了。

小路这种黏糊糊腻歪歪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桑宁怎么就觉得这么奇怪呢？

盯在这两个黏糊糊腻歪歪的人身上的目光不只是华玉盏，胡雪雯和吴悦更是诧异，怎么连这个帅哥司机都被桑宁勾搭上了？这么一点女人味都没有还整天二了吧唧的女人哪里好了？

“这女人够可以的啊，瞧瞧吧高学夫，挑女人可得瞪大了眼睛，别刚好上头顶就绿了。”

胡雪雯平时说话就容易冲，对方又是住在华老师家的桑宁，说的就更难听了。连白乐枝都只能板下脸对她说：“别胡说，那是桑宁的表哥。”

帅哥司机居然是桑宁的表哥胡雪雯倒是意外的，只是嘴上依然不服，“还有这样的表哥表妹呢，黏糊的跟自产自销似的！”

她不知道不光是白乐枝这几个，就连杨丰旭徐舰他们听的都刺耳，他们跟桑宁也很熟了，她什么样的人会不清楚吗，一个女生怎么就能这么随随便便的把另一个女生说成这样？

第三课时

二十三个人按男女区分被安顿在两间临近的民宿小院里，这些小院都是开发农家乐时特地修葺专门用来当旅馆的，各种用品齐全，连一次性牙刷毛巾都有备。

看来村长依然没有放弃农家乐的想法,只可惜他们这地方风水看来实在不怎么好,物产又不丰富又缺少娱乐，翻来覆去只有除秽祭这么一个项目撑着,会大老远特地跑来这里参加除秽祭的显然得既知道除秽祭的内情又得有这种特殊需求,目的性这么强根本不适合休闲度假,旅游产业能发展得起来才怪。

女生们一边在挑选着自己住的屋子,一边能听到胡雪雯在喋喋抱怨，“来这么多人真是太讨厌了，要是人少点就能跟华老师住一个院子了！”

她可是听说以前都有住在一起的时候,近水楼台这种事儿谁不懂啊！

随即她就遭到了倪倩的轻嗤，“那你别来啊,你不来还能少一个人呢。”

——新来的还敢抱怨,要不是一下子多了十个人，她现在可不是就能跟华老师住一个院子了吗！

“凭什么是我不来啊,交的都是一样的学费，凭什么你们这些人一次次占着茅坑死不挪窝啊！”

“哎呦你居然把华老师课上的名额当茅坑啊，真不知道华老师听到了得怎么想？”

“你少胡说八道啊！”

“是我说的吗？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倪倩你找茬是吧！”

一旦只剩下女生，唇枪舌战就逐渐有了白热化的趋势，动手的拉架的乱成一团。而两个院子很近，虽然听不清具体内容却但这边的吵吵嚷嚷却连男生那边都听得到这里的吵嚷。

“女生那边怎么了？打起来了？”

“这也太吓人了吧，咱班的女生……”

这边的院子里正吵着，突然就感觉到一团低压冷空气从院门口处扩散进来，转头就看见齐霏老师一脸阴沉地站在门口。

这院子里都在吵些什么男生那边虽然听不清，刚刚过来的她可是听得一清二楚。

她的心情很糟，不是一般的糟。

她满心以为他们两人都是老师，就可以住在隔壁离华玉盏近一些。谁知道这破村子连个正经旅馆都没有，不但分了两个院子，她还得过来看顾这些学生。

这已经让她很烦了，再看看她都在门口听到了些什么？

齐霏老师的脸色太阴沉太吓人，满院子的女生一下子就安静下来，迅速找准屋子四散而去，连慢慢挑的闲情也没有了。

差点都忘记了，作为女生的带队老师，齐霏也是要住在这边的。

由于不会有学生想跟齐霏老师住在一间屋子里，本来就稍嫌拥挤的女生房间变得更挤了，桑宁这里是跟牧文心，倪倩，孟思敏挤一间屋子，白乐枝和蔡媛美属于人缘好没人会去招惹的，就去跟别人挤了。

就是没想到想要去院子里打盆水洗洗脸好休息一下，一开门却发现胡雪雯和吴悦就住在隔壁。只能怪齐霏老师出现得太突然携带的超冷低压又太强，大家当时只想赶快散开，谁还去注意隔壁是谁。

胡雪雯和吴悦大概也是发现屋里虽然有一暖壶热水却没有自来水，也拿着盆出来找水，看到桑宁就哼了个白眼抢先一步走出来。

院子里有井，胡雪雯和吴悦抢在桑宁前头，站在井前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动手。

孟思敏走在桑宁身后，偷笑着用胳膊肘戳戳她让她一起站在旁边看戏，看着胡雪雯和吴悦在轱辘旁这里搞搞那里弄弄，笨拙的扯着水桶往下拉。

还是白乐枝出来之后瞪了孟思敏一眼——还嫌不够乱啊？还敢偷笑！赶紧过来帮忙！

她拉着孟思敏一起帮忙，都是在荒田村里磨练过的人，打井水这点小事还是不成问题的。

看着拎上来的一桶清澈的井水她们还很有点感慨万千，又回想起了那个贫瘠的荒田村，就连井里打上来的水只有半桶不说还混着泥。

感慨过后，连打水都有劲儿了。

刚替胡雪雯和吴悦打完水倒进盆里，就听到门口一个女人的声音笑着说，“哎呦，打水呢，小姑娘可真能干！”

抬头就见院门口走进来两个人，一男一女，男的四十多岁的样子，光亮亮的脑袋，身材短胖一身暴发户似的打扮。女的大概三十多岁，浓妆艳抹的，比那男的还高一个头。

这两个人一看就不是村里人，倒让他们想起进村时在某个独门独院的民宿前看到的豪车。

果然那矮胖光头进门之后就说：“我们也是来参加祭典的，听到有人一起参加就来打个招呼，你们这是这么多人一起来参加？年纪轻轻的小姑娘也要参加除秽祭啊？”

他说的时候眼睛就在几个人身上转，目光带着打量，话里又像是带着试探和意有所指，让人有种不舒服的感觉。

胡雪雯干脆理都懒得理，只有白乐枝出于礼貌含糊的应了一声，却不知道参加除秽祭跟年不年轻有什么关系。

觉察出这几个年轻小姑娘并不清楚除秽祭的内情，大概只是糊里糊涂来凑凑热闹，立刻也换上了笑脸哈哈笑着说：“这么漂亮的小姑娘怎么能干这种粗活呢，随便喊一声村民就会来给你们打水了，咱们在这儿可是游客！得让他们伺候着！”

说着不等人拒绝就已经转头向门外，冲着对面一栋屋子前忙活的人喊了一声：“喂！来这边打点水！”

那人倒是二话不说放下手上的活跑过来，进了院子还连连跟拿着水桶的白乐枝和孟思敏道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疏忽了，想着没到晚上你们没这么快用水的……”

光头还在旁边作威作福似的责备，“看看，怎么做事的？还要客人自己动手打水！”

这人笑着说话的时候还勉强能看，一喝斥起人来就透出一股子凶神恶煞，没人对他有什么好印象。他却毫无自觉的转头又笑说：“我们年年都来，对这里熟！有什么不懂的事可以来找我！”

桑宁在心里默默吐槽，除秽祭还年年来，这是身上有多少秽气要除啊？

那村民打完了水就赶紧走了，光头却还是没有走的意思，似乎有意想套套近乎，那大约是他老婆的浓妆女人也在旁边笑吟吟的搭话，非想拉着桑宁的手说：“哎呦小姑娘长的真水灵～～”

这过分的热情弄得几个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应付，好在齐霏在屋里察觉了状况，好歹她还是她们的带队老师，总不能让来历不明的人接近几个女生。

她走出来问："两位有什么事吗？"

光头看见齐霏老师的时候眼睛似乎一亮，迎上去就要跟她握手，"你好你好，我们也是来参加祭典的！"

齐霏没有伸手，他也没觉得尴尬，继续说："我们年年都来，不过有好久没见到新面孔了，这村子的宣传做的实在不怎么样啊！这一见到有别的客人来，就忍不住来看看，祭典上好做个伴！"

他一边说着，眼睛一边在迅速的审视度量齐霏和其他女孩子之间微妙的关系，按说都是年轻人年纪差的并不大，但隐约间一种从属或是监护人和被保护者的立场却很明显。他立刻就从中察觉到了某种关系——

"您是老师吧？这是带学生出来玩呢？"

大约是他的目光太热切，那浓妆艳抹的女人不太高兴了，扯了他两下就要拉他走。光头啧了她两声也不想他老婆一吃醋把场面弄的难看，就半推半就的跟齐霏道别说："哎我们有点事先回去了，祭典上见啊！"

然而两人一转身白乐枝却惊得"啊"一声猛地后退差点跌在地上，不只是她，桑宁也张大了嘴巴只是没来得及叫，孟思敏同样变了脸色。

齐霏和胡雪雯她们都用诧异的目光看着这三人，像是在说：鬼叫什么？

她们都看不到，那两人背后仿佛浮现着许多张黑气凝聚的脸在无声痛哭嚎叫，扭曲得如同恶鬼。

三个人还没有回过神来，齐霏已经转过身来对她们斥责："别有事没事的招惹这些不三不四的人！你们真出了事还不是我担责任！"

桑宁她们都已经被惊得没有心思回应她，只有胡雪雯不服的顶了一句："又不是我们招惹的，是那两个人自己找上门的！"

她默默咽回一句：不想负责别来啊！又没人叫她来！

白乐枝桑宁三人水也顾不得拿，你推我搡地快速回了房间，门一关，顾不得牧文心和蔡媛美奇怪的目光，互相问着："看见了吧？你们刚刚都看见了吧？"

"又只有我们能看见吗？别人好像都没看见啊！"

“难道还是因为在荒田村时的事吗？我们也结了鬼缘？可是结鬼缘的不是只有媛美吗……”

桑宁这时候像是想起了什么，提醒她们：“你们……那时候都受了伤的吧？”

白乐枝和孟思敏这才想起最后那一夜从葬礼上逃回来时她们的确有受伤，但相比较于李泽俊那么严重的伤她们那点抓伤咬伤根本就不算什么，敷了草灰之后也没有什么不良反应，就没有去在意了。

现在想起来，抓伤也好咬伤也好，她们的血可不是就被鬼吃了吗！

鬼缘早就已经结下了，她们却一直一无所觉。

意识到这一点，最初的那点震惊过后，比起一无所知，找到了原因竟然还没那么害怕了。

“那么……我们以后是不是也变成灵异少女了？”

“是吧……”

“可是那两个人背后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

——不管那是什么，显然那就是那两个人需要年年来这里的原因。

背着这种东西的人也绝不会是什么好人，她们一致商定的结果就是要离那两个人远一些。

桑宁觉得这件事得找人说一下的，虽然找不到什么好时机去跟华老师讲，至少也得先跟小路说一声。

此时的曲小路正各种惹人厌地待在华玉盏屋里，男生那边人少相对宽敞，华玉盏觉得需要提醒他一下他们两个是一人一间，这里不是他的房间别赖在这里不走。

曲小路笑嘻嘻地看着华玉盏，很有点幸灾乐祸的说：“你这是正式进入发情期了吧？听说才隔了一百多年？提前了可不少嘛。”

“跟你没关系。”

华玉盏冷冷的应着，故意不想搭理他。

有些地方曲小路和华玉龙一样讨厌，因为曲小路是珍珠化成的精魅，他和华玉龙那种不需要繁衍的老东西一样，都没有固定的发情

期，讨论起这种事情来都一副旁观者的好事姿态。

曲小路果然开了这个头，就没打算放过他，“当然不关我的事，不过咱们都知道是关谁的事嘛。听说有‘合适的对象’在身边时，发情期自然就容易提前——你有打算趁这次跟桑宁成就好事了吗？要等到下一次也不太实际的吧？”

华玉盏有点心烦，发情期初期的浮躁让他变得很容易不耐烦，想都没想就说：“我对桑宁不是那样的感情！”

“咦？”

这让曲小路蛮疑惑不解，在他看来一千年前的玉盏对月见那是没有条件无所保留的好，想宠着就宠着想腻着就腻着，只要月见高兴，一切都不是问题。

那时候他年纪虽然比玉盏还大，但成人形未久，又刚从寂寂的水底上岸，在他眼中那就是爱情的代表了。

只不过起初月见只是个没有实体的水鬼，靠着借尸还魂呆在岸上，后来又成为鱼骨妖，鱼骨做骨血肉为躯，所以记忆中玉盏和月见之间不曾发生点什么也是环境使然。

何况短短数年的相聚，也没赶上玉盏的发情期。

可现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发情期都到了没道理不上啊。

华玉盏一时没言语，有些事情连他自己也说不清，就算已经决定了留在桑宁身边，可是守护在一旁只看不碰禁足禁欲的日子太久了，反而觉得没办法出手了。

曲小路看着他那副纠结的模样嘴角却慢慢勾起，他那温润和蔼得宛如圣人的容貌下实在长了一副不相配的心肠，专门挑这个时候跟他摊牌说：“如果你真的不打算出手，那桑宁我就收下了。”

华玉盏眉头一蹙抬眼看过去——“你这句话什么意思？”

曲小路眉眼笑盈盈的，一点也没有挖人墙角的愧疚，大言不惭的说：“就是在考虑一个可能性——我跟桑宁，说不定也蛮相配的。”

意识到他的确是“那种”意思，一下子曲小路平日对桑宁那些反常的亲昵似乎都有了原因，华玉盏眼中开始透出微愠的犀利——

曲小路恍若不觉，或者察觉了也根本不在乎，犹自慢条斯理的说：

“你看，自我跟月见相识以来，也有一千多年了。你知道我以前跟月见的感情很好啊，甚至在你遇到月见之前我们就一起在水底那么多年了。不过我以前是‘那种样子’，所以大家只当好朋友，谁都没往

别处想，我自己也没动过其他念头。

可是都过了一千年了，我还是在月见一转生之后就自动自觉的找来，暗中为她做的事情也不少，以一千年前的交情来说是很不容易了吧？”

曲小路一脸“我这么好的朋友到哪里去找”的表情，偏偏华玉盏无法反驳——妖怪们都活得太久，一向信奉随缘而聚去留无拘，在一起的时候可以感情很好，可是散了也就散了，不需要什么义气什么旧情。

“所以我就在想，是什么感情让我为她做这么多呢？当然那时候我也没想撬你的墙角，好歹你我也算相识一场，虽然真正有交情的不过是那么几年时间。但是后来为了桑宁我连本体都交付出去，这么大的事连犹豫都没有，我想到我们之间的确是有这个可能性的——现在的我和现在的桑宁，可不是当初的小水鬼和珍珠娃娃了。我们在一起不是也不错吗，何况我们现在有本体相连，心意相通也不过是分分钟的事情～”

曲小路笑得悠然华玉盏听得恼火，瞪着眼前这张大言不惭的脸突然发觉他们果然算不上什么交情兼他根本不了解曲小路这个人。

一千年前那短短几年的相处也不过是因为他是月见的朋友，连他的朋友都算不上。而月见死后他们根本就再没有过来往。

几年之于一千年，跟没有是一样的。

而这个突然冒出来以桑宁家人自居的“陌生人”把桑宁从他身边带走也是有前科的。

华玉盏缓缓起身，站在曲小路面前一把揪住他的领子拎过来，曲小路的眼镜因为他粗暴的动作而歪了稍许——

“你这个精魅系的妖怪是想跟我好好练一场吗？先提醒你精魅不是适合战斗的类型，别等动起手来说我倚、强、凌、弱。”

第四课时

男人的友情真脆弱啊～～

走出华玉盏房间时的曲小路感慨着，暂时无视了自己挖人墙角的恶行。

他刚要回房间就看到桑宁从外面跑进来，站在门口冲他招手。曲小路立刻摆上平时笑盈盈的脸，他想他能够打桑宁的主意大概还得庆幸桑宁失去了跟前生有关的所有记忆,据他所知人类可不怎么愿意跟自己记忆中的“小娃娃”谈恋爱。

桑宁是来跟他说那光头夫妻的事的,曲小路把她带进房间里听完嗯～了一会儿，其实脑子并不是完全在这件事上而是在考虑另一个问题——他有必要也像华玉盏那样逼着桑宁锻炼成长起来吗？如果是他的话也没有办法跟桑宁一起进入桑园吗？

他是精魅，而且跟桑宁有本体的珍珠相连，好好想想办法似乎也不是就进不了桑园——

对呢,他是精魅。

华玉盏刚刚才毫不留情的提醒他,精魅可不是战斗系的妖怪。

所以还是让桑宁再锻炼锻炼吧,说不定真的跟着她进了桑园，还得靠她保护他呢～～（羞耻心呢？？）

打定了主意他就对桑宁笑着说：“这个简单，我们亲眼去看看他们到底是什么人不就好了？”

“要窥探他们的内心吗？可是那还要碰触到他们才行……”

——这要怎么碰？那两个人一看就不好惹，她莫名其妙的上去摸他们一把,被揍了怎么办？

还是要去握握手？想想就令人很不愉快！

“我们干嘛要用普通人的方式呢？只要半夜潜进他们房间里,想怎么看就怎么看～”

桑宁被他一提醒茅塞顿开,“魂魄出窍！”

“晚上等其他人睡下了我在这里等你跟你一起去，不然你一个人我不放心。”

桑宁什么都没多想的点了头，曲小路倒是想的有点多，该怎么说呢……

精魅是很擅长揣度人心的妖怪，他们可以把别人的心分析的头头是道，可是轮到自己呢？

曲小路发觉自己对待桑宁的方式似乎在无意间模仿着玉盏对待月见，这是不是有什么意义呢……

——管他的，墙角先挖了再说，其他的以后慢慢考虑就好了。

定好了“半夜约会”曲小路温言笑语的送走了桑宁，不一会儿也就到了晚饭时间。

山里没什么娱乐，眼看深秋天黑的又早，村民来给他们各屋送了晚饭。送饭的年轻小伙拿出一副推销的架势说：“本来想给你们弄个篝火晚会，怕你们长途跋涉的人都累了，得好好休息才能有精神！村干事已经跟你们老师商量好了，明儿午饭咱们进山野餐打野味儿给你们尝尝鲜，吃饱喝足养好体力傍晚就可以举行祭典了！”

孟思敏对野餐蛮有兴趣的，“你们山里还有野味呐！都有什么？”

小伙子如数家珍，“兔子，野鸡，山猪……”

“野猪？？”——尼玛，多危险！

小伙子尴尬笑笑，“不是，山猪，山猪……”

白乐枝戳戳她让她别再问了，现在的山里哪有什么野味啊，都是放养的呗。再怎么说跑山的也比笼子里圈里养的好吃多了。

山里的饭菜烹调的不够精致，吃的都是原汁原味，让人吃得忍不住又想起荒田村里那苞米棒子面和菜叶捏的窝窝头，于是再怎么粗茶淡饭也不会觉得难以下咽了。

她们倒是在这儿忆苦思甜得欢快，显然隔壁就不那么开心了。

这农家土屋隔音效果差，正常音量说话还好，声音一提高就直穿墙壁，胡雪雯嚷嚷着：“这都什么饭菜啊！这里的厨师到底会不会调味啊！”

徐舰的声音也出现在隔壁，“有饭吃就不错了，要跟着出来体验就得能吃苦耐劳，我跟你说我们前两次出来那伙食那惨啊，一次是吃糠咽菜一次那饭都有毒吧啦吧啦……”

徐舰一副过来人无比坎坷的经验教训，这边屋里都在默默吐槽：说的跟你真的吃糠咽菜过似的，明明连荒田村大门都没进，去水泽村的时候还是我们吃过苦受过教训带了一堆罐头，哪儿饿着你了……

在荒田村都吃了什么徐舰完全是听来的，更没有经历过那吃进去难拉出来更难的痛，但这不耽误他加油添醋发挥得天花乱坠，还真给胡雪雯她们唬住了。好像真的怕什么时候就没有饭吃似的，总算安安静静的开始吃饭，虽然都剩了不少。

饭后隔壁传来了打牌声，但桑宁屋里却异常安静，不知道为什么牧文心的存在让桑宁以外的人总感觉有些放不开。

蔡媛美趁跟桑宁一起去外面的厕所时悄悄说："桑宁～～你跟牧文心真的感情很好啊？她好吓人哦～～"

"怎么会？"

"真的，连思敏都那么觉得呢！以前只是觉得她是个高冷女神，可是怎么一接触起来，就觉得这人阴森森的呢……"

其实蔡媛美碍着桑宁跟牧文心的关系已经说得很含蓄了，她平时跟谁都能说的上话，可是光站在牧文心身边都觉得有一种阴冷冷的压力不敢开口。只是她也算了，孟思敏那种大咧咧的女汉子都能感觉得到呢。

桑宁听着有点迟疑，蔡媛美不是个信口开河的人，她相信她说的话。

所以她只能认为牧文心是受到阴气的影响还没有恢复，说到底还不是被她连累的，这样想着难免又自责了几分。

她宽慰了蔡媛美几句，替牧文心说了点好话，"——她来之前刚生病过，说不定是坐车坐太久身体不舒服才不想说话，她平时人很好的，真的。"

桑宁这么说了蔡媛美也没道理怀疑，只是忍不住还是犯嘀咕——牧文心高冷女神在历史系是出了名的，除了学习之外的事情从来也不见她关心，听说连男朋友也没找一个，桑宁说的怎么就跟传闻中的差那么大呢。

回了房间之后看到牧文心已经躺下了，孟思敏大气不敢出生怕吵着她的样子看起来也很遭罪，干脆三个人也都上床躺下了。

天一黑齐霏老师就把男生都赶了回去，不许男生夜里在女生的院子里逗留。隔壁变得安静下来，大家也就渐渐都有了困意。

桑宁的意识似乎在半梦半醒的时候最容易离开躯体，她在等待睡意涌起的时候似乎看到了一些混乱而模糊的画面——

她看到了大学校园，看到很多学生在发狂似的伤人，还有很多人在东躲西藏四处逃命。

当她意识到这似乎是东大风波发生时的事，她似乎看到牧文心也在其中。

桑宁没有当时事件的记忆，也没有人要她去回想，似乎华玉盏和曲小路都已经接受了她不会再回忆起失去的记忆这个事实。

她相信他们的判断，如果不是百分之百的确定她不会回想起来，他们至少会希望她能够努力试试看的。

所以这也许不是她的记忆，而是来自背后的牧文心。

因为屋里只有两张床，她跟牧文心睡一张。她们背贴着背，牧文心的体温似乎格外的阴凉，感觉不到传递过来的温度。

凌乱的画面出现在礼堂里，幸存的学生们用桌椅抵着门，可是门外发狂的学生已经用斧头把门渐渐劈烂……

明知道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桑宁的心还是忍不住提起来，她想再看一点，至少看到牧文心平安离开——门要撑不住了，她在牧文心脸上看到了放手一搏的神情，手中拿着一根长管子让旁边的人猛地推开桌椅，在门外的人收不住势头横冲进来时她迎面而上低身躲过斧子，手里的管子戳穿了那个人的胸膛——

那个人的血在喷，喷了牧文心一身，桑宁吓得不敢再看，一个激灵发觉魂魄已经离开了躯壳，那些画面也随之消失。

可是那一瞬间牧文心的神情却像是烙印在视网膜里，冰冷阴沉得就像是变了一个人。

桑宁情愿相信那只是情势所迫，为了活命她只能自卫。事情既然已经过去了，也根本没有人追究牧文心的过错那就足够说明了。

快走吧，牧文心也一定不想被人知道这些，她还有别的事要忙不要继续在这里追究这些——

可是桑宁心里却像有另一个声音在对她喊着：再去看看！好好看看！去看个清楚！

桑宁无视了那个声音，逃似的飘出房间，她决定要忘记刚刚看到的那些，当做什么也不曾知道。

她飘到曲小路屋里才落到地面化出实体，脸上还有些惊魂未定。

“怎么了，来的时候遇上鬼了？”

曲小路问着，以现在满村子都是匍匐在四周的鬼来说，遇上一两个也不奇怪。

“没有……”

桑宁不想提牧文心的事，“我们快去看看那对夫妻吧！”

“不急，现在万一他们还没睡熟呢，等一会儿再去好了。”曲小路拉着她坐下，“不如你给我说说水泽村现在怎么样了，水神娘娘都还在湖里吗？你怎么拿到蚌珠的？”

联络感情嘛，闲扯是很重要的。

桑宁心不在焉地跟曲小路扯了一会儿，突然就听到门外悉悉索索的有什么动静，两个人都静下来去听，那是轻微的脚步声，还有细小的谈话声——而且，是不该出现在这里的女生。

曲小路拉住她的手打个手势示意她一起出去看看，似乎是曲小路拉着她的关系，桑宁很容易就变成了无形的魂体，跟他一起穿墙而出，飘在半空看着正从门口摸进来的两个人……

这不是胡雪雯和吴悦吗？

她们大半夜的跑到男生的院子来干什么？

“雪雯你要来就自己来，拖着我干嘛啊～～被人看到了还不知道说成什么呢，我还怎么追杨丰旭啊！”

“哎呀你就帮我当个把风的，万一有人来你帮我挡挡啊，你又没干什么怕什么啊！”

“你胆子倒是大！夜袭华老师都想得出来！就不怕闹出事情啊！”吴悦说着又小声嘟哝一句，“你想夜袭也得华老师愿意啊……”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错过这次就没机会了！看！”胡雪雯把自己那灯芯绒外套的拉链一拉，里面竟然除了性感内衣之外什么都没有穿，颇有料的雪白双峰半隐在紫色的性感内衣里，差点晃瞎桑宁的眼。

曲小路假意做了个捂眼的动作，一边偷笑一边感慨现在的女生真开放～～玉盏真有福气～～

胡雪雯丝毫不知道自己被看了，还在得意的跟吴悦说，“男人嘛，再怎么假清高也逃不过本性的！我就不信只要脱了，他还能把持得住！”

桑宁暗道完了完了，这回还真叫胡雪雯赶上了！这怕是要出事啊！她揪住曲小路传音问他：“怎么办怎么办？？”

曲小路心里笑得不行，却还是一本正经的回应她：“先跟着看看，你总不能就这么跳出去阻止她，那你连自己怎么出现在这里都说不清了。”

桑宁一时没想到她不能出现曲小路却是可以的，曲小路却故意不

提等着看戏。

胡雪雯晚饭时就套过徐舰的话，大概知道华老师房间的位置，安排吴悦在把风的地方蹲好，自己就站在华玉盏房门前整了整衣服，敲门的手迟疑了一下，最后干脆轻轻一扭门把手，竟然咔哒一声扭开了——

桑宁顿时薅毛——啊啊啊华老师为什么不锁门啊！！

曲小路哎呀一声，最后好像是他离开玉盏房间的……

见胡雪雯满脸惊喜，宽衣解带悄悄开门就真的要进入华玉盏房间了，桑宁终于是不管不顾一头扎下去——“不许进！”

这一声把胡雪雯和把风的吴悦都吓了一跳，根本不知道桑宁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被桑宁扑过来一个没站稳两人直接撞开房门滚进华玉盏的房间。

桑宁正压在胡雪雯柔软的身躯上，跟她胸前大片白白软软香香滑滑的肌|肤亲密接触着，头顶传来华玉盏不悦的声音——“你们两个在干什么？”

第五课时

“华,华老师！”

桑宁抬头就看到华玉盏那张眉眼妖娆的面容上一片阴云，慌忙想要爬起来，只是一抬身却发现自己身|下的胡雪雯春光乍泄了，又慌忙压了回去。

“哎你压着我干嘛！女流氓！让开！”

胡雪雯恼怒地推开桑宁，自己好好的一场献身大作战都被桑宁搞成了闹剧怎么能不恼。

华玉盏拧着眉头看她们两个在地上你压我推搞得跟限制级大片似的，门外的吴悦完全傻了眼不知道该怎么办,曲小路却只是看戏根本不打算搭手。

华玉盏略显烦闷地揉了揉额角，不知何故稍稍闭了眼睛静静心。

地上的胡雪雯好容易推开八爪鱼似的桑宁坐起来，虽然色|诱被破坏却依然不甘心,到了这一步干脆孤注一掷，敞着衣襟坐在地上仰起头摆出诱人的姿势——

“华老师，我——”

这种时候只有激烈冲击的告白可以弥补失败了,然而她的话都还没有说完,华玉盏却终究没压得住浮起的烦躁,弯下腰一手一个拎起地上的两人,这手往外扔那手往后拖，抬脚一踢哐一声就踹上了房门。

屋里屋外顿时如同被隔绝开来，几秒钟之后门的另一侧爆发出震天响的敲门声——砰砰砰砰砰！！

“桑宁你快给我出来！刚刚是我先进的！你不许打华老师的主意！！快出来！！”

胡雪雯似乎全然忘记她是被华玉盏丢出来的，倒好像变成了桑宁雀占鸠巢抢了她的位置。

可是被她这么一折腾，住在同一个院子的男生全都跑过来了，“怎么了？什么事儿啊？”

“说是桑宁在华老师屋里呢！”

“艾玛桑宁在华老师屋里——那怎么胡雪雯穿这样……”

胡雪雯惊觉自己还敞着衣服露出里面显眼的紫色内衣，气恼地把衣服拉上继续拍门，另外冲着旁边的人喊：“快点把桑宁叫出来啊！没人管他们在里面干什么吗！快去叫齐霏老师啊！”

这种时候只要能把桑宁从里面薅出来，其他的她什么都顾不了了。

在她脑子里已经严重脑补了各种可能发生的事，最可怕的当然是华老师被桑宁吃干抹净，好像华老师是个毫无抵抗能力任君采撷的可口小野果。

可惜她再怎么着急却没有人动，眼前这些人里最了解情况的就是杨丰旭了，他是根本就不会去多事的。

而他这个充满领袖气息的都不动，其他人就更不动，只觉得胡雪雯的反应也太离谱了点，就算桑宁在华老师屋里又怎么样，门口吵成这样他们能在里面干什么？

——能干什么？

桑宁也真的很想问这个问题——房门敲得震天响，华玉盏却恍若未闻，他拉着桑宁的手没有松开，不许她后退，头低下来靠在她颈窝上。

发丝弄得桑宁的脖子痒痒的，她却不敢动。

她怕华玉盏是有什么不舒服，可是发情期还能有什么不舒服？她不敢想，想起来太囧，于是只能忽视。

可是门外真的好吵，门砸得砰砰响，亏华玉盏还这么能稳得住。

“华老师……我们，不开门吗？”桑宁担心胡雪雯再这么拍下去，真的要把齐霏老师也吵来了。

华玉盏倒是抬起了头，桑宁却看到他的一双瞳仁几乎变成了银色，瞳孔也如同豹子野兽似的变成细长的一线。

他的眼睛本就生得细长妖娆，此时却透着一股子让人无法抵挡的媚意，桑宁整颗心都开始扑通扑通乱跳。

几天以来不时浮现在他脸上的浮躁一扫而空，他妩媚而慵懒，手指轻轻抚过桑宁的脸颊，悠扬的声音也像是一只午后慵懒惬意的大猫，“——管他们干什么？”

桑宁被那划过脸颊的手指惊悚了一下，视线却像是被吸在了他的双目上拔都拔不开。

“可是，敲的，很响……”

华玉盏却靠的更近，几乎快要额头抵着额头，鼻尖若有若无的交错碰触——“你猜如果就这么不让你出去，会发生什么？”

发，发生什么？是他被辞退还是她被退学？

桑宁的思维立刻就被他岔开——可是华玉盏后台很硬的吧？加上齐霏和胡雪雯从中不遗余力的搅和，她觉得最后一定是她被退学！

“我，我还不想，被退学……”

她现在真的有点想劝说华玉盏开门了，他靠得这么近，寸许不到的距离里充满了暧昧，连温度都升高了几分。而且他的手在她短短走神没有注意的时候已经勾上了她的腰，让她紧紧的贴向他，只能堪堪的向后倾着上半身拉开一点点距离。

华老师，真的，和平时看起来太不一样了，让人心里好慌……

华玉盏丝毫不“体贴”她的心慌意乱，他的嘴角若有似无的勾着，媚态丛生地欣赏着她的无措，浮躁了好几天的内心因为彼此的贴近而得到了一丝舒缓，人像是打了吗啡似的飘忽，觉得想沉溺在彼此的贴近里，却又很不满足。而这种不满足的渴望本身也变成了一种享受。

他都快要忘记了发情期并不是个烦躁的事，相反它让人感觉很好，烦躁的只是需要去控制自己不沉溺其中。

可是沉溺一下又怎么样？

他完全没有觉得自己已经完全被荷尔蒙支配，只是轻笑一声，“退就退了，文凭那种东西要多少我都能给你弄来。”

——这果断不是华老师！！

她说服自己这只是发情期的反常，就当做生病时的小孩格外需要安慰好了，虽然她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推开，又好像不想推开，可是保持着这样却又忐忑心慌得不知道该怎么办。

华玉盏的额头已经完全贴上了她的头，鼻尖有时轻触着，突然又抬起眼来，“为什么每一世的你都变得离我更远？”

“嗄？”桑宁茫然着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只是胡言乱语吗？

她当然不会知道。就因为她不会知道华玉盏才会说出来，他可不想让桑宁看到一个千年老妖怪的哀怨。

——如果把抽离了记忆的桑宁也当做一次新生，那果然是一次比一次更遥远。

曾经的月见是毫无顾忌依赖他的，想要什么想做什么都会跟他

说，满足她哪怕再难的要求也是甜蜜的负担。

而转生后的桑宁就算不记得很多事，也是喜欢着追逐着他，为什么他那个时候偏偏总想着要让桑宁过回正常的生活而疏远她呢？

如今的桑宁乖得叫人不爽，面对他总是小心翼翼甚至都不会多麻烦他一点。

这真的让他很烦躁，尽管他平时都无视掉这种烦躁。

但有时候他都要分不清究竟是对没有保护好她的自己责备多一点还是对忘记了自己的桑宁埋怨多一点。

所以现在根本还太早了，说什么失去的记忆就重新创造，忘掉的感情就重新培养，在什么都还没有来得及培养创造的现在他怎么可能把桑宁吃干抹净？

而且一想到有别人也在觊觎着她，就有种自己辛苦种的白菜被猪拱了的不爽。

烦心的事太多，有时候都忘记了真正的自己明明是个无拘无束逍遥自在的妖怪，所以偶尔不去管太多随波逐流一下也没什么关系……

他慢慢靠近嘴唇在桑宁嘴角轻轻流连移到唇上，温温凉凉。

桑宁傻着，扑通扑通的心脏一时不会跳了，高高的悬着等待跌落——

这是什么？？

情不自禁还是发情期生理*？？她现在可以推开吗？？可以吗？？

这种时候桑宁的注意力竟然还能分散到门外，可是门外已经变得一片寂静，胡雪雯不知道为什么也不再吵了，寂静让胸口的惊慌无限放大，她不想推开，只是充满了惶恐。

华玉盏浅浅的厮磨，半睁开笑意妩媚的眼睛，勾唇看着没有反抗的桑宁。

他嘴唇轻启，说话间却并没有离开，依然轻轻流连着提醒她：“你如果不打算反抗，我可就真的吃掉你了。”

桑宁在停顿了几秒之后毅然决定反抗！虽然的确有过那么几秒就这么着了也没关系的想法，但在连恋爱都还没有谈，华老师也没有说过喜欢她的时候，她还不想成为发情期的牺牲品！

所以桑宁反抗了，可是她的反抗好像没有什么实际用途，才刚一有动作手就被华玉盏反剪在身后，他大言不惭兼厚颜无耻的勾唇笑

说：“我还是决定你不反抗比较好。”

——你是在逗我玩吗？？

桑宁怎么从来都不知道华老师是这种人啊！！

可惜她连抗议的机会都没有，他的唇又重重压上来，这一次反剪的手让她一点后退的余地都没有，凉软的舌趁她刚一张口就长驱而入，绵长柔软的纠缠像一个轰隆隆的响雷砸中桑宁。

“拯救”桑宁的是外面传来的一声尖叫，不是门外，而是院子外面。

曲小路用力敲了两下门只说了一句：“女生那边好像出事了。”说完他倒也不催，自己就先赶过去了。

这回桑宁哪里还呆得住，心里担心着牧文心她们，可怜兮兮地望着华玉盏——被这满眼请求一瞅华玉盏的心就跟一团春水似的软了下来，放开她的手由着她跟个兔子似的蹦开打开门窜了出去，自己轻轻叹口气慢慢跟了出去。

就在桑宁的魂魄离开不久，蔡媛美在恍恍惚惚间将要入睡，翻身间却觉得似乎看到什么人坐在对面的床上。

这一下差点就把她给吓醒，等睡眼朦胧地看清那是牧文心坐在床上，人才堪堪松了一口气，想继续睡又奇怪牧文心坐在那干什么，于是又撑开眼皮看了看，却见牧文心只是坐在那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熟睡”中的桑宁，那目光森幽森幽的，看得蔡媛美一身冷汗。

——这个人果然好可怕，她干嘛那样盯着桑宁看啊！

牧文心看得太专注，没有发现蔡媛美已经醒了。这回蔡媛美是谁也睡不着，眼睛不敢闭，看又不敢看，生怕被发现连气儿也不敢喘。只能悄悄一点点拉起被子想要把头蒙住，可是蒙进去却又更害怕了，生怕在她看不见的时候牧文心已经来到跟前一把拉开她的被子。

她心惊胆颤不知道过了多久，屋外的不远处似乎隐隐传来嘈杂，此时夜尚浅大家睡的都不熟，甚至有人还没有睡，有人听出嘈杂声似乎是从男生院子里传来的，但奇怪的是那声音却是女人。

最先从房间里出来的就是齐霏老师，听到开门声孟思敏也起来了，蔡媛美这才松一口气跟着爬起来，灯一开，牧文心依然坐着，但那幽森幽森的脸色却不见了。

孟思敏爬起来就打开房门，正看到齐霏老师在对从另一个房间里出来的白乐枝问：“怎么回事？谁跑去男生那边了？”

虽说大家都是大学生了，但校外教学中发生男女互窜宿舍的事情却是不能允许的。

她问完那句话时不知想到了什么，突然脸色一变就冲着孟思敏这边来了，“桑宁人呢？是不是她跑去那边了？”

孟思敏当即回应：“老师你别乱点名啊，桑宁在屋里睡得好好的！说这种话伤害女生名誉可是要负责的！”

齐霏当然不信，拨开孟思敏就走进屋里，却看到桑宁果然睡在床上，这么大动静都没有醒。

为了防止是故意骗她的障眼法她还走到跟前去看个清楚，确认是桑宁之后才缓了脸色。

然而刚出房间，隔壁一个女生却迟疑的说：“齐老师，胡雪雯和吴悦不在屋里……”

这么“大”的事胡雪雯和吴悦当然没告诉别人，也就没提前串好掩护，此时两个大活人不见了同屋的女生不敢担责任就说了出来。

见真的有女生不见人影齐霏对女生们说一句：“全部回屋，谁都不许离开房间！”立刻就跑出去往男生的院子去，然而刚一出门就觉得背上有东西重重一踹，脚下也跟着一绊，人趔趄了一下跌在地上。

虽然被勒令回房间但白乐枝和其他几个女生也想跟出来看看发生了什么，见齐霏老师跌倒赶忙想要过来扶，刚跑到跟前却突然有人尖叫着指着地上——白乐枝低头一看，身后的灯光在她们前方拉出长长的影子，然而齐霏老师明明还跌坐在地上没有动，她的影子却在扭曲攒动，忽而脱离了她流窜而去。

这诡异的景象一下子让出来的女生都惊了，看着齐霏老师的目光就像不知道她是人是鬼，连白乐枝和孟思敏都一时不敢妄动。

差着两步距离她们不敢再继续靠近齐霏老师，齐霏也被刚刚那一幕惊得一时反应不过来，这时白乐枝只觉得眼前一花，自己的影子似乎跳了一下，随即其他人的影子也开始扭曲攒动，女生们个个吓得脸色煞白，什么都顾不得惊叫着转身拼命往屋里跑去。

第六课时

地上所有的影子都开始扭曲摇摆，像一场群魔乱舞的盛宴。

白乐枝差不多已经把民间百鬼录上常见的鬼都记下来了,脑子里瞬间就闪出影子鬼。如果按书上写的这种鬼好像虽然吓人但是没有提到会伤人,但她也来不及提醒被吓坏的女生们,好在她们一有危险都是向屋子跑去，没有四散逃窜埋下失踪跑丢的隐患。

只是跑在最前面的女生还没有来的及进入屋子，屋顶上突然蹿下来一个一尺多长的黑影，重重地往她肩上一撞，一下子将她踹倒在地。

女生向后一倒紧跟在她后面的两个人也跟骨牌似的摔成一团,随即接二连三的影子从屋顶，围墙,各个黑暗的地方蹿出来，围着她们上蹿下跳速度快得只能看到一团影子,根本看不清究竟是什么东西。

女生们被那些飞窜的东西包围着惊叫连连，孟思敏卧槽了一声，“这什么鬼东西！？”

看着那漫天乱飞的东西她真想拿个苍蝇拍给它们都拍下来！

“是，是疾行鬼吧？”

疾行鬼，以肮脏的东西为食,疾行如风，来去无踪。

它们虽然没有直接伤人的举动，但似乎是想困住大家不让她们回到屋里，那些乱窜的影子擦过头顶踩过后背，在飞窜的太快蹭过身体时却难免在女生们细皮嫩肉的皮肤上的伤痕。

这时她们终于看到曲小路向这边跑来，他手里提着一个像是盛放网球或者高尔夫的袋子，鼓鼓的不知道塞着什么，边跑已经边拉开拉链把里面的东西向她们扔过来——“接着！”

孟思敏反应快第一个接到了，拿在手里是一根像棒球却又稍显扁平的长板子，虽然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但一看就知道用途。于是握紧了把手就用力挥出去，一下两下，终于听到砰一声打中了一个东西，直接给拍飞出去。

她如此英勇的身影总算让女生们找到一点主心骨，也纷纷抓起地上没被接住的“棒子”，闭着眼睛一气乱挥，虽然打中的比较少还不时误伤自己人，但总算顾忌着这些乱挥的棒子包围她们的疾行鬼也少了

不少。

曲小路喊了一声："都快进去！"

女生们于是纷纷往屋里跑去，他也搀扶起崴到脚的齐霏老师跟在后面进了门。

"那些都是什么啊！？"

见进了屋那些东西没有跟进来，恐慌的情绪反而又一波爆发，女生们质问的声音几乎有些凄厉。曲小路笑盈盈地回答大家，"是鬼呀，你们不是来看鬼的吗？"

——她们是来看鬼的没错，可谁能想到真的有鬼啊！

而孟思敏对自己手上这根像棒子又像板子的东西更好奇，反反正正端量着问："这是什么？"

白乐枝正从屋里拿了小药箱出来，这已经是她出行必备的了——"我看着……像棒槌？"

"——棒槌？？"

曲小路应一声，"没错，就是棒槌～"

孟思敏那表情显然在说：这也太不严肃了吧！

虽然棒槌也不是什么不严肃的东西，人家是严肃的旧社会家务劳动好帮手，可是现代人显然赋予了这个称呼各种不同的意义，没一个是严肃的。

孟思敏一想到自己拿着棒槌打鬼就觉得恶搞，还不如给她一根棒球棒呢。

曲小路继续说："棒槌本来就是去除污秽的东西，而且这是桃木做的，驱赶小鬼很有效的。"

——桃木棒槌？

孟思敏还是觉得乱不严肃一把的。

"这是玉盏以前就替你们准备好的，就是上次你们去办公室没有找到的东西。"

这还真是触动了一下她们恐怖的回忆。

见孟思敏居然还在跟曲小路闲聊，还没有从惊恐中回神的人简直无法接受，"你们怎么还这么淡定啊！？我们是遇到鬼了！遇到鬼了！！"

"啊？"孟思敏看她们一眼，见多了可不就淡定了吗……"你们来的

时候徐舰不是都跟你们说了吗？”

那时候还觉得徐舰难得有用一次，普及常识做得很到位呢——虽然可能添油加醋说得有点过，但是如果能吓吓她们脑子里多敲个警钟多点谨慎也是好的。

哪知道就是他说的太夸张了，听的人说好听是半信半疑，就这半信里其实也根本就没当回事，以为不过是一点被夸大的灵异现象。等来了这搞笑似的地方就更不会相信有什么真的鬼了！

有人已经开始逃避现实拒绝相信——“这一定是假的！一定是村民为了搞噱头故意装神弄鬼骗我们的！不然为什么这么大动静都没有一个村民出来？”

白乐枝和孟思敏不忍告诉她，这种地方的村民一个个都精着呢，再懂得自保不过，哪儿会那么容易出来啊。明天一早一准儿装着什么都没听到呢。

女生们于是开始争论这到底是闹鬼还是装神弄鬼，终于有人注意到：“怎么男生那边也一点动静都没有？他们耳朵都聋了？”

于是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向唯一一个赶来的曲小路，曲小路要怎么说明看华玉盏是不打算把人放出来了，嫌大家都挤在门外太闹，他干脆给他们下暗示让他们各自回房睡觉有什么动静也当听不到呢……

而现在更严重的问题是，胡雪雯和吴悦也还没回来呢。

这个，没办法，胡雪雯实在太不依不饶暗示无效，干脆被他给放倒了……

另一边桑宁其实也已经赶到了，只不过她赶到的时候人已经都躲进屋看起来安全上没有忧虑，于是不等她跟过来就被华玉盏拉住，提醒她：“你真的要这个样子回去？”

桑宁这才想起来此时此刻屋里还有一个熟睡中的她呢，她要真这么愣头愣脑一头冲进去，被人发现有两个桑宁那可就说不清了。

于是她赶在华玉盏再次伸出魔爪之前落荒而逃，返回身体里去了。

对于这么后知后觉现在才被“吵醒”的桑宁，新来的女生们也顾不上她，争论的依然在争论，恐慌的依然在恐慌，坚持大家一起待在大屋里壮胆，只怕今晚是不用睡了。

可怜了白乐枝和孟思敏也一直呵欠连连的被人拉着问这问那，暗暗感慨她们多身在福中不知福啊，至少现在还能找个人问问。想当初她们可是被往荒田村一丢，连个问的人也没有。

虽然事实证明那的确是很有效的锻炼，如今她们一个个都淡定非常。

桑宁倒成了最舒服的，现在新来的女生更确定她是除了吃和睡什么用场都派不上，干脆也没有人理她，于是她纠结了一会儿华老师发情期的问题，纠结无果就靠在牧文心肩上睡得哈喇子直流。

蔡媛美倒是跟桑宁差不多的地位，她虽然平时人缘不错，但这种惊慌失措的时候是没人指望她这个洋娃娃小美女的。可她偏偏又不能像桑宁一样睡着，光只是跟牧文心呆在一个屋里都让她精神高度紧张。

就这么好容易挨到天亮，胡雪雯和吴悦总算是回来了。胡雪雯压根不知道昨天晚上这边的人都遇到了什么，从一进门就指着桑宁开始嚷嚷昨晚桑宁进了华老师的房间——下作，不要脸！

好像昨晚一开始想要进去的人不是她一样。

可是所有人都用怪异的目光瞅着她，桑宁也努力保持着一脸蛋腚：我听不懂你在说神马。

昨天晚上大家可是有目共睹桑宁一直都在这里的，甚至在男生那边一开始吵嚷起来的时候齐霏老师就亲自确认过桑宁人就躺在床上呼呼大睡呢。

面对胡雪雯的言之凿凿现在还真没人有心思关心她昨晚去男生那边干什么，个个一脸狐疑地扔给她一句：你见鬼了吧？

随即话题立刻就被拉回了鬼怪的问题上，开始强烈谴责男生们昨天晚上见死不救没有一个出来帮她们的！

男生们一脸冤枉的表示他们什么都没听到啊！

可来送早饭的村民也一脸不可说的神秘表情说他们没听到，谁信？这无疑连累男生们又一次受到了鄙视。

在这一堆没听到的说法里只有两个人展露出一副关切的模样来问她们昨晚发生了什么，那就是光头夫妇。

他们既然是年年都来，对这个村子还是有一定熟悉的，自然知道这村子里有些不干净的东西时不时会闹点幺蛾子。

从昨晚听到这边一片骚乱惊叫不断的时候他们就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他们是不会不顾自己的安危跑出来的。

不过这两人很会说话，言语里充满了对学生们的担忧，女孩们是跟这个说这个没听见，跟那个说那个装没听见，好容易遇到个不聋也不装聋的，哪儿还顾得上人家昨晚来没来帮忙，立刻就不设防地跟人

诉苦水，很快忘记了昨天对这两个人的坏印象。

“哎呦，真是可怜呦，你们老师也真是，怎么能不搞清楚状况就带学生来这种地方呢？都吓坏了吧？”

光头的老婆只当他们是普通的校外旅行没挑好地方，小姑娘们也要面子没好意思说她们是专门来看鬼怪却被鬼怪吓到。

光头哈哈笑着说：“人都没事就好，哪个深山老林里没点不干净的东西，天亮了就不用担心了，光天化日的闹不出什么幺蛾子！等今天晚上除秽祭一举行，这些东西立马就能一扫而空干干净净！”

光头的老婆也说，“今天中午的野餐咱们就一起吃吧，其实这个野餐除了尝野味儿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在祭典前让大家熟悉熟悉山里的环境认认路，到时候我们可以给大家传授点经验嘛。”

“祭典的时候还要进山啊？”

“是啊，不过不用担心，很安全的！”

女生们想想祭典的客人又不止她们一波人，光头夫妻既然也是一起被招待的，好像也没什么理由拒绝，跟有经验的人搭个伴也好嘛。

看大家这么毫无防备，白乐枝几个都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了，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两人背后浮现出来的一张张脸狰狞嚎叫，痛苦得如同身在炼狱。

白乐枝又不能明说什么，只能适当的去跟齐霏老师提个醒。好在齐霏老师也不是小姑娘了，没那么容易被糊弄，对这两个人的印象依然不怎么样。

桑宁也偷偷让白乐枝宽心，虽然很可惜昨晚没能去探查这对夫妻的底细，不过既然要一起野餐，她一定能找机会看看的。

拥有了窥探内心的能力，什么人在她面前也是藏不住的。

想到这里的时候，她偷偷看了看牧文心——那些不小心看到的画面她一直很在意，好想再看一看，却又不敢。

虽说是午饭去野餐，但吃完早饭没一会儿就要出发了，大家各自收拾了点随身的东西，这时华老师也出现了。

上山不适合风衣那身打扮，他换了一件黑色长袖运动装，领子拉得高高的，鸭舌帽又压得低低的，隐约匿在阴影里的一张脸却因为没有墨镜的遮挡而妩媚尽现看得人脸红心跳。

桑宁暗暗觉得华老师的性感度又增加了！只有她一个人这么觉得

吗？为什么大家好像都没有在意的样子？？

她一晃神的功夫华玉盏的目光已经投过来，连躲都来不及躲就对了个正眼，顿时脸上一阵燥热，昨晚的画面满脑子乱飞，脑子里的保险丝差点直接烧坏。

华玉盏倒是不羞不臊地冲她妩媚一笑，那烟视媚行的小样儿看得人心口一阵乱扑腾。

桑宁慌忙想避开视线，一转头却发现女生们都盯着华玉盏的笑容脸颊绯红——曲小路脚下飞快却又步履优雅，蹭蹭几步靠过去扯着他去一边儿呆着，警告他说："——你不要给我乱放电！要控制这些女生不受你荷尔蒙影响很辛苦的！万一失控了你自己解决别推给我～～！"

华玉盏一被拖走女生们顿时回神，一个个微微有点莫名不知道自己刚才发什么愣。

清点人数准备出发的时候，就看到齐霏老师也一身运动套装，卷发扎成马尾一瘸一瘸地走出来了。

华玉盏正要上前说话又被曲小路扯回来挡在身后，这人一到发情期不光是乱放荷尔蒙勾引别人，自己也变得风骚荡漾，一点也不注意影响！

他客气地说："齐老师，你的脚不太方便的话不如今天就留下休息吧，我跟华老师带学生过去就可以了。"

"不，我也要去！"

齐霏坚持看向华玉盏，已经感受到发情期的华玉盏有多没节操的曲小路用脚跟踹了踹他，华玉盏这才压了压帽檐别开头故意无视齐霏，只是目光一勾就又瞄到桑宁身上，冲她勾唇微笑。

这么明目张胆肆无忌惮，让看的人都在怀疑这两个人昨晚是不是真的发生了什么好吗！

一转头发现这一点的曲小路只能再一次扯着华玉盏离开，感觉自己都像个棒打鸳鸯的恶婆婆，不，他其实就是个保姆！

第七课时

在齐霏老师该怎么上山的这个问题上大家小小的耽搁了一会儿,虽然也不是不可以男生轮流背她上去,但齐霏自持身份不想让几个小男生背，村民更不行。

她频频看向华玉盏，搞不懂华玉盏今天是怎么一回事。平时他虽然从不主动亲近可是也不会明显的拒绝她的靠近,至少是保持在一个同事的客气间的。从来没有像这样连看都不看她一眼,刻意的回避她的目光。

她找不到原因所在,如果非要说有什么跟平时不一样的,也只能想到昨天晚上男生院子里那一阵骚乱。直到现在胡雪雯都一口咬死了昨晚桑宁真的进了华玉盏的房间,可是她又亲眼看见当时桑宁是躺在自己床上睡觉的——

她心里猫抓似的难受,一直想如果自己昨晚过去看看就好了,可是发生了那样的事她真的被吓傻了——学生们好歹还知道自己是来干嘛的，不管信不信起码事情发生的时候还知道是“闹鬼”。

可她从来都没有关注过这堂课到底是什么内容,昨晚哪些东西一出现她已经完全陷入混乱，如果不是一向顾忌形象坚决不会允许自己在别人面前失态,她恐怕早就抓狂尖叫了。

在她纠结的功夫倒是村长早有准备的让人抬出来两个辇子,虽然比较简陋,只是两根结实的长竹竿中间固定着一个椅子,可以两个人抬着上山。

村长献宝似的说：“来参加除秽祭的人吧，偶尔是会有一些行动不便的，或者是一些自己跑不动的大老板，也有人在山上不小心崴到脚不好下山。所以我们这也都是常备着的，我安排人抬着老师上山！”

这辇子本来是为了以防万一有人在山上有点什么意外好救援，不管有事没事都一定会抬一个空的上山，现在齐霏还没上山就先崴了脚要占一个辇子，所以村长就让人抬了两个出来。

这会儿女生们帮忙扶着齐霏老师上辇子系安全扣，华玉盏却绕着另一个准备空上的辇子转了转，忽而抬头朝桑宁一笑，招招手，“小桑宁，快来～～”

桑宁直接被他那一声风骚荡漾的“小桑宁”惊到了，瞧他那一副要霸占椅子给她坐的样子，桑宁就感到四周的视线全都惊疑地在两人身上巡视。

——不要不正常得这么明显啊～～他们会被人怀疑的！

可惜华玉盏一副毫无自觉的样子，曲小路扶额——不要再给他找麻烦了好吗！

他真的要受够了当发情期野兽的保姆了～～！

他正要再把这个被发情期荷尔蒙支配的动物拖走，手上拉着的华玉盏却纹丝不动，只有一道冰冷的目光犀利利地扎过来——

曲小路差点以为自己要被这目光万箭穿心了。

华玉盏的目光又沉又冷甚至带着杀机，发情期之中的他对女性是不会排斥的，甚至如果没有特定对象或是再放荡一点，来者不拒都是有可能的。但对男性和雄性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感受到这个充满杀机的目光曲小路才惊觉自己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发情期的雄性动物可是很好斗的，为了求偶要扫清障碍，除掉一切妨碍他的其他雄性存在——没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跑，曲小路虽然自己没有发情期也没见过华玉盏的发情期，但其他妖怪的发情期偶尔有碰到过，再不然动物世界总是看过。

——那可是一场雄性之间血流成河的斗争，忘记了这一点而在发情期挑衅华玉盏的他现在是不是很不妙？

看到曲小路似乎打算从善如流的老实下来，华玉盏总算收回那冰冷得跟刀子似的目光，挑着嘴角轻佻地拍拍他的脸，转头又看向桑宁，脸上虽然在笑但笑容里已经有了一丝丝威胁——“小桑宁，快来，别让我等太久～”

在他那又温又冷说不清是亲切还是吓人的笑容之下，桑宁屈从地挪过去，在大家愕然的目光之下可耻地坐上了另一个辇子。华玉盏还细心地替她扣好了安全扣。

这本来只是以防万一好备来救援用的辇子，好在村民难得迎来客人只要客人高兴他们也没意见，反正桑宁长的娇小也费不了多少力气。

上山的一路华玉盏都走在桑宁的辇子旁边，他这些反常的举动让队伍里的气氛又怪异又压抑，桑宁却已经无心理会，因为让她最难熬的还是后背上感觉到的齐霏老师的视线。

后来的光头和他老婆虽然感觉得到这气氛不对劲却并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一路上只能听到他们两人自说自笑试图活跃气氛拉近关系的

声音。

上山之后他们才知道需要吃完早饭就出发的原因，野餐营地是修整好的，在山上挑选了一块临近溪水地势平坦的地方，用碎石子铺成了一块空地。旁边还搭了个简陋的木屋棚子。

硬件是有了，但上山之后需要拾柴，堆篝火，搭烧烤的炉子架子，去打猎野味儿，回来之后还要扒皮剖洗腌制上架——

这一顿午饭的确需要用上不少时间去准备。

所以一到营地四个村民就开始忙碌，他们当然也希望客人能够亲自参与，自己动手的成果回头吃着才香。

于是男生们帮忙搭炉子架子，女生们干点拾拾柴火洗洗野菜的轻快活，打猎那种事当然是不指望他们，但有的男生看起来很有兴趣，也就带他们去见识见识。

徐舰提醒那几个跃跃欲试要跟去打猎的男生，“你们可别玩疯了忘了我们的‘正经事’！”

“那是晚上的事儿呢！耽误不了！”说完他们就兴冲冲的跟着村民去打猎了。

白乐枝拾柴火路过时听到这一句，不知道为什么总有点不放心，就怕徐舰又搞出什么事来，不禁多留意了一下。不留意还好，一留意就发现新来的三个男生似乎都暗搓搓的不知道在跟徐舰嘀咕些什么。

白乐枝顿时头大，这货怎么就不消停呢。

她去找了杨丰旭一问，才知道徐舰一直在游说新来的男生跟他一起去揭穿鬼怪在网络上公布它们的存在。

只是之前新来的男生们没人真的相信有鬼，直到昨晚女生们发生了那样的事，个个吓成那样怎么看也不像是假的。他们这才答应跟徐舰一起发掘鬼怪存在的证据，今晚的除秽祭约好一起偷偷拍摄祭典的过程。

白乐枝这回不是头大是头痛了，开始觉得这一趟出门前一定是没看黄历，先是跟来个眼里只有华老师的齐霏老师，然后华老师又变得怪怪的，再然后出现了那对诡异的光头夫妇，现在徐舰不但自己添乱还拉着别人一起添乱。

白乐枝竟然发现在这一切的麻烦之中最让她发愁的竟然是华老师一直把桑宁拴在他身边。

——是的，那些不利因素大部分都是可以忽视的。

齐霏老师这个人有没有都无所谓，他们也不能指望她解决什么。华老师也是常常把问题丢给他们自己去解决，不到关键时候不会出手。徐舰一直都在添乱，只是多添一次少添一次而已，他拉的那几个新来的大概也兴不起什么大风浪。

最危险的就是那对完全不知道什么来历的光头夫妇了，所以他们现在真的很需要桑宁，华老师拜托快把桑宁还回来吧～～！

白乐枝长长的叹口气，“我先去跟桑宁说一声，看她要不要跟华老师提醒他们要拍摄的事情。”

体验课不允许留下任何影像资料这事儿是明令禁止过的，对此白乐枝也比较赞同，她可不觉得把这种事情公布是什么好事。

她刚要走，杨丰旭却说：“我去吧。”

“啊？”

白乐枝蛮意外的，一般来说要找桑宁不都是她去吗。

杨丰旭觉出她的不解只是笑一下，“我刚好也有点事找她。”

“噢。”

杨丰旭无奈地无视掉白乐枝的疑惑，他的确有些事得跟桑宁说了。只要一看到在反常的华老师面前桑宁无措的样子，他就觉得应该告诉桑宁她或许就是月见的事。

华老师对桑宁的态度的确让人觉得很反常，可是想想月见那似乎也就不那么反常了不是吗。

显然华老师知道，那个水神表哥也知道，不该只有桑宁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事。

他倒没傻到去撞枪口，趁华玉盏走开才远远对桑宁招手，看她一溜烟的跑过来，有时候还真觉得她像个小动物。

“找我？”

“徐舰跟班里的男生打算今天晚上拍摄祭典，这件事你要不要跟华老师说？”

桑宁半是愕然半是了然，张着嘴巴一脸“又来？”的表情。

“还有一件事我得跟你说，桑宁你记得月见吗？”

桑宁点点头，她当然记得，水泽村的事情结束时千年前那段真相是徐舰给她讲的，徐舰这人说话一贯的添油加醋说得那叫一个夸张，所以她对月见的印象很深。

——她那时没有办法想象华老师象那样宠着一个女孩子，只觉得徐舰描述的跟她认识的华老师如同两个人。

那时想着华老师对另一个女孩子的好心里会有小小的别扭——觉得跟自己无关，觉得自己没什么立场多想什么。可是现在不管是因为什么，华老师对她，也，那啥，她的确很无措，可是这时候再想起月见，心里就更不舒服了……

一个是全心全意的呵护，一个只是发情期作用下的一时兴起……她想至少华老师是对她有一点点意思的，哪怕一点点呢，因为他在发情期之前就偶尔会对她很好了啊，虽然时远时近，但那偶尔也是存在的。

就只是，比不上月见。

桑宁的表情杨丰旭一时看不懂，他不知道为什么一提月见桑宁就显得很低落，难道她已经知道了什么？但知道了什么也不必是这种表情啊？

“那你知不知道那个月见……”

“月见怎么了？”

桑宁想问，杨丰旭却突然不说话了。他看着自己身后微微冷汗，桑宁一转头就看到回来之后没见到她人的华玉盏已经找过来，盯着杨丰旭的目光有那么一点，吓人。

——雄性，而且还是跟目标对象同种族的雄性。

杨丰旭只觉得鸭舌帽下那双眼睛明明隐匿在阴影里却仿佛灼灼的发亮，灼热却又冰冷，闪着银色的刀子似的光。

“啊，杨同学原来你在这里！”杨丰旭突然被脖子一勾，曲小路不知打哪儿冒出来，勾住他的脖子拉着他就走——“来，快来帮个忙。”

他可不能让学生被血溅当场啊～～

“等一下，我还有话跟桑宁……”

——不等！还有话呢，当心有话说没命讲啊！

曲小路拉走了碍事的，华玉盏才走过来，脸上已经全然不见了刚才的神情，只是一脸溺死人的微笑说：“那边烤了红薯，你要不要先去尝尝？”

虽然在渐渐习惯了现在的躯壳之后桑宁已经不那么吃货了，但想到香甜的烤红薯她还是忙不迭的点头，跟着华玉盏跑了过去。至于有些事，只要不去想就好了。

桑宁吃着烫烫的烤红薯，面前突然走近一个人，居高临下地站着，只瞥了她一眼。

“华老师，我有话跟你说。”

是，齐霏老师——桑宁嘴里一大口烤红薯一时全咽了下去狠狠的噎了一下。

华玉盏拿了瓶矿泉水给她，看着她喝下去，顺了气，才稍稍抬头，只是依然没有直视她，“什么话？”

——他那意思竟然是叫她就在这里说？

齐霏握着拳，指甲都嵌进了肉里——“请你过来一下，可以吗？”

她还从没有这样低身下气，居然要她把话说到这份上——她不懂，华玉盏以前不是这么不解风情的人！

华玉盏微默了片刻，又拿了一个烤土豆递给桑宁，悠扬悦耳的嗓音温柔的说了句：“小心烫，这回别噎着了。”

这才起身，“去哪里？”

齐霏转身就走，脚一瘸一瘸的，华玉盏却没有伸手来扶，心里顿时就一阵委屈。

她仿佛赌气似的一句话不说一直往前走，华玉盏却不想走的太远，他停了下来，“就在这里说吧。”

齐霏也站住不动，缓缓深呼吸了一会儿才转回身来，盯着华玉盏说：“拿掉帽子！”

嗯？

华玉盏只是奇怪了一下她的要求，但齐霏很坚持，“拿掉帽子！”

他犹豫了一下其实并不怎么想拿掉，现阶段他的状态不太稳定，眼睛有时候会变回银色。不过齐霏一副比他更不稳定的样子，他还是摘掉了。

齐霏看着他，他那妩媚细长的眉眼，那曲线悠然的身姿，那周身的闲适优雅的气度，这一切都那么符合她的理想，这个人怎么可以不属于她？

她一直以为自己对他的关怀备至表现得足够明显，总有一天他会主动，他身边并没有比她更好更适合他的人了不是吗？

她不甘心就这么输的莫名其妙，干脆挑破那层窗户纸，“华老师，我喜欢你！”

她盯着华玉盏，见他脸上没有一点不高兴的神色，反而还浮上一片欣然的笑容，开口却说：“我喜欢桑宁。”

他说得那么荡漾，那么得意，好像只是把这件事从嘴里说出来都让他无比开心。

齐霏怎么也没想到听到的会是这句话，一下子被噎住了。

——就这样？连个对她的回复也没有？就只是他喜欢桑宁？？

一阵恼羞成怒的情绪猛地窜起来，“她是学生你是老师！”

华玉盏一点也不在意，依然悠悠然地笑着说：“现在是，以后就不是了。”

“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被学校知道了会怎么样！？”

齐霏语气里已经带着威胁，华玉盏的笑容微微收敛，他倒是不怎么在意她话里的内容，但对于这威胁的语气就不怎么开心。

他脸上的笑容仍未褪净，却带出那么一点皮笑肉不笑的味道，两手插着运动裤的兜漫不经心地说：“不管你搞不搞得懂，我可是为了桑宁才在东大当这个老师。如果这件事有什么麻烦，那倒是很好办，我只要不当这个老师就好了。”

“你，你在胡说什么，你都已经是教授了，怎么可能你说走就走，这是你的事业，是……”

在齐霏看来大概完全不能理解，好容易拼到教授这个职位，怎么可能放弃得了？就算要去别的学校，也不可能对自己的前途一点影响也没有……

——不，如果是华玉盏的话。

他是考古界的“华助教”啊，谁都知道在考古界遇到难题就找卢教授，因为卢教授身边有华助教。没有他不敢下的墓，没有他解不开的迷。他当助教的时候就已经如此，而去年考古界的大丑闻却揭发了闻名于世界的考古专家卢教授常年压榨窃取华助教的成果，他的一切成就几乎都来自于华助教。

这也是卢教授一离开东大，华玉盏就被破格提升教授的原因。

可是东大的考古已经不行了，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转到了民俗专业，但显然他去别处反而更有发展前途——

看着眼前华玉盏只是略一耸肩不再多说转身离开，齐霏才意识到他是认真的，他真的会走。

第八课时

野营地还算一团和乐，女生们在受到了惊吓之后再没人不把徐舰说的话当一回事,开始他说什么她们就谨记照做，现在他俨然变成了她们的保姆。

跟去打猎的男生们也回来了，打来的“野味儿”不少,有兔子有跑山鸡,甚至还有一头个头比兔子大不了多少的小猪仔。

只是扒皮剖洗这种血腥场面学生们是应付不了的，自然由村民去远一点的溪水边进行,这边已经在对上了炉架的烤鱼跃跃欲试，只是第一条鱼刚烤好,就在一众垂涎欲滴的注视之下被华玉盏拿给了桑宁。

胡雪雯看得心头吐血，只觉得如果昨晚不是桑宁捣乱，那现在享受到华老师关怀的人就该是自己了。

可是她完全搞不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她明明亲眼看着桑宁留在了华老师屋里，为什么所有人都很肯定的说桑宁没有离开自己的房间？？

那个叫曲小路的司机神秘兮兮的什么都不肯说，吴悦更是什么都不记得！难道她真的见鬼了吗？？

好容易等到其他野味也陆续上架烤,大家都觉得桑宁又是烤红薯又是烤土豆,还连着两条烤鱼吃下去,这回该吃饱了不跟他们抢了吧？哪知道桑宁的胃简直是个无底洞，兔肉串刚好又被“目中无人”的华老师一把抓走直接递给桑宁。

桑宁看看烤的油滋滋香喷喷的兔肉串，再看看眼前那些饿狼似的目光……

华玉盏可以无视她却没法无视，可是转头再看看华老师那柔得滴水溺到窒息又带着期望的目光，还是无法拒绝他的体贴，顶住了压力送进嘴里。

——oh，no！

——卧槽！

晃瞎眼啊！没人疼的孩子没饭吃啊！

你说你们一个老师一个学生，非要搞那什么恋他们管不了也拦不住，可是能不能低调一点啊！就算是不体谅他们的胃，也体谅一下这

群没饭吃的孩子们的钛合金狗眼啊！

大家默默泪流满面地等桑宁快点吃饱，那些原本总是在桑宁背后议论纷纷的女生在看到华老师这么明摆着的态度之后反而什么也不敢说了。

饭都吃了一半才有人突然发现，“——怎么齐老师不在啊？”

大家这才注意到好像有好半天没看见齐老师了！这荒山野岭的，齐老师不会走丢了吧！

这时有人靠在别人耳边开始窃窃私语，怪就怪华玉盏和齐霏说话时没走多远，不小心听到的人也还是有的。这一合计大家各自暗暗了然，齐霏老师一准儿是给气跑了！

可这一瘸一拐的能跑哪儿去啊？她自己能下山吗？

他们犹豫着要不要请村民先帮忙找找，真下山了也就算了，万一没下山，就赌气在附近躲着呢？

同时也有人发现：“怎么乔哥和乔嫂也不见人影？他们不来吃饭吗？”

他说的是光头夫妇，这俩人挺会说话套近乎，现在已经跟其中几个人很熟了。

他们倒是说曹操曹操就到，说话间就从林子里走出来，“呦，都吃上了？来我瞅瞅都有啥！”

“不好意思啊乔哥，没等你们就开饭了。”

“哎～没事没事，烤野味就得趁热吃才有味，我们年年都来吃惯了，你们才该多吃点尝尝鲜！”

他们这儿围着烤炉架坐了一圈，就数华玉盏和桑宁身边最空，光头可没学生们那么多顾忌，直接就在桑宁旁边的空地方坐了下来。

他人比较胖，坐下时轻轻一歪就碰到了桑宁，一些零散的画面在短暂的碰触间涌了过来，即使不特意去看也好像那些画面就那么汹涌的溢满出来让她不得不看——

阴暗狭窄的小房子，被困住的女孩子们，那些拳打脚踢伤痕累累——支离破碎的晦暗画面惊得桑宁险些惊叫出来，堪堪压住喉咙里的叫声，却掩不住一瞬间惊恐的眼神——他们，是，人贩子！！

光头被桑宁那突变的目光诧异了一下，手撑在地上待坐不坐的愣住。这种惊恐他见得多了，可他这又没对这小姑娘做什么，她惊恐个蛋？

不过面上他还是很快就哈哈笑着说："不好意思啊，人胖活动起来就笨重，没碰坏你吧？"

桑宁只是慌忙摇了摇头就低下头去拼命的吃，可是那些阴暗残酷的画面冲击太大，好像一直在眼前转，让她头也不敢抬。

光头被她搞得莫名其妙也只能哈哈笑了笑，"小姑娘真害羞啊～～"

——怎么办怎么办？这人脸上就是笑得再和善，他那些心狠手辣的行径也隐瞒不了桑宁！

可是他坐得太近了，这么近她根本没有办法告诉华老师，又不敢直接起身走开让他们夫妻怀疑！

不过光头倒不怎么想招惹桑宁，明眼人都瞧得出来她跟旁边那个旁边那个带队老师很有点不清不楚，招惹一个被重点关注的对象可不怎么明智。

光头开始若无其事的招呼大家一起吃吃喝喝，桑宁却已经在着急该怎么提醒其他人——他们身边有一个人贩子！

他们夫妻背上那些纠结扭曲的人脸都是死在他们手上的女孩子！她们生前被关在阴暗狭小又肮脏的屋子里，稍有反抗就打得遍体鳞伤，有时候怕她们逃跑会干脆打到半死或者打断腿。甚至有时不需要原因，光头的老婆就是喜欢看女孩子痛苦惨叫的样子，她不会自己动手，而是挑唆着光头，就那么被活活打死的女孩子也是有的。

即便是活下来，被卖掉了，也很多不出几年就被折磨死了。

这些都是他们的人命债。

桑宁根本不敢细看那些恶梦一般的画面，她现在却很清楚这两个人为什么需要年年来这个除秽祭。

这"秽"如果不除，只怕他们会被纠缠到死。

可是这不该是这个祭典存在的用途！不该让恶人肆无忌惮的累积罪恶然后只是轻松除掉又继续去作恶！

她在心里喊着小路，现在能告诉的也只有小路。

只是她传音用得并不熟练，平时静下心来还勉勉强强，此时心慌意乱传得断断续续又前言不搭后语，坐在对面的曲小路虽然耐心瞅了她半天，但只大概听了个人贩子，知道事情比较严肃，于是干脆走过来拉起桑宁，"你过来一下我们说点事。"

华玉盏眉头挑了一下但没有阻拦，他当然知道桑宁和曲小路之间这点只属于他们两人的沟通，平时虽然各种不爽，但此时觉察到桑宁

神情异常也只能忍着，忍了一分钟又三分之一秒就干脆起身也跟了上去。

火炉架前一下子就小小的炸了锅，“——看吧，什么表哥表妹的，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吧！”

“卧槽华老师不会真的在吃醋吧？”

“就不明白了桑宁到底哪里好了呀？”

光头在旁边听着这些，也就没怀疑桑宁突然离开的事，虽然他也很奇怪那两个男人的品味。那小姑娘虽然长的不错但在这些人里实在不算出挑的，不管是先前成熟性感的女老师还是眼前那个一言不发的冰山美人不都比那小姑娘好上太多吗。

不过这跟他无关，反而队里的两个领队注意力都在同一个小姑娘身上，这对他来说反而好。

——这一趟可真他吗是个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不过是来去去污秽居然就能遇上这么一票学生，学生可是再好不过的猎物，青春靓丽，细皮嫩肉好出手，尤其是涉世太浅心思简单容易拐到手。

像这样两三个老师带着一群学生那本来就再容易出纰漏不过，何况这三个老师之间还有问题，看他们也不像是有心思管学生的。

这是分分钟就能捞上一两个的节奏，再多了只怕他们也运不出去，两个的话他们那辆车的后备箱倒是能塞下的。而且只要伪装的好隐藏的深，事情也就找不到他们身上，他们照旧参加祭典看看热闹，还可以帮忙“找找人”呢。

光头心里打着盘算乐呵的继续跟学生们套近乎，见他们都吃得差不多了就说：“你们谁吃饱了，我带你们四处转转熟悉熟悉山路！”

上山的路上村民也提到过了傍晚的祭典是游行式的，最后的目的地就在山上的这片空地，所以提醒过他们一路上要好好记路，当然实在记不得也没关系，这又不是生存大挑战非逼着几个城市里的娃娃走一次就得记得山路。

他们一路走一路就在路旁的树上挂上牌子做标记，大家只要稍微熟悉一下起码有点印象，别到时候连标记都找不到就好了。

大家在得知所谓的游行后半段就不能再跟随队伍必须独自前行的时候，女生们还是很惴惴不安的，尽管村民一再保证山上为了放养家禽家畜绝对没有野兽，而且她们所担心的“那些东西”在祭典的过程中也没有办法伤害她们。但惊魂未定又面临不知将要发生什么的不安之中，能趁着天亮多熟悉一点周围的情况总是好的。

光头抓住大家的心思完全不担心她们会不答应，谁知白乐枝当即

就回答："不用了！我们吃完饭就下山！"

虽然还没来得及跟桑宁交流，但看她刚刚看光头的那个眼神白乐枝就知道该怎么做了，信桑宁，得永生！

只是也有人不乐意，"那么急着下山干嘛啊，不提前熟悉一下，万一晚上真的迷路了怎么办啊？"

光头也眼睛一眯看向白乐枝，不知道她的拒绝是什么意思。

好在白乐枝倒是有现成的理由，"我们不得赶快下山去看看齐霏老师回去了没有啊！"

"那我们分开行动不就好了，反正有两个人可以带队嘛……"

"不行！曲先生又不是学校的老师，他不能负带队的责任！"

在白乐枝的坚持之下那几个想留在山上的女生也只能悻悻地嘁了两声作罢，光头的老婆一双吊眼瞥了白乐枝一眼，他们也没打算现在就动手，但这无疑是拉近关系取得大家信任的好机会，就这么被白乐枝给破坏了，自然也就多拉了几分仇恨。

她半冷不热带笑不笑的说："哎呦，这年纪不大说话还挺有领导架势的啊，你们都挺听她的嘛。"

吴悦哼哼唧唧的说："她是我们班长嘛。"

她喜欢杨丰旭，也就挺不喜欢白乐枝的。倒不是说他们两个真有什么，可是一个是班长，一个是男生里的带头人，两个人似乎相处得挺和谐的，有什么事都商量着来，那副相谈甚欢的样子看着让人挺不爽的。

敏锐的发觉学生们话语里透出来的矛盾，光头老婆也就若有若无的讽刺挑拨，"还是个班长呐，难怪那么大派头，不过这人啊，在学校里什么样，学习好不好，当什么干部，出了社会可就不一定了。多少学校里老师眼中的乖宝宝好学生，一踏上社会就什么事儿都干不了！不如早点跟同学拉好关系，以后遇上了还能提携提携。"

吴悦顺着她的话冷眼看了白乐枝一眼，只是白乐枝并不理会，她只感到重任在身，哪有心情理会一个别有用心的人说些什么。

直到桑宁他们回来了，白乐枝才隐隐松下一口气，发现刚刚自己的神经一直都是紧紧的绷着的。

桑宁和曲小路走的足够远时华玉盏也跟了上来，两人就一起听桑宁说了她看到的东西。

曲小路想想说："没什么关系吧，不用太担心了，既然知道他们是什么人我们就多留意一点，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他们也干不出什么。"

——其实真干出什么了他也不是很在意，他又不是华玉盏还得顾忌带队老师的身份，人带出来了还得原数带回去，少不少的跟他又没什么关系。

桑宁听着曲小路的回应有少许的愕然，她以为曲小路知道了至少会为民除害一下，她看到的那些画面实在太可怕，让这种人逗留在附近光只是想想都觉得要打颤。

只是想来她还是不够了解曲小路，她只看到他那副温润如玉的外表，还曾经是个很不错的律师，既然是跟法律打交道是不是会比较有正义感。

但可惜的是既然是当律师的，那么替罪人辩护的时候也不是没有。虽然曲小路倒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善恶观念比较模糊，相反他大约正是善恶观念比较模糊才对这份工作更得心应手。

对于他来说看着人类之间互相伤害无异于看着一群猫在打架，实在没有太多插手的必要。如果说"年轻"的时候他还有那么点正义感，偶尔会帮帮弱势中被欺负的猫，那么随着年纪越大活得越久，也就越不会去在意。

——就像他在水泽村时，或许明知道村民会怎么选择，却还是把镇压水神娘娘的方法告诉他们让他们自己去决定。看到那些被牺牲投湖的年轻女孩子，除了叹息一声也就没有什么别的想法了。

所以除非这两个人碍到他，不然他也不想自找麻烦去找人类的麻烦。

但是此时此刻的华玉盏就干脆多了，哪怕桑宁微微一个表情，他就悠悠然蛮不在乎的说："杀了就好了，又不费事，还省得防来防去的。"

曲小路瞪了这个荷尔蒙上脑完全欠考虑的家伙一眼，"妖管会那边你要怎么说？惩奸除恶可不是妖怪杀人的特权，你没有忘记备案的流程有多繁琐到可怕吧？"

桑宁一听也有点犹豫，以那两个人做的那些事，她在听到华玉盏那么说的时候私心里真的有那么点念头想着如果能杀死他们就好了。

可是听到曲小路这么说她也犹豫，她并不想给华玉盏招惹上麻烦。

但华玉盏只是半冷不热风骚尽显的哼一声："胆小怕事。"

最后他们当然也没商量出什么结果，这荒山野岭的跑这儿密谋杀人可不是他们现在该干的事。所以还是走一步看一步，这两个人如果老实点大家就相安无事，如果非要不长眼的来找死那就怪不了谁了。

他们还是吃完了饭就下了山，回到民宿却没见到齐霏，村民也完全没有人见到她下山。

这样一来不得不又组织村民上山去找，他们这些对山林不熟悉的人为了不增加失踪人口自然被安排留在民宿等候。

但找了半下午都没见人，村长只能紧张地跑来问，“唉，老师，你看……这除秽祭是不是还照常举行？”

华玉盏想都不用想就回一句：“照常。”

女生们都是不太想反驳华老师的，这种时候跳出来抗议的也只有男生：“齐老师都失踪了，还管什么除秽祭啊？”

齐霏就算在学生里人缘不怎么好，可那也是一个活生生的大美女啊，人都没找回来就举办祭典？

华玉盏只淡淡瞥了开口的男生一眼——延迟祭典？他等得了，他们拖来的那一大群鬼怪也等不了。

“不想参加你可以在村里等着，但是如果不想走不出这个村子，就别碍着办祭典。”

“说的什么啊？”男生不是太能理解华玉盏的意思，不过这会儿连徐舰都觉察到什么，拉了拉他低声说：“你没觉得村里有什么不对吗？”

“有什么不对啊？”

男生不解地看看四周，只是天很暗除了周围远一点的地方都看不清……

等等现在几点啊？天怎么会这么暗的？

不少人都注意到这个问题，这还没到傍晚呢，天这么早就黑了？

想着现在也快深秋了天黑的早大概也是正常，大家没有过多纠结。可是当天色越来越黑时就渐渐有人发觉不对劲——天上没有晚霞没有日落西山，只是一团浓云滚滚似的黑，而这黑色在不断的压低下沉。

村民还在奇怪不像是要下雨的样子啊，这么乌云压得这么低呢？

没过一会儿他们就发现乌云并不只是压低，还渐渐沉到了地面上，黑色似烟似雾漂浮在空气里，慢慢笼罩了整个村子。

第九课时

“乌云怎么会沉到地上来了？”

暴雨之前那种乌云压低让人窒闷心慌的感觉大家都有过,可还从来没有见过乌云真的压到地上来，好像整个天都要塌下来,让人不自觉的感到恐慌。

有人拼命想要试图找到一个合理的理由，只要有了解释就不会那么害怕了——“会不会因为这里是半山啊？”

神眷村并不是建在山脚下而是半山，地势相对比较高,虽然也没有高到山峰隐在云雾里,但他们只能猜测会不会神眷村阴天的时候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而却见村民们也一脸惊慌的看向村长——“村长！”

“别慌——”

——是啊，你们别慌，千万别慌，你们都慌了他们这些客人可怎么办啊！

只是神眷村虽然不完全属于常世，但现在世道安稳太平盛世的，也不知多少年没发生过这样异常的状况了。

村长定了定心神，吩咐大家：“让准备祭典的人快一些，千万不要耽误了祭典开始的时间，只要举行完祭典就没事了！”

村长这么信心笃定也让其他人安心不少，立刻去催促着加快筹备。

桑宁也听到了他们的话,好奇心又被勾了起来，问身边的华玉盏：“这个祭典真的这么有效果吗？”

虽然心里也知道，如果这祭典只是哗众取宠应付游客的东西，华老师也不会让她拖着一群鬼特地来这里。但不能怪她怀疑，实在是这个农家乐似的村子搞的太不严肃了，让人不怀疑都难。

华玉盏只是悠哉地笑笑，“安心～”

可是就算安心了，也还是好奇啊，桑宁猜测着，“是不是这里的山上有什么强大的阵法或者宝物可以净化那些鬼怪？还是跟桑园一样，鬼怪有进无出？”

“都不是~这山里什么也没有，能够消灭这些鬼怪的，是这个祭典本身。你知道祭典存在的真相吗？”

华玉盏瞥了桑宁一眼，桑宁老实的摇头，就见他隐隐一脸“来问我~快来问我~”的表情——要在平时华玉盏可是一向懒得多做解释的，这些麻烦事从来都推给别人，难得他亲自说明桑宁自然一脸期待洗耳恭听。

即使不开口询问，她那求知的眼神似乎也让华玉盏挺满意，“祭典这种东西说白了就是交换契约，比如百姓拿牛羊猪去祭祀山神水神，那些所谓的神或者妖拿了好处，就会给予某种回馈。因而祭典或者祭祀要有实质的作用需要的首先是祈求者和施予者双方，而祭典能有多大作用也需要看施予者的能力大小。”

“但是，这个山里不是……？”

“对，这个山里什么也没有。这个祭典，是人类的意念创造出来的奇迹。人类的意念有时候也是相当强大的，虽然这个祭典的起源已经无法追究了，但是这个村子的人坚信祭典的作用并且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当众人的意念累积到某种程度，就真的发生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作用。这种作用又更坚定了村民的意念，千百年从不间断的流传下来，就形成了‘秩序’。

天地间最强大的力量就是秩序，六道轮回四季交替日升月落这些都是秩序，没有什么可以打乱。这里也是一样，秩序一旦在这块土地上形成，就变成了不可抗力。不管多少鬼怪，都一样能照单全收。”

桑宁听着，只觉得如果形成秩序是奇迹，那一个村子能够千百年不间断而且不管什么时代什么世道绝不怀疑的坚持举办一个祭典那才是奇迹！

所以奇迹就创造了奇迹。

桑宁已经不再对祭典的作用抱有怀疑，华玉盏悠悠笑着瞅着她，像是在问：满意了？

他可是很耐心很细致的做了解答呢，所以，奖励呢？

看着桑宁有点反应迟钝地没明白过来，他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附身偷了个香。

桑宁顿时凌乱——这么多人都在！会被人看到的啊！！

只是慌忙左顾右盼时才发觉，周围的可见度太低了，几步开外就隐没进了黑沉沉的浓雾里，一点小动作根本没有人注意到。

可见度越来越低，学生们就被打发进了屋子里各自做准备，免得祭典还没开始人就先找不着了。

桑宁也回房间去稍作整理，正在往兜里揣东西白乐枝走进来说："刚刚村干事来通知，待会儿跟着队伍出村以后要分散上山最多两人一组，让我们提前安排好，到时候不可以喧哗——你是要跟牧文心一组的吧？"

"诶？"桑宁看了一眼牧文心，却问："能不能让她跟你们一起分分组？"

这让白乐枝挺意外的，本来以为桑宁跟牧文心感情好，她们一定会一起呢。

桑宁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无奈笑笑，"跟我一起……挺危险的。"

白乐枝听她这么说也就点了头，虽然不知道她又要做什么不过听着就是了，"那我回去跟她们商量看怎么分。"

"不用，"牧文心却开口打断她说，"我也可以自己走。"

桑宁自然是反对的，"不行文心，一个人多不安全……"

她淡淡打断，"两个人有什么不同吗？"

被她这么一说桑宁竟然无语反驳，想一想好像还真没有什么不同，如果真的发生什么，没有能力应付的人凑在一起再多也没用，只是一个心理安慰。

牧文心知道她的担心，安慰她说："没关系的，如果祭典真有什么危险，村子也就不会开放来招待游客了。我不会随便乱坏规矩的。"

桑宁说不过牧文心，觉得也的确是那么回事，牧文心可不是那些掂量不清的学生，在她的坚持之下也就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白乐枝见事情说定了，递过来一张图，又是村民自己印刷的简易小单子，"这是路线图，先拿着熟悉熟悉。"

桑宁伸手去接，手才刚从兜里拿出来，就噼里啪啦带出来一堆玻璃弹珠掉在地上滚得到处都是。

白乐枝看得一脸愕然，"你这干嘛呢，揣一口袋玻璃珠干嘛？"

说着已经蹲下来帮桑宁去捡，桑宁自己也赶紧蹲下来捡，可是身子一蹲口袋一歪，另一边兜里的珠子也开始噼里啪啦往外掉……

孟思敏过来催白乐枝的时候就看见一屋子仨人蹲在地上捡珠子，于是也加入捡珠子大军，四个人这才把滚到角角落落的珠子都捡干净。

面对大家给她珠子时那狐疑的目光桑宁只剩干笑。

这一段时间的锻炼下来，桑宁只要一闲下来就会做几个空间牢笼备用，免得要用的时候再临时现做，她现在还没有那么熟练。

所以从做好的空间珠子到还没做的玻璃珠，包里总是揣着一堆。

对于除秽祭她拖着那么一大群鬼怪到底会不会发生什么她心里也没底，总是多带几个才会安心。

终于开始集合了，村长把所有人都集中在一个院子里，又拿着小喇叭在喊话，提醒大家注意事项——“祭典开始之后请各位跟在村民的队伍后面绕村慢行一圈，这是一个让秽气凝结聚集的过程，不管听到身后有什么动静都请不要回头去看！”

一旁的村干事正在人手发放一盏小油灯，桑宁很意外地发觉这就是出发那天早上她在宿舍用过的那种灯。

村长继续喊话：“请拿好你们手上的灯，绝对不要松手，不能熄灭——只要你不放手，不主动去摁灭吹灭，灯是不会那么容易熄灭的。拿好灯，不回头，这是保护你们安全的基础，只要做到了就不用害怕！一旦有什么万一也不要怕，脚下不要停，只要灯一熄灭就按照路线往山上跑，跑到山顶营地就安全了！”

“——就这样吗？就这么简单？”

同学们有些不解，如果就这么简单，那他们是来干什么的？大老远跑来山间赛跑？

就算他们现在相信会出现什么东西，不回头也看不到啊！连看都没看一眼就在奔跑中结束了？

“这是为了你们的安全，请务必遵守！还有一点很重要，从出村之后所有人就拉开距离各走各路，不管有多害怕只能往前走，绝对不能掉头跑回村！每个人的祭典只有在到达山顶营地之后才会结束！”

因为村里发生了眼前黑云接地的异常状况，所以也安排了不少村民参加祭典，在村民领取各自的油灯时华玉盏细眉长目懒懒扫过一众学生，对他们说话时可没有对桑宁那么和颜悦色，“村长说的话你们都听到了，好好记在脑子里，能做到的准备上路，做不到的现在退出留在民宿。”

大家面面相觑，倒也有几个胆小的实在太害怕了选择留下来，其他的都听说过之前那班学生的经验，知道只要守规矩就没有危险。反正就只是不回头又没有多难，再说以前坏规矩的又不是没有，最后不也都平安回来了吗。

白乐枝瞧见徐舰和另外两个男生又在一边嘀嘀咕咕，示意杨丰旭上去警告他们，“可别想着坏规矩，你知道后果的！”

“嘁，我能犯那种低级错误吗！”

徐舰如今自诩资深经验户，为了他的面子，或许真的可以期待他不会做什么小动作吧。

祭典开始，村民倒也不负众望，跳了一场神神叨叨的大神。只可惜雾太大，看不清，只能看到那些人影抖抖索索举着油灯哼念着诡异的旋律或是经文，慢慢列成一队开始绕行整个村庄。

学生们被示意跟上，因为不许回头，所以谁也不愿意走在最后。

桑宁知道油灯在手，它的光芒就像一个保护罩子让那些跟来的鬼不能靠近，就无所谓地走在了队尾。

华玉盏和曲小路没有跟来，虽然他们不是鬼，但这个祭典对妖怪也不怎么友好，他们可不想把自己也净化进去。

不知道胡雪雯如果知道华老师并没有参加除秽列队而是留在村子里，会不会后悔加入了队伍而错过拉近距离的机会。

她此时跟吴悦手挽手走在学生的最前排，她前面就是村民的队伍。一开始她还对着那排成一队跟着古怪的调子抖动不已的身影偷笑，可是渐渐的不知什么时候念经似得声音就好像越来越远了，那些人影也隐没在浓雾里看不到，只剩下一排油灯的光晕，火光跳动着仿佛漂浮在半空。

“雪，雪雯……那些火光，是不是越来越远了，我们走得太慢了吧……？”

就算她不说胡雪雯也已经发现了，那排火光越来越远，她脚下已经加快了不少速度可还是没有拉近一点距离。

但是这不能说出口，不说就还能压得住心慌，一说出来连自欺欺人也不能了。

胡雪雯只能硬着头皮说：“山里人走路当然快了！我们再走快一点就好了！”

说是走快一点，但两个人害怕得几乎是跑了，只不过一跑起来手里的灯光摇曳跳动，生怕灯火熄了赶紧又慢下来。

村长说的那些神神叨叨的话她俩可未必相信，哪儿又油灯见了风不熄的，周围这么暗，再没个灯可怎么走？

“没事，我们别跟丢了就行，反正出了村也还得各自走，再说我们后面还有人呢。”

——光顾着追前面都忘记后面还有人了，真是有什么好怕的呀。

不过她们倒是有点后悔走在第一个了，不然现在起码看见前面的人还能安安心。

因为她们刚才跑那几步，身后的人似乎迟迟才跟上来，带着呼哧呼哧的喘息声——

才跑这么几步路没有必要喘吧？

可是为什么声音这么粗数量这么多？好像好多人挤在她们后面——不是应该排队走的吗？都挤在一起干什么？而且他们为什么一点脚步声也没有？

两个人握着彼此的手越来越用力，手心渐渐沁出冷汗——不对劲，事情越来越不对劲了！跟在她们身后的到底什么东西？真的是她们的同学吗？

身后没有一点脚步声谈话声，只有呼哧呼哧的呼吸声越来越多，数量已经多到不正常！

胡雪雯想要喊身后的同学，但她不知道身后走的是谁，只能问："后面是谁？喂，谁走在后面回个话！"

然而她的声音得不到任何回应，吴悦已经忍不住想要回头看个究竟，不管那是什么她忍受不了这样什么也不知道的被一群莫名的东西跟着！

可是她才刚转头就被胡雪雯阻止她，"不能回头！回头就没有分数了！"

——她怎么可能在华老师的课上违反规定得个零分回去？

可是身后那强烈的存在感让吴悦忍不了了，"这种时候谁还管分数？你没听到她们说昨天晚上都亲眼见到鬼了吗？我们后面的说不定也是——"

"那只是她们说的！你有亲眼见到吗？"

吴悦现在已经听不进去她的话了，"雪雯，我们回去吧，趁现在还没出村赶紧退出吧！"

"不行！我才不干那么丢人的事！"

她们两个平时虽然是站在一边儿的，但那也只是因为利益上没有冲突，不见得有多深厚的感情。平时胡雪雯又总是指手画脚的，吴悦的不满也一大堆。

此时她实在太害怕，精神紧张之下根本没有办法再忍胡雪雯，干脆甩开她的手，"你怕丢人你自己走！我要回去！"

吴悦猛地转了身，一瞬间她们身后突然黑风大作，吴悦被吹得睁不开眼，她手中的油灯噗一下熄灭了。

胡雪雯手里油灯的火苗也被吹得颤了几颤，慌忙用身子和手挡住才堪堪保住，但两人周围的光芒已经暗了一半。

那阵黑风来的邪乎，消失得也很迅速。等吴悦睁开眼睛，眼前只见一大团黑黢黢的滚滚浓雾，又像是一大团云团似的东西漂浮在她们身后，却像是由浓雾组成了无数张脸，黑洞洞的眼睛都在盯着她们——

吴悦惊声尖叫，扔掉已经熄灭的油灯不顾一切地转身跑去。

胡雪雯傻了眼，她不知道吴悦看到了什么，她能感觉到像是有一阵黑风紧跟着吴悦而去，可是呼哧呼哧的喘息声还在她背后，越来越靠近，像是紧贴着她的后脑勺慢慢吹起——

她脖颈僵硬脊背发凉，脑子里想起村长嘱咐的话——快走，不能停下来，快走啊！

可是她的两条腿害怕得发软迈不动，感觉身后浓腻的，云团一样的东西已经缓慢的沿着耳朵，脸颊前移，想要慢慢把她包裹起来。

第十课时

好想跟桑宁一起去~~

华玉盏荡漾地靠在院门旁望着桑宁离去的方向无限神往,一眼看穿他心思的曲小路提醒：“去了你可就被净化了。”

华玉盏横眉冷眼一扫——“滚。”

（请无视以上胡言乱语）

——不能停，只要不停下,它们就不会跟上来。

白乐枝和蔡媛美一道走在队伍靠近末尾的位置，身后除了单独走着的牧文心和桑宁就没有别人了。两人眼里看到的，跟胡雪雯和其他新人看到的似乎不尽相同。

从傍晚除秽祭开始之后虽然在阴乎乎的浓雾中看不到夕阳，但却能感觉到天色越来越暗。走在前面的人身影变得模糊，越来越看不清，很快就几乎跟浓雾融为一体,只剩下一排灯影跳动，如同在引路。

这种画面让人无端的心慌,好像要被引到黄泉路上似的。

因为身后隔了一个牧文心才是走在队伍最末尾的桑宁,白乐枝和蔡媛美只能跟走在前面的孟思敏倪倩偶尔说说话确认她们的存在来壮胆。

只是一开始虽然看不见她们但还能正常说话,而渐渐的连她们的声音也越来越远，好像隔了几十米声音已经渐渐听不清却又不敢提高声音去喊,只是默默的加快脚步却怎么样也没有办法拉近距离。

蔡媛美的“视力”比白乐枝还好些，她没走几步就慢下了脚步,也拉了拉白乐枝不然她继续往前赶。

白乐枝压低声音问：“怎么了？”

蔡媛美的声音跟蚊子似的说：“前面，好多人……”

白乐枝一时没明白她的话，但被她这一提醒再抬头去看，整个人顿时从头到脚一片冰凉——蔡媛美说的没错，真的有好多人，或者说好多黑乎乎的影子，它们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正在不断的插入队伍中，所以她们跟孟思敏倪倩之间的距离才会不断被拉开。

而它们显然没有什么组织纪律性，就只是一门心思的往这条队伍

里挤，挤在孟思敏和倪倩的灯火后面一团乱。

白乐枝于是不能不想到自己身后是不是也同样跟着一群黑乎乎的影子，它们似乎都被油灯的光吸引而来，让这条队伍变得越来越长。

难怪从一开始就要安排好两人一组各自走，却没有告诉她们具体在何时分开，怎么样去分开。现在这种情况她们根本想跟也没有办法跟上去，每一组都被那些加入队伍的影子给隔开。

凭着脚下的感觉能够知道已经渐渐离开村路走上山路，但是这么大的浓雾让之前做的引路标记全无用处，只能依稀辨认着远处的灯火跟随。

此时还有另一组人正在悉悉索索窃窃私语——那就是徐舰和另外三个新来的男生。

徐舰找到了同盟，怎么可能老老实实什么也不做？

他出行前就从网上搞到了便携对讲机，此时正好派上用场，拉开的距离没有影响到他们的沟通——

“徐舰怎么办？这里越来越不对劲了，我们还要拍吗？”

“拍！当然要拍，不然不是白来一趟什么收获都没有就回去你们甘心？”

男生总归胆子大些，听说昨晚女生们都见到闹鬼他们却什么也没看到自然满怀好奇，再加上徐舰鼓动把视频传到网上不知道能赚多少人气就更是心痒痒的。

一个胆子比较大的男生说：“那我可就回头了——”

“等等等等，别回头，规矩不能坏！”徐舰吃亏吃多了，人多少总算是变精明了，只是别人就不解了，“不回头怎么拍啊？”

“手机有自拍功能的开前置摄像头，没有的直接放后脑勺上拍不就行了！”

徐舰前两次比较悲惨，不但赔了手机赔了DV还欠了一屁股债，所以没钱买好一点的手机，只能把手机摄像头朝后越过肩头去拍。只是这样自己看不见屏幕，只能瞎拍一气，大不了多拍几次，没拍到什么东西就直接删掉。

像他一样瞎拍的人还好，可是走在后面一位用前置摄像头的同学却从屏幕上看到自己身后漂浮着一大团滚滚乌云似的浓腻的黑雾，在油灯的火光映照下那些光影组成了一张张狰狞的脸孔，都虎视眈眈地盯着他。

他嗷一声差点丢了手机，下意识就转头去看个究竟，他这一咋呼

身边的人也吓得跟着转头去看，只见那团乌黑的浓云猛地向他们包裹过来，一张浓雾组成的脸对着两人手里的油灯一吹，油灯顿时熄灭。

两人喊着“鬼啊！”扔了油灯撒腿就跑，走在他们前面的徐舰和另一个男生从对讲机里听到这惊慌的喊声，意识到无论身后的人发生了什么，他们这祸水东引都会把危险带到自己身边来，徐舰身边的人也忍不住回了头，同样惊慌失措地大叫着跑了。

只剩徐舰僵硬着脖子硬撑着没有回头，忍不住冲着同伴消失的方向大嚷一声：“什么心理素质啊！就这点胆量还能不能行了！？”

可是他身边的人撒腿跑出去就消失在浓雾里不见了踪影，身后的人也迟迟都没有跑到跟前，好像也凭空消失了似的，周围变得无限寂静，只剩自己的心跳声和身后越来越多的呼哧喘息声，好像一群狗吐着舌头双目通红地盯着一块肉随时想要扑上来。

他不禁加快了脚步，一边大步追着远处的火光，一边还没忘记把摄像头又一次对准身后。

与此同时高学夫同学因为男生是单数而女生又部分退出之后跟一个新加入的女生临时走在一起。可是从半路上女生就在后悔，以为高学夫好歹是个男生走在一起还能壮壮胆也就没挑剔，谁知道这家伙怎么这么闷，一路上一句话也不说自己不知道在那里琢磨什么。

这种情况下谁想要这么个同伴啊，早知道她不如也退出算了……

突然她脸色一变，终于忍不住开口，“高学夫，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好像有人在尖叫……”

高学夫稍稍从思考中回神，波澜不惊还死板板的说：“嗯，大概有人被吓到了。”

女生无语，她当然知道是有人被吓到了，问题是被什么吓到了好吗！那应该是出现了什么东西，不然难道无缘无故被自己吓到吗？？

但高学夫基本已经确定这个除秽祭是村民为了开发特色旅游而搞出来的噱头，这个山里实在是没有其他噱头了，也只能从这些神神怪怪的东西上下手。

见他又不再开口女生终于忍不了这种沉默，再次主动问：“高学夫你这一路这么认真想什么呢？”

“哦，我在想这个除秽祭的气氛烘托方面做的还是挺让人称奇的，利用这个浓雾增加神秘感和紧张感，然后大概会在雾里安排上人或者东西来吓人，简言之就是把这座山做成了一个大型的鬼屋探险。只是我很好奇这个雾是人为的还是利用特殊的自然气候，如果是自然气候那要怎么把握游客到来和浓雾出现的时机，但如果是人为的，能

制造出范围这么广的浓雾也挺不可思议的……”

女生囧囧地说：“难道就不可能是真的鬼怪吗？我们昨天晚上明明都看到……”

“村民为了烘托气氛，完全可以事先装神弄鬼一下，让我们相信这里真的有鬼，才能更加保证祭典的成功。虽然我没有亲眼见到，不能确定他们是怎么做的，但在自己村子里一村人合作让几个游客相信有鬼也不会很难。何况他们既然把传统的除秽祭开发成旅游项目就更能说明这里没有鬼，否则如果是真的鬼怪，要怎么保证每个游客都不会违反规定，人身安全要怎么保证？”

女生无言以对只能沉默，这种紧张感一扫而空顿时变得很无趣的感觉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一场紧张刺激的灵异祭典顿时就变成了廉价鬼屋？

她决定绝不再问多余的话，跟高学夫一起沉默地举着油灯向山上走去……

桑宁起初是走在队伍的最末，但渐渐的，她身后也跟了越来越多的东西，结果倒完全不像是在队尾了。

她发现村长说的是没错的，只要脚下不停下来，不管走得多慢身后跟着的东西也像是差着那么一小截距离怎么也贴近不上来，但只要稍稍一停那些东西就想要包围上来。

她本来只是掉了一颗玻璃弹珠想要蹲下来捡，才只一停就感觉那些东西呼啦啦地要围上来，吓得她玻璃珠也不要了赶忙快走几步。

只要不违反规矩，平平稳稳地走完这一路就好。

随着山路渐深，前方那一排灯火越来越远，彼此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大，慢慢就已经看不见最远处的火光，只能勉强看到最近的几盏。

桑宁一直跟着自己前面的那一盏走，却隐隐觉得有些奇怪——前面的灯火是不是有点脱队了？她虽然走在队尾要透过浓雾去看前面的灯火太模糊，但还是依稀能够辨认出方向。

她赶忙快走几步想要跟上前面的牧文心告诉她方向走错了，走了不久前面的灯火自己就停了下来，她过去叫：“文心！”

然而灯光旁边依稀出现的却是两个人影，她一个愕然的功夫那两个人影都转过头向她快步冲来，桑宁这才看清浓雾之中出现在面前的根本不是牧文心，而是光头夫妇。

她不得不停下了脚步，可是身后追来的那些东西也在不断靠近。

光头夫妇手里拿着的不是油灯而是一根蜡烛，他们根本没有跟随祭典的队伍，就只是摸清了学生出发时的情况之后凭着经验直奔这里等着。到了这里队伍之间的距离就拉开得很大了，他们很容易就能用蜡烛的光引走后面的人。

蜡烛的光不会招来那些东西，只是看清桑宁的脸时两人忍不住“嘁”了一声，“怎么是她？”

他们的第一猎物首选是牧文心，姿色是这群学生里最好的不说，又是单独走在队尾附近，能把她引出来那是再好不过，再不然能引到两个女生一起走的虽然麻烦点要应付两个人但是双倍收获也不错。

可他们没想到引来的是这个叫桑宁的小丫头，作为两个带队的重点关注对象拐走她可是件给自己招麻烦的事，但引都引出来了，现在也不可能再放她走了！

“别在这儿杵着了，先绑了再说！”

光头说着就拿着绳子向桑宁靠近过来，原形毕露地阴笑着说：“小丫头，你可别回头，我猜你也能感觉到你身后可跟着不少东西呢，当心回了头它们生吞活剥了你！”

光头夫妻参加过不少次除秽祭，虽然他们并不知道这一次情况特殊有所差异，但他们的经历中那些死不瞑目的女孩们的魂魄跟在背后一边哭哭啼啼一边狠狠磨牙，尖啸着想要扑上来把他们撕碎那是个什么感觉他们是清楚不过。

所以他们当然不怕桑宁敢掉头逃走，相信这一路走过来这么个小姑娘早已经吓得头都不敢回。

桑宁也的确如他们所期望的露出了惊慌的神情，她对这两个残忍的人贩子本来就满心都是害怕和排斥，而且又已经停得足够久能够感觉到身后跟着的东西都贴了上来。

她被祭典的规则约束着，面前的光头夫妇却不被祭典所约束，也看不见看不见她身后的情景。

看着笑得奸佞而又残忍的光头拿着绳子扑过来，桑宁吓得惊叫一声身子一低，干脆从他手底下钻过去就跑。

光头夫妻没想到这个小丫头一脸被吓傻了的样子居然还知道跑呢，不过躲得过光头，后面的光头老婆却拿出一个电击防狼器戳过来。

一瞬间桑宁脑子里想的是她会触电吗？

她的身体应该是不会导电的，这么想着她干脆停也不停直接撞过去，光头老婆完全没想到这小丫头这么不要命，电枪明明已经戳到桑宁身上，她却非但没有瘫倒抽出，反而势头不减继续撞过来，两人直接撞成一团。

光头老婆大惊以为要一起触电了，哪知道撞到身上却毫无触电的感觉，桑宁把她撞倒之后一骨碌爬起来就跑。光头老婆反应过来死死抱住她的腰不撒手，光头也已经来到跟前，啐一声："小死丫头，比那个瘸女人还难处理！"

桑宁听到瘸女人心里一惊，齐霏老师是被他们抓去了？

她心里一时之间摇摆不定，是优先完成祭典还是先救齐老师？祭典是很重要，可是万一她跑了，这两个人害怕暴露直接带着齐老师逃走那怎么办？

就这一迟疑的功夫绳子已经捆到了身上，桑宁于是顺势干脆把这具躯壳留给他们，人已经脱壳而出，趁那两人忙着把她捆结实了赶紧收走了掉在地上的油灯。

也奇怪那油灯掉在地上也依然没有熄灭，当靠近的黑影正想往她的躯壳上靠近时，她已经飘出了一段距离，才拿出油灯——火光一亮，那些黑影又纷纷向这边追来。

这油灯的一收一放让她隐约有点抓到了之前收起和拿出匕首时的感觉，于是另一只手一伸，匕首就出现在了手上。

桑宁越来越觉得奇怪，抓到诀窍之后就会发现这跟往玻璃球里制作出来的空间里收放东西时似乎是一样的。但她现在只是魂魄，玻璃弹珠都留在躯壳的衣兜里，油灯和匕首又是放在哪里的？她身上难道还有另一个空间的存在？

奇怪归奇怪但脚下未停，桑宁加快了速度往山顶奔去，等送走了这些鬼怪还要赶回来救齐老师。

光头和他老婆把"桑宁"捆了个结结实实，光头老婆这才拍了拍桑宁的脸，"她怎么不动了？"

光头没在意，随口说："电晕了吧！"

光头老婆就奇怪了，刚刚她明明一点事都没有啊，哪有人反应迟钝到隔了这么半天才晕的？

光头说了她一句："你管她那么多，没死就行！"

说着就想把桑宁拉起来扛到肩上，光头老婆一边帮忙一边有点犯

嘀咕的说：“我们在除秽祭上做这种事好吗？这除秽祭这么神神道道的……”

“怕什么？瞻前顾后的怎么发大财？大不了过些时候等风头过了我们再来一次，给村子塞点钱再办一次除秽祭不就什么晦气都没了！”

光头老婆想想也是，这才又加把力帮着光头扛起桑宁，只是人还没扶到肩上就觉得后脑勺一闷眼前一黑，人扑通倒了下去。光头大惊之下转头，他瞪大了眼睛看到身后的人影拿着一截手腕粗的断枝，毫不犹豫地朝他头上砸了下来。

人影走到桑宁跟前蹲下来，放下手上的断枝解开绳子，纤长白皙的手指轻轻摸了摸她的脸。

身后不远处的地上扔着一个还没有熄灭的油灯，但本该拿着它的人却主动丢下它走出了它的光亮范围，并且已经不能再回头去拿回它了。

那些蠢蠢欲动的黑影迅速蔓延过来想要把那人包围其中，然而才刚刚碰触到，就在一阵扭曲之下反而被从七窍之中吸进了体内。

周围没有风，地上的油灯却突然无声无息的熄灭，留下一缕青烟飘散。

第11课时

吴悦两腿发软地看着这一幕，她受了惊吓一阵乱跑之后已经跑迷了路，好容易看到这里有点光亮就慌忙跑来。

但是还没等走到跟前那一点火光就熄灭了,她闻到了血腥的气息,却只能看到模糊的人影背对她跪坐在地上，仰起头如同一个行尸走肉般无意识地摇摇晃晃,那些浓黑的雾气不断从她的七窍被吸入身体。

而她身边的地上,赫然是三个已经昏死，甚至可能已经死掉的人。

——是“她”，从那个背影吴悦可以确定那是个高挑的女人。

她捂住嘴巴不敢叫,悄悄的后退,脚下差点踩到了小小的油灯——吴悦掉头就跑,有油灯，说明那四个人必定有她们队伍里的人,可是她看不清那四个人的样貌，不知道油灯属于害人的人，还是被害的人。

她想跑，可是她怎么跑得掉,只要一转头就能看到身后紧追而来的浓云滚滚，那些张牙舞爪的怪物在浓云中向她扑来。

吴悦终究忍不住惊叫，好像撕心裂肺的叫声可以驱除掉什么。

可实际上什么也驱除不掉，连身后的人也如同从恍惚中被她惊醒，站起身，踩在落叶上的脚步声开始向吴悦靠近。

这种时候到底哪一边更可怕？

吴悦已经不知道了，她吓得大脑停止了思考，只是看到眼前的怪物如同忌惮着什么似的莫名不再靠近，就猛地转回头——

“是，是你……”

好像也不是太意外，队伍里个头高挑身材又好的女人没几个，除了失踪的齐霏老师，就是孟思敏，和，牧文心。

吴悦不自觉的想要往后退，脚刚一挪想起身后的东西又生生止住，面对着眼前一脸阴冷的牧文心赶紧说：“我，我什么也没看到！我什么都不会说出去的！”

而牧文心似乎看也没有看她，阴沉而呆滞地越过她站在那团漆黑的云团前，那些张牙舞爪的怪物仿佛受到了巨大的吸力，身形变得虚化扭曲，和滚滚的浓云一起又涌进了牧文心的鼻口耳朵之中……

牧文心到底是个什么怪物？！

吴悦想逃却又不敢动，直到过了很久全部的黑雾都被吸进了牧文心体内，她那双阴冷得如同死灰一般的目光投过来，吴悦才慌忙再次保证：“我真的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不会说！！”

如同是回应着她的保证，牧文心突然失去意识倒在地上。

吴悦愣了半天，反应过来之后慌忙逃走了。

除秽祭对于神眷村的村民来说，不过只是家常便饭，此时走在队伍前面的村民都已经到达山顶的营地，生起篝火，在秋天山林寒冷的夜里喝一口小酒，等着学生们到来。

“学生们可真慢，不会出什么事吧？”

“城里的孩子走山路当然慢，就这么一条路走上来能出什么事，来来喝口——”

桑宁没想到自己居然还是第一个到达的，在踏入山顶的一刻先是觉得从浓雾中走出来四周一阵清爽，连跟随在身后的黑影都无声无息的烟消云散了。

她刚诧异地看着一步之间的距离一边是浓雾，一边是清爽的夜晚，如同被隔绝开来的两个世界。随即就发现自己的魂体也在清净的空气中迅速瓦解，只不过有曲小路的本体保护她的魂魄，瓦解的速度比那些鬼怪慢上许多。

桑宁吓得赶紧退回到浓雾中，身体这才停止了瓦解——大概华玉盏和曲小路也没想到桑宁会离开躯壳以魂体的姿态上山，才没有防备这种情况。

营地里的人并没有注意到她这短暂的到来，桑宁飞快的转身奔向之前遇到光头夫妻的地方，现在追上去还能跟着他们找到齐老师。

然而一到了那里她却傻眼了，光头夫妻倒在地上，两人头上都多了个血窟窿，附近的地面上落叶和泥土已经染红了，在夜里看起来就像一滩黑色。

她心里发凉，慢慢走过去探两个人的鼻息，光头已经没气儿了，他老婆也气息微弱半死不活。

桑宁很纠结，不知道该不该救她，救了是个祸害，不救又不知道齐老师在哪里。

她更想知道的是什么人打了光头夫妻？她的躯壳又在哪里？华老师和小路明明说过他们不会上山的……

她很担心，如果不知道自己的躯壳被谁带走，那她就不能随便露

面以免又出现两个桑宁的状况。所以现在的她不就变成了幽灵人口吗。

桑宁犹豫地猜测着带着她躯壳的人会上山还是下山，最后她决定还是先下山去找华老师和小路，只要她的躯壳是在可以信赖的人手里，那最后总归是会被带下山的。

只是到了村口就看到村长正拿着两个大哥大似的对讲机正在跟山顶的人联系，联系完就跟身边的人唉声叹气——“怎么又出事了呢？就这一条道儿不回头走上去真的很难做到吗？”

其他村民也是一脸不解和无奈，对他们来说遵守除秽祭的规矩就是天经地义，只要相信，只要照做，害怕什么的偶尔也是会有，但规矩不坏，安全无忧。

但他们怎么会理解外人是不可能像他们一样笃定并坚信呢。

所以他们始终不明白，他们这除秽祭的效果可是货真价实，响当当的百秽全消，可这旅游怎么就发展不起来呢？

村长叹息着：“这下学生们被吓到了，肯定以后又不会再来了！”

如果都像光头夫妇那样多好啊，只要确信了祭典的效果，看人家不是每年都来嘛！

——可惜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这宝贵的回头常客也将要失去了。

桑宁没敢化成实体，就着魂体的状态从村长旁边飘过。

这是一次失败的祭典，虽然对村子来说倒是无所谓，他们自己派出去的人已经圆满完成，带走了漂浮在村子四周大部分的阴气。笼罩着村子的雾气也稀薄了许多，被夜风一吹就散去了。

但学生那边平安到达山顶的却寥寥几人，第一对就是高学夫和他身边的女生，然后白乐枝孟思敏她们也相继抵达，最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徐舰竟然也平安到达了。

看到徐舰几步之差向营地走来的时候，孟思敏张大着嘴巴活像他是被外星人掉包的。

直到徐舰远远看见她们，兴奋得等不及走近就举起手机向她们展示——“我拍到了！这回我真的拍到了！”

孟思敏的嘴巴又合上了，白乐枝也一脸了然，这果然还是原版的徐舰同学没有错。

只是就在他快要踏进营地的时候，浓雾里突然发出一阵凄厉的哭声，这个声音白乐枝她们真是再熟悉不过，随即就看到徐舰的脖子上身上脚上一下子缠上了许多蜜棕色的洋娃娃卷发，一下子把他拉倒，拖回了浓雾深处。

这一下白乐枝她们傻眼了，村民也傻眼了，徐舰手中的油灯明明还亮着，那些东西竟然也能作祟，这还是从来也没有听说过的！

后半夜完全就是在忙着搜寻和营救，不说被秽物拖走的徐舰，就是在山上走丢的也有好几个。

不过村民完全没有想到第一个找到的既不是徐舰也不是走丢的学生，而是找了一下午都没有找到的齐霏老师。

她像是被人下了药昏迷不醒，身上还被捆得结结实实又被刻意隐藏了起来，这下村民立刻意识到事情不对头了，不等把齐霏送下山，另一组搜寻的村民又发现了光头的尸体和光头老婆。

艾玛这下事情大了！

村民顿时一团慌乱，留下搜寻的人手剩下的就抬着两人一尸往村里飞奔——村长啊～～大事不好了！出人命了！这旅游又办不成了！

人抬进村安置好又慌忙找来村里的赤脚郎中来救治，齐霏老师是被下了药，而且药下得挺重，药效不过去一个赤脚郎中也没什么办法。于是只能先给光头老婆包扎好，把人救醒了。

光头老婆醒来知道男人死了一阵哭天抢地，只是哭也是个体力活，她失血太多，哭久了头晕也只能哼哼地收了眼泪，盘算着怎么能跟村里多要点赔偿。

介于她当时是被人从后脑勺打晕的，根本没有看到凶手的样子，而且又语焉不详的说不清自己当时是在干嘛，所以也提供不了什么线索。

村子于是也只能沉痛地说：“报警吧！”

他真的很沉痛，这一报警一闹大，以后哪儿还会有客人来啊！

谁知光头老婆的反应居然出奇的大，声音尖锐地嚷着：“不行！不能报警！”

村长不解地看着她，“这都出了人命了，哪儿有不报警的啊？”于是丝毫不顾光头老婆过激的反应，安排人报警去了。

搜寻还在继续着，但虽然村里的雾气已经散了，山上却还是有些雾蒙蒙的，想要找人并不容易。

光头老婆几次虚弱不堪地想要逃跑，都被热情的村妇拖回屋里按

回床上让她好好休养。

结果一直到警察来了她都没能走得脱，她和光头都有案底，齐霏又在专业医护人员的救治下醒来，这下子她逃也没处逃，在村民诧异的目光中被押上了警车。

警方一来村里的步调被打乱了，他们批评教育了村里人搞这种封建迷信的旅游项目也就算了，居然还让城市里的学生在这种天气夜里上山，这不是瞎胡闹吗？

不过好处是他们一来搜寻人手也增加了，在天亮之前陆续寻回了一个个被吓得失魂落魄的学生，而让警方哭笑不得的是村里人还坚持要把这些找回来的学生再送上山一趟否则不准进村。

因为警方的出现桑宁更是不敢露面，她现在明白为什么妖怪都不喜欢跟警方扯上关系了，那真是绑手绑脚什么都不能做，只能老老实实飘在华玉盏身后。

好在天亮时学生们已经陆续寻回的差不多了，急救人员给他们挨个检查过，除了受了惊吓，还有一些擦伤，摔伤，倒是都没有什么大问题。

警方的那位队长又一次皱着眉头批评村长：“不要再搞这种故意吓人的把戏了！”

这村子他还真不是第一次三更半夜来出警了，但是搞到闹出人命这还是第一次。只不过死者情况特殊，又是在作案途中被杀，不管抓不抓得到凶手也都是自作自受了。

村长垂头丧气地接受批评，开发旅游计划就此彻底搁浅。

牧文心也被扶回村来的时候桑宁终于见到了自己的躯壳，她激动地钻回去，一下子就蹦起来抓住牧文心，完全忘记装装初醒的柔弱，把两个抬着她的村民都吓了一跳。

“文心你怎么了？受伤了吗？”

“没有，就是有点头晕，可能之前的感冒还没好。我没事，倒是你不要紧吗？我在山里看见你晕倒在地上，就在那守着你等到搜救人员来了。”

牧文心对警方也是这么说的，看她一副病恹恹脸色不怎么好的样子也让人挑不出什么毛病，也就相信她没有能力带桑宁回来所以只能在那里守着。

倒是有人对桑宁这个昏迷了许久一醒来就直接蹦起来的表示些许怀疑。

只有吴悦拼命把自己往后藏，生怕牧文心看到自己似的。

这时候一清点人数，就只差徐舰一个人还没有找到了。

白乐枝想起徐舰被拖进浓雾不见踪影的那个画面就觉得发寒，赶忙找了桑宁和华老师说明当时的情况，华玉盏细目微转，“难怪，在人形会馆他被人偶困住的时候放了火居然没有一起烧死还逃了出来，看来那个洋娃娃从那时候就附身在他身上，在那时救了他。可是徐舰参加了除秽祭，如果顺利完成……”

桑宁一下子明白了，“那洋娃娃也会一起被除掉！”

华玉盏妩媚轻笑，“那么情深意重却要被除掉的感觉可不好，洋娃娃上的幽灵如果单纯只是垂死挣扎不想被除掉倒还好，就怕她心生怨念干脆同归于尽——”

桑宁和白乐枝想起被幽灵女孩单恋的医大学生和后来被当成医大学生替身的大学生们的下场顿时就感觉不太好了——

“华老师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华玉盏凤目流转扫过那些在村子里来来去去的警察，“反正现在什么也不能做，就让他自求多福好了。”

齐霏被救护车拉走之后他可是作为唯一一个带队老师被警方要求好好的守着学生不许离开呢～

第12课时

从山上被搜救回来的学生除了个别受了点伤的也被送到山下齐霏所在的医院，剩下留在村里的自然被要求各自留在房中不许随便离开。

警方的人依然还在搜寻徐舰和寻找犯人，为了体谅学生自然是要等到他们都从惊吓中缓过神儿来才开始问话。

麻烦的是警方不走,华玉盏就不能去救徐舰,而不找到徐舰，警方就不会走。这是一个无解的死循环。

桑宁和白乐枝一起从华玉盏房间回来，多事之秋她自然得多避避嫌,不好单独去找华老师。

刚回院子吴悦就叫住她，那副躲躲闪闪做贼似的样子让桑宁不解——

“桑宁！你来,我有话跟你说！”

虽然桑宁好像一向跟吴悦没什么话说,但是看她那紧张的脸色也只能看看白乐枝，白乐枝会意地先进屋去了。

桑宁走向吴悦，立刻被她一把抓住手腕远远的拉到一边，还紧张兮兮地左右看看确定没有人。

桑宁的手腕被她抓得有点疼,可是看她这副神经的样子还是觉得不要甩开比较好。

“桑宁，牧文心是你带来的吧！？她是个杀人犯！是她杀了乔哥，应该还有一具尸体警方没有找到！怎么办,我看到她杀人了，我到底要不要告诉警察？”

“别说！”

不管那是不是真的，吴悦如果在这个时候跑去跟警察说些有的没的，那对牧文心是大大的不妙！

“你知道那个光头乔哥是个坏人吧，他是人贩子啊！还绑了齐霏老师，说不定他只是在做坏事的时候被打了呢，那不是正当防卫也是为了救人——反正他是活该，我们就当什么也不知道！”

“可是我怕啊，万一牧文心来灭口怎么办啊！她真的好可怕，她

把那些鬼都吃掉了！一定也会来吃我的！”

“不会的，我保证不会！”

桑宁已经快听不懂吴悦在胡说些什么了，好说歹说才劝了吴悦打消报警的念头，心里却知道她说的大概是真的。

当然没有什么另一个受害者，因为另一个受害者就是桑宁自己。

牧文心恐怕不是在山上碰巧看到她昏迷在地上的，而是从光头夫妻手上救下了她。这一点桑宁只怕也是早有怀疑的。

只是牧文心也是为了救她，她不能让牧文心惹上麻烦——因为牧文心身上只怕早就有别的人命了。

她在牧文心心里看到了那些画面，在东大事件的时候她就已经为了自卫杀过人了。这件事因为当时的特殊情况和妖管会的插手而完全隐瞒了下来，但是万一因为这次的事情又被翻了出来怎么办？

桑宁心里一阵一阵的忐忑，走进屋里看到牧文心似乎太疲惫已经睡在床上，蔡媛美害怕牧文心不敢呆在屋里，拉着孟思敏去找白乐枝了。

桑宁在床边坐下，看牧文心的脸色透着一股子青白，她不知道文心是怎么了，明明带她来的时候气色已经好了很多，现在除秽祭也举行过了，她应该变得更好而不是更糟啊。

犹豫了许久她把手轻轻放在牧文心手上，她想去确认一个或许已知的真相。

短暂的黑暗和穿梭感之后她重新站在那片浓雾弥漫的林子里，看着面前光头夫妻正在把地上的“自己”捆结实，准备扛到肩上。

身后传来细微的落叶踩踏声，她知道那应该是牧文心来了，但转头之后却只看到一团漆黑。

为什么她看不清牧文心，无论是身影还是脸——她就只是一个黑漆漆的人形，甚至都不能确认到底是她还是他。

难道吴悦搞错了，那个人根本就不是牧文心？

她看着那个黑乎乎的人形举起手腕粗的树枝狠狠砸向光头夫妻，这时候景象开始变得扭曲，眼前山林的景象像是跟其他场景穿插着，她眼前一瞬间是阴气弥漫的宿舍，下一瞬间又是东大时的校园，牧文心人生的各个场景走马灯似的在她眼前倒转，突然定格在她手持一根长管子刺穿冲进门想要袭击她的发疯学生的胸口。

桑宁没想过要再看这个画面，牧文心也一定不想再记起这段第一次杀人的回忆，所以桑宁想要避开视线不去看，但在她将要转头的一

瞬间就看到牧文心突然变了——那不是牧文心，而是一个男人。

他有一头漆黑如夜的长发，脸上也一团漆黑看不清长相，只是那身影让人觉得有些熟悉。

桑宁没能继续看下去而是蓦地睁开了眼，她刚刚看到的是那些是什么意思？牧文心她被什么东西附身了吗？

杀人的并不是她，而是附在她身上的东西？

桑宁搞不懂了，华老师说过除秽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无论牧文心身上附着什么，参加过除秽祭应该都已经消除掉了，为什么人反而变得更虚弱？

除非她并没有上山顶，没有完成祭典，但如果是那样，那被她手上的引魂油灯吸引而去的那些阴灵鬼怪又为什么会不见了？

她这时才想起吴悦说的“她把那些鬼都吃掉了！一定也会来吃我的！”

吃掉了？

那是什么意思？

桑宁很迟疑，还想要不要再仔细看一次，然而突然之间手腕一紧，躺在床上的牧文心毫无预示地睁开眼睛，大大的瞳仁里空洞一片，那只手紧紧地抓住桑宁力气大得不可思议。

桑宁被吓了一跳，下意识想甩开牧文心的手却没有甩得开，反而拉得牧文心直挺挺地坐了起来。空洞的眼睛突然盯向桑宁，反倒把桑宁拉了过去，脸对着脸眼对着眼，桑宁只觉得她的瞳孔像一个漩涡，巨大的吸力把她的灵魂抽离过去——等桑宁定下神，愕然地看到眼前是一个仿佛陌生却又熟悉的村庄，她站在村外的田埂上，身后是大片农田，远处是渺渺群山，风里带来阵阵果实成熟时的香气，这一切都让她泛起了恍惚，似乎她应该知道这个地方，本该是她最最熟悉的地方。

在她愣愣的看着那片山庄时，身后却不知什么时候站了一个人，他伸出手从背后轻轻抱住桑宁，低下头把脸靠在她的头侧，若有若无的轻轻摩挲——桑宁像被定住似的动弹不得，心里一阵发慌，却只能看到被风扬起的长发从她身上扫过。

“我会回来，我一定……”

微微低沉的声音轻得像是被风一吹就散了，身后的人也随之不见，桑宁随之觉得脑子里一阵，灵识被生生从牧文心的意识里震了出来，直接晕倒在床上。

牧文心也两眼一闭，重新倒了回去。

直到孟思敏和蔡嫒美两人回来才把趴在牧文心床上的桑宁喊醒——“桑宁你怎么睡这儿了，会感冒的！”

——再说你压着人家牧文心不沉吗！

桑宁被叫醒之后愣了好半天都反应不过来，脑子里钝钝的，只觉得刚刚好像有发生什么却想不起来。

“喂，睡傻了呀？”

想不到其他的，桑宁也就接受了“睡傻了”这个设定，呆愣愣地点点头。

“行了别愣着了，饿不饿？去吃饭吧。”

说起吃饭那还真饿了，桑宁边站起身边问，“找到徐舰了吗？”

“怎么可能找得到啊！”

孟思敏也是看到了徐舰被拖走的那个场面的，想想都觉得恐怖！

当徐舰站在废弃医院的阴暗走廊上时就知道自己是在哪里了，为什么他曾经会觉得错过了那场遇险很可惜呢？

在听着白乐枝她们讲述那场经历时他多希望能够亲身体验一下，现在却只想离开这里。

这里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啊，处处都透着一股子死气，危机从四面八方包围而来，像一群拿着斧头的刽子手将他围住，每一个都在找寻机会砍断他的脖子。

——可是不是说这个空间已经被打破了吗？难道她还能再造一次？不过再造的总不会再有那些虫子和尸体了吧？

他倒是猜对了一半，这里的确没有尸体，但等他发现地上不知什么时候无声无息密密麻麻的爬满了虫子，还在顺着他的裤脚往上爬时，他就知道另一半他猜错了。

徐舰大叫着拍掉爬到身上的虫子，一面大喊着：“你这个疯女人到底想干什么！？看清楚我不是你喜欢那个男人！那男人早被你害死了！别想连我也害死啊！快放我走啊！！”

走廊深处开始出现小小的啜泣声，不同于之前的嚎啕大哭，那声音细细的，小小的，似乎因为被嫌弃而委屈着。

徐舰自诩情圣，一下子就有点心软，纠结在她是个鬼和她是个女

孩子之间。

“卧槽……行行，我不说你是疯女人行了吧？可我真不是你要找的内男人，他死了很多年了，你就放过我吧？”

小小的脚步声从走廊那端走来，穿着脏破白裙的身影也从黑暗中走出来，小小的一个女孩子，才十四五岁，生前又因为病痛折磨长得更显瘦小，黑洞洞无光的眼睛里满是哀怨，两颊都是眼泪。

徐舰一瞅见这个就受不了了，只觉得比恐怖的洋娃娃还难忍呢！

回想起这小姑娘的故事也是可怜，十四五岁还什么都不懂呢，也没有妈妈疼爱只有一个忙于工作的爹，当然会喜欢上一个对她好的男人。

只是喜欢他，不想放他走，如果不是因为突然发病她一定不想害死那男人的。

可惜一切就是这么发生了，她却也因为死前的执念变成害人的恶灵，现在又这么哀怨委屈地看着他，这恐怖片的风格顿时就不大对。

心这一软也就怕不起来了，他好声好气地跟女孩说，“你看你也耽误了这么久，是时候赶紧投胎去了，下辈子投个好胎，找对好父母，再找个好男人。咱俩人鬼殊途的，你关着我也没用啊……”

他说完女孩就向他走来，走到跟前，双脚开始离地浮空，浮到跟他同样的高度时却伸手掐住他的脖子——女孩不说话，她的意识却直接流入脑中——

谁都不许走，都不许离开我！！

徐舰这才认清跟死灵用语言是没有办法好好沟通的，想起那些之前被她抓来的男人的下场他立刻就屈服了，艰难的说：“我，我不离开——你放开我，我真的不离开！”

女孩松了手，空气流入肺中让徐舰一阵猛咳，面前的女孩也慢慢落回地面。

徐舰这回也认清现实了，只要他一表现出想要离开或者除掉她的意图女孩就会杀心大起，除此之外她看起来对他似乎还是挺无害的。

他也明白了女孩为什么会突然之间把他关进这个废弃医院，这实在是个误会啊，他来参加除秽祭并不知道她附在他身上，虽然就算知道也更要参加……

不过女孩显然感到了将要被除掉的危机才会突然现身把他关起来。

明白了这一点他立刻开始哄她，“小妹妹，你真的误会我了，我

不知道你跟着我呢，我如果知道肯定不会去参加除秽祭啊！我怎么会伤害你这么可爱的小妹妹呢？不如你还是放我出去，我绝对不会做伤害你的事，也不会离开你，你想跟着就继续跟着，什么时候想走了再走，行吗？”

女孩那双黑洞洞的眼睛看了他一会儿，手抬起来，伸出了她的小指。

徐舰现在一门心思只想着要怎么离开，哪儿还管得了那许多，立刻伸出自己的小指跟她拉钩。

拉完勾之后女孩就笑了，虽然她的脸长得还算可爱但那双黑洞洞的眼睛笑起来看着依然只觉得阴森。她突然转身咯咯笑着跑开，徐舰只能追上去，“小妹妹你别走啊，你倒是放我出去啊！喂！”

女孩不时出现在走廊的拐角，楼梯的上方，悄悄露出一张脸看着他追过来，又立刻消失出现在另一处，像是在跟他玩着捉迷藏。

整个医院都回荡着似乎开心却又阴森的笑声，在这样的气氛里听起来实在瘆人。虽然徐舰很喜欢追女孩哄女孩跟女孩玩耍，但真的不是这种特殊情调的啊！！

第13课时

警方的搜救又持续了一天，这一整天留下来的学生也只能闷在房间里,村里手机信号时断时续能有一格就算勉强,压根不要指望上网，只能无趣的玩玩单机小游戏。或者吃饭时无语地低头扒饭免得被那对秀恩爱的师生恋晃瞎眼，间或小瞅个一两眼作为饭后的谈资。

桑宁觉得好奇怪，为什么之前华老师对她的态度暧昧不清时其他同学总是对她冷嘲热讽指指点点充满了排斥和敌意,可是这种暧昧不清真的变成了她们口中的jian情还大肆招摇生怕没有昭告天下时那些声音反而没有了呢？

虽然搞不懂但她还挺享受这种清净的,看她不被人针锋相对就一身轻松的样子白乐枝真想问她姑娘你混得到底是有多惨啊？

这一晚桑宁本来已经睡下了,可是门外时不时传来嘻嘻咯咯的笑声，还有个似乎耳熟的声音在喊着“等等我”,声音很遥远还带着回音，像是有人在空旷的走廊上玩着你追我赶“小妖精你别跑”的游戏。

她迷迷糊糊地想着谁这么没公德三更半夜不睡觉在走廊上跑来跑去，然后才想到他们住的是山村的小院儿哪儿来的走廊啊？

桑宁于是睁眼下床,有些迟疑地打开房门——一瞬间那些笑声追逐声都不见了，像从来都没有存在过。

山里的夜更深露重，桑宁打了个哆嗦想要回房间关上门,门口的墙边却有什么东西滑倒在地上挡住了将要关上的房门。

桑宁低头看到一个娃娃头的时候差点吓掉了魂,定睛一看却是无比眼熟的独眼洋娃娃——当初华老师为了救她们而砍开的娃娃头已经修复了,但那只眼睛却没有找到合适的替换。

黑漆漆的夜里一个独眼娃娃头夹在门缝里看着还真让人吓破胆。虽然不知道洋娃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但至少她知道这下徐舰有着落了。

于是第二天一早吃早饭时大家就发现久寻不见的徐舰以一副快要精jing疲jin力ren尽wang的姿态出现了。不管他之前到底跑到哪里去了，这回终于可以谢天谢地不用继续呆在这个鬼地方——

一干新人表示，只要快点放他们回去，以后他们再也不要参加这鬼课堂了！

华玉盏的目光扫过餐桌，没有找到自己的目标就一脸无表情的问：“桑宁呢？”

“她在房间里陪牧学姐，牧学姐好像还是不太舒服……”

华玉盏似乎若有若无的哼了一声，带出难以察觉的不满。

白乐枝低头暗想不至于这么小气吧，人家只是去陪身体不舒服的室友又不是陪男人……

可华玉盏就是这么小气的起身就往桑宁房间走去，让一桌人只剩无语。

华玉盏推门进去，一眼就看到睡在床上的牧文心和趴在床边也睡得正沉的桑宁，轻笑一声笑她一大清早就这么贪睡。

然而走到跟前想要把桑宁扶起来，却看到桑宁抓握在牧文心手上的手时才突然意识到什么，那张带着悠悠笑容的脸一下子就严肃起来。

——桑宁在窥探牧文心的内心？

——不要让她看到什么不该看的东西啊，牧、文、心！

桑宁知道不该随便窥探别人的记忆，但她就是忍不住。好像有什么很要紧的，她应该在意的东西在那里，她就只是一时想不起来。

所以她，“又一次”进入了牧文心的意识。

“你又回来了——我以前还真的不知道，你是好奇心这么强的女孩子。”

桑宁愕然地看着自己眼前长发无脸的男人，他似乎穿着一身剪裁修身的西服，优雅修长的身姿透着一股熟悉，但无论脸还是露在外面的皮肤都只是一团漆黑的雾气——

“你是什么人？这里是文心的意识，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他仿佛是轻轻笑了一下，极轻的，带着无尽的耐心，“这是你第几次这样问我了？我真的很高兴能这样时时的见到你，就只是，还不是时候……”他伸出同样漆黑得仿佛一团黑雾组成的手想要去碰触桑宁的脸，桑宁下意识地往后退了退，那手只有指尖轻轻触了触她脸就收了回去。

“再等等，等我能有一个真正的身体。”

“你到底在说什么……？”

桑宁全然不解的看着眼前的人，完全不知道她已经陷入了一个死循环——每一次探入牧文心的意识都会见到这个人，每一次离开时都会被清除记忆，然后再一次按捺不住好奇来探寻牧文心的内心——

她在反反复复的循环，重复，一次又一次。

“我会去见你，但你不要再来了。这个填满了阴气的地方不适合你。”

“填满阴气？你把文心的身体怎么了？”

可惜那个人没有回答她就把她再一次推出牧文心的意识，桑宁狠狠的一个恍惚，一脸莫名地睁开眼——

一睁眼一抬头就迎上华玉盏斜睨的目光，那大概不是什么好事……

桑宁很努力地想了一下现在是什么状况，虽然没想出来，但怎么看都是她应该心虚的样子。桑宁慢慢，慢慢把自己的手从牧文心手上拿下来——她是什么时候有了这种窥探别人*的癖好吗？怎么她不太记得呢？

华玉盏的目光在她身上打量了好几圈，打量得她都快坐不住了才缓缓开口问：“窥探到什么好东西了吗？”

“没，没有……”

她要怎么跟华老师说明她真的没有那种癖好啊～～！

可是她都被现场抓包了，自己却根本什么都不知道也是好悲催的！难道她也有了梦游的毛病吗？？

华玉盏看似悠闲却目光如炬，细细打量过她似乎真的没有看到什么，这才嘴角一勾，半是威胁的说：“你这样偷看别人的内心，牧文心知道吗？”

桑宁一下子就惊了，这该不会是要打小报告的节奏吧！如果被牧文心知道她拥有这种窥探人心的能力而且还趁她睡觉偷看她的记忆，那以后还怎么做朋友！

“华老师不要告诉文心啊！我以后绝对不会再这么做了！”

——她到底是鬼迷了什么心窍啊！怎么会做这种事的！？

华玉盏懒懒地往身后的椅背上靠了靠，一派慵懒悠闲姿态，像一只等着被挠的猫——“不想我说出去的话，来贿赂我啊。”

“……”

桑宁泪，华老师到底什么时候才恢复正常啊～～！

华玉盏离开房间的时候看起来心情还不坏，替桑宁端了早饭过来的曲小路走到门口问："牧文心没什么事了吧？桑宁有没有心情吃饭？"

提起牧文心，华玉盏嘴角的那一丝笑意却又敛去，"——牧文心不能留了，把她从桑宁身边带走。"

意识的最初，他似乎只是掺杂在别人思想里的一抹混沌。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为什么在这里，这里又是什么地方。

他只是被动的顺着或许应该成为"宿主"的视线看到外面平凡而忙碌的生活，听到外面熙熙攘攘的世界，而他却像浩瀚大海里的一只浮游，看着听着却没有自己的思维，只是随波逐流。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他渐渐开始注意到一个女孩，在他的视线里只有这个女孩子那么不一样，好像发着光，即使人群里有再多人他也能一眼看到她。

他很想多看几眼，伸出手去碰一碰她，可是他操纵不了这个身体，只能拼命抓住每一个"宿主"靠近她的机会去感受，去思索——她是谁？自己又是谁？

他听到宿主喊她桑宁，也知道了宿主的名字是牧文心。

他开始慢慢试着用自己的意念去影响她的思想，让"牧文心"这个人能够多在桑宁身边留一会儿，想照顾她，想保护她，在不知不觉中将"牧文心"的思想潜移默化。

但他并不能够满足于此，他想要自己动，想要有一个能够自主的身体，而不是仅仅寄宿在别人的躯体里。

就在宿舍里被阴气充斥时他发觉了，尽管宿主牧文心显得很不适，他却沐浴其中感觉到力量一点点在苏醒强大。

妖怪的弱肉强食是一种本能，所以他也本能的知道只要能够吞掉这些东西他就可以更强一些。可现实却是那些聚集成堆的鬼怪不是现在的他能够吞噬的，如果轻易暴露自己反而会被它们给并吞掉。

他不会轻举妄动只是等待机会，但他没有想到等来的却是桑宁——他当然不会介意跟桑宁走，只要能陪在她身边，其他的事情都可以另寻机会。

所以他来到了"华老师"家，他的意识在牧文心心里复苏很久，但这还是第一次这么近的正面面对他——

看着他的脸，他的眼睛，那些沉淀了千年的东西一瞬间在他心里

复苏——那也是他的脸，他的声音，如同看到了一面镜子，他一瞬间想起了自己是谁！

尽管记忆还只是断断续续的一些片段，但那不妨碍他想起自己的身份，那令人厌恶的真相——

眼前的人是妖界大名鼎鼎的蛟妖玉盏，而他，是蛟妖玉盏一千年前从身上抽出的一截尾骨。

他只是，他的一根骨。

桑宁是从恶梦中被惊醒的，醒来时一身冷汗，却已经想不起都梦到些什么。好像有牧文心，有储藏室的那具骨架，还有一个根本看不清脸的男人。

她不知道自己在害怕什么，只是感到莫名的恐惧，只是随即就被早餐的香气抚平了恐惧。

——她在华公馆，而牧文心已经被送回了学校。

宿舍被清理干净之后似乎就没有什么理由再把她留下来，生活恢复了平静，除秽祭一行留给学生们的也只是津津乐道的谈论交流，尽管现在热度不减，但也总有一天会平息。

变化最大的大约要属徐舰了，当初他们的寻鬼小队是他大力发起的，除秽祭时其他三个人面对鬼怪受到了太大惊吓，要么拿着手机忘了拍，要么拍了顾不得保存，就只有他的手机上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他却拒不交出——

似乎下山之后他因为多跟别的女生说了几句话而差点被幽灵掐死，之后就来找华老师帮他除掉附在身上的幽灵，但华老师理都没理他——现在的他根本对一切男性和雄性看都懒得多看一眼。

然后是曲小路无比亲切无比和蔼的告诉他：想都别想了，这一次幽灵是在他的允许下附身的，那等同于一种契约，其他任何鬼怪都不能插手两人之间的关系，而这种顽固附身也像牛皮癣一样甩脱不掉，不是随便找几个道士法师就能除掉的。

怪谁呢，谁让他随随便便就答应了呢，跟人约好的一辈子还可以随时爽约，跟鬼约好的可是不能反悔的。

在徐舰真的明白自己已经完全跟那个幽灵洋娃娃绑在一起之后，他公开鬼怪不是也等于增加暴露自己的风险吗？他才不要被幽灵爱好者当成研究对象！

桑宁后来回了几趟宿舍想看看牧文心身体怎么样，但她的课业似

乎比以前还要繁忙几次都没有见到人。回到华公馆的她只是窝进沙发里小小的吐个槽，“文心那样的高材生果然好忙哦～～”

华玉盏从她身后的沙发背上探过来，妩媚的眉眼一弯，“你很闲？”

“是啊，很闲嘛……”

华玉盏继续看着她笑而不语的样子，桑宁突然就觉得哪里不太对……她可以这么闲吗？她可是拿着工资的助手啊……

桑宁心虚的缩缩头，“我，我还是去整理资料好了……”

她一溜烟地跑开，华玉盏只是勾勾唇，自己坐到沙发上——回到城市之后他就被禁了足，所以当然让不被禁足的桑宁也忙一点比较好。

当桑宁抱着笔记本从楼下的藏书馆上来时就看到华玉盏闭着双眼小憩，她本想快点路过回房去，但才走到跟前就鬼使神差地停住了脚。

华老师醒着的时候她总是囧囧的逃都来不及，好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可以悄悄看看他——那细长的凤眼微挑，让人奇怪怎么可以有人长出这么好看的弧度，下巴优美的线条一路延伸进衣领中，在微微敞开的领口展现着诱惑。

不知不觉中桑宁就已经靠在沙发旁边，用视线描摹着他的曲线，心里扑通扑通的，不像平时那么紧张，却又半是抽紧半是甜蜜，真想一直一直这么看着。

她都不知道自己看了多久，更不知道自己看了多久楼梯口的华玉龙和管家就看了多久——

怎么还不亲啊？

正常的步骤不是凝视完就该亲了吗？

他们努力耐心的等着，然后端着洗衣篓拿着鸡毛掸子路过的鸳鸯和蝴蝶也加入进来一起等着，眼见着桑宁终于悄悄悄悄地从沙发扶手边一点点挪过去，离他的脸越来越近——四双眼睛聚精会神的盯着，却见桑宁比量起了华玉盏的睫毛。

——到底亲不亲啊？不亲他们可要各自去忙了！

如同感受到了四个人的怨念，专注在睫毛上的桑宁终于注意到他安静抿起的唇，淡淡的唇色带着一点莹润的感觉，看得人蓦然心口跳漏一拍。

非，非礼勿视！不要看了！

桑宁很想移开视线，可是目光好像被粘在了上面，满脑子都是在神眷村那一晚华老师吻上来时的情景，那无尽贴近的气息，唇瓣凉软的触感……

桑宁脸上开始发烫，呼吸也不平稳，明明紧张快要缺氧却又不敢呼吸生怕会吵醒了华老师。

看到桑宁的反应四个人终于觉得有戏，又再次聚精会神——

“嗨～～我回来了，我带了华先生的客人回来～～”

曲小路推门就见华玉龙管家四人趴在楼梯上，刚一愣，这是在干嘛？

一转头就见桑宁被惊得从华玉盏身边一下子蹦开，等站直了发觉楼梯上华玉龙四人和门口的两人视线都集中在她身上，顿时傻眼。

曲小路面露了然，华玉盏也睁开眼——“都聚在这里干什么？”

曲小路身后的闻松山教授嗬嗬笑一声，“年轻真好啊～～”

桑宁大囧，可惜百口难辨。华玉龙倒是丝毫没有被人撞见他“老不正经”的尴尬，已经恢复了仪态迎过来，“闻教授快请进！”

曲小路也顺着话题说：“我回来的时候刚好跟闻教授在门口遇上，闻教授可是带了不得了的东西来呢。”

华玉龙一边请闻教授坐下一边问，“哦？闻教授又得了什么好东西吗？”

桑宁想趁他们说话的时候赶紧开溜来着，谁知华玉盏轻轻一拉她的手拍拍自己旁边的空位置，桑宁也只好跟着坐下来。

“我还真是有个不得了的东西找华先生和华教授一起看看！”

闻教授因为知道华玉龙和华玉盏的身份，如果得了什么稀奇东西经常都会找他们帮忙带带眼，也一起欣赏把玩，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只见他从提包里拿出个包得里三层外三层的木盒子摆在茶几上，因为知道桑宁和曲小路不是外人他也没避讳，只是不自觉的压低声音说：“别问我东西打哪儿来的，咱们就看看这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

“到底什么东西这么神秘？”

华玉龙也倾身向前盯着看了看，闻教授仿佛光只是说出这个东西的名字都压抑不住自己的激动，拍了拍那个看起来很朴素的木盒子——

“这个，是返魂香！”

课外篇 返魂香

课外时1

返魂香，起死人而肉白骨。

汉武帝时东方朔的《海内十洲记》上曾记载了一段异闻：返魂香，斯灵物也，香气闻数百里,死尸在地，闻气乃活。

传说返魂香是西域月氏国进贡给汉武帝刘彻的最高贡品，它的形状大如燕卵形似宝石黑如桑椹,据说燃此香,病者闻之即起,死未三日者薰之即活。当年汉武帝因为思念已故的李夫人,茶饭不思，于是东方朔便用“百和之香”“怀梦之草”以及返魂香让李夫人还魂，与汉武帝再续前缘。

当然以人类的历史观念来说，汉武帝时正是香料贸易繁盛时期，由于出现了真正的香料,使得香事也变得格外繁盛起来，后世野史笔记屡称不绝,各种被夸大的传说四起——例如“月支神香”解除长安瘟疫,“百和之香”以候王母,还有东方朔用“怀梦”香草在梦中与李夫人相见,以及烧“返魂香”使李夫人还魂－－

眼前闻松山教授带来的木盒子朴实厚重，盒口边沿曾有密封的痕迹，里面的东西也正是大如燕卵黑如桑椹，看外形倒是跟传说里有几分相似的。但这种东西又怎么能靠外形来辨认？

华玉龙亲切的娃娃脸上笑容如常，却没有去碰那个盒子，而是往后一靠闲闲地靠在沙发靠背上。

“闻教授，你还瞒着什么没说吧？”

闻教授脸上的笑容顿时就有点尴尬，桑宁感慨着人活久了难道还真成精了，看闻教授进门之后这熟门熟路的架势显然得了什么好东西经常都会来找华玉龙一起赏鉴，颇有那么点知音共赏的意思。

而他似乎也完全没有想到会被看穿，那笑容再尴尬不过。

“看你这说的什么……”

华玉龙可不打算绕弯子，若是跟外人他有的是弯子可以绕，但正是平时把闻教授当朋友才不想弯子绕多了伤感情，所以直接打断他说：“闻教授，你以人类协调者的身份加入妖管会，既知道我们的身份也知道不少内情，所以你也知道返魂香这么逆天的东西有多不得了。不管是什么途径得到的，我想你都不会轻易相信——但是以我的观察你其实并不需要我来鉴定，而是相信这个东西是真的，在这种情

况下还要特地当着玉盏的面把它拿出来，目的就不是那么单纯了吧？”

妖管会的人都知道，要鉴定找华玉龙，有麻烦找华玉盏。

因为华玉龙活得够久知识够广博，而华玉盏有能力解决这些东西带来的麻烦。

以闻松山和华玉龙的交情，说他得到了返魂香激动之下拿来给这个知音共赏勉强也是能够相信的，但这么重要的东西能少一个人知道就少一个人，回避一下其他人去书房里再拿出来也不是什么麻烦事。

但闻松山却没有，而是没有回避任何人直接在华玉盏面前拿了出来。对此华玉盏显然也是不无感觉，闲闲坐在一边一副若即若离事不关己似的悠然姿态。

华玉龙靠在沙发上笑眯眯地问：“说吧，有什么麻烦了？”

闻教授面色讪讪，靠自己吃那五十多年大米，在华玉龙面前果然就是小儿科。

他咬咬牙坦白说，“既然你已经看出来我就不瞒你了，这东西其实不是我搞到的，是我弟弟，只是来路就真的不方便说了。你也知道我弟媳她有重病，所以我弟弟没跟我商量就——”

华玉盏眉梢微微一挑视线投过去但是没有开口，华玉龙问了一声：“他用了？”

“从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他就瞒着家里人硬是把弟媳带回家，等我知道这件事赶到他家里的时候就看到弟媳已经跟没事人一样好端端的在家里做饭！这绝对不是回光返照，她看起来已经完全跟健康人没有区别了！可是我不敢带她去医院，这件事更不能让妖管会知道，所以我谁也没说，本想就这么观察看看就在他家里留宿下来——”

闻教授说到这里时，脸上却隐隐露出一种惴惴的神色——他既然进了妖管会比起普通人也算见多识广，而且一些事就算没有亲眼见过，听也听到不少，更何况他在妖管会的职责正是为这些匪夷所思的灵异事件找一个可以被大众接受的“科学理由”。

但事情发生在自己亲人身上显然不是那么容易说服自己接受的，他只是努力压抑着不让自己表现得太过明显，可目光中还是难以掩饰的透出一丝惊恐。

“其实吃饭的时候我就该察觉到了，她简单做了个炖肉米饭，可是肉和米根本都是半生的，我想着她好歹也算‘大病初愈’这点反常就不要太大惊小怪。但是半夜里我睡不着，听到有人去厨房找吃的。我起初还以为是弟弟，因为我也跟他一样吃饭时根本没吃两口那会儿也

已经饿了，就干脆也去厨房看看有什么吃的垫垫——结果进了厨房就看到弟媳在冰箱前面啃着一块生肉，她生病太久家里根本没有新鲜的肉，就拿着一块冻肉连着冰碴子一起啃，连牙都崩碎了几块也一点都不觉得！”

桑宁听得发怵，想象着那个画面也觉得吓人，像在听什么夜半鬼故事。

只是她以为除了她以外的三人对这种故事应该都挺司空见惯了不会在意呢，目光一转却发现除了华玉龙一副若有所思不知是哭是笑的样子，华玉盏和曲小路脸色却都有点阴沉。尤其华玉盏的脸色，几乎称得上难看了。

闻教授也察觉到他们的脸色，以为他们是对这种事的发生表示不赞同，连忙说：“我弟弟虽然有时候从些旁路上倒腾点古董，但对这些事只是一知半解，完全不了解其中的严重性，他也只是救人心切——我们已经把弟媳捆在家里了，不会让她做出什么有危害的事情，可是她每天都要吃生血生肉，看起来人也越来越没有理智变得有些跟行尸走肉一样，我这才没有办法只能登门了……”

他凭着两个人私下的交情自然希望华玉龙不要把这件事通报妖管会，但他也知道这件事情虽然可大可小，但一不小心事态就会变得很严重，一切只能看家里弟媳的变化。所以华玉龙究竟会不会牺牲自己在妖管会良好的信誉来帮他隐瞒下这件事他也没有把握，才想先来试探一下，结果被看穿反而弄得尴尬了。

“——我们先去看看吧，不管什么情况总要先看到实际情况再做安排。”

华玉龙这样说让闻教授大大的松了一口气，他既然答应插手，那不到万不得已也就不会通知妖管会。

“好好，我们这就走吧，我的车就在外面！”

桑宁对这件事自然是好奇的，是不是真的有返魂香？那个人真的是被复活的？复活之后是不是会变成僵尸？？

她一肚子疑问却不敢问也不敢造次，因为眼前的气氛果断是有哪里不对了。

华玉龙偶尔还跟闻教授说几句话，但是没见到人之前他似乎打算保留意见也不想谈得太深入。华玉盏和曲小路干脆一个左顾一个右盼，一个阴沉着脸一言不发一个就算对上她的视线也只是敷衍似的笑笑不肯多解释什么。

桑宁感觉好像已经太久没见过这样的华老师了，就连发情期的荡

漾在他身上也烟消云散不见了踪影——死而复生真的是这么严重的事？还是有什么其他原因让他们这么在意？

桑宁有些希望这件事能快点解决完，让一切回到平时的样子。

只是这么多人浩浩荡荡地一起过去未免架势太大，于是曲小路就被留下“看家”。

虽然只有四个人但为了给华玉龙和闻教授多留些空间方便说话还是分了两车，由闻教授载着华玉龙，华玉盏开车跟在后面，一路来到一个环境不错的居民小区。

来应门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应该就是闻教授的弟弟闻海明了。

以兄弟来说他跟闻教授年纪相差还蛮大的，又不像闻教授那样秃头和发胖，人本来应该是一副很干练精壮的样子，只是脸上的疲惫不堪让他徒老了几岁。

几个男人互相介绍打了招呼，谁也没有心思寒暄就进了门。

桑宁跟在最后，从华玉盏身后一眼看到正拿着一块生肝连血带肉地啃着的闻夫人就觉得头皮发炸——

闻夫人还算年轻，保养得也不错，甚至似乎“复活”之后连生病期间的憔悴也“治愈”了。但此时此刻的她形容呆滞皮肤青白，嘴角因为毫无形象的啃食生肝而沾满了血，双目明明是空洞无神的，却又在偶尔的转动间透出一股嗜血似的阴鸷，让人真的会联想到僵尸，丧尸，行尸走肉。

桑宁不自觉地往华玉盏身后躲了躲，想要用他的身影挡住自己，怕对上那双空洞的目光。

察觉到她这一点小动作的华玉盏稍稍侧目，眼神里透出些许复杂，把手伸向身后去握住了她的手。

熟悉的温凉的温度让桑宁的心定了下来，华老师还在这里就好。

虽然这么想很奇怪，明明华老师人就一直站在这里的，但是因为总是不懂他在想什么，有时即使人在身边也觉得距离很远。尤其他微微阴沉着脸一句话都不说的样子，让人觉得好像随时都要失去他似的。

桑宁的心刚安下来，就看到一个人端着盛肉的盘子从厨房里走出来，她还在奇怪这里怎么还有别人，却看到那个人竟然是——是——高学夫！？他怎么也会在这里啊！？

高学夫也是很意外，连忙打了招呼：“华老师，桑宁同学。”

他不认识华玉龙，但华玉龙知道他是谁，于是华玉龙疑问的目光投向闻教授——

闻教授压低声音说："这不是我不能天天在这帮忙守着，我弟弟一个人怕看顾不过来就找个人帮忙。找别人我怕穿了帮，这孩子不是好骗嘛，跟他说我弟媳精神有问题，又患了稀有的贫血症需要吃肉喝血补充他也信了，不然我跟别人说谁信啊？"

桑宁听到这个回答默默吐槽：闻教授你太不厚道了！就这么让什么都不知道的高学夫来帮忙，万一真的出事他连反应都来不及！

好在闻教授和闻海明还是很防备万一的，一吃完东西马上又把闻夫人捆了起来。

"小高啊，辛苦你了，今天你就先回去休息吧。"

高学夫应了一声就先告辞离开了，只剩下知情人也就好说话多了。

华玉龙看向闻海明，"你确定尊夫人当时确实是咽气了吗？"

闻海明点了点头，"她确实是……咽过气。她那时一咽气我就把返魂香点了……"

大概是闻教授事先对他说过什么，闻海明看起来很配合，而且这几天被他"救活"的妻子变成了这个样子，他受到的打击几乎能够成为教训了。

他忽而抬起头欲言又止，其实他想问的大家都清楚，只是他不敢听到答案。

闻教授上前来压低声音问："怎么样，有救吗？"

华玉龙递了一个无奈的眼神，"你不会到现在还想着能救吧？这已经不是人了——现在唯一能祈祷的就是她不要尸变了。"

"你是说她是……活死人？"

蹲在闻夫人身边的闻海明似乎发出一声短促的悲鸣，伏在她腿上低声念着："都是我不好，是我把你变成这个样子……"

他只是想救她，最终却只是把她变成个活死人！

对此华玉龙只是沉默，死而复生和长生不老，人类为了这两件事已经做了太多弄巧成拙的事，他们已经连指责的兴趣都没有。

甚至于，他们自己不也是这其中的一员吗。

只是能够得到这种机缘的人，实在太少太少。

闻海明在悲痛之中无心其他，闻教授却是不能不做打算，“华先生，你看这该怎么办？”

这个社会是不会给一个活死人立足之地的，甚至于带着活死人的他们也一样。闻夫人这副样子除了高学夫还能骗到谁？一旦被人发现，后果他真的不敢想。

可是现在人已经变成了这样，该怎么办？弄死？那谁也下不去手。而继续让她活着又会变成怎样？

“——先把她带到公馆来吧，在居民小区里万一闹出什么动静不太好，我让人把后院的客房收拾一下，闻先生也一起过来吧。”

这意思是要让他们夫妻暂时住在华公馆了，这倒也正合闻教授的意。虽然闻夫人还没有表现出什么危险性，但这么窝藏在小居民楼里也是胆战心惊，生怕她哪天真的变成个丧尸之类。

现在除了华玉龙，怕也真没有谁敢接下这个烫手山芋了。

回程的路上因为多了闻海明夫妇，华玉龙就去坐了华玉盏的车，一直乖乖保持沉默不敢乱说话的桑宁这才从副驾驶转头，问：“华先生，闻夫人以后一直都是那个样子了吗？她已经不能好转了吗？”

“好转啊……”华玉龙慢悠悠的重复着，“如果只是‘好转’的话，还是可以的……”

“诶？”桑宁很意外也很不解——如果华玉龙说没有办法那就是真的没有办法，这种想法似乎不只是她，还有很多人，包括闻教授也是这么认为的。

“那您为什么不告诉他们呢……？”

“因为不能说啊，说了会出更大的乱子的。”

这样的说法让桑宁有点迟疑，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继续问下去。

只是她终究没忍住好奇心，心想反正如果不能说华先生也就不会告诉她，不过是多问一句：“那要怎么做？”

华玉龙倒没什么好瞒她的，语气依然风淡云轻，只是瞥了一眼仿佛专心开车的华玉盏——“吃人啊，她现在跟行尸走肉一样无非就是吃的东西不对，只要吃人，很快就能恢复神智了。只不过依然是个活死人，活一天，就得吃一天人。”

桑宁顿时不说话了，她真的问了很不得了的问题，知道了这样的答案万一哪一天她没人住告诉了别人怎么办啊！

但华玉龙丝毫不担心这样的可能性，他只是从后视镜里看着华玉盏漆黑得如同深潭的眼，他知道华玉盏永远都不会忘记，一千年前被

复活的月见明明也要靠吃人维生，却到死都不肯碰一口。

——那不是很好吗，他的月见没有变成个吃人的怪物。

可是说不定他也想过，哪怕撬开她的嘴也要让她吃下去，也要让她多活一刻。只是他最终忍住了罢了，因为玉盏又怎么可能不满足月见的心愿呢。

这是他见过，最傻的两个孩子了。

课外时2

华公馆有两栋楼,进了大门过了前庭就是主楼，后面是后花园,花园那边是一栋小楼。小楼因为比较偏桑宁还不曾去过,不管是她还是牧文心曲小路，来了客人留宿一般都是在主楼里，会特地去收拾小楼也足见华玉龙的谨慎。

“人先住在这里,后续如何打算，闻夫人今后怎么安排,都等搞清楚你拿来这个返魂香是真是假，究竟是什么东西之后再说。现在也只能先观察着了。”

闻教授不解，“你还在怀疑这东西的真假？可是明明……”

华玉龙拖着打开的木盒子看了看,并不亲自用手去碰,“这东西跟传说里描述的返魂香的确很像，但也不能排除作假的可能。毕竟妖鬼界想要暂时让死人‘复活’的方法不止一种，至少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肯定不会是传说中被进贡给汉武帝的返魂香。”

——谁要把这种东西进贡给皇帝,那不是上赶着想要诛九族吗？

华玉龙猜测着：“这可能是仿品，说不定是哪路奇人异士仿照记载中的返魂香做出来的失败品。也可能这就是真货,而进贡给汉武帝的返魂香才是假的,可以通过幻术之类的方法造成李夫人复活的假象,然后再被记载夸大一下，后人也就难辨真伪。不过这些不是我们现在需要去研究的东西，还是抓紧解决闻夫人的事情吧。”

“唉，也是……”就算有再大的兴趣，一想到眼前要面对的事闻教授也只能叹气。

华玉龙把木盒子关上，拿在手里扬了扬，“这东西暂时得交给我，而且为了搞清楚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有必要的话得把它点了，你没意见吧？”

“没有没有！”闻教授现在哪儿还敢有意见，就算对死而复生的渴望再大，变成那种没有神智生吃血肉的东西又有什么意义？

“只是……再点燃它不会有危险吗？我是说……”

华玉龙点点头，“我知道，你是怕再出现闻夫人这样的状况。我会小心，不在有死人的地方点燃就可以了。”

闻教授囧了囧这才发觉自己问了蠢问题，跟华玉龙谈完正准备去

看看已经安顿好的弟弟弟媳，华玉龙又叫住他，“闻教授，记得提醒令弟警觉一些，虽然现在闻夫人看起来还没有袭击人的意图……”

闻教授脑子里一瞬间闪过丧尸恐怖片里的一些镜头，忙不迭的点头，“当然，这个必须得防备！”

“还有如果真的发展成这样，你知道我们是不能留她的……”

华玉龙那张娃娃脸上难得严肃，闻教授点点头叹口气，心里清楚真的到了那一步就算他们不动手，一旦惊动了妖管会结果也是一样。

在闻教授看过闻海明夫妇离开之后，华玉龙叫来了华玉盏和曲小路，因为也没人想要回避桑宁什么，她自然也跟来了。

四个人围着茶几跟打麻将似的坐了一圈，茶几中间摆着盛放在香盘里的“返魂香”，旁边一排摆着新鲜刚死的老鼠，去市场买回来的死了许久的速冻鱼，甚至还有一条腌制的鱼干。

三个人都眼神怪异地盯着华玉龙——腌鱼干是怎么个意思？

“别这么看着我吧，这不是一时找不到风干的尸体，我们总要全面的了解一下这东西的效果到底有多强……”

——可是华先生你知道腌鱼干是已经剖了鱼肚去了内脏，而且鱼身还被纵向一剖为二压到扁平……你该不会觉得这种东西也能活得过来？就算活得过来他们也不想看！

不过现在他们也只能无视掉这条多出来的鱼干，反正没有人认为它们真的还能“活”过来。

“那我就准备点了？按照之前闻海明在自己家里点燃‘返魂香’，除了他的夫人复活之外并没有发生其他异常的事来看，这个香气飘散的范围肯定没有百里十里的，否则附近就算没有死人，也总有死猫死狗什么的，这些野猫野狗大多死相难看，如果复活了没可能一点动静都没有。不过以防万一我还是在这栋楼外下了结界，保证香气不会飘散出去。”

华玉盏给了他一个“你废话真多”的表情，在华玉龙手里的无烟蜡烛接近返魂香时又打断他，“等等——桑宁你离远些。”

桑宁眨巴眨巴眼睛，不是明明说返魂香对活人没有影响的吗，闻海明也以身示范了啊……不过她还是乖乖的躲到了沙发后面，两手扒着沙发靠背探出个头来。

——就算这香气真的对活人没有影响，她也不想被活过来的僵尸老鼠跳起来咬上一口。

华玉龙手上的蜡烛终于点燃了返魂香，返魂香上没有出现明火，

只是像炭一样微微发亮然后飘出烟雾，空气中很快飘散着一股奇异的香味，说是香气，却又带着点糜烂似的味道，丝毫谈不上享受，反而让人闻得想吐。

桑宁刚想掩住鼻口，管家先生就适时出现在身后，体贴地为她戴好口罩，然后去替另外三人分发。

桑宁真想给管家先生点赞！

华玉龙他们三个人的注意力还在桌上那些死鱼死老鼠身上，桑宁虽然也很想把注意力集中过去，但是隐约觉得头有点晕晕的，眼前也恍恍惚惚有些重影——一定是这个味道太浓了，那三个人都不觉得吗？为什么味道会越来越浓了呢？

桑宁先上楼去避一避，然而刚一站起来就觉得一阵脱力，像是身体里的力气还有其他什么东西一下子被抽空了，整个人虚脱地倒在地上。

“桑宁！”

伴随着身体倒下的声音三人也看向这边，华玉盏身影一动就已经来到桑宁身边，把她抱起来放在沙发上摘下口罩，那边华玉龙已经迅速灭了返魂香。

“桑宁，怎么了？”

桑宁想要张嘴说话可是连发出声音的力气也没有，连精神都在涣散，大脑里像被抽成了一片真空。

华玉龙和曲小路刚要凑过来，右侧小走廊里的某个房间也突然发出一阵东西倒地的声音，华玉盏和华玉龙抬头看向声音发出的位置，瞬间都微微变了脸色。

只有曲小路不知道那里面放的是什么，只是奇怪家里的大活人都集中在这里了，怎么屋里还有活物？

“那里面是什么？”

可惜屋里的气氛太凝重了没人开口回答他这个问题，华玉盏一手放在桑宁头上还保持着轻抚她头发时的动作，另一只手握着桑宁的手，却不自觉的加重了力量。

这个时候他是不会离开桑宁身边的，也只有华玉龙过去看个究竟，曲小路发觉了异常自然也要跟过去。

两人来到房间门前打开房门，屋里四角的水晶灯是不分昼夜亮着的，一眼就能够看到摆在屋子中央的黑色棺材，之前的声音就是虚掩在棺材上的棺材盖落地碰撞出的。

碰掉了棺材盖的是扒在棺材边沿的一只手，白森森纤盈盈的一只手显示着它应该属于一个女人，而那个女人正扶着棺材的边沿有些艰难地想要爬起来——

漆黑细密的长发，遮挡着大半脸庞，却还能看到一个小巧的下巴。随之露出棺材的是晶莹圆润的肩头，和一条伸出来的白皙手臂——

华玉龙那张娃娃脸傻愣着张大了嘴巴，曲小路更是愕然地脱口而出："月，月见！"

客厅里华玉盏的手猛地一颤，他虽然还紧紧握着桑宁的手，目光却无法不投过去，看着华玉龙和曲小路跑进那间屋里。

——返魂香，起死人而肉白骨。

也许华玉盏心里不是没有某种预感或者期待，当那个房间里传来异响时也许也有一瞬间那么想过——那里放着的，是月见曾经用过的遗骨。

但那并不是月见真正的遗骨，那只是认为造出来的一副身躯，没人想过返魂香会对这具人造的骨架有什么作用。

然而此时此刻他看到曲小路抱着直接用棺材衬布包裹着的月见走出来，那是他离别了一千年的月见。

桑宁模糊的视线里看着华玉盏的脸，他的手虽然还紧紧握在她手上，温度却仿佛越来越凉。她的意识也越来越沉，最终耳边只剩下老鼠啃着笼子和鱼尾拍打着茶几的声音。

桑宁不知道自己昏睡了多久，昏睡中她仿佛有一种预感，如果睁开眼，华老师就不会在她身边了。他像过去每一次不安时感觉到的，已经离她越来越远……

她真的有些不敢睁开眼睛，但人总会饿的。昏睡是身体虚脱后的自我保护和恢复，可是只要恢复了一点力气，就总要摄取能量，不然岂不是要一睡到死。

当她意识已经恢复了，却还纠结着要不要睁开眼时，一只手指轻轻弹了弹她的脑门，"别装睡，快起来喝汤，睡了两天掉了两斤，再睡下去可就养不胖了。"

曲小路的声音暖暖的，她却一下子想哭。

醒来时听到的第一个不是华老师的声音，她就已经知道华老师不会来了。因为那时，她的的确确听到了月见的名字。

等眼缝里渗出的泪水干了，她才睁开眼睛，微微发红的眼睛足够说明什么，只是曲小路什么也没说，视而不见地扶她起来，把汤端上来。

暖得刚刚好的汤，不会太烫也不会凉，小小一碗桑宁一口气喝完，才问："小路，到底发生什么了？"

曲小路微微微笑着坐在床边，伸手替她顺了顺睡乱的头发，"你知道的，返魂香嘛，起死人而肉白骨……华公馆里刚好收藏着一副骨架……"

"月见？"

桑宁现在只想快点知道答案就直接点了出来，曲小路的手顿了顿，脸上依然在笑，"你知道月见啊。"

桑宁默默点头，曲小路才不信华玉盏会把月见的事告诉她，又问："知道多少？"

"一点点……就，一点点。"

除了月见是华玉盏一千年前喜欢过的人，似乎也没有更多了。

可是一千年前喜欢过的人，到现在都还留着她的遗骨？那就是牧文心在这里留宿半夜梦游时发现的那具遗骨吧？

返魂香把她复活了吗？那华老师一定是陪在她身边，再也不会理会自己了吧……

她心里一阵难受，突然空落落的有种看不清前路的彷徨，好像再也不知道往后要怎么去生活，怎么去面对自己必须面对的事。

从一开始华老师就在她身边，把她丢进鬼怪堆里也好，逼她看清自己的处境也好，他替她安排好了一切，就算水再湍急她也只需要随波逐流。

可是一下子她觉得自己身后这个最强的后盾不见了，从此以后就只有她一个人了。

仿佛感应到她的心思，曲小路摸摸她的头，微笑着柔声说："别怕，表哥在～"

桑宁抬起头看向曲小路时想起了什么，"小路，你不去陪月见吗？"

小路跟华老师跟月见都是老朋友了吧？

"没关系，我选了你啊～"

桑宁被这句我选了你愣了愣，但由此也无法控制的想到——所以

华老师，选了月见吗？虽然她不动，为什么用“选”呢？

她努力想要把注意力从“华老师选了月见”这个念头上移开，试图找话问：“我怎么会晕倒了？是返魂香的影响吗？它不是不会影响活人的吗？”

曲小路干脆一条腿搭上床把身体向她转正，握住她的手说：“桑宁，有些事虽然玉盏一直不想告诉你，但我还是认为现在不得不对你说。我会从头告诉你一切，不要觉得匪夷所思就去怀疑，相信我说的一切，好吗？”

桑宁对他的郑重有点疑惑，但还是点了头。

曲小路温柔的笑一笑，他的笑容永远都像阳光下的珍珠那样温蕴着暖意，没有人能看到他深藏在笑容下的心思。

——现在，华玉盏这个保护过度的“监护人”可以靠边儿闪了，从他选择陪在月见身边的那一刻，他就失去了以主宰的姿态控制桑宁人生的权利。

所以轮到用他曲小路的方式来纠正华玉盏的过度保护，重新引导桑宁了。

课外时3

曲小路的笑容加深，又摸了摸桑宁的头，那种奇怪的莫名的违和的亲昵感又出现了……

桑宁努力在接受自己听到的一切,因为他用的是“你”，桑宁也勉强可以把这个故事套在自己身上,就只是依然无法把自己和月见联系在一起。

月见是月见,她是她，好像两个故事里撞了梗撞了设定的女主角，完全没有同一个人的真实感。

“那小路你为什么选择我？你不是更应该陪在月见身边吗？”

这个问题让曲小路笑得很灿烂，还往桑宁鼻子上刮了一下——

“因为我有先见之明啊——虽然不知道那副造出来的骨架怎么会被还魂的，照我估计可能是有你在附近的关系。而且你昏迷这两天我小小的对你做了一点检查,你的魂魄里的确有一部分被抽了出去,所以那个月见也的确是你魂魄里属于月见的那一部分毋庸置疑。不过不用太担心，通常转生的人魂魄里都会保留前生的一部分，少了就少了不会对你有大影响。

但问题是你看见闻夫人的样子了,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返魂术,但凡不完整或者出差错的的后果无非那么几种，闻夫人这种就是最常见的。这个被分离出去的月见情况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不管她能活多久活成什么样,也只是镜花水月的一个假象。而你才是真实的,你是有血有肉实实在在活在现实里的桑宁。”

为了一个镜花水月的虚影放弃真实存在的桑宁？谁会那么傻呢？

只有华玉盏吧，他也明明清楚这一点，但他就只是没有选择。他能丢下月见不管吗？即使她只是桑宁魂魄里的一部分，但那是属于月见的一部分，就算再泡影，他怎么可能不管他？

这对于华玉盏从来就不是一个选择，但曲小路可以选。正因为华玉盏不能放下月见不管，那月见的身边有他，自己就大可以选择陪在桑宁身边。

这都不叫趁虚而入，而是一个大大的空门啊～～

桑宁把听到的东西一股脑地塞进脑子里，因为消化不掉，或者大

脑根本拒绝消化这些东西，所以总觉得会从耳朵眼儿里掉出来，只能没事往里塞塞再塞回去。

她现在唯一知道的是华老师不会在她身边陪着她了，他们现在久别重逢相处得怎么样？她想知道却不敢问，甚至不敢离开房间怕看到什么不该看的画面。

于是休养期间她几乎就只是在放家里吃饱喝足然后蒙头大睡，曲小路绝对会一日三餐给她送进房间里，缺什么给买要什么给拿，坚决配合不提起任何有关华玉盏和月见的事。

可即使如此桑宁根本就睡不着，每次走廊上一有开门声她就忍不住听听是不是华老师的房间——他还住在她对面的房间吗？他有没有干脆搬去月见对面或是隔壁的房间？快搬去就好了啊，不要让她每次一想到两个人就隔着一道走廊就心神不宁，只能蒙在被子里偷偷想哭。

她才不要为这种事哭，她又不是华老师的谁！

搞半天她就只是个盛放月见魂魄的容器，现在好了，属于月见的部分也跟她分离了，她可以功成身退了！

桑宁在被子里用力转过身去背对着房门，她绝对绝对不要再听了！

她的决心在走廊里响起轻微的脚步声时却又立刻被打碎，耳朵再次竖了起来，听到脚步声停在了房门外——会走进来的就是曲小路，不进来的……

可是为什么脚步声停止之后就这么消失不见了？？既没有进房间也没有离开更没有去对面，人咧？？给她忐忑的心一个交代啊！！

华玉盏每一次走上楼都会不自觉地在桑宁门前停一下，如果在平时他大概想进去就直接进去了，但现在他不得不看着那扇门犹豫片刻，刚要伸手去敲门眼前的门却在瞬间消失了，他的四周陷入星空一般的黑暗和空旷。

华玉盏额头跳了跳，“曲小路……你是打算阻挠我到什么时候？这种事你也算前科累累了吧。”

曲小路浮空站在上方以俯视的姿态微笑着说：“我以为你该知道现在不是你该见她的时候呢。”

“那不是由你决定的。”

“那你想怎么同时照顾她们两个？桑宁会有什么感觉呢？我猜她

不太想当一个多余的第三人吧，不然她为什么醒来之后一次也没有去找过你呢？”

华玉盏眉头微微一蹙，他实在太讨厌这种专门在人心里找缝隙的妖怪！他们无孔不入，却又让人无法反驳。

他不想为了照顾“月见”就丢下桑宁不管，可是他得承认他自己都不知道该不该让桑宁来面对眼前的现状。他不知道还要照顾“月见”多久，不管她会变成什么样他都必须陪在她身边，甚至可能要做好准备面对最糟糕的状况——

——最糟会怎么样？

“月见”变成丧尸？被妖管会发现？为了保护她不被处理掉而不得不带着她逃亡？

他怎么会这么讨厌曲小路非要逼他考虑个清楚呢？他不过是想见桑宁一眼，看一眼需要考虑这么多东西吗？

曲小路不用多说，只做了个“请”的手势，华玉盏身后就出现了另一扇门——他自己房间的房门。

——所以，请远离桑宁。

曲小路这种保护的姿态也算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他这是正式要把撬墙角的项目提上日程，可是华玉盏却没了直接把他干掉了事的气势。

一旦事情真的发展到自己不得不带着“月见”逃离，桑宁要怎么办？

他不可能带着桑宁一起走的，跟被妖管会通缉跟被妖怪追杀可完全是两回事，妖管会的势力渗透在各行各业甚至zf的各个机构，到时信用卡身份证银行账号等等都会被监控而不得不放弃，虽然也有私下的门路可以造假，但只要生活在人类社会里就会有踪迹可循。

他怎么可能让桑宁跟着他一起过逃亡的日子。

华玉盏冷冷抬眼剜一眼曲小路，居然也真的忍了，转身摔门进了自己房间。

曲小路这才长出一口气，要是华玉盏真的恼起来翻脸无情，只怕卸胳膊短腿儿是避免不了。

总之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只要让两人不见面，桑宁就容易胡思乱想认为自己是被抛弃的那一个，华玉盏也会慢慢生出愧疚就算没想过要丢下她也会开始不知道如何面对，两人之间的间隙和距离就会越来越大。

如果说桑宁心思简单再容易操纵不过，那华玉盏还真是白活了一千多年，在感情的问题上依然这么不擅长。

桑宁竖着耳朵听得人都昏昏欲睡也没等到那个脚步声再次走动的声音，就好像脚步声的主人凭空消失了似的。

在她真的快要睡过去的时候才仿佛听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一声摔门声，都让人分不清是真的听到了，还是半梦半醒间第一个错觉。

她又探头听了会儿才丧气地窝回被窝里，干脆蒙上头继续睡大觉。

这两天她睡得很多，在华公馆里有一个好处就是整个公馆都在某种防护之下，外面的邪气进不来，她不用担心会做那些除了自己胡思乱想之外的恶梦。

所以除了自身原因之外她一直都可以睡得很安稳，但是当她再一次站在一条黑暗的小路上时，她有点不淡定了。

这应该只是在做梦吧？可是为什么感觉这么真实？

她的四周只有黑暗，脚下一条小路延伸向远方，这种景象她曾经见过的，最初从荒田村回来之后的那段时间她时不时都会看到并且置身这条小路，仿佛随时都会听到到路的另一端那种缓慢地挪动着的有什么庞然大物在逼近的声音，也知道往另一端跑下去就会穿过荒田村，重复地看到院子里被村人分尸的尸体。

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完全不再做这个梦了呢？又为什么会再一次置身在这个梦中，只是这条小路变得格外安静，并没有东西从黑暗里追过来。

是因为那个东西已经去追小豪了吗？

这让她突然在想，小豪会不会就在那东西的老巢里？她看向曾经那个聚合体追来的方向，脚下不自觉地就往那里跑去。

那条长长的小路就像空中飘浮着被凝固的丝带，悠长起伏，不知跑了多远才看到了路的尽头——她在远处看到了路尽头的一栋古老的宅子，桑宁站的比较高，能看到里面一重又一重院落像个巨大的迷宫，院子古朴陈旧甚至有些破败，像是聊斋里才会看到的场景。

心里隐约知道，那就是桑园了。

尽管没有任何记忆，但看到那栋宅子还是不禁的胸口发堵发慌，好像踏进去一步自己就会被困在其中，在一重又一重的院落中永远也逃脱不出来。

那样的感觉让她不敢继续靠近，远远的似乎看到有什么东西正从古宅里慢慢伸出来，像藤蔓又像触手，漆黑的钻出地面迅速扩张，转眼就吞没了整个古宅，还依然在沿着小路蔓延过来，所到之处都陷入了如墨一般的漆黑——

桑宁猛然睁开眼睛醒过来，整个人几乎是弹坐起来像是要快点清醒好远离那个梦境。在这深秋里她竟然一身汗淋淋的，接触到被子外微冷的空气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这只是个梦吗？还是代表了什么？

小豪还平安吗？她好怕桑园如果真的发生什么变动，那小豪会怎么样？

她一直是华老师说什么她就乖乖听什么，华老师要她耐心，救小豪的事情不能急她也有听，一直按部就班的做好眼前的事，锻炼好自己等着有能力可以进入桑园的那一天。

可是梦里那吞噬掉整个桑园的黑暗触手让她没有办法不心慌不担心，她总觉得那不只是梦而已……

桑宁下意识地想去找华老师，想把这个梦告诉他，可是下一瞬间就想到华老师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管她了。

身上的温度好像更冷了，她用被子把自己裹严实坐了一会儿，然后裹着被子跳下床来到衣柜前翻找出比较保暖的衣服——

她不能继续窝在房间里止步不前了，就算华老师不再管她，她的命运也还得继续走下去。她还得救小豪，还得面对桑园即将到来的危机，不能把时间都浪费在看似温暖治愈的被窝里，那没有任何用处！

桑宁把自己穿暖和了，几天来终于第一次走出房间。

她下楼就看到月见坐在餐桌前，像刚学习用叉子的幼儿似的一手举着叉子对着面前盘子里被切好的血糊糊的肝和肉，另一只手却总是想要伸向放得稍远一些的一杯血，一双懵懂懂的大眼睛里充满了渴望，让人想要把那当做是葡萄汁或者番茄汁都不可能。

管家在旁边不厌其烦地教导她该怎么使用叉子，不时挡住她伸向杯子的手。

桑宁站在楼梯上愣了愣，眼睛盯着“月见”一时有点反应不过来。

月见比她预想的要漂亮，虽然她过去并没有想象过月见会是什么样子，但曲小路说月见是她的前世，柔顺的长发漆黑的眼睛，不是倾城的美艳却有着精致的漂亮，水灵灵清透透的，如果不是脸上些微的呆滞和茫然一定会更灵动动人。

可是让她最愕然的正是她脸上的呆滞和茫然，漆黑的眼睛也想是蒙了一层雾气混沌不清。她吃得很费劲，不时就想直接用手去抓，但不时被管家阻止，显然如果用手去抓着吃的话是不会给她那杯她渴望的血的。

尽管如此她还是吃得称不上雅观，嘴里塞得满满的，红色的液体顺着嘴角滴落到白色的真丝睡衣上……

尽管小路已经提醒过她复活的月见也不会比闻夫人好到哪里去，但亲眼见到却还是无法抵挡这份震惊——

这跟她两天来所想的画面完全不同啊！她以为华老师终于跟月见重逢了，两个人终于可以开心的在一起了，可是眼前的月见让她想不出华老师要怎么“开心”，他要用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这样的月见？

曲小路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来到她身后，平和的声音听不出什么特别的情绪，“——玉盏已经训练她两天了，吃的都是牛羊猪三牲的心肝和肉，作为奖励的是特殊渠道拿到的人血。她现在这个样子比起一开始已经好了许多，不过看起来也就到此为止不会再有太大进步了。”

桑宁转头看向曲小路问他：“小路你不会觉得难过吗？你们的感情不是很好吗？”

就算是桑宁看到月见这个样子也觉得不能接受，小路难道没有感觉吗？

曲小路却只是笑笑，站在桑宁身后两阶低下头看着她，“我说过对我来说你才是真实的，她只是一个镜花水月的泡影，有玉盏替她操心也就算她没白回世间一遭。月见一向是个知足的人，如果她意识清醒也一定能够满足了，不缺我一个去替她难过的人。”

桑宁或许搞不懂曲小路的心思，他平时是那么亲切的一个人，以温柔和善的外表示人，一旦靠近了又会有点啰嗦有点八婆，但他无疑是最让人感到温暖的家人，只是无意间也会流露出一些经历过漫长岁月看尽了世间生死的冷血。

那是桑宁不懂的，她对月见不可能会有感情，甚至也许心里只希望她根本没有出现。但此时看着这样的月见她却只知道华老师会难过，所以她也会难过。

正想着一抬头就看到华玉盏出现在楼梯口，桑宁愣了愣，却在华玉盏开口之前就慌张地转开头。

走出房间时明明就想着如果见到华老师只要照常打招呼就好，他们以前虽然有些说不清的暧昧甚至亲也亲过，但那只是所谓的发情期

又没有定下什么关系名分。现在既然月见出现了，她也该清楚自己的位置本分的退开。

只是不管华老师以后在谁身边，他总是照顾了她那么久得记得感激，该打招呼好好打招呼，又不是没心没肺的老死不相往来。

可是想是那么想，眼前的月见却是这么个情景，她该摆出什么表情？替他高兴还是替他难过？

好久没有见到他，一旦真的见到了人一切却根本跟预想的不同，桑宁根本不知道要怎么迎上他的目光，只能把自己变成鸵鸟。

曲小路趁机步子一挪干脆挡住桑宁，浅浅对华玉盏一笑。

华玉盏的眉头只是拧了一瞬，桑宁人就在眼前，他可以推开曲小路。但却是桑宁先避开他的目光的——两天以来没有去见桑宁的人是他，而现在不想见他的人是桑宁。

华玉盏最终只是收起情绪淡淡移开视线从两人身边走过，走向月见所在的地方。

桑宁悄悄从曲小路身后探出头来，看着只是执着于盘里血肉的月见抬起头来，眼睛里虽然依然茫然一片，那只只会伸向杯中血的手却伸向了华玉盏。

桑宁看不到华玉盏的表情，可是这只手却像变成一根刺扎进了她心里，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小偷，偷了属于月见的一切，可最终属于华老师的还是只有月见。

课外时4

桑宁的生活似乎回到了平常，虽然外出时还是不能在同一个地方久留，但她时不时的还是可以去学校上一堂课,闲来见见朋友逛逛街，出入都有曲小路接送——如果不是考虑到安全问题,她本想直接从华公馆搬出来住到曲小路家就好了。

她的生活一下子归于平静，就只是没有了华玉盏。

——在学校里时没有他的身影，在华公馆时明明住在一起却像两个互不相干的世界里的人。

除了上下楼或者在走廊上遇到时她客气地低头颔首匆匆而过，就只有从窗户上看向花园时可以看到他陪着月见的身影了。

就像曲小路说的，月见的训练之后就没有太大进展了,她吃饭时勉强可以在旁人的督促下使用刀叉，但一个不注意就随时会两手并用的往嘴里塞，把血抹得到处都是。

她本身只对华玉盏的存在有反应，似乎也能够听懂一部分他说的话,其他人像是管家需要代替华玉盏照顾她的时候就只有用人血引诱才能够让她听话。但迄今为止她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攻击性，就只是每天像个幽灵似的穿着白色的真丝睡衣在华公馆里游晃。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桑宁还是很害怕见到她，为了避免撞见,在华公馆时桑宁都尽量不离开自己的房间。

像她一样深居简出的还有华先生,他干脆已经搬到了后院的小楼里方便就近观察和研究闻夫人的状况,因为在没有发现其他被“返魂香”复活的人的情况下,闻夫人就是唯一的参照，她的状况直接与月见息息相关。

这几日桑宁闲来无事时从曲小路那里陆续听来了许多过去的事——不是月见的，而是只属于她的，关于她转生之后如何被爷爷带走收养，如何被寄养在曲小路家，又在上学时被送到了城里跟保姆一起居住。还有曲小路是如何在相隔了一千多年后联系上她的爷爷，取得爷爷的信任答应在他无能为力之后继续照顾桑宁。

后来他就一直在物色着该以什么样的身份出现在桑宁面前，在真正的曲小路一家出了车祸时，他就顺理成章的代替了曲小路。

他也没有刻意的抹消华玉盏为桑宁所做的事，他那个想要什么身

份只要去妖管会走走关系就可以搞来一堆证书文凭的老妖怪，在桑宁转生之后也正儿八经的去落了户籍，从大学一路念上来，各种文凭证书也都是亲自考出来绝对经得起任何查证。

他坐实了华玉盏这个身份确保不会出现纰漏——对于大部分妖怪来说这种大费周章的事都是没什么必要的，他们没有“一辈子”需要考虑，在同一个地方大多不会呆十年以上，这种来来既走的生活用假的文凭证书已经足够了，就算是被查证出来也不过是换个地方换个身份继续生活。

华玉盏从来不多说什么，但他所做的事却的确是想要正儿八经的陪伴桑宁过日子的打算。但是人生总有意外，现在看起来那些准备都没什么必要了。

当不当教授写不写论文也都成了无所谓的事情，桑宁这个助手也就同样没什么必要继续做下去了。

桑宁多希望自己能早些知道这些事，虽然以现在来说，知不知道也许并没有太多不同。

“小路，那你本来的名字是什么？曲小路这个名字是我真正表哥的名字吧？你自己的名字呢？”

整天小路小路的叫惯了，桑宁还真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这么想来水泽村的人会喊了他那么多年的水泽君不也是因为不知道他的名字。

只是她问了之后曲小路脸上温温的笑容却似乎有稍许停滞，凝固了片刻才说：“我没有正式的名字，妖怪的生活方式跟人类有很大不同，很多妖怪都没有正式的名字，所以你只要继续喊我小路，我也已经习惯了当曲小路，这样不就挺好？”

然而桑宁这次似乎没怎么上道，继续追着问：“那为什么会没有名字？”

曲小路摆出最完美的狼外婆的笑容无比耐心的解释说：“你想啊，人类的名字是谁起的？总得是父母啊，亲族长辈啊，那总得是有家族亲人的前提下吧？但是像人类也有很多孤儿流浪儿就有可能连名字都没有，后来捡到他或者照顾他的人叫他什么他往后就叫什么。

何况鬼怪大部分都是独来独往而不是以亲族的方式生活的，像玉盏那种有血脉可循的还好，生下他的人自然会替他命名。但大部分木系妖怪或者自然成精的妖物，精魅，都既无父母主人也无亲族，当然就没有正式的名字，随缘找个名字叫着就是了。”

他如此耐心的掰开揉碎细细列举说这么详细无非是想要把桑宁绕

晕了，可桑宁就是不上道儿，“可华老师说蚌珠都是成精的老蚌孕育的啊，那孕育你的老蚌不就是你的亲人了吗？他没有给你起名字吗？”

“他……”曲小路的笑容继续凝固，“他太老了，当时已经有些老糊涂了，忘记给我正式命名……”

“那他孕育你几百上千年的，平时总有个称呼吧？不会连称呼都没有啊？”桑宁居然还很认真的在提醒他。

——开什么玩笑，那个名字他怎么可能说出来？

他现在也算是一个玉树临风的大妖怪了，在有明确等级区分的精魅之中更是地位无人能敌，怎么能让桑宁知道她以前和玉盏喊着他“娃娃，娃娃”还整天把他抱来抱去！

他于是也不绕了，用了最简单直接粗暴的转移话题方式——“桑宁你饿不饿？”

虽然桑宁已经渐渐接受了她现在的身体“不吃饭也不会饿”这个事实，但是不提的时候还好，一提起来就还是……“有一点。”

“我去给你拿点吃的。”

曲小路终于成功的岔开话题，虽然他拿着点心回来时桑宁屈膝坐在床上又想起这件事问他——

“小路，你有想念过养你的老蚌吗？来人世这么久有没有回去看看他？”

“想当然偶尔也是想的，”小路把点心盒子递给她，自己闲适地靠着床头坐在她旁边，“虽然妖怪跟人类不太一样，一旦离家就几乎不会再回去——有些像是动物会把独立的幼崽赶出去，往后就各过各的不再相干。所以说是想念还不如说怀念，只是想想却不会特地再去见面。何况现在也已经无处再去寻他了，自从人类开始往海洋发展，他已经跟着海里的其他眷族一起迁移到海的更深处。在陆地上尚且人海茫茫难以找到一个人，何况那么深那么广阔的海底。”

“那以前的海底，真的有龙了？”

“有啊，在千年前他们可是海里绝对的霸主，现在却一样要躲避开人类给人类让路也真是不可思议。”

“那他们现在也还在更深的海底了？”

“不知道。他们大概是比任何妖族都更早察觉到妖道衰落的，也就在更早之前就迁徙到连海妖也不曾去过的海底深处了，那之后就完全没有他们的消息，也许他们还在那里生活，也许适应不了环境已经

灭绝了也说不定呢。”

桑宁回想着，是在哪一次呢，在来往于妖怪村的旅途中，华老师似乎也说过类似的话。

曲小路带着几分怅然说：“现在能在人世间存活下来的大多是适应了人类社会的妖怪——以前妖道衰落时我也奇怪过，为什么上天会选择了人类呢？我们明明比人类更强，为什么却是我们给人类让路呢？可是这些年看看人类科技的发展似乎也就明白了，妖怪们有些地方太得天独厚，有些地方又太限制于先天的本质，再过一千年也是不可能有什么发展的……”

时代选择了人类，舍弃了妖道。

曲小路拍拍桑宁的头，颇有些语重心长，“所以你就这样当个人类就好，实实在在的活一辈子，生个孩子，人类就是这么生生不息的繁衍下去的……”

说着曲小路自己却顿了顿——等等，他能生孩子吗？

如果是华玉盏的话说不定还能跟桑宁生个半人半妖的孩子，可是他想要取代华玉盏跟桑宁发展关系的话要怎么生孩子？生颗大珍珠吗？？

桑宁没发现曲小路的异常，自己却也在疑惑现在她还能算是个正常的人类吗？她这个木头人的身体要怎么生孩子？生个木头人吗？？

——还是不要继续考虑生孩子的问题了！！

夜里桑宁又一次从那个桑园被无数黑色触手吞没的恶梦里醒来，对小豪的担心似乎也因为这个梦的反复出现而与日俱增，而她能做的却只是不断的练习制造空间和用空间抓鬼。她现在可以在一个玻璃弹珠中造出一个地牢，详细的分成不同的牢房单独关押逃离的鬼怪，不再是一股脑的有多有少乱关一气。

甚至还能听声辩位，一颗弹珠扔出去，打开空间的瞬间周围十米内哪怕是一只蚊子也可以在她的意志控制下被关进去。虽然临到深秋蚊子越来越少也没找到其他可以替代的练习品。

所以理论上只要给她足够多的玻璃弹珠，再多的鬼怪她也可以抓得住。

睡不着时她就爬起来制造空间，床底下已经快要满满的攒了一箱子弹珠。制造的是足够多，发愁的只是一旦真的到了要去桑园的那一天她要怎么带上这么多的珠子。

做了一会儿口渴时发现屋里的水瓶里已经没有水了，桑宁拎着水瓶下楼去厨房，她平时很少来，因为厨房实在是有点大，家什材料齐全得堪比饭店，虽然收拾的井井有条但不熟悉就总是找不到要找的东西。

她走进厨房伸手在墙上摸了两下没找到灯的开关，好在厨房大片的墙都是玻璃窗，今夜月光也很亮，她凭着记忆往水瓶的方向走去，脚下却突然踩到什么黏腻的东西，拖鞋鞋底一滑嗷一声就摔倒在地。

幸好现在的身体不怕痛，她也就省了哼哼唧唧的功夫想爬起来，但满手的黏腻间只觉得一股微微的腥气扑来，抬手在月光下看到地上手上红黑的血迹。

桑宁一时惊得脊背发凉，忽然只觉一道阴影投过来挡住了月光，抬头就看见月见站在窗外，嘴上睡衣上沾着血迹斑斑，漆黑的眼睛依然像蒙了一层雾气，在夜里看起来如同罩着一层半透明的壳子，像冷血的昆虫一样冰冷。

桑宁吓得不知该作何反应，月见也只是这么定定的看着她，两人对视着，最终桑宁只能缓缓深呼吸着站起来，试着跟她说话：“月见……你在外面做什么？快进来……”

厨房有通往花园的后门，此时后门已经打开了，桑宁想出去把月见带进来，走到一半踩到一个塑料壳子，低头见是一个密封血液用的袋子，心里这才放下了一大半。

月见大概只是夜里跑到厨房来偷喝血吧，她快走两步准备去把月见带进来，虽然有些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但总不能看着她半夜一个人在外面游晃。

她走出来时看着月见那血迹斑斑的白色真丝睡衣忍不住想貌似她每天都吃东西时都会弄得这么一身，华老师也不知给她买了多少件睡衣总是弄脏就换。

“月见，我们进去去吧……”

桑宁也不知道月见有没有在听她说话，她那只是默然看着她的模样实在让人犹豫。

踟蹰之下桑宁慢慢试着伸手去拉她，却被一种诡异的喀喀声吓得猛地停住手。

声音是从花园里传来，桑宁扭头似乎看到花丛里有什么东西在动，悉悉索索伴随着吸溜溜的声音听得人耳根发痒，没有办法不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

桑宁慢慢走过去，等看清地上倒着的闻海明和他那几乎已经只剩

骨架的胳膊，他瞪大了眼睛一副死不瞑目的样子，喉咙却已经被咬烂了，闻夫人正趴在他身上拼命吸啜着伤口里的血。桑宁终于忍不住惊叫了一声，慌忙后退了好几步，转身就要去拉月见——

“月，月见我们快回去叫华老师——”

有那么一瞬间她脑子里闪过一个问题——月见有没有吃？

那个念头让她伸向月见的手都抖了一下停滞下来，但下一刻她自己却又否定了——不会的，月见只是在厨房偷喝血袋而已，她不会吃的！

她拉住了月见的手腕，那手腕冰凉僵硬没有一点温度，她一拉之下没有拉动，转头去看时见月见依然用那双被半透明壳子包裹似的冰冷的眼睛盯着她，突然反手抓住她，抬起来就狠狠咬下去——

桑宁这一回可是真正的惊声尖叫，虽然感觉不到痛但这个场面实在太吓人，她几乎已经听到了自己胳膊被咔咔咬碎的声音。

她好想大叫：我没有肉！不要咬我！！

但月见咬碎她的手臂之后却也吸允了起来，桑宁不知道她在那条没有血肉的胳膊上吸允什么，但随着她狠狠一吸那种被抽空了什么东西的感觉又再次袭来，一瞬间头脑晕眩起来，有什么东西正源源地从伤口流逝。

桑宁几乎要跌倒在地上，只是撑着想要把自己的胳膊抽回来，可是月见咬得死紧，那张漂亮而又木然的脸竟然在这种时候都没有一点可憎的狰狞。

只是在华公馆里总不可能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却没有人发现，二楼的两扇窗户被拉开，华玉盏和曲小路出现在窗口把花园里的情形尽收眼底。

华玉盏瞬间变了脸色，喊一声：“桑宁！”人已经从窗户上跳下来。

桑宁感觉到月见在听到华玉盏声音时身体一顿，正一把猛地抽出自己的手，月见却如同突然开了灵窍意识到什么，抓住最后一线机会对准桑宁的脖子扑过去——

她已经意识到了，错过这一次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玉盏不会再让她有机会接近桑宁了！

华玉盏飞快向这边冲来的时候月见也扑向桑宁，然而下一刻月见的身子却猛地扑空，桑宁就那么凭空消失在他们面前，就那么毫无预示的消失不见了。

月见被飞奔来的华玉盏拉了一把才没有扑倒在地上，抬头时看到华玉盏盯着桑宁消失的地方眼里一瞬间透出来的惊讶和担忧。下一刻华玉盏的目光投向她时她瑟缩一下脸上露出惶惶的神情，她意识到华玉盏对桑宁的在意，意识到自己做的事情被看到了，她害怕玉盏会生她的气了。

华玉盏敛去了表情看不出一丝情绪，只是一双眼睛黑沉沉的，捕捉到了月见那些细微的表情。

她本不该有那些心思和表情，至少这几天以来是从来没有的——她在吸取桑宁的灵识，本来就是从桑宁魂魄中分离出来的她，多吸取一点桑宁的灵识自己也就多一点思维和智慧，甚至不需要人教，这是她的本能。

——眼前的这个真的也是月见吗？

月见从来都不会伤害别人，到死都没吃过一口人肉喝过一口人血。不需要什么证实，他就是知道没有记忆的桑宁也会选择同样的事。

可是眼前的“月见”为什么可以这么一身血迹斑斑，还毫不犹豫的去袭击桑宁？

几天以来华玉盏一直都在无视，不管“月见”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什么样子，只要她是那个魂魄里的一部分就不能舍弃不管。

只除了，她伤害桑宁这件事。

课外时5

看着华玉龙和管家匆匆地从小楼里跑出来，这里就没有华玉盏什么事了，他对地上的尸体和啃食的人一点兴趣也没有,刚才拉了月见一把防止她扑倒在地的手也没有松开，就这么直接拉着她的胳膊回楼里去,目不斜视地路过跟在后面跳下来的曲小路身边时说一句：“你去把她带回来吧。”

“当然。”曲小路浅浅一笑，转头时华玉盏留给他的只剩一个背影。

——他当然会去把桑宁带回来，因为这是只有他才能办到的事。

只是对于桑宁就这么突然凭空消失不见,他们心里都很清楚，有些事终于要瞒不住了。

桑宁睁开眼时愕然地看着四周，完全不知道自己身在哪里。

前一刻她还在月下花园里,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想要躲过月见的袭击,就只那么眼睛一闭的功夫四周就变得一片寂静,没有扑过来的月见，没有华老师的喊声，睁眼看到的是一个海底溶洞——

这里没有水，但半透明的乳白石壁上却荡漾着湛蓝的水光,仿佛那些水是装在岩壁里的。

她愕然地摸了摸波光迷幻似的岩壁，触手有着比石英稍嫌滑腻的触感,有着自然融解的纹理并不平整。

——这是真的溶洞？可是她到底是怎么跑到这种地方来的？

桑宁的脑袋里一团懵,对于这种变故完全反应不过来，只能往四周看看，试图找到什么出口。

这个“海底溶洞”看起来并不深，但是越往里走也越湛蓝摇曳，满眼层叠荡漾的水光变得越来越深越来越暗，她想找的是出口但沿着这条唯一的路却只能越走越深了。

当走到最深处时桑宁整个人却完全愣住了，因为她在里面那个稍微宽敞的溶洞里，看到了“自己”。

——那是她的脸，她的身体。

那个“自己”躺在于岩壁一体的岩石台子上，看起来不知是死的还是活的。

桑宁有那么一刻怀疑过自己是不是又魂魄出窍了，但走近时却有一种莫名的感觉告诉她那不是她用来附身的躯壳，不是那些被幻化成她的模样的假人，那就是她的身体，她真正的血肉之躯。

这种感觉仿佛是来自于身体和魂魄互相的感应，不需要理由更不需要怀疑。

这么久了，从她有记忆以来就从来没有过踏实活着的感觉，一直一直就像个没着没落的无主游魂。

而此时此刻她真实的血肉之躯就在自己眼前，气息微弱得像是感觉不到呼吸，却又不像了无生气，就只是安然得如同陷入了深沉的睡眠。

这样自己看着自己的感觉真的很奇怪，她的身躯宁静平稳地躺在石台上，两手交叠在胸前，但手背弓起似乎握着什么东西。

桑宁迟疑了一下轻轻扒开“自己”的手指头，手掌下有什么东西透出柔和的光芒，她能看到那是一颗鸭蛋大的浑圆的珠子，不是珍珠，而是半透明的，由内而外沁发着浅金色的光。

这东西不知道为什么看得她心头莫名跳了跳，说不清是惊还是慌，惶惶得觉得难受。

她赶忙放下扒开的手指把那珠子捂好，刚要直起身偶然看到石台子旁掉落的另一个东西时又愣了愣，弯下腰去拾起来，却是那把再熟悉不过的匕首。

她的脑子真的彻底懵了，为什么匕首也在这里的？她平时就很奇怪匕首究竟是被她收在了哪里，现在这算是得到了答案吗？可答案到底是什么啊？

还有不管这里是哪里，她现在要怎么出去？

就在她遍寻不到出口无比纠结的时候，突然听到曲小路的声音宛若从天而降低低的回荡在整个溶洞里——

——来，桑宁，到我这儿来——

“小路！？小路你在哪里！？”

——我在你心里，你也在我心里啊——

卧槽！这种时候就不要搞文艺范儿了吧！

“小路我被困住了，快救我啊！”

——别急，来我身边，想象一下你在我身边的样子——

桑宁虽然完全搞不懂但小路也不会在这种时候随便逗她玩的，她闭上眼在脑海里想象着自己站在曲小路身边的画面，并且尽可能的把这种感觉幻想得真实一点。

当她完全“假装”自己站在曲小路身边的那一刻，就感觉到四周的空气又有了变化，睁开眼人已经站在自己房间里，曲小路就在自己面前微笑。

桑宁满肚子的问题一股脑地问出来：“小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刚刚看到的那个溶洞是什么地方？我是怎么进去的？你能找到我说明你知道那里的对不对？为什么我的身体也在那里？”

“好好，慢慢来。”曲小路示意她稍安勿躁，伸出手分别拉住她的两手，“我再带你进去一次，就什么都告诉你。不过在那之前——”

曲小路随手在床头柜上拿了一个吃光之后还没来得及收走的空点心盒子让她捧在手里，两手继续覆在她手上，“你使用过自己制造的空间知道怎么把东西收进空间里，现在你手边没有任何弹珠在，再试试看把点心盒收进空间里。不急，慢慢来，多试几次感受一下可以收在哪里。”

“……”

桑宁知道曲小路是想要慢慢引导她，她也明白他说的意思……就是像收起匕首时那样？

于是曲小路刚摆好架势拿出耐心准备慢慢引导，桑宁手里的点心盒子就瞬间不见了。

“……领悟的真快。”

——不，一点都不快，这是经历了多少次生死危机的结果。

“好吧……现在可以直接进入下一步，把你自己收进去。”

“嗄？？”

“你收就是了。”

桑宁虽然茫然了一会儿，但想着反正自己现在的躯壳是个木偶人，就只当是把木偶人收进去好了，抓到窍门之后好像也不是办不到。

她闭目静心片刻，随即只觉得四周空气又一次改变了，睁眼又回到了荡漾着湛蓝波光的海底溶洞，她的身体依然静静躺在哪里。

曲小路还拉着她的手，在她睁开眼时就已经笑盈盈地站在她旁

边。

“现在你可以告诉我我们是在哪里了吗？”

“在空间里啊。”

“可是我身上一颗珠子也没有……”

“真的没有吗？”

曲小路意味深长的一笑，桑宁这才意识到不是没有的，还有一颗——曲小路本体的那颗珍珠！

“可是珍珠不是不可以做空间用吗？不是要透明或者空心的——”

“那珍珠是怎么形成的呢？”

“形成……”桑宁想了想，大概是有听说过，“是异物进入蚌壳，被珍珠质一层层包裹起来的对吗……”

“那如果取出异物，它不就是空心的了？”

“……”

——这样都可以？？果然是不能用正常的思维去思考妖怪的！

所以她身上一直都有这样一个空间的存在而她却不自知，而她的身体一直就在她身边她也不自知。

曲小路继续说：“这个空间是我制造的，直接建造在我的本体中，绝对是世上最隐秘最固若金汤的空间。为的就是把你的身体藏起来，最大程度的掩藏起你体内桑家血脉的气息不被桑园的守护者找到。否则你要是活生生的站在外面，绝对分分钟像桑小豪一样被守护者们拖走。”

曲小路露出一脸：我们为了窝藏你的血肉之躯也是很拼的。

他转而一笑，“这个空间虽然是我制造的，但你的魂魄附在我的本体珍珠上，身体又在空间之中，有这种联系基本上等于跟我共有这个空间可以出入和使用。只不过终究不是自己创造的空间你出入起来会比较困难，而我现在属于脱离本体的状态如果你不在旁边也很难以出入。”

长久以来横在桑宁心头的谜团直到此时才终于解开了，想来如果不是空间技能使用得渐渐醇熟而刚刚又被月见着实吓到了一心只想着逃跑大概也不会阴差阳错躲到了溶洞里去。

她和曲小路没有在溶洞里久留，这一回小路拉着她的手很轻易就从溶洞里出来。

回到房间她的目光忍不住就往窗外楼下的花园看了一眼，能看到管家正指挥着鸳鸯蝴蝶在收拾尸体，闻夫人和月见已经不见踪影。

想到月见，桑宁的心里不禁又蒙了一层阴影，“月见她怎么样了？她……”

她不敢问月见有没有吃闻海明的尸体。

“你还有心情管她呢，我才要问你怎么样了？”

“我没什么事啊，咬一口也不会怎么样……”桑宁抬起胳膊去看，她的伤口没有流血，只是从破裂处能看到里面损坏的木碴子，感叹这得多好的牙口啊……“我明天会去找华先生看看，大概要寄回x县会馆去修复了……”

好在她还有几个备用的躯壳可以替换，只是真正的景偃大师已经不在了，虽然留下了不少人形但也是用一个少一个，能省则省。

曲小路自然也看得出来刚刚月见咬那一口不止是咬而已，但是既然桑宁看起来没有什么异样，月见吸取她灵识的事就还是不要告诉她了，反正这之后月见也不会再有什么机会靠近她了。

“小路……你刚刚说，如果我回到真正的身体来到外面，马上就会被桑园的守护者带走吗……”

“当然——你在想什么？可不要想太奇怪的事情嗯～？”

“没有，我就是担心小豪……总觉得桑园里发生什么变化了……”

桑宁不知道怎么说那只是因为她的一个梦境，但曲小路倒并不意外，现在的桑园在这么不稳定的状态下发生什么变化也都是可能的。

他盯着桑宁告诫：“想都不要想让守护者把你抓进桑园去救小豪，你的身体是我放进去的，除非是我放出来否则你根本取不出来的。”

“我知道了……”桑宁悻悻地应一声，不过她也就是那么一想，也没真冒失到就这么自己投向守护者的怀抱。

只要一想到守护者每一次逼近时带给她的那种黑暗冰冷又充满了逼迫力的威胁感就根本没有去直面的勇气。

看到桑宁的失落曲小路想了想，说：“我来想想看有没有什么办法直接找到桑小豪吧。”

“真的？小路你能想到办法救小豪吗？”桑宁的眼睛重又亮起来，曲小路揉揉她的头笑一下，“试试看。”

——如果现在还是华玉盏当家做主那就绝对不可以轻举妄动，好

像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把桑宁的所在暴露。打草惊蛇反被蛇顺着杆子爬过来，哪怕循着一丝气味桑园里的那些东西都可能找来。

但他那恨不得把桑宁藏好捂严实了谁都不许看一眼的架势在曲小路看来绝对是反应过度，而且现在不已经不是他当家做主了吗，桑宁想救人那就帮她想办法啊。

看着桑宁微微激动的样子曲小路就在想这样才对嘛，虽然他自己也知道自己总是在无意识间模仿着千年前玉盏对待月见的方式，但那当然也是因为他赞同这种方式。

喜欢一个女孩子那就宠着她让她高兴，想做什么放手去做，哪儿有那么多瞻前顾后。无奈他这个外人可以模仿，华玉盏本人却因为两次失去月见和桑宁而不再是过去的玉盏了。

“那我回去想办法，你要好好休息好好睡觉，以后看到那个月见就躲远一点。”

他说什么桑宁都忙不迭的应着，到曲小路快要走出房门时才想起问：“小路，溶洞里放在我手里的那颗珠子是什么？”

曲小路一脸轻巧的回答：“龙珠喽。”

桑宁顿时张大了嘴巴——龙珠？

龙、珠？？

威力无穷还能起死回生的那个？？

那么重要的东西放在她手里感觉就像戴了一颗鸽子蛋大的钻石让她这个没见过世面的小百姓好忐忑的好吗！！

曲小路随意地摆手笑笑说：“不用在意啦，都说那个空间固若金汤，比保险库还保险，你担心什么？早点睡。”

离开桑宁房间的曲小路没有回自己房间而是下楼来想看看还有没有热闹可以看，结果想当然的月见和华玉盏都没在客厅，只有华玉龙在唉声叹气，那张娃娃脸都快哀怨成了小老头。

想想他明天还要考虑怎么对闻松山教授说明今晚发生的惨剧，也难怪他唉声叹气。

既然没什么热闹可以看，曲小路还是想就这样当个安静的美男子默默走开，刚转身准备返回楼上华玉龙突然仰靠在沙发靠背上仰头对他说了一句——“娃娃，别太欺负小玉盏了。”

曲小路无奈地转过头来，咱能不提那个名字吗？一千年前咱们真的不熟吧？？

这两个人在千年前的关系充其量不过是彼此知道对方的存在，间或共处在某一两个场合里却没什么直接交流，所以这称呼绝对不是亲昵而是警告——这个老人精又怎么会看不出曲小路在玩什么猫腻呢。

他只是继续一副疲惫无力不想动弹似的样子仰靠着，目光平静地投过来，淡然说："你应该知道小玉盏并没有选择谁而丢下桑宁的吧？他只是不得不照顾这个突然出现的月见，不要趁这个时候挑拨他们两个的关系啊。"

华玉盏照顾"月见"，他本来可以不用刻意避开桑宁的，而桑宁的性子只要华玉盏当面好好跟她说叫她不用在意，她就会努力不去在意。

那一切还是可以很和谐，迟早有一天解决了这个"月见"的事，他们还是可以若无其事的让这件事慢慢过去，一切又都跟过去一样了。

然而曲小路只是极其厚颜无耻的一笑，"刚好相反，如果不是趁这个时候，我还有什么机会挑拨呢？现在的玉盏这么拖泥带水的作风已经不适合桑宁了，是时候换个人选了。"

他说完只是客气的一点头，款款转身返回楼上去了。

华玉龙仰面看着他的背影离去动也没动，只是目光转向天花板长长叹了口气。

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动了这种奇怪念头的人是曲小路，又让人能怎么办呢。

他只是希望千年前两手相握着站在他面前的那对年轻人能有个好结果，甚至从某些方面来看这也是曲小路的心愿——

在当年的娃娃心里玉盏和月见又何尝不是最应该在一起的呢。

可是有时候精魅就是这么偏激而奇怪的生物，当玉盏和月见的关系烙印在当年心灵尚且幼小的他心里，当千年后的玉盏变得不再是当年的玉盏，他似乎开始在心里追寻着当年玉盏和月见的踪迹，不自觉的想要把这种关系再次重塑。

——说到底也过了一千多年了，这段岁月太过漫长，其中发生了多少变迁。会不会依然想要看着当年那对情人再成眷属的他，也是一种妄想呢？

课外时6

桑宁今天有一堂比较重要的课，所以一早就起了床。即将迈入冬天的天气一日冷过一日,她套上秋裤裹上羊羔绒呢外套把自己穿得暖暖的,从楼上下来时又撞见月见正在吃早饭——她真的不是故意要撞见的啊，可是这个时间要出门想不撞见也难。

今天华玉盏也坐在月见身边，他抬头看到桑宁下楼不但没有移开目光，反而从头到脚全须全尾地把她打量了个遍,像是连少了几根毛都要数个清楚。

只是几天来曲小路明示暗示的离间还是有成果的,发生了昨晚的事华玉盏却没有办法去责难什么都不明白的月见，那还有什么资格跟桑宁说话？

管家倒是一如寻常地微笑躬身说，“桑宁小姐,您的早餐已经备好了，请过来坐吧。”

桑宁看着华玉盏和月见正对面已经摆好了餐具的空位就微微凌乱，这哪儿坐得下去？就是坐得下去也吃不下去啊！

原本专注地低头吃着早餐的月见听到管家的话也微微一顿抬起头——

这个动作落在桑宁眼里小小的意外了一下，因为之前月见是不会对别人的话有什么反应的。

她面前依然是切着小块的肝和肉，但吃相变好了许多,嘴角虽然还能看到丝丝血迹但已经不会再滴得到处都是,衣服脸上都干干净净，看起来跟昨天判若两人。

她抬起的眼里虽然还带着一点茫然但明显透着一点不安和惊慌的情绪,甚至在对上桑宁的目光时惶惶地瑟缩一下想要往华玉盏身后躲——

桑宁顿时更凌乱了,这种受惊小动物一样的感觉是什么情况啊！？

明明昨晚是她被袭击的好吗！怎么现在搞得好像月见才是受害者了！？就算她突然间开了窍这角色定位也不太对啊！！

桑宁仿佛在凌乱的狂风中坚强地站稳身形，婉拒说：“我就不吃了，上课快迟到了……”

这倒不是假话，这几天桑宁被小路接送松散惯了，一时忘记小路早上出了门，现在才走时间确实蛮赶的。

周到的管家只消心念一动，甚至不用去吩咐，厨房里的蝴蝶就迅速包了一份早餐出来，管家叫住正想要飞快出门的桑宁，“请带上早餐，需要用车送您去吗？”

这个提议让桑宁有点动心没有马上拒绝，而华玉盏已经推开椅子起身——“我送她吧。”

桑宁几乎是一下子蹦到门口，“不，不用……”

月见也几乎是下意识地伸手拉住他的衣角，华玉盏只是侧目看过去，她就又慌乱地缩回手低下头。

桑宁已经搞不懂这是什么状况了，但不管是什么状况她都不喜欢自己一个多余的人夹在他们两人之间的感觉。她快速地说一句：“我自己走就可以了！”

然而刚转身要推门，华玉盏从背后伸来的手就已经替她把门打开，他靠在她身后淡淡重复一句：“我送你。”

桑宁没有办法再拒绝，那样搞得好像他们很生分似的。

她只是忍不住偷偷去看月见，果然她脸上露出惶惶不安的神情，华玉盏转头对她说：“在家里等着，别乱跑。”

他的声音平平的听不出是什么情绪，月见这才止住了踟蹰着要不要跟上来的脚步。

桑宁看着这样的月见心里也有些黯然，那些华老师说什么她就乖乖去做什么的地方似乎跟自己也是一样的。

那她到底是“什么”，是“谁”呢？

如果自己才是真实的，那么为什么又要出现一个“月见”呢？

在她出神的时间华玉盏已经去把车开过来，摇下车窗示意她上车。

桑宁只能匆匆上车，今天一早晨华玉盏都面无表情的样子让人看不出情绪，连时常挂在嘴角的轻笑也不见了。

她正襟危坐目不斜视只想快点到学校，华玉盏却开着车突然问她：“身体没有哪里不舒服吗？”

“没有，我哪里都挺好的……”

下意识地开口回答之后就发现原来要交谈也不是那么难，华玉盏的目光只是看着路况并没有投过来，不过这样也好，没有目光的交流

似乎就不那么局促。桑宁就只是有点想不起两个人上一次开口谈话时是什么时候。

“现在的月见只是意外从你魂魄里脱离出来的一部分，本来以为不会对你有什么影响……”

桑宁本来以为他只是随口问一声，没想到话题还要继续下去，忙集中了精神好好听着他说的每一句话，好像回到了能听他多说几句就感到很幸运的时候。

但是看起来这个话题对他来说比她还要不轻松——

“的确没有人想到她会袭击你，从你那里吸取更多灵识……你如果有什么不舒服一定要早点说出来。以后我会看好她，不会再让她靠近你。”他说到这里才只是微微目光流转从侧目余光里看了桑宁一眼。

——原来是这样吗？月见是因为昨晚咬了她吸食了她的灵识才会突然变化的？

虽然还不会说话，但看起来至少已经有了幼儿的智力，那如果她吸食更多灵识会怎么样？把自己吸干了会怎么样？

桑宁想着就忍不住打了个哆嗦觉得有点后怕，昨夜她还不是仗着自己根本不是血肉之躯根本没有戒备的靠近月见，如果当时没有人听到她的叫声那最后她会变成木乃伊还是白痴？？

她还在毛骨悚然的后怕着，车子已经开到了校门外，桑宁看到学校大门反应过来时才惊觉这一路怎么会这么快就走完了。

华玉盏通常都是直接把车开到系里的，但今天他把车停在校门外似乎没有开进去的打算，桑宁也就不好一直赖在车上。

“那，我去上课了，谢谢你送我。”

过度的客气让两人之间仿佛又疏远几分，华玉盏只是微微挑了挑眉但没说什么，看着她打开车门下车，又对他摆了摆手再见才走进了校门里。

看着她的背影走得稍远些华玉盏才用手搭着方向盘一头栽下去靠在手臂上，全身紧绷的肌肉一松懈就顿时无力，一股热潮直冲头顶。

校门的警卫是认识他和他的车的，注意到他的异状上前来敲了敲降下一半的车窗，“华教授？你没事吧？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华玉盏的头没有离开手臂支撑，只是稍稍侧脸看他，回了一句：“我没事，不用管我。”

他半侧的脸上微微潮红，凤目半睁，淡扫的那一眼让警卫心口莫

名的咯噔了一下，顿时也跟着气血上升脸色通红。

“真，真的不用送您去医务室吗？”

华玉盏这才抬起头，微微勾一下唇，“不用，谢谢。”

小警卫的心脏顿时好像被撞钟砸了似的，一下跳出胸腔找不着了，愣愣看着他重新发动车子开走，直到不见车影也还没回过神来。

华玉盏边开车边靠在椅背上平复了一下气血，其实连他自己都差点要忘记了自己还在发情期内。

“月见”的出现的确是个太大的震惊，一时惊得荷尔蒙激退，之后也根本就顾不上考虑是不是这次不合时宜的发情期就这么中断了。

反正妖怪的发情期因为暴怒、惊吓、重伤等等情况中断也是有的，何况他这本身就是一次莫名提前可以归为荷尔蒙紊乱的发情期。

结果谁知道跟月见相处时还平平稳稳的荷尔蒙只跟桑宁独处了这么一小会儿就又激增了——果然本能是不会骗人的，它知道月见是个没有生命的虚假的死物，发情的根本是为了繁衍，对于没有生命的死物它是没有反应的。

但桑宁现在也并不是血有肉的生物体，为什么对着桑宁就可以照发情不误呢。

虽然约好了中午一起吃饭，但孟思敏倪倩她们还是很迫不及待的在课堂上传着小纸条对桑宁大谈这两天同班那些被除秽祭震惊到的同学又议论纷纷了些什么，谁又被吓到死活不肯再参加下一课……

这时候她们感觉到的不仅是老成员的优越感，还有对自己勇气的佩服，从第一课去荒田村时的10个人中，除了每次去问他都哭着鼻子喊害怕的柯正亮以外有9个到现在都一直坚持了下来，这个比例可是很值得他们骄傲的。

桑宁几乎用不着回纸条，就看孟思敏和倪倩两个一左一右把她夹在中间，不停的在纸上写写写，桑宁看看这边再转头看看那边，偶尔摆出个“哦哦”的表情算是回应。

谁让她们现在也只能八卦给整天不来上课的桑宁听，桑宁真担心中午吃饭时还要再原话听一遍有声版的。

写着写着孟思敏想起了什么，改变了话题在纸上写：桑宁你听说最近你住那栋女生宿舍楼里闹鬼吗？

见桑宁摇了摇头，她继续写：住那栋楼的好多人说半夜总听到有人在走廊里跑来跑去的声音，还有人看到过一个男生在走廊里一闪而

过，一眨眼就消失不见了！

桑宁心里咯噔一声——小豪！？

她虽然曾经在宿舍楼里见过桑小豪的身影，也知道那是因为桑园的守护者四处寻找着守园人的气息而在那个被阴气扭曲的地方开出了一条不属于现实的“路”。

但从神眷村回来之后她去宿舍楼外看过一眼，宿舍楼上空的空气都已经恢复了清净，之前被她残留的气息吸引而来的阴气应该差不多已经都被引走了，那里的空间既然恢复了正常，那条路是不是也不该再存在，小豪怎么会继续出现在那里呢？

桑宁再没有心情去看纸上的八卦，立刻拿过笔写着：还有什么？知道具体的事情吗？

孟思敏不知道她为什么突然这么关注这件事，想了想写上：你不如去问问牧文心？

——对，还有文心！她住在那里，总比外面只听到流言的人知道的多！

桑宁顿时坐立不安几乎等不及下课了，几乎老师刚一说下课她就立刻蹦起来往外跑，孟思敏忍不住在后面追问：“桑宁你跑那么快去干吗呀，拉肚子吗？”

桑宁没空多解释，匆匆说一句：“中午我们再联系，要是没我的信儿就不用等我了！”

白乐枝倒是多少看出点什么，对她的背影喊一声：“需要帮忙就找我们啊！”

桑宁顾不得停下来只朝后挥挥手表示知道了，倪倩撇撇嘴说：“又搞得这么神神秘秘！”

不过对于桑宁的神神秘秘，大家也已经见怪不怪了。

桑宁在考古专业找了一圈，牧文心还没找到，闹鬼的事就听了不少。

她虽然不记得考古专业那些人，但人家又没失忆，自然是认得她的。而且专业里也有很多人住在那栋老宿舍楼，知道的也就更为详细。

其中一位名叫车晴的学姐据说以前跟桑宁是同一个教授带的组里的，也就是华玉盏当助教时带的组，对她也格外亲切些，说了很多。

“咱们那栋宿舍楼建校之初就有，本来就不少年月了，据说东大事件的时候还死过人，就是学校捂着不给公开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死

的死在哪里。所以前些时候宿舍里阴沉沉的住着很不舒服，就有好多人传言说是一年了那些死的人要回来了，有些人那时候就干脆搬出去了，搞得现在宿舍里空了好多房间和床铺，显得更吓人了。”

——车晴亲眼看到一些事情是在宿舍楼里那种阴沉沉的空气散去之后，某一天整个宿舍楼里阴沉湿粘的空气突然就干爽明亮了，雨过天晴似的，轻松得叫人莫名。还留在宿舍里的学生找出了种种理由来说服自己相信这其实是正常的，当然没有几个人真的相信，于是他们就只能说服自己异常已经过去了。

但那些阴沉湿粘的日子每晚大家都睡不好，睡得昏昏沉沉的，耳边无声却又嘈杂，总是分不清是梦还是现实，睡了也像没有睡一样困顿难受。

在阴气散去之后大家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夜里恢复了沉寂和安宁，但就在这安宁里突然传来了一串脚步声，匆忙急促，跟赶着去投胎似的飞快跑过，可是某一瞬间那声音突然就消失不见了，既没有变成走路也没有哪扇门打开，甚至让人想不明白一个疾跑中的人要怎么无视惯性一下子完全停住。

那声音如果只出现一次也就算了，可是它时不时就会出现在走廊里的任何一个地方，有时是这一端有时是那一端，有时会有人听到就在自己宿舍门前。有人认为那是恶作剧所以干脆等在门前只等脚步身一响就一把拉开房门对着走廊大声呵斥，可是呵斥声只吼了一半就戛然而止，然后是那个女生一把摔上房门的声音。

第二天大家就听说那个女生看到了一个男孩子——说的是男孩子，因为那并不是个大学生，一眼之间的年纪印象应该是个高中生，身上也穿着中山领的高中生校服。据说他听到那个女生的声音时还回了头，可是下一瞬间就仿佛被一大团黑暗给吞噬了，消失得无影无踪。

大家开始纷纷议论大学里怎么会出现高中生的“幽灵”，会不会是民国时期的学生幽灵什么的，而那女生也吓个半死，生怕那个幽灵来找她。

至此算是没有人敢再去探究，车晴也绝对不是那种好奇多事的人，只是她某天修复碎瓷器时在考古组呆的太晚，几乎要卡着门禁的时间回去了，这正是大多数人已经睡下那个脚步声也快要出现的时候。

车晴心里害怕，突然想起牧文心多半也是会在这个时候回宿舍的，就赶忙跑去找她了。

课外时7

这些日子以来宿舍的夜晚到来的特别早，几乎十点以后各个宿舍就已经关紧了房门尽量不发出声音,车晴挽着牧文心的手臂撞了撞胆子走上楼梯，一想到牧文心住在三楼而她住在四楼还有点小郁闷。

更郁闷的是现在的牧文心话好少,她以前虽然高冷但那也是对外人,对自己组里的同学尤其是女孩子都挺有说有笑的,可是自从前些日子身体不舒服还请假跟桑宁那些大一的小盆友跑出去上了个体验课,回来之后就跟变了个人似的,不是在忙，就是在发呆，变得沉默寡言的。

但是在这种环境下车晴好希望牧文心能跟她说说话啊～～

楼梯间上没有灯,两个人借着走廊传来的微弱灯光刚走到二楼和三楼之间,二楼走廊的灯就忽然闪了闪，明灭之间脚步声突然哒哒响起，虽然只短短响了两三秒的时间但足够惊得车晴一把捂住嘴巴生怕自己惊叫出来把幽灵引来,另一只挽着牧文心的手紧紧抓着她的胳膊,没有注意到自己五指都紧张的抠进了她的胳膊，牧文心却好似什么也没有感觉到似的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她们动也不敢动地在原地站了一会儿,等四周确实又平静下来才慢慢往三楼上走,就在她们快要走到三楼的时候,三楼楼道里的灯却又闪了闪——车晴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儿，下一刻她们的前方就出现了一个男孩子，他像是奔跑着突然从另一个空间跨进了这个世界，出现得那么突然，匆匆从她们前方的走廊跑过。

听说是一回事，亲眼看到又是另一回事，车晴正吓得有些呆了，牧文心却脸色一变突然抽出自己的胳膊向那个男孩子急追两步跑过去，只是当她追到走廊上，那男孩子已经消失不见了。

车晴还以为牧文心疯了，躲都躲不及的幽灵她居然去追？？

但是桑宁听到这里的时候却很清楚她没有疯——那个所谓的幽灵果然是小豪，牧文心是见过小豪的，她看到小豪想要追上去也就不奇怪了。

桑宁急急的问：“那后来怎么样了？”

“后来我们当然就各自回房间了，谁还敢在走廊上乱晃吗？”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就前天吧，当时太慌了赶紧就回了宿舍也没来得及跟文心说什么，昨天我还想找她问问她当时到底怎么回事，结果也没见到她人。也是蛮奇怪的，她平时不是在上课就是在考古组的活动室研究室，昨天到今天哪里都没见到她——我也是害怕，不敢在宿舍楼里乱窜，也就一直没去她宿舍里看看。”

奇怪归奇怪，车晴也没太在意。毕竟牧文心前几天才身体不舒服请了假，说不定还想再休息两天呢。

但桑宁就没她这么乐观，自己找不到牧文心可以当做她很忙，但是连同专业的同学都找不到她就让人很不安了，“那打过她的手机了吗？”

“打了啊，从昨天开始就是不在服务区了。”

牧文心在学业上很用心，一用功起来手机不是调静音就是震动，一时联系不上也不奇怪，过后她看到来电记录多半都会再拨回来。但不在服务区就让人有点没有办法了，也许是信号不好也许手机出了什么毛病或者被她无意间调成了飞行模式，也不知道她回头能不能收到未接来电通知。

桑宁心里的不安在不断扩散，她突然想到牧文心当时虽然没有追的上小豪，也回了宿舍。但她如果看清了小豪的脸，会不会之后又跑出来找他呢？

万一她真的找到他追上他，会怎么样呢？

找不到牧文心让桑宁不由自主的担心，生怕事情真的被她料中，那牧文心现在的下落就让人很担忧了。

“我，我去宿舍里看看！”

“嗯，那你小心点儿啊！”

车晴嘱咐着，不过现在是大白天的估计也没什么危险。

桑宁一路赶往宿舍只希望进门之后看到牧文心在宿舍里，可是宿舍里空空的，哪儿有牧文心的影子。

因为桑宁的在意车晴也多上了几分心，找系里的同学和老师一通打听，这才确认从昨天开始牧文心确实是不见人了。

她先通知了桑宁，然后立刻想到要通知学校，虽说人才刚不见了一天多要报警什么的似乎有点小题大做了，但先通知学校总是有备无患。至于要不要报警那就是学校的事，她可担不起这个责任。

桑宁私心里却不希望她通知学校，如果是在以前她可以直接找华老师，一切有他来安排就不用自己来操心了，但现在想来想去也只能

赶紧联系曲小路。

倒是曲小路在电话里听见这件事反而还有那么点惊喜——“这么说通道还在？你在宿舍里等着我，说不定这次我们有办法救小豪了。”

这是个突然的惊喜，只是桑宁惊喜之余还没有忘记车晴的事，“可是车晴就要去通知学校了，让学校知道了文心失踪怎么办？”

“没事的，是叫车晴吗？我会先去找她谈谈的。”

桑宁这才稍稍放心，被曲小路这个有意识操作天赋的老精魅找上，当然不只是谈谈而已。

她坐立不安地等到曲小路出现，一进门就揪住他问：“小路我们要怎么做？要怎么救小豪？？”

“先别急，这件事我本来也是没有想到，通常来说两个空间是不会完全连通的，所以桑小豪就算出现在这里也应该只是虚影。但是如果牧文心真的因为想要抓住桑小豪而失踪的，那就说明这个通道是有活人通过的可能了。所以既然牧文心能被拉走，那桑小豪也应该能被拉过来。”

桑宁一听觉得大有道理也是信心倍增，“那我们只要在这里等到晚上小豪出现之后抓住他就好了吗？”

“理论上是这样……”曲小路稍稍犹豫，“可是要面对的问题也是很多，首先就是追在桑小豪身后的守护者——他现在是被追得东躲西藏才会时不时的闯进被守护者连通的通道里，只要他一出现守护者必定也不远了。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你是桑家血脉又是桑小豪的直系血亲，想要闯进通道拉住他你是再适合不过的人选，但是同样引狼入室和送羊入虎口的危险也很大……”

他想了想下了个结论，“我们先得搞个能暂时消除你气息的‘护身符’。”

桑宁当即就问：“哪里能搞到？”

曲小路却神情稍稍古怪地看了她一眼，“你没用过？”

“……”

桑宁好像有点想起什么来了……暂时掩盖气息什么的，她的确是有过两次，一次是从宿舍里引走聚集而来的鬼怪时，还有一次更早的是在荒田村百鬼夜行的那一晚……

而掩盖气息的方法是……华老师的……

桑宁瞪着曲小路——不会是要她在两个人，不对，加上月见就是

三个人关系这么复杂的情况下跑去跟华老师说：你亲我一口吧！

这个她绝对干不来！

“难道就不能找别人了吗……”

“这个还真不好找，得是足够强足够老的大妖怪，还得是体味比较明显的活物……”

——体……桑宁微汗，“华老师又没有腋臭……”

难道华老师会有脚臭？不要啊，这也太毁形象了！

曲小路默默递给她一个“姑娘你想的太多了”的眼神，不过想想玉盏有腋臭脚臭这个设定他居然还蛮开心的。

“不是你想的那种体味，只是生物自身所带的气味加上妖力作用之下的气息，像玉盏是水里的妖怪身上水气就很重，陆地上的妖怪就很难有这么明显的气息，除非是黄鼠狼精臭鼬精这些本身就有味道的。”

桑宁突然就明白了他所说的那种气味，很多次在突然贴近华老师时，她会闻到他身上类似清洌洌的水气，又凉，又冷，除了没有腥气，给人的印象就像一条没有温度的银色带鱼。

“可是那我也不能去找华老师啊……”

曲小路只问一句：“你还想救桑小豪吗？”——他想说他才更不想她去找玉盏咧！可是要贯彻将纵容进行到底的方针也只能应着头皮让她去找玉盏“索吻”啊。

桑宁默默跟曲小路对视15秒，只能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

曲小路提醒她：“绝对不要跟玉盏说我们要做什么，他如果知道了绝对不会允许的。”

“那我要怎么跟华老师说——怎么可能说得出口——”

“没事，我来说就好了。”

别说曲小路知道桑宁这点小胆气说不出口，就算她说得出口他也不能让她来说啊，万一玉盏误会了什么两人一个不小心*了，对得起自己这么久以来的用心良苦吗。

所以这件事最直接最不会引起歧义的方法就是有话直说，他直接把桑宁拎回华公馆，拎到华玉盏面前一递，指着她的额头说：“今晚我们外宿，来，盖个戳儿！”

华玉盏眉头一跳，先看一眼穿得跟小羊羔似的还被曲小路拎在手上大气不敢出的桑宁，一股说不清的火气伴随着燥热往脑门上一顶，

努力平静的把目光从桑宁身上移开移向曲小路——

“外面不、安、全。”

华玉盏现在的立场好像没什么资格强制桑宁的行为，他妖娆细目里像是有冰冷的火焰在烧，拧眉瞪向曲小路，完全是从牙缝里往外挤出这五个字。

但是以曲大律师厚颜无耻的程度自然不会将这点瞪视放在眼里，依然笑得温温雅雅，“所以才要盖戳啊，盖了不就安全了～”

安全你妹！

华玉盏咬牙提醒他：“那只是一时的！”

对于曲小路来说一时还真的够用了，他又不需要桑宁全程出头露面，她只要躲着，由他来监视着情况，等发现桑小豪出现拉住他把他拉回现实也就是那么一小会儿的事儿。

但这事儿又不能跟华玉盏说，他就干脆耍无赖，“你不做那就随你，我可就这么带桑宁出去了——”

“曲小路！”

那三个字都快从他牙缝里碾过一百遍掺着森森凉气儿往外冒了，只是曲小路才不怕，今时不比往日，他才不信华玉盏现在又能把他怎么样。

他笑盈盈地重问一遍，“呐，你戳不戳？”

——什么戳不戳，问的明明就是亲不亲亲不亲亲不亲——大槽！

你们是来火上浇油的吗？？

可惜连曲小路都以为华玉盏这两天这么“正常”是因为发情期被月见的出现给“吓”回去了，丝毫没有送羊入虎口的觉悟，还把桑宁往前拎了拎。

——给你丫点福利，就许亲一下哦！

桑宁被推近的每一寸都让人止不住的气血翻涌，曲小路的无耻配上桑宁的一脸无辜，让华玉盏攥紧了拳只想把他们两个一起扔出去！

只是伸出去的手并不是受大脑而是直接受荷尔蒙支配，他坐在沙发上一把把桑宁从曲小路手里扯下来，狠狠瞪向曲小路一眼——要亲？

他一手向下拉着桑宁的胳膊让她弯下腰，另一手干脆按着她的后脑勺压下来，结结实实把她的唇堵个结实连惊讶都没有机会出口。

曲小路露出一个“哇呜”的表情，不知道该惊讶还是该无奈，只能无语地等着他亲完——亲在嘴唇上可是没有效果的啊。

辗转在唇上的感觉依然是熟悉的凉软只是不像之前那样缠绵，不等桑宁反应过来就已经离开——她嘴唇上柔软的触感即使明知道只是虚幻的也还是让人体内一瞬间沸腾起来，他掩盖着眼底沸腾的情绪，故作镇定的似笑非笑，撤离时手指移到她的脸颊轻划，轻声在她唇边说：“我可不太喜欢吻一个木头人。”

随即他放开傻住的桑宁，起身闲闲看一眼曲小路，留给他一句：“禁止外宿。”就扬长而去。

曲小路微微歪头无奈地看看持续发呆中的桑宁，这就叫赔了夫人又折兵吗。

课外时8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监护人的圈禁是挡不住奔向自由的脚步的。

桑宁跟着曲小路翻墙出来的时候脸上都还一片红红的，她爬在墙头上无奈的问：“我们一定要爬墙走吗？不能走大门吗？”

华老师又没把大门锁起来啊！

曲小路伸出两手接住她，“不爬墙怎么有偷跑的感觉呢？”

“……”

桑宁有时候真的搞不太明白小路啊。

不过搞不明白也不耽误她对曲小路的感激，她在曲小路的帮忙下落到墙外，不管怎么样总是要先谢谢他的——

“小路，谢谢你帮我去救小豪……”

以前总觉得跟小路是一家人，许多事情也没有跟他客气过。但仔细想想小路其实也跟华老师没什么不同，都只是念着过去的情谊来帮她的“过去的”朋友。所以她也没有办法再那么理所当然了。

曲小路不在意地笑笑，却把头伸过去指指自己的脸颊——“想感谢的话可以用行动表示一下啊~”

桑宁愣，这意思是——

见桑宁没有动作，曲小路立刻摆出些微的哀怨，嘟囔着抱怨：“你刚刚都肯亲玉盏却不肯亲我……”

桑宁在心里呐喊——她才没有亲啊！她明明是被亲的！明明还是被曲小路送上去被亲的！！可以更睁眼说瞎话一点吗？？

被桑宁愕然无语的瞪着，曲小路只能耸耸肩，“好了好了，我们还是快点走吧，再磨蹭一会儿就要被你那个死赖着不退位的监护人发现了。”

——什么形容嘛，不要这样说华老师啊……桑宁默默抗议跟着他转身准备离开，临走时像是感应到了什么似的回头看了一眼，对上二楼窗户中一双漆黑的眼瞳。

那长长的黑发，白色真丝睡衣，桑宁虽然一眼就知道那是谁，却莫名看不清她的脸。那张脸仿佛模糊成一团，只有一双黑漆漆的眼镜镶嵌在上面，漆黑空洞，让人一瞬心里发寒。

——那是月见吗？似乎现在的月见在吸取了她的灵识之后那副纯白胆怯的样子给人的印象太深，完全取代了她前些日子呆滞无神甚至半夜里无主幽魂似的形象。桑宁一时间甚至没有办法把窗上那个人影跟月见联系起来。

曲小路已经上了事先就停在这里的车上，回头催了她一声：“还在发什么呆？要走了！”

“哦！”

桑宁赶紧收回视线上车，现在最重要的事情还是救小豪，月见的状况不在她的首要关心范围之内。

从后视镜的视线范围里看不到华公馆之后曲小路才对桑宁嘱咐着：“我们先确认一下情况，桑小豪被带去的所谓的桑园现在已经算是另外一个世界了，他在那边应该是一直在东躲西藏的，‘守护者’真正想找的是你，不会在他身上投放太多注意力而一直追着不放。但是我猜桑小豪被带走之后他的存在应该也混淆了守护者的追踪，这大概才是玉盏一直不急着去救他的原因。”

——身在桑园的桑小豪既然会混淆守护者的注意力让它放慢搜寻桑宁的脚步，那干嘛不继续放他在那里而非要冒险去救他呢。

换成曲小路大概本意也是同样的做法吧，不过现在这种不厚道的做法反正有华玉盏来背这个黑锅，那他不介意出卖他一下。

“现在因为桑小豪的混淆而让守护者不停的在两边穿梭，所以也就形成了两个世界边界之间的漏洞，但这个漏洞应该只会在它在这一边找不到你而被那一边的桑小豪吸引了注意力跨越回去追赶他的时候才会出现，两个空间在那时有短暂的交错，才让人可以看得到桑小豪的身影。

不过以目击者的描述来看这个交错大概也就十几二十秒的时间，并且以桑小豪一个人的力量是没办法穿透两界的界限的，你那个室友如果真是被带走的，那到底是怎么穿过去的还真让人挺奇怪，也不知道她是天赋异禀还是只算是阴差阳错。”

桑宁对他这句话不发表意见，牧文心的反常已经是越来越明显让人无法否认的了，她也只能希望事实真相并不会太糟糕。

“我们没能骗到玉盏给你施加保护来隐藏气息，所以计划是你先躲在空间里，我来盯着。只要桑小豪一出现你就立刻从里面出来抓住

他，我们能用的时间远没有十几二十秒，恐怕最多只能给你几秒钟的时间，因为守护者是追在桑小豪身后的，当你们两个在一起的那一刻它立刻就会发现你的存在了。你必须马上拉着桑小豪回空间里去，为了安全起见先躲个一晚上，我会尽量跑远一些，等到了足够远不会被发现的地方再把你们喊出来。”

桑宁点点头，这计划看起来应该还是很靠谱的，她对于能救出小豪也多了几分信心。

曲小路一再嘱咐：“记住不管成不成，只要守护者一靠近你都必须返回空间里懂吗？你可不是桑小豪，它就算追近了桑小豪一旦发现不是它的目标多半就会放弃，重新去寻找。但是换成你的话它绝对一口吞掉你都嫌不够，接下来就会再去寻找桑家其他的人，一个一个直到全部吃光！”

——吃？为什么是吃？

这个疑问只是一闪而过，修辞而已桑宁没有太放在心上，综合以前听到的种种，在她的意识里所谓的守护者就是桑园历代的守园人和他们横死枉死的亲人、家人死后被桑园吞噬，困在其中不得轮回而组成的聚合体。

他们已经没有了生前的思维和理智，却如同本能一般的在寻找接替他们的守园人，颇有那么点水鬼找替身的意思。不同的只是他们就算找到了接班人自己也依然不可能离开。

桑宁对桑园的守护者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光只是被接近就已经一身寒毛乍起，不过谁看到那像是被一团烂泥捏出来的，嵌着各种破碎人尸的聚合体会不怕呢？

但是没有人告诉她被带走之后会怎么样，是不是一辈子也只能留在桑园里面对着那些想要消灭掉守园人的鬼怪再也出不来，死了都不能轮回？

深秋的天黑得很早，那被称为逢魔时刻的黄昏甚至让人还没看上两眼就迅速被夜色吞没。曲小路顺利给舍管阿姨下了暗示走进女生宿舍，这才傍晚刚过而已整个女生宿舍里就一片空荡和寂静，甚至走在走廊里都能够听到自己脚步的回声。

他们走进桑宁的宿舍，曲小路对桑宁说：“看来宿舍楼里的人应该不会太多，晚上我会把有人的房间隔绝开来，她们什么也不会听到的。你也早点进空间里躲好，虽然现在时间还早，不过总要以防万一。”

桑宁自然不想错过桑小豪出现的时间，对他的提议没有任何意

见。她正闭上眼睛试着集中注意力进入空间，曲小路突然又叫了她一声，“桑宁。”

桑宁睁开眼看他，曲小路还是那个温温淡淡的笑容问她：“救完桑小豪之后我就这么带着你逃走好不好啊？”

“——好啊。”桑宁有点茫然不解的应着，“不是本来就这么说好的？”

曲小路只笑了笑，这姑娘果断是一点杂念都没有，不跟她说明白了追她个十年怕是她都不知道你在干嘛。

他倒是不气馁，依然平和微笑，“桑宁你有没有想过是时候就这么远远的离开？”

桑宁大概终于有点察觉他们此时的话题似乎并不是先前商定好的计划，迟疑的问：“离开……去哪里？”

“某些没有玉盏和月见的地方。”

桑宁一时沉默，她仿佛有点明白曲小路的意思，又不是太想明白。

——现在已经有月见了，她还，有必要，在这里吗？

她不是太想那么去想，但似乎她的存在变得有那么点多余——她是多出来的那个人。

但她没有马上回应曲小路的话，“我们还是先救小豪吧……”

曲小路也没有坚持，“好，那就先救小豪，这个以后再谈。”

桑宁发现自己非但没有松一口气，反而还在想以后还要谈？她以后也不想谈啊～～

她似乎一点也不想离开，就算是有了月见。

她躲在空间里，明知道自己应该集中注意力随时准备好，决不能错过那几秒钟的时间。但她还是忍不住去想，以后会怎么样呢？

毫无疑问华老师会一直照顾着月见，而且她也的确比自己更需要照顾，那么她的位置应该在哪里呢？她真的还可以留下来吗？

走廊里一直都寂静无声，在曲小路隔绝开有人的房间之后变得更加沉寂，仿佛都能听得到空气缓缓流动的声音。

他就盘膝坐在走廊上，也不管会不会弄脏浅米色的西装，静静感觉着空气的流动。

似乎是突然之间走廊一端的空气停滞了，被硬生生扭曲出一个无

形的漩涡，曲小路不等下一刻的变化就起身向走廊那一端奔去，同时呼唤空间里的桑宁。

桑宁一刻也没敢耽误就从空间里出来，出来时已经看到了桑小豪的身影仿佛从一团一黑中猛地跨出来，正迎面向他们跑来。

她也赶忙迎上去，但桑小豪仿佛是奔跑在一片漆黑中看不到他们似的，差点与他们擦身而过。

桑宁慌忙喊了一声："小豪！"

声音穿透空间，桑小豪这才一顿，眼前突然微微敞亮——

桑小豪一直奔跑在一片黑暗里，桑园里永远没有白天，却也让人很难说说那是黑夜。因为那里就只是黑，而不是夜。

这里的天是黑的，四周也是黑的，但却不是纯粹的黑，所有的景物就只是顾自存在，对光原理的常识全都派不上用场。

他偶尔会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看到一些不该看到的人，它们出现，又消失，但在这个鬼地方他似乎看到什么也都不再奇怪了。

但在他听到桑宁的声音时他还是很惊讶，那个曾经听都不想听到的声音在这一刻听起来几乎是称得上无比亲切了。他停下来的瞬间眼前突然微微敞亮，仿佛看到了一盏灯光，是走廊使用的吊顶灯，桑宁就那么突然出现在那盏不怎么明亮的灯光之下——

桑小豪一时愣住，不知道桑宁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他眼中所看到的依然还是桑园，就只有那盏灯光和桑宁突然冒了出来。

桑宁记得曲小路一再叮嘱的话，知道时间紧迫来不及跟桑小豪说明，就只是上前一把拉住他，"小豪快跟我走，我带你回去！"

桑小豪有那么一瞬间眼里露出了类似惊喜的情绪，他在这鬼地方呆了这么久每时每刻都想回去，桑宁的这句话让他现在抱住桑宁狠狠亲她一口他都愿意！

可是桑小豪慌张地看一眼身后，他现在很有经验，知道那东西马上就要追来了！

"快走小豪，要来不及了！"

这一刻桑小豪也终于看到了桑宁身后那连接着现实世界的走廊，那是他无比怀念和向往的世界，可是他却说："不行，我现在不能走！"

——小豪是疯了吗！桑宁已经听到了守护者逼近的声音，那身体的蠕动和身上无数头颅哀怨而痛苦的叹息，她用力拉着小豪想把他拉过来，"别说疯话啊小豪，我们没有时间的！马上跟我走啊！"

然而桑小豪用力反握住桑宁的手像是要告诉她自己此时此刻的坚定，“——我现在不能走，文心姐还在这里！我得引开那东西！”

桑宁愣了一下，文心真的在那边！虽然很抱歉，但看到桑小豪的那一刻她真的一门心思只想着救小豪，根本忘记了牧文心。

曲小路握住了桑宁的手腕提醒她，“快点，没时间了！”

如果桑宁还不马上进入空间，他就强行送她进去！

桑小豪不傻，他看得出来现在的形势，那东西马上就要追上来了，这个被他一直恶言相向的姐姐能来救他已经让人很感激了，总不能再把她也一起拖下水。

有些事桑宁告诉了牧文心，他也已经从牧文心那里听到了——这个一直被他恶言相向的人真的是他姐姐，二十年前就被父母“卖掉”的姐姐。

——他是享受着卖掉姐姐的钱换来的生活长大的。

桑小豪从桑宁手里抽出了自己的手，“你快走，我会照顾文心姐！”

他准备继续逃离，桑宁急忙在他身后喊：“小豪我会去救你的！”

下一刻她已经被曲小路强行塞进了空间，曲小路正要转身也快点离开这里，黑暗中那团庞大的粘稠的聚合体却似乎感应到了什么猛地窜上来，泥浆似的身体紧紧缠上了他的胳膊——

课外时9

曲小路着实意外了一下，感觉到自己的半条胳膊已经完全被那团宛如烂泥和烂血烂肉混合的东西紧紧吸附包裹着，里面像有无数颗牙齿正试图啃噬掉那只刚刚拉过桑宁的手。

他顿时觉得不妙，这是要阴沟里翻船的节奏啊——这东西可是三千年来困妖园守园人怨气的聚集，搞不好还真能把他吃得下！

为了小命着想他也顾不得这东西是不是还有用处了，他好歹也是现今世上位数不多上了千年的大妖怪，怎么能因为一时大意就在这种阴沟里翻船？

他当即就准备出手，华玉盏的声音却从走廊尽头的窗户上响起来——“你真的打算跟桑园的守卫动手吗？”

那声音不像是为他担心，反而是有些责备了。

不过曲小路可不会在意他语气里的责备，只要看到他的人心里就已经松了一口气了，华玉盏可是正经的战斗系速度系的大妖怪，还有什么比他在身边更让人感到有安全感的啊～～

虽然现在华玉盏显然黑着一张脸。

“反正现在这东西都把精力放在抓接班人上了，也没有在守桑园啊，有没有也没什么区别了……”

真是狡辩，守卫不干活是一回事，但如果根本没有守卫那不是让桑园里的鬼怪更加肆无忌惮的逃窜加速桑园崩坏吗。要能灭掉这东西华玉盏一早早就灭掉了，还用等到今天？

虽然他也不觉得曲小路有那个能力真能灭的掉守护者。

他黑着脸冷眼扫一眼曲小路，只问：“桑宁呢？”

他一发现这两个人不见了踪影，加上之前两人反常的举动，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他只能急忙追出来找这两个不安分的家伙，要是敢让桑宁出什么意外他绝对会把曲小路揍回原形！

曲小路哪儿会不了解重点，只要桑宁好好的他怎么作无非也就是换几个白眼，但要桑宁真出了问题那不是要玉盏跟他拼命吗！

他急忙说：“桑宁没事！她好好的就在空间里！你快点先来帮我

脱身啊～～！”

华玉盏又白了他几眼才抽出匕首向吞噬了他手臂的那团烂泥砍去，但守园人不是那些杂鱼小妖，每一刀下去砍中的不止是烂泥还有一些破碎的尸骨，即使是注入了他妖力一向削鬼如泥的匕首也几下就砍卷了刀刃。

他毫不犹豫地扔了卷刃的匕首换了一把，只是再次动手时目光稍稍地在曲小路胳膊上打了个转儿，曲小路微微一个哆嗦——你丫不是想把这条胳膊卸了吧！？

幸好华玉盏倒也没有真的那么做，虽说曲小路并非血肉之躯胳膊砍掉了也还是可以再长的，但那实在需要不少妖力，他可不想满世界再去给他找一颗蚌珠回来补身体。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还是不要卸掉这条胳膊的好。

所幸守护者只有在桑园里面对那些不老实的“囚犯”和抓捕迟迟不来的“接班人”时才是最具攻击性的，对曲小路本人似乎并无兴趣，也只不过是想吞掉那只沾着桑宁气味的手，并没有继续扩大攻击范围。

这时候有一张脸正缓缓地从守护者那庞大身躯的脖子上移动下来，如同在烂泥里行走一般，缓缓向曲小路靠近。

那张脸苍老得宛如干裂的老树皮雕刻出来的一般，干皱的脸上扭曲着跟其他脸孔同样痛苦的神色。

曲小路倒是一看见那张脸就开始抱怨，“哎哎桑宴啊，你别来袭击我啊，说好的我帮你照顾桑宁啊，你把我吃了桑宁怎么办啊？”

听到这句话华玉盏又白了他两眼，连手上的速度都慢了片刻，被曲小路催着：“你别停啊，快割啊！”

他可没指望全靠着谈判打亲情牌脱身，华玉盏这边也是不可以停的！

果然他的有备无患是正确的，靠近的那张属于“桑宴”的脸没有对他说的话做出任何反应，甚至连眼睛都没有张开，好像靠近过来不过是察觉到了某种熟悉的气息而做的无意识的反应。

曲小路看着“他”这个样子多少也是有点替他感到悲哀的，“唉……桑宴啊，连你也已经完全失去自我了吗……”

怎么说也是老熟人，看着还真让人不忍。

华玉盏这时候已经基本将曲小路的手臂解放出来，他半只袖子已经残破不堪，小臂上也被啃得斑斑驳驳缺皮少肉，只剩一只手还陷在那团烂泥里拔不出来。

曲小路看着自己的手臂苦笑不已，虽然他感觉不到什么疼痛，被咬的地方也不会流血，但啃成这个样子实在有碍观瞻。

他们的举动似乎刺激到了守护者，靠近华玉盏的几张脸蓦地睁开眼睛，对要抢走它们猎物的华玉盏透出刺骨的敌意，几只已经烂得斑驳的手从烂泥里伸出来想要抓向他。

曲小路看一眼自己的胳膊——胳膊都已经这样了，手指不定被啃成什么样呢！他干脆咬咬牙，壮士断腕地对华玉盏说："把手砍了吧！"

华玉盏看他一眼倒没二话，手起刀落，砍他的手腕可比砍守护者那滩烂泥还利落多了。

手腕一断曲小路得了自由，几乎是瞬间就移开三尺转身掉头就跑根本没打算管华玉盏。

失去了猎物的守护者迁怒似的把目标转向了眼前的华玉盏，但华玉盏是什么人呢，他是想抓就能抓得到的吗？千年前传说中来无影去无踪的妖怪大盗，就是在妖界又有几个人能看上一眼哪怕他的影子呢。

所以曲小路哪里用得着替他操心，扔下他扔得是天经地义。

守护者伸出的几只手都扑了空，华玉盏身影一闪像一道银箭般飞窜出去，眨眼就已经追上了曲小路，揪住他的后脖领子——

"你就是这么对待把你从守护者嘴里救出来的人吗？"

"我那不是为了自觉点不给你拖后腿吗～～"曲小路回得大言不惭，虽说他这次差点把自己作进去，但到底桑宁没事，想来华玉盏也不会真的把他怎么样，不过就是凶一点而已他又不在乎。

桑宁在空间里待了很久，奇怪着曲小路为什么一直没有喊她出去。

他需要逃这么久吗？虽然在空间里没有办法明确的感觉时间流逝，但怎么都觉得起码已经是下半夜，他总不会真的打算过个一晚上才喊她出去吧？可是她真的很心的想要跟曲小路商量接下来要怎么才能救小豪。

终于她似乎听到了一个简短的信号，桑宁立马急吼吼地从空间里蹦出来，瞬间迎上华老师凤目凉淡的视线，一下子傻了眼。

华，华老师怎么会在这里……？

再看看四周……他们已经回华公馆了？

桑宁急急地看向曲小路想要问他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她的目光刚投过去华玉盏的声音也随之响起，“曲小路，你是不是该上路了？”

于是桑宁看到她的“盟军”对她无奈而又歉意地笑了一下，连个解释都没来得及给她就被华玉盏扔出了门。门外，管家已经替他备好了车和简单的行李。

桑宁在内心对曲小路传音呐喊：“等等啊小路！先告诉我这是什么情况再走啊！！”

华玉盏却好似对他们这点小动作一清二楚似的，对着门外催了一声：“还不走？”

曲小路只能抹泪发动车子挥别桑宁，来不及留下只言片语。于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桑宁被独自留下面对华玉盏。

（——知道为什么曲小路追不到桑宁了么？就这死道友不死贫道的还追妹子呢？）

华玉盏等曲小路的车开出大门，关门走向沙发，身子斜斜一靠，单翘着修长的腿，一条手臂撑在沙发扶手上支着下巴，就这么微微歪头看向桑宁——

桑宁顿时觉得压力好大，他们偷溜去救小豪的事铁定已经穿帮了，可是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曲小路这么厚脸皮，不，是处事淡定的人都被这么轻易打发走了？

如今华玉盏就只是好整以暇的看着桑宁，似乎等着她自己开口，她不开口他就干脆什么都不说。于是桑宁也只能硬着头皮问，“华老师，小路……他去哪里了？”

既然她开口了，华玉盏当然知无不言的回答她：“人形会馆。”

这个答案让桑宁有点懵，“去那里做什么……？”

华玉盏唇角一挑微微一笑，一身妩媚风情看起来亲切得不得了——“他去装个临时的义手。”

这个答案已经开始让桑宁觉得心惊胆颤，却还是不能不继续问，“他的手……怎么了？”

“被、守、护、者、吃、了。”华玉盏一个字一个字念得清晰，每吐一个字脸上的笑容也冷上一截，说完时笑容已经无影无踪，脸上只剩下沉冷了。

桑宁的冷汗开始哗哗的往外冒——吃？吃？？

这竟然真的是那个“吃”掉的意思？？

——小，小路没事吧？他应该是没事吧？他既然都能自己开车走那应该是不要紧的吧，小路毕竟不是普通人嘛……

可是她真的没有想到小路说的“吃”竟然真的是指吃人，它们是桑园守园人死灵的聚合物又不是食人鬼，怎么会吃人呢？

桑宁有一大堆的问题，可是看到华玉盏沉沉的目光才猛然醒悟，后怕得一身冷汗。

她就这么什么都不知道的跟着小路跑去了，万一真的发生了什么，想想后果也是可怕。

她静默片刻乖乖低头，“我错了……”

华玉盏好像一下子有脾气无处发，想教训也不知道怎么开口，认错认得这么干脆也很叫人无奈。

他揉揉额角，硬是把到嘴边的教训又咽回去了。憋了半天只说：“早点去睡吧，也不早了。”

时间早过了凌晨了，桑宁乖乖地上楼回房，虽然几次停住欲言又止地想跟华老师说小豪和牧文心的事，但总觉得现在不是时候——还是找个她没有闯祸的机会吧，这样不听劝地跟着不靠谱的曲小路跑去作死，还作没了小路一只手，她还是好好听华老师的话，不要太心急了。

她在楼梯上稍稍回头，看到华老师保持着一只手支着额头的姿势对她勾了一下唇角，连清悦的声音里也多了几分低柔，“快去。”

那双看着她的细长双眼沉沉的，柔柔的，让人的心也跟着柔软起来。

有那么一刻，桑宁仿佛会觉得无论月见在与不在，无论两个人之间还横着什么，华老师与她之间的距离却是谁也无法阻隔的。

他一直都在那里，一直一直都在。

她于是也不自觉的对他笑了笑，然后才回头上楼。

华玉盏看着她的背影上楼，这才缓口气。

——三更半夜孤男寡女还在发情期，不得不说也真的很糟心。

桑宁打开房门正准备进去，忽然感觉到一道无法忽视的视线，转头就见月见也站在她自己的房门前，半掩在打开的房门后面露出半张脸，神情是纯白而胆怯的，像是要找桑宁却又不敢靠近。

跟之前在窗户上看到的一点也不一样，不过桑宁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与她保持着距离。

桑宁知道月见其实一点也不怕她，她怕的，在乎的，都只有华玉盏。她只是害怕再伤害了桑宁，华玉盏会生气。

桑宁不愿去想这一点，因为这也跟她一样不是吗，她们两个相似的地方其实很多，都让人不能不承认两个人原本是同一个灵魂。可是既然是同一个为什么还要分开，分成了两个，就总会多余了一个。

但即使知道月见的心思，已经被她袭击过一次的桑宁也不打算拿自己的安全来开玩笑。

“——你找我有事吗？没什么话要说的话我就回房间了……”嘴上这么说着桑宁却已经在往房间里钻，反正月见又不会说话，能找她说什么？

然而就在她将要进房间的那一刻，一个声音直接响起在脑中，像她跟曲小路传音时那样。那个声音很小也很软，糯糯的说：“不要抢走他好吗。”

——终于看到两个人的不同了。这种话，桑宁是永远也说不出口的。

她没有办法回答，她们两个，究竟是谁抢了谁的？

课外时10

桑宁没有回答月见的问题，逃似的回到房间关上房门——她知道月见的感觉，她的忐忑，她的害怕，因为她也一样。

为什么要分成两个？她们两个最后谁要失去？

她也很害怕啊，怕自己才是被丢弃的那一个，不要让她更不安了！

桑宁下半夜几乎没睡得着，就算她一再对自己暗示她不需要睡眠，人站在镜子前也还是显得蔫蔫的。

她知道自己有些，或者很在意月见的话，在意她们两个之间这种说不清的关系，也在意华老师会更在意她们之中的哪一个。

以她的性格她觉得自己大概今天就会呆在房间里当鸵鸟，眼不见为净也好，胆怯逃避也好，月见这个人都让她没有办法去划分到底算不算是敌人，就算真是她的，咳，敌人，她也没有办法真的去敌对。

月见明明是她灵魂中属于前生遗留下的那小小一点魂魄，却因为自己的记忆被抽走而受了连累，即使恢复一点灵识也丝毫没有恢复记忆。只有她对华老师的感觉还留存着些许，这样的状况还有月见现在的状态都让桑宁觉得她有点可怜。

但今天真的不是逃避的时候，昨晚没有跟华老师说的话一直在桑宁心里闹腾着，虽然现在就是说了也不见得华老师就会有什么动作，但不说的话华老师要怎么将这个变化加入考量呢。

桑宁最终还是说服了自己下楼去，看到楼下只有华老师在没见到月见时隐隐还有些松了一口气。

她倒有些怀念起月见还没有神智的时候了，那时候虽然也不怎么待见她，至少还不用害怕见到她。

有求于人的态度自然要好，桑宁乖乖地走过去跟华玉盏打招呼，“华老师早。”

这显然让华玉盏心情不错，看到桑宁时体内荷尔蒙分泌激素激生产生让人愉悦而飘忽的感觉真是让人再舒心不过。他露出的笑容也不自觉地多了几分妩媚，在他固来的优雅中这种妩媚丝毫不显得娘气，反而让人心里看得一阵乱扑腾。

对于曾经“深受其害”的桑宁心里自然更紧张了，她承认她对华老师有那么点想法，（点？）但是以她那点情商还是比较喜欢按部就班先表个白拉个手什么的，直接上升到发情和繁殖她有点接受不来。

忍着一颗乱扑腾的心桑宁刚开口说：“华老师，昨晚我见到小豪……”

华玉盏一边儿眉梢一挑，还敢提昨晚？

桑宁的声音只顿了顿，可该说的还是只能硬着头皮一口气说出来——“小豪他说文心也在那边！”

华玉盏另外一边眉梢也挑了挑，“你想救她？”

当然的吧……

华玉盏不知道在想什么，放在腿上的手指敲了敲，“你觉得牧文心一个大活人怎么会被拖到那边去？”

这个问题让桑宁卡了一下，她不知道怎么去形容牧文心的异常，但如果连自己和她的同学都能够察觉到牧文心的异常，那华老师也不可能看不出来。所以这个问题应该并不需要她来回答。

她只是忍不住回溯了一下牧文心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对劲的，是从桑园的鬼怪聚集到宿舍里开始吗？可是总觉得好像还要更早，在她无意间看到牧文心内心记忆的时候，似乎有看到什么——

一瞬间桑宁的脑子空白了一下，眼神也片刻空洞，好像一段被剪辑的录影带，一下子跳跃到另一个镜头，已经忘记了自己刚刚的念头——从牧文心内心里见到的那个身影被完全屏蔽在她的意识之外。

那个空白太短暂，让华玉盏也只是稍稍注意了一下她那片刻空洞的眼神，就再找不到什么异常。

他也没有太过留意，只说：“牧文心以前被不干净的东西附过身，她现在身上的阴气本来就比别人重些。而且附身和意识操作经常都会伴随着一些心境和思维上的损伤变化，也就时不时会有些反常的举动，所以你还是别跟她走的太近比较好。”

如果不是桑宁刚失去记忆回到学校时身边不能没个人照顾，华玉盏大概不会放任牧文心在她身边。也是看牧文心对桑宁的确还不错，后来才没有继续防备她。

而对于这句话桑宁却是惊讶，又好像并不那么意外的。自己只是不记得，不等于这样的事不可能发生，如果牧文心曾经被什么东西附过身，那她身上的很多事情似乎都有了解释。

“文心被什么附身了？”

“那种小事不是重点，不需要太在意。”

——就这样简单的脏东西、小事带过，桑宁怎么觉得华老师故意在回避这个问题呢？

“总之我会考虑的，桑小豪和牧文心只要能撑到你去桑园的时候自然有办法救。”

“可是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去？华先生教我的东西我已经都练熟了，就算再等下去我也练不出什么新东西……”

华玉盏看了她一眼，“等我有办法跟你一起进桑园。”

“……”

原来他们一直在等的竟然是这个吗……桑宁有点感动，又有点无语。华老师对她的好是毋庸置疑，他那么照顾她，不放心她，连那么危险的地方都要跟她一起去。

可是，如果到最后也找不到办法呢？她真的不想耽搁得更久，不想小豪和文心待在那种地方。

“二公子，”管家这时候走过来，“早饭已经备好了，但是月见小姐似乎没有在二楼房间里，您知道她现在在哪里吗？”

“她不在房间？”华玉盏显然也很意外，月见如果不在房间放着她到处乱跑可不是什么好事，他从沙发上起来，“我去找找看。”

“我也一起找！”

华玉盏没直接拒绝桑宁的帮忙，只说：“那你在公馆里找，让管家跟着你，我去外面看看。”

——让管家跟着不是不如直接让管家去找？

可是桑宁也知道自己应该避免单独跟月见接触，于是为了提高一下寻人效率管家倒也没有寸步不离的跟着她，只是保持在随叫随到的距离内分头寻找。

路过华玉龙书房的窗户外面时就见一大早华玉龙就已经伏在书桌旁，早餐就放在桌上也还没来得及动，有一个大企业要管的人果然还是不像他们这么闲。

华玉龙抬起头正瞧见窗外的桑宁，桑宁赶忙打招呼，“华先生早！”

“小桑宁这么早就出来活动？吃早饭了没有？进来一起吃啊～”

华玉龙顶着那张娃娃脸却是一副邻家老伯伯招呼小孩进屋来吃糖的语气，桑宁觉得人家都这么忙了找月见这点事还是不要再扰他，就

只是说："不了，我还有事，就……"

桑宁想说先离开来着，但跟华玉龙打招呼的时候不自觉地往花丛靠近了一下，深秋时节落叶落花满地，花园和小径的界限本就不那么分明，可是此时只觉脚下绵软黏腻，桑宁顿时担心自己是不是踩了什么"有机肥料"，一低头却差点吓得大叫，整个人腾地往后一蹦——

"怎么了小桑宁？那里有什么吗？"

华玉龙从大大的窗户探出身子来看，也看到桑宁刚刚踩到的"东西"，那应该算是"东西"，虽然它曾经是一只猫，但已经被砸裂了脑壳，脑袋里像被吸食过似的空空的只残留一点红红白白的粘液，肚子也已经剖开，流落得乱七八糟。

它先前被掩盖在落叶和落花下面，此时已经大半暴露出来，看得桑宁一阵作呕。

"管家！"

华玉龙喊了一声，管家迅速从不远处跑来，也看到了地上的死猫，蹲下来看了一眼，"先生，心肝都不在。"

华玉龙一愣，桑宁也好似突然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

"快去看看是不是闻夫人跑出来了！"

自从闻海明死去之后闻教授也同意把闻夫人完全交给华玉龙，不再过问她的事。所以闻夫人作为一个杀人食肉极具危险性的活死人被关进了地下室的牢房，三人此时匆匆赶往地下室，一开门却看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

闻夫人是在的。

但她的身体呈现着一种腐坏的颜色，全身的皮肉干枯萎缩，正像腐朽的木渣一样一块一块的剥落。

桑宁被这一幕惊得说不出话，华玉龙却在短暂的惊讶之后只是叹息一声，似乎也不是太意外这样的情况。

"华，华先生，她……"

华玉龙半掩了牢房的门不让桑宁看得太清楚免得她晚上会做恶梦，对她说："我从妖管会借来的一些秘传资料上有看到过类似的情况，这种'返魂香'似乎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记载中它虽然能够暂时让死人复活，但复活的死人如果不能在七七四十九天之内以'食'的方式替换全身的血肉，身体就会再次崩溃，回归尸骨。"

大概华玉龙也期望过这不是记载上的那种返魂香，但眼前闻夫人的状况已经可以印证了，他实在不太想说出这样的事实——"它们即

使完全复活之后也需要定期更换掉身上的血肉，并且只能是人类的新鲜血肉，所以它们可以说复活之后就成为了食人鬼一样的存在。这种返魂香应该只能算是人类追求永生的各种研究中出现的失败品吧，虽然已经算是很接近成品了。”

他转头看向管家问，“玉盏呢？”

现在他要担心的大概是华玉盏对此的反应会是如何，虽然觉得以他的阅历不应该做出什么傻事，但是扯上月见也不好说。万一就万一了呢，一个想不开可是会闹出大乱子的。

哪知这个问题还真是给他问着了，管家一回答：“月见小姐今早失踪了，二少爷已经出去找她了。”

华玉龙一阵晕眩——失踪？失踪是什么意思？他们在放着一个食人鬼到处乱跑吗？？

虽然大家都默认了那晚闻海明被袭击是闻夫人做的，但那只是自欺欺人的想法吧！大家只是努力无视了月见也有吃而已啊！而且她还袭击了桑宁桑宁桑宁啊！！

放着这样一个危险人物到处乱跑的玉盏到底在做什么！？

“找！派所有佣人出去找！”

“好的先生，我这就去。”

——所有人？全部佣人不就鸳鸯和蝴蝶两个人吗？

桑宁虽然很理解华玉龙的着急，而管家回答得这么一本正经就好像真的有很多人似的。

桑宁自然是要帮忙一起找人的，只是忍不住跟着管家去看了一眼，就见管家从储物的大橱子里搬出一个亮漆黑色木雕长盒子，打开之后里面一排俄罗斯套娃似的小木人，而前排空掉的两个位置让桑宁隐隐察觉到了什么……

管家把长盒子捧到桌子上，速度飞快地研磨摆毛笔，当华玉龙从地下上来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准备妥当，他拿起一个小木人大笔一挥在它身上写上“胭脂”，黄纸一贴顿时木人变成了穿着女佣服的新佣人。

桑宁张大了嘴巴看着新女佣奔出房间，华玉龙还在飞快地继续写着：朱砂、海棠、石榴、梨花……

没有时间给他细细思考，起名下笔一蹴而就，桑宁一面愕然着这公馆里的女佣竟然是这么来的，一面感慨着华玉龙的喜好还真是有够老人家……

女佣们一个接一个地跑出屋子，桑宁看也看过了，就跟着跑出去

一起找人。

公馆附近都是别墅区，绿化十足地方又很广阔，平时出入都是开车，要两条腿徒步找人也是很费力的一件事。

但桑宁觉得她能找到月见也不是那么意外的一件事情，或许在她往这个方向走来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月见就在这里。这种感觉说不清，就只是一种感应。

她看到月见蹲坐在一个小花园的角落里，面向墙角，墙头上垂下来一丛丛蔷薇藤枝，花都已经落尽了，只剩繁乱的枝条残叶遮挡着月见的身影。

桑宁应该上去喊她一句："月见，该回家了。""月见，华老师喊你回家吃饭。"

可是声音在嗓子眼儿里她就是说不出口，本能地感觉到一股股凉气儿直从脚底往上窜。她不敢喊月见，不敢惊动她，也不敢去看她现在正在做些什么。

她听到细微的咀嚼声，脑海里浮现出早上那只被砸开碎脑袋肚肠满地的猫，只能艰难地一点一点迈动两腿向她身后靠近过去，脚边却突然踢到一只小小的鞋子——只有三寸长的，一只漂亮印着的棕色小熊的鞋子。

桑宁脑袋里轰隆一声，像是一道惊雷滚过，只剩一片空白。

课外时11

桑宁不太记得自己是怎么被女佣们发现然后通知了华玉盏和华玉龙把她和月见带回公馆的，她只记得一只小小的肉嘟嘟的手从月见身侧掉落出来时，却再也没有办法思考任何事情只能在一边干呕。

她从没有觉得月见和她是同一个人过，对于前世今生丝毫没有过真实感，却在这一刻像是自己吃了人一般恶寒和恶心，只想要连内脏都一起吐出来，但胃里却空空的什么都没有。

直到被带回了华公馆，华玉龙急急的打电话叫来私人医生，吃了抑制呕吐反应的药物才终于止住了想吐的冲动，却觉得自己好似从胃里开始全部的内脏都在慢慢的腐烂发酵，几乎想要求医生不要给她止吐，干脆给她点催吐的药物。

——她连早饭都没有吃，给她催吐的药物做什么？最后医生只能无奈地建议华玉龙带她去看心理医生了。

而华玉龙也只能更无奈地看向华玉盏，他坐在桑宁身边轻抚着她的背一言不发，虽然桑宁不记得，他却很清楚她曾经经历过什么，或者说她作为月见时经历过什么。

不管性格怎么变，桑宁内心里始终有些地方从来不曾改变。

华玉龙无语的踢踢他，这儿还有那么多事情等着解决呢，没工夫给你慢慢矫情啊——“这边应该没什么事了，你先去那边看一眼！”

华玉盏显出了一瞬迟疑，对于他或者华玉龙来说不管是妖怪吃人，鬼吃人还是人吃人都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他们更不会像桑宁的反应那么强烈。但只因为吃人者顶着月见的样貌，似乎就变成了一件无法忍受的事。

这是华玉盏不能忍的。

他是为什么失去了月见？他们这些人为什么在千年之后再次聚集而来？

因为月见不愿意变成一个食人鬼，因为她不能看着更多的人被不完整的返魂术复活术变成靠吃人而活的残次品，所以她才决心藏匿起龙珠，这个最廉价的复活术的关键。

龙珠在她死后交给颜青保管，颜青又在死前倾尽财力，加上周煦

天师半生的心血建造了青山古墓，封存了龙珠一千年。

古墓的结界堪堪撑到了一千年后月见转生桑宁成人，所以取走龙珠继续保管的重任也只能由桑宁自己接回去。而一向独来独往不喜欢与人为伍，四处游荡了一千年的自己不也是为了跟月见最后的约定才会找上华玉龙，成为他的弟弟华玉盏，陪桑宁一起进古墓取龙珠——

（见《恋骨记》）

一千年后所有的重逢相遇看似是为了龙珠，实际上却是为了月见的坚持。因为她的决定，华玉盏也好华玉龙也好曲小路也好，甚至还有桑宁自己，这些分别了一千年的人才会再次聚在一起。

可是现在这个月见所做的事这么轻易的将一切都变得没有意义，他心里从来都知道这不是真正的月见，只不过是那个来历不明的“返魂香”用桑宁魂魄里的一部分做出来的一个虚假的生命。

他一面告诉自己即使只是一部分，也不能丢着曾经属于月见的魂魄不管，总要确保她好好的。另一面却隐隐觉得哪怕是虚假的，至少还能够再看到月见——已经一千年了，连他记忆中月见的样貌都已经快要模糊了。他也只是想再看看她而已，哪怕当做缅怀，不想心里那个模糊的影子这么快就完全被桑宁取代。

只是他也有犯错误的时候，让那个影子被桑宁取代，总好过被这个月见毁坏。

他现在哪里还敢再去看她，看她用那张熟悉的脸怯懦而又小心翼翼地看着自己，像做错了事情的孩子害怕他会生气，小心的祈盼着他的原谅。

可是他没有生气，他知道生气的感觉，就像看着桑宁偷偷跟着曲小路去作回一身祸来，那时的感觉才是生气，气得他不光想揍曲小路还想揍桑宁一顿。

但是对于那个月见，他就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见她，怕再多见一眼，会毁掉自己心里的记忆。

可惜华玉龙可没那么体贴，他追问着，“你还管不管她了？你要不管我可就把她扔地下室去了？”

华玉盏瞥了他一眼，显然对于扔牢房还是很有意见的。

华玉龙回他一个“瞪我也没用”的表情，却没想到听到桑宁说：“华先生，我也想见她可以吗？”

——桑宁要见月见？这倒是让他蛮意外的。

桑宁没有问华玉盏而是直接问华玉龙，大约也知道自己这个要求

让人体挺不解的。她没敢抬头看华玉盏怕他会问，但她真的很想见一见月见，想问问她为什么要吃人。在这种好像她自己真的吃了人似的感觉之后她才感觉到她们两个真的曾经是同一个灵魂。

之前月见袭击她的时候完全只是行尸走肉似的状态，袭击也只是本能，所以她连责怪都没有责怪过月见。但现在她已经有了灵识懂得自己的思考，那月见为什么会选择吃人呢？是不是她自己的灵魂里也有着暴虐的部分？

她好像突然钻了牛角尖，好像突然不了解自己。

奇怪归奇怪，华玉龙当然还是同意了。而华玉盏疑惑的目光则被无视了。

桑宁来到月见的房门外，她想见她，华玉盏可不想见她。所以她一个人走进房间，看到月见在椅子上，身上捆缚着像在电视里看过精神病院里使用的束缚衣，被固定在椅子上确保她不会再逃跑。

月见看着她走进来，那双漆黑的眼睛大得竟然有点吓人。

桑宁还没有开口，脑子里就先响起了月见的声音——“他不会再来了吗？”

桑宁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月见就已经继续在说：“他到现在都没有来看我，是不是不会再管我了？”

桑宁觉得有点可怕，因为昨晚月见跟她说话时都还只能费力的用着单句，传进脑海的声音弱小无力。而今天她就像又变了一个人，思维表达都如此清晰。

只是吃了一个人，就有了这么大的变化。

对她的问题，桑宁只能回答：“我不知道。”

“那你来做什么？”

“来问你，为什么吃人？”

“因为我不想当被丢弃的那一个。”

“没有人要丢弃你！”

“——骗人。”月见黑洞洞的眼睛直视着桑宁，缓缓在她脑中说：“你根本什么也不知道，他们一直在找让我回到你魂魄里的方法。就因为你是原来的，而我是多余的，你就可以高振无用，而我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消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失去他。”

“不对！”桑宁一时激动的反驳着，“对于我来说你才是原来的那一个！我在这里只是为了替代你，却永远都要活在你的影子之下！你出

现了，我就变成了多余的——”

她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或许永远都理不清。

月见黑沉沉的眼睛盯了她一会儿，最终只是说：“没有什么不同了，不吃人，我就只能是以前的样子，永远也胜不过你，更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桑宁看着眼前这个人在想，这个人真的是她吗？她从来都是个听天由命的人，这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人怎么会是她呢。

她们是不同的，这只是另外一个人。所以从她这里，桑宁不会得到答案，也不需要她的答案了。

或者可以说她只是那段灵魂里一个意念的化身，她的感情，思维，都是片面的。这倒让桑宁隐隐有些熟悉，好像曾经也有那么一个人，片面而执念的活着。

桑宁已经不想再问再计较了，两个人的不同对她来说已经足够了。

她问她：“即使现在华老师因为你做的事不再来看你了？”

月见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努力过了。”

她不后悔，因为她不想再当那个懵懵懂懂的蠢女孩，所以她做了她能做的，虽然那似乎是错误的方式，反而把那个人给推开了。但她也只懂得这样做，并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的方法。

对于她的不后悔，桑宁又能说什么呢，始终她只是一个片面的魂魄，她的世界是从她醒来之后开始的，前前后后不过只有几天而已。几天里的世界是那么狭小，难道指望她去明白她吃掉的不仅仅是一团血肉吗。

桑宁转身准备离开了，只是脚下又稍稍停了停，回头对月见说：“如果可以，说不定我倒希望能够跟你交换。”

“——说这样的话，你知道有多可恨吗？”

“嗯，知道。”怎么看，都像是在说风凉话一样吧，“但如果是你的话，说不定就能做到很多我做不到的事了。”

有时候她也很想像月见一样，不计后果不择手段，只要是自己想做的事。

华玉盏就在门外听得有些郁闷，他虽然听不到月见在桑宁脑中说的，却听得到桑宁的话。

他皱着眉像是自语又像是在问旁边的华玉龙，“——什么叫如果

是她的话？”显然她最后的一句让他极度的不满，身为桑宁的“监护人”自家的孩子当然哪里都好，怎么能容忍她说些自我贬低的话。

华玉龙耸耸肩，“应该是因为她从小就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吧。”

华玉盏微微愣住，他作为妖怪就算活了这么多年也依然不理解人类一些细腻的心思。

他只知道桑宁很乖，给她一点她就守着一点，从来不会生出多余的奢望，本分得有时候叫人烦躁。可是在华玉龙提醒之前他却并没有想过原因——一个小孩子如果哭也无人理会，那么渐渐的他就不会再哭了。

桑宁从小就是连父母的关爱都没有的孩子，即使有爷爷却也见不到，不是寄养在别人家就是跟着保姆生活。她只能变乖，因为即使哭了，也没有人会哄她。即使想要什么，也没有人会听到她的声音。

她已经习惯了自己乖乖呆在一边，什么都不去要求。

在桑宁失去记忆之后，他本来是听从灵异事件心理咨询专家的建议让她回到父母身边去补足她不完整的人生。这本来是一个机会的，可惜桑小豪的失踪打破了他母亲的心理承受界限，让这个机会失效了。

华玉盏竟然忽略了桑宁几乎是立刻就接受现状并且放弃了挽回，因为机会的失败让她回到了那个习惯不会得到的自己。

机会就只有那一次而已，失败了，就不肯能让桑宁再失去一次记忆重来了。

他在心里忍不住埋怨自己竟然忽视了这么久，看来对于心理方面他的确是很不在行……

“那有什么办法吗？”

“什么？”华玉龙一时没明白他在问什么。

“我是说还有什么办法改变她这种思想吗？”

“哦，那简单啊。”

——简单？

华玉盏一挑眉，怎么看桑宁这都根深蒂固了吧，还简单？

“这不就是个习惯问题吗，只要她想要什么就让她得到什么，那总有一天会习惯的嘛。”

是啊，真是个好办法。可是对方总是什么都不想要那也是个愁！

桑宁刚从房间里出来就发觉华玉盏神情古怪的盯着她，她心里犯了一会儿嘀咕，心想自己没犯什么事儿啊，来跟月见说话也都是经过允许的。

还没等她嘀咕完华玉盏就说：“桑宁，等解决完月见的事，我们就去桑园救桑小豪和牧文心。”

“真的？？”桑宁脸上顿时一亮，连刚刚在屋里带出来的失落也都不见了踪影。

看到桑宁的表情华玉盏心头小口吐血，这真的是一个纠结的选择，一面是她需要被满足的内心，一面是切实要考虑的安危，华玉盏不得不在两者之间吐血取舍，脸上却还要无比气定神闲的一笑，“真的。”

华玉龙在旁边默默感慨，这变脸变得也是真快，不过总算开窍开得还不算太晚，不然再这么背道而驰下去，迟早等着把桑宁拱手让人吧～～

课外时12

等到把桑宁送回房间，华玉龙才又用力踢踢华玉盏，“你倒是去见一面人家姑娘，就算要判死刑也该让人吃个断头饭吧？”

华玉盏眉头皱皱——我是饭吗？

华玉龙还在老人家式的碎碎念，“你也是太性情了一点，想想人家姑娘也是可怜，毕竟什么都不懂，一时被你照顾着一时又被丢在一边，也就桑宁还受得了你这忽冷忽热的劲儿了。我们现在这样拘禁着她，她只怕也没多少日子就要步闻夫人的后尘了，你就去看看她，让她走也走的安心点儿呗。”

华玉盏看一眼他，提醒他：“被吃掉的小孩那边你打算怎么办？”

——要替人擦的屁股都擦干净了？还有心情在这儿帮人说话？

善待小孩子和幼崽是任何一种哺乳动物都有的本能，她却没有袭击成人而是直接袭击没有抵抗能力容易得手的小孩，已经足以见到“她”的本性了。

华玉龙终于被这句话噎住唉声叹气了好久，处理善后的这些事果然是最让人难过的，想想都觉得难以忍受。

可是想起那个有着月见形貌的东西，想想也是不忍。

“好歹也是来了世间一遭，要死也让人死个明白吧。”华玉龙叹口气离开了，华玉盏在走廊上站了一会儿，还是又往“月见”的房间走去。

打开房门的时候，椅子上的“月见”抬起头来，眼中瞬间亮了一亮。但华玉盏脸上没有笑容，他那张妖娆的脸不笑的时候就只是一片清冷，再不见风情。

“月见”脸上的笑容又暗了下去，欲泣的神色在月见的脸上会看得让人心疼。

华玉盏稍稍放软了神色走过去，在她面前蹲下，伸手轻轻拍拍她的脸颊。他的嗓音像是深谷里带着冰棱的溪川，泠泠的，仿佛碎冰互相碰撞，却又在空谷里悠扬。

他温柔起来的时候那声音就流过心间，在胸腔里回荡，听着这样的声音真的可以是一种享受。

可是他用那柔和的声音轻声说："不要用月见的脸，做这样的表情啊。"

"月见"怔了怔，觉得他像是在叫她"不要哭"，可是又觉得哪里不对，他的语气和说法好像他在乎的只是这张脸。

她不懂，明明之前他都会很温柔的对她好，虽然她也知道经常他的目光和心思会放在那个跟她有着奇怪感应的女人身上。她不明白是什么原因让他在这里而没有去那个女人身边，但只要他在这里就好。

她只是做错了一件事惹他不高兴而已，她可以认错，为什么要好像从此拒她千里之外似得呢？

她想要说话，但她的声音并不能像跟月见说话时那样直接传进他心里，试了几次未果之后她只能努力发出干涩断续的声音，"你……不要我了吗？不再，管我了吗？"

只是她不明白为什么，说了这句话之后华玉盏的脸色却又冷上了几分，刚刚浮现的那一点柔和也不见了踪影。

——她都已经会说话了啊，还真快。

妖怪也要妖物也好，会不会说话，就是一个标志性的智慧分界线。

"我……说错什么了吗？"她微微带着惊惶的问着，华玉盏微微勾了一下唇角，只是那个弧度冷冷的没有半点温度，他依然蹲在她面前微微仰着头，姿势没有变，但那种放低下来的亲切却不见了。

"你没有说错什么，但你开口说话这件事就是错的。"他的手轻轻穿过她耳边漆黑的长发，看着那丝丝缕缕从指间流走，"这代表——你再也不是'月见'了。"

她急忙说："我是月见！"

因为他一直是这么叫她的，她也许不太明白这个名字的意义，但这就是从她存在的那一刻起他给她的定位，那是她在这个世上的定位。

华玉盏缓缓站起身，看着月见那张脸的目光虽然永远都不会变得犀利起来，却也不再为这副虚像所沉溺。

"你不是。或许你曾经是返魂香用她的一缕魂魄所化出来的虚像，但从你吸收了人的精气拥有了自己的意志的那一刻起，你就只是返魂香所造出来的另一个妖物。知道证据是什么吗？"

他看着眼前这个"月见"脸上的疑惑不解和拒绝相信拒绝承认，像是决心要让她认清自己，对她说明着——"人有三魂七魄，即使只有

一魂一魄也可以气游不绝留一条命在，但世人常说‘吓掉半条魂儿’，指的就是魂魄只要少了一半人就会变得痴呆傻。你有看到被你吸走了灵识之后的桑宁出现什么异状吗？你吸走的那些灵识甚至不足以影响她的精神，属于她的那部分魂魄还好好的在她身上。一个魂魄当然只能支撑一个有智慧和灵识的意识，那么出现在这里的‘你’，是什么？”

“月见”的脸色变了变，像是在顺着他的话思考自己究竟是个什么，华玉盏给了她这个答案——“你是返魂香借用月见的魂魄吸食人类血肉精气而造出来的另一个妖物，已经不再是月见了。不过我依然很高兴你能够出现，能让我再看一看月见，至于你的问题——我不会丢下你不管，你体内还有月见的魂魄，我会好好的看着你，以免再做更多错事。那会让月见死不瞑目的。”

华玉龙唉声叹气地回到书房不久，桑宁就轻轻敲了敲他的门，他抬头微笑，“小桑宁，你不是休息了吗，怎么又下来了？”

“华先生……”桑宁走进书房，“刚刚月见跟我说，你们在找让我收回她的魂魄的方法……”

华玉龙点点头，“没错，的确是有在想办法，不过这方面还是曲小路比较擅长，等他回来我们再商量一下……”

“不，我不想要她！可以吗？”

“诶？”华玉龙意外了一下，不过又好像不是那么意外，“真的不想要了？可是那到底是你魂魄里的一部分，虽然日常上没有影响，可是万一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迟早会有弊端……再说进食是身体上的行为，也没有吃在魂魄里……”

哪怕他说的是比较含蓄的“进食”，桑宁也还是没忍住打了个寒颤，仿佛竖起一身鸡皮疙瘩，脑子里全是早上看到的那只小鞋和垂落的白白的小手。

胃里那种腐烂的感觉又一次浮起来，虽然之前也不是没有使用灵异洋娃娃的躯壳这种事，那时有那么多人死在幽灵制造在洋娃娃体内的空间里，她虽然心理上有些排斥但也忍了。

可是就只有吃人这种事，只要一想到要把那个魂魄收回来跟她再次成为同一个人，就全身像长了虫子不停蠕动一样不能忍受。

华玉龙看看她叹了口气，“这件事等先跟玉盏商量看看吧。”

桑宁这才突然惊觉似的，“呃，是……对不起，我一时没考虑太对……”

她一门心思只是排斥，差点忘记了对于月见的事她不该是她说了

算，华老师才是有决定权的人。

华玉龙眼珠子一转，娃娃脸上又挂上微笑，“如果你真的那么不想要那部分魂魄的话，不如自己跟小玉盏说说看？”

“诶？我去说吗？”——跟华老师说她要抛弃月见的魂魄不会被杀掉吧？

华玉龙笑眯眯的鼓励她：“试试看。”

桑宁在面对华老师和收回吃过人的魂魄之间纠结了一下，狠狠一咬牙，要么被杀要么自杀！

华玉龙瞧着她那副做好了准备壮士断腕的样子就笑，“没关系，又不急在这一时，等有合适的机会再跟他说就好了。我们也折腾了一上午，你早饭都没吃吧？我让管家现在准备午饭。”

桑宁点着头，但心里决定这件事只能一鼓作气，只要耽搁下来，找到了让魂魄融合的方法她就不会再有勇气说了。

公馆里现在人手充足得过分，被临时放出来的女佣们还没有到消失的时间，一时间是人来人往把公馆内外上上下下打扫了个遍，连花园都修整了一遍。

厨房里更是切菜的切菜熬汤的熬汤摆盘的摆盘，配合得天衣无缝井井有条迅速摆满了一桌子的菜。甚至华玉龙上桌时只能汗颜，对管家说：“这么多？这两个人哪里吃得完？”

两个人指的华玉盏和桑宁，他本人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他并不太吃普通的食物，即使在别人大快朵颐的时候他通常也只是守着个盛着不明物体的杯子。不过他还是会坚持上桌来感受一下家庭的氛围。

管家一边替他拉开椅子一边恭敬的回答，“人手实在太足了，只是想物尽其用一下。”

物尽其用也不要浪费粮食嘛，“小桑宁你一定要多吃一点啊～～”

桑宁默，这足有五米长的长餐桌从头到尾摆的满满的，她就是吃再多能吃多少啊？想不到曾为吃货，竟然也有一天难在了吃上。

华玉盏也从楼上下来落座，跟桑宁坐了对面。

在华公馆里都是自家人本来是不讲究什么餐桌礼仪的，但今天这五米长桌已经没办法像家常饭一样，桑宁和华玉盏身后各自站了四个女佣夹菜，饭刚吃了一会儿夹着夹着八个人的身影蓦然消失不见，八双筷子八个小木人就掉落到地上。

鸳鸯蝴蝶立刻来收拾好地上的东西，接替八个人继续夹菜。

桑宁边吃边悄悄抬眼看华玉盏，看一眼再看一眼，看得华玉盏满脑子都是十几年前无意间在电视上看到的一句经典的广告词：看什么看，再看把你吃掉！啊不，喝掉！

十几年前的广告了这时候怎么就记那么清楚呢？

华玉龙在旁边直打眼色，他扫了一眼桌上的菜，虽然没有酱鸭脖，就夹了块鹅肝放在她碗里，微微弯起双眼问，“有事？”

桑宁那鼓了又鼓的勇气一看见他那双勾魂眼就又蔫了下去，反射性地摇了摇头，低下头去扒饭。

华玉盏见她没有话要说，正伸了筷子去夹菜，桑宁忽然深呼吸又抬起头说：“华老师，我可以不要收回月见的那部分魂魄吗？”

华玉盏手上的筷子一下子戳进前方的盘子里，戳穿了一块东坡肉。

他静默三秒，桑宁顿时大气不敢出。

华玉龙在桌子底下悄悄踹了他一脚，华玉盏这才缓缓把筷子和戳在上面的东坡肉拿进自己的盘子里，用力戳着筷子继续沉默——

她想要什么就给她什么她想要什么就给她什么她——她不想要的，当然就可以不要。

——但是缺魂少魄的将来迟早会容易出问题啊她要面对的事情又那么多出了问题更不好解决啊他有一大堆的问题可以列举给她，要说的话绕行奇经八脉循环二十四个小周天，最后冲向喉咙又咽回肚里销声匿迹。

他抬起头，在华玉龙期待和鼓励的目光中半堆了个笑容，“好。”

桑宁张大嘴巴愕然地瞪着他——就这样？就没了？？沉默的那段时间是不是有什么戏给空过去了？华老师是卡带了吧？？

桑宁有点懵，也只能道了声谢，满心嘀咕的继续吃饭，都不知道自己往嘴里塞了些什么是什么味道。

华玉龙顿觉心情大好乐呵的招呼他们两个：“多吃点多吃点～～鸳鸯蝴蝶夹菜！”一家人就要这么和和乐乐才好～～

鸳鸯蝴蝶一刻不停的给两人夹菜，之前还看着两人的眼色往哪边瞧就夹哪边的菜，这回两人都低头扒饭她们就干脆一股脑地什么都夹到两人眼前。

桑宁心里犯嘀咕不敢抬头，华玉盏则是就着饭把一次又一次想要冒上来的话都吞回去，他觉得他一定会消化不良！

而面前的桑宁又像某种洞居小动物似的一次又一次开始悄悄抬头看他，华玉盏的胃都隐隐的开始疼了，却也还是面带春风的妩媚一笑，“还有什么事？”

“华老师你们说过，我的失掉的那些记忆是不会再恢复了……可是我应该能够从记得的人那里看到的吧？”

她越说越小声，其实这个问题她早就有想过，虽然她不记得，但是有人记得。她忘记的那些事如果能够看到记得的人的记忆就可以全部知道了。这是在她不小心看到牧文心的记忆时就在考虑的。

她也曾经想先从牧文心那里看到她所知道的自己的过去，但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总是不顺利的样子，有时候进入了她的内心却不记得自己看到些什么，有时候想要进入过后却根本不记得自己到底进去了没有。后来不知不觉她也就不再动牧文心的念头。

可是说到底牧文心知道的也仅仅是关于她在学校里的那一点事，要说知道的更多，尤其是很久很久之前的那些事的……当然没有人比得上华玉盏吧。

她这句话即是在说：请让我看看你的内心吧。

可是就算华玉盏有再大的觉悟，面对这个请求也只能说：“这个恐怕是办不到。”

桑宁还没来得及失望华玉龙就赶忙在旁边附和，“这个是真的，可不是他小气～～你失去记忆以来应该还没有看过妖怪的内心吧？妖怪的内心和人类是完全不同的，你所探入的人类内心是由记忆和潜意识组成的，无论对方愿不愿意都会无意识的暴露出真实的一面，但是妖怪的内心远比人类要强大，即使探入了内心看到的也还是表层意识，你能看到的只是他展现出来的东西——以小玉盏现在这又别扭又害羞的性子要让他像播人偶剧似的重现当年的往事还是很有难度的吧～～”

华玉盏顿时冷眼瞪过去——谁又别扭又害羞？谁又别扭又害羞？！

桑宁一想那情景果断也只能放弃，这些事她自己看到是一回事，但要让华老师一幕一幕的向她展现他和月见相处过的情景，那感觉是不是就像跟父母一起看电视剧的时候电视里却播出了接吻和船戏时的尴尬？？

“不过可能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吧……”华玉龙边说边思索着，提出一个设想，“如果是在玉盏本身失去意识的时候呢……？”

这个提议却招来华玉盏的白眼，“这么危险的事换你你敢去吗？”

“诶……也是啦……”

桑宁不解的问：“很危险吗？”

华玉龙为自己那不周到的构想叹口气，“嗯，很危险啦。以人类那区区几十年的阅历内心里都会充斥着各种可怕的幻象，何况妖怪可是什么群魔乱舞人间地狱的都见过，搞不好真的进入了潜意识之后完全就是一个修罗炼狱有进无出。退一步讲就算是一个内心没有阴暗的妖怪，上千年的记忆洪流也足够你淹没其中连出路都找不到了。”

——他竟然出了这么个叫人无语的点子。

桑宁听到这里也只能放弃，只是偶然想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探入人内心的能力呢？这也是从小路那里得来的吗？那小路也能做到吗？”她觉得好像从来没有见到小路做同样的事情啊。

“不，那跟曲小路无关。你不是已经进入过他本体的空间里见到了你的身体吗。”华玉盏看着她说，“你身上戴着一套首饰，那是一些妖道用大量精魅元神炼成的魅灵石，因为戴着它你才有进入人心的能力。如果有一天这种能力不再需要了，只要摘掉它就好了。”

华玉盏微微笑着说出最后一句，他也希望能够有那一天的到来，如果那一天真的到了，那说不定也就是一切都结束，桑宁终于可以过上安稳生活的时候。虽然，是那么渺茫。

这一刻桑宁也仿佛也在他微微的微笑里感觉到了那渺茫的希望和温度，而华玉龙却在旁边破坏气氛的说：“这种能力在面对妖怪的时候也有反过来当做武器来使用的可能哦，正因为妖怪的内心是清醒的表层意识，所以如果你能够击垮他的话，对精神绝对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反而人类的内心倒是很有韧性，无论怎么摧毁都会再次重建，想要真的对精神产生影响的话恐怕不摧毁个百八十遍是没有明显效果的呢。”——所以到底是哪一边更强大呢？

课外时13

月见，或者说那个借着月见的样貌刚刚来到这个世上的食人妖鬼带来的那一点微弱却悲哀的风波甚至没有来得及引起更多一点骚乱就随着她的关禁而销声匿迹。

在华玉龙看来，一次返魂香的出现，两个食人鬼两条人命，在史上可能都是范围最小的一次悲剧。虽然对于桑宁来说悲剧就是悲剧，哪怕一个人的死也是悲剧，也会有人痛苦和难过。

现在闻夫人已经重归尘土了，桑宁除了第一眼见到她崩溃时的样子再没有敢去看过一眼，只是从管家那里听说她后来全身的皮肉干枯一块块剥落碎成渣滓，只剩下一堆白骨。

她见到了鸳鸯蝴蝶从地牢捧出来的一个方方的盒子，敛着闻夫人剩下的东西，就那么四四方方一盒。

桑宁不敢想那就是“月见”不久之后的结果，更不敢想华玉盏要怎么眼看着这个过程的发生。就算他之后一直没有再去过“月见”的房间不再看她，心里只怕也是清清楚楚的知道她身上那一点点发生的改变，就在隔着他几道墙的地方。

华玉龙在她某天上楼时悄悄叫住她，“小桑宁，来来～～”

桑宁看着他那张娃娃脸，穿一身一本正经的西装马甲，却又做贼似的在自己家偷偷摸摸，哪儿有点大企业大老板的样子。

她也偷偷摸摸的凑过去压低声音问：“华先生什么事啊？”

“你来～”

桑宁没想到他偷偷摸摸带着她竟然来到“月见”门前，忍不住就停下步子。这两天她也是绕着这间屋子走的，连靠近都不敢。

华玉龙看见她停住脚就往前拉了拉，“知道你不想看，不过这个事情只能你来做，就当帮玉盏的忙了。”

听到这句桑宁不再抵抗，乖乖站到门前，看着华玉龙打开房门。

屋里的“月见”依然穿着那身束缚衣被捆在椅子上，全身都被包裹住，只是这回眼睛也戴上了眼罩耳朵戴了耳塞，全身上下只露出脸上和脖子上的皮肤，能看见的只有从脖子向上蔓延着一块斑驳青紫的颜色，衣服底下已经不知道变成了什么样子。

华玉龙有点无奈的说："食人鬼的潜力是很大的，不多防备一点不行。"

"那她……还有多久啊？"

"还有几天吧，不过她虽然比闻夫人多吃了一个人，但不像闻夫人是刚死不久的，毕竟本来就只有一副枯骨，崩坏的反而比闻夫人快得多。所以也才不得不找你来，我也不想看着她在小玉盏眼皮子底下灰飞烟灭，始终是叫人心里不好受的。"

桑宁跟着点头，不知怎么的就想到华老师是眼看着月见死过一次的，即使是她自己也不想看着"月见"死在这里。

"那要怎么办？"——放了这个食人鬼是不可能的，要喂她吃人让她活下去更不可能。

反正他们两个说话"月见"也听不见，华玉龙就跟她直说："本来呢，如果她的身体完全崩坏恢复成枯骨的样子，魂魄自然就留不住会分离出来了。但是你也不想收回那些魂魄，玉盏也不可能就把这些魂魄扔掉不要或者放着乱飘不管，我们还得找个方法把魂魄好好的保存妥当。但是这么弱的一点游离魂魄最难保存了，一个不小心就散了，所以我想反正魂魄也暂时在她体内保持稳定了，干脆就当个保存魂魄的容器把她保住。"

"怎么保啊？这已经都……"

桑宁看着她脖子上蔓延上来的那块青紫，与其说是青紫倒不如说有点发褐的颜色，像极了闻夫人身上皮肉开始剥落时的样子。

"所以才要尽早了，再迟保也保不住。本来这件事也可以叫小路来做，不过我想你也能做的，是吧？你有空间的能力，反正本来也是要用来对付桑园逃出来的鬼怪的，多她一个不多。"

空间可以依照创造者的意念，里面的时间减缓甚至停止。只要静止了时间这副躯壳自然就能够保住了。

这算是锻炼还是考验？不过华玉龙先生说的也对，她迟早要面对更多的事情，不能因为心里不好受就连这一点事情都让小路代劳。

桑宁点点头，"我可以做的……"

她正要从口袋里拿出随身带着的玻璃弹珠，华玉龙却递过来一颗珍珠，"用这个，记得我跟你讲过空间的稳定性跟材质有关系的吧，玻璃弹珠是给你初学练习用的，不妥善保管会碎不够安全。珍珠你现在可以试试了。"

桑宁记得曲小路说过的，取出珍珠的芯就可以变成空心，就可以用来制作空间了。

她边接过珍珠边问："那华老师知道吗？"

"这是我拿的主意，不过他不会有意见。"

这件事上大概怎么处理华玉盏都不会提意见，对他来说怎么处理心里都不会舒服，索性眼不见为净才是正途。

"那我试试看，如果做不到再请小路连夜赶回来吧……"

对着那颗珍珠桑宁开始烦恼要怎么把中心的砂子取出来，即使取出来了，那么小的空间大概也只刚刚够建出一个单人牢房。

给正在人形会馆装义手的曲小路打了几个电话之后她也终于试做成功，小小的一颗珍珠里在华玉龙的一再叮嘱下做成了铜墙铁壁似的牢房。

另一边鸳鸯和蝴蝶也已经将"她"挪到一座石椅上，沉实的底座厚重高大的椅背，用层层枷锁将她捆在上面。

那小巧羸弱的身影让这一幕显得残酷，桑宁迟疑了一会儿问："华先生，我能不能摘了她的眼罩和耳塞跟她说几句话？"

"跟她还有什么非说不可的？"

"就是觉得她马上就要被关起来了，她自己却什么都不知道……也许她还在等华老师……"

桑宁有时候会这么觉得，没有什么原因，好像就是知道。如果什么都不告诉她，就这样被永远的封禁在珍珠里小小的一方空间内，感觉好像她会一直一直等下去。

华玉龙歪头看着她问："等下去不好吗？在静止的空间里也很容易就会失去时间感，是彻底的死了心再也没有希望比较好，还是留个盼头好歹有个人可以等比较好呢？"

这个问题桑宁回答不上来，华玉龙就笑笑继续说："这事儿反正也说不清，就还是别管了，时间久了她总会明白。"

那大概是要用很久很久才会明白吧。

桑宁在她面前站了一会儿，她看不见听不到，但总还是能感觉得到有人靠近，感觉得到气流的变化，有风，有温度，有阳光——但是很快，就什么都没有了。

桑宁轻声说："对不起啊，不能留你。"

在属于人类的世界，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留一个食人鬼的。

她也可以不碰触就直接将她收入空间，但桑宁还是像是想要最后让她感受到一点别人的碰触，尽管她都不会知道这个人是谁。不过也

只是这样就好了。

桑宁把手放到她肩上，在把她关进空间的一瞬间仿佛有什么灼热的东西从掌心沿着手臂逆流而上猛地冲击进胸口，桑宁只觉得两眼一黑狠狠一阵天旋地转意识似乎就断了片儿。

等下一刻感知恢复时听到华玉龙担忧地喊着她的名字，恍惚的视线里看到华玉龙和鸳鸯蝴蝶都围在自己上方——为什么是上方？

后背上冰凉坚硬，后脑勺还隐隐作痛，桑宁这才意识到自己竟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躺在了地上。

华玉龙和鸳鸯蝴蝶正在慢慢试着扶她起来，只是不敢动作太大，桑宁也懵懵地问着："我怎么躺地上了......？"

"你刚刚突然就倒下去了，可吓了我一跳——你身体有哪里不舒服吗？如果不舒服可要早点说别自己闷着啊！"

华玉龙一脸关切的问着，桑宁还真好好的感觉了一下才说："我没事，没有哪儿不舒服......医生不是才来给我看过的吗，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那'她'已经关进空间里了？没什么问题吧？"

华玉龙也是不想这边出什么岔子，桑宁晕倒的时机还真是让人挺担忧的。

桑宁的精神力探入珍珠里，感觉到她好好的关在里面也感到放松了些，"她在呢，已经关好了。"

华玉龙这才完全放下心来，拍拍站稳的桑宁，"也是我太心急了，你身体才刚好一点呢，就让你做这么费心神的事。"

毕竟桑宁前两天才差点连五脏六腑都给自己吐出来，东西也吃不下闹到不得不看医生，又是第一次使用珍珠这种比较难的材料制造空间，确认过人已经在空间里关禁好华玉龙也就没有多想，不知打哪儿拿出一条带着镂空铂金笼子吊坠的项链，打开笼子把珍珠放进去，"来，做个纪念～"

桑宁愕然地接过那条项链，这种东西交给她保管好吗？以前收过鬼怪的玻璃珠都是交给华先生处理的啊！有人会拿一条关着食人鬼的项链去戴吗？

华玉龙丝毫没觉得哪里不对似的又拍拍她，"去好好休息一会儿吧。"

桑宁点头准备回房间，路过华玉盏的房间时停了停——华玉龙做的这件事，既没通知华玉盏也没瞒着他，就在同一个屋檐下华玉盏不

会不知道，这大概也是从一大早他就没有出过房间的原因。

虽然对于这一点华玉龙的观点是他近期荷尔蒙紊乱需要一个人待着静静心。

——他就这么想要视而不见吗？

桑宁心里突然一阵莫名的悲哀，莫名得让人都不知道这份悲哀是为了谁，她只想见到华老师，好像见到了才能平复心里的难过。

伸出去想要敲门的手不知什么时候却放到了把手上，轻轻打开房门——

华玉盏闭目躺在懒人椅上，即使在乍寒的初冬他身上也只穿着一件丝绒衬衣，优美的线条勾勒着他修长柔韧的身姿，阳光透过窗户暖暖的照在他身上，让他的置身之地看起来格外的温暖，令人向往。

桑宁悄悄走过去，脚步放得极轻，生怕吵醒了他。

但华玉盏怎么可能有人靠近也一无所觉呢，从有人不请自来悄悄开门时他就已经觉察到了，不过在华公馆里又有谁能悄悄进他的房间呢？他压根没打算防备，只在人进屋之后才稍稍感到意外竟然不是预料中的华玉龙而是桑宁。

瞧她做贼似的放轻了脚步一点点靠近，他也就干脆闭着眼睛没有睁开。毕竟桑宁会主动溜进他的房间这种事还挺难得的。

感觉着她一点点靠近，就像在黑夜里用红外线看着一个小小的热源，即使知道这个这个热度并不是真的也让人内心小小的悸动。

他天生就是像蛇一样的低温动物，虽然不比蛇那么冷血，但对活物的体温还是很敏感的，这让他不由得怀念起桑宁真正身体的温度，怀念那种小小却暖暖的触感，不像现在这让人兴趣缺缺的木壳子，然而他还偏偏对着这木壳子也可耻的发情了。

这一点对于华玉盏来说大概足够每一次想起来都恼羞成怒地闹一阵子别扭了。

才只一晃神的功夫桑宁已经来到身边，他压下嘴角想要勾起的笑意等着看桑宁是想要恶作剧吓他一跳把他喊起来还是就只是偷窥，他想应该是后者吧，这丫头应该还没有前者的胆子，不过能踏进他的房间已经算是个不错的进步，看来华玉龙建议还是有那么点作用的……

感觉到桑宁的脸就在上方，他也不指望桑宁真有胆子做什么，正打算突然睁开眼把她拉向自己，桑宁却突然低下头来，热热软软的感觉落在唇上，华玉盏蓦地睁开眼——

给他十个脑容量的想象力他也不会相信桑宁会做什么，可是近在

眼前的桑宁的脸摆在那里，他在一瞬间的惊愕之后忍住了没有动。是该闭上眼继续装睡还是就这样逮住她？

桑宁的唇那么软，他甚至不愿意浪费此刻的时间去多想其他的事，就只是由着她浅浅流连了片刻就离开——

他没有闭上眼，等着看桑宁被发现之后惊慌失措的样子，然而却只看到她黑漆漆的眼中满眼欲泣却又没有哭，一时间反而是他愣住了。

“桑宁？出什么事了？”

他拉着桑宁以防她随时跑开，但她似乎完全没有逃跑的意思，只是问他：“华老师，你不会有一天丢下我吧？”

桑宁的反常让他的心微微悬起来，立刻就回应她：“不会，我答应过你这一次绝对不会丢下你。”

“你答应过？”

“我答应过。”

“可是我不记得。”

华玉盏把她拉得更近一些，“那我就再答应你一次，我会照顾你一辈子，直到你不再需要我。”

他几乎把桑宁圈在怀里仰头看着她，细长的瞳孔里浮着一层淡而温柔的银色，“现在可以告诉我发生什么了吗？”

“没有什么，”桑宁想要笑一笑，只是掩不住脸上的难过，她拉过华玉盏的手把那条项链放在他手心里，“她在这里，我想交给华老师比较好。”

华玉盏看着铂金镂空雕花小笼子里的珍珠就隐约明白这是什么，他知道华玉龙有这个打算，只是不想过问。

此刻他的眉头皱了皱，身为监护人的过度保护欲又发作起来，“他让你去动手？”

他那副口气，大概下一刻就要去找华玉龙算账了——

桑宁似乎察觉到他的意图急忙说：“也该我来做的，这里只有我能使用空间了，不能什么都等别人做好……”

但是桑宁的反常显然跟这件事有关吧，让她去收服那些从桑园里逃出来的鬼怪是一回事，但收服在一个屋檐下住了几天，还是曾经跟她属于同一个灵魂的……他知道桑宁心软，他怕她虽然下得去手，心里却过不去。

桑宁微微垂着眼不去直视他的目光，“华老师，我只是想问……就这样把她永远的关禁起来，你不会难过吗？”

华玉盏对这个问题只是目光平静的回答：“她不是你，也不是月见，为什么难过？”

——她的心里为什么隐隐的在痛呢？华老师说的没错，她不是她，也不是月见，那只是别人的事，一个不得不处理的食人鬼，可是为什么，会感同身受似的难过呢？就好像，那个被抛弃了的人是她。

课外时14

人形会馆里调集了目前所有的大师级能工巧匠，终于在又两天后给曲小路制作好了一只假手。有可以球形关节外面套着一层塑脂，看起来竟然跟他的另一只手几乎一模一样，虽然活动上还是只能靠人为掰动，但这对曲小路来说用来掩饰断手已经完全不成问题。

所以他当天就回到华公馆，还带着景晨——现在的景偃一起。

这两个人都是华玉盏不怎么待见的，在管家开门迎人时他就干脆眼不见为净的闪人了。

桑宁在看见“景偃”时虽然自己明明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但还是一时反应不过来呆了一下，随即才迎上去，“小路！景晨！”

来到跟前虽然很想先关心一下小路的手，但是到底景晨才是远道而来的客人，她于是招呼着景晨去沙发上坐，“景晨你怎么来了？”

看着桑宁每一次想要靠近自己却又无意识的因为自己这副外貌而止住，景晨只是若无其事的保持着脸上的微笑。也只有这个温柔的笑容是桑宁熟悉的了，曾经柔柔弱弱白白净净的景晨现在变成了景偃大师，不但变得体魄强健，曾经固属于景偃大师的威严也还是多多少少残留下一些。

而且他现在对外毕竟是以景偃大师的身份生活，举手投足间的模仿倒也入戏三分。

“我听曲先生说你前几天遇到了危险，忍不住就跟过来看看。”

“我没事的，我又没遇到什么危险，倒是小路比较危险，还丢了一只手……”

桑宁往曲小路那里看过去，之前打电话时已经跟他念叨了很多回，现在亲眼见到，还是忍不住投过去半是不忍半是抱怨的目光——没有把握的事情就别逞强啊，弄得现在手都没了一只！

曲小路接收到她的目光不在意地摆摆手，“没事没事，过个几年就长上来了！”

如果能搞点有灵气的东西来补补，分分钟长上来也没有问题~

“景晨，你要在这里住两天再走吗？我们也好久没有见面了……”

“不了，”景晨只是微微笑着说，“我也只是s省参加个活动顺路跟曲先生一起过来，多留也怕耽误了行程。只要见到你没事就好了。”

s省那叫顺路吗……从人形会馆分别以来桑宁跟景晨联系的不多，但也从华先生那里听说自从景晨替代了景偃大师之后，虽然在技艺上完全不及景偃，但他召回了会馆以前的学徒和外祖父的弟子，会馆里也算聚集了不少能人巧匠，而他自己则改变了景偃大师深居简出的作风，既然在技艺上自己没有什么大作为，至少可以多露露面参加些活动大会搞好交际，把自己这个活招牌推广出去也算对会馆起到些作用。

他真的就只是想来看看桑宁，亲眼看到了也就放心了。

他知道虽然在会馆时两个人一度很亲近，但自己现在的这副外貌是桑宁所不能接受的。

所以他也没有久留的打算，或许他也比较希望两个人尽量不要再见面，至少留在桑宁印象里的还是过去的自己。

送走了景晨之后曲小路才开始发觉桑宁有那么点儿不对劲来，她先是跟屁股上长了鸡眼似的坐立不安，然后眼睛到处乱瞄跟丢了什么东西似的，曲小路刚问了一句：“在找什么？”

正巧华玉盏也从楼上下来，桑宁腾地站起来就走过去，跟只小狗似的亦步亦趋围围转转。

曲小路愕然地看着这个画面，投向华玉盏的目光活生生在问：你对桑小宁做了神马！！？

华玉盏并不讨厌两天以来桑宁总是跟在自己屁股后面，这种一转头就能看见他的感觉还挺好的，体内的荷尔蒙分泌也在前些天“月见”出现和消失的心理变动之下平淡了不少，现在不必经历发情期的欲|求|不|满，身边还有桑宁围围绕绕好像一刻看不见他都很不安，华玉盏这小日子着实过得挺不错的。

不过滋润归滋润，却还是不能够安于现状的，毕竟这表面上的舒心本身就是一种异常。

所以他只扔给曲小路一句：“吃完饭有话跟你说。”让曲小路多看了一顿饭功夫的甜傻恩爱秀。

你给我夹夹菜，我看着你偷偷笑一笑，真不知道到底是甜到冒泡还是傻到冒泡。

曲小路这顿饭愣是没吃得下去，就想不明白他前前后后也不过离开了四五天，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怎么就跟来到了平行世界似的。

一看桑宁吃饱放下碗筷他也不管华玉盏吃没吃完，直接嚷着："喂喂！现在该告诉我是怎么回事了吧！"

华玉盏只不紧不慢地瞄他一眼，瞧瞧这急的，伪装出来的斯文形象呢？不要了？

桑宁根本就没搞懂，"什么怎么回事啊？"

见没有人打算继续动筷子，鸳鸯蝴蝶开始收拾餐桌，华玉盏闲闲地抓过桑宁的手放在手里摩挲着也没打算回答她，华玉龙则直接对曲小路说："我们一直等着你回来查看点东西呢。"

"看什么？"

曲小路一边问一边就觉得桑宁这状态看着好像有点眼熟，眼熟得简直毫无违和感，只要把桑宁的脸替换成月见……

——卧槽？

曲小路好像终于发现了点什么，他立刻问："那个月见呢？"

"我们就是要你去看看她。"

"她在哪儿？"

华玉龙于是看向桑宁，曲小路也就跟着看向桑宁，看得桑宁一头雾水，被华玉盏提点："把他们两个拉进空间里去。"

"嗄？哦——"桑宁恍然，原来是要进空间里去看"她"。

空间是桑宁造的，自然只有桑宁能把他们拉进去。华玉盏拿出那条坠子给她，再次看到这条坠子桑宁的心情挺复杂的，本以为那时做完了一切就都结束了，再不用碰触这个空间想起这个人，就这样永远被尘封就好了。

不过现在既然是华玉龙和曲小路要进，她当然照办，看着两人隔着桌子伸出手，自己也伸出两只手去握住他们的手。

一瞬间华玉龙和曲小路就被移到空间里，曲小路啧啧地看着这个小小的牢房，难怪桑宁要打电话问他怎么用珍珠制造空间的事，这丫头也是进步神速啊~~

他的目光落向小屋子正中唯一的一座沉重的石座和锁在上面的人，绕着她走了两圈，然后在前方站定，将手放在了她的头顶。他的精神力一瞬间渗透进去，只消片刻就收回了手。

"怎么样？"华玉龙倒没有显得多着紧，不过还是第一时间问了一句。

曲小路稍稍撇撇嘴，"只是个空壳子。"

“空壳子？”这回华玉龙还真挺意外的，让曲小路来查看只是以防万一，但这个结果怎么都不是首先能考虑到的情况——“她跑了？没这道理吧，她只是个食人鬼，又不是精神系的……”

鬼怪再怎么强大始终摆脱不掉本质的束缚，这也是华玉龙敢让桑宁放心接近她从来没有防备过她会舍弃躯壳逃离的原因。

“也未必吧，她是返魂香催生出来的，又是从桑宁灵魂里抽取的魂魄，身体也还没有完全稳定成型，这个阶段很难说她到底是个什么种类的妖怪吧。”

——就是要变成完全的食人鬼，也得等吃了足够的人身体完全成型之后。

华玉龙顿时泄了气一般，“完了，这样一说不都是我的失误……那她果然跑到桑宁那里去了？”

曲小路依然不紧不慢，“哦，也未必。”

——可以卧槽吗？你丫怎么什么都未必啊？到底怎么个情况一口气说明白啊！

曲小路被华玉龙瞪得不好意思，又把他的话还给他，“你不也说了她又不是精神系的，身体还没崩溃魂魄就想离开哪儿有那么容易，她食人鬼的那部分意识可是在这具躯壳里凝生的，生来就跟这具躯壳联系在一起的……”

华玉龙灰常严肃正经的打断他，“能总结一下吗？”

“哦，她应该是散掉了自己的魂魄，残余的那一点渣滓跟随着最初从桑宁灵魂里抽取的那点魂魄一起回归到桑宁体内了。”

“散掉了？”

曲小路肯定的点头，“散掉了。”——不散掉不可能离得开。

华玉龙叹口气，“也就是说月见的那部分魂魄终究还是回到小桑宁体内了。”

他觉得这件事就还是不要告诉桑宁了，不然他又得帮桑宁找灵异心理咨询师了。

“那食人鬼的部分对小桑宁不会有什么影响吗？”

“散都散了，不成形的东西能有什么影响。最多不过是受到点残余情绪的波动，过几天也就吸收同化了。”

散掉魂魄跟自杀也没有什么区别了，华玉龙看了石座上被留下的躯壳一眼，“她这又是为的什么呢……”

“她大概也感应到了自己的下场吧，与其被处理掉或者永远囚禁，还不如以这种方式留在玉盏身边，哪怕只是一个灵魂的残片呢。”

两个人一起站在那里感慨了一下这些红尘中为情所困的年轻人啊……感慨中真是充满了老年人的沧桑。

曲小路觉得自己果然是没办法理解这些，他虽然看人心看得比较透，但也就只是看透而已，根本没有感同身受的感觉。

难道自己果然是与情无缘的吗？他到底还要不要挖墙角抢桑宁了？

这两个人一致决定什么也不对桑宁说，出来之后只说一切正常，把已经无用的吊坠装模作样的又交给了华玉盏。

所以就让桑宁再不正常几天又怎么样呢，反正又没有什么大影响，华玉盏也挺开心的。就这么着吧。

桑宁于是又在华玉盏身边围围转转了几天，守着他也没有去学校上课。

这个冬天雪下得很早，一入冬就飘起了轻轻白白的雪花，华玉龙睡起午觉从房间里出来的时候就看到华玉盏坐在大落地窗旁宽大舒适的躺椅上，桑宁趴在旁边晒着太阳烤着暖气睡得正香。一条柔软的大羊毛毯子将两个人围起来，华玉盏闲闲地看着书，不时伸手摸一下桑宁的头，虽然看起来有那么一点摸着一条大狗狗的即视感，但画面总还是温馨的。

多好啊～～华玉龙穿着厚厚的棉衣欣慰地看着他们两个，期望着这样的日子如果能够一直持续下去那是多美好啊～～

只是还没有感慨完他就收到华玉盏投过来的白眼——千年老光棍不要像个痴汉一样在这里偷窥好吗？

华玉龙顿时觉得自己一颗慈祥的心都受到了伤害。

在这个暖暖的冬日午后，桑宁睡了长长而满足的一觉醒来，睁开眼时发觉自己枕在了华玉盏的大腿上——其实几天以来她都是这么睡午觉的，而且完全不觉得自己这样睡午觉有什么问题。

可是这一刻几天以来自己像只粘人的小狗一样围围绕绕不离片刻，连华老师上厕所都要等在门外，去睡觉也要他哄好几遍的行为一下子变得清晰起来——

桑宁的脑袋有点当机——矜持呢？廉耻呢？？她脑袋叫门挤了守在厕所门口等男人还枕着人家大腿睡觉在上面留下那么一大滩口水印渍？？

华玉盏没觉得她发愣的反应有什么不对，也似乎对于裤子上湿湿凉凉的一滩习以为常，只伸手摸了摸桑宁的头，妩媚一笑，“醒了？”

桑宁看着这比冬日午后的阳光还慵懒妩媚的笑容继续愣，忍住了想要找回矜持和廉耻嗷一声跳开的冲动，只觉得眼前的光景太美好了，美好得让她一点也不想清醒过来。

华玉盏笑笑地揽着她的肩膀向自己靠了靠，“睡迷糊了？要不要再靠会儿？”

——靠，靠哪儿？

桑宁脑子里自动浮现出他的大腿时脸上热了热，但在被华玉盏揽着靠向他的肩膀之后也就可耻地挪了挪，找了个舒服的姿势继续靠着窝着。

冬日午后的阳光真好，身上的羊毛毯子多温暖多柔软，还有华老师那充满诱惑力的肩膀和颈窝——在这样美好如同梦境的世界里，廉耻什么的，还是就那么着吧……

第五课 桑园村

课前时1

美好的日子总是结束得很快，尽管桑宁又装傻充愣地在华公馆里窝了几天，可她不是华玉盏，华玉盏之前的四堂体验课几乎已经把这一个学期的课时都上完了，但桑宁却还得去上课还得顾着自己的学分呢。

从这个温柔乡里迈出去的难度不亚于寒冷冬日的早晨离开被窝。

当她终于在某天早晨若无其事的早起准备去学校，一直等着看她突然醒悟过来时要如何无地自容的曲小路惊觉桑宁怎么可以如此淡定——她难道早就清醒过来了？？什么时候？？

他看向悄悄勾着嘴角顾自偷着笑的华玉盏时也就可以肯定了——什么食人鬼情绪的影响，在他们不知道的时候就已经消退了！还若无其事不动声色地继续跟华玉盏恩恩爱爱甜甜蜜蜜——桑小宁几时变成这么装模作样的孩子了！？？

而别人不知道，华玉盏一定是知道的！他早知道桑宁已经清醒过来还享受着她主动的投怀送抱，可劲儿偷着乐呢吧坟蛋！

桑宁努力摆出正经的表情说：“我去学校了——”

“早饭……”

“我跟同学约好了一起吃！”

桑宁正想要端庄地走出大门，桌前的华玉盏却站起来，“一起走。”

这次说的是“一起走”不是“我送你”，桑宁问：“华老师你不是已经没课了吗……？”

“我打算还是再给你们上本学期的最后一课——履行对你的承诺。”

——承诺？华老师没承诺过她要去上什么课啊？

桑宁歪头绞尽脑汁地想着，华玉盏拿起大衣走过她身边先一步出门，对她笑一下——“我们去救桑小豪。”

在桑宁的脑子里，救小豪这件事得开启一个巨大的魔法阵打开通

往灵界之路，或者在一个阴林密布的深山老林的某个角落里有着一条漆黑悠长串连生死的道路。

可是刚刚出门时华老师说的，是去上体验课吗？带着其他的同学一起？？

她好像越来越不明白桑园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了！

到了学校下了车，华玉盏才对桑宁说："我去跟学校协调外出上课的事，你去找班长告诉她准备上最后一堂课，只要参加过三次以上的人，照旧自愿报名，不想去的不勉强。"

"三次以上？那不是没几个人选，不会又有不能去的人有意见吗……"

正准备离开的华玉盏停下脚回神，悠哉地笑一下说："参加过除秽祭之后那些图新鲜的学生还有胆子再参加吗？顺便告诉他们，这一次的课程不算任何成绩，让那些只想混分的也不用来了。"

华老师居然连这个也料到了吗……想想前些天听到的议论似乎也真无法反驳，除秽祭那一行的确是吓退了不少来凑热闹的人。

华玉盏最后说了一句："报完名让他们放学以后在教室集合我有话说。"说完就挥了挥手转身走了。

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方法跟学校沟通——虽然学校当然不会介意一个教授免费多奉献一点课时，但其他被各种调课的老师教授就未必愿意了。先不说人家自己也有自己的课程安排，就说同为教授的，你让调课就调课，还一调一二三四回，人家面子何在？

这一点就只能靠华玉盏纵横人间上千年的交际手段了，他懒得理你是懒得理你，真要交际起来也是让人很难抵抗的。

所以放学时留在教室里的几个人就如期看到了华老师的出现——

如华老师所预料的，大部分人是结结实实的被除秽祭一行吓到了，一听到这堂课不算分数就干脆放弃。个别那一两个想要坚持的直接无视就可以了，反正这是华玉盏教授在学校规定课时之外的无私奉献，他想带谁就带谁，就是这么任性！

华玉盏走进教室，看一眼屋里的几个人——男生杨丰旭高学夫徐舰，女生白乐枝孟思敏蔡媛美倪倩，都是老班底，而且除了个别的人之外也都是他期望看到的。

他们都坐在前排个个竖起耳朵严阵以待的样子，从气氛上也感觉得到这次有点不一般——首先他们就不信华老师会大公无私奉献自己的课余时间来带队出行，同时只接受老班底报名也能够说明此行的严肃性，再加上华老师又这么正儿八经的召集他们讲话——

看，他们也是很有经验了嘛！

华玉盏斜靠在讲台旁，目光落向高学夫，似笑非笑的问："上一次去神眷村，闻教授布置给你的任务完成的不错吧？"

高学夫坐得笔直，扶了扶眼镜一本正经的回答："是的。"

岂止是不错，闻教授那简直是太赞赏了！虽然他本人因为太守规矩而没能亲眼看到，但也多方位全方面的分析了其他人的见闻——诸如引起"灵异现象"的自然和人为因素，村民可能利用的种种条件手段，还有视觉引导和心理暗示对游客所起的作用等等。

闻教授简直要为找到一个如此完美的接班人而欣慰涕零了。

所以华玉盏怎么能在闻教授痛失亲人的时候又坏他的好事，把他的得意门生带到不该带的地方摧毁他的信念呢？

他半冷不热勾唇一笑，"高学夫出去。"

"为什么？我明明符合条件的。"

"因为这不是学校的课程，是我私人带课，你是别的教授的助手，又跟本课信念不合。而且我说过了，这堂课不算任何成绩，那你还有什么理由要来呢？"

高学夫想了一会儿觉得好像很对的样子竟然无法反驳，于是收拾了一下东西出去了。

大家也都知道高学夫跟随了那个有名的鬼怪科学论的闻教授的事，只是当然不知道闻教授居然会跟华老师有交情，还当两人是科学教授和鬼怪教授的对立关系，对于华老师赶高学夫离开谁也不敢说什么。

华玉盏看了一眼剩下的人说，"我刚刚说了，这次出行不算任何成绩也不要把它当成一堂课。去那里不是为了体验而是一次冒险，去到那里的每一个人都必须有十足的危机意识。所以不勉强任何人参加完全自愿，你们虽然报了名但也随时可以退出。"

他这话一说大家顿时觉得事情好像比他们之前所想的还要严肃？于是也个个认真听着他后面开诚布公的话——

"这次出行的目的地叫桑园村，我的本意是只带桑宁一个人过去，因为那是桑宁非去不可的地方，跟你们是无关的。但我们需要有人帮忙，不需要你们做什么，只要同行就可以——但即使这样也是很危险的，像过去一样，谨言、慎行、守规矩、别作死。不能有之前每次发生了意外都能够侥幸度过危险的想法，那不是侥幸，而是一切都在我的控制之中。但这一次如果发生了意外，就连我也控制不了。"

大家面面相觑着，也看向桑宁，华玉盏继续说："所以这次出行跟上课没有半毛钱关系，只是我和桑宁个人请你们帮忙。所谓的上课只是为了让学校放行可以名正言顺的拐你们出去而已。"如今说开了，他把选择摆在大家面前，"请好好的考虑好，现在还有人愿意去吗？"

"华老师……"白乐枝谨慎地开口，甚至不自觉的像上课发言似的举起手——"我们去了，真的可以帮上忙吗？"

"只要去了，就是帮了大忙。"

"那只要听吩咐守规矩，我们就还是安全的吗？"

华玉盏对此坦诚的回答："基本上是，但无法百分之百的保证。但是如果跑到那里去作死，那就绝对是百分之百的作大死。"

教室里微微静默，华玉盏已经把话说到这种地步，他们再不慎重就真没脑子了。

"那，那个……"蔡媛美也被白乐枝感染似的小小地举起手来，"我，我要参加……"

几个人诧异地转过头去，倒不是这个决定有多难以置信，而是这第一个做出决定的人让人太太太意外了！

"媛美？"

"我……我想帮桑宁嘛……"

她是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别的事她也不一定做得到。但如果只是去了就是帮忙，那两眼一闭跟去就是了，这个她还做得到的。

"我也来！"孟思敏二话不说，连那么胆小的蔡媛美都开口抢在自己前面了，自己再犹犹豫豫的还算朋友吗？朋友需要帮忙却往后躲，那也太不仗义了！

白乐枝考虑事情一向顾及得比较全面，刚刚没有立刻做决定但此时也说："我也去，以前都是桑宁帮我们，我也想帮桑宁。"

杨丰旭自从水泽村一行被白乐枝拜托照顾桑宁之后对桑宁也总像是有那么点责任感似的，而且不小心知道了那么点真相的他对桑宁这乖巧却不走运的女孩子总是挥不去那么点同情，现在连女生都决定要去了，自己个大男人哪能旁观。

"加我一个。"

"还有我！我！"徐舰不甘落后，虽然现在他已经放弃自己公开鬼怪的大计，但自从有洋娃娃附身而且还知道洋娃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自己的安全，已经自我感觉好到无敌，刀山火海也敢去闯一闯

——

于是他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喝止："你不许去！！"

他们可不想被他害死！

一见有人不去，倪倩也立刻扭捏的说："那什么，我看我还是不去了，就先走了啊……"

在徐舰被踢出去之后倪倩也赶忙离开了教室，剩下了四个人，蔡媛美拉住桑宁的手，孟思敏也拍拍她的肩，"我们陪你去！"

从刚刚开始桑宁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他们已经知道了这一行的危险，却还是决定陪她一起去，这是桑宁本不敢奢望的。

华玉盏在一边笑笑地看着他们四个站在桑宁身边，看着桑宁脸上那激动感动心暖得乱七八糟的表情——四个人，不算多可也不算少，比他预期的已经很好了。

他没说假话，这一行跟上课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但谁又知道从一开始这堂诡异的体验课就都是为了这一次出行呢。就算他自私好了，但他需要几个跟妖管会无关的普通人陪桑宁一起进桑园村——要如何挑选这几个人，如何保证几个普通人进了桑园村可以完全听从他的安排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连桑宁也不会知道，从第一堂课时开始，华玉盏就已经撒下了一张网——每一堂课，去的每一个地方，都不是毫无目的。

等着那几个女生说完话华玉盏才拍拍手，"都回来坐好，我们还有不少事情必须要事先交代清楚！"

一屋子加上桑宁也才五个人而已，他们立刻在前排坐好，事关安危谁也不敢怠慢。

"我们这一次要去的桑园村跟过去那些地方不同，你们要时刻记得的事情就是桑园村里没有人类，所有生活在那里的都是伪装成人类的其他东西。你们需要伪装成修道天师的学徒，那里的村民知道你们是修道的就会不敢在你们面前暴露身份，同样你们也要伪装好自己绝对不可以穿帮，一旦被发现了后果会比你们能想象到的更可怕。"

五个人愕然的听着，光只是村里的村民全部都是伪装成人类的其他东西这一点听起来就很毛骨悚然了，他们到底是什么东西？还有修道学徒要怎么装？？

"——进村之后我和桑宁需要单独离开去办些事情，离开的期间你们尽量打一下掩护，不要被人发现我们单独离开了。我会另外安排一个人给你们做领队，出发之前他会教你们怎么伪装，只要唬住了村民，它们就不敢露出原形对你们动手。一会儿他就会过来……"

正说着就有人象征性地敲了敲教室的门，“华教授，我来了。”

“进来吧。”

五个人齐齐扭头看着走进来的人，只见那一身黑风衣黑裤子黑皮鞋黑礼帽还拎着一个黑皮箱，全身上下的黑，黑得叫人无语。

可是更无语的是那张脸怎么看着就那么面熟，桑宁愕然地跟他打了个招呼：“霍，霍阳学长……？”

对方面无表情的抬手回了声：“嗨，桑宁小学妹。”

啊……对了，这个人是考古专业的霍阳学长嘛！

虽然不同专业但都在一个教学楼里偶尔是有见上一两面的，桑宁有时候会去考古组找牧文心对他印象自然也比其他人深一些。

更何况桑宁以前在考古组的时候跟他还是同一个教授的学生，虽然失去了一年的记忆但对于日常生活中的人她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印象的——但印象中霍阳学长真的就只是一个普通的学长，没有把自己打扮成黑衣人的嗜好啊！

课前时2

“这位是历史系考古专业的霍阳，可能你们有些人已经见过了。他也是个正在修行的天师，到了桑园村他会替你们打掩护，但你们自己会装一点才能更保险。出发前还有两天时间，你们就多跟他请教一下。”

大家听着华玉盏的话目瞪口呆的看着这个风格诡异的霍阳学长，华玉盏注意到他们打量在霍阳身上的目光也多瞄了他两眼，“——怎么穿成这样了？”

他很确定霍阳白天上课的时候不是穿成这样的，不然早给同学当成神经病。所以他放学之后还特地换了身衣服才过来？

霍阳面对华玉盏的问题一本正经的回答：“穿这样看起来比较专业。”

“……”

他是知道这孩子有点中二病，不过加入妖管会之后是不是有点变本加厉了？

华玉盏拍一下霍阳的肩膀，“总之这些学弟学妹就交给你了，我带桑宁先走了。”

他冲桑宁招一下手，桑宁就小狗似的忙不迭的跑过来，离开教室足够远之后才急忙拉着他的衣角问：“华老师，找霍阳学长来没问题吗？他不才只是个学徒吗？不能找个正牌天师什么的吗……”

她倒也不是不信任霍阳学长，可隐约就是觉得他有那么点不靠谱……那从头到脚的一身黑衣人打扮真的没有让他看起来更专业！

华玉盏瞄一眼她无意识的拉住自己衣角的动作就眉眼带笑，“放心吧，他只是带他们去装装样子，装得越夸张越好，一旦唬不住那里的村民，就算换个正牌天师来也没用。”

“可是……”

他们正走出教学楼，桑宁还问什么，突然意识到自己拉着华玉盏衣角的这个动作招来了不少来往目光，慌忙把手松开若无其事地走在他旁边才压低声音继续问：“那为什么不能找几个真的天师去啊？”

她虽然不是不信任华玉盏的决定，可到底还是担心白乐枝他们。

毕竟换成正牌天师的话，他们说不定至少可以自保呢？

“这年头野生的天师可没那么容易找到，各种正式非正式的天师资源几乎都集中在妖管会了，但桑园的现状是绝对不能够被他们知道的——那些人考虑的从来都只是大局，如果被他们知道桑园现状处于没有守园人而濒临崩毁鬼怪即将逃离的状态，他们绝对会五花大绑的把你塞进去守园。如果刚好又知道现在守护者已经暴走，只会先把你吞掉，再一个个吞食掉桑家的血脉最后这世上也同样再没有守园人，那到时候他们会做的就是布个严密的阵法把你囚禁在里面关上一辈子。你那样想吗？”

桑宁慌忙摇头，没想过自己的处境竟然比自己预想的还要糟糕，防着鬼怪防着守护者居然还要防着妖管会。

而这一切在此之前一直都是华老师替她撑起来的。

华玉盏侧目看一眼桑宁，知道自己话说的比较重，但现在也只有说重一点才能让桑宁多几分警惕。

“霍阳是因为结识了你我才有机会加入妖管会，他以前也没少跟你一起胡闹，这个人虽然不怎么靠谱但也靠得住，不会对妖管会告密。而且他以前曾经去过桑园村，对那个地方有一点了解，是唯一适合的人选了。”

对于霍阳来说，桑宁是为他这个中二青年打开另一个世界大门的人，这种意义非凡他当然不会出卖桑宁。

来到停车场两人上了车，华玉盏没有急着发动车子——现在也到了需要对桑宁说明情况的时候了。

“桑园的状况跟你所想的也许不太一样，一千年前桑园还切实存在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两个部分，常用的话形容桑园就是地上住人地下住鬼。后来在这一千年里桑园渐渐形灭神存，你爷爷将桑园的这两部分分开，分成了‘表桑园’和‘里桑园’。

表桑园也就是现在的桑园村，那里以夹缝村的形式存在着，用结界隔离开那块土地，将桑园里一些性情还算得上温顺容易管理的小妖小鬼迁移过去，让它们伪装成人类在那里生活。你爷爷的希望是能够在伪装人类的生活中慢慢将它们驯化，忘记自己鬼怪的本性，这样即使有一天它们离开那里也已经习惯了人类生活不会对人类产生太大危害。

至少到目前为止来追踪你的鬼怪都跟表桑园无关，它们对桑园变化的感知已经变得比较迟钝，加上对不时出现在那里的守护者的惧怕，它们未必有发现桑园现状守园人空缺的状态。只要还没有发现这一点，它们就还会比较安分。

我们要通过表桑园才能到达里桑园，但是对它们来说你现在满身都散发着人类和守园人的气味儿，只有你一个人的话目标太明显很难隐藏得住，所以我们才需要几个普通人跟你一起进村分散它们的注意力并混淆你的气息。”

“我爷爷……”因为已经不记得，桑宁对这个爷爷的存在还是有点不习惯，“他做的这些事，是为什么？”

华玉盏微微沉默了一会儿说：“为了世世代代以来桑家人的心愿——桑园自三千年前就已经存在了，说是你的祖先们不知天高地厚也好，他们建造出了这个困妖园，却没想到越来越多的鬼怪有进无出让它慢慢变成了黑洞一样的存在。桑园也像神眷村一样，慢慢形成了自己的‘规矩’和‘定律’，不只是困在其中的鬼怪，就连它的创造者和他们的后人也逃不过。”

他停顿了片刻，“桑宴……也就是你爷爷出生在一千年前，那时候桑园的阴气已经庞大到一种不可思议的地步，为了维护住自身，它也需要守园人变得更强大来保持某种平衡，所以那时桑家人丁凋零，几乎除了守园人之外的血脉大多早夭，包括嫁进来的女人也都不长命，他们的阳寿和精气都被桑园抽走加注在守园人一个人身上，当了守园人也就注定孤苦一生。

我见到你爷爷的时候，他的妻儿全都不在了。他本该续弦再生别的孩子，可是他接受不了娶进门的媳妇，生下来的孩子，就是为了让他们死，然后活下来唯一的一个，再像自己一样孤苦伶仃。所以他才会想尽了办法让自己活下去，想让自己成为最后一任守园人把桑家的悲剧结束掉。

不过他大概也预见了迟早会有自己无法继续掌控的一天，所以这些年他都在想尽了办法将桑园的鬼怪分流出去。这其实也是历代桑家人都在想办法做的，如果能将桑园里聚集的阴气分流，压力减到足够小，也许就可以找到替代守园人的方法。”

华玉盏侧目看了看桑宁，“你爷爷很想能够由自己来结束这一切的，如果可以，他并不想再把你牵连进来。但是他做不到了，只能把一切交给你。”

桑宁默默点点头，他知道最后这句话是华玉盏怕她心里会不好受，但其实知道的越多，越能感觉到自己是被爱护着的。对于这个从小把她从父母身边带走的爷爷她并没有感到抱怨。

华玉盏的话说完，留下时间给她慢慢思考，自己不再说话发动了车子开出校园。

桑宁看着车窗外发了一会儿呆，回过头来问：“华老师，我真能

做到什么吗？桑家已经有那么多人都没能做到……”

“可以的，就是因为桑家已经有那么多代努力铺路，所以到你这里一定可以的。”

——而且也已经没有选择了，桑宴的孤注一掷让桑家平安了一千年，换来数代人能够摆脱桑园的束缚过上安稳的生活，可是或许也正是如此，引起了桑园今天的崩毁和守护者的暴走。

他听到桑宁问：“那……我能怎么做？最后会怎么样呢？”

会怎么样——这也是他一直都在想的问题。

这件事他一拖再拖就是期望有一天还能找到更好的办法，出现新的转机。可是，也不可能永远拖下去了。

“最好的设想是尽可能的将里桑园的鬼怪分别封存在空间里，继续分流阴气到桑园目前可以承受的程度。只要桑园可以暂时稳定不再继续崩毁，就有时间继续寻找可以代替桑家血脉来守园的东西。”

“就是说，其实现在没有办法……”

“会找到的。”

桑宁不再反驳华玉盏的话，心里却不觉得自己可以抱有期望。她隐隐有一种感觉，仿佛这就是她与生俱来的宿命，她是逃不掉的。

这种话，在华老师面前一定不能说吧。尽管她很想知道华老师没有说最坏的设想是什么。

这一晚桑宁又一次在恶梦里惊醒，她又梦到了桑园，还有从桑园地下喷薄而出的黑色藤蔓，铺天盖地的将整个桑园吞没。

心里像是有个声音在告诉她那不只是梦而已，有什么东西就要从桑园里出来了。

两天的时间对于桑宁来说有一点难熬，几乎一闭眼就能看到的恶梦让她越发担心起桑小豪和牧文心。

而另一边对于白乐枝四人来说时间却是一晃就过了。

他们几乎除了吃饭睡觉和必要的课之外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跟霍阳学长学习怎么装神弄鬼，出发那天早晨桑宁见到她们的时候果断吓了一跳，他们四个人竟然一起网购了衣服，杨丰旭是青灰色文士大褂棉袄，还搞了个粗黑框眼镜，三个女生也是同色的唐装棉袄，不是绑麻花辫就是双丫髻，背包是斜跨的大帆布包，背后还背着华老师以前给大家准备的桃木棒槌——这是在玩什么cosplay？？

三个人一看到桑宁就招手让她过去，把她拉到这次要乘坐的面包车上，也塞给她一套棉袄——“来，快换上！霍阳学长说那里的村民都跟时代有点脱节，穿这样比较能唬人！”

这么一说桑宁瞧着杨丰旭还真有点街头算命先生的感觉，她把外套换下来，白乐枝给她梳了两个短短的小辫儿。

刚准备妥当霍阳也来了，在初冬清晨的寒风凛冽里他依然一身单薄的黑风衣迎风走来，看得大家都替他牙齿打颤。

他上车来也没有摘下黑礼帽，只是看起来很深沉地对五个人点点头就顾自坐下，孟思敏快人快语地问：“大哥你不冷啊？”

霍阳深沉的回答：“不冷。”

孟思敏在他身上上上下下打量了几遍，突然上前伸手扯开他的风衣，衣服内侧满满的暖暖贴出现在眼前。

众人囧，孟思敏一脸果然如此的说：“就说你一靠近就觉得温度不一样呢！”

霍阳慢吞吞地拉回自己的衣服，无奈地发现扯坏了两颗扣子。

人既然到齐了就可以上路了，华玉盏坐在副驾驶，而开车的竟然是久违的无脸木头人司机先生，没有见到曲小路。

想想当然不能指望曲小路一起来，他是个妖怪而那里是困妖园——

桑宁腾地站起来，一头撞上车顶，在其他人愕然的目光中冲到最前面——“华老师，你不能进桑园！”

华玉盏转头看她，倒是不难想象她这是想起什么来了——“你不用担心太多，我会安排。你这样要吓到大家了。”

桑宁很想问到底有什么安排，再怎么安排妖怪不能进桑园就是不能进啊，三千年多少妖怪进了桑园就再没出来，华老师真的要冒这个险吗？

可是此时只要一回头就能看到大家都在愕然的看着她，车上就这么点点地方，她总不能当着大家的面跟华老师讨论这个问题。

华玉盏弯起细长凤目对她笑一下，让她安心地说：“我去过桑园的，也不是第一次了，放心吧。”

“哦……”桑宁这才揣着心思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目光还不断回头瞄向华玉盏，用目光对他说：回头一定要告诉我哦。

——在车上不方便谈，下了车总归是有机会的。

回到座位蔡媛美低声问：“桑宁，没事吧？”

她笑笑应着，“嗯，没事。”

果然得再注意一些，不能让大家跟着有更多不安了。

第一课时

华玉盏坐在副驾驶上，向后仰靠着椅背，在窄小的面包车里即使后排的人压低声音，也还是能够听得到桑宁跟同学碎碎的闲聊。

他闭目听着，嘴角像是不自觉的勾起，却又带着那么一点无奈。

终于还是要走这一步，他答应了带桑宁去桑园，当然就要履行。

他尽量撇开那些芜杂的心思让自己不去多想，只是脑子里还是无法遏制的浮现出过去的种种。从一千年前，还只有五百岁时的自己仗着一身来无影去无踪的身手，自以为这世上没有他不敢去的地方没有他不敢招惹的人。

用人类的话说，谁还没有个年少轻狂的时候。

但妖怪的年纪真是个很难定义的东西，他不像娃娃，几乎千年才化出个幼儿的身形，蛟族先天的优势让他出生百年时就已经成了个翩翩公子。所以当年相遇时单论年纪他还真小了那个白白嫩嫩的娃娃三四百岁。

可那又怎么样呢，娃娃徒有近千年的年岁却一直都在老蚌珠的蚌壳里，沉在深深的海底不见世事，心性倒也跟那副外貌相符。可是自己当时已经四处闯荡三四百年，这样都还能算是年轻吗？

无非是当年的自己一切都顺风顺水太过顺遂，不知天高地厚罢了。

他是宠着月见，她想做什么他就陪她做什么，凭的不过是一身自信和一腔热血，觉得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最多不过豁出一条命去。

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他活着，他没有失去那条命，只是失去了月见。

那或许就是他人生的一道分水岭，在往后的岁月里即使他有意无意地渐渐淡忘了月见，可再怎么逍遥于世也始终少了一份曾经的随性而为。

他开始学会谋定而后动，做的每一件事就算称不上深思熟虑也是考虑周全的。

所以并不是桑宁不值得像月见一样的对待，只是在再次见到转世

的桑宁时他就打定主意，既然她生而为人那就该好好为她人类的生活做好打算，不能为了一时的相聚让她跟鬼怪的世界纠缠不清搅乱了她的一生。

他吸取了过去的教训这一次就只考虑如何让她安安稳稳的过完一生，即使看得到她眼里的眷恋也视而不见，只想要解决掉龙珠的事情让她这辈子平平安安远离一切危险。至于他们两人之间人妖殊途，也没有再续前缘的必要。

可是为什么连那种做法也错了？想要跟她保持距离却把她推得更远，最终不但给了别人可趁之机也没能保护得了她，甚至最后不得不面对她根本一生也逃不了与另一边世界无尽瓜葛的结果。

前两次的失败让他这次铁了心就把她放在眼皮子底下看牢护好，结果却又被人说自己保护过度——他都快要不知道拿桑宁这货要怎么办才好了。

横竖都是错，索性也就听了华玉龙的意见压下过度的保护欲顺一下桑宁的心思。其实他自己也不是不知道即使再拖下去也未必能等得到什么转机。

这一路只用了一个多小时，霍阳在车上将他从妖管会拐来的各种护身符和装神弄鬼的道具分发给几个人，下车时几人愕然地看着他们所在的这个小县城——这里不但地处不偏僻，还有长途车站可以到达。

公路虽然只修到县城，但出了县城徒步就可以到达桑园村。

他们停车的地点虽然还蛮偏僻的，但穿得好像民国赶大集似的五个人还是只能在路人惊奇的目光中羞涩地走过，而中二入骨早已抛弃了羞耻心的霍阳对那身神经病一样的黑衣人打扮却完全没有任何不自在。

而且这一次还加上了司机先生——他全身上下被一件大风衣包裹得严严实实，为了遮掩他那没有五官的木头脸，还高高竖起外套的领子压低鸭舌帽的帽檐，墨镜口罩无一不齐全，怎么看都让人感觉不是罪犯就是变态。

亏得华玉盏一个风华绝代的大美人跟这样一群人走在一起居然还能坦然自若，也是有他在这一行人才没有被人当成神经病。

路人远远瞧着他们都在悄悄议论：“哎呦，这是哪里在拍电视剧吗？这附近没什么景点吧？”

“一定是了！快看那个帅哥肯定是个大明星！赶紧打听打听附近

有没有来什么剧组啊，我们也去看两眼！”

“可是好像没一个在电视上看见过啊？”

“那肯定是刚出道呗，长成这样马上就会红起来了！其他那几个也就是群众演员吧……”

“我看那个戴墨镜口罩的才是哪个大明星才对……”

终于远离了县城才不用再被指指点点，白乐枝她们后悔死没有等到了村外再换衣服了。

走在最前面的霍阳突然说了声：“到了。”

他说的时候稍稍侧目向桑宁看了一眼，像是有很多话要说，但最终还是没有说什么——话太多不太符合他现在深沉的形象。

但因为他这一声，一路上维持大家的轻松气氛也骤然紧绷起来，微微的流露出一点被隐藏的不安——毕竟也不是真的不怕的，只是既然决定去做，他们就是心甘情愿有备而来，难道会比第一次去荒田村的时候更糟吗？

做足了心理建设走进村里，眼前的小村子却平凡得几乎叫人有点不理解——比起荒田村，这里的确平凡多了，一排排自建砖瓦小房虽然没有刻意规划但也还算整齐，家家户户都自带小院，甚至放眼望去还有几家已经盖起了二层小楼。

——这是传说中的shehui主义新农村吗？白乐枝孟思敏她们三个已经开始有点不知道怎么调整这个落差了，蔡媛美还拍拍胸口松了一口气，嘟囔了一句：“这里也没有多可怕嘛……”

想想荒田村那昏黄暗沉的天空，仿佛泛着霉味儿的黄泥夯土房子，甚至还有连空气中都隐隐漂浮的尘灰，比起来这里真的让人舒服多了。

但杨丰旭倒是丝毫没有放松警惕。一来他没有忘记水泽村那看似平凡的外表下是怎样的骇人，二来天生细致的心思让他踏进村子的第一时间就感觉到了这里的不对劲。

他低声提醒她们：“你们不觉得，这里太安静了吗……”

是的这里的确非常安静，甚至安静这种形容也不确切，应该说是没有人气的死寂。

入村之后不但一个人也没有见到，更是不见鸡鸭猫狗，最让人觉得违和的是那一间间小院里连个柴火晒衣绳也没有，就好像这地方只是一个布置出来的场景，根本不是给人住的。

放松下来的心又紧绷了起来，偷偷看看华老师和霍阳学长只是一

脸平常好像这里本该就是这样并没有什么不对。再看桑宁却是一脸茫然地环顾四周——

在荒田村的时候她就有过某种奇怪的感觉，好像自己曾经到过类似的村庄，空荡的，没有一丝生活气息的地方。她觉得那就是这里了，霍阳学长刚刚看她时的那个目光让她觉得华老师说的霍阳学长曾经来过桑园村，说不定就是跟自己一起来的。

孟思敏依然是沉不住气，“这鬼地方怎么回事啊？大白天的一个人都没有？”

有人可以代劳的时候华玉盏是绝对懒得搭话的，于是霍阳回答她：“很快就会有了。”

霍阳这句话孟思敏她们也不是听不懂，可怎么就是这么难以理解呢。

霍阳也没有再解释，只是抬头看看天色说：“总之天黑前先找地方落脚。”

大家简直越来越莫名其妙了好吗！天黑什么呀！一大清早出发路上才走了一个多小时，就天黑？？

可是像是应着霍阳那句话，他们头顶那初冬里仿佛银白的天空就缓缓地暗了几分，吓得他们一边跟在霍阳身后快步走，一边不时抬头去看。

他们多希望华老师能代替这个酷爱玩深沉的霍阳学长说明点什么，但这似乎是一个更不切实际的幻想。进村以后华老师像是尽力减弱了自己的存在感，只跟在队伍最后把一切都交给了霍阳这个临时领队。

一面是为了隐蔽自己，一面大概也在看着，趁自己还在这里的时候看看霍阳这个领队当的到底怎么样。

霍阳凭着依稀的一点记忆来到村尾的一间小屋子前，陈旧的小院子破败不堪，院门上挂着一把已经生锈斑驳的锁。

他看了华玉盏一眼征求了意见之后抬起自己的黑皮箱就砸下去，黑皮箱的四角都包着厚铜，破木门上的锁头虽然牢固但锁鼻早已经松动，没几下就砸落，一个长满了齐膝荒草虫子四窜的荒凉小院出现在他们面前。

蔡媛美看着草丛里被霍阳踏进去的脚步惊动飞起的蚱蜢，还有各种不知名的虫子悉悉索索四散逃窜，忍不住后退了一步怎么都不想走进去——

“我们一定要在这种地方落脚吗？不能换一间吗？那边有好多干

净的屋子啊……”

一路走来看到的明明全都是一间间干净整齐的房屋院落，为什么偏偏挑了这么一间荒废的屋子？

“那些房子不能住，这里我们稍微清理一下就可以了。”霍阳说着，又往桑宁那里深深看了一眼，那欲言又止的目光看得桑宁无比郁闷——学长你有什么话直说好吗？深沉真的一点也不好玩啊！

桑宁刚想直接问他，华玉盏却轻轻拉了她一下，桑宁回头就看到华玉盏微微一笑把一根手指挡在唇上示意她不要开口。

华玉盏微笑看得她心口跳了跳，面对他这样的笑容自然乖乖听话，只是很想知道他的意思是不要去问霍阳学长还是不要开口说话？正犹豫间就见他又笑着对自己轻轻摇了摇头，那意思似乎是跟任何人都不要讲话。

这时候霍阳已经蹲下身去清理齐膝的杂草，杨丰旭也上前帮忙，两个人手脚利索地拔了草就往两边扔，开出一条通往屋子的小路。

看着满院子蛇鼠虫蚁被惊动乱窜，四个女生也只能硬着头皮走了进去。

屋子里落着厚厚的灰尘，墙上长着霉斑，桌椅板凳的木头也都快烂了——这间荒废的小屋就是他们要住上两天的地方。

白乐枝她们自我安慰地想着，反正这样的地方又不是没住过，比较起来荒田村也没比这里好多少。于是三个女生在接受了现状之后也打起精神开始收拾屋子，早点收拾干净也早点有个能休息的地方。

——收拾了床铺，扔掉炕上那原本已经烂了的铺盖，捡出门厅里还能用的凳子，也垫好了桌子腿。灶台看样子是不指望了，他们早有准备自带了酒精炉和两天份的食物，万一拖得久了食物不够，就再想办法偷偷去县城里补给。

但她们发现现在要面临的问题居然是缺水——这屋子根本没装自来水，进来的时候虽然看到院子里有口井，但那都已经埋没在杂草从里了。一想到院子草丛里的蛇鼠虫蚁，不管那口井干没干她们都是不会用的了。

霍阳想了想说，“村里有公用水井，一会儿我去看看能不能用，如果不能用就只能去别人家借水了。”

各家各户院子里的水井和水泵一定是好用的，但问题是到底是跟谁，或者跟什么东西借？到目前为止在这个村子里她们没有看到蛇鼠虫蚁之外的任何活物啊！

孟思敏在屋子里到处转了一圈，好容易找到个破桶，估摸着能盛

个半桶水，素手一挥——“带路，我们现在就去公用水井！”

没有水打扫起来也不方便，两个人正要出门白乐枝不放心孟思敏一个人也跟上去，“我也一起！”

虽然不是不信任霍阳学长，但他不了解思敏有点莽撞的性子，始终是自己在旁边照看着才好些。

一出门白乐枝和孟思敏却都有点傻眼，刚一会儿工夫外面的天已经阴沉得像是傍晚，霍阳倒是镇定非常的说，“我们得快一点了，如果今晚想有水用的话天黑前一定得回来。”

白乐枝和孟思敏如今可是很上道的，听完他的话就跟着小跑起来，出了院子却再次心惊了一下——原本空无一人的村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灯火通明了，家家户户的窗户都透出昏黄的灯光，晦暗摇曳的灯光之下人影在来往晃动。

白乐枝和孟思敏都不禁因为这诡异的场景停下了脚步，霍阳回头看了她们一眼，“——华教授应该有告诉过你们这个村子里没有活人居住吧？白天这里是没有人的，但是天一‘黑’这里的村民就会出现了。”

饶是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两人还是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霍阳抬头看了看天，“快走吧，趁天还没黑透。只要天一黑，就可以离开室内了。”

两人一听就不敢再继续发呆，赶紧又快走两步跟上霍阳，但凡是规定夜里不许走出房间的地方她们是绝对不会冒险违规的，已经吃够了教训不是吗？

这时留在小屋的杨丰旭正站在屋外研究着用什么东西把破洞的窗户补一补，这种天气里窗户上破几个洞寒风一吹半夜里可不怎么好受。

蔡媛美就坐在门槛上托着下巴看他补窗户，突然院子的门被人敲了敲，他转头看到一个小个子尖脸的中年男人，细长而又紧巴巴的挤在他的脸盘中央看起来让人十分别扭，他身上穿着的衣服款式十分老旧像是民国时期的打扮——这让杨丰旭很庆幸看来他们穿对了衣服。

那人客客气气的站在院门外，两手叠放垂在身前，微微躬身礼貌的问：“请问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在村长家？是村长回来了吗？”

第二课时

眼前突然出现的怪人虽然有着人的形貌，但全身上下都说不出的别扭。尤其是那张脸，那细长却又挤在一起的五官，让人看着都觉得心塞。一双眼睛细长得仿佛都要睁不开，目光却让人隐隐的锋芒在背，透出一种刺骨的打量。

虽然霍阳事先就嘱咐过无论看到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要大惊小怪，一定要保持淡定平常的应对，但这个人出现的一瞬间坐在门槛上的蔡媛美还是忍不住回头去寻找华老师的身影，却正看见华老师捂住桑宁的嘴把她拖到里间的视线死角。

窗前的杨丰旭也通过窗户上的破洞看到这一幕，立刻就意识到华老师和桑宁是不可以露面的。好在该怎么打招呼怎么说辞提前都是已经套好的，他立刻像录影带里看来的道童那样客气的还礼，“这位老乡你好，我们是天道署的修行弟子。家师跟村长熟识，所以路过贵地想要在这里借宿两天，已经跟村长打过招呼，是他让我们使用这间屋子。”

——天道署就是妖管会成立之初正儿八经的名称，虽然后来因为有点跟不上时代而不怎么使用，但对于一些消息闭塞跟社会脱节的老妖怪来说这个名字还是有些作用的。

果然这句话一说那细眼村民的神色立刻变了变，眼神里带了几分谨慎再不敢打量得太刺骨，目光只是浅浅的扫过两人脖子上挂着的驱邪护符，隐隐也就信了几分。

——还以为终于有人不小心闯入这个村子可以吃上一顿好的了……细眼村民眼里的惋惜之色一闪而逝，在天道署的修行弟子面前可不敢露出任何不良企图，甚至还赶紧把自己周身的气息又收敛了些，确保自己没有露出一点马脚。

不过他的一双细长小眼倒是依然不怎么安分，骨碌骨碌转着不住的想往屋里瞄，“这么说你们是见过村长了？他跟你们一起回来了吗？村长可是好久没有露面了，他真的还活的吧——”

说着他的鼻子不停的伸向大门里嗅来嗅去，这副样子看起来异常的骇人，连那张脸都更加扭曲了。

蔡媛美吓得根本不敢说话，生怕自己一开口就惊恐地拆穿对方——要装成人类你倒是装得像一点啊！装成这样让人怎么配合你啊！

连杨丰旭都暗暗叫糟，目光开始不住地往屋里瞄——关于村长的问题他们没有事先沟通过啊！

那个村民还在催促地问着：“是不是？是不是村长回来了？我好像闻到他的味道了！你们屋里有一二三四……还有两个人在对不对？为什么不出来？”

屋里的华玉盏似乎把桑宁捂得更牢了些，这个举动让杨丰旭隐隐察觉到难道那个村民闻到的是桑宁的味道？

桑宁是村长？这好像有点说不通，但总之不能让他发现桑宁就对了，他们在这里不就是为了给桑宁打掩护的吗。

于是杨丰旭赶紧随口胡扯着，“村长没有回来，不过我们倒是见到他了，他身体挺好的，说过几天就回来了。我们其他同伴出去打水了，您大概搞错了吧！”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这里的村民对村长应该是比较忌惮的，就看眼前这个村民鼻子都快伸到屋里来了，脚下却丝毫没有迈过院门的门槛。所以杨丰旭也只能期望“村长快回来了”这种说法真的可以唬住对方。

而从对方慌忙收回鼻子不敢继续乱闻来看，似乎是被他蒙对了。

那个村民立刻换上一脸“亲切”的笑，规规矩矩站在门外问：“那你们来了几个人啊？都住在这里是不是太挤了？既然是村长的客人千万不要客气，村长家的屋子小，如果住不开可以到我们其他人家里来。”

杨丰旭只是客气的应着：“谢谢，我记得了。”

那人又在门口转了一圈儿，见不会有什么其他收获也不敢太造次，最终只是悻悻地走了。

他一走杨丰旭才发现自己背后都汗湿透了，蔡媛美干脆坐在门槛上一时间腿软得站都站不起来。

那东西到底是长了个什么鼻子啊？连屋里还有两个人都闻得出来？？

在桑园村里仿佛有一张看不见的消息网，那个村民回去之后跟别人一番窃窃耳语，顿时消息就在这个一天里唯一可以走出家门的傍晚四散出去，人人交头接耳窃窃喳喳传遍全村。

霍阳带着白乐枝和孟思敏到村中央的水井看了看，水井没有人维护，井底一堆杂物根本没办法打水，看起来也只能去村民家借水了。

白乐枝和孟思敏一想到那些突然出现的窗户里的灯火昏黄影影重重就觉得打怵，跟着霍阳一转身一抬头却发现最恐怖的不是突然出现的影影重重，而是窗户上的那些人影都一动不动的看着他们！！

两人的头皮一下子就炸了，看着一扇扇窗户上的人影都弯起眼睛向两边咧开嘴巴，冲他们诡异地笑着……

白乐枝和孟思敏顿时就有点迈不动脚，还分明看到霍阳头上也慢慢流下冷汗。

“霍阳学长……”——学长你可千万要顶住啊，你现在可是大家的主心骨啊！

霍阳不负众望地稳了稳，“没事的，他们不会做什么，跟在我后面就好。”

他带着她们大踏步走向最近的一家小院里，里面的人立刻迎出来，“哎哎这不是村长的客人嘛，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眼前的妇女看起来比较普通，没有什么特别显眼的地方，但这并没有让他们感到放松。

霍阳上前说：“我们只是来借点水。”

“没问题，快进来吧。”

妇女打开了篱笆门，霍阳低声对两人说：“一定要经过允许才能进别人家的院子，你是客人他们就不会随便动你，并且尽量不要随便碰任何东西，不要给他们任何翻脸的借口。”

霍阳进了院子之后仿佛自然而然的就把自己的水桶交给妇人，妇人也没觉得他们不自己动手有什么不对，就转身帮他们打水——井上没有轱辘，水桶就用一条麻绳拴着放下去，只是绳子看起来实在不怎么长，那妇女的上半身都已经完全探进井中，只剩屁股撅在外面一副随时都会跌下去的样子。

——这些家伙是认真在假扮人类的吗？她们很怀疑到离开之前到底能不能配合它们演下去还不穿帮啊！

妇女从井里出来，白乐枝和孟思敏赶紧收敛好表情，跟着霍阳道了几声谢转身就想快点离开这里。

然而妇女却从后面叫住他们——“别急着走啊，听说你们是修道的？我们村里人足不出户见识少，能不能露几手给我们看看啊？”

这时女人的男人和孩子也从屋里出来，白乐枝和孟思敏看着那孩子在心中无声的呐喊——不是个子矮就算是孩子啊！！拜托你们有点敬业精神吧！！

三人奇异而灼灼的目光盯着他们，白乐枝悄悄往霍阳旁边靠了靠，“非得表演吗？”

她们临时学的那点把戏想骗人还是很有难度的。

“它们全都盯着呢，必须得露两手，不震住他们之后会不停的找麻烦的。”

——它们，可不只是这“一家三口”，稍微转转头就能看到附近房子的窗户里墙头上墙角处到处都有眼睛盯着这里。

“你们装装样子，我来就可以了。”

白乐枝和孟思敏立刻拉开架势“护法”，霍阳压了压帽檐显得越发深沉，抬手就从后脖领子抽出一把七寸长的的铜钱剑，另一手从口袋里掏出一瓶茱萸汁淋在上面，妇女一家顿时捂着鼻子想要后退。

霍阳从帽檐下看了它们一眼，“有什么问题吗？”

“没，没有没有！”

三个人慌忙摆手，努力装成没事的样子连鼻子也不敢再捂，可是这个味道对于邪祟的东西来说实在是太难忍！

霍阳还像不够似的，拿出一张黄符纸一晃，符纸顿时开始自燃，往铜钱剑上一烤刺鼻的气味飘散开来，连白乐枝和孟思敏都开始觉得难闻了。

眼见着这“一家三口”是忍不下去了，他们慌忙恭维着：“哎哎真是太厉害了！可以了可以了！”

霍阳也是见好就收，万一真的惹着了它们对自己人也没好处。他最后放了一个大招，掏出一把黄符纸天女散花似的撒出去，一张张符纸突然齐齐在半空自燃，漂浮不落。

霍阳在火光环绕中略一颔首，“那么我们就告辞了。”

等他转身领着两个女生走出院子，半空里漂浮的符纸才燃烧殆尽落下些许符灰。

回程的路上连那些窗户里盯着他们的目光都变得隐蔽起来，躲躲藏藏再不敢明目张胆的盯着。

霍阳低声对跟在身后的两人说：“在这里最重要就是沉着，这个村子里的东西少说也与世隔绝几百年了，思维都还停留在天师呼风唤雨的年代，很容易就能唬住。”

虽然为了不吓到两个人他没说正因为与世隔绝几百年不知肉味儿，它们的自控力也是堪忧，万一露出破绽让它们有一点怀疑，难保

不会以身犯险扑上来。

白乐枝和孟思敏之前虽然一直怀疑霍阳不靠谱，此时再看他的形象确实顿时高大了不少，“霍阳师兄，听说你以前来过这儿？你为什么到这种地方来？修行吗？”

“那是……”修行这么高大上的理由霍阳还真不想反驳，不过他还是实话实说：“我以前曾经想要调查桑宁学妹，就跟她一起来了。这里是她户籍上的老家。”

“……”

——事到如今是不是已经不需要太惊讶桑宁跟这个桑园村的关系了？

霍阳还在继续说：“我们住的那间房子，就是桑宁爷爷的房子。”

“……”

——桑宁的爷爷住在这种地方啊？可是不是说，这个村子里没有活人居住吗？

霍阳接下来的话总算解答了她们的疑惑——“我觉得桑宁学妹家的人很不容易，他们代代交接看守管理着这里的东西不让它们出去为祸人间，为此放弃了正常人的生活，却不被官方所理解……也难怪桑宁的爷爷不在了，华教授却不希望她去接替他看守这个村子。”

不管妖管会的人是什么说法，这是霍阳自己中二思想的理解。他把桑家理解成一个“牺牲我一个，拯救全人类”的家族，一番感慨包含了太多信息，让白乐枝和孟思敏也顿时恍然大悟一下子就明白了很多事情。

他们快步赶回到小屋时天几乎已经快黑透了，转身就能看见村里家家户户都闭紧门窗，再没有人在外面闲聊乱晃。

“天黑了，村民不会再出来了，我们可以暂时放松一下了。”

霍阳这么说的时候三个女生却早就已经叽叽喳喳成一团，交流着分开的这一会儿里发生的事情。

从进村就没开口过的华玉盏看看在墙角缩成一团，捂住自己的鼻口极力降低存在感的桑宁，脸上浮起笑意，“可以说话了，当心别把自己憋死了。”

桑宁听到他的话先深呼吸两口，感觉自己的肺都憋疼了，“没事了吗？刚刚吓死我了！”

“这里暂时没事，我们两个也该走了。”

“我们不用遵守夜里不出门的规定吗……？”

华玉盏挑眉看着她：“你说呢？”

好吧她犯傻了，桑宁立刻灰溜溜地往门口走，猫在门口小心地左右看了看，还是比较相信大凡有夜禁的地方总是有它的原因的，可千万不要一出门就蹦出什么东西来。

华玉盏往她头上敲了一下，“走了。”

桑宁忙跟上去问着，“真的不会冒出什么来吗？”

“会。”华玉盏大步走着，任由桑宁一溜小跑跟在后面，“这里会出现让所有鬼怪都害怕的巡视者，没有一个鬼怪敢冒险在天黑时出门以免被抓住吞噬掉。只不过它以前每次天黑都会出现，现在却只偶尔出现，所以就看我们的运气怎么样了。”

“为什么？那个巡视者去了哪里？”

“去找你。”

“嗄？”

桑宁恍然，所谓的巡视者就是桑园的守护者？即使守园人不在它们也不敢作乱就是因为还有那东西在巡视。长久的习惯让它们形成了良好的奴性，即使巡视的东西开始时不时的不见踪影它们也依旧不敢破坏规矩。

这里的房子是一间连着一间，彼此的院墙互相相连，在屋后形成一条狭长的后巷。

华玉盏把桑宁托上墙头，她看着后巷里杂草丛生的样子还真没比那荒凉的院子好多少，在墙头上转过头来问：“不能走前面吗？”

华玉盏微微一扬下巴示意她：“看山上。”

桑宁抬起头愕然看到附近黑黢黢的山上竟然露出一栋宏伟古宅院落的房顶，而不等她有时间反应华玉盏就直接两手托着她的腰把她提下来，视线里的那栋古宅莫名消失不见。

“懂了？”华玉盏把她又放回墙头，跟来来回回抱一只小猫似的。

回到墙头之后，古宅的房顶果然又出现在视线里。

“只是一个简单的空间把戏，不从后巷走就没有办法接近山上的宅子。”

“那里是……”

“桑园的入口。”

华玉盏已经轻松翻过墙，把桑宁也抱了下去。在越过墙头的那一瞬间桑宁仿佛听到了铺天盖地的大雨声，连四周的视线里也一瞬间被雨幕遮挡，她刚诧异地抬头，脱口而出：“怎么下雨了？”

抬起头人却傻住，天空黑得像一匹幕布，哪儿有半点雨星？

华玉盏也故意抬头跟着看看，看得桑宁大囧。

“好奇怪，我刚刚明明看到下雨了……”

华玉盏只是笑笑，“走吧。”他自然而然地拉起桑宁的手，一面留意着四周一面大步前行。

他那两条长腿明明走得不失优雅，桑宁却得小跑跟着，边走边问：“华老师，守护者既然也是看守桑园的，那它为什么要伤害我们？它以前应该不会是这样的吧？”

华玉盏脚下不停，回应她：“看守桑园不是它们的职责，它们不过是下意识在重复生前做的事。说到底它们也不过是枉死亡魂的聚合体，对它们来说唯一的慰藉就是每一代守园人死后尸身血肉都会被它们吞噬，它们需要知道不只有自己这么悲惨，桑家的后代都跟它们同样下场才能得到安慰。

但是你爷爷打破了这个循环，把桑家的后人解放出来，一千年来它们都没有见到新同伴所以才会暴走，不顾一切的想要吞噬掉所有守园人的血脉。”

“它们为什么要这样？那都是它们的后人啊！”

“冤魂那种东西本来就是负面的，生在桑园庞大的阴气里更是一点正面的情绪都没有。那并不是它们的本意，它们只是已经没有理智了。”

桑宁跟在华玉盏身后不再说话，只是脚下一绊，一低头看到自己的鞋带已经开了。

“华老师等一下，我的鞋带……”

华玉盏停下来松了手，桑宁蹲下去系鞋带，人刚一蹲下突然四周又落下了铺天盖地的雨幕，大雨来得毫无预示，她慌忙站起身却不见华玉盏的身影。

“华老师！？”

悠长的巷子里只有她，只有大雨，哪里都不见华玉盏。

她知道华老师绝对不会丢下她的，可是他在哪里！？

远远的突然有一种气息逼近，那种散发着死亡的泥泞的气味儿，

还有大雨中若有若无渗透进来的痛苦呻|吟叹息，这种感觉桑宁是任何时候都绝不会认错的！

她正想要跑，却看到大雨里还有另一个人也正向她跑来——是华老师吗？不，那身形不对——当桑宁在大雨中努力看清那个人时脑袋里一懵，跑来的人，是她。

那是她自己！

桑宁震惊地定在原地，只能看着自己从眼前跑过，直到死亡泥泞的气息逼近才蓦然反应过来赶紧也跟着逃离。

第三课时

怎，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还会有另一个自己？？

那不是一具横在那里不会动也没有生气的躯壳，那是个活蹦乱跳会跑会逃的人！

桑宁的注意力都在另一个自己的身上，虽然眼前也只有这一条路，但的确可以说是跟着另一个自己在逃。所以当另一个自己开始翻墙时她一时间愣住不知道自己是该继续逃还是一起翻墙。

突然间另一个人影也从别处翻墙进来跑向另一个她，桑宁一眼就认出那是华老师，她喊了一声“华老师！”跑过去，然而他像是听不到她的声音，只帮着另一个桑宁翻墙过去，自己也迅速翻进去。

桑宁的脑袋一时处理不了眼前的事情，她只是下意识想要追着华老师翻墙进去，只是动作一慢身后守护者那庞大泥泞的身躯已经逼近过来，脊背顿时一片冰凉寒意直窜脚底。

她已经来不及爬上墙，身后腐朽的死亡气息猛地扑来，却如同幻影一般穿过她进入墙内。

不，与其说它穿过她应该说是她穿过了它。

桑宁不知道这是什么状况，但很显然他根本就没有看到她，没有觉察到她的存在，甚至直到此时她才注意到在这大雨中自己身上的衣服却是干的——明明连大雨打在皮肤上的感觉都那么清晰，衣服却根本就没有打湿。

——所以这不是真的，此时此刻她所看到的一切都不是真的而只是个幻象。

可是，为什么？她为什么会看到她和华老师被守护者紧追不舍的情景？

直觉告诉她这不仅仅是个幻象而是真实发生在某个时空里的——是曾经发生或是将要发生的事吗？哪一个？是过去？还是未来？

看着守护者紧追而去的地方，回想着刚刚那一幕的情景，桑宁觉得这不会是未来的事，至少不是这一次来桑园村会发生的事情，因为两个人身上穿的衣服跟这次不相符，也完全不是冬季的衣着。

她继续努力翻墙，无论如何都想要跟过去看个究竟，心里也在乱

糟糟的思考着她从来都没有过什么预知能力，那么这应该是过去发生的事吗？她应该的确是来过这个村子的，所以这是上一次来时所发生的事？

好容易翻过墙头，她四下里寻找着华老师和自己的去向，目光不自觉地落向一间屋子的后窗。

她想要推窗进去，但无奈的发现自己奈何不了这扇幻象里的窗户，心急之下自己的手竟然已经透窗而入。

桑宁于是一头钻进去，几乎是立刻就看到了华老师和另一个自己。

他们躲在远离窗户的角落里，两人坐在地上，华老师几乎是将“自己”圈在怀里，这样的姿势以旁观者的角度看来竟然格外让人脸红。

她进来时两人正在低声说话，“自己”在华老师怀里微微仰起头，而华老师也正低着头对上她的目光——

“见到你爷爷了？”

“我找不到他……”

“那就不要找了，跟我回去。”

“因为我永远都找不到他的是吗。那我不是连最后一个家人也没有了，连自己到底是谁也不知道。”

“你是桑宁，这不够吗？”

低低的声音宛如耳语，不止是耳根，连心头都微微发热。

桑宁已经不记得这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的对话，只有暖而酸涩的感觉一下子充斥在心头，她仔细地听着华老师的话，像是不愿意错过任何一个字——

“就算我来代替他们也不行吗？只不过是六七十年的事，我可以一直陪着你。你想要家人我可以当。这样你会开心点吗？”

桑宁在心里喊着：快答应！快答应啊！

她知道自己一定会答应，却还是生怕开口迟了华老师会反悔似的，看到“自己”忙不迭的点头心才落下了一半。

原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华老师在她心里早已经重要得一塌糊涂。

这样的承诺，即使有可能已经是过期的，只要想到华老师会一直在她身边就足够她无比欣喜无比安心了。

“——但是你需要知道人妖有别，我会在你身边，现在是师生，以后也许是兄妹，姐弟，姑侄，甚至祖孙，却绝不可能有别的关系。你知道这个意思吗？”

然而他接下来的话，却让她仿佛被雷劈了，一下子傻在那里。

一辈子，是这样的一辈子吗？

为什么“自己”竟然还能够笑着说：“那说好了，你不许赖。”

她才不要这样的一辈子！桑宁几乎想要扑上去让他们改口，她明明看得到华老师抱紧她时脸上那纠结而无奈的神情，看得到他眼里舍不下的眷恋，这是她第一次以旁观者的角度看得这么清！

可这就是他们的约定吗？如果是这样的约定，她以后要怎么办啊？

明明两个人在一起，却要各自婚嫁各不相干？？这千万不要是华老师说过的约定！

她为这个蛋疼的约定快要抓狂的时候，耳边突然响起华玉盏的声音：“桑宁！桑宁！？”

桑宁微微愕然了一下，华老师他们不是看不见她吗？

——不对，眼前的华老师眼里依然只有另一个她，不是这一个华老师在说话！

一瞬间眼前像是拨云见日，四周的景象如同雾气一般消散不见，出现在她面前的是不久之前跟她一起离开小屋翻到后巷来的华玉盏。

她还站在后巷中，天上也没有下雨，他的手牢牢抓着她的手臂好像她随时会消失似的——而实际上几分钟之前她也的确消失了。

就在她蹲下身系鞋带的时候她的身影突然从他眼前消失，虽然只是短短几分钟就又再次出现，但不知道这其中的状况华玉盏只能紧张地抓牢她以防她再次消失。

桑宁一时还没有从两个空间的落差中回过神来，看着华玉盏抓紧她的那只手，脑海里浮现的却是这只手用力抱紧她时的样子。

“桑宁？”

华玉盏伸出另一只手拍了拍她的脸颊，桑宁这副呆愣的样子让他担心她消失的那几分钟里发生了什么。

桑宁回过神，看着华玉盏的目光越发怪异了，“华老师，我们以前是不是来过这里？”

华玉盏的目光闪了闪，“为什么这么问？”

“我刚刚看到了……我们。”

他挑眉示意她说详细一些，桑宁对于这里发生的事自然也不敢有隐瞒，“我看到……我们被守护者追赶，躲进一间房子里，然后……”

“然后？”

华玉盏似乎悄然靠近了些，低头淡淡凝视桑宁，让她隐约有几分局促——“然后我……看到，你说你要当我侄子，还要当我孙子……”

说到后面她哪里还顾得上局促，根本就想哭了，“华老师，那是你说过的，你答应我的事吗？”——没事答应当她孙子干嘛啊呜！

华玉盏默默窘，这姑娘应该不是故意的吧？就没有别的说法吗？他当然记得他曾经对她说过些什么，但那些话的重点难道不是他会陪她一辈子，为什么这姑娘偏盯着那些叫人无奈的地方。

不过看着她那副沮丧到想哭的样子他也只能说：“你看到的的确是我们曾经说好的，但是后来又发生了很多事，我们的约定不是这个。”

桑宁这才好受了一点，华老师既然都这么说了，那后来的约定怎么着也应该比这个靠谱许多。她不好意思去问，华玉盏却追问：“你很在意？不愿意维持那样的关系？”

当然的吧……听到那种消息简直让人肝儿都凉了。

华玉盏继续逼近，追问：“可是你上一次的时候不是愿意的吗？”

他狭长的眼里透着揶揄，像是要从桑宁这里逼问出一个他想听的答案——她不甘心了对吗？不会再愿意满足于那样的关系，毕竟时间已经过去了那么久，他们后来也经历了那么多事情，即使桑宁已经不记得也至少不要像是它们完全没有发生过。

如果两人之间还像过去一样一直止步不前，她还甘心于那个曾经的约定，那不甘心的人就该换成他了。

看着桑宁再次局促起来他才不着痕迹地转移了话题，“我大概已经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虽然桑园村是建立在现实世界的，但是到底还跟桑园相连，也受桑园影响空间有点不稳定，可能是会发生一点交错不用理会，我们也别在这里多耽搁了。”

宏伟的古宅隐没在黑黢黢的山林里，像是隔绝了时代一般伫立在那里。

桑宁看着那扇古朴的大门有些不敢置信，“这真的是桑园？它还在？”

“只是保留了很少一部分建筑作为进入里桑园的入口，真正的桑园可比这大得多。”

华玉盏正想要上前推门，桑宁却突然拦住他，“华老师，我还是自己进去……”

“别傻了，走到这里我会让你自己进去吗？”

看着桑宁一脸担忧似乎怎么也不放心他踏进桑园，华玉盏伸手解开了胸前的扣子——

“桑园的力量已经大不如前了，他的规则是会把力量优先用在锁住强大的鬼怪上，已经无暇去顾及那些弱小的鬼怪，所以才让以前被锁住的那些小妖小鬼有机会逃脱出来。我找人帮我动了点手脚把妖力压住，不会被困住的。”

敞开的衣领中露出了一个直接刻在皮肤上的符文圆阵，几乎占据了整个胸膛。以前进桑园有桑宴放他出来，但这一回可就自求多福了。

桑宁看着那个刻在胸膛上的符文圆阵心里一阵难受，虽然以华玉盏的恢复力消除掉符文以后只要一两天就会好了，但那样刻在皮肉上，难道不会疼吗。

华玉盏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可以进入桑园，给她看了一眼就系上扣子，“快点进去吧，在里面不管遇到什么就直接关进空间带出去，多少也能给桑园减轻点压力。”

华玉盏在她面前轻轻打开了桑园的大门，顿时一股阴沉，晦暗，浓腻的空气流泻出来，仿佛一个尘封了太久的地窖，滋生着虫蚁霉菌和各种不见光的邪物。

“这里阴气很重你可能会有些不舒服，但你现在不是正常的人类身体，魂魄也有曲小路的本体保护，对你不会有什么影响，忍一忍就好了。”

桑宁摇摇头，“我没事。”

她不是在安慰他，是真的没事。甚至于这种空气不但没有让她觉得不舒服反而像是勾起了心底深处的怀念——她太熟悉这种空气，即使没有记忆，即使轮回转生，这里的空气也早已经沁透了她的灵魂。

她快要不记得自己是谁，忘记了作为桑宁的生活，好像自己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孩，被困在如同巨大迷宫一般一重又一重的院落里，抬起头看着古树参天鸦雀盘桓……

一千年以前，有一个女孩子出生在桑家，从一降生就被关在桑园，除了负责送一日三餐的人之外再不能见到其他人。她这样活了十

六年，在那样本该美好的年华里，溺死在水中化作一个水鬼。

那个小水鬼后来的名字，就叫做月见。

有关前生往事所有所有的记忆本该都已经失去，但身在这栋宅子之中，这栋古宅就像一个有生命的垂暮老人，低声念念地对她诉说着那些它见证过的往事。

嗡嗡沉沉的声音宛若耳鸣让桑宁的头都有些痛了，进来之后果然完全不似外面看到的那样，里面的庭院重楼比外面看起来还要大得多，一重又一重好像一个大迷宫。

“华老师，这里这么大我们要怎么才能找到小豪？”

“找人的时候就得多打听当地人。”

华玉盏这么说着，却带着桑宁迅速藏身进一个角落，眼前只见一团暗沉沉的阴影像是飘又像是走过去，那影子三分像人，却有七分的奇形怪状。

等那东西走过去桑宁才敢低声问：“华老师，那是什么……？”

“里桑园的鬼怪本体都被关起来了，这些就跟追着你去学校宿舍的触须和分|身是一样的东西。”角落里地方不大，两个人几乎是挤在一起，华玉盏说话时微温的气息直接拂在她的头顶，吹她的额头麻麻痒痒的。

桑宁在学校宿舍里看到的那些东西就只是融合混杂在一起的一大团阴气，四处遍布几乎把整个宿舍楼都包裹了。但是在这里他们的个体更明显，就是一团黑漆漆人不人怪不怪的东西。

那东西走过去之后陆续又有几个路过，其中一个在他们藏身的地方停了停，伸长脖子像是四处闻了闻，吓得桑宁又捂住鼻口大气不敢喘，好在那东西只是稍微停留了一会儿就走开了。

华玉盏低声说：“别担心，现在在这里桑小豪的存在绝对比你更吸引注意力，我们跟上去，它们会带我们找到桑小豪的。”

——比起木头人桑宁，当然是桑小豪这个活蹦乱跳细皮嫩肉的少年更有吸引力。

桑宁着实没有想到小豪在这里过得这么水深火热，不但要逃离守护者还要躲避这些东西，她为自己来得这么迟感到深深的自责。

华玉盏像是看出她的心思，说着：“桑家的事也不是就要你自己一个人扛，他好歹也姓桑，身为一个男人帮你分担一下又怎么样，反正他适应得不是也挺不错吗。”

桑宁现在也是知道，华老师是只要她没事就算万事大吉，旁人的

事闲来管管也无所谓，但要是为了她，他大概也可以不管别人死活。

所以对这句话她也就不发表什么意见，只悄悄跟在后面。

突然间她脚下一绊，虽然被华玉盏扶住没有跌倒，脚却被什么东西缠住抬不起来。低头一看就如恶梦成真一般，一丛海藻似的触手从地下探出来缠住了她的脚踝，还在不断向上攀延——

华玉盏反应极快立刻就拿匕首去割，然而他那削鬼如泥的匕首割在“触手”上却立刻就翻卷了刀刃。

桑宁还从来没见华玉盏的匕首会失效过，压低了声音不安的问：“华老师，这是什么啊……？”

华玉盏却也只能摇头，“这下面有些东西被关进去的时候我都还没出生，搞不好他们自己被关了太久都忘记自己是什么东西。”——所以他又怎么知道这什么鬼。

远处正有一团黑影也正向这个方向走来，再不躲开就要撞个正着。华玉盏用力握一下桑宁的手，“别怕，你就跟他说话。”说完翻身一跃人已经上了高墙顶。

桑宁深呼吸——不怕，华老师说不怕她就不怕。

那一团东西慢慢靠近停在桑宁面前，虽然华老师说要跟它说话……可是临到跟前桑宁看到的就是那团黑影慢慢凝聚，变成一具烧焦的人形似的黑漆漆的东西，仿佛一碰就会散掉簌簌地落着炭灰样的黑灰，没有耳朵也没有嘴，这要怎么跟它说话？

第四课时

“不好意思，我是不是挡着您的路了，请不用理会我，请——”

桑宁的脚还被定在地上，只能尽力往旁边挪了挪腾出点地方，期望对方可以就这么走过去。不过比起远处活色生香的桑小豪，似乎还是近在眼前的桑宁让它更感兴趣一些。

这焦黑的人形物又瘦又长足有三米高，它深深的低下头去“观察”着桑宁，但它并没有眼睛，只是低下头去感觉着，用不知道究竟是否存在的鼻子嗅着，身上焦黑的渣渣簌簌地掉落下来，险些落了桑宁一身。

嗅了一会儿它的手也伸出来慢慢摸索着，长长的手掌上只有四根手指，一边向桑宁靠近一边也簌簌掉着焦灰，眼看就要沾到桑宁身上。这时华玉盏蓦地从高高的墙头跳下来，一脚正踹中那东西的后脑，整个人形物顿时碎成了焦黑的粉尘四散而去。

虽然要拿桑宁来吸引对方的注意让他心里各种不舒服，但以他现在被镇压的这点妖力也只能用这种方法偷袭。

他蹲下来看了看那些海藻似的黑色触手，判断自己没办法砍断也就不再浪费时间，直接吩咐桑宁：“你来砍！”

桑宁虽然有些疑惑华老师都砍不动的东西难道自己可以吗，不过还是乖乖按他的吩咐去做，拿出他给她的匕首一刀下去黑色的触手竟然真的断了。

她诧异的看着手里的匕首两眼都快要放出光来了——难道只有这一把才是真正削鬼如泥的宝刀吗？

华玉盏看到她的目光就知道她又在想什么，拉上她免得她继续发呆——“别看了，刀具店批发的，八十块一把。你想要的话我那儿还有一打，回去再给你几把。”

桑宁已经出离诧异了，“刀具店？人类的？？”——还批发价？？

“现在可不是铁匠遍地的时代，将就着用。”

“可是它怎么——”

“因为使用的时候注入了妖力，可是现在我自身的妖力很弱所以刀也不再起作用。”

桑宁这回觉得有哪里不太对劲了，“但是我这把还是一样好用啊，果然这一把还是不太一样……？”

“匕首都一样，只有使用的人不一样。”华玉盏似笑非笑地回头看她一眼，“你见过我使用这把匕首，你认为它很好用，所以它在你手上就好用。”

桑宁正被绕得有点晕，华玉盏突然提醒她：“桑小豪就在附近了。”

桑宁立刻回神，看到他们面前的院子里已经聚集了不少阴影，一个个都是似人非人的形状有大有小，状似漫无目的的聚集在这间院子里晃来晃去。

他们躲在院门外，华玉盏不无赞赏的低声说：“看来桑小豪自己领会了怎么跟这些东西周旋，倒是很有当守园人的潜质——”

他像是说得意有所指，仿佛对桑宁又像是自语地继续说：“如果你没有在这个时候转生，被桑宴指定，那么桑宴消失之后本该从他这一代有桑家血脉的人中产生下一个守园人，以血缘远近来说他中奖的机会还挺大。”——其实他想说的是，本该就是他了。

桑宁似乎隐隐的从华玉盏话里听出一点埋怨的意味，他是觉得她替桑小豪挡住了这些灾难吗？

她瞅瞅华玉盏，“——所以你才欺负他的吗？”

“……”华玉盏对此不予置评，他转移了话题：“桑小豪混淆了他的气息让它们分辨不清，我猜是用衣服、毛发和血之类的，他现在也只有这些东西能用。不过这招你就不用学了，对你这个小木头人没什么作用。”

——那还告诉她干嘛？转移话题不用转移得这么明显吧。

“如果那小子是在保护牧文心，他应该是把牧文心藏在别处，自己把那些东西引开，再藏到这个被安排好的院子里让它们找不到目标，过一会儿它们自己就会散了。”

“所以小豪一定在这个院子里？”

“对，至少这些东西散开之前他不能动，不然这些东西会追着他走的。”他说着微微眯了眯眼睛看着黑影游荡的院子，“说不定这小子可以派上点用处……”

怎么说也是正统的桑园继承人，哪儿能让他一个人太清闲？

他们耐心地躲在院子外面等着，也许是之前华玉盏总是对桑园讳莫如深，让桑宁总是觉得这里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但真的身在这

里，虽然漆黑得不似黑夜反倒像是在地底一般压抑的黑暗，四处游荡的黑影和它们凝结出的焦黑瘦长的人形也的确都很诡异，只是对这里莫名的熟悉感冲淡了这些诡异所带来的恐惧。

人在熟悉的地方是最容易感到安心的，所以她并不那么害怕，她只是像是回到了很久以前的家。虽然家里被很多不速之客占据。

不过她不打算表露出来，就这样让华老师担心她被吓到而小心地按在怀里护着她的感觉也挺好……

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起越来越在意这个总是神出鬼没让人琢磨不透，还总是把她往鬼怪堆里扔的无良老师，知道了他的那些付出也没有办法不去在意。

她想他应该是喜欢她的，只是这喜欢里究竟有几分是给桑宁的，几分是给月见的？

她一直很在意这一点，没有办法无视。因为月见对她来说就像一个完全无关的人，丝毫没有前世今生的真实感。

可是当她走进桑园的时候却觉得那似乎没那么重要了，她不记得自己是否是月见，但她知道自己就是那个生在桑园，在这里活完短短一辈子的人。

因为这整座的古宅简直就像一个喋喋念不休的老人，总算抓住了她这个久别归家的游子于是不停不停的在她耳边诉说这一点。

突然华玉盏说了一声：“躲在这里别动。”就闪身进了院子，桑宁这才注意到在她的注意力都在华老师和耳边那些喋喋不休不成语言的语言上时，院子里大部分的阴影都已经散了，只剩下几个还在游荡。

院子侧门处有一个人影正在避过鬼怪耳目想要小心地溜出去，如果让他溜走了又还要重新去寻找他。

这家伙怎么就这么沉不住气，不能等到阴影完全散了再走呢？

虽然是这么想着，却也不禁害怕小豪这么冒失也要急着离开，会不会是文心有什么危险。毕竟小豪在这里躲躲藏藏了这么久，要总是这么冒冒失失的早就已经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吞吃入腹了。

她终究是有点沉不住气，悄悄跟在华老师身后避过那些游荡的黑影向正在溜走的人靠近过去。

华玉盏曾为妖怪界的一代大盗，区区一个桑小豪又哪里逃脱得掉。他几乎是刚出院门就被华玉盏摁住，从身后一把捂住鼻口防止他出声，直接往角落里拖去。

桑小豪显然一瞬间以为自己被发现了，吓得脸色都变了拼命想要

挣扎，只是随即看到了跟来的桑宁——他跟桑宁一对眼显然都愣了一下。

是的桑宁是很诧异，她虽然知道逃亡了这么多天的人也别指望能有多整洁，可也没想到看到桑小豪全身上下光溜溜得只剩一条裤衩，靠身上抹着泥灰来掩盖黑暗里自己太过显眼的肤色。头发也乱七八糟得像被狗啃过，明显侧面少了一大片。

为了救牧文心，这孩子也是真拼，桑宁虽然很感动很感激很感叹……可是这么四目相对还真不知道普通姐弟这种时候是要怎么样，其实看看自己弟弟只穿裤衩的狼狈相也没什么的对吧？

只是桑小豪那张抹着泥灰的脸隔着泥灰都透出一股恼羞成怒的通红，桑宁顿时也有些尴尬了。

毕竟他们没有从小一起长大，就算知道是姐弟也没什么真实感，何况小豪之前也没承认过他们的关系。

桑小豪终于从恼羞成怒里回过神来，扒开华玉盏的手，低声嚷着：“你们怎么才来啊！文心姐要不行了！”

桑宁这回真是吓了一跳——不行了？什么叫不行了！？倒是说清楚啊！

华玉盏也没多废话，推了他一把，“带路。”

他们虽然立刻就动身，但一路躲躲藏藏走的也没有多快。桑宁抓住机会就问：“文心怎么了？受伤了？严重吗？伤哪儿了？”

桑小豪一对上桑宁就一脸别扭，从牧文心那里知道了桑宁的事，想到在自己安稳度日的时候还有个姐姐生活得那么水深火热。人好容易回到家来了，自己却那种态度还喊人怪物……

他一面无地自容一面却又不肯服软，都没有人告诉他这件事啊，谁都不说他怎么知道突然冒出来的这个姐姐还真的是他姐姐……

他别扭着，没什么好气的说：“我怎么知道她怎么了！她没受伤，就是来了这个鬼地方之后一直就呼吸困难，人也越来越弱了……”

华玉盏听完拍了拍桑宁安慰她说：“没事的，普通人受不了这里的阴气，回去养一养找人驱驱邪就好了。找到她之后你就先把她收进空间里，隔离开这里的空气就不会有问题了。”

桑宁忙点着头应下来，桑小豪在一旁问：“那我怎么没事？”

但他的问题只换来华玉盏的白眼——没错他就是迁怒桑小豪怎么样？他就是讨厌看着桑小豪什么都不知道安安稳稳的过着普通人的日

子，在这里的人本该是他的。

不久之前那个男孩子跟她说，“文心姐，你在这里等等，千万别动，我去把它们引开！”

这句话几天以来她好像听过了很多次，但是她觉得很恍惚——谁是文心姐？是她吗？那是她的名字？为什么她有些不记得了，头脑里有些混沌，像是有另一个影子要渐渐替代了自己。

这种感觉就像她的脑壳里正在慢慢长出另一个脑仁，而把她自己的大脑挤得无处容身，紧迫而又恶心。

她现在什么也没有办法去思考，唯一还能依稀辨认的就是那个跟她说话的男孩子，记得自己是在某条走廊上追上他，虽然不记得那是什么地方自己为什么要追他，只是感觉追上他似乎是一件很重要的事。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来到了这个地方。

刚来的时候她应该不是这样的，她还隐约能想起那时候自己身上总是环绕着看不见的黑气，那些黑气仿佛是从四面八方向她聚集过来，从她的指尖，皮肤，五官，它们在不停的渗透进她的身体，甚至说是被吸进去的也不为过。

可是这种画面却只有她自己看得到，那个男孩子，虽然他在努力的想要保护她，可是他看不见那些黑气，他不知道正在发生着什么，也帮不了她。

他甚至从来也不知道，在他引那些黑影离开的时候，她曾经不止一次被偶然靠近的黑影发现过。但是那些黑影根本就没能把她怎么样，反而刚刚碰到她就也被吸进了她的身体中。

随着那些黑影和黑气越来越多的被吸入身体，她整个人也就越来越昏沉，像是自己身上寄生了一个巨大的瘤子，吸取着这些黑气和她的生命力在快速成长，她却只能一点点的虚弱下去。

终于她的身体像是饱和一般，黑气环绕在皮肤表面像要溢满出来。她看到那些黑气渐渐凝聚成一个人形，站在她面前弯下腰，可惜她已经连抬头去看看他的脸的力气都没有。

她听到一个声音，低沉，悠远，却阴冷得不带一丝情感——

“这个身体还是太弱了，我需要一个新的身体，你会造给我吧？”

黑气凝聚出来的已经不再只是桑宁曾经看到的人形黑影，他有了眉眼，五官，一头黑色长发衬着细目妖娆风情入骨——那是华玉盏的脸，一样的眉眼五官，刻在他的脸上却透出一股阴晦的沉冷，叫人不寒而栗。

他回来了，来找回曾经距离他只有一步之遥的挚爱之物。

“文心！文心——”

桑宁到达他们的藏身之处时牧文心紧闭着双眼没有反应，华玉盏提醒她：“先送她进空间，跟阴气隔绝开她就会没事了。”

桑宁立刻把牧文心送进空间里，桑小豪瞪大眼睛看着牧文心一个大活人就这么从眼前消失不见了。

“文心姐人呢？空间是什么？桑宁你有法宝吗？”

总归只是个高中的小男生，平时再臭屁遇上这种事也忍不住好奇心，尤其终于可以卸下保护牧文心的重任轻松下来时，桑小豪才终于没办法继续忍受自己这副模样——“我还是先去找我的衣服……”

“等等，”华玉盏揪住他，“衣服就放在原处我们还用得着。”

“还要用？为什么？我们不是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吗？”

“不，我们不急着走。来都来了，就顺便做点事吧。”

牧文心在空间里依然闭紧着双眼，四周变得宁静，她心里的恐惧却在不断的滋生——

她想起来了，在那个人影离开她的躯体从黑气里滋生出来站在她的面前，她才终于想起自己是谁，想起了事情本该有的真相。

她是历史系才貌兼优的女神牧文心，跟桑宁从来不是什么好朋友，她们不过碰巧是室友关系不好也不坏。她还曾经一度犯傻以为只有华玉盏那种与她在相同专业领域颇有建树的才俊才能配得上她，甚至鬼迷心窍的跟桑宁争，可是当她吃了亏也知道他们的真面目之后就敬而远之不想再跟这些人扯上关系了。

她怎么会去照顾桑宁，她怎么又发了疯似的把自己卷进这些事情里，好像这么长的时间以来自己都着了魔，只要一看见桑宁脑子里除了她就再没有其他东西。

现在她清楚的知道她着的那个“魔”就是从黑气中生出来的那个人影，他就是寄生在她身上的瘤子，影响着她的思维。最让她感到恐惧的就是她能够感觉到那个人对她的厌弃，他不再满意于在她这个宿主身上寄生，他想要摆脱掉她这个宿主，可是她丝毫不觉得这值得庆幸——

那时，她会怎么样？

这个吸取着她的生命力并靠着大量阴气成形的毒瘤，要以什么样

的方式离开她的身体？

而她甚至不知道自己还能清醒多久，在桑宁和桑小豪赶来的时候“他”已经重新藏匿回她的体内不露一点痕迹，她明明还清醒着却不能说话也不能动，整个身体都不再受她控制，连那一点清明也一点点消失，不知道下一次清醒过来是什么时候什么情景，也不知道是否还有那一天，或者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永远消失……

第五课时

天亮了。

杨丰旭看了看手机，上面已经不再显示时间，但从肚子饿和吃饭的情况来看，这应该已经是他们来到这里的第三天早晨。

他们是第一天上午到达的，中午时天就已经完全黑了，这样看起来这里的夜晚足有白天的三四倍长。

而华老师和桑宁出发也已经一天两夜了，到现在都没有一点消息。

“杨丰旭，我们该走了，你好了没？”

“来了。”

他走到院子时正看到孟思敏发愁地拎着那个破桶，“我们还是去多买两个桶吧，这里一晚上简直长得诡异，这点水哪儿够用！”

“不如去县城买桶装水好一点，去村民家里打水那种经历也太恐怖了……”

“桶装水是好，可是谁扛？”

他们只有两个男生，一个留守一个外出，勉强扛个一桶回来也不是不可以。

“那还是杨丰旭和媛美看家，我们三个去城里？”

“等一下，”霍阳打断白乐枝说：“这次我跟杨同学交换，我留下来。”

孟思敏看一眼霍阳……“霍阳学长你这么不想扛桶装水啊？”

霍阳大囧，“跟那个没有关系！我只是觉得不确定哪一边会出现危险的话，我两边轮流跟着会比较好……”

“哦，是哦……？”

可是大白天的到底会有什么危险？

为了避免继续纠结这个问题白乐枝赶紧说：“那就这么决定吧，白天时间不多，我们也赶紧出发吧。”

于是留下霍阳和蔡媛美，其他三人趁着白天去城里采购补给，白

乐枝不无担心的自语着，“桑宁跟华老师都走那么久了，他们不会问题吧……”

孟思敏耸耸肩，“才一晚上而已。”

“那可真是漫长的一晚上……”

虽然杨丰旭修了窗户，但屋子里连床被子都没有，五个人裹着棉衣挤在一张床上靠墙坐着睡了一会儿，其他时间在这个没有电的小屋子里只能烤着酒精炉子烧水取暖。

一整晚，确切说是一天两夜，围着一个炉子除了聊天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

不过比起短暂而诡异的傍晚，他们倒是情愿一直过着黑夜的生活。

三个人顺利地采购完，拎着大包小包补给品甚至还有霍阳嘱咐他们买的一只现宰鸡回村，刚走到村口却傻住了——进村的小路尽头漆黑一片，好像走进去就会掉进深渊。

“这，这是怎么回事？”

“天黑了……”

“怎么会？我们来回不过只走了一个小时，不应该这么快就天黑的……但是现在要怎么办？我们还要进村吗？”

三个人一时面面相觑，杨丰旭看着前方那漆黑的深渊说：“不能进，我们就在这里等天亮……”

“可是媛美他们已经没有食物和水了啊，谁知道这一次天要黑多久？而且霍阳学长嘱咐过无论如何都要把鸡带回去作为登门道谢的礼物的，现在鸡在我们这里，他们要怎么办？”

——鸡是打水的谢礼，也等于是之后几天打水的“预付款”，如果他们不去登门道谢，那么对方可就会主动来登门了。

蔡媛美在大家走后就收拾了屋子，把漫～～长的一夜里消耗出来的各种食品袋子罐子扔进垃圾袋堆在门边。霍阳在一旁椅子上坐着靠着墙闭目养神，一年前那个做事看起来有点慢吞吞的中二大学生现在已经有了十足唬人的架势，就连那些慢吞吞的地方如今看起来也透着高深莫测。

在这片刻的安宁间，一阵敲门声足以让人吓得魂飞魄散，蔡媛美一转头看见四个人站在门前，其中一个是之前见过的长相像老鼠一般的矮小男人，另外三个没有见过，看起来就像一家三口，大概。

女人看起来就像个普通妇女还算正常，那男人就长得歪七扭八奇拧巴不已，好像在光秃秃的脸上随手贴上的五官，那小孩真的只有身高像小孩，脸上一脸的黑鬓毛，五官虽然是缩小版的，但比它的“爹妈”还要老成。

蔡媛美隐约意识到这应该是白乐枝她们去借水的那户人家，可是它们为什么会出现啊，现在明明还是白天……

抬头一看她简直要吓哭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天色竟然开始暗沉下来，乌云聚集，一副随时都要开始下雨的样子，已经看不出是白天还是黄昏。

那个细眼的矮小男人一笑起来眼睛完全眯成了一条线，“小姑娘，你们家的人都回来了吗？”边问着它还深深的吸了一口气，看到黑衣黑帽的霍阳从屋里走出来时那一口气一下子卡住咳了好几声。

这个满身都散发着符纸符水味道的人让人闻一下就直想皱鼻子，另外三个人看见他显然也都瑟缩了一下，离门口又远了一步。

“哦，看来你的同伴回来了——其他人呢？”

一脸老鼠相的矮小男人还想打探，霍阳从黑礼帽的帽檐下露出一只眼睛盯着他，“问那么多干什么？”

老鼠男立刻又老实了些，不再乱闻乱看，恢复了一副旧社会管家似的样子垂手站着，“希望两位不要介意我们冒昧登门，不过您知道入乡随俗这个道理，在这里呢，守礼是规矩，既然阁下昨天拜访了我们的村民，他们今天自然要回访……”

他说得意有所指，眼色隐隐的已经指明他们昨天登门时可没有带礼物而且还借了水，如果没有回礼可就犯了规矩。

全村人都在瞪大了眼睛等着他们违反规矩，那样说不定可以搞搞私刑，还可以给几百年不知人肉味儿的全村人打打牙祭……

蔡媛美被它们笑得奸佞的目光盯得马上就要哭出来了，瑟瑟地躲在霍阳身后。她现在终于知道霍阳让白乐枝他们买鸡是干嘛用的，可是他们都还没有回来天就快要黑了，现在要怎么办啊～～

四个人现在还规规矩矩地站在院门外，但已经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随时想要跨过门槛扑进来。而实际上这几个外来人没有登门回礼，现在它们都已经上门了也没有第一时间拿出回礼，它们已经随时可以扑进去，只不过因为碍着那个天师才没有立刻翻脸。

不过没关系，几个小天师只要全村人一起动手一定能解决掉。

霍阳大步走了几步来到门口，四个人立刻全身紧绷戒备以防他突然出手。

霍阳抄在口袋里的手突然伸出来，吓得它们下意识抱头，却见他手里拎尾巴把一只死老鼠递过去，慢吞吞说了一句：“多谢昨日款待，还望日后多来往。”

那老鼠相的男人看着拎到眼前的死老鼠一脸死灰色，一家三口虽然对这种常见货面露不满，但说来也不过只是借点水，尽管很想借此机会从难得的外来人身上揩点肥油，可是这回礼也不是说不过去，只能干笑两下收下了。

蔡媛美脸上微微抽搐一下——霍阳学长竟然把死老鼠揣兜里？？

她低声在他背后问：“学长你哪儿来的死老鼠啊……？”

霍阳面无表情慢吞吞说：“刚刚门口抓的。”确切的说，就在刚刚蔡媛美收拾出来的食品垃圾袋旁。

……………………………………

此时的另一边，少年在奔跑着，凌乱的头发，全身只穿着裤衩，光脚穿鞋子，一如过去的每一天奔跑在漆黑的天空下。

他应该庆幸，最近那个恐怖的聚合体越来越少出现在桑园里，也就没有扭曲出通道通往东大，他是不会想要以这样一身变态的打扮出现在女生宿舍的走廊里的。

他跑过几个院子，不隐藏踪迹，不寻找掩护，身后如同拉火车一样拖着成群的鬼怪，奔跑，奔跑，拼上性命的奔跑——

“啊啊啊桑宁我撑不住了！！他们要追上我了！！”

桑宁默默的冲他皱皱鼻子腹诽一句：“叫姐姐！”

在桑小豪奔跑过又一个院子时，趴在高高拱门上方的桑宁抛下一片玻璃弹珠，像一片能砸死人的雨，大大小小的空间密密麻麻的展开，将周围的东西全部收纳进去，华玉盏飞快地闪过把桑小豪揪出那片地雷区。

桑小豪一屁股坐在地上，“我们到底还要来多少次啊？我实在跑不动了！”

华玉盏闲闲地站在他旁边说：“那就休息一会儿，应该还有时间。”

——休息一会儿？一会儿还要继续？

桑小豪哀嚎：“再跑下去要死人了！”不是累死，就是被那些东西抓住摁死。

这场开火车的游戏原本可不在华玉盏的计划内，不过桑小豪这么

好的诱饵不用白不用，而且好用得实在有点出乎意料了。

桑宁瞅瞅她可怜的弟弟，拽了拽华玉盏的衣角，“华老师，我没有弹珠了……”

华玉盏挑眉含笑地看她，“我记得你带了不少啊？”

“也没多少……”

“好吧，你要这么说的话……”就算知道桑宁只是想帮桑小豪找理由，不过既然是她说了那也就由着她，“那我们这次就先回去，但是下一次他也要跟你一起来。”

“我会来的！”不等桑宁开口桑小豪就高声说，“我才不会一个人躲着贪生怕死！”

华玉盏挑眉笑笑知道他会做到，毕竟桑小豪有过得救的机会，但是上一次他就因为牧文心而留了下来，所以他的确相信这个孩子不会一个人躲清闲。

他们悄悄向大门靠近过去，还隔着一个院子就再也不能往前，每一个通往大门的院门都被黑色的藤蔓爬满，牢牢的挡住了去路。

“还真是阴魂不散……”

桑宁拿出匕首，“我来……”话音都还没有落下，她脚下的地面突然窜起一人高的触手，像渔夫的网子网住她迅速收回，带着她飞快的钻进地下。

华玉盏扑上去拉住她，然而他弄不断这黑色触手，桑宁拿刀的手又被缠住，最终只能看着她被拖进地底。一切只有短短一瞬间，速度快得让桑小豪转头时只来得及看到桑宁的头顶从地面消失。

“——桑宁呢！？”

华玉盏握拳狠狠砸在地面，竟然就在他眼前又发生这样的事！

他突然抬头看向桑小豪，看得他心里一跳差点想要后退两步，华玉盏站起身来从口袋里掏出一颗弹珠给他——“带着这个离开园子，下山，到村尾最破旧的一栋小屋里去，让他们带你去找华玉龙。”

幸好只有牧文心的这一颗放在他这里保存。

“那，桑宁呢？”

“我去把她带回来！不过也需要你做一件事——去把守护者引回桑园。”

桑小豪也不自觉地哆嗦了一下，对于那东西他身为桑家的后人也本能的充满了恐惧避之不及，“为什么非要把那东西引回来……”

“我需要到这下面去，只有守护者能开路。”

“好……我怎么做？”

“你只要到山下的村子里去，在天黑时把村里的人引出屋子就够了，只要有‘人’在天黑时出来守护者马上就会扑回来。”

虽然搞不懂这里面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不过为了桑宁他也只能照办，他略略迟疑了一下说，“我这些天见过这东西……它有时候会突然从地里冒出来抓了什么东西就拖下去再也没有冒头……桑宁不会有事吧？”

它抓了它们干嘛？总不会是抓下去陪它玩吧？

华玉盏的脸色很难看，“我不会让她有事，你快点下山。”

他不是没有奇怪过桑园里鬼怪的数量有点异常，就算一部分已经分流出去安置在桑园村，就算趁着结界不稳定逃走了一部分，还有极少一部分穷凶恶极的被关在地下，但留下来的数量本该依然惊人，跟他们见到的并不相符。

桑小豪转身开始盘算怎么爬过院墙，但那些封住了门的黑色藤蔓在带走了桑宁之后似乎就达到了目的慢慢缩回地下，大门也就暴露出来。

他匆忙跑出去，他一走华玉盏就解开胸前的衣服，用匕首横刀划下破坏了符形，画符的血痕也再次被血染污，一时间妖气随着那条血口源源不断的涌出来。

——桑小豪走出了桑园大门，寒冷刺骨的空气顿时扑面而来几乎把他整个人都冻傻了。

这什么情况？冬天了？？

在桑园里感觉不到外面的气候，可是现在他全身上下只有一双鞋和一条裤衩，看着眼前一片漆黑的冬日山林，就这么光溜溜的穿过林子下山，进村之前他真的不会冻死吗？？

第六课时

一个人十八岁的时候跟三十岁的时候思想绝不会相同，同样一个妖怪的五百岁和一千五百岁也是一样。一千年的阅历真的足够任何一个妖怪不再轻易做些冲动的傻事，只是为什么遇上桑宁，他就又跟一千年前一样不是不在乎后果而是完全没有去考虑后果，唯一知道的只是他要去做什么。

夜里开始飘起了雪花，桑园村里隐隐飘荡的阴气让雪花落地也不化，不消一会儿就积了薄薄的一层白色，让村子里的夜晚寂静得近乎安逸。

家家户户都呆在屋子里，尽管这几个皮滑肉嫩的人类搞得它们坐立不安心痒难耐，但冒险走出屋子却是个极大的挑战。

几家村民聚在一间大屋子里讨论着，“他们到底有几个人？今天傍晚没见其他人回屋也太奇怪了……”

“他们自己要找死不回屋子就不要管他们，小屋里只剩下两个人了，在他们离开之前揪住他们不守规矩就可以吃掉他们了！”

太久了，它们被关在这里守着劳什子规矩，久得连肉味儿都快忘记了……

终于有人还是按耐不住的说：“外面那几个不回屋子的真的就会被抓吗？在外面巡视的那个鬼东西已经好久都没有出现过了，连村长都不知道多久没回来了……我们村子该不会现在根本就没有人管吧？难道村长那老东西终于死了？”

“怎么可能？村长怎么会死？我看那老不死的寿命比我们都长！”

“那是你来的晚不知道，听老人说以前没这村子的时候我们也都得关在山上那大屋子里，那时候村长家还是一代一代传的，鬼知道他怎么突然就变成了老不死，以后村长就再也没换过了！搞不好他这次就真的寿命尽了快要死了也说不定呐！”

这样一说那老鼠相的细眼男人也一脸顿悟，“难怪我在他屋子外面好像闻到了他的味道，可是哪里又说不出来的奇怪，觉得他好像在又好像不在——他要真是快死了那就说得通了！”

“不止！听说园子里已经跑了好多人了，这里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桑园也不是那么坚不可摧的嘛！早知道真不该到村子里来，还以

为这里能比较自由，结果自由没半点，日子还过得这么苦，天天只能靠老鼠果腹……”

老鼠相的矮小男人不自在地咳了两声，却只招来白眼——咳什么咳？不吃老鼠吃什么？再咳把你也吃了！

“不如干脆豁出去试试！万一那个巡视的真的不再出现了呢？人类有句话，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这句话足够让屋里所有的人心动，可是这也是个大冒险，要让谁去试？

“抓阄吧！人类解决不了这种事的时候都爱抓阄，我们这里有十来个人，去一半留一半。”

这个主意倒是获得了赞同，又有人一起壮胆，万一发生什么还可以保存战斗力。

这时村长小屋里的两个人完全不知道另一件屋子里的那场小型会议，夜晚对于他们来说本该是可以暂时松一口气，安安稳稳养一会儿精神的。可是蔡媛美心里就是不停的打鼓，眼皮子也直跳，总觉得即将发生点什么。

她一会儿看看窗一会儿看看门，虽然也很想说服自己只是因为其他人没回来所以自己才因为不安而想多了，可是霍阳偏偏又火上浇油地说：“听说你之前结过鬼缘，所以有时候也会拥有像鬼一样非常的感知力，我们还是多注意一下比较好。”

蔡媛美现在觉得在这种情况下霍阳学长实在不是一个适合独处的好人选。

她提心吊胆了半天都不敢放松一下，一副惊弓小鸟的样子直到霍阳都看不下去，觉得自己大概说的是有那么点不委婉……

他试着劝说她，“你先睡一下吧，我会盯着的。”

——她哪里能睡得着啊，就不说这直跳的心口和眼皮，光是孤男寡女的跟这黑风衣学长在炕上她也睡不着啊！

这时突然响起的撞门声吓得蔡媛美心脏差点从嗓子眼儿蹦出来，那重物撞门的声音只响了一声，等两人警惕地盯着屋门时就变成一种僵硬的拍打声，霍阳立刻起身又快又轻地走向屋门，蔡媛美根本不敢自己一个人在里屋呆着，一扇破窗户给不了她安全感，她情愿躲在霍阳身后。

霍阳宽慰她说：“不用担心，如果只是一两个胆大的村民来试

探，我还对付得了。”

蔡媛美干脆自己安慰自己：“或者只是乐枝思敏她们回来了……”

霍阳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冒险回来，但以他的听力和感知力还是可以察觉到外面只有一个人的。他站在门前拉开了屋门，在开门的一瞬间已经感应到了对方单纯的人类气息，所以在门外的人影随着屋门打开向他倒来的时候，他并没有其他动作只是酷炫的一个闪身——不过他显然忘记了蔡媛美还在他身后，于是那人影就直直向蔡媛美扑去，两个人跌成一团倒在地上。

当蔡媛美看清压在自己身上那个光溜溜的男人，当即尖叫着：“变态啊啊！！”

面对鬼怪她或许会吓得不敢动弹，但是面对一个变态她绝对反应迅速直接抄过旁边的瘸腿凳子就往那人身上砸，被冻僵的光溜少年一边艰难地躲着一边大喊：“我不是变态！我是桑宁的弟弟！她让我来这里的！”

听到桑宁的弟弟，蔡媛美总算停下手，举着凳子戒备地盯着他，“你是桑宁的弟弟？你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不穿衣服？”

桑小豪哀怨，“不是我不想穿，谁会愿意在这么大冷的天里不穿衣服到处窜，我也是没办法！这件事真的很复杂，总之我已经被困在那山上的大宅子里很久了！”

蔡媛美之前没见过桑小豪，他被桑宁带去大学的时候她还正在住院，只从别人那里听说了一点这个被倪倩饿鬼附身之后咬得很惨的孩子。不过见到了桑小豪，她也就终于想通了——“桑宁非来这里不可的原因就是为了救你？”

桑小豪不否认，“还有文心姐！”

“牧文心也在这里？”蔡媛美一想到牧文心，多少还是有点毛毛的……“那桑宁呢？她和华老师怎么没有回来？”

霍阳已经关上了屋门，隔绝了风雪桑小豪还是忍不住的哆嗦，“他们遇上点麻烦，要我下山找人……学姐你能不能先给我件衣服……”

“哦，对！”蔡媛美这才惊觉人家少年还光溜着，慌忙跳起来去找衣服。

大冬天大家带来的换洗衣物都不多，也就不是拘泥款式的时候，于是桑小豪杂七杂八层层叠叠的穿了一身，男款女款都有，什么颜色也都齐全，乍一眼看上去就像一棵圣诞树——棕色是杨丰旭的，绿色是孟思敏的，红色是蔡媛美的。

蔡媛美给他倒了一杯热水，加上霍阳贡献的暖暖贴，桑小豪总算缓了过来。

她认真地拍拍桑小豪的肩膀，“弟弟不用怕，我是桑宁的好朋友，她不在我会照顾你的！”

桑小豪对这位小小的学姐略囧，他真的不是不想信任她，只是她一副自己都需要人照顾的样子叫人不知道要怎么回应这句话。他只能含混过去回到正题，“你们有办法可以离开这里吗？华玉盏让你们马上带我去找一个叫华玉龙的人！”

听到华玉龙的名字霍阳也就隐约察觉到事情可能有点麻烦了，如果不是事情脱出了控制华玉盏不会要联系这个智囊和后援型的人。

“他们发生了什么？”

霍阳看起来就一身神神叨叨的打扮，自然让人很容易寄予希望，桑小豪省略了桑宁和华玉盏到来之前的前因后果，直接讲了最后发生在桑宁身上的事和华玉盏的交代。

霍阳听了默默点点头，“看来现在不是守规矩的时候，我们得提前离开这里了。现在就去收拾东西，我们先送蔡媛美出去，再来想办法把屋子里的人引出来。”

能提前离开这个地方蔡媛美是很高兴，只是五个人的行李只有三个人来提，其中一个还是身娇力小的蔡媛美，显然负荷过重不利于维持霍阳的形象。

于是果断的舍弃了酒精炉之类的大件行李只带上个人物品，三个人轻装上路，只是刚一走出门口就看到院门外围堵的村民——

“哈——看吧，我就知道他们不守规矩！被抓到了就不要怪我们动私刑！”

堵门的几个村民面目狰狞，甚至有人隐隐露出獠牙一副磨刀霍霍的样子，一看到三人背着行李走出屋子就立刻跨过了那道之前视为天堑的门槛。

对方的数量显然有点超出霍阳的预计，他表面上虽然装作淡定，但他心里知道自己不过才修行了半年，连蒙带骗的还能跟一两个周旋一下，一下子七八个村民绝对够摁死他十回。

蔡媛美已经吓得嗷一声又跳回屋里，可是那显然不会有什么用处，它们只想抓到他们犯规矩，只要犯了，就算她跳回去它们也会不客气地进屋去把人拖出来。

霍阳压了压帽檐，低头抬目一副无限深沉的模样，上前两步，周身都散发出一股“谁敢动手？”的气势。

桑小豪和蔡媛美看着他的背影一时都充满了崇拜，连那几个村民也踟蹰了一下没敢马上动手。

它们的确被关在这里太久了，迎战天师的经验早已经忘了个干净。

霍阳高高抬起一只手，顿时周身火焰缭绕，寒风鼓动着风衣，大喊一声：“出来吧——我的使者！”

村民们顿时全神戒备，一个人影突然从屋顶跳下来，高大的身影让人望而生畏，全身上下遍布木头的纹理和漆面的光泽。

蔡媛美于是发现，这不是没穿衣服的司机先生吗……

司机先生显然有着非常高大的体型健美的身材油亮的光泽，以及这些所带来的震慑力……村民们看到它一个个脸色实在不怎么好看，开始偷偷的窃窃私语——

“这家伙居然可以使用神使！”

“而且无生命的神使不是法术很厉害的天师才能驱使的吗？可是这家伙看起来年纪一点也不大吧？”

趁村民犹豫着不知道该不该动手，霍阳继续装深沉地说：“我们只是路过借住，不想在这里生事，也会给村长带来不便。请让我们过去，就当做今天的事没有发生过。”

老鼠男走上前来，已经撕下了那副彬彬有礼的外衣，露出一脸奸佞和细碎的尖牙，“想都别想！能不能打得过打了就知道！一起动手！”

它们顿时亮出了尖牙利爪，有的村民脸已经扭曲变形再看不出人类模样。

桑小豪现在对逃跑是很有自信的，如果在村里拉上两圈火车应该能拖到守护者出现——这时一只抖抖索索冰冰凉凉的小手拉上他的手，他的小小学姐连声音都在抖，“不怕不怕，学姐保护你！”

桑小豪顿时觉得要丢下这个小学姐跑开实在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

美食当前的诱惑让那些村民陆续都剥下伪装显出原形，有尖嘴猴腮也有青面獠牙，一起都向霍阳扑过去——

那只是发生在一瞬间的事，那些青面獠牙的怪物已经飞身在半空，一个庞大的阴影却猛地从侧面扑来，瞬间就有两个人消失不见。

霍阳拉住桑小豪和蔡媛美就飞奔回屋里，关上门躲到离门窗最远的角落，“那东西来了！”

桑宁睁开眼睛的时候自己仿佛被掩埋在一片黑色的海洋之中，放眼望去地上全是漆黑的触手，像海藻一样厚厚的堆叠着几乎看不到地面。

她费力地从那些海藻一样的触手中爬出来，可是即使站起身也完全看不到这片黑色的尽头。而抬起头看到的依然是黑色的天空，不同的只是有许多树根一样的东西从黑色的“天空”延伸下来，就好像她身在地面之下。

桑宁于是想起自己的确是被这些黑色触手从地面拉下来的，她想这里也许就是华老师所说关押着桑园里那些鬼怪真身的地方。

这让她不由得有些紧张，怕四周突然冒出什么东西，可是这里除了那些铺叠在地上的黑色触手之外似乎没有任何活物的存在，四周安静得仿佛这里是一块死地。

她不能一直傻待在这里，她得想办法找到出路回去。可是如果自己的头顶才是真正的地面，那么遥远的距离除非自己会飞否则根本上不去。

桑宁只能抱着一线希望四处去走去看，期待这片黑色的触手海洋可以有一个尽头，可是似乎不管她走多久视线里看到的景象都没有一点变化，好像地下的整个空间里除了那些黑色的触手再无其他，她在这里渐渐丧失了时间和空间以及方向的感觉——直到不知多久之后地面上终于开始有了细碎的声响，悉悉索索，那是藤蔓之间互相摩擦的声音。

黑色的触手就像刚刚苏醒的蛇群开始慢慢蠕动，互相摩擦着起舞着，桑宁在它们扭动的间隙里终于看到了黑色以外的东西，被埋在那些触手之下到处都是，白惨惨得有些刺目。

触手扭动的幅度越来越大，整个“地面”都在起伏着，桑宁趁机扒开一片触手，终于看清那下面埋着的，是累累的白骨——妖的，鬼的，长着角，拖着尾巴，散乱的混在一起，堆叠如山。

桑宁一瞬间打了个寒颤，再次放眼望去，整片不见边际的触手之下，尸骨遍地。

第七课时

这里如同是一个坟墓，鬼怪的乱葬岗，成千上万的白骨堆积掩埋在黑色的触手之下，随着触手的苏醒暴露出来。

据说所有拥有思维的动物都会对同类的尸体产生排斥感，因为那是一种危险的警示。

桑宁的恐惧并未因为这些尸体不是同类而减少，她看着一丛扭曲舞动的触手突然对准方向从地面直窜向上方没入天顶，一个青面獠牙的鬼被扯了下来，它嗷叫着抓住天顶伸下来的树根不肯松手，那些黑色触手依然紧紧缠着它却不再用力拖曳，只是伸出触须钻进它的七窍，刺破皮肤伸入体|内，痛苦凄厉的叫声顿时响彻在这片空荡的地域里，那只鬼的身体却越来越干枯萎缩，最后只剩下了一层干黢黢的皮包着骨头，从触手中散落下来。

桑宁的后脖颈顿时一片发麻，凉意顺着脊椎流窜贯穿全身，一想到刚刚自己就被埋在那片触手之中……

它把自己抓来也是为了吃了她吗！？她也会被吸干血肉变成一堆散落的皮包骨？？

难怪桑园跟自己预想中的似乎不太一样，她在地面上看到的大部分都是那些所谓被锁在地下的鬼怪延伸出来的□□，真实的鬼怪却数量不多。

如果这满地累累的白骨都是被抓下来吸干的鬼怪，那多得了才怪。

桑园是从什么时候，竟然变成了某些鬼怪的饲养场，大鬼吃小鬼老妖吃小妖，养出了地下这个如此庞大的东西……

桑宁突然想起曾经在梦里看到过的吞噬掉了整个桑园的黑色触手，它把自己抓来也是为了吃掉她吗？那为什么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动手？难道只是抓来之后发现她不是妖怪而不屑于吃？

她衷心的希望可以是如此，而不是它留待饭后的小点心。

在看过了刚刚那一幕之后桑宁就连踩在这些触手上都不敢，可是虽然它们大部分都在半空扭曲舞动，像是猎食中的野兽探寻着地面上的气息准备随时出击，但地面上还是如脉络一般遍布着它的触须。她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可是厚厚堆积在地上的白骨有的似乎已经年代

久远，一踩上去就咔嚓碎裂，整条小腿都陷了进去。

她不想被吃，一面忍不住希望华老师快点来接她，一面却又念念着华老师千万不要来，华老师一看就比自己美味得多，她仍记得他原形的银色柔韧身躯，像极了新鲜美味的带鱼。这黑色的怪物已经被关了这么久，一旦见了华老师岂不是像看见一顿海鲜大餐。

桑宁胡思乱想着想要找一个可以藏身的地方，却发觉地上那些蠕动的触手似乎都在向她聚集过来，像无数条黑色密密麻麻越集越多，终于让她再也无处落脚，开始沿着她的小腿向上蔓延。

桑宁想要甩开未果，两腿被纠缠着跌坐在地上，嘴里开始念叨着："我不好吃，我真的不好吃……"

她是木头做的啊怎么会好吃呢，只是想起了这一点似乎也并没有让她好过多少，不吃血肉还可以吃魂魄，那样一样凄惨！对了她还有空间，她可以躲进空间里，虽然出来之后也还在原地，依然没有办法脱身，不过能躲多久就躲多久……

正胡思乱想着，聚集而来的黑色触手在她面前聚成了一个突起，升到与跌坐的她等高时就停下来，触手蠕动着露出了半张脸和半截身躯——高挺的鼻梁，黑色的薄唇，眼睛被挡在黑色水藻似的漆黑长发下看不清楚。他的上半身隐隐约约从触手空隙中显现，下半|身还隐没在其间。

这就是这些触手的本体了吗？一股漆黑的，阴湿的，隐晦的气息像一股庞大的低压笼罩而来，让人觉得附近的空气都变得粘稠阴晦叫人呼吸困难。

桑宁顿时不敢再动，看着那东西缓缓靠近，最后停在她的脚边。

一个阴涩低沉的声音的声音响起——"桑家的小姑娘，我见过你，你在我头顶上住了很多年。"

这是友好邻里拉关系的时候么……桑宁僵硬的堆堆笑容，"你，你好……"

那黑色的薄唇似弯非弯似笑非笑透着一股阴冷，仿佛根本就没有在动，声音却继续传来，"你就是新的守园人吧？"

"我不……"桑宁刚想否认，它却突然靠近了一些，"我知道桑宴已经死了，现在这里换成你做主，我们来做笔交易吧——"

桑宁只能把要出口的否认咽了回去，"什，什么？"

"桑园里已经快没有什么东西让我吃了，你放我出去——"

"——我的好处呢？"

“好处就是，我不吃你。”

“……”

这算什么交易，这简直就是恶霸！

“如，如果我放不了呢？”周围的空气一瞬间阴冷刺骨，桑宁慌忙说：“我我不是不想放你！我只是说假如我放不了……”

黑色的薄唇唇角挑了挑，“那就吃了你，等下一个守园人到来，把你的尸骨给他看看。”

她知道这不是威胁，只是在陈述。如果不是知道她爷爷桑宴的“死亡”是被华老师和曲小路都认可的正常情况，她都想问爷爷是不是也是被他吃掉的了。

可是现在让她欲哭无泪的是，她真的放不了，这跟她的意愿无关——从进了桑园之后她就像是自然而然的知道了桑园的机制，如果只是还没有被锁住的鬼怪守园人可以放走，可是一旦被锁住就没有人能放得掉了。

桑园那渔网似的结界本来就会优先集中力量锁住大鬼，他吃得越多长得越大，就越不可能离开桑园。

看着地面上的累累白骨山，还有他遍布了整个看不见边际空间的触手，桑宁真的怀疑他会是整个桑园最后一个被关到地老天荒的妖怪。

霍阳三人躲在屋子里等到外面完全平息下来，恢复了一片寂静。

他们慢慢打开门，院子里除了被守护者撞得有点七零八落的司机先生，再不见那几个村民的踪影，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他们知道守护者想要靠近房门的时候是司机先生在挡着，本以为它是没有生命的东西不会有什么危险，现在看到他这七零八落的样子蔡媛美也是一阵难过，发现跟司机先生都已经有点感情了。

她默默为司机先生哀悼，霍阳说一句：“这种东西华先生还可以再做。”催促着她快点上路。

她双手合十拜了拜司机先生的残骸就赶紧跟上，一路上家家户户的窗户后面都露出一双双幽幽发光的眼睛，可是守护者的归来让它们再没有一个人敢踏出屋子。

他们飞快跑向村口的方向，可是走了很久都似乎一直在村里转圈，霍阳停下脚步说出自己的担忧，“看来天黑时没有办法离开这里。”

他看起来对此并不意外，大概早也知道些什么，只不过抱着期望试一试罢了。

可是桑小豪却没有办法不心急，“难道我们要在这里等到天亮吗？可是已经拖了这么久，桑宁发生危险怎么办？”

霍阳不知道如果告诉他这里的黑夜可不是12小时，而可能是24小时36小时的话桑小豪会不会急得吐血。

蔡媛美看着桑小豪那掩盖不住的焦急大为感动，谁说桑宁跟他关系不好的来着，根本是胡说嘛！

“那就再试试吧。”

霍阳拿出一个对讲机，接通的速度倒是出乎意料的快，看起来对讲机那端的杨丰旭白乐枝早就打开对讲机时刻守着了。

对讲机虽然接通了但信号奇差，滋滋啦啦的信号杂音充斥其中，只能艰难而简短的对他们吩咐——“你们还在村外吗？在村口路中央燃一堆火堆，越大越好，把你们三个人的护身符依次扔进去，让火堆燃烧的时间尽量长一些。”

接收到指示的三人立刻开始找柴火点火，只是心里不住的嘀咕大白天的在路中央放火，千万不要被人看到把他们当纵火犯啊！

与此同时霍阳带着桑小豪和蔡媛美继续往记忆中村口的方向走，无论走多少次都毫不停歇，直到看到前方隐隐约约的火光，才加快速度跑过去——“闭上眼睛，什么都不用看认准了方向直接冲！”

守在火堆旁的三人远远就看到一棵花花绿绿的圣诞树从深渊般的黑暗中狂奔而来，乍一眼让他们都吓了一跳——这什么妖怪！？圣诞树也成精了？

好在是认出了他们自己的衣服，才没有在桑小豪冲过来的时候直接用桃木棒槌招呼上去。

桑小豪果然是很会跑，他第一个冲出来，随后是一身黑衣在黑暗里完全不显眼的霍阳，最后是闭紧着眼睛一冲出来就直接脸朝下扑在地上的蔡媛美。

白乐枝和孟思敏赶忙把蔡媛美扶起来，帮她抹干净脸上的灰，查看那苹果似的小脸蛋给拍平了没有。

等一抬头才惊讶地发现：“桑小豪？你不是离家出走了吗？怎么在这里？”

霍阳提醒他们：“我们先抓紧时间回去，这事儿路上再说。”

几个人一门心思往县城里赶，等这群奇装异服的人风风火火赶到

县城里停车的地方几人才面面相觑地发现一个严重问题——有车有什么用，司机先生不在了啊！

华玉盏半蹲在高高的院墙之上，看着下方守护者庞大的身躯像一只肥硕的虫子般一点点蠕动穿过院门，身上无数张脸孔闭着眼睛哀怨呻|吟，只有身体最前端的一张脸睁开着漆黑得没有一点眼白的眼睛，在四处搜寻巡视着什么。

那些由地面上一丝一缕渗透出来的黑雾组成的人影因为它的到来而纷纷消散，其他少许鬼怪也匆忙回避，没有一个敢挡着它的去路。

它被桑小豪引到了桑园村，就一定会察觉到桑宁的存在，它会去找桑宁，就一定会进入地下的“牢房”。

这种主动给桑宁招来危险的事华玉盏大概以前想都不会想，他会一切以让桑宁避开危险为优先考虑，可是当桑宁已经身置危险之中他也只能孤注一掷——

他必须去到桑宁身边，在守护者抓到她之前把她带出来，出入之间能够使用的只有守护者穿进“地牢”时所留下的短暂通道。

那也许只有几秒，在不了解地下的情况不知道需要面对的是什么样对手的情况下，眼疾手快像一千年前还是妖怪大盗时的自己——他可以做到，他是来无影去无踪的神偷玉盏，只不过这次他要抢的宝贝名为桑宁。

华玉龙一接到电话就跟曲小路一起赶到了县城，说起桑园大概没有人比曲小路这个桑宴的委托人更了解了。

“——所以我才说嘛，就应该让我陪着桑宁进桑园才对，不然三个人一起也好啊！”

“再多一个人被困在里面出不来吗？”

华玉龙的娃娃脸亲切微笑着却一针见血，曲小路这类的妖怪还是只在他特长的地方发挥就好，体力活他实在是不怎么适合。

把白乐枝等人安置在县城里，他们只带了桑小豪和霍阳返回桑园村外，介于华玉龙也只是个后勤型而非战斗型人才，迎接两人的任务还是落在桑小豪和霍阳身上。

曲小路在两人面前展开桑园的平面图，桑小豪顿时诧异——“这么小？”

他每天都在桑园里被各种鬼怪和守护者追得东奔西窜，现在告诉

他那个迷宫一样的桑园才只有一间别墅的大小？

“大小不重要，桑宴花了一千年的时间来研究该怎么处置善后桑园的问题，还有桑园的古建筑本身该如何保存的问题，最后他采用了多重空间的重叠和循环，这样桑园就可以基于保留下来的这部分建筑，空间无限循环无限扩展，就像你在万花筒里看到的世界。这样一来里桑园的地上就是无限的，而地下的牢房则是空间重叠，可以直接理解成我们住的楼房，只不过每一层楼都直接与地面相连，每一层也都关着一些‘危险人物’。虽然不知道拖走桑宁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但这种行为很明显是一种捕食——

鬼怪之间的同类相食、弱肉强食很普遍，他们靠大鱼吃小鱼的方式来增强自己的实力——需要一提的是作为一只妖本人还是谴责这种方式的，妖怪中这种行为不是没有，但绝对属于歪门邪道，会遭天谴的。

但如果是被关在桑园这种地方，别说什么日月精华天地灵气，里面充斥的只有无限的阴晦之气，连静心修炼都不能，走上歪门邪道是分分钟的事，通过同类相食来使自己变得强大是再快捷不过的方法。

虽然桑宴本人没有承认过，但是我想他把那些危险的鬼怪分层关在一起而不是单独关起来，说不定本来也就打得这个主意。让它们自相残杀减少数量也就减少桑园的负担，最后变得强大而活下来的鬼怪反而更会被桑园困住。这丫的老奸巨猾真让妖怪不齿！”

“——曲小路你现在到底站在哪边？”

不管桑宴这种行为如何，身为桑宴的委托人还说这种话真的好吗？

曲小路轻咳了一下，优雅地笑笑，“我站在……桑宁这一边。”

他继续说：“总之这种情况虽然不一定在每一层都会发生，但绝对并不意外。只是眼下这一只的触手竟然都已经伸到了地面来，我想那搞不好它所在的那一层已经全部被它吃光了，没有东西可以吃才会把手伸得这么长。而且还不知道这手已经伸了多久，所以我们要面对的绝~对是一个大东西！甚至可以说它就是桑宴豢养的猪笼草！”

第八课时

所谓九犬生一獒，百虫出一蛊。

这些邪法用的都是同类相残成王败寇，用弱者的性命和血来滋养浇灌成就王者的法子。

这东西吃掉了跟自己关在一起的所有同类或者非同类，他的手伸不进其他的牢房就伸向地面，那的确是个不错的捕猎猪笼草，但从某些方面来说也成为了蛊王一样的存在。

“那我们要怎么从这个东西嘴里把桑宁抢出来？”

“玉盏既然特意让你引守护者回去自己留在那里，他自然就有盘算，会保护好桑宁的。”其实曲小路也猜得到玉盏会怎么做，这种让人头痛的问题还是留待后面再解决，先捞出一个是一个。

“总之现在有桑园的结界隔着，我也没有办法轻易把桑宁拉出来。你跟霍阳都是人类，结界对你们不起作用，你拿着这瓶溶液和木匣子进去，玉盏看了就知道该怎么做。”

小瓶溶液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桑小豪也看不出是什么。倒是那木匣子显眼的很，黑漆漆的木头表面浅浅的雕着一层鬼画符，盒面上还贴好了一道黄符纸。

桑小豪其实很想问这两个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啊？那个华玉盏应该是桑宁的老师吧？可是这两个人怎么都不像是普通的师生关系啊……还有表哥曲小路，他搅和在这些事情里又是个什么立场？

桑宁这个姐姐既然是真的，他也就没有再质疑这个表哥的真实性。

不过现在显然不是追究这种事的时候，他换过了衣服，揣好小瓶溶液和木匣子。

华玉龙开来的是一辆mpv商旅车，打开后厢揭开黑色的篷布，后厢里满满堆着的竟然全都是跟司机先生一样的木头人。

“让它们护送你们吧，这些都是法术做的跟妖力无关，受桑园结界影响不大。”

他让霍阳把二十个木头人先生们一个一个从车上搬下来站了一排，每人发一件武器，从狼牙棒双节棍到大刀斧头枪戟应有尽有看得

桑小豪汗涔涔地疑惑华先生这一路是怎么载着这些东西开过来的，万一遇上交警路检这些应该都算是管制刀具危险物品了吧？？

二十个木头人先生手持武器包围簇拥着桑小豪和霍阳两人，他们即将投身进桑园村那无尽的黑暗深渊中。

桑小豪忍不住回头去关心最后一个放不下的问题：“那文心姐……？”

华玉龙扬了扬手里的珍珠，“交给我就好了，我会安置好她的，快去把桑宁带回来吧。”

“很饿啊……”

又一具尸骨从上方坠落，散落在桑宁周围。一会儿功夫已经有三只鬼被触手的妖怪从地面上拖下来吃掉，这庞大的身躯想必需要的能量也是惊人。

鬼怪即使不吃也不会那么容易死，但显然没有东西可以吃不是一件开心的事。

不过触手妖怪脸上似乎看不出有什么不开心的样子，它悠哉地支着下巴，勾起黑色的薄唇，隐藏在长发后面的眼睛盯着桑宁——“怎么样，想好了吗？只要你答应，就可以不用被吃掉，这对我们两个都好，虽然你身上闻起来有很诱人的味道，我还是不怎么喜欢人类尝起来的口感。”

他仿佛对自己的挑嘴感到很自豪似的，虽然桑宁完全没有看出这有什么可自豪的。

她依然坐在白骨堆上，手脚和半个身子都已经被黑色的触手缠住，只露出肩膀和脑袋。

她干巴巴地笑笑，不敢直接说不可能，只能委婉地说：“我，现在真的，还做不到……我还不算是守园人……”

“那就成为守园人。”

“但那是不可能的，在那之前守护者就会吞掉我的……”

触手妖怪的嘴角依然勾着，“——你是说那个发了疯的看守，放心，它不会到这里来。”

几乎是话音刚落，他们头顶上方就传来撕裂一般的声响，那是很难以形容的声音，不是布匹的撕裂，而像是大地被撕裂来开。随即那让桑宁恐惧的，恶寒的，混合着血和泥土的腥气扑面而来，庞然大物的身躯从天而降摔落下来，在地上慢慢蠕动着爬起来。在它落下来的

位置上，连那些黑色的触手都像感应到了什么似的，自主的回避开来。

桑宁吓得连呼吸都停了，守护者就落在距离她不到五米远的地方，它马上就要爬起来，随时会向她扑过来，而她却还被那些触手缠着动弹不得。

它很快就发现了桑宁，位于头和脖子上两张面向前方的脸骤然睁大了眼睛瞪向桑宁，虫子一般的身躯弓起就要向前扑去，桑宁用力挣扎想要扯开身上的束缚，惊叫着：“放开我啊！它会吃了我的！”

——她竟然得求着一个威胁要吃掉她的东西放开她免得被另一个东西吃掉，她是唐僧肉吗？？

触手妖怪还没来得及有动作，熟悉的银色身影就从上方腾空落下，长长的银尾狠狠甩在守护者身上把它拍向一边，半空一个旋身就向桑宁飞窜过来——

“华老师！”

桑宁激动地看着那银色的身影，他刚一靠近那些黑色的触手也纷纷向他缠卷过来，每一次刚要缠上那柔韧的身躯就已经轻轻一扭脱身而出。

触手的妖怪嘴角依然饶有兴味地勾着，只是放下了支在头侧的手，稍稍收敛了悠闲的姿态。黑色的触手开始大量的聚集凝结，扭成一条比银蛟还粗|长一倍黑色的巨蛇，包围住两人盘桓而起。

一黑一银两条身影在半空对峙，突然发难上前一爪子将黑蛇拍散，变回黑色细长的触手落回地面。那些被拍断的触手蠕动着又找到本体融入回去，触手妖怪嘴角的笑意压了下去——不是因为玉盏，他一个人的力量还不至于让他忌惮，但是一旁守护者也已经再次爬起来向他冲来，想要突破他的阻隔扑向桑宁。

触手的妖怪虽然是桑园的老住户了，但近一千年它都是被锁在地下牢房里的，理论上来说他不可能逃走，也就不需要守护者巡视。它都几乎要忘记上一次直接面对这东西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也自然的疏忽了它。

但是这东西绝对是桑园鬼怪的克星，触手妖怪没办法同时应付它和银蛟，黑色的触手聚起一堵厚厚的屏障，却依然瞬间被打碎，趁他被守护者分散精力的时候银蛟抓住桑宁甩到背上，就直向上空飞去。

桑宁来不及说一句话，迎面的风就呼啸而来，几乎是直上直下地向上飞窜，一张嘴就只能灌满一肚子阴风。她只能抱紧银蛟的身躯揪住他的鬃鳍不让自己掉下去，可是脚腕上徒然一坠，险些把她拉了下

去，低头就见一丛黑色的触须紧紧缠在她的脚腕上，紧得几乎已经勒进了皮肉里。

桑宁痛得不自觉地揪紧了银蛟的鬃鳍，华玉蠡大概也被揪疼了，感受到了身上的阻力，缓下速度扭头咬断了那条黑色触须，银色冷瞳冷眼向地面上那漆黑的妖怪瞪了一眼，掉头继续向上飞去。

他们在通道消失的前一刻飞出地面，那一刻桑宁的脑中浮现着某种即视般的画面，那是月见坐在银蛟背上腾空而去——这应该不是她的记忆，如果只是自己的记忆她的视角不会看到“自己”。她知道那个月见是自己，这跟之前见到月见时毫无真实感的感觉完全不同，就是清楚的知道，银蛟背上的月见就是她自己。

在她以为他们就要这样直接腾空飞出桑园时华玉蠡却只是落回地面，长长的银蛟在一片柔和的银光中化成人形。

桑宁正想问他为什么不直接离开，就看到不远处一群木头人簇拥着霍阳和桑小豪劈鬼斩怪吼吼地直冲而来。看到霍阳和木头人桑宁也就知道桑小豪已经成功脱险出去求救了，对于他脱险之后竟然还会冒险再回来找她，桑宁简直要受宠若惊喜极而泣了。

“小豪豪～～！”

她激动地奔向小豪，这是多么让人涕零的抛弃成见姐弟相见，除了桑小豪又羞又恼不自在地吼：“别抱着我！腻歪死了！！”

——就算他承认她是他姐姐，当了十几年独子，也不是马上就能习惯的啊！

华玉蠡可不打算让他们继续有爱的姐弟相认，他比这里的三人要更敏感，已经察觉到地面在异常的震动。

守护者的目标是桑宁，它跟触手怪之间短暂的敌对关系只要桑宁一离开就没有必要再继续，它马上就会来追桑宁的，而触手怪可没那么好心帮他们拖住它。甚至于华玉蠡不得不考虑——他们可以借着守护者进出时打开的通道逃出来，那么触手怪说不定也一样可以抓住这个机会。

他把桑宁直接从桑小豪身上揪下来，“守护者上来了，在桑园里桑宁往哪里躲都没有用的，你们两个见过华玉龙了？他不会只让你们两个来接人，想出什么其他办法了吗？”

桑小豪立刻把木匣子和溶液瓶递过去，“华先生只让我们带这个来！”

华玉蠡看了一眼，淡淡说：“嗯，足够了。”

桑小豪突然感觉到泥土和腐朽的气息近了，他在桑园这么久，对

这个气息不能更熟悉，整颗心都一下子提起来，“它来了！快点我们得走了！”

不管华玉盏要用那个瓶子和盒子干什么，桑小豪都只希望他快一点！

桑宁疑惑地看着华玉盏，既然已经有办法可以逃出去了，为什么他看起来有点怪怪的样子？

在华玉盏重新化成人之后他胸口的衣服里渐渐渗透出血迹，桑宁惊讶地揪住他的衣襟往两边拉开——“华老师你受伤了！？”

桑小豪直想哀嚎——现在不是管受伤的时候吧！就算受了伤也赶紧逃出去治啊！那东西真的要来了！

可是桑宁在拉开他的衣襟后就愣在那里，满目诧异地抬头去看他——

华玉盏对她微微笑一下，即使一个平静淡然的笑容在他脸上也如此妖娆让人心动，但桑宁却已经无心欣赏，听着他宛如告别的话：“出去之后可不要随便冒险，别犯傻再自己送回来，好好听华玉龙的安排，他和曲小路会想出办法来的。”

桑宁才不想听他这交托后事般的嘱咐，她急急的打断他：“华老师你会跟我一起出去的吧？”

霍阳终于从两个人的话里听出点不对劲来，情况紧急他也只能失礼地上前一步拉开华玉盏的衣襟去看——华玉盏挑挑眉，他对桑宁这么做是没什么意见，可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来扯他衣服的。只不过他现在没那闲工夫去教训他。

“华助教，你这……”

霍阳看着他胸口已经被破坏的符印，他当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符印破坏妖力解放，华玉盏这只大妖怪也就别想离开桑园了……

桑宁脸上一副快哭出来的样子，怎么办啊，现在要怎么办？华老师就要被困在桑园了？

华玉盏拍拍她哄她说：“对于妖界来说世上没有走不通的路，办法都是想出来的，总会有转机。反正我哪里也不会去，就在这里等你们找到办法来接我出去。”

华玉盏的确就在这里，不是去了什么他们不知道的找不到的地方，她会知道他就在桑园里，可是，“可是在这种地方——”

就算不提桑园里的鬼怪相残危机四伏，他现在也已经算是跟触手妖怪有了过节的，得罪了这种地头蛇她怎么敢让华老师留在这种地

方！

华玉盏拍了拍她的脸，轻笑说：“怎么这么不相信我吗？我会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

他反倒还比较担心桑宁一时犯傻再把自己送回来浪费了自己的一番牺牲才是真的。

没有时间嘱咐更多了，虽然桑小豪隐约察觉到了眼前的情况不好意思再催，可是他们几乎都已经听到了守护者那庞然大物的身躯摩擦着地面的声音，它身上遍布的脸孔也似乎因为察觉到了桑宁的存在，哀叹声此起彼伏地呼唤着。

华玉盏打开了那瓶溶液抬头灌进嘴里，突然勾住桑宁的腰把她拉近，一手抬起她的下巴把药水送进她嘴里。

桑宁一时愣住，什么也没想咕咚就咽了下去，麻木而又飘忽的感觉顿时从腹部里直窜四肢百骸，连意识也瞬间恍惚，脑子里像是充斥着一团白雾，或者她本身就变成了一团白雾，恍恍惚惚飘飘然然，意识开始上浮……

桑小豪愣愣地看到一个泛着氤氲朦胧雾气的圆形物从桑宁胸口飘出来，她的身体也随之倒地，华玉盏却扶也没有去扶一下任凭她撞在地上，只是伸手去接住那个圆形物。

落在他手上桑小豪才看清那是一颗比鸭蛋还大的大珍珠，华玉盏把珍珠放进木匣子里盖好，上面的黄符纸也也迅速平整贴好，把木匣子递给桑小豪——“带她走吧。”

桑小豪虽然接过了木匣子，却还是看向地上的桑宁：“那桑宁怎么办？”

华玉盏看也不再看地上的人，目光只投向桑小豪抱好的木匣子，“这就是桑宁。”

等桑小豪愕然不解地看一眼木匣子再去看地上的“桑宁”，却顿时惊得一头冷汗——地上倒着的哪儿是什么桑宁，那只是一个惟妙惟肖的球形关节人偶。

老天可不可以给他一个稍微普通一点正常一点的姐姐？？

可是不管怎么说也非走不可了，他夹紧了木匣子看看华玉盏，虽然不怎么喜欢这个人可是似乎也应该感激一下这个人的付出，对他客气地点一下头，霍阳也说了声：“华助教保重。”

两人又在木头人和华玉盏的保护下往外冲去。

桑园这地方进来容易出去难，他们进来时就被木头人一路簇拥往

里冲，很有那么点神挡杀神的架势。可是出去时一路冲木头人也一路折损，不时冒出来的鬼怪自己离不开桑园自然也不想好容易出现的猎物离开桑园，随着离大门越近木头人的数量也越来越少，很难再护两人周全，桑小豪只能把木头盒子塞在衣服外套里抱头往外冲。霍阳也离开保护之外在前方开路，让剩下的木头人都包围在桑小豪四周。

华玉盏再次化成银蛟，柔韧的身躯环绕着他们，银尾一扫，想要靠近的鬼怪都被抽飞开来。

不知几时地面的震动越发剧烈，陈旧的地砖缝隙里开始冒出一丝丝黑色的触须，像是从地面长出来的菌丝，遍地蜿蜒扭动着，突然桑小豪脚下的一丛猛地窜起缠住了他，想要把木匣子从他怀里取走。

——拓嘛的那是他姐姐！虽然他一点也不想一颗圆蛋似的大珍珠来当他姐姐，可也不能被抢走！

桑小豪死抓着不松手，霍阳及时转身一张符纸扔向菌丝似的黑色触须，符纸顿时燃烧起来，触须发出滋滋的声响终于收了回去。

桑宁被封在木匣子里完全隔绝了气息，守护者似乎已经感应不到她的存在，开始漫无目的的暴走。前方遍地的菌丝似的触须也开始一丛丛纠缠凝集变得更粗更壮让人完全不知该如何落脚。

华玉盏似乎终于不耐烦，直接抓起桑小豪的后脖领子拎起来向桑园大门飞去，地上的触须也感应到一般，开始不再纠结于粗细而是飞快延长想要追赶过来，几乎已经要缠上了华玉盏的银尾。

华玉盏速度再快，也终究是飞不出桑园大门的。他只能在最大极限的靠近桑园大门时猛地一个回旋，借着这个抡弧把桑小豪甩出了桑园，他的尾巴堪堪擦过桑园的结界，紧追他的触手却撞在上面，那丛触须顿时烟消云散变成一片黑尘崩散。

桑小豪被甩出去，在地上打了好几个滚，摔了个七荤八素也依然没有忘记紧紧的抱着木匣子，直到霍阳拼命冲出桑园扶他起来时都还头晕目眩。

霍阳扶着他快速下山，两人回头时看到华玉盏已经恢复人形站在一面高墙上目送着他们，他身后的桑园里突然爆发出一丛又一丛海怪似的巨大黑色触手，铺天盖地地将整个桑园吞没。

第九课时

那是个恶梦，桑宁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桑园被巨大的黑色触手包裹吞噬的恶梦，从恶梦成真的那一天。

她从桑园里逃回来了，也救回了小豪和牧文心，就只有华老师没有回来。

也许在意识陷入混沌的时候她就清楚了这一点，虽然也许并不那么乐于承认，但是醒来之后没有见到华老师已经足够她面对现实了。

在被强制勒令休息了一天之后桑宁肿着眼从床上爬起来——她才没有哭，就只是总想着分别时的情景眼睛有点肿。

她去隔壁看了看桑小豪，这孩子这些天是真累着了，精神和体力的双重负荷让他从来到华公馆之后就虚脱地倒头大睡饭也不吃叫也不醒，华玉龙只能叫了医生来给他挂营养液。

牧文心也早已经被华玉龙从空间里放出来，在当天就送去了医院。据说这是华玉盏的嘱咐，不希望她留在华公馆里休养。

虽然完全不理解其中的原因，但现在只要是华老师的吩咐就怎么都好，桑宁哪儿有心思去要什么理由。

她现在心里显然就只装得下一件事，于是刚一被解禁就尾巴似的跟在曲小路身后巴巴地瞅着他。

曲小路不管抬头转头总能看见她那双乌溜溜水汪汪的眼睛在眼前晃，他捧着一本厚厚的古书坐在桌前，看着她的半个脑袋从桌子对面探上来，知道她一定耐不住想要追问救华玉盏的问题，却又不敢打扰他们想办法，只能围着他们两人团团转。

他干脆放下书支着下巴笑笑地看她，“你这样绕来绕去我的压力可是很大的～～”

——骗人，丫知道压力两个字怎么写吗？

桑宁哀怨地从桌面上露出一双眼睛小声嘟囔，“可是我都已经乖乖躺着睡了很久了，你都没有告诉我到底还有没有办法救华老师出来……”

从桑园守园人的角度来说她是真的没辙，她把所有的期望都寄托于这些歪门邪道的妖怪了。

曲小路却一脸轻松地说：“有办法啊。”

桑宁腾地从桌子底下站起来，“有办法？那你为什么还一直都跟华先生那么费神的想办法啊？”

曲小路耸耸肩，“办法一直都有，可是玉盏不让用啊。”

桑宁立刻就明白了，有办法不让用能有什么原因？还不永远都只有那一个理由——

她整个人立刻几乎都爬到桌子上去了，立刻揪住曲小路，“告诉我办法啊！我要去做！”

曲小路想了想，看看她，却摇摇头，“你现在觉悟还不够，我们还是再找找看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再说，反正桑小豪都能在桑园里待上那么久了，玉盏还会连他都不如吗？”

曲小路一副看起来不怎么在意华玉盏死活的样子，那些群魔乱舞百鬼夜行的事儿在过去多了去了，妖鬼间的优胜劣汰弱肉强食可是很残酷的，妖吃妖鬼吃鬼的谁没见过几回？也无非就是这些年安逸了些，只当华玉盏进去松松筋骨。

他要真在里面被灭了，那只能说明他安逸的太久，徒有千年大妖怪的名号却已经退化到该被淘汰掉了。

那可能吗？

他似乎不是很理解桑宁那副急得团团转的样子，当然他承认桑园里的鬼怪可能是比较原生态一点，野蛮一点，凶残一点……好吧，看起来玉盏在里面的日子的确不会太好过。

不过他还是站起身，依然决定坚持自己的看法，等桑宁有了足够的觉悟再说吧。

桑宁追问：“到底怎么样才算是有足够的觉悟？”

曲小路停下脚回头只笑笑没说话，他笑得有点意味深长甚至是故弄玄虚，没有回答她就离开了客厅。

他的确不打算回答，这事儿可就有点坑人了……

——等到华玉盏一直不回来，桑宁被逼得急了，那自然就有觉悟了。

他知道自己可能是有那么一点儿心黑，也就那么一点儿吧……

桑宁在曲小路这里得不到回答又不死心地跑去问了华玉龙，可惜华玉龙虽然得过华玉盏三两句的嘱咐，但是桑宴对桑园究竟做了什么安排，这件事从一开始就被华玉盏否掉了，他们两人自然也就没有跟

他提过。于是华玉盏不在的如今知道其中详情的也就只有曲小路了。

桑宁挠墙，“啊啊为什么小路不告诉我啊～～！”

华玉龙倒是隐约有点察觉曲小路大概是故意的……他对曲小路这个人也不是很看得懂，同样是活了千年的妖，那种没血没肉的妖物在想些什么，通常不是其他人和妖能看得懂的。

他明明会为了月见在一千年后再次出现在这里，却又似乎总是不遗余力的在桑宁和华玉盏之间下功夫穷搅和——华玉龙没觉得他真的对桑宁有意思，至少自己这双老眼是没看出来。

在他看来月见之于娃娃，大概是他那尚且纯真的年代仅剩的青梅竹马。虽然他这个青梅竹马的好盆友却是可以为了几两盘缠就把他当给妖怪商人的。

而过了千年，当年尚且纯真的娃娃长成了心眼子比筛子都多的千年老魅，桑宁却不再是那个没心没肺的水鬼月见，反而多了满身的人性。

这可真是高下立见，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至于他这个老人家，就还是不要管“年轻人”的闲事了。

桑小豪足足睡了两天才起，用华玉龙的话说，他正是年轻体壮精力旺盛的时候，休息好了人自然也就没事了。

找到他的事虽然已经通知了家里，但不知道曲小路怎么跟父母沟通的，他们没有马上赶来只是在家里等着，嘱咐让桑小豪早些回去。

醒来之后的桑小豪脾气小了，人也乖驯了，看到桑宁的时候居然还腼腆了一下，看得桑宁不住感慨男孩子果然还是得历练一下才懂事，感慨得桑小豪险些又恼羞成怒。

见他又要炸毛桑宁才赶忙转移话题，“小豪你打算几时回家？”

他哼唧了一下说：“我去看看文心姐就走，都耽误了这么多课再不回去要赶不上了！”

桑宁一听他说看牧文心就蹦过去，“我和你一起啊，我也还没去看看文心……”她后半截话在桑小豪嫌弃的目光中咽了回去，“——好嘛，那你自己去，我以后再去……”

到底谁才是你亲姐啊桑小豪同学！

可是显然桑小豪同学和“文心姐”在共患难中结下了深厚情谊，所以亲姐姐只是用来嫌弃的，文心姐才是用来爱戴的。

虽然他也承认桑宁这个姐姐并没有什么不好，好歹人家也跑去救了他，可是谁让她就那副德行没有半点姐姐的样子呢。

桑小豪赶到医院才知道牧文心竟然已经出院了，他不知道牧文心的手机号码，又不甘心去问桑宁，跑到东大宿舍去问了好大一圈，又跟舍管阿姨磨叽了好久才让他上楼，敲开宿舍的门。

“文心姐！”

桑小豪看到牧文心的时候心里居然忐忑了一下，她的长发只简单地扎了一束，绕过左肩侧垂在胸前，身上穿了一件长款的白毛衣长长的勾勒着腰身，露出下面两条修长的腿。

她开门开得很急，像是等人等得迫不及待，看到桑小豪的时候似乎有些意外。

——不管她等的是谁，反正不会是他了。

桑小豪不好意思地笑笑，“文心姐你在等人啊？我来的是不是不是时候？”

牧文心浅浅笑笑让了他进来，“没有啊，快进来吧。”

桑小豪这还是第一次进女生宿舍，屋里淡淡浮动的香气让他有点忐忑，基本已经忘记了这里好歹也算是桑宁的房间，只有种进了女生闺房的紧张感。

“文心姐你怎么自己就出院了，华先生说你还要再住几天的，不然我就早点去接你出院了……”

他本想说说话缓和一下心情，走进屋一回头却吓了一跳，牧文心无声无息的跟在他后面，几乎快要贴在他身上，像是在他脖子后面轻嗅着。

桑小豪后退一步囧了一下，也抬起一只胳膊闻了闻，“我身上有什么味道吗？”

他醒来之后已经洗过澡了啊……

牧文心依然轻轻笑着，带着成熟而又魅惑的韵味儿又向他靠近一步，“你身上的味道跟桑宁好像，果然是她的弟弟，不小心就会混淆呢。”

桑小豪顿时囧得不知道该说什么，文心姐这个人是不是有点怪怪的？

说起来他跟文心姐虽然已经很熟了，但是还真的不怎么了解，毕竟两个人一起在桑园那种地方东躲西藏生死患难的，那却实在不是个交流感情的好地方。

他只是模糊的觉得在桑园时的文心姐似乎比现在要正常得多，具体却又无从比较说不清哪里不同。

牧文心没有退开，她的身高在女生里算是很高，站在桑小豪面前两个人相差无几，视线几乎是持平的，这更让桑小豪感到紧张，不自觉地又退了一步。

“说起来，我倒是好久没见桑宁了……”

桑小豪不敢说桑宁想来却被他嫌弃地赶回去了，“她……她在想办法救华老师，怎么说也救人要紧，她一定是还没腾出时间，但是她一直都很担心文心姐的……”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牧文心堵了回去，嘴唇上牢牢吻合的香软触感让桑小豪脑子里一下就懵了，喘不过气的心口乱跳，完全没有办法反应——

他是有些喜欢牧文心，但这种生于患难的感情究竟是男女的感情还是像对一个姐姐的崇敬还很难说，或许比起桑宁，牧文心对他来说还更像一个让人憧憬的姐姐。

这样突然的发展让他反应不及的同时又像是被天上掉下的八百万砸中了，分不清是惊是喜脑子里乱成一团，只能任由牧文心引导着被推倒在床上……

桑小豪一直没想明白那天的事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年少气盛的年纪，一个自己仰慕的姐姐对自己示好，好像一切就那么自然而然了。

之后他连招呼都来不及跟桑宁打就头脑一片空白的回了家，忘记是怎么跟父母说明也忘记是怎么回了学校，等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重新坐在学校里，面对着黑板上仿佛永远也抄不完的笔记——

一切仿佛跟他失踪之前没有任何不同，他却突然反应过来他跟文心姐之间是发生了什么，顿时坐立不安，想要联系文心姐却又想起自己依然没有她的手机号码。

一次“离家出走”已经让他变成老师的重点关注对象，他不能再闹出什么幺蛾子了！

屁股上长了鸡眼似的熬到下课，他飞奔出去给桑宁打了电话，桑宁显然对于他走的时候连招呼都不打，回了家也不知道打电话给她报个平安感到有些不满——居然还在计较这些小事，显然她对于他和牧文心的事一点也不知情。

桑小豪对此不知道是松一口气还是更加忐忑，牧文心作为他姐姐的朋友，他没有办法从桑宁那里提前探听到一点什么，这让他更不知

道该怎么搞清楚牧文心的想法。

——文心姐的确曾经是想要拉住他而被一起拉进了桑园，他很感激文心姐的好意，可是他真的感觉不到文心姐有喜欢他，那为什么会跟他发生那种事情呢？？

而且那之后文心姐也没有联系过他，她到底是怎么样的想法啊？？

他心如擂鼓的问：“那个，你最近见到文心姐了吗……？”

“这个我还想问你咧！”

桑小豪心里狠狠跳了一下，“问，问我什么？”

“你回家之前不是去见过文心了吗，见到她了吗？”

“见，到了啊，怎么了？”

“我去的时候她就已经不在了……”

“不在了是什么意思？！”

“舍管阿姨说她退宿了，可是除了钱和存折其他东西也没搬走就扔在那里不管，去学校问，她连休学也办了，现在根本没人知道她在哪里。”

桑小豪的脑子里一下子就有点懵，接二连三的变化让他完全反应不过来，连上课铃响也根本顾不上。

——文心姐走了？她那就那么走了吗？？

他脱口追问着：“她家里呢？她是回家了吗？她家在哪里？？”

好在桑宁也在郁闷着牧文心的离开没有对他的过分激动感到太奇怪，“她没回家，她家里也不知道她在哪里，但是她走前给家里打过电话让他们不要找她……学校这回也报警了，可是调查结果她是自己走的，没有胁迫迹象，他们也就只能发几个协助通告而已……”

桑小豪想不明白，那时候算什么呢？她真的说走就走了，退学退宿办好了一切，却连个招呼也不打吗？

似乎有很多原因可以让桑小豪的成绩一落千丈，对于一个离家出走的孩子，老师没有感到太惊讶，就只是很着急。更着急的当然还是父母，他们只能再去找桑宁帮他联系家教，桑小豪回来之后他们的关系当然也缓和了许多。

不过找家教的事却让桑宁犯了难，现在牧文心不在，她一面忧心

着华老师的事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寻找合适的人选，另一面对于现实世界来说桑小豪这个应考生的事又是他人生的头等大事不能怠慢。

对此蔡媛美拍了小胸脯保证：“弟弟的事就是我的事，放心交给我吧！”

此时桑宁终于感受到了别人想信任她又很难信任她时的心情……

不过桑宁也不得不把桑小豪交给蔡媛美，因为在晾了她一些日子之后，曲小路终于肯告诉她救华玉盏的方法。

第十课时

——其实从某些方面来说，曲小路是不怎么高兴的。

他的计划难道不是桑宁每天都在焦急，发愁，围着他团团转，对他各种谄媚追问和乞求吗？

为什么牧文心桑小豪这些人都要扑哧扑哧往外蹦，一个一个来分散桑宁的注意力呢？

目的没有达到，该说的事却还是不得不说，他开口就感叹一句："桑宁，你知道你爷爷桑宴为了桑家后代的安宁有多努力吗？"

桑宁囧，摇头，不造。

"他这一千年来可不只是守着园子，他想了所有能想的法子把桑园的鬼怪安全分流出去，建鬼冢，建桑园村，其实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地方关押着一些可以被处理掉的鬼怪。桑家的后代其实也比你知道的要多一些——毕竟从桑宴一力担起守园人的责任之后桑家的后代就被从悲催的宿命里解放出来了，他们当中凡是从本家分离出去的旁支都被桑宴断绝了联系，所以看起来才会像现在这样人丁奚落。而且就连本家的一部分人也被他隐藏起来去看守鬼冢，不过那些事情就已经不需要我们来操心了，他把剩下的整个桑园交托给你，因为这之后的事只有你能做到。"

桑宁很想笑一下，但只能沉重而艰难地勾勾嘴角，"我啊……？"

在她自己都不太信任自己的时候，他们能不能不要这么信任她啊？

"当然是你了，就是因为你这个身怀异宝的异数出现，才让桑宴终于找到了办法啊～"

曲小路意有所指地看着她眨眨眼，说到身怀异宝桑宁才终于有了点苗头，"是……龙珠？"

"当然了！你要知道龙族可不是妖，它们是属于神族的！如今世上究竟还有没有龙都不好说，你身上的龙珠就是世上最后的神族异宝了！有它在你可以重建桑园的！"

"重建？"

桑宁脸上的表情很显然对这个词只做了字面上的理解——"我还

得盖房子？”

她觉得这担子是真的有点沉重了，现在房价多贵啊，光是买个高层就够她贷款付半辈子的了，要盖出一栋大宅子得多少钞票啊？不知道桑宴爷爷有没有把盖房子的钱也顺便留下啊？？

她的表情实在是很容易懂，曲小路略无语的说：“不用你盖房子。”

“哦——”桑宁这才松了一口气，“那你继续说。”

曲小路还真是无语，人类社会的残酷现实怎么就把当年无拘无束没心没肺的水鬼改造成这样了呢！

“你知道玉盏的打算是先继续分流桑园的鬼怪，减轻桑园结界的负担之后再想办法寻找其他东西来代替桑家的血脉成为桑园的‘锁’。我就不想说他这想法是有多天真了，这么拖一天算一天也不过是多换取点时间，可是万一找不到可以替代的东西呢？万一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可以替代的东西呢？桑园从建立之初就以桑家的血脉为锁，桑家血脉不断就没有东西能从桑园逃脱，这可不是随随便便设立的，人类的香火生生不息才是最天长地久的。如果不是后来摊子变得太大脱出了掌控，这本来是个很完美的安排。”

桑宁嘟囔：“被灭门就不完美了……”

曲小路呵呵，还抬杠！

“灭门是容易，你灭一条血脉给我看看，嫁出去的，分家的，远走他乡的，生下来的孩子再跟别人生孩子，你又知道最后他们繁衍出了多少后代？就算血脉会越来越淡也不会完全消失，就算本家人死绝了，桑园的机制也会继续去寻找其他最近的血脉——可是结果这个看似完美的机制却害惨了桑家的后人，桑园的盘子越来越大脱出掌控，为了维持自身运作它不放过每一条血脉，开始吸取旁系的生命力加注给守园人，让活人反而被桑园所支配。

对这样的桑园，玉盏那么温和的手段是不行的。分流鬼怪也好减轻压力也好那些事桑宴在这一千年来都已经做好了，可是要彻底解决问题打破桑园的规矩就只能破后而立，由你来重建桑园。在重建的那一刻你可以改变规矩让桑园只限制住现有的鬼怪而不再把后来踏进去的鬼怪困住，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桑园恶性循环的隐患。并且在破后而立的那一刻你才可以掌控整个桑园，趁这个机会把玉盏从里面放出来。”

如果只是听他所说的，桑宁是心动的，可是她没忘记华老师不赞同这个安排，她总得先搞清楚。

“那，华老师为什么反对？我会怎么样吗？”

“你会成为新的原点，”曲小路笑笑，“桑园是你重建的，你就是新的第一代守园人，在你之前和之外的桑家子孙将全部从这个宿命里被解放，从此跟他们再无关系。而你和你的直系后代就变成新的‘锁’延续下去。不过可以放心，桑园的恶性循环既然已经被中止了，你们也不会再重复以前的悲剧。”

桑宁有点茫然，偏偏这种时候华老师不在身边，连个商量的人也没有。

虽然她知道就算他在大概也只是反对，可是至少她会比较安心。

要她去做这件事她倒是不怕的，可是还要扯上子孙后代她就不得不迟疑，她轻易的做这个决定真的可以吗？她可以就这样决定自己后代的命运吗？

还没等她迟疑上三分钟，曲小路温吞吞一句：“除此之外可没有其他办法救玉盏哦……”

桑宁立刻拍桌：“我做！”

内牛满面，世上还有卖自己卖孩子卖得比她还利索的人吗～～

曲小路笑得悠然，他才不像华玉盏总想着让桑宁过什么安稳无趣的生活呢，这一边的生活不是要有趣得多了吗～～至于后代什么的就更不用他操心，反正桑宁的孩子怎么着也不会是他的。

“那既然不需要我盖房子，那房子谁来盖？”

“没有人要盖房子。”

“不盖房子新桑园要建在哪里？”

“在一颗世上最强大的珠子里。”

世上最强大的珠子……原来龙珠是这么用的吗……？

“不过我们只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曲小路努力说得漫不经心，不过桑宁却从他的语气里感觉到一点不妥，“是什么？”

“这龙珠一旦现世呢，马上就会引来周围的鬼怪妖物，你只有很短的一点时间来完成，没有时间演练必须一蹴而就一击而成……”

“哦。”桑宁认真而郑重地点点头，虽然龙珠这么高大上的东西她还从来没有用过，不过她会拼上小命般用尽全力的！

“还有……”

——怎么还有？桑宁瞅瞅曲小路，到底靠不靠谱啊？

以曲小路的脸皮之厚也不禁小小地尴尬了一下，“桑宴制定这些的时候，是赌在玉盏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到时候我们的速度再快，也难免不会招来附近的鬼怪，但是现在玉盏不在……”

桑宁瞪着他——侬在开玩笑咩？？这种事居然事先不说一声也没有一点安排，他们现有的战斗力也就只有去桑园村的这几人，哪个像是能扛得住鬼怪的正面袭击保护她完成整个桑园的迁移的？他是想让她自己去应付吗？

面对桑宁那充满了质疑的目光，曲小路立刻澄清，“我可不是没有打算的！反正其他人也对付不了那些鬼怪，到时候干脆谁也不带就我们两个去。我已经请华玉龙从妖管会骗来了一套强力的结界工具，妖管会的结界加上我的就有了双重保障，我们能扛多久扛多久，万一来不及做完结界被攻破，我们就立刻躲进我的本体空间里待上他十天半个月再出来，那时候鬼怪应该就散得差不多了。不过既然已经引起了注意要再次在同一个地方拿出龙珠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了，最好是过个一年半载等那些闻风而来的鬼怪彻底放弃之后我们再去尝试会比较安全……”

桑宁的质疑变成了鄙视，她自己是个二缺所以从来不敢随便鄙视别人，可她现在觉得曲小路是一个人品急需被鄙视的逗比！

她闪身就进了本体珍珠的空间中，从自己的手掌覆盖之下拿出龙珠——乳白色半透明的珠子里透出金色的光，良好的透光性的确很适合用来制造空间。

但是她光只是摸着这龙珠都会因为感受到它的力量，胸口紧张得扑通直跳。

这颗龙珠与她两世瓜葛，一切都是因它而起。

没有它，月见就不会遇到玉盏，也不会被变成鱼骨傀儡，不会转世成为桑宁，不会有后来一切的一切。

如今记忆已经不复存在，却在摸着龙珠的这一刻有很多很多情绪流淌进来。就好像她忘记的一切，龙珠替她记得。

她抬头看着眼前自己的身体，只是无意之间瞥见脚腕上一道黑色的印记。桑宁微微一怔，低头去看此时这具躯壳的脚——同样的位置同样的印记，这是华老师带她逃离桑园地下时黑色触手在她脚上留下的淤痕。

她回来之后根本没有在意过这个淤痕，或者说自从习惯了人形的身体之后别说一点小伤，就算再严重的伤也只需要换个身体根本没有

必要太在意。

可是淤痕怎么会出现在她真正的身体上？这似乎是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让她不能不忐忑起来，正要奔出去找华先生问个究竟，才刚转身就瞬间定在原地脊背一片冰凉直窜脚底——

她记得，小豪是只带着她的魂魄逃出桑园的，那么现在这个身体就应该是回来之后华先生重新替她更换的。

因为现在这已经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没有人会特地再跟她提起，她也就根本忽视了更换身体这件事。

既然更换过身体，为什么淤痕还在？

缠绕在脚踝的淤痕沿着小腿缠绕，隐隐透着青紫的黑。

就在她意识到这一点的一瞬间，脚踝上的淤痕却像是有所感应，知道自己被察觉到了似的，小腿上骤然一阵刺痛，淤痕里竟然长出一条条黑色触须，像扎根在她腿上的植物飞快地成长，缭绕的黑气里凝聚出黑发黑唇的头颅，然后是脖子，肩膀和一条手臂……

刺骨的疼痛如同疼入骨髓，她的腿顿时使不上半分力气跌在地上，只能看着那一团团漆黑缠绕上来，像在桑园的地下时一样。

——你、发、现、我、了。

触手妖怪只凝聚出半个半身，他的嘴没有动，声音像是直接回荡在脑中。桑宁的脑子里拼命在想这是什么情况，可惜她什么也想不出来。

她想要呼唤曲小路，心思才刚一动，触手妖怪的手指就突然往他自己唇中间一放，做出一个噤声的手势，瞬间桑宁的四肢百骸之中都像被无形的丝线一扯，扯得狠狠一痛，声音又一次在她脑中响起——

——不要出声，如果招了人来，我可以马上摧毁你的灵识，你应该不想变成一个痴呆的废人吧？

他大概从桑宁逃出桑园地下时就已经潜进了她的身体里，那时黑色的触须缠绕上脚踝并扎进腿中，银蛟虽然咬断了那些触须却也没想到它们早已经深入皮肤之下。

不过触手的妖怪倒也没有想到这个看起来毫无异样的小女孩竟然附身在木头人身上，她幻化的能力将他也骗过了。

可惜这依然阻止不了他的入侵，不过是多费了几天时间，黑色的游丝无声无息的探入她的魂魄灵识，变成他的提线木偶——

他心念一动桑宁只觉得贯穿了全身的无形丝线瞬间被拉紧，身体一动也不能动。

她不敢再呼唤曲小路，因为他似乎连她的心思都一清二楚，只能祈祷曲小路快点发现本体空间里有异常。

可惜触手妖怪又一次打破了她的希望——

——不要指望有人会来救你了，我是潜藏在你的魂魄之中的，除了你，没有人可以感知到我的存在。就算是这个空间真正的主人也一样。

桑宁起初觉得这不可能，这么强大的妖怪出现，不可能真的做到无声无息才对。可是随即她就发觉到自己真的没有感觉到之前他所带给人的那种强大的阴冷、黏腻、恶寒的感觉……

很显然他不是本体，他只是细若游丝的一丝触须，也许真的不会有人察觉到他的存在。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桑宁放弃了抵抗和求救的念头，这让他满意地勾起黑色薄唇——

——那么我们可以来谈谈新的交易了。

“新的？”

——没错，现在我手上，有你想要的东西。

桑宁一听心就寒了，先前就已经被人拿着小命威胁落在下风，现在连华老师都在人家手上，她还有什么筹码？

她刚要认命的功夫就听他继续说——

——可是，你好像却做不到我本来想要的呢。

他已经探查过桑宁的灵识，知道她现在被难题卡住根本没有办法放他离开桑园……

桑宁虽然很讨厌这种被人窥探的感觉，可是也不敢抗议，“那，你既然都知道了，还要我做什么？”

黑色薄唇的弧度越来越大，低沉阴冷的声音带着笑意幽幽回荡——

——你只要做你本来想要做的事，你的麻烦，我可以解决。

第11课时

什么？他要帮她？

桑宁可以相信他会有那么好心吗？不过她倒也不是不明白他的意思——好心是没有，互惠互利倒是个不错的买卖。

他既然已经看过了桑宁的思想，就知道这是个机会，桑宁重建桑园的同时他也可以和银蛟一起被放出来。而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等到桑宁真的把桑园封入龙珠，只怕千年万年他都不会再有机会出来了。

“怎么样，小姑娘？”

“好，只要你帮我，我就放你出来！”

触手的妖怪阴恻恻地笑了笑，“你很不错呢小姑娘，比起桑园以前的那些老顽固，你要变通得多了。”

桑宁不知道放他出来的这个决定是不是错的，可她知道如果没有他帮忙，那就只能按照曲小路的“计划”，要救华老师出桑园简直是遥遥无期了。

而且她知道自己不能骗他，这家伙会知道她在想什么，如果她想要背弃约定大概马上就会被发现了。不过就算不是这样，以桑宁的心眼也做不了骗人这么需求智商的事。

“那，你不可以再伤害华老师！”

“当然，他是我重要的筹码，我怎么会去伤害他呢——不过其他的鬼怪跟他之间要发生点什么冲突，那就不是我要管的了。”

“不行！你要保证他的安全！不然我就不放你出来！”

触手妖怪微微沉默片刻，这对他来说倒是个很麻烦的事情，虽然不是做不到但就是很麻烦——桑园里的鬼怪对于新人可是不怎么友好的，在那种群魔乱舞似的地方，表面上的和平本来就是建立在彼此的厮杀争斗，最大限度的逼出对方的实力，弱者会被淘汰掉而强者之间最终形成拉锯谁也伤害不了谁之后才会平息下来达到微妙的平衡。

这是桑园里的生存之道，他如果去插手妨碍，反而会让这种试探的攻击变得没完没了，那些家伙对于不是靠自己实力在桑园里站住脚的华玉盏不会甘心收手的。这样一来到离开桑园之前他就得一直保护

华玉盏应付那些没完没了的骚扰，那真的是很烦的一件事。

他思索了一会儿说：“我只能跟你约定一个‘界限’，以他的生命为标准，如果他的生命受到威胁我会出手，其他小事还是他由他自己去应付吧。不要再跟我讨价还价，这已经是我好心的极限了。”

桑宁知道她只能接受，她手上也没有更多谈条件的筹码了，“既然我们现在都已经算是同一阵线了，你至少也该让我知道你的名字吧？”

眼前黑气凝聚的半身虽然不会真正发出声音，不过嘴唇还是微微轻启，声音依然直接响起在脑中，“——我叫墨藻。”

桑宁多存了一个心眼问：“墨藻……那你是什么妖怪？”

墨藻海藻一样的黑发遮住了脸完全看不到表情，语气像是意味深长却又毫不在意，“我是什么妖怪呢……我已经在桑园关了太久，久得都已经想不起来了……”

桑宁不知道该怎么判断他是真的想不起来还是不愿意说，不管是哪一种她似乎都不要继续问比较好。

她正要离开空间墨藻又一次警告她说：“记住不要跟任何人提起我，我可不会相信外面的这些人，如果被他们知道我的存在我不确定他们会对我做什么，也就不确定我会对你做什么——不要发生让我们两个都遗憾的事情。”

这……是桑宁的问题引起了他的戒备吗？桑宁忙点了点头离开空间，她的腿渐渐已经没那么疼了，只是走起路来还下意识不敢用力。

曲小路瞧见她，问：“脚怎么了？”

“没事，崴了……”

真不敢相信此时此刻从脚腕长出来的黑色触须缠绕着她整条腿，弥漫的黑气中墨藻的脸几乎就浮在她肩膀上，曲小路却真的什么也看不到。

“小路，”桑宁刚准备回房却又停下来，还是忍不住想问一问：“爷爷有跟你说过地牢里都关了些什么样的妖怪吗？会很穷凶极恶吗？”

虽然这个问题墨藻也能听到，但是不问清楚的话她没有办法放心跟墨藻交易，毕竟她是要亲手将墨藻放出来的人。

曲小路随口问：“为什么问这个？”

桑宁只觉得周围的空气一寒，赶忙说：“我只是担心华老师！”

曲小路轻笑，他晾了桑宁这么多天就知道她憋不住了，根本没有

多想，“你不用太担心，妖鬼之间的争斗那就跟猫狗争地盘一样普遍，他既然进去了肯定得被好好松松筋骨，但是里面也没有真正穷凶极恶的东西。你想桑宴会任由那种东西变得强大起来吗？真正穷凶极恶的那些早被他封进鬼冢去了，剩下这些虽然很不合作但应该都是没有什么重大作恶记录的，他应付得来~~”

虽然他没有说可能还有一些因为年代太久远而没有记录，有没有做过些什么可能早已经无人知晓，不过那也不是什么大问题，鬼怪又不是人心思那么弯弯绕绕，如果是本性残忍的家伙马上就会显露出来了。

等曲小路走了桑宁背后的寒意才又渐渐沉重起来，阴恻恻的声音仿佛渗着寒气儿，在她耳边问：“打听够了吗？”

“够了……”

“我应该说过不许跟别人提我的事……”

“我没有提，就是问问！”

这种故意打擦边球模棱两可的借口当然不会让墨藻满意，但他也没有继续追究，只是不悦地警告：“不要再有下次。”就暂时隐去身形消失不见。

他显然很不高兴，但桑宁却好像从这不高兴里隐约察觉到点什么……就好像一个看起来穷凶极恶的人一直在你面前凶相毕露各种威胁，然后你偶然间发现那人好像不是什么大奸大恶的人，于是那些疑似装出来的凶相突然可耻地萌了起来……

——不，这种事一定是她的错觉！一个吞噬同类吃得骨头渣渣铺满地的妖怪萌个蛋！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时候东风似乎总是特别难等，桑宁开始不遗余力地在龙珠里创造空间，可是龙珠即使不在龙族的手上也还是强大的宝物，她那点精神力总是刚要探进去就被弹了出来。

她一次又一次的尝试，因为龙珠不能拿到外面来只能藏在珍珠里，她也就只能整天呆在珍珠的空间里。

曲小路有时候会进来跟她一起，帮忙把她的精神力送进去，但是对于空间的创造却丝毫也不帮忙，由着她自己一点一点的开疆拓土。

他来的时候墨藻就不会在空间里现身，大概即使是栖息在她魂魄里的墨藻也没有办法再本来属于曲小路的空间里现身而不被发觉。

桑宁有时候想到自己不得不被墨藻附身就忍不住对曲小路嘟嘟念

念，“你们这些老妖怪都白活了这么多年了吗，就没有几个又强大又靠得住的妖怪朋友啊？”

“高贵的大妖怪可都是独来独往的，又不是还得靠群居来提高生存率的小妖精，谁没事交什么朋友啊……再说扯上了龙珠，谁敢说哪个朋友还靠得住？”

桑宁这时候才一身冷汗地意识到她似乎是跟一个巨大的风险擦身而过——得亏墨藻现在跟她有共同的利益区间，他也需要她用龙珠来重建桑园，否则如果他的目标是龙珠本身，那她根本就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

如此郁闷而急躁的度过了整个冬季，唯一能让人感觉到一点点欣慰的就是她跟小豪之间关系的缓和。虽然桑小豪依然时不时的对她横眉冷眼哼哼唧唧，但是跟过去喊她怪物，看都不看甚至都不愿意待在同一间屋子里的时候来说这简直是再正常不过的姐弟关系。

而他的成绩也在蔡媛美的“帮助”下渐渐恢复提升——虽然在桑小豪自己看来他只不过是努力的摒除了杂念不再去想一些事情，不过也不得不说能够让他摒除杂念，那个尽管对辅导没有一点帮助却在旁边时不时大呼小叫“弟弟你怎么可以又发呆不念书！姐姐我很伤心的！”的蔡媛美也功不可没……

并且因为小豪的平安归来和日渐恢复，桑宁跟家里的关系也从尴尬之中改善了少许，过年时还回家住了两天。

只是对母亲的暗示被解除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有办法做到完美，相处起来总有那么几分怪怪的尴尬，而且她惦记着早些回来继续开拓龙珠大业，就早早的回了华公馆。

日子看起来是如此的平静，就在她不懈努力地将要攻下整个龙珠，激动地数着能够去接华老师回家的日子时，一个电话却像投进了平静湖面的巨石——她终于有了牧文心的下落，但是，她死了。

桑宁接到警察的电话就跟曲小路去了相隔这里几千里远的一个小城，那里有一个叫*心之家的小小的公益组织，帮助一些没有依靠或是有困难的老人妇女。

一个月前有一个年轻女人去了他们那里，她看起来肚子有七八个月大，只说自己的名字叫牧文心却对其他的事一概闭口不提。

他们本来想照顾她到生产之后再做打算，这一天却发现她横死在房间里，警方检查了她的行李之后只发现了桑宁的联系方式，需要她过去认尸。

桑宁接了电话之后就有些懵，下意识反应那不可能是牧文心，牧

文心才失踪三个多月，哪来的七八个月大的肚子！可是一个女人自称牧文心又带着她的联系方式，她不能不去看一看。

在确认之前她不敢惊动学校或是牧文心家里，也摁下了非要跟着一起去的桑小豪，就只让曲小路陪着她赶到了小城。

自称牧文心的女人已经不在爱心之家，大概警方也没有想到桑宁来的这么快，尸体还在解剖之中不能让她马上去认。桑宁脑袋里有些乱糟糟的问：“为什么还要解剖？她是怎么死的？”

“这个……还在调查，你先认一认照片吧。”

如果只是认照片就不需要桑宁千里迢迢的赶过来了吧？桑宁总觉得警方像是想隐瞒什么，求助似的看向曲小路，曲小路立刻对上那小警察的双眼暗示说：“有什么就直说，别藏着。”

小警察手里本来想要拿出来的照片又放了回去，从文件夹里拿出另外几张放在桌上——“我们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死的，从来都没有见过这种事，她的肚子好像从里面被破开了，肚子里的孩子不见了……”

从桌上被推过来的那几张现场照片差点让桑宁吐出来，照片上的人竟然真的是牧文心，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身上的衣服被血染得分不出颜色，腹腔已经整个破开血肉模糊了一地，浓浓的血腥味仿佛能够透过照片传来……

桑宁觉得自己的头都要炸了，恶心恶寒一瞬间遍布全身，看也不敢再看第二眼。

曲小路对着一张照片看了看说：“有什么东西从她肚子里出来了……”他抬头看向小警察，“你说她的肚子已经有七八个月大了？”

小警察被暗示之后面对他的询问反而像是调换了立场，知无不言的说：“是的，爱心之家的人都可以证实，她确确实实已经怀孕有七八个月了……”

桑宁想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曲小路微微叹口气拿出电话，一边拨出号码一边说：“带我去见你们负责这个案子的领导，这回的事得通知妖管会来插手了……”

真是不想跟妖管会那些家伙打交道……

桑宁抓住曲小路，“小路，文心她……？”

“她肚子里养了一个妖物。虽然现在不清楚那东西是怎么寄生到她身上去的，但是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发生过——没有形体的妖怪会借着人类或是动物的胎儿来制造自己的身体，它们通常是会比一般的胎儿长得更快一些，然后等着出生……像这么性急连出生都等不了，

直接吸取母体的生命力让自己迅速胀大破体而出的，不会是什么好东西啊……”

桑宁觉得冷，一个模模糊糊的人影出现在脑海中，看不清面目，却只让她觉得彻骨的冷。

曲小路还在等待电话接通，一边嘟囔着：“那东西刚离开母体不久恐怕还在附近，得赶紧让妖管会来抓住，不然这么性急让自己长这么快的东西食量也会变得很大的……”

他的话虽然就在耳边但桑宁脑子里依然一片空白连脚踝上墨藻出现时的刺痛都顾不得，墨藻的黑气环绕在周身，在她耳边低低的说：“有东西盯上你了，小姑娘……”

第12课时

桑宁一闭上眼，就能看见牧文心在这间小小的方格子一样的宿舍里，一张桌子，一个柜子，一张床。

她的肚子有些大了，活动起来稍稍缓慢，脸上淡淡的甚至是有些木然，看不出她有没有不开心，有没有害怕，她就只是一直一直一个人呆在屋里。在无声的画面中，她看起来格外安宁——直到那一刻“再次”来临。

桑宁睁开眼不敢继续看下去，因为她知道下一刻的画面就是她的肚子迅速鼓胀，从七八个月到满月然后更大，直到整个肚子从里面破开，一个比正常婴儿大上一倍，几乎有一岁大小的幼儿全身浴血地从里面爬出来，它全身都血红血红的，只能看到一双眼睛是冰冷的死灰色。

从头到尾，在这个过程中牧文心的喉咙像被扼住了，发不出一点声音，而她也像是隐约知道会发生什么，却依然惊恐地盯着自己的肚子，直到自己被开膛破肚。一双眼睛瞪得大大的，到死都没有阖上。

这一幕让桑宁即使不再去看也每晚做着恶梦，她现在就住在爱心之家里这间牧文心曾经住过的屋子，在曲小路跟妖管会联络之后，他们立刻把抓到那个不能称之为婴儿的婴儿列为首要任务。

那个恐怖的鬼孩子，他们很确定它既然是可以夺取母体生命的残忍寄生物，那么降生之后它一定还会为了成长而夺取更多生命。

但是那种幼儿体型是不可能一个人招摇过世的，所以它一定就躲在附近，只能像蜘蛛一样躲藏在暗处的角落里，等着猎物撞上它的网。

春寒料峭的夜风从稍嫌简陋的木窗缝里吹进来，桑宁走到窗边把窗户打开重新关牢，听到外面一片冬青被风吹得沙沙作响。

这间爱心之家是几十年前的一间老招待所，在路灯照射下老树枝桠的阴影投在桑宁身上，一阵冷风吹来她打了个哆嗦，快速关上窗户时玻璃的反光中有一双冷灰似的眼睛在余光中一闪而过。

桑宁心里徒然一惊停止了动作，可是视线再去寻时窗户上已经什么都看不到。

她谨慎地将窗外和屋里看过一遍，除了树叶沙沙的冬青松柏和树

木光秃摇动的枝桠外什么也没有看到。

她虽然有些惊疑但并没有太害怕，虽然表面上这里只有她和隔壁的曲小路，但其实妖管会的人已经在附近将这里监视起来。为了不惊动寄生恶婴他们没有太张扬，只是安静的潜入，连桑宁也没有跟他们正面打过招呼。

只有一个一身黑衣黑帽衣着打扮跟霍阳学长十分相似名字还跟日本人似的青年来跟曲小路做了沟通，希望他们能够暂时留下等抓到凶物之后再离开。

显然他并不认为桑宁出现在这里会是完全的巧合，而即使他不说桑宁也不会走。她也在想为什么会是文心？为什么偏偏是文心？在她心底的某处像是知道这个答案，但意识里却有什么东西在阻隔着，让她看不到真相。

她得弄清楚是什么害死了文心，否则她不能走。

桑宁躺在单人小木床上，知道自己今晚是不可能睡着了，只能看着斑驳的天花板，单调的白炽灯，想着一个月来独自住在这里的牧文心，想着她肚子里的孩子……她竟然从来都不知道牧文心怀孕了，就算有妖物寄生在她身上，可孩子不会凭空变出来。

突然白炽灯闪了一闪，她的眼睛被闪得稍稍不适，闭了闭眼睛想要抬手揉一揉，却发现手怎么也抬不起来。

随即发现不止是手，她全身都像鬼压床似的动弹不得，第一反应就是墨藻又做了什么。她在心里喊着墨藻，在得不到任何回应时才隐约开始担忧。

闪烁的白炽灯在终于停止时保持在了一种青白灰暗的颜色，整个房间顿时变得阴暗沉重。已经被打扫干净的地板上也开始散发出阵阵浓重的血腥味儿——

桑宁的心开始剧烈跳动起来，这种血腥味儿让她想起牧文心死时的画面，即使没有亲眼看到，但那每一幕却都被这间房间记忆着，从她小心翼翼的窥探变成不停的涌入脑海，像是一部被剪辑得乱七八糟的影片，不停在那些血腥残酷的画面间重复跳跃。不论睁眼闭眼牧文心都在她的眼前死了一遍又一遍。

桑宁想要大叫却发不出声音，明明睁着眼睛却被梦靥靥住了，只能徒劳地动着嘴唇。但那并不是最可怕的，最让她想要发疯的是那些重复闪烁的画面在悄悄改变，一些本不该存在的画面开始夹杂在其中——

她看到从牧文心尸体腹中爬出来的血婴抬起头看向她，看到它向

她伸出手爬过来——

尖叫声卡在喉咙里，她没有办法喊小路来，只能看着幻觉中的血婴在那些闪烁的画面中离她越来越近。她满眼满脑子都被这些画面充斥着，看不到青白灰暗的灯光下一团黑漆漆的阴影开始在窗边凝聚，越聚越多几乎组成了一个幼儿的形状正向床边靠过来。

幼儿的阴影一边靠近一边拉长，像是想要变成成人的形状，但那些黑乎乎的雾气随着拉长也渐渐不稳定起来，开始变得飘忽。

于是它似乎放弃了，停留在半大不大的身影上已经来到床边。

桑宁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却看不见它，她眼里只有那些闪烁的画面，她看到血婴伸出的手已经拉住了她的裤脚，就在这时她的脚踝又剧烈刺痛，黑色的触手如同爆发开来似的从小腿的淤痕里钻出笼罩在她全身。

眼里的幻象因为脚踝的刺痛而消散，眼前出现了白炽灯的灯光和缠绕在自己周围扭曲蠕动的黑色触手。

桑宁还从来没有觉得这刺痛居然如此让人感到亲切，她立刻爬起来，像是有所感应似的向窗边看去，但凝聚在窗边的黑影在黑色触手爆发出来的一瞬间就已经被弹开震散了，她什么也没有看到。

黑色触须追逐着那些残余逃窜的黑影延伸到窗边，可惜似乎长度不够没能继续追出去——

可怜的某物本体太过庞大，作为桑园里的重点关注对象连他的“触须”都只能植入在桑宁的魂魄里来到外界，所以它是没有办法离开她太远的。

“刚刚是什么？是那个寄生的妖物回来了吗？”

墨藻慢慢现身出来，那只有一颗头颅半边半截身子，黑发纠缠黑雾缭绕的形象无论什么时候看起来都是一样瘆人，他依然挂着一丝阴恻恻的笑容不怎么在乎的回答：“溜得太快，没看清。”

就算他没有给一个肯定的答复桑宁也知道十有*是没错的，这意味着那东西果然现在还在爱心之家里！

这个确切的信息让那位一身黑衣姓宫叫本传说是霍阳学长师傅的人第二天一大清早就安排人手搜查爱心之家，他们需要搜遍室内室外每一个没有人的角落，毕竟对于一个幼儿体型的隐藏者来说可以藏身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他们来的人手不多，不得不借了一部分警方的人，不过显然警方的人不会知道他们究竟在寻找什么。

这种事基本上用不着桑宁和曲小路，曲小路也乐得清闲，桑宁却怎么也坐不住，屁颠的跟在宫本身后一间间房间探访。

他们敲开一间房门，里面一个憔悴的女人把他们迎了进去，屋子里是跟牧文心的房间一样的格局，女人拿了张凳子请宫本坐了，就再没有第二张多余的凳子。她让桑宁坐在床上，自己也坐下来，摸着床上正含着指头睡觉的孩子的头。

一下，两下，木讷而又迟缓。

“小牧她真的死了……？”

“是的，请问你最近有没有发现什么不寻常的事，或者看到什么异常的东西？”

“没有，什么也没有……”她缓缓叹口气，“我也带着孩子，知道小牧一个女孩子独自在外有多不容易，居然还发生这种事情……”

桑宁看着床上睡着的小男孩，受牧文心那种死法的影响她对小孩子有些格外敏感，对着这个约摸两岁多的孩子不由得多看了两眼，却也看不出什么。

宫本这个人一副不苟言笑的样子，听见那女人的叹息似乎也没什么反应，既然得不到什么有用的消息自然就起身告辞继续去下一家。

桑宁跟着他跑了两层楼，见这里虽然大多是老人不过偶尔也是有带着孩子的单身女人住在这里并帮忙帮佣，或是祖孙一起被收容，孤儿是不归他们这里管的，所以每个孩子都有清楚的来历，桑宁也就放下了一半戒心。而另一半在搜查无果之后就只能始终悬在那里。

回到房间曲小路笑笑地等在那里，看着一台不知道从哪里拐来的小电视嗑着瓜子抬眼瞅她，“搜查的事情交给妖管会和警察就好了，你跟着忙乎什么？你就是再忙乎人家也不会拿你当自己人，搞不好正拿你当嫌疑人还得分心防着你呢。来，坐会儿，这瓜子是这里的人自己炒的，尝尝可香呢。”

桑宁没精打采地在曲小路旁边坐下来，哪儿有心思磕什么瓜子——本来华老师的事情就悬在那里急等着她去解决一天也不想多耽误，却偏偏发生牧文心的事让她不能不弄清楚事情的真相找到凶手才能离开。

而她心里也在渐渐升起某种感觉，她得亲眼看着他们抓到凶手，得亲眼见他一面——她的脑袋里似乎有一个黑洞，在那深处一直藏着一个影子，他喃喃地对她诉说着一些听不见的话语。

她不知道他/它是谁，但偶尔一瞬间，会不自觉地想要寻找什么。

那是种有点恍惚的沉沉的，低微而哀伤的感觉。就好像她脚下有什么弱小的东西正悄悄死去，冰冷，发出一点不可闻的哀鸣。她走过去，却没有看到。

桑宁不知道这种感情从何而来又属于谁，它就那么悄悄的流进她心里，让她心口一阵阵慢慢的揪拧。

昨晚几乎整夜未睡，身体虽然没有问题精神却已经很疲惫了。

桑宁有些昏昏欲睡，甚至不知道曲小路几时离开的，只是恍惚间知道他走时还问了她吃饭时要不要喊她起来。

不知道睡了多久一阵敲门声吵醒了她，桑宁迷迷糊糊地去开门，看到站在门口那憔悴的女人时才彻底醒了过来。

桑宁一时尴尬，根本不记得该怎么称呼，只能笑了笑算是打过招呼。

女人脸色蜡黄眼袋青黑，看起来好似比之前见到时更憔悴了，她木讷的脸上挤出一个看起来很不自在的笑容，“小姑娘，你真的住在小牧房间里啊？虽然有些冒昧，不过可不可以请你去我房间里坐坐，我一个人呆着有些害怕……”

牧文心的死状看见的人不多，听说的人却不少。别人只怕就算路过都会绕开这个房间走，大概没有人想到桑宁这样一个小姑娘竟然会一个人当天就在刚清理干净的房间里住下。

虽然的确有点突兀，不过人家既然开了口，桑宁的性子也不好意思拒绝。

来到那女人的房间，她的孩子依然还在睡着，用棉被捂着头鼓鼓的一坨。桑宁只是稍稍奇怪了一下他是不是睡的也太久了。

女人坐在床上目光不知看着哪里，幽幽地说：“以前我也跟小牧一样，一个人怀着孩子，跟家里人都断绝了关系也不知道能去哪里，就在那个时候来了爱心之家，在这里挺着肚子帮佣，好歹娘俩活了下来。每次看到小牧，就会想起那个时候的自己，总想着多帮衬一把，可是连自己都过得这么难……”

她絮絮叨叨地说着，桑宁本想安慰点什么，但发现她并不在乎桑宁的反应，甚至不在乎她有没有在听，就只是有点失神地絮叨着。

“谁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呢，我想着她比我年轻，总会熬过去的，怎么就没多帮帮她呢……”

“……大姐？”

桑宁越来越觉得这大姐有点奇怪了，一个女人带着个孩子过日子

是挺不容易，想想也是艰难，可这大姐都有点异常了吧……

她这回有点后悔跟来了，让她来只是坐坐陪着还成，当知心姐姐什么的她可真不是那块料。何况这又是生活又是孩子的话题，知心姐姐都处理不了，那得知心大妈上。

她有点迟疑地想要找个什么理由遁走，那女人却突然抬起头转向她，伸手拉住桑宁的手，“小姑娘，你是小牧的家人吗？”

桑宁都还没有开口说她只是同学，大姐已经急急地继续说：“我明明觉察到事情不对也没有帮她，她不会怪我的对不对？你应该了解她的吧？她看起来是个很明理的姑娘，不会因为这个作祟，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就拉我垫背的对不对？”

桑宁这回是真的有点吓到了，女人紧紧拉着她的手神容紧张的样子似乎真的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姐，是发生了什么吗？你刚刚说你看出了什么事情不对？”

可是那女人把她的手攥得生疼，只是反复的说：“我不是不帮她，我也只是害怕，我害怕——她的肚子，她肚子里的是什么？”

桑宁来不及问更多，外面突然有人尖叫着，“死人了！出人命了！！”

她急忙趴到窗口去看，看的也是一身冷汗——楼下的地面上躺着个人，那个人桑宁虽然不知道名字，但起码打过照面，知道他是妖管会的。

可他此时四肢蜷缩扭曲成异常的角度，皮肉呈现着干枯的肉褐色，嘴巴大大地仰天张开着，双目瞪圆死不瞑目的样子。

他们要面对的到底是什么？连妖管会它都这么不放在眼里吗？竟然一出手就找上妖管会的人，仿佛是故意要给他们一个下马威。

显然不只有桑宁一个人感觉到了这种嚣张，连之前一直事不关己的曲小路都下了楼去跟宫本站在一起处理讨论。察觉到桑宁的目光时他抬起头对窗口的桑宁笑一下示意她安心。

桑宁干巴巴地回应他一个笑容，可她的心根本就安不下来，从华老师不在她身边的那一天她的心就从来都没有办法安下来。

她多希望华老师现在能在她身边，那她就可以尽情的伤心软弱，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让自己保持着一副平静的样子甚至都没有为文心哭过一次，因为她身边只有对她来说算是不靠谱的曲小路和今日是友邦明日就不知道会不会变成敌人的墨藻。

她找不到可以什么都不用操心不用理会只需要放心哭的地方。

在她稍稍走着神的时候，眼角的余光里似乎偶然瞥到一个身影——她的视线立刻就被抓住了，她集中了所有的注意力看着那个人，只想把他看得更清楚，因为她怎么都不能相信——华老师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那是华老师！？真的是华老师？？不是她思念成疾的错觉？？

那个人修长身姿不远不近地站立在聚集的人群之外，哪怕只是冷眼袖手闲闲一站那姿态也让桑宁无比的熟悉！

她不应该会认错的，她怎么会认错华老师？唯一会让她迟疑的一点就只是那个人的一头长发——

华老师是妖又不是人，突然变长的头发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这一点小事有什么可犹豫？她为什么不开口喊他呢？只要喊他一声不就好了？

可是那头长发却又像是不断地在勾动心底的某些预感，好像那里有着一些不该碰触也不想碰触的东西，让她迟疑着不能开口。

——小路为什么不回头看一下呢？小路快回头看看那个人啊！快看看那到底是不是华老师！

楼下的两个人像是同时感应到了她的心声，两个人都抬起了头，于是桑宁清清楚楚地看到了那个人的脸——那真的是华老师的脸，可是一瞬间她心里却没有任何的欢喜雀跃，她的喉咙里发不出一点声音……

那个人抬着头，四目相对，他既没有笑，也没有不笑，一双目光只是沉沉而温情地看着她。那目光仿佛有形一般，一圈又一圈地缠绕上来，要一直缠到窒息，挣脱不断。

这只不过是一瞬间的目光相接，甚至在曲小路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的时候那里已经空无一人，可是这一瞬间对桑宁来说却那么漫长，足以让她在窒息中一身虚汗淋漓。

曲小路很奇怪地看看她有些异常的反应，又看看她目光所向的地方，那里依然是空荡的，却也让他隐隐察觉到什么。

他转回向宫本，此时宫本正因为排查无果而自己的人又活生生在眼前出了事而烦恼着，曲小路对他说：“让你的人再重新排查一遍，你之前疏漏了一种情况。”

“疏漏？”宫本显然有些迟疑，排查是要的，之前排查时漏了某些地方或者被对方钻了空子躲过也是有可能的，但曲小路的意思是一向以严谨诸城的他会在考虑时有所疏漏吗？

“让他们查就是了，不要搜查地方，查人。”

以宫本常年跟这些东西打交道，被曲小路这么一提也是一点就通，只是他却皱了皱眉，“这不太可能，这种情况不合理——”

“现在就别管什么合不合理，那个寄生物绝对是被这里的某个人给藏起来了，只要是这里的人谁提供的信息也别信，一个一个查。”

桑宁有些恍惚地离开窗边，她不太确定自己刚刚看到的是什么——那只是幻觉吗？是幻觉才会突然出现又凭空消失？

似乎除了她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注意到那个人的存在……

那只能是错觉，否则，为什么那个人会张了一张华老师的脸？

她感觉到有人轻轻扯了扯她的衣角，一低头看到鼓鼓的被子里伸出一只苍白瘦弱的小手——这孩子醒了吗？

桑宁以为他想要找妈妈是把自己错认成他妈妈，抬头正想告诉那位大姐，却见她似乎被楼下的惊叫和尸体吓到，正背靠着窗户旁的墙壁捂住耳朵，嘴里不停的念念着什么。

这位大姐果然是精神有些不正常了吧？

桑宁也是无奈，这种事她又帮不上什么忙，再低头看着那只瘦弱苍白的小手只能替这孩子心疼，弯下腰来轻声对他说：“你醒了？我不是妈妈呀，妈妈现在……嗯，有点事情，你一会儿再找她好不好？我也要回去了，你先放开手好不好？”

那只小手却丝毫没有松手的打算，依然紧紧攥着她的衣角。棉被稍稍拱起了一块，似乎是里面的孩子抬起头，掀起一道小小的缝隙，在里面懦懦地小声对她说：“你别走……我害怕。”

这句话让桑宁有种莫名的奇怪，他也害怕，那位大姐也在害怕，他们都在害怕什么？

“你害怕什么，告诉我好吗？”

棉被的缝隙里只能看到那孩子尖削的下巴看不到他的脸，弱弱的声音再一次传来，似乎压得更低——

“我害怕，妈妈……”

第13课时

桑宁莫名的脊背一寒，扭头又看了一眼那位大姐，在看到她那副依然口中念念的模样时，隐隐才有了几分释然。

就说一个跟妈妈相依为命的孩子怎么会真心害怕自己的妈妈呢？但是看看大姐这神经兮兮的样子，孩子应该只是被吓到了。

桑宁想了想，那是孩子亲妈她没办法插手，不过至少得把这事告诉爱心之家里能管事的人。她蹲下来靠近棉被掀开的那个缝隙，里面的孩子微微瑟缩一下，缝隙变得更小了。

“小朋友，这里平时有没有经常来照顾你们或者送东西来的叔叔阿姨？”

棉被下面点了点头，这让本来只想碰碰运气的桑宁感到庆幸，拍了拍棉被下的头，“你告诉我是谁，我这就去找他，会有人来照顾你的——”

棉被下伸出来的小手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从拽着她的衣角改为抓住她的手，似乎怕桑宁丢下他似的，孩童音急急的说：“我也要去……”

桑宁想带着他去也好，省得小孩子描述不清楚，她找人也会不好找。

“那你跟姐姐一起来，我帮你穿衣服……”桑宁左右看看没找到小孩的外套，而被子下面已经伸出一只小手抓过放在一旁的成人外套拖进被子里，那鼓鼓的一坨开始蛹动着似乎正在穿衣服。

这么小的孩子就自己什么都能做，还真是怪让人心疼的。

不过桑宁自己又没养过孩子，只稍稍感慨一下，也不清楚这孩子究竟早熟到什么程度。她转头看看那位大姐，现在要取得大姐的同意才能把人家的孩子带出去啊……

她小心地笑一笑对大姐说：“大姐，我可以带小朋友出去走走吗，不会走远的，就在楼里……”

大姐独自喃喃了一通之后这会儿看起来正常了稍许，只是一脸的疲惫点点头，摆一下手：“你随便。”

这大概是传说中的育儿疲劳症吧，桑宁赶忙转身去抱那小孩，见小孩已经穿好了衣服坐在床上向她伸出两只手要抱。那是一件呢料子

的连帽休闲外套，对他来说宽松肥大的像一个大斗篷，还扣上了兜帽把他从头到脚都蒙了起来。

桑宁很无语，这孩子是多没有安全感要把自己蒙成这样。她伸手抱起他准备出门，刚走到门口就被那位大姐一把抓住胳膊，用力得指甲都几乎透过衣服抠进了肉里。

“——大姐？你这是？”

大姐的目光一瞬间阴鸷，仿佛从牙缝里挤着说：“她肚子里是个怪物！别让那孩子回来！”

桑宁被她吓了一跳慌忙从门缝里闪出来，却怎么也理解不明白这句话——她到底在说谁？是说文心肚子里的怪物？可她到底不让谁回来？

小孩子被吓得紧紧抱着桑宁不松手，这位大姐果然已经精神错乱了吧？她同情地拍拍小孩的背，“不怕啊，我们这就去找能帮你的人……”

另一边宫本已经集合了爱心之家的工作人员，“我需要关于你们这里收留的每一个小孩子的记录，请你们派人跟着我的人一起对应记录重新排查每一个小孩，这里应该有一个多出来的小孩我需要你们找出他！”

一个负责人说：“不会的，这里的孩子每一个我们都认识，不会有什么多出来的……”

宫本面无表情地打断他，“我只需要你们照做，不需要你们质疑。每一个小孩，就算是认识的，也必须查！”

爱心之家的工作人员充满了疑惑，这些家伙到底是哪里冒出来的啊？他们征询似的看向警方，可惜警察也只是面面相觑，他们得到的指示就是配合这些人，也实在给不了什么其他建议。

见他们还有迟疑，宫本也不管他们能不能理解得了，说：“现在你们的记忆很可能都受到了操纵，你们认为自己认识，觉得没有问题的人很可能都不是真的。所以现在决不能依赖主观意识，必须按照记录详细的查！”

工作人员都愕然地看着他——这人是不是脑子坏了？他不是认真的吧？？

但这就是他们的疏漏——他们差了每一个没有人的地方，防止那东西藏身在某处。但是对于有人看顾的孩子，就只让工作人员确认了一下。

可是如果工作人员根本就已经被意识操纵了呢？

他们之前忽略了这一点是因为这不太合理，通常来说能够操纵人心的就只有精魅，而他们想要得到一个身体也根本就不需要如此大费周章。他们可以寄生在人心里，慢慢将宿主腐蚀吞并最后同化或者取代，完全可以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没有妖怪愿意在人类社会当道的世界里给自己找这种麻烦，可以说妖管会更是从来没见过精魅做这种事的案例。

但是凡事都可能会有例外，尤其在曲小路表示他感觉到有类似同类的东西存在以后，宫本也就不得不考虑这个可能性。

那是什么原因，会让一个精魅用这种方式来得到一个血肉之躯？

曲小路返回房间去找桑宁，显然是桑宁让他意识到那里有一只精魅存在，虽然实际上他什么也没有看到。

当他顺着桑宁的目光看过去的时候那里什么也没有，但很显然桑宁的确看到了什么——她看到一些他看不到的东西，这是不合理的。对这个不合理唯一合理的解释，就只有精魅。

那只精魅并不在桑宁当时看过去的地方，而是已经存在于她脑中。即是说他当时，或者曾经已经接触过桑宁。

这可是赤果果的挑衅，在他的地盘上，居然敢对他的人出手，还有没有点精魅一族的长幼尊卑了？

他几步上了楼却不见桑宁在房间里，顿时后知后觉地察觉到桑宁刚刚并不是在她的房间窗户向外看！这种时候她还到处乱跑什么？！

曲小路转身就要出去找她，才刚一转头就见桑宁站在他身后，怀里抱着一大坨傻愣愣地看着他，“小路你回来了，楼下情况怎么样了？有查到什么线索吗？”

“先别管楼下，你去哪儿了？这是抱了个什么？”

什么什么啊，就算包的比较严实也看得出是个人吧，好歹问一句谁家的孩子——

“这是之前见过的一位大姐的小孩，我正要带他去找管事的人……”

曲小路笑容温淡却又有点意味悠长，“你刚刚在窗口时也跟这小孩在一起？”

桑宁不解地点点头，“是啊，我在他妈妈的房间里……”

话音还未落下曲小路就直接伸手从她手里揪走那个小孩，几步走

进屋里来到窗口，一伸手就把他提到窗外——

“小路你在干嘛！？”桑宁一下子就吓得炸了毛，小孩子此时已经悬空在窗外，兜帽被曲小路掀开了，一张憔悴的小脸上全是不明所以的惶惑。

他只有衣服被提在曲小路手上，可那件大人的外套对他来说太过肥大似乎随时都会滑脱出去——就算这里只是三楼对一个这么小的孩子也是会出人命的啊！

曲小路此时看起来就像一只斯文禽兽，提着那小孩的手居然还晃了晃，小孩的身体在衣服里似乎又滑落了一下，桑宁顿时觉得自己连气都不敢喘几乎都要昏厥了！

“小朋友，来说说你叫什么，几岁了？我正在找一个可能跟你差不多大的小怪物你见过没有？说不定还刚好就是你呢？来，乖乖交代别说谎，跟大人说谎可是不好的～～如果你现在掉下去，你这刚刚拿到的脆弱的*凡胎可就要死了～～”

桑宁冷汗直冒，试着小心翼翼地劝说眼前这个斯斯文文看起来一直很无害的禽兽，“小路，你先放下他再问，他还只是个小孩……”

曲小路一笑，“没错啊，我找的就是小孩。”

“可是你找的是婴儿，他只是个不到三岁的孩子，他还这么小，你先放下他，这样很危险的……”

面对桑宁的忐忑惊心曲小路却根本不在意，“虽然我对哺乳类想要保护幼崽的本能表示理解，但是很遗憾以我跟你们之间年龄差距的比例来说，三岁跟三十岁在我看来没多大差别都一样是小孩，不能让我每一个都小心爱护轻拿轻放啊～”

——不是这样算的啊！！

“而且我们在找的那个东西现在是借着人类胎儿给自己造了*，它自己不露出马脚的话暂时很难把它跟真正的人类区分开来，只能让它自己老老实实的交代——至于年龄什么的那半点都不是问题，它能吸取母体的生命让自己三个月就出生，出生之后就一样能吸取别人的生命来让自己快速成长。这小子看起来有几岁？三岁吗？吃上一两个人倒是刚刚好——”

桑宁微微迟疑了一下，曲小路说这孩子三岁——她还记得第一眼看见他时的印象不过是个两岁的孩子，现在看起来竟然真的像是大了一圈？

这小孩真的就是那个东西？

她没有办法确认，她跟这小孩子又不熟，万一那只是她心理作用

下的错觉呢？

看着那孩子惊恐的眼睛，小孩似乎终于反应过来自己的处境，哇一声大哭起来。

“小路，快让他进来，别人会听到的！警察都还没走呢！”

“没关系，现在这里是妖管会做主。有时候为了除掉一些威害，是可以容许有个别牺牲的——来，露出你的真面目给我看看吧！”

曲小路的手似乎就要松开了，桑宁几乎已经看到小孩的身体就要从衣服里滑落出去——她做不到啊，万一是小路搞错了怎么办，要她看着一个小孩活生生的摔死她真的做不到啊！

这时她身上看不见的黑气像是有所感应，蒸腾似的爆发出来，黑色的触手猛地蔓延出去，伸到窗外接住了那个从衣服里滑落出去的孩子。

这回轮到曲小路像看怪物似的看着她了，桑宁自己也微微愕然，没想到墨藻的触手会对她的情绪产生反应，一时正有点茫然着不知道该怎么跟曲小路解释。

可是那些缠绕着小孩的触手突然抽紧，小孩刚发出一声惊叫就被勒得喘不过气，桑宁已经顾不上曲小路的目光，扑到窗边正不知道该怎么阻止这些触手，却见触手的尖端剧烈扭动起来，在空中乱舞着，猛然扎进男孩那具小小的身体——

这一幕如此的骇人，小小的孩子被触手架在半空空中几乎刺穿了身体。桑宁惊叫一声对于这样突然的状况反应不及，眼睁睁看着最后一条尖锐触手也刺进了小孩的额头。

——他死了？他死了！？怎么会这样的？？

那是从她身体里长出来的触手——是她杀的？还是墨藻？为什么要杀了他！？

血顺着小小身躯上被戳穿的洞在滴落，黏腻的血腥气扩散在空气中让桑宁的脑子里像要炸开。可是这时全身血淋淋甚至连额头都被刺穿本该已经断气的小孩却突然睁开眼，那双眼不再是之前普通的棕黑，那冷灰似的瞳仁中心一点漆黑看得人心中一寒。

下一刻他身上缠绕的黑色触手像被吸干了水分似的寸寸萎缩断裂，触手飞快地收回，小孩也向下坠落下去，他仰着头面无表情地盯着桑宁不断下落，在这短短的瞬间他的身形拉长变大，皮肉却也随之干枯紧绷，半边脸如同风化一般迅速腐朽，直到跌进楼下的矮树丛里。

曲小路纠结地看了桑宁一眼，犹豫现在该马上问清楚刚刚的触手

是怎么一回事还是先去追那个小怪物要紧——他竟然一点也没有发现桑宁身上发生的事？这算什么情况？

但是不得不说他也算松了一口气，不管这黑色的东西是什么，至少不用他亲自动手去做刚刚那样的事了。就算他对自己的经验和判断很自信，要对一个小型号的人形物下手也是很有压力的。

虽然不合他的性格但貌似现在他还是得先抓到那个小怪物，尤其在看到他露出真面目之后。

这一个，真的不能不管。

“听好，呆在这里等我回来，不许乱跑！回来我们需要好好谈谈！”

这听着像华老师的台词……桑宁目送曲小路一边给宫本打电话一边快步走了出去，她现在脑子里有些乱，但还察觉得到如果连曲小路都这么上心，那事情一定跟他们自己有关。

曲小路绝不是悲天悯人的类型，别人的事情再大他也不会跟着心急的。

那个寄生物果然跟她有关，她有这样的感觉却什么都想不起来，她的脑袋里充斥着一团迷雾，那个影子就躲在那团迷雾后面。而他还长着一张华老师的脸。

她沉下心去呼唤墨藻，平时这种时候曲小路一走墨藻一定已经主动现身了。

黑气开始在她周围聚集，墨藻的脸渐渐浮现，嘴角依然还挂着那阴恻恻的笑意，看不出来有刚刚受到挫败的不开心。

大概真正的强大是这样的吧，即使刚刚差点被一个肉身出生才不久的小怪物摆了一道，他也很清楚在这里的不过是他的一根小指尖，就算输了也没什么可在乎的。

“刚刚还真是惊险，差一点就要被它吸走了妖力——那样我可就没有办法留在这里了。我从你的精气里吸收了一点来补充，希望你不要介意。”

他说得那么云淡风轻又理所当然，桑宁还能说什么？她嘴角抽抽，挤出句：“请不用客气……”遇上这种不知寄人篱下为何物的不速之客还能怎么办？

“墨藻你不是可以看到我的思想记忆吗？你能不能看到刚刚那个小孩——那个装成小孩的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是不是认识他？是不是曾经见过他？”

墨藻嗬嗬笑笑，“——那不过是唬你的，你以为记忆是随便窥探的东西？我又不是一只魅，不过是因为暂时寄生在你的魂魄里才能够感知你正在进行的表层意识，比如你正在想的东西，或者是感情强烈到让你无法忘记的记忆——至于那些连你自己都不记得的，我又怎么会看得到？”

桑宁默默在心里想：那我可不可以说留你何用？

墨藻诡异地挑着一边嘴角，“你敢说试试看？”

现在连墨藻也帮不上忙，她只能等着曲小路回来告诉她了吗？虽然曲小路不像华老师那样保护过度，应该会告诉她，但那大概要在她解释清楚墨藻的事情之后。

“墨藻，你刚刚为什么出手了？”

他一直都把自己藏得那么好，如果不是刚刚他突然出现曲小路根本就不会发现的。

“我可没有想要出手，只是根扎得有点深，触手受到你的情绪驱动而已。”

桑宁微微寒了一下，“那么刚刚是我杀它的……？”

“不，那只是反射性动作而已——那家伙身上满满都是桑园里的浊气，触手自然就做出了反应。”

只不过墨藻一辈子猎鹰，没想到被这么一只小雀啄眼。在桑园里从来都是他吃别人，出来之后却是太安逸了，连防备之心都下降不少。

“你该看看那家伙那满身从骨子里往外渗的阴沉沉的浊气，我看它在桑园里，只怕不知吃了几百几千个小妖了。”

桑宁沉默着没有说话，她一直在想，想从她最初结束治疗回到学校时见到的牧文心，想在神眷村让媛美她们都充满了惧意的牧文心，想在华公馆留宿时她那些反常的举动，是从多早以前她就已经被附身了呢？

她的视线漫无焦点地落在窗外，突然注意到一个快步路过的人影——小豪？他怎么也跑到这里来了？不用上学了吗？？

看着那个远远的人影走出视线，桑宁急急地跑出房间下楼，一眼看到那个还穿着校服正被警察拦在楼道外的高三备考生——“桑小豪！”

桑宁底气十足地吼了一声跑过去，“桑小豪你为什么没上学！？”

这种时候她竟然如此不合时宜地突然找到了当姐姐的霸气感，桑

小豪这是第二次如此庆幸能够见到她，见到她他才终于能进来，他丝毫没理会桑宁的问题，快步走过来就问：“那真的是文心姐？她真的出事了？凶手有没有抓到！？”

第14课时

提起了牧文心，桑宁从楼上奔下来时准备好的教训台词只能又咽了回去，她也知道经历了一起被困在桑园的那些日子小豪跟牧文心之间感情很好，可是现实就是如此，一旦回到了现实世界里，就再没有什么会比桑小豪是个备考生这个事实更重要。

他已经耽误了那么多课，好容易生活回到正轨，再因为这些事情分神他真的还能考上大学吗？

桑宁嘴唇动了动，这些话却最终化成腹诽，只嗫嗫说："我知道你跟文心感情很好，可是这里不是小孩该来的地方……"

桑小豪才不想被桑宁说成小孩！她自己也根本没有哪里像个大人吧！

他不理会桑宁的话只是追问："回答我啊！文心姐她真的——死了？！"

桑宁默默点了点头，桑小豪那一瞬间颓然的表情让人清楚的感觉到他那一瞬间的混乱，颓然，无措……桑宁有些许的愕然，小豪跟牧文心的感情就算是不错，可是有这么，这么的好吗？

他像一个突然间得知自己被扔下的孩子，安全陷入了迷茫。

这是正常朋友间的感情吗？

桑宁搞不懂，桑小豪自己也同样不知道。

在他还什么都没有理清的时候牧文心就突然从他眼前消失了，把他一个人扔在那儿东想西想却搞不清两个人到底算是什么样的关系。他还在等着牧文心有一天会回来好跟她问个清楚，问她为什么要那样，为什么突然就走了？他还在等着，可是突然间他就再也得不到这个答案了。

牧文心死了，他要永远也得不到这个答案了。

他抓着桑宁的手都忘记了松开，看着他失魂落魄似的样子桑宁也不敢提醒，直到他自己稍稍回过神来，"文心姐在哪里？我要看看她……"

这个要求让桑宁很迟疑，"小豪，你还是不要看了，何况现在也还……"

“我一定要看！”

桑小豪的坚持让桑宁犹豫了一下还是妥协了，“那有些事，你要做一下心里准备……”

如果可以，桑宁并不想更多的人知道牧文心的情况。现在这件事情因为妖管会的插手而被压着，但结束之后还是会有一部分情况被通知牧文心家里和学校，当然不包括真正的真相。

桑宁现在已经大概知道了妖管会插手案子的流程，他们从特殊的权限插手进来接管案子，隐瞒一些事实编造一些理由和假象，解决好跟灵异有关的部分之后他们就抽身，将案子转回给警方变成一个普通的永远不会找到凶手的凶杀案，而他们就像从来没有出现过。

她有听到一些讨论，关于这个案子最适合的解释大概就是杀人取婴，所以桑小豪既然已经来了这里，有些事情就已经瞒不了他。

桑宁努力想着要怎么说会比较委婉，在她看来小豪这么在乎牧文心，只怕多半是喜欢上了她。但是发现不管怎么编排事实都不会变得委婉以后，她干脆深吸一口气直说：“文心她怀孕了……”

不等她继续往下说就被桑小豪脸上震惊的表情打断了，可怜的孩子果然是受到刺激了吧。她觉得还是给他一点时间缓一缓再继续说……

可是不等桑宁找到觉得适合打断他那副天都快塌了似的神情的时机，桑小豪低低一声：“姐……”已经先把桑宁给吓着了。

他可从来都没有喊过她“姐”，不叫怪物都算是很给面子的，就算后来知道她的的确确是他亲姐也依然傲娇地直呼其名。

可是她没有想到更震惊更吓人的却还在后面——

“那个孩子……大概……是我的……”

桑小豪现在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办，能跟谁说，他完全混乱了，竟然觉得这种时候桑宁就是他唯一的主心骨了……

可是他的视线刚一落向桑宁，就知道自己是蠢到多没药救，看她那副傻眼的样子，自己的智商是给狗吃了才会想要把桑宁当成主心骨啊？

桑宁瞠目结舌愣了好半天才抖抖索索地找到自己的声音，“小，小豪……”

“算了，你当我什么都没说！”桑小豪的声音里充满了嫌弃和自我厌恶，可是桑宁怎么可能当没听到啊！

“小豪，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桑小豪纠结了一下，“就，文心姐失踪之前……”

桑宁继续愕然，谁来告诉她她到底错过了什么？那是牧文心和桑小豪啊！文心那样的女神是怎么看上她这个不可爱的小毛孩弟弟的啊！

——或者，看上他的并不是文心。

这个念头让桑宁那颗混乱的脑袋一下子冷了下来——不是文心……是寄生在她身上的那个东西，是它选了小豪？不然为什么偏偏是小豪？可又为什么是小豪？

“那个，别跟别人说……”

桑小豪的要求让桑宁顿了一下，可是想到现在的情况却只能对他抱歉，“这个恐怕不行……学校和家里那边我什么都不会说的，但是调查这边……”

“孩子是谁的跟抓凶手又没什么关系！”

桑宁没有办法跟他说凶手就是那个孩子，桑小豪只知道牧文心怀孕，绝对不会想到那个孩子已经来到世上了。

桑宁不能不把这件事告诉曲小路，她突然开始担心，它偏偏选了桑小豪，会不会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她等不及，好容易把小豪按在房间里不让他跟出来，自己跑出来寻找曲小路。

所以曲小路回来时就没有看到那个本该老老实实呆在房间里等他的桑宁，他摘下眼镜捏了捏鼻梁，“——桑宁怎么不在这儿？”

“她去找你了，你没有见到她吗？”

他擦擦眼镜，“那你又为什么在这里？”

“我……只是想来见文心姐最后一面……”

等他把眼镜戴回去，叹口气，“凶手还在院子里潜藏她就满院子乱窜，你们就不能让人省省心？”

“凶手还在这里！？那我们快去找桑宁啊！”

“急什么，妖管会已经在整个爱心之家布下了阵法，只要有任何小妖敢露出尾巴就立刻会被发现，总比我们漫无目的到处瞎找要强。”

只要不是在桑园那种让人无可奈何的地方，以他和桑宁之间的联系曲小路倒是不怎么担心找到她的问题。何况她身上还有那些让人恼火的触手——她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被妖魔寄居，自己不但不知道而

且桑宁还什么都不说，这可是身为一只站在顶端妖魅的奇耻大辱。

不管怎么说就算那东西敌我不明，出于领域保护他也不可能容忍那小怪物为所欲为的。

于是曲小路慢悠悠地瞅瞅桑小豪，现在倒有另一件事他比较好奇——桑小豪一来桑宁就急着找他，那么桑小豪身上一定有什么值得在意的事情吧。

“——那么桑宁找我是有什么事要说吗？”

桑小豪一下子噎在那里，吞吞吐吐着，却觉得不说不行。桑宁那么急着把这件事告诉曲小路甚至不能等他回来，万一这真的是很重要的事呢？

“那是——我，文心姐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

曲小路露出一个“哇哦”的表情，把桑小豪上上下下打量一遍，“是你的？你可真是干了件不得了的事啊～～”

那悠闲轻佻的口气顿时让桑小豪有些恼羞成怒起来，“我们又没做错什么！”

“当然当然——”曲小路随口应付着，这种早恋范畴的小事儿他才不关心，反正就算不是桑小豪，牧文心身上的寄生物也会找到另外一个合适的男人来制造小孩。

桑小豪不过刚好是桑家的子孙，是桑宁的弟弟，又刚好在牧文心身边——所以选中他，一切都只是刚好而已。

而这对于他们来说，说不定是另一个刚好呢？

这么长时间以来华玉盏一意孤行不肯让桑宁按照桑宴安排好的一切去进行，坚持想要找到转机可以让她从桑家的宿命里解放出来。所有人，包括曲小路都觉得不会有这样的转机存在，可是现在，这个转机说不定真的出现了……

曲小路细细思索了一会儿，突然重重一拍桑小豪的肩，“干得好，小弟！”

“什，什么啊！不要胡说些别人听不懂的话！”

桑小豪一张脸涨得通红，可是不等他继续发作曲小路的手机就响了起来，他接起电话，“——出现异常妖气了吗？我这就过去。”

他转头若无其事地对桑小豪说：“要一起去吗？”

桑小豪那刚发作起来的恼怒顿时被噎得不上不下收不回发不出，在心肌梗塞的边缘上打了一个回旋终于挤出一声“去……”

桑小豪虽然已经见识过很多妖魔鬼怪也知道了桑家和桑园的缘由，但是对于妖魔的世界他还几乎等于一无所知。他跟在曲小路身后问：“杀死文心姐的是妖怪吗？桑宁也被它抓走了吗？”

“别急，他不会伤害桑宁的。”

曲小路走的步子不算快，似乎正在盘算着什么，被桑小豪追问着：“他到底是什么？至少让我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啊！”

“也对，虽然那只是一块死肉，但从某些方面来看你们也是有血缘关系的。”

桑小豪顿时炸毛，“不要这样说文心姐的小孩！”

曲小路瞥他一眼知道桑小豪根本不理解，他大概以为死肉的意思只是牧文心死了，她肚子里的胎儿也就跟着死了。那可真是个美好的推理。

他干脆放慢脚步看看桑小豪，虽然他跟华玉盏在很多事情上意见不同，但是对于桑小豪的看法却是一致——同样是桑家的孩子，甚至是同一对父母生的，却只有桑宁过的那么辛苦，而桑小豪就能一无所知的过着清闲的生活。

作为偏袒桑宁的一方来说，实在是很看不惯啊。

他脸上露出斯斯文文的微笑，却让人莫名觉得像是狼外婆。

“那好啊，我就详详细细的给你说。”——希望你不要后悔曾经想要了解，这些触及了另一个世界远离现实生活的真相。

桑宁一走出小楼就知道事情不对了，她人在爱心之家里，走出了楼道看到的却是一片山野乡村，她立刻后退一步想要回到楼里，却泪流满面地发现连楼也不见了。

她被困住了吗？这种事经历的多了她也变得很有经验了。

她看着眼前的山村田野，只是奇怪是什么东西困住了她呢？这里宁静的山村炊烟看起来如此是熟悉，一个孩子的身影突然出现从她身边跑过又突然消失，虽然只是扫了一眼，但那碎花小袄她是见过的，在她仅有的几张儿时照片上。

她几乎已经知道这里会是哪里了，这里是她被寄养长大的村庄，她在上小学之前一直生活的地方。

她儿时小小的身影在奔跑，从村里，到田埂，她像急切地在寻找什么，或是什么人。

桑宁已经不记得了，她不记得这是什么时候什么场景，究竟是真实的过去还是被虚构出来的画面，她的脑海里已经没有那些记忆，但是她能够清晰的感觉到那些急切，惶恐，好像自己是一个再也没有人要的孩子，慌得连心口都在发疼。

她短短的腿迈得太急，一下子扑倒在田埂上，桑宁的心也跟着一揪，好像摔倒的是自己，看着她扁着嘴巴很想大哭。

桑宁知道没有那么疼，可是心里很慌，很怕。她不知道自己该不该上前，又能对过去的自己做什么，可是这时一个人影却站在小小的自己面前，拎着她站起来，轻轻抹干净她脸上的泥。

桑宁愣愣地看着，仿佛能够感觉到那手指温凉的触感，心里的惶惑和害怕都因为他的到来而驱散了，见他每个动作都那么轻柔地排干净儿时的自己身上的泥土，低头时长长的黑发会微微遮挡着他的脸，而抬起头对她微笑时那细长妩媚的眼就荡漾开微暖的泓波，暖暖的荡进心里。

桑宁茫然地看着他站起身，那张漂亮的脸，修长的身姿，整洁合身的修身衬衣，除了那头长发一切都是她所熟悉的。

小小的自己在她出神时就已经消失了，他在微微侧目地看着她，细长的眼睛里盛着浅浅的笑意，可是当他转过身来面对着她，一阵风拂开她的长发，她却看到他另外的半张脸已是白骨森然——

第15课时

“我们在找的东西算是尸鬼的一种，不过你不要误会，它不是牧文心尸体上生出来的。牧文心以前被某种精魅附身操控，虽然那东西早就已经离开她的身体也被我们处理掉，魂飞魄散不复存在了。不过我们也没想他会在牧文心身上残留下一部分以寄生的方式继续存在着。本来这点残渣太过弱小根本不会有什么作为，放着不管也不该有问题的，不过现在看来她在桑园的时候似乎吸收了不少阴气，大概也吞食了一些小鬼小妖……”

这话曲小路自己说着都觉得有点太轻巧了，个把小鬼小妖能把他养成这样？

桑小豪否认着，“那不可能！在桑园时文心姐是跟我在一起的！她才没有——”

“你每时每刻都跟她在一起？你能分辨得出她是不是在‘进食’？鬼怪进食可不一定需要通过食道消化道，何况刚找到你和牧文心的时候也只有她的状况特别糟，那时只当做她的体质适应不了桑园的阴气，但是想想那也很符合‘消化不良’的状况。寄生在她身上的灵体吞食的阴气太多却消化不了，就渗透进她的*里，人的身体自然会受不了。但是等它把那些阴气全部消化掉之后，牧文心也自然就好转了。”

“那跟文心姐的死有什么关系？它既然寄生在文心姐身上，为什么要杀她？”

“他想要自己的身体啊，他寄生在牧文心身上，既没有办法完全夺取她的身体又不能离开，他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身体。”

“所以呢？他到底做了什么！？”

曲小路稍稍停下脚步望天思考一下，“是‘你’做了什么。”

“我！？”

桑小豪也一下子停住脚，脑子里像是一下子明白什么，却又瞬间一片空白。

“那东西是……那个，孩子？”

察觉到这个话题可能对一个十几岁的高中生来说有点难以承受，曲小路试着在自己还算乐意的范围内安慰他说：“是，也不安全是。

确切来说你和牧文心造出来的那个小孩已经不存在了，它还在胚胎的时候就已经死了，只不过是那个东西在利用这个胚胎的成长系统继续催生*给自己制造身体——你也不用太难过，从人类科学的角度来看，胚胎都还没有开始发育大脑也没有思维，从鬼怪的角度来看它还没有魂魄也同样算不上是一个人。而且对于牧文心的死我看你也不是那么悲痛，你们的感情应该还没有很深，不知道如果我告诉你这场露水姻缘本身也只是在那个寄生物操控下发生的你会不会好受点？所以不用太放在心上，还是想开点，早点忘了吧。”

桑小豪终于得到了答案，他终于不用纠结的去想为什么，不用因为牧文心的死而永远找不到答案。可是这个答案他真的能够接受吗？曲小路怎么可以说的这么毫不在乎，明明曾经有一个小小的生命是真实的存在过的，哪怕它的存在那么短暂，它也的确曾经存在于他和文心姐之间——

“到底为什么是我？他为什么偏偏选我？”果然这对于一个高中生来说太沉重了吧，桑小豪喃喃着，“是因为桑宁吗？这又是跟桑宁有关对吗？一直都是桑宁，从来都跟桑宁有关！凭什么是我？就因为我是她的弟弟吗——”

“那凭什么又是桑宁？”

曲小路声音提高了几分，音色却压得更低沉，打断了他的话，“在你们桑家的后人在安稳地过着平凡日子的时候，是桑宁的爷爷替你们扛起了责任挡住了灾难。当他力不能及，就换成了桑宁来接替，可是凭什么桑宁就要当你们的挡箭牌？为什么她就不能过点轻松的日子，以她的个性她一定会过得很开心很满足，难道她自己喜欢连个安宁的日子都没有，总是‘拖累’你们？”

桑小豪语塞，似乎什么也说不出来，只能看着曲小路继续笑得平静悠然，“桑小弟，容我提醒一下你和桑宁一样都是桑家的子孙，虽然不需要你们做更多的事情，不过偶尔，稍稍担一下自己的责任应该也不是那么难吧？要真想怪，就怪你没投个好胎，既然生在了桑家，这就是命，没有别的原因。至于牧文心，虽然她是很可惜，但你知道每年死于灵异事件的人有多少吗？妖管会一直忙着四处处理掩盖这些事情，遇上了，只能说是运气不好——只有这样想才能让桑宁坚持下去，如果桑宁要不停的自责坚持不下去了，搁挑子了，桑小弟你要来接替她吗？”

桑小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曲小路明明只是闲闲的口气却让人压力十足，直让他不能不妥协，“我，我知道了……我不会再说这样的话了！”

曲小路露出一个孺子可教的表情，桑小豪这才觉得一身压力消失

了。

桑宁想要逃，她身体力行地奔跑在这个无人的小村。每一条小巷即使没有记忆也丝毫都不陌生，好像认路用的并不是大脑，即使没有记忆她的身体也知道该往哪里走。

可是不管她逃到哪里那个男人都如影随形，有时在身前有时在身后，不远不近既不离开也不对她的逃跑有任何恼怒，就只是不肯放过。

桑宁跑了好久，已经渐渐的明白再怎么跑也不会有出路的，她被困住了。这里是那个人创造出的空间，只要他不放过她，她就出不去。

她觉得自己像是陷入了一场猫鼠游戏，即使知道没有出路，即使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疲惫不堪，也依然不能停下。因为这是她仅有的抗议，她只有用逃离来表明自己不希望他靠近。而对方似乎也的确从这场拼上命的逃离中感受到了桑宁的情绪，所以他才只是出现在她周围而没有走近。

可是每次只要桑宁一停下来，那家伙就像是得到了靠近的默许，立刻就向她走来。

桑宁实在已经喘不过气了，两条腿仿佛再也迈不动一步，只能试着再一次用语言表明心意："你不要再过来！我不会留在这种地方的！"

可惜像之前的每一次一样，对于语言的沟通表达他不知是听不懂还是根本不在乎，走上前来似乎想要扶起桑宁，但攥住她的那只手就像铁钳一样牢牢匝住她的胳膊，对于她的疼痛也同样不管不问。

"你会留在这里，永远留下来，再也不可以离开。"

桑宁只能狠狠地甩开他的手挣脱出来，这样清清楚楚的拒绝排斥让他停住了动作，那张跟华老师一模一样的半边脸上毫无表情——急速的成长已经对身体造成了破坏，看似完好的半边脸肌肉早已经僵硬，就连那双冷灰似的瞳孔都不带半点温度。

之前她所看到的笑容就好像只是一个错觉，一个来自于过去的幻象。

桑宁就算吐血也得继续跑，这是唯一能让他接收到的拒绝——

——就在不久之前，桑宁面对着这个从牧文心的尸体里爬出来的怪物问："这里是哪里？你为什么把我困在这里？放我走吧，我还有很要紧的事情要去做！"

而那个人静默地看着桑宁，脸上没有表情眼睛没有温度，说："这里，是你想要回的地方。你永远都不会再离开这里，你和我，留在这里。"

——她根本就连这里是哪里都不记得啊！她怎么会想要回来啊！

一再的沟通无果让桑宁知道这个人，不，这个妖怪的精神是不正常的！她开始了抗争，身体力行地让他知道她一点都不想跟他一起留下来！

可是他似乎是真的不明白，又或者即使明白也不在乎，就算她再怎么逃，再怎么逃，只要一停下来，他就站在她面前。

"拜托你，先放我离开，等我做完要做的事我一定会来找你，我们再好好处理一下这个事可以吗？"

桑宁实在，实在是跑不动了……

可惜她停下来，他就依然伸手来拉她，"我说过，你永远都不可以离开这里。只能留下来，留在这里。"

桑宁躲开了他的手，这样的无法沟通毫不讲理她只能继续抗争别无选择，"我不会留下，别想让我留下！"

没有力气也要挤出力气继续跑，桑宁觉得自己的大脑都因为缺氧在嗡嗡直响，鼓膜里除了自己的心跳什么也听不到，脑子里已经开始天马行空胡思乱想——

——华老师快来救命啊，快来管管你这脑子有病的兄弟啊！

长成这样别说不是兄弟她不信啊！

就在她觉得再跑下去自己真的就要死了的时候，她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天空轰隆一声响——不光是响，整个天空被撕裂了一道巨大的口子，像当初华老师从洋娃娃的废弃医院空间里救出她和白乐枝她们那时一样。

随即曲小路和桑小豪的身影从天而降。

半脸的男人上前一步一把拉住想要向两人跑过去的桑宁，这一次桑宁却怎么也挣脱不开他铁钳似的手。

他冷灰的眼瞳盯住两人，声音冰冷低沉而又微微的沙哑，"你们怎么能进来的？"

曲小路闲闲地笑笑，优雅站定轻轻整理了一下衣摆，"看来你终究不过是个新生的小尸鬼，对自己还没有什么自觉。就让我来告诉你吧，尸鬼可是没有什么制造幻觉的力量的，你创造出这个幻境的力量来自于你曾经的本体，一只骨魅。我很遗憾的得让你知道，魅这种妖

怪，等级制度可是非常森严的，先天等级的差距就等于力量的压制，这是从存在成型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决定好的，而唯一的标准就是你的本体为何物——木头就是木头，石头就是石头，一辈子也比不上玉。而我非常遗憾的告诉你，以我的本体出身，还没有遇到有什么精魅能够压制我，而我却可以轻易进入和破坏你创造的幻象。这就叫先天等级优势！”

曲小路说完一挥手，整个幻境都不见了，他们出现在爱心之家的楼外，曲小路冲身边的桑小豪温文一笑，那笑容虽然斯文却充满了优越和显摆——看吧，你表哥我值得崇拜吧～

他哪儿是那么好心给尸鬼解释什么，根本就是给桑小豪显摆来了。

桑小豪略无奈——哥你别显摆了先救人行吗，桑宁还在人手上呢！

桑小豪很囧，也因此分散了注意力，可是此时当他的注意力放到那个尸鬼身上，心情却是难掩的复杂——

他该怎么看待眼前的这个尸鬼？他杀了文心姐也杀了文心姐的孩子，可是此时此刻他身上却又的的确确有着自己和文心姐的血脉。

他突然发现自己不该跟来的，他高估了自己的接受能力，此时才发现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合适的立场来看待这个怪物。

“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来称呼你比较好，你才刚刚成形，应该还没有自己的名字吧。而且你也不是过去的骨魅，遗憾的告诉你你的本体骨魅已经被我打到魂飞魄散不复存在了，从那一刻你和他之间就再没有任何的关联。抱歉让你变成一个无主的残魂，但是你既然已经这么艰难的重新成形也该得到新生，不要再继续重蹈覆辙执着于不该执着的人，放了她吧。”

曲小路说的话尸鬼都能够理解，过去的他就像是墨藻植入桑宁魂魄的触手一样，即使骨魅本体离开了牧文心，他也继续被留在牧文心的内心里。

直到骨魅魂飞魄散意志消失之前他们都还是一体相通的，或者说他是不存在的，他只是骨魅的一部分罢了。

但是骨魅消失了，没有了主导的思维，他的思想也悄然形成。他有骨魅的部分记忆，零零碎碎很难串联起来，也无法知道自己是谁，从何而来。而曲小路的这些话让他把那些零零碎碎的记忆勉强的拼凑串联，隐约能够拼凑出个轮廓。

所以他能听懂曲小路在说什么，但他缓缓摇头，脸上的肌肉因为

难以调动说话时也就冰冷而刻板，“——我是因为她才形成的，没有她就没有意义。我要带她走。”

第16课时

尸鬼话音落下突然发难，桑小豪只觉得一片黑暗向他和曲小路笼罩过来，四周顿时变得漆黑一片，除了他们自己之外什么也看不见。

“这是怎么了！？”

“别急，他只是想困住我们，这种屏障我马上就可以解开——”

桑小豪心里稍稍安了安，等着曲小路解开屏障重归光明，随时追上去救回桑宁。然而等了等却不见变化，这种急着救人的时候哪儿能经得起耽搁？

“表哥？”

“这个……好像解不开……”

“什么！？”

——关键时候可不能掉链子啊！桑小豪急着问：“你刚刚说的那什么先天优势，等级压制呢！？都是你随口胡扯的？？”

曲小路只略略略略的窘了一下，随即他千年练就的脸皮就让他说得云淡风轻，“等级压制倒是真的，只是对骨魅有时候可能不太起作用，因为他本来是玉盏的一块骨头，跟我一样都是先天灵物……”

“那你干嘛要那么说啊！”

“那不是可以制造声势嘛，何况刚刚那么容易就打破了幻境，我想他不过是骨魅的一点残魂，不会有什么大能耐的……”

桑小豪无语地瞅着曲小路，“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不用太担心，被困住也只是一时的，给我点时间就能破开了……”

“我是可以给你点时间，可是桑宁已经被带走了。”

“……”

桑小豪感到了深深的叹息，为什么这种时候竟然只有小路表哥能依靠呢？

靠不住啊！！

曲小路现在也开始有点发愁了，正面交锋过才发现，尸鬼跟骨妖

两个人实在很不一样啊！他本来那么笃定他不会伤害桑宁，现在竟然有点担心起来了。

桑宁被尸鬼拉着向爱心之家的大门走去，他的手似铁钳子紧紧攥着她的胳膊根本挣脱不开，手臂疼得像是要断了一样。

之前在幻境中时，终究只不过是因为她根本无处可逃才会让她挣脱。

“放开！我不会跟你走！”

“这不是由你选择的。”

他的声音不带一点感情，让桑宁几乎不能相信他就是那个在幻境中对小小的她微笑的人。

桑宁也听到了曲小路的话，可惜她没有机会问详细些，只能大概猜测他的身份。不管他究竟是什么人，那个笑容让桑宁还抱着一线希望，问他，“你只是要把我囚禁在你身边，我怎么想都无关紧要吗？”

尸鬼侧目扫她一眼，冷灰近白的瞳孔让人无端一寒——

“‘我’曾经，很在乎。在我的记忆里，我的本体一直很尊重你的想法，可他最后是个什么结果？”

桑宁愣住了，刚刚曲小路说过，他被他打到魂飞魄散——那个有着华老师的脸和渗进人心的笑容的人……

她知道一定有什么原因，曲小路又不是滥杀无辜的人，可是想到那个扶起她，对她微笑的人就那么被打到魂飞魄散，心里还是抹不去的不忍。

那绝不是眼前的这个人，那个人的微笑和这个人的冰冷，根本不是同一个人。

这让桑宁更用力的挣扎，不想在这个人身边多呆一刻，好像再多看他一眼都会覆盖掉那浅浅而温柔的笑容。她有这样的感觉，即使那个人已经不在了她也要记住他的笑容，不想被这张冰冷的脸破坏。

他们靠近了大门口，守门的警察看到这个男人强行拖着一个女生往外走，大声喝止：“你在干什么！？放开那女孩！”

桑宁还没来得及开口求救，尸鬼抬手扼住上前来阻止的年轻警察的脖颈，年轻警察从被扼住的脖子开始皮肉迅速干枯，不过片刻那脖子就只剩一层干皱的皮包着骨头。她听到了颈骨断裂的声音，随之年轻警察的身体就瘫软下来被尸鬼随手甩到一边。

一切发生的太快桑宁还来不及反应，只能愣愣看着地上枯萎似的尸体，被一把拽出大门。

“如果你不想再发生这样的事，就好好配合，跟我走。”

桑宁不再挣扎了，她开始意识到，自己面前的真的是个恶鬼。

他吸取母体的生命成长，破开母体出生，以活生生的人类精气作为养分，他对性命没有尊重。他跟自己至今接触过的人都不同，她知道华老师华先生和曲小路都对生命有一定的漠然，但那只是活得太久看淡了生死，他们只是看得开，那跟不尊重是完全不同的。

她不能够再反抗，如果有下一个热心人看到，那么那个人就会是下一个牺牲者。

“如果，我跟你走，你可以不再杀人吗？”

当她不再挣扎，尸鬼的态度仿佛也缓和了，看了她一眼，并不打算对她有所隐瞒，“不能。这个身体还需要更多的进食。”

“多少……？”

“很多。”

桑宁的心沉下来，她顺从地跟着他，却开始分神寻找墨藻的回应。

墨藻不是精神系的妖怪，从困进幻境时，他似乎也被压制住了。她得找到并唤醒他，这是她唯一的机会。

桑宁被尸鬼带走，她几乎开始了软禁的生活，但她发现只要她老老实实不逃跑不企图离开，她的待遇还是不错的，尸鬼对她也称得上和颜悦色了。

可是不逃跑这一点她也是做不到的。她是因为牧文心的死亡才来到这里留下来寻找凶手，现在凶手就在她身边，即使她根本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也猜不到他落进妖管会手里之后会是个什么结果，但那似乎都已经不再是她操心的事情，她的责任一旦告一段落就该重新回到救华老师的事情上。

她已经不想再跟尸鬼纠缠不想关注他的结果，从见到他的真面目那一时起，他逃也好被抓也好她都不想管了，她就想回到正事上去，把华老师从那鬼地方带回来，她想看着华老师而不是这张冒牌的脸。这张脸让她莫名的难受。

他们躲在一片新建好的水泥胚楼房里，新建好的楼房阴冷阴冷的，水泥墙和地板带着未干的水气被寒风一吹，桑宁下意识就想打哆

嗦。白天还好，一到了晚上精神上的寒冷简直无法抵御。

尸鬼几乎是寸步不离，他也不怎么跟桑宁沟通说话，甚至有时很长一段时间只是一言不发地坐在窗台上看着窗外这个对于他来说并不熟悉的世界。

算起来他才只不过是刚来到这个世界两三天的新生，却又有承自骨妖和牧文心的一些散碎的记忆，那些透过别人的眼看到的情景，桑宁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感觉。

在忍饥受冻了一夜之后桑宁摆不出什么好脸色，尸鬼像是后知后觉地问她："你为什么从来都不笑？"

桑宁觉得自己被自己的口水噎了一下，突然搞不懂这个跳跃——她为什么要笑？她被囚禁还得顺带卖笑的吗？

可是想了想跟这个什么都能干得出来的恶鬼呆在一起她还是有点怂没敢说实话，只闷哼哼地别开脸说："饿了，饿肚子当然不会想笑。"

即使别开了脸也能够感觉得到他的目光，不知是观察还是探究，似乎是想知道她说的是真是假。桑宁被那目光看得难受，他冷灰似的视线每划过一寸，桑宁的皮肤也凉寒一寸。最终还是忍不住，转头直视他说："人类不吃东西当然会饿！如果一直不吃就会死！你可以关着我，等到我饿死你就再也不能关着我了！"

桑宁提高了声音掩盖着心虚，如果尸鬼能相信她的话就好了，只要他稍微在意一下她的生死，至少能把他骗出门去给她弄点吃的的话——

万一他不相信或者根本不在乎，那么几天之后她如果还没有死，他就会知道她在撒谎。谁知道那会不会惹怒他……

桑宁鼓足勇气跟他对视着，努力不暴露出自己的心虚。

此时的尸鬼身上穿的一件从半路袭击的路人身上脱下来的深灰色兜帽衫，他用兜帽和灰白的长发遮挡住了那一半已经露出白骨的脸，从剩下那只几近无色的淡灰眸子里桑宁看不出任何情感，只能忐忑着，不知过了多久那微微低沉沙哑的声音才再次响起——"你要吃什么？"

"……汉，汉堡。"

桑宁紧张起来，他真的会出去找吃的吗？如果是快餐店那种人多的地方——

尸鬼站起来观察了一下这间屋子，虽然有窗户但是所在的楼层相当高应该不用担心她会跳窗，于是他走向房门，站在门口时说："不

要离开这间屋子，你走到哪里我都会找到你的。”

他的背影跟华老师很像，但还要削瘦上许多，那是强行快速成长的结果。

桑宁看着他走出去，听到走廊上重物推动的声音，房门似乎从外面被杂物堵住。他还真是不想给她逃跑的机会，可惜以他从骨妖或是牧文心那里得到的信息并不足以了解现在的桑宁。

她从窗户里看着，等到尸鬼那消瘦的身影走出这个空荡的小区消失在视线里，这才拉开窗户向下看去——这里到底是几层？她不喜欢高层建筑！

“墨藻，我跳了！”

两眼一闭，桑宁纵身飞扑出去，她知道墨藻受到了压制不一定能够及时显现，所以那一瞬间她脑中不自觉地想象着自己扑落到地上摔得七零八落，像一个散了架的木偶，甚至不会流出一滴血迹。

即使那样或许也没有关系，即使这具躯壳摔得七零八落她的魂魄也可以逃回去。她真的已经越来越不像人类了，或许有一天解决了一切换回真正的身体之后，她反而已经不能再习惯那具血肉之躯了。

也许她也会这样纵身一跃，*死亡，然后变成鬼，或者是木偶的妖怪。

那只是短短一瞬间的幻想，她的身体在下落到中途时黑色的触手就开始蔓延，先是一点点的将她缠绕，然后一口气向地面延伸过去，在她身下作为缓冲。

桑宁缓缓落地，压了压一颗惊魂，抬头看一眼不敢相信自己竟然真的就从上面跳下来了。

“我们走了，墨藻！”

黑色的藤蔓快速收起，她往反方向向小区的另一个出口跑去。

直到跑出小区，身上的黑色触手才又突然蔓延出来，墨藻像藤蔓间的果实似的隐隐露出半个脑袋，勾着嘴角恻恻抱怨着：“精神系的妖怪真的让人讨厌啊……”

“墨藻你不要突然冒出来啊！会被人看到的！”

桑宁下意识就伸手把墨藻的头往那些触手里塞，一边左顾右盼着，生怕有人路过会看到。

墨藻轻轻嗤笑一声，说一句：“是妖怪就老实当妖怪好了，非要隐瞒干什么。”

“我才不是妖怪！”

可惜墨藻已经收回了触手消失，根本就没有在听她的反驳。

不管了，还是快逃要紧！

桑宁凭着来时的记忆往有人经过的地方跑去，刚转过一条巷子突然被眼前的人影一把抓住了手臂——

尸鬼站在人来人往的街道，衣服和兜帽已经遮掩了他那些骇人的地方，但仅仅是他骨感而削瘦的身形和从兜帽下垂落的灰白长发，还有那一身仿佛来自死亡的气息都依然还是无比的引人注目。

他稍站了片刻，迈步向快餐店的人流里走去。

他，讨厌人群。

那些本该成为食物的活生生的人气聚集在一起，竟然像是要让他这个没有生命的尸鬼窒息。

一个刚从快餐店里冲出来的小孩撞在尸鬼身上，他一身僵硬的骨骼皮肉撞得小孩跌倒在地上，抬头就看到了兜帽下那半张白骨森森的脸——

小孩“哇”一声宛如惊天动地的大哭起来，随后跟出来的家长看到这一幕以为是眼前的人推倒了小孩，上前推了他一把，“你对我家孩子干什么！？”

那削瘦的身躯微微踉跄，稍稍露出了兜帽下的脸，那人顿时脸色大变大喊一声“怪物”抱起自己的孩子匆忙后退。

四周的人全都看过来，惊叫声此起彼伏许多人都看到了那张可怕的脸。

好吵。

这个世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吵嚷不休。

他伸手就扼住眼前一个人的喉咙阻止他继续发出叫声，那个人的皮肤在众目睽睽之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苍老干瘪。

有人大喊着：“快叫警察！！”

隔壁商场里的保安冲出来，抄着拖把砸过来，总算那人省下了一口气摔倒在地上，看起来却苍老了二十几岁。靠近马路一侧的人已经拼命挥手喊来了交警，就近的巡警也闻风而至。

太多太多的声音像潮水一样涌来包围而至，尸鬼无比的讨厌这些

声音，这些活物制造出来的吵嚷尖啸让他头脑发胀，重新把帽檐压好快速掉头就走。

他要远离这里远离人群，他的速度远比身后追捕搜查的人要快许多。

他迅速返回那片小区，刚来到楼下，地面上血肉模糊的一团却猛地让他顿住脚——那是桑宁的尸体，正面朝下脖子却扭曲着，露出被血模糊的脸——她，跳下来了？

为什么？为什么会跳下来？他把门挡住不是要让她跳下来，不该有这个选项，人类不是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吗？为什么要跳？

他像是一下子陷入了混乱，脸上面无表情瞳孔却在收缩，只显得瞳仁越发凉寒如烬。

第17课时

他瞪着桑宁的尸体，那双死不瞑目的眼睛也瞪着他，尸鬼冷灰似的眼瞳里如同充斥着混乱的色彩。

地上躺着的，那是他存在于世上的原因，他重新成形的唯一理由。

他呆呆站在原地，一张大网突然从天而降，他飞快闪身躲开，抬头看见曲小路站在高处居高临下的看他——“亲手害死她的感觉如何？这是你要的结果吗？”

地上的尸体像是融化一般开始消失，尸鬼这才惊觉，这是幻觉！从进入这个小区时起他就已经不知不觉进入了曲小路的幻境！

那双没有温度的灰瞳里终于浮上一层怒色，他刚刚居然让他以为自己害死了那个女孩，让他尝到了那种无法忍受的感觉！

曲小路扶了扶眼镜笑得越发斯文，“这可不算欺骗感情哦，如果继续被你关着，迟早也会是这样的结果。”

“——你怎么找到这里的？”

“你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找，不论作为精魅还是作为尸鬼都终究只是半吊子。之前只不过是我一时大意着了你的道儿，来试试看，这回换你来试试能不能破解了我的幻境？”

地面上的砖石开始纷纷碎裂飞起，遍布在整个小区的半空中，突然一齐向尸鬼袭击过去。细碎的石子如同子弹，在他身上戳开一个个血洞，没有血流出，那些洞在缓慢的缩小愈合时就被再次戳穿，不给他完全恢复的机会。

曲小路喊了一声：“桑宁，该你上了！”

尸鬼顿时不顾遮挡抬头向上看去，看到桑宁站在曲小路身边，手中似乎紧紧的攥着什么，对上尸鬼的视线时一瞬犹豫，却还是鼓足了勇气从上面跳下来——

黑色的触手缠绕着在她背后蔓延张开，像展开一张黑色的翅膀阻缓了她的下落，桑宁摊开手掌，一颗珍珠像是被磁场吸附似的在她手心里悬浮，然后对准头顶朝向尸鬼——

尸鬼想要躲避，可是不止是那些石头，连墨藻黑色的触手也缠绕

上去把他牢牢困住，在曲小路的结界里他放行了墨藻，却给了尸鬼最大的压制。

珍珠按在他头顶，尸鬼的身影一瞬间消失不见了，只剩下珍珠滚落在地上。

四周漂浮在空中的碎石开始消失，粉碎成尘。地面也渐渐恢复，在曲小路解除结界的时候一切已经跟过去一样。

桑宁走过去捡起那颗珍珠，放在掌心默然看了片刻。

曲小路拍拍她的头，“别想太多，他这样的尸鬼在如今的世道上是没有立足之地的，这样的结果已经算不错了。走吧，这里没有我们什么事了，我们也该回到自己的事情上。”

剩下的事情都交给了妖管会，桑宁甚至没有再返回爱心之家就坐上了回程的车，牧文心留在那里的东西就等到她的家人来领走。

曲小路一边开车一边看身旁和后座这对沉默不语的姐弟，想到刚刚事情紧急，没能跟桑宁详谈就给墨藻放了行接受他辅助桑宁捕捉尸鬼，这等于默许了墨藻附身在桑宁身上这件事……如果被玉盏知道了，在解决墨藻之前自己就先会被他解决掉吧。

他打破了车里的沉默，“触手的事你打算要怎么办？”

桑宁总算打起点精神，“我跟墨藻约好的，他会在我们把桑园重建进龙珠的时候保护我们，只要重建之后放了他。”

“你相信他？”曲小路瞄她一眼，这么听着桑宁根本已经相信他了。

为了不多生事端，桑宁也就没说不相信又能怎么办？最初时她可完全是被威胁强迫的，但是这些天下来，跟墨藻处得也算相安无事，甚至可能……还算不错？

桑宁知道曲小路在担心什么，毕竟谁也不知道墨藻的来历，现在的他被困在桑园有求于他们，是有可能隐藏起真实面目，一旦放了他出来，谁也不知道会是个什么情形。

在现如今的世道上放出这样一只妖怪，跟把一只狼放进养鸡场也还真没什么区别。

可是桑宁答应过墨藻的条件了，而且他也先显出足够的诚意，帮了她不少忙。她至少应该要履行约定的。

曲小路也思来想去，怎么看这件事现在对他们都还是有利的。墨藻的加入可以解决他们最大的问题，无论如何都要先重建桑园之后再说接下来的话。

“好吧，那这件事情就这么办吧，只是还有一个问题——触手现在就只有一个小分|身跟着你吧？这点分|身的力量怎么足够应付蜂拥而来的鬼怪？得把它喂得更强一些才行啊……”

桑宁傻傻的问：“用什么喂？”

曲小路瞥她一眼，“你说用什么喂？”总不可能用饲料喂吧！

被鄙视过之后桑宁也终于觉悟了，“那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我们手上不是有很多吗。”

曲小路云淡风轻的说着，脚下加足了油门向华公馆的方向疾驰。

接下来的两天里，桑宁都不得不在华公馆的后院里“喂养”墨藻，那真是个修罗地狱一般的场景。

华公馆的后院里张起了结界，华玉龙把她所有用来囚禁鬼怪的玻璃弹珠全部拿了出来，前前后后加起来竟然有两箱那么多。

两天里她就坐在露台上，两边摆着箱子，抓一颗扔出去，解开空间，当里面的黑影一跑出来，触手就从四面八方扑了过去，把它包裹吞噬，只留下一点渣滓零落成花园里的花泥。

起初桑宁看着还觉得很瘆得慌，看得久了也就麻木了，再后来就有些难以忍受。

最后的半箱她几乎是抓狂着连箱子一起扔出去，那些被解放的小鬼四散逃窜却出不了这个结界，被触手们捕捉猎物似的一只只逮住吃掉。

这样的画面桑宁即使不想看也走不掉，对此曲小路不但毫无同情心，还很欣慰地站在落地窗内感叹桑宁居然可以同时解开这么多的空间，这是多么大的进步啊～～

救出华老师，重建桑园收进龙珠，永远的结束掉桑园的悲剧和隐患。

这个信念撑着桑宁度过了这两天，然后终于她看着一现身身躯就庞大得占满了整个花园的黑色触手，她终于可以去救华老师了。

从那一天之后，桑园里铺天盖地，到处都是黑色的触手。它们像藤蔓像荆棘，占据着桑园的每一处。

每一只鬼怪都在这些触手的包围中生存，稍弱一些的一不留神就被触手缠绕吃掉了，那些强大的鬼怪不会轻易被吃，却也能够感受到

这些触手时不时的虎视眈眈。

整个桑园里勉强能够称得上安全的地方，竟然只剩那些没有被打破的地下牢房了。

华玉盏抹掉脸上的血迹，扔掉已经卷了刃的匕首，换上最后一把新的。

他现在在地下的某一层，在那一天桑园的地面被触手占据之后，他开始发现那些触手不但在捕捉比自己弱的鬼怪，还有意无意地在针对着他，似乎想要捉住他。

于是华玉盏决定避开，像这样每天都身置触手的包围之中，会让他感觉自己像是在这个触手怪的肚子里一样恶心。

他知道地下的入口，就干脆去了下面。其他的牢房里并不全都如墨藻所在的一样已经变成一家独大的局势，即使过了几百上千年一些牢房里也依然还在争斗不休。

虽然墨藻打破了他的牢笼吞并地面，但并没有对并行的其他地下牢房产生影响，反而是桑园本身的崩溃让这里变得混沌不清，华玉盏在来到地下之后发现一部分牢房已经在缓慢的崩溃中被融合到了一起，这让那些本来已经势力趋于平衡的牢房陷入了无休止的大乱斗。

这样的局势说不定正好救了他一命，他如果突然闯进一个势力平衡的地域少不得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他，而现在在这种大乱斗中并没有多少鬼怪特意去注意他，无非是谁遇上谁就一场生死干仗，输了的要么死要么逃，赢了的要么继续躲着要么寻找下一个对手。

桑园里没有日夜，在约莫度过两天之后他身上的衣服都已经污了，斑斑驳驳的沾着一些红色黑色褐色的血迹——这大概是最让他不爽的。如今在人类社会混迹习惯了的妖怪个个都衣着光鲜体面早已经把丛林法则抛诸脑后，这么脏兮兮的一身血污散发着腥气怎么忍？

在他正厌弃着身上已经看不出白色的衬衣时，身后一阵腥风扑来，他转头就见一团粘稠而又疙瘩的半流质物体向他扑过来，想要兜头将他包裹住。

华玉盏闪身一跃已经越过那东西来到它身后，妖力贯入匕首横刀切下去，那摊烂泥被刀风切开了一道口子却又迅速愈合。只一下已经足够华玉盏判断匕首对于这种东西是没有效果的，在这种鬼地方恋战不是什么好事，打不过他立刻就要抽|身。

那滩烂泥突然抖开变成包袱皮状要将他整个包裹起来，华玉盏的身形徒然变长恢复成银蛟从包围的缺口一跃而出，在半空一旋已经找准方向留下一道银弧转瞬不见踪影。

——传说中来无影去无踪的妖怪大盗是那么容易被抓到的吗？

华玉盏一气来到僻静的角落才落下来变回人形，身形有难以察觉的轻晃。这两天里变身的次数比十几二十年加起来还多，每一次变身都会大量消耗体力，真担心他在被其他鬼怪杀掉之前就先力竭而死。

长长缓了口气，站稳身形准备再寻个更安静一点的去处，接下来要怎么办他不打算操心，即使操心也毫无用处。最终的结果不过是两种，要么桑宁从了曲小路，按照桑宴的安排重建桑园放他出去，要么就等到桑园彻底崩溃的那天他自然也能出去。

现在担心这个也没有用，真到了那一步也只能面对群魔乱舞涌入人世的乱摊子了。他所能担心的，只有桑宁身边现在只有曲小路在这件事。

地面突然晃动了一下，这里时不时的就会如同地震一般发生轻微的震动，没有什么人会太在意，甚至说不定还有鬼怪期待着震动之后会连接起另一个新的牢房。

但是这一次震动似乎没有停止的意思，还愈演愈烈，上方开始簌簌的落下砂石，甚至有树根轰隆一声砸落下来，天顶开始出现了裂缝。

底层的鬼怪都开始顾不得厮杀骚乱起来，华玉盏也觉察到情况和之前不同，看着头顶的裂缝越来越大四周的鬼怪都嗷叫着纷纷想要冲出去，擅长飞行的鬼怪一马当先蜂拥上行，华玉盏也再次化成银蛟飞跃而上。

然而那些先行的鬼怪即将飞上地面时却发现地面那些黑色的触手已经密密的织成一张网，鬼怪们只要一碰触到网上就迅速被缠绕起来。

触手来不及在短时间内一下子吃掉这么多的妖怪，只能先密密的缠住它们包裹成一个个茧子，后面的鬼怪则依然不信邪地前扑后拥自投罗网。

华玉盏同样不能停下来，如果桑宁已经来了，他怎么能继续呆在地下坐等。

他瞅准一个空隙就直冲上去，柔韧修长的身形钻过网洞时无数细小的触手想要缠上他银色的身躯，那种粘缠的感觉略略让人感到恶心了一下，但似乎那些触手并没有对他太过纠缠，狠狠一甩就甩开了。

他稍许意外，银蛟的身影在半空扭身，看到下面的鬼怪依然前扑后拥却也依然被网子拦住，偶尔有几只冲破黑网出来的，也迅速被地面上的触手缠住。但并没有触手对他穷追不舍。

心里隐隐存了点疑惑，他没有过多耽搁继续想要往上空飞去，随着视野一广却发现黑色触手的笼罩之外整个桑园都在渐渐崩塌——桑宁真的来了。

他心里微微有点沉，自己不在的时候桑宁终究是被曲小路拐上了桑宴安排好的这条路。桑宴所做的一切都不算错，他只是一切以解决桑园的问题和保护桑家所有后人的命运为准则，为此他只能用桑宁和出自她身上的血脉来拯救所有人。

这是他能够做到的最好的安排。

可是他一直不愿意，桑宁上辈子被桑家和桑园害得还不够吗，为什么这辈子还要她付出这么多？还得把自己的一辈子，儿孙的一辈子都绑在桑园？

他飞腾在上空，四处寻找桑宁的身影，终于看到桑园之外的一片山坡空地上，桑宁手里托举着龙珠，和曲小路一起被一大片黑色的触手包围着。

四周许多感应到龙珠力量的小妖想要靠近他们，都被黑色的触手阻挡。可是他不明白，为什么触手妖怪会突然帮助桑宁？它为什么会出现在桑园之外？？难道只是一只相似的妖怪？？

——究竟在他没有陪在桑宁身边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第18课时

桑宁在龙珠里日复一日的开疆拓土创造了一个虚无空旷的空间，她要瓦解掉现在的桑园，又要在它彻底崩塌之前将整个地下牢房和地面上的鬼怪收进龙珠之中。

托墨藻的福，她不用担心当桑园到达崩溃和再建临界点的时候里面其他的鬼怪会逃出来，但即使抛却后顾之忧也创造好了足够的空间，但要把桑园这么庞大的建筑收拢进去也是个巨大的挑战。

龙珠悬空托在她的掌心，发出微蕴的淡金色光芒，桑宁努力用意识包裹住整个桑园，可即使外围崩塌了，主体的部分依然很庞大，尤其底下的空间她无法判断究竟延伸到多大。

墨藻的触手从她腿上蔓延而出，在地面蜿蜒成一个圆圈，并在圆圈周围飞舞扭动着，树立起一道屏障。

可是桑宁努力了很久都没有进展，好像无论怎么做她的能力都突破不了屏障无法继续延伸。

桑园里远远的传来带着愠怒的声音——“曲小路你还在磨蹭什么！？让桑宁换回自己的身体！”

“华老师！”桑宁惊喜地抬头看到飞舞在桑园上方的银色长蛟，可惜这样的距离就算华玉盏的声音能够传来，她的声音也传不过去。

事已至此华玉盏就算反对也没有什么用处了，桑园已经在崩溃不可能停止下来，如果不尽快完成只会让里面的鬼怪借机逃窜。

曲小路笑眯眯地看一眼怒吼的银蛟，对桑宁说：“就这么办吧，终究还是需要你身上桑家的血啊。不过就拜托墨藻加把劲了，桑宁一旦换回原来的身体，桑园里的大人物马上就会追过来的。”

从一开始藏起桑宁的身体让她靠附身在人形上维生就是为了躲避桑园的守护者，事到如今眼看差一步就能够解决了一切，也就顾不得那许多。

桑宁回到曲小路的本体空间中，看着自己的身体——自从有记忆以来，她的身体就在这里，她当过草娃娃泥娃娃石头人木头人，却从来没有感受过自己的血肉之躯。

——今天她就要回到自己的身体里去了吗，怎么还有点小紧张

呢？

曲小路跟在后面进来，桑宁无措的问：“我要怎么做啊？”

“你不是都很习惯魂魄出窍了，集中意念先从这个躯壳里出来，不要化实体就这么靠近了身体自然也就知道怎么进去。”

曲小路没特意催她，但也稍稍暗示了一下时间紧迫。桑宁于是不敢再耽误，集中意念飘飘忽忽地离开躯壳，她分辨着眼前恍惚的景象向自己的身体靠过去，当贴近时也就明白了曲小路所说的话的意思——

她能够感觉得到那种吸引力，自己烟雾似无形的魂魄像要从身体的七窍里被吸进去，只是一阵恍惚和混沌，再恢复知觉时顿觉全身一阵僵硬酸痛，她差点难受得哼哼出来。

曲小路也不急着扶她起来，笑着按在她额头上替她理气，“身体躺太久了，是会有些难受，快点适应一下我们准备出去了。”

耳朵里听到的曲小路的声音有点不真切，因为桑宁此时此刻听得更清楚的是自己的心跳，还有身体里那些血脉流动的声音。这一刻才感受到之前的躯壳是有多假，那些伪装的虚假的心跳，跟它们比起来真正的血肉之躯仿佛熔岩一般，鼓动着，灼热着，每一次心跳压着滚烫的血液走遍全身。

——这才是真正活着的感觉。

桑宁努力的适应着这种感觉，不只是心跳，整个头脑都清晰得不可思议，好像自己终于跟自己的脑神经连上了。

她想要站起来，但一时没使得上力又坐了回去。

“小路，我的身体躺了这么久，不会肌肉萎缩什么的吧……？”

“不会不会，虽然活物在空间里没有办法完全静止时间，但还是可以被无限延缓的。你在外面这几个月对你的身体来说不过才几天，又是用妖力保存的，哪儿就严重到要萎缩了。”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听到他这么说，桑宁就又找回些力气，扶着他的手站起来。

他们重新回到外面，眼见前方桑园大宅几乎已经只剩断瓦残桓，几乎是全靠墨藻才能勉强禁锢住想要逃出来的鬼怪。没有被他禁锢的华玉盏腾空而上，仿佛在巨大的阻力中逆流，空气中有什么东西将他一身银色的鳞片都摩擦得嗤嗤作响，终于还是飞腾上天际。

银蛟的身影在滚滚而阴沉的浓云穿梭片刻，扭身向他们飞来，在半空时就已经恢复人形，落到地面大步向桑宁走来。

“华老师！”

桑宁看到他的脸，他的身影，他不在的那些日子变成心头五味滚滚的翻涌起来，让喉咙一阵酸涩。

她那明显的无助和寻求让华玉盏心头像是一刺，快步上前伸手想要拥她入怀，却在短短的一尺距离停下。桑宁都已经眼泪汪汪地做好准备扑进他怀里，也是莫名一愣，随之就闻到一股腐坏的腥气扑面而来，她刚刚恢复的真正的嗅觉顿时被填塞得慢慢的，擎着的眼泪也哗啦地就飚下来。

——不！华老师我不是嫌你臭！我只是还没有适应嗅觉你相信我！！

曲小路却是干脆毫不掩饰地伸手一挡华玉盏，将两人分开一臂距离，“好了现在可不是重逢的时候，赶紧把眼前的事情解决了你们再慢慢抱吧！”

应着他这句话，不断坍塌的桑园里传来一阵似尖啸似哀嚎的声音，桑宁心里一颤，已经知道那是什么——

它来了！那滩庞大的东西涌动着，也正想从桑园的深处爬出来。它身上的无数张脸都在哀嚎，带着愤怒，谴责，要把桑宁这个“逃兵”抓回来。

“墨藻，你发挥作用的时候到了！拦不住它，桑宁可就没命放你出来了！”

不论他们四周的还是桑园里的触手似乎同时有一瞬迟疑，要正面对决桑园的守护者对它来说果然也是个巨大的考验。

或者他也可以选择放手让守护者吃掉桑宁，让整个桑园坍塌到底，但那样它也必须冒一个风险——如果桑园的鬼怪都逃脱了，桑园结界的压力完全缓解之后会不会停止坍塌，那么过于庞大的他恐怕就要作为桑园最后的囚犯永远的被囚禁下去了。

——比起被囚禁更可怕的是什么？就是被独自囚禁。

吃也没得吃，更没得消遣，不知道妖怪自杀的话难度有多大？

墨藻迟迟没有动作，桑宁已经看到守护者那让她不寒而栗的身躯出现在地面，她不敢催促，只能低声恳求：“墨藻……”

华玉盏看着眼前的情况，大约明白了为什么触手在桑园里不再攻击他，但现在看来这合作关系也不是那么靠得住。

“我先去拦着它！你抓紧时间把桑园收进龙珠！”

“不要华老师！”

桑宁好容易再见到华玉盏怎么敢让他再去对付守护者。

这时桑园里的黑色触手终于动了，它们开始纷纷往守护者身上缠裹想要包住它，但那烂泥似的身躯也开始反过来吞噬触手，大量的触手被吞噬，墨藻却不断调动更多触手去纠缠。它的庞大在这种时候反而派上了用场，甚至开始吸收之前被他缠住的鬼怪来持续补充。

从墨藻一动桑宁就拿出龙珠托在掌心继续放出意念，她的意念一面向整个桑园延伸包裹，一面仿佛感觉到了血脉里的共鸣。

太多纷杂而片段的画面流入意识中，她仿佛能够看到桑园建立之初的情景，最初那么单纯的在群魔乱舞的世道里建造园子捕捉鬼怪为民除乱，可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鬼怪越来越多阴气、妖气也越积越多，桑园自创建时的规则中生出了自己的“道”，再不是人为可以控制。

她看到桑家一代又一代的后人被桑园所束缚，除了每一代的守园人，其他的血缘旁系大多都早早夭折，他们的寿命、生命力被集中给了守园人，死者的不甘和生者的孤独让他们在死后化成了怨气的聚合物。

她甚至在那些片段中看到了自己，前生那个从小被囚禁在桑园生活的小小的桑宁，她站在一重又一重迷宫似的巨大的院落里，抬头看着鸟雀盘桓，看着只属于她的一方四角天空。她甚至看到那时的墨藻就在地下，也正看着她。

她看到了“桑宁”的弟弟，从孩子长成少年，再长大成人。他娶妻生子，孩子和妻子却早早的撒手人寰留下他一个，他只能再娶妻，再生子……

她看到他的痛苦他的决心，他不惜一切把自己变成一个不死的怪物，几百年，上千年的守着园子，要结束掉这个悲剧。

在那其中她也看到了华先生，他一身古人的装扮模样，悠闲地住在桑园里。她还看到了华老师和月见，他们来找到华先生，手牵着手站在他面前……

那些被桑园见证过的历史，那些沉淀了三千年的感情，都纷杂地涌入她的意识中，沉重得让人不能承受。

桑宁觉得心口好闷好胀又好难受，像是随时都要裂开，只想声嘶力竭的恸哭大喊。

那些分不清是谁的哭声喊声像在她胸腔里回荡，她要结束这一切，必须结束，不管什么代价！

她的精神力在飞快的延伸，向桑园地下所有的空间包裹过去，冷

汗在她额头上聚集滴落，嘴唇渐渐发白。不只是她，墨藻所面临的似乎也越来越艰难，它孤注一掷地将附着在桑宁身上的触手也收回桑园，将守护者一团又一团的包裹起来。

桑宁的精神力终于包裹住整个桑园，龙珠在这一刻铺开大片浅金色的光芒，在这光芒的中心一个宛若无底的黑洞漩涡开始扩大蔓延，开始将桑园吸入进去——

桑宁睁开眼对墨藻大喊：“墨藻！快出来！”

那几乎裹成一个比楼房还高的巨大黑球的触手中凝生出墨藻那只有头和半边上身的身体，被一小团触手簇拥着，与巨大黑球切断开来向上飞出漩涡。

大半桑园都已经陷入漩涡之中，墨藻也已经即将离开漩涡，一切马上就要尘埃落定。桑宁一时稍稍松一口气，然而哀嚎尖啸在瞬间刺窜耳膜，守护者已经将触手包裹的黑球蚀出一个洞，它还没有办法完全钻出来，却拉长了身子，那些脸带着怨恨痛苦扭曲着，泥泞般的躯体里伸出一只又一只手，如同一只多足的虫子，向上伸展着不顾一切地拉住所有能够拉住的东西——

它抓住了墨藻，把所有的怨恨都加注在这个阻碍它的妖怪身上，即便死也要拉着他一起垫背——

“墨藻！！”

桑宁焦急的喊着，整个桑园都已经陷进了漩涡，漩涡也在越来越小即将关闭，如果不能脱身它就只能跟守护者一起被吞没。

也许有那么一瞬间她犹豫过停下来，她不知道值不值得为墨藻毁去一切，她只是想起了她跟墨藻的约定——可是华玉盏和曲小路发觉她的意图立刻一左一右拉住桑宁的手拦住她，“不能停止，现在停下一切就白费了。”

墨藻的身影最终还是消失在漩涡之中，而漩涡也渐渐消失，淡金色的光芒飞速收拢进龙珠中，桑宁也虚脱地跌坐在地上，她知道事情还没有完全结束，四周还有许多因为龙珠而聚集过来的妖怪，可是精神耗损和承接了桑园那些古老记忆感情的冲击让她再也无力去应付任何事，眼前一黑昏厥在地上。

没有关系的，她已经不用怕了，华老师就在这里，有他在她什么都不用再去担心了……

而且从此世上没有桑园，没有守园人，没有守护者。

她，和桑家，都解脱了。

恍惚中华玉盏扛起了她，似乎带着愤愤地对曲小路说：“走！先

冲出去，回去跟你算账！”

“哎哎，别那么吓人啊，这回我可是大功臣……”

“…………

课后时

桑宁醒来的时机也许不算太好，她本以为疲惫不堪的自己这回终于可以放下一切好好休息睡它个天昏地暗，可是床边的争吵实在让她入睡不能。

睁开眼就看到华玉盏正揪着曲小路质问：“你竟然真的让她把一辈子都搭在桑园里？她的子孙后代呢？起码也该给他们一个平静的生活吧？”

曲小路笑得活像个斯文败类，一脸无赖地说：“事情都已经解决完了，你马后炮也没用了啊～～”

桑宁似乎听到了华玉盏拳头攥起发出的响声，未免曲小路真的挨揍她急忙出声，“华老师，小路没有让我当守园人……”

“桑宁！”

华玉盏转头看到她，扔开曲小路两步来到床边，已经整理干净的他终于可以没什么顾忌，直接把桑宁摁进怀里。

温温凉凉的体温，不太灼热，又带着冷冽的气息，桑宁一接触到他的气息整颗心都突然柔软踏实，却有涩涩的感觉一点点渗透开来，突然有种久远怀念却又想哭的感觉。

——记忆没了可以再创造，感情没了可以再培养。

从一千年前到一千年后，不论有或者没有承诺，他都一直在。

华玉盏揉了揉她的头发，把下巴搁在她头顶，静静的抱着她，感受着桑宁软软暖暖的身躯，真的是久违的温度。

他的小木头人终于变回有血有肉的人了。

曲小路见机早已经溜了，华玉盏安安稳稳的抱够了才把她从怀里放出来，顺顺她被自己揉乱的头发，一见她那副受宠若惊傻傻的小模样，整个人都温声细语下来，细长妖娆的眉眼弯着挑着，盛着满满的温柔。

“你真的不是新的守园人？可不许在我面前说谎，好好跟我讲讲，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就算能够重建桑园，桑宁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打破一切规

则。说到底还是延续着大部分过去的规则，不过是把桑园缩小了规模，血脉的锁链却依然需要。他处心积虑想要找到其他东西来代替，结果连他都不得不承认除了桑宁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

就连桑小豪都没有办法成为替代品，否则他早已经摁着桑小豪去守园子了，拖了这么久都一无所获，现在他不过才离开了几天曲小路就找到了解决的方法？

桑宁突然语塞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牧文心的事，尸鬼的事，就像卡在喉咙里说不出来。

而她的肚子先咕噜噜地叫了起来，华玉盏对她笑笑，“先下去吃点东西吧，吃饱了慢慢说。”

桑宁不好意思地干笑一下，下了床来却觉得全身的骨骼都在咯吱作响，肌肉依然僵硬，脖子、脊背还有腰都疼得像要断掉——

好痛！怎么会这么痛！

有血有肉的身体，真真实实的痛觉原来是这样的吗！！

虽然身体的时间在空间中被放缓，但她可是切切实实一动不动地躺了好几个月！为什么小路就不能帮她翻翻身呢！

在身后看着桑宁那企鹅似的走姿一点点的向门口蹭去，华玉盏忍了忍笑，两步上前伸手一把把她横抱起来，大步走出房间。

桑宁嗷嗷地缩在他怀里，虽然很想矜持地受宠若惊一下，可是又好想蹭蹭蹭～～

她就这么半捂着脸半偷瞧的到了楼下，鸳鸯蝴蝶早就备了海鲜粥，端上来的时候都还热腾腾的。

华玉盏把她放在椅子上，随手替她按捏着脖子和肩膀，刚好的力道让她差点嗷一声叫出来，又酸又痛又爽的感觉瞬间从后脖颈扩散，舒服得激起一身鸡皮。

她在华玉盏的揉捏下舒展着筋骨，华玉盏含笑看着她，招手让蝴蝶来代替他继续捏肩揉背，自己在她旁边坐下，端起那碗热腾腾的粥盛一勺填进她嘴里——

好吃！怎么会这么好吃！热腾腾的粥熬得软软烂烂的，味蕾上海鲜的咸鲜好吃得让人想要吞掉自己的舌头～～！

她大吃货的感觉终于又复苏了～～这就是有血有肉活着的感觉啊～～！

桑宁吃得感激涕零，华玉盏又盛了一勺问她，“真那么好吃？”

她连忙点头，好吃好吃！

第二勺粥递过来，她张嘴准备啊呜一口吞掉，勺子却半途载着香浓的粥一个转弯进了华玉盏自己的嘴里。

桑宁愕然地看着华玉盏，华老师竟然也会干这种事吗？？

华玉盏挑挑眉，“看你吃得那么香，当然也想尝一尝。”

桑宁眨巴着眼睛继续看他，不知道该相信他真的有那么想尝尝还是继续坚持认为他只是在作弄她。

直到下一勺粥塞进嘴里她才又眨巴眨巴眼睛把注意力从华玉盏脸上放到碗里的粥上，专心盯着碗里的粥希望不要再减少了。

她正舒舒服服心满意足的吃着，一抬眼看到正从楼梯上下来的桑小豪，脸上的笑容慢慢消失，凝重地吞下嘴里的粥。

小豪。

两个人就这么一时无语的对视，从桑小豪身后走下来的曲小路打破了有点凝重的气氛，“是我叫他下来的，反正这件事情也要说清楚，他正好一起听听。”

桑宁不自觉地端端坐正，等着桑小豪在自己斜对面坐下，而曲小路就坐在自己对面，拿出两个盒子放在桌子上，蝴蝶也眼疾手快地端走了桌上的碗。

两个盒子，一个显然是盛放着龙珠的，精巧的雕花木盒能从雕薄的部分看到里面微蕴的光芒，另一个则被曲小路打开了，里面放着一颗让华玉盏眼熟的珍珠。

眼熟是因为，他也有一颗一样的。

关着另一个“月见”空壳的那一颗。

他抬眼看向曲小路等着他解释，曲小路微微一笑问：“你没忘记骨妖吧？”

华玉盏眉头微微一蹙，他怎么可能忘记？

曲小路就当解释给桑宁和桑小豪姐弟听，继续说：“一千年前玉盏为了月见曾经抽走身上的一块骨头，那块骨头因为一些缘故和龙珠一起被封存起来，到取出龙珠为止的这一千年里它吸取龙珠的力量成了妖，当然确切的说，是精魅。他来到这个世界之初就曾经附身在牧文心身上接近月见的转世，后来当然离开了，也被我打散魂魄，让玉盏重新收回了那块骨头。本来这件事到此应该结束的……”

后来的事桑宁和小豪也都知道了个七七八八，而华玉盏即使不知

道也猜得到。曲小路平稳的叙述说明只是又让他们在心里认清一遍现实，桑小豪一个字一个字认真的听着，把每一个字听进心里，强迫自己一定要清楚明白文心姐死去的原因。即使这样也改变不了任何事。

华玉盏听到后来点了一支烟，看着曲小路问：“你让尸鬼代替了桑宁？”

烟雾后面的曲小路坦然微笑，“它不就是你一直寻找的转机吗？尸鬼很强大，而且，它身上也流着桑家的血。”

华玉盏听着淡淡瞄一眼桑小豪，他不喜欢他也不想关心他，但还是想看一下他的反应。

桑小豪端坐着，头压得低低的，下颌肌肉看得出咬紧牙的样子。

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反应，什么样的反应在这种时候才是正确的？没有人会教给他，普通人也不会有这样的遭遇。

他其实很想大喊，这样对尸鬼不公平！他再怎么样也是流着自己的血脉的，他没有办法坐视！

可是同时曲小路跟他说过的话也在他脑中回响——他喊了之后呢？不该用尸鬼来锁住桑园，就该用桑宁吗？然后对于这个已经吃了人，往后还要继续吃人的尸鬼又该怎么办？

他不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他只能沉默。

华玉盏也默默抽了一会儿烟，他关在桑园的时日不算多，这么短的时间里竟然发生这种事——已经消失的骨妖竟然还会出现，尽管已经不再是本人，却也依然让他没有想到。

骨妖在他的心里依然是一个忌讳不想过度谈论，但事情的发展却如此讽刺，他想要制造身体，对桑宁执着却让他选中了桑小豪。偏偏，他身上就有了桑家的血脉。

即使是死的，血脉不会改变。而且尸鬼不老不灭，他会永远作为桑园的锁存在下去。

华玉盏放弃去思考这些问题，在结果面前这一切都无关紧要了。

“但是之后呢，尸鬼在条件上的确可以作为守园人，但是主观上他却根本不会去看守桑园吧？”

“那也是当然，不过如今的桑园即使守园人不在跟前也没什么关系吧，所以我建议我们应该反其道而行，隔离开桑园和守园人。”他说着，将龙珠推向桑宁，却将珍珠推向桑小豪，“不如就由你们姐弟来分别保管，就像这两样东西往后如果没有必要不要聚在一起，你们姐弟也少见面吧。”

桑小豪盯着眼前的珍珠定了一会儿，抬起头来问："桑宁……不回家了吗？"

这件事桑宁也还不曾决定过，曲小路替她说："你和你的家人还可以回到普通的生活里去，像过去一样。但我想桑宁大概是要留在这一边的世界了，普通人还是少跟这些沾边的好，偶尔见见面就算了，一起生活就不要了，回到你们安稳的生活里吧。"

桑小豪欲言又止了一会儿，心里觉得家里亏欠了桑宁，但又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桑宁的世界他窥探到了，却融入不进去，或许也没有那么大的勇气融入进去。

"我下午就去车站，应该有回家的车……"

"让司机送你回去就好了，也不用一下子就那么见外。"

桑小豪客气地低低头算是致谢，拿过桌上的珍珠一言不发地准备上楼。桑宁突然起身叫住他，"小豪——"

桑小豪停下来回头，桑宁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来。她是想跟小豪借那颗珍珠，再见见尸鬼的……可是见了之后说什么呢？

她记得那一刻，她从高处跳下来，在尸鬼头顶展开空间，那时正对上她的那一双冷灰色的眸子里究竟是什么情绪她没有办法说清，像是庆幸她还活着，而那惊喜却又被她的出手转瞬淹没。

她最后还是什么也没说，尸鬼终究不是骨妖，不是她恍恍惚惚印象里那个本该温柔的人。他只是一个吃人的鬼。

桑小豪上了楼，华玉盏从身后揉揉桑宁的头发，把之前自己顺好的头发又揉乱，然后干脆把她的脑袋摁进自己怀里。

桑宁被搓来揉去还在愣愣地想，华老师的举动是不是比以前亲昵了很多？他以前是这样揉来揉去的吗？

她靠在华玉盏怀里侧目看向桌上盛放着龙珠的雕花木盒，有些不能相信一切真的可以结束了。

从她有记忆开始，她似乎就活在了桑园的阴影里，几个月的时间里也算是死去活来，几乎要有些不适应这样的落幕——还有这样的华老师。

桑宁顶着再一次被揉乱的头发被华玉盏问："刚刚是不是还没有吃饱？让蝴蝶再给你盛一碗吧。"

桑宁点点头，忧愁完了，饭总是要吃的。她回到餐桌前正要坐下，华玉盏却先她一步落座，她的屁股就正落在华玉盏的腿上……

桑宁正想站起来却又被华玉盏拉回去坐在他腿上，还搬搬挪挪侧

面坐稳，接过蝴蝶递过来的粥继续开始运粥大业。

桑宁木然地张嘴，咽下，没有嚼也不知道味道。

华老师的画风是不是太多变了！这回又是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亲昵？没了发情期那理所当然的借口，桑宁顿时就羞涩拘谨起来，小小的身体肌肉一紧绷起来似乎就变得更小，却又坐得板板的，在华玉盏腿上一动也不敢动，只是机械地吃着他喂过来的粥。

从书房里出来的华玉龙看到桑宁，似乎完全无视了这让人尴尬脸红的气氛，愉快地走过来说，“小桑宁身体都恢复好了吗？难得桑园的事情终于解决了，我们中午来庆祝一下吧，你有什么想吃的？”

一提到吃的，桑宁那刚填了半肚子的粥就顿时如同无物，大吃货的渴望在蠢蠢欲动——“我想吃酱鸭脖！红烧排骨！糖醋鱼条！”

真是一点都没有变，这一如既往的口味，她就吃不腻吗？

华玉盏想着，脸上就忍不住微微笑起来，妩媚的眉眼中平缓而长久的情愫涌动。桑宁没有看到，华玉龙却差点被这笑容煞到，略略愕然着那张清秀的娃娃脸瞅瞅他，“小玉盏你的脸是不是有点红？这荷尔蒙散发的好像也有点多——你的发情期不会反复了吧？”

华玉盏眉梢一挑，“胡说什么，哪儿会有这种事？”他的不屑还没有充分表达，脸色就微微有点不自然，挑起的眉也蹙了起来，再看了看桑宁，似乎自己也开始觉得华玉龙说的话似乎有那么点的……

看到这光景，再想起之前华玉盏发情期时发生的事，桑宁顿时有点坐不住，被华玉盏警告似的瞥了一眼才默默放下自己想挪开的屁股。

华玉龙立刻笑眯眯地安慰：“不用太在意了，虽然这种事情不太经常发生，不过人类不是也有那什么生理期紊乱的情况……”

他的话都还没说完，华玉盏就脱下桑宁的一只拖鞋往他头上pia过去——生理期个鬼！你丫才生理期！！

桑宁顾不得自己凉飕飕的脚，捂嘴惊讶地看着自己的拖鞋拍在了华先生脸上，留下浅浅的鞋印之后缓缓而落……

生理期紊乱的人不能惹！发情期到来的雄性更不能惹！曲小路那惨痛的教训华先生一定是没有见到！

可是她已经没有什么机会再去关心华先生，就被华玉盏捏着下巴把脸转向他，对上那双妩媚风情的凤眼——

“就别管什么期不期了，反正就算是又有什么关系，我们正好来做点什么就好了～～”

说着微微探头就吻上桑宁的唇，早已经不再陌生的触感和温度在缓缓的入侵，虽然意识知道自己应该在意一下还没有离开的华先生，可是她的心似乎不那么想，只要一想到分开这些日子的想念和担心，还有终于见到他时落下的心和涌起的苦涩，就再没办法拒绝哪怕一丝一毫这温软的入侵。

拿着拖鞋要找华玉盏算账的华玉龙也只能悄然转身，却看到蹲在厨房门口托着下巴围观的鸳鸯蝴蝶和管家，干脆自己也加入进去，看着这对一千年前紧紧拉着手一脸惶惑前途未卜的小情人可以安然地秀着恩爱，真好。

他老人家这一鞋底子，挨也就白挨了，老泪纵横，甚感安慰呀～！

番外 民国宣文鬼事

课前时

清早的集市上人来人往，几乎都被菜商小贩和早点摊子占据。张猎户顶着微微青黑的眼圈抽着烟袋提提神，面前摆着在山里蹲了两天，昨夜才刚打到的小鹿。他连好好休息一下都来不及就连夜赶来集市，一早趁着新鲜卖掉。

只是今时不比往日了，猎物不好卖，好容易有一个仆妇打扮的人站在他面前，嗓音有点怪异的问了一句：“肉，卖吗？”

张猎户忙不迭的回答：“卖卖！”

那仆妇也没问价钱，转身说：“跟我来。”

张猎户二话不说拿起东西提起小鹿跟在仆妇身后，像这样会买整头猎物的大多是有钱人家里的仆妇，让他送上门也是有的。

他没有怀疑地跟到了一栋宅子前，这是栋西洋风格的宅子，三层的小楼地方不大却很别致，虽然大约算不上特别有钱的人家，但对张猎户来说已经是很豪华的宅子了。

仆妇带他走向侧面的小门，打开门一股古怪的味道扑了出来。张猎户皱皱眉头，当猎户的对一些味道会比较熟悉，但他吃不准，这股味道闻着是有股子肉食腐坏的味儿，但又和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腐木干草似的味道，没有那么臭不可闻。

仆妇站在门里面无表情地回过头催了一声：“进来啊。”

张猎户是个实在人，脑子里没想那么多，他们村子里有户熬驴皮的人家，院子里比这还臭。只觉得在这么好的房子里开作坊也是挺浪费的。

他跟着走进了院子，身后的小木门就砰一声关闭，眼前面无表情的仆妇眼睛一眨，整个眼珠子一翻，瞳孔顿时不见了，出现了一双虫子似的斑斓复眼……

文城热闹的港口每日都来来往往着各种商船客船，一艘豪华的轮渡驶进港口，许多人都聚集过来，殷切翘首寻找着自己要迎接的亲朋。

在步下轮渡的客流之中，一人白色西装马甲，修长身姿悠悠闲闲

下了船。他挑着凤眼，微微勾起唇角看着久违的风景，有点陌生，又有点熟悉。手上一翻，白色礼帽仿佛戏耍似的在指间一转落到头上，正要信步走出港口，前面出现一个长衫打扮的人挡住了去路。

“请问，是白楼华白少爷吗？”

风流倜傥的白衣公子微微挑了一下眉梢，淡淡瞄一眼，“是我。”

“我们老板想请你一叙。”

白衣公子轻声哼笑了一下，似乎带了点你想请我就要去吗的意味，问：“你们老板又是哪位？”

“您的一位故人。”

“我在这里没有故人。”他说着就要绕开这人离开，那位长衫管家模样的人依然保持着恭敬的姿态低着头没有动，只在他走过身边时说：“玉盏公子，还是请您去一趟为好。”

白楼华，又或是玉盏，这才停下脚步认真看了这人一眼，“那就带路吧。”

长衫管家引着他走向一辆黑色轿车，替他打开后座车门，这才去副驾驶坐好，吩咐司机开车。

玉盏闲闲看着车窗外流动的风景，一时倒是想不到会是什么“故人”，也懒得去费那个脑筋。

他在妖道大劫时代变迁的时候就跑去留洋，一面躲劫一面也算是与时俱进。英国法国各地转了一圈回来，别说什么故人，连白楼华这个身份都是临时伪造的。能顺着这个身份找到他，还知道他真正的名字的，就没什么必要去兜圈子了。见了，自然知道。

车子在一栋西式建筑前停下，玉盏下车时扫了一眼门派上“华公馆”三个字，不过看了也白看，甭管什么旧识，既然在人世混着，这么多年也早改名换姓了。

他大大方方地跟着管家走进大门，被引入前厅，布置得也算富丽堂皇，正是时下最时兴的西洋风格。

他本就长得一副妖孽横生的样儿，过得也逍遥自在，这两年留洋更是留出一身风流倜傥，乍看之下跟时下里的公子哥儿有钱少爷还真没什么两样。待管家去通报的时候他也就不客气地在客厅坐了，扫了一眼来上茶的非人类人形佣人，还是本土极为少见的女仆装。

随着一声带着欣喜的：“小玉盏，你可算回国了～～”

玉盏扭头看到了一张清秀的娃娃脸，他神态自若着，头脑里却空白了几秒。

并不是忘了这张脸，就算几百年没见，这张脸也一瞬间勾起了许多回忆。许多，并不想去回想的，回忆。

他客客气气又淡然疏离地站起身，回了一句：“好久不见。”

脸上在笑，一身的风流倜傥却隐隐消散。如果不是客套一下，倒真想直接招呼一句：“你还活着呢。”

不过，玉盏记得这个人这张脸，倒是不怎么记得他的名字了。

娃娃脸走上前来，他穿着棕色带花纹的马甲和衬衣长裤，还戴了一个单片的洋眼镜儿，似乎极力的想要遮去自己那张娃娃脸带来的效果，让自己显得更稳重成熟一点。

他身后还跟着个人，年纪不大朗眉星目，却是一走进客厅就盯着玉盏不住打量，满眼的端详揣测毫不遮掩，玉盏干脆无视了他。

“我现在的名字叫华文笙，你叫我文笙还是那瑾都随意。”

玉盏只是听着，也没接话，半笑着问他一句：“你怎么找到我的？”

那瑾笑笑也没瞒着，“你托人伪造回国的身份，是我接手的。”

得，这跟自投罗网也差不多了。

三个人已经重新坐下，玉盏不想跟他有太多交集来往，倒不是对那瑾有什么意见，只是他这个人所牵连的记忆正是他想避开的。所以他没有客套直接问：“找我有什么事？”

隔了几百年冷不丁的找上门来，总不会只是唠唠嗑叙叙旧吧。

那瑾于是也收敛了一下老友相见的寒暄态度，努力让自己那张娃娃脸看起来更一本正经一些，但偏偏剪掉过去的一头长发之后他的头发竟然有些微的自然卷，配上他不算纯正的发色眼瞳和一身装束，怎么看怎么像是英吉利来的小朋友。

介于大家不熟——两个几百年没见的人怎么也不该算得上熟——玉盏没吐槽他，看着他一本正经的说明：“虽然你是刚从国外回来，不过有没有听过天道署呢？”

玉盏看他一眼，略点一下头。

他人是在洋国，不过妖界的事情还是有所关注的，何况这两年跑到国外去遛遛的妖怪也不少。屁大点事在妖怪圈子里一嚷嚷，就全知道了。

天道署是在妖道大劫之后出现的，基本上也就是这几年十几年的事儿。

妖道大劫几乎让所有的妖怪都不同程度的折损了妖力，世上仿佛再没有什么神通，一些避世的大妖怪们干脆去了人迹罕至的地方隐居，其他大部分妖怪都顺应时代融入人群，当然也偶有一些本来不入流的小妖，本来妖力就小折损的更小，这一下见大妖怪们都没了声响，反而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开始蹦跶了起来。

本来妖道大劫影响的就不只是妖怪，还有那些曾经以除妖降魔为生的天师和尚一流，鬼怪出现的少了，他们的数量也跟着越来越少，大部分都顺应时代改行另谋生路了。但也有固守本行的一些，就渐渐组成了团体，最终成为天道署。

后来还起了个一目了然的名字：妖怪管理委员会，简称妖管会。

他们的职责也渐渐从除妖变成了协调妖怪与人类间的共存，甚至还加入了不少妖怪在其中，有那么点“有熟人，好办事”的意味。

如果那琕跟妖管会有什么关系，那玉盏倒是对于自己的新身份是由他经手的没什么可意外。对于正经想要混迹在人群里安居的妖怪来说，妖管会的协助也是很有用的。

他直白的问：“怎么，你也加入天道署了？”

“你知道我的身份，就没什么好瞒你的。我年纪比较长，立场又中立，天道署卖我个面子让我负责一些两边牵线搭桥的事项。特地找上你，也是有件棘手事情——有个在城里作乱的妖怪天道署暂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处理，我又恰好听说你留洋归来，就推荐了你。”

玉盏看一眼他那笑眯眯的娃娃脸，心知这算是一个老相识的好意，他牵这个线也不只是为了天道署，还有一部分原因大概也是想让玉盏卖了天道署这个人情，日后自然什么都方便。

他倒是想感谢一下那琕的一番心意，亏他过了这么多年还能想得起他，但实在是不怎么想看见这张娃娃脸。

“抱歉，你也知道我才刚回国，还有很多事情要安顿只怕没有时间，就请另寻他贤吧。”

他妖娆一笑客气地欠身站起来想要告辞，一旁的年轻人似乎皱了皱眉头，像是不满于他傲慢的拒绝，不过他怎么想玉盏又不关心。

玉盏刚要走人，那琕也站起来，对他说：“那个妖怪是从桑园的结界里逃出来的，桑园的结界只怕快撑不住了。”

玉盏脚下一顿，回头看向那琕——

他一直不去回想也不碰触的那些记忆，好像从见到这个人那一刻开始就算是逃不掉了。

他从眼角一瞥，不带语调的回应：“跟我没有关系。”

那琫笑笑，“是没有关系，但也可以有关系，只看你怎么想怎么做。”

“我又为什么要扯上关系？”

“因为你想。”

玉盏一顿，差点被他这一句戳到炸毛，磨了磨牙却转回身，脸上看不出半点不爽地问：“如果我解决掉这个妖怪，能让天道署给我开个通行证别没事监视着我，另外你也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吗？”

想当然他这样的千年老妖刚回国，天道署不会不注意他，他实在不太喜欢被人盯着感觉。

那琫有那么一瞬间蛮受伤的表情，不过还是说：“第一点我想没问题，至少这一代天道署的管理层在任时他们会做到的……”至于日后的天道署会是什么政策，就算那琫也是无法保证的，人类毕竟是很多变的嘛。他干笑两下，“这个第二点嘛……我尽量……”

“做不到我就走了。”玉盏掉头就走，那琫赶忙改口，“哎别别，我答应！至少我不会自主出现，但是意外情况不在承诺之内！”

“那好，”玉盏终于又转回身来，“那就这么说定了。”

那琫泪流满面，他这算不算被嫌弃了啊～～好歹也是相识一场，他可是很开心见到故人的，为什么小玉盏这么冷淡嘛，小月见在的时候他明明不是这样子的～～

到此时那琫才终于有机会给玉盏介绍刚刚一直没来得及提起的青年人，“他是这次事情的负责人楼远。”

玉盏这才细看一眼这青年，长得倒是星眉朗目的，理着寸头，裹着一件深色短风衣，像是个干练的样子，就是年龄让玉盏有点瞧不上，太嫩，顶多二十岁。

二十岁的天师是个什么概念？嘴上没毛，法术就只能学个皮毛。

因此作为这件事的实际处理人，他很负责任的嫌弃了一句：“天道署是没人吗？就派这么个小天师负责？”

“他不是天师——虽然他的爷爷的确是天道署的管理人之一，不过从父亲那一代已经转行。楼远只是作为一个人类在调查一些案子，请求天道署的协助。”

那琫说着，快速冲他挤眉弄眼了一下——玉盏嫌弃地挑一下眉，一个老男人挤什么眼，不说话谁知道你什么意思？

楼远虽然年轻，但为人颇正直又正经，尽管对眼前这个一副玩世不恭风流大少样子的人抱有一些不信任，但他既然相信华先生，那么也应该多少给予一些尊重吧。

他于是恭敬的低头，“拜托你了。”

玉盏淡淡哼一声，“好吧，到底是什么事情，就说来听听吧。”

第一课时

宣文女中又迎来了它平凡的一天，穿着深蓝色立襟宽袖袄和过膝裙白袜子的年轻女孩们陆续走进校园，阮瞳秋坐在课堂里，紧紧攥着自己的双手看着窗外涌入校园的人群，冰冷紧绷的身体这才感觉到了一丝温度。

可是当学生走进课堂，她却又再度不自在起来。

她害怕一个人呆着，却又无法融入人群。

“哎？瞳秋？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负责早课准备的女生一走进教室就略略感到有些意外，以往都是她第一个到的，但今天看阮瞳秋抱着双臂坐在窗前的样子竟然不像是刚来，似乎早就到了。

阮瞳秋带着一点憔悴的黑眼圈，干笑一下，“我起早了，在家里也没什么事做就来了……”

她紧紧地抓着自己的衣袖若无其事的说出假话，其实她不到六更天天都还未亮透就已经来了——那个家，她实在是一刻也呆不下去了。

随着学生陆续走进课堂，也就没有什么人会特别去注意阮瞳秋，她低头坐在座位上，抱紧双臂抓着衣袖，可是她的恐惧却并没有随着课堂里人渐渐多起来而消失。

恐惧如影随形，早已不止存在于那个家，还有她自己。

她的指甲几乎隔着衣服抠进了自己的胳膊里，她真的应该待在这里吗？在这么多同学面前，万一她变成了怪物该怎么办？她也会变成怪物的，迟早和爹娘还有家里其他人一样——

她完全心不在焉，根本不知道都上了些什么课，直到坐在旁边的好友林凌用力的拍着她，“瞳秋！快看快看新来的老师！！”

阮瞳秋闻声只是抬头瞥了一眼，映在眼睛里的是一个细眉凤目一身时髦白西装妩媚却又不娘气，完全是风流倜傥四字写照的男人。

这样的一个公子哥，怎么看也不像是个老师。

如果是在以前，瞳秋也想像其他同学一样兴奋地叽叽喳喳问着新

老师都去过什么国家，当了老师多久，有没有师娘……

可是她现在完全没有那心思，只是看了两眼，勉强笑着应付了林凌几句，林凌似乎这才注意到她的脸色，“瞳秋你怎么了？不舒服？”

“嗯，只是没睡好，不要紧的。”

她顶着憔悴的黑眼圈没有办法掩饰，林凌还是有些担心的问：“真的没事吗？你看起来好没精神，要不要我送你回家啊？”

她的话让阮瞳秋一愣，脸上有奇怪的神色一闪而过，“那个，没事的……我想就不用了……”

她拒绝得并不强硬，于是林凌做主说：“那我们也就不早退了，不过放学的时候一定要让我送你回去，不然我可是不能放心的！毕竟最近不怎么太平呢……”

最近城里似乎的确不怎么太平，前些时候报纸上还有报道多人失踪，似乎最终也没有破案就那么不了了之。那种事看起来只不过是报纸上的几行字，好像离她们很远，但是她们都知道的——

班上有两个同学已经几天没来了，还有隔壁班，其他班——

学校一开始就报了警，可是警察来过之后这件事却完全没有动静了，好像那几个学生不过是离开几天并没有什么好在意的似的。学校也禁止学生私下讨论，谁敢胡乱猜测就按散播谣言来处罚。

于是她们都过得若无其事，像往常一样，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放课时阮瞳秋对林凌说：“你能先去校门外等我吗？”

“你还有事吗？”

“嗯，我有点事情问一下老师，一会儿就来。”

“好啊，那我在门口等你。”

林凌跟其他人一起走出课堂，阮瞳秋从教室的窗户后面看着她走出校门等在门外，自己却并没有如她所说的去找老师，只是借着窗帘挡住自己的身影，任由夕阳一点点投向她所在的窗户，镀上一层诡秘的橘色。

直到校工大爷来锁门，看到教室里还有人在，催着：“女娃娃，你怎么还在这里？快回家吧。”

阮瞳秋这才离开课堂，夕阳穿过每一间屋子，从还没有关上的门里投在走廊上。

她看到白天那位新来的老师正迎面走来，他那张妖娆的脸随着前行而在光影之中明明暗暗，脚步声一下下踩在空荡的走廊里回荡。

不知为什么她本来明明无心去欣赏却突然心口一紧，心脏砰砰跳动的声音充斥在自己的耳膜里，全身的血脉都鼓动得难受，像是要直冲头顶。

心口好慌，慌得喘不过气。

瞳秋呆愣愣地站着看他走进，甚至忘记了打招呼，直到与那位老师擦身而过时才想起慌忙低了低头。

那位新来的老师在她身边略略一停，嗓音清越而悠扬，悠悠说一句："早点回家，别在学校里逗留。"

说完已从她身边走过，没入关门之后阴暗的走廊。走廊里很快只剩下渐行渐远的脚步声和校工关门锁门钥匙碰撞的回响。

瞳秋平复了一下慌慌的心口，想不出这样的人怎么会跑来当老师，不管他的容貌气质，怎么看都似乎跟为人师表半点也不沾边。

只是她现在不该有考虑这些的闲情，看着那黑洞洞的走廊彼端她赶忙转回身下楼往校门口去。

玉盏巡视了整个校园，从最后一栋楼闲步走下来时楼远就已经等在楼下问："有什么发现吗？"

玉盏轻笑一下，"你们的人应该早就在学校里查过了吧？明明就一无所获，还非要让我再兜一圈，难道就能有什么发现了吗？"

楼远皱了皱眉眉头，不怎么喜欢他轻佻的态度，努力不表现得太明显，说了句："你不一样，你是妖。"

玉盏不置可否，看着黄昏中这片静谧的校园说："学校里应该没有问题，那东西如果是在学校里筑巢，是不可能隐去踪迹的。"

"那就只能从师生身上着手调查了……"楼远念念着，眉头却越蹙越紧。

——文城里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人失踪，这些失踪的人中有多少是跟妖怪有关的已经无从考究了。因为最初失踪的似乎都是些流浪汉和乞儿，后来渐渐的也有些打散工的人不见，那些人即使失踪了也不见得会有人去报案，到后来捕房注意到这个情况已经是几个月前。

捕房面对这种毫无头绪的失踪束手无策，而楼远则因为祖父在天道署的关系对一些怪力乱神的事件多少有些了解，自然就将这件事揽了过来。

可是这年月无论人力的调度还是咨询的传播都是个难题，天道署

此时建立未久根基未稳，署里真正的天师人才也是稀缺，对眼前正在发生的失踪事件同样没有半点线索。最终还是华文笙的帮忙才帮他们找到了突破口——桑园。

这么多年下来那璍对桑园依然还是有所关注的，他把消息带给了天道署，他们才恍然大悟这事件让他们如此毫无头绪的原因——毕竟人类靠的是传承，一代又一代，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事无巨细的完整传承，更何况经历过时代的变迁动荡，失传的东西就更多了。

而桑园里的鬼怪又偏偏与世隔绝了几百上千年都有可能，许多的鬼怪根本就是如今的天师见所未见，文献里都未必找得到的。

所幸华文笙又推荐了玉盏，好歹也是个上千岁的大妖怪，见多识广，如今也就只能靠他了。

所以楼远一发现在那些毫无规律的失踪分布中，宣文女中却一连失踪了好几个，立刻就把注意力投在了宣文女中。

他还是比较希望能够从校园里发现什么的，因为如果要一个一个的来调查学校里的人，就算女中学生不多，师生也有几百号，耽搁下来只怕又要有人失踪不见。

“学校既然没问题那待在这里也没用，我就先回了，明天我会从老师开始查的，校工就交给你了。”玉盏随意挥挥手就转身走人。

楼远目送他的身影在渐沉的夕阳中走出视线。

又是一如既往的一天，阮瞳秋依然迎着初升的朝阳看着窗外，看着学生陆续走进校园，她慢慢伏在桌上，埋着头不想起来。

教室里人渐渐到齐，不知谁问了一句：“都快上课了，怎么林凌还没来啊？”

阮瞳秋的身子微微一僵，继续趴着没有抬起头。教室里似乎因为这句话而有一瞬间寂静，同学们看一眼林凌空着的座位，又快速瞥一眼另外两个已经空了几天的位置……

应该，不会的吧？

“或许她只是有事没来吧——瞳秋，林凌有跟你说什么吗？她今天要请假？”

阮瞳秋这才抬起头，面无表情的摇摇头，“我不知道，她什么也没说。”

“都快上课了，等放课我们去她家里看看吧。”

大家都知道瞳秋跟林凌关系不错，自然拉上她一起。瞳秋只能婉拒，“我稍微有点不太舒服，就不跟你们一起去了。”

见她脸色的确不好，其他人自然也没再说什么。没有人知道她们两个昨晚一起离开的，她也不敢去林凌家。

只是老师迟迟没有来课堂，走廊里似乎远远有着轻微的骚乱，有耐不住性子的女生趴在门口看了一眼，扭头说：“林凌的爹娘来了！”

阮瞳秋的脑子里嗡了一声，似乎隐隐约约听到走廊里有哭的声音。

她突然呆不下去了，生怕一会儿老师和林凌的爹娘到教室里来问什么，快速收拾好自己的包，对身旁的同学说：“我不太舒服，要先回去了，帮我跟老师请假……”

她青白青白的脸色很有说服力，同学忙应了，她有些趺趺撞撞地往门口走，想赶在走廊里的人往课堂这边走之前避开。

然而她刚走到门口就撞上了要走进教室的人，趔趄中被扶住，抬头对上那位新来的老师的脸——阳光之下这张脸似乎并没有昨晚那种让人惊惶的感觉，细长的凤目即使不笑的时候也带着似笑非笑的弧度，低头看着她，问了一句：“你要去哪儿？”

“我，我不太舒服，想请假回家……”

教室里的同学也在问着：“白老师！外面是林凌的爹娘来了吗？林凌出什么事了？”

玉盏先低头对阮瞳秋说：“不要自己走，等会儿我送你。”然后抬起头回答：“你们的老师一会儿会来跟你们说这件事，都先回座位坐好等着，我去送这位同学回家。”

阮瞳秋很想拒绝，想赶紧离开，但是他从刚刚扶住她之后就一直没有松手，抓着她胳膊的那只手更加用力，似乎不想让她走掉。

如果在平时，教室里的女生们大概会很羡慕瞳秋，但此时林凌父母带来的不安笼罩着她们，议论的都是林凌会出了什么事，是不是也跟其他人一样不见了。

没有太多人关注白老师扶着瞳秋离开，而对瞳秋来说她感觉自己几乎是被扯出课堂的，那位白老师快步走在走廊里，甚至都不曾照顾她一下放慢一点速度。

她挣脱不开又不敢出声引起注意只能被拖着走，一直下了楼见周围没有人才慌乱的问：“老，老师，你要带我去哪里？”

她的胳膊好痛，真的好痛！

白老师突然停下来，转头笑意悠然的对她说："送你回家啊。"

"不用！我自己可以回去！"

"那可不行，作为一个老师怎么能让学生身体不舒服还自己一个人回家呢？万一在半路上晕倒可就不好了，再说，现在还这么不太平，光你们班可就失踪了三个人呢——你知道的吧，嗯？"

那一声"嗯？"仿佛是意有所指，阮瞳秋越发惊慌起来，映在她眼中的那张笑脸也越发显得高深莫测仿佛已经看穿了一切。

完了，一切都要完了！如果他送自己回家——

第二课时

她不能让老师送她回家！

恐惧达到了前所未有，甚至在此时此刻的她看来这比她最初发现自己的家和家人的异常时更可怕——她会被人发现的，她，和她的家人要被人发现了！

阮瞳秋不知道哪儿来的力气，不顾胳膊的疼痛一把挣开就跑。玉盏多少顾忌这里还是学校被人看到了会有影响，由着阮瞳秋跑出学校，正准备等她走出校门之后再追上去，却突然一阵心浮气躁，气息毫无预示地混乱了一下。

浮躁的感觉虽然一闪即逝，但妖怪对于自己身体的变化通常都是很敏感的，他皱皱眉头，感觉了一下那种既陌生又熟悉的浮躁，又算算日子，突然脸色就有点不好看。

真特么走背运！这活儿还能干？？

他顿时就没了追上去的兴趣，也不想留在学校里，转个身就回了华公馆。

他才刚回国一下船就被华文笙截过来，一时也还没有去找别的住处，在事情解决之前就暂时住在了华公馆。

进了门他正要上楼一头钻进房间，华文笙就在楼梯下喊住他，“玉盏？这么早就回来了？学校那边有什么情况吗？”

玉盏只是略停了一下，回一句：“回头再说。”就钻进了房间里。

华文笙奇怪地摇摇头，可是既然没问出什么也就回书房了。

只是不一会儿他就又从书房里跑出来来到楼上，敲着玉盏的房门说：“小玉盏，楼远打电话来了！他说学校里又有人失踪了，问你怎么没在学校？是不是发现什么了？你到底是发现什么没有啊？”

要说没发现，干嘛离开学校？要说发现了，不出去追线索还跑回来窝着干嘛？

“小玉盏？小玉盏？？”

华文笙锲而不舍的敲门终于让玉盏烦到忍不了，迈开长腿走过来

一把拉开房门，“别念了！过几天我会去处理的！”

“你果然有线索了吧？为什么要过几天？没有那么多时间等啊，拖得越久就越多人受害，还是现在就尽快去把事情解决……”

玉盏打断他，“说了过几天就过几天！”说着就想把他关在门外，华文笙却扒住门边不松手，“不行啊，就算我答应楼远也不会答应！天道署更不答应！如果你有线索了就马上去查啊～～”

两人一个要关门一个抵着门较劲，华文笙简直在用绳命死缠不放，玉盏终是让他烦的不行，干脆也不管了——“这是你让我去的，明天我回去把那东西找出来，但是出了什么问题可不关我的事——是你、的、责、任！”

玉盏说完就趁华文笙一松懈的时机砰地关上门，华文笙还想催，可是玉盏都已经从过几天变成明天了，催得太过分好像也不好……

而且看起来玉盏的脸色似乎有点发红呢，该不会其实是刚回国水土不服身体不舒服？妖怪通常可不会被普通的病症侵袭，一旦真的生病那可是不得了的大事啊～～

他一边想一边犹犹豫豫地去书房给楼远打电话，他替玉盏说了几句话总算楼远没有直接杀过来拎人，却第二天一大早就穿着捕房的制服闯进大门，“玉盏人呢？”

“楼上……”

华文笙还没来得及多说什么楼远就已经扒开他上楼去，用力敲了敲玉盏的房门，“玉盏！你昨天是不是带走了一个女学生！？你把她带到哪里去了！？”

跟上来的华文笙听得一愣一愣的，什么女学生？玉盏带走女学生干嘛？

玉盏沉着一张花容月貌的脸打开门，楼远不自觉地退了一步，心口却莫名扑通了一下。

玉盏一反前两天的悠然姿态，眉宇间带着不耐烦的神情瞄了楼远那一身正儿八经的捕房制服一眼，他倒是第一次看见他穿制服的样子。

一本正经的楼远给他瞧得有点不自在，提醒他：“问你呢！那个女学生在哪里？”

玉盏靠在门框上微微扬起下巴，似乎并不关心的问：“怎么？她也不见了吗？”

“不，那倒……”

“那就不必这么兴师问罪似得吧。”

楼远的眉头又皱了皱，他这样说起来好像自己是有点过于心急了，可是因为林凌的父母去了学校所以他昨天也过去了，就听说玉盏送一个女学生回家。

他虽然有点疑惑但本来也没太在意，想着好歹是华先生推荐的人，再怎么一副风流大少的模样，也不至于在这种时候泡女学生。不过保险起见他还是让人去那女生家里查看了一下，却发现学校联络簿上标注的地址那栋房子已经空了，那户人家不久前刚搬了家，地址似乎还没有更新给学校。

班上的同学也证实了那个被送走的阮瞳秋的确搬了家，可是新家的地址也是没有人知道，哦，或许是有的，可是知道的人已经失踪了。

找不见那个女生楼远越想越担心，毕竟玉盏是个妖怪毕竟他非人而是异类，于是还是忍不住一大早就赶来了华公馆找玉盏问清楚。现在被玉盏这么一呛，也有些后悔自己没有先去学校蹲等看看阮瞳秋有没有去上学再找玉盏。

玉盏倒不计较那么多，既然已经答应了华文笙今天去处理，就随手拿起帽子走出房间，出了门直接上车坐在后座上，压低帽檐闭目养神，等着楼远来开车。

楼远站在车前无语地看着他这大爷做派，踏实如他其实是步行来的，也打算让玉盏跟他一起步行去学校，反正又不是很远。

纠结了片刻他也只能跟华文笙借了这辆车，钻上车去充当司机。

来到学校时也正是上学的时间，女学生们三三两两的走进校园，楼远刚把车停在校门外玉盏就从后座懒懒说一句：“开进去。”

楼远的眉头几乎快要打结，这是哪里来的大少爷做派？？

可是现在有求于人，他也忍了，把车开进校园里，停车下车重重关上车门，却看到玉盏依然在车里坐着没动——难道他还等着人给他开车门吗！？

楼远越发不满，没等他有动作，玉盏见校园里的学生差不多都走进了课堂，也就没有继续耽搁，自己打开车门下来，又刻意把帽檐往下压了压。

楼远越来越搞不懂这个家伙了，不管怎么说他肯下车快点把事情解决就好，只要事情解决了反正以后应该也不会再来往。

玉盏押着帽子从他身边走过，竟像是飘过了一阵若有若无的香风，登时心口就扑腾扑腾一阵乱跳。待定了定心神，楼远一阵疑惑——要不是对方根本就不是魅惑系的妖怪，他真要怀疑玉盏是不是在搞什么幺蛾子了。不过现在也只能默默在心里嫌弃，只当他一个大男人喷什么洋鬼子香水！

尽管玉盏做足了想要低调到尘埃里去的姿态，但他一走进楼里，那些还没有走进课堂的女学生立刻都停住脚步目光不自觉地投过来，一个个花样年纪的女学生，脸上顿时片片红霞。

而这种势头还在扩散着，很快连一路走过的课堂里的学生也争先恐后地趴在门边窗边，激动地窃窃着——“哇是白老师！”“白老师看这边啊～～！”

就算楼远承认玉盏长的确很妖孽也有些傻了眼，这些学生是怎么了？这种反应也太夸张了，女校的学生哪儿有这么不矜持的？？

他一把拉住玉盏问：“你做了什么！？”

玉盏半冷不热地瞥他一眼，却生生瞥出点烟视媚行的味道，让楼远险些把持不住一阵心荡神驰，忍不住在心里吐了脏字。

“做了什么？什么也没做。”

“没做这些女学生是怎么回事！？”

“是你们非要我出门的，这些女学生只是看见我就想给我生孩子，那也不是我的错啊～～”

楼远正想教训他什么生不生孩子的，女校里可都是些正正经经好人家的姑娘，怎么能随随便便说这么下流的话！话还没出口，脑子里一闪整个人就愣在那儿了——

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好歹家里是天道署的，怎么也听说过一点……这种情况，该，不会是，传说中妖怪的，发情期？？

他腾地放手，蹬蹬退了两步。

退完脑子里却轰一声——他退毛？退毛？？他又不是女人又不想给他生孩子有什么好退的！！

好在玉盏根本没有戏谑他的心情，冷哼哼地瞅了瞅他，就转身继

续往阮瞳秋的课堂走去。

现在还不到上课时间，大部分老师都还没有进课堂，就是进了的，也压不住这些突然反常激动起来的女学生们。

路过的课堂尚且如此，玉盏一走进阮瞳秋所在的那间，课堂里立马炸了锅——

“白老师！”“白老师今天是你的课吗？”

“白老师你来给我们上课吧！！”

“白老师！”“白老师！”

——被挤到一边的正牌老师泪流满面，这是他的课啊！同学们往这边看一眼啊！

玉盏没有回任何人的话，依然压低着帽檐，直接走向阮瞳秋。

看到阮瞳秋安安稳稳地坐在座位上，楼远倒是松了一口气。就见玉盏直接把阮瞳秋从座位上拎起来，带笑不笑地说一句：“这位同学出来我们谈一下。”拉着她的胳膊就拖出教室。

阮瞳秋似乎想要挣脱，但被玉盏一抓手臂就再也使不出一点力气只能跟着走。被他抓住的地方好痛，比昨天还痛，可是一路教室窗户里探出来的目光注视着他们，她只能咬着唇不敢出声。

楼远虽然不解但没有做声，跟在后面，老师莫名地追出来，在后面远远的喊：“喂！你们带她去干吗？要上课了！”

玉盏头也不回，侧目回一声：“她家里有急事要她回家。”

一直走出楼阮瞳秋才拼命挣扎起来，“放开我！我不回家！我不回家！！”

她这一叫顿时让楼远迟疑起来，在校园里这样引人注目总是不好看，玉盏却半点也没有闲情耐心去慢慢的磨，直接一扯瞳秋的胳膊，另一只手快速撸起了她的袖子——

楼远来不及阻止，只在一瞬间看到掀开的袖子下像是有一条条褐色与青绿的东西，树根似的纠缠在一起，被阳光照射的一瞬间滋啦冒出一阵臭味扑鼻的灰烟，阮瞳秋尖叫一声拼命拉上衣袖重新遮挡住胳膊，再不敢胡乱挣扎。

玉盏趁机直接把她塞进车里，楼远愣了一下才慌忙回神，坐上驾驶位发动汽车。

阮瞳秋在汽车后座白着脸抖抖索索缩成一团，尽量把自己缩在角落。楼远从后视镜看到她那惨白的脸色也是不忍，可是想到刚刚看到的那一幕也只能继续保持沉默。

他们查了这么久也毫无头绪，查来查去只能把范围缩小到整个女中，玉盏却刚来一天就锁定了人物，不管他对这个人印象如何，也只能给予全盘信任。

玉盏也坐在后座，斜睨着拼命缩成一团想要尽可能远离他的阮瞳秋，脸上看不出半点怜惜。

“你们学校失踪的那几个人在哪里？”

阮瞳秋身子微微一僵，拼命摇头，“我不知道！不关我事——”

玉盏根本不会理会她的否认，顾自悠悠的继续问：“前晚失踪的那个，还活着吗？还是已经死了？”

阮瞳秋一下子脸变得更白，连嘴唇都哆嗦起来——

林凌——活着，还是死了？

她不知道，她不敢知道，明明以前跟林凌关系那么好的，可是突然之间，她根本就没有心思去管她的生死——

她是不是已经连心都要变成怪物了？

前夜，是林凌送她回家的。

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看到，她们在半暝的夜色里走进阮家新搬进的小洋楼——

第三课时

林凌一手扶着阮瞳秋，一手敲了敲大院的门。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似乎越接近她家，瞳秋的脸色也越难看，她担心瞳秋是不是更不舒服了，加快了速度把门敲得更响。

好半天木质的大门才悄悄打开一条缝隙，林凌觉得这栋小洋楼建得也是奇怪，时下漂亮的洋楼大多建的都是金属镂空雕花的院门，院墙也不高，能一眼看见里面的花园，漂亮而又敞亮。

可这栋小楼看着就是让人别扭，里面是西式洋楼，外面确是传统的高墙大院遮挡得严严实实。

里面的人从门缝里往外看了一眼，见到是阮瞳秋才打开门，“小姐回来啦，这是小姐的同学吧，快进来。”

开门的大约是佣人，怎么说阮瞳秋家里也是做生意的，能买得起这样的小洋楼，佣人也是有一两个。不算大户人家，也是小资家庭。

只是那仆妇说的话虽热情，语调却没有起伏，听起来别别扭扭的。

林凌没想太多，看着天色晚了，就把瞳秋交给她，“我送瞳秋回来的，她好像不太舒服——那既然她到家了，我就回去了……”

“别走啊，进来喝杯茶吧。”

“不了，已经很晚了，家里还等我吃饭呢……”

院子里另一个声音传来，“特地送瞳秋回来，至少也要进来喝杯茶吃点点心再回去吧，进来给家里打个电话就好了。”

天色太暗林凌看不清那女人的脸，但看一身旗袍微微丰韵也猜到应该是阮夫人，面对长辈她自然又恭敬客气几分不好拒绝，想了一下都这个时间了，进去给家里打个电话也好，不然怕他们现在已经在着急了。

“那就打扰了。”

林凌走进了院子，院门在她身后关闭，在那一瞬间她像感觉到了什么回头看了一眼。就好像关闭的门隔绝了这个院子和外面的世界，

隔绝了新鲜的空气，一些滞闷腐朽而又沉重的气味却弥漫而来笼罩了一切。

她忍不住打了个哆嗦，稍稍感到有点莫名。

“快进来吧。”

阮夫人说了一句就转身先进了屋，仆妇扶着阮瞳秋对她说一句：“我带小姐去换身衣服。”

于是林凌自己一个人走进昏暗的客厅，整个客厅里竟然就只亮了一盏小小的壁灯，顶灯都没有打开。灯光透过纱罩变得越发昏黄暗淡，整个欧式风格的客厅都显得静谧而诡异。

空气中那种说不清的味道依然飘荡着，带着点腐坏，又像是混着中药的味道。

“请问——”

林凌试着出声但没有回应，她看到了电话，踟蹰了一会儿不太好意思自己擅自使用，可等了一会儿实在是担心家里着急，就走到电话前拿起了听筒，正要拨号却发现听筒里寂静一片，没有忙音，什么都没有。

她顿时有点傻眼，这电话是坏了还是没有连线？她得赶快告诉他们家的人——

一转身阮夫人竟然已经无声无息站在她身后，林凌吓了一跳发出短促的叫声，正要为自己的失礼道歉，却看到昏暗的光线中阮夫人的眼睛如同虫子的复眼一般突出在眼眶里，映射着微弱的灯光和无数个她的身影——

阮瞳秋缩在自己房间的角落里，捂住耳朵不敢听外面的尖叫，那声音却刺透耳膜扎向她的每一根神经。

滑落的衣袖下她的一整条手臂都已经变成灰褐掺杂着青绿的颜色，像一条条纠缠在一起的树根，从间隙里甚至还能够看到不明的东西在蠕动。

一切都是从搬进这个房子开始的。

最初是佣人变得有些怪怪的，半夜不知道在窸窸窣窣的干些什么，总是神出鬼没的在各个房间的门外像是盯着她一样，还在后院里不知道堆了些什么东西，即使用篷布遮着也散发出一股古怪的味道。

因为两个佣人都已经在家里伺候多年，等于是看着她长大的，她

只能告诉了因为做生意和应酬而时常不在家的爹娘。爹娘说会去找佣人说说的，可是那天放课回家之后爹娘也开始不对劲了。

从那一天恐怖的气氛就开始在家里肆无忌惮的蔓延，爹娘不再出去做生意应酬，他们每天都待在家里窗帘紧闭，和佣人们的四双眼睛在暗处悄无声息的盯着她监视着她。

他们都装作若无其事，阮瞳秋却觉得好像这个家里除了她以外的人都已经被不知名的东西替换，他们随时都会脱下那层人皮扑上来把她吃掉！

她开始不敢回家，可是当她的手臂一天天变成那种恶心的样子，她终于明白，他们监视她并不是为了吃掉她，而是在等着她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东西。

她不敢回家，也不能呆在外面，她不知道最后她到底会变成什么东西。

然后那一天清早她看到仆妇领着一个猎户从后门进了院子，她就装作起床晚了，没有急着去学校，躲起来偷偷的看。

看到了仆妇那双虫子般的复眼，看到了她身上长出一条条巨大的虫腿戳进猎户的身体。看到猎户被她分尸，把肉和着不知名的干草叶搓成巴掌大的肉团子去烘干储存。

整个家里都弥漫着那股带着腐坏却又像中药似的味道，想起这些天来闻到的味道，阮瞳秋一面吐，一面却发现身体里有某种食欲被勾动着，这种念头让她恶心得无以复加。

她的呕吐让自己的偷窥暴露，仆妇用那几条长长的虫腿走过来，一双复眼盯着她，用冰冷而沙哑的声音对她说——“你都看到了，那就出去多带几个人回来，不然我们下一个吃的就是你。”

恐惧让阮瞳秋拼命摇着头，自我安慰似的说：“不，你们不会吃我，你们只是在等我变成同伴！”

诡异的笑声从窗户里传来，像冬天被冻得冰凉的生锈金属在摩擦。

她看到自己的娘从窗户里迈出一条长长的虫腿，然后是两条，三条——她也像仆妇一样长着六条虫腿，只是比仆妇那一米多高的虫腿要小一些，在阮瞳秋身边绕行打量了半圈，“这个果然是失败了吧？”

仆妇也在笑，对瞳秋说：“多半是了——看看你爹娘是用了多久转化的？你呢？这么多天才只变了这么点，只能算是个失败品，是留

着看看还是干脆吃掉，就看我们的心情。”

仆妇和阮夫人老鸹似的笑着，这一幕让阮瞳秋彻底绝望了，她看着自己的母亲，她真的变成了怪物，只是个怪物，连对自己的女儿都已经没有半点感情。

那天之后她就只能活在毫无希望的恐惧里，她每天照旧去上学，家里的四个怪物也不拦着她去上学，他们似乎有意想对外营造出一种这个家很正常的气氛，但条件就是她必须带人回去。

她不想的，她有想过干脆被他们吃掉算了，反正活着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希望。

可是有一天，跟她同校的一个儿时玩伴却自己跑上门。她们两人的爹以前曾经一起做生意，她知道她新家的地址，因为跟家里吵了架就跑出来，来瞳秋家里借住。

那天晚上她就跟猎户一样，变成了一团团堆在了后院。

那些不知是干草还是药草的气味遮掩了血腥味，可瞳秋还是边哭边吐了一晚上。但是从那之后，恐惧和绝望似乎终于压垮了她的神经，她心里的一部分像是麻木了，每次储存的食物吃完它们开始用饥渴的目光盯着她，她就去带一个人回来。

它们喜欢她带回来的人，肉嫩可口，她手臂上的变化也已经蔓延到肩膀，最近背上开始长出可以展开的硬刺。她有时候甚至一面害怕一面又觉得，既然已经没有了希望，就干脆让她快点变成跟他们一样的东西吧，让她，跟她的爹娘一起……她已经不想再过这种绝望而恐惧的日子了。

阮瞳秋瞪着眼前的两个人，他们是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人吗？他们是来收了那些怪物的人吗？为什么他们没有早点出现？现在已经什么都来不及了……

阮瞳秋在一瞬间像是泄了气，她的爹娘已经没了，好友也没了，自己也已经变成这个样子……恐惧，绝望，紧绷的神经，全都烟消云散，整个人好似变成个空壳连哭都不想哭。

车子已经停在阮家的楼院外，楼远对玉盏问：“你打算怎么做？”

“都已经找出来了还需要怎么做？直接进去全解决掉就是了。”

阮瞳秋听到这句微微抖了一下，不知道是在为自己的“父母”担心还是担心自己最后的下场会不会也跟他们一样。

楼远注意到这一点，虽然觉得这件事最好放到最后再问，但是对眼前的女孩也不是全无怜悯。

她毕竟也才十几岁，曾经也是个爹娘疼爱未经世事的单纯姑娘，却突然遇上这种事，又变成了这个样子。

“她要怎么办？”

对于这个问题玉盏用一种莫名其妙的眼神瞧着他，“她跟里面的那些有什么不同吗？还是看着她人类的外形你不忍心，要等她变得更不像人一点再处理？”

楼远的眉头又皱了皱，每一次想要说服自己放下成见，这个人就不遗余力的展现出他毫无同情心的一面——虽然他本来就不是人，难道希望他多少有点人性是个奢求吗。

“就没有办法让她恢复吗？如果是被附身应该有办法驱除吧？”

玉盏的表情这回变成了对门外汉的鄙视，“这不是附身，是寄生。从他们把卵放在她体内，那东西就已经在利用她的血肉精气孵化，慢慢改变她的肉体。已经被改变了构造的躯体是恢复不了的，尤其当影响到脑部的时候，就已经不可能再变回人类了。”

楼远皱着眉看了看瞳秋，看到她眼里仅存的一点希望暗淡下去，忍不住多问一句：“她呢？除去变不回原样的外貌部分，还有办法让她至少保留人类的意识，不再变化吗？”

玉盏挑了挑眉梢，斜目瞥一眼瞳秋，突然伸手挑起瞳秋的下巴，让一直回避着他视线的瞳秋正对上他的目光——那双琥珀棕的眼瞳瞬间变成银色，瞳秋吓得一慌，拼命向后缩着想要躲避开他。

玉盏没有再勉强，无所谓的放了手。

楼远正奇怪他这个举动为什么，作为探长的思维又迅速让他发现瞳秋和其他女孩子异常的地方——别的女孩子这么正面看见玉盏，不都饿虎扑食一样了吗，虽说瞳秋的处境是有点特殊……

没等他细想，玉盏已经说明：“看吧，她不受发情期的荷尔蒙吸引，是因为物种差距太大。因为她已经变成了‘虫’，人类的部分已经不再占据主导，来不及了。”

阮瞳秋听到他的话，竟然突然想笑。

心里突然有什么东西死了，却也轻松了。

她终究是变成了“虫”？变成了和爹娘一样的东西，从某些方面来

说他们一家人依然还在一起，她没有被独自丢在这个世上。她不孤单。而且，害死了她的同学的，是虫的那一部分吧，不是她，不是人类的她，她也终于可以不用愧疚，甚至不用纠结她从来都不感到愧疚。

她开始低低的笑，笑得弯下身子捂住了脸，笑得莫名其妙。

玉盏看她一眼就没有兴趣再关心这个转化到一半的半妖，他对楼远说一句：“你看着她，我进去了。”

楼远出于道义问：“不需要帮你叫点支援吗？”

“不用，现在能从桑园里逃出来的不会是什么大家伙，这种小妖小怪的，我一个人可以解决。”

虽然楼远并不完全算是天道署的成员，但也隐隐有种被打脸的感觉。他果然还是不太喜欢这个家伙。

玉盏走到阮家大门前，现在是大白天阮家却门窗紧闭还遮挡着厚厚的窗帘，虽然不知道这些“虫”是什么品种，看来倒是挺避光的。

他直接一跃翻过墙头，不一会儿楼远就看到院子里冒出浓烟，立刻意识到玉盏竟然大白天的在放火，简直分分钟招来人的任性。

他想下车去阻止，看看车上的瞳秋又不能放她一个人在这里没人看着。远远的几乎已经听到了附近的人看到浓烟的惊呼，只能忿忿地打电话找人拖延，不要让火警来得太快看到些什么，但又不能来得太慢让火势蔓延。

真是糟心！

浓烟滚滚的洋房里很快就传出了一种刺耳的啸声，像人类又像虫鸣，像惊慌又像愤怒，刺进耳膜里刮得难受。

玉盏敲碎了一楼的窗户把一团团燃烧的潮湿稻草柴火扔进屋里，又干脆一把火点了院子里堆积的那些干肉团子，没有什么妖怪会眼看着别人毁掉自己的粮储而毫不动容的。这是必须讨回来的耻辱。

二楼的窗户突然被撞碎，长着仆妇的头和身躯的怪物从二楼跳了下来，她的两条胳膊前端长出螳螂似的钳刀，六条蜘蛛状的腿从背后伸出来，而原本属于人类的下肢则软塌塌的垂着。另外三只也相继从各个窗户闯出来，挥舞着胳膊上长出的镰刀向玉盏扑来。

原本像这样只敢暗搓搓地躲起来增加同伴的小妖玉盏根本连瞅都

懒得瞅，他侧身一闪从几道镰刀的缝隙中闪过，身子一低来到仆妇模样的母虫身下，抽出一把短刀一挥，刀风所过，母虫一边的三条腿齐齐从半截砍断，身子一歪摔倒在地上。

他紧跟上前，一刀砍断了母虫的脖子，粘稠的灰绿色液体喷溅出来。

母虫一死另外三只顿时有点群龙无首的慌乱，像是没头苍蝇下意识就想往当做窝的洋楼里躲，甚至顾不得里面的浓烟滚滚。

这回玉盏可不打算只是熏一熏它们，等它们爬了进去，干脆加大火势，在发情期到来的心浮气躁中痛痛快快地纵了一把火。

三只幼虫在尖锐鸣叫着，火烧的身上滋滋作响。可是它们却出不去了，哪只就被玉盏砍，它们最终只能在大火中乱窜，直到被烧成焦黑的一团。

当火势终于被“姗姗来迟”的火警扑灭，玉盏早就已经不见了人影。

楼远甚至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从哪里离开的，他把阮瞳秋交给了天道署来接手的人，顺便这栋阮家的洋楼小院按规矩也会被当做灵异血案发生地被天道署以特殊渠道低价购买并封禁一段时间。

他只身前往华公馆，不管对玉盏有什么意见，总归还是得谢一声。

可是他到了华公馆，却见华文笙哭丧着脸哀哀怨怨的诉苦——玉盏那小子竟然自己不声不响收拾了行李就走了！还顺便顺走了他保险柜里的大洋，当然大洋不是问题，玉盏需要他也会给，虽然数目有点多，当然他解决了这么大一个案子当做谢礼也不过分——可是他怎么能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走了呢？

相隔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才再次见面的老朋友了，这样真是太令人伤心了！

楼远有点无语，还有点莫名的失落，这样有头无尾连个正式道别都没有的分别让他这个一向按部就班的人总觉得什么地方像是没有打上结束标签似的不舒服。

不过人走都走了，似乎也只能硬忍下这个不舒服的分别了。反正，以后不要再见就好。

当然此时的楼远没有想到，才不过两天他就又见到了玉盏——

第四课时

楼远带着天道署的天师再次走进宣文女中的时候，就看到玉盏在一大群女生的簇拥之下招摇地走过校园——

是的一大群，很大很大一群，前排的女生一脸痴醉地靠在他身边，后排那一堆已经开始大打出手争抢靠前的位置，有时打着打着发现已经被移动中的人群丢下，又慌忙停手追上去继续跟前面的人挤。

除了周围这一群，连各个课堂的窗户上都不乏女学生热情呼唤着“白老师！”的身影。只消玉盏抬起头看上一眼微微一笑，呼唤顿时变成惊喜的尖叫，掺杂着“白老师对我笑了！”“不对那是对我笑的！”之类的争执声。

楼远眼角嘴角都有着抽搐的冲动，说好的大家闺秀呢？说好的女学生的矜持呢？？宣文女中几时成了这个发情妖怪的后宫吗！？

更让人气愤的是那个没节操的发情妖怪似乎还很享受这种被年轻女孩簇拥的感觉，连笑容都一脸的春风荡漾。

他沉着脸喊了一声：“白先生。”

只怕他再不开口玉盏就干脆连看都没看见他这个人直接走过去了。

他这一叫玉盏才发现他，转头过来懒懒的露出一个妩媚笑容，“呦，小楼远～”

艹！

这特么什么情况！？发情期的妖孽真特么可怕！

楼远的眼角嘴角又是一阵剧烈抽搐，努力的说服自己这只是发情作用，不能太责怪眼前荷尔蒙乱散的人——

他们这次来，是校方报的“警”。

玉盏那天消失，只不过是搬出了华公馆却没有离开，不但没有离开更没有辞掉宣文女中的教师工作。他大概只是单纯的不打算跟华文笙住在一起罢了。

可是有他在，宣文女中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整个学校毫无

秩序可言根本连课都没办法上。

学校不得不联系了“相关人员”，这一相关就相关到了天道署，然后又相关上了刚刚解决宣文女中失踪事件的楼远。

楼远听到这个状况时就已经知道罪魁祸首是谁了，他本想一个人来“解决”奈何这一次玉盏可不是作为同盟而是对立面的待解决问题人物，面对这种大人物天道署硬是给他配了两个天师同行。

玉盏可不理会那两个天师，妖怪和天师本来就是不能愉快玩耍的，所以他直接无视他们，只问楼远，“找我有事”

他是这么问的，不过那表情却是：之前的事已经结束了，之后有事也别来找我。嗯～？

那荡漾的春风能活生生荡漾进人的小心肝儿，楼远能够看到女学生们那闪着小星星的痴缠眼神在说着——白老师的笑容好美！白老师的目中无人好帅！

楼远无语，他是知道这些女学生都是好人家的姑娘，念书之前甚至都不怎么出门，接触的男性也是有限遇上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会有抵抗力。

所以这么恬不知耻的祸害这些女学生的家伙就更显得可恶！

“白先生，介于你现在所引起的状况，我们希望你能够离开这所女中。”

楼远说这句话的时候身后两个天师已经做好了随时出手，但让人意外的是玉盏都还没有开口，他身边的那群女学生就先炸了——

“你们是谁啊！？凭什么让白老师走！？”

“要走的是你们！出去出去！”

“白老师不要听他们的！”

“白老师不能走！要走你们走！！”

语言的驱赶不需要过度立刻升级为白热化，女学生们不会直接冲上去动手，只是把手边能找的所有东西都朝他们扔过来。

两个天师立刻傻眼，他们是做好了觉悟来对付千年老妖的，不是对付女学生！

他们只能边挡边退，看到有几个女学生已经去抄了扫帚冲过来，这才赶忙跑出校园。就算已经跑了出来，那些扫帚也跟着远远扔过来

——“干欺负白老师！走开啦！！”

一群女学生们像母鸡护小鸡死的赶走了意图对小鸡不轨的坏人，一转身正想说没事了，却对着空空如也的地方顿时傻了眼——白老师人呢？

三人狼狈地从宣文女中跑出来，面面相觑一眼既丢脸又无奈，可有什么办法呢，他们总不能去跟女学生动手吧？

“就等放课以后再单独找他吧。”

“也好。”

三个人刚刚走出女中的视线范围，就看到玉盏闲闲站在前方看着他们笑。两个天师立刻拉开架势准备迎战，玉盏却瞄也不瞄他们，顾自笑得妩媚。

楼远努力不去正视他那让人心荡神驰的笑容，发情期中玉盏实在不止比平常风骚了一星半点。

“放心吧，我会走的。陪着这些乳臭未干的小姑娘久了也没什么意思，不过你就这么跑过来赶我走我也是有点吃亏啊，你看我在本地都还没有个住处，天道署手里封禁的地皮也不少，不如便宜卖我一套别墅安个家？”

天道署手里的地皮的确不少，像阮家那样的，被妖怪盘踞过又死了不少人，阴气戾气太重变成了凶宅，短时间内都不适合再居住。

这样的房子天道署收来净化个十年二十年的，也有一些可能更久，还有一些则是遇上合适的有真能耐能压得住的买家也就卖了。

唯一值得在意的是，这个便宜到底是要多便宜。

楼远隐约察觉到这货根本是借机敲竹杠的，可是看看自己身边两个从一开始就完全被忽视，估计玉盏也根本没有放在眼里的小天师，想想只要能和平的把宣文女中的事情解决，一栋凶宅也不算是大出血。

他于是点了头，玉盏也没有挑剔，眼下阮家的大宅就正好，拿了从华文笙哪里顺来的钱一番翻修，就白得了归国后的第一套房产。

拿到房子时他就说得明白，这会儿就算正式两清，再有什么事，就真的不要来找他。

楼远被敲了竹杠正巴不得两清果断应下，可是接下来的几天他就要后悔死自己为什么这么蠢就应了！？

事情根本就没有结束，“白老师”走了，女学生们不干了。

抗议的抗议罢课的罢课，有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有站楼顶上要求白老师回来的，整个校园人仰马翻。天道署几乎倾巢出动，想尽了办法给女学生们清心静神，待学生们渐渐都清醒过来，又爆发了新一轮“我好羞愧怎么能干出这种事以后要怎么见人”的闭门不出风潮，整个宣文女中前前后后一个多月没能上课。

而这段时间的玉盏当然在悠哉地陪着新认识的交际花，坐等洋楼翻修完毕好收房。尚且不知他的“发情期灾害”已被正式登入天道署的灵异灾害干预政策之中。

这个故事本可以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那真是无比美好。

直到若干年后，楼远探长又一次敲响了玉盏家的大门。

不喜欢家里有外人而没找佣人的玉盏亲自来开了门，看着门外一身深色风衣依然不苟言笑的青年俊才悠悠一笑，靠在门框上招呼一声：“呦，续了小胡子了？”

“好久不见，玉盏公子。”

“嗯，既然招呼打过了，就请回吧。”一眼看穿他的无事不登三宝殿，玉盏当即就要关门，楼远伸手挡住，“等等，我们有事请你帮忙！”

——就是知道你有事才要关门的啊。

玉盏瞥他一眼，“不帮。”就要继续关门，楼远用力挡着快速说：“是华先生的事！他的真实身份被泄露出去了！现在这里有能力保护他的人只有你了！”

——又是他啊？这么阴魂不散？

玉盏当然也明白华文笙的身份泄露出去意味着什么——他是龙骨妖。世上独一无二的龙、骨、妖。

就像当年他想要救被变成鱼骨妖的月见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去寻找龙骨，其他妄图永生的人自然也会觊觎。

天道署似乎也一直多方面隐藏华文笙的真实身份，知道他是龙骨妖的人并不多，不然指定得分分钟被人挖走了骨头。说不定一根骨头都得掰八段来瓜分。

他就是那香菜饽饽，谁都想去啃上一口。保护他这种事，听起来

就好麻烦啊……

玉盏好想拒绝，好想拒绝，好想拒绝……可是他眉头都拧起来了，拒绝的话也没说出口。

——怎么就又想起来了呢？

根本就不想去回想的啊，果然一沾上华文笙总是会勾起过去的回忆吧。

拉着月见的手站在那琿面前的画面一瞬间那么清晰，好像只是发生在不久之前。

——别管了，快点忘了吧，月见都已经不在了。

过去了就是过去了，活了一千多年还不明白这一点吗？

可是，突然间，有那么点的不甘。

凭什么啊，那好歹也是当年他曾经想要找给月见的骨头，月见都没用上，干嘛让不知来路的小妖瓜分去？

他不爽地瞪着带来消息的楼远问：“给我多少酬劳？”

“什么……你跟华先生不是有交情吗……”

“别跟我谈交情，谈钱！”

楼远无语了好久，淡去的悲催记忆又浮现出来，想起当年被敲的那一笔大竹杠……他已经可以预见这一次的肉痛。

“我知道了，你开价。”

“好吧，走～”

玉盏拿上外套，戴上帽子，走出大门安安稳稳地坐在汽车后座，像若干年前一样，的大爷。

楼远默默坐上驾驶位，拉着这位大爷驶向华公馆，继续若干年前的这场糟心孽缘。

番后 妖怪大宅里的少女

上半课时

那是一栋民国时流传下来的老宅子，西洋式的风格，砖红色的墙皮早已经斑驳了，有着风吹雨淋后褐色的污迹，被生长得葱葱郁郁的爬墙藤蔓遮挡着。

它老得像是随时都要倒塌，让人感觉已经废弃了很久，却又似乎依然有人在维护着，百多年来无论城市怎样变迁都依然不合时宜的伫立在高楼之间，散发着一股阴森的气息。

附近的人都会绕开这栋洋楼老宅很少靠近，因为它私下里还有一个称呼，叫做“吃人宅”。

吃人宅这个称呼究竟是怎么来的，附近流传着各种版本的恐怖传说，究竟哪一个才是真的也根本没有定论。

或许传说这种东西，也根本无谓真假。

这些都不妨碍这栋洋楼老宅成为高楼都市里的一道恐怖风景，没有人敢靠近——除了，一些以试胆为名的年轻人。

高晓承被几个校服穿得流里流气的同学推搡着，远远已经看到了那栋让人心惧的老洋楼，“去啊，班长，你不是可能耐了吗？只要你进去探个险，我们就不写匿名信跟老师说班费是你拿的～～”

“那明明就是你们拿的！”

“有证据吗？那钱可是从你手上不见的啊～～”

他们痞痞的坏笑着，眼前的四个人中有两个是他的同班，另外两个是高年级的，高晓承打又打不过，就算知道是他们拿走的，说出去他们也不会承认。

气愤，怨恨，在这个时候都变得无力。

他看看那栋阴森的洋楼，转回头来鼓足勇气说：“你们说的！只要我进去了，就把班费还回来！”

“哎哎班长可别乱诬陷人啊，我们可没这么说，我们说的是‘可、能’知道钱在哪儿～～就是记性不太好给忘了，说不定心情一好就想起来了是吧～～”

“所以班长这可是你自己要进那个吃人的宅子里去的，跟我们无关啊，真要有什么事也不要赖上我们——不过班长你这么想展现自己的勇气，可要记得带点证明的东西出来啊～～”

高晓承愤愤瞪着他们，高年级的推搡了他一下，“要去快去，天都要黑了，我们可不想一直在这儿浪费时间！”

高晓承被他一推差点直接撞在铁门上，刚稳住平衡他就下意识想要远离那扇生锈斑驳还爬满了藤蔓的铁门。但他明明没有碰到，那上面的小门却像是感应到他的到来，吱吱的荡开一条缝隙。

五个人都微微愣了一下，虽然他们其实都对吃人宅的传说半信半疑，但站在这栋阴森森的宅子前本来就有点毛骨悚然，这无风自开的铁门更是让人觉得心肝一凉。

——一定是刚刚高晓承碰到了！

站在后面的三个人都这样想着，但高晓承和推搡他的学长却很清楚高晓承并没有碰到。

是气流吗？可是出入的宅子大门怎么会没锁呢？而且这门都锈成什么样了，得多大气流才能移开？

有人心里开始打怵，但也有人更兴奋起来，催着高晓承：“快进啊！你再不进天可就真的要黑了！”

未知的恐怖，和现实的问题，哪一个更重要？

也许十年以后高晓承会明白没有什么比拿他的命去冒险更重要，但现在，对于高一的他来说，没有什么比找不回班费更可怕。

他面向老宅，硬着头皮伸手一推小门走了进去。

一瞬间一股刺骨的风就贴着皮肤刮过，高晓承狠狠地打了个哆嗦，感觉到门内门外两个季节般的温度差异。

可是那明明就是通风的铁栅栏门，虽然快被爬墙藤蔓爬满了，但也不可能隔绝开这样的温度差异。

高晓承很怕，在这样阴冷的温度里也冒出一身冷汗。但是为了班费他努力说服自己这只是因为院子里的植物太荫郁了——

院子里有树，但看起来早已经枯死了，干枯的枝桠伸展着，上面没有叶子，只是爬满了藤蔓。一层又一层，像蛛网似的爬得郁郁葱葱，将洋楼大树和围墙几乎都连接了起来，整个院子越发阴沉。

夕阳在这一时又下沉了几分，天空被红霞占据，让整个院子又镀上一层压抑的暗红。

高晓承胸腔里在扑腾扑腾的跳着，仿佛有着空洞的回响，他不敢到处乱看，怕从某个阴暗的角落会突然蹦出什么。但他又不能不搜寻一些可以作为证据带出去的东西。

他本来期望着既然是废弃的老宅，也许院子里就可以有一些散落的物件。但放眼看去院子里虽然有些杂草却也还算得上干净，竟看不出荒废许久的样子。

高晓承回头看了一眼，透过爬墙藤蔓的遮挡依稀看到四个人都还在门外盯着他，他只能走向房门，伸手推了一把似乎锁着没有推开，手刚离开却听到里面轻微的咔哒一声，似乎是门锁被打开的声音。

他一瞬间连后脖颈子都发凉了，手微微抖着怎么都不敢再去碰那扇门。

大门外的四个人已经开始催促：“快进去！还在磨蹭什么？”

“天黑了我们可不要呆在这种鬼地方！你再不进去我们可就走了！”

他们走了班费当然也就没踪影了，高晓承顿时顾不得其他，开了门就走进去，一进门就被绊倒摔了个五体扑地，大门外看到的四人一阵哄笑，嘲笑着：“笨死了！”“这家伙是猪吗？摔得跟吃shi一样！”

高晓承咬了咬牙爬起来，回头看一眼，竟然发现脚下绊倒他的也是藤蔓——他正奇怪怎么藤蔓都长到楼里面来了，突然发觉这些藤蔓跟外面的不同——

它们黑漆漆的不长叶子，看久了简直就像虫子似的有点恶心。

突然之间其中的一条似乎还动了一下，他唬了一跳，再仔细去看又似乎是自己的错觉。

——对，一定是看错了！藤蔓怎么会自己动呢？

他赶紧爬起来，快步去找点什么可以带出去的东西，赶紧找到赶紧走人。可是才刚迈出一步就又扑嗤摔在地上，等揉着快被拍平的脸坐起来，就惊悚地看到自己脚上缠着的黑色藤蔓——

它们缠上来了！自己缠上来了！！

他刚想惊悚地叫喊，就有藤蔓从身后缠过来将他的嘴牢牢封住，连挣扎的机会都不给就拖进了黑暗的走廊。

门里面太暗，外面的人看不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们闲闲的边唠嗑边揶揄，眼见着天色越来越暗，奇怪着，“怎么那个高晓承还没出来？也太慢了吧？”

“他不会真被宅子吃了吧？哈哈哈哈——”

那个神经大条的说完就发现其他三人都在看着他，他也悻悻的闭了嘴，虽说平时开开这样的玩笑根本没什么，但是站在这栋宅子前也的确让人发怵。

“艹，那小子那么笨，不会真的出什么事儿吧？”

这栋老宅子不知道算不算危楼啊？会不会摔哪儿了？

等了这么久都不出来，他们倒也很想干脆走了算了，可是出学校的时候不少人都看见他们一起走了，这要真出什么事儿他们也得招麻烦。

“他不会是故意躲着不出来吧？”

“吓我们？”

他们当然不愿意惹上麻烦，尽量往别的可能去想着。这么一想却反而是有点恼火了，看着越来越黑的天色，有人提议：“我们干脆走吧，爱在里面呆着让他自己呆着！”

天一黑他们谁都不敢进去，一商量，就算是自欺欺人也好，说服自己各自散了。

高晓承被拖到走廊深处，他在越来越深的绝望中突然眼前一亮，吊顶的灯被打开了，古旧却又奢华的水晶吊顶灯已经有半边不亮了，剩下的光芒透过厚厚的灰尘虽然暗淡，但能看清这是一个小客厅。这里的装修很陈旧，但家具却新旧掺杂给人一种违和的感觉。

例如他面前的那个简易沙发，那种简洁流畅的线条，是时下流行的北欧极简风，怎么看怎么跟这个陈旧奢华的西洋风客厅不符。

而且，躺在沙发上的那个人形物是什么？

——他称那东西为人形物，在昏暗的灯光下依稀能够看到头、躯干和四肢，但都漆黑臃肿得一团看不分明。

他想看得再仔细一点，然而沙发后面突然窜出一只巨大的眼球，足有篮球大的一只眼球，软塌塌黏糊糊，向他直扑过来。他想要躲开，但身上还缠着黑色的藤蔓活动起来有些拘束，只是避免了那东西

直接扑在身上，却没躲得过它一下子拍在了脚上，黏糊糊的在地上和脚上拍成一团。

高晓承顿时全身一阵鸡皮疙瘩，隔着运动鞋都仿佛感觉到那种滑腻的触感。他一时不敢动作，只能一点点的挪动把自己的脚从那一滩粘稠物下挪开，那团被拍散的粘稠物中却又渐渐凝聚起一团白色的眼白，粘附着丛丛血丝，最后瞳孔也渐渐呈现。

眼球恢复了球形，那些血丝开始一丛丛的往他身上粘附，并顺着小腿往上攀爬。

高晓承手脚冰凉全身僵硬，想要把眼球拍开却又不敢下手，自己的双眼对视着那只大眼球，那瞳孔大得仿佛都能够将他吸进去。

他的视线被吸住了拔不开，只能用余光看到黑暗的角落里有许多东西正在慢慢的挪动靠近，那种隐藏在黑暗里的压迫感让他全身的寒毛都站立起来。

但最让他恐惧的是面前沙发上的那个黑漆漆的人形物似乎坐起来了，他只能用眼睛的余光去看——它站起来了！它在靠近！！

头上的冷汗一层一层的沁出来，当余光里看到黑漆漆的人形物已经向他伸出手来，高晓承头皮都要炸了，顿时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抬脚狠狠一甩把腿上的眼珠子甩了出去撞在黑色人形物身上，人形物被撞得倒回沙发上，他也一鼓作气向门外跑去。跑的时候还没有忘记顺手抄走了桌上的什么东西作为“证明”。

冲出大门的那一刻他看到外面的天已经全黑了，门口已经没有人了，他的书包还被扔在门口，他也只能拿着书包先回家。

找了理由搪塞过家人的询问，高晓承饭也顾不得吃直接奔进房间，才有时间好好看看自己到底从那栋洋楼老宅里到底拿出了什么。

那看起来像是个古董香薰炉，古铜镂空的椭圆炉身有点像是蛋的形状，下面三个小小的支架支撑。高晓承想试着打开，但似乎已经锈死没能打开。

他心烦意乱地把古董香炉放在桌上，满脑子都是不久前在洋楼老宅里的经历回放——鬼怪这种东西，他平日里固然是不信，但也没到坚定不移的地步。

他今天看到的东西，不是鬼怪又是什么呢？这些东西一旦亲眼见了，真的还能够觉得它们不存在吗？

万幸他已经逃出来了，回到了熟悉的环境熟悉的家终于找回了一

点安全感，可是这种事情找不到人能够听他倾诉让他十分难受。他在房间里呆不住，趁着家人都还在楼下看电视，悄悄摸进爷爷的书房。

——他的爷爷是个有名的学者，研究的东西与高晓承这一番经历也十分耐人寻味，但他却绝对不能去问爷爷。

他飞快地抽了两本《科学里的鬼怪·闻松山著》《民间鬼怪起源推演·高学夫著》就跑回自己的房间，想着也许真的可以找到什么解释，如果找到了解释也许就不必再去害怕什么。

高晓承几乎一夜没睡，为了不被父母发现就躲在被子里开着手机的光翻完了这两本书，临近清晨才趴在床上小睡过去，恍恍惚惚之间竟然像是开了上帝视角似的俯视着自己的房间，还有床上的自己。

看到桌上的古董香炉里飘出一股黑烟，聚成爪子似的形状向“他”伸来。

这是梦！这只是在做梦！

高晓承心里一急，整个人往下一坠两腿一蹬就醒了过来，快速从床上爬起来看着桌上的古董香炉，又看看天花板上自己视线所在的地方。

一切都很平静，在清晨蒙蒙的光线中房间里没有任何的异常。

看看时间高晓承就再也睡不着了，他此时觉得多一分钟把这个古董香炉放在家里也不能忍，只想快点拿到学校去交给那几个不良学生拿回班费。

所以他一大早就赶到了学校，昨天推着他去洋楼老宅的两个人一见到他就调侃，“呦，还活着呢？看来吃人什么的果然是不靠谱啊——”

高晓承拿出香炉，“你们要的证明我已经从大宅里拿出来了，快把班费还我！”

两个人拿着香炉看了看，“这真是大宅里的？你不是随便从哪儿捡来个破烂糊弄我们吧？”

“你们不是都亲眼看见我进去了吗！”

“嘁，谁知道你是不是真的进去了，没准儿在门口哪个旮旯里躲着没去里面呢？不然干嘛拖着那么久都不出来？果然是为了等我们走了你再去别处捡这个破烂儿吧？”

“我才没有！我那是——”

高晓承突然又住了口，昨天的经历即使说出来也没有人会信的，他们会认为自己在说假话，就更不会相信他了——

或者，无论信不信，无论什么理由，他们其实根本不会把班费还回来——高晓承努力不去这样想，如果拿不回班费结果他根本不敢去想。

那两个人嘀咕了一下，“先拿去给学长看看吧……”

看起来这事儿他们也根本说了不算，高晓承只能跟着他们去见昨天那两个高年级的，那两人到底是学校的“钉子户”，据说都是蹲过级的，年龄比他们不止大了两三岁。他们拿到那香炉眼珠子就开始转，“——你说这是从那栋老洋楼里拿出来的？里面这样的东西多吗？”

高晓承一时没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问，只是傻愣愣地回想着点点头，“好像……还有不少……”

“你说，这东西该不会是真的古董吧？不会是骗人的？”

“谁骗？骗谁？那老洋楼得有一两百年没人住了，谁闲着没事往里面扔假古董？再说就算是假的，卖破铜烂铁也值不少钱！”

两人一盘算，一起看向高晓承——“你，跟我们再去洋楼一趟！”

“但是我还要上课——”

“嘁～”两个高年级的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事，上课？谁管你上不上课？他们拎了高晓承就走，还没有到上课时间学校大门还没有关，高年级的警告他说：“老老实实跟我们出去，不然班费别想要。”

高晓承只能低着头，被他们半推半就的往校门口走。

这个时间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学生往校园里走了，如果有，就必定得扣上“迟到”两个字，两条腿有多长迈多长的往里跑。

于是迎面而来正走进校园的那个女生就显得尤其出挑，她穿着校服提着书包走得闲闲稳稳步伐丝毫也没有急促，一头长发像墨一样黑，微扬在晨风里如同黑色的蛛丝。

高晓承抬头的一瞬间莫名看得有点愣，对上了女生那双黑得不可思议的双眼。

——她长得很漂亮，以一个高中生来说，几乎是有些惊艳得过分了。

短短的擦身而过，她突然停住脚，转头叫住高晓承——“喂，你。”

尽管他们有五个人，但似乎就是让人毫无疑问的，她叫住的是高晓承。

“什，什么——”高晓承下意识的应了，却被高年级的拽了一把，只当他们两个认识，半是警告的对她说：“我们现在有事，要找他回头再说！”

女生半侧着身子回头看他们拉拉扯扯的走远，高晓承回头时，还能够看到逐渐关闭的学校大门内她那双黑得不可思议的漂亮眼睛。

中课时

他们再次站在吃人的老宅前，即使大白天也感觉到阴气森森，四周的低压似乎比昨天还要沉重，甚至看上去都有一种乌云笼罩的错觉了。

高晓承脑袋里立刻就冒出一种想法——这栋宅子在生气。

宅子不是人，可他就是觉得它在生气，而且显然是对他们这些不速之客——他不自觉地退了一步，却被身后高年级的又推了一把。

“进去，你走前面。”

“我不去！”高晓承一下子就炸了毛，“不能进去！”

“你傻吧，来了不进去还来这儿干嘛？麻溜的给我进去！”

高晓承从没有一刻感觉到如此的抵触，他拼命的想要劝说他们，“真的不能进去，里面——里面有鬼！”

“骗鬼呢？里面有鬼，你怎么好端端的出来了？”

那些吃人老宅的传言似乎已经被高晓承的安然归来给破掉了，再也吓不到他们。

“快点带路！”

高晓承又一次被推搡进院子里，另外四人也跟着进来，阴冷的空气随着呼吸进入肺部，顿时从内而外的感到一股恶寒。

“这鬼地方怎么这么冷？”

“别说了，赶紧进去拿了东西出来！”

走到了正门口高晓承一想起上一次在门口缠住他的黑色藤蔓就止步不前，“从这里直接走进去就可以看到了！根本不需要我再带路了！”

“别想跑，真有东西还需要人手搬呢！”

高晓承又一次被先推进了门里，他下意识地闭紧了眼睛，但预想中的黑色藤蔓并没有再次缠上来。

他诧异的东张西望着，视线里的走廊虽然斑驳老旧，但并没有出现什么不明物体。

那东西呢？

“这里面也没有那么可怕嘛！”

他的两个同学隐约松了一口气，还以为废墟什么的会更可怕一点呢。

“不过这里破是破了点，会不会太干净了？难道会有人在打扫吗？”

这样一说才提醒了高晓承，上一次进来的时候四壁都是黑色藤蔓谁有心情在意干不干净，这回一看才发觉明明是废屋地上却没有灰尘，墙上的装修斑驳剥落，也没有在地上留下残渣。加上上一次在里面看到的现代沙发……难道这里其实是有人住的？

糟了，那他们这样算不算私闯民宅啊？这还怎么可以去拿里面的东西？

两人刚想问问学长，一转头身后却空无一人，只有大门无风自动“砰”的一声响牢牢关闭。

走廊里骤然暗了下来，那一声像是直接撞在了心口，两个人都没忍住惊叫起来，“什么鬼！？那门怎么自己动了！？”

“学长呢！？学长不是就跟在后面吗！？”

“高晓承！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

话音未落转回头来却发现高晓承也不见了，两人脑袋里空白了一下，已经完全慌了神，“人呢！？他们人呢！？这是高晓承在搞鬼吗！？”

这样的话说出来已经连他们自己都不信了，高晓承再怎么搞鬼把自己弄没了，难道还能把两个学长也弄没了吗？

“学，学长别开玩笑了！是你们在吓我们吧！？好了我们已经被吓到了，你们好厉害！所以快出来吧，我们还得赶紧搬东西呢！”

他的话没有得到回应，四周却似乎比刚才更加的阴沉，甚至隐隐给人一种压迫的感觉……

当阴沉的压迫感越来越重，他们终于发觉到上方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压近过来，抬头只觉得满眼漆黑，待看清时只见一条条黑丝如同头发一般从整个天花板垂下来，缓缓缓缓的垂近——

“这，这是什么！？”

他们一瞬间脑子里想到的只有鬼片里的长发女鬼，那些长发似的黑丝宛如瀑布，上方却一片漆黑根本看不清天花板上是个什么情形。

他们吓得连滚带爬的跑到门口，但无论怎么推大门都纹丝不动。那些黑丝也已经垂到了他们的头上，肩上，蜿蜒着扭动着，慢慢将他们整个人都包裹起来，向那黑漆漆的天花板拖去。

高晓承从门缝里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即使自己曾经亲身经历过，再这样清楚地旁观着还是觉得两腿发软。

几分钟之前，他是第一个感应到头顶那些垂下来的黑丝的，虽然它们很细，很垂，但作为曾经被缠起来拖走过一次的人，他还是本能的感觉这些黑丝和上一次的黑色藤蔓是一样的东西，都一样给人带来一种阴沉湿冷的压迫感。

他想要出声提醒他们，身后却伸来一双手，一把捂住他的嘴巴把他拖进了这个不显眼的小房间里。

走廊里已经趋于寂静，高晓承的注意力也因为外面两个同学的消失而转回自己身上。现在他还有自己的问题要担心——把他拉进来的人是谁？

把他拉进来的那双手在确认他没有打算乱喊乱叫的时候就已经松开了，虽然那只是因为他被外面的场面惊吓到不敢出声。

而那只手的主人并没有离开还在他身边，小屋里很黑，但是高晓承感觉得到。

——这是什么人？是在帮他吗？那么他不会伤害他的吧？

他紧张得放轻了呼吸，全神贯注的感觉着站在身边的这个人，防止他突然有什么动作——他的确动了，他突然“啪”的一声打开了小房间的灯，高晓承眼睛一时不适应光线而闭了闭，耳边听到了一声高傲而又带点冰冷的质问——“你们跑进别人家来干什么！？”

诶？是女孩子？？

高晓承睁开了眼，诧异地看着不久之前刚在校门口擦身而过的那个长发女生——

“你，你——”

“我什么？果然你就是昨天跑进我家来偷东西的人吧？今天居然还敢来！”

“你，你家——”

“这当然是我家！不然还是你家啊？快把你偷走的东西还回来！”

高晓承的大脑在短暂混乱之后终于抓到了一个重点——这里果然是有人住的！他偷东西了！

他慌忙说：“那，那个东西不在我身上，被学长拿去了！”

问题是他现在也不知道学长在哪里啊！

长发女生凉淡地斜眼瞅了瞅他，轻微哼了一声，边从门缝向外看了看边说：“看你应该也是被胁迫的，先不跟你计较。只要你帮我把那东西拿回来，这事儿就当没发生。”

高晓承赶忙点头，“可是我不知道学长在哪里，他们还好吗？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真的住在这里？这里不是荒屋吗？？”

他一气扔了一大串问题过去，长发女生略显出一点不耐烦，没好气的回答：“这里怎么就是荒屋了，虽然之前没有人来住，但一直都是我爷爷的房产好吗！有主的房子能叫荒屋吗？”

高晓承还真不知道这老洋楼是有主的，毕竟从附近老人的记忆里这里就一直荒废着，怎么说至少也有一百多年了，又是远近闻名的鬼屋，谁会想到还有房主？

只是这样说来，这房子似乎还有人在维护这一点，倒是说得通了。

他就算是相信眼前这个女生的话好了，但是这洋楼老宅里的情形，也实在不像是有人家搬进来的样子啊——“你，你现在住在这里？跟家里人？”

长发女生回头瞥他一眼，挑挑下巴，“我一个人住这儿，怎么了？”

“这里有鬼啊！”

“大男生一个怕什么鬼？”女生说着似乎已经确定外面无恙打开了门，高晓承在内心呐喊——怕鬼不分性别的好吗！！

所以这个女生到底是什么情况啊？她自己一个人跑来住到自己爷爷名下的一栋空置的闹鬼老宅里？是离家出走？可是她不是有在上学

吗？

他快步跟在女生身后走出房间，追问：“你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吗？我以前没有见过你啊！”

这么显眼的女生不可能会默默无闻的，就算他自己注意不到，这个年纪的少年少女也是很津津乐道本校有哪些校花校草美女帅哥的。

女生依然是一副半冷不热略显不耐烦的神情，但又不会故意不去理会他，回了一句：“我刚转学过来的。”

“我，我叫高晓承！高一一班的！”

“桑瑾，高一三。”

桑瑾说着突然停下来，拉着高晓承往走廊拐角躲了躲。

他看到前面的走廊，几个庞大而模糊的黑影弯腰屈身缓缓走过对它们来说相对有些狭窄的走廊。

他默默泪，这里果然是个鬼宅啊～～！

也许是知道了彼此的名字又是同校的同学，而且他也比较趋向于相信桑瑾是个人类，括弧虽然有些奇怪，但至少他现在不会怕她了，凑在她身后低声问：“你为什么要住在这种地方啊？我的同学和学长他们没事吧？”

桑瑾淡淡瞥了他一眼，无视了他的第一个问题，“他们是擅自闯入者所以被拖走了，不过受点惩罚等‘它们’玩够了就会把他们扔出去了，但是也不能排除有可能会被当做美餐吃上几口就是了。总之不管是被扔出去还是被吃，我们在那之前得把东西从他们身上拿出来，那种东西是不可以被带到外面的。”

桑瑾的话加上早晨做的梦，高晓承也意识到他拿出去的东西大概不是什么好物，心里不禁有些愧疚，脸上也开始热热的。

不管是被强迫的还是不知道这里有人住，现在看来他的确是当了一回小偷。

而这一回明明是在桑瑾的房子里，他们也还得像小偷一样偷偷摸摸的潜入，来到上一次的小客厅里。

高晓承虽然还是很紧张，但已经没有上一次那么慌，终于躲在暗处看清了这个小客厅。

这里新搬进来的家具就只有那个简易沙发和一个小茶几，沙发上

放着枕头薄被，一旁堆了几个行李包，看起来她连房间都没有整理就直接睡在了这里。

可是现在这个客厅显然已经被那些黑色触手占领了，地板，四壁和天花板上到处都蠕动着黑漆漆一片。桑瑾到底是要怎么在这种地方生活啊！

高晓承在那些触手中找到了两个学长的身影，才短短二十几分钟没看到两人，他们就已经一副翻着白眼憔悴到死的模样，活像马上就要精尽而亡。

一瞬间高晓承脑子里蹦出“报应”两个大字，然后又立刻纠正自己的思想，拉住桑瑾的袖子，“他们在里面！这要怎么救他们啊？”

桑瑾淡淡扫一眼被他拉住的袖子，他慌忙又放开手。

“我过去引开它，你趁这个时候把东西从他们身上找出来，再把他们拖出去。我可不想他们死在这里面。”

高晓承下意识想问她，她这样去当诱饵要不要紧？会不会有事？

可是转念一想她就生活在这里，应该是知道怎么应付这些东西不会有问题的吧。

此时桑瑾人已经站起来走了进去，高声说：“喂！不要在家里偷吃不该吃的东西！”

那些黑色的触手一见到她就纷纷向她身上缠绕过来，高晓承听到黑暗中传来一个低哑阴恻的声音，“——你不是去上学了？”

“当然是担心我不在的时候你会不会偷偷做什么坏事才回来看看！你不是答应过再有孩子闯进来就直接扔出去不会偷□□气的吗？”

“嘁嘁嘁～～这么不放心，就把我一起带出去不就好了？天天把我关在这里，无聊起来肚子更容易饿啊～～”

深处太黑高晓承看不清说话的“人”，只能看到那些黑色藤蔓越来越多的缠绕在桑瑾身上，一层又一层，几乎都要厚厚的把她包裹起来，那个样子让他顿时恍然大悟——他昨天看到的人形物！那不是怪物，是被缠裹起来的桑瑾！

下半课时

高晓承看着桑瑾被越来越多的黑色藤蔓缠成了黑色人形物，他躲在门口不敢出声，看到那堆黑漆漆的藤蔓触手中艰难地伸出一根白皙手指，对他指了指地上——

他这才注意到那些藤蔓或是触手都向桑瑾集中过去，地上的两个学长被暴露出来，他赶忙稳了一下发软的腿悄悄摸过去，从学长身上翻出香炉放在一边，这才拖着他向外走去。

只是对方人高马大的，他一个整天只知道学习不怎么参加运动的人拖起来还真费力。

好不容易才把其中一个拖到走廊里，再返回来拖第二个的时候他忍不住多看了被缠住的桑瑾几眼，隐约有些奇怪整间屋子的触手已经几乎全都缠到了她的身上，体积却并不见多。

他也没有时间考虑更多，艰难地拖着第二个人往外走，然而力气一时不支，刚到门口就跌坐在地上，响动声让缠在桑瑾身上的黑色触手一顿，突然向他这边伸来——

桑瑾用手拨开挡住脸的触手，对高晓承喊：“还在干嘛，快逃啊！”

高晓承也顾不上学长了，跳起来就跑，触手的蔓延却比他更快，迅速缠上他的脚顿时扑地。

桑瑾喊一声：“墨藻，回来！那个高什么，把人带出去！”

高晓承脚上一轻，缠着他的触手不见了，他这才回头去拖学长，无意间抬头一眼，差异地看到桑瑾身上的触手竟然在迅速减少——它们没有离开，就是在减少！就好像被桑瑾吸收了一般！

诧异归诧异但他没敢停，继续艰难地拖着学长往外退，然而身后却突然撞上了一堵“墙”，伴随着一股阴冷的腥风——

高晓承僵硬地回头，身后一个难以形容形状的庞然大物挡住了整个走廊，阴影向他笼罩下来，耳边桑瑾的声音——“低头！”

也许是桑瑾清越的声音里带着一种不容违抗不容置疑的气势，他

想都没想就照办，看到桑瑾甩出一颗玻璃弹珠（！？？）高喊一声："去！锁住它！！"

玻璃弹珠里白光乍现，一条条细如小蛇的东西泛着银光从里面钻出来飞向那个庞然大物，它们将它团团围住并且飞速缠绕游走越缩越紧，最后那个堵住了走廊的庞然大物竟然也缩成了弹珠大，被一起带回了弹珠里。

——这是什么剧情？宠物小精灵？？

——去吧！皮卡丘！？？

这么惊心动魄的时候他一想到这个就严肃不起来啊！！

桑瑾已经在催着他，"快点走了，一会儿说不定还有别的东西过来。"

"哦，哦！"高晓承再次拖起学长，走了两步发现桑瑾完全没有帮忙的打算——算了人家一个女孩子，（而且还是个那么漂亮的女孩子）当然是不适合干这种体力活的。

他于是吭哧吭哧地拖着学长跟在桑瑾身后，偶尔抬眼间只能感叹着这腿可真长啊～～

那么修长的身姿，漆黑得仿佛透着妖艳的长发，即使只是个背影她也如此的与众不同。但是等他路过扔下另一个学长的地方时他就再也无心欣赏，忍不住叫住她——

"那个……能帮我拖一下吗？"

桑瑾停下来转头侧目，那张面无表情的脸上就只有一边眉毛微微挑起，漆黑如墨的眼睛仿佛在反问：我为什么要帮你？

呃……为什么啊……？

虽然他们是擅闯民宅，虽然他们好像是自己惹上了麻烦，但前面那么多忙都帮了……

当然，或许也根本不是在帮他们，只是在处理自己家的麻烦而已……

他默默的，默默的，在桑瑾的目光之下再次吭哧吭哧的拖起学长，拖出去一个之后再返回去拖另一个。

来到院子里眼前骤然明亮起来，宅子里的黑暗让人忘记了现在还正是艳阳高照的时候。

高晓承发现那些在门内的阴影里蠕动的黑影都没有追出来，他这才松了口气，也隐约想到想到还有两个人还下落不明，但是看看渐渐显出高冷气质的桑瑾，他也不敢提。

他干嘛非要管那么坏的人呢？

他纠结了一下，再看看地上意识不清的两个学长，这两个都救了，真要扔下自己的两个同班同学不管吗？

“那个，我的同学他们……”

他刚开口就发现桑瑾的心情似乎很不好，撩了撩头发打断他说：“昂昂知道了——”

这些人闯进别人家已经很讨厌了，还要死在别人家就更讨厌。

她突然自言私语似的说：“墨藻，我已经如你所愿带你出来了，快点把那两个人放出来。”

高晓承正奇怪她的自言自语，就看到一阵黑雾凭空出现在桑瑾四周，那些黑雾中渐渐凝聚出蜿蜒的触手缠绕着她，那其中渐渐浮出一颗长着凌乱而漆黑长发的头颅，它的脸几乎都被黑发遮挡住，只露出一道带着上挑弧度的黑紫色薄唇——

高晓承骤然打了个哆嗦，感受到那个东西身上散发出来的漆黑，阴森，不祥的气息——

“啊啊，当然，我们的公主殿下～～只要你要求的话……”

这样的话从他嘴里说出来，让人分不清是宠溺还是嘲讽，只觉得森森的冷。

桑瑾的表情也变得更冷，很显然她不高兴的源头就是这个家伙，高晓承惊悚得一句话也不敢说，看到桑瑾脚下蔓延出来的一丛藤蔓飞快向房子里伸去，很快侧目的两个窗户被打碎，那两个同学被扔了出来。

桑瑾看着被打破的窗户揉了揉额角，鬼怪的世界可真是随心所欲，可是她还得找人修玻璃——真的是好烦啊，这么栋旧屋子究竟有什么可探险的啊？

黑色的触手和头颅在扔出那两个人之后就缩回来，贴在桑瑾耳边说：“我们今后要每时每刻都在一起了，可不要再耍花招扔下我～～”

说完他的身形化成黑雾，像是被桑瑾吸收似的消失。

“它，它去哪里了？”

高晓承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看到桑瑾卷起袖子满是不爽的回答——“在这里。”

在她的小臂上，乍看之下纹身似的黑藤缠绕了一周，但高晓承觉得，那一定不会是纹身吧。

“你……被它附身了吗？”

桑瑾冷淡淡地看着小臂上的黑藤纹，“确切的说曾经被它附身的是我的奶奶，在我爸出生之后就转到了他身上，再然后就轮到我。所以它从出生就跟着我了，虽然也习惯了，只是本来好容易把他困在宅子里，以为可以摆脱他久一点的……”

——都怪你们这些闯入者都怪你们这些闯入者都怪你们这些闯入者——桑瑾默默怨念五分钟然后恢复了高冷，嘛，就是命吧。

高晓承虽然没有完全听懂，但模模糊糊理解了个大概——“那你为什么还要住在这个鬼宅子里呢？你离开这里，躲开它们远一点不是更好吗？”

桑瑾用一种看着天真少年的眼神看着他，微微偏头说：“你搞错了一件事——不是我要住在这栋鬼宅子里，而是我在哪里，哪里就成为鬼宅子。”

她是龙珠的继承者，几十年前整个困妖园被封入龙珠之中，所有人都以为从此整个世界就可以清净了。但实际上清净似乎只维持了二十几年——

曾经附身在她祖母身上的墨藻一度消失不见，所有人都以为它也早已被封入困妖园之中。直到她的父亲出生，一直潜藏在祖母身上的墨藻残魂也找到机会转移到父亲身上重回世间。

然后某一天她那个人妖混血的爹不堪墨藻附身的骚扰，竟然听从了他的蛊惑想要打开龙珠释放墨藻的真身——

那特么的根本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就算她的爹是龙珠的继承者，是整个困妖园的“主子”，但困妖园是被锁住的，没有钥匙的他放不走任何一个鬼怪。

最终那个“潜力无限”的人妖混血不知道瞎搞了什么，就把龙珠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如今身为继承者的她住在哪里，哪里就受到龙珠妖气外溢的波及成为鬼宅。

她简直就像是带着一个移动的妖怪乐园，而她那个爹在知道自己闯了祸之后早就跑了，所做的也只不过是把后来出生的她和附身在她身上的墨藻一起送了回来。

听说用的还是快递。

她那双黑得妖艳的凤眼凉凉淡淡瞅瞅高晓承和地上的四个人，真不知道自己跟他说这么多干嘛，这货竟然还让人蛮有亲切感的。

她微微一扬下巴示意他：“既然逃出来了还不快带他们走？还想再被抓进去吗？”

高晓承也很想走啊，可是他看看地上的四个人，他自己一个人要怎么把他们拖出去啊？

桑瑾显然是要送客了，摆着微微傲慢的姿态说：“你就不能先把他们拖出去扔门外吗？只要把他们拖出去你就可以回学校了，以后也不要再来这里。”

她转身要回到宅子里，高晓承也知道自己今天走了就绝对不会再来这个鬼地方，只是突然有种不舍，不想就这样断了联系看不见她——

“那个，你——那你不去学校吗？”

桑瑾头也不回的摆摆手，“我还要找人修窗户，今天没心情。”

——真的就这样了吗？

高晓承看着她的身影消失在门里，他低下头继续默默的把四个人拖出去靠着墙堆坐在门外，再看一眼大门里阴森诡异的老旧洋楼。门里门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他窥探到了那个不属于他的世界，很清楚自己绝对没有那个勇气和能力再一次踏进去，但就是……很不舍。这样浓浓的放不下的心情，大概从今往后会一直在意着，那个独自生活在这栋旧宅子里，与鬼怪为伴的女孩。

作者有话要说：

嘿嘿答案揭开了～～这大概是五十年后的故事了，时代感什么的请忽视吧～～

至于桑瑾为什么姓桑——因为玉盏没有姓啊！他可以姓白也可以姓华，那都是用来伪造身份的，他自己本身是没有姓氏的，所以娃只能随母姓了～～